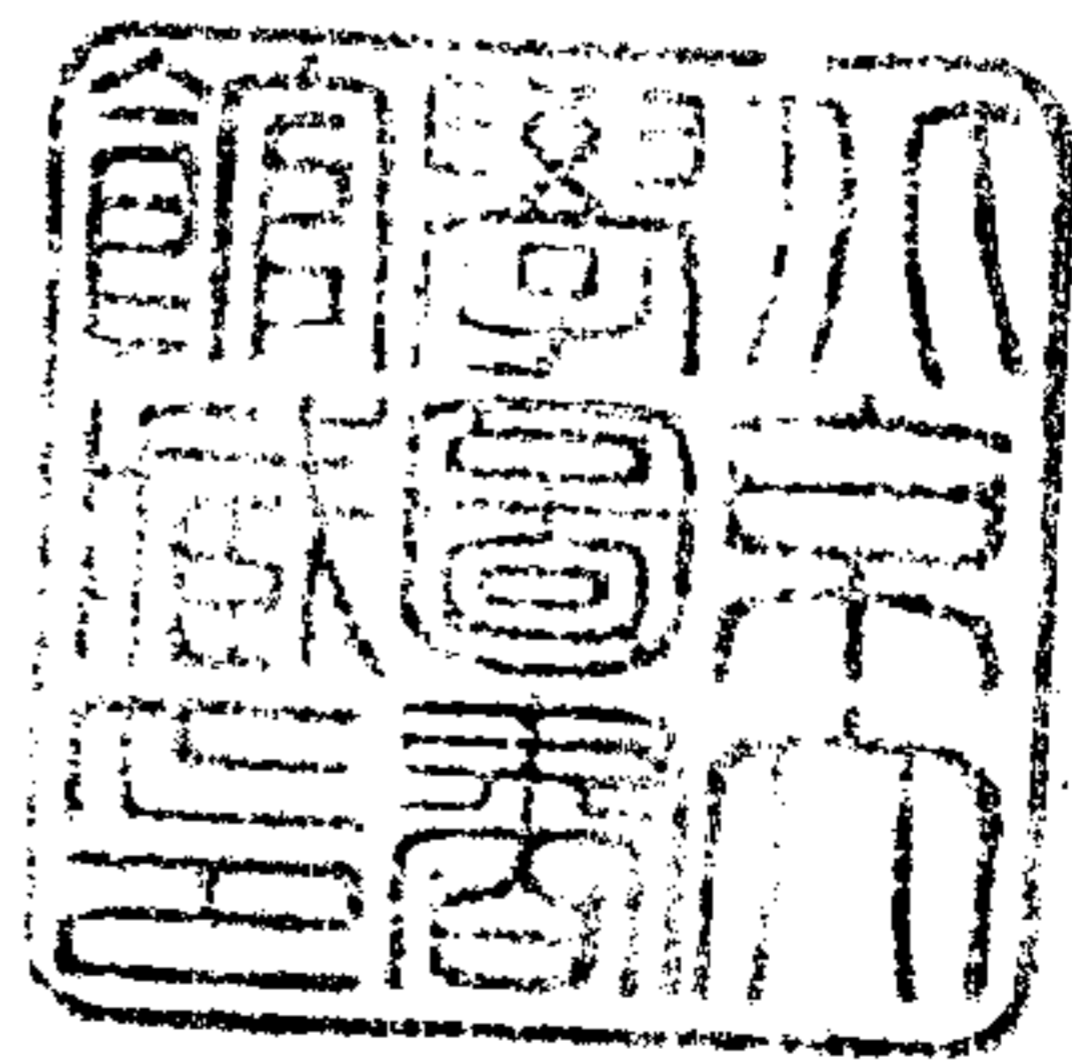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四・子部・雜家類

焦氏說楮七卷

〔明〕焦周撰

.....一

野獲編三十卷

野獲編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撰

.....一一五

說楮小序

余兄茂孝負絕人之才

深嗜

古學於典籍靡所不涉博極

羣書而目無再過所為詩若

古文辭靡所不詣落筆千言

而手無腐毫人所矜窮年

者以談笑致之何其異也每披

覽有會與夫聞見所經輒以劄

記久之成帙題曰說楮試一展

讀華繁玉振領異標新真可以

揮塵詞場分鑣執苑者矣

余兄少而奇穎三歲善屬對十三

補博士弟子負十七省墓東省

會學使者行部至面試之見其

文絕出一時時使者自作剪帽

賦未就因以屬兄久成絕嘆以

為奇本及入棘闈中之牘競相

賞異已擬第一人而為直指所

厄撤所對策不使入遂不獲與

解額東省士至今談及未嘗不

扼腕也遷延十餘年始得一當

主司業錄徑義以式且署云當

獨擅江左而後以論義稍奇格

不得前何歎余兄了不置慍喜

而一斂向時豪邁之氣，緝志於學識者，咸謂其刻華返樸，大受可期。迨一上春官，歸輒抱病，委頓幾十年。所其間瀕死而生，伯兄暨余所為調護者，萬方亦既有起色矣。而候罹摧萎，豈非命哉！猶憶其病中津，謂余於左傳一書，殊有獨解。俟疾稍間，當為十論，以發其義。而今已矣。昔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兄其殆近之。」俾獲老其才，以盡於用，庶無難。

此等古人矣

附古之三立，以聲施後世而卒，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良足悲已。余也，推魯多，似入奉教於嚴君，退商推於伯仲，家庭之間，自相師友，致足樂也。乃不四五，年而二兄相繼淪逝，搖此身觸處成礙。人琴之慟，如何可云。每手是編，直悽絕，不忍復讀矣。為曆癸丑冬仲弟潤生書。

贊譽中仍有一種尚朴之致，至後路情緒纏綿，可云得體。

東海翁題

焦氏說楮卷之一

孫卿曰說楮者勿聽也說而使人勿聽說何為也曰不然也世無不可聽之言而有不必聽之言見可聽者不必也見不可聽者不可也吾之說無不可聽而有不必聽故曰說楮也物之小大常相準也事之常與怪者常相參也使怪者常斯常者怪矣小不勝斯大者積矣吾之說不常而皆其小者也不常則常人疑之小則為大者遺故曰說楮也

萬曆癸巳季夏焦周題

天一太一天極北極即北辰星又謂之耀魄寶又謂之昊天上帝北辰星五其一明者為太一之常居也

焦氏說楮

卷之一

一

紫微曰紫宮太微為天德中有五帝座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合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即五緯應五行少微在太微西一曰處士杜詩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三台一曰三能即泰階也在魁下起文昌抵太微西二星上台為司命主壽中二星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下台為司祿主兵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公侯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獨曰三公非也三能色齊主君臣和不齊為乖五星東方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南方熒惑三十三歲而周天西方太白八歲而周天北方辰星一歲而周天中央

鎮星二十八歲而周天歲星為貴臣熒惑為小兒歌舞嬉戲太白為壯夫處林麓辰星為婦女填星為老人婦女

日月之會十一月星紀十二月玄枵正月娵訾二月降婁三月大梁四月沈寘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  
背參間有沈寘高辛氏子天駟旁有王良傳說星主後宮禱祠之事

說文物中久雨青黑曰徽楚辭顏徽黎以沮敗淮南子顏色徽墨

五色為慶雲一曰卿雲一曰景雲三色為商雲或曰外赤

內青曰商雲呂覽有雲於冬日古呼黃奶子養生家謂脾為黃婆子貧人呼冬日為黃襖子

蠻烟蜃雨  
斗七故天數多準七有十八宿皆七也左氏曰天以七紀

日月五行璣政亦七易曰七日來復極永之晝時七則回夜亦如之詩云終日七襄是也僧家數亡者亦用七時甲子五日一周周六而成月日甲子兩月一周周六而成歲歲甲子六十歲一周周六而為三百六十個歲左百六十而人長之毛蟲三百六十而麟長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長之介蟲三百六十而龜長之鱗蟲三百六十

十而龍長之水木用陽六甲六壬火用陰六丁而土金不用

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

子與婆撮宗小辭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孟婆可與颶母對

萬民皆付西王母惟王聖人道人真人仙人之命上屬九天君

開元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道遙館各製一銘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雞騰空映簷白醉樓攻媿嘗

取白醉名閣余謂可與黑甜作對

心星房星皆兩形與男子婦人遞為雌雄又靈狸兩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今有人疴余兩都各一見之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榮露騰軒蕭雲掩閣榮露甘露蕭雲卿雲也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溼雲波水日雲赤曇月雲素雲

金鞵宋人启金鞵秩序王宇專涼日斜日曬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曬莊子日方中方睨

楊用修詩渴虹下飲玉池水睨日斜分蒼嶺霞

夏日為槐序王晏詩槐序候方調

秦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

玄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韓詩女丁夫壬傳世婚今星家以丁壬為淫合

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萬億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下為太初之師又

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李詩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

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說詩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

結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文人之相勦如此麥氣始清和何遜句也荆公晚風生麥氣本之

潘岳述哀詩雨絕無還雲太白全用其語宅西曰昧谷古注疏引之作度西曰柳谷柳一作檟字訓

云穀日出之色檟日入之色周禮注衣袷柳之材曰柳之為言聚也諸飾之所聚鄭司農云柳者諸色新聚日

將沒其色兼有餘色也余鄉李士龍云柳從邪邪古酉字酉正日入時羣色著木上故曰柳谷此說甚奇李通

六書言或有據

盛栗亦名風管詩一之日厲發蓋寒風悲慘屬聲似之諺

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粟是也莊子所謂地籬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

起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梁

元帝詩斜景落高春又高春斜日下薛能詩隔溪遙見

夕陽春南史求衣昧旦晏食高春王僧孺表高春之景

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露布照盡高春雲昏乙夜

李義山詩碧空隨轉笠紅燭近高春柳子厚詩空齋不

語坐高春

王水注素問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呂氏春秋及曆中所

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

焦氏說楮

卷之一

五

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

葵秀麥至作小暑至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按牡丹不

經見天寶間始有木芍藥其名猶未立也周公作月令

豈豫知後世之有此耶

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

古詩繁星衣青天注作依非也春秋緯代殷者姬昌曰衣

青光衣之為言被也

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宴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高山

時卯日照高山平地時辰可中時巳正中時午鹿苑時

未劉長卿詩六時行徑空秋草

玉女投壺每投十枝百二十梟設有人不出者天帝為之

醫噓楊大年詩書題在自藏三尺壺史誰同賽百嬌嬌

本梟字 醫噓 耗睽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

列子楊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

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參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

兩過矣

田家以夜雨晝晴為夜春

斗有母徐理見之而生適有母戴淳見之而死

春梢

夏不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

人能盡數天星則徧知棊勢

焦氏說楮

卷之一

積麥以十辛日下子不得過三辛收潑不得過二辛上場

入倉亦用辛日

天神之大者昊天上帝即耀寶魄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

太一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

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

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

矩黃帝名神斗

酉陽雜俎諾臯記載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竊騎

劉翁車乘登天劉翁遂失治又晉咸康中士人周謂死

去見天帝面方一尺曰此古張天帝耶左右曰上古天

帝久已化去此近曹明帝也豈天帝猶在輪迴真如釋



氏之說耶

漢元帝永平中日無光長安無鳥物類相感志云日無光則日鳥不見日鳥不見則飛鳥隱

水生於金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渴百川歸注足以相補

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西月在東遙相望也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

月暈左角角蟲多死

羅睺此云障持化身長八萬四千由旬舉手掌障日月世

云日月食佛誠云修羅修羅汝莫吞月月能破暗能除眾熱

雷主醬味不正當時取一二升醬甕中即如本味

正月雨水夫妻各飲一盃還房當獲有子神効也

正朝占四方風來從南旱從北澆從東疫從西兵

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

雨露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衣裳者謂泣軍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

下中央者

冬至日陽之進也夏至日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晉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也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

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脈一周長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亦脈再動呼吸動息脈五動閏以氣息

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息一周於身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

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

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陽主晝自昂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

舍漏下三刻又七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

矣漏傳不止氣行亦然

氣之運行凡一時一千二百四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

風鳴葉者賊在千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南嶽有雨師似蛹長七八寸似蛭又有雲師如蠶長六尺似兔天有雲雨輒出石上肉甘可食

甲子逢單日為雄雙日為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天王在位化成道昌則心星見刑罰平則井星明道被草

水管室歷九象而可觀天下和平五穀豐稔則胃明天

下大安四夷來王則畢明天下和平賢人進用則角明

軍儲藏府盛則背騰明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交也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

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

金波謝舉詩勢高凌玉井臨迴度金波謝朓詩金波麗鳩

鵲玉繩低建章

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瓮中封閉七日發視有水花生

於瓮面如輕冰可採為藥

五日作赤靈符以辟兵唐詩欲謝君恩却無語胸前笑指

赤靈符

焦氏說楛

卷之一

九

麟亡星落月死珠傷

麒麟鬪而日蝕鯨魚死則彗星出嬰兒啼婦乳出

珠胎與月盈虧月死而螺蚌焦又蚌聞雷聲則厥

織女耀而瓜薦大昂中而芋食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陰火出焉海賦陰火潛然顧况詩陰

火暝潛燒

鹽泉海目油井水脂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

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河厲

九圃 九有 九藪 九縣

大山為天孫

火井在臨邛汲之得硫黃油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

火泉在延壽縣南山 火池在伏龍山 然石出建城

縣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炊也

沓潮唐詩屯門積日無回颺滄波不歸成沓潮

蜀自綿谷葭萌道路險窄擔者不容易肩故云左擔杜詩

左擔犬戎屯

澄水泉一名流渠出滄洲久視山金石不沉洲人以瓦鐵

為船

秣陵孟娘山有白塔土周護以調塗四壁因呼隱士泥

京師眼福錢福病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

焦氏說楛

卷之一

十

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

睢州無北門邳州不迎春云迎春蝎能螫人至死蕭縣不

撞鐘撞之則水至 水之能動也

列子伊尹生於空桑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為空桑父

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演孔圖徵在遊大家之陂生

孔子於空桑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今冀

北有空桑山陳留南一十五里亦有空桑山又魯南亦

有空桑山今名空竇按楚辭考玄冥於空桑豈顓頊之

生當在冀北孔子之空桑在魯南而伊尹生於陳留之

空桑山無疑矣

定有濤

日中而市曰集市罷則虛曰虛峒岷詩綠荷包飯赴虛人  
瀚海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人馬相失沙  
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真尾間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固  
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北伐至瀚海為北海何耶

按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產東牆似蓬草實如  
稃子十一月始熟子虛賦雕胡東牆廣志東牆色青黑  
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並烏九地魏書烏  
桓地宜京穡今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  
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登粟登廂東牆皆登相  
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溪毛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洞

嵩山有玉女搗帛石秋夜聞杵聲 曉夜之說

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之物化繁壠數畝以石  
鏡表其門

燕土盧故為盧龍盧黑也淮南子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  
濟性勁源於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為百泉  
一支為濟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漢性曲其流十里九  
灣郢沔之間瀦為澤藪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若濟曲  
莫如漢

雲林石譜湘鄉縣嶺有石臥生土中形酷類魚燒之有魚  
腥氣又隴西地名魚龍掘地取石亦多魚形與湘鄉所  
產無異杜詩水落魚龍夜正謂隴西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  
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為不經岳季方戌莊浪見  
鳥頂出毛角鼠缺脣似兔蓬尾似鼬彼此相狎孔說如  
此而誕之蜀犬吠日蔡見也夫 夏虫不可與語水

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兒形似雀  
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  
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及覽岑嘉州魚龍川北蟠溪雨  
鳥鼠山西洮水雲始知西溪有所本耳  
天苴即天巴天漢天棧山有天谷即青城山天際楊雄蜀  
本記曰有王曰杜宇出於天蒙山有朱提氏女為杜宇  
妻曰望帝石有天牙又海曰天池江曰天塹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  
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百六十軸犬牙相  
錯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中為崑崙廣萬里高一萬  
一千里出五色雲五色流水最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  
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  
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  
萬里春秋二分其中也

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漢  
出蟠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  
月台沃出太山 所以補為負之未備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  
廷州灞水金銀鍍器盛之皆漏惟瓠葉不漏

徐州人謂土為蓬塊吳人謂土為跋跋

漢人遺吳設筭問之竹也歸而煮筭不熟謂妻曰吳人輾  
輾欺我如此博雅輾輾車軌道也

蜀人曰川蕞直一作蕞蕞

益陽州人夜同寢每無故忽相打曰沙魔

龜山西南十里有漏澤澤五穴春夏盈秋冬涸將漏時先  
有聲居人扃穴取魚隨執麥水至麥已稔矣

蘇化為黃龍入於羽淵今在沂州東南二十里羽山下名  
羽潭一名羽池傷生細柳獸不敢踐

王子年拾遺錄沈羽淵化為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  
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瀆水激浪必降大雨

卽墨東南六十里有大勞山又名勞盛山夫差登之得靈  
寶度人經樂子長遇仙授以巨勝赤散方服之百八十

歲登此山仙去秦始皇至此登蓬萊立馬陰山遣石人  
驅此山不動故又名牢山石人今陰山及海濱諸山往

往有之

梓桐山有鬼谷洞鬼谷弟子蘇張輩五百餘人鬼谷為作  
窟澤二丈曰有能在窟中說使泣者則能分人主之地

矣秦下說之鬼谷泣下

濟南郡臨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漢武登此得玉函化為白

生此婦  
未之印  
水

鳥飛去世傳上有王母函鳥常守之故名函山  
按青州志又以為沂山佚考

籠水一名孝婦河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遠道取水不  
以寒暑易心靈泉生於室文姜嘗以緝籠蓋之姑怪其

須水即得發緝籠竊觀之水即潰湧壞其居宅

古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記謂青  
州有地鏡水影亦此類也

齊國有山山有泉如井深不可測春夏時電從井出常敗  
五穀人以柴塞之不塞輒出號曰柴都

諸城有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水合惟中央二  
三尺不凍相傳王祥臥冰處上有祠西遷注洛城澗水

西數里有孝水上有王祥祠塚或以為臥冰處非也西  
征賦止云澡孝水之濯纓而水經注亦不及臥冰事其

為傳會無疑一統志望江有臥冰池沂州有王祥河一  
名孝河又云孝塚在沂州北二十五里祥臨沂人此或

為是

秦山上多玉下多金有獸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狗狢

濟南郡方山南有明鏡厓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鏡中

南燕時鏡上有漆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永州祁陽縣

浯溪山岩側有石廣數尺光照十餘步土人謂之石鏡

杭州臨安縣山中一石光明如鏡盤山三湖中湖有石

鏡半規能鑿天日山河人物

屬山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猶有鐵

索大如人臂繞山再下海花之草不知何處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十八尾八首人

面八足吳音華後漢戴就收獄吏燒銀斧使就挾之

注引何天承纂文張揖字詒銀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

吳不揚皆音華 水伯

波臣波臣亦可對海客牛僧孺詣于頓頓以海客遇之

東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名曰禺繡黃帝生禺

繡禺繡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繡處東海

東海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

入水則風雨光如日月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以其皮

為鼓振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事類考證

登州海畔有大石龜相傳魯般作夏則入海冬復止山上

陸機詩石龜常懷海我寧忘故鄉臨邑有葉公墓碑跌

龜常負碑入水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因叫呼龜乃走

墜折碑焉以事類考證

蒙山有季隨隱跡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

軌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支祈一作巫支祈無巫音近

而譌耳形若彌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東坡詩川鎖支

祈水尚渾

濤山一名天柱三峰鼎峙拒雲擘日

震旦又作真丹王半山辭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涼州為塞北江南歷下有湖山之勝號小江南唐韋蟾詩

塞北江南舊有名

連州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

蘸貴陽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京師有滿井水湧尺餘

歷下諸泉夙湧三尺今漸減每涸之輒復湧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

海之別有瀚海

鯨海魏收文苑龍荒而牧駿池鯨海而觀魚余謂鯨海亦

可對鳳林水經注鳳林山五嶺俱峙杜詩鳳林戈不息

魚海路常難張藉詩鳳林關裏水長流岑參詩鴈塞通

鹽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醬魁城至醋溝凡十

里

子胥諫夫差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阨以有吳哉

十七阨可對百二關

晉書紫濛移構玄塞分疆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茶首蔡漢中兩頭鹿出青華洞洞哈呀奇詭昔人糜糖以

入殆十許里炬滅而返自後無人窮其際者

臨胸逢山有石鼓天下亂則聲聞數十里 長興夏駕山

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 冀縣大鼓山有石鼓河鼓星

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蜀中出石鼓無聲張茂

先謂桐木刻魚擊之可聲聞數百里 吳興故鄣縣海

溪山直豎一石磨聲若風雨土人云轉疾則年豐轉遲則年儉信豐有石塔高九重而無影影見則災華山高若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池北有石鼓

洋山在海中有廟廟門神曰呂門官厨多鼠夏多蠅預告其門神即絕

自三危發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秦華北抵常山東狗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秦華南踰江漢東狗嶺而至閩是謂南紀北或為胡門南或為越門

自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相表裏謂之北河自南紀之首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謂之南河

橋踰淮而北為枳鸛鶴不踰濟務踰汶則死鄭玄以為汶水非也水土異性故舉四瀆言魯汶水闊不過數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哉

海外蓬萊閩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山天之東岳在東海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山天之南岳在南海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山天之西岳在北海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山天之北岳在北海弱水中居五氣玄天之內五曰崑崙山天之中岳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懸蓋東曰樊桐西曰玄圃南曰積石

北曰閩苑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仲尼得道為真官住廣乘山孔子嘗時亦好以竹引之而為之化

河南志首陽山凡五惟偃師首陽世傳夷齊隱此上有夷齊墓然蒲坂首陽亦有墓有祠

永城北四十里有鄧陽相傳為鄧侯食邑用修云蕭何食邑在襄陽之光化縣漢有兩鄧侯豈遂為兩地耶豈襄近關中永城近雒遂各以封耶侯封由地起名未聞改地名以從之者

用修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光化始竊疑之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鄧氏分明云沛郡之鄧音嗟南陽之鄧音贊不聞在襄陽也

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鄜是鄜與鄧本為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何李濟翁至訝人呼嗟侯併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詩麒麟閣上識鄜侯史記作鄧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以燭燉水經下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乘下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牧之詩疊嶂巧分丁字水

南岳之鎮曰衡以其分當軫翼光輔紫宸鈴三氣之根鈞

五靈之德上列注生之宿下符長育之功稱物平施故謂之衡山五岳真形圖云潛霍盧風麻玉笥洞陽小有九疑羅浮等十山為之佐命復有神仙聖境曰朱陵洞洞天也

衡山雲密峰禹治水登焉立碑紀其山高下丈尺皆科斗

文字近代樵人或遇者其碑至靈隱而不見

上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岳司命即炎老君也潛山真人鮑君嗣治霍山真人韓君佐治金華真人黃君初平天

柱真人左君元放南霍真人鄭君思遠霍林真人許君

聯州霍真人周君陽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並居佐命

之曹吳越楚蜀之會皆當司察之

斷石源有石高數丈闊數尺而中斷上有鐫字云此有丹

砂水如乳而甘香得掬飲之可壽千歲遊者到此唯聞

下有流水聲左聽落右聽落左罕有遇者

石衣海髮

白公杭州春望詩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杭

土產綾曰柿蒂不知者妄改柿葉又杭俗釀酒趁梨花

時熟號梨花春

嵩高少室廟神為啓母塗山氏妹章蘇州詩釣臺水綠荷

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

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雲南志風土多煖至有八蠶吳都鄉貢八蠶之綿李商隱

燒香曲八蠶綿鹽分小炷獸焰微紅隔雲母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可對周禮禁原蠶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為殘桑也注為其傷馬以蠶為未塗馬齒即不食以桑葉拭去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如此

自岱山及二天宮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宋人茶馬

表摘山對歷塊余謂亦可對熬波以鹽曰金鹵茶曰玉

茸又鹽為天藏茶作月團

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絕美蜀王納之無幾物故遣五

丁擔土作家蓋數畝高七丈號武擔山其石俗名石筍

或曰下即海眼一云昔為大秦寺門樓十間皆以真珠

翠碧貫之為簾雨後多拾得杜詩君不見益州城西門

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昔薛蝕盡波濤痕

雨中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

峭壁則崩剝而通風懸崖則摧頽而瀉日

汶上縣有思聖堂堂前有石準坎其中書大準字游魚在

四隅取平政之義蓋孔子遺物汶上即古中都

炎帝祠在衡州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十圍高不可測根節

如鐵石乃異人所種莫敢剪伐

武當山在襄陽均州南三舍許盤亘八百里上有七十二

峰中有三十六岩二十四澗羣峯擢秀靈氣攸集是為

嵩岳之儲副荆襄之洞天福地也

滁志庶子紫薇香泉萬斛以為供給瑯琊幽谷白雲千頃

以為職田

瓊海之潮不以晝夜望以前東流望以後西流

洞庭為長江巨浸君山在洞庭孤絕處春冬則慈禱彌望

秋夏則浩渺兼天

青原山甚高峻前有劃壁一片跨深澗而立若翠屏然諸

峰環拱老樹挿其左右泉潺潺灌林中景象殊爽

建康之鷄鳴每日濱於二春萬雲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

生一哺百變

真寧是軒轅弄衣冠處山中靈湫神龍所蟄中有落葉鳥

輒銜去

焦氏說楮

卷之一

三

吳興米炊之飯香白馬豆食之齒酸

鄴中產巨粟脫其殼可以為盃

琴莊有溶溶軒軒前有池度池得回筇磴上自在峰蘭先

生日往峰上採蕨蕨生九股以釀醋異常守臣取進之

封峯曰瞬碧侯

鷺管山霜可染紫白庶潭露能染紅為天下冠

強村有水方寸許人欲取之唱浪淘沙一曲即得一盃名

樂音村

無棣有灰山山南有石窳其中二麥無數取之不極

甘塘社有秘密泉牛馬猪羊飲之肥澤鷄鴨鷺鴈飲之輒

死

山中有葱下必有銀有蕪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山

中有玉者木芴枝下垂謂之寶苗

海南有桃竹江西有夾竹桃唐順之詩桃竹舊聞生碧海

竹桃今見壓朱欄

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

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

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

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

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

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

橋北河流東出有叅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

焦氏說楮

卷之一

五

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

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

不食不喘不息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水以水為

有一歷陽母門吏告汗血於門限母使上北山懸果陷水

中母遂化為石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成湖論衡亦

云歷陽之郡一夕化成湖

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鍾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

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華清池石蓮花上有殷紅數點云

是太真入月所遺入月漢書云姪變

金陵與水沉浮號曰地肺許渾詩高閣懷地肺遠賦憶天



胎漢北地郡靈洲縣在河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  
河奇濠州浮山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  
人疑其浮也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  
一畝餘上草樹鬱然隨水高下名浮玉山  
武夷山有石如立壁巖隱一泉分七派山僧顛堅名七絃  
水

塗山歌於侯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音夏甲  
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鼈思於西河西音以興  
廬山官亭湖神能分風上下船皆便怪出

叙州小梁山四時常雨霖霖不止俗呼大漏天小漏天  
沔陽有丙穴栢枝亦有丙穴丙向陽多產嘉魚或曰魚以  
焦氏說栢

丙日出非也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子美詩魚知丙穴  
由來美子京詩可但魚知丙非徒字識丁  
彰德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書東京賦黑丹石緇魏都賦

黑井鹽池玄液素滋是也無勞山出石墨燹之彌年  
不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有石墨洞贛州興國縣  
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

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是也陶南村曰延安石液嘗考  
延州高奴縣石脂水膩浮水面可膏車炷燈名曰石漆  
宋時用以燒酒造墨不審石墨天成不假烟也南村未  
深考耳

石燭延安石油也可熏烟為墨一名水肥一名石脂

名石液唐詩石烟多於洛陽塵又方鎮編年錄云地脂  
食之不死嵩高山記嵩高山上石室前有石柱上有  
石脂石脂滴下人服一合得仙

按黑石脂一名石墨一名石涅古者擣之以為香煤張正  
見詩香散綺幕室石墨彫金鱸徐陵詩奇香分細霧石  
炭搗輕紈本草云久服延年亦出潁川陽城又石漆堪

然博物志云酒泉南山出水如肥肉汁取著器中如凝  
脂正黑與膏無異魏武起三臺南曰金雀北曰水井上  
有水室室有數井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然之難盡  
亦名石炭

鹽麩子蜀人謂之酸桶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  
之主音穗上有鹽著可為羹亦為酢桶吳人謂之吳鹽  
江南射工海南水弩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八月後卸  
弩

豐山之鍾霜降則自鳴  
江陵有猛人化為虎好著紫身人足無踵  
淮水出玳珠珠有聲

怯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火不然  
禹戮防風御二龍行域外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二臣怒  
射之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貫心禹哀之拔其刃療以

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  
無后民無男死埋之心不朽百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亦

百年化爲人皆穴居

蒙雙民高陽有同產爲配帝放之此相抱而死神鳥以不

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

獠子婦人妊七月臨水而產便置水中浮則收沉則棄

越雋國牛割肉不死經日肉乃復生如故金樓子大明底

有白皮牛割肉明日愈

長肱卽長臂人臂長三丈穆王封於黑木之西河

三身國一頭三身三手容成氏有季子好淫帝放之遂妻

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馬人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朔馬人來

大人國人乘雲不能走孕三十六歲生白頭龍類去會稽

焦氏說梛

駭沐國解長子而食之曰宜弟父死謂母爲鬼妻棄之列

子作輒沐國

然丘之國有比翼鳥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玄谷遇聖

則集

周靈王時浮提國獻神書二人或老或少或出或隱肘間

懸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黑汁灑地

及石皆成科斗之書

北海幽都黑水出焉上有玄鳥玄豹玄蛇玄虎玄狐是爲

太玄之山玄丘之民

驩兜人面鳥喙去南國萬六千里

占城有屍致魚乃婦人目無瞳夜寢頭飛入人家食小兒

穢氣氣侵兒腹必死頭返合體如故移其體則不合而

死又南方有落頭蟲頭能飛亦人種以耳爲翼吳時每

得之王元美謂無身之頭不知何物此豈非無身之頭

也耶

猴獍長七尺人行與婦交生人蜀中西界多姓楊率皆猴

獍化之子孫時有獍爪者

漠北有押不蘆食其汁立死

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西漠有翔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尾不可行也

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覆其上

而寢處其下煖勝肉屏

江南以木架水面葑泥附之曰架田一名葑田隨水上下

亦名盜田滇中名曰海鐘郭景純江賦播匪稅之芒種

挺自然之嘉蔬交趾作駱田亦音架

回紇野馬川木曰瓊瓊燒之火經年不滅取根製帽入火

不然

伊尹生空桑說者誕之虞伯生撰高昌王碑和林山二水

出焉一夕有天光降於樹在二水之間樹生瘦如妊越

九月十二日而癩裂得兒五最穉者曰卜吉可罕壯遂

爲君此更奇於空桑矣齋夷此類甚夥

沙漠羊順風而行每大風起舉羣萬計皆失牧者馳馬尋

逐有至數百里外方得者

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數分塗其  
身以禦風寒

琉球有象簞漢武金林象席已先有之矣吠勒國織影犀  
為簞文如錦綺武帝雜玉為簞

勒畢國有細鳥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如黃鶴之  
音亦名候日蟲

漢武帝鑿昆明池有灰東方朔曰此劫灰也淮南子女媧  
氏積蘆灰以止淫水豈是物耶

黃花老人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雲南志五畝為一雙又  
白夷田種其佃作三人二犁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

日為一雙以二足為已二已為角四角為雙王荆公詩  
臥占寬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引肘一尺八寸四

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德建國烏游河灘流中有火祇祠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

下屈前足在室中後足入土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  
五月為歲每歲烏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銅馬嘶

鳴相應俄復入水按扶胡神也佛經所謂摩羅首羅本  
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

斯國教坊記有牧護字李燕有牧護詞劉禹錫有牧護  
歌皆養神語

異域志謂南海無男之女感南風而獲孕搜神記述零陵

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生玄鳥之卵以生商  
履巨人之迹而誕棄者未為誣也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晶鹽按梁天監中  
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恒水甘美下

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晶  
謂之正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

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  
罕土產水精鹽瑩明如水晶珠為盤以水濕之可和肉

食又傘子鹽亦出北夷  
恩州有鹽如絳雪又琴湖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東

坡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是也蔡邕書云幸得無恙遂至  
徒所自成以西惟有紫鹽也鹽池賦云爛然溪明晃爾

霞赤是又有赤鹽矣  
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弭耳

北夷酋長秋來春去謂之鴈臣 鴈戶 牝朝 馬人  
雀戶

永樂庚寅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至臨武薨諭恭獻妃朝鮮  
人穠粹善吹玉簫後朝鮮驛送妃父權永均至拜光祿

卿尋遣歸自是貢女不至雁仙官辭忽聞天外玉簫聲  
花底徐行獨自聽云十太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

至司絳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  
君王留步輦玉簫遊亮月明中是時有任順妃李昭儀

呂婕妤崔美人俱朝鮮人按王司綵順德人選為女  
官權妃重之特推同輦之愛因辭妾媵婦何敢充下陳  
上愈重之按萬曆甲午平秀吉欲進女求封朝廷駭  
甚不許彼肉食者未知先朝故事也

焦僥人長三尺或云長一尺六寸東北極有淨人長九寸  
武帝時東郡送一人長七寸名巨靈西海中有鵠國男  
女長七寸日行千里遇鵠吞之在鵠腹中不死四地荒  
中有小人長一寸南志有小人如螻蛄撮之滿手得二  
十枚

又務光長八寸張仲師長尺二寸呂夏卿年老身形漸  
縮如小兒嶺南鶴巢鶴髮翁亦漸縮如嬰孺未多國人  
長四寸陶南所見人腊長六寸章武有人腊長三寸  
頭項腫肋成就云是焦僥人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  
臨洮人長五丈足履六尺防風氏長十丈一云四丈五  
尺北極人長九丈勒畢國人長三十丈支提國人長三  
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取  
犀象相投擲為戲

又穀梁傳長狄兄弟三人一之魯一之齊一之晉皆毀  
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河圖龍文佻國  
人長三丈五尺晉史襄武縣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  
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大人見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

世說新語

今當太平俄而不見健以為妄會大雨河渭泛溢中流  
得一屨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屨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  
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拾遺宛渠  
之民長十丈南史陳武帝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  
浮山隋書仁壽四年有人長四丈見於應門迹長四尺  
五寸異域志長人國人長三四丈國初有使往遼陽被  
風至其國其人來挈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又河圖龍  
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又有金剛敢死  
力士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長皆三千萬丈  
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  
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又東南隅上大荒之中有樸父焉  
夫妻並立其高千里腹圍自輔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  
數之極也故不語怪  
胡人彈骨越人割臂中國唾盟

焦氏說栝卷之二

紫蘭宮玉女王子登王母使也常出配北燭仙人

集弦膠出鳳麟洲亦名連金泥鳳喙麟角所煎

十洲記仙傳拾遺月支使者獻香出聚窟洲人鳥山樹如

楓香聞數里名返魂樹伐其根于玉翁煮取汁火煎如

黑粉名驚精香一名振靈丸一名返生香一名振檀香

一名却死香老杜色難腥腐食楓香正用此乃羅景綸

妄意佛經諸所輿楓與香等殊可笑用偷博洽亦謬引

何耶

南中異物志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岐分有脂而香子大

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

有之

甯封服明莖艸見腹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莖艸

一名洞冥艸一名照魅草折枝為炬照見鬼物太平廣

記作洞腹艸

食四節隱芝者位真卿食金關玉芝者位司命食流明金

英者位司禱食長曜雙飛者位司命真仙食夜光洞草

者總主在左御史之任

壺公女施存孔子弟子

劉商服真木而仙語云欲長生服山精

楊通幽為明皇通問貴妃者也羅公遠同明皇遊月中者

也

石曼卿主芙蓉城子建為遮須國王

安期賜少君神樓散王君賜魏夫人遷神白騎神散金光

化形靈丸

李泌乞為道士代宗賜以紫衣道士服紫自此始天后賜

法朗紫袈裟僧賜紫自此始

仙家十齋人間九鏡

燭夜花四出深紅類杯仙家用以酌酒

王褒為小有洞天主清虛真人

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珠青童命東華玉

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鏡陽洛神命雲林玉女賈屈廷吹

鳳唳之簫清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玉

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

啓之章清虛咏駕欵之辭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

黃帝火九鼎于荆山尚有喬嶺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

是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入水甯生服石腦而越

火務光剪髮以入清冷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

禹東澗生菖蒲一寸九節安期服之仙去但留玉鳥

蟹漆相合成神仙藥

吹笙王子晉名喬在周飛鳥王喬在漢葉縣食肉芝王喬

在益州北平山

焚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楊

巨源詩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新從鳥外還劉滄詩沐  
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岩風

劉安見帝謬稱寡人罰守天廡非以鷄犬升也用修謬

天女衣六銖衣或曰五銖衣詩玉肌無軫五銖輕上清童  
子衣五銖服

方丈洲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精巨鯨陰精

水獸之屬  
梯仙國宮室城樓悉是金銀珉玉所成初得仙者關送此

國脩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島崑閬姑  
射補仙官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也

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杜牧之詩老翁四目牙爪利

今譌四百  
擲火萬里精神高東坡詩仙風鏘然韻流鈴杜詩四目

曼倩兒時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  
返已足經年

黃公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肉代毛三洗髓五  
代毛

漢武帝所愛曰巨靈帝有青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東  
方朔目之化為青雀飛去帝乃起青雀之臺

周穆王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進洞淵紅蘼臆州甜雪  
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年水桃千年碧藕青花白橘素

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

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

出龍月城西王母愛之過于蟠桃

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肉瓦上松花仙家謂

之水炙香

碧瑤杯紅蕤枕紫玉函是仙家三寶

陳搏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饑筋骨如故顏色反

嬰

麀鹿鹿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

修養家謂梳為木齒丹法用奴婢細意者梳梳理髮逾多

逾神

玉女常以黃玉為誌如黍米在鼻上無此者鬼試人也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九之如泥久

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馮夷服八食得水仙此一馮夷也淮南子曰馮夷大丙之

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

又一馮夷也

范蠡隱于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為孔安國之

師安國服鈔丹壽三百歲

心之為字蓋覆火也火炎上養心者抑而下之此制字之

義也養生者取出字即坎三卦也

師延撫一絃琴孫登撫一絃琴王元美知有馬明生耳

水碧金膏靈運詩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江文通水碧  
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又倣倪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李詩  
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

嬴女并怪名好吹簫子美詩更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  
善吹簫註以為弄玉非也張東之詩淮南有小山嬴女  
隱其間

苾芻生不背日冬夏常青體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  
草有五義故以名僧

芬陀利華斜光下等六天所種  
鷄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

架染佛典作筆筆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木又名水田衣  
焦氏說

王維詩乞飯從香積栽木學水田又名稻畦帳王少伯  
詩手巾花氎淨香帳稻畦成

跋遮那架染環也  
頻婆果經云美好如頻婆果釋云端正也翻譯名義云相  
思也二說不同

香界高適詩香界泯羣有 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  
別在寒林 仁祠皎然詩仁祠當絕境明牧躡靈踪又

陳香獨亡後仁祠識舊山 柰園王勃詩柰園欣八正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佛以乳香楓香為天澤香椒蘭蕙芷為天末香 又天末  
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

槃蘭伊蒲後漢所謂伊蒲之供是也

東坡奎宸閣碑銘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  
傳八師經梵志曰吾聞佛道厥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

中月神智妙達眾聖中不願開盲眼釋其愚癡佛世尊  
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  
也八師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

佛典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別賦閨中風煖塞上草薰六  
一詞草薰風暖搖征轡用此薰今誤作芳

婦人首裝曰鬢華嚴謂之華鬘樂天詩華鬘抖擻龍蛇動  
或省作鬢高僧傳枝附鬢葉又作鬢要雅云鬢燒烟畫  
眉也汪伯玉贈伎曲編帶全拋華鬢

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制十二銅葉其  
容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張喬  
詩遠公憲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何兆詩芙蓉十  
二池心漏簷葡三千灌頂香

古今共譯一切陀羅尼末句云莎嚩訶皆不切考清濁遂  
使命章有異傳誦不一或云娑婆訶或云馭幡訶等九  
呼不倫楷定梵音悉無本旨自是當時執筆之誤故杜  
反上嚩訶為正矣

伊字作小最尊之辭如蒲曰伊蒲蘭曰伊蘭是也王  
維詩三點成伊猶有相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謂新伊  
舊伊也

佛經謂柳曰尼俱律陀木覆盆子花曰蘇密那花

始則獨頭無明二障次之極則至于八萬四千諸塵勞門

此所生染法之名數也始以一心二空次之極則至于

八萬四千清淨法門此所生清淨之名數也

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苑伽神女非鼻

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

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火此自佛以來相傳燒香法

也

獲嘉秃士貫微奢僧如貴子弟旋織小疊勝羅染樵服號

紫織方

老子始生其母名之曰玄祿

焦氏說楷 卷之二

李鄴侯先墓曰靈城

竹萌一名竹胎一名籜龍東坡詩斤斧何曾赦籜龍一名

玉版和尚暹羅迦邏島名佛影蔬

令草 荳 丹茗 石楸

栗皴子美詩嘗果栗皴開周繇詩開栗弋之紫皴貫休詩

新蟬避栗皴

朱仲李色黃大如櫻桃漢獻帝所植潘岳間居賦云房陵

朱仲之李王逸荔枝賦房陵縹李

仁頻一名檳門即檳榔也上林賦注櫻也何謬

護門草一名百靈艸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

龍鍾竹

抱朴子朱炎礫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水慘慄不凋款冬之

花用修謂出佛經誤

禹餘糧一名自然穀一名自然榮名飾實如大麥七月熟

與太乙餘糧一種特精粗異耳殼若薨未凝者黃水久

凝則或青或白或赤或黃年多漸紫自赤至紫名太乙

諸色通云餘糧也

按張司空云是還魂石中黃子鬼神禽獸守之不可妄

得又似石類本草亦居石部當別是一種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合歡即夜合一名合昏一名青裳詩

焉得諛草言樹之背以其忘故云諛諛忘也背堂北也

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既誤背又誤解

焦氏說楷 卷之二

一云萱草忘憂蘇蘇釋勞

文無當歸 可離芍藥

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蟾三千年頂生肉芝抱朴

子曰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此肉芝也服之

長生

泰山有青芝亦名龍芝抱朴子云青芝如翠羽光明洞徹

如堅冰良常山有螢火芝葉似草大如豆紫花夜視有

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王元美載芝名甚衆遺此

七明九光石芝名威喜樊桃木芝名獨搖牛角龍仙草

芝名



槐生五日兔耳十日鼠耳

秦室山有木葉如梨而赤理名曰指木服之不妬

菘菘草爾雅作卷施拔心不死注宿莽也離騷云王僧孺

詩譬如菘菘草心謝葉空存王鈞詩卷菘心未發靡蕪

葉欲齊

唐保大間詔苑令取浥溪美為馨如侯擁培之具

唐莊宗牡丹名

百葉仙人 月宮花

小黃嬌

雪夫人

蓬萊相公 粉奴香

卯心黃

御衣紅

紫龍盃

三雲紫

盤紫酥

天王子

出樣黃

火焰奴

太平樓閣

焦氏說格

卷之二

九

薔薇一名玉鷄苗子晉與道士浮丘游伊洛之浦始受玉

鷄之瑞

芍藥一名婪尾春胡嶠詩餅裡數枝婪尾春蘇鶚以酒巡

巾為婪尾樂天詩三盃藍尾酒歲盡能推藍尾酒東坡

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遊頭要及浣花前又作藍尾矣

蔗有昆崙蔗夾苗蔗青灰蔗枕椰蔗

雞冠棗宜作脯醃醃棗宜生啖

新羅松子有玉角香重堂棗御家長龍牙子河東葡萄有

百二子紫粉頭洛南瓜有御蟬香挹腰綠

葵趙瓜極盛道路濃香故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茄名落蘇煬帝名昆侖紫瓜故曰崑味

菘菜笋奴茵妾

蘆葡萄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

白蕪藕 烏櫻柿

漢苑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李商隱江之嬌賦豈知河畔

牛星隔歲祗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

桃黃吞之却食

菱華背日芙蓉向日菱華日舒夜飲芙蓉晝合宵炕蘇子

由詩芙蓉初生縐如縠南風吹開輪轉殼紫苞青刺攢

蝟毛水面放花波裏熨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菱梅山詩蝟腹出波烹芙蓉裹蹄和露摘蓮房

張公夏梨出洛陽北郊海內惟一樹潘岳賦張公大谷之

梨許渾詩藤蔓覆梨張谷暗

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

嘉實七落葉肥大

竹祖 桐君 桃奴一名梟桃桃實經冬不落者能殺百

鬼 栗奴取簡勝栗一石加栗奴五斗春之栗奴能令

馨香 木奴 木仙 草帝謝調芭蕉歌草中一種無

比倫瑣屑蒿萊望帝尊 稻孫南海稻經獲再生名稻

孫 穗穉

薛越文草可為布上林賦薛莎青賴文選焦葛升越弱于

綺羅

橄欖為楫撥魚則浮骨鯁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茸母北地寒食始生椒宗詩茸母初生認禁烟

杜衡卽杜若或曰非也杜衡爾雅謂之土鹵苗似細辛葉如馬蹄故一名馬蹄香臭如薜蘿食之已瘿杜若廣雅謂之楚衡陶隱居所謂葉似廉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姜而細味辛香又絕似旋復根者也唐慎微云旋復根卽真杜若

桃都山蟠桃枝覆三千里有天鷄鳴焉

太陽之草曰黃精餌之長生太陰之草曰鈎吻入口輒死

黃精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鷄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

藥大毒有六一鈎吻二鴟三陰命四內童五鳩羽六螭蟠

櫻桃一名含桃一名荆桃一名石蜜一名崖蜜杜詩崖蜜亦易求又蜜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東坡橄欖詩待

得微甘回齒類已輸崖蜜十分甜是也糖霜亦名石蜜涼州異物志謂石蜜之滋甜于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逾輕是也棗名木蜜榧木亦名木蜜

枳句于依房生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狀如珊瑚噉之甘美冷酒味薄名樹蜜曲禮婦人之贊楨是也蜀中有

蜂于野竹上結蜜紺色甘美倍常名竹蜜安南有果大如東瓜皮有軟刺香甜飽人名波羅蜜高昌國南平羊

刺無葉蜜色白而味甘鹽城羊刺葉大蜜色青而味薄

名刺蜜交河沙中草頭有刺刺上有毛毛中生蜜各草

蜜亦名刺蜜胡人呼爲給勃羅

劉愷射一鹿剖五臟以草塞之驟然而起愷密錄此草種之治傷折呼爲劉愷草此與劉寄奴甚類酉陽雜俎云

卽天名精一云鹿活通志云天名精曰麥句薑曰蝦蟇藍曰豕首曰天門精曰菟頰曰蟾蜍蘭曰靛曰荊藟曰

豨首曰天蔓精曰鹿活草曰劉愷草爾雅云荊藟豕首俗曰豨莶又云火杖又云地菘

杭州憲司有松化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永康延真觀前唐有道士指庭松曰此已三千年當化爲石至夕大風

雨果化石青州燕氏堂後有柿圍三尺凍裂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

濟南分流山有金杏上飲天漿下啜地沫故其生繁大於梨黃於橘武帝訪蓬瀛有獻者帝嘉之故亦名漢帝果

簡子藤生綠樹木實如梨赤如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蕭子雲賦長卿晚翠簡子秋紅廣志侯驥蔓

生子如鷄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卽此龍芻馬食之行千里古語一食龍芻化爲龍駒

桂蠹蓼蟲楚辭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按文帝遣使南越回獻桂蠹一器又大業拾遺錄桂

蠹紫色有香噉之已陰痿之疾

諸城有孝子灣亘四五里清瑩不涸嚴冬水合惟中央二三尺不凍相傳爲王祥臥冰處上有祠

中外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饑民爭歸之夫婦棄一兒空塚中比歸復過則兒肥健于昔塚中有蟾蜍如車輪氣咻咻意兒呼吸此氣自爾遂不食也抱朴子載陳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女四歲不能行棄塚中後三年還女猶生問其故女曰糧盡以後見塚角一物申頸吞氣效之不復饑尋視乃大龜也與此甚類

古謂龍嗜燕聞緇青人家燕巢中赤色光芒有聲若鼓老父以杖探之有一小赤龍尺餘墮地忽一大龍丈餘徐擁其子破屋而去又一家燕巢產白鳳雛三尺許鍾乳有石鍾乳竹乳茅乳無問厚薄但光澤瑩淨者即堪入煉黃赤二色不堪也

宋留元寂長山捕一狸剖腹得一狸又剖之又得一狸三狸雖相苞而小大不殊掛皮於屋夜有羣狸繞之號失皮所在

孔子厄陳有人長九尺皂衣高冠聲動左右子路戰於庭什地乃大鯢魚也孔子曰吾聞物老羣精依之因衰而至

東海中有半體魚狀如牛剝其皮縣之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海驢皮亦然

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應耀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擊峻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徐航劉基宋

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數事皆不見正史

女侍中魏元又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枝書薛濤也女進士宋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按金石錄有超彥深母傳太妃亦曾為女侍中又有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亦授女侍中

謝莊以風月景山水名五子颺拙穎從藩也宋子虛名友五子鑫森森焱焱近一士夫亦襲用之

氏族書有吞景雲前切賈誼新書有髮子漢唐君碑有閭葵班戰國策有縹錯有挈薄漢書有姓偉李鼎祚周易集解有宋衷宋音

鯪魚字翰人

古呼獄參軍為長流少昊崩神降長流之山于祀主秋沮誦與倉頡始作書契

駟贖曰牙郎本作互郎二字相近舛相襲耳

年壯而艾髮者曰算髮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陸德明曰黑白雜為宣髮三字不同說卦巽為宣髮孫音護絲繩也見金陵學宮所刻山谷辨剛卯說今煨久矣

禹女之儀狄也衛夫人之溱也漢之許負也女而男名也

晉之馮婦也吳之暨艷也男而女名也衛濼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妻暨艷附陸抗傳許負相亞夫者河內溫人老嫗也高祖封為鳴雌侯

太真名玉環一名玉奴潘淑妃名玉兒東坡梅詩玉奴終不負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語而曰玉奴何也臨春結綺荒荆棘又誤為張麗華一事而兩誤

翠筑莫莢實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枿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疎

懷夢草余夙以對返魂香今觀南海睡蓮正可對夢草耳夢草晝入地夜復出似蒲色紅贊去帝之季女名曰瑶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槐木陳枚較莊子陳人又奇流甘露于槐木扇惠風于陳枚

石雞清響以應潮故一名潮雞焦氏說楮

鯪大蝦也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則豎其鬚鬚長數尺可為簾也焦氏說楮

閩有梅蝦蘆蝦泥蝦苗蝦尚書足足懷仁般般擾義鷓鴣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用修既謂天祿為蝦蟆又謂一角為天祿兩角為辟邪蝦蟆豈有角耶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天鹿疑即天祿

鱉魚如蚶而彘尾廣志云鱉似便面揚鬚似帆一曰鱉帆鱉帆如便面海鏡似搔頭

濱海以魚為飯曰鱸食則蔬鱸靖州圖經其俗以魚為蔬湖北謂之魚菜杜詩小白羣然二寸魚

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余嘗有詩云鱸蔬酒堪醅指此又成都以魚為米亦曰魚米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蠊一頭螺蛤寄在殼間常候蝸開出

食螺欲合遠入殼中瑣瑣似蜂一小蟹在腹中為瑣瑣

出求食或不歸而餓死淮南人名之蟹奴海南名蠓奴

水母名蠃一名蛇又名樗蒲魚又名海鰲如羊胃以蝦

為目江賦瑣瑣腹蟹水母目蝦少時曾見之鄉人名狎潮

龍九子囚牛好音樂故居胡琴睚眦好殺故居刀柄嘲風

好險故居殿角蒲牢好鳴故居鐘紐狻猊好坐故為佛

坐霸下好負重故用載碑菽園雜記云鼉屬好負重故

用載碑螭吻好望故立屋角徒牢好吼故懸鐘上憲章

好囚故居獄門饕餮好食故立橋上蟋蟀好腥故居刀

柄蠃蚱好風雨故立殿脊螭好文故立碑首金猊好烟

故居爐蓋椒圖好閉故居門上蚩吻好險故立護坊鰲

魚好吞火故立屋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門環金吾性

不睡故用巡警此事又考得狴犴好訟故居獄門負負

好文故居碑蹲蚩吻好吞故居殿脊霸下即鼉屬一名

鼉屬又作臂係

孝宗曾詢之李東陽李遍索止得其六菽園雜記所載全

不相襲又得十四以俟博雅

博雅蠃蝸魚伯青蚨也搜神記南海有蟲名蜎蝸如蟬大

博雅蠃蝸魚伯青蚨也搜神記南海有蟲名蜎蝸如蟬大

辛美可食子如蠶種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  
卽青蚨也或曰今閩廣所食龍蝨是

蜀蠶女父爲人掠惟乘馬在母普得父者娶以女馬迅去  
得父還父違誓殺馬曝其皮捲女飛女化爲蠶披馬

皮謂之馬頭娘蜀人祀以祈蠶此與繁瓠事甚類蜀曰  
蠶叢豈謂是耶

鱷形如鼉喙長半其身牙如鋸尾有二鈎甚利遇鹿豕尾  
戟之以食

鮑鱷鮑瓢也劉向九歎莞芎棄於澤洲兮鮑鱷囊於筐篋  
子渲梳頭官樣粧本劉禹錫贈杜司空伎詩今作高髻雲

髮又作韋詩謬二矣一作髮鬢梳頭官裝名也畫家謂  
焦氏說

渲染

南史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

語忘敬遺二鬼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狐狼知孤虛虎豹識衝破

離上無尋鶴上無常雉上有文鸚上有赤

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論衡嬰與麗同蘭奸同二

字未見

重足側立腹誹心吧心吧卽心非

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辛生祥瑞圖曰雙蓮爲

華東都賦又作華平云植華平于春圃蓮豈通圃植耶

係臂如龜生於海洲欲先捕之必祭以求有不信者風波

覆舟按係臂當作臂係與最最字異音同似玳瑁而薄

卽龜同也吳都賦巨鼈最最廣韻以爲鼈一雌鼈爲最

今神對象之龍九子之一也用修以臂係爲海錯而以

最爲最蝸吻之屬何謂一作背蝸吳都賦捫背蝸

青桐子生秦鄂間如乳曰桐乳莊子桐乳致巢是也庾信

詩草衙長帶桐垂細乳又桐井曉寒干乳結茗園春嫩

一旗開亦有致桐有四種一曰白桐一曰荏桐一曰岡

桐一曰梧桐卽青桐也又名椶白桐榮而不實亦名榮

桐木陶詩冉冉榮木結根在茲

欵案始于曹公六朝人作隱囊又便于欵案王維詩隱囊

紗帽坐彈碁

今之米糊羹楚辭精瓊蔗以爲糧

蓮子湖日芡實水芝

南方荒中有如何樹三百歲華九百歲實如棗長五尺金

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西陽雜俎云出祁

連山名四味木竹刀割則苦木刀割則酸蘆刀割則辛

金刀割則甘或曰卽火棗

閩廬庖所夏日曰水鼠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巫覡曰瑤耗見本草

夢覺習苦桂蠹喜甘大睡劇于據梧長昏甚於枕麴陽燧

合景遺臂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

天寶有兩鸚鵡一雪衣女侍貴妃誦經者也一綠衣使者  
訟楊崇義冤者也張說為作傳

西涼國進瑞炭百條青硬如鐵長尺餘可燒十日無焰有  
光熱氣追人不可近也

南方有魚取脂以照力作則暗照餐養之具則甚焰時號  
饑魚燈每見漁家以江豚脂為照名懶婦燈即此物耳  
酉陽雜俎云奔解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  
有兩乳在腹下相傳懶婦所化一頭得膏三百斛取之  
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與慶池南有醒醉草葉紫而心殷醉者嗅之立醒木芍藥  
亦為醒酒花

王莽改泉為白水真人五銖自稱為上清童子政堪作對  
耳趙德麟青州從事對白水真人東坡詩就意青州六  
從事化為鳥有一先生

華清有端正樓貴妃梳掠之所蓮花湯貴妃澡浴之室  
唐女妓入宜春院者曰內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內家趙德  
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爭光輝不  
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號最為寵盛鄭詩指此爾

山家清事臘月削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下引泉之甘者貯  
之於竹筒竹走源泉又竹竿裊裊細泉分是也閩閩中  
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仁和李  
夫人詩云引泉竹溜穿厨入墮粉松花遶舍香閨奩中

有此殊多林下風

五月十三日為符注日八月八日為醉日亦為迷日  
藥欄今作花藥之欄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  
貧民注以竹繩連為禁藥老杜亦誤用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為梁本草謂之土芝芋也  
生而避諱者杜操避魏武諱以字行曰度死而避諱者蒯  
徹史避漢武諱曰通山避諱者恒山避漢文諱改曰常  
山姓避諱者莊周日嚴周子陵曰嚴子陵南華曰嚴子  
莊助曰嚴助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

猪肉謂之寒寒與韓通鹽鐵論羊淹鷄寒劉熙釋名韓羊  
韓雞是也曹植樂府寒驚寒熊躡五臣乃窺寒驚為魚  
驚七居寒芳蓮之巢龜竄為寒芳蓮之巢龜

策王芻注策蓐也今呼鷓鴣脚莎按本草作蓋草葉似竹而  
細薄莖圓小生溪側竹篇蓄注似小藜赤莖節生道旁  
二草似竹而非故洪渙三章云青青三章云如簧耳謝  
莊竹贊瞻彼中唐綠竹漪漪甚謬而資暇錄辨之復不  
能曉然別其為二爾雅何可不讀

積石山之桃實大如十斛籠洪武中出巨桃核長五寸廣  
三寸七分幾矣  
龍鐘竹名枝葉垂委不能自扶故老敞曰龍鐘資暇錄謬  
謂鐘即泮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鐘淋漓濺激此成何語  
耶

藥有甘草茶亦名甘草清異錄謂陸羽為甘草癖是也藤亦有甘草出潮陽及南漳資暇錄謂叢似薔薇葉似夜合花淺紫而葉黃枝葉俱甜故亦名甘草

去陰就陽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鳥也鴉烏鶯也亦曰鸚鵡日冬漸南夏至漸北

鴈之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曰陽鳥日亦名陽鳥見廣雅蜀都賦陽鳥迴翼於高標王半山詩鴻鴈無定栖隨陽以南北

考工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之而頰之鬣鬣也半山押而字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奇絕

西樓有蒲瀨水叢生一幹葉如柳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應劭云窳窳類羆虎爪食人山海經窳窳蛇身人面為二負之臣危所殺開明

東有巫夾窳窳之尸皆捺不死之藥以拒之窳窳變為龍首居弱水中食人淵明詩窳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是也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封豕一作封豨山海經謂帝喾二負疎屬之山柱其右足反縛

兩手以髮繫之盤石之下宣帝時見之漢書水居千石魚波即言養魚一歲收千石也吳中買魚

論斗酒乃論斤皮日休詩一斗霜鱗換濁醪鐵室甲也韓非子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

金斗熨波刀剪紋樂波平熨不如龜又天如重熨皺綠波如熨豁愁腸庭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王君東漢既擒白波賊卷之如席故謂痛飲為卷白波一曰酒

今名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調笑拋打曲名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唐書百官志席壽三年龜壽五年梅壽七年本此

虬泉池有追雲舟起風舟待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為棹檝或以木蘭文柘為櫓棹李詩木蘭之柘沙棠舟用此

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桃去粘研芥子入豆醬不生蠹牛乳去油

殷七子名鄰多術嘗呪水成濃醪柳土成鹽一日令屏上人唱歌聲清亮似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回歸柳自飄輕雪不知何物樹影逐出

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歷月不饑以粟許投水俄滿大盂垂龍木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皆成珠亦名珍珠樹

波祗國有神精香草亦名荃靡亦名春蕪一根百條皮如絃可為布所謂春蕪布又名香荃布握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芬馥

翁韓國有飛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繫之及死惟

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去

嶂嶸細棗出嶂嶸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咋之有膏膏可

然燈王母握以獻武帝

招仙閣有浮金輕玉之磬浮金浮水上今海濱亦有浮

石余親見之金石皆堅重此謂何

漢武帝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廷香金禪香塗魂香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碧草如麥割之作釀味如醇醪飲一

合三旬不醒

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曰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林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紫色如碧玉數十年一熟味

酸韓終嘗餌之名韓終李

劉遺民曾為柴桑令今多以為淵明謔也樂天詩木落天

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

林便却回

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不服故一名却睡草出

未多國

掌中芥葉如松子置掌中吹之一吹長一尺至三尺然後

可移于地不然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

名躡空草紅淡之說

闍衣柰大如斗甜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染衣不

可漚浣

肝爪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暇丘仲食之千歲不

渴嘗有霜如蜜滓

玄都翠水有菱碧色狀如雞飛亦名翔鷄菱仙人覺伯子

常採食之

遠飛鷄如鵠大色紫翼下有目亦名日羽鷄嘗銜桂實歸

南山衆仙以釀酒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陸通嘗餌

黃桂之酒

臯陶喙而為大理此劉安怪誕之談不爾當云即使臯陶

喙而為大理民亦不究也蓋假令之辭耳謂臯陶真喙

則虞書臯陶謨都而執命之

侯古音胡詩羔羊如瀉洵美且侯易林季姬踟躕望我城

隄氏說楷

卷之二

三

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喉亦音胡後漢童謡吏買馬君

具車請為諸君鼓嚨嚨晉志前年食白飯今年食麥乎

天公誅謫汝教汝捨嚨嚨濁古音獨孟子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兮史記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疾

儀音俄詩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太玄各遵其儀叶不

偏不願爽古音霜詩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又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老子五味令人爽爽古於良切楚詞浴蘭

兮沐芳華采采兮若英荀卿賦仁人絀約傲暴擅強天

下幽險恐失世英采此禮切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

淑女琴瑟友之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

之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浚華音敷易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漢書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  
 當得殷麗華田音陳易林邪徑賊田政惡傷民又宣髮  
 龍身為王主田漢童謡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  
 花不實黃雀巢其顛謀莫胡切易林狼戾靡謀無言不  
 殊又張陳嘉謀贊成復都牙叱胡切詩予王之爪牙胡  
 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太玄首夷其牙或飭之徒絲殺其  
 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枯梗龜骨  
 枯山所旃切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  
 頭破鏡飛上天楚辭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  
 山網戶珠綴刻方連口孔五切詩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愛心愈愈是以有侮漢書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  
 前白渠起後舉甬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日漑月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厚狼口切詩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何厚矣易林文王四  
 乳仁愛篤厚者果羽切崔駰賦關四門以博延兮彼幽  
 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責于鄙者陸機文當  
 究遐德登茲黃者緝熙有晉克壯常字寫賞羽切詩零  
 露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諺曰書三寫魚成魯  
 帝成虎渴巨列切詩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  
 無饑渴黃庭經時念太倉不饑渴役使六丁神女謂垂  
 公回切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况雙飛龍  
 羽翼臨當垂崔駰達旨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

厥趣各違稼古護切詩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  
 沾洽時澍生我禾稼廬谷切詩麟之角振振公族誰  
 謂雀無角可以穿我屋蛇唐河切詩素絲五紵委蛇委  
 蛇楊雄反騷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  
 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降乎攻切詩憂心冲冲  
 我心則降楊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漣而下  
 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滄汎沛以豐隆售時周切詩不我  
 能愷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樂府將頓樓蘭  
 鄰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餐須倫切坎  
 坎伐輪兮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廷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  
 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托于素餐蹇尤  
 拙而無端兮沾莽莽而無垠西首先窮鳥賦幸賴大賢  
 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魏明帝詩涼風夕起悲  
 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子建詩驚飈接我故歸  
 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哀於希切詩我心傷  
 悲莫知我哀國語冬聚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  
 心之哀兮他如風孚金切敵德補切垢果羽切下狼厚  
 切馬音某不可殫述今略記其一二蓋自四聲出而吉  
 韻廢世遂無知者即有一二知之而聽者如侏儻啾啾  
 至不可解嗚呼古道何從復乎  
 水荇即游龍生澤中本草云一名鴻蘓枝幹樛屈著土有

根如龍淮南子謂之屈龍洛神賦婉若游龍意以水華  
方水仙耳詩隰有游龍如驚鴻何毛云紅草也陸璣云  
一名馬蓼草葉大而赤白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紅龍  
古其大者藟今謂之水蓼俗名水紅不過二三尺爾雅  
又有龍天蓼須葑蓰未知孰是今水中又有龍爪其花  
盤辟如龍或是也但爾雅紅龍古從龍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  
故以茲爲年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史記武王  
入商康叔封布茲注蓍席也荀子琅玕龍茲華瑾以爲  
實注龍茲卽龍須或曰茲鼈同史記索隱云茲公明草

焦氏說格 卷之二 二十七

或作負薪周益公表介竹無功懇辭鄉郡負茲有疾願  
備嗣官

計然姓辛名文子因善計而精研故又作計研又作計倪  
漢碑又作岑研岑音計管子周人之王循六岑行陰陽  
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又賓戲研  
桑心計於無垠

淫魚頭與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似  
鬲有鬚無鱗性喜音聞樂輒昂頭水上聽之淮南子瓠  
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是已今誤作游魚魏文帝詩淫魚  
乘波聽踊躍自浮沉  
八駿穆天子傳馯騶綠耳赤龍白薇渠黃踰輪盜驪山子

拾遺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扶翼博物  
志赤驥飛黃白蟻華騶綠耳騶駘渠黃盜驪三書所載  
不一

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史記梁穀共生王右軍傳禿千兔  
之翰聚無一毫之舛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小今穀  
穀穀殊不分

漢書雲起龍驤化爲王侯老杜用其語云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文賦意司契而爲匠老杜意匠慘  
淡經營中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老杜有客有客字子  
美此老一字必有元本此指其最無緊關者言耳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賢人君子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  
以嘔喻受之嘔喻音歐由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激楚  
舞嘔喻古曲名也

淮南子犬羣嗥而入淵曾憶某城雷震合城數十犬奔赴  
某河死方知古人無誕言也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  
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  
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

耳按辛卯卽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  
墓有誌碑爲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  
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  
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禪月貫休嘗以詩投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愛其句遣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閒雲野鶴何天不飛耶遂飄然入蜀

骨咄犀犀之極貴而小者紋如象牙黃色性至毒而能解毒陶南村以為蛇角非

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為韓翃奪章臺柳者為御史中丞都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為御史中丞都押衙

生柴然火曰楮山山谷詩炙背宵眠楮火嚼米晨飯薩波薺可謂奇癖

爾雅蕨蕨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拳足又如足之蹩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蕨俗云初生亦類蕨脚

故云驚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沈約郊居賦紫藍綠蔬太白詩初拳幾枝蕨

疎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楚詞采疎麻兮瑤華

薜荔本草名絡石在石曰石縵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長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離騷披薜荔兮帶女蘿

宋世家微子問于少師太師孔安國直以太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強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啓太師疵少師強混為一人今復令胥餘冒

疵之名比干侵強之職小司馬猥陋既誤引安國之注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夏有鬻熊周亦有鬻熊一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楚祖也著鬻子二十二篇一為夏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于安邑是也

屠蘇平屋也又菴也雪賦韜翠息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願憑金駿裏走署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諺曰屠蘇朝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夏謠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道曰虛皇釋曰空王

焦氏說楮卷之三

嘗讀董子繁露意解者不得其義及讀爾雅終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托之書猶終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葵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蔡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終葵齊人謂椎為終葵又因此廣之後遂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為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真矣

楚有兩莊躑王欲伐越莊躑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

此政之亂也賈誼賦謂莊躑廉是一莊躑也漢西南夷傳莊躑莊王之裔也以其眾王馮是又一莊躑也

相如賦薜荔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鴈所食管子謂之鴈膳是也別種為白蘋楚辭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蘋可堪登耶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鏐音減金鏐銀西京賦金鏐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鏐玉鏤字之來舊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劔乎阮公詠懷詩失勢尚須臾

帶劔上吾丘信斯言也則漢武求仙之事昭矣南史張彪傳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沈休文

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戴嵩詩長安樹如薺薛道衡詩遙原樹若薺遠水舟如葉孟浩然詩天邊樹若薺江畔舟如月

魏書曹子桓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楨家丞邢顒也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

宗懷春望詩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漢人尹都尉著書名種植法有棗鼠耳槐兔目之語淮南子二月之官司空其樹楊二事頗僻

古樂府緩聲歌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以魚逆水上也

焦氏說楮

卷之三

建安中劉照為河間太守夢婦人遺一雙鎖曰此葳蕤鎖也金縷相連屈伸在人樂府權下葳蕤箭教奴那得住韓翃詩春樓不閉葳蕤鎖綠水常通宛轉橋又旗名望兒葳蕤舉翠華是也又瑞應圖云瑞草也王者禮備至則生

衢山縣有橋斷碑有薄烟羃遠郊遙峰沒歸翼可謂奇絕憶才秋葉可愛三月花白子似杏官園種之改名萬歲樹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陸

亦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莫能去也是老于郎乃類駟非馮唐也左太冲誤

蘇長公赴杭過潤佛印正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曰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置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遂取衲裙相報公有一絕云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片事風流輝映千古至勝國王麟州先生過福建憲府設宴命官伎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命玉帶乞詩先生重違其意遂賦一絕茵茵池邊香滿衣木犀亭下雨霏霏老夫記

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

韓熙載伎樂百數月俸盡以散之常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又北夢鎮言裴休常披毳袂于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謂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二事甚類東坡詩或用裴事

法雲號萬回姓張氏號州人八九歲時其兄戍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萬餘里故號萬回武后賜以錦袍玉帶坡詩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今俗猶祀之近西湖遊覽志妄解可笑

鏡聽今之響小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

耳衣煖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

唐學士賜食以蓬池魚膾夏至須水及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李德裕詩荷淨蓬池膾水寒鄧水膠

櫛木汁甘為酒故曰櫛酒皮襲美寄陸魯望詩明朝有物克君信櫛酒三餅寄夜船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謂令狐公不見詩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唐謂儀部郎為大儀員外為中儀主事為小儀鄭谷詩仙步遲遲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宋謂紫微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今謂翰林為內翰舍人為中翰學博為外翰

左思三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張九齡荔枝賦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焚丹宮滿玉壺黃山谷題楊妃病齒圖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

太白詩越女如花滿官殿只今惟有鷓鴣飛又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用兩只今禹錫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又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用兩舊時非以擬太白直偶然耳

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嗒畢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著令人不見

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

展花漸出而色微淡南中取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杜

牧之詩娉婷嬈娜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

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

以梧梧者東方之艸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

之艸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

弧以棘棘者西方之木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

方之木冬木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胎教一篇

唐盧鴻一隱于嵩山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

夫不受脫一字漢韓王信都史記作韓信脫都字何元

朗語林亦作盧鴻想沿襲之誤耳註引唐書云盧鴻一

字浩然又自相刺謬何耶

風俗通應彬為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

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始解

與廣客事甚類簡文詩沉疴類弩影杜詩弩影落杯中

瓊花古所最貴相傳惟揚州瓊花觀后土殿前一株吾鄉

先生盧玉田有花癖自號萬花主人嘗曰古瓊花即今

綉毬花耳偶觀宋人詩餘有詠瓊花揚州慢序云比聚

八仙相類而不同者三瓊花大而瓣厚色淡黃聚八仙

小而瓣薄其色青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仙葉麗

而有芒二也瓊花葉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葉低

于花結子而不香三也余按聚八仙即今以接綉毬者

始知前輩言必有徵而瓊花之名一晦聲價頓減亦自

有幸不幸也虛齋詞看冰花剪剪擁碎玉成毬亦可證

姚刻川以為即聚八仙謬宋傅子容詩因看異代前賢

帖知是唐昌玉蕊花王介甫以為瑒花山谷以為山礬

用修謂即今梔子不知王建詩一樹玲瓏玉刻成殊不

肖也山礬今殊有種亦非曾讀瓊花觀碑兀术攜北去

竟死拾歸復活明年開花極數而死又曰開止一朵花

元至正間朽以八仙花補之相類可知王定國見聞雜

錄仁宗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因

構亭下榜曰無雙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德祐中北師至

花遂不榮趙棠國有詩弔之云名擅無雙氣已雄忍將

一死報東風它年我若脩花史合傳瓊妃列女中

夜春田家以晝晴夜雨為夜春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詩申公

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

白晝而舞于此乎政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拊匈歎曰信

乎信乎碌碌及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譌東為簡故朱傳

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擊伯

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

賞于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

其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

本此  
杯子吃影

8



蝦蟆膽與杏仁皆可治狗犬傷

任脉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

陰脉之海督脉起于下極之脬並於脊理上至風府入

腦循額至鼻屬陽脉之海

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牌入水則乾出水則濕

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

見地狗不見雪

治疝以薏苡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煮爛入銅盆

內研成膏每用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愈

猛火油以酒物得水則出火

焦氏說楮

卷之三

九

世欲危所言必曠世欲治所言必遂世欲早所言必燥世

欲豐所言必容世欲水所言必溢世欲瘴所言必喪世

欲安所言必歡世欲征所言必行占小兒言

索遊以干索遊也

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醜酸得水性而上醜得水性

而下也東軒筆錄

治目障翳以熊膽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米

腦一二片或淚痒加生姜粉以銅筋點之赤眼亦可

喻麋

萬安軍石崖中有老道士養一雞大如倒掛日置枕中啼

即夢覺畜王孫小于蝦蟇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

玉屑盈車不如全璧

孔雀當巳午時振翎舒尾以朝鳳皇

樹生溪上水光逆射故其影倒置水屋中屋影亦倒出祠

山雜辨

氣盡而死者魂升魄降無鬼氣未盡而死者魂沉魄滯有

鬼見教民雜錄

比于墓前有木一株大三圍而中空根身止存其半上則

枝葉茂密人終不伐識者謂剖心之生氣猶存

宋筆豐後耳目志云夢有四一無明薰習二舊識巡遊三

四大偏增四善惡先兆

雲南張志淳著永昌二芳記山茶至三十六種杜鵑至二

焦氏說楮

卷之三

十

十種 沉檀腦麝四合加以奇南羅合滴乳蠶甲九味相合分兩

相勻煉蔗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逸之興見洞天

清錄集

馴一鶴以報風露露降則鳴風清則舞

諸暨人航海得飛魚于黑水之洋長二寸頤兩鬚各廣長

寸餘張為兩翅海風作從波濤飛集船上如燕雀既止

則不復能入水

菽乳豆腐也

丹良螢也

紫芝可茹黃精可餌芎藭可以去濕苻離可以釋饑泉耳



可以強志昌陽可以引年胡麻可以辟穀

撰著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

奇偶之數求之最為精妙三奇老陽三偶老陰一奇二

偶少陽兩奇一偶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嚴陵徐尊生曰江南博學之士二人曾禮部以舌為筆宋

學士以筆為舌

溧陽邢君隱於藥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嘗以進

御又女直多白芍藥皆野生好事者采其牙以麵煎之

其味脆美

杜甫十歲許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往求之見鸞冠童子

告曰汝本文星典吏謫汝為唐世文章九雲語已降可

焦氏說

于豆瓏下取依其言得一石金字曰詩玉本在陳芳國

九夜捫之麟篆焚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

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污吾令汝文而不貴

龍鬚友筆也一名不聿

門以栗木為關夜可遠盜

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金鳥銀燕浮光洞攬星閣名燈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啼一聲遽生萬莖

取蛻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自然機變橫出

胡麻炒啖犬則光黑而駿獵必大獲又可得三十歲

飲酒者嚼鷄舌香則量廣

龍窠石磨瘡癩大效

墨染紙三年不昏暗者為上

凡鼓以海駝皮為之泥以象骨則雄而清辨音黃帝以夔

皮為鼓以雷獸之骨擗之聲聞五百里

簇酒叙開斂衣搔首

敲兩耳鑄服桂心丸念金輪呪則所思之人不以存沒是

夜必夢見之見事略

皮蕃食竹笋日三年不見羊角哀矣

蜀中厚朴若酒後采之紫蕩散用輒無力

張徐州妓女多涉獵人有借書者往往手指痕并印于青

編

薛錫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鬚

焦氏說

為墨封九錫拜松烟都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

事纂異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領萬字軍界

道中郎將略為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

長史兼鐵面尚書風翔退

徐鳳儀有一杖直如筆管後每年生一節二十年每年縮

一節三月則四面青赤白黑各生一花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差而無痕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于器中花亦不散

中有肝石故也

李輔國大畏薯藥或見之必眼中出火毛髮皆瀝血

九華民浚池得物類竹根有銘曰浮陽筍太古孕舉投醬



地大笑

又云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以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早久不雨縣令力禱無驗怒發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諫固已晚矣聞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

幕府燕閑錄云子瞻學士少時夢謂於公府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失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史臺謝知雜王綽既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既坐謂

蘇氏說

卷之三

十五

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賢良就試綽典封彌以大吳為卷號是時意君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答賓主大歡久之

墨莊漫錄云宣和間有旨蘇軾追復職名時衛仲達達可當行詞同列戲之云達可宜刻意為此詞蓋須焚黃耳聞者莫不大笑

又云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於姚黃魏紫蔡元長知維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州人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州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半萬朵史繼為裁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臨流風鳥免

造業也公之為政惠民率皆類此

甲申雜記云趙挺之御史彈魯直除右史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中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詼諧之友

隨手雜錄云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又云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

蘇氏說

卷之三

十六

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孃孃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取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殺子由伏事孃孃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為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貴耳集云蜀有彭老山坡生則童坡死復青當時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二十年天下幾危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停之說起穎濱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紹述之說起新法復行穎濱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其文章聲

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黃氏曰

梁師成稍知書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

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

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四方名士必招

致門下王黼父事之稱為恩府雖蔡京父子亦附焉

都人目為隱相本傳

坡族孫元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為軾外子

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遂為言者以家世坐累

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康永獨子過

侍之凡生理所須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

曰志隱坡公覽之曰吾可以安于島夷矣坡建中靖國

初卒於常州過葬坡汝州郊城遂家穎昌自號斜川居

士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謝宗族云陳氏曰過號小坡

坐黨家不得仕進

朱子云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

之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

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

此

觀本傳則過自坡卒後未嘗一日立朝也梁政和宣和間

始得君擅寵過安得出入于其門乎師成自謂坡子自

當以兄弟遇過縱無恥詎肯喪其妻以母禮乎梁閣

宦也又安得有妻乎且元老從孫猶以家世坐累為榮

文  
力  
依

孝潔如過乃爾失身于可賤乎黨浴而厚誣東坡既已

不厭人心矣無端而故入過罪何枉其是非至此耶林

東坡代滕元發辨謗書是汝陰王莘作見王公四六話大

悲園通閣記和陶詩擬古九首子由代坡作見樂城遺

言然王銍所載書與坡集亦間不同或坡所改定亦未

可知

子瞻高才重名為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備了

元所謂特忌子瞻為宰相耳近人韓長公外紀可謂詳

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關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

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為

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

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鈴轄范寥誣其刊蘇軾

詩文於石指為十惡二閣之好惡亦懸絕矣當時師成

之請得行而察彥措撫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

論也筆乘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

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

又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然則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舊謂寒食為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歷清明為一百七日

而先兩日為寒食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詩又唐詩有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  
魂又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是也連昌宮  
辭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宋人四六大善  
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  
俗之觀是又有一百六矣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  
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  
二年後終秘書監卒九十餘按宋史梁公雍熙二年廷  
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謂梁方  
委遇中途天謝遜齋不知何據鑿空乃爾其子孫亦不

知而妄傳之何耶

宋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  
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黃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秋  
水汎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渾屹然如故相  
傳此渾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者楞嚴經云乾為

洲渾濕為巨海

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宋時地屬信陵坊寺前  
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于近東  
宋景文新唐書有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人多  
不知所出按春秋外傳有云蝎諧焉避之蝎音曷木蠹

言譜由中出如蠹然字亦奇矣

成都最重炙蟾乃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解以酒炙之  
號為珍品沅陵謂之風蛤德興謂之石撞

鯨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在腹下長五六寸  
雌常負雄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吳都賦云乘鯨鼉鼉  
同眾共羅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此說  
殆未必然齊民要術曰凡種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  
餘皆生杜段氏曰鶴生三子一為鴟禽經曰鶴生三子  
一為鶴造化權輿曰夏雀生鶉楚鳩生鶉南海記曰鱷  
生子百數為鱷者才十二餘或為龜為鼉然則堯有丹

朱瞽賤有舜餘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亦何  
足異也

誠齋答周益公惠鳩兔橋酒小東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  
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借至恭  
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風推能賦  
賜漢廷之鳩杖晚冠者英橋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  
美萃此一身云云

辛稼軒官建康日忽得癩疔之疾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  
仁用東方壁土炒黃色水煮爛入砂盆內研成膏每用  
無灰酒調下二錢即消

治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為末無灰酒調下

愈

取朱樂核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澹明年移而疎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以接柑橘無不活者朱樂即枳也

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為博戲昔有鬪禽未見有鬪魚者永嘉亦有之

白冬瓜治五淋極良

宋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者多入相學士爭廳至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近翰林院中有一處庶吉士新至多爭之已丑一人百方求得未幾以病死

焦氏說栝

卷之三

主

前代官室中有謬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也說者謂水室門按字訓謬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

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甚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瀨上有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按清濁相蹂者為漳漳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瀨上即漳瀨合流鄆郡即西江合流毫漳則漳濁合流雲夢則漳鄆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蠅螬數十里方混

璋亦從章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

之成圭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

判合之器也當于合處為牙牙璋牡契也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

世謂黑瑤音為赭玉按瑤赭色也義不如瑤稷之瑤色謂之糜亦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糜有糜有芒今人音糜誤糜色在朱黃之間似赭

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北珠所謂瑤色也從玉者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鷓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

喻之也

焦氏說栝

卷之三

主

建業開園下種梨曰蜜父枇杷曰臘兒新羅松子有玉角子龍牙子

閩以荔枝聞吳以楊梅勝宋人有詩曰閩香玉女含冰雪

吳鬻星郎駕火雲

宋北使以賀正來館伴韓子師因語日射三十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何其寡獲也北使語塞

按司射所載熊即侯非獸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瓞右纍蟻穴知雨鳥巢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針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

羯鼓錄云透空碎遠極異象樂有大合蟬滴滴泉等曲明

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  
稅可知也

樂府多以鹽名曲如唐之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  
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是也

元稹建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  
歌窺唯哨催擲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  
有數叠裁裁用之則謂之摘遍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寇萊公  
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曰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  
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

中西涼府節度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  
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于遂中寫之

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  
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腔而名霓裳羽衣曲

馬融笛賦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適馬策此謬也古人  
謂樂管為適潘岳笙賦云修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

適者餘樂多裁衆適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適五音皆具  
所以便而易持也

元稹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琵琶共八十  
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詩獨言八十一

何也按唐懷智琵琶譜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太

呂林鍾宮聲弦中彈不出須管色定弦其餘八十一調  
皆以此三調為准始喻稹詩所謂也

西京雜記元帝好蹴鞠為勞求相近而不勞者遂為彈碁  
之戲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

彈碁今人罕知之者有譜一卷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  
覆孟其顛為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王欲彈碁局

中心最不平是也又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

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

久服芎藭令人暴死久服苦參令人腰重見夢溪筆談  
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蒸井又謂之覆海

養鷹鷂者謂之味以麥漱宋三館書有味漱三卷皆養鷹  
鷂法具醫療之術

崔融為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  
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

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舊映昔耶不知昔耶  
乃垣衣瓦松自名昨葉成式亦自不識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斬鐵無痕屈之如鈎縱之復直關中  
種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

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此非常物也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

見詩中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震泉乃出石處其佳者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匠者頗闕之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真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采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柳子厚詩海上尖山似劍鋒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鋒山或謂愁腸可割不可祇云割愁不知晉張望詩愁來不可割前人已預道之矣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謝豹蝦市中賣荀曰謝豹荀顧況詩綠樹村中謝豹啼非吳人不

知謝豹爲何物也  
呂居仁詩有臘燼推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詩云烟曲香凝篆盃深酒過花呂蓋取之也

古所謂長夜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官辭云晝燭燒闌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夜飲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成都多此種上元前後卽著花略似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是也歐詩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

張文昌成都曲錦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支熟萬里

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支蘇黃門詩蜀中荔支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蓋眉之彭山已無荔支矣

王荆公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叙字既又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杜工部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韓子蒼詩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以蔚藍爲色耳

王荆公詩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韓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開元中有人獻俳文于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言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者作事多不成也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老杜詩黑暗通蠻貢老杜詩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

老杜玄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人多



不曉王母宋中官陳彥和在宜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鷓鴣如兩旗子美詩正指此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曾為歷下水記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為鈞突

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皮日休詩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採支宋曾彥和詩寧羨一藥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宋宣獻詩鶴料署文移紫場收賦算

餘醪或作茶蘼有二種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名餘醪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為木香周無外詩

暖風吹麝入鈿華不肯隨春到謝家半夜粉寒香泣露也應和月怨梨花韓持國詩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架風每恐春歸有遺恨典刑元在酒盃中張文潛詩紫皇寶輅張珠幃玉女薰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黃魯直詩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

濃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欄偷舞白霓裳晁以道詩千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硯北人罕知其出處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疏硯

北天機素少又筆下詞文硯北諸生言几案面南人坐硯之北也

唐人能造奇語者無如劉夢得作連州廳壁記云環峰密

林激清儲陰海風毆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深涼颶城壓罔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逼谷化為鮮雲蓋未經前人道者

藕生應月閏月益可節芋以十二子為衛亦應月之數木日造麴而酸火日造醬則生蠹九焦日種穀則不生芽六合日遣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游作急就篇九章算法方田一粟米三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足八鈞股九

越多橘柚園歲多橘稅為橙橘戶吳書關尚表請除臣之橘籍

越有王氏之橘園胡氏之梅山賀氏之瓜丘吳中有陸家白蓮顧家斑竹趙有韓氏之酸棗瀟湘有橘洲有橘田漢武帝會羣臣于蓬萊殿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老杜詩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中山有楸戶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海上有裸人鄉桓譚新論呈衣冠于裸川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于水谷所謂水谷素葉之瓜  
防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二十六所李尤果賦三十六園朱  
李是也

晉末荆州雨粟化為蠱蟲春秋云穀之飛為蠱是也中郎  
王義興表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  
德何如帝有慙色

上虞有石駝步金陵有瓜步吳江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  
妃步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今日江  
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喜逢山色開眉

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熊氏說楷  
雙頭蓮即合歡蓮一名嘉蓮一名同心蓮自是一種不足  
為瑞

應劭風俗通義曰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故  
潘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禮器曰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  
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

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趙高之奸第指鹿一事而已  
兔名朴握見古文苑作朴朔東坡詩寒窻煖足來朴握古  
樂府雄兔脚撲檄雌兔眼迷離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

其生子從口中出然則謂兔無雄者其信然耶  
簫有管簫篳篥簫韶簫歌簫雅簫頌簫籥簫短簫燕樂簫清

樂簫教坊簫唱簫和簫鼓吹簫李冲簫鳳簫龜茲簫無  
底者曰洞簫皆編竹而成或十管或十二管十三管十  
六管十七管十八管二十一管二十二管二十三管二  
十四管今所謂簫蓋尺八也一名豎篴一名簫管

師延撫一絃琴孫登亦撫一絃琴王元美知馬明生耳  
海有大魚曰鯨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輒大鳴凡鐘  
欲令聲大故作蒲牢其上而擊之者為鯨魚

豸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豸侯豸胡犬守在夷土  
以能勝四夷之守為鵠詩宜豸宜獄楊子豸豸使人多  
禮是也

江西僉事宋儒寧夏人女美而文嫁仁和鄧公輔有子矣  
而女卒臨絕寫詩訣鄧云崑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  
願有家誰料中途妾薄命莫教兒子著蘆花叢說以為  
嘉定民家女詩與此不同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

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  
奇效良方治腋氣用熱蒸餅一枚擘作兩片糝蜜陀僧細  
末一錢許急挾在腋下略睡少時候冷棄之

懶真子錄云唐秘書省裝潢匠六人恐是今之表背匠謂  
之潢義未詳按釋名潢染紙也齊民要術云潢紙減白  
便是不宜太深深則年久色闇注謂浸藥為之以辟蠹

也廣韻潢乎塘切  
羊一名種根南楚新聞薛昭緯詩一櫟託根數十級仇池

平筆記王中令賦蒸豚詩若把甌根來比並甌根只合吃

藤條亦名卷婁莊子謂舜為卷婁以其有瘡行也

鷄鳴不時為荒鷄

焦氏說楛卷之三終

焦氏說楛

卷之三



焦氏說楛卷之四

宋神宗御經筵講馬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也侍講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驚歎

齊高帝置酒設尊膾崔神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尊羹何關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鹽豉

劉政服未央丸仙去

漢有兩貢禹彈冠者人稔知之其一為高帝時人魏相傳貢禹舉冬是也

焦氏說楛

卷之四

盧懷慎雖貴而貧死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轉日夜為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哉

廟宿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

蔡州宣和間一士人書屋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

格間每已時輒至午乃隱去士人異之捕置鐵絲藍中

逮午則堅冷化為石矣質巧天成鬼工不能加明已復

蠕動既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

攜來京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

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香之至美者真臘真臘之又善者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屬土取芍藥根濯而暴之天晴日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視

之雪如也偶陰雲信宿後乾色正赤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善補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善瀉醫不知也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蟻蟻蚯蚓薦食之餘耳

黃金漢時最多陳平四萬斤間楚梁孝王死藏府餘四十餘萬金武帝時衛青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二十餘萬金漢故事聘皇后二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為后聘三萬金又莽敗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六十匱黃門鈎盾藏府尚方處處各數匱文帝賜絳侯勃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昭帝賜廣陵王二千斤昌邑王賜侍中君卿千斤昭帝賜霍光前後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王莽賜孝單于咸千斤咸子助五百斤高帝賜太公家公叔孫通各五百斤昭帝賜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皆二百斤成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皆五百斤他賜百斤數十斤者不能悉舉糜竺助先主至一億斤自西教盛行棄之土木者既不勝計而衣物日趨于靡有金線金箔泥金銷金貼金縷金間金釵金圈金釵金解金剔金摺金陷金明金楞金背金影金關金盤金織金蹙金蒙金鍍金漆金滲金減金描金煮金灑金皮金遍地金名號至夥耗費若斯焉得如昔之多

秣苑卮言謂何氏餘冬序錄考姓名有未備者余視元美

所遺亦不為少因附錄之孤竹君又名初字子朝叔齊亦名致字公遠呂公名文字叔平仲雍字熱菽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呂安字伯悌王良字子期杜預作郵無恤韓湘字北渚魏徵字玄成佛印名謝端卿介子推姓王名光東方朔姓金氏華陀名粵字元化

萬歲蟪蛄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兵地生蟹者宜速移

羈鞅仁義縷鐵禮樂

焦氏說楮 卷之四

世人惟競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

人急而賊

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敦實人也

物理論云蘇合香是獸便西陽雜俎云是獅子糞

甘瓜苦蒂物無全美

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

百勞伯奇所化取所踏枝鞭小兒能速語毛治乳兒瘡

魚虎背有刺皮如蝟頭如虎亦能化虎南海有之又竹坡

詩話云江淮有水禽翠羽而紅首崔德符詩翠裘錦帽

初相識魚虎鸞環掠岸飛是也

江浙間有飛生鳥狐首肉翅四足如獸飛而生子即隨母

後難產者以爪置之胸腹立効黃平倩云本草有出處

滇中亦有之

留牛者天子之狗也能螫虎豹

獾糞為兵可以切玉其溺能消鐵成水

象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

禹水出鮮魚狀如鯨音如羊食之益明滴水出飛魚狀如

鮒食之已痔

內鄉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赤光如火

割其血塗足可行水上

海鱗長數千里小者亦千餘尺背如山目如電鬚鬣若簪

朱旗日中忽雨乃其噴氣水散於空中風吹來如雨耳

風俗記云穴居海底出入有恒入穴則潮長出則潮退

用修謂唐人云君苗無姓因引應瑒與從弟君苗書訓人

不可不通文選按陸士龍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

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文天

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詩頌

作愁霖賦極佳頗傲雲雲所如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

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轍云欲燒筆硯以為此故不喜出

之觀此是有兩君苗一姓崔一姓應若唐人所謂當為

崔

用苦棟樹接梅則花開如墨

元美謂古有木蘭無玉蘭今有玉蘭無木蘭疑為一物此

無稽之言楊用修謂木蘭即楠樹亦似是而非也按木

蘭零陵襄沅皆有之狀如楠皮甚薄而味辛香益州產

者皮厚如厚朴氣味為勝圖經云樹高數仞葉似菌桂

葉有三道縱文皮如板桂有縱橫文入藥用

淮南萬畢術曰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酒取

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門冬赤黍葦葦為丸令

婦人不妬

萬震屏贊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

神異表露以角合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

觸

武林燈市飲食則乳糖糖粽子餛飩科斗粉豉湯水冒

膾非餅南北珍果皂兒糕宜利少橙圓子滴酥炮螺酪

麪玉消膏琥珀錫破麻酥灌糖酥藕龍纏蜜果糖十般

香糖皆用鏤鑰粧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絲盞叫

歌喧填幕次美白石詩貴客鈎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

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

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遇雲社耍詞曰同

文社相撲曰角觝社清樂曰清音社射弩曰錦標社花

繡曰錦體社使棒曰英略社小說曰雄辯社行院曰翠

錦社影戲曰繪華社梳剃曰淨髮社吟叫曰律華社撮弄曰雲機社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勅建甲第二十一

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釘一行

香圓 眞柑 石榴 棖子 鷺梨 乳梨 椶柑

花木瓜 樂仙乾果子又袋兒一行 荔枝 圓眼

香蓮 榧子 榛子 松子 銀杏 梨肉 棗圈

蓮子肉 林檎旋 大蒸棗 縷金香藥一行 腦子

花兒 甘草花兒 硃砂圓子 木香丁香 水龍腦

史君子 硝砂花兒 官桂花兒 白木人參 雕花

密煎一行 雕花梅毬兒 紅消兒 雕花筍 蜜冬

焦氏說栳

卷之四

木

瓜奠兒 雕花紅團花 木瓜大段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葉兒 雕花薑 蜜箭花兒 雕花橙子 木

瓜方花兒 砌香鹹酸一行 香藥木瓜 椒梅 香

藥藤花 砌香櫻桃 砌香萱草拂兒 紫蘇柰香

砌香葡萄 甘草花兒 梅肉餅兒 薑絲梅 雜絲

梅餅兒 水紅薑 脯腊一行 線肉條子 皂角錠

子 蝦腊 雲夢犯兒 肉腊 荪房 旋餅 金山

鹹豉 酒醋肉 肉瓜羹 垂手八盤子 棟蜂兒

番葡萄 香蓮事件念珠 巴欖子 大金橘 新柳

子象牙板 小橄欖 榆柑子 再坐切時果一行

春藕 鷺梨餅子 甘蔗 红柿 切棖子 切綠橘

乳梨月兒生藕錠兒 時新果子一行 金橘 藏楊

梅 新羅葛 切密草 切脆棖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甘蔗柰香 梨五花兒 藕錠兒 新柑

子 雕花蜜煎一行 砌香鹹酸一行俱同前 瓏壘

果子一行 荔枝 甘露餅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

君 瓏壘桃條 酥胡桃 纏棗圈 纏梨肉 香蓮

事件 香藥葡萄 纏松子 糖霜玉蜂兒 白纏桃

條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盞 第一盞 花炊

鶴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盞 荪房簽 三脆羹

第三盞 羊舌簽 萌芽肚脰 第四盞 脆掌簽

鴨子羹 第五盞 肚脰脰鴛鴦燥肚 第六盞 沙

焦氏說栳

卷之四

七

炙脰 炒沙炙椒湯 第七盞 鮮炙炒鴛鴦脆掌湯

羹 第八盞 螭蝦醒棖 荪房玉藥羹 第九盞

鮮蝦蹄子脰 兩炒鱈 第十盞 洗手蝦 鮮魚假

蛤蜊 第十一盞 五珍脰 螭蝦清羹 第十二盞

鶴子水晶脰 猪肚假江蟪 第十三盞 蝦棖脰

蝦魚湯羹 第十四盞 水母脰 二色蟹兒羹 第

十五盞 蛤蜊生 血粉羹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

脰 炙鴿子脯 炒鷄 潤免炙炊餅 不炙炊餅

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時

新果子 獨裝巴欖子 裝大金橘 小橄欖 鹹酸

蜜煎 對裝揀松番葡萄 獨裝新椰子 對裝春藕

陳公梨	四色時果	厨勸酒十味	江蟠煤肚	江
蟠生	蟠蚌簽	薑醋香螺	香螺煤肚	薑酸假公
權	煨牡蠣	牡蠣煤肚	蟻炬煤肚	準備上細壘
四桌	又次細壘二桌	<small>內蜜煎酸</small>	對食十盞二十	
分	蓮花鴨簽	蟹兒羹	二夢	南炒鱸
膾	鶴子羹	鮮魚膾	三脆羹	洗手蠟
對展	每分時果五盤	晚食五十分名付	二色蟹兒	
肚子羹	笑鬻兒	小頭羹飯	脯腊鷄	脯鴨
直殿官	大煤下酒	鴨簽	水母膾	鮮蝦蹄子
野鴨	紅生水晶膾	五珍膾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鷄	油飽兒	野鴨	二色薑豉
雜燒	入糙鷄	凍炙	麻脯鷄臙	炙焦
菜羹	一葫蘆	直殿官果子	時果十隔櫟	片羊頭
外官食次	第一等太師秦檜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大椀百味羹	餅兒盤勸	簇五十饅頭	
燒羊頭	雙下	雜簇從合五十事	肚羹	大勝子雙
下	羊舌託胎羹	三脆羹	鋪羊粉飯	大簇釘
鮮糕	鶴子	蜜煎三十櫟	時果一盒	切榨有棟
三十瓶				酒
少保秦燻	燒羊一口	滴粥	燒餅	食十味
一盒	時果一盒	酒十瓶		蜜煎
第二等少師楊存中	等六人	各食十味	蜜煎	一盒

切榨	一盒	燒羊	一盤	酒	六瓶
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	等二十八人	各食	七味	蜜	
煎	一盒	時果	一盒	酒	四瓶
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閑等	一百二十五人	各食	三味	酒	二瓶
中官	五十人	各食	五味	斬羊	一斤
餛飩	五十個				
進奉寶器	御樂帶	一	玉池面帶	一	玉獅蠻樂仙帶
二	玉鶻兔帶	三	玉璧環	二	玉素鍾子
高足鍾子	一	玉枝梗瓜	盃	一	玉瓜盃
盃	一	玉香鼎	二	盞	全
玉盆	一	玉古劍	瓊	等	十七
件	玉圓臨安樣櫟	兒	一	玉靶獨帶	刀子
三	靶刀子	四	玉犀牛盒	替兒	一
子	十二號	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	珠子	念珠	一串
百	八顆	馬價珠	金鑲束帶	一	翠毛
瑤圓盤	子	玻璃花	瓶	七	玻璃
二十	件	龍文鼎	二	商彝	二
彝	一	周盤	一	周敦	二
香	毬	一	盞	四	隻
小	匱	二	螺鈿	盒	二十
十	具	織金	錦褥	子	全
			犀皮	盒	一

有御寶畫十軸 曹霸五花驄 馮瑾霽烟長景 易元  
 吉寫生花 黃居實雀竹 吳道子天王 張萱竹叢  
 邊鸞萱草山鷓 黃筌萱草山鷓 宗婦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脣  
 無寶有御書九軸 趙昌躑躅鸚鵡 梅竹思躑躅母鷄  
 杜霄撲蝶 巨然嵐鎖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寫  
 生枇杷 董元夏山早行二軸 僞主李煜林泉渡水  
 人物  
 無御寶畫 荆浩山水 吳元俞紫氣星 撫金錦五十  
 疋 素綠錦百五十疋 木錦二百疋 生花香羅二  
 百疋  
 焦氏說楮 卷之四  
 隨駕官知雀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 紫羅五百疋 雜  
 色縵羅五百疋 馬下日子錢一萬貫文 禁衛一行  
 祇應人等錢二萬貫文 炊餅二萬個 熟猪肉三千  
 斤 燒爆三十盆 酒二千瓶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簫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瑩薄韓  
 斬王府獻白玉笙一攢其薄如鶯管其聲清越皆希世  
 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宣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鸛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  
 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靈壁石小峰長僅六寸高半之  
 玲瓏秀潤臥沙水道衣摺文皆具於山峰之項有白石

筆山圓瑩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  
 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與能  
 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  
 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兔以縣人暴吳音如列挈漢  
 書暴吳而無四篚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儻魏萬詩五方  
 造我語知我并儻癡亦曰怒隋書袁寶兒多憨態得寵  
 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尿管音如眉癡藉藉不躁暴  
 者曰眠癡音如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  
 而下墨尿管音如緬忝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  
 賦乞以怡儻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怡儻兮言事煩  
 頗不易作者曰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  
 意言人無用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  
 怒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  
 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老狗言紛紜不靖  
 曰海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開故借  
 以爲喻詈人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贊  
 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兒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史  
 宋破金淵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  
 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  
 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  
 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



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瘡瘡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瘡瘡衝寒而餓粟卒起曰噤瘡瘡退之鬪鷄詩雉毛各噤瘡日光微暖曰溫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徽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問何人曰阿誰詎為兀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為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

焦氏說林

卷之四

十一

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為人強急而不耐煩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塵糟霍去病塵阜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為塵糟蓋血汚狼籍之意詎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為人客作飽食則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媚女初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葢夫人官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穉而初葦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黼嵇叔夜書黼之不置稱善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

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倓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離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繼白紵衣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問堂吏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悔也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焦氏說林

卷之四

十三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

王荆公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搏黍鷓鴣春鋤鷺也又云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頰

洞微志載齊人有病狂者每歌曰五靈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又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

間白髮生遇一道士治之乃云夢中見一紅裳少女引  
入官殿有紅紫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則  
心神小姑脾神也卽以蘿蔔并藥治之遂已蓋醫經蘿  
蔔治麩毒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有疾病者無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  
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  
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  
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墳瘞療治焉其後部使者  
貴者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養病僧也

酉陽雜俎云貓目睛日暮圓及午斂如縱其鼻端常冷唯  
夏至一日煖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一名蒙貴一名

焦氏說楮

卷之四

一

烏圓故詩人咏貓者多用蒙貴字按爾雅蒙頰卽蒙貴  
似猱紫黑色可捕鼠甚於貓又一統志安南國土產內  
載蒙貴狀如貓而紫黑色善捕鼠則知蒙貴非貓也

東坡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剛巒迤邐有穴達於顛其  
一玉白可鑿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  
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少陵詩曰萬古仇池穴  
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曰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  
盆故自痴但見玉峰橫太白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  
作烟雲態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在何處老人眞  
欲住仇池仇池在成州同谷縣與秦城接壤小有洞天  
之附庸也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中有神魚

食之者仙

中華古今注云蜃蚶小蟹也生海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  
一螯褊大者爲擁劍一名執火

陶隱居云僊方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郭景純傳山海經云鱉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  
尺似蟹雖常負雄而行漁者取之必雙得卽吳都賦所  
謂乘鱉者也呂延濟亦注云似蟹

斗大者漁人或用以酌酒謂之蟹杯亦訶陵雲螺之流也  
糟蟹用茱萸一粒置罍中經歲不沙

濟運居人夜執火於水濱蟹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吳人於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腳網取蟹謂之盪蒲於

焦氏說楮

卷之四

十五

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搖小舟徐行謂之搖江  
菌生松陰採無時凡物松出無不可愛松葉與脂伏靈瓊  
珀皆松裔也昔之遁山服食求長年者寔松焉依人有  
病溲濁不禁者偶掇松下菌病良已

菌生高山狀類鷲子久乃繖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然與  
杜草相亂杜草者生土中俗言毒蕪氣所成食之殺人  
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新水併咽之  
陶南村曰飲土漿愈

人魚滑魚皆四足也此魚何羅皆十身也諸魚欲產而鮓  
魚輒舐其腹大魚應死而印魚先封之

禮鼠拱而立鼯鼠拱而舞行地中者鼯緣木上者鼯

鼠豹首而虎文大於奉隱鼠赤胷而白毛大於牛

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

無胞化生者眼無竅域無目鱗圓目鸚旋目鳩方目鳩

以睛交蛇以眼聽魚目不瞑鷄好邪視龍不見石魚不

見水雀夕鶩鴟晝盲貓睛盲午斂縱如線鸚目遇夜明

察毫末馬夜行其目光所照三丈虎夜行一目放光一

目看物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嗅視鴨以怒噴雀以

猜瞿燕以狂眈皆麋四目其目下二竅為夜目犀三角

豸鼻上一角為食角

鷺似鳳鵠似鳧鳩似雉鴛似梟蝠似蝦蟇似鼈蝟似鼠獨

似後龜似狸蟻似犬犀似豕獺似虎豹似狐獾如羊

集氏說

卷之四

十六

兕如牛猛氏如熊貉邊如狗桃拔如鹿靈猫如麝蚰犬

如犬音狗如兔鴟鷄如鶴鴟鷄如雉鴟鷄如鷄鷄鷄

如鴟音白鷺如鷹屬玉如鳧思歸如鳩木客如鵲音崑

如烏蜎如蠶猶如鹿善登木驢如馬善陸音廡

葵窩菜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

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灣

海人得之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

漢初襲秦曆以十月為歲首當置閏率歸餘歲終為後九

月真臘今猶爾

易牙名証

舜母握登禹母修已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歐陽公效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詞睡起畫堂

銀蒜朱幙雲垂地蔣捷白紵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

一雙銀蒜鎮羅幙

東坡嶺南詩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注嶺南呼蝦蟇為

蛤按蝦蟇自名蛤不獨嶺南韓詩蝦蟇雖水居未得變

形貌強號為蛙蛤于實無所校是也裴迪陸泉詩草堂

荒產蛤茶竈冷生魚下杉蝦蟇賦紆青拖紫名為蛤魚

田家五行亦名杜蛤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

陽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

集氏說

卷之四

十七

葉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

夜過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薇

無懷氏封火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也

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陵金闕之歌

蠱在上則以升麻吐之在腹則以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

金服之不吐則下

南方有黑溪水以之塗石象至輒不去昆侖以塗身即能

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也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

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二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

至千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經管子云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安祿山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 桑落酒 關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鱸 手刀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真符寶舉 餘甘煎 遼澤野鷄

五木湯 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昔賢子就宅煎 蒸

梨 金平脫犀頭匙筋 金銀平脫隔餛飩盤 平脫

著足疊子 金花獅子瓶 獎線綾接鞞 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 八角花烏屏風 銀鑿鏤鐵鏤 帖白

檀香床 綠白平細背席 繡鸞毛毯并令瑤光就宅

張設 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鷄袍 龍鬚夾帖

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掬魁織錦筐 銀篋籬

銀平脫食臺盤 油畫食藏 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

裝具玉合 金平脫鐵面梳

婚禮納采有 合驩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

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

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

石兩固也

漢書蔡琰沒胡中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後遣使以金帛

贖之重嫁於董祀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

史記

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後女亦不止琰一人而已

王侍中家堂前有鼠從地出其穴即生李花實俱好此鼠精李也本草有鼠李主寒熱瘰癧自為一種

酒魔青如小蛇居鼻尖聞酒即畏一書生嗜酒興發不復能自止一夜忘置酒醒求不得捫床燥悶吐一物如肺

眼遍其上至常日欲飲時皆蟲起以酒沃之至量盡而止投之烈火作酒臭正與此物相反

鵲巢知風之所起鵲巢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鴉也陰諧

知雨 蝶也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置昌蒲五檻次子夢髯翁號昌九言願賜保養

南漢貴瑤趙純性喜芭蕉軒憲館宇咸種之時稱蕉迷蘆之為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凌改素為愧耳好事者號為蕭寒假節侯

劉或棄官遊秦隴閩蜀篋中收大竹十餘顆客至斫少許剪飲辛香如鷄舌謂之丁香竹

秦維言雙竹自是一種名天親竹有時出一番雙筍亦非年年有之

江湖間有一種野竹葉糾結如蟲山民曰此蚱蟻竹也

九月取角屑硫黃礬細拌細土挑動花根壅入土一寸  
出土三寸地脉既煖立春有花蕾如粟即指去惟留中  
心一莖開時大如盞面

來禽百枚蜜侵十日取出別用蜜五斤丹砂末二兩攪拌  
封泥一月出之陰乾名冷金丹飯後酒時食一二枚勝  
九轉丹

甘蔗盛于吳中昆侖蔗夫苗蔗青灰蔗皆可煉糖枕柳蔗  
乃次品坊中人盜未煎蔗液啜之名功德漿釋迦牟尼  
其先為甘蔗氏

吏冥冥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蟹抵冒取財則生蠹食苗  
心曰螟食苗節曰蠶食苗根曰蠹蠹身黑頭赤武吏也  
焦氏說糖 卷之四

頭黑身赤儒吏也  
環桃為餘甘尉橄欖亦號餘甘子胡嶠飲茶曰沾牙舊姓  
餘甘氏

木瓜性益下部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之夜半轉筋書木  
瓜二字即愈號鐵脚梨

遼東一處有瓜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段若屐子  
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號  
獨子青

弄色金杏新水浸沒生姜甘草艸丁香蜀椒縮砂白荳蔻  
鹽花沉檀龍麝取末如麵攪拌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  
香藥鋪糝宿醒未解一枚可以蕭然號爽團

雲英麩藕蓮菱芋鷄頭葶慈姑百合並擇淨肉爛蒸之  
風前吹晾少時石臼中搗極細入糖蜜再搗令相得取  
出作一團停冷性硬淨隨意切食糖少為佳蜜須合宜  
過則大稀

翰林釐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老壽者細長破之入湯  
審硬軟作汁量淺深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  
則熟矣欲食先鍊雍州酥次下乾薑及鹽花冬春用熟  
筍夏秋用生藕刀破與釐同既熟攪于羹中極清虛質  
在翰林躬為之

咸通後士人于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  
時傾出嚼之日出乃已號迎年佩  
焦氏說糖 卷之四

日京庖名火靈丹間日進一隻  
隋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  
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也宜封碧海舍人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梟連唾  
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  
取魚用鷓鴣快捷為甚江湖魚郎用者名烏頭網

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  
舒雅作青紗連仁枕滿貯除穢木犀瑞香散蓋甚益鼻根

秦南暹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艷入青紗還與敬眠好事  
家夢裏却成三色雨沉山不敢關清華

裴晉公盛冬常飲魚兒酒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  
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丑未觴法用雍酥棧羊筒子髓置醋酒中暖消而後飲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劉拾遺玉露春病于辛

竇儼嘗病目幾喪明得良醫瘡之勸令頗食羊眼遂終身

食之其家熱復暈羹世人呼學士羹

清風飯用水晶飯龍睛粉龍腦末牛酪漿調畢入金提缸

垂下水池待其冷透惟大暑方作

十遠羹石耳石髮石線海紫菜鹿角菜天花草沙魚海鯨

白石決明蝦魁腊石用鷄羊鷄汁及決明蝦薑浸漬自

然水澄清與三汁相和鹽耐莊嚴多汁為良十品不足

焦氏說栝 卷之四 聽闕忌入別物倫類雜則風韻去

梓榆南人謂之朴齊魯人謂之駁馬駁馬即梓榆也南人

謂之朴朴亦言駁也聲之譌耳詩隄有六駁陸機毛詩

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又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

迷不可得駁馬蓋以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

其班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為獸鋸牙

食虎豹彼動物豈常止于隄又與苞櫟苞棣樹槎非類

直是當時梓榆耳又諺云上山斫檀挈極先殫

世人用莽草種甚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

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皆誤也本草

云若石楠信然謂葉稀無花實亦謬今蜀道襄漢山中

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裂花紅色大小如

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葢倒垂下滿樹垂動

襄漢間漁人採以搗飯餽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

之石柱唐人謂之紅柱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有

紅柱樹獨秀移植郊園眾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

佳名耳今毒魚有驗本草收之木部不知何緣謂之草

耳按莽草嚼之立能腸斷王元美謂魚食之而死人食

之而美可謂誤人

熙寧中官宴教坊伶人徐衍曼嵇琴方進酒而一絃絕衍

更不易琴終其曲自此始為一絃嵇琴格

遠志用根苗曰小草漆澤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

焦氏說栝 卷之四 是獨行巴豆利人殼能止之甜瓜蒂吐人肉能解之坐

拳能情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

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

元微之詩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為我賽烏鬼杜詩家家

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註引夔州圖經峽中人謂鷓鴣為

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又云夔峽

間居人十百為曹設牲田間搽兵仗羣噪而祭謂之養

鬼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為厲每歲以此禳之蜀中每祭

黃魚天必陰雨

則使馬應祥李側室劉氏死節有司謂妾無旌表例遂不

門御史許顯妾陳氏牛氏皆經死旌為雙節鹽課副使胡以謙妾周氏負屍歸葬守節無玷正統間旌其門喬侍郎毅側室高氏縊死旌其門曰貞烈有司構祠祀之高位妻陳氏妾王氏竝自縊弘治中旌曰雙烈徐定公永寧側室丁氏自縊旌其門曰貞烈王誥妾劉氏遇賊投井死旌其門曰貞烈引旌表例可謂詳不知洪武中安陸侯吳復卒妾楊氏普定人年十七自經以殉封貞烈淑人宣德中清源伯冀傑卒妾王氏自殉贈淑人洪熙中邵陽伯馬聚卒妾陳氏自殉贈淑人不特旌表已也

蓮實一名水芝又名湖目

栽樹以正月為上時二月為中三月為下然棗雞口槐兔

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其餘雜木鼠耳虫翅各其時也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于天獄然

醉日于秦坑

生人髮挂果樹上鳥鳥不敢來食其實

人逃走取其髮于緯車上却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

能惡鹽食之則死

五十年痔不差取熊膽塗之取差乃止神效一切方不及

象身有百獸肉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餘並雜肉或云

象有十二種肉配十二辰

鐵碓以煨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槌皂莢則一夕破碎

獬豸食棘蛟龍畏棘

樗江東呼為鬼目又名虎目又名虎眼石南實亦名鬼目

桃柳木作鈹鋌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蕉葉敗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葉及梓白葉亦爾見商子養猪經

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擒鬼以無患木擊殺之世

因競取此木為器却鬼因名無患

白虎病人呼為歷節風置師子于病者前自愈白虎鬼如

猶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掃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療

之以雞子指病人痛呪願送著糞堆頭勿反顧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屋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為鎮宅

鴻寶萬術畢云埋九石于宅四隅槌桃核七枚則鬼無

能殃也

印紙令婦人斷產無子剪有印處燒灰水服之一錢七神

社壇四角土牧宰臨官自取以塗門戶主盜不入境

執日取天星上土和栢葉薰草以塗門戶方一尺辟盜抱

朴子亦云二月上壬日取土塗屋四角大宜蠶也

五月十五日燈盞令人有子夫婦共于富家局會所盜之

勿令人知安臥床下當日有娠

富家中庭土七月丑日取之泥竈令人富勿令人知

臥忽不寤勿以火照火照之殺人但痛嚼其踵及足拇指

甲際而多唾其面即活又井底泥塗目畢令人垂頭于

井中呼其姓名即起

梅沾衣皆以梅葉湯洗之脫也餘並不脫

夏月以凝水石入水成冰

蟹膏投漆中化為水仙子用之和藥

欲不畏寒取天門冬茯苓等分服方寸匕日再服大寒時

单衣汗出

抱朴子云杜紫薇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男一百四十人

日行三百里

兔絲初生之根其形如兔掘取割其血以和丹服之立變

化

木而草名者莽草草而木名者木香瓦松卷栢

焦氏說栢

卷之四

七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赤箭亦爾又鬼督郵一名獨搖

草又有無風獨搖草佩之令夫妻相愛生嶺南頭如彈

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故名又有桃朱術取

子帶之婦人為夫所愛南方草木狀媚草上有蟲老蛻

為蝶女子藏之為夫所憐洞冥記亦云服簷草者媚子

人服細烏之皮者為男子所媚

紅荳花葉瘦如碧蘆將開先抽一幹大蘗包之釋解花兒

一穗數十莖莖重下垂如火齊纓珞與相思子又一種

也

男生于寅寅木也陽也故男子脉盛在關上關上陽也女

生于申申金也陰也故女子脉盛在關下關下陰也

男子從子左行三十至巳女子右行二十至巳故男子三

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諸畜肝葉皆有定數惟獾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月

滿又退

倉庚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鸚鵡一名黃栗留一名黃

鳥一名黃袍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金衣公子

鼠族類不一有家鼠鼯鼠鼯鼠甘鼠狐鼠鼯鼠鼯鼠鼯鼠

鼯鼠點鼠鼯鼠乃牛非鼠也鼯鼠鼯鼠天鼠火鼠水鼠竹鼠

禮鼠亦名拱鼠田鼠亦名鼯鼠鼯鼠即鼯鼠青州名鴿

母又有鼯鼠豹文焚焚又有鼯鼠狗首虎臆大如拳驢

鼠大如水牛鼯鼠馬蹄一歲千斤隱鼠大如牛

焦氏說栢

卷之四

七

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顧六鳥

曰鴉七鳥曰鴛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鶉

鷄一名碩鼠亦作鼯鼠有五能不能成一技能飛不能至

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

不能先人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是也

蝸有數種曰蟾蜍曰螢曰蜻曰蝸曰蚌曰蚌曰蚌曰蚌

蝸曰茅蟬曰蟋蟀曰寒蟬曰蛸蟬曰蟬母曰蠅蠅曰蠅

蠅曰蠅曰蠅

螢火一名即炤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耀一名宵行

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一名明照一名丹鳥一名

暉夜一名丹夜一名宵燭又名自照杜詩暗飛螢自照



水宿鳥相呼

虎一名於菟一名號貓魁白虎艦黑虎陳魏楚宋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也

石得鵲隨則化食鵲胎者能令夜書

黃平倩云鷄伏卯忌磨聞磨礮之聲則不生今俗索綯枋薪皆忌之犯則卵壞

人主誅暴則多飄風法苛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多赤地令不時則多淫雨

書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

龜三十歲大如錢著三十歲生一莖

氏說格

卷之四

二十八

越王時并生三子與之乳母漢魏之時不養並生三子謂似六畜妨父母也國制有並生三子者有司給廩收養

之愚謂恐貧民頓生三子無所取給遂致不舉匪以為瑞也

老人兒日中行無影不耐寒風俗通云陳留有富翁九十無子娶女一夕死後產一男女曰我父娶一宿亡此子

非父之子遂爭財不決丞相丙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奈寒時八月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

日中行果無影遂以財與之

古罪字本從自辛憂苦之謂始皇謂臯宇似皇故改作罪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千歲燕窠門向北

市舶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交州記徐聞出吳公皮可冒鼓南越志取其肉為脯美于

太宰葛洪選觀賦曰吳公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

惡越人獵之肉白如瓠

桐鄉先生官臨江舟過鄱陽有硯隨舟而浮撈得磨面耀

金背銘曰誰割紫雲落我書几其夾津津中含霖雨曷

發其藏蒼生之喜後有名僧告曰此陶五柳物也

海南鷗隨潮往來曰信鷗

北齊竇泰母替而不產巫媪教之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

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

度襍塵毛斤小辭飛蓋低迷南苑路湔裙悵望東城約

焦氏說格

卷之四

二十九

祝氏集窺星妃度機之塵浴天媛湔裙之水滌蕩骨肉

磋鏡容華

玉衡星精下散為雞張正見詠鷄詩蜀郡隨金馬天津應

玉衡余嘗見椒為玉衡星精鼠亦玉衡星精仲茅戲謂

余兩物當認同氣耶今又添一玉昆崔寔月令曰元日

進柏酒是玉衡星精服之身輕李是玉衡星精故一名

鼠精亦名鼠李

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斷貪愛觀

能修慧能斷無明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

若光熾景江淹詩屬我熾景半賞爾若光初

王守安臨高臺錦衣夜不礙羅帷畫未空歌屏朝掩翠粧

鏡晚窺紅今豪侈之家顛倒晝夜往往如此非目擊之未覺其詩之工也

楚辭露甲今名瑞香有洛白揚紅沐黃江紫一名錦薰籠又名錦被堆張圖之改名睡香作詩云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採花莫撲枝頭蝶驚覺陽臺夢裏人韓魏公詩不管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曉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楊用修詩小屏殘夢暖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堆春蝴蝶散開簾忽見錦薰籠總不如唐詩誰將玉膽薔薇水新濯瓊肌錦繡禪傳肱蟹譜蟹鵝眼蟹足蛭腦蝟腹其爪類拳丁其螯類執鉞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南者其色青白

焦氏說楮

卷之四

三十

范靜妻沈滿願有集三卷真不媿隱侯之貽厥也竹火籠詩剖出楚山筠織成湘水紋寒消九微火香傳白和薰氤氳擁翠被出入隨細裙徒悲今麗質豈念昔凌雲殘燈詩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焰猶得解羅衣折楊柳詩征人久離別故國音塵絕夢裡洛陽花覺來葱嶺雪

梵文棗杏謂之核果梨柰謂之膚果椰子胡桃謂之殼果松子栢仁謂之楡果大小豆謂之角果

正字從一從止前代多諱之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收元天正識者以為一年而敗齊王芳收元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金煬王

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于至正豈盡偶然耶按陸儼山之言如此以驗于二

正之季亦然

蜀山綿亘連延凡居左者皆名岷右者皆名嶓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歸州石出江水中文如鷓鴣峽人謂江為沱名大沱石

楠葉森秀可喜成都人庭院多植之枝葉若相避然謂之讓木庾開府詩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歡

水邊地可畊者為沙金陵有白沙徽州有錦沙楚有長風沙秦塞有穆護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李詩相迎不道遠

焦氏說楮

卷之四

三十一

直至長風沙注云池州之鴈汭下八十里名長風沙竹山有地二頃不生樹木惟有荊茨每歲清明日預卜歲之豐歉祭而燎之草盡而豐謂之鬼田

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謂之迷陽其膚多刺故楚狂歌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毛詩注蕨迷陽也

檉柳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培傷

焦氏說楮卷之四終



焦氏說楛卷之五

子日立春於茄根上接牡丹不出一月即爛爛

王歆之神鏡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

澗澗中有黃色蓮葉芳氣竟谷

蓮實入雞子中與鷄母孚過取出天門冬為末和泥種蓮

勿令水乾自然生葉花開如錢大

滇人以辰日為市號曰龍街貨以貝一貝為一莊四莊為

一手楊用修詩湖街龍集市海貨貝投莊雲南志四貝

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箇四箇為索又漢書食貨志大

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為五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

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

焦氏說楛

夷人畜蠱夜出飲水有光如星之曳尾鮑明遠詩吹蠱痛

行暉是也用修詩霄迥為飛貼星低蠱飲光

玉簫傳奇有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教坊多作眼皮眉黛

何元朗嘗正之矣而不知所從來按南唐張泌江城子

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始知元人雜劇亦

無一字無來處也

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古疏云周時未有牛耦畊漢時

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然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

冉耕字伯牛司馬黎耕字子牛是也山海經云稷之孫

叔均寔始作牛耕

史記稷子不窟不窟子鞠不見所謂叔均者豈叔子耶虞

夏至文王年千有餘代僅十四竊嘗疑三代之人何其

多壽也然亦未免理會科斗時事矣

延篤與李文德書飲化益之玄醴淮南子云伯益作井按

舜穿井不始於益明矣周書黃帝作井

關中謂雹曰白雨

橘樹以死鼠浸溺缸內候鼠浮取埋根下次年必盛涅槃

經云如橘得鼠其果子多

曹植記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

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已熟而可噉植問之可試

否甘言是藥去此萬望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朴子卷

焦氏說楛

石一把內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銜藥者浮戲

澆澆無藥者已就糜爛礬石所在有之但未一試耳

黔蜀中有獺土人山居鼎釜多為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

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不能燒

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所

作西京雜記云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史

記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按

周禮笙師掌教有簫箎遂管遂古笛字又宋玉亦有笛

賦則其所從來遠矣

唐詩中有以十讀如誼紅關三百九十橋三十六所春風

管示我十年感遇詩相讀如斯恰似春風相欺得為問

長安月誰教不相離勝讀如升見人忘却道勝常恐讀  
 如聽來幽獨恐傷神司讀如四四十著緋軍司馬一  
 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琵琶讀如匹四絃不似琵琶聲忽  
 聞水上琵琶聲斷腸猶繫琵琶絃銀合鑿落殘金屑琵琶  
 瑟槽蒲讀如鋪燕姬酌蒲桃燭淚連錢累蒲桃請讀如  
 青紅樓許任請樓鑰將土請衣亡去貧請錢不早朝妨  
 讀如放穿衣妨袖寬番讀如汎會須上番看成竹數讀  
 如族巴絃趨數渾作讀如做方橋如此作作底歡娛過  
 此辰喜讀如戲柘讌喜經過空讀如控十八名人空可  
 人長讀如仗司馬人間冗長官盡讀如儘盡君花下醉  
 青春匹讀如警匹如元是九江人殺讀如屢凍風莫殺  
 吹擊讀如磬燈擊昏魚目挑讀如宛每日城南空挑戰  
 棋讀如棄志公偏賞麒麟兒怨讀如冤銜怨至死時散  
 讀如山轉恐意闌散懷舊各雲散依讀如捱醉依香枕  
 坐帆讀如汎夏雲隨風帆汰讀如闌汰風吹不動也讀  
 如夜青袍也自公也向慈恩寺裏遊天讀如至人道最  
 天斜旋作去聲飄然轉旋回雲程茫蒼鬼峩作上聲野  
 道何茫蒼峩峩連宵睡膠讀作較樂天詩歲盡能推婪  
 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餠又云三盃藍尾酒一裸膠牙餠  
 海人驗候云山擡風潮來海陸風雨多皆不誣山擡謂海  
 水擡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喙木羽斑者雄褐者雌鷓鴣五色具

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  
 雌壯蝮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雄腰間一遺  
 碧色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  
 雌又右翼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  
 浮者雌鸞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甘露子亦名土蛹亦名地蠶  
 鳥獸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尾訛鳥以足獵以聾鳴者以口  
 而蟬以翼行者以足而螭蟾以背砂按子以身倒行聽  
 者以耳而龍以角牛以鼻取者以臂而象以鼻視者以  
 目而水母以蝦走者以股而駝驢以爲鴛鴦以狼  
 大月支及西域有及牛今日割肉明日復生莊浪有養羊  
 焦氏說楮 卷之五  
 土人歲取其脂非久即滿腹  
 黃帝書官能篇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  
 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  
 手甘者復生如故  
 僧寶傳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  
 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  
 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  
 調馬駒者先刻駒於水中欲其舉足高也耿仙芝詩淺水  
 綠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  
 孔子塚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  
 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作粉維

貞五味冕檀之樹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用云小兒入夏以杏仁七粒絳囊盛而佩之自然  
不畏暑聲也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  
燕李夫人固為說夢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  
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  
傳輕俠趙李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間里何並曰  
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  
所謂輕薄耶班史非僻書乃膏膺如此以知淹通之難  
也

一峰集森熙景明萬物嫵媚配紅疋白胎青孕紫

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傳言此樹滅則佛法亦滅唐  
詩白象新秋十二圍

捕魚者以筒筍筴藍及魚柁江賦游澱為泔夾漈羅筴皆

漁具也元次山集帶筴筴而畫船又云能帶筴筴全獨  
保生能學聲斷保宗全家黃魯直詩耕夫荷鉏解撥襖

漁夫晒網投筴筴秦少游詩疎籬窺窺窺窺窺窺窺窺

蘇子美詩擬來隨爾帶筴筴皆於青字韻中押今廣韻

葉韻庚清青三韻中不收筴字並于上聲迥字韻中收

之疑諸家之誤 筴筴 扈業 緯蕭 蟹斷 魚柁

蟹浪 魚苗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摩詰

詩緯蕭或賣藥出處安可期

月竹嘉定州產每月生筍歲蘭每歲元日作花棕欄月抽  
一片閏月半片梧桐每月一葉閏加二葉宋人啓梧桐  
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蘇林注云今虎賁所著之鵲師  
古云蘇說非也鵲音芬本從鵲字通用鵲似鳳若夫青  
色好鬪俗謂之鵲鷄者始音曷耳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孟子去齊宿於畫當作畫字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  
賢劉熙註畫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  
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可證

本草布穀江東人呼為郭公

蓬花枝葉相屬團團在地遇風即轉名曰轉蓬

虞松方春以為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

稷雪

井眉河糜鬚眉荀子作糜楊倞注云糜與眉同鬚鬚亦作

茲疏荀子云龍茲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楊倞云茲與

鬚同疏鬚音相近也

吳叙冬日招客詩曉曉沉玉杵寒鮮登金綿

五日曰重五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

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門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甘泉賦曰排玉戶而

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劉孝標詩金鋪玉鎖琉璃扉

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形脉脉照金鋪此水瀉  
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李元平樂觀賦曰過洞庭之輔闈歷金鏤之華鋪又作  
華鋪矣按金鋪今之屈戌簡文詩織成屏風屈戌李  
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鋪鋪阿甄盧照鄰  
詩倡婦盤龍金屈膝又作屈膝矣

水序皮日休詩明月半窻抄水序清泉一器授芝圖仙經  
載紫微夫人探木序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土肉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肉柱膚  
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退之  
詩所謂馬甲柱此也東坡詩金壘玉餽飯炊玉海螯江

桂初脫泉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蟻山嶙嶙嶂碧琳腴  
酒名用修謂可對江瑤柱海月一名海鏡柱如搔頭本  
草云水沫所化煮猶化水形似半月一云即瑣瑠廣人  
呼為膏藥盤盤殼相合以成形謝朓詩挂席拾海月是  
也

水事淮南子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茶事皮日休詩  
序各補茶事十數春事唐詩春事無多櫻筍來

寶泉謂李陽水篆曰筆虎  
二月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三月有三卯宜豆無則宜  
麻麥農家經驗之言也  
洛陽白馬寺奈實重七斤葡萄實偉於棗

九華真妃安鬱嬪字靈簫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  
有磨鏡之石泐牖之術面者身之庭髮者腦之華妾有  
童面之經還白之法

觀香王子喬妹名眉壽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臣有服日月芒法  
霧者金石之盈氣山澤者水火之精華女真張儼子服霧  
得仙

潘昉有鶴字紫卿 周弁翁釀白醪字曰秋玉  
續曲洧舊聞酒名 玉井秋香 薌林秋露  
黃嬌 蕁綠春 瓮中雲 清無底  
金盤露 椒花雨 銀光 雲露 桂子香

荆芥穗為末治中風以酒調下二三錢立愈  
治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李後主研山徑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大猶手指左右引  
兩阜坡陀中鑿為硯後為米顛所有其歸丹陽也卜宅  
未就蘇仲恭學士有甘露寺下瀕江古基多羣木唐晉  
人所居米欲得宅蘇欲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  
為之和會即所謂海嶽菴者是也

樂天哭禹錫曰杯酒英雄  
王僧達祭顏延年曰清交素友

燕晉多石炭江南多木炭西蜀有竹炭燒巨竹為之然無烟耐久亦奇物也

王廣津官辭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常勝常勝當作平聲猶云萬福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是也

唐時有退紅色詩人多用之如王建牡丹詩粉容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

花間集床上小薰籠韶州新退紅宋時繖帛中有淡皂色謂之皂真可對退紅耳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初不識所謂歸田錄載歐陽文忠有一玉罌形製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也在潁州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豎

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宜聖庫有翡翠釵一隻所以識之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

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犀最難細惟解為小塊方一寸許以極薄紙裝置懷中得人氣薰

蒸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

漢皋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至吳居伯通廡下賃舂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今其跡猶在余曾以月夜嘯咏其

上緬懷處士之風不特此人世所希有即伯通豈易得也皮日休詩皐橋依舊綠楊中間里猶存隱士風惟我

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遙為晚風吟白菊近炊早

稻識紅蓮

既宰 酒紀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雨雹對水至寒而有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

涼燄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溫泉抱朴子水性純冷而溫谷有湯泉水性宜熾而蕭丘有寒燄安可謂無寒火耶

陸佃埤雅雨而晝晴曰啓按吳人謂晝晴曰啓讀如欠聲廣韻啓字在霰韻中作去戰切注云雨而晝止是也陸

誤

羅山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高三千丈七十石室七十長溪神禽玉樹之所在山中菖蒲一寸九節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耳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

嶺南多瘴兩江尤甚春曰春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又廣南多

鸚鵡養之者忌以手頻觸其嘴犯者多病顛而卒生人謂鸚鵡瘴

大蒿蒼梧道中久無霜雪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杠按周有蒿官以蒿為柱蓋瑞徵也

瑋瑋背甲十三片無足四鬚前兩鬚狀如櫂後兩鬚極短以四櫂棹水而行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瑋瑋齋日

宋書玉牒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纏黃金軸神宗時詔改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

南方人蓄金蠶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至死蠶善致它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治暴吐血方急以蛛網爲丸米湯飲下立止

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南唐中書皆用皂羅糊屏熊山行雖數千里悉有潛伏之所必石岩枯木中人謂之熊館虎行百里輒迷失道路

焦氏說楷 卷之五 十一  
海中黃魚化鸚鵡泡魚化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爲虎

宋開府與明皇論羯鼓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也

王建詩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偉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梁州皆自龜茲致也

鑑戎錄楊柳枝歌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千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罷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佑楊柳枝亦云莫折官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烟霞

起無限春愁坐翠眉則知隋有此曲舊矣樂府雜錄云

白傅作楊柳枝晚年與劉禹錫唱和此辭有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辭而禹錫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樂天別創辭耳

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通典云鳥歌者天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象

韓偓詩鶯兒啾啾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崔豹古今注妖蝶大者爲鳳子

焦氏說楷 卷之五 十二  
老杜白晝攤錢高浪中攤錢見後漢梁冀傳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詩書滿挹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

又攤果晁叔用蘇玉樓人暗中攤果宋趙紫芝詩教人知遁甲笑客問勾庚勾庚遁甲對奇筮簧時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陸魯望詩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亦佳

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斑斑可愛退之詩剝苔甲斑竹角黍餌沉塚是也  
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春秋元去地九萬里徐整三地廣



東西二萬一千南北二萬六千河圖括地象自東極至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山海經山陵之大川澤之注澤沮

之生鳥獸之聚者九百一十一萬八千二十四頃嶢嶠不

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孝經神契

元微之詩松門侍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唐宣政殿

廷東西四松松下侍制

參寥子臨平道中詩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寫而

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治水蠱用乾絲瓜一捧剪碎巴豆十四粒同炒巴豆黃為

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

絲瓜碾米為末清水為丸如桐子每服百丸

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大而底平如覆釜謂之璫

珠次曰走珠次曰滑珠次曰礫礫珠次曰玳珠

燕昭王築洞宮以祀神仙漢武祀天於甘泉醮天之儀疑

始於此賓退錄謂孫權因呂蒙病命道士於星辰下為

請命醮起於此誤矣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

姚鵠詩羅磴靜攀雲共迥雪壇當醮月司孤李商隱詩

通靈夜醮達星辰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

容齋續筆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駟波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酒令按

皇甫松醉鄉日月載骰子令甚詳又有旗幡令閃摩令

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漢賈逵嘗作酒令唐世最

勝如樂天詩籌插紅螺碗觥飛白玉卮打賺調笑易餘

飲卷波遲碧籌攢米碗紅袖拂骰盤者不一也歐陽公

作九射格陳述古作酒令李錡作漢法酒宋館閣有小

酒令一卷慶曆中趙景撰飲戲助勸三卷黃鑄撰玉籤

詩一卷又有釣鰲圖一卷凡四十類采珠局凡三十餘

類又李庭中投臥格唐詩城頭椎鼓傳花枝席上搏拳

握松子皆酒令也

大溪山在廣州境內山在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

月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瀋紙刷入其中以手摸石壁有

若鐫刻者亟搨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

藥方無不神驗亦有不得者

治蛇傷用香白芷為末入鴨嘴膽礬麝香各少許糝瘡上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勸農詔曰望杏敦畔瞻蒲勸穡

天子畊用亥日以亥地為天倉星也又以辰月祭靈星靈

星為天田居辰位故農字從辰

汝陰之西湖洪都之西山嘉之栽眉巴陵之岳陽齊安之

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蘇之姑蘇臺楚之雲

夢鄂之白雪滌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寅夕

陽而導初月

治癩撲腫痛飲熟麻油酒臥火燒地上即消治金瘡以原

炒蠶蛾未傳之

郭璞曰蓬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蠶也

孔安國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

皇甫士安傳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傳耆舊亦七十

二人

龜脂得火可以然鐵

懸鐵炭於衡令平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

炭低而鐵仰淮南子云權土炭以候氣是也一云天將

雨則炭重晴則炭輕也

胡桃樹東西枝劈之書券字置鷄栖下則夜鳴不止

大鏡懸長竿上向下以盆水映之坐見四鄰出入也

焦氏說栝 卷之五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狸頭瓜蜜

同瓜女臂瓜羊骸瓜如斛出涼州舊陽城御瓜有青登

瓜大如三斗斛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

熟

木槿一名日及

交趾有橘官秩三百石主貢御橘

儋州紅蟹殼上十二點深燕支色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

按蟹一名蜺廣雅云雄曰蜺雌曰博帶抱朴子云山

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蟹也古今注小蟹一名長卿廣志

云鋪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

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

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

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姥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

姥父名板母名復或云冥公冥姥因玄冥也

初聞犬不食蛤雁試之果然不曉所謂及閱宋書張暢弟

為獠犬所傷醫云食蝦蟇膾膾成食果愈乃知性有相

制故耳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即是六日得寅卯

為豐年

約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釣韓退

之詩羽沉知食映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焦氏說栝 卷之五

漁家以獠孫毛置網四角則多獲魚見人漁獵默誦揭諦

呪七遍則可終日無獲

白鴈似雁而小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詩故國霜

前白鴈來是也 出澤各祥年

芋梗治蜂螫

南郡出果下牛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三尺王散愁詩呼

童羈我果下騮王會圖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爾雅注擺牛庫小今之犍牛也又呼果下牛

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狂渚五臣注曲渚也如今曲

池楚辭發狂渚兮夕宿於辰陽郭璞江賦因坡成渚

唐章演先詩雉膏美景在藜陰紅葢丹跗次第尋山谷詩

數面欣羊腍論詩喜雉膏羊腍見夷狄傳日入烹羊腍  
熟東方日已明

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注道六通謂之衢六尊

為衢尊晁無咎詩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去如衢尊

謝氏論茶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苻不止味同露

液白況霜華豈可為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杜牧之詩

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草魁皮日休詩石盆煎臯盧曹鄴

詩劍外九華美施肩吾詩茶為滌煩子酒為忘憂君胡

嶠詩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陶彝詩生涼

好喚蘇鷄佛回味宜稱橄欖仙皮光業詩未見甘心氏

先迎苦口師清異錄名森伯又名晚甘侯

范石湖占雨詩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

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

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

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

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蟬強知時蜥蜴與問計

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

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鶯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

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

升庵補石湖占雨詩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日早雨淋

腦日晏鴈晒翅天道管難窺農談綽有理星占溼土時

諺云乾星照溼月驗仰瓦比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附

土明日依舊雨

羽鷄上籠鷄上籠超超魚秤水魚跳出水雲起樓梯天

霧在俄晷年北閃眼前虹為水椿兒而長者注睛短而

晴者俗呼水霧是山中子帽平地奔雷黑猪渡斜漢

崖詩黑猪渡河天不風蒼龍銜獨不救紅金烏抱雙

珥日抱耳聒聒下蛙鳴疆疆占鵲喜戴帽視泡文有泡

結雙藥斯恒目擊雨暘如掌指方朔廢射覆洛閣休

曆紀先哲有格言林臥觀無始

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湯候未若辨聲之易

也故為詩曰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

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蕘杯羅景綸為詩補之云松

風槍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

甌春雪勝醍醐

禮記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

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激

訐為掉磬

漢有桐馬官作馬酒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交而記之古用木畫地今用錢以三

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

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折錢折錢則八

也

王會圖墀上張赤帝張陰羽易云鶴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故以陰為鶴白太傅詩倦倚繡床愁不動緩垂羅帶鬢髮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好事者畫為倦繡圖續仙傳韋善俊攜一犬號烏龍化為龍乘之飛昇而去古諺云拜狗作烏龍或本諸此白少傅夢遊春詩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韓渥詩洞房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如媒又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遙知小院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李商隱更衣詩結帶懸梳子繡領刺鴛鴦梅聖俞梳子詩同心誰可贈為詠昔人詩范寬之辭亦有謝娘梳子賈

焦氏說楮

卷之五

十九

妃莫佩之句則梳子當如所謂芙蓉丁香是也

唐人多以春名酒如麴米春杜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是也老春李詩紀叟黃泉下還應釀老春是也拋青春退之詩百年未盡不免死且可勸飲拋青春是也松醪春感君數飲松醪春是也金陵春李詩甕頭百斛金陵春是也梨花春樂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是也羅浮春坡詩一杯羅浮春是也又富平有石梁春清異錄酒名合春王王晉卿酒名瀑釀又瓊液瓊蘇椒花雨金盤露皆佳名也

太白好飲玉浮梁蓋浮蛆也山谷詩浮蛆琰琰動春醅又稍頭紅糝杏花發麴面浮蛆酒齊消趙松雪詩春酒帶

蛆浮大白霜柑落手破輕紅余謂玉浮梁可對金蠟面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蚨青類人首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嚙類女陰又貴鈴類鳳蓋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見余皇日疏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人以夏至夜候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以冬至夜候祭之得智慧

慧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敢當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篔簹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竹為篔簹也梁簡文帝南王餉書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簹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歌

焦氏說楮

卷之五

二十一

唐應德桃竹舊聞生碧海竹桃今見歷朱欄竹桃今江西所出夾竹桃也

宋人小說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萄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不凍春富平也燒香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酒又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碧筒又以黃柑醞酒曰洞庭春色此古人名酒者也至我朝京師造酒惟內酒坊酒法庫上皇朝始置尚醞局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王第勳戚之家例許造醞間賜以美名惠恭后殿曰儀德寧德后殿曰坤儀德隆殿曰月波瀾聖后殿曰坤珍宣仁高后宅曰香泉欽聖后宅曰天醇欽成朱后

宅曰瑋綠昭懷劉后宅曰王腴明達劉后宅曰瑤池燕  
 邸曰迎薛越邸曰瓊漿曰王液蔡邸曰春泉鄴邸曰瓊  
 融景邸曰雲腴濟邸曰浮春曰嘉成肅邸曰蘭旨昌王  
 宮曰瑞露潞王宮曰親賢李遵勗曰金波王師約曰源  
 瑤李瑋曰襄醒王詵曰碧香張敦季曰靈液曰醱酥曹  
 詩曰成春曹成曰保平潘正夫曰源慶曹湜曰介壽蔡  
 京曰君臣慶會醱蔡條曰棣萃童貫曰褒功又官府所  
 造開封曰瑤泉洛口曰金泉下至市肆如太平豐樂亦  
 賜名曰眉壽取用不同而俱得古人名酒之意

蜀都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  
 交作紫花散落滿地

伏湛琅邪人伏生九世孫傳經學仕至司徒清靜無競東  
 州號曰伏不闕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  
 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

事相類

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頌薦西蜀  
 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圖經云蕤漢儒趙賓之

後鹽亭人屢徵不就所著有長短經

王濬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  
 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  
 所疑觸處皆悟出竟志

○蕭宗嘗賜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配為夫婦名  
 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  
 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陽城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化  
 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  
 杯乃受

○臨川王義慶在鎮于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梁劉孝  
 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甫孤城一柱觀落日  
 九江秋又唐韋述東京雜記東京紫微宮有一柱觀

○西羗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  
 丞相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

○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唐書于美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  
 與田夫野老相狎嘗有詩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

○浣花村

○元豐中李廷臣官於瓊筦有一夷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  
 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賜進士及第人

○詩也廷臣厚價易之藏為珍寶

○宋胡淑修宿之女嫁李之儀讀書善屬文嘉祐中從其祖  
 母至內庭光獻皇后拊之曰是胡氏有學能文之女乎

○之儀母死淑修躬自負土封穴哭泣不輟手植松柏遂  
 成茂林

倪夫人盧氏諱允貞江寧人布政盧雍之女年十八歸倪  
文毅公岳當翁文僖休致時文毅為編修與盧歸省遇  
家回祿文僖不樂盧盡出奩資購屋材建大楹以紆其  
憂生子不育為文毅置妾略無妒忌能詩有恒齋稿復  
能圖染有璇璣圖九歌圖甚精妙早卒文毅自誌其墓  
後追贈夫人

兜娘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兜娘于京賞  
其佳麗後十年再見於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  
十載芳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  
不信東風解誤人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  
集下說格 卷之五 三十三

顏淵獨知孔子聖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燕言  
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  
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即為萬乘主計

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  
錄 實  
蕭穎士聰警絕倫外夷亦知其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  
得蕭夫子為師其名動華夷若此

負牛千名餘慶少師事王義方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  
下當之矣遂改為牛千

吳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  
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

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合成一樹每  
有雙雁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

志異

雙梓後子引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小比肩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為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熬

大暗換易物曰捌包兒蠢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良頭白

獺隨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未語居止則曰只在

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

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通用倉猝

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也有曰四平語者以一為憶多

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

六為柳插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

為舍利子小為消梨花大為朶朶雲老為落梅風諱低

為較以其足下物也復諱較為撒金錢則又意義全無

徒以惑聽耳

拋壻梅都官詩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

相風烏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

跳竿曰水熙競渡曰水嬉吳都賦乘鳧舟兮為水嬉

乘黃狀如狐背兩角白民國乘之壽三千歲一云龍翼馬

身黃帝乘之而仙封禪文招翠黃乘龍于沼故亦名翠

黃又名紫黃一名飛黃又名吉黃周書王會又云乘黃

似騏兩角白民所貢

水石之怪為龍罔象木之怪為躩魍魎土之怪為獷羊火之怪為宋無忌又樂彥引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正部云山神曰螭物精曰魅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又木之怪為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畢方一足鶴也尚書故實又作畢鷲武帝時見

東海之魚曰鯨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婁更食而更視南方有鳥曰鷦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麇前足兔後足鼠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驅驢二獸見人來必負歷以走于虛賦楚蚤蚤駘距虛

爾雅北方有比肩氏焉迭食而迭望即婁也中有枳頭蛇焦氏說格 卷之五 二二五焉注岐頭蛇也今江東呼兩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弦

一拜為奇拜再拜為褒拜一云答拜曰褒吳鈞一為吳鴻一為扈稽

五芝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蟾三千年頂生肉芝抱朴子曰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此肉芝也服之長生泰山有青芝亦名龍芝抱朴子云青芝如翠羽光明洞徹如堅冰良常山有螢火芝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蟻射人者生於南方曰短狐故南越多蟻淫女惑亂之所

生也一名射工鴛鴦鴛鴦蟾蜍悉食之鮑照詩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

武帝祠黃帝以一梟破鏡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為梟藥賜百官毒塊成獍毒果成梟焦氏說格 卷之五 二二六

石魅荀子名紫魅郭璞謂之石魅本草謂之決明春則生華一名紫藟一名紫結謝容詩紫藟暉春流王維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魅春

強木不沉水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繩之終不沒東韋李出朔方藥最大者號天公掌次號拙骨羊龍眼名繡水團川彈子本草一名荔枝奴焦氏說格 卷之五 二二六

酥名大刀圭醍醐名小刀圭酪名水刀圭乳腐名草創刀圭

鬼車九首妖怪之魁一名九羅掌之者曰天血使者一謂之蒼鷄一謂之逆鷄北人呼為九頭蟲夜聽其聲以下陰晴詩云月黑山深聞鬼車

溫廷筠蠶蜨詩蜜官金翼使花賊玉腰奴身為夢宅一曰葦囊夢宅奇

李後主長秋周氏有焚香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中宇金鳳口嬰玉太古華容鼎數十種

賈胡留耿舒謂伏波類西域賈胡到處輒止東坡詩甘作賈胡留





謝諷食經 飛鸞膾 咄嗟膾 剔縷鷄 花折鸞糕

交加鴨脂 越公碎金飯 剪雲析魚羹 十二香點

雁 湯裝浮萍麵 白消熊 恬乳花面英 專門餚

折筋羹 朱衣饌 天孫膾 金丸玉菜臚鱉 乾坤

奕餅 含漿餅 君子釘 楊花泛湯糝餅 烙羊成

美公 魚膾永嘉王 藏蜜含春侯 丹華飯

消熊棧鹿熊極肥為消熊鹿以倍料精養為棧鹿吳有消

梅北有消梨

小菽山積為玉杵羹黃雀脂膏為金綿酢吳淑詩曉羹沉

玉杵寒酢登金綿

闔園門外食肆張手美家每節崇賣一物徧京輻輳因記

其名

元日元陽鬻上元油飯油畫明珠人日六一菜二月十五

湮槃兜上巳手裏行厨寒食冬凌粥四月八指天酸餠

重午如意圓伏日綠荷包子二社飯疎鷄變七夕羅喉

羅飯中秋玩月羹中元孟蘭餅餒重九糕米錦冬至宜

盤臘日萱草麵臘八法王科斗

屠蘇卽菖蒲飲之不疫當作

立春日春餅生菜為春盤杜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坡詩青

蒿黃韭簇春盤喜見春盤得蓼芽蓼芽蒿筍薦春盤

開元都下上元造麵繭

洛陽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上元造火蛾兒食玉梁糕

寒食粧萬花與煮楊花粥端午木羹艾酒以花絲樓閣

插鬚脂辟瘟扇七夕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

羊肝餅佩瘦木符冬至剪楊絲珠戴一陽巾除夜點水

盆燈臘日造脂花餛

清異錄云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壺可照面

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麩可穿結

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著驚動十里人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被池為被緣子京詩春寒到被池衣緣亦謂之池太冲詩

衣被皆重池宋人龜有緣者亦名池龜裝棧卷軸名裝

池唐人謂之玉池楊用修謂以綾貼楮曰購有樓臺錦

購毬路錦購蠲紙購檮蒲錦購

雙子雙子也國策孿子之相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相似

惟智者知之

繫臂紗晉武帝選女有姿者以緋絲繫其臂杜牧詩絳蠟

猶封繫臂紗

艾爾雅云水臺亦名醫草

關中謂黃鸝為楚雀

削瓜歐公詩由來獄吏少和氣臯陶之狀如削瓜

孚字從爪從子鳥翼子也故信入人曰有孚北人覆雞曰

孚雞爾雅注孚

焦氏說楷卷之五終

焦氏說楮卷之六

有人于漢江峽石阻風吟詩曰卜得上峽日秋來風雨多

久之不就空中忽云江陵一夜雨湯斷木蘭歌建隆中

有人泊舟巴峽夜聞詠曰秋徑填黃葉懸崖露草根猿

聲一夜叫客淚數重痕通夕凡百餘篇

義興南嶽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曰得此泉烹桐

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銜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

茶味倍佳號曰蛇種

吳興統記云荆南酒最佳是荆溪之水所釀也張協七命

云酒則烏程荆南

卷畫溪舊名東舍溪顧況詩家住義興東舍溪任昉詩長

溪水東舍後陸希聲言願山之前百餘步眾水合而東

流故名東瀉俗誤以瀉為舍耳其溪兩岸多朱藤花暮

春照映水中青紅間錯可愛故名卷畫一名蒙溪又名

五雲溪

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輟畊錄云橄欖一名南威西陽雜俎云朱崖橄欖獨抱枝

東向日木威南向曰橄欖程史名餘甘子清異錄名竹

青棗亦名青子亦名紅鹽亦名聖果

闌滄江中有物黑如霧光如火聲如析木破石觸之則死

土人謂之瘴母按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

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林則折中人則害內典謂之禁水

蜀都賦鬼彈飛丸以燭燉是也又鬼矢生陰濕地淺黃

白色時見之主瘡駱賓王文水積炎光山含毒霧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髻義領義欄奇矣又樂

書有義嘴節清異錄曰義疾東坡在黃州羣眾酒合

之名雪堂義樽又有義墨伎以鹿角琢爪曰義甲義甲

一名繫爪簡文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脣朱唐劉言史

詩送却玻璃義甲聲陳后主聽箏詩促柱默脣鴛欲語

調絃繫爪鴈相連李濟翁謂繫爪起自李沂公因名司

徒甲想未覩六朝人詩矣

蜀有七橋一汧里橋二市橋三江橋四萬里橋五夷里橋

六竿橋七長升橋李水沿水造橋上應七宿光武謂吳

漢曰安軍宜在七星橋間也陰鏗詩輪摧九折坂騎阻

七星橋盧思道詩南尋九折路東上七星橋一云武侯

送蔣琬入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名萬里橋劉景

復詩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失胡曾詩萬里

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杜詩南浦清江萬里橋

余謂成都有天涯石正可對萬里橋

婆珊婆演底主夜神名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

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遊芙蓉城凡百餘日世多傳之

石曼卿死為芙蓉城主騎一青驃去如飛而慶曆中丁

度亦為芙蓉城主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

者石與丁

東坡在中山置一石于蕪處目為雪浪石

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買得一車螯上畫男女淫褻狀聞彼

中發一墓其中不下數十石何元朗云不知作何用按

邢子才齊宣帝哀冊文攀蜃輅而雨泣王筠昭明太子

哀冊蜃輅峨峨江總陳宣帝哀冊望蜃輅而攀標謝眺

齊敬王后哀冊懷蜃輅而延首冰並戒子曰壙穴之內

錮以紵絮藉以蜃炭物類相感志云大蛤作灰葬處通

用百蟲不近尸也其畫男女狀取厭勝之意

匈奴呼天曰祁連西域曰提婆胡元曰統格格按玄晏春

秋曰余初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黎孤塗有胡奴執燭

問之曰撐黎天也孤塗子也因曠然發悟則是匈奴亦

謂天為撐黎也近一人欲訂筆乘之誤遂謂匈奴謂天

為祁連不謂為撐黎知一說不知又有一說也

正月上辰日塞鼠穴可絕鼠

二月丁亥日收桃花陰乾為末戊子日和并菴水服方寸

七日三服療婦人無子兼美容顏

社日飲酒一盃可治聾疾杜詩云為寄治聾酒一盃

錦帶花初生菜柔脆可作羹杜詩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

羹

南方競渡謂之飛鳧章簡公詩瑤津亭下競鳧車古詩云

蘭湯備浴傳荆俗水馬浮江弔屈魂

歲時記以四月十五日後通謂之櫻筍厨陳詩云春事無

多櫻筍來

江梅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成一徑名三三徑詩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庵有三三徑

一徑花開一徑行周益公贈誠齋詩回環自關三三徑

頃刻能開七七花

有稱林逋十世孫者謁陳嗣初太史嗣初入內手一編出

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客默然

嗣初口占一絕贈之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

兒想君自是開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按山家清事乃

南宋林洪龍著云七世祖逋寓孤山叙世系甚詳且云

先和靖遺文具在豈洪龍亦開花草耶以是知和靖未

嘗無後史云不娶者或喪而不復娶耳獨洪龍在宋末

已稱七世而客乃稱十世孫足噓楊用修謂洪龍為和

靖子亦謬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

師德許安世許將

范蠡養魚經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

油菜碎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

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于水中以物蓋之少

時一粒即一魚只依元種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

則水不涸蓋之果然

廖毒姓劉名伯莊

許由字武叔妲已鍾氏字已孟母姓仇氏孫叔敖名饒王

莽字稚叔嚴子陵名遵

藏鹽酒蟹以皂笈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

江爰良課吞大骨夢朱衣曰聞汝苦骨南礪砂最妙含化

食頃脫去

人有脚弱啖栗數升遂能行

呂公晉伯云除蠱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

五字置于床帳之間即除

治痘危急方用狗蠅七枚插細和醋酒少許調服

山公啓事偶錄一通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高

焦氏說格

卷之六

五

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

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願問之秀

聖意儻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

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

荀已亡純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

旨者否

垣衣曰昔邪曰鳥非曰垣巖曰天非曰鼠非生屋上曰屋

游生屋陰曰垣衣在石上曰鳥非在地上曰地衣在井

中曰井中苔在牆上曰土馬驥水中曰陟釐生海中石

上曰紫黃松上衣曰艾納香以和香燒則烟氣直上萍

亦曰水花亦曰水白一名博邪在屋曰昔邪在牆曰垣

衣廣志謂之蘭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

西載其瓦于洛陽以覆屋簡文咏薔薇詩綠階覆綠綺

依簷映昔邪王僧孺詩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邪

今之蘭草本土續斷石龍芴亦曰草續斷曰龍鬚曰龍朱

曰龍華曰懸莞曰草毒曰方賓爾雅所謂薔鼠莞是也

生被崖垂下故名龍須可以為席李詩莫捲龍須席從

它生網絲

天門冬名薔藤又名滿冬又曰顛棘又曰地門冬又曰筵

門冬爾雅云薔藤冬葉如絲縷老杜所謂天棘蔓青

絲是也在東嶽名淫羊藿在中嶽為天門冬在西嶽名

管松在北嶽名無不愈在北南嶽名百部

焦氏說格

卷之六

六

菴蘭距驢食之仙茵陳蒿白兔食之仙

南海有益智龍眼亦名益智大鼠曰碩鼠梧鼠亦曰碩鼠

石香菜名茵陳白蒿名茵陳香薷亦名茵陳野蘭名漏蘆

飛廉亦名漏蘆頭棘名薔藤薔薇亦名薔藤蛇床亦名

薔藤朮腸草名金沸旋覆亦名金沸獨搖曰鬼督郵赤

箭徐長卿亦曰鬼督郵山精曰白朮芍藥亦曰白朮葛

曰鹿藿菌亦曰鹿藿玄參曰逐馬丹參亦曰逐馬天名

精曰豨薟猪膏母亦曰豨薟天名精曰豕首蠶首亦曰

豕首沙參曰虎須款冬亦曰虎須白楊曰獨搖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曰獨搖赤箭亦有風不動無風自搖

曰獨搖旱藕曰牡蒙王孫亦曰牡蒙婆婦曰百部天門

冬亦曰百部鉤艸曰王瓜狗脊亦曰王瓜仙靈脾曰淫羊藿天門冬亦曰淫羊藿剪草之根曰白藥枯樓亦曰白藥枯梗亦曰白藥夕句曰夏枯益母亦曰夏枯藥有薺芑桔梗亦曰薺芑藥有白及菱蕤亦曰白及藥有禹餘糧麥門亦曰禹餘糧藜蘆亦曰禹餘糧大戟曰顛棘天門冬亦曰顛棘牡蒙曰王孫黃耆亦曰王孫猴曰王孫蟋蟀亦曰王孫玄參曰重臺蚤休亦曰重臺蓮子曰水芝白瓜亦曰水芝

子虛賦三射于李善顏籥以范若射干為誤增不知世間自有三射干也一見本草亦名烏扇又名烏蒲又名烏翼又名烏吹又名草薺又名鳳翼草類也狀如鹿葱葉

稍邪張故有烏扇烏雲鳳翼之名一見佛書射干貂獬乃是惡獸似青黃狗食人一見荀子西方有木名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其花白莖長似射人執竿故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也

商陸根如人形者有神通家以為脯謂之鹿脯赤白二種白者服食赤者爾雅謂之薺芽

瞿麥曰巨句麥曰大菊曰大蘭曰芫萎曰牡母草曰葵麥曰薺麥曰石竹唐詩云石菊繡羅衣爾雅大菊遠麥瞿又作遠矣

藜荷有赤白二種陶弘景云赤者藜荷白者覆菹食用赤者藥用白者性好陰木下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藜荷

依陰時藜荷向陽也搜神記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藜荷置其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為治蠱之最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宗棟謂嘉草此與茜也

呂覽曰桂枝之下無雜木雷公桂枝為丁入木中其木即死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階縫中宿草盡枯

五加曰豺漆一名文章艸作五叉蘄州呼為木骨道家呼為金鹽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故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鼓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文章草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

守宮槐葉畫聶宵炕菴摩勒即餘甘菴羅果似林檎而極大石南曰鬼目樗曰虎目

龜溺醫家謂之石腦油最難得惟以鑑照之龜見影則失溺急以荷葉承之

仙方以蜃化漆為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蚱蟬生于蛻蟬木魚生于瓜子龜生于蛇蛤生于雀白鷗之相食負蝨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蜾蠃不為異矣衣魚蠹魚也亦曰蛎魚亦曰蟬爾雅曰蟬白魚

爾雅春鴈鳩鵲夏鴈竊玄秋鴈竊藍冬鴈竊黃桑鴈竊脂

棘鴈竊丹行鴈嗜嗜宵鴈噴噴竊古

黃栗留看我麥黃樵熟不

爾雅須臾鷓鴣也似鷓而小其膏可瑩刀劍古詩馬銜苜

蓂葉劍瑩鷓鴣膏

竹鼯亦曰鼯鼠亦曰鷄鼠又曰鼯鼠伯勞所化

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辨與智相亂若薺芑之亂人參

蛇床之似靡蕪也

子美客未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

為驚濤漂泛其尸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

于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而死一日子美歸葬偃

焦氏說格 卷之六

師而未陽有虛墓太白移殯青山而采石有遺塚

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時時行地羅裙掩兩兩更

驚春激灑傷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

醮葡萄軟和笑勸人教引滿浴塵忽泥不勝嬌割踏金

蓮行款款

渾脫 服匿

呂后封女弟嬃為臨光侯蕭何薨又封何夫人為鄼侯羊

祐卒二歲而平吳武帝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

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

杜詩暖老須羨玉古詩云羨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黃平

倩太史贈范遷有云羨玉從教解舉雞

顧況宣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宣城之愛妾也宣城請老愛

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秦以臯陶為始祖見通志略又曰伯益佐舜賜姓嬴氏世

謂秦為益後虞有伯翳為舜主馬伯翳即伯益也又謂

英六為臯陶之後

趙魏之間謂幅巾為承露

漢制皇后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

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按史記秦文

公二十四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今武都故道

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木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于豐

水中

焦氏說格 卷之六

漢刻剛卯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

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

卯帝令夔龍慎爾周伏化茲靈爰既決既直既觚既方

庶疫剛痺莫我敢當

溫子昇艾如張辭曰誰在閉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

側結網槿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繒所纏黃雀儻為戒

朱絲猶可延李賀詩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

測

梁簡文江南曲陽春路時使佳人度枝中水上青併歸長

楊拂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

客

簡文常林歡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  
向東流

煬帝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

潮水帶星來二句可稱才子又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

暉漢水逢游女湘川值雨妃

天祐中嚴灌夫娶呂亭女慎氏同載歸斬春數年無嗣乃

拾其過而出之慎既登舟留詩為訣當時心事已相關

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

覽詩凄感遂與偕老

宋少帝時南徐有士人從華山往雲陽悅逆旅處子無因

得遂獲心疾垂絕謂母曰葬時從華山比至女門牛打

不行女粧成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奴死獨活為誰

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言訖棺開而女入因合葬

呼神女塚

河間王瑛婢名朝雲東坡妾亦名朝雲潘妃名玉兒梁元

樹妾亦名玉兒石崇妾名仙娥唐張佶侍兒亦名仙娥

錢塘伎名小小王縉妾亦名小小樂天舞伎名春草太

真姊柳氏婢亦名春草南岳地仙名真真柳將軍家伎

沈亦名真真武三思伎名素娥韋詢美妾亦名素娥王

仙客內名無雙薛大保妾亦名無雙沈攸之妾馮名月

華高陽王雍伎徐亦名月華蜀王孟昶婢名春蕙王麟

婢亦名春蕙杭州官伎謝好好為元白所狎江西伎張

又有李  
當  
張

好好亦為杜牧之所狎博陵崔有鶯鶯雲間陸氏亦有

范名鶯鶯張貴妃名麗華周宣帝楊后亦名麗華張建

封妾名盼盼黃公度殿元侍兒亦名盼盼

劉夢得集有贈小樊詩花面了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

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

詩註曰春草樂天之舞伎也

洪內翰侍人翠翹善畫自題曰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

昌題詩曰戲作鳳枝斜再惱玉堂宿

王莽篡囚徒人奴曰豬突豨勇

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雨花臺感天雨賜花天厨獻食

楊無為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湘微貝葉深山譯曼花

半夜飛香清雖透蓋葉散不沾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

望歸

洛陽城有鬱金屋戴延之西征記大秦國以青水精為屋廣志大秦

國以珊瑚為牆南州異志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

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

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百日巳丑日出卯時上天禺中

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

帝都尉天帝長兄剛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

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壞子也

李幼卿有別業在義興曰玉潭庄領滁州時以書托獨孤

主之獨孤以詩寄云日日思瓊樹書話玉潭題玉潭

云碧玉徒強名水壺難比德唯當寂照心可並齋淪色

幼卿所謂薄宦龍鍾心懶慢故山寥落水齋淪

李贊皇自製平泉草木記今悉無絕惟鴈翅槍珠子栢蓮

房玉蓋僅有存焉名品怪石多為有力者移取惟禮星

石師子石今為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嗟乎嶺外諸侯

供語鳥日南太守進名花豈知其遠若此哉

西北甯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為牆南方甯外罔明山有

宮以赤石為牆西南甯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牆東

南甯外關清山有宮以青石為牆西方甯外西明山有

宮以白石為牆神異

焦氏說楮

卷之六

十三

梁紀少瑜遊建興苑詩丹陵抱天邑紫泉更上林玉臺極

百尺銀樹起千尋

徐鉉北苑侍宴詠序望蔣嶠之嶽峯祝為聖壽泛湖溝之

清淺流作恩波

西域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乃以苑地施

佛為伽藍故曰柰苑又闡義云菴羅樹其果似桃或云

似柰此樹開華華生一女國人嘆異以園封之故言菴

羅樹園宿善冥熏見佛歡喜以園奉佛佛即受之而為

所住二事甚類疑當為一

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被放忽歸鄉人悅因名南岸曰

歸鄉岸原姊聞原歸亦來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北岸曰

姊歸岸今之妙歸縣是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管

子、兩塔相謂為亞詩云瑣瑣姻亞江東人呼為僚塔

籌筆驛在利州孔明籌畫於此山水最秀股潛之詩沉慮

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圓觚當八畫前著此捺持山秀扶

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殼運去事終虧杜牧之李

義山羅隱俱有詩不載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館令狐楚詩誰

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

向空川作碧波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

焦氏說楮

卷之六

十四

關寓居晉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然無依帝里方春

平影東邁涉澗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號略抵陝

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兒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昔談

笑之地遂命筆聊題終不滌其懷翰墨非女子之事

名字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

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一王

祝詩女兒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

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谷詩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

花笑景遲遲翠蘿山下無窮意依在三鄉惜別時張綺

詩洛州依舊好風光蓮帳無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

絕此生遺恨寄三鄉

劉詩

真之人  
相善

8



8  
有佳文  
才于面  
不寓才  
子之佳  
人誠可  
惜也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見美人擲書曰川中御百姓  
 眼馬撲兒御御飯泊還高旅取見前美人來口十二字  
 辨否慶成都不對乃作詩云妖媚才媚自古靈多情心  
 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  
 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今共驗乎美人嘆曰  
 是矣乃作啞鸚鵡詩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  
 辭深恨化工情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燭而滅陶穀  
 南使亦題十二字于驛館

始皇陵有銀鱗金鳳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萬章字子夏居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務本坊西門是鬼市風雨曛晦皆聞喧聚之聲或中秋望  
 夜聞鬼吟六街鼓絕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  
 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見歲時記

三輔黃圖云長安市有九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六韜  
 殷君官室九市韓非子齊桓宮內七市西京賦郭開九  
 市通關帶闌旗亭重立俯察百隧長安古意九陌三條  
 控三市洛陽記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馬  
 市在大城東金市一名商觀

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鑠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  
 通名市語

天街兩畔樹槐俗號槐街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街  
 南唐元宗廬山百花亭刻石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

禹汶山廣柔人生石紐村地名剗兒坪  
 睦州清溪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錦石舒文冠軍吳  
 喜鼓柁游汎彌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  
 忘朱門之志

魚復尉成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號巴鄉清村側  
 有溪溪中多靈壽木有魚羊頭豐肉少骨美于常魚  
 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  
 其秀者飛雲玉鸞錦繡玳瑁飛雲峯側有梅花村東坡  
 詩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死時下  
 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  
 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山中木客解吟詩或云即山魃  
 之屬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  
 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墩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址  
 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峻林郭遠嶮  
 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  
 傷思矣

秦八關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洛陽  
 四關東成阜南伊闕西函谷北孟津鮑昭樂府升高臨  
 四關是也蜀三關陽平江關白水關丁令升晉紀論三  
 關電埽

容州鬼門關其土少鐵以營石為燒器烹魚鮭北人謂之  
 五侯焦石經火不冷李德裕貶崖州經此關賦詩一去  
 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張均詩  
 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微南窮鬼作關鬼門關宋人對人  
 鮭甕山谷夢太白詩命輕人鮭甕頭船日度鬼門關外  
 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  
 李太尉之在崖州也郡有望闕亭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  
 咽有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  
 恐人歸去百市千遭繞郡城今瓊州是  
 雍陶典陽安送客至情盡橋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自後  
 送別必吟其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  
 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  
 橫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竹留神象神嘗與魯班語班  
 令其出付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我不能出班拱手  
 曰出頭見我付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還  
 沒水故置其象于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曹公乘馬見之  
 驚又命下之  
 四姓鄭氏不離榮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為鼎甲太  
 原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銀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  
 吳人呼父曰爸回紇呼父曰阿多聞人呼父曰耶罷呼子  
 曰因願況詩耶罷別因吾悔生汝因別耶罷心摧血下  
 江淮呼母為社江淮之間呼母為媿蜀呼母為姐齊人

呼母為媿

呼母為媿吳俗呼母曰媿淮南呼母為媿  
 慕容廆庶兄吐谷渾永嘉之亂南遷隴右廆以孔懷之思  
 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乃攜垂僭號以為輦後大  
 曲鮮卑謂兄為阿干矣  
 玄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言甚明辨上極歡長入人許  
 小客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現斗散樂呼天子為崖  
 公以歡為現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入  
 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閭  
 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  
 王統四天下金輪望風順化銀輪遣使方降銅輪震威  
 乃服鐵輪奮戈始定中國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  
 中央也故有輪王迭出聖主繼興御七寶而王四天行  
 十善而被萬國宗楚客應制詩儀乾開寶歷御極轉金  
 輪  
 因陀羅此云帝正翻天主以帝代之遮闍那此云王  
 閻情難曉觸理多疑天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獲開千昏  
 永曙  
 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盼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規海  
 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日以候月之陰晴  
 春秋世譜華胥生男子為伏戲女子為女媧故世言女媧  
 伏戲之妹  
 神農名石年倉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孝經鈞命訣曰任

已感龍生帝魁鄭玄曰魁神農名東京賦仰不睹炎帝  
帝魁之美

黃帝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皆列珪玉于蘭席上然沉於  
之香春雜寶為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齊王  
融疏云集三燭于蘭席於歲之積聲豈不躋哉

河圖曰白帝朱宣宋均曰少昊氏也王元長策秀才文五  
正置于朱宣下民不咸九工開于黃序庶績其凝  
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  
在火中不銷

始皇虎樹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  
李嶠上高長史書曾越嚴序趨下風希口吻之芳音候眉  
宇之陽氣而堂上百里釀明無撤器之因門下三千毛

遂困處囊之地  
盈天寶貴七七李沂小小盼盼真真亭亭  
態劉全燕燕雲間陸田田錢錢環環東東  
瓊開元皎皎阿軟好好灼灼情情高郵安安理宗  
端端善和轉轉馬或師師徽宗惜惜高郵安安理宗  
情情黃公度簡簡紅紅賽賽楚楚翠翠

卿卿當當李元紫紫  
鉅野有穠芳亭郡人延王維翰書石未至伎謝天香戲以  
袖書穠芳二字維芳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仇儂王

嘗戲謝曰昔日章臺習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

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後人選國雅者謂  
為秦淮伎詩非矣

遁甲開山圖仇夷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帝系  
譜伏羲人頭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時生  
獨孤及表置天與節其日慶雲見常袞表十月良月遠膺  
盈數之期後天奉天近和元之曆從風蕭索抱日縈  
迴色涵流渚之虹影雜繞樞之電

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坡之合義璧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  
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長安崇聖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常召妃久不至怒之因  
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覽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  
能來  
西北海之外有搖山其上有入號曰太子長琴裴光庭為  
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虞世南  
詩搖山盛風樂抽簡薦從註  
宋世以駙馬為粉侯文及甫抵書邢恕謂駙馬韓嘉彥兄  
忠彥為粉昆  
五星流為竟鉤鈴星別為豫昂畢散為薊箕星散為幽營  
室流為并參伐流為益虛危流為青天氏流為徐軫星  
散為荆牽牛流為揚  
山曲曰盤水曲曰屋

松陽縣東南臨大溪有松陽樹大八十一圍腹中空可容三十人坐王右軍嘗往看之

梁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彭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橫却月于天街劃長雲于地脈

徐廣曰河內成臯有李城正義曰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

同父所封昭明名士悅傾城詩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

東元積會真詩因遊李城北偶向宋家東

卽潤疏隍憑巖建宇土無文繡木不雕鏤矯鋪首以荆扉

變綺窻于甕牖

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二十一

溫房則冬服絺絰清室則中夏含霜啓七

觀名與天壤齊者豫章之滕王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

暑宣城之登嶂此外二三所而已

京口有黃鶴山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萬歲西北

名芙蓉至今存焉俗傳此樓飛向江外以鐵鎖縻之方

已又樓上時見白氣一道如烟刺史必死輕則貶州人

至今為常候

沈約為東陽太守日題八咏詩于玄暢樓後因更名八詠

崔顥詩梁日東陽守為樓望越中嚴維詩明月雙溪水

清風八詠樓李詩沈約八詠樓城西孤岩巖今在金華

吳興刺史楊次公明月樓詩江南地煖少嚴風九月炎涼

此名

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因有

劍南節度使李回于成都建海棠樓以會僚佐鄭谷詩上

國休誇紅艷杏深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

片猶如舞蝶飛唐成都又有散花樓

石虎起靈臺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女伎二千為鹵簿皆著

紫綸巾蜀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成靴遊于戲馬觀

宋臨川王義慶立觀于羅公洲惟一柱唐東京紫微官有

一柱觀劉孝綽詩經從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詩孤城

一柱觀落日九江秋陰鏗詩遙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號國制一堂費萬金工人工價之外更邀賞伎之直復受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二十一

絳羅五千段工者嗷而不願號國評之工曰某技盡于

此不信者願將蠅蟻蜂蟻之類數其目而投之使

有隙得亡一物卽不論工直也又明皇雜錄號國中堂

成召匠汗鍍授二百萬償其直復以金盆二瑟瑟三斗

為賞鄭嵎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翔鴻賀燕無由

窺萬金酬工不肖去矜能恃巧猶嗟咨

襄陽城東南有白沙曲龐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

之陽隔魚梁洲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每至相思則褰裳

涉水豈待還桂拖于千里貢深心于永思哉

人之有宅東閣延賓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

端居中霽以收四事之用焉

宅地平坦名曰梁地後高前下名曰晉地居之並吉南高  
北下名曰魯地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  
地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地居之先富後貧  
徐孺子墓在豫章城南十四里白杜亭

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故基淪毀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  
移創今地謝石創征虜亭三吳縉紳創冶亭並太元中

昭州山水清婉郡圃有亭名大繪郡守李丕以同金年號  
欲更之有范滋者為易名清暉后李視積壤中有片石  
載石濬所作記畧云予擇地得此亭名天繪後某年月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可為一笑考命名之日不差  
見夷堅志今無昭州疑韶州之誤

焦氏說格 卷之六 二十三  
河南密縣有愁亭耶邪朱虛有憫亭沛城有揚蒨亭鄆有  
結埼亭

香島北有芝蘭湖其流南注西海嘗有人治圃得斷礎上  
有詩芝蘭生深林無人長自芳君子處階庭明德惟馨

香游魚物且躍好鳥名鴛鴦微風動林岸此心共翱翔  
漢議郎楊孚字孝元常移洛陽五鬣松于廣州宅畔隆冬  
蜚雪盈樹人以爲特異後村民張瓊掘地得碑云楊孝  
元宅瓊以爲瑞因號南雪自後聰悟頗能賦詩唐許渾  
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

桂陽有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有石高六七  
尺如女子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

石江總貞女峽賦眩茲峽之珍怪佇奇峰而躡躡或迤  
邐而四成乍崑崙而五曲含照耀之燭銀沛灑灑之膏  
玉今在連州余覽廣志見含照耀之銀燭余曰此必燭  
銀不知者妄倒之耳見楊升菴集所引卒然始知古書  
被人改竄者多矣穆天子傳璿珠燭銀簡文詩燭銀踰  
漢女寶鋒邁昆吾

罕夫石事人稔知之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  
夫爲商不歸久望遂化石宋林小山詩瘦骨凌層立海  
涓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郎去作三衢客目斷天涯竟不  
歸

鄭僕射愚常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  
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壯蠓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蠓房一名蠓初生海  
畔才如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肉之大小隨房所生  
潮至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合之以充腹韓退之詩蠓  
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蠓山迷  
向背佛宇屋氣成吹噓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蠓山憐  
疊嶂

神宗以溪洞有警遷元厚之知廣州經略至乃誤傳也謝  
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爲危  
事神宗覽之大悅後遷翰林學士

國初周尚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族兄來訪與言昨

此等真  
多怪  
招美

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云此真鬼詩也因攜卷去倏然不見其兄在家初未出也昨鬼復至明矣

黃野人得葛稚川丹服之入羅浮山為地行仙標靈著異人多遇之有人宿巖谷間夜見一人徧身無衣惟毛覆體再拜叩之了不為顧長嘯而已歌詩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咸淳中客有戴烏方帽著韉往來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云雲意不歸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墜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竟渡海而去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鷄即刻漏驗之譽

度無差南越志沈懷遠贊曰翠冠續苒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警晨

交趾田膏腴號曰雄田

廣州有貪泉合浦有廉山故改名廉州余謂此二名正可相準吳東湖詩行李紛紛遊宦子幾人不覩大廉山李睿畜瓢一昂首修頸而腹果然其狀肖鶴乃剖其腹出其扉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狀因字之曰鶴瓢

吳門隋義父得一竹龜于市首尾四支其活轉動其腹枵然反覆視之貫于竅者兩端俱大無容出入驗其體與龜異固將就一身而鑿出者人疑為僞術之戲且不知所用

魏公美以奇石餉杜用嘉上有三峰疊起岩塢池洞領道泉石布其下命之曰揖峰拱峰峻峰天池橫領仙洞飛泉塢宿雲岩題詩要人和之

鎮海武公得巨蚌海濱中有蛇墳起鱗目具備裝成飲器命曰海靈杯

朱孟辨獲三奇石于聚寶山間製為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王蒙圖而銘之宋太史為作後序

湖口人李正臣畜異石九峰東坡名曰壺中九華并為作詩

中條山秦王硯是秦敗晉師至王官時所貽大如碾盤無下口如尖底磴

趙清獻公自崖州還持石渡海濤瀾大作公心祝曰某居官不私豈以一石累濤息得歸後以貽天竺辨才瑰璋

特立蒼色層設纈栗而文理窵窳廉隅各有異態

吳郡繆仲素得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硯硯蓋端溪紫石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述古圖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彷彿可觀

會稽趙麟有銀河秋水石衡尺有咫崇三之二色類蒼玉肌膩瑩潤白脈連絡如乳青質聳特近遠高廣坡墮延

袤有千里勢右角白脈滋起少許派分而二一由右直下徑入無底一自山麓下折斜行稍左平流上三峰巖

立後若登嶂峭壁隱約排雲杳無瑕迹可指

孫登琴遇雨必有響如刃物聲竟因陰雨破作數截有黑蛟踊去

鮮于伯機贈趙松雪琴曰震餘云是許旌陽手植桐木所斲

南海廟銅鼓唐暹羅所進蓋極天下之奇治也一統志載

廣南祭銅鼓神

元順本棋枰聲應律以響玉為之

南唐王氏有鏡六鼻常生雲烟照三方事皆見黃巢亂向

京城照之寇兵如在目中都邑平以映日紗囊取入禁

中

焦氏說格

卷之六

二十七

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曰吾賣東陽舊業以得琴

乞尚書令河輪佩玉截為徽貨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

為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吾從死矣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書剪開字字賣之蒼卿一字得

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芋千頭隨

人奸之淺深

白傳用胡松節支琴

張夔公有石綠鏡臺得自明川道士玄宗聞其有異取以

精炭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成都朱善存家世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史黃巢

之亂皆吐黑烟屬天不差毫釐

宣帝時西夷恒隨國貢八角玉升夏以水澆之則無暑冬

以火迫之則無寒

昭王宴河曲有金人自泉出捧水心劍語曰人腰水心之

劍家給火耕之田

元白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號曰詩筒林和靖詩云帶斑

猶恐俗和節不防山

許判司執中造葵牋綠色而澤入墨有采其法采帶露葵

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

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

古琴名則冰清春雷玉振黃鵠秋嘯鳴玉瓊響秋籟懷古

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寒玉百衲響泉冠古韻

焦氏說格

卷之六

二十八

磬涉深天球又混沌材玲瓏玉萬壑松夜冰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環佩已上俱見輟耕錄又吳

越有洗几清絕二琴折天百衲琴見洞天清祿及輟耕

錄余尚憶數種霹靂震澤孤桐一名香林八節號鍾玉

磬松風古嫺黃南風歸鶴秋風漁根九州瑋太古清音

太古太和寒泉怡予天籟青山獨友庾信小園賦琴號

珠柱又鮮于伯機贈松雪琴曰震餘

桑柴灰入酒有韻煮酒脚塗靈壁石如漆

峨眉山石高寸許大如牟麥莖色類水晶取暗室隙處如

日光射之五采爛熳不可名狀

葉茂實造墨妙為軟帳烟其法作煖閣幕之以帳約八九

尺下用碗貯油炷燈外密無風烟直至頂輕遠可知膠  
內有紫礦青皮木賊草當歸腦子皆活膠之藥蓋膠不  
活則滯而不清

筆以鋒齊腰強為善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腰強為難  
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

丸墨日用之歲磨減半寸者萬金不換

窰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纏度臨照而然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來貨或得之將練為衣忽釜中

雲蒸起二龍騰躍穿壁去

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

則傾側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五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樽凡王欲勸飲者呼

之則尾指其人

內庫有清酒杯紋如亂絲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

相次如沸湯名自煖杯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

入夢中號遊仙枕

穆天子北征曹奴之人觴之洋水之上賜金鹿銀麕今有

地上得銀狔金狗皆古賂夷奇貨

號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

馬遠山水一幅絹畫溪水數折亦有勢兩岸竹樹有烟雨

態水禽四上有宣和天水小壘疑後人加之者遠為南

宋人故耳亦佳微傷板

趙子昂如來雪山參道絹畫為吾鄉羅淵泉物羅且死囑  
其細君以是乞銘于家君家君前夜夢一佛白雲中下

臨余家晨起得此適符之佛坐古松下以手按膝宛然

如生故是神物

唐六如觀瀑布絹畫清潤高古妙品也上自題小詩復有

文徵仲景伯時周子庚諸公題咏

管仲姬畫竹卷前書竹賦字清勁竹瀟灑後書至大年四

月二日余奉松雪于鷗波亭觀雨頗有清興松雪謂余

曰不可無紀遂作此卷舊是商文毅公家物今歸金粟

齋中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五

沈石田白蓮一幅紙畫上有王少傅詩云埋盆若簡便為

池玉蕊亭亭有一枝不以格高知者少幸因開晚謝偏

遲窻前曉日自相媚江上秋風空爾為我欲舉杯同此

賞天高露下月明時後云館中秋深白蓮一枝忽開不

意石田先生遂繪為圖且有嗣音因書其上石田詩云

學士弘開君子池露花凝秀發高枝華峰卓掌兼秋爽

禁院分燈覺夜遲素德玉成超物類仙資天賦豈人為

通辭更有微波在想像臨風點筆時楊支硯詩秋來百

卉皆凋落盆裡寒芳更壓枝露洗玉盃偏乘潔霜留翠

葆故飄遲洛川都麗真無價少皞司工妙有為正得新

詩比初發廬山爭說遠公時畫登逸品詩筆皆名家可



寶

玉有氣侵玉之病也淺曰氣深曰侵不知者謂狗葬尸氣所侵曰侵非也自有一種真為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為不祥之物曷貴焉宋人之論若此今殊不爾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琢治之為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世所傳厚若磚而燥者皆偽物也

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子畫皆精妙南宋時猶存石刻

契丹東丹王突買巧石數峰目為空青府

趙光逢奴往淮壩偶得一石四邊玲瓏如火光逢愛之名曰圓光石

葉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塊上有鐫字金飾曰寵仙

吳越孫妃以一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僧不以為珍偶出示船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蓋簪也增價至萬二千緡

人家蓄一簾赤紫色人在簾間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于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後歸渾咸家識之者曰此瑞

英簾耳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類綿疊

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不能滯竟不審何物為之

用修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

斷裂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錮之

復為完物按萬曆六年河南李蔭尹宛平構小齋解西

偶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八十九

字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黎民表為作記斯與石鼓文當

為燕二寶惜其出晚用修無由覩之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每至此時則博

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疎圖而兵士有著芒屨者

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著帷帽者不知芒屨出于水

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于隋代非漢官所作

王摩詰演教圖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顧視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物女人三寸許長

皆有生氣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上者歟絹

素顏色如新

何元朗家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

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勻圓著色之清脫種

種臻妙

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人物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

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

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畫山水關全荆浩為一家董源僧巨然為一家李成范寬為一家李唐為一家

雲林嘗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塗抹久之它人視以為麻為蘆僕亦不能強辨為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為何物耳

宋晦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玉為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七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抹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褶紋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名壓舌劍并含玉也又塊如玉笋名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三十三  
代指講筵用以點呈經藉漢唐遺物也

登州鼉磯島石可為研材東坡婁言之余家一研是國初俞士吉侍郎奉使時購石所成形模樸雅上篆永樂二字旁書海東潛璞晉傳玄研賦曰采陰山之潛璞簡象材之攸宜高似孫謂潛璞二字妙絕曾子固謝表云陰山堅石之璞以堅易潛非知研者恐此石不無怨言耳謝于喬端溪硯刻有聯句與者修撰吳原博戶部邵文敬

侍講李賓之修撰吳汝賢刑部馬佩之并千喬六人石與詩皆奇物藏于齋中 遙遙古端溪 寬石色秀而雅 崎崿出崑坑 清冽帶湍瀉方疑象坤隅 堅豈藉歐冶賢巧傳蒼頡跡 怒避羸秦赭材鈍費磨礪 功多

賴揮灑奇文闕幽玄 珪純質辭幻假噓水得餘潤 陽狎火防大捲活眼動鸛鶴 遷深淵產龍馬 寬金聲一振之 玉韞誰價者 希鳳圍愧殘璋 珪雀臺悲斷瓦遺污轉光

彩陽藏真非土苴靈霽凝片雲 遷流落起荒野沼鑿傷至完 寬炬合憐絕寡 希比德坡有銘 蘭分封管同社鎮靜壽兩宜 珪文章用疇舍心於蒯承慕 陽風宵包公下龍蛇恍旗影 遷玉石脫山炮鐵穿彼徒勞 蘭珍玩方在把 陽

周益公研作八卦形甚古樸公自銘云二儀分八卦定造化機翰墨柄用則昭我文明舍則守爾以靜平園老叟端谿月研一製作古雅數百年物也程鴻臚所遺家君銘

焦氏說楮 卷之六 三十四  
曰誰斲山骨混沌之餘魄死明生有如月初楮雪凝華松烟霏霧子孫保之光輝天路

國史研龍尾深坑石也溫潤縝密金星燦然斲削甚工而饒古意保大中李少微所造家君攜入史館邀寮友銘之家君先成研之斲自南唐今隨予升玉堂作一經繼素王亂賊懼幽潛彰與日月爭輝光諸公知有所諷也相視閣筆不復繼作

郭熙雪江曉渡圖相傳為殿屏小景元人陸友仁柯九思柳貫道三跋皆佳柳云雖小幅而重疊疊嶂長江巨川具在目前至若茅店逶迤方舟雜遝人馬參差烟樹遠近各有姿態一展玩間令人栗栗起粟非神於畫者不

能真着題語也

龍眠居士賓貢圖卷首李西涯篆此七字筆勢飛動同六  
段方物象馬筐篋旗幟種種各別精極毫芒備諸變態  
神品也有張貞居黃美之魏國公收附此中人黃賜所  
藏賜於孝廟有阿保功所賞賚多御府物美之名琳  
舉鄉貢賜猶子也家有富文堂收藏之盛一時罕儔今  
皆散軼矣

趙松雪小楷尚書序甚精工前有小像上書延祐五年提  
舉楊叔謙畫時余為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五

松雪寫戚飯牛圖系以十二月歌趙書圖熟流便此獨以  
道勁勝絕不類平日手世傳吳興書法數變愈老愈工

觀此益信末一七言律筆勢飛動神采煥發佳品也

衡山小楷赤壁二賦韓敬堂學士以貽家君者道麗飄洒  
何必古人

衡山山水一長卷後大書七言律六首字作涪翁體甚道  
美是嘉靖戊午春所書

陳太僕魯南豫章山水冊太僕嘗言人每不能遊遊未必  
能詩詩未必能畫意以自許也其紀平生所遊歷余見

此都山東及此卷凡三本詩記具載紀遊集中畫似濃  
而澹似淺而深似弱而老不襲前人一筆而分布結構

紆餘揜映之態妙極工緻每一展閱塵襟如滌  
焦氏說楷卷之六終

焦氏說楷卷之七

蝦失水則屈淮南人呼屈身曰蝦身

苗蝦如蜈蚣而擁滿曰蝦公

瓦壠一名魁陸狀如海蛤有縱理文殼中有肉紫色曰天

爵外眉而內渠故曰瓦壠又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

其理五味具充又千歲蝙蝠化為魁陸別名爲蚶形似

瓦屋

鼉魚皮可冒鼓今誤作鼉鼓一云鼉聲如鼓故名或非也

鼉皮自可冒鼓

狐神鼠聖薄社依牆

愁舊音曹今人呼不快爲心曹楊雄有半牢愁衰亦音愁

賀監詩鄉音無改鬚毛慙今吳語尚謂衰爲慙

蝦蟇依牆而生故名守宮此與博物載東方朔語武帝者

不同又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蝦蟇爾雅疏在草

澤者名蝮蝮蜥蜴在壁者名蝦蟇守宮蜥蜴又名蛇醫

又名龍子色青紺長二三尺可用祈雨者是也守宮俗

名蝮處灰色大如指術家養以點婦臂者是也一說皆

龍種不可犯夷堅志嵩山有大蜥蜴數百長三四尺取

水纒入口即吐電俄頃滿地忽震雷皆失去雨雹大作

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池詩王事靡盬注鹽不堅固

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注鹽鹽不練治也左傳夢楚人伏

已而鹽其腦注鹽鹽也一字四義鹽腦尤奇

鮐河豚也背青老人背色如鮐故云鮐背

男而婿婢為臧女而婦奴為獲又婿婢之子為臧婦奴之

女為獲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

僚僚臣僕僕臣臺

當家即監奴也王建詩不是當家頻向說

窮奇狀如牛蝟毛音如嗥狗

髮愈多鬚也左傳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當是不之諺

豚齧口上曰豚下曰函齒肉為齧外為齧

夸毗體柔也蓮條口柔也戚施一作規施面柔也戚施說

文作醜醜一云蓮條今言園子醜醜今言蝦蟆皆以物

焦氏說楷

形人之醜態也

以形化者牛哀為虎以魂化者望帝為杜鵑帝女為精衛

以血化者萇弘為碧以髮化者梁武宮人為蛇以氣化

者蜃為樓臺以淚化者湘妃為斑無情化有情者麥為

蛾有情化無情者望夫女為石物相化者雀為蛤人相

化者武都婦人為男子

雁奴 雁王 雁臣 雁子漢書太液池鳧雛雁子布滿

充積 雁兒王維詩菱花罨雁兒 蟹奴 蟹胥山谷

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黃帝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瓊以盛甘露堯時猶存時淳則

滿時澆則竭舜遷之衡山為寶露臺時有雲氣生其上

帝堯在位有巨查浮西海光如星月夜明晝隱常浮繞四

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

曾南豐引山東諺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糶東坡春雪詩

助爾歌飯糶引此

輕容薄紗也王建宮詞薄羅不著愛輕容

積絲成綵散繭成花

等身書賈黃中幼聰敏父師令讀書取書與身等張子野

詞亦有等身金酉陽雜俎云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

身鐵二字舊矣

巴渝漢高拍張王敬則相楊渾脫公孫大弓彎舞袖引彎

胡旋安祿山胡拓拔老婦舞拓拔

焦氏說楷

不借謂草履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軍持淨瓶

也賈島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吸寒流

孫承佑富有小四海謂南蜻蛉北紅羊東蝦魚西粟延篤

曰吾食赤烏之麩麥飲化益之玄醴化益即伯益淮南

折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郁瑕之鹽尸子曰桀紂必南

海之薑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診癡符和凝為文以多為富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謂

此顏之推所謂診癡符也

啄啄呼雞落落呼豕咄咄呼馬驢苗呼貓鷲呼雀

鰈魚性痴見人輒樹其鬣西方有鳥曰半翅見人飛不過

三五尺以杖擊之輒得

乾為駁駁鉅牙食虎豹一名茲白

塔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秦有金泥飛頭鞋漢有伏虎頭鞋繡鴛鴦履晉有鳳頭履

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

雲霞履隋有瑞鳩頭履又名仙飛履唐有鸞靴伶人服

之詩便脫鸞靴入鳳幃又扶南國進抱香履青州有桃

蓋與松脂通相纏織成鞋桃盛開時垂絲至二三尺

黃鳥食之止妬鰲魚食之止驕鵬居食之不饑酸與食之

不醉鮪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索巷冬竟而夏螫鴟鴞晝盲而夜察鳥樹栖而鴻栖野獸

野栖而猿栖樹

焦氏說楮 卷之七 四

歐公五十而學書右軍五十三而成書

耗耗音兜達本夷服今性劣者以此目之

董仲綬智為儒臬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

不復章安縣出鱈魚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

子

賈誼新書大禹鬢河而道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纛函

以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醜五湖而

定東海

商鞅謂仁義諸物為六蠹故云蠹官又謂處士為六蠹韓

非謂之五蠹退之詩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

共躬巧姦敗羣倫

古黃之乘復前之露犬也飛食虎豹

南海鰐魚如鼉斬其頭乾之去齒更生三乃止

鮮魚如凝血無頭目衆蝦附之隨其東西可煮食

鳥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鶴以礬繞卵助燥氣今藥物以鶴巢礬石為絕佳

屠龜解其肌惟腸連頭經日不死猶能嚙物漁者或以張

鳥檀珪與王僧虔書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陸龜蒙詩但

得枕流共漱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蟻蟪以背行百足中斷兩段各行而去一名馬蛭

海青俊禽也羣燕緣撲之即墜

焦氏說楮 卷之七 五

啖豆三年身重難行啖榆眠不欲覺食鷲麥骨節斷解食

鷲入水為蛟龍所吞食冬蔡為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西域葡萄酒十年不敗醉彌月乃解飲逾少心逾開年逾

益飲愈多心愈塞年逾損

婦人姪未滿三月著冩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市映影而去

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宋王甫夢人引入山間茅

屋指曰此公居也壁上詩白髮高僧酷愛閒一餅一鉢

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間恍然悟其

前生也窺井事用此此與張安道東坡入壽星院事甚

類 鬪戰死亡之處人馬血積年化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

略不可見觸之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之便分散無數有  
細咤聲如炒豆惟靜住良久乃滅

孫臏名爲史逸臏肉刑去足名黥布姓英坐法黥故口黥  
布

神禹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

軒轅氏獲飛黃獨角

勝國元統祭酉駙馬剛哈刺喇慶王墜馬得一奇疾兩眼

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

也里可識此證遂剪去項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

兩側各去一指許却塗以藥而愈

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稌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

州謂之糜卽稷也

蟬有二種夏鳴者爲蟬秋鳴者爲寒蟬一云朝鳴蟬

夕鳴寒蟬

識勞薪事本師曠有謂苻朗或荀勗者何也按食飯知勞

薪所炊者師曠也荀勗也食而知鹽味小生食雞而知

栖恒半露食鷺而知黑白之處苻朗也

海牛無角長丈餘紫色足似龜尾若鮎魚性捷疾見人則

飛渡水皮堪弓韃脂可燃燈北海有海牛鳥與海驢島

近亦有海驢皮可禦雨水不能潤海馬如馬脚軟其骨

水火不能毀惟溷以腐糟卽敗

近有發陸遜墓者叢箭射出又聞某墓木人運劍殺人棺

兩角輒有旋風聚沙壅人至死卽墨城北有古冢或發  
之黃牛從堦門出犯之卽吼不可動按漢舊儀將作營  
陵地內方石外演沙石交橫莫邪設伏弩伏火弓矢與  
沙蓋古製有其機第不知黃牛蒼鷺之異何也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一曰紂絕陰天宮二

曰泰然諒事宗天宮三曰明辰耐犯武城天宮四曰恬

然罪炁天宮五曰宗靈亡非天宮六曰敢司連宛屢天

宮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誦其名者百鬼不敢犯

鄴都稻名重思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以供仙官食

杜瓊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

時

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

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

掌理廻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

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

第一芝名龍芝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

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

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

三官真御史

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北洲肩胛莊

嚴

龍于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天單越人惡冷風龍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闍浮提作海潮音

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相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瑗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古云度索尋樺之國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獲者臊草食者羶也

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亦全盡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傘子鹽 白鹽崖有鹽如水

精名君王鹽 鄭公虔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

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頓笑輒落

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洩罷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玉舌神曰始梁

馬腦鬼血所化玄中記言松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瀋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或言龍血為琥珀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土人燒治以為琥珀

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謬一作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

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鍾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免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牛草書

召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誥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書一曰慎

亦施于昏姻余嘗夜夢人授以鼠光書

西域書有駟唇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牝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六十四種

不見輔星者將死識人星不患瘡見天獄星有流星入被

種

那方山  
考流

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張蔡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

北斗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

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

不焚

鴿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鶻生三子一為鴉鴉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鰩魚子朝出索食暮還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類赤如金甚

焦氏說楮

卷之七

十

健網不能制俗呼為河伯健兒鮫母子驚亦入母腹中

樟木江東人多取為船船有與蛟龍鬪者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

最為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

聳幹無慚于松栝成陰不媿于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

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權頽建章布

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興唐寺有牡丹一叢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

暈倒暈淺紅淺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

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

上旬為次時八月下旬為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人不憂

春兩甲子赤地千里夏兩甲子乘船入市秋兩甲子禾頭

生耳冬兩甲子麻麥齊死

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為醬非賓客親族不得食

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 惠帝三年桂

宮陽翟俱雨稻米 漢永和年長安雨綿皆白 鴻嘉

四年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 建平四年山陽湖陵

兩血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建和三年北地連雨肉

焦氏說楮

卷之七

十一

似羊肋大如手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

寶珠 唐貞元四年雨木于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木有

孔中通下地立如植 宋熙寧八年雨黃土兼細毛

紹興八年汴京雨水龜具首足卦文

海中之人不業畊種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之蒸熟切如

米粒倉圖貯之以充糧糗是名藷糧

藷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藷為筏作小孔浮于

水上種子于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于

藷筏孔中隨水上下蓋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

藷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

先食此菜治葛之地必生藷葉山羊食治葛即肥大人



食山羊不害者物有相化伏也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  
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  
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一云風神居楓瘿間泥封之則  
大雨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拒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  
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鷄骨香根為黃髮香  
幹為棧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  
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

荆寧浦有二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堪作履又  
有牡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  
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凡草木有白嫩而堪食者皆曰白筍不獨藕也爾雅芙蓉

莖下本密周禮蒲菹蒲之筍也尚書孔傳筍筍竹也  
荀一名萌一名筍竹一名筍一名薤一名竹胎一名竹牙

一名苗一名初筍一名竹子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  
筍名曰苞筍

段文昌曰竹譜類有二十九贊寧曰戴凱之竹譜類有六  
十一筍譜類有九十四

襄陽薤山下有孤竹三年方生一筍及筍成竹竹母已死  
矣代謝如春秋焉周官曰孤竹之管即此

筍竹根長千丈斷節為大船生海畔山其竹萌可數丈猶

為筍也又山海經衛于山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  
船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  
厚八九寸可以為大船

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成  
町竹譜云筍必六十復亦六年花亦曰復

桃枝四寸為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  
歐陽公牡丹譜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一日青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

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葉真珠 延州紅 多

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

胎花 甘草黃 一撇紅 玉板白

陸游天彭牡丹譜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王冢樓 金冢

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紫繡毬 乾道

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盆 歐

碧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深春毬 朱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鷺

毛 粉鷺毛 慶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  
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亳州牡丹譜

御衣黃 淡鶯黃 大紅舞青猊 石榴紅 曹縣狀  
元紅 金花狀元紅 王家大紅 大紅剪絨 大紅  
繡毬 大紅西瓜穰 小葉大紅 金絲大紅 映日  
紅 羊血紅 錦袍紅 石家紅 七寶冠 醉腴脂  
魏紅 大葉桃紅 桃紅舞青猊 壽春紅 殿春芳  
醉仙桃 梅紅平頭 美人紅 皺葉桃紅 蓮蕊紅  
海天霞 桃紅西瓜穰 翠紅粧 陳州紅 桃紅西  
番頭 桃紅線 四面鏡 桃紅鳳頭 嬌紅樓臺  
輕羅紅 淺嬌紅 花紅繡毬 梅紅樓子 花紅平  
頭 銀紅毬 醉嬌紅 嬌紅 出莖紅桃 西子  
海雲紅 紫玉 玉芙蓉 素鶯嬌 水紅毬 玉兔  
天香 醉楊妃 赤玉盤 回回粉西 粉西施 玉  
樓春 觀音面 粉娥嬌 西天香 醉春容 合歡  
花 醉西 肉西 三學士 紫舞青猊 腰金紫  
卽墨紫 丁香紫 瑞香紫 平頭紫 徐家紫 茄  
花紫 紫姑仙 紫羅袍 紫重樓 紫紅芳 烟籠  
紫 駝褐裘 淡藕絲 白舞青猊 萬卷書 玉重  
樓 無瑕玉 水晶毬 慶天香 玉天僊 白剪絨

羊脂玉 玉繡毬 玉盤盃 青心白 伏家白 鳳  
尾白 蓮香玉 平頭白 遲來白 金絲白 佛頭  
青 綠邊白

維揚芍藥譜

冠羣芳 賽羣芳 寶粧成 盡天工 曉粧新 點  
粧紅 疊香英 積嬌紅 醉西施 道粧成 掬香  
瓊 素粧殘 試梅粧 淺粧勻 醉嬌紅 擬香英  
妬嬌紅 縷金囊 怨春紅 如鶯黃 蘸金香 試  
濃粧 宿粧殷 取次粧 聚香絲 簇紅絲 效殷  
粧 會三英 合歡芳 擬繡鸞 銀合稜 御衣黃  
黃樓子 袁黃冠子 峽石黃冠子 鮑黃冠子 楊  
花冠子 湖纈 龜池紅  
湘江開化縣銀杏一株巨甚實從幹上擁腫處剖出不由  
枝生土人目為胎生銀杏  
武林舊事載臨安市食 子 件 一 件  
鵝鴨餠 餠兒 肝臟餠子 香藥灌肺 灌腸 猪胰  
胡餅 羊脂韭餅 窩絲薑豉 剗子 科斗細粉  
珍瓏雙條 七色燒餅 雜煤 金定裹蒸 市羅餠  
兒 寬焦薄脆 糕糜 旋炙犯兒 八糙鷓鴣  
鷄鴨 燻肝 罐裏燻 燻饅餠 燻團魚 煎白腸  
水晶會 煎鴨子 臍鮑兒 焦蒸餅 海蜇鮓 薑  
蝦米 辣薑粉 糖菓子 豆糰 麻糰 螺頭 腰



諸色角兒 諸色從食 諸色果食

酒名

薔薇露 流香並御 宣賜碧香 思春堂三省 鳳泉

殿 玉練槌詞 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眞珠泉 皇

都春出賣 常酒出賣 和酒出賣 皇華堂浙西 爰咨堂浙東

瓊花露揚州 六客堂湖州 齊雲清露 雙瑞並蘇州 愛山堂

得江並東 留都春 靜治堂並江 十洲春 玉醅並海

海岳春西 籌思堂江東 清若空秀 蓬萊春越 第一江山

北府兵厨 錦波春 浮玉春並鎮江 秦淮春 銀光並建

康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並溫州 瀟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

思政堂 龜峯並衢州 錯認水婺州 穀溪春蕭 慶遠堂秀

白堂揚州 藍橋風月吳 紫金泉揚州 慶華堂揚州 元勳堂

張眉壽堂 萬象皆春並榮 濟美堂 勝茶並謝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鮮天楊淵五湖賦連航抑

鮮

三世諸佛過去千佛華光佛爲首至毗舍佛於莊嚴劫中

得成爲佛見在千佛拘留孫佛爲首至樓至如來於賢

劫中次第成佛未來千佛日光如來佛爲首至須彌相

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

須夜摩天赤蓮花開爲晝白蓮花開爲夜大自在天摩醯

羅是也八臂三目乘白牛執白拂一念之間能知大千

雨滴

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

三月甲寅壬戌爲上帝開塞之將曰八魁

綏山在峨眉西南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庾信詩經殄林慮李舊食綏山桃

甯封子爲陶正有神人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隨之上下遂

往流沙食飛魚斃死二百歲劉更生沙頭頌青藻灼灼

千載舒萬齡斃死餌飛魚

邵弘治荆溪人有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因號邵半江嘗

作香囊傳奇至落日下平川不能續其第應聲曰何不

云歸人爭渡喧乎時邵方與弟訟田因大喜割畀之今

名渡喧田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楔不拘巳

矣黃淳父詩上巳仍逢巳誤近顧山甫詩上巳逢三日

今春何偶然寔甲午事也

眼垢曰推眇耳垢曰結睥醉眼曰纈膩髮曰臚

馬酒以馬乳爲酒水酪以杏汁爲酪

韓退之詩懸瀑垂天神孟郊詩簷溜擲天神東坡詩餘波

猶足挂天神子由詩蒼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神謂瀑布

爲天神甚奇

葛洪鍊丹之地十有三處湖州烏程葛山其一也丹竈尚

存風雨之夕有大毳吞吐巖間謂之丹光山下有菁村

仙翁手蒔黃精之所

子知此  
鳴

安石居金陵冶城太白嘗欲營園其上作詩曰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為王荆公居荆公作詩云我名公字偶然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尙隨公今為吾家別墅天地逆旅遞為主賓可發一慨

白傅紫薇詩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詩移它到此須為主不別花人莫使看兩用別花字

元微之謫通州白傅有詩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龜張藉云江村

間日一集荆吳俗有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亥市又

周益公日錄云正月逢三亥浦田變成海

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段文昌以靈藍紙贈溫廷筠有詩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寄相思宋元憲詩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宋景文詩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鱗

立秋日日未升採楸葉熬膏傳瘡瘍立愈有人病發背腸胃可窺一醫教用楸葉膏傳外用雲母作小丸服盡四

兩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膏相著遂差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道勁鋒鉞調利樂天雞距筆賦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

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揆相同王隱筆銘豈其作筆

必免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山谷詩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嶺表錄云嶺外無免郡守偶得免毫匠者因醉遺墜以已鬚制之反佳後遂戶科人鬚一合

段公路北戶錄隴右以青羊毫為筆昭州雞毛筆溪源鴨

毛筆又傅子漢末筆有豐狐之毫博物志虎僕似豹毛

可為筆廣志蚰蛉鼠毛可以為筆均州鼠須筆卽州殺

獾羊毛筆鄭虔云麝毛狸毛筆嘉州馬毛筆陶隱居燒

丹封鼎際用羊須筆又有胎髮筆龍筋筆

唐御食紅綾餅餠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

十八人宴于曲江勅大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延孫後

入蜀為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

餅餠來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末利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待花蕩花過香成蔣捷辭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辭心字夜香清晏小山辭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漢書五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辭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

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

集賢謳歌鼓腹輕朋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

弘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

杜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泥它沽酒拔金釵杜牧之

詩脉脉春情更泥誰鄧文原詩銀燈影裏泥人嬌余嘗

題春帖云結有同心蟠鏡蒂香餘百合泥衣池

周處風土記梅雨沾衣服皆敗黥花間集韋莊辭淚沾紅

袖黥毛熙震詞自從陵谷追遊歇畫梁塵黥

伯益公冶長賈昌管輅知鳥語翁偉知馬鳴介葛盧解牛

音神速姑解蛇語台州王某聞蟻語和菟有鳥鳴書一

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餘冬序錄又韓子有詹何知牛

鳴抱朴子有李南知馬語梁典沈僧照知虎嘯益部耆

舊楊宜知雀語北齊書奚承洛知鵲言宋史孫守榮知

焦氏說楮 卷之七 三十一

鵲噪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漢書魏尚曉鳥語桂陽先

賢畫贊成武丁知雀言翰斧名談遇李太白遺書一卷

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

閩人取橄欖以鹽塗樹則自落東坡詩紛紛紅紫落青鹽

又取銀杏以竹篾箍其本擊篾自落

皮硝入鷄腹中煮食之銷痞

猿膽甜黑魚膽亦甜人多煮啖之以為佳品

蜂採百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于王

爾雅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鵲以睛交變化論鷺目成而

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纏枝內典孔雀因

雷聲而應孕

三伏日收苦草陰乾冬至日為末元旦五更蜜調服一匕

不疫

王叔明畫谿山高隱層巒疊嶂楓丹栗黃勃鬱滿紙而不

失清遠秀潤之致覽之雲霧滄然墮几席間恨不移家

其中也

唐六如白雲古寺一幅用舊紙作水墨兩崖古木數十章

舟出其中漁人樵父隔岸對語其上林木盡處畫一古

寺右邊稍高處作遠山數重不但氣韻與墨法之妙至

於經營摹寫亦自迥別所謂六法皆備者也六如自題

其上白雲古寺自前朝世上紅塵隔板橋料得絕無環

珮至百年消受許漁樵

焦氏說楮 卷之七 三十二

日本美人理髮單條筆法精工細入毛縷四明人以贛家

君文者云自海舶得之

淳化閣帖是泉州舊搨家君令工重背拆下背紙乃宋初

人公移體式與今絕異更有陶詩背亦宋人公移詩多

為妄人所改竄非此無繇見陶本之舊今業以宋刻梓

行與學者共之矣

清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圖為宋人張擇端所畫真蹟余

未見而此本城郭市橋之遠近屋廬林木之高下馬牛

驢駝之小大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雜沓毛

密縷析不可數計莫不曲盡其意態汴京盛時氣象髣

髴可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賈奇禍固知遠權勢

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不可不謹也

顧寶幢居士草堂讀易圖絹畫居士人品甚高超悟禪宗

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其餘事兼及書畫書法出李懷

琳孫過庭畫對酌宋元人之長而以已意運之殆古語

不為法縛不求法脫者耶晚年盡屏不為或閒窻縱筆

寫雲烟出沒以自娛而已此圖為其師陳翰講所作是

中年筆其精妙處視米氏父子不知何如餘子區區不

足道矣

又一紙幅寫宿霧晚烟欲泮復合出沒於有無之間超神

入妙上自題絕句停策青林晚山寒雨濕衣野雲仍有

意相伴宿柴扉

焦氏說楷 卷之七 三四

金潤山茶絹畫潤金陵名族為都御史澤弟其點綴之工

自具畫家軌範

王若水黃鶯折枝絹畫甚工惜絹色稍闇

盛子昭觀音絹畫松林枯槎老枿森聳特出自是其家法

面目略損動而神采自在

元盧謚鼓柅圖紙畫題其上丹青不願麒麟閣待詔不求

金馬門一箇小舟歌款乃百年清興在乾坤乃盧謚為

秉彝先生畫并題後賦詩者數十人今錄其七

湛湛巢湖雲濯濯金庭樹棠舟蕩秋風鼓柅復何去凌虛

渺千里心神浩無際方當兵氣清觀此深幽趣為問坐

者誰蒼髯濕烟霧當塗王琦

嚴陵臺下桐江路長日扁舟處處移姓字不須黃骨識機

心唯有白漚知落花春水如天上細雨斜風在釣絲我

欲明年將一舸五湖相與逐鷗夷信

鼓柅將安適滄浪六月秋夢回誰是蝶機息自忘漚況此

風波際多君汗漫游綠塵無所繫天地一虛舟胡深

關山塵滿舊鞵鞞澤國秋深有釣舟便腹解衣蓬底坐盡

將心事付沙鷗長山牧者胡翰

一髮中原望外山吳頭楚尾足盤桓世間到處風波險贏

得高人倚權看大梁趙簡

青林丹葉照晴波風送秋聲入櫂歌遊目靜觀天宇大蠅

頭蝸角柰君何東陽葉儀

焦氏說楷 卷之七 三五

身世都來不繫舟江湖何處是滄洲若為添我孤蓬下共

駕秋風汗漫遊金華范

說文凡國都郡縣姓氏皆從邑窮作窳庸作鄒朱用邾黎

作邕倪作邾樊用邾屠作邾延作邾章作邾匡作邾萬

作邾奄作邾來作邾貝用邾渤作邾息作邾葛作邾婁

作邾儀作邾燕作邾替作邾干作邾裴作邾荀作邾穰

用邾談用邾曾用邾許作邾費用邾祭作邾句作邾黨

用邾召用邾沛用邾蒯作邾葵用邾歛用邾

女為陰象二女為效三女為姦日女為旻以陰掩陽之義

妨媼姪姦嫌婪媼媼媼媼媼等字皆從女取陰私

之義若訓婦人處子則背矣





本煩燥反借馴也亂本絲紊反借治也楊用修集于丹鉛餘錄以為奇聞說文六字皆有分別詳辯于左臭音休與嗅同以鼻搯氣也荀子嗅之而無嫌于鼻從自犬會意借几氣之總名香朽羶腥篋謂之五嗅又香也內則皆佩容臭煥音醜腐氣也水潤下其氣煥曹植書海畔有逐煥之夫從火諸臭音擾音統煩燥也胤征倂擾天紀從手變上音俗訛作擾擾音繞馴也說文牛柔謹也職方氏豫州其畜宜六擾從牛變音亂音鑿紊也煩擾也史記猶治亂繩古作變從茲下指交結之狀嗣音雉理效也平治也盤庚嗣越我家論語余有嗣臣十人從司圜會意現石鼓文及宰辟父敗隸楷用治洪楊二公不知六書故有此誤

德氏說楷

卷之七

二天

鄧音陸國名史記周武王封皐陶之後于英六注偃姓地在壽州霍丘春秋文公五年楚人滅六宣公八年楚人滅舒蓼蓼音了愚見六與舒皆皐陶之後同宗之國楚先滅六後滅舒蓼如邾子國別封于邾號小邾子六蓼皆當用鄧小雅詩蓼蓼者莪蓼亦音六  
 鬻音黃泮官曰鬻舍天子大學其水周環故曰璧鬻諸侯泮宮水環其前形如半壁故曰鬻舍鮑德倬修起鬻舍說文無鬻字當用璜周伯琦妄用橫  
 屨音音插直說文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焱飛景附屨屨其間者吳都賦屨屨鱗接俗不解義妄作嚙霰

玳瑁音的礫明珠也上林賦明月珠子玳瑁江湄魏都賦丹藕凌波而玳瑁千宇文藻荷玳瑁俗楷誤用的歷噪悚音烘速含淚恐懼見孟子吾不忍其噪悚說文噪食辛而噪也如多食椒薑芥蒜則辛辣泓然含淚悚轉入聲叶韻楷誤用敲棘

蝸蝓音罔兩說文蝸蝓山川之精物賈逵云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左使魍魎蝸蝓莫能逢之幽通賦恐蝸蝓之責景從虫諧罔兩聲楷因魍魎妄作魍魎  
 蹠踏音顛沛偃仆也猶坎坎坷踏也蕩詩蹠踏之揭論語蹠踏必于是楷用顛沛俗作偵佈

德氏說楷

卷之七

二天

甝甝音速霜鸚鵡白鳳說文五方神鳥東方發明西方肅爽南方隼明北方幽昌中央鳳皇楚詞大招曼鸚鵡只當用肅爽又良馬白色亦曰肅爽左傳唐成公有肅爽馬郭璞賦肅爽掀髦楷別作騶驪  
 抖擻音斗叟精爽也諺謂勇敢曰抖擻唐王維詩抖擻辭貪里俗謂升合為量小斗斂為量大當用斗斂  
 梳篦音疎敝理髮罷櫛之稀者曰梳密者曰篦揚雄賦頭蓬不暇梳西都賦櫛比龍鱗當用疏比  
 俗楷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因下誤上者如髻音條小兒垂髻也髻音棍毀齒也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髻亂

僮穉之時俗因訛誤作齟齬音促躡也踢也鞠音掬革  
耗也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俗因蹴妄作踞  
干與竿同竹挺也衛風詩籊籊竹竿從了一指事篆因借  
義重別作竿故甲曆謂之干支借盾也與戰通又扞也  
犯也求也水涯也又姓氏轉上聲注箭莖也楷別作筭  
轉去聲注木株也詩註木旁生者為枝正出者為幹即  
衡使朝廷者天下之植幹篆別作幹借能事也蠱卦幹  
父之蠱隸楷別作幹古文干轉注假借為十用而義精  
篆隸分別五字愈繁後世妄增俗字又篆隸之所罪  
者

長音場永也久遠也轉音掌注進也生育也又孟也轉去

聲注餘騰也晉書平生無長物陸璣文賦故無取乎冗  
長俗誤用仗齊音騰平等也轉音沛叶韻載莖詩載穫  
齊齊玉環廟中齊齊借恭慙兒泮水詩齊齊多士楷誤  
用濟轉去聲與劑通

空音控虛也爾雅盡也轉上聲注通窳也攷工記函人視  
其鑽空而鞅舜紀穿井為匿空旁出俗誤用孔轉去聲  
注缺乏也轉入聲諺謂虛窳曰空窳或曰孔字切腳

類音類以事類祭天神舜典類于上帝郊祀誌類祠太一  
從示諧類聲俗誤用類轉上聲叶韻周禮掌次王大類  
上帝論語季氏類于泰山楷誤旅俗別作旅

北音悖違也增韻負也太甲既往背師保之訓從反肥指

事楷用背借借敗走曰奔北過秦論追奔逐北轉入聲  
注朔方也今但讀作入聲不知本音悖

相音襄省視也古作篆訛作相借佐助也儻導也轉平聲  
注共也因此知彼曰相識劉向值更相汲引俗以平聲  
為本字反以去聲為轉注

何音賀負任也儻也玄鳥詩百祿是何左使弗克負何轉  
平聲注誰也增韻曷也俗以平聲為本字去聲謬用荷  
放音紡效也廣韻學也禮器有放而文也檀弓哲人矮兮  
吾將安放轉去聲注棄也增韻縱逸也隸楷以去聲為  
本字上聲別作倣

頃音稔敬仄也淮南子天傾西北借證法甄心動懼曰傾  
齊有頃王轉上聲注頃刻須臾也又田百畝曰頃楷以  
上聲為本字平聲反加人作傾

愠音溫怒也廣韻恚也轉入聲注憂也心有所鬱積也都  
人士我心愠結楷誤用鬱

槍音鎗拒也廣韻稍也上古刻竹木以作兵械故從木諧  
倉音俗作槍與鎗混轉去聲注逆也諺謂迎風挂帆為  
打槍又謂趨簷曰槍楠今但呼其聲不知用槍字轉注

一物數名蟋蟀一名蜻蛉又名寒蚤莎雞促織剪子一歲  
名烏喙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雄 廣韻

枸枸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卻老枝冬名地骨  
皮 爾雅芙蓉其華芙蕖其莖菹菹其根藕其莖茄其

葉荷其本蕊其實蓮其中葍葍中蕙以子名曰蓮華以  
 葉名曰荷華以根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鳥音周擊飛禽總名其翹鳴羣鳴曰噪牡曰雄化曰雌短  
 尾者佳匹偶為雉修錯為雉獨曰隻兩曰雙張翼為奮  
 小佳為雀疾視曰瞿有角曰雀其首曰鳥毛為羽足為  
 爪狡曰翼喙曰喙食曰啄胃曰脰脰腹藏曰喙尾肉曰  
 雋長尾曰翹其子母哺曰穀自食曰雛獨宿曰棲羣聚  
 曰集  
 羽音與鳥毛也新生曰今未伸曰弱長曰翰翼曰被翼翰  
 曰於本莖曰翮強曰翮曲曰翮聾曰翮敞曰翮落曰翮  
 頸毛曰翁斂翼曰翁肥澤曰翮  
 飛音非鳥翥也肄學曰習小曰翮大曰翮翮舉曰翮游揚  
 曰奮疾曰迅高曰參往來曰翮翻頤頤曰翮翔眾晟曰  
 翮羣翔曰翮自下而上曰不又曰翮自上而下曰至翮  
 曰翮回疾曰笑遠影曰凡  
 雉音彘野雞長尾者雄有文彩其鳴曰雉雌辨色其鳴曰  
 鶴其子曰雛爾雅有十四種雷諸雉鷓雉鳩雉鷩雉秩  
 秩海雉翟山雉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翟江淮而南曰  
 搖南方曰鷩東方曰鷩北方曰鷩西方曰鷩  
 獸音狩毛蟲之總名爾雅四足而毛謂之獸雄曰牡雌曰  
 牝行曰走鳴曰啤足曰蹠長脊者為豸體毫曰毛頸毫  
 曰鬣鬣骨曰角乾毛曰毳尻後曰尾足掌曰蹠踐地曰

踈踐跡曰踈生革曰皮去毛曰革柔熟曰韋家豕曰豕  
 牲體曰肉肥曰臄脂曰膏頸曰脰肩腳曰臄  
 毛音茅獸毫也細便曰毳更生整理曰毳絲毳曰穉長鏡  
 曰毫牛尾曰髦用以飾物曰毳拂毛曰毳毳屬曰毳  
 角音各獸角也橫大曰衡觸發曰觸長曰觸利曰觸曲曰  
 觸上曲曰觸中曲曰觸上小下大曰觸其中骨曰觸抵  
 曰觸有枝曰觸觸落曰觸傾曰觸一仰一俛曰觸一仰  
 曰觸不齊曰觸反戾曰觸  
 虎音滸山獸之君也方言楚謂之於虺爾雅凌毛者謂之  
 虺貓有角者委虎白為彪黑為黠頭為虺行曰虺臥曰  
 虺聲曰虺鬪怒曰虺文曰虺殘害曰虺彊猛曰虺攫劃  
 曰虺  
 鹿音祿山獸相友者食則呼其類以夏至解角爾雅鹿牡  
 麋牝鹿其子麋其跡躩絕有力麋百年為蒼五百年為  
 白千年為玄大者為麋為鹿其皮曰麋其行超遠曰麋  
 麋音迷鹿之大者目上有眉以冬至解角爾雅麋牡麋牝  
 麋其子麋其大者麋  
 牛音紐大畜也牡曰牝牝曰特鳴曰牟息聲曰犖黃白  
 為牯白黑為牯黃體黑唇為犖白質為犖白脊為犖斑  
 駁如星為犖黃質虎文為犖長脊為犖其子曰犖無角  
 曰犖二歲曰犖三歲曰犖四歲曰犖八歲曰犖芻養曰  
 犖其生曰犖角觸曰犖柔馴曰犖徐行曰犖臄滿曰犖

無子曰犗踶曰犗圈曰牢引曰牽司養曰枝福衡曰犗  
特曰犗祭祀曰牲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馬音麻上乘畜駿逸可愛大曰駟小曰騊高八尺為駟七

尺為駟六尺為駟牡為騊為騊牝為騊雜雜為駟青白

雜總黑質白面騊蒼白雜騊黃白雜騊縞身赤胤媽四

足白騊後左足白馬黑白雜駟黃質白騊尾騊赤色為

駟形白雜駟紫質黑騊尾騊白額至脣騊白尻者騊深

黑色騊淺黑色騊青黑色騊黑質白跨騊赤黑色騊白

質黑胤尾騊白額曰駟虛黑質黃脊騊黃質黑喙騊紫

質白腹騊白質黑脣騊一目白騊二目白騊良材曰騊

純白為騊騊千里曰騊神馬騊曩野馬騊騊北狄良者

騊駟純者騊駟胤曰騊系尾曰騊鳴曰嘶曲脊曰騊豪

駟曰騊二歲曰駟四歲曰騊八歲曰駟紕足曰駟絡首

曰騊乘曰騊跨曰騊上曰騊在駟中曰騊二馬曰騊三

曰騊四曰騊奔走為騊驅馳直馳曰騊亂馳曰騊肥幹曰

騊踊躍曰騊騰低昂曰騊搖頭曰騊駢衝突曰騊疾行曰

騊曰騊徐行曰騊遲頓曰騊衆奔曰騊駢恐懼曰騊駢

衆多曰騊曰騊勇健曰騊柔順曰騊佇立曰騊負物曰

騊載重曰騊馬祭曰騊廐御曰騊似馬長耳為騊其子

為騊驢父馬母為騊駟駟者名駟駟

豕音史豬有剛鬣者牡曰豨牝曰豨脩毫曰豨一說其鳴

曰豨生三月曰豨六月曰豨三歲曰豨頭皮腴促曰豨

三毛叢居者豬大曰豨小曰豨曰豨頭曰豨內曰

豨絳足曰豨圈曰豨覆蓋曰豨穀養曰豨息曰豨奔走

曰豨縱逸曰豨獷齧為豨野豨為豨

羊音陽芻畜性柔好觸爾雅吳羊色白牡曰羴牝曰羴夏

羊色黑牡曰羴牝曰羴鳴曰咩其臭羴衆聚曰羴黃腹

曰羴其子羔生五月曰羴六月曰羴三歲曰羴小曰羴

大曰羴肥曰羴瘦曰羴其血曰羴牢曰羴野羊曰羴山

羊曰羴同一羊也爾雅以黑白而分牡牝

犬音吠狗之縣蹠者長喙獫狫短喙狫狫善吠短脰者

狫黃質黑頭為狫小曰狗大曰獒其高四尺牡曰猗牝

曰猗其子尤多毛者猗惡毛曰猗相齧曰猗驚視曰臭

暫出口突暴出曰狫其鳴曰吠小吠曰猗吠吠曰猗猗

吠不止曰猗疾走曰猗曰猗驚走曰猗逐禽曰猗所得

曰猗過弗取曰猗狫健曰猗猛悍曰猗狫懦曰猗荒黠

曰猗狫其怒曰猗其鬪曰猗狫狂曰猗無聲逐人曰猗

可習曰猗妄彊曰猗其食曰猗張耳曰猗躡曳曰猗頓

仆曰猗南越犬名猗狫廣韻殷虞晉猗楚猗韓猗宋猗

皆良犬也

夫卦九五羸陸夫夫稽攷羸訛作羸朱子注羸即馬齒羸

按說文羸音還山羊細角者象山羊觸角形寬字諧其

音易傳澤天夫澤為兌兌為羊見關朗易傳

剝卦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朱子注辨牀榦也出

何故典稽攷牀乃戕字之訛按爾雅革中絕謂之辨

通鑑晉石崇以鐵如意擊折王愷珊瑚枝集覽不知如意

本源稽攷古以玉為之即玉璫天子晉璫方正於天下

也說文璫字注大圭長三尺杼上終揆首周制尺長八

寸如意長二尺四寸度與璫同如意首象靈芝又與終

揆首相合後以鐵為之以避天子玉璫不敢薦越之義

隱逸者或以竹為之今俗以銅則腥臭

日磾今人皆讀作密底耿克明言日字漢書原無別音當

如本字讀宋公庠言日字音彌畢切如今人讀未知始

於何時也

杓鑿杓儒稅切鑿音造如漕河之漕亦音造也杓鑿乃木

工之龔牡本自相入但以方納圓則不可耳史記孟子

列傳持方杓欲內圓鑿其能入乎今去方圓二字云杓

鑿不相入甚為不通吾鄉一老儒以字學自負讀杓為

柄鑿音忤聞者但匿笑而已

世傳小說最害事如典則憲章錄中多未確況窮鄉下邑

所傳聞異詞遠可信乎鄭公吾學編雷公大政紀尚已

二書未出之先通紀獨行人人耳目已久無識者多信

之其人性忌而寡學於高賢名碩往往輕肆誣讒業奉

旨毀板近有永昭二陵編年尤極誕妄此人為推官貪

橫異常被耿先生劾去專作此為報復計語語鑿空固

不能逃知者之見也王元美史乘考誤之作最為審諦

欲傲其書一訂諸說之謬尚未暇耳

近庸劣無知之人取前人成書謬加增損以苟小利然往

往托之名入最為可惡金陵書坊十數年來有刻必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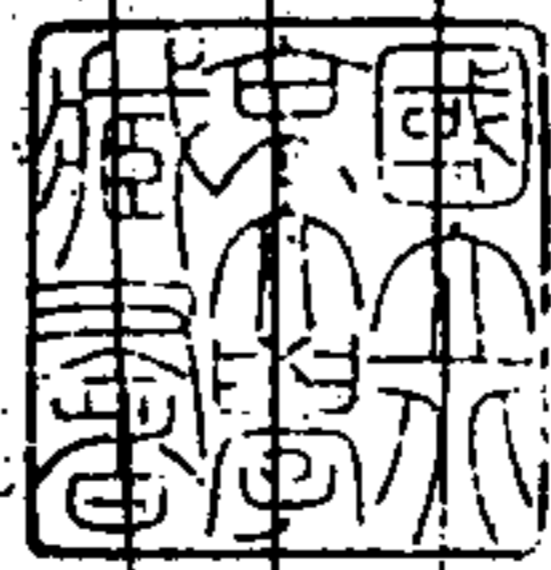
家君曩見新安之墓石太山之銅碑往往皆然昔元白

詩文流播人間市井小兒皆誦習之至雞林之遠無不

傳誦有一篇偽者其宰相必能辨之不知今亦有能辨

此者否

庶氏說楷卷之七終



道光丁亥春鐫



# 野獲編

錢唐姚氏鑒藏

校刊野獲編弁言

史氏自龍門而後載筆拘於體例專舉政典大綱凡軼事謏聞槩置勿錄其或記注之間有所嫌避敘述更畧而弗詳由是正史闕文不能無藉於野乘之參補遷固而下代有其書由來尙矣顧風微人遠傳聞異辭承學之士操觚率爾一時緣情藻飾不免蹈左氏之浮夸欲求敬事慎言克守春秋謹嚴之教者往往難之沈景倩野獲編著自明萬歷間竹垞朱氏謂其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蔑有過之者伏讀

獲登

野獲編

弁言

清祕今觀全編三十四卷自洪武初元迄於萬歷己未二百五十餘年制度藝章朝政時事識大識小釐然具備凡舉措之得失流品之臧否隨事論列莫不言之有物而於靖難復辟議禮諸大端涉筆尤慎論建文出亡深闢致身錄之非謂其不諳國初典制自呈敗缺此持論之最精者他如鄭氏吾學編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以及葉文莊水東日記王弇州史乘考誤紀盛紀異諸書一一舉其譌漏詳析而訂正之至於表章潛隱辨雪冤誣傳信祛疑有關於世道人心甚鉅洵讀史者所

不可廢也餘若博考事物之源流引古證今即瑣事常談悉為採前聞因端附見腹笥便便淵乎其莫可測竹垞稱其生稟異質日讀一寸書信不虛矣所著清權堂集中有天啟宮詞之作而茲編記載一以萬歷為斷於熹宗朝客魏亂政槩未之及殆以朝綱日紊國是日淆直道難行曲筆無俚有鑒於危行言孫之訓故為是默足以容歟當時藏諸枕秘弗以問世命意固自有在是不僅博學多聞抑亦明哲之士也今際

右文之世蒐羅遺佚全書具在得以傳布藝林凡探討舊聞者咸以先覩為愉快亦足慰當年撰述之苦心弄

野獲編

卷首序言

二

夫荔山房

藏之夙願也已傳鈔既久訛脫滋多解組索居為之旁攷羣書補綴百一讐校往復再閱寒暑而後卒業爰付剞劂以廣其傳舊時軼失諸條仍存其目以待續補未敢遽加刪節云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春三月錢塘姚祖恩笏園氏識於羊城邸寓之扶荔山房

同治八年己巳春月重校刊補 季男德鑑識

萬歷野獲編序

余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與隴畝老農談說前輩典型及瑣言剩語娓娓忘倦久而漸忘之矣困阨名場夢寐京國今年鼓篋游成均不勝令威化鶴歸來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幾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還舟車多暇念年將及壯遭迴無成又無能著述以名世輒復紬繹故所記憶間及戲笑不急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并錄置敗簞中所得僅往日百之一耳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書

野獲編

序

夫荔山房

燕說則不敢存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濫於宋溯其初則蕭梁殷芸始有小說行世芸字灌蔬蓋有取於退耕之義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余以退耕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錄若比於野人之獻則美芹十論當時已置高閣非吾所甘矣編中強半述事故以萬歷冠之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沈德符題於甕汲軒

野獲編分類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萬曆戊午舉于北畿祖父皆以  
進士起家景倩初隨寓京師該洽好古日讀書一寸  
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戚里習聞前朝掌  
故沿革折衷攷之往昔驗之將來其是非予奪一出  
于公而不為門戶偏黨此史家必當取材者但隨時  
紀錄缺失甚多即其自敘云僅得往日百之一後復  
合成績編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于前書者往往  
不可得見朱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歸田之後多  
方搜輯略已具備余得借觀苦其事多猥雜難以查  
攷因割裂排纒都為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庶便因類  
檢尋云

野獲編

凡例

扶荔山房

凡分類之書皆先立篇目後集其事詞以相從今此編  
止就所有者各為標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條章  
粗列各以類聚取明白易曉非敢好立異同編中次  
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後有追敘以前與傍及者概  
不暇細為分析

昔人云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于誌常而略於誌  
異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  
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

間開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未收其是而妄其  
偽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來說  
家概然有識之士知無識焉  
康熙庚辰八月桐鄉錢枋識

野獲編

凡例

扶荔山房



野獲編總目

卷一	列朝
卷二	列朝
卷三	官闈
卷四	宗藩
卷五	宗藩
野獲編	卷一 總目
卷六	公主 勳戚
卷七	內監
卷八	內閣
卷九	內閣
卷十	內閣

一 扶荔山房

詞林

卷十一	吏部
卷十二	吏部
卷十三	吏部 戶部 河漕
卷十四	禮部
卷十五	禮部 科場
野獲編	卷一 總目
卷十六	科場
卷十七	科場
卷十八	兵部
卷十九	刑部
卷二十	工部 臺省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一 目錄

列朝

太祖卽位

奉先殿

京師帝王廟

帝王配享

孝慈錄

御製文集

訪求遺書

賜百官食

國初實錄

監修實錄

避諱

聖文

園廟缺典

陵寢之祭

建文君出亡

龍潛舊邸

野獲編

卷一 目錄

扶荔山房

年號

太廟功臣配享

賜外國詩

釋樂工夷婦

賜圖記

節假

中秋無月詩

先朝四駭

從龍誅賞迥異

賜講官金錢

廣寒殿

蟒衣

天順年號

英宗卽位日期

復辟誅賞之濫

景泰初賜邊臣勅

憲孝二廟盛德

君相異稟

貢鮮貢茶

召對

重修會典

宏治中年之政

進璽

御膳

先朝藏書

御輅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托名

武宗再進爵號

人主別號

帝后別號

御賜故相詩

白服之忌

禁宰豬

禁殺怪事

填上馬房

伶官干政

野獲編

卷一 目錄

扶荔山房



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邱為春卿謂徐知證知諤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窄隘不足改設寢廟宜擇善地上以為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言次年夏竣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涑即議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執奏以為不可而止至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之禮禮臣以既有國學為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別所唯寺內歡喜佛為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野獲編

野獲編

卷一

王 扶荔山房

帝王配享

夷鬼淫像可便毀之不數年而此寺鐘為鞠場矣邵陶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官領天下道教入銜矣任邱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官智哉

太祖傲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擯不得預詞嚴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背故主投義師者真聖人也若元世祖之倚食則罷安童阿朮二人而進木華黎與伯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恨虜寇入犯用漢武帝詛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為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為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穆宗在裕邸生長子是為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葺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為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度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為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野獲編

卷一

四 扶荔山房

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即徽宗播遷裔土南渡尚能博訪遺文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章皇帝御集哀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雲漢之章令詞臣久待次者充之似寓後聖憲章遺意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冊布在人間即下而詩餘小技如世傳武宗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即有散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缺典之恨耳按宋最重龍圖呼學士為老龍直學為大龍待制為小龍直閣

爲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爲大坡拾遺爲小坡散騎常侍爲大貂補闕爲小貂又以吏部尙書爲大天郎中爲小天尤奇

### 訪求遺書

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也初貯在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遂禁嚴事同前代

### 野獲編

#### 卷一

五

扶荔山房

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飽蠹魚卷帙尙如故也自宏治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臯上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夏賁谿爲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備開書目收采藏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備顧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尽心亦徒虛名耳苟

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裕矣此心不養以正得見亦虛應也因命俱已之蓋上已一心元教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已嘒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寢罷惜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卽故元起沙漠尙立經籍所又設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反視爲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間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卽使徐九臯之說得行亦祇供攘攫耳

### 賜百官食

### 野獲編

#### 卷一

六

扶荔山房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馭臣有禮且其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卽恤勞亦宜然至末年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夾五月端午吃糉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麪俱光祿先期上聞凡朝參官例得饜飫天恩亦太平宴衍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謙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麪又不在此

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頓減每遇令節輒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矣○四月八日為釋迦生日所賜亦麪食名不落夾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開佛改賜期於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麪蓋凡屬釋氏必盡廢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歷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驅眾番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經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然亦不甚詳至宋則備甚矣神宗實錄初為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滅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從秘府傳出始行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後以章蔡本為誣罔命再修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矣本朝太祖實錄修于建文中王景等為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為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番所修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絕不同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為然李景隆等

進錄表子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為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真是厚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勳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為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為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吳志纂修官為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

野獲編

卷十

八

扶荔山房

長官司吏日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為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為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瑄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瑄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為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

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爲監修益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爲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尙書廖紀禮部尙書席書爲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書成各受上賞然實錄已屬僭擬卽欲加隆于列聖之上徒爲識者所哂無足爲輕重也

避諱

野獲編

卷一

九

扶荔山房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元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各九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九字者皆黜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爲緩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諡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爲興宗康皇帝猶爲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日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偃武修文何以

不議及此至後章諡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璽文

自秦璽以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八字爲文後世祖之然其入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爲一璽以上俱六字爲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疑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爲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寶甫卽位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宿齋官又夢若有所

野獲編

卷一

十

扶荔山房

睹驚寤遂命匠琢此玉爲大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遠邇百官畢賀大宴文武四夷於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承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應合靖康之禍諸寶俱爲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攜以渡江抑爲十一寶之第十蓋以蔡京所書故誦之也今建文之疑命寶亦爲文皇所斥不用矣而兩重器俱爲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甫用事宜有此夸誕之舉革除時方



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累卵乃亦粉飾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於何所且宋定命寶號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壞樓故佛圖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為神明所授詔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祇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尚存古式

園廟缺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清明中元冬至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填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屬道官為奉祀者行禮乃袁冲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愜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曆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於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尚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繆恭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為討死囚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惜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諡興宗時加隆福廟有此釋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視為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為東陵想當日追崇尊號必追上陵名既經革除遂不可攷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心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關有

野獲編

卷一

三

扶荔山房

故臣太監吳誠識之遂留之內廷以壽終蓋金山鄭端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楊應能升州為府以土知州岑瑛為知府異僧即建文也亦以吳誠為證初不言其偽實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鞠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銅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弁州獨以實錄為真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

聞某年升州爲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見正統四年十月實錄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交惡總兵官柳溥議升思恩爲府益以諸峒詔從之尋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參政改都指揮使傳至孫濬又與田州知府岑猛交兵逐之濬後敗其妾入官爲婢卽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爲獲僧而改固誤矣州以爲無改

野獲編

卷一

圭

扶荔山房

近年陳南充議開局修史言官因請復建文紀年上命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輟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爲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爲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爲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廣和篇什徇祥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

野獲編

卷一

圭

扶荔山房

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  
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  
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甲戌年今上御日  
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  
攷但相傳正統間于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  
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  
驛召入官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  
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為府如吾秀州之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  
為北京肅皇帝從興邸入纘已升安陸州為承天府最  
合古義惟憲宗以沂王再正儲官穆宗以裕王肇登宸  
極二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  
為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迂而於國體  
有關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  
戰之地須改為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二州地險而固  
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為府治從本省汾潞二州  
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為利州路列四蜀之一  
以鎮帥開闢最為雄盛且所領十縣俱上腴善地尤宜

急升為府以資彈壓今建議者非抵掌衛霍即抗顏桑  
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又  
四川眉邛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  
此在唐中葉別建一鎮為節度使今亦宜併為一大府  
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為上腴且統六縣即設  
兩府治亦可

年號

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即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  
正德皆是也文皇帝靖難諸降附解楊諸公扶服乞哀聖  
意獨斷料無獻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以彰天眷豈能諦攷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遽何不詳審  
乃爾惟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即今御歷久長如川方至  
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也至若先帝  
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興邸已有隆慶殿改名慶源宣府  
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襄府隆慶郡王載堞改封郟城  
不免多一番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泰者亦  
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劍州曾以宋孝  
宗潛邸升為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  
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號雖  
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隋官有宣德

郎四十人五代錢氏曾號湖州爲宣德軍宋正朝爲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卽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攷世宗入纘初擬紹治爲號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宏治爲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蓄于隱微特輔臣不及窺其端耳況嘉靖二字王守仁已先示於所勒文矣識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惟宋理宗之嘉泰當時離合之爲有力者喜世宗甫卽位張栻輩以廟議驟得柄政盡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眞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耐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惟夏文愍言爲禮卿時曾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如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爲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惟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元孫佞倖得之戶部左侍郎唐胄曾力爭以爲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

愜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進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真不得其解竊嘗攷宋十三帝惟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眞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以上惟彬美繼隆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

野獲編

卷一

太

扶荔山房

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俱純爲文臣矣然則夏貴谿之議固未可非也嘗妄臆之仁宗朝如黃淮蹇義等宣宗朝如金幼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如張孚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溥等皆其選也草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否○唐胄之駁郭英也謂太祖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從大將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得侯乃雲南之功而

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刺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爲一國之鎮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鎮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鉅海中國通輸天濶地億載同沐日浴月光景融兩崖露日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茲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謁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眾子孫萬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

野獲編

卷十

七

洪嘉山房

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官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羯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迪功遠島微寇敢鞠凶鼠竊蠅嘍潛其蹤爾奉朕命搜捕窮如雷如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伍禽奸凶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喁喁形庭左

右誇精忠願咨太史疇勳庸有國鎮山宜錫封惟爾善

興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磐萬世照耀扶桑紅六年嗣淳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鑲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封爲一國鎮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軍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逆懷懷賢王惟化之慕道以象譚邇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願茲鮮德弗稱所云浪

野獲編

卷十

七

洪嘉山房

船風樁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遊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直誠金石其堅西南番長疇與王賢直直高山以鎮王國鑲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淳泥國王麻那惹加耶乃率其如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于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諡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如陪臣如

淳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  
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爲國王并封其國  
中之山爲鎮國山上親製碑文內系以銘曰截彼高山  
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陽肅其煩煽  
作彼豐穰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  
游卒歲山之嶄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蓋封  
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  
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帝兵力偉  
伸於漠北而屈于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  
南古所未賓之國屬最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禩所  
未有也

野獲編

卷一

幸

扶荔山房

釋樂工夷婦

宣德十年英宗卽位諭禮部曰教坊樂工數多其擇堪  
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教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欄其有鄉土父母  
之思命中官遣回金黑寺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  
還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爲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  
此英宗初政仁浹華夷矣○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刺麻  
等六百九十餘名亦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  
放添財庫夫役二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猪羊雞鵝二

萬七千餘子鵝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厨役六千四  
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  
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尙允濫破冒至此況成正以後乎

賜圖記

人主賜臣下印記始于文皇帝賜井泉張泌諸臣至仁  
宗朝憲夏三楊金黃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憲夏三  
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宏緒若  
憲廟之賜李孜省等佞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  
桂安仁李任邱費鉛山夏貴谿顧崑山翟諸城方南海  
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

野獲編

卷一

幸

扶荔山房

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  
行繳上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諫者劉欽適見之云  
先朝三楊相公俱帶回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  
攜之歸欽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卽用印記上聞方歎  
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繳上矣蓋當時揆地諸公無  
有不繳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惟賜張江陵一銀  
記曰帝賚忠良其事在戊寅張歸葬之年令其在途在  
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遭籍沒亦  
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  
井泉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厨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死詔尤奇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蓋以上元遊樂為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為例惟遇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蓋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為燈事嬉娛致臣子墮職業士民溺聲酒張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甚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舖以燈傳送此起於宏治間孝宗一日夜坐甚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

野獲編

卷一

重

扶荔山房

曰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為導奈何左右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舖軍執燈傳送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案親屬并禁其酒食過從似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歸德為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正其說甚詳奉旨頒示天下至欲并禁倡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論兩京教坊為祖宗所設即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侑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於中官王妃合卷及內庭慶賀俱用樂

婦供事一革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外夷朝貢賜宴

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佾官佾長承應豈可盡廢此俱

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為勲貴縉紳向公之

暇借以宴衍即週大比之歲宴大小座師賀新進郎君

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葛端

肅長西臺曾建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眾

咻而阻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白及此似未為知體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為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

野獲編

卷一

重

扶荔山房

廉不着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按此詞雖佳不如金海陵煬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誰遮定水晶宮作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斷星眸睜裂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宏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恁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駿

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駿圖命輔臣張居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邨壩大戰負膾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兔白溝河大戰負膾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拔箭三曰棗騮小河大戰負膾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壁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雞兒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夷名文皇所收虜中驍卒用以衝鋒者宜非盛庸平安輩所敵况李景隆乎鄭邨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馬首日南一日至靈壁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

野獲編

卷一

畫

扶荔山房

詩章俱不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文皇者惟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寶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一箭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路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騮蒼白雜色平寶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殷仲容為贊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

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

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次以故入金川門之後

慟哭於孝陵始登大位其艱苦可知矣此四駿六馬者

載負真龍出入矛戟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烟何異然

昭陵晏駕後琢石為六馬列置栢城如生前天廡之狀

後來天寶兵亂遍體沾濕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

汗常趨蓋紀實也靖難四駿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

祖宗締構與倒戈壺漿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

權奇可也○按成化間劉文安寔之所咏文皇戰馬本

有八駿自鄭邨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烏兔東昌府

野獲編

卷一

畫

扶荔山房

大戰中箭都督童信撥箭曰飛兔夾河大戰中箭都指

揮貓兒拔箭曰飛黃樂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

兒拔箭曰銀褐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此

後遂戰於靈壁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御

馬皆傷當時既有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

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

六馬而杜甫僅舉一拳毛騮即其例也

從龍誅賞迥異

潛邸從龍之賞宣宗之後即接景帝凡舊臣俱沾恩命

而其一時之厚薄後日之榮枯竟成兩截則莫如宣德



一朝如雨庶子陳瑛張山即大拜入閣可云厚矣而洗馬戴綸以兵部侍郎出鎮交趾中允林長懋為鬱林州知州一守夷方一斥瘴鄉此際之踈薄已極矣其後綸死于獄長懋久錮至英宗朝赦出僅得仍守鬱林曾聞長懋因侍上上還北京取道水路致觸聖怒而綸之得罪則未詳今觀立齋聞錄所述則長懋及綸為官僚時多苦口犯顏遇宣宗稍有愆違即以聞於文皇銜之已非一日長懋之出守復多怨望語遂下錦衣獄并其弟刑部主事遵節亦出為慶遠通判又勒懋攀指綸罪遂逮至京綸叔河南守賢太僕寺卿希文百口俱籍沒希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文幼子懷恩腐刑至成化間為司禮太監皆非常處分也宣宗仁聖不宜修故都至此意者以戴綸規切將如內臣江保黃儼輩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長史儀銘至兵部尚書審理俞綱伴讀俞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于天順鼎革之際恩禮不替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懷恩在成化間執大權立大功為本朝賢璫巨擘然恩自云吳人而戴綸則山東高密人豈當時有所諱避耶抑別一懷恩耶

賜講官金錢

御前八局中有所謂銀作局者專司製造金銀豆葉以

及金銀錢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官娃及內侍賞賜今上冲年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攫奪以為笑樂然有可異者李古廉為侍講學士宣宗至史館袖金錢賜諸詞臣俱爭從地上拾取李獨立不動上呼至前以袖中錢賚之蓋寵異儒臣偶一戲劇耳景帝初年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閣臣陳循高穀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為講官每值講畢輒布金錢於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廣寒殿

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為耶律后梳粧樓我朝成祖命留之為後世鑒戒宣宗曾為之記蓋當時上及羣臣尚用為遊覽之所其後日就傾圮無人復登然故老相傳及貴臣大璫以至隸人則眾口云遼后粧臺想文章二聖亦未必知其誤也此殿雖久頽廢直至今上己卯歲端陽前一日遺材盡倒梁上得金錢百二十文蓋厭勝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寶此號為元世祖紀元可見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時閣臣張江陵首叨金錢之賜備記其事張集晚出人不及觀且事涉官掖世尤喜談

也則今吳越間靈巖之西施腳跡吾邑之蘇小小墓皆此類耳○又傳金章宗同李妃坐此臺出一對云二人土上坐如對以一月日邊明一時詫爲絕奇不知乃本朝國號之識

### 蟒衣

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璫常得之今華亭汀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蟒龍飛魚斗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宏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蟒衣云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韻書皆云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爲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絕也

### 天順年號

景泰七年秋妖賊李珍者浙之錢塘人也爲火居道士聞苗賊作亂往投之遇武當山道士魏元冲於途與言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執銀寨中謂曰

野獲編

卷一

辛

扶荔山房

我唐太宗之後生時有紫氣三晝夜今聞空中人言命我率兵征討天下遂與元冲同至此苗賊俱順之築臺僞稱皇帝書天順年號封苗首等爲侯及都司等官率兵二萬至天柱爲都指揮湛清擒獲解京磔之不數月而上皇復辟正用此紀年萑苻小寇乃與聖主同號蓋機兆亦非偶然但天順二字在遼穆宗已自稱爲徽號金宣宗時益都楊安兒者亦僭號天順至故元泰定帝崩其太子阿速吉入卽位于上都亦以天順爲年號俱著之史冊時武人石亨輩不足責徐武功亦不學之甚矣

野獲編

卷一

辛

扶荔山房

### 英宗卽位日期

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後八年先以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車駕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還京凡蒙塵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宮者七年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復辟登極至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駕前後不差一日豈運會偶爾相值抑果如術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數耶○按吳越國錢俶以八月廿四日之四更生壽止滿六旬卽以其年八月廿四之四更卒又與其父元瓘同一諱日南唐國李煜以七夕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擬真主然亦

異矣至南齊王免妻殷氏學生二子曰融曰琛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於市又唐宰相喬琳亦生於七夕後以降伏朱泚伏誅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餘矣宋蔡京父祖與京俱以七月廿一日卒三世同一忌辰尤奇

復辟誅賞之濫

天順元年正月南內奪門之功陞賞過濫不必言矣乃至無日人劉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樂工高鑑陞司樂俱見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舉哉以故朝天宮道士朱可名大興隆寺僧本金皆以誦經祈祝乞官而野獲編

卷一

扶荔山房

山西按察司俞本亦以會禱關羽廟祐上還京且錄告神詩文以獻矣若于謙王文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僂其身永戍其子孫足矣何至籍沒其家祖宗來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時已過於慘烈至如閣臣岳正僅以漏泄聖語罪止戍邊亦以其室廬及所有家具盡賜通事達官李鐸無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廣戰功與石亨相亞特以于謙愛將為曹石輩所惡既抵極法且以其第宅并妻孥賜降虜皮兒馬黑麻則尤國朝怪事一時誅賞不遵祖制不厭人情一至于此成化二年廣妻宿氏誅冤憲宗惻然哀之曰范廣驍勇為一時諸將冠中外奸

臣以計殺之命其子昇仍襲世職仍還所沒家貲則廣之妻小辱于匈奴者十年矣後來忠義報國者能無喪氣自沮耶

景泰初賜邊臣勅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報至京師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都出朝見及與銀兩緞疋賞賚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論至爾等只依野獲編

卷一

扶荔山房

前論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為重爾守將等只知為國守關為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切不可聽虜誘詐慎之慎之故諭上鈐邸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許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真偽明示以睿皇再臨邊必當拒回明矣而社稷為重一語早已布告邊將則監國登極以後自然全以此言折虜謀乃其後獨歸罪于肅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羅通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賜勅遂居內官潘成之前矣通筮仕為交趾清化知府後謫廣西河泊所官路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己巳之難

需公大用其言果驗亦異矣

憲孝二廟盛德

憲宗在東朝景帝廢之為沂王及登極而訓導高瑤者  
建言請追復邸王尊號黎文僖諱時為庶子疏劾之謂  
瑤有死罪二上批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顯是獻  
諂希恩俱不必行數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既被此  
旨自宜引退乃此後在侍從歷成化二十餘年至孝宗  
宏治四年始以南大宗伯休致抑何厚顏耶孝廟初元  
臣下欲治故錦衣都指揮使萬喜等罪且籍其家上不  
許然萬如當日若果進醜于紀如揆之天理人情即追

野獲編

卷一

書

扶荔山房

雪怨毒亦未為過而孝宗以事狀未明且恐傷先帝在  
天之心迄不見從此雖聖孝超越古昔亦揆地劉博野  
諸公調護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貴之而不能得  
僅追爵孝穆之父福斌為都督而已後有自言為元舅  
者二人又太監陸愷者亦附會為皇親俱官金吾受厚  
資并於孝穆原籍祖塋設一巡檢司以司守護後詐冒  
事敗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粵西尋訪真外家究不  
能得因命革所設巡檢司訪求事亦遂罷蓋初時訛報  
紀為李故假托者紛紛起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  
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為廣西桂林

人實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會贈后父李  
公為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自云  
孝穆親兄其籍乃無為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  
知何據

君相異稟

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琅琅如貫珠近年  
新安許文穆公頭岑岑搖遇進講取旨則屹然不動出  
即復然乃知君相天賦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測又有  
丙戌進士浙人羅應斗者素強壯無疾但每坐堂頭輒  
眩暈欲死初起部郎陞郡守謝事歸後再起病如前甫  
野獲編 卷一 書 扶荔山房  
抵任即去此蓋福薄使然

貢鮮貢茶

楚中魚鮮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為  
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二  
號孝宗仁恕仍命屬中使減去船十隻累朝因之今上  
壬辰以楚貢粗惡至禡左方伯官為編氓蓋又屬藩司  
但不知改於何年耳此等事皆職貢成例倣規既立貽  
累無窮至此因見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本府宜  
興縣舊貢茶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  
十九萬斤除納過尚少九萬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

乃至此合道者免進仍于廿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  
二祖廟未遠且宣宗聖德尙不免加舊額至數十倍即  
云減半爲數亦不少矣况後世但知增不知減耶

召對

孝宗留心政事優禮大臣每賜召對幾如古之晝日三  
接此本朝極盛際也先是憲宗以天語微吃以故賜對  
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劉博野劉壽光等入訪及時  
政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當時有萬歲相公之謔  
今上淵默歲久自庚寅元且召吳門新安太倉山陰入  
對以後又廿五年而爲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宮一事

野獲編

卷一

聖

扶荔山房

召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入內商權方惟叩首唯唯不能  
措他語吳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  
進言厲聲命擊下羣閣闕殿之事出倉卒崇仁驚怖  
宛轉僵卧乃至便液並下上回宮數隸扶之出如一土  
木偶數日而視聽始復真所謂天威在顏使温嶠不容  
得謝者况崇仁自登第後尙未覲穆若之容一旦備位  
政本不覺失措至此以視憲宗朝萬眉州諸公又不逮  
矣

重修會典

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

至英宗復辟復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蓋會  
典已權輿于此但未及成帙耳至宏治十年丁巳始創  
立此書成於宏治十五年賜名大明會典進呈之日上  
御奉天殿受之宴總裁劉健等於禮部命英國公張輔  
侍宴典極隆重即日孝宗御製序序之但未及刊行至  
正德四年刪潤而登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諸  
詞臣重修之已有緒矣二十四年春閣臣嚴嵩等又請  
續添新例以成全書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  
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貴谿等爲政以故如宗獻王如  
分郊如四禘如改製冠服俱詳載新製而舊儀反畧焉

野獲編

卷一

聖

扶荔山房

又禮部儀司所列大行皇太后喪禮一欵則興獻王之  
章聖蔣后反居太祖孝慈馬后之前至其後又皆嚴分  
宜總裁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禮踰法則極矣進呈御覽  
之後世宗留之禁中不製序不發刊聖意深矣至今上  
四年又命輔臣張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  
事今刊行者是也蓋此書雖四修而人間傳行板本止  
正德與萬厯兩部而已

宏治中年之政

番僧尙師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  
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護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濟大智慧佛此成化間事也至孝宗登極已革去矣宏治九年又下詔陞灌頂大國師劄巴堅參爲西天佛子而道錄司左正一王應琦等三人亦復真人高士原職至十年復賜真人王應琦陳應循等真人印并誥命而言官無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間僧繼曉李孜省以左道進後俱伏法至是太監李廣又以燒煉服食蠱惑孝宗觀宏治十年大學士徐溥所上諫疏云所成何丹所煉何藥而給事中葉紳之劾李廣也謂一誑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緩疏之說蓋其左道欺誕亦不下繼曉等矣十一年清

野獲編

卷十

書

扶荔山房

爭官災吏部員外張綏又疏諫謂太監汪直梁芳撓亂國典脫萬死之誅幸矣陛下何以復召還之蓋李廣雖死而直芳再進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見云近年傳陛下陞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又進入內庫銀兩俱有定數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至一百三十萬兩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齋元武神像至武當山用黃圍快船至八十餘科道及吏書倪岳兵書馬文升俱力諫不聽又太監孫振姪漢乞恩送國子監讀書允之更累朝僅有之事又尙膳監奉御趙瑄獻雄縣等處閒地爲

東宮官莊上命官踏勘戶部力言其不可上云業已差官姑俟之其時霸州等處有仁壽宮皇莊仁壽孝肅后所居時稱太皇太后上祖母也爲給事中周旋等所糾上命退出收馬矣獨東宮之獻地得請何耶異日武宗登極後皇莊遍於畿甸得無權輿於此歟以上數事皆內璫輩媚上爲之雖於孝宗聖德無纖芥之玷較之宏治初政則似稍不牟矣宦官之關係治道如此○按張綏以曹郎抗疏不可謂非直臣其後至列逆黨嘉靖間趙文華亦然

進璽

野獲編

卷十

書

扶荔山房

秦璽始末予因也先媢書辨之矣本朝初無心于秦物而宏治十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熊紳奏鄠縣民毛志學得一璽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下之禮部時傳文穆翰爲尙書以爲後世摹倣秦璽所刻斷非真物姑宜藏之內府上是之僅賞志學銀五兩撫臣等別無加資按秦璽止四寸卽雍州璽所謂藍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陽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大至一尺四寸其僞不待辨聖主之明察禮臣之持正勝宋元符君臣萬萬矣

御膳

人主御膳用素惟孝宗朝為甚每月必有十餘日齋然皆光祿寺節省舊例以進而內庖自行供給又因給事中徐昂言仍發膳銀與光祿以補上供之缺乏至世宗久居西內事元設醮不茹葷之日居多光祿夫烹之門既遠且所具不精故以烹飪悉委之大璫輩聞茹蔬之中皆以葷血清汁和劑以進上始甘之所費不貲行之凡三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舊故事且奉齋日少玉食加豐自司禮掌印大璫以下輪日派直常見一中貴賣一大第止供上饗煊一日之需往往攢眉隕泣而不敢言蓋先朝橫賜無紀奉賜所得又多以餘力辨

野獲編

卷十

十一

扶荔山房

此不難而今上馭下最嚴凡歲時例賞亦行裁減誓御輩平居無策惟以吏兵二部為外府居間所入半充牙盤進獻乃大臣執法不能盡從大璫恚怒往往借中旨詰責或至齟齬不安其位真可慨也夫

先朝藏書

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遂密又制度卑隘窻牖昏闇雖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甚難但掌管俱屬之典籍此輩皆貲郎倖進雖不知書而盜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歷朝所去已強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訟言當料理者乃命中書胡熙典籍劉

禕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繇是為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來傳聞俱云楊升庵因乃父為相潛入獲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則新都公方憂居在蜀升菴安得闖入禁地至於今日則十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為結繩之世矣

御輅

大駕鹵簿為大朝會丹陛所設者大涼步輦一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輅一板輅一至於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輦其他用備觀美而已按古有五輅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輦大輅以象負之

野獲編

卷十

十一

扶荔山房

而革木之名不顯意者木輅即板輿惟革輅則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親征宸濠曾乘革輅最合古禮玉輅則耕籍田用之其他輅不知先朝亦曾御否子兒時值乙酉之五月今上以早躬禱南郊自宮中即徒步入天壇親見穆若之容衣青苧布袍繫黑角帶天行矯健羣臣莫及四閣臣俱侍從時山陰王家屏為末相中賜於途扶曳以歸潞王亦扈從上左右直至午後始乘馬回宮并步輦却勿御也至主上禁中遊幸惟用樓轎其制輕捷又減步輦數倍若古時五副車金根車豹尾車云母輦以至踏猪車關虎車之屬其制蓋不傳久

矣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八駿之游始于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元會罷後御史程起充諫曰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百蠻待漏入賀迨酉而禮始成比散已漏下久矣枵腹之眾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而他臣僚失簪笏毀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聞者寒心若倉卒變起何以禦之上不肖也是年仲冬上視牲

野獲編

卷一

單

扶荔山房

入夜始歸邊兵爭門填塞間內踐踏多死是時楊新都憂去梁南海代為首揆當以死生力諍竟不聞伏闕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禮遂出獵于外又以夜半還而三月傳臙狀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燈火傳呼始克竣事蓋以宵易晝習為故事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問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發軔于此當元旦時政地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套疏一二不蒙悛改遂持祿默默矣焉用彼相哉今人悞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為社稷臣悞矣其後吳廷舉以不諫止責蔣全州蔣在正德為三揆至嘉靖初始

當國也

武宗托名

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後軍都督府帶俸出有勅書之賜歸有旗帳之賀此人所盡知至于崇奉佛教自稱大慶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時禮部尚書傅珪佯為不知疏駁之曰法王何人至與上尊號並列當大不道宜誅有詔不問而下院之說亦止按此即嘉靖間奉元累加真人帝君之權輿矣正德五年上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給金印玉軸誥命此弁州已紀之異典

野獲編

卷一

單

扶荔山房

武宗再進爵號

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為銜提兵以行其後親征應州凱旋則又加官號焉其敕諭兵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汎掃腥羶安民保眾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蓋至是又易威武為威武之號至本年九月遂進為



鎮國公後府帶俸支祿五千石造鎮國公牙牌并賜詔  
券又以自稱總督因改天下總督官俱為總制明年春  
又加大師未幾南討寧王復以前銜仍稱威武大將軍  
統兵而南安邊伯許泰為前鋒掛威武副將軍印泰因  
敢對人稱上為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師至京師  
提督贊畫軍務平虜伯朱彬疏稱奉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畧擒獲宸濠逆黨申宗遠等  
十五人上優詔答之前此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尚無  
敢稱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為同列云威武之稱古  
無其官維宋將曲端曾拜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後  
野獲編 卷一 扶荔山房

死獄中非佳名也

人主別號

古來帝王不聞別號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想即別  
號矣本朝惟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但升遐聖壽甫踰三  
句何以遽稱老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  
惟與化李文定一詩最當聖意即今所傳拱極眾星為  
王餌懸空新月作銀鈞者是也又嘉靖二十三年內廷  
施藥于外其藥有凝道雷軒之印傳聞雷軒上道號也  
又云世宗號堯齋其後穆宗號舜齋今上因之亦號禹  
齋以故己卯應天命禹一題乃暗頌兩朝非諂江陵也

未知信否

帝后別號

武宗南征自號總兵官鎮國公是以至尊而下夷于兜  
鍪將帥然猶寓名朱壽也至於奉竺乾教自稱大慶法  
王則同西番入貢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元所  
加道家名號大抵與宣和帝畧同乃於孝烈皇后亦追  
封妙化元君夫龍虎山張真人母妻例得元君封號其  
後欲改封一品夫人嚴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擬異端  
伉儷何以示後世二教之惑人雖英主不免也嘉靖間  
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稱元君

野獲編

卷一

書

扶荔山房

御賜故相詩

楊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  
以征寧庶人為名幸其第留車駕前後凡三至焉上賦  
絕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絕句賀上聖武數亦如之又有  
應制律詩諸篇刻為二編名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  
為詩四章侈其事其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  
園新部出西廂想其時文襄上南山之觴以崔張傳奇  
命伶人侑玉食王詩蓋紀其實也楊是時特荷殊眷徒  
以邀致六飛為榮而不能力勸旋軫僅以冊府元龜等  
書為獻似乘舊弼之誼然能止蘇浙之行則功亦足稱

今世宗登極召起再相尙用詞臣潤色故事而格心無聞焉蓋此公禩用權術逢迎與救正各居其半宜爲張桂輩所輕

### 白服之忌

白爲凶服古來已然漢高三軍縞素是矣晉世婦人一時俱簪白柰花相傳天女死爲之服孝俄太后崩疑爲咎徵但南朝天子晏居皆戴白如宋明帝着烏紗帽劉體仁遽易白紗是也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尙素凡江西從逆藩臬大小諸臣以至前吏部尙書陸完左都督朱寧皆裸體反接首插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則梟首于竿亦以白幟標其姓名自東安門貫大內而出數十里間彌亘如雪誠者以爲不祥時已逼除夕矣次年壬午之春上卽晏駕於豹房然則國容軍容卽屏除白色亦可况俘囚廷獻例頂緋巾披紅衣乎

### 禁宰猪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爲諫官謂上爲壬戌生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此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時武宗南幸至揚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野獲編

卷一

舉

扶荔山房

帖照得養豕宰猪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省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卽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然則范致虛之說又行於本朝矣今古怪事堪作對者何所不有王侍郎爲王憲時扈上親征逆濠後見知世宗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康毅范致虛從宋高宗南渡亦拜宰相

### 禁殺怪事

古今殺牛自郊祀外有厲禁唯邊塞則不盡遵此亦理勢宜然內地則兩京俱日日享飫太牢雖明旨不能遏也乃禁殺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則民間將所畜無大小俱殺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廟當用豕牲儀真縣學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斷屠給事中胡汝寧遂請并禁捕蛙按周禮蠃氏供御食卽今所謂蛙也漢霍光亦奏丞相擅滅宗廟蕪羔則人主存亡俱用之何給事好生并及此水族耶此與則天后時狼咬殺魚何異耶較之成化間御史請禁驢騾同車宏治間給事請防馬鬃被偷者尙可恕也

### 填上馬房

內外大小祀典俱領之祠部及太常惟有填上馬房無

野獲編

卷一

舉

扶荔山房

所隸屬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祿備牲羞遣中官往祭不知何所起意必後世添設非祖宗舊耳今本房芻粟至煩戶部一節官司之所費不貲先是成化十八年內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歷孝宗至武宗已二十餘年至是言官疏言填上八處所豢惟牛最浪費無筭先帝朝給事許文錫建白謂宜送之犧牲所及光祿寺已得旨以內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議以省冒濫武宗允之然填上馬房至今芻牧供應如故也國家不經之費往往如此

伶官干政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武宗之寵優伶幾同高齊及朱耶之季至賜飛魚等禁服然官秩猶為有節惟臧賢以教坊司右司樂請告疏云病不能侍左右上優詔勉留仍陞本司奉鑾供職其禮視朝士有加焉已為異矣至中書官光祿卿周惠疇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復托賢懇於上以家遠難歸乞暫留京師詔仍復職猶曰異途也編修孫清者登宏治壬戌一甲第二以士論不齒去官復用賢薦起為山西提學副使時丹徒楊文襄為太宰謂人曰如清者不以一官羈之將何所不為冀以弭一時之謗議也伶人恣橫至操文學詞臣進退之權不待與錢寧通逆濠已當寸

磔矣乃僅賜杖遣戍凶終世謂向未蔽辜云○先是賢奉命祀碧霞元君所過州邑倨坐受謁肩輿呼殿官吏望風迎拜至濟南三司出城郊勞俱具資主禮及賢戍廣西馴象衛因獄詞連錢寧寧懼謀洩密使人殺之於張家灣

野獲編卷一終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目錄

新文館出版社藏書

列朝

世宗入紹禮

引祖訓

世室

御製元夕詩

定策拜罷迥異

嘉靖初議大禮

帝社稷

景靈宮

配天配上帝

會典失載

駁正大禮

獻帝稱宗

邵經邦譏議禮

更正殿名

玉芝宮

齋宮

野獲編 卷二目錄

扶藪山房

無逸殿

西內

代祀

聖誕忌辰同日

世宗聖孝

講學見細

進詩獻諛得罪

賀信鳥獸文字

廟議獻諛不用

捐俸助工

工匠見知

觸忌

正嘉御寶之燬

符印之式

嘉靖青詞

嘉靖始終不御正宮

大行喪禮

實錄紀事

實錄難據

兩朝仁厚

主上改臣下名

聖主命名

朝覲官進獻

今上聖孝

今上御筆

貞觀政要

沖聖日講

今上待馮保

壬寅歲厄

壬寅上壽

百年四葉

北臺

章奏留中

端陽

七夕

扈從頒賜

六曹答詔稱卿

御座後扇

礦場

礦害

野獲編 卷二目錄

扶藪山房

野獲編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列朝

世宗入紹禮

世宗從興邸入繼初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議如  
皇太子即位禮上謂長史袁宗臬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皇子也輔臣楊廷和等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  
以待勸進上不許輔臣輩不得已乃以慈壽皇太后令  
旨內外臣民即於行殿上踐行三勸進禮蓋上繼統不  
繼嗣之說早已定於聖心張桂等建白不過默窺其機

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耳是年九月章聖太后自安陸至京禮部具議從崇文  
門進東華門上不允命再議由正陽左門進大明東門  
上又不從令再議而諸臣又執前說上乃親定其儀從  
正陽中門直入以至他門及大內皆然此旨已下大臣  
等不敢復違乃禮部具奉迎聖母鳳轎儀仗請用王妃  
禮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駕儀以往此時儀注  
已俱云聖母又何待嘉靖三年之稱本生皇太后與夫  
七年之直稱聖母皇太后而始定耶諸臣紛紛哭諫伏  
闕者徒自取僇譴耳然事君則當如此矣

引祖訓

世宗之入紹也用武宗遺詔曰皇考孝宗親弟興獻王  
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即  
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按兄終弟及祖訓蓋指同  
父弟兄如孝宗之於獻王是也若世宗之於武宗乃同  
堂伯仲安得援為親兄弟時草此詔者為楊文忠廷和  
既妄引祖訓後張桂議起復改口援宋濮安懿王故事  
以拒之持論不堅遂終不能勝今上之二十一年建儲  
事久不定上忽出御劄有待嫡之議時王太倉新從里  
中起當國擬兩旨以進一為冊立定期一則云中宮年  
少且待數年後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以遵祖訓今且並

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封三王以俟之上竟出待嫡之旨於是舉朝譁然謂祖  
訓所云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乃藩王嗣爵之例非天家  
也上雖震怒王自認條旨偶誤之罪上曰卿既認罪置  
朕何地未幾而並封事亦寢矣待嫡之說沈商邱鯉為  
宗伯時亦會私建此議但王以祖訓為證則悞矣王出  
一時倉卒姑以臆對亦理勢所有楊文忠時上不豫已  
久籌度推敲當無利義猶不免舛謬如此何耶二公俱  
一代名臣初不以此貶望然授後生以話端致其彈舌  
相譏可見通今之難勝於博古

世室

世宗登極後張桂議更興獻王尊號是時附和者尙少且興獻王亦旣安祀於觀德殿矣嘉靖元年九月聽選監生何淵繼總上言力請追考興獻王且加帝號立世室於京師不宜遠在安陸上是其言命會議無一人應者時廷臣憎之選陝西平涼縣主簿以去屢爲上官笞撻自訴乞改京職乃拜光祿珍羞署丞時嘉靖四年之春則獻皇帝稱考久矣淵至京又上疏請立世室祀獻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時席書爲尙書正大禮貴人也力言其不可上不允令會多官詳議以聞時張桂並爲學士各抗章力阻乞罷會議亦不見從至禮部再議廷臣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奉祀不遷事遂定而議禮諸臣如黃宗明黃綰皆疏乞速正何淵謬議之罪止報聞而已比廟工興何淵又疏以新廟神路迂遠宜別開路與太廟同門於是羣議謂改別路當壞垣伐木震驚宗廟上大怒責對狀於是張桂等又疏諍之宜如初議上乃命拆神宮監對房通路蓋淵之橫恣求榮如此張桂等亦厭恨之矣淵以大禮集議書成陞上林右監丞其年十二月淵又上疏奏以席書格其世室諸疏請將以前後疏增入重修續編上又下之禮部時席書目疾不能出乃上疏乞召王守臣及議禮臣方獻夫等增修其何淵章奏紕繆不可采上

野獲編

卷二

四

扶荔山房

御製元夕詩

世宗初政每於萬幾之暇喜為詩時命大學士費宏楊一清更定或御製詩成令二輔臣屬和以進一時傳為盛事而張璠等用事自愧不能詩遂露章攻宏謂其以小技希恩上雖不詰責而所出聖製漸希矣上常命一清擬賦上元詩進呈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似中秋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而知為元宵矣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及信乎非一清所及也惜為璠輩所撓使天縱多能不遑窮神知化耳

野獲編

卷一

五

扶藪山房

定策拜罷迥異

世宗自興邸入紹諸宰輔翼戴之功良不可沒如楊新都蔣全州毛東萊世封伯爵固其宜也費銜山時在林下至上御極後召還入閣亦得世襲錦衣指揮使而梁南海時為次揆位在蔣上竟無寸賞已為可異至如駙馬崔元以親奉金符迎立於邸中遂進封金山侯世襲而梁以輔臣借奉符以往獨無涓滴及之又何說耶若云梁儲扈武宗南征不能力諫以是為罪則蔣冤固同待六飛往還何得獨求多於梁也蓋是時新都受遺為物情歸嚮而梁素不為揚所重以故世宗以四月廿二

日登極梁即以五月五日見逐蓋相新朝僅十餘日且其後議禮貴人方獻夫霍鎰彭澤輩俱南海人也蓄不平久矣乘機而發至指新都為元惡為逆臣必削其籍戍其子著之丹書而後快亦新都有以取之最後高岱著鴻猷錄遂謂鎮國朱壽之出梁以死捍詔而薛氏憲章錄又以草勅屬之新都皆方霍餘唾也楊廷和去位次年上念梁儲定策迎駕功蔭一子世襲錦衣指揮同知特命太監戴永往諭意儲力辭上嘉其讓特允所請加蔭其子中書為璽丞時大禮已定楊以議禮失上意而毛蔣亦以傳會廷和相繼謝事上始追錄梁舊勞梁

野獲編

卷一

本

扶藪山房

謝疏中自陳無功詞旨抑揚微露去國之由且引蔣毛二輔不受蔭為比而無一語及廷和其不愜可知矣又一年梁歿上眷之不衰飾終之典大備又一年而明倫大典成新都奉本當修市姑宥為民之旨蔣毛亦閒住而梁不及也乃知禍福吉凶倚伏無常非人力可爭矣

嘉靖初議大禮

世宗欲考輿獻帝其議合得大用者七人以稱大禮用者五人言大禮用而不終者四人此王介州紀之張孚敬傳後者也然用而不終者其人尚多今略記於後嘉靖元年壬午冬月山東歷城縣堰頭巡檢方濟建言欲

考獻王其說與張璉同此宜與張桂偕受賞竟不見登  
進繼之者為致仕訓導陳雲章革退儒士張少連敘諭  
王价亦不聞優擢後惟雲章為霍韜所薦起陞國子博  
士轉太僕寺丞而已此皆進議最先者稍後有南京通  
政司經歷金述者以官生入仕與黃緒同亦疏稱張璉  
之言為是吏部陞為隨州知州致仕去後得起為武昌  
府同知至工部員外而止其位去黃緒遠矣嘉靖三年  
原任給事中陞僉事陳洸以議大禮復職尋以他事遞  
解原籍為民七年霍韜薦起陞一級十二年南京考察  
以貪斥則韜以憂去不及救矣三年九月錦衣衛革職

野獲編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又勸前說  
託名地理請遷顯陵尙書汪鉉駁之上不允命禮部會  
議宗伯夏言乃言此事前禮部尙書席書今大學士李  
時皆極言於昔又尙書趙璜言尤切至望聖明獨斷勿  
為羣議所惑上大悟下旨曰卿言良是朕奉聖母慈訓  
謂陵不可輕動奏擾諸人本當拿究姑宥之再犯者必  
置重典繼而湖廣壁山縣聽選官黃維臣等又數奏遷  
陵寢上廉知其妄有希冀命錦衣衛逮下獄治罪於是  
遷陵一說無復及之者矣是年歸州南邏口巡檢徐震  
請於安陸州建立京師上下禮部議云京師之建於典

野獲編

卷一

八

扶荔山房

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上言獻皇帝當改  
葬北京之天壽山以會議不同而止二人廢罷如故五  
年大禮書成王价錢子勳復職給事中解謂二人皆  
考察斥官不可壞典制從之四年有致仕縣丞歐陽欽  
薦席書及張桂等宜另給誥命上允之而欽無所加賞  
五年十一月南寧伯毛良及百戶陳紀以議禮求陞旨  
陞紀一級良不陞至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  
千戶陳昇又祖隨全之說力請遷獻王梓宮葬於北上  
又命會議禮部尙書李時工部尙書趙璜等極論其不  
可得寢未幾而緣事監生詹啓溫州武舉杜承美為民



於孝宗實為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之統當奉之太廟今張孚敬乃別創世廟永不得與昭穆之次是幽之也上大怒謂其毀上訕君大肆不道下錦衣拷訊主使之

帝社稷

嘉靖十年上於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上躬行祈報禮蓋以上戊為祖制社稷祭期

野獲編 卷二

九

扶藪山房

故抑為次戊內設園風亭無逸殿其後添設戶部尙書或侍郎專督西苑農務又立恆裕倉收其所穫以備內殿及世廟薦新先蠶等祀蓋又天子私社稷也此互古史冊所未有自西苑肇興尋營永壽宮於其地未幾而元極高元等寶殿繼起以元極為拜天之所當正朝之奉天殿以大高元為內朝之所當正朝之文華殿又建清馥殿為行香之所每建金籙大醮壇則上必日躬至焉凡八直撰元諸倖臣皆附麗其旁即閣臣亦晝夜供事不復至文淵閣蓋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幾三十年與帝社稷相終始至穆宗紹位不特永壽宮夷為牧場并

西苑督農大臣亦立裁去矣西苑農務凡占地五頃有餘役農五十人老人四人騾夫八人每人日支太倉米三升仍復其身耕耨則從御馬監支糧草先是工部蓋農舍築牛官造倉版順天府歲進穀種比其穫也戶部以本年所入之數上聞蓋自夏言皇后親蠶之說行於是農桑並舉以復邃古神農之政未幾親蠶禮即廢而農務則終世宗之世焉今西苑官殿久撤惟無逸園風尙存仍為至尊親稼之所

景靈官

宋世建景靈官於汴京凡祖宗帝后御容俱陳設其中

野獲編 卷二

十

扶藪山房

以表羹牆雖非古制亦後王孝思也本朝事先典制極倫獨此禮未講直至嘉靖十五年造獻皇帝廟於太廟之東隅其舊時營建名世廟者遂空寂無所用始移列后列帝神像於其中改名曰景神殿其後殿則曰永孝以示尊崇蓋前此雖藏之禁廷未有專地專名也至十八年又命帝后忌辰俱列祭於景神永孝二殿最合宋世所行舊典至二十四年而罷還其祭於奉先殿此官神御雖存而昭告駿奔絕迹矣按景靈官在宋不特人主四時瞻禮即大臣遇有除拜俱行謁謝聖朝缺事幸世宗修舉而禮略簡略識者猶有遺恨云

配天配上帝

世宗既分祀天地於南北郊矣其後以太祖太宗竝配天爲非禮遂省去太宗之祀蓋陰爲獻皇地也至嘉靖十七年諛臣豐坊言請仿古明堂之制加獻皇宗號以配上帝上意甚愜遂以其年九月舉明堂大享禮於大內尊獻皇稱睿宗更上昊天上帝號爲皇天上帝而以睿宗配享蓋用周禮故事按上帝卽天豈有分祀爲二之禮此舉在古人已屬支離至於昊天皇帝更易名號尤爲贅詞蓋世宗熟揣獻皇之不可配天故抑而從明堂之說至穆宗登極并大享禮罷之真千古卓見宋徽宗政和間上王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蓋循真宗舊稱而益以昊天字也其事與嘉靖相似

會典失載

嘉靖八年開局重修會典時副總裁詹事霍韜等上疏其略云臣等將舊典繙閱見洪武初年天下田額以至宏治十五年如湖廣田額二百二十萬今存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矣天下田額已減如此再數百年減失不知如何乞勅戶部考

野獲編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訂又天下戶口洪武初年一千六十五萬宏治四年承平已久戶僅九百一十一萬乞勅戶部覈實天下藩府洪武初年山西晉王府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爵而下共支八十七萬石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乞勅禮部稽纂俾司計者計之處之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此成化已前耳若宏治已後尙未之及也乞勅兵部稽纂俾司計者何以處之再按內臣監局官祖訓置職甚詳惟宏治年間儒臣失考不及纂述致皇祖聖制不得而知乞勅禮部行

野獲編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司禮監備查洪武年職掌員數列聖來欽差事例及今日員數送館修纂臣等觀周禮內監統天官今監局事例多由禮部若遵祖訓添修內臣職掌亦聖朝禮以制治之意至刑工二部都察院累年匠役之制官府供應之式四方物料之准律令異同之宜太祖俱有定典在惟宏治間庸臣舞智更爲新例盡壞成憲乞勅廷臣削斥訂積年之陋得旨令各衙門備覈沿革定數送付文館按霍疏最切時弊至查考內官冗濫尤爲吃緊世宗雖命允嚴稽迄至書成猶循宏正之舊至今上再修時則江陵公爲政交權璫寺惟恐稍失其歡欲如霍渭厓

言刊補難矣惜哉

駁正大禮

大禮定後舉朝緘口而遠外下吏及昌言以糾其非者又二人嘉靖九年福建平和知縣王祿者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上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疑者當預養宮中以備儲貳之位上斥其言下巡按御史逮治比疏下則祿已先解印歸矣御史坐以避難在逃律詔罷職不敘按祿前封崇仁之說卽上初年楊廷和議也次預養宗子之說卽他日薛侃所建白也楊薛俱蒙重譴而祿以小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躬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上大怒謂大典朕所裁定行天下久矣乃輒敢妄議命錦衣衛逮送法司拷訊陳采此論又并新都永嘉議論一概掀翻其詞辨而論乃亦無駁之者時永嘉以陷薛侃甫去國桂安仁又病死內閣輔臣唯方南海爲議禮貴人然而新入又性和易不願與人競也蓋大禮雖定不旋踵而卽紛紛若此況後世乎

獻帝稱宗

獻皇帝之稱宗也非張桂意也始於何淵之世室至四年淵復申前說上惑之下其事禮部會議時席書新以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議禮得上眷拜宗伯力止且曰昔者獻考觀德殿成醫士劉惠欲更殿名已蒙聖斷發成邊衛臣上議曰假使張璵桂萼謂獻帝可以入太廟非獨諸臣欲誅臣當先攘臂誅之今何淵欲以御定殿名改同文武世室臣昧死以爲不可上不允至學士璵萼及太宰廖紀咸力言其非且共請重治淵罪猶不許至兵部尙書金獻民乃調停爲別廟京師之說上始允行至十五年又命改世廟爲獻皇帝廟與九廟並列其稱宗耐廟上心知其不可亦不復再議繼而猶有請者上嚴治論死事寢久矣直至十七年四月原任通州同知豐坊遂請加尊皇考

獻皇帝稱宗祀明堂以配上帝禮部尙書嚴嵩覆奏謂  
皇帝當如所奏稱宗則未安上必欲行坊言戶部左侍  
郎唐胄力持以爲不可上震怒下胄獄訊治於是嚴嵩  
等改口奉命進獻皇爲宗一如坊議坊父豐熙以翰林  
學士率修撰楊慎等諸詞臣於嘉靖二年痛哭闕下撼  
門長跪力辨考興獻之非廷杖瀕死下獄遠戍至嘉靖  
十六年恩詔大需部議赦還上許盡還諸臣獨豐熙楊  
慎等不宥是年熙卽卒於戍所坊之人都獻諛距其父  
歿時尙未小祥也不忠不孝勇於爲惡一至於此上旣  
以獻皇明堂配上帝稱宗入廟居武宗之上聖意始大  
野獲編 卷十一 五 扶荔山房

事雖不行識者趨之

邵經邦譏議禮

明倫大典行後張璉被劾遺歸尋卽召還刑部員外邵  
經邦者以陽月日食上言議禮貴當用人貴公陛下私  
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當乃可萬  
世不易使所議非公禮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  
亦可毀也陛下果以禮爲至當欲子孫世守莫若厚其  
資與全其終始以答議禮之功然後專選碩德置諸左  
右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不亦美乎上大怒謂朕私議  
禮諸臣自比茅焦之諫訕上無禮逮下詔獄訊治已請  
野獲編 卷十一 五 扶荔山房

付法司擬罪上以非嘗犯不必擬竟發邊衛充軍經邦  
之疏語簡而該卽張桂聞之亦無辭置辨但人主生前  
未有臣下輒擬諡號者惟曹魏大臣預尊明帝爲烈祖  
貽千古笑端經邦敢於英主初年肆言至此卽茅焦所  
不道也而僅以戍行豈世宗二字已默契聖衷遂從末  
減與其後上升還廟號竟符二字若經邦者固得氣之  
先耶

更正殿名

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  
皇營北京仍其名後燬於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華

蓋殿則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蓋取洪範之義而議者以爲洪範中更有六極字而相同意義不美然上方親定禮樂薄視百王少忤卽立廢無救正者至隆慶初元而御史張標請改仍太祖舊號時高儀爲大宗伯以爲皇考所定且遺詔中多所釐正獨不及殿名乞存之以存三年無改之義遂不果易按太祖奉天二字實千古獨見萬世不可易以故祖訓中云皇帝所執大圭上鏤奉天法祖四字遇親王尊行者必手秉此圭始受其拜以至臣下誥勅命中必首云奉天承運皇帝太宗繼之一切封拜諸功臣必曰奉天靖難其次曰奉天翊衛奉

野獲編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天翊運至列聖所封者無論爲功勳爲恩澤爲文武亦必奉天爲號至今不改若皇極建極本屬一義而中極尤爲無出穆宗初元未忍遽改於聖孝宜然今殿與門再罹祝融鼎建在邇仍用太祖初號亦是機會使然有識大臣必有起而建明者完顏氏上京官殿其正寢取名乾元殿蓋襲唐世舊號至天眷元年改名皇極殿則亡金先已稱之尤爲不典張侍御疏後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亦有復殿名疏不允行其與張侍御同時則有大監李芳請改南北郊合祀天地如國初典制禮臣亦執不許蓋以議出中官其後今上甲申議崇祀陳獻章

於孔廟禮臣爲沈鯉亦疑大璫張宏主之不肯行而內閣竟票發多官會議允祀由是與政府不叶其事與隆慶中李芳正相類李芳者能讀書喜諫諍穆宗於裕邸代勝祥柄事益發舒屢指上過舉積久不能平乃杖之百下法司論斬刑官毛愷等力爭之不能得其人亦金英覃昌之流亞也張宏繼馮保柄事亦有稱於時

玉芝宮

初世宗之建世廟也先名世室以奉皇考獻皇之祀既以世字礙後世稱宗改建獻皇帝廟既而獻皇廟稱宗遂閉世廟不復祀至嘉靖四十四年舊廟柱產芝上

野獲編

卷二

六

扶荔山房

大悅更名玉芝宮欽定祀儀日供膳如內殿四時歲暮大小節辰牲帛諸品如廟祀穆宗卽位禮臣以獻皇已同列聖臨享則玉芝之祀可罷況宗廟常禮如四孟大禘止行於太廟節辰忌辰止行於內殿國有大事止告太廟或內殿未有并告者今無所不祭告則列聖先帝將何以處之至於日供之膳宜仿南京奉先殿太祖例如舊奉設以存有舉莫廢之義上命如所議而議者猶以日膳爲瀆云按玉芝之祀去世宗上仙僅匝歲說者謂上春秋高欲仿漢原廟衣冠故事存此舊朝肇舉盛典默示意於後俾尊奉廟廟傳之子孫爲中興元祀如

漢光武晉武帝萬世丞嘗張本即改太宗爲成祖亦聖  
意慮及此耳未知然否

齋宮

西苑官殿自十年辛卯漸興以至壬戌凡三十餘年其  
間初造不輟名號已不勝書至壬戌萬壽宮再建之後  
其間可紀者如四十三年甲子重建惠熙承華等殿寶  
月等亭既成改惠熙爲元熙延年殿四十四年正月建  
金籙大典於元都殿又謝天賜丸藥於太極殿及紫皇  
殿此三殿又先期初者至四十四年重建萬法寶殿名  
其中曰壽憩左曰福舍右曰祿舍則工程甚大各臣俱

野獲編

卷二

九

扶荔山房

沾賞至四十五年正月又建眞慶殿四月紫極殿之壽  
清官成在事者俱受賞則上已不豫矣九月又建乾光  
殿閏十月紫宸官成百官上表稱賀時上疾已亟雖賀  
而未必能御矣自世宗升遐未匝月先撤各官殿及門  
所懸扁額以次漸拆材木穆宗欲以紫極官材重建翔  
鳳樓因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力諫而止未歷數年惟  
存壞垣斷礎而已蓋茲地爲文皇帝潛邸舊官因而入  
紹大位且自永樂以來無論升遐卽嬪御無一告殞於  
此者故上意爲吉地而安之禁築初起命名爲仁壽殿  
他如洪應雷壇上有禱必至如凝道雷軒上晝日常御

皆無跡可問惟清馥殿則整麗如故外門曰仙芳曰丹

馨內亭曰錦芳曰翠芬流泉石梁頗甚幽致且松柏列

植蒙密蔽空又百卉羅植於庭間花時則今上亦時一

游幸蓋其地又與萬壽宮稍隔故得免焉讀連昌宮詞

數世後舞榭猶存轉眼已成蔓草悲夫○今西苑齋宮

獨大高元殿以有三清像至今崇奉尊嚴內官官婢習

道教者俱於其中演唱科儀且往歲世宗修元御容在

焉故亦不廢至萬歷庚子五月忽下旨令見新凡費物

料銀二十萬工匠銀十萬不過油漆一番而已然則修

葺更當費幾何乃知當時徐文貞力主盡毀未爲無見

野獲編

卷二

十

扶荔山房

無逸殿

世宗初建無逸殿於西苑翼以幽風亭蓋取詩書中義  
以重農務而時率大臣游宴其中又命閣臣李時翟鑾  
輩坐講幽風七月之詩賞賚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  
稽事其後日事元修卽於其地營永壽宮雖設官如故  
而主上所創春祈秋報大典悉遣官代行撰詩詞諸臣  
雖保直於無逸之傍廬而屬車則絕跡不復至其殿惟  
內直工匠寓居彩畫神像并裝潢渲染諸猥事而已至  
上甲辰年翟鑾坐二子中式被議鑾辨疏以日直無逸  
爲辭時上奉道已虔惟稱上元高元及元威元功而鑾

惟朴尙舉故事上大怒疏逐之此後并殿亭舊名無齒  
及者矣世宗上賓未期月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則至  
今存至尊於西成時間亦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  
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饁農歌徵糧諸事無不入御  
覽蓋較上耕藉田時尤詳云今上甲申乙酉間無逸燼  
於火輔臣申吳縣等奏皇祖作此殿欲後世知稼穡艱  
難其慮甚遠非他游觀比宜以時修復上深然之今輪  
奐尙如新也

丙內

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後以至壬寅遭官婢之變益厭大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丙不欲居或云逆婢楊金英輩正法後不無冤死者因  
而爲厲以故上益決計他徙官掖事秘莫知果否上既  
遷西苑號永壽宮不復視朝惟日夕事齋醮辛酉歲永  
壽火後暫徙玉熙殿又徙元都殿俱湫隘不能容萬乘  
時分宜首揆請移駐南城蓋故英廟爲上皇時所居也  
天順間修飾完整實遠勝永壽上以當時遜位受網之  
所意甚惡之聞分宜言大不懌然是時方興三殿大工  
縣官匱乏無暇他營分宜建議甚善但倉卒不及避忌  
諱耳時華亭公爲次揆卽對云今徵到建殿餘材尙多  
頃刻可辦且薦司空雷禮材請足在此役上大悅立命

華亭子璠以尙寶司丞兼營繕主事督其役不三月宮  
成上大悅卽日徙居賜名曰萬壽華亭進少師蔭子璠  
亦躡遷太常少卿雷司空禮加太子太保大匠徐某者  
亦拜工部尙書分宜僅拜加祿銀幣之賜其年七月卽  
有御史鄒應龍之疏分宜逐而世蕃成矣分宜一生以  
逢迎稱上旨獨晚途片言稍逆頓失權寵豈天奪其魄  
耶○雷司空古和素名博洽居官亦以勤勞著績初以  
分宜同里厚善得官六卿時窺知上意已嚮華亭復去  
嚴事徐其營萬壽一事俱先有成謀因分宜失旨愈得  
間之以固寵分宜恨甚面言之雷答語甚諄幾至攘臂

野獲編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徐以此益厚之世宗上賓未幾萬壽宮殿悉已撤去僅  
存階礎若諸臣直廬更榛莽不可問矣而南內之完整  
則至今如故也識者謂華亭此舉於三年無改一段稍  
未諳解云雷在世宗末年又進少保再加少傅隆慶二  
年以上修祭樂器糜費劾太監滕祥詞旨甚激上不悅  
令致仕人議其迎合於先帝而觸忤於新朝借題賣直  
云雷江西  
豐城人

代祀

嘉靖十一年二月驚蟄節當祈穀於圓丘上命武定侯  
郭勛代行時張永嘉新召還居首揆夏貴溪新簡命拜

宗伯不聞一言匡正獨刑部主事趙文華上言切責而  
宥之時文華登第甫三年其辭嚴而確使其末路稍修  
潔固儼然一直臣矣次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南郊又命  
郭勛代之大小臣遂無一人敢諫者時上四郊禮甫成  
且規定分祭新制遂已倦勤如此至中葉而高拱法官  
臣下不得望清光又何足異蓋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  
甲午後遂不視朝己亥幸承天還途中火災上僅以身  
免因歸功神佑壬寅官婢之變益以爲事元之效陶仲  
文日重矣然邵元節實以嘉靖三年召入五年遂封清  
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範志默秉誠至一真人給玉

野獲編

卷二

圭

扶荔山房

金銀牙印章各一得密封言事是時鉛山費文憲爲首  
揆已不能有所諫正矣至其後進禮部尙書贈其父守  
義爲太常寺丞猶之可也又封其師范文泰爲清微崇  
元守道凝神湛默履素養和衍法輔教真人則濫極矣  
至陶仲文更勸上以退居爲祈天永命秘術何論郊祀  
哉

聖誕忌辰同日

八月初十日爲孝慈高皇后忌辰而世宗皇帝以是日  
誕生及卽位禮臣毛文簡澄請先一日稱賀且并習儀  
及山呼之禮俱殺之行之二年矣至嘉靖三年又遇聖

誕時禮部爲汪文莊俊請卽以是日先行孝慈奉祭禮  
然後嵩呼大慶一切如先朝故事上允之四十餘年不  
復輟則以孝慈雖開天聖母而上則藩王入嗣又中興  
聖主自不相妨也其時議者又云正月初三日爲孝莊  
忌辰然孝武二廟凡遇祭祀得衣大紅吉服爲比是又  
不然均爲在天之靈自不宜軒此輕彼若嗣君必當自  
盡其誠但普天臣子又欲申祝釐之敬則先凶後吉亦  
無不可使其事在宋朝又有洛蜀哭則不歌之爭成一  
大黨論矣

世宗聖孝

野獲編

卷二

圭

扶荔山房

嘉靖丙午外計言官拾遺疏有貴州尋甸知府汪登不  
謹當斥吏部尙書廖紀覆疏謂登以母老赴官偶遲宜  
鑄秩示罰上命降職三級特改京官以便其母就祿蓋  
上聖性至孝以登爲母被議故左其官實優之也其後  
陝西參議于湛者直隸金壇人以母老求改南方言官  
糾其詭避宜重懲上又命改江西便其迎養吏部侍郎  
董玘以聞母喪久不奔赴褫職蓋錫類之孝如此○嘉  
靖間京師人張福欲圖賴鄰人張柱自弑其母謂柱殺  
之旣鞫得情且有福姊爲證上謂必不然再三研審刑  
官執如初讞上終不信竟坐柱辟蓋上謂世間無弑母



之人也

講學見紉

世宗所任用者皆銳意功名之士而高自標榜互樹聲援者即疑其人主爭衡如嘉靖壬辰年御史馮恩論彗星而及吏部侍郎湛若水謂素行不合人心乃無用道學恩雖用他語得罪而此言則不以為非至丁酉年御史游居敬又論南太宰湛若水學術偏陂志行邪偽乞斥之并毀所創書院上雖留若水而書院則立命拆去矣比湛沒請卹上怒叱其偽學盜名不許因以逐太宰歐陽必進其憎之如此至辛丑年九廟災給事戚賢等

野獲編

卷二

素

扶荔山房

因災陳言且薦郎中王畿當亟用上曰畿偽學小人乃拉薦植黨命謫之外湛王俱當世名流乃皆以偽學見斥至於聶雙江道學重望徐文貞力薦居本兵上以與儒僨事逐之徐不敢救比世宗上賓文貞柄國湛聶俱得恩贈加等湛補諡文簡聶補諡貞襄蓋二公俱徐受業師在沆漑一脈宜然而識者以為溢美非世宗意矣若王文成之歿在嘉靖初年既斬其卹典復奪其世爵亦文貞力主續封備極齒異而物論翕然推服蓋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龍溪位止郎署且坐考察斥不得復官故文貞不能為之地即隆慶初元起廢亦不敢及之

第為廣揚其光價耳○湛文簡之學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而不免失之迂腐如勸世宗求嗣必收斂精神上日既欲朕收斂則不必如此煩瀆其時即已厭之矣聶貞襄在本兵曲庇分宜孫巖鵠冒功為時所薄及罷官南還遇倭亂暫留吳門人問何以禦倭則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聞者竊笑如此經濟何以支俺答哉惟王龍溪聰明機警辨材無礙聞其說者解頤心折即王文成當時亦歎服以為門牆第一人至徐華亭又為同心至友推獎贊歎如司馬公之與邵堯夫又龍溪性好游以故安樂行窩所至四方共重踰於王公同時同

野獲編

卷二

素

扶荔山房

鄉錢緒山唐一庵諸公俱不爾也

進詩獻諛得罪

古今獻詩文頌聖者史不勝紀然惟世宗朝最為繁夥乃遭際亦自不同如嘉靖四年天台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凡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回文體以獻其用心亦勤矣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識命開寫正文再上之然其時不聞有賞尙不聞被罰也至嘉靖十三年朝天宮道士張振通奏臣祝釐之暇作中興頌詩二十一首金臺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詠以及瑞露白鵲白兔俱有詩上進乞賜宸翰序文

下部議以猥鄙陳瀆僭踰狂悖希圖進用詔下法司逮  
繫訊問則進諛希恩反得譴矣然猶黃冠也嘉靖二十  
六年朝覲竣事上敕諭天下入覲官員此不過舊例套  
語耳而給事中陳棐者將敕諭衍作箴詩十章上之上  
大怒謂棐舞弄文墨輒欲將此上同天語風示在外臣  
工甚爲狂僭令自陳狀棐服罪乃降調外任棐卽議帝  
王廟斥去元世祖者素善逢君不謂求榮得辱然前此  
乙未年春正月朔大雪上諭大臣曰今日欲與卿等一  
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卿夏言卽進天賜時玉賦以獻  
上大悅以忠愛褒之甫踰年而入相矣此非上同聖語

野獲編

卷二

壬

扶荔山房

乎乃知富貴前定聖主喜怒偶然值之容悅無益也

賀信鳥獸文字

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諸臣及禮卿爲賀  
表如白龜白鹿之類往往以此稱旨蒙異眷取卿相然  
在先朝固亦有故事如永樂間北京得白鵲時仁宗監  
國命官臣撰表爲賀楊士奇以爲不着題卽賀白龜白  
鹿亦可仁宗卽命士奇改作云望金門而送喜馴丹陛  
以有儀又云與鳳同類踰踰於帝舜之庭如玉其翬翬  
翬在文王之囿仁宗大喜云方是帝王白鵲命撤內膳  
賜之士奇之見知此亦一也其後世宗朝胡宗憲進白

鹿諸生徐渭作表一時傳誦而上不及知及禮卿吳山  
賀表實祠部郎徐學謨所作爲上特賞未幾山以不賀  
日食閑住未嘗得表文力也最後西苑永壽宮有獅貓  
死上痛惜之爲製金棺葬之萬壽山之麓又命在直諸  
老爲文薦度超升俱以題寤不能發揮惟禮侍學士袁  
煒文中有化獅成龍等語最愜聖意未幾卽改少宰陞  
宗伯加一品入內閣祇半年內事耳同一禽畜同一諛  
詞而遇不遇如此○按白鵲爲瑞僅見於曹子建魏德  
論嘉靖十年鄭王厚烷貢二白鵲上大喜命獻宗廟及  
兩官頒示百官廷臣爲鵲頌鵲賦鵲論者盈廷遂爲獻

野獲編

卷二

壬

扶荔山房

瑞作俑癸亥年八月湖廣巡撫徐南金獻白鵲云出自  
景陵羣臣表賀昔楊椒山喜鵲惡鵲謂鵲忠鵲佞也鵲  
身爲佞又導人以佞然楊文貞已先學鵲矣何論嘉靖  
諸人至若厚烷晚年又極諫世宗事元上大怒革爵錮  
之高牆至穆宗卽位以忠正見哀還爵復國是又始鵲  
而終鵲矣極堪捧腹○先是宏治十七年大名府元城  
縣民家烏巢中生一白雛因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時  
孝肅太皇太后上仙未久咸以爲上孝感所致遂表獻  
之朝上不受却還甫踰年而孝宗亦興成矣白鳥較鵲  
不知孰佳然爲災不爲祥如此使在嘉靖朝驟貴者不

知幾人矣

廟議獻詔不用

嘉靖中大廟被災尋即鼎建時尙寶司丞桂與首上議請增建廟制倫次繪圖上之其意在尊睿宗也上不悅下法司鞠之擬以納贖還職上特命冠帶閑住與即諛臣萼之子將竊父故智取寵不意其遭斥也又數月國子監司業江汝璧請備親廟謂上享祀宗官考廟不可獨缺宜奉皇考入居昭廟又請預立世室以待皇考其言無非尊與獻以媚上而上不省其冬上自下諭仍復舊制太祖正南面之位成祖以下及睿考俱同堂而序

野獲編

卷二

五

扶荔山房

享畢各歸於寢已如敕奉行矣次年甲辰又會議同堂異室之制時江汝璧已遷為左庶子矣又上言皇考入廟宜遷於穆廟之首與成祖對峙三昭三穆列於前成廟睿廟翼於左右蓋欲以興獻為百世不祧之主也又贊善郭希顏則請如太祖立四親廟以明未有無父之國無非為睿考計久遠而上皆報寢不踰歲汝璧已進少詹事坐科場事革職為民希顏陞中允謫還副罷歸矣蓋上入紹之初大禮未定人心方搖故貴張桂諸臣以招徠天下至是且二十年矣稱宗入廟禮無可加而此輩儉邪猶仍佞習為橫飛直拜之地甫出口而上已

洞悉其奸斥逐不已而郭希顏遂以弔奇至殺身豈非下愚之尤哉就江郭兩疏細詳之則汝璧之議尤為狂恣蔑禮

捐俸助工

嘉靖二十年辛丑九廟被燬更建時邊餉亦告匱太宰許讚議借百官之俸上以非盛世事已之真得治朝大體今上甲申大峪壽陵興工閣臣亦議令百官捐俸上不許蓋養廉為重亦體羣臣之一也頃三殿之災羣僚又欲捐俸助工會議於中府一御史奮筆書曰主上好貨諸公捐俸是矣尙主上好色諸公何以處之皆赧然

野獲編

卷二

五

扶荔山房

退散其後各衙門公疏或各官私疏以捐俸為請主上亦欣然俯從自此以後為開礦為抽稅徧大地皆以大工為名不復能遏止矣

工匠見知

世宗既以創改大禮得愉快於志故委毗春曹特重如言如嵩如階為宗伯時其寄託已均輔相又以掀翻大獄疑刑官皆比周撓法立意摧抑之即賢者多不以善去至末年土木繁興冬卿尤難稱職一切優游養高及遲鈍不趨事者最所切齒誅譴不踰時刻最後趙文華為分宜義子歐陽必進為分宜妻弟特以貪戾與闖茸

相繼見逐權臣毫不能庇而雷豐城以勤敏獨爲上所眷倚卽帝堯則哲之明何以過之終上之世雷長冬曹無事不倚辦卽永壽宮再建雷總其成而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据經營操斤指示聞其相度時第四顧籌算俄頃卽出而斲材長短大小不爽錙銖上暫居玉熙并不聞有斧鑿聲不三月而新宮告成上大喜以故尙書之峻加金吾之世廕上猶以爲慊也杲亦謙退不敢以士大夫自居然其才自加人數等以視文華必進直樸檄下材耳○按奉天等三殿并奉天門災在嘉靖三十二年四月時上迫欲先成門工以便朝謁而文華不能

野獲編 卷二 幸 扶荔山房

月禍起矣比三殿落成時杲已稱尙書上欲以太子太保寵之而徐華亭力沮謂無故事得中止僅支正一品俸雷亦僅以官保轉官俸其他在事諸臣陞賞亦止不行僅拜銀幣之賜以較永壽官加恩百不及一矣時上愛念杲不已尙再有營建杲必峻加卽華亭亦不能尼也

觸忌

野獲編 卷二 幸 扶荔山房

古來人主多拘避忌而我朝世宗更甚當辛巳登極御袍偶長上屢俛而視之意殊不愜首揆楊新都進曰此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天顏頓怡晚年在西苑召太醫院使徐偉察脈上坐小榻衮衣曳地偉避不前上問故偉答曰皇上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上始引衣出腕診畢手詔在直閣臣曰偉頃呼地上具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至是始悟喜懼若再生又乙丑會試第一題爲綏之斯來二句下文則其死也哀上已惡之矣第三題孟子又有兩夷字時上苦虜之擾最厭見夷狄字面至是大怒欲置重典時主文爲高新鄭賴徐華亭詭辭解之而止然初年講章有進曾子有疾章去却人之將死一節上謂死生常理有何嫌疑促令補進又似豁然無所諱者蓋進講時講官爲學士徐璿上方富於春

本嗣位未久樂聞啓沃恐臣下有所避匿故亦優容至乙丑之春上年已六旬不豫且久宜其倦勤多疑也。按世廟晚年每寫夷狄字必極小凡詔旨及章疏皆然蓋欲尊中國卑外夷也而新鄭出題犯之又有前一題蓋疑其詛呪矣高之得免謂非全出華亭不可新鄭晚途與徐講和書亦引先帝見疑賴公調解為言亦是天理難泯處○宋南渡後人主書金字俱作今蓋與完顏世仇不欲稱其國號也至高宗之劉貴人寧宗之楊后所寫金字亦然則宮闈亦改用矣然則世宗之細書亦不為過

野獲編

卷二

書

扶荔山房

正嘉御寶之燬

御寶凡十七正德九年甲戌大內遭火寶璽散佚至嘉靖四十五年之冬則世宗已不豫久矣乃下詔曰先朝甲戌遇災御寶凡六其五已遭燬命所司覓美玉補造想十七寶者大半範金為之而此六璽乃玉製耶然嘉靖十八年上又添製七顆合之世守者為廿四矣辛酉西苑之災則歷代所傳盡付煨燼所少奚止五寶意者聖主諱言而託之甲戌耶

符印之式

秦天子六璽唐始有八寶宋世尚循其制至徽宗而加

九南渡至十一皆非制也本朝初有十七寶至世宗加製其七今掌在符臺者共二十四寶蓋金玉兼有之若中官之璽自屬女官收掌更有太祖所作白玉印曰厚載之紀以賜孝慈后者至今相傳寶藏若歷朝太后則每進徽號一次輒另鑄新稱一次皆用純金此故事皆然其臣下印信則文武一品二品衙門得用銀造三品以下俱用銅惟以式之大小分高卑兩京兆雖三品印亦銀鑄則以天府重也以上俱用九疊篆文不知取義謂何唐宋以來竝無此篆法蓋創自本朝意者乾元用九之意乎巡按御史用方印其式最小比之從九品巡

野獲編

卷二

書

扶荔山房

檢僧道衙門尚殺四之一又百官印止一顆惟巡按則有循環二印以故拜命即佩印綬且其文八疊與大小文武特異豈以斧纒雄劇特變其制耶此外則各鎮掛印總兵官如征南征西鎮西平羌鎮朔征蠻平蠻征虜諸將軍俱錄印視一品稍殺二品稍豐獨以虎為鼻鈕以象文為柳葉則百僚中所未親其他添設大帥雖事體不殊而另給關防與督撫文臣無異矣明興無正任大將軍國初徐武寧達會一領之其他則必帶軍號如徐達藍玉馮勝邱福盛庸領征虜楊洪朱永領鎮朔仇鸞領平虜俱得稱大將軍而印之制無可考據矣內閣

大學士位不過五品而所用文淵閣印僅一寸七分略似御史巡方印乃亦用銀視一二品其重可知且王劭篆文與主上御寶書法相埒宜其權超百辟也邱福北征失律并印亦亡屢購不得後於沙漠夜吐光怪始蹤跡得之仇鸞病篤藏印內寢忽躍出於地有聲尋奪印暴死戮屍而文淵閣印自今上丙戌失後再鑄則閣權漸削陵夷以至今日蓋將相二大柄關於印章如此

嘉靖青詞

世廟居西內事齋醮一時詞臣以青詞得寵眷者甚衆而最工巧最稱上意者無如袁文榮煇董尙書份然皆

野獲編

卷二

董

扶荔山房

諛妄不典之言如世所傳對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陰數九陽數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丹鳳兩呈祥瑞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日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此袁所撰最為時所贈多他文可知矣時每一舉醮無論他費卽赤金亦至數千兩蓋門壇扁對皆以金書屑金爲泥凡數十盃其操筆中書官預備大管泚筆令滿故爲不堪波畫狀則袖之又出一管凡訖一對或易數十管則袖中金亦不下數十銖矣吾邑談相輩旣以此得貳卿且致富云

嘉靖始終不御正宮

大內乾清宮以正德九年遇災旋鳩工勦建役尙未竣比肅皇以正德十六年四月自郢中入奉大統暫居於文華殿亟促冬官晝夜繕治至十月而落成上始移蹕臨御垂二十年至己亥南巡則永壽宮已成至壬寅宮婢之變上因謂乾清非善地凡先朝重寶法物盡徙實其中後宮妃嬪俱從行乾清遂虛直至丙寅上賓始返龍蛻於大內蓋自踐阼之初及彌留之際皆於別宮行吉凶禮說者謂世宗以禁中爲列聖升遐之所意頗疑懼而永壽則文皇舊宮龍興吉壤故聖意屬之古云先野獲編

卷二

董

扶荔山房

天而天弗違世宗有焉

大行喪禮

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蓋佛家謂地獄受苦者聞鐘聲卽甦故設此代亡親造福於冥中非云化者有罪爲之解贖也聲鐘一事累朝皆見之詔旨蓋自唐宋以來相沿已久惟冥鏹最屬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爲金銀鏹黃者名泉臺上寶白者名冥游亞寶已爲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諫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孝宗曰邵堯夫何

如人祭先必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則此亦相傳故事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賢於前代多矣

實錄紀事

世穆兩朝實錄皆江陵故相筆也於諸史中最稱嚴核其紀新鄭將去為南北科道及大小臣工所聚劾以為皆迎合時情而參高保徐尤屬諂媚況上未嘗有意棄徐紛紛保之何為其言可謂至公及至奪情繼位一切保留徧大小南北倍於詔徐之時而杖譴忤意者以快睚眦又有華亭所不為者其於新鄭幕客吏科都給事

野獲編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韓原川楫等亦極筆醜詆日為無忌憚小人豈非真正實錄及吏科都陳錦江三諫等入幕後獻諛畫策與韓蒲州諸公無異顧一一任為腹心資其角距恬不為異則笑人適以自笑也頃見屠緯真曇花記其填詞皆無足取惟內盧杞說白云我做秀才時也會罵過李林甫來此一語也亦後來黃扉藥石矣

實錄難據

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為史已屬紕漏乃太祖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為靖難歸伏諸公所喜者俱被剗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

括括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亦尚可考見但曲筆為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為者哉其時總裁費文憲等苦無措手至假借承奉長史等所撰實錄為張本後書成俱被醜賞至太監張佐輩濫受世錦衣可哂亦可歎矣今學士大夫有肯於秘閣中借錄其冊一展其書者乎止與無隻字同其修承天大志亦然但開局太遲詞林諸公各具事希寵紛紛不定比成未幾則世宗已升遐矣總之皆不經之舉也

兩朝仁厚

野獲編

卷二

表

扶荔山房

世宗末年一更嚴明之政如海忠介狂戇尙能容之貽謀穆廟以迨今上禮遇士大夫絕無往年論報見法之事惟初政逮訊廷杖數君子皆出權相意後皆不次登用僅臨江錢知府若廉以濫刑被劾坐辟亦意在重懲酷吏終以輔臣請貸至今長繫李見羅中丞以滇事下獄七年而從戎近年礦稅忤旨者或致逮繫非久卽釋惟曹心洛侍御學程以爭東封在獄稍久頃得旨編成出獄之日京師擁曹歡呼者數萬人且頌聖主如天之量云

主上改臣下名

世宗時喜改臣下姓名如改張相國璉爲乎敬改袁中丞貞吉姓爲衷又改指揮僉事琴大鳴爲大聲是也穆宗朝掖縣趙宦爲御史因巡方題差上見名不雅改爲煥今歷大司空以侍養歸弟名耀亦拜御史後以中丞撫遼左亦請告歸養其父名孟以明經官教授得封吏部左侍郎二子俱爲大九卿在膝下娛侍尤不易得云○趙長公巡方爲陝西巡茶任滿而乃弟代之兄弟交承亦一時佳話事在今上初元

聖主命名

今上以癸亥八月生於裕邸時世宗惑於二龍不相見之說凡裕邸喜慶一切不得上聞是年四月西苑玉免生子七月又有白龜卵育之瑞廷臣俱上表賀而今上彌月不敢請行剪髮禮至穆宗卽位大臣以立太子請上命先命名徐議冊立始以元年正月賜今御名故事命名在百日至是睿齡已五歲矣從來朱邸皇孫未有愆期至此者然而次年卽主震方又四年龍飛開萬億年盛治千古未有也

朝覲官進獻

近以國用匱乏議加田賦加關稅以至搜索贖錢且有無礙官銀之說夫旣曰官銀那有無礙之理真掩耳盜

鈴也當穆宗戊辰外計時陝西副使姜子羔者上言朝覲官各有路費及饋遺私帑宜令進獻羨餘以佐國計且限爲定制布政司三百兩按察司二百兩苑馬行太僕一百兩運司府正二百五十兩府佐一百兩州縣正官二百兩州縣佐五十兩上曰進獻非事體且國用亦不藉此其勿許且并禁入朝官員不得借覲名科派大哉王言與歲進月進者天壤矣姜未幾卽轉行太僕稍示裁抑猶有太平氣象云

今上聖孝

今上初登極尊禮兩宮嫡母陳皇后上號仁聖皇太后野獲編 卷二 扶荔山房 生母李皇貴妃上號慈聖皇太后每遇大慶輒增二字至丙申年則仁聖上仙慈聖獨享天下之養慶典頻舉丙午之春以皇太子曾孫誕生加上徽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愍皇太后則聖壽僅六十有二○按本朝母后得親見曾孫者惟孝肅周后一人今慈聖福履正同但孝莊后先崩時孝肅爲邪說所惑慮他日不得與英宗同穴欲改葬孝莊於他所賴大臣力諍而止今慈聖在位事仁聖最恭歲時尚執嫡庶之禮仁聖上仙悲慕逾禮宜其備享榮哀今上聖孝又千古所無白玉欄觀牡丹正借先帝游賞無意人間信有之矣



今上御筆

今上自髫年即工八法如賜江陵吳門諸公堂扁已極  
偉麗其後漸入神化幼時曾見中貴手中所捧御筆金  
扇龍翔鳳翥令人驚羨嗣後又從太倉相公家盡得拜  
觀批答諸詔旨其中亦間有改竄運筆之妙有顏柳所  
不逮者真可謂天縱多能矣

貞觀政要

今上聖學高遠非臣下所及如戊子二月以春和初  
啓講筵上御文華講畢復傳諭閣臣申時行等曰唐魏  
徵爲何如人對以徵能強諫亦是賢臣上駁云徵先事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李密再事建成後事太宗忘君事仇罔非賢者其時閣  
臣以伊尹就湯就桀爲比已非其倫又引太祖時佐命  
劉基等皆元舊臣顧其人可用否耳此語尤爲失當劉  
基輩用夏變夷豈魏徵處角逐時可擬上遂置不問又  
傳聖諭云唐太宗脅父弑兄家法不正閣臣對曰倫理  
果虧閭門亦多慙德但諫一事可取耳此語稍爲得  
之上意終不釋命罷貞觀政要而講禮記閣臣又言宋  
儒云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蹟宜令通鑑與禮經  
參講上允之乃命先講尚書徐及通鑑以至大學衍義  
上之於經史後先權宜矣至評論魏徵太宗真千古

斧鉞惜乎對殿諸語稍未能助高深耳○通鑑一書今

元年冬杪張居正當國將本年講章進呈已首列此  
書上命鏤版印行矣今閣臣何又以通鑑爲請似乎未  
經御覽者意或卷帙浩汗啓沃未竟耶然貞觀政要亦  
上初御講幄輔臣卽以勸講至是乃厭薄中輟或以張  
居正所進終未審當聖意耶然自政要罷後次年四月  
遂不復御文華廣廈細旃迄成塵坳輔臣屢請不允其  
年冬卽有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之疏庚寅元旦  
召對以後閣臣亦不得復望天顏矣唐太宗貞觀之治  
季年亦少遜焉蓋古今同一慨矣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沖聖日講

列聖經筵每月用初二二十二廿二凡三日而日講則不  
拘期一切禮儀視經筵俱減殺僅侍班閣部大臣與詞  
林講官及侍書等官供事然聖體稍勞則不御之日居  
多值日詞臣依例進講章以備乙覽而已今上初登大  
寶江陵相建議上每日於日初出時駕幸文華聽儒臣  
講讀經書少憩片時復御講筵再讀史書至午膳而後  
還大內惟每月三六九常朝之日始暫免此外卽隆冬  
盛暑無間焉以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  
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場諸公有此朝夕納

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主上早歲勵精真可隻千古矣

今上待馮保

上初以慈寧及江陵故待馮璫厚而不堪其鈐束屢有以折之一日上御日講畢書大字賜輔臣等馮璫侍側立稍傾欵上遽以巨筆濡墨瀋過飽擲其所衣大紅衫上淋漓幾滿馮璫震懼辟易江陵亦變色失措上徐書畢起還內時戊寅己卯間事故相申吳門已從講筵入閣是日正得上所賜大字其長公職方爲子言此時上意已作李輔國魚朝恩之想而馮璫尙以少主視之了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不悟也後惟癸巳年王太倉爲首揆蘭谿新建爲次因自請得御筆大字是後遂不復賜

壬寅歲厄

世宗中年靜攝齋居不御朝已久至壬寅冬十月而有官婢之變主上已瀕危至丙夜始能言醫官用去血劑稍甦猶數日始能復故從此聖體愈康又二十五年丙寅而龍馭始上升真古來奇事載籍所未覩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壬寅二月上不豫數日至十六日己卯遂大漸上急召輔臣及部院大臣入至啓祥宮時內閣止沈一貫一人耳至則中官及鄭貴妃俱避不侍上命太子

及諸王跪聽上呼沈近前聽諭云朕享國已久亦無所憾佳兒佳婦今以付先生輔之爲好皇帝勸其講學勤政且命向來礦稅悉罷并諸無稽之征停止釋詔獄及法司繫囚還職起用建言得罪諸臣此後遂當舍諸臣而去矣按此卽玉几末命比及二更而上稍甦至次日

庚辰則聖躬頓安寢膳復舊蓋垂殆者僅一晝半夜耳時東宮成婚甫三日故有佳兒佳婦之語如唐太宗故事是時垂拱內廷不視朝者亦十年矣今上神明威斷動法皇祖而罹災之歲亦屬壬寅恰恰六十年豈非上天仁愛同一示警哉上所頒聖諭旋即取回雖普天有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壬寅上壽

壬寅之歲上聖齡甫滿四旬而御極已三十年至秋八月值上萬壽聖節內廷替御輩思別效嵩祝以博天顏一啓者乃以上誕生及在宥合之爲七十歲上南山之觴大小監局競奢鬪侈罄其力以備進奉時礦稅甫罷而旋興諸採權使方憂喜交併間得此消息爭市瑰異未名之寶名孝順錢糧充金帛之勝左藏爲之充切聖

情果大怡嗣後乾德壽皇小南內諸工及造龍鳳船亭之屬一切惟羣下所請而權稅縱橫愈不可諫止矣然但行之禁掖惟闈尹官娃輩共獻諛詞而已不以問之大廷故諫官無敢以其事顯諍者蓋長生久視固聖主所樂聞况春間啓祥召臣下驚魂甫定此舉雖似不經亦古所謂此非惡心也

百年四葉

邵康節謂自本朝建隆受命以後百年而僅止四葉詔以為近古所未觀昭代歷年之久前此不必言即如世宗以辛巳入繼在位四十六年中更穆宗之隆慶而為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北臺

今上仁儉至土木事尤為減省惟辛丑年於禁城內乾方築一高臺臺名曰乾德臺閣名乾祐閣其鉅麗不待言而高入雲表望之真如五城十二樓頃駙馬萬仲晦招同戚里諸公入游西苑因試登之如旋蠡然殊不覺足力之疲每一層即有一小殿几榻什物畢具凡數轉未至其巔已平視兔兒山矣時天曙未久萬瓦映日大

內樓臺約略在目悚然心悸急促同行諸公趨下聞落成時主上以軟輿升陟則官城外巷陌街逵如靈濟官前後一帶皆近在眉睫聖心亦以下瞰為非體嗣後僅以月夜再登今宸游不至已數年矣

章奏留中

先朝章奏亦有不報聞者然多是奏本若題本用印則係衙門公事例不留中即不當上意再三更改亦可自今上厭臣下之屢聒一切度之禁中屢催不下初亦甚以為苦久而稍習遇大小興革主者自行其意第具本題知不復取上意可否而大權反下移矣臺省建白間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端陽

京師及邊鎮最重午節至今各邊是日俱射柳較勝士卒命中者將帥次第賞賚京師惟天壇游人最勝連錢障泥聯鑣飛鞚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為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內廷自龍舟之外則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驃騎蓋沿金元之俗命御馬監勇士馳馬走解不過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閣部大老及經筵

日講詞臣得拜川扇香藥諸賜視他節獨優今上初  
年猶然自內操事與至甲申歲之午日預選少年強壯  
內侍三千名俱先嫺習騎射至期彎弧騁響雲錦成羣  
有京營所不逮者上大悅賞資二萬餘金然是日酷熱  
當值候操諸璫環甲操兵伺合於赤日中因而暈死者  
數人按禁中本非觀兵之所其事起於正德初年蓋不  
特八虎輩各有偏裨列校仿倣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  
頂鼠刺飄旒纓雜處於中貴之中矣今上因癸未謁陵  
始選內臣具軍容扈從旋蹕後益廣其伍俱江陵敗後  
事也近年來則內教場已鞠爲茂草想武事置不講矣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聞之先輩云孝宗在御日過午節曾於便殿手書一  
桃符云絲線結成長命縷丹砂書就辟兵符蓋聖主好  
文宴衍自娛又與後聖不同如此其後午節惟世宗初  
元會奉兩宮聖母游娛最後十五年又同李時夏言郭  
勛泛舟西苑賦詩唱和○按介子推以五月五日自焚  
而古來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禁火太原之地峭冷未解  
因禁煙寒食人多有死者何不考訂改正既令楚晉二  
忠臣各享極噲民間餒餒之餘卽寒食不至傷生也  
附以解頤

七夕

七夕暑退涼至自是一年佳候至於曝衣穿針鵲橋牛  
女所不論也宋世禁中以金銀摩睺羅爲玩具分賜大  
臣今內廷雖尙設乞巧山子兵仗局進乞巧針至官嬪  
輩則皆衣鵲橋補服而外廷侍從不及拜賜矣惟大璫  
輩以瓜果相餉遺民間則閨閣兒女尙修乞巧故事而  
朝家獨無間意者孟蘭會近道俗共趨且中元遣祭陵  
寢尤國家重典無暇他及耳江南李煜以七夕生至期  
其弟從益自潤州赴賀乃先一日乞巧江浙間俱化之  
遂以成俗直至宋淳化間始詔更定仍爲七夕亦奇事  
也

野獲編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扈從頒賜

至尊初登極行郊祀大禮其四品以上及禁近陪祀官  
俱賜大紅織金紵袍若恭謁諸陵及行大閱則內閣輔  
臣俱賜蟒衣或超等賜服至鸞帶金銀瓢繡袋等物以  
壯扈從其次卽及日講官以至文武勳戚部府大臣俱  
沾繡帶絲幣之賜皆主上肇行大禮特恩殊典一次耳  
惟閣臣未及受賜者則於嗣舉補給他官不爾也又錦  
衣衛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卽賜繡春刀鸞帶大紅蟒衣  
飛魚服以便扈大駕行大祀諸禮其常朝亦衣吉服侍  
立於御座之西以備宣喚其祝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

右列豔之名為武翰林

六曹答詔稱卿

從來六尚書與左右都御史一切謝恩乞休之類旨下皆稱卿以示重不論南北也嘉靖之末以至今上初年凡南六卿一切叱名識者以為非體萬歷己亥大計南六卿自陳旨下有得稱卿者一時以為榮遇自後漸復舊制可謂釐正陋規矣王給事元翰忽於建白疏內攻輔臣條旨之失謂其獻媚大僚為植黨地基未諳典故耳

御座後扇

野獲編

卷二

兗

扶荔山房

今主上御門常朝補展之後內臣執一有柄之物若摯扇然用黃帕裹之自上陞座擁蔽於後降座則撤去從來不曾展開或疑為雉尾之屬終莫知其真後聞其名曰卓彰乃先朝外夷所貢瑞物最能被除不祥以故臨朝輒舉以衛御座未知果否

礦場

今開礦徧天下生民罹其毒說者以始禍歸罪張新建相公因考永樂十三年太監王房等督夫六千人於遼東黑山淘金凡九十日得金八兩又永樂十五年有言廣西古丹州礦發者命內臣開採歲餘得九十六金旂

為錫乃止時胡文彬當國江西之吉水人成化十年湖廣寶慶府開金礦歲役夫五十五萬湖南民為水淹死及虎豹所食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始報罷時彭文憲當國彭亦江西之安福人

礦害

今開礦徧天下為世亂階然權屬內璫與無賴奸宄故致紛紜耳按宋金冶有二十一處銀冶則登號等二十州又三軍一監共冶場四十有八皇祐中得金萬五千餘兩銀二十一萬餘兩其後銀又增九十餘萬兩蓋所入止此堂堂天朝安用此刀錐之利然皆守令為政

野獲編

卷二

辛

扶荔山房

閭閻受害猶淺今日則敲朴善良必足其數發塚夷山以為脅取之術矣○宋仁宗皇祐中金脈大發於登萊州其民掘地採取至有一塊重二十觔者取之不竭是時為宋盛世豈真地不愛寶耶

野獲編卷三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宮闈

修女戒

母后聖製

國初納妃

天家生母不同

列朝貴妃姓氏

帝王娶外國女

高麗女見疑

故后無諱日

母后在位久

宣宗廢后

封妃異典

帝后祔葬

廢后加禮

英宗重夫婦

英宗敬妃喪禮

景帝廢后

野獲編 卷三 目錄

扶荔山房

景皇后壽考

憲宗廢后

孝宗生母

萬貴妃

謝韓二公論選妃

鄭旺妖言

頒行女訓

母后諡號

世宗廢后

皇后祔廟之禮

孝烈祔廟

母后減諡

莊肅后喪禮

嘉靖兩后喪禮

母后先祔廟

親蠶禮

李氏再貢女

聖母並尊

兩宮同在位久

今上篤厚中宮

恭妃進封

郊寺保釐

今上家法

東宮妃號

王妃殉節

宮人姓名

文臣賜官婢

野獲編 卷三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宮闈

修女戒

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以驕恣犯分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事可為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上之立法直追三代故列聖以來不第后妃專司陰教即以英廟及野獲編 卷三 扶荔山房 今上冲聖御宇長樂居尊惟保護皇躬未曾預聞一政詒謀遠矣使宋祖以此示戒則元祐時宣仁后之謗何自而興

母后聖製

本朝仁孝皇后著內訓又有女誠至章聖皇太后又有女訓今俱刻之內府頒在宇內今上聖母慈聖皇太后所撰述女鑑一書尤為詳明典要主上親灑宸翰序之真宮闈中盛事也然聖製又不止此今文華殿後殿所懸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其文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御筆臣下但見龍翔鳳翥

結構波磔之妙以為今上御書而實非也古來惟宋宣仁皇后善飛白大書然不過一二字豈如慈聖備得八法精蘊哉真天人也

國初納妃

高皇帝提一劍芟羣雄於所平諸國妃主無選入侍者惟偽漢違命最久上心恨之曾納其妾旋即遣出深以為悔野史訛傳為曾生潭王梓復叛誅不知潭王與齊王構同為達定妃所生自坐犯家事自焚初不叛亦不受誅也惟第十四女含山公主母妃韓氏係高麗人考遼簡王母妃亦韓氏但不知與含山同產否無所証據

野獲編

卷三

扶荔山房

不敢臆斷公主以洪武十三年生二十七年下降駙馬尹清永樂間進長公主洪熙初進大長公主至天順六年方薨年八十三於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為壽考然則高麗貢女不始于文皇時光祿權永均等諸女也○天順五年七月上致書含山大長公主云高皇祖所生惟祖姑享高壽誠為難得近者承諭用度有缺朕心惻然特遣太監藍忠賚送珠翠九翟博鬢冠一頂白金三百兩鈔一萬貫紵紗羅各十足生熟絹三十疋以表親親之義按博鬢惟皇后得用之國初王妃亦許用永樂間革之親藩曾有請而不許今特以賜含山

蓋異數也

天家生母不同

高皇帝貴妃孫氏以洪武七年薨上以妃無子主喪命  
吳王橚認爲慈母治後事服斬衰三年一如孝慈錄中  
生母之例橚後改封周王高后嫡出也嘉靖三十四年  
肅皇帝第三女寧安公主將下降駙馬李和以母妃先  
薨命拜皇貴妃沈氏爲慈母出閣醮戒謝辭諸儀一同  
生母及和與公主成婚後入謁皇貴妃賜宴宮中尤多  
異數一則無子而子一則無女而女孰非聖主異恩哉  
至有不幸而反是者如嘉靖三十三年康妃杜氏薨則

野獲編

卷三

主

扶荔山房

穆宗生母也禮官請復三年喪上不許又引孫貴妃故  
事亦不從且以應避至尊不宜重服下諭大臣遂不敢  
爭且自穆宗就裕邸後生不得見沒不得訣亦可悲矣  
又如孝宗爲淑妃紀氏出自離母腹卽爲萬貴妃所妬  
妃出居內安樂堂迨孝宗六齡始得見父皇而淑妃旋  
以暴薨報憲宗亦不敢詰孝宗龍飛徧覓母家宗族幾  
十年終不可得兩妃爲兩朝聖主所託體他日雖備享  
尊崇附葬山陵而所遭屯剝乃爾天耶人耶意者運數  
正然特假手至尊耶

列朝貴妃姓氏

內廷嬪御尊稱至貴妃而極先朝拜此秩者歷歷可數

高皇帝朝有貴妃孫氏諡成穆文皇帝朝有貴妃張氏  
諡昭懿貴妃王氏諡昭獻昭皇帝朝有貴妃郭氏諡恭  
肅章皇帝朝則孝恭后亦曾先拜且特加皇字旋位中  
宮不敢並紀嗣後則有賢妃何氏贈貴妃諡端靖然而  
不得皇字矣睿皇帝朝則孝肅后亦曾拜不敢並紀純  
皇帝朝則有皇貴妃萬氏諡恭肅端順榮靖爲宮妃六  
字諡之始而宸妃邵氏進封貴妃是生興獻帝後稱孝  
惠后不敢並紀肅皇帝朝則有皇貴妃王氏諡端和恭  
順溫僖皇貴妃閻氏諡榮和惠順端僖皇貴妃沈氏諡

野獲編

卷三

四

扶荔山房

莊順安榮貞靜其諡號皆用憲宗萬妃例也莊皇帝朝  
則有皇貴妃李氏卽今慈聖皇太后不敢並紀今上則  
有今東宮母妃及敬妃追封皇貴妃李氏諡恭順榮莊  
端靖及今翊坤宮鄭氏蓋列帝十二朝歷年二百五十  
而得此號者僅十六位內二位猶非生拜然二祖及仁  
宗朝尙未有皇字故有冊而無寶世宗時閻王兩妃未  
聞殊寵特以儲宮之重驟得峻加而賢妃柏氏在憲宗  
朝曾育悼恭太子竟不得封蓋軒龍副貳不輕授如此  
然柏妃至嘉靖六年薨距生悼恭時已五十九年雖膏  
於遇而豐於壽矣○孝惠邵后封貴妃時有冊又有寶



矣而不加皇字意者同封者共十八不欲太軒輕耶是  
不可曉嘉靖四十五年八月甲子進封敬妣文氏為貴  
妃時去上六十聖誕僅三日耳然封號內無皇字故止  
用金冊無寶此則近代未有姑附紀之

帝王娶外國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以洪武四年娶故元太傅中書右  
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為正妃至二十八年  
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  
河王愈女反屈居其下同時洪武廿一年戊辰科狀元  
為襄陽人任亨泰其妻本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

野獲編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母為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又文皇帝納高麗所獻女  
數人其中一人為賢妃權氏侍上北征回師薨於嶧縣  
遂藁葬焉賢妃父拜光祿卿仍居高麗是時尚仍元俗  
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後正德間回  
回人於永上言高麗女白皙而美大勝中國因并取色  
目侯伯及達官女入內蓋亦有所本○古來中國娶胡  
婦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閭氏為蠕蠕主阿那瓌長女  
文帝至廢元配乙弗后納之復以悼后妬賜乙弗死阿  
那瓌次女又為齊神武后神武每因事跪拜蓋皆仰其  
鼻息以為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強盛倍于往時宇文

與高氏爭衡倚以為援共求其女終為周所得藉以滅  
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和親之公主矣  
我朝英宗北狩也先欲進其妹上堅拒之迄不能強聖  
主英概處困不撓奚止雪恥酬百王也

高麗女見疑

洪武十三年高麗愆貢期上賜詔詰責之既而彼國遣  
使周誼來計事上勅遼東都指揮使司曰高麗朝貢違  
約朕拘其使後縱之歸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非有謀  
而何前元庚申君曾納誼女於宮中庚申君出奔內臣  
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遣誼來使殊有意焉卿不可不

野獲編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備勅至當遣誼來京別有以處之及周誼至京署本國  
銜為禮曹判書上賜以襲衣遣通事先歸留誼于京師  
仍命邊將自今入境者皆止於邊不許入見雖有貢賦  
亦不許入獻蓋終以女在宮為疑聖主之嚴防女戎如  
此又安得褒女驪姬之禍乎

故后無諱日

太后呂氏故懿文太子追崇興宗康皇帝之繼配也太  
子娶開平王常遇春女為妃先薨以太常卿呂本女為  
繼建文帝即位追尊常氏為懿敬孝康皇后呂為皇太  
后及文皇兵入召后至告以不得已舉兵之意后出宮

復故號爲太子妃尋命懿文諸子吳王爲廣澤王居漳  
州衡王爲懷恩王居建昌是年俱召還錮之鳳陽高牆  
惟少子允熾先封徐王改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妃居懿  
文陵園永樂四年火起於邸中暴卒迫諡哀簡蓋以呂  
后生不欲顯誅之也自此呂后遂不知所終今紀述中  
有云與建文同日自焚者妄也今懿文園近附孝陵歲  
時尙能沾祭常呂二后想亦並耐不廢然呂后竟無諱  
日可攷亦無諡號追贈雖大義滅親然於文皇爲長嫂  
于仁宗爲伯妣恩禮缺然可爲歎息今志士仁人徒致  
意於建文尊號屢形章奏尙未循其本也嘉靖間孝宗

野獲編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張后崩追諡孝康與懿文帝后號同此大臣不討論之  
過時貴溪首揆分宜掌禮部

母后在位久

本朝母后如仁宗誠孝后張氏以中宮擁立宣英兩朝  
進稱皇太后太皇太后而在位止十八年宣宗孝恭后  
孫氏稍久正位中宮及太后三十一年英宗之孝肅周  
后稱太后太皇太后共四十一年爲更久然在成化初  
以憲宗生母從貴妃崇進者惟憲宗之孝貞王后以中  
宮擁立孝武兩朝稱太后太皇太后共五十五年最尊  
且壽所徵恨者聖主非所出耳至若孝宗之孝康張后

專寵椒宮古今無匹且誕育毅皇爰立肅皇享天下養  
前後亦五十五年可稱備福然在正德間已擁虛位嘉  
靖間以章聖之故開罪主上禍延二弟憂撓憔悴不復  
可堪何如早從敬皇上仙之樂人有以壽爲戚者帝后  
且然況下此者乎

宣宗廢后

初宣宗爲皇太孫時納胡氏爲妃及居東宮稱皇太子  
妃宣宗登極爲皇后至三年十一月以無子多病表請  
閉居而孝恭孫后代其位蓋孝恭旣誕英宗甫三月卽  
已正位儲宮矣胡氏以正統八年薨於別宮尊爲靜慈

野獲編

卷三

八

扶荔山房

仙師又至天順七月上復下勅所司追復皇后尊稱諡  
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加葺金山寢園但不立陵名不  
耐廟祀耳蓋英宗之達孝如此其時詔中有云於情於  
禮兩皆無憾真不誣也此與天順四年赦出建庶人文  
圭同一盛德。成化四年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是  
爲孝莊后時孝肅周后正並尊恐他日不得耐葬裕陵  
乃脅上欲別擇地以葬慈懿賴輔臣彭時商輅禮臣姚  
夔等爭之始許錢后耐葬虛其右以待周后按姚夔之  
疏云或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同此又不然恭讓在宣  
宗時已遜位而立孝恭矣慈懿當時未嘗退處而別立

一后況宜宗晚年悔恨莫及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蓋其時詔孝肅者有引胡后以比之後后故變有是言然則聖主舉動為子孫取法不可不慎如此○宏治十七年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崩即孝肅后也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賜對出裕陵圖以示則英宗隧道右壙相通而左為孝莊錢氏元官相去數丈中隔不通輔臣謝不知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健等曰英宗遺命錢后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遺命奈何違之東陽曰聞野獲編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當時尙有別議委曲至此非先帝意今日斷自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痛快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以為不然遷對曰陰陽拘忌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今開壙合葬非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隔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東陽健等力贊上曰此事不難後事竟不行欽天監既以為歲殺在此內官監又謂事干英廟陵寢難以輕動也以孝廟仁聖尙不能改已成之誤當時內臣曲媚孝肅致英宗在天之靈終於不安是時去孝莊祔葬已三十七年矣此事詳李文正廟對錄中而孝宗實錄反不詳其祔廟事更出孝宗獨斷文

正輩不過將順而已

封妃異典

皇貴妃始於宣廟朝是固然矣然亦有異者如高皇帝洪武十七年甲子册李氏為皇淑妃又進封郭氏為皇寧妃而貴妃反不得皇字此其異也至文皇帝嬪御自貴妃而下凡二十餘人無一得皇字者至宣宗孝恭后後而皇字始專屬貴妃矣又如後宮姬侍列在魚貫者一承天眷次日報名謝恩內廷即以異禮待之主上亦命鋪宮以待封拜列聖前後皆然惟世宗晚年西宮奉元掖庭體例與大內稍異兼餌熱劑過多稍有屬意間野獲編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或非時御幸不能盡行册拜於是有未封妃嬪之呼如追封榮妃楊氏乃以宮人隨上遭火災而得追賚且諡以恭淑安僖四字且祔葬於孝潔皇后之側此殊特之典又前此未有者此後殆難盡紀然承恩歿沒者必加封內僞以是外廷得聞逮龍馭上賓其現存未封者概不得知矣聞之老內侍云世宗一日誦經運手擊磬偶誤槌他處諸侍女皆頰首不敢仰惟一幼者失聲大笑上注目顧之咸謂命在頃刻矣經輟後遂承更衣之寵即世所稱尙美人是也從此貴寵震天下時年僅十三世宗已將耳順矣其後册拜為壽妃拜後百餘日而上

大漸說者歸罪壽妃微似漢成帝之趙昭儀云壽妃之  
薨在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宮嬪承恩早而下世晚者近  
代少其比

帝后耐葬

本朝先帝大行山陵止一后耐葬直至英宗元配孝莊  
錢后崩時憲宗歷於生母孝肅周后幾不得耐葬裕陵  
大臣力諍之始虛孝肅元宮以待而二后並耐自此始  
矣憲宗初選吳氏旋廢則元配為孝貞后王氏而孝宗  
生母為孝穆后紀氏二后同耐茂陵蓋循用裕陵新例  
至嘉靖入續則憲宗貴妃邵氏已稱壽安皇太后尋崩

野獲編

卷五

士

扶荔山房

初葬金山後亦遷耐茂陵於是三后並耐又從此始世  
宗元配為孝潔后陳氏繼曰孝烈后方氏上以方氏有  
定爰衛護功其崩也梓宮先入永陵元宮又特祧仁宗  
以孝烈神主入太廟比穆宗登極遷孝潔梓宮與孝烈  
並耐而上生母為孝恪后杜氏亦遷耐焉永陵亦有二  
后同穴一如茂陵故事矣今上孝祀兩宮他年千秋萬  
歲其並耐昭陵不待言惟太廟配享列朝以來止一帝  
一后嗣聖俱遵行舊禮不敢更也

廢后加禮

本朝廢后如恭讓胡后在天順間英宗已復位號矣惟

憲宗吳后立匝月而廢後以撫育孝宗稍得加禮至正  
德四年薨于別宮輔臣李東陽等疏稱吳氏雖先朝所  
斥而詔止云退居閑住無廢為庶人之文宜稍加恩禮

上命如英廟惠妃王氏例歲時以素羞祭別所然惠妃  
得諡端靜安和而吳竟缺諡號蓋以追稱室礙也又后  
兄瑛為羽林衛指揮使於宏治間自陳臣職乃先世軍  
功所遺不沾外戚恩澤乞升職改衛孝宗命陞都指揮  
僉事改注錦衣衛而已當昭德貴妃謀螫儲皇吳氏保  
護功實多而酬報之恩止此於義儉矣至嘉靖張后之  
薨上命一依成化吳氏故事尋得旨改稱繼后視吳氏

野獲編

卷五

主

扶荔山房

稍優焉蓋吳之得罪以譴萬妃張之得罪以救張延齡  
皆一時微旨遂干天怒真不幸也

英宗重夫婦

周璟者先為雲南左布政居妻喪未幾即繼一室為巡  
撫侍郎鄭辰所指摘問杖罪革職閑住矣至正統五年  
緣恩赦詔書自辨云律所載但有居父母及夫喪而私  
嫁娶者杖一百無妻喪嫁娶坐罪之條乞命廷議是非  
昭示天下上怒甚勒回不敘次年陝西參議戴弁任滿  
候代以妻喪及女亡輒歸都御史曹翼劾其好惰不職  
弁乃自陳其故上曰此亦至情可矜姑寬其罪時大婚

未舉已重人倫之始如此又有都督同知馬良者少以  
姿見幸于上與同臥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馴至  
極品行幸必隨如韓媽張放故事一日以妻亡在告久  
未入直上出至內苑忽聞鼓樂之聲問之知良續婦又  
知為陽武侯之妹上怒曰奴薄心腸乃爾自此不復召  
蓋聖德仁厚加以中宮錢后同憂患者積年伉儷情更  
加篤摯因推及於臣妾真帝王盛節也○聞英宗為太  
上時錢后至手作女紅賣以供玉食今安昌侯錢氏宅  
在城東英宗同孝莊后曾兩幸其第今正寢尚設有御  
座錢后為浙江之錢塘人與孝惠后邵氏同邑

野獲編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英宗敬如喪禮

英宗敬如劉氏之薨距上升遐數月耳其喪禮皆上手  
定恩禮獨厚輟朝五日贈惠如册諡貞順懿恭一切祭  
葬之禮視文廟昭獻王貴如有加焉他如所不論也時  
劉氏雖久承恩然未有所出則上鍾情獨至矣次年正  
月上彌留之際召太子及太監牛玉等至御榻前口諭  
命太子百日後即成婚次即及皇后錢氏他日壽終須  
合葬惠妃亦須遷來蓋亦必欲附葬山陵也少頃而上  
賓天矣蓋始終眷念劉氏如此其後成化四年孝莊太  
后崩時孝肅周后恐身後不得同穴至一欲別葬孝莊于

他所賴閣臣彭時等及禮臣姚夔等諍且述英宗遺  
命當時李賢曾紀于閣下憲宗始婉之孝肅得並入元  
宮而惠妃之得附與否則未詳攷但一祀典載裕陵十  
八妃一葬綿山餘皆金山意者綿山為劉妃乎○按太  
祖孝陵凡妃嬪四十人俱身殉從葬惟二人葬陵之東  
西蓋洪武中先歿者至太宗長陵則一六妃俱殉矣英  
宗獨見罷免此舉遂破千古迷謬視唐宗命孟才人先  
效死于生前者聖恩奚啻千里○嘉靖三十二年康妃  
杜氏薨逝禮臣奏循成化紀妃喪禮蓋杜為穆宗生母  
而紀則孝宗所自出故引用之上不悅僅輟朝三日加

野獲編

卷三

南

扶荔山房

二字諡並無褒贈益見英宗之厚敬如至矣

景帝廢后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上追復郕戾王仍舊帝號尋上諡  
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且致書于周王等各府詔告天下  
云請之聖母皇太后亦云出自先帝遺意不幸上賓未  
及舉行茲奉慈訓誕告在廷用成先志仍令有司修葺  
陵寢蓋是年十一月已立孝宗為皇太子大赦海內上  
意欲追崇郕邸而難於赦書發之故特下詔以示崇奉  
亦首揆商文毅等苦心也但景帝繼后杭氏已于天順  
元年廢死而王如汪氏故景帝元配正位中宮者四年

而後被廢睿皇復辟即追復爲郕王妃現居郕邸何以不并其位號復之耶況天順初廷臣以無罪廢汪后爲王文于謙之罪見之彈章今王于旣雪而母后又不返正亦事理之未愜者汪如至正德元年始薨乃上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云

### 景皇后壽考

本朝母后在位最久者憲宗孝貞后王氏五十五年孝宗孝康后張氏亦五十五年王則皇后稱皇太后又稱太皇太后張則皇后稱皇太后改稱伯母皇太后初無貶降也惟景帝汪后以正統十年乙丑冊爲郕王妃十

### 野獲編

####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四年景帝即位立爲皇后景泰三年被廢天順元年復爲郕王妃至正德元年丙寅始薨后以丁未年生春秋恰八十追崇爲貞惠安和景皇后凡爲王妃者二次爲皇后者一次爲庶人者一次爲追贈母后者又一次凡歷五帝六朝前後六十二年升沉興廢更疊爲之終得與景皇同穴實前古未之聞

### 憲宗廢后

憲宗登極以天順八年七月廿一日冊立吳氏爲皇后已詔告天下矣至本年八月廿二日復下詔曰太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于聖母前奏

請立爲皇后吳氏言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慎之意今廢斥吳氏退居別宮閒坐蓋中宮正位甫滿一月耳又下詔云牛玉論罪本當處決念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熹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后父都督同知俊戍登州子雄隨之至本年十月十二日又立王氏爲皇后詔中謂先帝臨御之日嘗爲朕簡賢淑已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云云蓋吳氏之得罪實由萬妃受撻而讒之其禍遂不可解而王氏即孝貞皇后能委曲下之故得安于位在孝宗朝稱皇太后武宗朝稱太皇太后加尊號曰慈聖康壽母儀兩朝壽過八十

### 野獲編

####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夫豈偶然廢后吳氏至成化末年尙在西宮孝宗爲萬貴妃所忌賴吳氏保護以全至宏治初孝宗以吳后撫育恩命供給俱如后禮至正德四年正月十六日薨逝○按天順八年三月初八日皇太后聖諭皇帝婚期在邇必得賢淑爲配先時已常選擇尙慮有司違忽禮部具榜曉諭京城內外大小官民之家素有家法女子年十五至十八者令其父母送來親閱時去睿皇升遐纔五旬而遽下此詔蓋宗祧之計重也此事在謝文正公宏治元年抗疏之前當時不以爲非至正德元年八月武宗大婚納孝靜皇后夏氏遂已備設六宮時去先帝

升遐亦甫踰年耳且聖齡止十八歲少于孝宗三年則謝已為少傅次揆正受遺當軸不聞一語救正豈蹇諤于宮僚而循默于宰輔耶不可得而知矣○英宗大婚時年亦止十六

孝宗生母

東阿于穀峰慎行宗伯筆塵紀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氏孕孝宗時為萬貴妃所妬潛育西宮上不及知一日上見百官奏咄嗟歎憤太監懷恩奏萬歲有子在西宮已三歲上驚喜勅百官語狀召皇子紀妃泣曰兒去我不活矣皇子至遂賀頒詔天下移紀居東朝后尋賜死

野獲編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或云自縊後萬妃曾召皇子食以有毒餅妃因忿不能語以致成疾此言似是而實不然按尹文和直瑣綴錄云紀后有娠萬妃悲而苦之上令托病處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謹護則憲宗設計潛養他所初非不知也又云甲午春悼恭太子亡後與彭先生談及請賜名付玉牒及冬乃托太監黃賜達之上上云果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按孝宗庚寅生至是已五歲矣不止三歲也又云太監張敏結萬妃主官太監段英乘間說貴妃妃驚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次日下勅徙紀居西內承壽宮禮

數一視貴妃是時內臣乃黃賜等三人之功懷恩惟奉上命傳諭內閣耳而紀后遷西宮亦成禮未有遽稱不活之語亦不曾有進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東宮至二十三年春則孝宗已年十八萬妃方薨距立太子時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語成疾之說也獨紀氏有病萬妃雖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未幾而卒則此中曖昧殊慶事必有之所以孝宗登極後縣丞徐瑣等建言請追報母仇也惟此說為稍實耳尹譽齋雖非賢者然此時正長禁林親履其事豈有謬悞于公起北方早貴并本朝紀載不盡寓目自謂得其說于今上初年

野獲編

卷三

大

扶荔山房

老中官不知宦寺傳言訛舛更甚于齊東予每聞此輩談朝家故事十無一實者最可笑也○尹錄所云彭先生蓋彭文憲時也時甲午年彭正當國而尹以讀學掌院與彭最厚故得進言尹所紀未免居功而情景則不謬云○商文毅公於成化十一年因悼恭太子薨上憂念甚知西宮有子六歲乃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國本攸繫重以昭德貴妃撫育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所無但外議皇子生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人情事體未便伏望勅令就近居正皇子仍煩貴妃撫育庶朝夕便于接見按此疏孝宗之在西宮商公已頌

言於朝且歸美萬氏以頌寓規可謂苦心今塵史乃云  
出自懷恩密奏想于公并文毅疏未之見耳○成化五  
年柏賢妃生長子卽悼恭也大臣請告之天下上不許  
蓋慮傷萬妃之心也至孝宗之生臣下不敢請命名無  
怪其然先憲宗大婚時初選吳氏爲中宮柏氏與王氏  
爲東西二宮迨吳氏廢退王氏代爲后止存柏妃一人  
爲初婚三宮之一若孝穆本萬妃宮中人而萬妃又孝  
肅侍女先以賜上者初未有位號故吳氏得而笞之后  
以此廢○萬妃之始先入孝恭太后宮

萬貴妃

野獲編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憲廟時萬貴妃專房異寵首揆萬文康至通譜稱從子  
而孝宗生母孝穆皇后紀氏噤不敢自明至六歲而左  
右言之始得見父皇命養于仁壽皇太后宮萬貴妃志  
甚孝穆旋以暴薨報未逾年而孝皇亦旋正東宮之位  
矣以萬氏之專妬遂令孝穆不全而終不能有加于孝  
廟則宗社之靈憑之也萬氏豐豔有肌每上出遊必戎  
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顧之輒爲色飛其後成化二十  
三年槌一宮婢怒極氣咽痰湧不復甦急以訃聞上不  
語久之但長歎曰萬侍長去了我亦將去矣于是悒悒  
無聊日以不豫至于上賓情之所鍾遂甘棄臣民不復

顧然婦人以纖柔爲主今萬氏反是而獲異眷亦猶玉

環之受寵于明皇也晉傅咸傳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

亡天下晉書五行志謂男子履方頭女履圓頭至惠帝

時女履亦如男子以爲賈南風專妬之應今萬氏女而

男服亦身應之矣又武周垂拱二年雍州新豐縣有山

湧出初僅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因命改新豐爲慶山

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謂太后女居男位反易剛柔致

然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地中突起一阜高三四尺

人畜踐之輒陷尋又湧出一山廣袤五丈此見雙槐歲

抄以爲男女易位之象蓋亦以屬萬氏之服妖云○萬

野獲編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氏以成化二年丙戌封貴妃生皇長子將百日而薨未  
及命名至妃之薨則二十三年丁未想其年必非少艾  
矣而恩寵不衰亦猶今上之專眷鄭貴妃幾三十年也  
然萬氏戚里之封僅得錦衣秩雖漸進不離本衛今鄭  
氏不然並不敢援永樂之例以請文職蓋兩朝之恩厚  
而有節如此

謝韓二公論選妃

宏治元年太監郭鏞請選女子于宮中或諸王館以待  
上服闋册封二妃廣衍儲嗣左庶子謝遷諫止謂六宮  
當備而三年未終山陵未畢諒陰猶痛不宜遽及此事



焦泌陽秉史筆謂謝進此諛詞獻詔以悞孝宗繼嗣之不廣王弇州考悞中駁焦云此泌陽懟筆蓋陰刺中宮之擅夕而譏謝公之從史時上聖齡甫十九中宮何以有擅夕之聲耶謝疏議甚正焦乃小人無忌憚耳此說固不謬然次年禮科右給事韓鼎又以皇嗣未廣為憂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重大本也今舍是弗圖乃信邪說徒建設齋醮以徼福不亦惑乎上感其言優詔答之次月鼎又言臣有立天下大本之言仰承溫詔今幾五十日而聖斷杳然伏望慎選良家以充六宮為宗廟長久計上曰立大本之言誠有理但未宜

野獲編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遽行耳按韓之疏正與謝牴牾但據韓疏細味之則是時中宮已擅寵專以祈禱為求嗣法上雖是鼎言終不別廣恩澤蓋為后所制也以故后自再舉蔚悼王後孝宗更無他子泌陽之譏謝文正誠屬無稽然而謝之為聖孝計韓之為宗社慮俱憂國讜言未可偏廢也至宏治三年荆王見肅亦請上博選良家女以廣亂嗣而上終不從蓋中宮之擅夕已著聞于宗藩矣至宏治四年吏部聽選監生丁懞者又疏言內庭妃嬪之選上用諭德謝遷言而止所以保護聖躬者至矣今恐左右讒巧之人或以皇儲未建為言移上初意乞慎終如始云云

是時去謝疏時已閱四歲且上亦從無采擇之詔其意不過迎合中宮結歡張氏為進用地也然時武宗已在孕矣○歷朝大行山陵後凡生時嬪御已逝者及他日亡者俱得陪葬陵寢或近陵之金山歲時侑食於本陵之享殿俱得標名沾祭孝宗以前孝陵在南京高皇帝之葬帝后以下耐葬者如嬪共四十人其在北葬天壽山者如太宗長陵則帝后以下有十六妃耐仁宗獻陵則帝后以下有七妃耐宣宗景陵帝后以下有八妃耐以上三陵俱主上升遐時殉節從葬者英宗裕陵帝后下有十八妃耐祭憲宗茂陵帝后下有十四妃耐祭其

野獲編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後武宗康陵則二妃耐祭世宗永陵則妃三十人嬪二十六人耐祭以上四朝則先後薨逝不耐先帝山陵俱葬金山惟孝宗止有孝康皇后寶山雙峙即泰陵祭祀更無一妃旁侍侑食蓋上自青宮婚後未幾登大位無論魚貫承恩即尋常三宮亦不曾備以至於上仙真千古所無之事

鄭旺妖言

當宏治末年孝康皇后張氏擅寵六宮俱不得進御且自武宗生後正位東宮再舉蔚悼王薨後更無支子京師遂有浮言太子非真中宮出者時有武城尉軍餘鄭

旺有女人高通政家進內因結內侍劉山宣言其女今名鄭金蓮現在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宮中實東宮生母也孝宗聞之大怒命殛劉山并鄭旺論斬後遇赦得免至正德二年十月又布前言同居人王璽擅入東安門且云欲奏國母見幽之狀武宗下之刑部再讞再不服久之始成獄正法此案倡議甚怪往年郭江夏行勘楚府時馮開之先生爲予言楚事因及武宗亦曾被謗如楚宗所言以此世宗尤追恨張太后并及鶴齡延齡兄弟決欲族之余謂不然此謗實始于鄭旺一時皆信之傳入各藩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逆移檄遠近

野獲編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中有上以莒滅鄭太祖皇帝不血食之語蓋又因鄭旺之言而傳會之以實昭聖太后之罪耳○治世餘聞云鄭旺招係壩上人有女選入內近聞生有皇子見在太后宮每來西華門內臣劉林探問往來送時新瓜果入本宮使人黃女兒遞進同有衣服等物旺因誇耀鄉人稱爲鄭皇親已二三年被緝事衙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奉旨劉林便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氏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謂行云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何也其案在刑部福建司至宏治十八年五月武宗登極大赦閔尙書珪放出蓋意亦有在

此當時目擊其事者所紀較國史更確其所謂有所受者指孝康皇后也旺罪魁不加刑者指孝宗知旺之冤也閔珪意有在者謂孝宗爲中宮所制其意實不欲殺旺也然則武宗果爲鄭金蓮所出而孝康攘爲嫡子耶抑更有他皇子也至正德二年則珪已罷去屠勳代爲司寇矣旺猶不平復理前說時孝康與武宗母子恩深豈有更改之理旺不死更何待哉若金蓮者則編修王贊教內侍書于司禮監親見其紅氍毹送浣衣局內臣皆起立迎入待之異常則旨中云發落者止與黃女兒同耳其後日處分則不可攷矣

野獲編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頒行女訓

世宗以章聖太后所著女訓一卷示輔臣其首卽獻帝爲之序次卽太后自序爲目十有二已復以慈孝高皇傳及仁文皇后內訓同示欲與女訓並刊行輔臣張璠贊美請上御製跋語於後已奉旨允行矣次輔桂萼復獻諛謂女訓一書臣拜觀詳味知天啟中興聖賢繼出胚胎於此矣宜仿古胎教姪子及月將二南詩古詩編成簡明說詞選哲婦十餘人以備輪直凡中宮圖畫花鳥寓目之物尤當一一揀擇又令兩京布政司府州縣各修官女學設廟奉先代女師之神傍有廊爲習女工

之所中一堂為聽教之堂選行義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開學十二月止其教矇瞽之人以女訓一書教令講解背誦量與俸給提學官歲考閱之又欲選大家有家法之人為媒氏凡女七歲以上入學習女訓者書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國有大嘉禮按籍而取之則太子必得聖女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次年之春夢即以病去位尋卒于家○近年重刊呂氏閨範坤宮鄭妃作序擬其書仁孝后之女誠章聖后之女訓說者遂有僭偏之疑致啟大獄貽禍迄今未解是時不知何人視草不識忌諱乃爾

野獲編

卷三

妻

扶荔山房

母后諡號

歷朝皇后諡號例用十二字諡中必有天聖二字而以虛字別之如高后之承天順聖是也蓋以匹耦至尊沒後仍存伉儷之體後世皆倣此至世宗朝追諡章聖太后乃曰安天誕聖獻皇后是直以篤生嗣皇見之微稱而沒其敵體先帝之實矣至同時加上高后諡改承天順聖為成天育聖則又但以生文皇見重而助贊開天聖人置不論矣蓋其時世宗自謂應運中興功同文皇之靖難為萬世不祧張本以故一時在事大臣政府則李文康夏文愍顧文康禮卿則嚴分宜但知逢迎上意

容悅固位而已宗廟大體彼豈暇顧哉

世宗廢后

世宗自孝潔崩逝甫踰月即冊立順妃張氏為后事在嘉靖七年至十二年之正月初六日忽下詔廢為庶人時首揆張永嘉新從里居起再位首揆亦不能力諍而夏文愍為宗伯最得上眷寂不聞一言即臺諫亦無一人出疏諫止亦不以廢后罪狀告宗廟示天下但云不敬不遜侮肆不悛而已至今後學不解其故王弇州於本朝事極博獨於此事略之前輩如鄭端簡雷豐城時俱已立朝負史才所著書並不記涯略說者謂建昌侯

野獲編

卷三

妻

扶荔山房

張延齡坐罪當死昭聖太后乞哀于廢后后乘新正侍上宴微及其事上震怒立褫冠服鞭撻之斥譴以去本月初八日即下詔冊封德如方氏為皇后蓋聖心先定久矣廢后事屬之建昌侯者其說似為近之延齡橫于孝宗朝至殺無辜汚宮眷如文臣李夢陽內臣何文鼎輩所奏真死有餘僂至是大臣力請寬延齡蓋恐昭聖因此不豫致有他故以故延齡在獄十餘年而後棄市時昭聖已升遐不及見矣此張永嘉方南海諸公力也然十七年章聖服藥崩上疑昭聖為巫蠱欲行大事非李文康以死捍詔旨幾如唐宣宗之於郭太后矣昭聖

崩之次年即有宮婢楊金英等謀弑大變使昭聖尚在  
難乎免矣孝宗優假外戚反貽後殃所謂愛之適以害  
之○張后以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薨詔喪禮  
視憲宗廢后吳氏例

皇后耐廟之禮

宗廟大事有以忠憤太過激成莫解之禍者無如嘉靖  
初之議大禮若微言至理導人以不得不從者無如成  
化初孝莊太后之議耐葬夫葬嫡后於他所誠為悖謬  
當時彭時商輅姚夔諸大臣回天之力固偉矣然禮卿  
姚文敏疏中云慈懿葬于左皇太后萬年後葬于右慈

野獲編

卷三

孝

扶荔山房

懿今日耐于廟皇太后他日亦耐于廟同尊並列毫無  
低昂其詞甚婉故孝肅曲意勉從又三十七年而為孝  
宗宏治之甲子孝肅始崩則洛陽長沙餘姚在閭矣孝  
宗以本朝雖未有此事然二后合葬為非禮因元宮先  
就無可奈何遂仍舊貫然此後孝貞王后得與憲宗同  
穴而孝穆紀后先亡僅得耐葬則孝宗恪遵古禮嫡庶  
昭然不敢踰尺寸何其仁而斷耶至于耐廟一事劉健  
等尙祖姚夔舊說引唐宋二后三后並尊舊事以待上  
之自裁而上乃曰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耐乃  
從朕壞起況孝穆為朕生母尙祀於奉慈殿又有事須

師古末世鄙褻不足學之語健等始稱誦贊決而耐廟  
之議遂定果止孝貞合葬茂陵且與憲宗同入太廟而  
孝穆耐葬別祀于是一帝一后永為後世法矣其後世  
宗議大禮非有孝宗故事在前則孝惠邵后亦必入耐  
太廟與憲宗同享蒸嘗而孝穆紀后見擯于外矣孝宗  
之為孝豈非千古一人哉最後世宗先耐孝烈后寧非  
祧仁宗而不恤者亦以一帝一后成規已定恐他日身  
所並食者不為孝烈而為元配之孝潔故預為之謀其  
心苦矣孰知聖子神孫他日定當補救匡正安肯違禮  
拂經以成先帝之過舉耶

野獲編

卷三

孝

扶荔山房

孝烈耐廟

孝烈既以擁護聖躬大獲殊眷其父安平伯方銳亦進  
封侯二十六年孝烈崩上欲升耐太廟久之廷議不決  
上自出容斷竟祧仁宗耐孝烈神主于廟時分宜當國  
固不足言而華亭新拜宗伯亦僅一執奏繼奉嚴旨即  
唯諾從事矣此事關宗廟最大而廷臣無有以死諍者  
此時去議大禮時已二十餘年當時批鱗諸臣死者無  
算即幸存亦流落荒裔朝士但羨張桂諸人之驟貴其  
貶竄者無一收召遂不復能執古誼力爭使聖主有此  
過舉良可惋歎至於孝烈梓宮亦開上壽宮隧道納之

元宮尤不愜人情蓋先世賢主如南宋文帝之于袁后唐太宗之于長孫后亦以先亡歸陵寢他日帝反耐葬焉本朝惟孝陵長陵母后先葬此後累朝皆別葬他所及上升遐始遷后耐葬于典禮甚合况孝潔為上元配尚瘞襖兒峪而孝烈為第三后乃先居上壽宮更覺失序至隆慶初年孝潔仍耐世宗室而孝烈神主遷置於奉先殿補救折衷咸歸穆宗達孝云○按隆慶初元加孝烈諡號有祇天畏聖字面蓋亦著當時弭變之功也然嘉靖三十五年已從元門法加孝烈為九天金闕玉堂輔聖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則先有輔聖之語矣

野獲編

卷三

无

扶荔山房

母后減諡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廟后莊肅夏氏崩時張孚敬為首揆議以夏后與他后不同其諡號只可二字多亦不過四字蓋用景帝廢后汪氏貞惠安和四字故事也時汪鉉亦助孚敬謂只可二字李時謂可八字惟禮卿夏言謂宜如故事仍為十二字都御史王廷相吏部侍郎霍翰亦同夏言所議上命定為八字次年四月上幸天壽山坐行宮召大臣曰莊肅之諡未安仍宜循舊至九月乃進今諡時孚敬已去位矣世宗聖意何曾菲薄夏后乃永嘉素工揣摩初為異議其罪豈止逢君之惡而

汪鉉則又逢相之惡時貴溪南海皆以議禮驟貴猶能持正不阿如此今諛永嘉相業者大抵多溢美則江陵公秉史筆時以聲氣相附每追頌其功也

莊肅后喪禮

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莊肅夏后崩禮臣上儀注擬上素冠服舉哀及羣臣行奉慰禮上曰朕於皇兄后無服制又迫聖母壽誕朕當青服視事于是禮臣改請皇上服制既絕不必舉哀臣下亦不必奉慰越七日即為章聖太后壽誕上命百官不必赴衙門但於私第盡制蓋視羣情也輔臣孚敬等言聖母聖誕吉禮重大宜吉服

野獲編

卷三

无

扶荔山房

終日上始悅而許之然數日前元旦以憲廟恭妃初喪免文武百官慶賀矣且莊肅於世宗為同堂從嫂祖宗亦服總麻乃上曰無服禮臣亦曰服絕不得其解時貴溪長禮部

嘉靖兩后喪禮

世宗初年以議大禮得伸志於興邸兩親其後尊禮靡所不及從此遂規定典制厚薄任情其於喪禮最減殺者則昭聖太后最隆重者則孝烈皇后而極矣嘉靖二十年昭聖崩上諭禮部昭聖雖稱伯母朕事之敬慎自十七年秋事不得不自防愛以愛宗社朕故不敢躬詣

問安今崩朝夕奠祭令內侍官代行蓋上意猶謂戊戌  
草聖之逝皆昭聖肆毒不止如始所疑潛行巫蠱已也  
至二十七年孝烈后崩上以壬寅內變后有大功命喪  
以元配禮未踰月即定陵名曰永陵命先葬元宮則二  
祖以後所未有也且元配孝潔尙別厝而第三后先入  
陵寢尤亘古所無至大祥遂欲耐廟輔臣請耐于皇  
妣之次上怒以爲是爭考爭皇之故智不許至再期竟  
祧仁宗而以孝烈先入廟則古今初見時上恚初議未  
即許祧乃于忌日請祭疏中批旨云孝烈所配者入繼  
之君又非六禮之始忌日即不祭亦可部臣益惶懼將  
野獲編 卷三 肆 扶荔山房

母后先加廟  
世宗既追崇皇皇帝矣至中葉又納諛臣言耐獻皇於  
太廟稱宗臣下畏禍自侍郎唐胄之外無復敢繼起者  
上追忿往事謂近代爲不足法及孝烈皇后崩已先納  
梓宮于上所營壽宮矣及小祥遂下詔欲奉神主入耐  
廟時宗伯費文通依違未果比釋服則有徐文貞爲  
禮卿僅婉辭以爲此聖子神孫之事上遂大怒而禮科  
都給事顏思忠復執部議以諫內旨因他事杖一百爲  
民而孝烈入廟仁宗祧矣按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崩  
次月葬鍾山之陽定其名曰孝陵至太祖升遐合葬焉  
野獲編 卷三 肆 扶荔山房

蓋用唐太宗昭陵故事是亦國初未定之制也至永樂  
五年仁孝皇后崩文皇聖意已不欲立封域於南方故  
遲遲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於昌平縣用江西術  
士廖均卿議改封黃土山爲天壽山十年遷仁孝后梓  
宮北行安葬因定陵名曰長陵蓋三千里輜車遠涉無  
暫寔他所之理已非太祖時比矣此後累朝不復遵此  
制惟景泰七年廢后杭氏薨即懷獻太子母也帝諭爲  
孝肅皇后先歸山陵因耐太廟此爲古來僅見之事蓋  
自未入廟乃令宮闈先侍祖宗于典制甚悖而陳王諸  
輔臣不能救正識者非之比英宗復辟禮臣胡濙始以

為言上命遷后主於別室時景帝違豫未大漸也未幾  
襄王瞻塋入朝謁陵回奏稱景陵明樓未建而杭氏所  
葬明樓高聳與長獻二陵相等乞毀之上命如議然而  
陵名固尚未立又未幾帝與后俱廢矣世宗薄視累朝  
動以二祖為法以故臣下所建白無一轉圜然耐廟一  
事肇自景帝何足遵守且尋遭廢斥不祥之甚惜當時  
無有以此密諷於上者又孝烈之葬先定名曰永陵亦  
用二祖故事方孝烈初崩踰月順天府進春例當並進  
而中宮已虛上命仍進几筵府官用吉服從事亦上所  
親定也○葬孝烈時上命居元宮之左而虛其右以待  
野獲編 卷五 妻 扶荔山房

元配孝潔合葬未幾又命孝烈復葬右云○世宗之命  
追眷故后蓋用宋仁宗温成后故事后薨未久會立春  
后閣已虛詞臣不復進帖子詞帝命仍進禹玉代歐陽  
公口占為詞即所謂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  
間者是也  
親蠶禮  
世宗更定祀典遂行皇后親蠶禮當時俱咎夏貴溪逢  
迎上意御史馮恩至謂后親蠶于郊不可示後世然夏  
說未可非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  
祭蠶於北郊漢禮儀志皇后祠先蠶以中牢文帝景帝

元帝俱詔皇后親蠶魏黃初中依周禮置壇于北郊晉  
與高齊俱置高壇皇后親祭俱躬蠶後周因之隋置壇  
宮北三里皇后以太牢祭唐置壇在長安宮西苑中貞  
觀顯慶先天乾元間皇后親蠶皆先有事于先蠶壇儀  
具開元禮宋用高齊制后親享先蠶貴妃亞獻昭儀終  
獻其神則祠天駟星次則黃帝元妃西陵氏漢加苑廡  
婦人寓氏公主後又益以蠶女馬頭娘之屬皆有所本  
嘉靖之制雖未盡合古然農桑並舉固帝王所重

李氏再貢女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詔選淑女有河南延津人李拱宸

野獲編 卷五 妻 扶荔山房

獻其女上以長至在邇而女適至大喜之是月十九日  
慶成宴畢即令東華門入不必擇日賜洪宸錦幣宴于  
光祿寺次年二月即拜其女為敬嬪拱宸為錦衣正千  
戶至二十四年九月拱宸之子應時又以拱宸之次女  
為獻禮部請日未報至十一月始得旨以冬至慶成宴  
自東華門入賞賜供宴如其父其事俱同昭陽二趙但  
相距十年為異耳

聖母並尊

唐宋人主為妃嬪所出者御極以後尊后為太后而進  
所生母為皇太妃雖恩禮無異而嫡庶尚分也至後唐

莊宗以嫡母爲太妃而以生母爲太后冠履倒置蓋胡  
虜不學使然真貽笑千古我朝列帝非后出者比臨御  
時多不並存惟景帝初登極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太  
后生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憲宗初元則孝莊與孝肅  
並以天下養于是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  
氏亦爲皇太后而無尊號以稍別等威識者尙尤其過  
直至隆慶六年今上六月卽位甫六日而高新鄭見逐  
江陵奉上面諭欲並尊兩宮且於生母皇貴妃更加二  
字徽號蓋故反其詞以遏止閣臣使不得執奏也於是  
江陵與禮臣議兩宮並進爲皇太后而於嫡母陳加仁

野獲編

卷三

妻

扶荔山房

聖生母李加慈聖各二字徽號而體貌俱無少別矣時  
江陵公方欲內詔慈聖以爲固權地苟可異禮何所不  
至而議者責以不力諫誤矣歷朝以來臣下嫡母在堂  
者生母不得封卽生母歿亦不得丁憂其自愛者不過  
給假治喪今三母並封登之令甲而所生卽媵婢亦得  
盡三年之哀此固君父曠蕩之恩錫類所及顧欲使人  
主自靳於所生當亦非人臣所安也。按新鄭逐時內  
臣捧詔旨出其首云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  
云云是時已三宮並列矣踰月始舉並尊聖母之典又  
安能止勿行也

兩宮同在位久

今上嫡母曰仁聖皇太后生母曰慈聖皇太后當上御  
極之初卽已並尊如成化初年故事但當時中宮錢氏  
進稱慈懿皇太后而孝肅止崇爲皇太后尙有等差不  
如今上同加尊號情禮並申之爲愉快又錢后稱太后  
止五年而仁聖享孝養者二十五年且初登長樂時與  
慈聖父母俱存兩宮聖母尙修家人之敬俾得通籍禁  
中尤爲亘古未有之福今慈聖遐齡正未可量恐又非  
孝肅周后所能企耳

今上篤厚中宮

野獲編

卷三

妻

扶荔山房

自丙申兩宮災後上移居毓德宮既而又移啟祥宮其  
宮本未央宮興獻帝誕生此中世廟以美名冠之後改  
今名自今上移蹕後惟瑚坤鄭貴妃及他寵嬪侍左右  
中宮不復得時奉譙閒至庚子之冬京師盛傳中宮久  
病侍衛不過數人其膳修服御俱爲主上裁減大半抑  
鬱成疾漸瀕危殆都下貴賤長幼皆信之蓋其時已傳  
旨修東宮次第冊立未幾遂有此誘疑上且頓抑中宮  
使之不全以爲次子奪嫡之地大小臣工俱憂駭莫敢  
發時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新自家居補官至都始露  
章力諫其辭哀婉而危切上大怒下詔獄拷訊究問主



便之人九卿臺省俱力救不從時首揆久謝病次輔沈一貫以密揭婉解次日忽下聖諭云中宮乃聖母選擇元配見今同居一宮少有過失豈不優容邇年稍稍悍戾不慈朕每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宮亦知改悟何嘗有疾云云輔臣回奏不報一貫又上奏謂今日之謗十年前已鼎沸故上前諭惟示首臣不使一人得見若以此諭外傳外人必謂上果不利於中宮則數年之謗本虛而反以為實上數年之旨本實而反以為虛天下藩府以至萬國四夷歲進表牋稱賀中宮倘聞此語尤為未便其他語尤過激難堪上稍為霽威且示以皇長子冊

野獲編

卷主

妻

扶荔山房

立稍遲之故并寢所傳聖諭不下德完雖廷杖削籍亦得免於死上重彝倫畏名義即簡禮中宮或亦一時拂意致然忽聞中外浮言諫臣伏闕遂不勝媿悔此後仇儷彌篤恩禮有加次年即特旨建儲人心大定去冬彌天疑謗一旦冰釋給事虞淵取日功真不世而閣臣犯顏苦口甘犯天威其善亦未可沒也

恭妃進封

本朝貴妃之加皇字也自孝恭始也孝恭既以誕元子進封未幾元良正位即代讓后居尊此雖先朝故事非可為訓迨今上連舉聖嗣今東宮生母初止封恭妃而

德妃鄭氏乃特加皇貴妃且皇第二子年止四歲以故孫如法姜應麟輩曹起力諫亦懼他日有包藏禍心妄援孝恭以希橫恩者為慮雖遠不知聖主乾斷非臣下所能蠡測其時姑假名號以慰翼坤而長幼之序久已定矣皇貴妃之體鄰于正嫡凡禁中大慶奉請兩宮則中宮奉侍仁聖而翼坤奉侍慈聖得並講姑媳之體他貴嬪皆退避不敢望見即今太子冊立以後恭妃執禮猶謙亦掖廷舊制使然時臣下雖懣憤而不敢請直至元孫誕生上大需中外恭加慈聖徽號至十二字而恭妃進封為皇貴妃錫以金冊金寶自此禮儀體貌一視

野獲編

卷主

妻

扶荔山房

翼坤並列左右天下始快然無遺憾而聖心至是大白蓋主上於定名正分究竟無爽云

郊寺保釐

今上專寵鄭貴妃固累朝所少因有疑福王懷奪宗之計者不知上神斷素定非昔庸主溺衽席者比但侍婢左貂之徒未免妄測以冀非常即稱謂間不無踰僭猶記向游郊外一寺亦勅建者壯麗特甚登殿禮佛見供几上並列三位中曰當今皇帝萬歲景命左曰坤寧宮萬歲景命右曰翊坤宮萬歲景命翊坤則鄭妃所處宮也予為吐舌駭汗諷主僧易之不知能從與否此蓋彼

宮位下大璫所爲時福邸之國已久而不免並嫡之嫌矣因思昔年王都諫德完一疏有功宗社不細

### 今上家法

今上眷鄭貴妃幾於憲宗之萬貴妃矣然禮遇雖隆而防維則甚峻有內臣史賓者以善書能詩文知名于內廷其人已貴顯蟒玉侍御前久矣一日文書房缺員上偶指賓以爲可補此缺貴妃從旁力贊助之上震怒笞賓逐之南京貴妃戰慄待罪久而始釋史居南十餘年始再召入卽外廷大臣如寧陵呂司寇撰閨範一書貴妃作序重刻其後呂爲言官所糾直指此事爲交結宮

### 野獲編

#### 卷三

美

扶荔山房

聞上下旨謂此書本係御賜非出私獻衆疑始稍解蓋此書未必曾入御覽卽入覽亦必不命重發梓聞上初見彈呂疏意甚不懌特以貴妃故有投鼠之忌姑云御賜以杜衆口塞浮謗耳呂未幾卽去位累薦未召蓋聖明其察每多意外之防如此

### 東宮妃號

萬曆丙午春三月上以皇太子第一子生其生母爲欽命選侍王氏未有封號命內閣及禮部擬議進呈初擬皇太子嬪不允又擬皇太子夫人亦不當聖意乃下聖諭進封爲才人且賜閣部皇明典禮各一部書內皇太

子正妃封妃次皆拜才人開載甚明上命存留備考時揆地爲四明歸德山陰而署部則侍郎李晉江也諸公皆大儒不宜踈陋至此然典禮亦非僻書館閣名公亦宜家置一帙而待欽賜耶按漢太子宫中自妃而下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晉惠帝在東宮謝才人生子進拜淑媛俱載在史而此後蓋不勝紀諸公何不詳考具奏而以臆對知不滿聖主一哂耳

### 王妃殉節

壬辰年寧夏兵變慶王新立爲賊所脅屈節馴服不待言憲王之正妃方氏者繼冊甫一年卽發居矣逆賊呼

### 野獲編

#### 卷三

卑

扶荔山房

承恩逼之欲行非禮妃乃抱世子匿於土窖時賊怒搜捕苛急驚悸薨逝管理府事鎮原王仲誰以其事上聞上惻然傷之差官慰問未幾又報妃實以本年四月初一日守節自縊上曰妃貞烈可嘉宜加褒卹以風示天下命禮部從厚議卹來言蓋妃之義不受汗事狀必非僞而死於穴處與死於雉經終莫能明朝議亦不深核第遵明旨錫殊典而已其後事平亦更無實錄倘彼中將吏功罪亦貿貿如此何以定誅賞耶

### 宮人姓名

本朝宮女命名最不典雅如世宗壬寅宮婢逆案其名

俱蓮菊蘭荷之屬與外間祖婢命名無異然而出外則不然只如遣出監公主駙馬府者則聯其父之姓名如趙甲則云趙甲女錢乙則云錢乙女之類是也偶閱宋周平園襟記其為翰林學士時淳熙三年內中夫人悞傳鎖院次日御批出典字直筆吳庭慶降充紫霞帔主管大內官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其名與朝士無異

文臣賜官婢

太祖賜右丞相汪廣洋死時汪謫南海已在舟中使至之日汪奉詔自經有一妾從死使者以聞上訪其人則

野獲編

卷三

望

扶荔山房

故陳知縣之女以罪謫為官婢上怒曰凡沒官子女例發功臣為奴從無與文臣者因勅法司治罪事在洪武十二年之十二月其時上疑宰相胡惟庸與六部大臣共廣洋為奸次年正月惟庸即謀叛滅族六卿或死或竄無一留者蓋官婢之重如此

野獲編卷三終

野獲編卷四目錄

宗藩

論建藩府

聖功圖

三王並封

皇子追封

親王來朝

趙王監國

周定王異志

郡王謀叛貸命

野獲編

卷四

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元子出閣

太子冊寶

立儲儀注

使長侍長

親王迎謁

楊東里議趙王

藩府再建

兄王伯王

淮王宗廟稱號

藩國隨封官

安置二庶

下殤追封

慶府前後遭變

二郡王建白

鄭王直諫

鄭世子讓國

景恭王

藩王獻詔

趙王縊死

徽王世封真人

遼王封真人

遼廢王

遼王貴烺罪惡

楚宗伏法

英耀弑逆之由

楚府前後遭變

楚府行勘

存楚

蔡虛臺辨疏

廢齊之橫

宗室通四民業

宗室名

野獲編

卷四 目錄

工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宗藩

論建藩府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憂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議謂先朝分封各藩必留親王一人在京謂之守城王或代行禮遇有事則膺監國撫軍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削之盡行出封乞查舊典擇親藩一人為守城王若東宮誕生則以為輔貳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國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載典故而侃同年彭澤者素媚

野獲編

卷四

一

扶荔山房

張永嘉又與夏貴溪爭為都御史恨之甚因促令亟上便可坐夏主使且云張少傅甚善此疏當從中力贊上成之疏上上大怒會官廷訊五毒備下時汪鉉彭澤令侃引夏言主使侃抗言不服乃得不死而澤遣戍永嘉亦罷歸穆宗初崩新鄭當國時有大俠名呂光者為故相華亭所遣行間於京師因別遣客以奇計干新鄭謂主少國疑宜如高皇初制命親王為宗人令領宗人府以鎮安社稷新鄭大喜納其謀呂又宣言於內廷云高閣老已遣牌迎立所厚周王入紹身取世襲國公新帝位不安矣兩宮大駭偵知果有宗人之說遂從中出旨

立逐新鄭時先帝升遐甫二旬距今上即位甫六日耳  
兩說俱關宗祧大計然其事創見人所不習聞處人骨  
肉間尚不可深言況君臣哉薛之狂躁高之粗淺落人  
度內俱不自覺撥禍至此不致為郭損菴中允亦幸矣  
○正德二年榮王之國常德府時廷臣抗章爭之其意  
蓋與薛侃同而終不允榮王為憲宗少子於武宗為季  
父使其果得留京師則辛巳之春與邸龍飛將有不可  
知者況唐宣宗皇太叔故事在史冊乎薛侃之言正觸  
上忌諱且其時雖前星未耀而上富於春秋遽建此計  
是待上以終無亂嗣如武宗也安得不干天怒乎賴上  
野獲編 卷四 上 扶荔山房

元子出閣

故事太子出閣設座于文華殿中自嘉靖十五年改易  
黃瓦仍為主上開經筵之所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行冠  
禮出閣禮官謂此殿更飾已久黼座所在禮當避尊上  
乃命改于文華門之左南向然而莊敬冠後二十日即  
薨并門不及御也至今上為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  
請又改命設于文華殿東廊西向今東官未立先出講  
學上命設座于文華殿之左室視兩朝加隆焉雖儲位  
未升而規儀已亞至尊其後福王讀書不過武英殿之

廊廡而已

聖功圖

宏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于皇太  
子蓋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儲宮自童冠至登  
極凡百餘事前用金碧繪為圖後錄出處并己之論斷  
于後時謂紀曾任祭酒以不稱調南京至是謀為宮僚  
故有此舉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禮部尚書霍輅  
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聖功圖一冊上之謂皇太子幼  
未出閣未可以文詞陳說唯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為養  
正之助乃自文王為世子而下繪圖為十三事且各有  
野獲編 卷四 上 扶荔山房

說上云圖冊語多曲隱假公行謗無人臣禮下禮部參  
看既而命宥輅等罪其冊疏廢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  
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為講官居末亦進養  
正圖說一冊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諭  
為講官之長大恨怨之次輔張位亦恚甚至焦丁酉為  
北京副考遂借場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後三朝四  
公皆以納忠東朝被疑受譴若鄭紀者固不足言霍渭  
厓鄒東廓皆一時名士何以亦有是獻且書名亦同大  
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抑  
承襲為之也易經一蒙卦悞人乃爾○霍鄒二人尋俱

入為官僚

太子册寶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朔日世宗將幸承天府册立莊敬太子及裕王景王裕即穆宗潛藩也是日大禮甫舉內臣司寶册者各奉所賜歸而裕王册寶悞入太子所其青宮册寶乃為裕邸所收中外駭怪是時莊敬已有疾年十四而薨逝穆宗與景王生同歲中外頗有左右袒之疑然册寶之兆久已定於冥冥及景恭王就國甫四年亦于國中下世雖儲位未建而人心大安矣己亥二月之誤豈偶然哉册立之日日下五色雲現時以為野獲編 卷四 四 扶荔山房

三王並封

東朝之瑞其後穆宗竟從裕邸龍飛所謂沐徵在此不在彼也 國本之爭自乙酉至癸巳幾十年朝端競沸如蜩螗終不得請甚至廷杖空署罷逐而不能止至癸巳春太倉相公自省親來京時虛首揆待者踰年矣至則預戒言路勿及建儲事閣中自當一力擔當忽有密旨至太倉私第次日即得待嫡之旨引祖訓為証今且並封三王涂御史杰朱寺丞維京首爭之俱遭戍於是爭者滿朝而禮部陳主事泰來直攻太倉語太峻遂一切留中不

下太倉自認條旨之誤于是併三王之封亦寢涂朱免

成為民並封旨下時人多不諒太倉至其冬再三力請其密揭至二十餘上始命元子出閣講學雖未正儲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嗣得之一二名公云太倉從南來路遇諸儀部壽賢請告歸問以京師近狀且及册儲一事諸云上多疑猜未肯遽立有識者以並封三王為妥太倉猶未謂然復問趙定字云何諸曰趙正有此議諸乃太倉丙戌門人也意遂信之抵京問趙少宰公果主此議乎趙曰僉言以為然不獨我也趙始與王微隙尋已講解不虞其非誠言迨糾彈叢集始大悔之趙亦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特疏救正語甚侃侃太倉乃悟二人有意給之業為所悞隱忍不敢發至秋而有吳鎮告訐賴婚之事趙蒙惡聲去位說者又謂王相實主之所以報東門之役也然兩公俱當世偉人終不敢信其然

立儲儀注

辛丑皇太子册立儀注有太子受册恭謝皇貴妃之文蓋用宣德嘉靖舊儀也然考太祖初定之制本不及皇妃如時懿文為中宮所出自無他謁至宣德二年而英宗升儲始改添謝上與皇后八拜之後即謝皇妃四拜皇妃即孝恭孫后時尚為貴妃英宗其所出則禮自當以

義起其後百餘年而為嘉靖十八年莊敬太子升儲亦于謝上及中宮禮畢謝貴妃則俱用八拜禮蓋貴妃王氏亦莊敬生母而拜禮已並隆矣今東宮之立既謁謝上位中宮先皇貴妃而次及皇妃俱四拜禮時生母恭妃王氏尚未進封故僅得四拜而貴妃鄭氏徒以位號尊重遂居恭妃之前此則前代所無而禮臣狃議者時以為異然以今上意中事或不妨將順也唯英宗册立以後則母妃受命婦賀其後俱進殿稱慶一同太后及中宮之儀今則刪去意者亦歷于翊坤鄭妃非得已也時建儲大典願望廿年一旦允行中外欣躍故禮臣不

野獲編

卷四

六

扶荔山房

敢復較小節以拂上旨耳○按英宗册立最幼尚未及百日命名之期蓋宣廟急欲孝恭正椒寢之位所謂母以子貴也今太子年最長受册時睿齡已二十歲而次年納妃過標梅之期久矣兩朝大典迥異如此

皇子追封

下殤不成服不追封此古今通例至本朝尤嚴如高皇帝第二十六子楠為葛麗妃出未逾月而薨遂無封典而文皇帝第四子高曦亦因之至純皇帝長子為昭德萬貴妃出以將及周晬而薨不命名不追封是時萬妃寵震天下又得一索之祥而斤斤守祖宗法如此至肅

皇帝第五子則生僅一日而薨亦賜以名追爵為穎王諡曰殤此出何典制耶然猶曰帝子也若與獻帝之長子生于藩邸亦僅五日而亡事在宏治庚申至嘉靖乙酉已將三十年矣亦追封岳懷王命首輔楊一清撰墓碑抑何不經之甚耶又至庚申年則已過一甲子始賜名曰厚熹蓋向來玉牒中尚未有名也亦怪矣○按皇子以百日命名而高皇帝第二十六子尚未及期已先得名蓋未定制也若憲宗長子以正月生至十一月薨亦未賜名何耶是未可曉

使長侍長

野獲編

卷四

七

扶荔山房

國初沿亡元餘習臣下呼親王俱為使長未知取義謂何如文皇帝登極後問建文故將平安當時相窘狀安對曰此際欲生致使長耳今親王不聞有此呼矣又侍長之號則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會細叩何義則云尊其為侍妾之長也乃至支庶猥賤不膺封號且恣為非禮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極矣今荆釵記戲文中尚有怕觸突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親王來朝

永樂朝親王入覲者不絕蓋文皇矯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禮宣德間漢王高煦以反見誅遂廢入朝之事唯

英廟復辟以襄獻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請視南城起居又疏勸景帝朝南內上感其誠且先有干謙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謗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禮優渥前代無比其歸國時車駕又親送至盧溝橋特賜以護衛時護衛不設久矣此後親王不朝者將四十年至宏治八年上復下詔召崇簡王入京以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一見蓋崇王亦憲宗同母弟也時倪文毅為禮卿抗疏力止以黃河泛溢中州亢旱三王之國物力不充為言上曰卿等說的是但朕承聖祖母意已有旨往取王來了迄未允未幾忽

野獲編

卷四

八

扶荔山房

奉中旨免王來余味倪疏未有云太皇太后享天下養崇王親愛所託恩禮無加今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舍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厯聖慮雖欲悔之無及矣此等語切中人情意中事雖欲不允得乎此雖孝宗轉圜亦持論者婉曲真切有以動之

親王迎謁

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內例出迎謁祖宗朝唯永樂七年巡幸北京至濟寧州魯王肇輝來朝次年還京亦如其後武宗巡遊最頻然未聞有親王朝謁一事至千山

西大同府駐蹕更久太原府亦曾臨幸初不聞代王與晉王如何祇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過臨清州則德魯二王俱在境內亦不云也見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宗幸承天府先敕諭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駕跪迎道傍駕至行殿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趙王迎于磁州汝王迎于衛輝鄭王迎于新鄭周世孫迎于鄭州徽王迎于所封鈞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陽府俱宴賜有加而朝宗王會之盛極矣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不許出城一步至萬曆六年故相江陵張公以葦艾歸過南陽唐王出郊謁具賓主及答拜留款張坐南面王

野獲編

卷四

九

扶荔山房

相向講敵禮至襄陽府則襄王亦倣唐例無少異蓋朝見伏謁之禮一切不講而親藩反以得親奉警為幸事僭紊至此安得不敗又先期遣牌云本閣部所過二司謁見俱遵見部禮蓋勒其長跪也于是手板折腰與州縣下僚無異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禮至私第則仍以客禮見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復問矣

趙王監國

永樂二年上在京師今南京以第三子趙王高燧留守北京永樂八年改命皇長孫留守而燧猶留行在時皇孫睿齡十有三矣至永樂廿一年上在行在頻以疾不



視朝中外事悉命皇太子決之時仁宗英斷裁抑宦寺而內臣黃儼江保等尤見疏斥因日讒太子于上賴聖明不能開然亦稀得進見矣儼素厚高燧嘗陰為之地詐造毀譽傳于外謂上注意趙王外結常山護衛指揮命孟賢等舉兵推趙王為主因謀不利于上并皇太子時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告賢天象當易主賢等謀益急令興州後屯衛軍高正等連結貴近就宮中進毒于上候宴駕即劫收內庫兵仗符寶執文武大臣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寶養子至期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皇帝時有常山護衛總旗

野獲編 卷四 扶荔山房

王瑜者高正之甥也正密告之瑜力諫不從瑜遂非時上變上覽偽詔震怒立捕楊養子斬之命急捕賊盡得之召皇太子趙王勛臣文臣等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燧戰栗不能言皇太子力解之曰高燧必不與謀上以王射成以天象誘人先誅之賢等更加窮治勿令遽死未幾并其黨悉誅此事詳見實錄中審爾趙王之罪不容赦矣鄭曉吾學編叙此事不云高正等謀弒殊為失實趙王以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宣宗征漢庶人還師時欲乘虛襲趙以楊士奇力諫而止似乎失刑○高正一作高以正後歷官至都督

事

楊東里議趙王

宣宗之討高煦也回師欲襲趙時楊榮極贊成之賴楊士奇力諫而止人稱其功至今不衰然士奇之誌贊善梁潛墓也云永樂十五年車駕狩北京上有疾兩京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權倖詐為間一二讒人助于外會有陳千尸事連梁潛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謂萌異志者蓋指趙王高燧權倖者內臣黃儼江保也既謂趙有異志何以力保其不反且知梁潛之冤矣何以自文皇崩後又相三朝二十餘年不一為

野獲編 卷四 扶荔山房

潛白見冤狀使得昭雪于泉下耶方仁宗監國時潛又與士奇同為侍臣之副殆不可曉○潛曾主永樂十三年會試又主十五年應天鄉試

周定王異志

周定王橚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初封吳國于浙江之錢唐繼改封周建國河南開封府至洪武二十二年自棄其國走鳳陽上命遷之雲南未行赦歸建文帝即位王次子有焯告王謀逆又竄雲南已召還留京師比靖難師入出見文皇哀之復封開封王上書言汴城歲苦河患上為營洛陽新宮將徙封焉未幾又言河堤漸

固乞仍脩舊宮以省煩費上又從之永樂十八年十月護衛軍丁奄三等屢上變告王不軌召至京師面詰之示以告詞唯頓首稱死罪乃革其三護衛放還夫定王世所稱賢者而舉動乃爾其初有妯娭語尙云方黃造謀繼而再告輸伏無辭矣豈非噉六飛屢駕復襲壬午故事耶且當太祖在御不俟父命擅離封域旣而倏請洛陽仍戀大梁何其躁動邪再竄滇南終保祿位幸矣

### 藩府再建

太祖第七子齊庶人之國山東青州府建文中以嫌死國除而太宗第二子漢庶人卽封其地未行而改樂安

野獲編

卷四

主

扶荔山房

州後憲宗第七子又國於此是爲衡恭王傳至今第八子潭王封湖廣之長沙府後坐妃事自焚國除仁宗第七子襄憲王又封其地至正統間移襄陽英宗第七子又國于此是爲吉簡王傳至今第十二子湘獻王封湖廣之荊州府建文中坐嫌自焚國除至成祖靖難以太祖第十五子徙國其地是爲遼簡王傳至隆慶二年庶人憲懌以罪廢不嗣第二十二子安惠王之國陝西平涼府尋以無子國除永樂中以太祖第二十子封其地是爲韓憲王傳至今第二十四子郢靖王之國湖廣之安陸州無子國除仁宗第九子封其地是爲梁莊王又

以無子國除至憲宗第四子獻皇帝復于安陸建國世宗龍飛陞爲興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第四子衡王永樂中降封懷恩王建國江西建昌府未幾廢之後爲仁宗第六子荆憲王封國又改封湖廣蘄州至憲宗第六子又封其地是爲益端王傳至今仁宗第十子衡恭王建國河南懷慶府未行薨卽改第二子鄭靖王自陝西鳳翔府徙國于此傳至今英宗第五子秀懷王之國河南汝寧府無子國除卽以封第六子爲崇簡王傳至今憲宗第五子岐惠王之國湖廣德安府無子國除卽以第九子壽定王補封其地又無子國除至世宗朝又以第

野獲編

卷四

主

扶荔山房

四子封德安是爲景恭王不數年薨亦以無子國除憲宗第十一子汝安王之國河南衛輝府無子國除宏治間又建興府於此獻王以逼黃河爲辭乞改安陸上允之至今以爲潞王府則先帝穆宗之第四子而今上之同母弟也以萬曆十七年之國按安陸之封再絕而興邸肇開遂爲萬世豐鎬之地德安之封再殄再續而景王又世宗愛子幾有奪嫡之漸終以胙土不嗣蓋廢興莫非天意不皆地靈也○按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旋改封周蓋以上霸府初開曾以吳王紀號故亟更之也至懿文第三子允熲又封吳王何耶不可謂非方黃諸

公之失矣又如憲宗於景泰中從太子降封沂王英宗復辟太子反正則沂亦青宮潛邸不宜再封至涇簡王為憲宗第十二子宏治十五年又之國沂州憲宗初被廢雖不入沂然景帝時給事中徐正曾密疏欲出太上及沂王于沂州矣此等嫌疑之地即不封建亦可是時劉晦菴當國李西涯謝木齋為佐何以不商及此

郡王謀叛貸命

宗室中謀不軌者親王則有漢府高煦寧府宸濠郡王則有安化王寘諸皆罪狀顯著夷滅無辭若正德中歸善王當沔之死人尚以為冤其他支庶如代府充灼之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屬尤么麼不足數惟情罪最昭灼審鞠最詳確猶得死牘下者無若景帝初年處岷藩事最為失刑岷府廣通王徽燂者太祖第十八子莊王之第四子也有武岡州民蒙能等投為家人導以不法又引致仕後府都事于利賓以相術干之謂燂有異相當王天下因謀逆將以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趨南京據大位先以金造轟天王之寶又以銀造靈武侯欽武侯諸印改年號曰元武偽作勅書遣蒙能及陳添仔等以貲幣并印賜諸苗帥會兵大舉未行而事洩上遣駙馬焦敬內臣李琮往徵之燂時未有兵束手就道比至鞠於廷俱伏反狀適

湖廣督臣王來等亦奏陳添仔蒙能等所招苗賊助燂會燂已行官軍連擊敗之大潰蒙能隨苗兵遁還廣西并以燂所頒偽勅來上景帝謂謀危宗社法不當恕姑屈法貸死斥為庶人并家屬禁錮鳳陽第斬于利賓以狗又五年為景泰乙亥蒙能匿蠻中白稱蒙主糾引生苗三萬餘寇龍里等城湖廣鎮臣以聞帝命貴州廣西文武大帥會湖廣合勦時能已破銅鼓諸衛所殺都指揮汪迪聲勢大振撫臣尚書王永壽告急兵部尚書于謙至自請往討帝不許但命總兵南和伯方瑛進兵至英宗復位始殲焉凡平寨一百九十五斬級三千而他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師不與焉此事首尾五年黔楚騷動蒙能何足道微燂者僭號紀元偽造符璽圖踞留都其罪豈在寘鑄之下猶得保首領終天年政刑如此宜景帝之不終此事紀傳既少見爰書亦不存人無知者故備列之若較之近年楚府劫擄一事至論斬傳首真可謂倒置矣

兄王伯王

晉定王濟煇太祖第三子恭王嫡長子也既嗣位至永樂十三年為庶弟平陽王濟熿所譖削爵禁錮時太宗寵信熿即以熿代封晉王後淫暴不法并誣陷兄事漸露仁宗即位還煇冠服及王號徙居平陽稱之曰兄王

宣宗卽位進稱爲伯王宣德二年濟熿通高煦事發削爵錮鳳陽而熿居平陽如故宣德四年熿請還太原奉恭王祀上不許命建廟于平陽復書以太宗建都北京卽作太廟于北爲比是時晉竟虛國無王至宣德十年熿薨子美珪始以平陽王嗣晉王位歸太原時熿昭雪久終不還國亦終不得稱晉王其故竟不可知○濟熿先封昭德王改封平陽其妃爲曹國公李景隆女熿之廢景隆之力居多

淮王宗廟稱號

初淮康王世子見濂早卒諡安懿世子無子康王老請野獲編 卷四 夫 扶荔山房

以次子清江王見濂攝府事王薨見濂尋卒諡端裕其長子祐榮襲爲淮王而以兒濂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爲王妃時册稱安王爲祐榮伯父故其常祭祀號安王稱王伯清江王稱王考其所居宮王氏仍世子府內而本生母趙氏入居永壽宮輔導官謂非宜言於王上奏其生在安王卒後未嘗爲嗣欲加重私親事下禮部移江西守臣勘復乃謂安王伯父之稱本諸祭詞唯稱清江王爲王考於義未協按禮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稱于所後之天子而不得稱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諸侯後者子爲天子而父非天子則必追尊之詔已布

于天下乃可稱其父爲天子子爲諸侯而父非諸侯則必追封之請已允于天子乃敢稱其父爲諸侯今之親王卽古諸侯也今之郡王卽古別子也親王所主祭之王則諸侯之禰廟也淮王旣不後于其伯則非爲人後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廟與安王同爲三世之穆似兩得之又生母趙氏未得進封遽稱國母先居永壽宮此則其非據者於是禮部尙書劉春謂安王雖未封而卒今已追封爲王祐榮雖生於安王卒後今旣入繼親王則實承安王後矣皆朝廷之命非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本生之父則安王封諡之命將安委乎徒欲顧其野獲編 卷四 夫 扶荔山房

私親而不知繼嗣之重事體殊戾况安王旣追封入廟爲三世之穆清江又欲進封則一代二穆豈禮哉况廟號稱呼不可以制册爲據唯當以所後爲稱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揆主之淮王無與焉所居宮則安王妃遷入永壽宮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斯禮典法令皆得矣詔以其援據甚明從之此事之處分在正德八年按前江西守臣所議卽他日張桂等繼統不繼嗣非爲人後之說也禮卿劉春所議卽大廷公論力諍以爲上承孝宗之嗣一代無二昭二穆之說也次子祐揆主清江王祀事卽進封崇仁王爲興王奉興邸祀之說也至

于生母趙氏退居清江郡王府則當時章聖蔣后尊居  
大內舉朝無敢以為非者其時情勢又非藩國比也准  
事去世宗議大禮未十年而取舍從違矛盾顛倒一至  
於此非天子不議禮信哉其後嘉靖中見澱竟加封為  
淮王諡曰端蓋議禮新貴人正借以伸己說也劉春之  
議至是詘矣

藩國隨封官

先朝親王出閣例選翰林二人侍講讀天順初英宗從  
李賢議改用進士二人授翰林檢討及之國即陞其國  
左右長史從行歲久加服俸終身不得他遷士人苦之

野獲編

卷四

大 扶荔山房

宏治間進士十人被選至與太宰耿文恪相詬詈互呼  
為畜生嘉靖間吳秀水鵬秉銓亦以選藩僚為中書劉  
芬所窮辱雖皆受重譴不顧也及萬厯戊寅潞王出閣  
輔臣始議定既授史官劾勞年久俸滿陞參議以出諸  
進士始免曳裾之憂此江陵公曲體人情處也是時先  
人同年董樾徐聯芳俱以此官外轉藩臣遂為木朝創  
典然二公俱不振至萬厯壬寅福王講讀用韓孫愛陳  
翔龍拜檢討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參藩然在都下時雖  
隸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絕望華要居平多邑邑至於  
長史皆于藩封定期之頃吏部乘間奏用進士部郎充

之膺此選者如長流安置舉家哀慟因思史官為王官  
固為失意永樂二十二年仁宗第八子滕王之國雲南  
上命左庶子姚友直陞雲南參政掌滕府長史司事雖  
其時親王體峻特屈官僚為相然其法自可師後世若  
遵此例人必樂就無論史職郎官俱無辭矣況以三品  
大吏統八所屬官體統截然郡縣亦無敢相撓此最善  
法也姚後終太常寺卿時同封者有鄭越襄荆淮梁衛  
七國如鄭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王淪陞任尋入  
為戶部郎中陞左侍郎巡撫兩浙卒于景泰初元右長  
史則以吏部考功員外郎何源陞任尋入為文選司郎

野獲編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中後終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統初年越府右長史則以  
刑部員外周忱陞任人為戶部侍郎撫江南終尚書卒  
于景泰四年諡文襄襄府左長史則以詹事府丞周孟  
簡陞任至宣德五年庚戌終于官梁府右長史則以吏  
部郎中宋子環改任後改越府宣德八年終于官衛府  
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金寶陞任至正統四年為會  
試同考卒于京右長史則以四川道御史楊黻陞任後  
亦卒於官皆不幸早歿未得他徙初未嘗錮之也英憲  
以後始漸不然矣○長史驟貴者無如世宗入紹之張  
袁二公俱峻登揆地然張景明為左長史二十年而歿

距上龍飛未浹月也雖得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然緣慳極矣右長史袁宗臯亦二十年自興邸來峻拜禮書文淵閣不三月而卒于位猶之不用也豈設醴祿料天賦自有限耶

### 安置二庶

天順三年十月淮揚巡撫都御史滕昭上言建庶吳庶俱安置鳳陽官軍巡警擊柝聲聞陵寢或有不逞之徒事出意外卒難防禦乞將二庶送有軍衛城池或即移鳳陽廢中書省嚴加防範上曰安置已定不必動至成化三年九月南司禮太監覃包等奏建庶吳庶自天順

### 野獲編

#### 卷四

手 扶荔山房

初安置鳳陽其帶帳幔靴俱已敝盡又人口一十八名歲給布緣綿絮今死亡者五人因而減給所買女奴六人俱無衣布宜爲修補詔下工部勘給之時吳庶先卒懿文太子之後僅存建庶一人其後釋放又卒嗣遂絕兩朝仁厚雖加優恤而無救于若敖之餒若滕昭者身爲節鉞大吏但知逢迎希寵其識反出中官之下真名教罪人也

### 下殤追封

本朝皇子下殤無追册者唯蔚悼王爲孝宗張后嫡出破例追封然年亦三歲矣若岳懷王厚熹爲興獻王之

長子世宗同母兄也生僅五日而薨嘉靖四年詔追封岳王諡曰懷時章聖太后在養悼憶長子故上追崇以上承慈意不失爲孝然竟無名可諱至三十九年始追賜今名亦異矣至嘉靖十六年之穎殤王則生僅一日而薨十六年之薊哀王則生僅半月而薨亦追加王爵賜上諡何也因思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上第一子生爲昭德宮萬貴人所生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薨時萬寵冠後宮吳后亦因之而廢所生乃元子且已及期月竟不加封亦不賜名時李文達當國蓋以下殤未足當儲位之重其見卓矣至世宗長子以嘉靖十二年八月生

### 野獲編

#### 卷四

圭 扶荔山房

十月薨爲閻如所出甫兩月耳追名載填册諡爲哀沖太子與憲宗朝迥異矣時永嘉張文忠第三次爲首揆慶府前後遭變

慶王爲太祖第十六子初之國章州徙寧夏在今鎮城中傳至王台法先以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鏞之亂守國有勞特賜勅慰諭且以黃金三百白金五千賚之未幾督兵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參其詔諛寘鏞稱臣卑辱奉旨追還賜勅及所賜物至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庶人以兵圍守之止給祿三百石又徙西安府禁錮台法四傳而爲今王伸域以萬曆十九年薨位二十一年

遭劄呼之變為所劫質亦諂附亂卒以求苟免奉嚴旨切責後事平自言困辱之狀又撫按奏慶獻王妃方氏抗節不受汚以死得旌且遣官撫慰賜金修葺宮殿蓋前王先賞後罰後王先貶後褒雖所被國典不同總之變起意外屈節兩番抑揚互見言之均堪泚頰建國雖二百年盡喪親藩之體可恨亦可羞矣

二郡王建白

嘉靖初年襄府棗陽王祐樞疏請追崇典獻王如張桂言并及宗室久錮窮困欲開四民業以安貧宗且省祿糧得旨褒其與國議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來諸建

野獲編

卷四

幸

扶荔山房

白者及策士者往往談及此事終齟齬中格至今上始決意下令一切宗人俱得充諸生應舉為中外官天潢三百餘年抑鬱之氣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禮部因覆慶府豐林王台瀚疏上手作書與諸親藩欲將帝子應封者俱止為郡王而親王次子俱封鎮國將軍先以書示少傅張璉璉謂果如此天下將謂主上薄于本根非親親盛節不如節其歲祿如京朝官本折兼支為便計上遂持不下而減祿之議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條例一書于是減省祿米而諸藩亦自謂損祿以紓民困因為成例以至今竊謂世宗此舉盡善盡美天子之子有

限而藩王支子無窮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體不加貶其王子皆鎮國則冊世子冊妃及建府第等費以至儀衛宮屬又細而校尉樂戶之屬所費不貲皆得省罷又體統不太崇重與地方長吏不至爭禮相詬病况奉國中尉之下舊不降爵此議若行又可遞降至七八品其裨國計甚大永嘉當國肯任勞怨獨此事不能將順聖意使宗藩不億漫無節制民生日匱隱憂正大惜哉

鄭王直諫

鄭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獻白鵲二于朝上大喜命獻之

野獲編

卷四

幸

扶荔山房

宗廟薦之兩宮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獻賦以彰聖德時太常卿管國子祭酒許論上白鵲論司業陳震上聖德感靈鵲類尤為上所嘉納命付史館是為獻瑞禽之始至十八年厚烷又奏境內溫縣產瑞麟蓋又踵各撫按獻瑞之後矣至二十七年又上疏勸上脩德講學并上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上簡禮怠政飾非惡諫及神仙土木為規上大怒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謗訕故爾效尤彼勤熨一無賴子耳爾真今之西伯也未幾因鄭王上表誤失稱臣遂削爵錮高牆所謂勤熨者故周府鎮國中尉也亦以是年先上疏譏切上齋醮興作且

以秦皇漢武梁武宋徽爲喻上已斥爲庶人錮之鳳陽矣鄭王之疏卽繼之氣亦甚壯但貢諛于先而切諫于後似乎市名釣奇史稱其好爲詭激不情之事非誣也隆慶初復爵赦還國增祿四百石壽考無恙直至今上辛卯年始薨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河清五十里鄭府盟津王長子祐樞獻河清頌上悅賜勅褒獎鄭王厚烷匿之不發祐樞上疏訴之上命烷速還仍各不與上怒鐫諭甚厲始歸于盟津至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懷慶府產瑞麥瑞瓜嘉禾鄭王厚烷又奏此知府王得明善政所召上命河南守臣獎諭得明蓋其獻諛無恥非一日

野獲編

卷四

肅

扶荔山房

矣方上之事元也又有駙馬都尉鄔景和者尙與獻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主先逝景和以戚臣召入西苑供撰元文上疏力辭云臣不諳元理不敢奉詔上震怒奪爵發原籍爲編氓景和本直隸崑山人遂流寓吳中歲久以公主墳墓南北隔遠不得奉祭祀哀請乞還上憐而許之亦至穆宗登極始復其爵與同時駙馬京山侯崔元貞邪霄壤矣

鄭世子讓國

鄭世子載堉者鄭王厚烷之嫡長子好讀書明歷法久爲世子當襲位不願受爵自萬曆辛卯辭疏屢上不允

至乙巳年疏猶不止禮部議載堉以世子之爵終身而命其子世孫翊錫代管府事以待異日承襲鄭王之爵上已允行載堉復疏力辭謂庶子襲封有違祖制且于近日欽頒要例所載相戾又言身年七十衰病不堪宜令載堉襲盟津王代理府事他日入繼親藩之統而身及男退居庶子襲封郡王之例上嘉其恬讓褒美甚至特允其請且命其父子俱以世子世孫終老而聽孫承郡王爵按載堉本鄭國始封靖王瞻堉之六世孫也靖王傳簡王祁鏌生十二子其第四子爲東垣王見湏則載堉之本生祖也簡王傳康王祐杓無子序應簡王第

野獲編

卷四

肅

扶荔山房

三子見蕙之子祐樞入繼而見蕙先以罪廢乃以見湏長子祐樞進封鄭王是爲懿王懿王薨子厚烷立卽載堉之父也厚烷以諫世宗元修鋼高牆穆宗放還復國加祿至今上辛卯始薨而載堉應立逮讓國之議起遂以東垣故封還之考鄭三世而絕祐樞入紹已追爵乃父見湏爲定王至厚烷而南面亦三世矣盟津旣以罪斥至載堉亦已四世稱庶人無復敢以倫序爲言者載堉一旦棄大國而就郡封似屬矯情矣細考嘉靖六年祐樞爲盟津革爵長子撰河清頌以獻上大悅賜勅褒異而厚烷匿之上屢下詔詰責始還之其後祐樞又請



復父爵而上不許益疑恨厚焯而焯听上表偶誤稱弟  
不稱臣且又抗疏諫止齋醮上意轉怒檮因訐焯謀反  
焯亦訐檮擅殺良民上命勘覈其事既覆奏至則謂謀  
反盡誣但規切至尊法當首論檮縱惡播殃亦宜治罪  
於是焯廢錮而檮亦重譴蓋兩宗仇隙積有歲年載堦  
白度一受國封傳襲年久則前釁逾結難解既不忍明  
言先王互訐受禍之狀又不欲再訟盟津父子革爵之  
由但以宗法世次自請避位而以鄭國還之祐檮之子  
孫既蓋乃父生前忿競之愆又杜載璽他日報復之念  
其慮深其謀遠真仁人孝子用心也吳之季札契丹之  
野獲編 卷四 表 扶荔山房

景恭王

李贊華何足多讓而禮臣不能詳稽往事一表苦心僅  
以仁讓見褒乞賜勅豎坊而已惜哉○先是厚焯竄錮  
載堦遂結庵於宮門外席藁飯蔬子居者十九年追厚  
焯歸國始回府又奉事其父者二十五年終於辭國連  
章上控又十五年而始得請真天潢中異人也

景恭王為世宗第四子時哀冲莊敬二太子先薨景王  
與穆宗同歲生僅小一月母靖妃盧氏為上所寵幾有  
奪宗之漸與穆宗同日封王後之國僅四年而薨無子  
國除其妃仍還京居恭王舊邸至今尚在然孤嫠困悴

幾不聊生景王乳母年已篤老至行乞闔閭余幼時曾  
識之備道當日章華兔園之盛及恭王驕侈漁色輒潛  
然泣下使聽者惘然

藩王獻詔

嘉靖初年議追崇興獻王其得志而取富貴者如張桂  
諸人不必言即親藩亦有楚王榮誠貢諛附和僅得勅  
賜獎他無所褒賞鄭府棗陽王祐楨亦頌言大禮尋以  
罪削爵援議禮功得復故封而楚府儀賓沈寶者亦以  
言大禮得加一品服俸後以誣奏楚王顯榕謀叛勒為  
編氓至嘉靖中葉以後則世宗方西宮修齋醮其時方

野獲編

卷四

表

扶荔山房

士如邵陶輩士人如顧盛輩不足論而親王如徽恭王  
厚焯及其子庶人載堦相繼附會事元俱給金印並封  
真人遼庶人憲熾效之亦得印并真人號二王俱恃上  
寵橫於其國未幾俱以淫虐不道坐法廢削徽遼二先  
王俱不祀夫以天潢份藩下同諧媚邪佞所得幾何而  
禍不旋踵楚王雖免於身其子愍王為世子所弑及其  
孫也遂有今日華奎假王之勘吁可戒矣

趙王縊死

俗稱夜臥不得獨一室慮有鬼物侵擾又相傳室有投  
繯者必覓一人為替代始得託生因戒人獨寢此皆俚

言不足信然有極異者趙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孫也讀書下士素著令譽晚年屏絕妃御獨居一樓入夜唯一小童侍寢偶夜起捫王足見王縊於床下驚呼如張氏主第四子成臯王載堉入視則王氣絕久矣竟不知薨以何時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薨在位凡四十年壽六十三王生平無過失不應受鬼瞰徒以仁柔少斷未薨數日前侍兒有見王者咄咄自語若有所恨或云事起于張妃及成臯而長史輩懼罪乃架咎于通判田時雨詔械至彰德府王封內斬之王府建樓必無人雉經卽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

野獲編 卷四 天 扶荔山房

徽王世封真人

嘉靖間徽王厚熹國鈞州姓好琴以與知州陳吉爭斷琴事訟于朝上爲杖殺巡撫都御史駱昂戍州守吉及巡按御史王三聘時論不直王王心不安因以重賄賂上所幸真人陶仲文言王忠敬奉道上悅封爲太清輔元宣化忠道真人鑄金印賜之薨諡恭王次子載瑜嗣位用南陽人梁高輔者脩房中藥取紅鉛梅子配以生

未啼時口中血名爲含真餅者服之而效遂以藥達之上并遣高輔因陶仲文以進上又以封高輔爲通妙散人仍封瑜爲清微翊教輔化忠孝二人賜金印如其父後高輔在京爲上取梅子不得乃以書求瑜故所著者瑜不應高輔始怒而上亦疑高輔以疑瑜矣久之上意愈厭瑜瑜懼遣儀衛官紀旻齋紅如送仲文以轉獻于上時高輔已與仲文有隙廉得而笑之上以密札諭仲文有莫管微事之語而瑜勢益孤矣會其部內民耿安等奏王搶子女佔田宅事下彼中勘勘官輩以乃父斲琴之役禍延撫按追恨之因附會成大獄旨下革祿

野獲編 卷四 天 扶荔山房

米三之二并追奪真人金印王益迫欲佩始封莊王金符入京自辨撫按遂取傳聞誹謗語入招詞旨下革王爵爲庶人押發高牆廢其國瑜聞命先縊其正妃沈氏等十六人旋亦投縶死次妃林氏等取帛殉者前後五十餘人事聞許藁葬城外子女俱送會城周府收管不許請婚封事在嘉靖三十五年至隆慶初元始赦還以一琴細故餘殃再世覆磐石之宗瑜雖有罪得禍亦不應至此哀哉正德中淮王祐杞亦與寧庶人宸濠爭琴陷杞幾覆國其琴名天風環珮乃淮王先世所傳異寶也○鈞州犯今上御名已改禹州矣其始封徽也爲莊

王見沛在成化十七年至宏治二年乞陞州為府時王  
漸毅主議不從至嘉靖五年厚燭復申前請終以非  
故事不允然則兩王特以藩封之重欲陞郡示尊而憲  
宗之封沂穆宗之封裕二州俱無議及陞為府者何也

遼王封真人

遼廢王憲燭喜方術性淫虐時世宗奉元則亦假崇事  
道教以請於上得賜號清微忠孝真人賜金印及法衣  
法冠等燭每出輒服所賜衣冠前列諸神免迎牌及拷  
鬼械具已可駭笑乃至入齊民家為之齋醮自稱高功  
求酬謝尤為無賴又以符呪妖術欲得生人首適街有

野獲編

卷四

幸 扶荔山房

醉民顧長保者被割喪元一城驚怪其他不法尤多至  
穆宗御極之二年為巡按御史陳省禮科給事中張貞  
所糾奪真人印又為巡按御史邵光先發其十三大罪  
上遣少司寇洪芳洲往勘洪推鞠峻刻與道臣施篤臣  
務為深文致燭國廢身錮後江陵公敗其母妃尙存歸  
咎江陵求復國廷議還故庶人骸歸葬而國不許復議  
者以此實江陵之罪已屬可笑乃洪氏之子謂朝選不  
從江陵指授以致殞身又謂勞道亭中丞以諂故相  
陷洪于死洪得復官勞至遣戍舉朝無人辨白其事尤  
堪浩歎遼二王俱以左道邀上寵一甫及其子一不

免于身並至夷滅雖其自取而當時承勘諸臣各以私  
意陷親藩于極典傷國恩甚矣

遼廢王

江陵初歿上未有意深罪之特忿馮璫入橫意甚銜之  
張蒲坂已當國因授意同里門生李御史植彈治馮保  
并其掌家內官張大受書記徐爵以嘗上意初無一字  
及江陵也及嚴旨逐保於南京諸言官知上意已移始  
交章彈射故相而臺中江東之羊可立最先上疏上尋  
晉三臣少卿以旌發奸之功于是故遼府母妃亦霽章  
訴冤而籍沒之旨下矣故廢王憲燭淫虐不道巡按御

野獲編

卷四

幸 扶荔山房

史陳省劾其罪皆不枉江陵初無意深求時廷遣刑部  
侍郎洪朝選往勘得其殺人諸事謬加增飾且鍛鍊不  
遺餘力而遼社遂屋然事在隆慶二年張為次揆其談  
未熾亦不得謂張獨主滅遼也是年洪還朝次年已巳  
即以大計劾致仕又上疏自辨命閉住洪歸闕後為撫  
臣勞堪訐其居家不法瘕死獄中洪子官生競伏闕控  
辨謂勞為江陵効力報冤致死乃父詔還其故官勞坐  
遣戍而遼國終不得復勞既以承望抵罪然洪之處遼  
獄人多尤其已甚反用忤權昭雪亦事理之未允者洪  
初撫山東開章邱李少卿先芳家富藏書與借觀不與

因起大獄破滅其家李以恚恨死及洪非命或謂有天  
道焉于東阿筆塵但記洪芳洲為少司寇時逼死故都  
御史楊順以媚華亭不知有章邱李中麓事也洪與中  
麓同年進士以此人尤薄之

遼王貴烺罪惡

遼王憲燼之廢也事在隆慶初年人至今有稱冤者蓋  
歸罪張江陵有意殄之也不知遼之惡當廢久矣遼簡  
王植為太祖第十五子有庶弟二子通川王貴烺嗣遼  
王在位十五年屢為撫按科道所彈治英宗每降書戒  
之不悛至正統四年事盡發初與江陵瀘溪二郡王淫

野獲編

卷四

差

扶荔山房

亂又姦通千戶曹廣等妻女數十人非理姦死者十餘  
人又杖死長史杜述擅笞荊州知府劉永澤假以進貢  
為名奪彝陵江陵等州縣軍民柑橘起人夫逼死者三  
十人以軍人許俊賜儀賓劉亨為奴以許俊妻賜儀賓  
周英壁與之奸其他罪不可勝紀上召王至京親鞫之  
且示以諸彈章王輸服無辭乃命遣歸革爵為庶人伴  
守墳塋仍支歲俸一十石以其庶弟興山王貴煥嗣封  
蓋貴烺之當失國有餘辜矣時去國初未遠內閣三楊  
等未敢輒移同姓大國故僅從薄罰又二世為王恩鎔  
以私怨一日殺宗室鎮國將軍恩鎔等八十人不數日

而長子死未幾王亦疽發背薨又一世而憲燼終覆其  
屍積不善遺殃如此○貴烺之子豪塹仍受貴烺初封  
郡爵至今傳國不廢而憲燼之子俱革為庶人徙楚府  
於東矣按隆慶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選所上憲燼罪狀  
甚詳皆罪在赦前談者反謂洪不阿江陵欲存遼得罪  
真說夢耳

楚宗伏法

楚宗劫槓一案起于道臣周應治之報反成于撫臣趙  
可懷之錄枉後來處分誠過然劫掠貨財又無端殺一  
巡撫尚書何可未減獄成賜死足矣身首異處已覺太

野獲編

卷四

差

扶荔山房

過至行刑顯陵則舛甚矣顯陵為興邸舊園與太祖子  
孫何預而祭告之耶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謀  
逆一時喜事者如鄖陽巡撫胡心得等勒兵境上疏請  
會師張大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謂楚宗  
無死法此議又未確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  
罪未免矯枉過正總之前案失之苛後案失之縱皆時  
局使然非通論也善乎袁中郎之詩曰國體藩規俱不  
論老臣塗血也堪憐盡之矣

楚宗弒逆之由

楚宗王顯榕之被弒也事在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相傳

世子英燿悉愍王所嬖方三兒篡致于室懼為父所廢遂起異謀與逆徒約以上元觀燈舉事至十八日邀愍王宴進鴆不效乃用銅瓜擊斃以中風暴卒計于各宗室時撫按先以實狀聞世宗械燿至京伏誅向來爰書及史所書皆然然聞其端不由此先是愍王暴于其國內外俱不能堪人已離心而英燿病瘳不良于行其父又愛次子英燿欲以位畀之屢說燿曰若若足疾何以不棄名爵學長生耀以是恨怒決意為冒頓之舉其後英燿果得立沒于隆慶之五年謚恭王子為今王華奎即近日宗室所訟為抱人者也廢長立幼未有不敗如

野獲編

卷四

毒

扶荔山房

袁紹劉表今幸免者其子弱耳

楚府前後遭變

楚王為太祖第六子傳至愍王見弑于世子英燿燿伏法以庶子英燿嗣位是為恭王在位久無所出說者諱言不男如晉海西公晚年為後計者甚密曾屢示意所厚藩僚俱懼禍不敢承乃謀於嬖倖因有學生二子事英燿薨子尚幼以武岡王顯槐監國武岡習知其所名子狀盡取先世所藏珍異寶貨以去國人畏發往事不敢詰今王嗣爵已三十年宗人不復奉其約束王尚以法繩之致有華越等訐奏朝議不能決郭江夏署禮部

素不平其事力主發勘因而去位禍延縉紳至今未已也按英燿以嘉靖二十四年弑逆三十五年徽王載堉以奪田宅子女四十二年伊王典樞以淫虐不法未幾遼王憲爚以剛橫殺人俱削爵除國身錮高牆子孫俱為庶人此三國不過縱汰失道尚至廢錮英燿躬為大逆惡踰商臣只宜污瀦其宮止存郡王聽鄰藩節制如故事何以茅土儼然致恭王有李道兒之疑然則愍王二子一剗刃所生一自斬其祀皆覆載所不受也時當國者為夏嚴二公其見終出新鄭江陵之下令人邑邑○弇州所紀止云東安王顯槐管理府事蓋顯槐監國

野獲編

卷四

毒

扶荔山房

淫焚不法擅殺多命為撫按所劾始改命顯槐弇州偶失記顯槐耳

楚府行動

楚宗室華越等之訐王也初沈四明當國意不欲發其事遂令通政司過之不上乃主訐王者郭江夏也時正署禮部直發沈過疏事郭因此為給事錢夢臯楊應文輩所彈劾去位楚亦得罷勘其冬即有妖書一事錢楊與康御史輩竟欲坐江夏主使因而波及次揆沈商邱至緹帥王之楨者則欲坐所仇同僚周嘉慶賴大瑞陳矩力爭而止諸言者謂江夏父曾受楚王筭借報仇引

楚故相廢遼事爲喻不知江陵已寃此更寃之寃者當  
楚恭王壯年時吾鄉有沈樟亭者名失記爲楚紀善相  
得如魚水一日忽出春申君呂陽翟二傳示之沈知其  
旨以死謝不敢當王意遂移置不復道而他有所屬矣  
尋報筮簞之祥沈懼禍及致其事歸老于杭沈卽馮祭  
酒外翁親爲余言且歎曰郭明能慙矣此事重大得實  
時必殺數百人四明不欲行亦老成之見但迎合者豈  
郭太甚耳妖書事寧郭僅而得免越一年乙巳錢給事  
輩以京考當謫中旨留用蓋當事者酬劾郭之勳也然  
諸公終不安其位云

野獲編

卷四

美

扶荔山房

存楚

癸卯楚事與時議存議勘者不一其中各有所爲至議  
存者更多出私心時惟趙南渚司徒最稱清正亦主免  
勘蓋非謂郭江夏之說爲非但以事體重大當麗極典  
者多人且年已久遠株連逮累一方騷動固謀國長策  
也當國者方憎江夏示意所厚言路力攻之至云郭父  
曾被楚王笞辱以此挾仇不知郭父起家孝廉曾守大  
州楚王安得笞之哉郭甫出國門而妖書事起給事錢  
夢臯輩遂直以坐江夏且波及歸德次揆而人心始大  
不平矣是時趙司徒方署銓部大不直之遂欲外遷錢

給事首揆四明怒甚擬旨留錢而司徒所署印亦遂奪  
與楊少宰署掌司徒非附四明者特存楚一事偶與之  
合而心事則徑庭矣建白諸公不悉趙生平概以四明  
黨目之有識者豈肯輕信耶

蔡虛臺辨疏

癸卯楚府議勘郭江夏因之去位旋以妖書陷之幾死  
此人心所久憤者近年來事漸白四明謝政江夏望益  
重一時與郭異同者多罹白簡或借他事中之故儀郎  
蔡虛臺獻臣其一也已酉冬將舉明年外計時蔡已歷  
轉按察使備兵常鎮南御史汪懷德管下巡江遂露章

野獲編

卷四

美

扶荔山房

彈之擬坐不謹中多臚列亦及楚事蔡乃抗章力辨所  
以并往日堂屬不相得之故于楚事尤娓娓今疏已無  
可覓偶記其末數行彙括頗核因記之○總記一時在  
事諸臣始終欲勘楚者郭正域也始終欲存楚者趙世  
卿也心欲存楚而口不敢言姑推其事與廷臣會議而  
陰緩其事者李廷機也受楚重賂而忽勘忽不勘以俟  
內之自罷者趙可懷也楚撫按覆疏至而猶持勘結之  
說者臣與張問達也問達有揭臣有疏可覆按也蓋欲  
勘楚者爲耳聞目擊之真心而欲存楚者亦老成持重  
之穩計第存之易而勘之難耳正域慷慨任事天宜祐

之可懷首鼠兩端天宜殛之獨恨擁戴諸臣希光附景以山中之宰相奉為驅除之主盟異日出山未免少減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先臣王用汲之言曰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云云○故事大計例不許辨辨者有厲禁疏上後人皆為察危之及察處止降三級亦以其詞直也蔡今亦已起補矣○王堯封訟言蔡之枉于是與汪御史俱外出

廢齊之橫

齊王為太祖第七子建文中坐廢靖難後復封後復以

野獲編

卷四

美

扶荔山房

謀叛除國綱南京其子孫皆庶人有庶糧無名封今支屬漸繁橫行留都廊下諸舖院中諸妓動輒出票取物不還值薦枕不損橐以至僧寺亦罹其害間有自愛者不多得也尤可笑者負販不得志即設一几北面拜自稱謝恩次日繫金帶服象龍拜客家中受人謁賀正不知此章服從何來都下百寮習見以為故常不復致詰亦隨例與往還正不可解

宗室通四民業

本朝宗室厲禁不知起自何時既絕其仕宦并不習四民業綱之一城至于皇親亦不許作京官尤屬無謂仕

者僅止布政使如嘉靖壬辰探花孔天允榜下選陝西提學僉事時方弱冠尋任浙江提學副使後官至左轄而歸他不可勝紀向來諸名公如弇州輩屢議開禁未有敢任之者頃者建立皇太子詔內直許習儒業入庠序登鄉會榜于是天潢不億始有昇朝之望矣此二百年來最快心事沈四明實草此詔且青宮肇起豈普天久鬱之望雖聖心默定已久非出臣下贊決然偶值其時特四明為時議所不與遂無稱其勞者在他相或不免貪天功矣

宗室名

野獲編

卷四

美

扶荔山房

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為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傳其請名時則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年久人多不勝重複至創為不雅之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為可笑至有讀其名而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諱于宗室賜名如士羯士芑士崑士綏之屬蓋以四字與揭起視尿同音也刻薄無禮蓋古今同然矣

野獲編卷四終

野獲編卷五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公主

公主追諡

同邑尙主

公主中使司

儀賓牙牌

公主封號同名

駙馬再選

公主廢胄子

公主下殤特恩

駙馬受制

公主廢敘之濫

勳戚

劉基

李善長

劉璟鐵簡

左右參內外黃

野獲編

卷五 目錄

扶荔山房

萬通妒死

權內

武定侯進公

郭勳冒功

大臣恣橫

咸寧侯

忠誠伯

陸炳扈駕功

世官

定襄王

補廢

嗣封建建伯

魏公徐鵬舉

爵主兵主

服色之僭

永樂間後官父恩澤

外戚封爵同邑

孝穆后外家

沈祿

曹祖

中官外家恩澤

戚畹不學

戚里肩輿之濫

野獲編

卷五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公主

公主追諡

本朝公主薨逝例無諡號惟仁宗登極追封第四女為德安公主諡曰悼簡以為創見而太祖已先有之矣洪武元年太祖登極皇姊嫁李貞者先薨冊為隴西公主貞為駙馬都尉尋封恩親侯諡公主為孝親公主其喪禮還葬於先隴後貞封曹公始改隴西為曹國長公主云至嘉靖間武定侯郭勳以上寵異遂請追諡其遠祖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同邑尙主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下嫁安陽人李堅建文初以駙馬封灤城侯北征陣亡太宗第二女永平公主下嫁安陽人李讓先以儀賓掌北平布政司印永樂初以駙馬封富陽侯贈景國公諡恭敏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安陽人周景景父暉為山西參議在任公主將出降上命同妻宋氏乘傳入京行見舅姑禮尋加暉鴻臚寺卿

景拜駙馬後其兄即舉鄉試第一子賢又繼登鄉榜河北傳為盛事英宗第五女廣德公主下嫁駙馬樊凱亦安陽人也與景同邑公主又親姊妹慕景風流傾心與為友同以能詩稱凱有康濟心其論處私闕及團營重俱擘畫詳當為世所稱曾以忤劉瑾知名四人者皆河北俗父並產下邑俱為三朝禁鬱周樊又並尙帝姬稱僚壻尤屬盛事二李在先朝俱進爵通侯各領文武重寄一以忠義殉國一以功名顯重俱非尋常粉侯可比蓋鄴下靈秀所鍾也李讓志中又云舒城人想靖難後所寄籍○駙馬封侯者自李讓李堅外高帝朝恩親侯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李貞太宗朝永春侯王寧廣平侯袁容世宗朝京山侯崔元追封者英宗朝鉅鹿侯并濟

公主中使司

洪熙元年封皇女六人為公主命先為嘉興延平慶都三主府造中使司印按古惟皇后有官屬為大長秋後世不復設唐高宗始令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諸公主並得開府置官屬其僚有邑司有令有丞時袁楚客上書宰相魏元忠責其不能救正我高皇聖主何以設此官後亦不知何時廢罷但中使司有正副亦闕官領之如王府之承奉非如唐家以士人充僚佐

其制自不同

儀賓牙牌

各王府親王位下儀賓亞駙馬一等秩從二品惟洪武末年皇孫女儀賓在都下者其後分封選拜例居外藩雖云尙主無得繫牙牌如京官例惟景皇帝女固安郡主以成化六年下嫁王憲禮部特請憲係邸府儀賓乞給牙牌上從之命班行列都督僉事之下蓋以從三品居正二品之次也此後遣祀分祭憲亦供事如諸戚臣實爲創見宏治四年固安公主卒上命喪禮一視嘉祥長公主嘉祥爲憲宗親女時固安母汪氏尙稱邸王妃

野獲編

卷五

注

扶荔山房

其女乃得異禮如此上恩厚矣因思懿文太子三女長爲江都公主下嫁駙馬耿璫文皇降爲郡主儀賓皆以罪死次女宣城郡主文皇命錦衣百戶于禮爲儀賓尙之惟第三女年三歲以建文庚辰年生未有名封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八月始卒於高牆年已八十六歲當時臣下無能推廣聖澤使其終無匹偶以及其恩遇曾不及固安之百一真足令人灑泣○儀賓二品者階爲中奉大夫本文職也而夷之右列督僉之下是猶宣慰使有功得陞左右參政亦有陞都指揮僉事者然彼土酋而此乃貴婿其後結請開儀賓周鉞等用王憲例

公主封號同名

本朝分封親藩如兩吳兩漢兩趙兩榮之屬當時或出聖意親定臣下不敢駁正至於郡王之封亦間相同此則儀曹疏略且歷年已二百餘一時或難徧稽猶可諉也至於帝女冊封則累朝公主能有幾人如英宗第二女嘉善公主下嫁靖遠伯王驥孫王增事在成化二年世宗朝以第四皇女降駙馬許崇誠亦封嘉善公主時相距僅隔三朝何以漫不稽考其時嚴分宜當國頗以博雅自負何冬烘至此豈黷貨方殷無暇分心耶○嘉善兩公主後又有穆宗生母孝恪后弟杜繼宗封慶都

野獲編

卷五

四

扶荔山房

伯此仁宗第二女封公主號最後則今上嫡母仁聖太后父陳萬言封固安伯亦景帝女初封公主號後降爲郡主者此皆帝姬湯沐邑豈臣子所宜蒙襲時與固安同封者爲上生母慈聖后父武清伯李偉此石亨舊封後以凶終尤非吉祥前則徐文貞當國後則張江陵當國兩公明習典故豈分宜可比而舛錯乃爾況受遺以來討論已非一朝耶

駙馬再選

宏治八年內官監太監李廣受富民哀相重賄選爲駙馬尙德清公主婚期有日矣爲科道官發其事得旨斥

相命別選詰責太監蕭敬等選婚不謹致有人言而廣置不問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將下降禮部選婚時永清衛軍餘陳釗名在第三上親定為駙馬矣聽選官余德敏奏釗父本勇士家世惡疾母又再醮庶妾不可尙主禮部郎中李浙奏德敏妄言請逮治罪上不許命斥釗再選并奪侍郎劉龍俸別選得謝詔上以公主為獻皇親女命詔成婚二十日後令師教習經書以禮部儀制司主事金克厚為之師駙馬教習用春曹自此始至萬歷十年上因胞妹永寧公主將下嫁選京師富室子梁邦瑞其人病瘵羸甚人皆危之特以大瑞馮保納其數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荔山房

勳戚大臣有勞績或特恩得別廢子然必授右列無廢肖子者嘉靖十二年永嘉大長公主元孫郭勅武定侯勳弟也援累朝公主例請廢入監禮臣言公主子孫本無入監事例因汝陽大長公主庶孫謝玟乞恩允之遂沿以為例實非定典得旨不許是時郭勳之寵震世無兩值夏貴溪為禮部與勳深仇故力阻之然世宗謹守祖制不為權倖假借亦前代未有也今勳戚陳乞者無不賜允又近日恩詔中一款凡公主子孫有志向學者俱送監讀書遂使白丁執袴溢竿世胄布列清曹出守壯郡當軸者能辭責乎○嘉靖癸丑甲寅間有署中書

野獲編

卷五

六

扶荔山房

萬之賂首揆江陵公力持之慈聖太后亦為所惑未幾合忤鼻血雙下沾溼袍袂幾不成禮官監尙稱喜以為掛紅吉兆甫匝月遂不起公主後居數年而歿竟不識人間房帟事使當時能如兩朝別謀佳耦未必致命帝姬柳鬱早世馮保滔天之罪十倍李廣矣○謝詔選後京師人有十好笑之謠其間嘲張桂驟貴暴橫者居多其末則云十好笑駙馬換箇現世報蓋謝禿少髮幾不能縮髻故有此譏然詔直至嘉靖末年卒富貴者四十年

嘉靖二十年辛丑正月初六日皇第四女生母為雍妃

公主下殤特恩

陳氏上命成國公朱希忠代告景神殿命名曰瑞燦并命先所舉第三女曰祿禎以示宗人府登玉牒故事皇子以百日皇女以彌月命名今先誕者愆期至繼有所出始補行則愛念不同也至二十三年第四女薨追封歸善公主喪禮依太康公主故事太康爲孝宗女其母卽昭聖太后其殤也喪葬諸禮俱依蔚悼王按太康係正嫡所生且其時孝廟獨厚中官僅有一女當時下殤未封上埒親王僭踰已極但禮部尙書爲徐瓊其妻與建昌侯張延齡爲姊妹因以傳陞宗伯其不敢執奏宜也若世宗朝則石首張文簡爲禮卿亦唯諾恐後何耶

野獲編

卷五

七

扶荔山房

雖禮樂自天子出而春曹所司何事此時容悅具臣自隳職掌者多矣其如典制何此等事雖若無傷而關係主德不淺未可以本朝德安永嘉二主藉口文過也

駙馬受制

公主下降例遣老官人掌閤中事名管家婆無論蔑視駙馬如奴隸卽貴主舉動每爲所制選尙以後出居十王府必捐數萬金徧賂內外始得講伉儷之好今上同產妹永寧公主下嫁梁邦瑞者竟以索繼不足駙馬鬱死公主居發猶然處子也頃壬子之秋今上愛女壽陽公主爲鄭貴妃所出者選再興讓尙之相歡已久偶月

夕公主宣駙馬入而管家婆名梁盈女者方與所親宦官趙進朝酣飲不及稟白盈女大怒乘醉扶冉無算驅之令出以公主勸解并詈及之公主悲忿不欲生次辰奔訴於母妃不知盈女已先入膚想增飾諸穢語母妃怒甚拒不許謁冉君具疏入朝則昨夕酣飲宦官已結其黨數十人羣捧冉於內廷衣冠破壞血肉狼籍狂走出長安門其儀從輿馬又先筆散冉蓬蹻歸府第正欲再草疏嚴旨已下詰責甚厲褫其蟒玉送國學省愆三月不獲再奏公主亦含忍獨還彼梁盈女者僅取回另差而已內官之羣毆駙馬者不問也

野獲編

卷五

八

扶荔山房

公主廢敘之濫

祖宗典制公主無文廢自後間以陳乞得之然非例也嘉靖十二年武定侯郭勳之族弟郭勳者其高祖爲駙馬郭鎮援往年汝陽等公主例以請上已允之時禮卿爲夏言執稱事例所無乃汝陽創始非故事宜禁上然其言遂罷勳廢且永著爲令今萬歷壬寅三月以冊立皇太子恩詔內許公主廢子送監讀書時首被恩命者四人曰謝懋功則興獻帝第四女永淳大長公主之孫曰楊天佐則英宗第四女崇德大長公主之曾孫曰周居經則英宗長女重慶大長公主之元孫固已年遠服

絕矣至郭夢兆者為武定侯郭英苗裔而太祖第十二女永嘉貞懿大長公主之七世孫也按永嘉主之薨在建文元年己卯至是已二百餘年歷聖主已十二朝即去夏貫溪執奏之時亦且七十年矣當時已禁其祖今日反許其孫於事理甚悖時沈四明獨當國馬珍庵為禮卿豈其識不逮貫溪耶昔王介甫因宗室輩有不看祖宗面上之言乃云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此真不易之論○公主廢子自世宗嚴禁後至今上升儲華亭草詔直云公主裔孫有志者送監讀書侍門一啓至四明而極矣

野獲編

卷五

九

扶荔山房

勳戚

劉基

高皇帝之於劉青田也稱之為老先生比之子房至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詔中有云彭蠡之戰砲聲轟裂猶天雷之臨首雖鬼神亦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四爾亦在舟中同患難也今年夏鏡妝失脂粉之容遺子幼冲暫回去久未歸朕心有欠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著鞭一來朕心悅矣等語述往日艱虞之苦及近日鰥居之戚真如家人父子至封誠意伯制云如諸葛亮王猛獨能當之其贊譽極矣至四年後以宏文館

學士告歸則宰相得請也未幾以請設本鄉淡洋巡司事為胡惟庸所譖謂劉欲以淡洋為墓因再入京師不敢復歸居久之遂為惟庸所毒胸有卷石二物上始遣歸其赦略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劉基千里兼程謁朕用征四方爾亦助焉是用加以顯爵赦歸老桑梓以盡天命何期禍生於有隙致是不安若明以憲章則輕恕有不可恕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故不奪其名而奪其祿亦國之憲也若愚蠢之徒將謂己是而國非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可謂不潔其名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適居京數載老病

野獲編

卷五

十

扶荔山房

日侵朕甚憫之禽鳥生於叢木翎乾颺去戀巢復顧禽鳥如是況人乎今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以盡考終之道豈不君臣兩全者與此洪武八年三月詔也抵家甫一月而卒矣是年正月胡惟庸以醫來視疾其進毒即此時而上之賜赦明數其罪則劉晚年留京其危可知且比之禽鳥颺去則入胡之譖已深即胡之肆酷於劉上雖聞之亦未必怒也雲龍會合千古稀觀而不克終如此君臣之際難矣哉今劉行狀出同鄉黃伯生手其仲子璟所乞更不載奪祿賜赦諸事蓋諱之也○基歿後十五年為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十月二十七日上命

基孫薦襲爵其制略曰爾劉薦祖父誠意伯劉基括蒼之士居勅敵之陞邇山賊之寨間道兼程馳來附朕歷數有在議戡定之機其爲人正氣凜然奸邪莫可犯所以父子相繼及於奸臣紊政之秋此果不移節也初授伯爵終身固節弗移今特以前爵授爾薦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五百石子孫世襲朕與爾誓若非謀逆其餘雜犯死罪免一死以報爾祖父之德按是年五月韓公李善長以罪自殺而後下此詔則當時讒基者不止胡惟庸一人韓公與胡善當亦與焉故至此時上始大悟昭雪青田以流爵而得世封且加祿免死基亦野獲編

卷五

七

扶荔山房

可無憾於地下矣後子又不得襲至憲宗朝始授五經博士孝宗改處州衛指揮使武宗朝追贈基太師諡文成世宗嘉靖八年紹封功臣以薦之後瑜嗣爵加祿爲七百石至今不絕

李善長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之死不特後世冤之卽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疏爲善長理枉其言不啻辨矣然觀洪武二十六年之詔有曰朕自甲辰卽王位戊申卽帝位尊居兩間兵偃民息今三十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與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

謀洩捉拏族誅已萬五千人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辜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辜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概赦宥之是時李死已三年若祇以天變塞咎上必不引藍玉爲對且云伏誅又似非自裁明矣況青田之死已荷昭雪與以世爵而李竟泯泯其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并所尙皇長女臨安公主俱已先歿亦不蒙一卹何也則韓公之禍似未必甚冤

劉璟鐵簡

谷府長史劉璟青田人誠意伯基仲子也洪武中拜閩門使賜第及馬與衣帶又賜以鐵簡上鑄金爲除奸捕

卷五

七

扶荔山房

倭四字命之以擊百官不法者時袁都御史奏車牛事璟當殿以簡擊其項其事甚奇弁州考誤中斷以爲妄謂劉邑人陳中州侈言文成家事而附會之余亦謂然今焦弱侯乃謂誠意家實有此簡會出以示焦則陳言似不誣矣高皇帝威嚴不測或以乃父佐命元功寄鷹鷂之任於其子理亦有之且弁州又謂長史一小府佐無提調六府之理是不知國初藩相本正二品官非小也且璟遇文皇卽位召之不至乃以叛逃親王逮至京入見但稱殿下又云殿下百世難逃一箇字因縊死獄中其人忠勁如此高皇帝卽以鐵簡畀之亦不爲過

左右券內外黃

公侯伯封拜俱給鐵券形如覆瓦面刻制詞底刻身及子孫免死次數質如綠玉不類凡鐵其字皆用金填券有左右二通一付本爵收貯一付藏內府印綬監備照所謂免死者除謀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後即革爵革祿不許仍故封蓋但貸其命耳此即問之世爵諸公其言皆如此至於世職則自指揮使以下皆屬兵部武選司選官俱以黃為據黃分內外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注寫功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

野獲編

卷五

圭

扶荔山房

送內庫銅匱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許赴內府查外黃如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再查內黃蓋事之重而防之密如此凡軍職非失機重情及大逆不道罪止及身子孫仍許襲承然必身首異處者方揭黃停襲以故軍職有願答死絞死得免斬刑尙肯出重賂者以此

萬通妒死

成化中錦衣都指揮萬通者戚畹萬貴之次子貴妃之弟也兄進弟喜俱藉勢無賴而通尤橫京師無貴賤俱呼為萬二其父謹飭畏禍屢戒之不悛父死愈恣有徐

達者妻美豔通悅之收為家人納其妻令達持厚貨往淮上中鹽遇通抱病而達適從兩淮歸與故妻語通在牀蓐聞其私相昵也忿詬不堪哽咽而死上命有司給賻賜祭葬比故事加等而徐達者挾通所假多金不匝月即拜錦衣正千戶與都指揮使萬喜指揮使萬進同拜命未幾達又進指揮現任管事而萬氏兄弟僅帶俸云踰年命達世襲其官萬氏伯仲雖又進秩仍為冗官○萬通次子從善二歲拜錦衣衛指揮使萬通養子名牛兒者甫四歲亦得為錦衣指揮僉事其後陞轉凡章疏及聖旨俱仍牛兒名不改亦可哂

野獲編

卷五

南

扶荔山房

權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藹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為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因為千古笑端唐末朱温李克用皆一時劇盜會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即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劉至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備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諾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

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寧夏帥

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庸邊閩俱為其妻所制又

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為婦陸氏所妬

至刑厥夫為閩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遂

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

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

家以永樂二年為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尚書至兼掌吏

部兼官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在平伯諡榮

襄凡為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十六年其人好色多

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傾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荔山房

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

此翰林真無忝清華即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之

中慙笑而已益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

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為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

澤者附記為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寅庶

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

節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人內良久陳

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為何人曰陳工

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

猶嫌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猥漢便俄死不可與

嫌愛妾生子遂憎之至殺之而後已也

武定侯進公

武定侯郭勳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

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大函序託名天都

外臣者初勳以附會張永嘉議大禮因相倚互為援驟

得上寵謀進爵上公乃出奇計自撰開國通俗紀傳名

英烈傳者內稱其始祖郭英戰功幾埒開平中山而鄱

陽之戰陳友諒中流矢死當時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

所射令內官之職平話者日唱演於上前且謂此相傳

野獲編

卷五

六

扶荔山房

舊本上因惜英功大賞薄有意崇進之會勳入直撰青

詞大得上眷幾出陸武惠仇威寧之上遂用工程功峻

拜大師後又加翊國公世襲則偽造紀傳與有力焉此

通俗書今傳播於世後郭侍恩驕橫與夏貴溪爭權削

爵論斬妻子給功臣為奴次年瘐死獄中上終憐之命

其子紹侯然受禍亦烈矣至夏貴溪之排陷特天所假

手耳○自郭勳外則有天順間武清侯石亨之晉忠國

成化間撫寧侯朱永之晉保國嘉靖初壽寧侯張鶴齡

之晉昌國皆以恩倖得之而忠昌皆不終保公亦不世

若近年臨淮侯應襲李宗城求充日本封使冀事成復



曹公故爵既而逃歸論死幾并侯失之尤為天下嘲笑

郭勳冒功

太祖混一規模成於鄱陽之戰今世謂戰酣時郭英射死偽漢主陳友諒以此我師大捷審果爾即後來之配食太祖亦不為忝然而其時射者自是鞏昌侯郭子興非英也與英同姓故郭勳遂冒竊其功今俗說英烈傳一書皆勳所自造以故世宗惑之然其設謀則久矣當武宗朝勳與三家世典已暗藏射友諒一事於卷中矣三家者中山王黔寧王及其高祖追封營國公英也序文出楊文襄一清筆其配廟妄想已非一日嘉靖初大野獲編

卷五

失荔山房

大臣恣橫

嘉靖間太師劾國公郭勳憑上異寵至於武會試亦起大司馬而上之司馬不從勳引團營坐次力爭上切責如其議至後來上眷已衰會命與文大帥會派役卒久不領敕為言官所論乃辨云何必更勞賜敕上始大怒至論斬時害勳寵者夏桂洲也夏以一品六年考滿奏

乞封其繼妻蘇氏蓋故事繼妻惟一人得封而夏所繼張已得封旋歿矣蘇本妾以才色稱為夏所嬖畏至是稱再娶蘇氏乞破例賜封庶於兩官慶賀中官親蠶供事為便上特允之其橫與郭無異也郭之後又有太保兼少傅掌錦衣陸炳以舉進士恩榮宴時陸為廷試巡

綽官乞與宴詔許之班尚書列中又故事錦衣官侍朝俱烏帽吉服以便擊人炳自製朝服立於本班之首前乎此後乎此未有也未幾歿於位炳初助嚴陷夏晚途失歡或云為嚴氏所醜嚴介溪仗子世蕃為心膂會歐陽夫人逝上疏留其子侍養不必奔喪上亦允之太宰

野獲編

卷五

失荔山房

缺出部推歐陽必進上不許嚴密進謁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用以慰老境上又允之此文武四公者怙權專恣視英主如嬰兒且相傾相陷不戒前車先後一轍未幾郭煥死獄中夏誅死西市陸身後削奪籍沒嚴身譴子誅俱為天下所快至若咸寧侯仇鸞之橫斷棺戮尸妻子論斬又入逆臣中其罪更彌天矣寵遇戮辱聚於一時可畏哉

咸寧侯

咸寧侯仇鸞小字長生故江都人祖鉞以偏裨事楊文襄一清能先期平安化王真鑄封咸寧伯尋以平河南

寇晉封侯鸞父茂病廢鸞裝其祖爵出鎮甘肅大同既  
附分宜傾貴溪陷之極典得上異眷佩平虜大將軍印  
驟貴而驕狎視分宜父子分宜已恨之又忤緹帥陸武  
惠因奪其大將印鸞先病亟至是悸死死之三日其家  
人通虜事發上震怒追斲鸞棺剖尸妻子俱斬其妻故  
洪襄惠鍾女洪亦正德間名臣也鉞從行伍起乘時討  
叛不為無功幸開茅土國家酬之已不薄嗣孫汰恣兇  
忍遂赤其族洪氏無辜伏法則向來逆臣家屬俱未至  
此哀哉○鸞在孕時其母夢一胡兒拜牀下即起自屠  
割身首異處醒而鸞生兆果不爽○鸞以庚戌年請楊

野獲編

卷五

九

扶荔山房

恪愍守謙死西市為八月二十六日至壬子鸞死三日  
謀叛事發剖尸傳示九邊亦八月廿六日恰二年人謂  
天道焉○嘉靖間夏桂洲與郭武定相仇因陷之極典  
郭煥死獄中年六十八未幾夏相為分宜所陷死西市  
年亦六十八

忠誠伯

太保兼少詹右都督陸炳號東湖故浙之平湖人父松  
以興邸護衛起家官至都指揮使掌錦衣衛炳嗣職從  
世宗幸承天府塗次行殿失火炳從煙燄中負上出從  
此寵冠一時至以公兼孤領緹騎古未有也初事分宜

父子既而以其武舉座師吏部尚書李默被誣事與分  
宜失權默為趙文華所訐致死因持炳陰事并欲陷之  
賴嚴世蕃為力解而免炳因并銜嚴氏遂結徐華亭為  
婚姻又與仇鸞爭寵潛同華亭陰誦其異謀以致族滅  
分宜愈恨以上深眷不敢顯攻之一日飲於少保楊博  
所醉歸暴卒人謂博持其奸狀席間示意將奏之因而  
仰藥或云楊與世蕃謀進以酖厄莫能明也上震悼贈  
忠誠伯諡武惠恩禮始終視武定咸寧二弁不啻天淵  
後穆宗登極言官追論其橫惡盡奪爵諡革其世職以  
至籍產則高新鄭秉國以炳與徐華亭結姻將并沒其

野獲編

卷五

十

扶荔山房

家賴張江陵為百方調劑罪止及陸氏至萬歷間子孫  
奏辨復其故官還錦衣百戶一世職然炳才智實高人  
數等至今有惜之者

陸炳扈駕功

世傳太傅陸武惠炳得異寵於世宗至以三公兼三孤  
歿贈伯賜諡蓋上幸承天時行官遭火炳負上出煙燄  
中以此受眷知而弁州力辨以為無之今觀世廟實錄  
備載此事且只云炳一人負上出安得謂之無豈弁州  
未嘗寓目世宗實錄即抑憎其人因沒其功也至成國  
公朱公靖希忠墓碑亦載此事云公與陸公炳同負上

以出此江陵公筆可見兩人又同立大勳矣然朱之衛  
上他無可考惟見此碑云按上遇火在衛輝府時宿衛  
大臣遲遲未至獨炳最先披上升輿此又湖廣通志所  
紀也陸東湖為總帥諸諫官下詔獄者為周全存活者  
甚眾而朱蔡亭亦愛樂士大夫延禮加等皆近代貴幸  
所罕睹○近日王對南相公為太監張宏墓志云宏掖  
上出行官火中則同功者三人矣

世官

西北士大夫以戰功得世開五等者有咸寧靖遠之屬  
若吳中則惟武功伯徐元玉然不得終其身吾浙東則

野獲編

卷五

圭

扶荔山房

有誠意新建二家俱世襲劉開國元功自宜百世然傳  
至裔孫世延以復戾好評今上初年已逐回原籍青田  
受鋼後始得釋回南京耳王氏封而旋奪至隆慶初始  
復故爵其子正億得襲正億子承勳繼之今總漕淮陰  
其人亦略知文藝性甚和易然染勳貴餘習自聲色游  
畋之外別無雅嗜且嬖妾為政久而不堪其凌至訟言  
於朝繫之獄復竄去胄子又未立將來大有可慮伯安  
先生遺澤恐不能五世矣至若金吾之秩又大遜邑封  
不過仗士列校之長耳子幼時識總帥徐蘭泉有虞故  
華亭相公長曾孫而太常寅陽元春冢嫡也衣裝舉動

全如純袴子無別時文貞公下世甫三數年耳以故申  
吳門相公力辭武廕每謂人曰我本書生起家身後子  
孫通塞不可知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奈何變衣巾  
為兜鍪占籍行伍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乎真遠識之  
言○閣臣預邊功自正德初年後不經見嘉靖間惟夏  
貴溪暴貴自擬世襲錦衣夏既伏法且無後翟諸城亦  
如之則自以故相行九邊得之者體例稍殊直至嚴分  
宜而諸孫始現任金吾及世蕃誅盡削去若楊新都與  
毛蔣諸相翊戴世宗入紹初廕世伯爵今降為指揮四  
品又非可同日語者華亭武廕蓋與分宜同事不能獨

野獲編

卷五

圭

扶荔山房

異然當其在相位時已與陸武惠劉太保二總帥締兒  
女姻一在荆之景陵一在黃之麻城後陸敗被籍高新  
鄭欲以法并籍文貞賴江陵而解麻城之婿後亦以嫁  
中產不明與妻姪輩爭構不休葢文貞學問稍雜權術  
初欲收二弁以為用不虞後之貽害也若張江陵之甫  
廕旋革又不足言矣○吾郡城亦有二錦衣一則項襄  
毅之後其平滿四定流賊功甚大僅得一百戶然以裔  
孫為吳太宰婿始改外衛為錦衣今又傳三世矣後則  
趙少保文華為項氏贅婿亦居禾郡其次子怡思以少  
保平倭功廕錦衣世襲正千戶理南鎮撫司奉使歸驕

蹇白恣撫按監司候謁俱不以時見或至不答拜未幾少保敗旋歿即坐侵餉追賊時宦浙諸公尙俱在事捕怡思拷掠楚毒備至繫獄幾三十年賊猶未及數直至萬歷十年大需始得釋放從戎其人久居京師對人不能吳音在家庭亦作燕市語可見功爵延世亦非甚幸事也

### 定襄王

靖難功臣英國張成國朱俱三世贈王爲極盛朱氏最後則定襄王希忠以封在故相張居正時言官交攻歸罪權臣遂并定興王張懋奪之以故相會引懋例封希

### 野獲編

#### 卷五

幸

扶荔山房

忠也然希忠微有勞可錄若其祖平陰王勇者陷英宗蒙塵罪真當奪而言路顧不之及也又如成化中宣平王朱永始由撫寧伯得侯又從侯晉保國公歿而賁眞王叨上諡其入不過下附汪直上欺憲宗冒功濫賞其罪視王越有加乃至今無人議削何以服希忠及懋地下耶

### 補廢

開國元勳如李韓公傅頴公俱以嫌死不及嗣爵嘉靖間繼絕世亦無故議及者近代王弇州始昌言當續故封自是公論然二公後俱微甚無可徵考而頴公之後

遂有杭州市棍名傅時者冒稱友德後人幾欲承襲會事敗而止蓋湯鄧常李諸將尙有裔孫爲錦衣易於稽核二公在國初已夷於輿隸矣近年朱侍御鳳翔疏請

改于忠愍謙之廢爲錦衣胡襄愍宗憲宜與外衛指揮

時東明石司馬星在事覆准得旨允行胡之功過相當

卽得一勇爵非過若干忠愍本無後其子名冕者官至

應天府尹已立姪爲嗣然富弼司馬光在宋亦無子亦

何害其不朽若秦檜以妻姪爲嗣改王氏爲秦則并非

秦宗矣今杭人諱言檜後我正以爲不必諱也○朱疏

又云尙有冒功當革者二人爲故尙書凌雲翼廢錦衣

### 野獲編

#### 卷五

幸

扶荔山房

世千戶故少卿史際廢錦衣世百戶石司馬覆疏時凌子元超史子繼書俱歷官指揮使僉事錦衣大堂雖已罷任俱在釐下乃依違其詞云侯二臣身終之日再議其後繼書子仍得世襲而凌氏以貧至今未襲也凌洋山羅劬之功不下殷石汀此廢似不爲濫史雁峯以家丁拒倭績雖少遜然破家殉國亦足爲倡義者勸徒以二公俱爲故相江陵客不免翦抑太過要之江陵功豈可亦終泯耶

### 嗣封新建伯

新建伯王瑞樓承勳文成先生冢孫也爲故大司馬吳

環洲兌婿婚媾多年無所出乃納杭人沙相之女為妾相故樣吏以宛平典史罷斥因留京師市井鼻黠也居久之沙已孕嫡不能容至遣歸家相乃上疏謂吳氏曾親以誥券相授自言身係石女不知人道許代為正室

且已生子當襲爵為言承勳力辨謂沙實妾且子產於沙氏非真其遺體上下兩疏勘議竟離其妾而還其子於沙氏又十許年而新建為漕帥則吳夫人歿矣追念沙氏不置復招致淮陰署中寵待有加所生兒已長亦遂留子舍沙復與惡少通體憎其子礙眼以藥酖之入始曉然非王氏種實沙相京師所抱假子矣既酖子不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荔山房

遂又酖厥夫其跡彰露新建無計謀之李中丞中丞謬語之曰公為勳貴重臣非他官比宜聞之朝或謂中丞知新建橐中富有珍異及古玩不賞借以挾之必飽所欲新建疏上得旨果即命淮上撫按會問則事在中丞掌握間矣其間曖昧不能盡知初發郡邑共讞不能決乃以淮徐道臣鞠之比拷訊具如承勳所奏乃擬沙極刑轉詳中丞至黃河中流忽自沈洪波不及正刑撫按遂具獄上之朝事得粗結然聞沙氏故在人間至今未死其所斥假子復有子且將來爭茅土蓋新建年將稀齡尙未有血允也當讞此案時茗上卜養庵

汝梁為淮

徐道為余詳言始末沙氏色寢且已衰獨辨有口卜叱問之曰人間弑夫雖惡極然理亦有之汝何忍自戕其兒沙曰翁翁錯了從來自肉自痛那有此理滿口俱杭州鄉談令人撫掌不能已

魏公徐鵬舉

徐鵬舉者中山武寧王七世孫也父奎璧夢宋岳鄂王語之曰吾一生艱苦為權奸所陷今世且投汝家享幾十年安閒富貴比生遂以岳之字名之及長則父已歿以正德十二年嗣祖爵至今上初元始薨凡享國五十七年為掌府及南京守備者數任備極榮寵較之武穆

野獲編

卷五

五

扶荔山房

遭際不啻什伯過之然溺愛嬖妾鄭氏冒封夫人因欲立其所生子邦寧而棄長子邦瑞弗立為言官所聚劾致奪祿革管事追奪鄭氏所得告身生平舉動乖舛如此其為守備時值振武營兵變為亂卒呼為草包狼狽而走全無名將風槩豈輪迴已久漸失其故吾耶又聞之金陵人云鵬舉治圃於白門郊外見一邱隆起立命夷為平地左右以形家言力止之不聽比發之乃大塚或諫弗啓又大怒刻之則宋相秦忠獻墓也閱之大喜剖其棺棄骸水中人謂真武穆報冤云然成化乙巳盜發秦墓於江寧鎮已有人記之矣容再詢之金陵故老

爵主兵主

凡公侯伯家最尊嫡長其承襲世封者舉宗呼為爵主一切吉凶大事以及爭鬪構鬪皆聽爵主分割曲直其罪稍輕不必送法司者得自行笞禁不避尊行亦猶天家親藩及郡王體例最合古人宗法然惟開國靖難諸故家為然其他暴貴者不能盡聽約束矣又軍中僚伍偏裨以及幕賓稍為雅談者每呼正任總兵官為兵主此惟大將專生殺者為然副將以下即貴至橫玉僅呼為帥主耳蓋亦唐人以使主稱節度大使意也宋世使者出疆亦名正使為使主其副使犯令雖尊官亦得用

野獲編

卷五

李

扶荔山房

軍法誅之

服色之僭

天下服飾僭擬無等者有三種其一則勳戚如公侯伯支子勳衛為散騎舍人其官止八品耳乃家居或廢罷者皆衣麟服繫金帶頂褐蓋自稱勳府其他戚臣如駙馬之庶子例為齊民會見一人以白身納外衛指揮空銜其衣亦如勳衛而衷以四爪象龍尤可駭怪其一為內官在京內臣稍家溫者輒服似蟒似斗牛之衣名為草獸金碧晃目揚鞭長安道上無人敢問至於王府承奉會奉旨賜飛魚者不必言他即未賜者亦被蟒腰玉

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也其一為婦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襲用袍帶固天下通弊若京師則異極矣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璣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且乘坐肩輿揭簾露面與閣部公卿交錯於康達前驅既不呵止大老亦不詰責真天地間大災孽嘉靖間霍南海近年沈商邱俱抗疏昌言力禁僭侈而獨不及此三種何耶

永樂間後宮父恩澤

野獲編

卷五

李

扶荔山房

永樂七年冊封張氏為貴妃故河間忠武王 玉女也封權氏為賢妃父永均為光祿寺卿任氏為順妃父添年為鴻臚寺卿王氏為昭容父 李氏為昭儀父文命呂氏為婕妤父貴真俱為光祿寺少卿崔氏為美人父得霏為鴻臚少卿諸嬪御除張氏外惟王氏為蘇州人餘五人皆朝鮮人也蓋文皇時尚不拒高麗獻女口而其父立拜清卿亦非後世戚畹所可望且英國生前為靖難功臣第一而其女亦備貴嬪之選豈用西晉胡奮女例耶即權賢妃封後即侍車駕北征次年十二月上南還至臨城權氏以疾薨賜諡恭獻權厝於嶧縣○後永樂歿皇太孫選鴻臚序班孫忠之女為太孫妃反不

聞遷官即孝烈皇后在世宗朝為貴嬪時其父方銳亦僅為錦衣鎮撫至嘉靖十三年孝烈正位中官始陞都指揮使至十八年隨幸承天始封伯二十一年壬寅孝烈擁護官人之變始進封侯云

外戚封爵同邑

五等之爵其封號有至再者如忠誠伯前有文臣茹瑺後有武臣陸炳以及惠安順義之屬屢見矣雖於國體無關然識者已譏當事之不學至此如安平伯則景帝登極已封故宣廟賢妃吳氏之弟名安者其時賢妃稱皇太后故安循往例得開茅土至英宗反正太后仍稱

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賢妃安辭爵邑上准辭拜錦衣指揮使矣嘉靖十八年世宗孝烈皇后父方銳以左都督進封亦號安平伯猶曰一時失誤也廿一年孝烈方以官婢構逆擁衛聖躬受非常寵眷銳亦進侯爵何以仍號安平不改正耶況外戚爵邑有幾吳安為廢后既奪之封豈是佳事況廢絕尤上所惡聞猶幸世宗不核故牒得免深求而當事元老貴溪分宜亦鹵莽極矣○按安平侯伯在永樂中直隸懷遠人李遠者以靖難功封侯其子安襲伯爵即於文皇朝坐法削爵謫戍矣至方銳而三見焉李安與吳安俱不得延世其不祥尤甚何以屢襲其號蓋是時

上方事元閣臣禮卿惟考據諸真靈位業耳其他古今之學槩不暇及也

孝穆后外家

孝宗生母孝穆皇后本姓紀氏其後誤以為李使李氏得冒認追其先為慶元伯最後內官陸愷者又有云孝穆親兄則已三易姓矣乃成化末年又自一說則穆后之先本江西南昌新建縣丁家道口人其先有穆先者生而重瞳永樂間為王府官屬罪當族誅乃逃難於廣西苗洞中又三世而生后及長與表妹李氏同日入官因竝報為李姓其親父聞妃承恩曾來省女中途聞孝

野獲編 卷五 扶荔山房

穆已薨自恨病死其弟素不慧幼有於內侍陸愷家故愷自名為戚晚當時有一御史南昌人丁隆者在朝即其宗人也稔知本末欲暴其事會隆貶外而止據此則仙源甚遠亦甚明當時訪求何以竟不及此新建丁至今為大族侍郎以忠大參此呂工部此名皆其裔也

沈祿

沈祿者京師人由舉人授通政司經歷其妻為壽寧侯張巒妹敬皇后姑也孝宗登極以椒房恩澤傳陞為通政司右參議尋進通政再進本司使後為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飾終之典甚備夫以本衙門幕職即擢

為堂官此亦創見之事時博野劉文穆當國何無一言諫止況三原王端毅為太宰亦不聞以職掌執奏大不可解孝宗仁聖於斜封墨赦最為有節而季年傳陞官積至七百六十餘員直至武宗登極洛陽劉文靖當國始革之蓋承成化以來濫授冗員俱以中旨批出遂習為故常不以為怪也若正德中之冒偽又不可勝紀矣自新都楊文忠廓清之後三朝嗣統此弊遂漸以絕宏治五年通政司經歷高祿傳陞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執奏不允至十一年九月又陞本司通政使祿由舉人亦壽寧侯張鶴齡之妹夫也又宏治十二年湖廣按察司僉事祝祥因母老乞改京職以便侍養吏部奏請以原官改山東河南中旨改為尚寶司卿祥由成化十一年進士亦壽寧侯姻戚也當時張氏恃恩恣橫其姻戚奮自科目者尚無恥如此若右列不可勝紀矣○又御史張岐乃昌國公張巒之弟中官親叔也以進士起家亦傳陞僉都御史

曹祖

浙民曹祖有子鼎為壽寧侯張鶴齡僕正德初劉瑾用事祖上書數鼎罪惡且自言其生兆應天曹祖之語多幻妄瑾怒罪之械還浙正德十年十月又來依鼎鼎不

野獲編

卷五

三

扶荔山房

薦其父祖遂并恨張氏擊登聞鼓訴鶴齡兄弟陰圖不軌上震怒命多官廷鞫又命司禮監東廠訊之禁鶴齡兄弟不許朝參會祖自裁於獄上益疑怒降旨詰責刑部尚書張子麟下原問主事及提牢巡風官於詔獄窮治之覆疏謂祖所奏既無左驗實懼罪服毒時張氏闔門備恐禍且叵測乃大行金於內昭聖亦百端祈請事稍懈猶罰子麟等俸二張朝參究終罷不許史所記如此按壽寧建昌二侯在武宗朝已不免謀逆之誦其平日橫恣失人心可知何待世宗時始敗且張氏慣以睚眦殺人至嘉靖十二年延齡讞辭中所列殺僧殺婢諸事俱有實迹因追治正德間原問官罪悉逮下獄株連縉紳數十人而曹祖之果自盡與否終莫能明也蓋張氏弟兄生平宜破家殺身事不少特坐以大逆則不服耳

野獲編

卷五

三

扶荔山房

中官外家恩澤

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盡革之即如玉田伯蔣氏為上生母孝慈后家亦僅許其子終身泰和伯陳氏為世宗元配孝潔后家其子已不得襲惟孝烈后父安平方氏以中官擁衛大勳得延一世此特恩非例也至穆宗元配德平李氏則一世止矣今上嫡母仁聖后父固安陳



氏長子亦僅襲錦衣惟生母慈聖后武清李氏得三世稍異然以上孝通神明不為過也至中宮父永寧伯王備歿其子棟得襲為優厚至丁未年而棟卒其母趙氏為孫乞恩承襲上命棟子明輔襲祖伯爵時署部少宰楊時喬力諫不從上但云後不為例而已蓋自世宗裁定恩澤立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僅有武清一家三世而今王氏再得之即孝烈后無敢望焉似此曠典獨厚中宮猶疑上薄於元配是殆不然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備之長

野獲編

卷五

畫

扶荔山房

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婿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為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益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以見毀乃云汝不過吾長婿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許稱即錢心知其欺矣乃謬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為笑

戚里肩輿之濫

武臣貴至上公無得乘輦即上馬不許用橙杙至近代

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屢代邠天或以久居班首問賜肩輿以為曠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銳以中宮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內撰元文亦得賜稍為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備皆甫封即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無特加優禮非過也未幾而永寧伯王備亦得之亦以中宮父也李備歿而子文全襲爵已屬殊恩襲甫三年為戊子歲以上閱壽官命之居守暫假得賜竣事復請上遂許乘言官爭之不得自是戚里紛紛陳乞肩輿不勝紀亦不足貴矣○近年文全之子誠銘襲封亦隨例乞輦上初猶拒之後亦竟賜

野獲編

卷五

畫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五終

野獲編卷六目錄

內監

內臣禁約

東廠

東廠印

內臣與外國王

賜內官宮人

內臣本德

內臣乞贈謚

內臣文抗疏

對食

內臣文結

懷恩安儲

劉聚封伯

何文鼎

內臣何文鼎再見

內臣蔣琮

內臣張永志銘

野獲編

卷六目錄

一 扶荔山房

二中貴命相

內臣何澤

內臣掌兵

鎮守內臣革復

內臣護行

內臣兼掌印廠

馮邦寧

馮保之敗

大璫同姓

張誠之敗

霍文炳併功

內官勘獄

尙衣失珠袍

門監償命

箭樓

陳增之死

宦寺宣淫

內廷結好

鑿匠

丐闖

野獲編卷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監

內臣禁約

永樂四年上諭兵部尙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故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小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因勅衛士於出入之際遵制嚴搜文皇之馭中官如此其峻然前一年已遣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真臘王又遣太監鄭和率兵二萬七千賞西洋諸國矣二臣若欲寓財於外安得禁之至八年遂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事有未到密與商議停當回話按此卽內臣鎮守之權與也夫西寧爲靖難勲臣而琥又上親壻乃別寄腹心於宦寺蓋內難初平桐疑未解雖與諭金忠之言相左不自覺耳王振之導親征汪直之開西廠有自來矣

東廠

東廠之始不見史傳王弇州考據以爲始於永樂之十八年引萬文康疏爲証意者不謬其始偵伺非常蓋尙慮義師靖難未厭人心耳然而中官之橫始此矣至成化間憲宗設立西廠以寵汪直不特刺奸之權熏灼中

外並東廠官校亦得譏察京師洵洵上用閣部大臣商文毅項襄毅等諫罷之御史戴誥阿直獻諛上令復設又數年而直為其同類掌東廠尙銘者所構直始出領邊事不復入西廠亦罷然而東廠之熾如故也武宗委政羣小復設西廠以谷大用兼領又邱聚掌東廠兩廠對峙用成化故事未幾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劉瑾躬自領之軍國大柄盡歸其手東廠西廠并在調伺中於是邏卒四出天下騷然瑾敗俱革止存東廠蓋當事諸公尙謂文皇額設而不知東廠與各省鎮守內臣俱非太祖初制也以故世宗初年盡革天下鎮守而東廠

野獲編

卷六

上

扶荔山房

不罷幸主上太阿獨操廠衛俱不得大肆迨至今上憲天法祖宮府凜凜而廠衛大抵相倚為重如己丑錦衣大帥劉守有一逐而廠瑞張鯨遂繼之則掌司禮印者張誠實與聞焉內廷故事監印與廠必兩人分掌蓋以東廠領袖給關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張不宜更兼樞密耳世宗朝麥福黃錦輩始得兼領此後或分或合唯今上初元馮保以印帶廠而王大臣事起時故相高新鄭幾不免賴掌衛朱希忠與江陵相力懇保得解今則今上癸卯陳矩亦以印帶廠而皦生光事起時次相沈歸德幾不免亦賴矩力抗諸異說而得解蓋二權并在一

人故能回天乃爾然則宰輔軀命懸於東廠矣○初馮瑞謀陷高相明以危語脅內外而言官無應之者且提帥為挽回甚苦至沈四明不悅歸德初未形辭色而臺瑄揣摩意旨坐以妖書且提帥又借以傾所憎夫四明之權非張馮比也而懸絕如此世道日下矣

東廠印

自方印頒行之外事寄稍關錢糧及軍務機要者俱得給關防用之奏章用之文移與方印等內臣關防之最重者為東廠其威焰不必言即所給關防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

野獲編

卷六

上

扶荔山房

所給原無欽差字面即其署銜不過曰內官內臣而已此又特稱太監以示威重余謂文皇雖設此廠以寄耳自然其時貂璫未熾安得有如許雄峻之稱此必王振用事時另鑄以張角距迨後直之西廠瑾之內行廠階屬于此矣○掌廠內直房又有欽賜牙章一方凡打進事件奏聞者用此印鈐蓋直至御前蓋得比輔臣之文淵閣印亦僭紊極矣

內臣封外國王

唐末藩鎮大帥繼襲皆以內臣使其軍命為留後旋與旌節此古今大弊政本朝內使出使外國始於成祖時

如內臣李興使暹羅國又太監鄭和勒兵使西洋滿刺加諸國不過獎勞賞賜之事唯永樂三年命內使王琮同給事畢進封真臘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則銜錫土分茅之任且與省垣法從爲伍矣至成化四年命太監鄭同翟安册朝鮮世子李暉爲王已奉詔行矣巡撫遼東御史侯英力言同安皆朝鮮人見其王必修臣子拜伏之禮且墳墓宗族皆在彼中倘有囑托所損天朝大體非細上是其言今後賚賞仍遣內臣其册封大典必選廷臣有學問者充之本朝中貴膺册立之選至是乃止時彭文憲商文毅在閣上所聽信故能勇革弊政

野獲編

卷六

四

扶荔山房

未幾而汪直用事劉珝當國濁亂天下復行舊事至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監金英輔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鮮王李懽嫡長孫顛爲世子時劉文靖當國不能救正况他相哉○予所見金國所刻名弔伐錄者備載破宋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徽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其初與宋童貫書署題曰元帥粘罕與亡宋故宣撫使廣陽郡王闍人童貫書其後譏詆良苦時正割燕雲與宋未啟兵端也至後以納平州張覺與兵犯闕所傳檄文謂元符主亡趙佶本不當立交結宦官童貫越次僭竊以此寵任命主兵柄爵以眞王此雖敵

人誣謗然先是用賈使金已爲所輕及任制帥北征益狎視之最後裔夷猾夏遂指以聲道君之罪然則宦寺出疆又不止褻國體侯御史一疏其見卓矣

賜內官官人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內臣陳蕪交趾人以永樂丁亥侍太孫于潛邸既御極是爲宣宗以舊恩陞御馬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潤賞賜不可勝紀陳廬陵循爲之志載其事如範金印曰心跡雙清曰金貂貴客不可殫紀且出官女兩人賜之爲夫人日記又云幼時曾見蕪過太倉州封西洋寶船其勢張甚則此言不謬矣

野獲編

卷六

五

扶荔山房

枝山野記又以爲陳符益蕪字之悞其時有李校尉者極諫謂奄人無辱宮嬪之禮上大怒命剪其舌後不死人戲呼爲李神仙云景泰去宣德不遠故主上不以爲吳誠罪且允其請耳後來世宗怒內臣侯章畜使女立置極典眞英主哉

內臣李德

景泰初元上皇尙留虜廷鎮守浙江太監李德上言錦衣指揮馬順長隨王貴等罪犯亦宜取自聖斷各臣乃肆奸宄卽於御前捶死之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悖禮犯分聞者切齒宿衛官員無一人遮護使無內臣左

侍立各臣必生別覺此正賊臣犯闕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親近其意下文武大臣少保于謙等連章言馬順乃王振之爪牙王貴等乃王振之心腹黨惡既深遂謀不軌逼駕親征乘輿不返羣臣同時捶死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景帝曰然誅亂臣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捶死俱忠義心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當時內監盤結于內聯合于外帝即洞知李德狂悖而終不能去且其時喜寧方被獲甫磔於市此輩尚矜口橫恣如此况平居乎○時尙寶司查究指揮同知馬順牙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王竑捶死宜責竑尋取帝從之六科十

野獲編

卷六

六

扶荔山房

三道言捶死奸黨豈竑一人之力竑身為近侍豈敢收匿牙牌乞改前旨令出榜會拾順牙牌者無論破損並許送官上乃允其議順子乃潑可恨何至遂徇所請景帝以英斷稱處此事却未然

內臣乞贈諡

英宗朝王振以彌天之罪僅隨眾死土木至上復位而葬之祠之天下以為謬恩飲氣不平久矣至成化八年太監劉永誠死其任寧晉伯劉聚奏乞贈諡并祠堂賜額事下所司時鄒康靖為禮卿覆奏內臣無封諡事例唯王振會蒙先朝賜祠額曰旌忠耳上命賜永誠祠

名褒功仍以封諡事命內閣議之首揆彭文憲時上議曰王振輔英宗年久且死國事英宗非不欲重加優恤以無例止賜祠額今永誠得比振例已為過矣又加封諡出振上則輕重失倫人心不服將來守邊者比例陳乞變祖宗法必自此始于是事得寢按鄒彭二公一言而止內臣濫恩功亦偉矣但不能明數王振濁亂天下失陷乘輿之罪反以從龍死事褒之即能回天聽亦詭遇之獲耳其時憲宗倘以永誠生前西征功次當得卹典為言又何以措辭所幸此時汪直未熾梁芳未進無人導上鑿混沌竅耳○舊恩澤諸封至嘉靖初悉除直

野獲編

卷六

七

扶荔山房

是宇宙大快事而武清靖遠彭城惠安諸伯以及劉聚之寧晉猶得承襲論世者尚不免扼腕然自正德八虎以後內官子弟亦無敢以封拜請者矣

內臣妾抗疏

弇州紀奇事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南京莊田以椽人授室為異尙未知誠前事也誠先於正統十四年隨太上皇車駕北征陣亡至景泰二年八月吳誠妾姚氏奏稱誠存日曾於香山置墳今欲將其所遺衣冠招魂安葬景帝允之按此則內臣妾蒙上恩禮已為叔見至於生前畜妾歿後陳情一如所請則太祖初厲禁可直

付高閣耶古來宦官有妻者多矣未聞買妾且以聞之  
至尊廷臣亦不以為駭怪何耶○吳誠卽世所傳建文  
帝歸闕內侍輩辨視云誠曾伏地舐賜齏肉者是也○  
成化五年內臣龍閨娶南和伯方瑛妾爲妻上命離異  
成化十二年大監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權妻以爲養女  
後謀逆事發被誅蓋其時內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矣

### 對食

太祖馭內官極嚴凡極人娶妻者有剝皮之刑然至英  
宗朝之吳誠憲宗朝之龍閨輩已違禁者多矣今中貴  
授室者甚衆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歸者至于配耦

### 野獲編

#### 卷六

八

扶荔山房

宮人則無人不然凡官人市一鹽蔬博一線帛無不藉  
手苟久而無匹則女伴俱姍笑之以爲棄物當其講好  
亦有媒妁爲之作合蓋多先締結而後評議者所費亦  
不貲然皆官掖之中怨曠無聊解饑止渴出此下策耳  
近日福建稅瑞高窠妄謀陽具再生爲術士所惑竊買  
童男腦髓啖之所殺穉兒無算則又狠而愚矣按宮女  
配合起于漢之對食猶之今菜戶也武帝時陳皇后寵  
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幘帶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  
聞窮治謂女而男淫廢后處長門宮此猶妖蠱也至元  
魏孝文帝胡后與中官高菩薩淫亂則又不知作何狀

矣余向讀書城外一寺稍久與主僧習寺中一室扁鑰  
甚固偶因汎掃隨之人則皆中官奉祀官人之已歿者  
設牌位署姓名甚備一日其耦以忌日來致奠踴踊號  
慟情踰伉儷余因微叩其故彼亦娓娓道之但屢囑余  
勿廣告人而已

### 內臣交結

天順八年英宗大漸學士錢溥先以史官教習小內侍  
至是溥所教內官典璽局丞王掄者以次當柄用結溥  
草遺詔爲鄰居內閣學士陳文所發謫知縣隆慶六年  
穆宗大漸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以遺詔諸事密傳司禮  
大監馮保爲同事大學士高拱所見面叱之不數日穆  
宗升遐拱反被逐事雖同而所託異故成敗天淵

### 野獲編

#### 卷六

九

扶荔山房

### 懷恩安儲

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宋唯宣和間宰相王  
黼結宦官梁師成動搖東宮謀立鄆王然終於無成本  
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唯成化間牛玉易后一事最  
爲異變然旋正法矣今觀故太監懷恩事蹟謂其同類  
梁方等導上侈費帑藏一空上閱之不憚有吾不與汝  
算自有後人與汝計之語蓋指東官也方等懼甚時上  
鍾愛與王乃謀進言於昭德萬貴妃勸上易儲位因以

與王為昭德子上意已動謀之于恩恩以死拒不從上  
志詔發往鳳陽司香恩既去覃昌當軸憂不能支或為  
之計勸上改謀於輔臣萬安劉珝等皆默不應會泰山  
震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應在東朝必得喜乃解上始詔  
為太子選妃而儲位安矣審如此言則孝宗龍飛當以  
懷恩為首功覃昌次之而內臺諸璫亦當受上賞蓋天  
祚神聖使左貂輩亦獲收羽翼之勛未可謂其誣也○  
聞劉珝亦有密疏力諍易儲

劉聚封伯

成化七年太監劉永誠以征延綏功封其姪聚為寧晉

野獲編

卷六

十

扶荔山房

伯再以功得世襲嘉靖初年一切恩澤封拜凡中貴子  
弟若太監張永兄泰安伯富永弟安定伯容太監谷大  
用兄高平伯大寬弟永清伯大亮太監馬永成姪平涼  
伯山太監魏彬弟鎮安伯英太監陸閻姪鎮平伯永太  
監裴義子永壽伯朱德盡數革爵唯聚得存自憲廟  
迄今一百四十年傳襲十輩握兵符掌樞府者不絕果  
何功德以堪之今京師大家所張圍屏多畫劉永誠西  
征事者自選人內廷以擊米多力見知於上遂被任使  
至御馬太監出征入陣帶假髯以衝鋒至凱旋受賞諸  
得意狀竟不知皆實事否也永誠死上賜特祠額曰褒

功則勞績或有之然昭英宗於土木者為王振亦先得  
賜祠曰旌忠則此祠額亦不足尚矣劉永誠小名馬兒  
至今京師人猶以此稱之

何文鼎

太監何文鼎者浙之餘姚人少習舉業能詩文壯而始  
闕宏治間供事內廷時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以  
椒房被恩出人禁中無恒度文鼎心惡之一日二張入  
內觀燈孝宗與飲偶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二張起  
賊頂之又延齡被酒奸污宮人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  
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

野獲編

卷六

十

扶荔山房

怒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文鼎對曰有二人主使但拿  
他不得又問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御史黃山  
等皆力救之不從為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尋上自  
聞搜御前銅缸有聲其聲若文鼎訴冤者會清寧宮災  
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上大感悟特命以  
禮收葬且御製文祭之於時詞林某公有詩弔之曰外  
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又云道合比干唯異  
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詩雖不佳亦指實也其後世宗人  
紹不復加禮於昭聖而張延齡被訐上必置於極法而  
後已益追恨往事云○正德間有太監和者鎮守雲

南之金騰一日過路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兩又景東蒙化二府各饋年例銀若干和郤不受乃曰是看我內臣素低耳因悉言生平與何文鼎爲友蒙孝廟見知因以各屬所賂建橋修寺毫不以入帑夫寺人亦知慕其類之賢者而稱說之且飭簞盞乃爾今之仕紳視此輩有媿色矣○陳鳳梧者起庶常官至右都御史贈工部尙書亦正嘉名臣也所輯有周禮會雋一書頃司禮印瑞陳矩重刻邱文莊大學衍義補成卽議刻此書未知已竣事否邱書以不議內臣陳則以雪何文鼎冤故大瑞德之于其遺編猶注意如此

野獲編

卷六

主

長荔山房

內臣何文鼎

再見

宏治始初長隨何鼎奏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則官爵不重如錦衣衛官校行事得陞蓋因國初人心未定故暫爲此攝伏姦雄之具此一時之權也後以爲例往往行事得陞故本朝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祿殊失祖宗建官本意繼例而陞年久益繁况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皇上御極之初灼見其非已行沙汰中外稱快但其間猶多漏網近來復有黃緣以啟倖門者伏望聖明特敕吏兵二部審覆文非考本等程式者武非軍功新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

倖門上命所司查議以聞吏部覆奏長隨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前此傳奉官自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唯中書舍人萬宏珙劉章劉銳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三人奉有蔭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留非無故脫漏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任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起端本部俱執奏不可初未嘗輒徇其請是傳奉倖門未嘗開也今鼎欲審查天順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倖進者無幾間

野獲編

卷六

主

長荔山房

亦有轉遷別官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璋今陞至尙寶司卿劉定之子稱今陞至南京尙寶司丞蓋由歷俸年深循資陞職非無故而陞者近商輅子良輔除工部主事孫汝謙除尙寶司丞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蓋由恩蔭授非無階而得者此外又有保陞爲太醫院官爲欽天監官爲工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書辦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人數今若概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鎮以安靜不追既往今後內外大小官員俱照舊額隨缺選補自然奔競可息若往者方革而來者未已則亦



何益從之兵部覆奏何鼎疏備查武官由緝事陞職及  
先次并例後傳乞陞者都指揮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  
上請去留上命俱留待各子孫襲代之日照例定奪文  
鼎此疏抑僥倖重名器有大臣言官所難言者時馬鈞  
陽長兵部尚以去留兩請至三原方秉銓乃云未有傳  
奉且以諸輔臣任子為言以柱鼎之口其說竟不行孝  
宗新即位方求言若渴乃大臣之見反出寺人下惜哉  
至宏治五年則鼎已為惜薪司左司副又奏通州倉糧  
儲一時權置初非經久軍士不便于關支警急不便於  
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廩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

野獲編

卷六

西

扶荔山房

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開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  
輓運之勞戶部以為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河  
間請試之而行上是之自是大通河至今為百世利而  
京倉則不盡行鼎之悉心體國朝士所不逮也二疏關  
係甚大故載之稍詳至十年又以直言繫錦衣獄刑科  
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合疏共救謂鼎素  
著狂直宜加褒顯或曲賜優容上曰內外事體具有舊  
規爾等何由知其事皆詰責罰俸繼禮部主事李昆吏  
部進士吳宗周又各疏論救皆卜其章於所司最後則  
戶部尚書周經等又公疏云臣等備位大臣不能救正

有媿于鼎多矣其言稍峻上大怒謂讓當重究姑宥之  
時屠鄆縣補為冢字不列名疏首蓋畏禍也鼎即于是  
時死杖下矣次年清寧宮災陳鳳梧以刑部主事應詔  
上言何鼎之冤上始感悟昭雪賜祭其詳在建昌侯張  
延齡事中語具前卷○鼎名後去文字止單名鳳梧疏  
中尚稱文鼎按鼎死之次年李廣亦服毒死廣以左道  
蠱上得寵鼎之得罪雖以彈二張實廣承中官意殺之  
時用刑者為司禮內臣李榮鼎至死罵不絕口

內臣蔣琮附錄

野獲編

卷六

五

扶荔山房

故禮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等先  
以孝宗登極俱削秩謫戍邊衛矣是年十一月以赦當  
還于是印綬監太監蔣琮上疏謂諸人罪大罰輕而間  
住少監梁芳韋與陳善等皆罰不蔽辜上允之命俱逮  
下錦衣衛未幾孜省不禁拷掠死獄中蓋是時懷恩方  
自南京名還掌司禮印上雅信重之故琮言得行未幾  
懷恩卒常恩玉芝俱貸死仍戍邊衛竟逃極典倘世宗  
初政有如懷恩者在左右則何澤之說行矣○宏治元  
年十一月誅妖僧繼曉初刑部擬繼曉當死但事在赦  
前宜發為民上改命刑科都給事中陳瑄等御史魏璋  
等看詳謂曉罪大部擬不當宜并治太監梁芳引進繼

曉之罪上是之命斬曉于市芳既充淨軍姑貸死發南  
京守備加杖八十仍充役時蔣琮正爲守備芳之得痛  
決不必言矣刑部尙書何喬新等俱命奪俸有差按李  
孜省未及擬罪而斃於獄先朝諸妖黨僅曉一人正法  
耳曉爲湖廣江夏人始以貪淫欺妄楚府事覺走京師  
魚緣梁芳以星命進上見之大寵幸賞賚不貲請給護  
勅旌其門曰孝行其母木娼也亦被旌表請故太監蔡  
忠都督馬俊二宅以居賜門額曰輔教寺又起大寺名  
大鎮國永昌寺上親幸焉所居前後多置婦女及回湖  
廣以黃帕裹其一臂云爲御手所執其事與宋朱勔及

野獲編

卷六

去

扶荔山房

嘉靖中談相畧同史稱繼曉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  
者此蓋房中淫褻之術也孝宗在青宮必具悉其詳故  
獨斷誅之且沒妻子爲奴籍其家云琮後與同類相訐  
亦充孝陵淨軍而梁芳遂同汪直名還矣去邪之難如  
此蔣琮守備南京最久屢與言官爭論求勝遂爲公論  
所憎

內官張永志銘

余讀楊文襄石淙所爲司禮太監張永墓志不過鋪敘  
永平生寵遇及征安化王寘錡隨武廟南征宸濠與誅  
劉瑾之功他無所增飾其視唐李文饒爲中尉馬存亮

等諸碣過譽不情亦大有間矣乃張蘿峰譚楊受永弟  
容賂黃金二百兩因而諛墓遂追所受潤筆盡奪其官  
爵致楊疽背死噫亦甚矣楊從田間起西征實與永同  
事誅瑾之謀又自楊發之生平相知固不可諱然張永  
在內臣中建大功亦不止誅瑾一事宸濠被擒後江彬  
等誘上仍縱之大江與戰而獲之以居功非永彌縫其  
間則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天下事去矣昔李文饒之  
平澤潞亦仗內使楊欽義爲之與主始克奏績積平後  
詔告四方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益  
涯等爲太和故相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而死故德

野獲編

卷六

去

扶荔山房

裕以此語悅宦寺此等險語恐文襄所不屑爲者若詭  
遇而獲功名不終則楊石淙與李文饒古今一轍也近  
日江陵公之與馮瑞亦然○古來宦官冒武功固多然  
未有被編摩之賞者獨嘉靖初年修獻帝實錄成首揆  
費鉛山等諸公請于上歸功司禮太監張佐等數人得  
旨各蔭弟姪一人錦衣世襲指揮等官則真千古創見  
之事又唐時所無者

二中貴命相

陳瑩中抗論二蔡萬死不顧而獨喜談命蔡元長視日  
不瞬瑩中謂此至貴之相然恃其目力敢與太陽爭光

他日必為巨奸則星相二家賢者猶篤信之如此近日此二種人最行都下亦有極奇驗者正德初內臣于喜以鐘鼓司選入舊入此者例無他選謂之東衙門諸監局所不齒于以長軀偉貌偶得選改為傘扇長隨但日侍雉尾間亦賤役也一日出外同伴侶坐玉河橋時新暑各解衣置欄杆上笑語旁一人過熟視于曰公何姓且夕且大貴于大喜起詢之則曰從此即得蟒玉掌內外柄極富貴者十年然命止此過其期則仍如今日眾譁駭而侮訕之其人且云只三日內吾言驗當來取賞諸公皆其證也于還內正值午節武宗射柳命諸瑞枝

野獲編

卷六

太

扶荔山房

獵苑中設高麗陣仍設莫离支為夷將比立御營則上自坐轟下親申號令以唐兵破之敗者行軍令能入者與蟒玉諸內侍雄健者策馬以往屢衝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長大或可任此上回顧頷之界擐甲冒帶假髯作小秦王裝束儀形頗偉岸可觀甚愜上意命以所御龍駒借之喜據鞍揮策馬顧見喜狀素所不習大驚狂驚直突莫离支中軍各營披靡解散天顏大怡即賞蟒玉如約時從玉河橋還正三日矣自是日為上所寵眷出鎮宣府大同入掌各監局稔惡者十年而武宗升遐肅皇入纘素知其罪僅在八黨之下偶一日問汝姓為

于耶對曰然上又曰為俞為余耶對曰奴婢之姓為于字躑躅者是也上怒曰于為于字躑躅汝敢為謾語侮我即視其蟒玉收繫治罪得諸不法謫為孝陵淨軍盡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復入京自辨仍加榜掠遣歸伍凍餓死萬歷初有浙之紹興人朱陞者粗知文理來京師困極一飽不可得偶問命於肆日者得支干而異之歎曰怪哉是當刑而富貴且久朱笑曰時非角遂豈能如英布黔而王哉歸益貧無計心念日者言遂決計自官投大瑞張大受名下大見信愛張乃馮保上佐也因亦為馮保所器屢掌廠局賜蟒玉提督武英殿其田產第

野獲編

卷六

左

扶荔山房

宅為一時所艷稱馮瑞敗同大受等罷逐今猶居都城闔閭中厚自奉養家尚殷富頗好書畫尊彝之屬至不自揆冒認朱相國金庭同宗與其疏族稱昆季狙獾閃爍猶然山會胥吏伎倆也今老矣于亦識之一日遇一武英殿中書同席輒詫曰此故我屬吏奈何敢講敵禮余為之掩口○內監輩得志多無忌憚如梁師成之父蘇子瞻童貫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蘇王子孫終得其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笠川進士繼賢少年勵志讀書以愆念頻熾去其外腎遂作宦者狀聲貌全如婦人辛丑登第後諸閣驕于上前指王名云

吾曹中已有甲榜宣力于外者矣上詢知其故亦爲啟齒羣闈出外抵王寓稱賀不絕求附氣類王大恚避入西山其作令清若故是樂巴一流人也

內臣何澤

正德十六年七月世宗新卽位先下詔求言至是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事已獲命旨既而又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局奸利事卽被嚴譴榜掠發充孝陵淨軍其疏既不下又命取通政司副本滅之御史成英上言澤得罪非上意乃監局同類嫌其相攻構陷至此先帝時內臣邱岳范亨皆有除奸之志逆瑾與八黨致之死上誤先

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荔山房

帝幾危宗社今岳等之冤方雪而澤之事又似之臣所爲陛下惜也宜召澤復職諸奸則據法罪之疏入僅報聞而已澤疏諫直不避同事之怨其忠誠與何鼎不畏中宮直攻二張無異均是呂強鄭衆之流但孝宗溺於孝康之愛漸成畏憚鼎言不行而死良亦有由世宗初政如劍鋸出匣何以謫澤且并沒其言耶關寺輩本不乏善良值此兩聖主當陽尙不免誅貶欲其內廷匡救難矣兩內臣俱何姓亦奇但鼎卽承卹典澤他日昭晦與否則不可攷矣

內臣掌兵

嘉靖八九年間革各省鎮守內臣兵部尙書李承勛四及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內臣爭之言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儀門之破虜騎東市之剿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名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年正以兵歸闕寺致亂彰儀門之役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太監曹吉祥也內臣始杜口上從其議今宦官雖不典兵而勇士四營仍屬其提督不知何故

鎮守內臣革復

鎮守內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間天下稱快此正張永嘉入相時也至十七年而太師武定侯郭勳奏請復

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荔山房

之上許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邊各仍設一人中外大駭時任邱李文康當國不能救正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變將新復鎮守內臣盡皆取回遂不再設距用郭言甫匝歲耳是時當國者爲夏貴溪而嚴分宜爲大宗伯題請得旨其功亦不細今人但知裁革鎮守歸美於永嘉而夏嚴二公遂不復齒及豈因人而沒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實也

內臣護行

大臣唯輔臣起家及謝事歸里恩禮隆重者特遣行人宣名及護行若以內臣隨侍則唯永樂開楊榮成化間

李賢劉吉三公俱閣臣丁憂俱奪情復任遂用內臣輔送促其來視事此後更無同行者况婦人乎唯世宗朝及今上初二事最奇嘉靖十九年秉一真人少保禮部尙書陶典真奏爲懇乞天恩奉安雷壇以光聖典事先是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風鎮增修雷壇今已落成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臣婿博士吳濬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塋祭掃用彰皇上敬神勸孝大典乞量給應付奉聖旨覽卿奏工成令男奉母安神祭掃朕心喜悅着兵部便行水陸應付遲誤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去寫勅與他時陶尙行

野獲編

卷六

圭

扶荔山房

舊名也其後萬歷六年少師閣臣張居正歸葬上命奉母一品太夫人趙氏來京仍着差去司禮監官魏朝伴送登途至十年居正歿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命司禮太監陳政護之還鄉近代內臣伴行唯見此兩家蓋本朝未有之典也此二嫗者一配方士一生權相遂叨非常恩遇他日時移事改徒足供後人評笑一時寵榮皆罪案耳

內臣兼掌印廠

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卽首璫亦退避以俟奏畢蓋機密

不使他人得聞也歷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間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至癸丑而黃錦又繼之自此內廷事體一變矣世宗神聖以至今上俱太阿在握可無過慮倘此例他日踵行亦肘腋之憂也○萬歷初年馮保亦兼掌東廠馮保之後則有張誠張之後則近日陳矩俱以掌監印帶管廠事

馮邦寧

馮邦寧者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于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相爭鬪爲邦寧之徒御筆擊稍過歸訴於主

野獲編

卷六

圭

扶荔山房

人卽遣人述其事于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以江陵片言不難答猶子以謝過似非他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馮保之敗

大璫馮保之敗也王弇州所紀謂出於張誠此向來士大夫皆云然不獨弇州也此一說也至乙酉年麻城周二魯宏禎疏論李順衡植謂李之叅保絲大璫張宏授意門下山人樂新爐轉授李使擊保去宏因得掌司禮

監李以此與張宏爲刎頸交李自云受皇上異眷每于  
內廷呼李植爲我兒亦出張宏之力此又一說也至戊  
子冬東廠張鯨之敗閣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或公疏  
或單疏無一人不劾鯨者科臣李沂受杖至慘毒幾死  
時皆謂鯨陰佐翼坤官鄭貴妃有立幼之謀事關宗社  
故一時朝士昌言鋤去真可謂公忠乃聞一二大君子  
微不滿此舉謂其中別有竅妙當保盛時羣璫劫于積  
盛莫敢櫻其鋒惟鯨爲上所親信且有胆決密與上定  
謀決計除之鯨以此受知越次掌廠既久用事復將廢  
張誠位而據之且誠本馮保餘黨唯時在事大僚曾受

野獲編 卷六 馮保 扶荔山房

馮保卵翼者思爲保復仇且結張誠歡故出全力攻之  
言官不過逐影隨波而已此又一說也三種議論俱有  
根據然官府事秘莫知誰屬近見一大璫所述則云馮  
保一案實出張鯨手而鯨爲張宏名下官人宏知其謀  
曾密止之則後一說似確且鯨掌東廠自下之日李順  
衡卽于是日上參保之疏不踰時刻則或有承望亦未  
可知大抵權璫盤踞深固非同類相戕必難芟翦如憲  
宗朝汪直則尙銘擠之武宗朝劉瑾則張永殪之外廷  
儒臣安能與魚程仇田爭勝負也○先是劾張鯨時御  
史馮象乾語最峻且切責三輔臣不能主持匡正上大

野獲編 卷六

怒下鎮撫司打問三輔力救至云願與象乾同受刑拷  
上始收回成命而給事李沂疏繼之上怒加甚亦命下  
詔獄且有好事者實打着問之旨蓋用強盜例也拷竟  
又命廷杖六十爲民近來言官得譴未有拷打與廷杖  
并于一人一時者蓋沂本內有密獻珠寶之語觸上所  
深諱故輔臣苦諍不能得其後說者謂馮疏爲閣臣授  
意故以生死爭之而李疏乃出張誠假手不意撥禍至  
此他日薦起建言諸臣唯李沂不甚推轂亦此說尙在  
人口也張鯨以戊子冬見逐次年己丑復召入言官爭  
之上皆不報張誠已兼掌東廠故鯨不得再預廠事比

野獲編 卷六 馮保 扶荔山房

誠敗受禍較鯨更慘時鯨尙在御前供事且官爵家產  
俱無恙其能得罪者亦唯司房邢尙智諂戾及弟張書  
紳革任而已  
大璫同姓  
今上既逐馮保後以張宏代之未幾宏卒次及張誠誠  
從楚籍沒故相還京卽繼宏掌印時東廠則張鯨督工  
則張信秉筆大璫日在左右者又有張明張維張用張  
忠張朝張楨張仲舉等其他監局司印姓張者又十餘  
人俱在戊子己丑之間可謂極奇未幾鯨爲南北大臣  
及科道聚劾以出又數年而誠亦見逐被籍其中張維

一四三

者今罷閑居私宅好作律詩亦整妥作字學文衡山頗得其貌自稱燕山廢叟每以此署名刺喜交士大夫亦此輩中之向上者余亦曾識之○張維會掌兵仗局今上冲年取兵器戲玩以直諫忤旨又以好文為上所知呼之為秀才張頗見禮重

張誠之敗

張誠自張鯨失權遂兼管廠印凡八年號稱馴謹政府與交歡無間仰科道諸臣亦無以驕恣議之者其人稍知文藝以呂強鄭眾自命時上頗耽麴蘖與居稍違節以及官婢小豎多死挺下誠輒執古誼以諫上為之霽

野獲編

卷六

美

扶荔山房

威曾于邸報中見己丑年上手諭一道獎誠首句為諭忠輔張誠知道其眷倚如此既而又兼縮御用監印則以司禮東廠又帶羶腴衙門同類已側目而內夫人郝金鳳之死誠實主其謀內廷咸怨之會其弟張勳俗呼老五者與慈聖太后弟武清侯締兒女姻上聞之震怒其儕類始進讒謂誠家富踰天府上益心豔思以法籍之而其家僮霍文炳者用誠力冒功得錦衣副千戶又自以并功進指揮同知則本兵石星擅允其請不以上聞時文炳已貴至僉書南鎮撫司值考察軍政為科道所劾上謂文炳冒功罪大何以不言石木兵具疏自劾

上怒不解遂併文炳及弟張勳輩數十家產盡沒入官誠降奉御謫南京再謫南海子窮困以死然而士大夫或以為罪不徹辜最後張勳論斬竟死西市益上素憎臣下結交外戚故勳無大惡竟罹極典豈其罪浮於馮邦寧輩耶識者冤之

霍文炳併功

方霍文炳併職事起上以兵科不糾盡行謫逐既又以兩京科道不行糾舉凡先後掌印者俱降外尋又俱為民時有刑科都給事中侯廷珮者於誠初敗極數誠罪狀謂近旨處分尚輕時誠僅革任閑住上為改降南京

野獲編

卷六

美

扶荔山房

亦未有籍產之令用廷珮言始盡行抄沒上仍詰責廷珮云張誠巨奸爾等如何先無一言之忠今已發露方行叅劾其於觸奸指佞之責何在始不究蓋聖主行其言而已薄其人矣時刑科給事徐成楚者與侯同籍素不睦遂指成楚他疏內慎刑一語專為救張誠以激上怒成楚謂臣疏並無張誠字面廷珮以此陷臣自為容悅計且誠陰事上自發之廷珮即百喙何益上皆不問按往日張鯨之逐言路彈章山積至內旨嚴罪張誠事後助焔者則僅廷珮一人而已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洩私忿尤為一時所駭云○文炳籍後有空房為鄒泗山

洗馬貨房中有窖藏二萬餘金不以聞官旋奴隸輩爭  
金事發鄒至禡職追贓鄒盡鬻其衣裝諸壬辰乙未二  
科分考門生劇金代償始克畢事時洗馬尊人素嚴聞  
之恨怒泗山不敢歸至庚子始抵家或云其京師門下  
士王良材者儻以奉其師鄒初無成心也丁酉秋應天  
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爲時所譏亦泗山將差南京主  
考而中罷因兩界所厚云

內官勘獄

癸卯冬妖書事起言路之媚首揆者欲坐郭江夏時郭  
已去國尙滯潞河僮婢星散友朋亦無一敢往視都下

野獲編

卷六

天

扶荔山房

九卿及法司臺省錦衣衛奉命同鞫上遣大璫陳矩監  
之大臣輩莫能發一語時攻江夏者亦在列其言雖無  
人附和然事久不決蔓延浸多會捕得狂生皦生光者  
云曾造飛語挾詐鄭戚有據御史沈裕曰不如竟以此  
事坐之陳應聲曰極是諸公始首肯立議陳人內又宛  
轉達于上皦生光磔死江夏始得免昔歐陽永叔爲蔣  
之奇諺以甥女事賴法官蘇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  
石守道爲夏竦諺以詐死欲斲棺驗之亦賴漕臣呂居  
簡并內道中官張主得免於禍嘉靖初張永嘉欲逮楊  
新都間亦司禮大璫力抗而止今上初元張江陵馮保

以王大臣事欲陷高靳以司禮張宏力阻得寢今江  
夏事亦然士大夫居風紀獻替之地其識見反出紹璫  
下蓋自古然矣陳矩故與沈四明暱厚此舉尤爲士林  
所美云○皦生光本名楊本文安縣庠生以無行被斥  
貌寢陋性狙險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戰死遼左  
時其父宰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皦具雞  
黍往奠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  
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皦曰我非哭令子  
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  
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千金賂之得止他無

野獲編

卷六

素

扶荔山房

賴事尙駭都人類能言之然此段已足死矣○陳矩安  
肅縣人父虎本農家一日邑中踐更界迎中使以供具  
不時被笞歸而發憤卽閱其長子得供奉內廷曾以司  
禮典簿同張誠輩籍沒馮保至是遂長司禮又一日復  
當踐更界迎過客亦受笞問貴客何人云進士也卽令  
次子就外傳旣而登壬辰進士迄兩遂其志亦奇事也  
進士名萬策恂恂長者因公車二十年甫得第就教職  
僅轉國博而卒其子承伯父蔭今爲緹帥余遊西山玉  
泉寺見楣間有矩詩牌詞翰俱不工但其印章曰白眉  
中使似亦不甘與儕輩爲伍者



尚衣失珠袍

萬曆三十二年尚衣監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禮掌印太監陳矩考究袍房內臣田進等三人以夙仇互訐各受酷刑竟無蹤跡田進尋瘐死餘充淨軍後乃知上前一貴顯宮女即內中稱為某太者盜與菜戶內官斥賣久矣然憚此官人為主上信用且事屬既往遂不復窮詰○內府盜竊乃其本等長技偶私攘過多難逃大罪則故稱遺漏付之一炬以失慎上聞不過薄責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庫大管庫暨盛與其黨盧添保等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為

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荔山房

同類發其奸世宗下之獄命給事張岳等嚴查始知該庫所焚乃別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報上大怒悉如律治罪此偶敗露者僅十之一耳又其時上索真龍涎甚急遍覓不得戶部尚書高燿百方高價購之僅得八兩云買之民間實亦內臣盜之內庫

門豎償命

庚子辛丑之後礦稅內使橫于大地中叅督撫醜按臣視為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撓即遣緹騎但云貪肆即行追贓直奴隸視之而已歲丁未外吏大計既竣正月末旬前任泰興知縣龍鏗者以重貶行鬱他成病

扶曳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鏗突囊空匱不能滿所欲遂毆之尋釋去數步即仆地初猶謂暴疾試掖之則僵臥氣絕矣事旋上聞上怒甚下法司訊治坐邢相抵償再審則趙祿奮拳乃改坐祿死相等數人俱遠戍時鏗病已殆即不殿亦必殞中途邂逅諸暴遂促數日之命凶監輩俱得正法自礦稅興後中人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一時閭官為之喪氣比季春下第諸士還里出城亦得稍減需索云

箭樓

京師正陽門樓燬于火庚戌年議重建時內監同工部

野獲編

卷六

手

扶荔山房

官估計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楚人也素以負氣稱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張大怒厲聲云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眾宜加倍為六千諸大璫忿極氣滿口重不能辨詰但奮拳欲毆之時監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勸解散去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所坐事雖多此亦其一端也後數載箭樓已成問之計部諸君云動工銀三萬蓋初估為張所訛其後終不能滿內璫之欲也張起家司李好與人訐且自尊大以故屢躓官塗其正郎乃自憲幕遷入列銜為署郎中事都察院經歷同寅戲之曰君名位已尊今後

行文移牌票可竟書爲本部院矣蓋總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方有此稱故用以爲諛張雖不堪然默無以應

### 陳增之死

礦稅流毒宇內已無尺寸淨地而淮徐之陳增爲甚增名下叅隨程守訓者徽人也首建礦稅之議自京師從增以出增唯所提擬認爲姪婿又不屑與諸叅隨爲伍自納銀助大工特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驕恣署其銜曰欽差總理山東直隸礦稅事務兼查工餉以示不復服屬內監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黃旗

野獲編

卷六

畫

扶荔山房

於黃竿曰帝心簡在又扁其堂爲咸有一德是時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疏劾陳增貪橫當撤回守訓乃許宗堯多賊巨萬潛寄徽商吳朝俸家上如所奏嚴追宗堯徽人與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爲宗堯寄贓之家必重賂始釋又徽州大商吳養晦者家本素封蕩盡詭稱有財百萬在兄叔處願助大工上是之行撫按查覈守訓與吳姻連遂僞稱勘究江淮不法大戶及私藏珍寶之家出巡太平安慶等府許人不時告密問理凡衣食稍溫厚者無不嚴刑拷詐禍及婦孺矣又署棍徒全治者爲中軍官晨夕鼓吹舉砲時巡南畿者爲御史劉

曰梧遇之於途見其導從旗幟弓戟較督撫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爲答劉竟無以難之唯稍畏淮撫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秦州李亦密爲之備伴以好語

陳增曰公大內貴臣廉幹冠諸勅使今微有議者僅一守訓爲崇耳他日壞乃公事禍且及公虎雖出柙盍自縛而自獻之增初聞猶峻拒既又歆之曰守訓暴斂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獻之朝以半歸私帑其富可甲京師也增見守訓跋扈漸彰不復遵其約束心愠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覺之潛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訓酷刑者出首於增云守訓有金四十餘萬他珍寶瑰異無

野獲編

卷六

畫

扶荔山房

筭并畜龍鳳僭逆之衣將謀不軌李又怵增急以上聞公不第積謗可雪上喜公勤卽司禮印可得也增以爲誠言果以疏聞上卽命李三才捕送京師治罪及追所首多賊增以失上佐跡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賂取不能如歲額上疑增屢歲所剝奪且不貲又苛責之李中丞又使人脅之謂閣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緹騎出都門矣增不勝愧悔一夕雉經死名下狐鼠懼罪卽時鳥獸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錄以獻江淮老幼歌舞相慶說者云淮撫匿增金錢巨萬所進不過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卽有之誅翦長鯨其功不

細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宦寺宣淫

比來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識三數人至納平康歌妓  
今京師坊曲所謂西院者前作宦者外宅以故同類俱  
賤之不屑與齒然皆廢退失職及年少佻達者為之若  
用事貴極諱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斃乃已  
則猶愈于高力士之娶李元晤女李輔國之娶元擢女  
也擢女即元載從妹今猥下婦女多與此輩往還至有  
曠愛宦官棄其夫而托身者此唯京師有之其內宦儕  
輩中亦或爭好鬪毆然不敢聞之官蓋以國家有厲禁  
野獲編 卷六 扶荔山房

也頃者邸報中見禁中獲婦人男裝者訊之則宦官包  
奸久而通其夜合之資匿避內府不出以放假衣冠闖  
禁廷索之旨下宦官付司禮監婦人付法司後不知究  
竟如何及見石允常傳則國初更有異者允常為浙之  
寧海人舉進士為河南按察僉事徼行民間聞哭甚悲  
廉知其女為闖宦逼姦而死因聞之朝捕宦抵罪此洪  
武末年事景泰元年大同右參將許貴奏鎮守右少監  
韋力轉恨軍妻不與奸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  
射死養子事下巡按御史驗問天順元年工部右侍郎  
霍瑄又奏力轉每宴輒命妓復強取所部女子為妾上

怒始遣人執之天順六年守備大同右少監馬貴收浣  
衣局所釋婦女為妻為都指揮杜鑑所許貴服罪上命  
宥之天順七年協守大同東路都知監右監丞阮和娶  
妻納婢又拷掠軍士甚酷為其所許命錦衣官密察得  
實上亦命宥之近日都下有一閹豎比頑以假具人小  
唱穀道不能出遂脹死法官坐以抵償人間怪事何所  
不有○元魏宦官張宗之納南宋殷孝祖妻蕭氏至唐  
時內侍高力士李輔國而外如中尉劉宏規妻李氏封  
密國夫人上將軍馬存亮妻王氏封岐國夫人皆直書  
碑志者其類甚多不能悉紀又唐朝年代紀云宰相裴

野獲編

卷六

書

扶荔山房

光廷娶武三思女為妻高力士與之私通則不但有正  
室且有外遇矣又元順帝時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  
其肉以飼犬則又妻妾相妬致相戕矣異哉

內廷結好

內中官人鮮有無配偶者而數十年來為盛蓋先朝尚  
屬私期且諱其事今則不然唱隨往還如外人夫婦無  
異其講婚媾者訂定之後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無別  
遇亦有暗約偷情重費不惜或所歡偵知之至於相仇  
持刃挺報復者頃年翼坤宮皇貴妃鄭氏宮人名吳贊  
女者久為內官宋保所侍後復與同類張進朝者結好

宋不勝憤恨遂棄其官去爲僧不返儕類輩咸高之又  
宮人與內官既偶之後或一人先亡亦有終身不肯再  
配如人間所稱義節其與爲友者多津津稱美爲人道  
之今上最憎此事每聞成配多行譴死或亦株連說合  
媒灼多斃槌下然亦終不能禁也○凡內人呼所配爲  
菜戶卽至尊或亦問曰汝菜戶爲誰卽以實對蓋相沿  
成習已恬不爲怪唯名下人及厮役輩則曰某公爲某  
老太弟兄蓋老太乃官女尊稱而弟兄則翁媪之別名  
也凡閩人呼男淫者爲契弟兄此或倣其意歟以不如  
呼兄妹之爲親切耳

野獲編

卷六

美

扶荔山房

鑛匠

京師人多懶而饒而婦人爲甚就婦人中則官婢爲甚  
蓋逸居仰食本相因也凡菜戶既與宮人成伉儷其卑  
賤允貢貧而下劣者又甘爲菜戶之役皆宮人出錢僱  
之以善庖者爲上等并視其技之高下爲值之低昂其  
價昂者每月得銀四五兩專供烹飪使令如僕隸然其  
衣服垢膩背負菜筐出入以市雜物內官輩賤之呼之  
曰鑛匠不知何所取義○貴璫近侍者俱有直房然密  
邇乾清等各宮不敢設庖廡僅於外室移殮入內用木  
炭再溫以供饗殮唯官婢各有雙室自炊旋調旋供貴

璫輩反甘之托爲中饋此結好中之吃緊事也

丐闖

余入都渡河自河間任邱以北敗垣中隱闖豎數十輩  
但遇往來輿馬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  
銜索犒間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  
喉或握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轟然散去其被劫之人  
方甦尙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長視爲故  
常曾不禁戢爲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闖有  
厲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輔之俗專借以博富  
貴爲人父者忍於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闖而無一入

野獲編

卷六

美

扶荔山房

選者以至爲乞爲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願自官者先  
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闖之兵部紀其日上奏驗  
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卽以闖之日爲誕  
辰一切星士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璫却不  
聞有此說然而報名就闖自是令甲所載無奈浸尋至  
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數年亦間選二三千人然僅得什  
之一耳聚此數萬殘形之人於輦轂之側他日將有隱  
憂不止爲行役之患已也

野獲編卷六終

野獲編卷七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內閣

中華書局

丞相

文華殿大學士

王抑菴入閣

布衣拜大學士

六修國史

輔臣殿閣銜

宰相老科第

景泰從龍二俞

雜學士

閣部列銜

閣臣終喪

徐武功賴婚

李南陽相業

詞林大拜

親臣密賚

謝文正驟用

野獲編

卷七 目錄

扶荔山房

龍子

詞臣論劾首揆

閣部形跡

首相晚途

三相同氣

楊新都守制

閣部離合

首輔再居次

桂見山霍渭崖

輔臣掌吏部

張方二相

星相

內閣密揭

四宰相報恩

吉士不讀書

宰相別領

輔臣掌都察院

宰相出山

發餽遺

兩張文忠

野獲編卷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丞相

秦官以丞相為第一主國柄漢因之唐以尚書令為真相而左右僕射佐之皆宰相職也武后改僕射為文昌左右相中宗返正復舊名至元宗又改兩僕射為左右丞相可謂名位俱正矣然是時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以故李適之張九齡去相位俱拜左右丞相罷政事歸本班則紊甚矣趙家以僕射為真相似合唐初之制至徽宗改為太宰少宰最為不經南渡始復僕射之名為真相如初制迨孝宗復改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雙拜古來丞相之名至是始正本朝以大臣入閣預機務此平章事之遺而銜稱殿閣大學士則宋昭文右相集賢左右之遺也

野獲編

卷七

扶荔山房

文華殿大學士

丙府諸殿閣俱有大學士今為輔臣兼職獨文華殿無之豈以主上日御講讀之所故不設此官耶惟永樂二十二年徐州人權謹者以賢良保科舉筮仕為山陽縣丞坐事謫戍再以薦為樂安知縣轉光祿寺

入爲文華殿大學士侍皇太子監國宣德元年以病乞歸優進通政司右參議致仕蓋是時殿閣大學士一備侍從顧問未預機政也此後是官不復除直至萬曆三十五年十月朱山陰以首揆武英殿太子少保滿一品考晉少保兼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則自永樂甲辰至今丁未已一百八十餘年矣明興除是官者僅見此二人朱次年卽終是官

### 王抑菴入閣

王文端抑菴直以永樂二年甲申庶常爲文皇所眷不數年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駕幸北京仁宗以野獲編

### 卷七

土

扶荔山房

太子監國留黃淮楊士奇與直三人輔道固已儼然宰相職矣上再幸北京直在扈從進侍讀仁宗朝爲侍讀學士又以庶子兼讀學宣宗卽位進少詹事兼讀學英宗卽位爲先帝實錄總裁正統三年進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六年以禮部缺人始命出閣部同尙書胡濙治事自此後雖拜吏部尙書加保傅三孤及奪師傅以歸不復兼學士至天順六年卒於家雖贈太保諡文端亦不及翰林一字矣初疑抑菴不過以詞臣爲卿貳耳及觀王墓誌與本傳中云王自言西楊不欲我同事內閣出我理部當時意不能無憾若使不出部則丁丑正月當

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蓋英宗復辟閣臣俱誅竄故直猶以革少傅官師爲幸也據此則抑菴先爲內閣輔弼凡歷五朝前後幾五十年爲楊東里所擠始出理部事其初固真相也而鄭端簡雷豐城王弇州諸公紀述宰輔更不及此公何耶文端志傳出李文達諸公俱與文端同事最久其言可信也

### 布衣拜大學士

余初謂文華殿無大學士惟洪熙有權謹一人及萬曆丁未朱金庭耳不知尙有數人也洪武間禮卿主事劉庸薦鮑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興人余詮湖廣安野獲編

### 卷七

土

扶荔山房

吉人張長年直隸高郵人張紳山東登州人俱年七十餘明經通治體遣使召之恂詮長年先至上見大喜賜坐顧問終日同拜爲文華殿大學士詮等固辭不允再辭始許之賜宴放還惟張紳後至以爲鄆縣教諭同時又有全思誠者字希賢松江上海人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授文華殿大學士賜敕致仕蓋國初之優禮隱佚至以秘殿高秩處之予固陋寡聞近始得睹於廖中允集中再書之以志余之不學

### 六修國史

楊文貞士奇初於建文朝爲太祖實錄纂修官永樂間

再修三修太祖實錄並為總裁矣至宣德間修太宗宗實錄正統間修宣宗實錄又皆為總裁以勞加進師保凡握史權者六次後來無與比者又主鄉試會試各二次真布衣之極寵也○嘉靖中張文毅治再主應天鄉試又再主會試與文貞畧同特未總裁國史耳

輔臣殿閣銜

宣德以後輔臣初次入直最重者即入武英殿次之為文淵閣其稍輕者則東閣俱稱大學士而祖宗朝則不盡然史臣卑官如修撰以下俱可入其後則以學士入直者居多即如近代正德元年王文恪養以吏侍學士

野獲編

卷七

四

扶荔山房

入直嘉靖六年翟文懿鑿亦以吏侍學士入直俱踰年始得尙書文淵閣此後則無不以殿閣大學士為真相矣其入而復出者先朝如楊溥江淵等不具論只如天順六年徐有貞以武功伯華蓋殿出為廣東參政尋謫金齒衛許彬以禮侍學士出為陝西參政不復召李賢以吏書學士出為福建參政尋召還岳正以翰林修撰出為廣東欽州同知尋謫甘肅此英宗復辟後事也而憲武二朝無之其後則嘉靖四年楊一清以原任少傅吏書武英殿落殿銜出為兵書總制陝西三邊逾年召還復入閣十八年翟鑾以原任禮書武英殿落殿銜出

為兵書閣視九還次年召還復入閣二十七年夏言以少師華蓋殿革孤卿落殿銜以吏書致仕未幾逮獄論斬前乎此後乎此但有崇進與斥削二端更無外補左官之事矣○自來閣臣初入俱稱直內閣自徐有貞驟得權遂以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掌文淵閣入銜人詭為異今輔臣俱為殿閣大學士無復直內閣之稱矣○其入閣而終不得大學士者天順後蕭鏊以戶書終許彬以南京禮侍終薛瑄以禮侍學士終岳正以邵武知府終呂原以學士終劉定之以禮侍學士終彭華以禮書終尹直以兵書學士終然皆正德以前事

野獲編

卷七

五

扶荔山房

也其為大學士而不得預閣務者國初不具論宣德中則張瑛以禮書兼華蓋殿陳山以戶書兼謹身殿山改教小內侍瑛出領南部命再入閣已先卒而嘉靖六年則席書以少保禮書引疾得進兼武英殿致仕居京師仍給祿未幾卒

宰相老科第

宣德正統間三楊同在内閣時文貞不由科目起當國凡二十年為最久文敏文定俱起洪武庚辰進士先後拜相文敏相四朝至正統庚申而歿於位其科第已四十二年文定相三朝至丙寅亦歿於位則去登第已四

十七年二公存歿恩禮俱無缺可稱完福此後內閣輔臣其名行完玷禮遇盛衰不齊然自罷相溯釋褐之年俱未有及四十年者直至正德元年劉文靖健以首揆策罷則天順庚辰進士至是已四十七年嘉靖二年楊文忠廷和亦以首揆得請成化戊戌進士至是已四十六年雖皆以主上新立君臣間齟齬以去而劉名重四裔楊功高一時後皆旋遭褫奪其勝九遷九命多矣唯楊丹徒一清舉成化壬辰進士辭相位已十年至嘉靖四年復起為首揆時登第已四十四年謝餘姚遷由成化乙未狀元罷相已二十二年至嘉靖六年復起為次

野獲編

卷七

六

扶荔山房

揆時登第已四十三年皆為新貴張璠所擠謝僅半年默默不得志毫無所建明而歸楊雖得四年然明攻暗刺無虛日卒以篋篋之謗受譴罷去未久俱下世費銘山宏由成化丁未狀元罷相已九年至嘉靖十四年復起為首揆時登第已四十九年抵任甫兩月暴卒於官第則此三公者末路再出喪其生平多矣至世宗末年嚴分宜以四十四年詞林致位上相窮極富貴身籍子誅為天下笑固不足言若徐華亭亦以嘉靖二年及第至受世宗末命再相穆宗距其謝事之時亦已四十六年雖云善去比及家而新鄭修怨幾至覆宗亦幸而免

耳鐘漏並盡古人所戒况先朝淳厚之風滴斷已盡諸公在事恩怨未免失平晚途悔吝頗多自取夜行者可以悟矣

景泰從龍二俞

景泰自郕王監國即位推恩藩邸故臣以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少卿則嘉興府之嘉興縣人也以伴讀俞山為鴻臚寺丞則嘉興府之秀水縣人也二邑俱吾郡附郭同時同姓綱以生員習字選山以舉人副榜起綱次年即以兵部左侍郎入內閣山次年亦至吏部左侍郎為經筵講官尋因易儲綱加太子少保山加太子少傅

野獲編

卷七

七

扶荔山房

俱為官銜二品而不得正拜六卿然得兼支二俸後山密請復儲不聽遂引疾以優禮致仕天順元年卒綱於天順復辟後再起南京禮部左侍郎成化二年致仕十四年卒賜祭葬如例則景泰故臣所無者此邑中奇事而故老已不能舉其姓名近始有梓其志銘者然銘中止云各登亞卿而埋却官銜保傅等蓋天順間所作有意諱之也又吾禾大拜者人但知呂原而不知呂之先已有俞綱也綱字元立山字積之山子誥又蔭為給事中尤奇景泰已已從龍恩又有郕府典寶成敬者陞內官監太監則進士也陝西人以庶吉士授晉府奉誦坐



法官刑為藩府內官因有是選尤奇之奇者

雜學士

宋有龍圖天章等諸閣以藏累朝御集閣必有學士命曰雜學以別於翰林本朝無此唯洪武三年置宏文館學士以胡鉉劉基等為之至元年廢不復置洪熙元年復建宏文閣本年宣宗登極輔臣楊士奇等以印繳進各官俱還原任矣若殿閣及兩坊之有大學士乃宋昭文集賢觀文資政諸大學士比非雜學也

閣部列銜

國初閣部大臣惟以部次及官銜之大小為次第不獨野獲編 卷七 人 扶荔山房

重閣臣也如景泰元年辛未科廷試讀卷工部尚書石璞居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高穀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璞又以乙科起家非詞林前輩蓋以坐部為尊故抑戴銜於後也至成化五年己丑科讀卷則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內閣商輅居吏部尚書崔恭之前時兩人俱不帶官銜亦宜以部序為次而位置如此則以閣體重也其時去景泰初元將廿年時事已大不同矣至十一年乙未科讀卷商淳安以戶書學士萬曆州以禮書學士俱列吏部尚書尹旻之前則揆地之勢已大定自此循為故事矣其後宏治四年辛亥邱文莊

以禮書入為文淵大學士時王端毅為太宰與邱同加太子太保遂用往例班行中壓邱之上為邱所憎被謗以去亦可謂不知時變矣

閣臣終喪

弇州首輔傳云閣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是大不然景泰元年翰林侍讀直內閣彭時奏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敬蒙令旨令臣文淵閣辦事於今五月餘臣切思繼母如母義無輕重雖奪情自古有之今時又非向日多事之比聖恩曲全不加罪責其如良心何且更有一行既虧百美莫贖等語疏再上景帝許其終

野獲編

卷七

九

扶荔山房

制而心不悅也至景泰三年三月服滿仍除前官不許復入閣至英宗復辟始以太常少卿再參機務此在楊新都之前未有羅倫疏也此後則景泰三年九月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江淵以母喪請歸詔許馳驛奔喪仍命喪畢即理事至次年四月還京復入閣預機務六年正月始出為工部尚書蓋歸里者八閱月景泰四年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學士王文以五月丁母憂歸至九月回京復任則歸里僅五月成化二年三月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丁憂奔喪以五月復來凡三月始為修撰羅所駁自是閣臣無奪情直

至宏治中之劉博野以至今上之張江陵矣

徐武功賴婚

徐天全奪門封伯也尋為石亨曹吉祥所構偽作章疏  
詆訕朝政假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因譖於上謂  
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疏而滅其迹乃捕士  
權同有貞下獄錦衣掌印都指揮門達拷掠士權瀕死  
數四士權終無一言徐始得釋編戍金齒衛士權泰州  
人博學負氣有貞感其恩以女字其子曹石敗有貞赦  
還竟寒盟而士權不以為怨又成化間御史李良者大  
學士劉健弟子也時健當國良以女字其孫承學為婦

野獲編

卷七

十

扶荔山房

良親歿已書於誌中刻石矣及正德初劉去位良說云  
女天還其聘禮其女改適舉人朱敬良歷官至光祿卿  
為御史張世隆直糾其事良不能安以養病告歸則劉  
晦菴尙家居洛陽無恙也不知歸時何以見其師○天  
順初年故吏部尙書何文淵受業弟子知府揭稽奏文  
淵於景泰間草易儲詔及上復位文淵子禮部主事喬  
新逼文淵縊死以脫禍喬新亦告揭稽前任侍郎鎮守  
廣東時代土官黃瑛為易儲疏上命逮稽等赴京鞠之  
若稽者亦如李良之叛師而甚焉者史云文淵自縊後  
為人所奏至差官啟柳驗之果然但不知即揭稽相訐

時否其禍又酷於石介矣

李南陽相業

李文達相業儘自奇倖如出建庶人於幽閉佐英廟作  
盛德事又如景帝崩上欲以汪妃為殉文達云汪妃雖  
借后號然不為邸王所寵且二女可念英廟用其言并  
以出就外邸後來英宗上仙不許妃嬪殉葬且著令  
為後世法豈非文達一言啟之哉近世議江陵奪情遂  
并李公地下之靈重遭詆斥而江陵亦追恨羅文毅詈  
為無知豎子然李聞訃即歸以上召畢襄事而起羅始  
以疏糾之張在位即畱視事為五賢所聚劾况以九月

野獲編

卷七

十

扶荔山房

丁憂奪情次年三月始請歸葬初子假僅一月耳則似  
亦稍有間云

詞林大拜

本朝自英宗天順以後揆地渺不出詞林者惟正德十  
年楊丹徒以外僚入後無繼者至世宗登極袁石首以  
長史入則從龍恩也至六年丁亥而張永嘉用議禮以  
外吏驟取相位八年己丑而桂安仁繼之壬辰方南海  
又繼之此時詞林遂大不振以往姑勿論即桂安仁登  
第之歲為正德辛未則楊慎為狀元合庶常三十六人  
無一拜相者而楊以修撰終九年甲戌科則一甲三人

無庶常狀元唐阜僅五品講學十二年一甲合庶常三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舒芬以修撰外謫僅得復官正德庚辰科則一甲合庶常六二十七人無一拜相者狀元楊惟聰外謫僅從外藩一轉回卿嘉靖癸未一甲三人無庶常而徐華亭以探花為首揆斯為創見而丙戌已丑兩科戊元龔用卿至祭酒丑元羅洪先僅止贊善合二科庶常四十人為永嘉所惡俱授外官至無一人畱詞林矣壬辰一甲最為不競首林大欽止修撰榜眼孔天允以王親授僉事探花高節以編修謫庶常惟呂餘姚一人入閣差強人意耳乙未狀元韓應龍止

野獲編

卷七

主

扶荔山房

修撰而庶常又有趙內江一人入相戊戌則袁慈谿以一甲繼之是年無庶常而張永嘉已先一年卒桂安仁則下世已久而夏貴谿自外吏入用事自此大拜不復有他官矣二十年為辛丑科沈坤為狀元官祭酒合庶常三十六人遂有五相出焉豈惟張桂諸公真能奪造化之鑪錘耶甲辰狀元秦鳴雷至大宗伯斯為僅見是科無庶常丁未則李興化大拜為首揆蓋宏治乙丑之後所不經見而庶常二十八人張江陵相公在其中雖一人已可當什伯而殷歷城亦得大拜庚戌則唐汝楫狀元官止諭德是年無庶常而榜眼李桂林為相癸丑

陳諱為狀元官止中允庶常二十八人而張蒲坂馬同州為相丙辰諸大綬己未丁士美二元俱至侍郎此二科無庶常至壬戌雖不考館而首甲三公俱登揆地又一時同朝則制科以來未有之盛其去張桂用事時恰將六十年矣天運一周豈其然乎乙丑狀元范應期至祭酒庶常二十八人則許新安沈歸德入相至隆慶戊辰狀元羅萬化至禮部尚書而探花趙志高及庶常三十人有陳南充沈四明王山陰朱山陰張新建于東阿共宰相七人真詞林盛事二百餘年所僅有耳此後則辛未一甲合庶常共三十三人無一大拜狀元張元忭

野獲編

卷七

幸

扶荔山房

止諭德五品萬曆甲戌狀元孫繼臯至侍郎是年無庶常丁丑一甲庶常共三十一人無一大拜狀元沈懋學止修撰榜眼張嗣修至遣戍庚辰無庶常而狀元張懋修甫授修撰匝歲亦削籍矣蓋壬戌戊辰極盛之後自難其繼亦消息之恒理也癸未科則狀元朱國祚以少宰在告李廷機以榜眼大拜葉向高以庶常同人相亦稱盛事其他諸公需用方新且議定每科考選吉士將來步武綸扉正不可屈指矣○詞林館元更為不利自成化甲辰科梁文康大拜凡五十年為嘉靖乙未趙大洲辛丑高南宇繼之辛丑至近科丙戌又將五十年矣

豈止無人入相卽官至三品者僅一人而丁丑先人  
館元終於修撰癸未則李道統止司業而丙戌則李以  
美止檢討相連二科俱盛年早世尤爲恨事己丑則王  
肯堂爲首以檢討外謫未出而壬辰之王象節乙未之  
高承祚俱授史官旋終於任戊戌王宗植獨至官庶也  
聞亦卒辛丑王陞甲辰王國鼎並以初授官告終又連  
五科

親臣密賚

本朝臣下賜賚視前代爲最薄且最爲有節然以親昵  
特賜則間有之祖宗朝所不論如天順初錦衣掌衛事  
野獲編 卷七 扶荔山房  
指揮袁彬先賜白金三百兩及彩幣爲治第矣比娶婦  
又賚以黃金三十兩彩幣八襲及生子亦如之嘉靖初  
閣臣少傅張孚敬先以西第成賜白金二百兩及彩幣  
矣又後以繼娶賜白金二百兩大紅蟒緞四襲夫營建  
婚媾私事也而錫予如此一則蒙塵扈從之舊一則廟  
廟崇勛之勞文武後先并拜橫賜且其恩禮符合非他  
臣可比也然已爲非常之典矣至如江陵公以楚中建  
第賜銀至千兩其數已太多至今上大婚何與臣下事  
乃先以加巾卽受慈聖二百金坐蟒之賜禮成後加歲  
祿百石又進其子世金吾秩又陰一子壘丞此何說也

其不終宜矣萬曆十年今上元子生首揆張蒲州等諸  
公俱進官廕子尤爲本朝創建之事

謝文正驟用

謝木齋之拜相也以丁憂召用時宏治乙卯尙爲侍講  
學士從五品特起以少詹兼學士入直內閣因服未滿  
留家又半年抵京甫到任卽陞正詹事由詹事二年卽  
晉太子少保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一時大臣崇進未  
有如此之迅捷者常見常熟楊憲副儀所作明良記云  
謝初在詞林上疏力止孝宗册妃以故中官德之後來  
推閣員一時殆盡俱不得旨最後以李長沙及謝名上

野獲編 卷七 扶荔山房

始並荷簡用其後中宮妹入宮上用內意欲册爲妃謝  
又奏娶堯二女爲比上是之竟以外廷力諍而止然則  
文正初年直諫本非容悅而孝宗悞以爲德其在閣也  
受上恩已厚娥英之事卽將順亦不爲媼但焦泌陽因  
之遂謂謝前疏逢迎孝康以致孝宗不祀則仇口無疑  
矣○楊又云孝康之妹後嫁劉閣老長子時二劉同爲  
輔臣爲博野耶爲洛陽耶是不可知然洛陽以剛直著  
意之必博野然博野之去正坐草后父張巒詰命稽遲  
得罪則必非姻婭矣

龍子

長沙李文正公在閣孝宗忽下御札問龍生九子之詳  
文正對云其子蒲牢好鳴今為鐘上鈕鼻因牛好音今  
為胡琴頭刻獸睚眦好殺今為刀劍上吞口嘲風好險  
今為殿閣走獸狻猊好坐今為佛座騎象霸下好負重  
今為碑碣石趺狴犴好訟今為獄戶首鎮壓扇好文  
今為碑兩旁蜿蜒蚩吻好吞今為殿脊獸頭凡九物皆  
龍種此見之懷麓堂集者而實不止此又有憲章性好  
囚饕餮性好水蟋蟀性好腥蟻蚰性好風雨螭虎性好  
文金狻猊性好烟椒圖性好閉口蚶多性好立險鰲魚性  
好吞火金吾性通靈不寐此又見博物志諸書者蓋苗

野獲編

卷七

去

扶荔山房

裔其夥不特九種已也且龍極淫遇此必交如得牛則  
生麟得豕則生象得馬則生龍駒得雉則結卵成蛟最  
為大地災害其遺體石罅中數十年後始裂山飛出移  
城郭夷墟市所殺不勝計比人海往往為大魚所噬即  
幸成龍未幾輒殞非能如神龍應龍之屬變化壽考也  
又前代紀述中有感婦人而誕小龍者若漢高祖之母  
龍據其上乃生赤帝成炎劉不億抑更神矣○又龍生  
三子一為吉弔蓋與鹿交遺精而成能壯陽治陰痿

詞臣論劾首揆

殿閣輔臣每有被彈章者然多出言路或庶僚間亦有

之其出本衙門者絕少至首輔尤罕見自孝宗初年有  
之以至于今然皆有所為也宏治元年庶子張昇參首  
揆劉吉十罪則以孝宗從龍恩僅從諭德轉一階以賞  
薄恨吉也嘉靖四年詹事學士桂萼張璁等參首輔費  
宏受賄及居鄉不法以不得講官修書及主考諸差恨  
宏也七年詹事學士黃綰攻首輔楊一清則助張桂也  
八年詹事學士霍韜參楊一清則謂張桂去位係一清  
喉給事陸粲劾罷之也此後又六十餘年而為今上之  
二十五年庶吉士劉綱論首揆趙志高諸罪狀則以將

野獲編

卷七

去

扶荔山房

散館恐外補先事習持之也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兼讀  
學郭正域參首揆沈一貫則以勘楚事異議也蓋持之  
皆有故云惟成化二年修撰羅倫之糾首揆李文達今  
上六年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之糾首揆張江陵則  
以為奪情大事有關綱常且就事論事未嘗旁及云○  
成化初庶子黎淳以議者請追復景帝淳疏駁之因及  
四輔商輅時淳被旨以獻詔希恩誚之矣至宏治初年  
庶吉士鄒智追劾首揆萬安劉吉等雖云公論然萬已  
去位其疏亦出御史楊鼎等手羅圭峯曾譏之

閣部形跡

孝宗朝君臣魚水千古美談至今人能誦其說乃其中微有不然者則今人未必知也宏治初年上用劉博野徐宜興劉洛陽三相時王三原亦初爲吏部尙書與洛陽同拜命本相善也未幾博野欲處言官而三原救之已微齟齬最後劉文泰事起邱瓊山最晚入閣陰爲之主孝宗眷注頓衰三原因以見逐至上末年馬鈞陽以十二年本兵加少傅改吏部最稱耆夙洛陽公已爲首揆李長沙謝餘姚次之三相咸負物望而劉華容新入爲本兵戴浮梁亦起爲臺長二人俱爲上所重而眷劉尤深因得非時召見造膝三接恩禮出諸貴上卽三相野獲編 卷七 扶荔山房

難如此寧獨桓使君撫箏能令謝安涕泣哉  
首相晚途  
武宗朝長沙李文正林下每談及正德初年未嘗不慟哭蓋追悔不及偕劉謝同行也丹徒楊文襄嘉靖初年罷官歸尋以作張永墓銘事奪職疽發於背每嘆爲小子所賣蓋追悔當年附會大禮之非終見辱於張永嘉也世宗末年嚴分宜被逐家居世蕃遣戍見所藏鏹輒掩之至欲獻之朝以助邊餉今上初年高新鄭被逐家居患末疾忿鬱無聊每書壁及几牖云精拙淡三字日以百數則華亭內江江陵諸郗在胸中已漸消化矣水野獲編 卷七 扶荔山房

所謂旨有不當上意亦與商確竄定三相有時反從劉問上今日何語意不無怏怏鈞陽第修銓曹職事不獲一望天顏亦稍稍懷妬矣孝宗上賓浮梁亦下世華容繼得請鈞陽銓試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題以譏洛陽不學亦先華容去位而閣部之隙遂開李長沙雖云持平然華容公甘肅一戍已不能救矣以爲不然何不觀

宏治十七年召對事乎李謝二公在閣因孝肅周太后喪禮召閣臣入議葬事東陽遷因奏曰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其言對乎感乎次年而鼎湖遂泣似此局勢卽使孝宗猶在御華容公亦未必善去也君臣之際其

三相同氣  
三朝以來受遺元老如正德末之新都楊文忠嘉靖末之華亭徐文貞隆慶末之江陵張文忠俱受玉几導揚事權特重且時局驟更百官總已幾同苗晉卿故事卽三相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而同氣之間竟不能調停爲

世所矚笑新都之弟為兵部左侍郎廷儀初以乃兄故從禮部調吏部後頓失權遍騰謗於縉紳至謂新都附麗逆瑾以進後首揆去國諸彈章亦預聞焉華亭之弟為南京工部右侍郎陟以浮沉卿寺不得大用痛恨其兄至於許陰事登之白簡華亭罷相故用先忌日以苴麻迎之道左江陵之異母弟舉人居謙因公子就試勒其辭疾不入間居謙歸至南陽府悒鬱而歿太夫人哀痛成疾江陵庚辰屢疏乞歸全為此事甫踰年身亦不起矣三公者勛名蓋代故非經常宰相若責友于似尙有慚色

野獲編

卷七

辛

扶荔山房

楊新都守制

李南陽之奪情識者訾之羅一峯糾疏詞旨極峻當時有以為過者以李受憲宗異眷不忍辭也楊新都丁外艱武宗亦固畱之至三疏而後得請是時給事中范尙亦疏請允楊歸且引張九齡起復見譏後世為比其旨嚴而詞婉最為得體新都不以為忤求去益決為國為家真兩無負江陵公聞喪為上勉畱時史臣吳趙兩公救正之疏大都與范給事同無奈羣小脅持竟惑邪說反謂二門生背叛門牆加以廷杖迄不能止言者雖身畱而禍釀矣江陵歿未一年而新首揆蒲坂亦遭內艱

此時前車方戒萬無留理然蒲坂甫出春明而時局遂又大變乃知江陵寧冒不韙必不肯一日舍綸扉蓋亦非得已也○新都奔喪到家甫一月而守催之行人已至上疏哀控乞守制優詔不允又差內臣右監丞秦用賫敕召起新都又苦辭上始聽終制命服闋敦勸來京至制滿上復遣行人賫救促之還朝又再辭而至

閣部離合

正德初劉謝去位長沙當國焦芳從吏部劉宇從兵部先後入閣張綏以郎署躋拜大宰曹元亦進本兵皆逆瑾所引膠互弄權既不知有首揆李公調停其間僅亦

野獲編

卷七

壬

扶荔山房

有補救而已瑾誅誣附麗者俱敗又二年長沙謝事楊新都以諫遠驟膺八柄梁南海費鉛山佐之楊丹徒以才諳領袖一時在爭俱人望號同心雖主上惑於貂弁批政日聞賴諸公匡救彌縫有楊遵彥臣清於下之譽未幾陸全卿為吏部王晉溪為兵部二人才而貪險內結權豎外通逆藩雖揆地益以蔣全州毛東萊俱厚重長者楊梁協力鼎足承君然與吏兵兩曹外交權而內水火日夕相猜防迨寧事底平武宗亦升遐二人先後誅賊內閣獨建捧日之功而世宗入紹時局一新矣

首輔再居次

輔臣首次之分極於正嘉間而首輔復遜居於次亦於此時正德十年楊新都廷和丁艱梁南海儲代居首三年矣十三年冬新都再至梁仍居次遂終以次相策免嘉靖十年張永嘉字敬去位李任邱時代居首次年永嘉再起李仍居次十四年永嘉致仕李又居首未幾費鉛山宏從田間起再當國李仍居次甫三月而費卒於位任邱始稱首癸二十三年翟諸城變去位嚴分宜嵩代居首已二年矣夏貴溪言從田間起再當國嚴仍居次凡二年而夏極刑嚴始復稱首揆此後又四十餘年為今上辛卯申吳縣時行去位王大倉錫爵未至趙

野獲編

卷七

幸

扶荔山房

蘭谿仍首揆將兩歲太倉蒞事趙仍居次甲午太倉致政趙始得稱首揆是時位諸公上者其才望其寵眷遠出踵起者數倍諸公亦用柔道承之甘心雌伏終保無咎如分宜者且因而快夙隙焉養晦之效如此

桂見山霍渭崖

議禮初起桂萼為首而張璁次之既而張以敏練得上眷先入相桂遲二年始繼入其信用俱不如張意不能無望時魏莊渠枚以講學負重名久滯外僚桂引入為祭酒每奏對俱托之屬草上每稱善張自覺弗如偵知其故乃徙魏太常能其經筵入直桂始絀矣始王文成

再起兩廣貨張桂薦之至是魏與王爭名相軋王位業已高譽亦遠出其上魏深恨忌之桂因移怒於王直至奪其世爵且令董中峯玘於武廟實錄中譏刺文成縱兵劫掠南昌為之一空皆懟筆也至於佐禮部時舉成化三年例令科道互相糾最為罔誕蓋成化本無其事特借以洩其私忿耳霍渭崖翰初以明倫大典得拜禮部尚書蓋上徧賞議禮功也霍獨五疏抗辭不受及永嘉為陸案所論乃出疏代張辨且力攻楊遠菴及四郊議起又力攻夏貴溪并及永嘉以至銀鑄下詔獄後雖復職屢與夏爭訐至數十疏終不能勝及瀕死尚以子

野獲編

卷七

幸

扶荔山房

不第欲劾考官蓋福隘亦張桂之亞云○霍佐吏部薦人材舉詞臣豐熙楊慎則議大禮成者刑部郎唐樞則以大獄編氓者知縣陸燾則故給事中論張桂及霍者其能不修枝又如此至得蔭不與其子而推之長姪人尤以為難云

輔臣掌吏部

內閣輔臣主看詳票擬而已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有之自正德間焦泌陽始焦依憑逆瑾破壞典制固不足道然不過數日事耳世廟以方南海出署自係議禮驟貴得此異眷非成例也然方亦故



太宰即在部不及一月至末年乙丑嚴常熟以從冢宰  
 大拜以待新宰未至暫管部事遂至兩月總不過守故  
 官耳惟三十五年丙辰之二月呂餘姚出署部事則專  
 司考察雖旬日還閣而事體大紊矣馴至穆宗之三年  
 高新鄭以故官起掌吏部初猶謂其止得銓柄耳及抵  
 任則自以意脅首揆李與化條旨云不妨部務入閣辦  
 事比進首揆猶長天曹首尾共三年則明與所僅見也  
 呂餘姚之掌銓也以故太宰李古冲得罪下獄論死分  
 宜欲盡祛其所登進者乃授意於呂令考察大僚分三  
 等其上等為尙書吳鵬許論等侍郎嚴世蕃趙文華董  
 野獲編 卷七 雷 扶荔山房

馬揚蒲坂以憂去趙謂可唾手得之乃不用而用許靈  
 寶趙切齒恨之分宜亦以曾薦李冀其報而李在部每  
 持正不阿又驟得上寵行且入相益畏惡之因合謀搆  
 李部試策問惡語訕上令趙上之上果震怒真李大辟  
 呂既列趙於上等上益委信之不匝月即用劾李功峻  
 遷趙為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再出視師其冬又加少保  
 蔭世襲錦衣矣

張方二相

嘉靖議禮諸臣其最專悖者無如張羅峯字敬最和平  
 者無如方西樵獻夫當大獄起時張署都察院方署大  
 野獲編 卷七 圭 扶荔山房

理寺張欲坐前尙書顏頤壽等奸黨紊亂朝政律盡誅  
 之方力諍至具疏欲劾張桂二人且棄官歸乃得末減  
 頤壽等僅罷官去其解縉紳之禍不小矣方長吏部時  
 劄議革外戚世襲侯伯及入閣後上欲論決故建昌侯  
 張延齡時張羅峯居首揆雖諍之僅以傷昭聖太后心  
 為言方疏乃云陛下居法官之中誰導以悖倫忍心之  
 事若此者其犯顏至此若永嘉者無論他事卽一彭澤  
 也初以吏部郎中考察降兩淮運副已陞辭去矣時張  
 尙為兵部侍郎疏救之得還原職又薦為諭德尋躡進  
 太常卿此何說也至其惡夏貴谿合澤誘薛侃上疏又

令引夏言指授以殺之此等舉動全是鬼域心腸究竟  
爲世宗神明暴其密疏於朝貴緒還職侃編氓澤遠戍  
不知當時永嘉何顏以對世宗何辭以謝彭澤也彭澤  
南海人正統進士非大司馬彭澤也大司馬號幸菴蘭  
州籍長沙人宏治庚戌進士諡襄毅○席元山書亦以  
議禮貴者其復戾亦似桂見山但良心不甚泯如稱楊  
新都見之章疏者曰廷和實社稷臣其不沒公論如此  
非如張桂霍疏中動指楊爲奸逆也席又薦議禮忤旨  
得罪學士豐熙等尤爲不易得

星相

野獲編

卷七

美

扶荔山房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  
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  
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  
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鳴鳳者素精  
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卽登第不  
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棲枳棘且命數已定  
卽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  
試卽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  
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鳴鳳  
浙之餘姚人

內閣密揭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內則會極門俱有  
號簿惟內閣獨得進密揭蓋心膂近臣非百司得比近  
日言路遂指以爲奸藪欲盡行停格不知轉移聖意全  
恃此一線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且司禮諸大璫亦  
得借相公爲重以挽回於內又非廷臣交結近侍者可  
同日語以故向來重譴言官往往內閣密揭得此從輕  
處此其驗也自言路此言入而上意亦不疑至密揭亦  
多不報揆地遂束手無策付之浩歎而已○閣中密揭  
雖祖宗朝皆然然惟在事則行之耳嘉靖中萬厯初有

野獲編

卷七

老

扶荔山房

在籍在塗而用之者永嘉江陵二張文忠是也彼時臣  
主如一人忤者立見奇禍始得度外作事要之非體矣  
頃年婁江王相公因上屢召不出始以密揭進諫遣家  
人王勉賚入京勉爲王五之婿卽東阿于相公作五七  
九傳中之一也道經淮上李修吾中丞欸之大醉因潛  
發篋得之初欲改易知爲王相孫時敏之筆但抄錄而  
仍封之此揭未達御覽而東南正論諸公南京臺省諸  
公已家有一通矣李爲婁江癸酉鄉試門生師弟最相  
得與其同年周元孚宏論俱受國士之遇先者在謫籍  
皆因時望欲內擢之李時已別得路乃作書力辭謂以

庸衆人待我周遂轉尙寶而李爲山西提學副使然王益心重李愛敬之稱道不容口至此婁江從山中膺召李候問執禮愈虔王方倚爲心膂手書娓娓論時事因得潛扼中其要害李雖稍涉權譎畢竟婁江亦多此一揭旣決計高卧安得循黃扉故事嗒嗒於三千里外也今揭刻集中

四宰相報恩

昔人以塵埃中物色爲難遇其偶中則受報不輕近代嘉靖間三四宰相俱有可紀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欲就選而山陰人蕭鳴鳳止之謂其支干當正位首相蕭野獲編 卷七 夫 扶荔山房

自言星命亦當至二品其後張果大拜時蕭以副使擅答知府廢罷張思前言且感其意起用之欲引爲正卿以符前說蕭官至布政而卒亦二品也餘姚人楊大章潦倒宦途久矣其受業門人呂文安童子時受其恩及大用引至刑部侍郎楊已篤老不堪煩劇屢稱病在告世宗厭之勒令閑住去則年已八十餘矣江西人聶豹初任華亭知縣時徐文貞爲諸生甫童卯聶器重之引爲同志且與講王文成良知之學徐卽聯第驟貴至宰相則聶久放退家居徐以兵事特薦之由副使二年而至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其超峻幾與張桂等皆文貞

一人力也連歲虜大入聶一籌莫展上怒勅令閑住迨穆宗登極文臣首舉名臣贈少保諡貞襄金陵顧尙書璘撫楚時江陵張文忠登賢書以年少居後顧特呼與結交手解犀帶贈之謂名位當過我且邀至衙署出其幼子峻爲托比張當國顧歿久矣召其幼子入都與其恩蔭其兄姪爭之張曰往日受若翁語不會及他兒也蓋二尙書身後猶享眼力之報又非蕭楊兩人所敢望矣

吉士不讀書

張永嘉之入相也去登第六年耳時嘉靖丙戌諸庶常在館以白雲宗閣老呼之每進閣揖及朔望閣試間有不赴者并不引疾給解張始震怒密揭於上謂俱指爲費鉛山私人於是俱遣出外授官無一留爲史官者時去改吉士甫踰年耳故事散館期尙隔一年也內惟陸

野獲編

卷七

夫

扶荔山房

粲得爲吉士王宣得爲御史餘皆部寺知縣其中毛渠爲故相紀之子費懋賢爲故相宏之子楊恂爲故相廷和嫡姪皆切齒深仇故波及餘人內趙時春爲是科會元年僅十八亦止刑部主事耳次科己丑卽永嘉爲大主考取會元唐順之等二十人爲庶吉士時舉朝清議尙日議禮貴人爲胡虜禽獸諸吉士不願稱恩地以故

亦恨望之且皆首揆楊丹徒所選益懷忿忌比旨下改授甫數日又密揭此輩浮薄非遠到器於是奉旨邇年大臣徇私市恩立黨於國何益自今永不選蓋猶指宏并侵一清也於是教習大臣停推新吉士亦不入館讀書卽以應得之官出授皆部寺州縣僅王表得給事胡經等得御史蓋科道三人而已然次科壬辰又收吉士二十一人留者七人永嘉爲首揆不能止矣方順之等之改部屬也吏部尙書方獻夫建議翰林額載本有定員今濫於常額乞量增數員有弗稱者俱令外補詔如議行侍讀侍講修撰舊二員今增爲三員編修檢討

野獲編

卷七

辛

扶荔山房

宰相別領

宋之盛時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蓋崇釋教也有領玉清昭應宮使者則以奉天書崇道教也至王安石以間局處請告者宮觀遂爲廢退所得至徽宗置上清寶籙官使以宰相專領則又真掌道教矣若王黼以元台領應奉司雖鄙褻類宦寺與前秉二氏教者稍不同其爲失職則一也元時有仁虞院以首相領之蓋鷹坊也又有玉宸院則教坊梨園亦加官至平章事此胡俗不

足言而鼎鉉之辱極矣本朝雖不設宰相而政本歸之內閣重則師保次亦卿佐兼殿閣之官除知經筵及書史總裁更不他領最爲得體至嘉靖初張永嘉以首揆屢領南北郊工程李任邱以首揆夏貴溪以次揆審刑部四高新鄭於隆慶間又踵行之雖肆意兼綜實自貶威重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卽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

野獲編

卷七

辛

扶荔山房

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勛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戊辰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宮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踞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牴牾察完未匝月高卽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趙辨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臣所能也臣直庸臣耳若拱乃可謂橫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則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

本末然總之非制也○張寅即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著辨者亦眾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讞詞中載其事  
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  
箝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  
同事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  
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為重也

宰相出山

成化以後宰相四人閣者惟嘉靖中張永嘉夏貴溪二  
人張最後起至金華病歸旋卒夏最後起以少師降尙  
書甫去國而羅極刑三人者為費鉛山最後居首揆僅

野獲編

卷七

畫

扶荔山房

二月暴病卒俱不利之甚者再入閣者成化中李南陽  
丁憂奪情其年遂卒商淳安以直諫去位正德中楊新  
都再入至嘉靖初以議禮去尋削籍楊丹徒再入以受  
賂罷去尋削籍程諸城再入以二子中式被劾削籍桂  
安仁再入即病致仕卒隆慶初高新鄭再入今上登極  
中旨見逐萬歷間王山陰再入以爭冊立自免更無一  
得善去者至若嘉靖之初起謝餘姚於田間謝林居二  
十二年負天下重望抵任僅五閱月悒悒不得志而歸  
其初去時以少傅居次輔再出仍位楊文襄下官亦無  
所加是又多此一出矣近年王太倉甲午以首揆得請

丁未再召當國堅卧者五年終不出以至於歿然而攻  
擊四起哭子哭孫憂撓無一日寧是又多此一召矣盛  
滿難以久居得意不可再往信哉

發餽遺

古人不受暮夜特持已嚴耳不聞發人餽遺為自己功  
名地也自嘉靖間張永嘉相公發徐崦西少宰餽後惟  
見隆慶間今大中丞三原溫一齋純為給事時發原任  
兩廣總督劉燾廿四金之餽時劉已起右都御史提督  
神樞營奉旨以原官致仕故南太宰諸城邱月林樞為  
給事時發湖廣巡撫都御史方廉五金之餽方罷官歸

野獲編

卷七

畫

扶荔山房

今上乙巳年中丞褚愛所為總漕發荊州知府倪棟  
二十金之餽倪罷官歸四公俱清修名碩議者尚以過  
刻議之近年則戶科都給事中李蒼門應策發祥符知  
縣王興二十金之餽王得重貶李奉溫旨見褒王後復  
漸振今為郎署李歷官左通政乙巳內計以浮躁褫級  
至今未出也士君子持已不媿四知足矣至於尋常交  
際尙有不止此者若以一時近名阻人榮進揆之天理  
或亦未安○徐縉以陸粲座主為永嘉所誣沒後得昭  
雪劉燾以邊功著後亦再出獨方與倪遂不振倪為南  
駕部郎處置馬快船一事為百世利王弇州稱為材譜

名臣真非虛語頃丙午丁未間再登啟事而說者復改之謂爲浙黨以朱金庭相公桑梓故也

兩張文忠

嘉靖初之張永嘉今上初之張江陵皆絕世異才然永嘉險江陵暴皆果於自用異己者則百端排之其所憑心膂又皆非端人所以不得稱純臣永嘉之初起也倚桂文襄爲先登未幾自以英敏結上知與桂隙日開而用同事者霍文敏爲爪牙如楊遂菴一清之與陸貞山給事彙謀逐永嘉已得旨去位非霍起而代辨永嘉殆矣旣而遂菴罷貞山貶形勢已固而霍憂去始寄腹心

野獲編

卷七

毒

扶荔山房

於汪榮和於是相業日卑矣汪之陰賊貪詐士人所不齒非桂霍可比擬如誘彭澤薛侃以陷夏貴溪且專疏劾夏矣夏旣得白復哀請於夏謂疏出永嘉非其本意至永嘉傾陷徐崦西籍少宰一事皆汪一人力主之其他杖謫言官排逐正人必攘臂爭先永嘉自庚寅當國汪卽以是年總憲又三年而得太宰與永嘉終始者七年張去而汪逐矣江陵初得柄亦矯矯自任丙子已前其設施儘自可觀自爲劉念臺所糾而漸用王陽城王夷陵等入幕陽城以掌銓司黜陟夷陵以少宰爲鷹犬迨奪情諸事起而隄防盡裂矣夷陵之忍毒不能如汪

榮和而卑佞過之矣至糾合臺垣爲之角距動借白簡鋤去非類則又永嘉所不爲者永嘉因李福達一案以結歡翼國公郭勛此事最得罪名教若江陵之厚成公朱希忠兄弟直以門客畜之用其苞苴以交通中貴耳非如永嘉之諂附翼國以媚上也永嘉之再相也昭聖皇太后屢言之上謂今日得與若爲母子皆張少傅力因之召入江陵異眷尤出永嘉上然今上幼冲慈聖皇太后日以張先生親受顧命社稷臣耳提之以故寵得竟其身嗟乎柄國者非藉手官掖亦安能久擅大權哉永嘉險忮非一端而傾吏部左侍郎徐縉一事尤爲

野獲編

卷七

毒

扶荔山房

可恨縉號崦西吳人也其門生陸貞山亦吳人俱厚楊遂菴而上眷徐厚次將大用永嘉恐其續遂菴之脉不利於己陸劾張疏出益疑恨之適有監生詹榮者恨縉因訐其私事人皆不直榮而永嘉忽參縉謂其夜以刺投入開具黃精白蠟諸珍異比索其人則并賄俱逃去矣上信之下之都察院時汪榮和掌院卽欲實徐罪賴史鹿野道爲僉院力諍謂事涉曖昧不可懸坐汪大怒并史語奏之上始悟徐得閑住去而史竟引誣告律反坐詹榮罪張汪亦不能救蓋徐少宰昏夜之餽俱諸人僞爲之真同戲劇似狡實愚可發一哂此又江陵所不

屑者江陵於世宗實錄極推許永嘉蓋其材術相似故  
心儀而託之贊歎弇州謂二公事業相去實不遠而永  
嘉之絲素矣此語固不謬但馬西元汝驥作呂仲木柘  
行狀云永嘉暴橫其鄉侵人田宅無算既死浙御史欲  
直之霍文敏為保全其家時仲木為南禮侍與霍同僚  
因與霍書責其阿私黨奸云云則弇州言又未必然史  
又稱孚敬以廢寺建敬一亭寶綸樓凡興役必役民夫  
為巡按御史周汝員裁抑乃許汝員上命浙江福建會  
勘則孚敬居鄉之不法可知也

野獲編卷七終

野獲編

卷七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八目錄

內閣

二相詩詞

宰相讞獄之始

禁苑用輿

金書詰命

命名被遇

嚴相處王弇州

計陷夏嚴

宰相黜貨

權臣籍沒怪事

籍沒古玩

籍沒二相之害

嚴東樓

居官居鄉不同

遠婚

嫉諂

呂光

野獲編

卷八目錄

扶荔山房

直廬

宰相世賞金吾

大臣用禁卒

兩給事攻高相

邵芳

新鄭論事矛盾

華亭故相被裔

攻保公疏

保留宰相

大臣被論

絲綸簿

宰相時政記

新鄭富平無後

陳飛

顧文康陸少白

諛墓

五臣

野獲編卷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二相詩詞

嚴分宜自為史官即引疾歸臥數年讀書賦詩其集名  
鈴山堂藁詩皆清利作錢劉調五言尤為長城蓋李長  
沙流亞特古樂府不逮之耳夏貴溪亦能詩然不甚當  
行獨長於新聲所著有白鷗園詞藁豪邁俊爽有辛幼  
菴劉改之風其謀復河套作漁家傲詞亦其一也二公  
故風流宰相非伏獵弄麀之比獨晚途狂謬取敗耳夏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之蘇夫人亦工詩餘更是作家

宰相讞獄之始

慮囚雖大事然刑部大理寺乃專責也朝審主以冢宰  
熟審主以中官已屬侵越若宰相則不問決獄自古已  
然惟洪熙元年會命內閣學士同公侯伯府部堂上官  
會審重囚至成化初元而罷之時李文達當國其保相  
體多矣又至嘉靖十五年冬上特命少傅大學士李時  
夏言同武定侯郭勛審刑部重囚釋放應死者凡六十  
八人時以為太縱然此舉因改熾皇廟號及恭上章聖  
太后徽號大需宇內其時赦書中未行即有刑部具題

請赦大臣會法司審卹之條矣以故特遣賜赦行事本

係一時曠蕩之恩比至竣事之後三臣再請遍行天下

遵照京師一體審恤上允其議其事在閏十二月舟州

誤記作是年三年熟審因以為不遣內臣之證則失實

甚矣此後惟隆慶四年兼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自以意

請朝審主筆蓋專為王金一案借以陷徐華亭既非故

事亦非上意屬之也

禁苑用輿

嘉靖間供事內廷奉元修者宰臣嚴分宜以衰老得賜

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為古今曠絕之典其同事而恩

野獲編

卷八

二

扶荔山房

眷稍下者則有夏文愍翟文懿俱賜乘馬二公因私用

腰輿上聞以為僭心銜之夏被禍翟被逐已胎於此矣

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內官址前尚豎二石碑刊官

眷人等至此下馬則當時御前婦寺輩皆非徒步矣又

貴瑞輩承恩有賜內府騎馬者最貴則云著於內府坐

椀杌其製如腰輿而差小直昇至乾清宮至今尚然何

以當國首臣供奉離宮又非朝宁比反不得與婦寺埒

也。先時與夏貴溪同直者有武定侯郭勛等亦賜乘

馬後則徐華亭郭安陽嚴常熟李興化董吳興袁慈谿

諸公皆未聞有得腰輿者何論肩輿若成國朱氏兄弟



咸寧侯仇鸞駙馬崔元錦衣帥陸炳輩皆右列纓弁雖同在直廬益不敢望矣

金書誥命

今制惟封王拜妃用金範于於冊及給功臣鐵券則字用金填至於告身雖貴極上公但墨書而已今上初年刑部尚書王之誥以前任邊功進太子太保封贈四代乃賂主者得金書誥命後為言官所糾上命改正而宥其罪王為江陵兒女姻然抗直不肯附麗且時進逆耳為世所重疑其不應僭侈乃爾後乃知亦有所本世宗朝夏文愍言以一品得誥遂創為金書時夏貴寵冠廷

野獲編

卷八

主

扶藜山房

臣且司誥勅者皆其屬吏惟所頤指臺省亦懾其欲莫敢救正即此一事其驕恣已甚且幸上事元修無暇省覽蓋膽大合之器小宜其撥奇禍也

命名被遇

宋米元章潔癖擇婿久不得人有士人名段拂字去塵者米大喜曰拂矣而又去塵真吾婿也遂妻以女段即高宗時詔附秦檜拜參知政事者我朝世宗極重命名如甲辰狀元以夢聞雷即取秦鳴雷為首至己酉年嚴分宜獨相請加閣員時會推墩人俱不當上意適墩日前言官建白有重治本事為起語上頷之遂點茶陵張

文毅餘姚李文安二人蓋張名治李名本也李時為祭酒名最居末忽承特簡舉朝駭之久乃知其故茶陵拜踰年即卒餘姚在相位十三年以憂歸至今上丁亥始終於家蓋林下又二十七年二公末路又不同如此○姓被遇者如宏治丙辰上拆進呈卷得朱恭靖希周因謂首揆徐文靖曰此人乃同國姓徐曰其名希周周家卜年八百遂欽定為第一蓋兼姓名得之又今上癸未得吾鄉朱少宰乙未得金陵朱宮諭俱以國姓掄大魁聞亦出聖意特拔其以名近似而落者如以孫曰恭為孫暴徐鎔為害今俱不得狀元

野獲編

卷八

四

扶藜山房

嚴相處王弇州

王弇州為曹郎故與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質方總督薊遼姑示密以防其伎而心甚薄之每與嚴世蕃宴飲輒出惡諠侮之已不能堪會王弟敬美繼登第分宜呼諸孫切責以不克負荷訶誚之世蕃益恨望日譖於父前分宜遂欲以長史處之賴徐華亭力救得免弇州德之入骨後分宜因唐荆川閱邊之疏誣切思質再入鄆劍泉懋卿之贊決遂置思質重辟後嚴敗弇州叩關陳寃時華亭當國次揆新鄭已與之水火正欲坐華亭以暴揚先帝過為市恩地因昌言思質罪不可原

終賴徐主持得復故官而郵典毫不及沾郵與新鄭俱思質辛丑同籍也嚴徐品行不待人言而弇州每於紀述描畫兩公妍醜無不極筆雖於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新鄭秉政瑕瑜自不相掩弇州第其功罪未免有溢辭且詞及簠簋則未必盡然也當華亭力救弇州時有問公何必乃爾則云此君他日必操史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裾不足錮才士我是以收之人咸服其知人。世宗遺詔盡起諸廢臣其老疾者許加銜致仕華亭同邑馮南岡思以南臺直諫論大辟緣乃子行可請代得赦出編成家居三十餘年矣年已衰甚

野獲編

卷八

五

扶荔山房

尙望徐念桑梓特大用之竟以老例加大理寺丞致仕其少子學憲時可恨之每書徐相事必苛索痛詆畧似弇州之報嚴

計陷夏嚴

夏桂州主復河套欲爲書生封公侯計至作漁家傲曲徧令人屬和以爲功在漏刻至世宗入仇嚴之譖始驚怖自辨諉出套之罪於曾銑上終不聽以至西市之慘此何異蔡元長主復燕雲及送其子攸北征詩云百年信誓須堅守六月王師盡少休又云身非帷幄若爲籌蓋諉伐遼之罪於蔡攸比金人入犯京終不免潭州竄

死初同一任事後同一卸責然蔡預策北征之必敗而夏不能料套功之無成其識見相去遠矣當夏未下獄時適陝西澄城縣有移山之變事在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直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始入奏時上方修長生祈福而元旦得實封且正值曾銑出塞失利之期上震懼且大怒而嚴介溪授真人陶仲文密計令譖夏於上謂山崩應在聖躬可如周太史答楚昭王故事移於將相又私語大璫漢世災異賜三公死以應天變又密疏引翟方進事而夏遂不免矣上元旦卽下聖諭謂氣數固莫逃亦不可坐視者是也夏死後十四年爲子

野獲編

卷八

六

扶荔山房

戊歲嚴氏敗亦由術士藍道行扶乩傳仙語稱嵩奸而陷忠上元不誅而待上誅時皆云徐華亭實使之蓋夏嚴受禍皆出讐口而扶乩更巧於占驗矣當其同在事時嚴之事貴溪如子之奉嚴君唯諾趨承無復僚友之體夏故淺人遂視之如奴客嚴雖深險然爲華亭所籠絡移鄉貫結婚姻時時預其密謀因以心膂相寄不虞兩公各懷腹劍陽托丙魏房杜之同心陰學勾踐沼吳之故智可畏哉嚴之殺夏陰佑之者陸炳崔元也嚴既逐後乃子世蕃再以逃軍被重劾時華亭意尙猶豫而同里人楊豫孫范惟不進謀不如殺之以絕禍本徐始

憬然悟而棄市之旨下矣陸崔武人不足道華亭所善  
兩公俱名士大夫惜哉華亭謝事高中元亦欲殺之然  
而仇隙久著且舉動明白不設陰謀如曹操議除楊彪  
尚有英雄氣

宰相黷貨

士大夫黷貨無厭者固云醜觀下流然為子孫計或是  
一理古來宰相如秦會之者其子秦熿固其婦翁王仲  
山之孫而故相王圭之曾孫也於秦氏何預乃積鏹俸  
帝室至死後四方珍異猶集其門且欲以熿嗣為宰相  
抑何愚耶世廟末年嚴分宜縱其子世蕃受賂以致於

野獲編

卷八

七

扶荔山房

敗初聞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聞趙浚  
谷中丞為吏部郎中王與齡行狀直云世蕃為螟蛉子  
則分宜固無後也名穢家滅為千古笑端是誠何心嘗  
見大璫用事者其貪墨或十倍於縉紳而江南富僧蓄  
貲巨萬瓶鉢之餘至儕程卓此輩肝腸定與人殊何足  
深尤但士人效之則汚齒頰羞史冊耳○正嘉以來宰  
相無子者數人如李西涯之清苦無復可議曹健齋元  
之穢裂不足掛齒若楊遂菴之急於賄人夏桂溪之侈  
於奉養袁元峯之溺於女嬖雖交際稍通融尚是高明  
之過最後高中元平日以素絲自豪即彈章滿公車未

有訾及其守者惟弁州以簠簋議之說者謂出於對筆  
直至近日嗣子輩爭產始知其家之厚人之難知如此  
權臣籍沒怪事

元載胡椒八百斛蔡京蜂兒三十七秤王黼黃雀鮮堆  
至三楹童貫劑成理中九千斤賈似道果子庫內只糖  
霜亦數百甕此猶云食物也嘉靖間籍沒嚴分宜則碧  
玉白玉圖碁數百副金銀象棋亦數百副若對局用之  
最為滯重不堪藏之則又無謂真是長物然收藏法書  
名畫最多至以清明上河圖特起大獄而終不得則貪  
殘中又帶雅趣較之領軍鞋一屋似差勝之○聞籍分

野獲編

卷八

八

扶荔山房

宜時有囊器乃白金美人以其陰承溺尤屬可笑蒞事  
者謂非雅物難以進上因鎔成鐵以充數

籍沒古玩

嚴氏被籍時其他玩好不經見惟書畫之屬入內府者  
穆廟初年出以充武官歲祿每卷軸作價不盈數緡卽  
唐宋名蹟亦然於是成國朱氏兄弟以善價得之而長  
君希忠尤多上有寶善堂印記者是也後朱病亟漸以  
餉江陵相因得進封定襄王未幾張敗又遭籍沒入官  
不數年為掌庫宦官盜出售之一時好事者如韓敬堂  
太史項太學墨林輩爭購之所蓄皆精絕其時值尚廉

迨至今日不啻什伯之矣其曾入嚴氏者有袁州府經歷司半印入張氏者有荊州府經歷司半印蓋當時用以籍記掛號者今卷軸中有兩府半印並鈐於首幅蓋二十年間再受填官之罰終於流落人間每從豪家展玩輒爲低徊掩卷焉但此後黠者僞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蘇人與徽人伎倆贗跡百出又不可問矣○自江陵與馮保籍沒後上用法益嚴凡有犯者不貸後來如富民徐性善之屬旣以法見籍而司禮掌印大璫張誠得罪併其司房錦衣南鎮撫司僉書霍文炳者亦俱沒入霍用事久其橐不貲又如故太監客用之屬亦

野獲編

卷八

九

扶荔山房

從此例羣小因妄測上有意實左藏至奸徒王錦襲王守仁輩密告先世曾寄重貲於楚府且及故大司空延安楊晴川亦楊先被籍而差官同守仁往勘楚府者還奏所列無一實狀守仁卽下獄論斬於是凶黨震懼天下益服上英斷云○霍文炳之被籍有一空房爲江右一詞臣賃居其下有伏藏數萬金或云詞臣發之掩爲已有巡城御史況上進露章於朝詞臣削籍去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此公理學名臣官至坊局時望甚重是年丁酉已定南京主考忽被污見斥其程策無所用之遂以畀相知二人因有應天河南二錄雷同之事阿堵

作祟宛轉蔓延一至於此奇哉

籍沒二相之害

籍沒罪人貲產在前朝不能盡紀如世廟末年之籍嚴分宜時世蕃聞重劾先往戍所而其子紹庭爲緹帥馳急足歸報乃祖預匿諸珍寶於所親厚及欽遣使者至所籍不及額之半於是株累其姻友以至無辜俱嚴刑賠補如鄢懋卿萬寀輩受其羽翼爲之角距以取富貴固不足惜而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復亦可哀矣今上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爲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

野獲編

卷八

十

扶荔山房

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局鑰之悉見啖於饑犬太慘毒矣其後追逮三少宰曾司空所寄頓終不及數上亦用大臣言畱田千畝以贍太夫人先是馮保籍後亦已畱衣二箱銀千兩僅降南京奉御去矣廢遼庶人憲嫺之太妃遂借端歸罪故相求復國賴上聖明不聽然遼故宮已先被上賜加拓爲故相第宅太妃因得以有辭夫此汚瀦不祥之地江陵公何所見而偃然居之當時亦何以不撤毀而歸之上相真事理之難解者迨江陵籍沒後此第又入官爲衙署矣○

分宜同時有義子趙文華贅於吾郡因征倭事與胡宗憲同追所侵軍餉趙已死其子繫治二十餘年追不滿數至累其婿屠御史叔方者時尙爲孝廉賂至三萬金郡中又僉派富戶包認拆其第每一椽亦勒價三兩鄉人受毒不可言其後今上丁酉籍沒大瑞張誠司房霍文炳致累鄒泗山德溥官諭削籍追贖又不足言矣

嚴東樓

嚴分宜敗後乃子世蕃從粵東之雷州戍所私歸偕其密友羅小華龍文遊樂於家園廣募壯士以衛金穴物情甚駭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詆之有司不敢

野獲編

卷八

七

扶荔山房

逮治袁州推官鄭諫臣者稍爲申理輒罹其詆詈且有入奏之語鄭乃與上巡江御史林潤謀直以聞之朝謂世蕃招集勁勇圖不軌且與龍文日夜詛上時世宗方在齋宮祈長年見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潤拿來京疏下時林已自差歸署而先大父爲儀郎同鄉孫簡肅植在南臺掌憲素相知偶謁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警門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卽統兵星馳入江右矣南中尙未有知者而蕃子紹庭尙在錦衣已先調得報之卽偕龍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躡至就縛龍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與龍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

功陞光祿少卿尋以都御史撫江南未幾病見世蕃爲祟如田蚡叩頭狀竟卒按此獄實出華亭相公意世蕃不能爲厲於平津而但求償於發難之臺臣蓋徐之福祚時正未艾也○初徐華亭爲分宜所猜防乃以長君太常璠次女字世蕃所愛幼子分宜大喜坦然不復疑及世蕃逮至將就法則此女及笄矣太常晨謁乃翁色怒不言偵知其意遂醜其女以報華亭驟然領之不淡日而世蕃赴市矣世蕃肥白如瓠但短而無項善相者云是猪形法當受屠○羅小華故徽州人有才慧因爲世蕃入幕客入制勅房爲中書凡通賄皆屬其道地因

野獲編

卷八

三

扶荔山房

致巨富後亦同嚴籍沒其子名六一者林劾其通倭詔下捕之因逃去後赦還尙不敢名龍文子改姓名爲王延年從楚中吳明卿先生學詩時游吳越間以鬻骨董自給有父風

居官居鄉不同

嚴分宜作相受世大詬而爲德於鄉甚厚其夫人歐陽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猶誦說之焦泌陽在武宗朝黨附逆瑾與張西麓紱同科流賊劉六劉七過其鄉索焦不得至縛梟爲人跪而斬之云爲天下誅此賊其見惡如此乃近日中州舉人鄉賢王岵雲方伯爲文祭之蓋

以泌陽邑人至今猶思之也可見居官居鄉自是兩截  
事又如江西臨江人朱璉爲御史時媚張江陵爲入幕  
第一客聞其在家却忠厚安靜鄒南阜先生亦與相善  
此張雨若汝霖兵部爲予言者張曾令其地知之甚詳  
朱爲江陵辛未門生卽雷奪情時言老師不聽主上挽  
雷狗私負國門生便入疏參老師矣卽其人是也又同  
時邢子愿侗侍御居鄉居官並有令譽爲其同年一御  
史所引與江陵及王彝陵相善遂廢不起此又當別論  
非前諸公等倫也

遠婚

野獲編

卷八

三

扶荔山房

近代遠結姻者如嘉靖間松江徐文貞之結陸劉二緹  
帥皆楚人今上初年西粵光祿卿蔣遵旒之壻於安肅  
鄭大司馬皆有所爲世人多知之近年吾鄉陸工部基  
恕與江西安福劉君孟銑聯姻相去三千里劉爲畏  
所臺侍御之子陸爲莊簡太宰之子俱用任子相歡稱  
氣誼交然往還殊不便也因憶李文達公賢以中州而  
納休寧程篁墩爲壻已屬可異而傳紀中又紀文達一  
壻爲衍聖公孔宏緒李公何以好遠遣女乃爾羅彝正  
糾李奪情是本朝有數文字然並不撫拾他語具見正  
直人未有不忠厚者使在今日卽壻程孔二女事不知

如何描寫矣其後衍聖公孔宏緒終以淫虐殺人奪爵  
○正德中大學士曹元京師人也其婦翁周文端伯則

山西陽曲人

嫉詔

宰相以功名著者自嘉靖末年至今上初年無過華亭  
江陵二公徐文貞素稱姚江弟子極喜良知之學一時  
附麗之者競依壇坫旁暢其說因借以把持郡邑需索  
金錢海內爲之側目張文忠爲徐受業弟子極恨其事  
而誹議之比及當國遂欲盡滅講學諸賢不無矯枉之  
過乃其喜佞則又百倍於華亭諛之者伊周不足重以

野獲編

卷八

四

扶荔山房

舜禹至身後有勸進之疑亦自貽伊戚也王太倉以忤  
張起用間望重天下力挽頽波如甲戌分考門生陶蘭  
亭比部賀文其詞稍溢美其制稍華侈遂至面叱遣還  
陶後屢躓不振太倉畧不援手獨喜癸酉鄉試門生李  
修吾中丞謂其抗直不阿海內稱爲第一流究竟晚年  
密揭一事爲中丞所賣似亦未深知李底裏也辛丑以  
後礦稅肆虐而江淮爲最李時正撫江北巧制稅監陳  
增致程守訓等於法其功亦不細蓋學力多得之揆闔  
云

呂光

呂光者浙之崇德人別號水山又名呂需少嘗殺人亡命河套因備知阨塞險要遇赦得解走京師以其復奪策干曾石塘制臺曾以聞之夏貴溪夏大喜因議舉兵出蒐如呂謀分宜以挑釁起禍間之世宗兩公俱死西

晚年游徐華亭門為入幕客徐為高新鄭所恨授旨吳之兵使蔡國熙至戍其長子氓其兩次子籍其田六萬呂詐為徐之奴持徐乞哀書伏哭高公庭下如申包胥故事高為心動至高夫人亦感泣勸解高入閣條旨謂所擬太重令地方官改讞其獄未結而高去位徐事盡化烏有矣馭俠至此可怖哉呂後游輦下以貨得官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五

年已七十餘予幼時亦曾識面真傾危之尤也

直廬

撰文諸臣初不過一二宰輔既而郭勛崔元以勛爵入陸炳朱希孝以緹帥入李春芳董份等以學士入人數既增直房有限得在列者方有登仙之羨不復覺其湫隘且房俱東西向受日良苦惟嚴分宜最後得另建南面一所甚寬潔且命賜白金範為飲食器及他食物甚備分宜處之凡十餘年分宜遂即以居徐華亭徐徙居其內亦五年嚴之晚節以屢出直見疎徐懲其敗每遇上命到閣理事或賜沐至家輒云在外反不樂且戀念

聖躬起居不忍暫舍而出上以是益憐愛之高新鄭最後入直具辨胡給事疏中云所居凡四層十六楹最做則亦分宜公直房之亞矣

宰相世賞金吾

錦衣為右列雄俊第一然必以賞功世及非大帥即元樞未有及輔臣者以故正德中李長沙等四公俱力辭平流賊之賞梁南海之子次攄自以納級錦衣舍人冒功僅得百戶嘉靖中葉嚴分宜尚以孫效忠冒嶺南功拜千戶尋劾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惟世宗初紹諭羽翼功輔臣楊新都延和蔣全州冕毛東萊紀俱得世襲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六

指揮使及同知等官然終謙讓未拜既而翟諸城鑾以行邊功特拜千戶即授官其子矣夏貴溪薄錦衣不屑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於敗嚴分宜懲其事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鵠受正千戶且即於南鎮撫司管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復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氏故事未幾削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廕錦衣者惟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女敬徐華亭之曾孫有慶俱承襲用事他未見盡拜官也

大臣用禁卒

古來宰相擅權畏禍者自李林甫以金吾卒搜捕街曲為異至憲宗朝宰相武元衡被刺死裴度繼相復用騎士呵衛南宋則秦檜為施全所刺亦加禁軍扈從本朝既無宰相亦少擅權大臣惟宏治初年馬端肅文升為兵部尙書承憲宗末年武弁冒濫之後斥去軍營將校三十餘人於是怨家引弓射入其門又為飛書撫其過惡射之東安門內上乃給賜文升錦衣騎士十二人為之衛世宗新即位楊文忠廷和為首揆汰去諸衛及內監冗員至十四萬人因有挾刃伺之入朝輿傍者事聞野獲編

野獲編

卷八

七

扶荔山房

兩給事攻高相

新鄭直廬想是嚴常熟故居蓋是時嚴甫去位而高正自春卿入閣矣時高無子乃移家於西安門外晝日出御女抵暮始返直舍時上已抱疾漸深不復日修齋醮

高因得暇以遂其私且度上必不能起稍徙廬中器物出外此則不獨高一人也

會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者劾高專引此二事力攻之時皆謂華亭實與聞禍且巨

測高聞駭懼而上迫彌留不克有所可否比上崩當下遺詔徐又獨與門人張居正屬草不以商之同列高自

以新帝潛藩肺腑臣益恨之切骨不可解矣應嘉後以他事外謫量移至參議聞新鄭召還閣兼掌吏部驚悸

而卒或云其膽已破裂矣高再相又三年而穆宗不豫戶科給事曹大野疏論高大不忠十事其首曰上服藥

既久中外憂惶而拱方與刑部侍郎曹金結姻舉樂大野獲編

卷八

大

扶荔山房

宴其次曰東宮出閣講讀敢圖便安以二八日方入叩頭果於慢上無人臣禮二事亦罪在不貸次揆張江陵

所授也時上已憤甚僅批妄言調外任拱辨雖留而無褒詞未幾上賓天今上甫即位高逐去大野驟進清華

不數十年以中丞撫江右矣同一言官同一受嗾又同攻一人同在兩朝末命時而幸不幸如此

邵芳

邵芳者號樗朽丹陽人也穆宗之三年華亭新鄭俱在

告家居時廢棄諸公商之邵欲起官各贖金合數萬使

覓主者邵先以策干華亭不用乃走新鄭謁高公初猶



難之既見置之坐隅語稍洽高大說引為上賓稱同志  
邵遂與謀復相走京師以所聚金悉市諸瑰異以博諸  
大璫歡久之乃云此高公所遺物也高公貧不任治此  
奇寶吾為天下計盡出橐裝以此公為壽時大璫陳洪  
故高所厚也因賂司禮之掌印者起新鄭於家且兼掌  
吏部諸廢棄者以次登啟事而陳洪者亦用邵謀代掌  
司禮印矣時次相江陵稔其事痛惡之及其當國授意  
江南撫臺張崑崙佳眉誘致獄而支解之時張并欲殄  
其嗣邵有培沈湛源名應奎者文士而多力從其家重  
園中挾邵二少子於兩膊踰垣以出而守者不覺也沈

野獲編

卷八

九

扶荔山房

亦奇士今以乙榜為國博與余善○初邵在耿司徒楚  
洞坐中間有客至避之軟屏後潛窺之既出問耿曰來  
客為誰耿曰此江陵張太史也邵長歎曰此人當為宰  
相權震天下此時余當死其手後果如所言又金坊于  
中甫比部為余言邵於書室另設一小屋榜曰此議機  
密處來者不得擅入此等舉動安得不敗邵與呂同時  
而先死呂數年前尙無恙弁州紀耿楚侗座客事屬之  
何心隱蓋記憶偶誤然心隱亦江陵所深嫉因示意楚  
撫王之垣按臣郭思極寘之法心隱每大言欲去江陵  
不難其徒皆信之以此媒禍後聞見收逃至婺源縣而

郭御史之捕卒追討縛之後御史趙崇善訟心隱冤徵  
反坐撫按罪上以心隱罪自當誅不聽趙疏云何與江  
陵本講學舊友雖屬訛傳然非邂逅相識可知矣○江  
陵最憎講學言之切齒即華亭其所嚴事獨至聚講即  
艷然見色豈肯與一狂妄布衣譚道時楚人李幼滋為  
工部尙書正江陵入幕密客素以講學為心隱所輕故  
借江陵之怒以中之又耿楚侗亦厚心隱曾勸王中丞  
貸其死而王不從其後李卓吾尤喜稱之故得罪四明  
受禍亦畧同

新鄭論事矛盾

野獲編

卷八

十

扶荔山房

新鄭掌銓適當法司會審重犯意欲平反王金之獄以  
陷故相徐華亭乃自請云臣以首揆行冢宰之事宜往  
獻因極論王金一案為非云議事者假先帝為辭謂金  
等進燥藥丹藥致大行悞服又用麝香附子熱藥及百  
花酒喫飲丹出發熱遂損聖體如此誣罔先帝為天地  
古今大變亟宜昭雪其言甚辨得旨再問而王金竟得  
末減矣新鄭之意雖主於修舊怨然初擬弒逆則華亭  
當國亦果未詳確使高得借以為詞賴穆宗寬仁不深  
究及穆宗升遐江陵為次揆用馮保掌司禮印新鄭形  
勢已危乃具疏草令所厚門人都給事程文宋之韓等

公劾馮保其第一款卽云保私進耶燥之藥以損聖體先帝遂至彌留又引宏治十八年太監張瑜悞進藥餌致損孝皇張瑜問斬爲據疏上留中而高遂矣夫悞藥一也在世廟則確証以爲無在先帝則確証以爲有且二疏俱刊集中明著俱出其手又何也蓋一報仇一去偏故出言矛盾而不自覺遂爲有識者所窺○高公主筆審決在隆慶四年九月至次年則又托詞歸其事于吏部尙書掌兵部楊襄敏博矣蓋獻決中已無所關心也

華亭故相被脅

野獲編

卷八

圭

扶荔山房

隆慶間高新鄭再起以首揆領銓修怨華亭故相時海忠介撫江南以翦抑豪強爲己任而前蘇州知府蔡國熙故有才名以講學受知於華亭稱弟子至是入新鄭幕願治徐事自效遂起爲蘇松兵備大開告訐徐三子俱論戍爲氓同鄉通家子莫廷韓雲卿致仕同知袁履善福徵各以居間自任脅得數百金莫以明經優選袁卽家補官出而今上登極高遂去徐事立解矣莫袁俱負俊稱知名當世此舉頗不爲鄉評所與莫終諸生袁後爲唐府長史坐事褫職尙徒歸家老壽健飲啖暮年游金陵時馮具區爲祭酒馮少時故與袁諸子同社相

善至是有所關說馮不能盡從因構飛語中之歐陽比部白簡卽其筆也蓋才高性伎至老猶然居鄉與陸文定亦齟齬陸終不較然其警敏實一世少敵爲詩多奇俊語又頃刻數百言談笑風流後來未見其比王弇州其同年進士也亦口刺而心服之

攻保公疏

隆慶末年華亭爲御史齊康所攻實受新鄭旨也當時人心向徐因發兩人交構謀逐首揆狀至大小九卿給事御史有公疏有私疏合力攻高以保徐至戶部則葛端肅爲尙書獨不肯上而侍郎劉自強爲白頭疏上之

野獲編

卷八

圭

扶荔山房

高去而徐得留矣至隆慶六年先帝已不豫而給事曹大野攻新鄭則受張江陵旨也於是六科十三道各有公私本大小九卿則各具公疏劾大野誣陷元輔而暗攻江陵大野謫去江陵大懼遂以中旨逐高而江陵當國矣一高新鄭也攻之保之俱非定論特皆爲勢所怵而高性粗疎前攻後保皆不得安其位至其後也丁丑江陵之奪情庚辰江陵之乞身無人不保舉朝如狂又詔穢令人嘔噦矣

保留宰相

保留宰相事不經見惟隆慶初留徐華亭者最多然以

與高新鄭者爭構有左右袒也萬曆丁丑至江陵奪情保留則怪矣然猶曰吳趙沈艾等攻之使去位也庚辰年江陵已病其求歸甚懇主上亦為心動矣時大婚已三年慈聖亦久歸政回宮聖齡將弱冠正太阿在握之時使其得請可謂君臣終始兩無負矣而大小九卿則吏部尙書王國光等太常卿陰武卿等各公疏留之言路則吏科都給事中秦耀等山西道御史帥祥等亦合衙門保留何也踰年後病不起身後旋受大僇亦豈非諸公再誤之使上有駸乘之萌乎此風久革已三十餘年至癸丑南宮試福清獨相上命主會試福清初無意

野獲編

卷八

筆

扶荔山房

辭有大理丞前御史朱密所吾甥特疏勸駕語微涉調見者駭愕然以時相方為物情所歸無敢糾之者御史彭天承宗孟露章彈之其殊語云輔臣遵旨自恪邪臣獻媚堪羞云云疏雖留中而朱內媿閉門旋奉差去次年福清亦謝政朱歷南北兩臺所至有聲績此疏未必有他腸而舉事稍出格遂不為識者所諒○朱奉差以冊封藩府行自來慶典無有法官者朱此差實為劫見蓋朱註籍既久無顏入班行政府借此差曲全其體面耳

大臣被論

隆慶初元兩京科道以及大小九卿為徐華亭以攻新鄭高中元少保凡二十八疏而高去究竟不能沒高之雄才今上乙未科道為孫富平以攻秀水沈繼山司馬亦不下二十疏而沈去究竟不能掩沈之勁節近日丁未戊申間言官復為李淮撫以攻李九我閣學并及故相王荆石少傅各不下數十疏王終不應召李遂杜門六年而後行究竟不能污王李之清操蓋一時同聲附和正如飄風疾雨久之天日自然清明物論之定固不待蓋棺也○言事者須得實方動上聽如丁未戊申間李九我之為宗伯次揆趙南渚世卿之為大司農真是

野獲編

卷八

筆

扶荔山房

兩袖清風而言者至以簠簋饗之主上素重二人冰蘖簡注最久見此等疏直一笑置之耳安能轉移聖意哉又如焦弱侯太史不過一木強老書生丁酉年被劾時給事楚人曹大成者至目為莽操懿溫徒取有識掩口更誰信之又彈李晉江諸疏往往指其學問之僻執持之拗全是王介甫嗟乎介甫亦何可輕許人哉

絲綸簿

向傳閣中有絲綸簿為擬旨底本無論天語大小皆錄之以備他日照驗聞上初年為馮瑞共江陵相匿之以滅其欺妄之跡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劉瑾張綵藏去久

英甲申年御史譚岳南希思耳剽其說遂疏請查簿下落以還舊規閣中疏辨謂從無此簿亦初不聞其說上詰譚此語所從來令即回話譚亦以傳聞臆對因重貶去簿之有無總不可知然代言視草尚須存藁豈有聖斷處分寄草創於近弼而條擬本案不留一字他日誰為將順誰為規正又何從辨之況六科俱有抄首底案則閣中雖無故事特設此一簿亦宜○按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向見陸廉伯云絲綸簿為廬陵楊文貞公所匿後文恪進內閣則底稿俱在但不名絲綸簿耳此語既傳嘉靖初言官祖其說謂楊文貞謀奪情以此簿野獲編

野獲編

卷八

五

扶荔山房

宰相時政記

宋世宰相俱有時政記以記一時君臣可否商榷之語以至軍國興革人材進退亦及之可備記注之缺如王安石之實錄授之蔡卞者至再撰國史盡竄執筆舊臣

亦其遺害也若李綱有靖康及建炎時政記雖兩當國柄為日無多所記甚備如姚平仲劫金人寨一事世皆罪綱主謀今記中載欽宗手札往復甚明然則忠定受冤非此書莫能明也蓋得失相半焉本朝無時政記惟楊文貞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文達賢有天順日錄李文正東陽有燕對錄李文康時有召對錄俱記柄政時諸事而不如宋人之詳若彭文憲筆記則又寥寥無足採此外罕見宰相作此書矣近日張文忠居正亦有奏對稿但俱手疏及上批答耳亦間及一二召對俱非關大肯綮者蓋此公假借於中涓或要挾於禁掖不可見野獲編

野獲編

卷八

五

扶荔山房

之楮墨者居多遂并造膝嘉謨盡付烏有可歎也惟徐文貞階有諭對錄抄本幼即慕之頃始得從陳眉公借讀其卷帙幾十倍西楊二李無論朝野大計即醫藥齋醮及官闈御幸無所不獻替不旬日復取去不及手錄今徐氏子孫閱不出矣聞張文忠子敬有書記對揚諸大政者以付其子遜業今永嘉子孫微弱恐遂湮沒矣○今永嘉公亦有諭對錄數葉行世但記救張延齡一事耳

新鄭富平無後

新鄭高少師富平孫太宰初俱以重名大用後皆以太

剛去位未幾俱歿於里第俱無嗣孫為臺臣時與徐華  
亭莫逆疏詆新鄭最醜二公道不相謀相去亦三十餘  
年及其在事權戴之者俱眾然皆負素絲之名即甚憎  
者無能以墨議之近年高繼子務觀務實等爭產各交  
章訟言遺費百萬分授不均奉旨彼中撫按會勘頃富  
平身後羣從爭繼亦互訐于秦中諸當事謂太宰積鏗  
若干寶貨若干彼此構訟不結時西安推官程策為之  
謝決處分於爰書中備列其數孫初下世桃李正繁恨  
程不為稍諱遂以白簡請程去兩公立朝錚錚即微有  
可議何至溺情阿堵使有三尺之孤必不決裂至此古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人以無後為酷罰信哉

陳飛

萬厯初蒲坂張鳳馨相公家有一僕陳姓善走一日能  
八百里蓋躡捷天賦非有他術因名之曰陳飛相公子  
名泰徵者庚辰南宮登第遣飛歸報先馳馬者一日夜  
已至河中府則全錄且在手矣飛之子亦能行一日止  
五百里後為盜受健吏酷罰兩足遂孿然猶三百里也  
此外久不聞近日吳中有一顧姓者初應募在戎籍後  
得異人傳授云一日夜可千里淮撫李中丞三才喜之  
至與分庭抗禮近已不能行問為忌者奪其囊中一小

鐵船去蓋即其師所授也奪者又不得其秘呪如板橋  
三娘子木人亦無所用之顧姓者余亦相稔近已改業  
內外丹矣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鼎臣為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  
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  
薪盡則析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稚共啖人誚責  
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  
狗作饌亦輟伽藍代爨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  
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

野獲編 卷八 扶荔山房

夫

同性俊爽同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強使  
氣常與同里吳侍御慎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  
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  
為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  
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  
吳乾笑無以答

諛墓

從來誌狀之屬盡出其家子孫所創草藁立言者隨而  
潤色之不免過情之譽如考亭之狀張浚尚不免此何  
論其他然如二十年前雲間徐文貞傳出其同里馮元

以時可筆中間刺譏非一至於營建萬壽宮一事謂文  
貞創謀以奪分宜之寵又薦其長子璠兼工部主事督  
工躡陞太常寺少卿此傳盛行人間後有語璠以不當  
刊送者遂止不行因與馮成留首之讐此後馮仕途屢  
躡輒歸咎徐氏下石至今相詬未已也元敏乃翁廷尉  
南岡恩之不召文貞不得辭其責而元敏作傳未免借  
筆舌報怨聞又其家所乞乃任情抑揚亦隘矣然馮元  
敏刻集中所載文貞傳則推獎過情無一貶辭是改本  
矣○近日見文貞論對錄凡十餘卷俱世廟手勅及所  
答密疏中間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即建

野獲編

卷八

五

扶荔山房

儲大典聖意欲遲遲亦不敢顯諫大抵依違居多特不  
敢如分宜父子懷二心任上意於二王中擇一耳及景  
恭王就藩邸穆廟登宸極文貞遂以定策功著稱至壬  
午存問一詔為江陵公視草特引羽翼先帝為言而文  
貞功名寵眷遂為近世僅見然論對一錄其子孫何以  
不秘藏之致吾輩亦得寓目也

五臣

吳中徐天全有貞以閣臣封武功伯為曹石所構因其  
河功告身有繼禹之語謂為不臣幾致伏法賴雷電示  
警得免然猶削奪官爵長流金齒衛今上己卯高昆侖

啟思主應天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首題合場喧噪至江  
陵敗言官糾之謂其用禪受為江陵勸進上意已動賴  
諸大臣力諍得解然亦盡削宗伯學士之職焚其三世  
告身可見神禹固非臣子所敢當也頃丁未爰立現任  
為朱山陰起故相王太倉為首揆而進于東阿李晉江  
葉福清俱為東閣御史康驥漢不揚建白疏有皇上新  
得五賢輔何異舜之有五臣則不言禹而禹在其中矣  
此等非分之譽在尋常文字尙不可況敢聞之君父耶  
賴上寬仁不詰責耳

野獲編

卷八

五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八終

野獲編卷九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內閣

閣臣進御筆

江陵震主

江陵家法

江陵二鄉人

劉小魯尚書

三詔亭

宰相對聯

為李南陽建坊

內閣稱大人

貂帽腰輿

詔附失利

江陵始終宦官

相公投刺司禮

言官論人

浙閩同時柄政

閩縣林氏之盛

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沈四明同鄉

李溫陵相

東西王李

太倉相公

親書奏章

王文肅密揭之發

元旦詩

五七九傳

閣臣致政迥異

元老堂名相同

古道

不願拜相

宗伯大拜

太宰推內閣

宰相朝房體制

豕宰避內閣

閣部重輕

大老居鄉之體

兩殿兩房中書

書辦

仁智等殿官

異途中書初授

野獲編

卷九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進御筆

今上四年六月江陵張公爲首揆進閣中所藏世宗御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製票帖七十道又纂修館中得親批本章共六十三本進之于上時張公新被御史劉臺糾劾說者謂怒劉入骨恨其未置極典因以世宗刑戮言官諸事導主上威嚴雖借口法祖實快己私也至十六年三月閣臣又進閣中舊藏太祖御

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筆七十六道以呈御覽時吳縣申公當國其次爲歙縣許公太倉王公是時朝講漸稀內外亦漸否隔說者又謂諸公以此款上欲如高皇召對勤政講學其意甚美竊謂兩說或出臆度未足深信然雲漢天章留之秘閣使輔臣不時展閱可以警策心魂且見祖宗朝君臣一體泰交之盛今盡登禁掖譬猶六丁取歸天上使人間永絕見聞豈不可惜當時揆地諸公或自有深意乃藿食之見則如此

江陵震主

今上初元嚴重江陵不必言矣至後大婚聖齡已長偶

被酒令小閣唱以侑之閣辭不能上倚醉拔劍斷其總

角羣豎膚訴於馮保保奏之慈聖次日召上詬詰甚苦

至有社稷爲重之說上涕泣謝過爲手詔尅責以賜江

陵而璫保因得中其所仇孫海客用謂二人引誘江陵

條旨俱謫淨軍發南京種菜亦可已矣江陵復再疏推

廣保說謂太監孫德秀溫泰周海俱諂佞當斥三人亦

保之素嫌者上不得已允之受遺元老內挾母后以張

威下迎權璫以助焰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

後發其得禍已晚矣客用久居金陵與縉紳大夫遊先

人同年朱虞葑廷益爲南京大理寺丞談次每稱其賢

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朱愿樸君子言當不妄矣州首輔傳謂上手刃馮保養子二人以致慈聖大怒此一時傳訛其實不然客用逐後不數年馮保亦籍沒以奉御居南京無聊思歸乃具奏遣家奴馮繼清哀祈於上求放還爲言官所聚攻上命南法司究問云客用爲之設謀乃謫保充淨軍管用人十仍着伍事見南司寇姜實疏中蓋二璫晚途復合矣

江陵家法

江陵相怡權時其家人子游楚濱最用事卽世所謂游七者縉紳與交權其厚者如昆弟有一都給事李選雲



南人江陵所取士也娶七妾之妹為側室因修條壻之  
好一日相君知之呼七媵數十呼給事至面數斥之不  
許再見因召冢宰使出之外次日即推江西參政矣江  
陵公當震主時而顧惜名教乃爾此等事豈可盡抹殺  
時給事李宗魯亦娶游七妾之姑與李選同外補僉事  
亦江陵傳示吏部。江陵教子極嚴不特各省督撫及  
各邊大帥俱不許之通書問即京師要津亦無敢與往  
還蓋欲諸郎君繼小許公事業預養其相望耳

江陵二鄉人

江陵在位時附麗者雖眾其最厚密戚無過承天曾大

野獲編

卷九

三

扶荔山房

司空省吾夷陵王少宰篆二人其後並削奪追張氏奇  
頓賊物狼籍萬狀然兩人品實不同曾所至有聲績撫  
蜀尅平九絲冬曹亦著勞勩即在相門未始傾陷一人  
王則狡險貪橫真名教所棄曾不幸與同科受禍世多  
惜之方丘月林同張誠往楚籍沒時曾具方巾青袍入  
謁於後堂丘與揖而送之王則囚首楚服口稱小的言  
詞佞而鄙丘與張怒咎二十而遣之陸五臺不平謂沈  
繼山曰天下亂矣那有少宰決臂之理沈笑曰公善為  
之不然行且及矣時陸正為少宰也此雖一時戲言亦  
足為千古至戒按曾為江陵所厚復以平都蠻功受知

曾之父陽白名璠後其子二科登壬戌進士以參議告  
歸受乃子一品之封世甚榮之及敗時則陽白尚在堂  
與江陵太夫人同一光景王夷陵既奪官子之鼎之衡  
亦削鄉舉籍獨享壽考聞至今尚無恙曾號確菴  
王號少方

劉小魯尚書

劉小魯一備先大父同年進士亦夷陵州人與江陵相  
兒女姻也當江陵炙手時劉獨退避居冷局張謂有意  
遠之已不相悅每遇其行法嚴刻及刑辱建言者輒苦  
口規之遂大矛盾滯南京貳卿數年不遷江陵敗言路  
交章慰薦始晉南大司空尋自免去後再起遂不出其

野獲編

卷九

四

扶荔山房

長子名戡之少年美丰姿有雋才為婦翁所器愛當赴  
省試江陵授意主者錄之乃翁聞之令謝病不入闈江  
陵大怒後以任子得官今為戶部郎。戡之字元定與  
子善其內子為江陵愛女貌美如天人不甚肯言笑日  
唯默坐或暗誦經呪問此經何名不對也歸劉數年一  
日跌坐而化若蛻脫者與所天終不講衾禭事竟以童  
真辭世益與雲陽雖顯晦異迹其為異人一也

三詔亭

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  
攝也攝字於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

可三之乎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謙死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晚年亦自知身後必不保其辭楚按臣朱璉建亭書曰作三詔亭意甚厚但異日時異勢殊高臺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過五里舖上一接官亭耳烏睹所謂三詔哉蓋騎虎之勢自難中下所以霍光宇文護終於不免曩陽子稱江陵爲一世豪傑太倉相公駭而信之故入都不復修卻反加調護亦用化女之言也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詔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野獲編 卷九 五 扶荔山房

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公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慙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翟諸城嚴常熟申吳縣諸堂聯則陳眉公已記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

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此。嘗於都下見一罷閣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

爲李南陽建坊

江陵公之奪情也爲五賢所糾且引故相李文達賢爲比一時京師傳寫羅彝正舊疏爲之紙貴江陵志甚追晉羅倫小子彼何所知尋以葬父歸過南陽檄彼中撫野獲編 卷九 六 扶荔山房

按爲文達建坊表其宅里亦猶秦檜之屢用有官者爲狀元以明其子熺之非倖同一心事也然歐陽永叔與胡明仲俱宋世大儒歐陽五代史屢致意於義子家人以申己濫議之正胡作讀史管見但遇母子間事必再三辨論則以當年不喪生母爲世所嗤也古賢已如此何況江陵公

內閣稱大人

先大父以今上初元之冬從四川少參服闋謁補時江陵公新得國以位業自矜重對客不交一言先大父隨衆謁於朝房張忽問曰那一位是沈大人先大父出應

曰某是也江陵因再揖更無他語而別蓋素昧平生不知何從見知而有此問先大父尋補山東轉陝西而歸江陵始終在事別無他留意也近問之藩臬諸公則政府款洽深談呼公呼丈者多矣更不聞有大人之稱

貂帽腰輿

京師冬月例用貂皮煖耳每遇沍寒上普賜內外臣工次日俱戴以廷謝惟近來主上息止此詔業已數年百寮出入省署殊以為苦而近閣輔臣為甚蓋侵晨向北步入朔風勢面不啻霜刀蹣跚顛躓數里而遙比至已半僵矣蓋賜貂之日禁中例費數萬緡故今上靳之然

野獲編

卷九

七

扶藪山房

又有異者張江陵當國以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大臣自六卿至利道每朝退見閣必手摘煖耳藏之江陵亦不以為訝此已拜賜而違命不用者又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為殊恩獨崔石門夏桂洲二公自製腰輿鼻以出入上大不擇其後翟至削籍夏乃極刑則此事亦撥禍之一端也此未得賜而違命擅用者宰相為百辟師表而自行其意如此功名安得終○四明杜門時歸德公已老偶獨進關正值嚴寒項繫回頸冠頂數貂而涕洟垂鬚盡結冰筋儼似琉璃光明佛真是可憐若西苑路本無多

自無逸殿直廬至上齋宮不過步武間即寒暑時乘馬皆可何必腰輿

諂附失利

戊寅江陵自京師歸葬及自荊州還朝其以異禮事之者無不立致尊顯惟真定知府錢普以嗜味進最為當意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貯童奴設屏榻者江陵甚喜將酬美官以資淺稍緩錢丁艱歸里比公除則江陵已歿次年癸未外計竟以不謹罷斥毫不沾酬報也又初奪情時南北大小臣僚保留其同年陳瓚者北直獻縣人時以左都御史領西臺謀率九列保之會其病亟遣

野獲編

卷九

八

扶藪山房

人以姓名傳送同事者謂必登疏且待此以瞑更囑我為獻縣之陳瓚非南直之陳瓚蓋一時有一人同名同為常伯慮其或誤耳未幾瓚病去位旋卒得諡簡肅近年郭江夏議奪諡者五人瓚居一焉雖議不行而事已流傳汗史冊矣亦何利之有○錢有文學居官亦無穢狀即獻縣之陳所至以廉潔稱一時失計生平盡喪真足可惜

江陵始終宦官

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海內能訟言之至其前後異禮皆假手左貂即就奪情一事而言其始聞喪也

上遣司禮李佑慰問於邸第兩宮聖母則遣太監張仲舉等賜賻近侍孫良尙銘劉彥保李忠等賜酒饌其子代歸治喪則司禮魏朝偕人楚管賜域其身給假歸葬上遣司禮張宏郊餞司禮王臻賚帝賚忠良銀記賜之聖母則太監李用賜路費牌子李旺賜八寶充賞人不用其還朝也上遣司禮何進迎勞郊外其太夫人就養也則上所先遣魏朝伴之入京上又命司禮李佑郊迎聖母則遣謹柯陳相賜衣飾珍異又命太監李琦等郊迎之至其除服卽吉上使司禮張宏引見於慈聖仁聖兩宮旋使宏侍賜宴其滿十二年也又遣司禮張誠賚

野獲編

卷九

九

扶荔山房

敕褒諭至其歿也又遣司禮陳政護喪歸葢一切殊典皆出中貴人手而最後被彈以至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若高新鄭之入相則初以李芳繼以陳洪孟冲而其敗也又以馮保然奏疏中未至臚列內臣姓名如江陵公刻稿之備也仕無中人不如歸耕自古然矣

相公投刺司禮

弇州觚不觚錄云江陵相公謁司禮馮璫投晚生帖此語最爲孟浪予不敢信馮保勢雖張然一唯江陵指麾所以膠漆如一人者僅以通慈聖一路耳何至自卑如

此先人以史官教習內書堂馮遂而張誠代之矣其往還俱單紅帖彼此稱侍生則揆地可知矣

言官論人

張江陵身輔冲聖自負不世之功其得罪名教特其身當之耳昔韓侂胄首至金國完顏氏葬之諡曰忠繆侯謂其忠於謀國繆於謀身今江陵功罪約略相當身後一敗塗地言者目爲奇貨如楊御史四知者追論其貪謂銀火盆三百架諸公子打碎玉盃玉杯數百隻此孰從而見之又謂歸葬沿途五步盤一井十步葢一廬則又理外之談矣其上柱國勛銜雖會加而不受至歿後

野獲編

卷九

十

扶荔山房

遂以爲贈乃云生前曾拜以實其無將之罪更謬之甚者又云今日皇子誕生加恩大臣使居正而在必進侯伯加九錫矣從來後宮誕育未有恩及宰輔者有之實自江陵身後始有識者頗以爲非然則楊何不明糾當事之政府而追忤朽骨之權臣也疏上而籍沒之旨下矣楊以此附正人歷巡方數任至拜大理左少卿而爲給事王希泉德完所擊指爲朱璉王篆餘黨反面賣直并及他穢狀調外去至癸巳大計以不謹罷距抗疏時十年矣又如戊申年一禮部郎論首揆朱山陰十二大罪其事之裝飾不足言至謂礦稅棍徒皆其家人所得

禦人之貨盡歸朱私橐此則舉朝所不信而又指及其  
座師李晉江且并暗摘其門生詞林以杜後日大拜此  
又自有人授指然亦不怨矣此疏初上一時耳目亦覺  
振動後漸為人所覺即被彈章至辛亥大計亦坐不謹  
斥距抗疏時止三年耳戊申以後新咨命下瓦缶亂鳴  
攻太倉晉江未已而攻崑攻湘者四起有所謂單打雙  
敲之說或云紅廟設誓或云關廟歃血或云抱太倉靴  
脚慟哭不唯聖主厭聞而邸報抄傳俱相示以滋席間  
談柄供酒中笑謔董思白太史目之為活水澣傳信然  
哉○癸未甲申間南給事劉一相御史丁此呂論詞臣

野獲編

卷九

七

扶荔山房

高啟愚舜命禹題高坐削官奪告身丁謫去後至大參  
乙未大計以不謹斥孫富平復追劾之坐遣戍劉尋以  
前任知縣謫典史歷任至副使庚戌大計富平再起掌  
銓亦以不謹罷之

浙閩同時柄政

自今上乙酉進王太倉於文淵閣而先任申吳縣許欵  
縣同為南直人最為奇事然末相王山陰則晉人也至  
丙戌山陰憂去申許王三公同事者三年而山陰始復  
起此後則戊戌之秋次揆張新建得罪去首揆屬趙蘭  
谿次揆為沈四明兩公俱浙人同事未幾趙卧病邸第

不入閣四明獨相然列名元輔每進疏揭仍以趙冠之  
凡三年而蘭谿卒於位又至戊申之冬則首揆朱山陰  
卒而首揆屬李晉江次揆為葉福清兩公俱閩人同事  
而晉江已先遷真武廟待放不復還寓福清獨相其進  
疏進揭仍列李名於首如往事凡二年而晉江始得請  
謝政前後浙閩四公俱同鄉同年並相而為首者俱見  
扼不展蓋途徑趨向本不相謀即桑梓猶胡越也欲如  
乙酉丙戌間三相同心不可得矣

閩縣林氏之盛

弇州紀盛事謂閩縣有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瀚子南京

野獲編

卷九

七

扶荔山房

禮部尚書庭機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燦三代六卿在本  
朝只一家又俱係詞林俱為祭酒以為絕盛矣其後燦  
弟煙又拜南京工部尚書而瀚長子庭樞又先為南京  
工部尚書蓋三世昆季共五人俱登八座壽考令終無  
公私之譴且四人得諡恐前代亦未有若父子宰相則  
有南充陳文端以勤子文憲于隆本朝僅一家亦弇州  
所未及紀也○近日餘姚孫燧以副都御史死事贈尚  
書燧子陞禮部尚書陞子鑑吏部尚書銜禮部侍郎銜  
太常寺卿鑛南京兵部尚書亦堪並美林氏

沈四明同鄉

沈四明在事與西北不洽固也而待同鄉尤薄時浙之名碩惟沈繼山思孝尤著特以與孫富平相構久不出壬寅冬沈歸德為次揆初抵任兩人交尙未離一日謂四明日公之里人又貴同年如沈繼山司馬者宜亟用之吾同里門人之呂新吾坤亦宜一出四明怫然曰呂之當起不必言若沈司馬者吾不敢聞命事遂已蓋呂司寇為富平所厚與沈司馬爭為太宰同罷四明方欲結歡西北故抑司馬以伸司寇究之司馬絀而四明仍不為西北所與也時四明最善者如蜀人錢給事夢皋張御史似渠齊人康御史丕揚若浙人則有陳官允之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龍姚給事文蔚鍾給事光斗賀吏部煇然俱稱契厚然自以聲氣相引重非關桑梓也

李溫陵相

丁未歲閣臣獨朱山陰一人尙未得稱首輔上起故相王太倉宗伯于東阿於家召葉福清於南部李溫陵以現任晉大宗伯同入閣時王不出葉召未至于抵京見朝三日而歿惟李即赴閣辦事先是推舉時言路攻李者矢如蝟毛不謂上違衆用之一旦與朱兩人共事衆益忿懼詆之愈厲未幾葉至李杜門乞身朱亦卒於位李當首揆攻者矢石復集李遂決計不出而葉獨相矣

議者尙恐上眷李未衰逐之轉急李遂移居演象所之真武廟悉遣家累以示必去自戊申至壬子旅居五年而始得請物情既不附大權又不關寒暑閉門更無一人窺其庭即其衡文所首舉已在詞林登坊局者更對衆訕詈之以明大義減親李性素褊至是却恬然不以為異有一同邑晉江士人從邑令行取為工部郎管廠平日荷李提挈不淺適當酷暑真武廟地湫隘李乞其廠中餘材搭一席篷遮日畢事出門偶遇舊友見之惶駭無人色哀祈其秘弗言則一時人心趨向可知矣古來宰相受侮者亦多未有名列首揆身居敗屋幾滿再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考淪落無聊至此者亦史冊所未睹也工部郎後改臺員出視淮甌以簞簋落職遣戍○晉江公居破廟五年乞歸之疏幾七十上每篇有一議論初不重複且詞理燦然明白真是文家老手惜當時草草閱過不曾錄得視之亦可以悉文章之變態才士之用心

東西王李

宣德初年三楊相公同在閣士奇為泰和人號西楊榮為建安人號東楊溥為石首人號南楊未幾二王同官詞林對掌制誥並至尚書英為江西金谿人號西王直為江西泰和人號東王蓋從居第得名不過都人所指

稱耳至今上乙酉二王同日大拜錫爵為南直太倉人號東王家屏為山西山陰人號西王又以地言也無論俗稱即上宮中對大璫女侍亦以呼二公可謂過矣又穆宗潛邸正妃李氏直隸冀州人先崩隆慶間進封尊號即孝懿皇后也其家東城人稱之為東李今上生母慈聖皇太后山西翼城人也以皇貴妃進加尊號太后故從東李入內兩家脩好甚至都人目之為西李云

太倉相公

今上輔相中以子所知持身之潔嫉惡之嚴無如王太倉相公甲申歲從禪制中起家入相未行有席平人連

野獲編

卷九

五

扶陽山房

三元者辛未進士曾為吳之常熟令作文賀之謂太倉為元聖封公愛荆為啟聖王大怒即欲露章劾之為舟州公力勸而止甫至京而有蒙陰人淮安府同知公一揚者故已未進士從郎署屢蹶至此具疏建白而以私書相干且行請乞憐王并其書上之同知坐斥去一時百辟凜然謂庶幾楊縮杜黃裳之風既因壽宮事劾三少卿漸與諸建言者不諧至戊子而乃子辰王發解高饒事起議者紛紛蓋長洲一少宰與吾鄉官詹主試者爭進用構成其事以逐官詹辰王才實高覆試仍冠其曹而官詹尚在位於是言者曹起并總憲之右官詹者

亦被惡聲矣然太倉與官詹寔不厚頗有知其狀者惟其時吏垣都諫缺其資俸當屬澤州張元冲養蒙而浙中一給事即其次人望大不及張然為太倉甲戌分考首錄士詭得之張補工科都次年又出為河南參政張亦太倉丁丑庶常教習門生又吳門大主考門生因謂太倉厚其所私而故抑之且逐之恨遂不可解并遷怒首揆吳門矣張負物望為西北諸君子領袖尋從參政擢同卿以至僉院副院司農主持議論者十餘年即官平新建賀首相仇亦從司農公起見其禍蔓延至今益葛藤無了日云○太倉公發公一揚賄固云嫉惡竊以

野獲編

卷九

五

扶陽山房

為太過後來效顰發覺者接踵漸不復出正人益覺太倉多此一事今刻文肅公集不載此疏且志狀中亦不書此舉想太倉存日已削其藁矣

親書奏章

世宗御札至閣最夥及在西苑則在直大臣日承手詔無慮數十而諸臣回奏亦皆親書如嘉靖辛丑夏言以左削復官其謝疏中有洗改字面為上所詰責是矣然特撰元侍奉諸大老為然而外臣則不爾惟胡宗憲在浙江每疏必手書前後如一最後得罪坐死上猶稱述此事遂得釋還則亦曲謹之效也近年故相王錫爵密

揭亦其幼孫所寫故竊啟者不敢私易得以初稿達御前不然禍不知所終矣

### 王文肅密揭之發

丁未年婁江公密揭俱云出自淮上抄傳即李修吾最  
後書揭中亦自認身所傳布矣近見陳眉公又云此事  
極寬是乃王吏部問伯賂文肅幹僕盜鑰私錄之且添  
改其詞以激言路之怒如重處姜士昌等語以寄南中  
段黃門諸公實不由李中丞也初問伯不謂言路遂聚  
攻文肅意頗慙沮乃委罪於李中丞其時為中丞者既  
無怯篋始謀即宜直辨其誣乃冒居發奸首功取悅時

野獲編

卷九

七

扶荔山房

賢以為擁戴入閣之地是兩公者均非君子之道矣○  
問伯為文肅通家子朝夕過從本無毫髮仇隙特以己  
丑館選不得預以此切齒終身恨之然是科入選者止  
二十二人其時王字泰肯堂為文肅至契已居館元而  
董思白其昌名蓋一世自不得見遺唐完初效純為荆  
川先生冢孫乃父凝菴太常又次輔新安第一高足用  
全力圖必得則江南四府已用三人萬不能再加矣時  
松江陸伯達亦有聲乃父宗伯平泉飛書力止之叮嚀  
甚苦伯達遂不赴考時服其恬問伯才名家世不下唐  
王二公遂憤憤不能解每遇文肅大小舉動必密偵以

播四方而文肅終不悟以至於沒發揭事余會記之近  
乃知出於王吏部然婁相之傾心淮撫與淮撫之款賄  
婁僕皆寔事也

### 元旦詩

申文定相公與王百穀同里同庚為史官時即與相善  
及罷相歸每元旦必作一七言律詩以示王王即和而  
答之旋以兩詩並粘壁間直至歲除不撤次年元旦申  
再有詩及又和而揭之齋屏舊者始除去蓋自辛卯文  
定返里壬辰至壬子凡二十一年歲歲皆然是年百穀  
下世再閱歲甲寅而文定亦捐賓客矣想修文地下其

野獲編

卷九

六

扶荔山房

遇新歲唱和必如生前不少衰而粘屏與否則不可問  
矣○分宜在首揆時山人吳擴者作一詩其題云元旦  
懷介溪閣老亦揭之齋中有友戲之曰君以新年第一  
日懷當朝第一官若循級而下懷至我輩即除夕未能  
見及也似亦相似

### 五七九傳

近有作五七九傳者蓋皆指今上首揆江陵吳縣太倉  
三相公用事奴也七為游七名守禮署號曰楚濱當江  
陵相公柄國時頗能作威福亦曾入貨為幕職至冠進  
賢與士大夫往來宴會其後與徐爵同論斬爵死已久



問七尙至今在獄當其盛時無恥者自屈節交之耳江陵馭下最嚴聞七娶妾與兩黃門李姓者相連大怒笞之幾死二李皆見逐矣吳縣在事其焰已不及江陵之百一所謂九者本姓宋名徐賓從吳縣初姓也嘗號雙山主人先自馴謹畏禍其後亦能守法第頻與邊將往還通路遺如李寧遠父子皆爾汝交亦有一二縉紳留之座隅者維援納京衛經歷因覃恩得封其父母以此物論歸咎主人此則吳縣懷懂之過但徐文貞當國時其僕徐實輩已冒功爲錦衣百戶矣九死未久其子已酷貧五則名王佐署號念堂婁江當國最晚最不久門野獲編

卷九

九

扶荔山房

庭素肅無敢以幣交者惟五與弇州僕陶正者爲密友因染其骨董之癖頗收書畫銅窰之屬邸中游棍時趨之又曾買都下名妓馮姓者爲妾頗于婁江家法其妓亦遂逐矣五比九尤爲小心見士大夫扶服謹避今臚列成三并前二人無色矣此傳出京省一詞林大僚筆其時正負相望以小嫌失歡於吳縣不薦之入閣及辛卯冬被白簡擬旨又不固留之以此描寫宋九以寔主人之墨而五七則干連犯人也

閣臣致政迥異

宰相進退係國家大體其自處與主上處之皆有禮先

朝無論矣今上御極後如高新鄭張新建之逐出自內旨不必言初則呂桂林四疏而退申吳門爲上所眷置至十一疏亦允後則王太倉尤受寵注亦入疏卽見俞至許新安王山陰稱佛聖意許以三疏王以五疏俱得請矣至趙蘭谿邸邸則時歷三年疏凡八十餘上而卒於位說者以爲子弟輩貪戀權位制其乃父致然沈四明告歸僅匝歲而辭疏亦至八十說者又謂欲挈歸德同行故久不去位是時相體已掃地矣又至李晉江則在閣不兩月而居真武廟凡六年謝事之章百餘始放歸直如囚之長繫馱之在檻而已尙可曰相體曰主恩野獲編

卷九

九

扶荔山房

元老堂名相同

宋朱紫陽號晦庵而本朝劉文靜亦號晦庵然古今不相及或云朱所署爲晦與劉本不同也若宋宰相吳育號容齋而南渡洪學士邁亦稱容齋洪素博洽何以卽卽以名其刻本詩集今尙行世而近日吳門申瑤泉相公謝事歸亦構別業名賜閒堂刻圖記署詩文俱用之同爲首揆相去不數十年何以雷同至此想或偶不記憶耳

古道

古人交以先投契為主不論後來貴賤如魏野之於王  
旦邵雍之於文彥博司馬光尙矣輒近漸失此意而尙  
有存者如松江之陸平泉崇伯與徐華亭科第相去二  
十年徐已位大宗伯陸尙史官講敵禮此詞林前後輩  
之最不拘套者又如今上丙戌年王太倉在揆地時海  
鹽舉人王文祿者以公車至太倉坐之上席文祿亦不  
遜踞客位如平日此故友窮達之不拘套者至如先同  
年而晚途顯晦頓異者又曾同席硯而後出門墻者則  
體統迴不假借王弇州爲藩臬時江陵當國其同年也

野獲編

卷九

三

扶荔山房

通書不書銜不稱晚竟究易之先外大父爲山東憲使  
授書於同年太倉相公則書銜而下仍年眷弟亦不以  
爲忤今則蠅頭細書青面手板無有敢及年字者矣惟  
京卿尙有之侍郎則稱年晚生尙書則僅年侍教生近  
年申吳縣七旬蕭岳峰大司馬其同年也時申久居林  
蕭已晉三孤尙於祝文稱侍教他可知矣然則趙司馬  
鑑稱年晚生於首揆費鉛山致有神童之謂今何足異  
也至座主門生等威更峻不論生平交誼概執弟子禮  
如顧涇陽吏部之子孫柏潭少宰雖認師弟於公會而  
宴見則稍通融聞二公俱有後言二公真人品真交情

尙不免俗何論其他蓋古道之望於世法久矣○王文  
祿亦博洽士也丙戌入京都年已望八是科正太倉主  
考榜後搜取其落卷閱之首篇題爲君子名之必可言  
末句無所苟而已王之結語二小比相對云由哉苟也  
苟哉由也太倉每舉示人以爲笑柄

不願拜相

今上登極起陸平泉宗伯於家陸於江陵公爲前輩素  
所敬服將援之入閣與同事且示意使附己陸佯爲不  
覺竟托疾乞歸江陵愠其異己亦不堅留比歸遂不復  
出天下高之然而已有先之者李文敏蒲汀 廷相在武

野獲編

卷九

三

扶荔山房

宗時以史官在講筵儀表豐偉音吐洪亮上顧而屬目  
遂擬相之時錢寧江彬輩卽致賀且市德李愷懼力辭  
不得以權譎托他璫詭詞致懇始免當時尤之者曰功  
名到手爲真奈何作態迨後門人張羅峰翟石門嚴介  
溪又門人之門人夏貫溪相繼爲元宰而李終不得李  
不悔也李在世宗朝以正任戶部尙書帶兼翰林學士  
爲本朝僅見及考滿以正二品加太子賓客僅得三品  
亦故事所未有前此景帝朝侍郎俞山俞綱等俱加東  
宮三少則又三品上兼二品與此正相反皆異典也陸  
公以林下進加太子少保尤爲聖朝優老盛事二公俱

以完名老林下勝於黃扉忍詬多矣。○正德中呂涇野  
神以劉瑾同鄉驟遷亞卿亦欲引之入閣呂遂不與往  
來幾為所中瑾敗而免。○今上之十年潘新昌為馮保  
受業舊師在里中用故相薦以宗伯起武英殿大學士  
中道策免其辱更甚昔嚴挺之寧不為相必不見牛仙  
客卓哉

宗伯大拜

今上壬申即位首簡禮部尚書呂文簡調陽為次揆初

元之後惟戊寅馬文莊自強再以宗伯入甫半歲而卒

至壬午張江陵薦潘新昌辰以舊禮卿入武英殿未任

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論罷自後大拜者俱以侍郎得之直至辛丑九月沈歸

德朱山陰俱以故宗伯起田間入東閣自呂文簡以來

恰三十年矣說者遂以春卿為鈍物又壬辰之後羅康

洲萬化范含虛謙余雲衢繼登三公相繼歿於位辛丑

八月馮琢菴琦以久次得之然甚不樂不旬月而沈朱

大拜馮久負相望且以現任南宮不能得自謂必絕望

矣愈以怏怏甫任歲餘亦病終於邸第年僅四十有五

云

太宰推內閣

傳奉陞官本非治朝佳事至於傳陞大僚尤為非體先

胡正德間不必言即成宏兩朝號稱盛世亦不免此如  
倪文僖謙之為南大宗伯王端毅恕之以尚書撫南直  
隸屠襄惠滿之得太宰徐官保瓊之得宗伯皆是也至  
於輔臣以中旨入閣雖先朝皆有之惟世宗朝為多而  
臣下不敢議今上辛卯申吳縣謝事中旨用趙爾谿張  
新建二公入閣實申所揭薦也時陸莊簡新入領銓特  
疏諍之謂斜封墨勅乃季世亂政況輔弼近臣無夜半

傳出之例漸不可長其詞甚峻上優容答之比有旨再

推閣臣則銓臣為政陸於會推疏中列堪任者數人以

己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云卿向有疏欲

野獲編 卷九 扶荔山房

復會推舊制今果卿居首足見請推之意陸惶恐謝不

敢遂閉門請罷給事中喬盾承風旨劾之見逐矣陸初

治邑有聲當宗人陸炳盜柄欲引居言路苦乞刑曹郎

又欲引為吏部郎告改南禮部以出炳敗始進用後與

江陵石交比其柄政又借端見忤而行自此名重一世

迨晚節熱中揆地遂為聖主所誚真所謂日暮途遠也

宰相朝房體制

宋世宰相居政事堂受百寮參謁俱踞坐不為禮唯兩

制侍從以上始稍加延接耳本朝既不設宰相亦無政

事堂凡為閣臣者但以朝房為通謁之所然署名翰林

院初非曹省公署也向來庶僚見朝房者有所請質大半多立談至吾鄉陸莊簡光祖為卿寺時江陵公嘗以氣蓋羣公與客立談不數言即遣行陸至揖罷便進曰今日有公事當詳議須一席侍坐方可盡其愚不然且告退從此不復敢望清光張備其氣始命坐接對自此循以為例即庶僚亦得隅坐矣江陵驕倨獨此一事號為能折節陸與深交故敢直言不致逢其怒耳陸先為選郎見都察院三堂長揖不跪彼此爭禮不勝而屈後為少宰勸無上進道至遭呵罵唯此一番得勝耳○舊翰林編檢俱避太宰自嘉靖萬鐔秉銓史官始與平

野獲編

卷九

三

扶荔山房

交若古士之抗少宰則不知始於何時

家宰避位

自來六卿皆避內閣惟太宰則否自分宜勢張家宰亦引避遂為故事陸平湖始改正之然預囑與夫宛轉迂道不使與內閣相值以故終其任閣部無爭禮之嫌後乘孫富平但循陸故事不能授意於昇卒卒遇張新建下輿欲揖張擁肩蔽面不顧而去遂成仇隙蓋兩家構兵自有大局然此亦其切齒之一端也富平再出時福清獨相故號聲氣意其前輩重望或未必相下富平監前事獨引避恐後福清大喜過望一切批答相應如壘

熊久之孫威福既成羽翼更眾政府反仰其鼻息會富平考滿加一品福清有所珍玉帶欲遺之慮其見卻使其客胡給事忻先道意孫徐曰此亦後生輩好事吾何忍辭葉方敢以為獻蓋勢之所歸即大賢獨相亦且聽之矣○按江陵在事時家宰不過一主書吏而已及吳門則通商推相可否其權大半尚在閣至陸平湖秉銓雖從政府取位而自持太阿王山陰亦委心聽之故閣部號相歡王太倉自家來居首揆時孫餘姚已先位太宰為諸君子所脅持屢與太倉抗因而有癸巳京察重處功郎之事此後則孫富平與新建各結強援相攻若

野獲編

卷九

美

扶荔山房

胡越而閣部成兩訟場矣李延津與沈四明稍洽而上饒楊少宰繼之亦受諸名流控制與沈途徑各分而體局猶未盡裂朱山陰病強半邸第不能干銓政銓地亦不忍忘之至福清獨相起富平於家雖從人望亦以先輩同志冀得左右如意比至則擁戴諸公在朝在野各自居功以取償秦中在言路者又不能以道相夾助於是黜陟大柄閣中不復能干預而家臣一嘖笑問揆地之毀譽去留係之聞福清亦甚悔恨無奈彼六副已完又無金翅鳥啖神能力反事事願指閣中視江陵時真手足易位矣○辛亥內計詞臣之削謫皆掌院王耀州

一人為政福清毫不得主此本衙門事而貌首揆若贊  
癘福清所以亦不樂

閣部重輕

六曹文武二柄政為極重其輕則始於嘉靖初張永嘉  
之未相也先攝西臺篆刑辱大臣以張角距比得柄得  
君箝制天下方桂其同志也王瓊其起枯骨而肉之者  
也汪鉉被其羽翼而奴事之者也四人者先後在銓地  
十餘年與永嘉相終始張去而夏貫溪為政其寵信不  
及張而氣燄與橫肆過之旋進旋奪與部臣互有低昂  
比夏誅而嚴分宜在事凡秉國十九年以吏兵二曹為  
野獲編 卷九 扶藪山房

外府稍不當意或誅或斥二曹事之如椽吏之對官長  
主奉行文書而已嚴之見逐徐文貞為政無專擅之名  
而能籠絡鈎致得其歡心秉東西銓者在其術中不覺  
也先帝獨任高新鄭以首揆領統均乃古今一大變革  
且其才足自辦視他卿佐蔑如也迨今上冲年張江陵  
以受遺當阿衡之任官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  
朝罕儼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張歿  
而事體大變申吳門以柔道御天下時楊海豐用者舊  
秉銓和平凝重政府安之者十年楊去而宋商上代之  
欲大有振作而不及待吳門亦解相印矣陸平湖故與

揆地相知時王大倉繼當國卧籍未至尤陸心膂石交  
而暫攝政府者為王山陰與陸傾蓋相善銓政幾還舊  
觀甫期而二公俱去國矣太倉還朝孫陳二公相繼為  
吏部同為浙人又同邑也修平湖故事稍稍見忤端蓋  
王非撓部者而不能不惜閣體之日見輕孫陳非侵閣  
者而不能不恨部權之未盡復其黠而喜事者復從旁  
挑之遂有異同之說然王亦自此急引退矣趙蘭谿名  
曰首相以庸碌見輕張新建代庖遂與太宰孫富平植  
黨相攻先後並去禍變蔓延至今未已此後則沈四明  
繼之在吏部者前為李延津今為楊上饒以少宰署事  
野獲編 卷九 扶藪山房

大老居鄉之體

庚寅年吳縣申相公正當國時江南大饑上命給事中  
楊東明銜專勅出賑駐節吳中每過申門輒屏驂從步  
行葢申乃楊丁丑大座師也時謂其禮太恭至壬辰申  
已謝相即歸里時吳江知縣黃似華以才新調至亦申  
門人之門人入郡城訪申則呵殿至門彩服踞上坐申  
相辭以疾不而時謂其禮太倨二公皆蜀人也然申與  
其地方官往還修郡民禮甚謹吾鄉如沈繼山則不然  
生平絕不與守令交其必欲求晤者則野服相對頃丁

酉年以右都御史告歸嘉禾兵使劉庚其同年也首來相訪輒葛巾芒履以出自云引疾不出門送至中庭而止又不報謁劉大怒詬罵欲起大獄羅織之以物論不可始息余訝其過亢私問之曰陸莊簡太宰生平醜體然銓罷還家親見其肩輿抵縣門何不稍效其折節乎沈曰陸余石交也晚年殖產太厚諸子無能繼述者不免爲後人屈余無田無子何所顧恤則始行吾意可也

兩殿兩房中書

文華殿本主上與東官講讀之所視唐之延英宋之集賢其地最爲親切非如武英殿爲襍流窟穴以故自永

野獲編

卷九

无

扶荔山房

樂以後輔臣拜大學士者卽華蓋謹身在正殿之後皆繫銜其間而文華以偏殿獨缺則地望邃密故也其中書房入直者稱天子近臣從事翰墨如閣臣王文通一寧以永樂甲榜翰林修撰供事文華殿宣德年間沈度已正拜翰林學士沈粲已官右春坊右庶子尙結銜文華殿書辦李應楨自乙科入官太僕少卿其稱亦然至正德嘉靖間則兩房事寄已踞文華上矣乃周惠疇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尙書談相亦以儒士入官至工部左侍郎俱稱文華殿書辦自若也然自正德以後科目正途無一人肯屑就者此官益以日輕自近年來鬻爵事

興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俱許入貲直拜不復考校藝能人竟以異流目之且俱虛糜公廩不從事於濡染卽一殿之中已自分爲兩途不相往還而東西二殿亦不復低昂矣至制勅誥勅兩房今爲閣臣掾屬僅比唐宋宰相主書堂後之役然永樂相設內閣本理制誥其後漸以中書入直猶唐宋兩制之意宣德間始專設西房處之而閣臣身居於東因有兩房之稱非專屬中書官也其後制勅誥勅又分而兩房遂屬之中書稱閣臣屬吏然其銜自云文淵閣書辦或云內閣書辦專隨輔臣出入一切條旨答揭俱得預聞揆地亦間寄以耳目

野獲編

卷九

无

扶荔山房

其選本不輕且得拜翰林典籍侍書及司經局正字等官與玉堂稱寮案而修實錄修書史俱得効勞充膳寫催纂收藏之役以至東官出閣亦供事講筵他日龍飛並沾恩典或得蔭子俱非文華諸人所敢望又何論武英諸君自此遂諱稱書辦改署其銜爲辦事於是兩房諸寮間有甲科名士亦居之如徐學謨以吏部主事入供事吳國綸則出拜吏科給事中嚴杰出爲御史歸有光則入爲太僕寺丞供事至於乙科非高才大力不得入其不願久留者俱以郎署出爲藩臬大吏矣其以監生儒士選者亦得積資帶銜卿寺部堂以上尊官矣穆

宗朝高斯鄭始建議兩房不得拜卿貳兩殿不得過四五品上允之命著為令然未久已盡踰越而兩房又日以加貴即兩殿有朵頤登瀛至傾囊罄家求改入而不得者矣以今日兩中書相視幾有雲泥涇渭之別然成化以前惟武英稍為猥雜而文華之與兩房似亦不甚軒輊也○太常少卿程洛者即宣德間中書程南雲之子先以尙寶司丞在內閣司誥勅成化乙酉年取人文華殿東耳房書辦以至今官則中書官舊例可知矣南雲官太常卿至充廷試讀卷官

書辦

野獲編

卷九

五

扶荔山房

書辦為筦文書者通稱以故秘殿內閣凡帶銜中書科俱以入銜本不足諱如輔臣大拜奉旨則曰入閣辦事甲科各衙門觀政期滿未授官者曰某部辦事進士益俱以政務所自出也若兩殿各有待直房內閣又有制誥兩房所司不過筆札今兩房久次者忽自尊其銜曰掌房事其次則曰辦事至効勞者亦稱供事以自別於書辦兩殿官亦因而效顰焉而書辦之名遂專屬於大小曹署之掌案胥吏矣今胥吏書辦之權已超本官之上而吏禮兵三部之權又超諸書辦之上恐帶銜中書官無此炙手也

仁智等殿官

仁智殿者故元時在內苑萬歲山之半為游幸之所今不復存本朝武英殿後別有仁智殿為中官受朝賀及列帝列后大行發喪之所武英殿之東北為思善門即百官及命婦入臨處凡碟流以技藝進者俱隸仁智殿自在文華殿武英殿之外曾見呂紀翎毛極工迥出生平濡染之上下題仁智殿辦事錦衣衛試百戶王某葢其時百藝所萃與工匠為伍即今武英殿諸人之前輩凡內府各監局寺觀俱有之抄寫小說雜書最為猥賤成化間如周惠鳴後官至尙書其初乃以大慈恩寺書

野獲編

卷九

五

扶荔山房

辦入銜然此後遂自列於武英殿不復稱仁智矣若文武兩殿本自有別文華為司禮監提調與提督本殿大璫相見但用師生禮武英殿中書官先朝本不曾設其在今日則屬御用監管轄一應本監刊刻書篆并屏幃榱角以及鞭扇陳設繪畫之事悉以委之其見大璫禮頗峻成化初元太監傅恭傳旨陞技術士文思院副使李景華等為中書舍人御用監書辦自是負販厮養傳奉不絕幾不可清近之班景華後陞至通政司傳旨尙稱御用監辦事葢其時即武英殿亦未許入銜也而文華之體則尙在葢自宣德間置中書舍人數員供事

文華門東廊備上宣喚寫門聯年帖之屬署銜曰文華門耳房書辦本係翰墨親近至成化間亦各以傳旨進秩地望漸輕遂對稱爲兩殿官其間供事者皆以菟進或獻詩詞於大璫者亦得之於是科目清流無肯預列憲宗朝刑部主事郭宗以太監覃昌傳陞尙寶少卿直文華殿宗起進土工刻印章爲中人所引遂與市井小人趨走無別愧恨成疾以死正德初逆瑾用事時有工部主事徐子熙者亦起家進士挾冊與雜流並試得陞光祿少卿供事於文華殿之中書房士林賤之不齒之縉紳焉此後則賞郎白身輩充初其中雖自命清流忽野獲編

卷九

畫

扶荔山房

異途中書初授

兩殿官雖分而考授例則無異其以監生入者歷三年卽拜中書舍人若九年卽陞帶銜部寺矣其以儒士起家者僅得鴻臚序班九年滿始得從八品又九年始拜中書舍人其途紆迴如此此後歷俸加陞則卽署卿寺便無分別若邇年納級則又不然矣○猶憶往時松江潘雲龍以監生考授武英殿試中書樂清趙士楨以欽

召人文華殿然以儒士在直二十年尙爲鴻臚主簿休寧黃正賓亦以儒士入武英止鴻臚司賓署丞此三人皆他途中知名者時納官例未開也

野獲編卷九終

野獲編

卷九

畫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目錄

詞林

翰林權重

選庶吉士之始

遍歷四衙門

勝國詞臣出使

詞林中舍互改

鼎甲同為庶常

庶吉士失載

醫官再領著作

吉士寫佛經

進士授史官

正統戊辰庶常

武弁保雷詞臣

檢討掌翰林院

詞林單名

改名被疑

翰林陞轉之速

野獲編

卷十目錄

扶荔山房

翰林建言知名

正德朝鼎甲庶常

庶常再讀書

館選定制

詞臣遷官

庶常授州縣

翰林一時外補

壬戌科罷選吉士

鼎甲召試文

楊名編修

翰林散官

詞林拜太宰

交際

翰林應制

翰林官先奏事

庶常授官

吉士散館

丁未閣中林氏之盛

戊辰詞林大拜

四六

黃慎軒之逐

詞林前後輩

四品金冑

翰苑設教坊

侍從官

官僚超贈

從龍外遷

坊局

官僚兼官之異

詞林知制誥

王師竹官庶

野獲編

卷十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詞林

翰林權重

內閣輔臣俱繫職詞林至今上任視事仍在翰苑凡支移俱以翰林院印行之人謂詞臣偏重為非是未知太祖時故事也洪武十四年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春坊會擬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是生殺大事主於詞臣矣至十二月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左右春坊司直正字等官攷駁諸司奏啟以聞如平允則序銜

野獲編

卷十

一 扶荔山房

日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列名書之以進則唐宋平章參政之任又兼之矣十五年廢四輔官遂設華蓋等殿閣大學士以邵質等為之二十三年止稱學士而任事如故也惟建文不設學士而永樂仍為殿閣大學士秩本尊於史官坊局安得不司禁密之寄議者紛紛正未攷夫典故耳

選庶吉士之始

今會試後攷選庶吉士人謂始於文皇帝永樂甲申科取二十八人以應列宿相傳已久而竟不然自太祖洪武四年開科取士至六年癸丑又當會試詔命罷之特

選河南舉人張唯等四名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授

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宋濂桂彥良等教習此即選考庶常權輿於此矣至十八年乙丑科而一甲三名丁顯鍊子寧黃子澄俱授翰林院修撰此鼎甲得詞林之始也是科即有庶吉士楊靖者試事於吏科尋出使還即陞戶部侍郎則遴考庶常似是此年創始然讀大誥又載承勅庶吉士廖孟瞻以受賊誅事在十八年則不始於乙丑矣又徐孟昭傳云孟昭舉洪武乙丑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其傳為梁用之所作又戶部尚書追封湯溪伯郭資亦乙丑科翰林庶吉

野獲編

卷十

二 扶荔山房

士至二十一年戊辰解縉亦為中書庶吉士自戊辰至甲申又七科而文皇帝修太祖故事一甲會榮周述周孟簡三人俱授修撰又選楊相等二十八人為吉士併揆宿周忱為二十九人耳向來紀述者殊未核。按洪武十八年狀元有云花綸者則見永平志有云鄧偉奇為榜眼者見楚紀是科會元有云黃子澄者有云鄧偉奇者俱未知孰是

遍歷四衙門

今世呼翰林吏部科道為四衙門以其極清華之選也然未有遍歷之者本朝惟江西樂平人徐旭字孟昭登

洪武十八年乙丑進士授河南道御史入為禮科給事中以忤旨降涿州訓導進鳳陽教諭擢安王府紀善以薦者陞知州又入直史館出為吏部考功員外郎太宗入紹陞郎中預修太祖實錄陞國子祭酒降雲南參議改翰林修撰命修永樂大典未幾卒蓋於四衙門美官無所不歷又再為教官一出曳裾一典方州一參方面且會正大司成之位三領著作之任晚終於六品史官於法不得郢乃文皇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又命官給檇以殮恩禮始終亦異矣。一云旭為永樂四年丙戌會試同考官卒於闈中

野獲編

卷十

主

扶荔山房

勝國詞臣出使

太祖定天下以元故詞臣危素周伯琦輩不能殉節薄之俱廢置不終所以勸事君也然有極異者如翰林侍讀張以寧登元泰定丁卯進士任黃巖州判官再陞六合知縣又教諭淮南再徵國子助教累入翰林蓋食其祿者四十餘年至明興拜前官奉使安南封其國主未至王卒國人請立世子以寧不從復請命於朝乃許之上以其奉使不辱御製詩八篇賜之其寵異如此按以寧祖名雷孫元禮部尚書父一清參知政事為元世臣不宜遽忘其恩也又羅俊仁者為偽漢陳友諒翰林編

修太祖取九江歸附以為國子助教遺說友諒子陳理於武昌降之又使山西諭降擴廓帖木兒遷翰林編修又使安南不受餽遺上嘉之拜宏文館學士以其樸野呼老實羅而不名乞致仕歸賜以大布衣題其上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嘉賜汝布衣放歸田里復召至京上憐其老遣還賜以玉帶及鐵杖裘馬食具其被眷又十倍以寧有非宋金華陶當塗所敢望者豈以二人雖仕兩國不及危周之顯貴耶抑以出使時有口舌之勞也是未可測

野獲編

卷十

四

扶荔山房

詞林中舍互改

翰林著作之庭中書絲綸所出古來並重至我國初猶然如洪武間朱孟辨以翰林編修改中書舍人至永樂間黃淮以中書舍人召入翰林備顧問尋命入內閣掌制誥陞編修庶吉士張益授中書舍人陞左評事俱仍於翰林院供職姚友直以中書舍人陞太子洗馬而庶吉士高穀等七人同授中書舍人高即轉春坊司直郎宜德間朱祚以詞賦授中書舍人陞翰林修撰教內官書景泰元年中書舍人陳學等四人俱陞翰林編修仍於內閣書辦蓋當時以為恆典自舍人之有胄子而任漸輕其後襍流貨郎一概混拜兩房兩殿充塞且負甲

科筮仕授此官者必別標署以自異矣然翰林之猥襍在唐尤甚如畫工碁博士茶酒司之屬咸得待詔翰林猶今日中書科薰菴玉石之無別也必如國初故事始不失兩制遺意云

鼎甲同為庶常

國初選庶吉士不獨諸進士也亦不獨新科也如永樂甲申科則一甲曾榮等三人楊相等廿五人為廿八宿而以周忱為揆宿宣德三年戊申將立太子上欲選賢才備官寮上出題親試為諸葛孔明可與禮樂論拔翰林官及進士共三十一人比永樂二十八宿例則有官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者不列宿中矣特狀元馬愉乃為選首而以所為二十八人者正史及紀載諸書俱不載姓名今無可考惟是宣宗在御十年凡三開科宣德二年為丁未僅雷刑恭一人為庶吉士以譯字得第因雷之是年所得吉士又有蕭鎡共二人而已五年為庚戌科命大學士楊士奇等選薩琦等八人為庶吉士上親試用人何以得其力論命侍讀學士王直為之師給房舍酒饌如永樂例至八年為癸丑科是年三月命禮部尚書胡濙等選新進士尹昌等六員上命改庶吉士同薩琦等進學賜資亦如永樂例仍命王直督之三月一考其文本年十一月

又命尚書蹇義等選前科之俊併癸丑新科得徐理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同薩琦等於翰林進學仍以王直訓

命卿選擇明日璉即引六十八人人奏上命楊士奇等

試於庭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楨廖莊宋璉教諭黃

純徐惟超訓導婁升等共七人上命改進士為吉士同

黃純等應事六科以備用則是年凡三試庶常外吏教

官亦列其中若孔友諒者為永樂戊戌科吉士授知縣

以出已十八年又入為庶常尤為奇事而丁未庚戌兩

野獲編

卷十

六

扶荔山房

科尚讀書未散館也至九年甲寅三月上命行在翰林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夔琦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開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李紹姜洪徐理林補賴世隆潘洪尹昌黃纘方熙許南傑吳節葉錫王玉劉實虞英趙智陳金王振遠端黃回祖傅綱蕭鎡陳惠陳睿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至是召入左順門試之上親第高下賜資有差以少詹兼讀學王直有訓勵勞賜鈔千貫其前修撰四員馬林曹三人俱丁未庚戌癸丑狀元陳詢者則永樂戊戌庶常至是已十七年老詞臣矣編修四人亦皆鼎甲乃與廷評吉士

同業同考俱異典也未幾宣宗升遐三科吉士皆不及授官至正統而始拜職云前所記蕭鉉景泰拜相而史竟不云曾為吉士鉉本傳中云宣宗選蕭鉉等二十人入館改庶常讀書則當時癸丑散館又不止三次又庚戌科趙忠為吾邑人亦選吉士而史不載以上見各家記述中者什僅得一二修史之鹵莽罪不勝誅矣至景泰二年辛未選吳匯等二十五人與狀元柯潛等三人共二十八人如永樂甲申之制始盡復舊規皆讀書東閣中不別立館司不出居外署惟命閣臣教習考試其制特為隆重云若鼎甲之不同庶常習學未知起於何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荔山房

科至隆慶五年閣臣高拱等建白始同諸吉士讀書亦辛未科云○王文端自丁未至正統丙辰四科為吉士教習自癸丑丙辰己未連三科為會試主考俱本朝所無

庶吉士失載

今詞林典故及弇州別集載永樂二十二年甲辰科庶吉士止六名其實二十人如高舉授行在刑科劉俊授行在兵科王璉何志曾泉萬頃木訥張觀沈善周安劉濬李敬盧璟晏鐸俱御史此二書所失載者是科又有庶吉士成敬者授晉奉祠宣德間坐晉事波累腐刑

後改廊府典寶景皇自廊邸入繼陞內官監太監子劄登景泰二年辛未進士授吏科都給事中尋天敬以景泰四年乞省墓上賜勅及墓祭更賜詩以寵其行又二年卒關中喬景叔世字為敬作傳備載其事此在詞林典故諱之亦可弇州失記豈未見喬傳耶○永樂甲辰吉士予向亦只記六名

醫官再領著作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薦其文學時文皇帝方修永樂大典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性理諸大全又用為纂修官其職實詞林妙選而銜仍方技襍流

野獲編

卷十

八

扶荔山房

也始彥如為宋景濂弟子初用胡祭酒薦拜華亭訓導曾主浙江鄉試滿九載當陞以少師姚廣孝言其知醫遂得此官因而留京師充纂修又有薦其知水利者命從戶部尚書夏元吉治水江南其人之多才技可知矣不幸以醫見知不及為文學近臣終老異途可慨也

吉士寫佛經

成化間太監王敬奉勅至江南多所徵索至令生員抄寫佛經為蘇州諸生所噪遂時太宰陸全卿以青衿為之倡以此知名然文皇朝有故事不特役諸生已也永樂辛丑翰林吉士高穀寫經於海印寺遇雨徒跣奔歸

有見而憐之者欲爲丐免穀不可曰盍語當路概行禁  
寫所全者不更大乎穀以乙未科改庶常至是且七年  
矣久次拜中書舍人以考滿改編修葢國初內外制並  
重如唐宋例也是時三楊在閣稱一時極盛而主上嗜  
好不敢諫止則帝師哈立麻輩爲之崇也

### 進士授史官

自來進士竟授史官者國初不必論惟正統四年己未  
科錢文通溥以教習內侍得直拜檢討後雖通顯終以  
結交內臣王倫擅草英宗遺詔謫順德知縣後顯再起  
至南太宰僅得下謚其生平不爲正人所許正德三年

野獲編

卷十

九

扶荔山房

戊辰科焦黃中以二甲第一名胡纘宗以三甲第一名  
俱奉旨傳授檢討此出逆瑾私意焦不足言胡故材臣  
坐是謫州判後歷中丞爲仇家王聯所訐下獄幾死得  
戍此後則孝宗朝岐益等府出閣用庚戌科進士六人  
爲檢討侍講讀各喧詈於吏部堂尙書耿裕奏知爲首  
充軍餘降爲吏世宗朝景王出閣用進士二人爲講讀  
亦改史官隨封之國俱改長史其後景恭王薨逝始得  
他官其喜若登仙然皆不振若今上初年以潞邸出閣  
亦改進士徐聯芳董樾爲檢討閣臣奏准待九年考滿  
得陞參議至王之國別選他官爲藩僚以行二人始肯

就職後皆轉參藩以出然而終不顯今福藩講讀仍修  
故事侍講讀者得方面去矣意者他日能大用豁諸公  
蒙氣也○袁宗臯者亦宏治庚戌進士不由翰林竟授  
興府長史隨獻王之國世宗龍飛入相卒於位

### 正統戊辰庶常

正統十三年選庶常三十人內山西五人山東四人北  
直六人河南三人陝西三人四川五人南直三人俱江  
北而浙福湖廣江西四大省南直隸之江南以至兩廣  
雲貴俱無一人焉最爲怪事時首揆爲曹文忠肅其弟  
鼎卽爲庶常第二人又揆陳循江西泰和人彖宰王直

野獲編

卷十

十

扶荔山房

與之同邑何以皆不爲桑梓出一語也第十名李泰者  
爲司禮太監永昌嗣子竟不爲本生母治喪遂爲玉堂  
之玷其時開館教習俱非詞林尊官先爲侍讀習嘉言  
侍講王一寧編修趙恢繼之者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卽  
王恂後以權璫同名改焉鉉由乙科以兵部主事陞入  
尤爲異後又得爲國子祭酒○是科三十吉士散館時  
萬安畱爲編修李本畱爲檢討俱四川人劉吉李泰畱  
爲編修俱北直隸人其廿六人俱出爲科道部寺至李  
寬又爲行人司正亦奇○按是年會試同考官一教授  
二教諭一訓導俱貢士四書題論語居二中庸居一而

無孟子廷試讀卷官例用正途大臣而用戶部左侍郎  
奈亨係吏員太常少卿程南雲係習字人俱為創見又  
印卷官禮部儀制司主事八通其姓甚稀想降夷也

武弁保雷詞臣

成化以前大小臣工奪其情者固多然多出自聖眷或  
心欲留而資緣中旨得之猶為有說惟正統十三年八  
月翰林修撰許彬聞父喪當守制而錦衣衛帶俸都指  
揮使昌英疏彬方譯寫夷字今外夷朝貢番文填委乞  
命奪情上允之按彬以永樂乙未庶常起家從檢討陞  
修撰即云譯字固詞臣也武弁安敢留之彬亦不以為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檢討掌翰林院

王積者江西泰和縣人吏部尚書王文端直次子也以  
布衣薦授本縣訓導陞南京國子博士再陞翰林檢討  
署監丞事三年考滿入京適南京翰林學士邢寬卒吏  
部奏以積舊職掌南院又三年丁母憂卒於家以布衣  
入翰林一異也以檢討從七品史官而握詞林篆二異  
也邢起家狀元而積布衣繼之三異也其推掌院印時

文端公方為冢宰在事而子膺異數不一引嫌四異也  
天順改元舊臣誅逐殆盡文端亦革少傅致仕時積在  
南院亦無人指摘之五異也蓋文端重望非有私於子  
而時猶淳樸言事者亦未嘗有穿鑿搜抉之習遂無物  
色及之者

詞林單名

後漢人無複名向以為王莽禁之然而無據況有馬日  
碑諸人則仍複名也自魏晉後漸不復然至五胡益中  
原胡名遂有三四字者本朝惟正統十年六相單名景  
帝即位五相俱單名以為異至英宗復辟凡六相徐有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改名被疑

古人因事改名者甚多本朝景泰中翰林編修王振因  
與內宦同名土木之變改為王恂成化中編修王臣因  
有好人與之同名伏法請改名舜功上不許也嘉靖間

刑科徐學詩以劾嚴分宜罷去時徐宗伯太宰爲禮部郎姓名與之同乃改詩爲謨後致位通顯亦有譏之者宗伯辨白良苦時人疑信猶相半也名爲父所命苟非犯君父諱及同奸惡名如二王者似不必輕改若徐公卽非媚寵亦多此一事矣

### 翰林陞轉之速

本朝遷官故事必九年方陞二級他官猶內外互轉惟詞臣不離本局確守此制以故有積薪之歎凡九年滿者若檢討止陞修撰若編修止陞侍讀侍講皆仍爲史官惟修撰九年得陞中允而侍讀侍講再陞得爲學士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荔山房

否則官庶及左右春坊大學士然而不恆有也蓋祖宗朝凡宮僚俱以大臣兼領無專拜者以故成化三年左諭德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左庶子引故事力辭雖其意欲得翰林光學不願久處坊局其持論則未嘗謬也近日詞臣陞轉俱拜爲宮僚檢討一轉卽爲贊善編修一轉卽爲中允講讀之官遂廢不設至于春坊大學士則自楊新都而後無一人除者蓋以名稱與閣臣相亂猶爲有說若光學士則自嘉靖末年張蒲州特拜駭爲奇事今遂絕響但爲大宗伯兼官而已此官雖清華極選要當視其人稱否不宜竟虛其位。詞林極重五品

凡三考始得之蓋已二十七年矣隆慶以前皆然近年西焦弱侯被謫時已歷九年特未考滿耳竟以修撰外貶而庚子顧開雅以編修主試北京亦已九年僅遷修撰入閣二公皆鼎甲也尙皆不敢踰越近日庶常授史職不數年卽紛紛求轉必得贊善中允卽司業且厭薄之矣坊局六品不過一年卽轉五品蓋比嘉隆前輩超之幾二十年云。翰林當爲三四品而資稍淺者舊俱爲太常卿及少卿蓋以正詹及少詹爲宮僚之長未欲輕授也如今上之戊午年劉和宇虞夔以常少掌院頃者己酉年傅湯盤新德以常卿掌國子監猶存此意

野獲編

卷十

四

扶荔山房

也近爲庶子諭德者俱竟轉少詹以至詹事似薄容臺清卿爲不屑居不知祖宗朝石首楊文定淳安商文毅安福彭文憲輩俱以常卿少卿爲輔臣也亦可慨矣

### 翰林建言知名

詞林職在論思風議若面折廷諍非其事也惟成化初年以上元宮中放燈事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梟合疏力諫俱謫外時人名爲翰林三諫按上元鰲山本祖宗故事且兩宮在養理宜娛侍初非主上過舉此疏似屬可已至嘉靖初年山西僉事前給事申道疏論元輔楊廷和漏網元凶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列爲



四等擅定去雷給事中閻闕又劾楊以救史遂與曹俱  
取外時人呼為翰林三傑蓋三人俱丁丑科庶吉士初  
求雷為史官廷和不許以是切齒恨之時御史鄭袞駁  
史曰廷和撥亂返正足稱救時宰相道指為元惡且先  
揚聲邀人免止及補外而始發之其心迹詭秘可見給  
事安磐駁曹曰本朝解縉以一人而議衆人皆承君命  
品藻未有無上命而舉朝縉紳得恣其口吻者一疏皆  
公論也至嘉靖十九年上偶疾不視朝東宮官贊善羅  
洪先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以上免朝頗類各疏請  
來歲元日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及朝覲官朝賀上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震怒曰朕宮中靜理猶視庶事今氣體未復豈可不自  
愛東宮自上視未愈安得行步朕疾未全平遂欲儲貳  
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由是三人俱斥為民是時上  
方靜攝而東宮病更亟上特旨停今年行刑為太子祈  
安布告天下豈宜復請臨朝且睿齡亦止五歲耳此等  
建白直以唐順宗宋光宗待主上矣使在末年必遭郭  
希顏之禍蓋三公忠於國而不暇計其言之可行否也  
時人高之又呼為翰林三直云以上詞臣皆以抗疏顯  
名史道輩不足言若章楓山與羅念庵等諸君子亦未  
中肯綮必如戊寅詞林諸公與江陵爭奪情則斷無可

訾矣○成化初元李文達奪情編修陳音貽書力勸其  
終喪繼而修撰羅倫遂露章攻之戊寅詞林吳趙二公  
劾江陵而修撰沈君典亦僅以書婉諷其事與成化同

正德朝鼎甲庶常

武宗御極十六年放五科凡鼎甲十五人後來絕少大  
拜及為正卿者惟辛未科之桂萼丁丑科之夏言辛巳  
科之張璁俱以外僚入相俱蒙世宗異眷貴寵震天下  
五科除戊辰傳奉八人外四科又皆選庶常并首甲凡  
得九十六人惟辛未張石首辛巳張茶陵一參揆席石  
首不一年以老病死茶陵以不願劾勢青詞為世宗所

野獲編

卷十

六 扶荔山房

恨人閣亦一年以悒鬱死猶之乎不相也一時詞林之  
厄至此蓋運會使然耶○按正德戊辰科詞林典故所  
紀止得庶吉士焦黃中胡纘宗邵銳黃芳劉仁等五人  
即昇州科試考亦如之然胡纘宗墓誌中尙有李志學  
等三人則當時傳奉寔八人也此近代事遂訛失至此  
可歎

庶常再讀書

舊例吉士散館各授詞林臺省部郎等官其選改而未  
經考校以憂去服闋而至者皆竟授他官無雷補史官  
之例亦無再與新吉士同列之例惟宏治十八年乙丑

庶吉士孫紹先憂歸至正德三年七月赴京上命同今  
利吉士讀書後授官檢討前此未有也至今上己丑科  
庶吉士傅新德丁憂壬辰年再至亦得與新科吉士入  
館考課後亦授官檢討自是丁艱者以爲例至今不改  
然此後亦有改授科道者矣孫傅二君俱山西人孫之  
再入館也與焦黃中輩八人同事說者以爲黃中父芳  
爲次揆實主之傅以十八歲發解連捷時次揆王太倉  
惜其才故有此命事雖同而心之公私負別矣

館選定制

自嘉靖十四年乙未館選後遇丑未則選遇辰戌則停

野獲編

卷十

七

扶藪山房

終世宗之朝三十餘年遂爲故事其後丙辰己未壬戌  
連三科不選至乙丑始復考耳而穆宗御極二年爲戊  
辰以龍飛首科特選三十人至萬曆二年雖首科亦不  
選矣此後庚辰亦如之至丙戌而次揆王太倉建議謂  
每科必有佳士安見丑未盛而辰戌衰於是奏准但會  
試之後俱行館選而木天濟濟光前絕後矣自張永嘉  
丙戌摧殘以來至是怡周天蓋運會固然不第聖主之  
寬嚴異也

詞臣選官

詞林雖號清華然遷轉最遲編檢歷俸須九年始轉卽

已得五品亦有至十餘年始得再轉者前輩碑誌可考  
至嘉靖間登進稍速矣惟乙丑科有十年而爲官坊者  
說者謂高新鄭私其門生然自癸丑後三科不選庶當  
勢不得不驟轉至戊辰仍復淹滯會記沈四明故相久  
滯七品戲以詩寄同年王山陰相公云何勞赤眼望青  
瑣汝老編兮我老編司業翩翩君莫羨也會陪黜七年  
前夫司業雖小京堂然詞林最厭薄之以爲嫁老女乃  
至陪黜後七年而積薪如故較之近年速化者不免書  
空咄咄矣

庶常授州縣

野獲編

卷十

八

扶藪山房

庶常授官外任此永樂宣德間未有定制時事至有授  
王府典寶奉祠者卽紀善亦不易得也至正德間則資  
格大定久矣乃六年辛未科則山東武城人庶吉士王  
導以中原流寇大亂欲奉祖母避地江南請改應天府  
教授允之十二年丁丑科河南宜陽人王邦瑞以丁憂  
去再來僅補廣德知州此二科館選從無一人任外吏  
者一則自請一則直除俱恬然蒞任不聞有怨言蓋前  
此正德三年戊辰科有焦黃中等以傳奉爲吉士尋陞  
編檢侍講宜有後人之退讓其後王導歷官兵部尙書  
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邦瑞至吏部左侍郎贈禮部尙書

謚文定而焦黃中等削籍爲士林不齒然則躁靜果孰爲得之耶至嘉靖五年丙戌散館盡授科道部屬而李元揚等四人授知縣則以張蘿峰密疏謂皆故相費宏所植私人不足作養八年己丑吉士雖皆蘿峰所取門生然以會元唐順之等皆不附座師故盡斥爲主事僅得二給事中一御史又二知州一推官此柄臣弄權竊威福以鉗劫後進非上意亦非諸士退讓也自此至今九十年更無此事矣萬厯己丑散館吾浙有一吉士嘗得禮部主事心厭薄之以情祈於太宰陸莊簡陸同郡人也甚不樂謂吉士曰不佞往日從邑令轉刑部郎得野獲編

野獲編

卷十

九

扶荔山房

調春曹自謂極清華之選今已忝竊至此安見臺省之足慕耶吉士終以座師次揆許新安力授御史自此至甲辰六科散館遂無一人爲郎署而丁未黔人潘潤民授禮部且以爲創見矣

翰林一時外補

霍渭崖初拜少詹事卽上言用人之法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爲史官如太祖初制其說亦可採但時非開創一旦更張人所不習故太宰廖紀力言其窒碍上亦有隨時酌行之旨蓋世宗亦心知霍說之難行耳

比張蘿峰入閣因侍讀汪佃講書不愜上旨令吏部調外張因密揭并他史臣不稱者改他官首揆楊石淙附會其說而推廣之上遂允行既調汪府通判而中允楊維聰侍講崔桐等二十餘人俱易外吏以去京師十可笑中所云翰林个个都外調者是也蓋霍張俱起他曹故痛抑詞林至此楊丹徒自謂附張得計未幾亦爲張逐矣此玉堂一時厄運特假手於兩權臣耳

壬戌科罷選吉士

嘉靖自癸丑科選庶常之後丙辰己未二科不選至壬戌議定考館奉旨定期至日進士入試其有時名得徑

野獲編

卷十

十

扶荔山房

路者俱相迫鄰坐磨墨濡毫相顧談笑預慶華選而內閣擬題呈御覽久之未出忽傳御札下閣臣披視則於題之左御筆硃書四大字曰今年且罷於是一閱而散其最負聲且先道地者數人至擁被羞恨旬日不敢見其同年云蓋先是諸進士貸金於中貴以賂分宜首揆其儕類中有不咸者密奏於上遂臨事中輟世宗之神聖如此其年之七月分宜遂逐矣

鼎甲召試文

袁元峰少傅以次揆主嘉靖壬戌會試是年不選庶常惟一甲申少師時行王宮保錫爵及故少傅余有丁在

詞林而已每有應酬文字及上所派撰事元諸醮章以至館中高文大冊悉召三門生至私寓代爲屬草稍不當意輒厲色呵叱惡聲繼之余其同郡人也至詬之曰汝安得名有丁當呼爲余白丁其傲慢無禮至此有時當入西內直房供上筆札竟扃門而去亦不設酒饌三人者或至昏暮不得食遂菜色而歸以此爲常王相國每爲余言之尚舉蹙不堪也袁所最當意者惟吳中王百穀山人以爲異材欲援之入誥勅房如談相張文憲故事可援以至卿貳會袁卒不果又有吳人王逢年者袁亦欲援之而逢年不堪其倨竟移書辭之曰閣下以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藹山房

時文博會元以青詞博宰相安知有所謂古文詞哉竟策蹇歸袁大怒而無如之何

楊名編修

嘉靖壬辰楊編修芳洲名抗疏論汪鉉與郭勛等之欺罔上下之詔獄楊爲蜀之遂寧人汪遂指爲故相新都公之姪故爲之報仇擬大辟蓋爲己卸罪地且以媚首揆永嘉也會兵部侍郎黃敬齋宗明特疏救芳洲上怒并下之獄加以慘刑芳洲不爲改辭而敬齋語亦不屈上稍霽威楊戍瞿唐衛其年卽赦之令致仕黃出爲福建參政尋召入爲禮部侍郎與汪同爲卿貳蓋汪爲永

嘉鳴吠不待言而當時議禮諸公自桂霍之外如方西樵席元山黃敬齋熊兆原諸公皆表表自樹無肯掃舍人門者自是永嘉勢亦漸孤不二年再罷不復起矣

翰林散官

翰林官不論崇卑其稱郎稱大夫俱結銜於本官之下相沿旣已久矣而亦不盡然如嘉靖十四年乙未科廷試讀卷官侍讀學士吳惠等俱先書奉直大夫次書學士及侍講江汝璧等先書承直郎亦如之至次榜戊戌辰彌封官左春坊司直謝少南自係官官其結銜只宜野獲編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藹山房

詞林拜太宰

閣臣之專用詞林自嘉靖中葉始迄今恰六十年此誠偏枯不均之事今年二沈相公並去正擬爰立言官因有內外兼用之議其說真不可易而旁觀者謂潛有所推戴故建此議未知確否惟太宰一官自來兼用內外祖宗朝所不論如世宗朝羅文莊欽嚴文靖誦郭文簡樸俱以翰林掌銓曹而高文襄拱以首揆領吏部凡三年則又穆宗朝近事也何以禁史官不許拜近癸巳

年吏部尚書缺出首揆意屬羅宗伯萬化時趙定宇用

賢以左宰學士署銓亦力任之雖欲復詞林領銓盛事

亦從人望也給事中朱爵起而諍之謂破壞成例且指

次揆趙蘭谿張新建私其同年并訾羅之品格首揆為

王太倉不勝忿恚極口詆給事朱雖謫去而羅終不得

用矣給事所云成例竟不知此例成於何時蓋憤外吏

之不得大拜故借此以鳴不平耳此等建白謂之存體

面爭意氣則可若云愛惜人材通達國體則未必然

交際

詞林交際最簡其始入者合衙門自政府以下至史官

野獲編

卷十

重

扶荔山房

各送賀儀分金七分即書名於書儀之上不具他東其

以奉差謁補入者具青布一端為禮此先人在館時事

蓋沿襲先輩雅道想至今尚不變若他署則不及知矣

先王大父從省中外遷山東僉事終養歸後入補官去

國將二十年時嚴分宜當國故舊識也以一紗二扇謁

之嚴欣然款接受扇而却紗補任又其鄰郡分巡始終

相歡無他蓋嚴雖黷貨自是暮夜所入其尋常交際想

當時皆然不以為異也二十年來即平交必用二幣至

於四至於六今且至八幣而以他物如數侑之謂之八

大人小不知始自何時而留之者反以為俗套不肯盡

收乃於八大八小之後另開珍異及土宜適用之物以  
備選擇至黃白酒鎗之屬別規異名以避旁觀之目掩  
屬垣之耳如此惡俗將何底上

翰林應制

今上大婚以後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陽冬至必命

詞臣進對聯及詩詞之區間出內帑所藏書畫令之題

咏或游宴即宣索進呈至講筵尤為隆重宴賞之外間

有橫賜先人與同年及前輩諸公無日不從事楮墨而

禁鑿法醞亦時時及門以後上朝講漸稀宸游亦簡至

今日而警蹕不聞聲天庖不排當歲時節序亦未聞有

野獲編

卷十

重

扶荔山房

一二文字進乙覽詞臣日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

雖享清閒之福而不蒙禁近之榮似亦不如當時寵遇

也

翰林官先奏事

本朝朝儀凡早朝畢各衙門以次奏事待上親決或引

大臣面議最後內閣輔臣職當承旨趨御前裁決然以

衙門五品隔在大寮之後進退俱屬未便始命每遇午

朝則翰林院先奏事遂為成規所以重輔弼體也今午

朝久不行奏事亦廢久矣今上丁亥年因言官建議請

復午朝舊制不數日上忽問內臣若遇午朝正此時否

因而悞傳內臣紛走鐘鼓盡鳴皇極門御座亦移正矣  
一時侍從諸公奔趨入內踉蹌失度而上竟不出也又  
國初早朝輔臣與司禮監內臣對立於寶座文皇晚年  
以病健忘每命後宮用事者立袞 後紀載問答聖語  
輔臣金幼孜等始避立丹陛之下至成化間而仍移立  
於上然在今日則常朝禮訖俱退步宮門即班序上下  
不深辨可矣又記注起居古有郎有舍人兩官唐宋以  
來俱立螭坳親聞天語國朝無此官至今上始創設以  
詞臣帶管每視朝亦令同科臣侍立今仍在本班行禮  
未嘗別侍燕間所謂起居注不過講筵隨班侍文華殿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退而節錄各衙門章疏及所奉聖旨而已與起居兩字  
毫無涉也蓋國朝既以史官為宰相又不以史職責成  
史官非一日矣

庶常授官

丁丑館選先人為選首故事雷補本局不必言時沔陽  
費似雀尚伊年少有雋聲且屢考前列當雷無疑己卯  
散館前閣試江陵相出一論題為李綱不私其鄉人眾  
相顧失色知費不得為史官矣已而散館費果出為給  
事中於是次輔蒲阪之鄉人張元冲養蒙授給事李順  
衡植授御史三輔吳門之鄉人張慎吾鼎魚萬涵臺象

春 史念橋繼辰俱授給事無敢雷者矣是科江陵次子  
為榜眼不曾引嫌獨於鄉人示公何也費尋外補僉事  
丁亥京察以浮躁謫居家後起饒州府之推官竟不赴  
○按是科自史官科道外授部屬者二人循故事也癸  
未科亦然自丙戌至今遂無科不選散館日竟無一人  
為郎署凡八科矣豈諸庶常薄視列宿耶抑握化爐者  
加意桃李也典制久廢必有起而正之者嘉靖間惟乙  
丑散館無郎署以前三科不選館故特優之戊辰則又  
遵故事矣

吉士散館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近來臺省雄劇復出詞林上每遇散館諸吉士多踴躍  
雷其輿皂則計日以盼言路惟恐為史官之隸人此輩  
就中又以烏府為第一聞其賽願時入臺則用羊豕入  
垣則用雞鵝若雷作編檢僅用濁醪豆腐而已今年值  
甲辰諸君散館有開窺於吏部門者見諸隸互相詢答  
一人問汝主拜何官振聲應曰御史又問一人徐對以  
給事最後問一人垂首半日不應苦詰之第長吁照舊  
二字而已適友人姚仲含受吏科其顏色甚慘沮因語  
以吏部所見亦一為啟齒

丁未閣中詞林之盛

向來閩中無大拜者惟永樂間楊文敏入閣然不由翰  
林此後二百年絕響矣今上丁未科會試大主考二人  
為楊荆巖道賓黃毅菴汝良俱以禮右侍兼讀學入場  
而李九我廷機以禮左侍兼讀學署部為知貢舉官俱  
福建晉江人也南宮大典以同邑三人主之此明興所  
未有三月廷試則張瑞圖為探花五月考館則林欲楫  
楊道寅為庶吉士又皆晉江人至六月而李陞尙書福  
清葉從南少宰陞禮尙書同日大拜蓋八閩之盛際極  
矣是科經房同考官檢討黃國鼎亦晉江人至己酉散  
館林楊二吉士俱留為史官今皆顯重矣

野獲編

卷十

毛

扶荔山房

戊辰詞林大拜

今上二十二年甲午首揆王太倉請告趙蘭谿代為政  
時張新建為次輔而陳南充沈四明繼之同事凡四人  
皆戊辰詞館中人也本朝至今從無此盛四公在閣凡  
三年而南充卒於位又二年而新建得罪譴歸趙沈二  
公並列又四年趙卒至三十年壬寅而沈歸德始入仍  
為乙丑科蓋戊辰諸公在政地者幾十年更無別籍中  
人尤稱盛事況前此則王山陰後此則朱山陰于東阿  
俱登揆席一榜七相亦從來未有○甲午之春首揆趙  
以鼎甲起家而會試第二名張為次揆三名陳為三揆

四名沈為四揆依序排連不差一名尤奇是科戊辰一  
甲狀元羅康洲榜眼黃廷儀俱正位禮卿探花趙徽陽  
為元輔且俱得諡亦可亞壬戌之盛

四六

四六雖駢偶餘習然自是宇宙間一種文字今取宋人  
所構讀之其組織之工引用之巧令人擊節起舞本朝  
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惟世宗奉元一時撰文諸大  
臣竭精力為之如嚴分宜徐華亭李餘姚召募海內名  
士幾遍爭新闢巧幾三十年其中豈少抽秘騁妍可垂  
後世者惜乎鼎成以後樂諱不言然戊辰庶常諸君尙

野獲編

卷十

毛

扶荔山房

沿餘習以故陳玉壘王對南于穀峰輩猶以四六擅名  
此後遂絕響矣又嘉靖間倭事旁午而主上酷喜祥瑞  
胡梅林總制南方每報捷獻瑞輒為四六表以博天顏  
一啟上又畱心文字凡僂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  
令小內臣錄為一冊以故東南才士縉紳則田汝成茅  
坤輩諸生則徐渭等咸集幕下不減羅隱之於錢鏐此  
後大帥軍中亦絕無此風矣今上壬辰平寧夏之役其  
露布中云彷彿祿山之強不減宋江之勇蓋取山以對  
江幾笑破士人之口有友人云何不取徐海之強以配  
宋江耶海即徐明山胡總制所擒日本酋首也雖係戲

言實是確對○袁文榮撰元文每命壬戌門人三鼎甲分代而有時不給其拜相以此盡瘁亦以此

黃慎軒之逐

黃慎軒暉以官僚在京時素心好道與陶石簣輩結淨社佛一時高明士人多趨之而側目者亦漸眾尤為當途所深嫉壬寅之春禮科都給事張誠字問達崱疏劾李卓吾其末段云近來縉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遵孔子家法而溺意禪教者蓋暗攻黃慎軒及陶石簣諸君也不十日而禮卿馮琢庵琦之疏繼之大抵如張都

野獲編

卷十

无

扶荔山房

諫之言上下旨云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神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解官自便去勿以儒術並進以惑人心蓋又專指黃暉逐之速去矣時康御史亦有疏與馮疏同日上則單參達觀及朝士附會之非二疏同時填麓相和張康承首揆風旨不必言馮宗伯非附四明者特好尚與黃偶異耳黃即移病請急歸再召遂不復出與陶石簣俱不失學道本相

詞林前後輩

詞林極重行輩即前一科者見必屏氣鞠躬不敢多出一語或苦其太拘憶往年先人為史官今晉江李九我

宗伯入館後二科而居址最近臭味亦最洽先人或得一鮮物即邀與同酌或折柬移之李有一味亦然毫無町畦也近日格套愈嚴前後輩幾同師弟而實情轉薄相傾相軋甚或喉人顯彈隱刺以自為速化地欲如廿年前忘形相與安可再得

四品金扇

故事京朝官詞林坊局五品即得用大金扇遮馬其他須三品乘轎始用之故太僕光祿皆得金扇左右僉都雖雄貴以尚四品張黑扇如他官近年丁未以後僉都忽自製金扇每出皆屬目訝之逾年則左右通政與大

野獲編

卷十

无

扶荔山房

翰苑設教坊

教坊司專備大內承應其在外庭維宴外夷朝貢使臣命文武大臣陪宴乃用之蓋沿唐鴻臚寺宋班荆館故事所以柔服遠人本殊典也又賜進士恩榮宴亦用之則聖朝加重制科非他途可望其他臣僚雖至貴倨如首輔考滿特恩賜宴始用之惟翰林官到任命教坊官併供役亦玉堂一佳話也猶記丙戌諸吉士入館余隨先人同官人觀時正承平盛時禮數極盛今二十年矣



按宋世學士赴院開封府點集優伶供應至用女妓況本朝止役樂工以供詞臣非過也若唐世學士上翰林乃作弄獼猴戲則怪矣

侍從官

宋朝兩府執政而下最貴近者名侍從自六部尚書祿學士以至龍圖等閣待制是也以執政造膝之後即召人諷議故又名次對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俱要劇尚不在此數若翰林學士則日直禁中固不必言矣或遇有大事大賚則出旨必有侍從及中丞兩省兩制云蓋皆三品四品官所以有大小從官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荔山房

之別若右列必至觀察使以上始得比侍從其重如此本朝不列次對之名蓋六卿事柄雄重臺長亦西漢亞相之職也同宋之執政而學士惟翰林及春坊有之春坊大學士已久不除翰林學士及講讀學士僅為翰林大老兼官若待制則本朝固不曾設也以故筮仕得人吏局與外吏入諫垣皆以侍從自居人亦不尤其僭殊失次對之義矣竊謂部之貳卿臺之兩副以及通政大理之長及其佐之四品者詞林詹事少詹光學祭酒太常等小九卿三品者宜命為大從官大理左右丞通政參議翰林之講讀學士坊局之五品以及太常等小

九卿之貳登四品者宜為次從官以上俱得從閣臣筮堂臺長之後論思於別殿即經筵日講俱於其中選用其積資稱上意者不時超拜揆地則內既無詞臣嵩魏大拜之嫌外亦杜庶寮巧圖爰立之望似與孝宗朝劉大夏戴珊等面議條旨故事相合宋制雖不足法然因以裨益聖政陶鑄相材亦或有補云

官寮超贈

仁宗初即位故官寮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諡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仁宗親為文以祭又追贈左春坊右贊善兼編修王汝玉為太子賓客諡

野獲編

卷十

三

扶荔山房

文靖徐字好古浙之天台人起歲貢為桂陽州學正遷國子博士以至今官凡考鄉試者二會試者二此猶國初時有之事獨贊善從六品超九階而贈官保且得諡賜祠儲君親灑翰祭之寔為本朝所未有王名璫以字行吳之長洲人起鄉舉為應天訓導進翰林五經博士再進贊善兼檢討坐事謫戍時侍仁宗東宮命特宥之降為典籍又復故官後以應制作神龜賦名第一時人忌之構其罪又下獄死至是贈祭諸恩俱備蓋以從六品超七階而贈正三品亦得諡其郵稍亞於善述云蓋當禮重儒臣如此○又宣德元年翰林侍講承直郎

王璉卒王字汝嘉蘇之長洲人永樂間舉明經由訓導  
歷前官嘗爲永樂大典副總裁主應天廣西廣東鄉試  
各一同考禮部會試者三洪熙初建宏文閣與翰林學  
士楊溥等四人入直蓋亦內閣輔臣也而典故俱不載  
汝嘉歿之日殿閣大學士以下咸走哭二公與楊東里  
同官誌銘俱出其手其敘置最詳確汝嘉汝玉蓋從兄  
弟也二王俱不由甲榜而遭逢如此可謂遇矣

從龍外選

歷朝從龍舊臣俱峻擢臺閣惟宣宗登極恩最爲涼薄  
如春坊中允林長懋者至轉廣東鬱林知州弇州書之

野獲編

卷十

臺

扶荔山房

以爲不可解余攷長懋永樂十八年以編修侍皇太孫  
讀書洪熙初轉中允是爲宮臣且六年矣仁宗崩問至  
從臣扈從太子赴京而長懋辭以不便鞍馬自以舟行  
比至則宣宗已登極故有是遷蓋上尙優容不加罪也  
乃訟言官僚遷擢同異不平且以二弟一爲部屬一爲  
監生母老路遙願改降繁難京職上怒下錦衣獄終宣  
德一朝不釋至英廟登極始赦出令之故官遂卒於任  
然則長懋免於誅殛亦幸矣時官寮中有司直郎張景  
良者轉四川順慶通判則不得其解矣

坊局

近年詞林遷轉俱以坊局爲重若從本衙門遞轉則快  
快見辭色蓋因講讀俱爲翰林屬官而修撰以下俱史  
官不得與揆地講客禮也以故今上己卯應天主試先  
中允而後侍讀以至高啟愚出題有勸進之疑不知祖  
宗朝殊不然如永樂二年李繼鼎以禮部儀制郎中兼  
右贊善猶曰外僚也英宗朝岳蒙泉由正統戊辰鼎甲  
編修至壬申已轉贊善天順元年丁丑改修撰入閣辦  
事蓋轉官寮已六年仍還本衙門且兩官俱從六品其  
重詞館如此其他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又不勝紀  
矣

野獲編

卷十

臺

扶荔山房

官僚兼官之異

世宗朝用人入詞林多不次而兼職亦異如夏文愍以  
翰林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此特恩不必言其他尋  
常兼官如嘉靖二十年廷試讀卷官張治直拜翰林光  
學士則不當帶他職而兼右諭德提調官孫承恩以禮  
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是矣又帶少詹事掌卷官左副  
都御史胡守中本憲職也而兼詹事府丞蓋皆以官官  
爲重也又是年彌封官通政參議兼禮科都給事李鳳  
來揆之祖制是以堂官兼屬吏也尤奇○永樂間楊士  
奇金幼孜輩亦曾以光學兼官寮是時仁宗在東宮特

重其選後館中久次者亦轉官臣然不復以大寮兼矣世宗初立莊敬太子每事倣祖宗行之故宮官較前朝特異末年亦漸不然乃宮寮自此日重昔成化初黎淳以英宗實錄成陞庶子力辭願轉本衙門應得之官其時猶未以坊局為榮也今惟以早離史局為幸矣○正統八年胡儼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卒於官景泰間以修通志成閣臣商輅由兵部左侍郎加兼太常卿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尤奇

詞林知制誥

宋朝分內外兩制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之本朝

野獲編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獨歸其任於翰林正統初年特置學士一人司其事其後廢不復設至宏治七年如簡命尙書或侍郎一人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而典誥初需次大拜為輔臣以故詞林中亦呼為閣老其不得人相者十不一二人也至嘉靖二十四年而廢之但用讀編檢諸史臣四五員分掌以至於今蓋相嵩新居自揆惡知制誥大臣之逼故設計去之自史臣分領以來各以葩藻見長其辭采日盛一日以逮數年來如陶周望董元宰黃平倩湯嘉賓諸太史咸命代才名鼓其餘勇駢麗詳縟殫巧窮工幾奪宋人四六之席然揆之編緯之體或稍未然○或云

大僚司誥勅廢不設始於張永嘉柄政時是不然

王師竹官庶

信陽王師竹祖嫡官庶與先人最相善且不拘詞林前

後輩俗體博洽虛心過從甚密其為庶常時值同館有以微嫌詈吏部吏者時蒲坂楊襄毅海為太宰聞之大怒愬之江陵相公蓋以俱江陵所取幸未榜中人也江陵素嚴重蒲坂議欲盡斥諸吉士為外寮如張永嘉世宗朝丙戌己丑故事館司同州馬文莊爭之弗能得諸吉士各絮語自明求免王獨奮然起願以身獨承之且謂庶常辱掾吏亦何罪可問江陵憚其詞直怒亦解授

野獲編

卷十

美

扶荔山房

官吏局以復建文帝號為請且云景皇帝位號久復而英宗實錄中猶書廓昃王附名實並舛亦宜改正今上稱善英錄中故稱遂釐為景帝而建文之號則暫已蓋以事體大難驟舉行而識者回避其議矣尋轉官洗會以撰明因寺碑文受知慈聖太后拜金綺佛像諸密賜心不自安恐人議其以他途求速化也尋遷庶子即以病請急歸時正冀其復出而僅以下壽歿然晚年耳稍曠似亦難以登綸扉云其家世為右列有子延世官參將亦能文○辛未庶常之辱吏部掾也在癸酉之秋去散館止旬月耳時吉士宋儒者素與吉士熊登樸有口

語乃譖之江陵謂殿吏止熊一人江陵信之比散館未  
 授禮部主事熊授兵部主事蓋有意抑之熊有才名館  
 試亦屢前列遠非宋比卽不畱亦當掖垣而得此官乃  
 諸吉士之殿也意亦不無憤憤出怨望語宋儒者因增  
 飾之又以譖於江陵謂登樸已具疏將劾蒲坂并及吾  
 師相矣江陵怒且恐亟語蒲坂參之蒲坂與登樸父名  
 過號南沙者相善同年也不便舉事乃囑之熊堂官大  
 司馬譚二華編參之坐降調外任稍有言其冤者江陵  
 乃召熊宋二生面質始知盡出宋捏造宋亦遂遠貶時  
 去二人授官匝月耳因思蒲坂江陵二老俱一時高才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巨公何至爲一刻木而修怨於吉士三十人旣用王太  
 史一言而中寢可謂能補過矣又因宋儒讒說致熊登  
 樸兩遭賊射無端左官人謂江陵英察茲事則太憤憤  
 云○熊登樸號陸海從謫稍進爲常德府通判其地故  
 江陵楚旁郡也以公差入京謁江陵江陵畱之坐温語  
 慰勞之曰足下今漸進可喜努力修職峻擢不難我詞  
 林衙門痛癢相關我此語亦出痛腸也能徐起曰只恐  
 老師未必痛耳記得醫書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請以  
 二語驗之江陵爲大笑劇而罷熊後習學使者歸其  
 父亦己丑庶常以永嘉不愜亦僅授主事尤爲異云

野獲編卷十終

野獲編

卷十

扶荔山房

三三二

野獲編卷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借官出使

科道陞州府

傳奉官之濫

方伯致仕加銜

堂官答屬官

海忠介附

九卿揖司屬

嚴恭肅之清操

致仕官

監生選正官

太宰揖吏科

陸沈兩公

鄭蔣翁塔

內閣中書外補

憲臣改學官

任子為郎署

野獲編

卷十一目錄

十一 扶荔山房

吏部堂屬

吏部見客

吏部三堂俱浙人

司農署銓

聖丞改吏部

掣籤之弊

吏兵二部大選

舉吏部

選科道

科道俸滿外轉

臺省互改

四衙門遷客

用違其才

異途任用

添註衛經歷

張西江比部

州同降知縣

老人漁色

人臣漁色無等

京官避大轎

大臣屢逐屢留

大計年分條欵

京官考察

外官考察

考察訪單

外察附批

大計不私至親

六年大計

考察破例

野獲編

卷十一目錄

十一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屢兼二品正卿

洪武間詹徽以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為極異然此時官制未定也正德初屠滂以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嘉靖中能浹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俱專領憲事李承勛王廷相等俱領團營不預部事也惟嘉靖九年汪鏞以右都理戎政未幾改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十年以太子太保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至十一年又以太子

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太保改吏部尚書又加少保兼兵部尚書蓋以御史大夫帶本品二次又以太宰正兼大司馬者一次皆身縉二綬各領事寄極古今權任之重一身當之且其人狙險貪狠古今所少何以當此異寵其他以兵部尚書領左右都者如毛伯溫等以南兵書領者如王守仁等以別部領者如刑書洪鍾等俱以用兵帶憲銜非正兼也自國初至嘉靖太宰為他官者不論隆慶以後為楊襄毅博嚴恭肅清揚在兵部不踰月即還吏部今上丁亥嚴以本官召掌兵部未至而卒于家今上戊辰陳恭介有年以吏部尚書子告歸五年矣忽以南右都御史召

之時陳已先沒不及聞新命然自來無北太宰得南臺長者或謂內閣有意抑之按諸公皆一時名傾用之多不盡其材而稔惡不悛如汪鏞者乃持權久任如此則永嘉張相始終為之奧主也

借官出使

宋朝使北正副二人皆假尊官出疆以示重我朝景泰初以英宗北狩遣使候問亦有超等借用然國初已有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遣行在鴻臚寺丞焦循攝禮部侍郎鳴贊盧進攝鴻臚少卿頒登極詔于朝鮮上復以朝鮮世修職貢簡用爾等為言且命以禮自持其懷遠

野獲編

卷十一

扶荔山房

人較諸國特厚今使高麗者例以翰林或給事為正行人為副不復借官但賜一品服以往復命繳還最為得體其後使琉球國亦然○使朝鮮者類拜命即行然必出疆始改服惟琉球一差以五年為限第必于福建造船逗留又有出五年外者以故在閩中腰玉被麟用人肩輿多設中軍旗鼓等官其尊與撫臣無異識者以為非體又近年日本關白舉兵廷遣行人司憲者慰諭朝鮮司君甫被命即于都下麟玉騎馬拜客傾國竊笑之使還未幾為遼撫所訐以墨敗

科道陞州府

宏治初年吏部尚書王恕覆給事中林廷玉奏中有成化二十一年刑科都給事中盧瑀陞湖廣長沙府通判給事中秦昇陞四川廣安州同知給事中童杭陞湖廣興國州同知又有原任禮科都給事中蕭顯陞貴州鎮寧州同知浙江道御史汪奎陞四川夔州府通判俱先年陞用官員要依上登極恩詔一體擢用此諸官他日敷歷陞沉俱不可攷但憲宗末年臺省陞擢尙得冗散外僚如此今或以三品大參而出尙裂眦攘臂如不欲生何也○永樂十九年辛丑黎恬以御史陞交趾南靈州知州至宣德七年壬子內擢右諭德則此時官制未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定耳又天順五年工科給事中曹鼎以九年考滿陞廣西平樂府同知鼎卽故大學士鼎弟正統戊辰科庶吉士又成化七年戶部左給事中李森陞懷慶府通判成化十七年兵科都給事張鐸陞漢陽府通判成化年御史汪奎陞夔州府通判則又皆憲宗朝事也

傳奉官之濫

傳奉官莫盛于成化間蓋李孜省等爲之至孝宗而釐革盡矣然宏治十年清寧宮災給事中涂旦等奏烟火傳陞者程通等十三人建毓秀亭陞者康表等三十餘人其他李廣傳陞匠官六十六人冠帶人匠百二十八

人幾與成化間相埒此猶李廣用事時耳至十四年吏部兵部奏近年傳奉文職至八百九十餘人武職二百八十餘人視李廣亂政時又數倍蓋中官親戚居其大半此又憲宗朝所無矣

方伯致政加銜

外吏以布政使爲極其久任不得內遷往往以滯滯乞身亦有淡于宦情自保末路者往時多晉京秩以寵其行如光祿太僕卿之屬在朝廷已爲殊典矣惟宏治十五年廣東左布政使周孟中乞休上以其方會薦大用勇于辭榮加右副都御史致仕仍命馳驛以歸至正德

野獲編

卷十一

四

扶荔山房

二年浙江左布政使林符乞休上以其生平無過恬退可嘉亦加右副都御史致仕嘉靖五年四川左布政使林茂達覲歲乞休上以其有夙望亦加右副都御史遂其請然而不得乘傳矣此後方伯以禮允歸尙量移清卿近日四維稍裂其引退者類知吏議將及藏拙居多卽小京堂絕響矣何論中丞

堂官答屬官

海忠介附

祖制堂官得答其屬然久不舉行惟嘉靖間吏部尚書汪鋐以事怒其屬員外郎莊一俊答二十論謫之外汪怙上寵恣得臆當時已訝之其前則有余祖母之祖臨

江守錢東翁公捷其屬一知縣亦被糾以調任歸五十餘年遂不聞此事海剛峯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檣云欲管御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爲未有怪事然終設而不用其意亦欲姑示威稜以厲臺綱耳又上疏請懲貪官復國初剝皮囊草之制時情尤恨之御史梅鵬祚因劾瑞導上法外淫刑得旨亦云瑞偶失言仍留供職按太祖初制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于今者此類是也弇州評海忠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似亦定論

野獲編

卷十一

五

扶荔山房

九卿揖司屬

故事吏部體最尊其庶僚至部者不必言凡大九卿以考滿及公事至者先赴部見三堂畢即赴功司揖司官向外答禮不少讓吏部司官有公事至都察院者亦報名庭參一如各御史見吏部堂官禮行之已久至嘉靖末年郎中張濂始不報名郎中陸光祖始不庭參至四十五年都察院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不能平揭示司務廳命復舊規時值郎中盧良當考滿乃先詣永明私宅約必免報名庭參不然即止不來謁永明忿甚上疏直訐之良亦上疏自辨上下其事于禮部禮科于是禮

部尚書高儀等議當如永明言復舊規于是吏部司屬見都察院一如見本部之禮而九卿亦不復往四司門揖其閣部大臣考滿應投供狀者只于吏部後堂見三堂後揖問孰爲功郎因手付以狀并不詣功司矣

嚴恭肅之清操

嚴寅所太宰清滇人也本籍嘉興縣人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叙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逋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晉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覈其名則刻木野獲編 卷十一 六 扶荔山房 輩尙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余心訝其不宏然冰蘖之操目中無兩正位統均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之不如也

致仕

唐宋士人以致仕爲榮如白香山見之歌詠以誌慶幸宋陸務觀亦受人賀禮詩集可考蓋不特臣子以爲幸事即主上亦優禮之故唐令致仕官朝參俱居本班之



上宋時致仕俱給半俸今則不然乃至內外考察以致仕處年老及有疾者而被論之善去者與得罪之稍輕者俱云着致仕去于是林下之人以致仕為恥矣猶憶孫簡肅補生前以刑部尚書請告後以工部尚書起用孫辭不赴屢疏始允得旨加褒語以原官致仕身後其家求先大父文其墓石因于銜上入致仕二字其家人石時抹去之大父屢以古道規之不從孫有子六人一任子一甲科一乙科而所見乃爾真習俗之移人也

監生選正官

本朝監生本重至景泰時許納馬而漸輕然至正嘉間

野獲編

卷十一

七

扶荔山房

尚選教職及知州知縣等官以錢虜白丁得專民社所至貪暴不作進步想雖吏議旋及而民不聊生矣至隆慶間高新鄭以首揆掌銓始議禁革其雙月考中第一者亦僅得州同知州判官一時仕路為之稍清近年准貢事起初猶以實廩十年科舉三次者加納既而甫補廩未科舉者亦濫觴矣久之而增附亦以居閒提學批廩納矣近日則胥吏市僧亦藉手津要竟批廩生入貲稱准貢旋以錢神選府判而出儼然與二千石稱僚友瀾倒至此令人切齒使新鄭公在事必奮臂剷除立盡矣○新鄭掌選奏驛開壩等官無錢穀事寄俱得選本

省以免遠宦之苦奉旨遵行至今便之其教官得選本省余自幼聞于大父云是張永嘉奏准行者近日有大老亦歸于新鄭所建白則大不然

太宰揖吏科

太宰體尊即輔臣考滿亦必赴部聽考核供狀而考功司引奏于御前亦必隨功郎之後此舊例也惟遇朔望則太宰親赴吏科畫名亦累朝所行故事其後改以侍郎代之近并侍郎亦不行惟太宰以一名帖遺吏說知而已此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聞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遂罷不行高權傾中外無人敢抗之者若五部則遵往

野獲編

卷十一

八

扶荔山房

例赴各科畫本不敢異也萬歷辛卯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新任特疏欲復舊規時太宰陸莊簡光祖素以骯髒見稱竟置不復後人無復敢議及矣○聞部堂之至各科科臣垂簾居內部臣向內揖科臣簾內答之畫本畢再揖而行兩人不相面也統均之地折腰于七品小臣似褻威重竊以為不赴亦可

陸沈兩公

吾鄉陸五臺太宰初以少宰北上時沈繼山司馬從成所起璽丞同舟詣闕兩人懽若兄弟陸一日問沈曰公拚命請劍其不畏死明矣亦他有所畏乎沈云自幼惡

聞火砲聲他日雍容曹署則可恐邊塞戎馬之場不能  
踐耳陸頌之後沈以岡卿憂居陸晉掌銓用沈爲助卿  
旋拜秦撫至之三日而劉倅反書聞卽被命移鎮協討  
無日不在矢石砲鼓中蓋陸憶前語有意調之也司馬  
爲予言輒絕倒

鄭蔣翁婿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  
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  
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歎或云蔣方秉  
銓鄭謀出鎮爲勢所脅取然亦醜矣前于此則有徐太  
野獲編 卷十一 九 扶荔山房

常元春

以女字劉金吾

守有

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家孫

而劉則故大司馬

天和

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

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

鵬

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

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

修半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

官至光祿卿有婿舒洪志爲尙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

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

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部郎次子爲緹帥在京邸亦不

通聘問舒未及壯遽天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內閣中書外補

新鄭再起以首揆兼冢宰有內閣誥勅房辦中書事序

班十人久次當遷新鄭置不省蓋華亭所收意憎之也

十人者齊訴于朝房且以直滿故事請新鄭呵曰若輩

有何勞對曰勞若已三滿考且索米長安冀增薄祿餉

口耳新鄭乾笑曰果爾耶吾卽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

儒之美俱喜謝而退卽刻入部具疏十人者俱對品調

外爲邊遠大使無一人能赴者皆慟罵歸中一夏姓者

子及識之新鄭秉重柄任情非一此特其最小者然已

足失人心矣

憲臣改學官

野獲編

卷十一

十

扶荔山房

永樂乙未科榜眼李貞探花陳景著俱福建人俱以九

年考滿乞就養一得高州府教授一得福州府教授俱

終其官已爲異事然猶七品官也宏治元年有雲南按

察司僉事林淮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

家貧難供朝夕乞授本處或附近教授以便養母詔許

之淮除常州府教授親終仍除僉事是以五品方面憲

臣而左官至從九品冗職矣淮抵任未幾母死歸以過

哀病卒竟不得還本職淮不知何許人料必生蘇松嘉

湖間也○又弇州異典述云有錢塘王羽以太常少卿

請便養亦得杭州府教授又正德五年御史陳茂烈福

建興化人以母老乞歸不能自存吏部為改本省福清教諭則異典未之及

任子為郎署

自宏正以後大僚任子拜各衙門幕職得遍陞宗人府五都督經歷若官及經歷則五品竟陞知府矣蓋以郎官應列宿不欲輕畀也穆廟高文襄以首揆掌銓建議以為知府四品方面巨大臣子弟既可以執袴得之豈有反不堪郎署之理且宗人五府經歷兩京止十二人缺少人多銓法壅滯宜一切疏通除吏禮兵外餘三部俱得遷轉待俸滿陞知府如故事得旨允行時高勢張

野獲編

卷十一

十一

扶荔山房

甚言路莫敢忤大僚亦有相左者以其利己之子弟亦唯唯贊成遂相沿以至於今然皆從都事太僕丞轉副郎又有太僕丞轉五府經歷始得員外從未有直拜主事者以主事為二甲初授官及外長吏與甲科為六館者優轉之缺故靳之也近已有破例者恐將來亦遂為故事矣。今胄君在仕途多求速化甚而有詬詈選郎者銓地以忌器優容之然以余所見如常襲一邑得二人焉一為瞿洞觀汝樓 問卿故宗伯文懿公長君文采品格冠冕一時初授詹事府錄事凡十餘年而始得部郎積資以至出守時許文穆王文肅在政府俱文懿公

所錄元魁也今日則有趙元度琦美 寺丞故少宰文毅公長子抗直有父風且博洽一時少儼初授南京都察院照磨今已十五年始進太僕寺丞視曹郎如登天也瞿與先人厚善子亦識其儀貌趙則余蠹魚友也二君子故不可恒格論。首揆一品恩蔭例拜尚寶司丞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中書考滿十二年始陞三級為主事又九年為尚寶卿俱仍管中書事即加至四品三品不出局約畧與璽卿等諸胄君苦之反羨京幕郎署之遽早得金緋膺襲黃之寄然以祖宗成例莫敢為遷就他從者近年則般洗心盤 故歷下相文

野獲編

卷十一

十一

扶荔山房

公長子也居秘書年久獨憤上疏願得外陞三部郎官如二品任子事例奉旨允行般首出為戶部郎旋以正郎出理宣府糧儲此後薇垣諸胄君無復有厭承明者矣

吏部堂屬

吏部雖榮貴而並列六曹其堂屬體貌故無差別而實有大不同者各部有本司重大事俱說堂貳卿及同司官俱得商榷吏部則不然遇陞遷用人選君獨至太宰火房面決可否其門楹皆選郎手自啓閉即款語移日無一人敢窺至疏上而兩侍郎尚不聞同司員外主事

亦不敢問此猶曰大柄所在不可他假手也堂屬大小最嚴凡見于私宅僅送之門而止惟吏部則送其司官上馬方別子初見之大駭比詢之則此事相傳已久純均之地先自炎涼何以責人奔競要地耶唯國子監則祭酒司業投帖于其屬各廳各堂俱稱寅即去為卿相而屬吏為冗散外僚亦稱舊寅生終身不易蓋師儒重地非他曹傳舍可比此却最為雅道與銓司冷熱迥別矣○近日馮琢菴宗伯琦為左右少宰幾三年與延津李對泉戴相終始李太宰無事不與謀至有行而為馮中止者緊要章疏俱少宰手筆太宰不更一字本科司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荔山房

官亦不敢有違言蓋李為馮尊人仰芹子履同年而琢菴方負中外重望以故折節尊信而做規為之一變矣此後則恐未必然辛丑外計有欲中李本宰憲使者賴馮救止而吏科王斗士昌用拾遺糾之馮又力持得薄誦初過堂時李之屬吏遂昌知縣湯顯祖議斥李至以去就爭之不能得幾于墮淚不知身亦在吏議中矣湯為前吏科都給事項東熬應解所切齒項故遂昌鄉紳時正聽補人京故禍不可解而李馮二公一片憐才至意真令人可敬可悲

吏部見客

吏部選君雖握重權其位不過郎吏耳今乃于朝房見客與揆地同一尊嚴而言路諸公亦俯首候之須其一面即竟日不敢告疲或退有後言而再謁則仍坐以待矣至于不攜眷屬竟住選司則始于近年倪選君禹同斯蕙尤為無謂既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自應博采衆論前輩如嚴文靖之為太宰陸莊簡之為選郎私宅皆無日不通賓客未聞有譏評之者况要津之囑挾簞簋之潛通豈朝房公署所能絕耶其後抨擊所及亦不因此衰止也

吏部三堂俱浙人

野獲編

卷十一

主

扶荔山房

今上壬辰孫立峯鏞拜吏部尚書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也左侍郎羅康洲萬化則浙江紹興府會稽人右侍郎陳心毅有年則又浙江紹興之餘姚人一時同領銓柄最為我浙盛事未幾孫去位而陳即以南京宰改北繼之尤為奇特然孫之前又我郡平湖之陸五臺光祖亦浙人也此後不可得矣

司農署銓

今上丙申丁酉間太宰孫富平去位以戶部尚書楊本菴俊民署吏部事幾一年然未嘗主內外計也至癸卯之冬太宰李延津去位以戶部尚書趙南潯世卿署吏

部止半年然司甲辰外察矣時論皆議二公為政府腹  
心故有此舉然而世宗朝已有之嘉靖十八年己亥大  
計上命戶部尚書梁端肅材司其事凡斥謫數百人時  
靈寶許文簡讀為冢卿未嘗辭印梁亦未嘗署部特出  
聖意簡注耳又是年刑部有大獄數事則又命梁署印  
識治事竣而後還印至次年梁遂奪官歸世宗恩威不  
可測如此○楊趙二司農署銓稍久餘一二月者不紀  
若宣德初年戶部尚書師達署吏部者二年則官制未  
定也

靈丞改吏部

野獲編

卷十一

五

扶荔山房

尙寶司丞雖六品然小九卿之佐若非首輔任子初授  
而以時望自他曹遷者為清華之選步趨公輔間亦有  
轉藩臬以出者然從無改郎署之理則以體統懸絕也  
唯嘉靖末年北直隸人穆文熙以理丞調吏部郎訝為  
怪事今上癸巳則福建蔣時馨繼之然而穆以計典外  
誦蔣為文選正郎被劾削籍兩人皆不復振固不如安  
于符臺坐致榮膺何苦而求啓事之榮也薄冷局而擅  
葬地者可以思矣蔣之前又有唐伯元者亦以尙寶丞  
改吏部為選郎亦不得遷而歸林下至今未起唐之前  
又有璽丞陳于陞亦改吏部副郎馴至大用則僅見者

掣籤之弊

吏部掣籤之法始自邇年孫富平太宰古今所未有也  
孫以夙望起與新建張相尋端相攻慮銓政鼠穴難塞  
為張所持乃建此議盡誘其責于枯竹初行時主者既  
以權衡地擔幸謝揣摩得者亦以義命自安稍減怨懟  
亦便計也然其時有一陝西老明經以推官掣得浙江  
杭州府震慄求免富平公大怒謂若敢以鄉曲私情首  
撓吾法叱令送法司治罪其人杖淚而出比抵任則首  
郡刑官百責所萃果不克展布撫按為題一浙東甲科  
互相更調富平心知其故佯不悟而允之此後則記認  
分別陽則曰南北有分遠近有分原籍有分各為一筒  
遇無徑實者任其自取而陰匿其佳者以待後來其授  
絕域瘴鄉之人涕泣哀訴筒已他授矣初猶同胥吏輩  
共作此伎倆耳至其後也選司官每遇大選前二三日  
輒局其火房手自粘帖地方暗標高下以至籤之長短  
大小厚薄靡不各藏隱謎書辦輩亦不得與聞名曰做  
籤公然告人不以為諱于是作奸犯科反不在曹掾矣  
其或先有成約而授受偶誤者則一換二換三換必得  
所欲而止他有欲言則叱詈扶出矣曰統日均如斯而  
已乎

野獲編

卷十一

六

扶荔山房

吏兵二部大選

凡雙月吏部大選則吏部堂官率選司官入內銓除吏科都給事中同人看打選官印子掛榜登簿以待總繳入內雖大權不得干預亦寓監制微意焉是日例賜酒飯於內則吏部尙書上坐都給事下席此在掖垣之體已自尊重至今上辛卯鍾給事羽正拜吏科都上疏爭之謂故事都諫與冢宰俱上座自近年吏科臣陳三謨謂媚要津自貶下席且以兵部選官兵科與大司馬並列爲証力請改正其事迄不行今下座如故也按太宰表率百僚自非他曹可比卽吏兵體例不同不爲無說

野獲編

卷十一

七

扶荔山房

舉吏部

往時銓屬俱由太宰自擇自張新建爲政始令各省大僚各舉其鄉人以分太宰之權于是鄉先達多以愛憎行其意一缺出至薦六七八人甲可乙否惟望重地尊者所舉始登啓事辛丑年浙江吏部缺出朶頤者凡數人嘉興賀伯闇燦然其一也賀先爲諸生時有盛名適丁艱同一偕計者入都時朱少宰方髫年在京願學執贄

而賀不屑受朱尋聯捷爲鼎元循至卿貳是年適以禮

部左侍郎署部事賀已登乙未第爲行人矣向來投刺春曹例應稱門下晚生而賀自以同里前輩不肯遵舊例朱頗有後言賀聞而作長書嘗之二公遂絕交賀至是憂捷無計謂朱必下石厄之而同里有醫孫姓者游二公之門甚昵賀問計於孫孫曰是不難我力能得之乃往說朱謂賀之開罪於公都下莫不聞今公能沮其銓曹未必能沮其臺瑣與其樹以爲敵不如收以爲援朱大然之遂力薦之時朱方有相望同鄉亦隨聲稱許而賀立改銓曹時咸多朱之恕云次年壬寅南直江

野獲編

卷十一

六

扶荔山房

南吏部缺出時兵曹王淡生士驥最有名當得之其同府則兵部郎張其廉與崇德令陳允堅亦在伯仲間而陳尤爲時賢所推轂王乃遍約江南諸大老及各曹大僚以至科道無不以王登薦於是吏部竟以單名上疏無一人陪者亦近例行後未有之事也陳在官聞王命下推案一噓而歿張僅得調禮部亦引疾歸歿於家蓋一時推銓司不復由太宰惟畫諾聽命而已至於巡撫缺出亦許九卿科道各薦所知近年觀後廣西適缺巡撫時左轄入覲尙在都下於是吏部彙薦舉者九人以入疏其八人左轄也京師遂語曰廣西撫院京香京絹

聞者捧腹邇來始漸變亦體勢之不得不變也

選科道

成宏之間進士避外官者多營求三法司觀政久之名曰理刑三年後堂官以刑名稱熟上聞即授御史即監生歷事久者亦得之益此時撥各衙門觀政尙未限定常規以故巧黠者能越次得之然而必先授試職或踰年再考不稱則又調別衙門嗣後漸不然矣至給事中

野獲編

卷十一

九

扶荔山房

言確者以為壯觀故當時為之語曰選科不用選文章只要生來鬍髯長然亦聽吏部試文以為去取蓋本唐人身言書判之法以身為第一義亦其遺意也今之考選發訪單于大僚及四衙門以揄揚多少為殿最即太宰亦不能專其柄矣何以尙名考選

科道俸滿外轉

正嘉以後都給事之外轉必陞參政固矣又論序不論俸即拜都科僅一日亦得三品唯西臺則不然非轉京堂止得副使雖滿九年亦然蓋國初御史三考無過僅陞主事也頃丁酉年連中丞標為御史亦滿九載杜門

戲謂人曰若陞我吏部主政我即立起赴任矣蓋尙以

故事解嘲近年臺班壅滯積俸有十年以外者于是應

朝卿以首俸應外遷特陞參政遂為御史得三品破天

荒之始矣至若邇年都諫出為大參者若之如赴坑塹

即戶科姚養谷文蔚序次久應外補甲辰年亦會上疏

求外奉旨以謙退褒之然屢推參政不下至丁未年十

月因御史九年俸滿盡陞京卿姚又自請致仕而疏中

又云科俸久已逾期但不敢通考九年暗藏當內之意

上命留陞京堂其時梁惺田有年蕭九生近高俱以都

科應轉而以姚故見壓遂先後俱自乞大參以去姚遂

野獲編

卷十一

十

扶荔山房

得擬南太僕少卿然直至戊申年命始下說者因謂文蔚避外營內大不直之署部少宰楊時喬疏所云智盡能索而後得者指姚也時姚科資已十五年實俸亦十二矣梁蕭俱乙未吉士姚又先一科庶常而推敲內外屢致紛紜其時科臣俱有言詞臣亦以薄于舊僚不免腹誹辛亥內計姚竟坐斥其得京堂僅閱歲耳亦何利之有。隆慶中吏科都給事韓楫亦請科臣自散至左右至都品雖不同職業則一請得通考上是之著為令時高新鄭以首揆領銓韓其心腹門人也故敢破壞祖制如此未幾二人敗此例亦廢。近自癸丑以後六

科會議歲出一人以存例轉舊規蓋公論共棄者當之  
乙卯年兵科都張翼真國儒出為參政其都諫俸亦已  
考滿又叙勞績本不當外轉特以品望見擯非復一內  
一外之舊張不能堪具疏自辨銓部遂直發其當外之  
故張益恚恨投劾自罷丁巳大計不謹及之矣蓋累朝  
來都諫序資俸擢大參成規從此遂廢但恐不能終廢  
耳

臺省互改

弇州異典述謂徐孺東貞明以給事中外謫後轉尙寶  
卿兼御史治水利凡兩居臺瓊以為異後來有穆來輔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者以給事轉至左通政矣庚寅歲邊事孔亟奉命兼御  
史閱視薊昌與徐事畧全又同時並遣者王懷棘世揚  
先任湖廣道御史歷大理左少卿至是又兼御史閱事  
延綏又會健齋乾亨初以山東道御史言事謫官轉至  
光祿少卿亦兼河南道御史閱視宣大二邊又鍾文陸  
化民初以御史呈謫行人司正尋陞光祿寺丞兼御  
史賑濟河南則再入臺班矣尤為異事○吏部曹郎亦  
無再入者唯顧涇陽憲臣以銓郎救辛總憲外謫後再  
入吏部最為創見然重望高名終不得志而去至詞林  
帶憲職者唯嘉靖庚戌廣德郡城趙內江相公以司業

建言陞諭德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行營將士此後七十  
年而徐元扈光啓太史繼之以上疏論兵特旨陞少詹  
事兼河南道御史治兵于都城蓋軍興異典前後一揆  
不可以常格拘也○按臺省互改前朝甚多至正德後  
稍稀耳

四衙門遷客

近日吏部翰林科道外謫者皆不赴任僅身至境上移  
文索公據歸而待遷如乙卯之冬吾鄉一給事謫為閩  
藩幕適黃與參承元自南京兆擢中丞撫福建還里給  
事持眷弟刺往候值其他適闕者微有難色給事立索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名刺竟去黃歸大恐痛咎閣人身率謝罪凡往數次始  
得面解因憶老人輩述吾鄉前癸丑科姚禹門少宰洪  
以編修外謫謁中丞而移其座北向中丞笑而置之  
蓋久為詞林不知撫臺作主亦南面也又余所目觀則  
辛卯年馮具區祭酒謫廣德州判官適缺州守署印兩  
月轉南行人司副始歸又戊戌年許星石聞造侍御許  
寧人貴論列諸大臣謫山西奇嵐州判官謁撫臺魏見  
州道泉允貞魏前亦臺臣曾以言事外謫許疏中所劾大僚  
魏亦一人也相晤時魏留欸歡然稱老道長慰勞有加  
許故乙科起家反侃然作色魏終不以介意此皆吾郡



先非故事不知抵境上一說起于何年何人也又憶乙酉年吾鄉馬廓巷應圖比部疏論時宰侵及諸言官謫山西馬邑典史時御史渙人孫愈賢按宣大正馬所首糾者蓋銓地有意困之也坻任謁臺孫伴不見馬長跪竟日至事畢而後揖之入所以窘辱之者甚備馬內荏勿能抗也則孫之識見隘于魏遠矣且兩公品亦薰蕕本不足並論馬亦狷者偶與其甥李氏有違言李故太史見亭自華子膚愬于王太倉相公述其吞噓之狀王信之適大拜出山逢人痛詈必欲重處之故馬決計抗疏求謫王後當國起馬復故官蓋亦無成心云

野獲編

卷十一

奎

扶荔山房

用違其才

大臣坐鎮雅俗與宜力封疆本是兩事本朝如馬端肅楊襄毅兩太師前夜握樞秉銓俱有稱于時真全才也其他大老未必兼長然不害其為名碩今上初年用人隨材器使各著聲績近二十年來俱以資望推用不復論其材地相宜與否只如沈繼山司馬伉直著聞以之儀表百僚何等凝一里乃用以禦虜劉哮之變扞守有餘驅勦稍遜迄不能成功改撫中州不赴而去孫懋峯司馬為選郎時清勁無染士林推服即為冢宰亦其分內乃用以禦倭卒與兵相左為白簡擊去二公後雖再

出終以前議未得大用也又如石東泉先朝直臣為司徒時正繼宋莊敏之後心計操守不減前人久任計曹國計必裕忽移之兵部值關白事起力任貢封遂致僨轅又如萬邱澤熟請邊情履著勞勩經畧朝鮮奏凱而旋其時酬以本兵亦不為過乃用為協理坐院諸臺臣起而譁之復加秩出鎮終于塞上其他尙未能悉記善乎許少薇之疏曰沈思孝清直名臣使其建牙內地將見一路風清乃使作陝西巡撫助討寧夏正如斲圓方竹杖刮漆斷紋琴毫無濟于用而至寶損矣可謂至論此癸巳年事許為兵科都給事名宏綱

野獲編

卷十一

肅

扶荔山房

異途任用

三途並用江陵公建議也是時以吏員任知縣者山東一省則有萊蕪之趙蛟費縣之楊果俱任九年加服俸再加州府同知可謂得其用矣頗聞兩人俱非循吏但幹局開敏能肩繁鉅果初蒞事諸儒生侮易之無一來謁者忽揭一示訂期季考諸生以故事姑往試且窺其作何舉動比衆集則請校官來出題且去不佞舉刀筆不諳舉業又不敢廢典制願先生留意是日供膳皆出中庖甚豐比收卷則鴻乙滿紙或僅數行或戲為俚詞以寓嘲諷果束為一篋夜作檄呈督學云身既異途濁

流難定甲乙教職又師生親暱評品多私敢煩文宗親閱第其上下諸生聞之因服叩首求哀乞就明府手定文章司命孰敢不心服從此洗腸滌胃以聽指南兩學師又代為懇遂恣胸臆發案終其任無一青衿敢諱者又有一胥名黃清江西之上饒人起司獄歷任我郡嘉興同知貌寢而眇一目然才智四出應變無窮能持人短長郡長邑令稍不加禮即暴其陰事相訐人畏之如蛇蝎及高寶諸河議築內隄久不就江陵公謂非清不可乃改銜為淮安府甫歲餘成功者已半江陵大喜加兩淮運司同知留設役又匝歲且報完一日謁臺使者

野獲編

卷十一

廿

扶荔山房

于舟中候踐板墮水中因中寒死蓋上官憎其伎妬其能令人擠之也事聞賜特祭贈太僕卿蔭一子入冑監使其尙在必藩臬開府矣是時用人能破格如此

漆注銜經歷

本朝簿尉卑官不用宋人注官待次之法凡才品劣者例陞王官初亦一時權宜疏通之術後遂循為故事不能改矣至今上之庚戌西粵人文無技立編者為文選副郎署選事患銓選壅滯又創為一法於凡州縣卑官有考語非上等者即上考而歷任稍久者輒陞外銜候缺經歷謂之半王官呈之六宰孫富平大稱善即為尤

行亦不經題請而言路以富平故無一人敢議初猶一缺止用一人久而二三人更數年則累累若若與王官無異矣王官止中原楚蜀江右數處在彼候缺者尙少今銜幕則布滿天下動云待缺凡州佐縣佐以及驛丞倉巡之屬每一缺官輒求代署恣行晝攫或憲訪或告發則潛匿他方詭云回籍及事過再來又免有力者道地以圖承乏在上臺則以去來莫測無從行驅逐之令在吏部則以閒廢已久無從中考功之法真如飛天野父擇人而食普天率土無處不然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做政文君實作之俑而吏部奸胥又利缺之易出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可以上下其手下吏應劣轉者又借以避王官稍賂刻木輩即已得之蠅集一方磨牙棘吻為蒼生狻猊更十許年不知何所終矣

張西江比部

江右張西江壽朋初拜比部丁亥京察外謫為山東泰安州同知又以與同寅爭香稅事當鐫一級赴部聽補得降永平府推官言路起而爭之謂以州倅得司理則運同降一級當為按察司僉事知府降一級當得布政司參議運司降一級當為按察司副使矣時文選郎中為謝庭棠疏辨殊支張乃改降萬全都司斷事而去迄

不振罷歸至今未出張此補本屬創見謝選君同鄉相善破格用之但先朝知縣多陞州同知嘉靖初尚然後遂為胥吏輩考中之官及貲郎之優選無一清流居之今下遷反為理官似駭聽間因思此官亦從六品秩已不卑然列縣佐之班叩首呼老爺每直指行部則大帽戎衣趨走巡捕一不當意籌楚塵埃間與與皂無異至府司理亦得而笞之詈之宜謝選郎之受抨也

州同降知縣

近年張西江壽朋癸未進士亦知名士也以刑部郎謫

州同知又因事降一級補任推官為言官所糾改降副

野獲編 卷十一 老 扶荔山房

斷事并謝選郎俱得罪朝議不以選郎為冤但本朝州佐降府佐縣正者甚多無論祖宗時即隆慶初年南直通州同知王汝信者登嘉靖癸丑進士亦以戶部主事降是官後被論再降一級時廣陵李文定為首揆力薦其賢因降補其邑興化知縣尋陞戶部主事優轉通政參議其人至今上初年尚在非遠事也

老人漁色

山西陽城王太宰國光休致時已七十餘尚健飲啖御女如少壯時至今上十八年則去國凡九年矣時陽城民白好禮者病亡其妻李氏國色也王夙慕其豔托諸

生田大狩等誘以為妾其翁名白書初執不從後以威脅再以利動遂許焉李氏誓不更適又力逼之以刀刃死一時傳為奇事按臣喬壁星得之遂疏以聞上命查勘後亦不竟其事而罷夫踰八之年或嗜仕進營財賄者世亦有之至于漁色宜淫作少年伎倆則未之前聞或云王善房中術以故老而不衰

人臣漁色無等

今上壬寅吏部郎趙邦清為御史金忠工給事張鳳翔等論諸所臚列真偽相半趙憤恨力辨醜詆穢言至持利器欲刺刃言者獨其中有欽選東宮淑女楊氏退出

野獲編 卷十一 夫 扶荔山房

為趙買為妾則不復置辨尋奉旨削籍去不深窮其事也前此二十年則有故禮部郎臨江守一事與趙正同竟坐極法長繫矣又前乎此則宏治初年寧陽侯陳輔幼聘駙馬楊偉女待年未娶因聞涑水縣人郝榮有女殊色會入內廷簡出輔匿楊氏婚娶之後以寵衰仍娶楊女既入門乃發其事至下獄會獄旋命革爵為民侯他日伊子承襲猶為寬政也若正統十三年侍郎齊韶娶內選百戶史宣之女事發至夏月論斬則其禍烈矣又數年則英宗返正時詰問達官吳官保曰也先何以失信當時曾許以妹歸朕今女安在也先云已為石亨

奪去且盡殺其膝矣上戒官保勿言亨坐大逆夷滅淫夫漁色至此真膽大于天其中得其良死者幸也

京官避大轎

閣臣禮絕百僚大小臣工無不引避唯太宰與抗禮然亦有不盡然者至太宰之出唯大九卿尊官及詞林則讓道駐馬以俟其過他五部則庶僚皆引避雖科道雄劇亦不敢抗至少宰之出其體同五部正卿他亞卿則不然矣至庶吉士向來止避閣師及太宰餘卿貳俱竟于道上遙拱吾鄉陸五臺太宰先于今上癸未甲申間佐銓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訴之閣下

野獲編

卷十一

无

扶荔山房

亦不能直因憤極語人曰當今京師異類不知等威不避大轎者有四等一為小閣宦二為婦人三為入朝象隻四為庶吉士諸吉士聞之益恚恨立意與抗今不知何如又北京臺省諸公遇六卿必避而南京則不然每道上相值竟講敵禮西臺尚以堂官之故不與公會至六科遇有公私吉凶之禮直與正卿雁行並立無少差等亦異矣

大臣屢逐屢留

禮部尚書石瑄者山西應州人正統間進士也初為金華知府以考察罷軟當罷適陞布政行得留及為福建

布政又坐罷軟去適陞南吏部侍郎再留會禮卿蕭暄以奏對失上旨調南京李文達薦瑄以代蕭入朝出班承旨不上御道而竟趨右階英宗大不憚謂其舉動失措有忝禮臣勒令引退比自陳疏上上又云其人篤實可憐但遲鈍耳命始留之未幾即病不能出部事久廢時孝恭皇后上僊典禮煩冗始命右侍郎鄒幹署印而瑄竟不言去久之始卒於京邸是時計典已重何以陞任即廢不行而身被議者又何恬然若不聞比勒自陳時李文達亦不引罪又何也彼石瑄者何足言特大臣廉恥道喪可異耳

野獲編

卷十一

无

扶荔山房

大計年分條款

大計考察之法至今日詳備極矣然孝宗朝尙未然宏治元年言官奏請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則有年老有疾罷軟無為素行不謹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凡五條而無貪酷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則年老不謹浮躁三款之外又有陞遷不協人望大理寺丞一員亦無貪酷兩條蓋其時待京朝官有禮不忍以簠簋屠儉輕加人也又其年為戊申初非己亥年分意者如近例主上新登極大計然銓部初題本時上命照成化十三年例行則斷非登極又其年為丁酉亦非己亥也且其時計

典不舉已十一年今人動云六年大計為祖宗定制誤矣。此時五品以下官分作二項蓋如外計之有司與方面也亦似有理又不協人望一欸亦僅見于此舉今日似亦可行

京官考察

京官六年一考察者無其例自成化四年用科道魏元等言奉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掌印官公同考察八年奏准京官每十年一次考察十三年又用御史戴縉等言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奉旨照例會官考察至宏治元年二月河南道都御史吳泰等又請考察得旨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云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則王介菴為冢宰也時掌翰林院為少詹兼講學汪諧請將本院侍讀以下官准成化十三年例自會內閣大學士考察上曰雖有本院自考事例吏部還會同翰林院掌官行事是年謫出者凡一百四員而詞林無一人至宏治元年閏三月吏部都察院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僅去太僕寺丞周冕等五人耳宏治十年正月吏科都給事李源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乞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及外任方面上命如宏治元年例考察共斥降九十五員至宏治十四年閏七月用南吏書傅澣奏謂京官十年一考察法太濶

畧乞六年一考從之宏治十七年丁又詔十年一考尋以給事中許天錫言命六年一考甚旨為令至正德四年已吏部尚書劉宇侍郎張綵等又請考察時距宏治考察時止五年蓋逆瑾意也自是己亥兩年考察遂為定例蓋迄今尚未百年

外官考察

宏治六年正月朝覲大計吏部陞謫方面州縣等官一千四百員雜職一千一百三十五員上曰人材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愛惜人材必待九年方陞今因一人無稽之言沒其積勤使之不敢申理豈治世所宜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有爾等皆因舊弊不能改正其方面知府年未滿六年有疾不妨治事素行不謹在未任之先餘官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于是方面官以下山東僉事王經等五十八人皆留而府同知張文臯等俱未三年亦視事如初矣此時王三原為太宰已為上所疑故大典亦中格且旨中人材難得云云皆大學衍義補中語邱文莊為次揆所擬旨也王此時即宜辭位而猶戀戀恩遇不三月即為劉文泰事上指為賣直治名不能安其位而去亦可謂不見幾矣又按宏治六年外計吏部具大小庶官當陞者二千人閣臣邱濬上言

唐虞三載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斥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唐虞之言亦非祖宗之制上然其言以故未三載俱留用此事實錄不載而見之黃泰泉所為邱文莊志中可見邱之排王三原不特劉文泰疏矣史竟為邱諱之

考察訪單

今制匿名文書禁不得行唯內外大計吏部發出訪單比填注繳納各不著姓名雖開列穢狀滿帙莫知出于誰氏然尙無入御覽者至己未外計浙江參政丁此呂以不謹罷會有人言其在吏部竟以訪單進呈此呂遂野獲編 卷十一 奉 扶荔山房 追贖遣戍人雖冤之竟不曉單自何人

外察附批

正德三年戊辰朝覲考察疏入內忽批出翰林學士吳儼帷薄不修着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無疾欺詐爲民儼丁卯主順天試以爲臣不易爲論題劉瑾惡之南金在臺時爲堂官劉宇所撻羞怒請告故宇讒之瑾從中旨罷去儼後起至南禮部尙書諡文肅而南金亦得復官宇之附權亂法至此瑾敗僅革官銜致仕眞漏網嘉靖丁巳內計戶部左侍郎謝九儀兵部右侍郎沈良材各以自陳得旨調南京用矣又科道拾遺疏下上又附

批謝九儀致仕沈良材閑住疏中無二人名也亦異矣又先幸丑外察不及河南參政王慎中等二人內批俱以不謹閑住則首揆貴溪意也其後則今上丁丑星變考察南刑部員外包大燿以浮躁降內批以不謹閑住南兵部郎中呂若愚不處南給事傳作舟論之內批亦照不謹例閑住則首揆江陵意也

大計不私至親

南禮卿陶四喬承學素負人望又江陵同榜進士素以聲氣相重及奪情事起心稍不然時江陵同邑人傳作舟爲南給事方寄爪牙耳目雄行于都中陶又不甚禮野獲編 卷十一 奉 扶荔山房 之乃讒之于江陵會陶亦以事見忤適辛巳大計募人劾陶苦無事欵適傳密寄陶諸罪狀至江陵大喜以授給事中御史俾入糾劾疏時商燕陽爲正在臺中資最

深爲陶姻家又江陵門人也苦救不能得乃懇之江陵公江陵怒以惡語劫之商無策挽回陶遂爲科道秦耀等所糾得旨致仕商後轉廷尉將大用亦以言罷商敏練有能名本非附江陵者止此一事見嘗謂其畏禍坐視遂不免至壬辰外計司銓者爲太宰陸光祖前御史屠叔方黃正色皆其至戚俱以新任副使貶降議者不言其滿癸巳內計則吏部郎呂胤昌爲吏部尙書孫鑑

嫡甥以浮躁降調吏科給事黃三餘為考功郎中趙南星之兒女至戚以不謹閑住一時輿論翕然服其公蓋人心之不可泯如此

六年大計

京朝官六年一大計其法至嚴先朝亦有以不公爭之者如先王大父爭韋商臣等之顯然終不能得唯穆宗時考察科道後起給事周世選太僕魏時亮等然非時考察言官本非典制特出高新鄭一時私意故公論皆以為冤今上辛巳察典不謹去者次年即起用為今大司徒趙南渚世卿則初為南戶部郎特疏譏切時政江

野獲編

卷十一

臺

扶荔山房

陵怒劣陞長史旋中大計尤為清議所推也嗣後如顏鯨管志道張正鵠馬猶龍亦時情稱枉薦章不絕終不肯破例蓋以非有大節表著不得比前諸賢耳自辛巳後凡經丁亥癸巳已亥乙巳四斥籍無有議起廢者唯邇來辛亥一察物情洵洵司黜幽者被彈射無完膚一時亦不能勝近日遂議起徐比部大化則不謹條中人也錮人明時誠可憫惜然天荒一破後來藉口憐才恐大典難以隄防矣

考察破例

宏治以後考察之法始密而嚴世宗于議禮諸臣無所

不假借獨嚴于大計罷斥者如教官王玠光祿監事錢子勳御史虞守隨州同知豐坊輩俱百端獻媚于與邸而上終不為破例其嚴如此然而降調諸臣如趙文華彭澤儲良才等亦係考察人數以權奸疏保留復舊職蓋以貶輕而斥重故特免也其後朱隆禧以進秘方見倖雖加銜終不見用蓋以考察之故而史後以助米及建醮祝壽其子際及呂希周輩以拒倭報功皆陞職致仕亦以計典故耳此後唯穆宗庚午高新鄭以私怨斥張檟魏時亮等諸人至今上初元皆起用今上辛巳大司徒趙世卿先以建言忤江陵劣陞楚府長史至是又

野獲編

卷十一

美

扶荔山房

以不謹斥未幾即復原職以至今官而大計自此不能永錮矣。嘉靖末年都給事中厲汝進以劾嚴分宜降典史矣未幾外計即以逃斥之是時察典嚴重言者但指為嚴相修怨而無敢救者即穆宗登極大需言官無一遺棄而汝進屢入薦章獨不收召使其在今日則立致槐棘矣萬戶侯何足道寧止一李廣哉。嘉靖末年諭德唐汝楫以分宜黨被劾用不謹例閑住然非考察也穆宗龍飛普進舊講官汝楫僅陞太常少卿與致仕當時清議尚嚴如此

野獲編卷十一終

野獲編卷十二目錄

吏部

中書考察

辛亥兩察之爭

大計糾內閣

己亥大計糾拾

乙巳兩察之異

銓郎索頂首

都給事陞轉

五賢附察

考察留用

又

卑官被察仍留

大計部院互訐

言官例轉反詰

考察脅免

廣書

武弁王官

野獲編

卷十二目錄

一 扶荔山房

一時六卿眉壽

文武同時各盛

士大夫癖性

士大夫偉狀

士大夫華整

二品直拜三孤

戶部

海上市舶司

勸農

救荒

金榮襄奪情

陶少卿

西北水田

西北水利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海運

永平海運

黃河運道

宣大二鎮漕河

汴河故道

關陝三邊餉道

賈魯河故道

呂梁洪

徐州

洳河膠萊河

膠萊便道

洳河之成

野獲編

卷十二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吏部

中書考察

大計六年一舉定於宏治末年其典最重五品以下俱聽考察內惟翰林學士得免考以示優異已而講讀學士亦請如例遂並免之其坊局等官雖貴則照各官同聽吏部處分矣至於內閣書辦即今制誥兩房中書官憲宗朝命本院學士會同閣臣與講讀以下等官考察不許吏部干預皆所以重文學侍從之體非他官得比

野獲編

卷十二

扶荔山房

然嘉靖以來仍從吏部都察院為政矣至於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辦事等官以及御用監各項匠官例皆先期乞恩免考蓋又以他途擯之功令之外非特恩也又太醫院及欽天監以方技亦如之迨其後也太醫與兩殿中書仍入計典惟欽天監則至今猶然不考察不丁憂不告老云

辛亥兩察之爭

嘉靖三十年辛亥當大計京察是年正月錦衣衛經歷沈鍊抗疏糾首輔嚴嵩其詞甚峻嵩力辨謂鍊作縣敗官調簡今知京察必處以故建言所免黜幽上怒捕鍊

逮治斥口外保安州為民計竣吏科都給事張秉壺又糾吏部尚書夏邦謨不職得旨致仕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當大計京官先一年冬御史金明時劾吏部侍郎學士王圖其詞亦峻圖疏辨未奉處分至次年二月臨考察日掌河南道御史張京兆具密啟于吏部尚書孫丕揚謂明時前疏要挾免察丕揚閱之震怒即聞之上令閑住明時辨疏犯御名下一字上亦大怒發刑部贖罪為編民于是刑部主事秦聚奎首攻太宰臺省繼之不揚辨甚激而攻者不已不一年亦請致仕從來司察冢卿未有被彈射如此者且指白簡為挾免亦惟此兩辛

野獲編

卷十二

扶荔山房

亥恰好六十年豈運數使然耶

大計糾內閣

六年京官大計吏部都察院主之及事畢糾拾大僚屬科道為政而閣臣票擬去留或下部院覆議罪狀當否以聽上裁則太宰御史大夫與內閣輔臣是三官者俱主持大計之人向未有糾及之者自穆宗登極考察而高新鄭為言路所憎聚攻不去乃至南給事中岑用賓御史呂校以大僚糾及之識者咸謂非體而時情正側目新鄭方以此舉為快心無有救正之者以故己已再出當國秉鈞恣情黜陟亦爾時激之使然又三年而高

被逐江陵專政則內外大計一出其手定部院不過一  
承行吏書矣。○每年初冬朝審罪犯俱太宰主筆相仍  
已久至庚午秋復當番時高以首揆兼掌吏部則事體  
非舊例可比謂宜遣他尙書代行而高奮然自請往讞  
所釋放最多較他年加數倍而王金等以先帝升遐誤  
用方藥坐大逆重辟者亦改遣戍蓋欲坐前任首揆徐  
華亭以誣罔先帝大不道也卒之穆宗允其請而往事  
終不究則高此一行徒傷相體耳後萬厯戊戌年朝審  
太宰偶缺旨下以戶部尙書楊俊民主筆甲辰年亦缺  
太宰又以戶部尙書趙世卿主筆斯得之矣

野獲編

卷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己亥大計糾拾

己亥大計最爲平恕惟董太史思白其昌以私隙爲朱  
考功石門敬循所中外轉似未服人至於南京糾拾大  
僚則可異矣如右都御史沈繼山思孝吏部右侍郎楊  
復所起元兵部左侍郎許敬菴孚遠皆一時人望盡入  
網中遠近駭愕莫知其故馮巨區祭酒謂余曰此非糾  
劾疏乃薦舉疏也時視石林世祿爲南吏科以一人掌  
六科印遂有此舉至次察乙巳祝亦不免前三公者雖  
被指摘終無絲毫之玷而祝遂不振

乙巳兩察之異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不下久之中旨批出特留降調科  
道官數人蓋首揆沈四明專庇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  
渠輩因并諸言官留之時以爲異事羣起爭之而不知  
前乙巳之更異也嘉靖二十四年春京察疏上內不謹  
主事周玉等并御史謝瑜命照貪酷例爲民浮躁主事  
朱執中革職閑住蓋于部議加重焉旣而吏科河南道  
拾遺則中允郭希顏光祿少卿談相俱在斥罷之列獨  
得旨留用其後二人俱受極刑亦在世宗朝更異矣惟  
兵部侍郎張漢在劾中上獨命錦衣官校扭解來京蓋  
漢先在部欲令總督大臣得斬將以行軍法上銜之未

野獲編

卷十一

四

扶荔山房

發至是見疏觸怒故及禍比逮至以刑部謙遲改鎮撫  
司刑拷竟發鎮西衛充軍皆從來未有之事也及南京  
察事俱竣御史桂榮又申救先任南御史今陞常州知  
府符驗執法愛民而南考功郎薛應旂爲常州人以私  
怨報復致之降調乞復原職上命符驗仍謫而調應旂  
于外在桂榮計後論救非故事也上竟不問蓋前乙巳  
世宗總攬大權或輕或重俱出獨斷後乙巳則考選久  
廢科道晨星首揆欲市恩言官破格留用要皆典故所  
不載也。○後乙巳南察時給事中儲純臣署吏科本在  
事主計人也亦以不及降調察疏發後尙在署草拾遺

疏有相知者告之始杜門亦奇事也又前六年己亥主計南吏科祝世祿已陞寶卿亦以察謫中外稱快

銓郎索頂首

吏部郎以貨取者莫甚於嘉靖季年吾鄉項刑部治元以萬三千金得之於嚴氏嚴敗亦逮至病死于獄自是此風頓衰然至今上辛卯壬辰間猶有陋規可笑凡先入者將引疾必薦一人自代例以五六百金為謝至餘姚呂允昌有催討之謗癸巳入大計始相戒禁止至于每省一人轉正郎時必以疾請待新者將滿求歸始再出館選此舊規也自甲午後蔣蘭居時馨以尙寶改授

野獲編

卷十二

五

扶荔山房

竟掌選權為白簡所逐而銓體大做梅大庾守峻繼之以戶部郎中改入管選亦被論去朱石門敬循以禮部郎中改入亦掌選得陞太常寺少卿皆變體也自是而後皆以主事入亦無直至選郎者矣○嘉靖間每省凡三人一在京一在家一在途徒以熱官享趨附費供應耳今定為二人里居與現任皆新舊兼用

都給事陞轉

六科都給事陞轉惟吏科多陞京堂餘則一內一外如庠士之挨貢不敢擢越內則四品京堂外則三品參政益外轉以正七得從三亦仕宦之殊榮而人多厭薄之

因有官陞七級勢減萬分之語後復為勞陞功陞閏陞三說勞如使琉球之類功如邊功督工程之類閏陞則吏科管察及耆舊起用之類人始以意為遷就而避外者多因之得計至癸丑年因爭熊之岡廷弼學差一事波及禮科都周永春不當內推臺中湯質齊北京起攻太宰太宰舉一內一外舊規為言又駁之謂非典制說久不定因得旨命六科會議言人人殊而謂科臣但當內擢其最不肖者間出二三人于外則眾口如一蓋以瑣垣得藩臬如郡邑之劣轉王官也此又不知出何典故矣上久格行取言路寥寥其在者俱積資歲久視京

野獲編

卷十二

六

扶荔山房

卿若冷局戀禁闈如鳳池此時周都諫亦不當得外待湯欲逐太宰誤引之耳時方視外轉為禦魍魎投虎豹不覺爭先護周至於會議出而年例遂因之不舉矣恐祖制終難高閣也

五賢附察

丁丑冬江陵奪情兩京大小九卿各有公本保留乃至御史則曾士楚為首給事則陳三謨為首合詞請留時惟詞林吳趙校正之廷杖六十為民比部艾沈繼之杖八十最後進士鄒則語益加厲杖一百與二比部同遣戍至辛巳京察復別綴本末欲永鋼之夫已氓已戍寧

須更麗考功法會州首輔傅中姍笑之謂江陵敏識人而督亂若此知其不久矣此實至言但謂將五君子入庚辰外計中則實不然當時會州目睹其事而謬誤乃爾信乎紀述之難也

考察留用

六年京察典制最重其以不及浮躁處者係續增事例降一級調外以曲全人材其後板擢不妨致位公輔然當其時即留用仍故職供事者在先朝有之久不經見矣乙巳大計主察者為署部少宰楊正庵時喬左都御史溫一齋純為政疏上旨出切責當事者不公而留臺

野獲編

卷十二

七 扶荔山房

省當謫者數人其所注意則僅錢給事及御史張似渠等三四人而已舉朝相視不敢發而聽補郎中劉楚磐元珍主事龐堯封時雍特疏糾沈四明破壞典制鹿奸欺君諸不法俱得旨譴罷最後浙人賀吏部道星燦然繼上清平之疏請亟下考察降謫諸臣以完大典亟罷主察徇私之臣以明公道徇私則指溫三原也賀故與四明厚善故斥溫之私以著沈之公時四明在告不入聞得旨賀亦罷為編氓是年溫去位次年四明與商邱亦同罷相○沈四明與溫三原不相下已非一日然外猶示羈縻以故甲辰年溫考二品六年滿故事止當得

太子少保沈特為請加太子太保以悅之幾忘隙修好未幾管察盡處其腹心由是嫌疑愈深不可解矣其年七月三原得致仕去四明遂滋不為物情所附云

考察留用

今上乙巳大計疏上旨下留科道數人一時大駭以為創見然嘉靖十八年己亥考功郎中趙汝濂主內察欲斥主事趙文華時太宰許讚力持不可謂此權門私人疏一上必為衙門累汝濂願以身當之及得旨文華果留又工部屬魏姓者為堂官尚書周叙所憎被斥汝濂不許而不能奪此科道拾遺疏上獨留之趙後官至少

野獲編

卷十二

八 扶荔山房

保尚書魏至都御史然趙故嚴分宜客是時嚴僅為大宗伯而威焰已能鉗結上下如此至于前嘉靖丁亥兵部侍郎張璉疏留考察浮躁原任吏部郎中彭澤則已降兩淮運副仍守故官尋陞右諭德尤為異矣○趙汝濂雲南之太和人初以壬辰科庶吉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吏部五年而筦大計故事銓郎無竟授者汝濂得是官即遷正郎陞南尚寶卿以至副都御史協院至嘉靖三十年辛亥亦以大計自陳調外則相嵩久在首揆而趙文華亦登貳卿久矣文華留用事實錄失載又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御史葉忠被察上特命留用尋陞大

理寺丞其事與趙文華彭澤同時而史亦不書

卑官被察仍留

巡按浙江御史左瑞與參政俞士悅僉事施信考察所屬嘉興縣丞趙恭罷軟為民恭詣闕自訴云士悅偏聽與隸李保之讒而陷之上下其事于巡撫浙江侍郎等官核之果如恭言吏部覆覈以聞上命瑞信二人各罰俸三月惟士悅與李保並付按臣鞠訊治罪蓋謂其事俱起于參政之受譖故特重其譴且與輿臺並下吏其辱極矣此事在正統三年又十年而俞士悅者已拜刑部尚書又二年而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而去位夫以方野獲編

野獲編

卷十二

九

扶荔山房

大計部院互訐

內外計典皆吏部都察院主持商榷即有未愜亦調劑兩平未有察事既竣部院復自相攻者惟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察朝臣時南京則吏部右侍郎張綸都察院則右僉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罷郎中潘孟時等九十六人矣上以會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僉名為疑時

侍郎葉盛都給事毛宏以案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屬之綸乃上言頃會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員外蘭諧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當斥各堂上官不從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剛愎自用十三道御史豈無一人可斥高明心懷不公雖居風憲臣柔懦不立不能進賢退不肖願與明俱罷高明亦以妨賢悞事自陳上皆不許比葉盛毛宏覆奏至則云會考時張綸不能對眾執論察後乃輾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綸誠心商榷以致積忿猜疑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議留議斥俱考察已定恐難紛更上是之綸與明姑不問按部院同管大計

野獲編

卷十二

十

扶荔山房

事後乃爭計如此真向來未有之事此後累朝計典其服人與否俱不論然俱竣即休始終無忤直至隆慶間掌吏部事大學士高拱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以考察科道事後相訐今上辛亥京察孫承宗與許副院事後相左則成化已兆其端矣

言官例轉反計

甲辰春刑科給事中錢夢皇推湖廣參議未下夢皇自以疏請謂左右給事外轉始得副使參議若散給事不過僉事以處不稱職者謂之劣轉今臣特散給事耳參議之推胡為乎來哉吏部以為優臣則自揣無功以為

逐臣又自省無罪乞敕問該部明數臣功過何以充年例得旨留用按科臣例轉無求免之理更無反詰銓司故事乃主上遂允其請說者謂四明密揭保錢故得留用自是乙巳年工科鍾兆斗例轉亦以論劾溫中丞因自請得留蓋鍾亦四明入幕也四維俱掃地矣。○按錢給事于癸卯冬以妖書坐郭正域因及次輔沈鯉故公論以此薄之四明以此厚之時推錢年例者爲署吏部事戶部尙書趙世卿不先以白首揆首揆怒其異已遂改命侍郎楊時喬署印趙初議假王時意在存楚偶與四明暗合初非有心附權其後爲郭江夏昭雪者因四

野獲編

卷十二

十一

扶荔山房

考察魯免

自壬午以來諸劾江陵者多取顯官去尤而效之爭以建言自見亦有知物議將及先事而發者以予所見如乙酉年南禮部郎馬應圖論宰相權重言官阿輔謫爲邊尉去時太倉相公新出山先知馬疏所由遂因論時事及之謂年來滄訛成風乃有市井儉邪干人所指如馬某者亦得借建言之名以逃考察其詞甚峻時去大計尙年餘至丁亥春南察終不及馬則以馬疏先被處也至辛卯冬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先以科場論同郡主事饒伸爲時情所薄至是以科場事劾南京主試諭德陸可教取中舉人錢魁春乃御史錢一本子中式

野獲編

卷十二

十二

扶荔山房

明以波及于趙愷矣。○錢給事之埽門無行人人能唾之然其坐郭宗伯以危法亦自有因府同知吳化者楚人乃去任侍郎郭正域之鄉同年也時以聽勘在京適妖書事起伏闕上疏謂妖書出自新選教官阮明卿之筆阮蜀人又科臣錢夢臯之密戚也錢不能甘乃抗疏直謂妖書出于郭正域郭爲次輔衣鉢門徒而流醫沈令譽爲正域門下食客相與構造此事又因沈令譽串入達觀以助康丕揚錢之得罪名教不待言而吳化之誣告阮明卿總亦犬豕一流耳

部尚書馬文升馬辭管察不允卒斥二臣而當時不以爲非察後又有疏辨者馬欲請再考時考功郎中楊且沈不肯從遂依先議是時人心尙古無旁黨者爲之佐關遠非今日光景也若嘉靖辛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疏劾嚴嵩議者亦云逃察以此重譴此出仇口何足損沈直聲

贖書

史冊中如鍾會作偽書以賺寶劍及宋女奴習石介書諸事皆意爲未真乃近年如庚戌冬有傳浙江巡按御史鄭環樞繼芳寄一書于王給事宏庭紹徽者云次年

野獲編

卷十二

圭

扶荔山房

大計欲處某某不下數十人皆富平太宰心膂也胡給事慕東祈持以示孫富平其未又綴一行云嘉禾先生近生一子想丈所欲聞者并報嘉禾指沈繼山也蓋孫沈深仇而俱無嗣故作此語激之孫閱之果大怒即欲重處鄭王諸人一日出以示少宰蕭元圃雲舉且云此曹爲謀險毒至此非盡芟之無遺類禍不止也蕭諦視良久忽泚筆其上曰得非詐乎因孫老贖故作字示之孫出其不意甚驚恚已而稍悟遂篋此書不出而王之例轉蕭之被劾亦胎于此矣鄭御史京師人會特疏發王聚洲元翰之墨故西北諸公切齒焉胡王二給事俱

大宰同鄉胡挾粉榆報恩怨王宏庭雖秦人持議特異故并中之胡之伎倆似巧實拙幸富平老而拙其計乃得售使遇英敏之人且立敗矣

武弁王官

吏部選法患雜流壅滯姑創爲王官以疏通之名曰升轉實罷斥也此法創於成化以後今不可改矣惟武弁則無之欽依守把以上非參劾無驅逐之理况廢而復起不可方物近年石大司馬東泉始倣王官例創爲添註一說凡劣考者則註焉有官無缺亦救時苦心然此輩素號錫鐵酒壺非考功法所可束縛恬不懲創石去

野獲編

卷十二

古

扶荔山房

位而添註亦不講矣

一時六卿眉壽

本朝大臣享高壽者間有之然未有聚于一時者如華亭陸平泉樹聲以禮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則嘉靖辛丑進士也得年九十七海豐楊夢山巍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則嘉靖丁未進士也得年九十三蒲圻謝松屏鵬舉以右都御史致仕則嘉靖丙辰進士也得年九十四石埭畢松坡錦以戶部尚書致仕則嘉靖甲辰進士也得年九十三俱在今上乙巳以後三數年册其蒙慶禮及九旬俱受特使存問身後飾終之典尤皆崇備若官未二品壽止八旬以上者又不勝紀也蓋上壽

考作人之效而聖○楊太宰乞身時其母夫人尚在堂  
年百十四歲始告終陸宗伯年五十九始舉乃嗣伯達  
少卿見其登第者十七年又及見曾孫謝中丞九十時  
長公京兆君年七十餘扶持左右如嬰兒尤為難邁

文武同時各盛

嘉靖末年孫文恪性為南禮部尚書故左副都御史贈  
禮部尚書忠烈公子也時長子鑑次子鏡俱已登進士  
鑑仕至吏部尚書鏡仕至南禮部侍郎其三子名犯今  
上御名改名曰鏞繼登第仕至太僕寺卿少子鏞登今  
上甲戌會元現為南掌院右都御史其孫如法如游輩

野獲編

卷十二

五

扶荔山房

以甲第為郎署為詞林者尚多又寧遠伯李成梁從偏  
裨起遼左積功至封伯世襲事在今上初年今以太保  
奉朝請嫡弟成材為總兵其長子太子太保左都督如  
松屢為大帥最後帥遼歿于陣追贈少保又蔭一子為  
世都督同知次子如柏亦為遼帥至右都督第三子如  
楨以錦衣蔭今現為管衛事都指揮使第四子如樟以  
都督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幼子如梅現為遼東副總兵  
官將登壇矣又嫡姪如梧如檣亦皆副總兵一時文武  
各極其盛李氏兜整騎士非可比忠烈公闕闕亦以戰  
功積勞至此即唐李西平諸子所不論也

士大夫癖性

宋時蒲宗孟好潔至有大小洗面大小洗脚等號同時  
王介甫則蓬首垢面蘇老泉至目為衣囚鹵而食犬豕  
然二公皆名流皆憎司馬君實則一也嘉靖中楊用修  
衣服起居窮極華潔同時唐荆川破衲疏羹垢敝不堪  
然二公皆大儒皆忤世宗早廢則一也蓋好尚懸絕各  
出稟受何必盡同近來士人以惡菲自處者惟吾鄉丁  
司空改亭實家世富厚所至矜然不淄然居處卑陋坐  
一柳六椅挂一粗布幅數十年不易几榻塵穢衫履鷄  
結絕似一苦行頭陀又沈司馬繼山思孝清白之操不

野獲編

卷十二

去

扶荔山房

待言然整鬢修容老而彌甚虬鬚鉄面澡豆不離左右  
盥手日數十次不倦即烟粉輩未喻其潔也兩公俱以  
小友畜子每見其舉動輒心折嘆服以其各有至處非  
強飾也

士大夫偉狀

士人生西北者類多長身偉貌自昔相傳風土使然而  
實不盡爾以予所目觀今方伯朱恒嶽煥元則浙之山  
陰人中丞王斗暝士昌則浙之臨海人皆昂藏八尺腰  
腹十圍朱飲啖能兼十人其重四百斤王稍遜之然浮  
白數斗不亂會與余飲於馬仲良所坐人皆酒客終席



不能敵王醒然而別次日復會飲王出其蟠桃盃以酌  
客蓋範禁幣所藏桃核鍛成者受酒升餘與余藏強以  
十度為率余初負其一勉強盡之已覺半醉王連負其  
九引滿而起始猶頽然及張燭後復勸酬如初也王起  
謫籍量移比部郎時同舍有王居于文選者京師人辛  
丑進士粗能詩其狀最奇長不過四尺腹大如箕腰背  
偃僂步履蹣跚遠望之宛然一蜘蛛也每綴班趨省出  
入必偕觀者填路中丞喜談笑王居于亦善諧謔每遇  
兩人俯而相握手仰而聽啟口旁人無不絕倒居于內  
人頤而長有才色名聞都下頗有輕薄子為俚詞嘲之

野獲編 卷十一 七 扶荔山房

者○士紳短小者如予所識泰和郭司馬青螺子章餘  
姚孫刑部侯居如法常熟瞿都運洞觀汝穆皆渺小丈  
夫貌類侏儒然均為一時名碩羽儀當世真所謂失之  
子羽○又內監徐姓者長幾及丈肥亦稱之今上呼為  
徐大漢其視王中丞不及肩也

士大夫華整

故相江陵公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  
遞進雖李固何晏無以過之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  
尚如徐漁浦秦時岡卿時為工部郎家故素封每客至  
必先傾其服何并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

無少參錯班行艷之近年公卿間例遵朴素惟協院中  
亦許少微宏綱朱紫什襲芳馥遙聞時年逾知命而顧  
盼周旋猶能照應數人此公居官以廉著聞蓋性使然  
也又友人金赤城汝嘉太守家無儋石貌亦甚寢每過  
入室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冰紈霧縠窮極奢靡至以  
中金為薰籠又為溺器而作吏頗清白第負鄉人債數  
千不能償耳蓋八識田中帶此結習不能剷也又如大  
司空劉晉川東星遇冬月則御紗袍遇暑月則披紵袍  
問之則曰力不辨時服也岡卿馮謙川渠東帶時缺其  
二三勝同寅皆笑之恬不為怪此則似出有意矣○江

野獲編 卷十一 太 扶荔山房

陵時嶺南仕宦有媚事之者製壽幛賀軸俱織成青罽  
為地朱罽為壽字以天鵝絨為之當時以為怪今則尋  
常甚矣今藩府賀其按撫將領賀其監司俱以法錦刺  
繡文字在在皆然價亦不甚貴蓋習以成俗也又近年  
有一御史按江南邑令輩至織成雙金刻絲花鳥人物  
目之洩器之上御史安然享之其人江西人自甲辰庶  
常出者

二品直拜三孤

文臣至尙書六年始得東官三少滿九年始加太子太  
保腰玉惟閣臣以輔弼之重不拘年歲或太宰間以六

年得之他曹不得比也近惟長垣李霖寬大司馬以播  
功從憂中峻加少保雖邊功優異然他人以十二年得  
者李在田間得之其故官又僅右都御史也且三孤必  
帶官銜而李竟無兼官直至一品考滿進少傅始兼東  
宮太傅蓋自嘉靖初張永嘉以文淵吏書得少保無兼  
官今始再見於長垣○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加大  
學士楊士奇少保李東陽謝遷俱以尚書直拜少傅時  
宏治十八年上新即位

戶部

海上市船司

野獲編

卷十二

九

扶荔山房

太初初定天下於直隸太倉州黃渡鎮設市船司司有  
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其屬吏目二人驛丞一人後以  
海夷狡詐無常迫近京師或行窺伺遂罷不設洪武七  
年又設於浙江之寧波府廣東之廣州府其體制一同  
太倉其後寧波尋廢今止廣州一司存耳蓋以寧波亦  
近畿甸為奸民防也按市易之制從古有之而宋之南  
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後與金國博易三處榷場其歲入  
百餘萬緡所輸北朝金緡尚不及其半每歲終竟於盱  
眙歲幣庫搬取不關朝廷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  
動云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

禁為私佔之地如嘉靖間閩浙遭倭禍皆起於豪右之  
潛通島夷始不過貿易牟利耳繼而強奪其寶貨斬不  
與直以故積憤稱兵撫臣朱統談之詳矣今廣東市舶  
公家尚收其羨以助餉若閩中海禁日嚴而濱海勢豪  
全以通番致素封頻年閩南士大夫亦有兩種議論福  
興二府主絕漳泉二府主通各不相下則何如官為之  
市情法可並行也况官名市舶明示以華夷舟楫俱得  
住泊何得寬於廣而嚴於閩乎况邇年倭侵高麗亦何  
會問閩廣海道也

勸農

野獲編

卷十二

十

扶荔山房

漢大司農為景帝所置蓋改秦治粟都尉而列之九卿  
又別設搜粟都尉總之重農事也詩七月篇農夫註疏  
為農田之大夫郭璞云今之耆夫是也東晉勸農賦云  
考治民之賤職美莫美乎勸農蓋晉時猶重其官如此  
唐時節度出鎮尚兼營田使而租庸使則以戶部尚書  
領之至宋時州郡守臣俱帶勸農使元世祖中統二年  
令各路俱設勸農司最為近古本朝宣德初年添設浙  
江杭嘉二府屬縣勸農主簿成化元年添設山東河南  
等各布政司勸農參政及府同知通判縣丞各一員嘉  
靖六年詔江南府州縣治農官不得營幹別差其重農

如此至穆宗初大瑞出領江南龍袍遂改勸農廳為織造館然余初有識時尙見勸農舊扁于府署之門今改換已久問之人不復曉各郡會有此官矣至于各大藩參政之設久不開銓除然而無裁革之旨意者并其事于糧道乎○偽鄭王世充圍困將亡時尙遣廷臣為諸道勸農使史所云丞郎得為此行者喜若登仙是也今承平反廢不設何耶○洪武三年用韓公李善長言置司農司於河南設卿一員少卿一員丞四員主簿錄事各一員

救荒

野獲編

卷十二

圭

扶荔山房

嘉靖八年以連歲饑荒條議紛紛多獻義倉社會法惟廣東僉事林希元上救荒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次貧之民便賑錢稍貧之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饑病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已死貧民急葬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捐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其綱有六其目有二十三皆參酌古法體悉民情上嘉其言然竟不行大抵救荒無他法惟上

官悉心經畫如甲午河南一賑則少卿鍾化民力居多二貪令借賑自潤竟重典法始得行若庚寅年給事楊文舉賑江南恣意冥行雖以墨敗而予遺已填溝壑矣希元之疏真荒政第一義恨無人能舉行耳○司馬光救荒疏云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俟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按此議亦荒政中良法但行于今日則有司先稱貸于富民以實其囊橐矣可望涓滴及貧民哉

金榮襄奪情

戶部尚書金濂在正統景泰間號能臣最後為言官所

野獲編

卷十二

圭

扶荔山房

聚劾疏辨甚苦至辨匿喪一事尤支其言曰攻臣者謂臣往福建時母喪不臨比回又不發喪其時以軍務至重但痛哭而行後蒙取回乞歸不允夫金革之事固不敢避然必當奏請求放俟上奪情而後遵命可也豈有聞訃漠然之理即主上何由知其情而奪之且宣德間金為御史已奪情巡方矣其時非有金革也蓋當時士風忍薄凡遇喪而不得奪者謂為無能見棄故衰經視事習為故常金則喪心之尤耳歿贈流陽伯諡榮襄豈非忝竊

陶少卿

陳大司農葉主計時國用苦乏議開事例以註誤失官者得復職其休致林下者得晉虛銜改章服其時亦有應例援納數人然皆賢郎異途無清流肯屑意有會稽陶蘭亭允宜舉甲戌進士素負才名官比部尋外請以黃州府同知罷歸忽入貲如例得改苑馬少卿銜遂服金緋謁撫按以下官自稱少卿置酒高會鄉人姍笑之不顧也或以陶高才早廢借此玩世云陳此舉祇為所厚同年尙進士芾地然尙素犯名教公論所棄卒不可復而註誤一條亦奉旨刪去

西北水田

野獲編

卷十二

書

扶荔山房

西北開墾之說始于元之虞集暢于本朝邱濬俱未見之施行今上乙亥徐儒東貞明新入省垣首申其說蓋卽所著潞水客談緒論也疏上江陵亦以為然方見施行而徐以所厚同里御史傅應禎譏切時事牽連誦去又十年孺東從田間起始奉上命以尙寶少卿兼河南道御史奉勅專理水利事體甚重未匝歲竟無績可叙徐亦自請歸尋卒于家然談者至今歎功之終于可成惜徐未盡其用余觀徐疏或給牛于貧民或責成于富室俱窒礙未安惟選健卒分屯及招南人占籍二說可用但又欲于勾補軍丁之費轉解京師說又支矣予以

為不當官開但當私開又不當竟自私開當設便利之術不勒其必開但誘之爭先願開京師蛙蠃鰕螺蚌之屬余幼日未經見今腥風滿市屢矣皆浙東人牟利墾荒積不毛之地潞水生育以至蕃盛耳水族尙爾獨不可墾闢種蒔如江南圩田之法乎又南士入北庠驅之如逐鷓鴣此禁則暫弛之下合江浙之人能開田若干卽畀以勇爵多者遞與加級得世有其田不願者俟其功大著子孫得讀書附人費序定額每邑若干人以待試但嚴限其額不得濫收則浙東之為胥吏有力者悉先相倡自部署其曹偶以往矣久之土著惰民見礎

野獲編

卷十二

書

扶荔山房

確化為良田亦見獵而喜不待勸誘爭占為己業矣至于起科歲月之稍緩履畝勾較之稍寬是在當事者臨事時變通之矣○今上庚子保定撫臣王應蛟曾以海濱屯田奏劾上疏云天津一路從來斥鹵無人耕墾臣以江浙治地之法行之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畊得五千餘畝其蒔水稻者每畝收四五石蒔藺豆者亦可一二石始信斥鹵可變為上腴也天津為神京門戶重鎮養兵歲餉費六萬餘金俱加派民間若依今法墾得七千頃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餉足而司農亦不匱矣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請以防海官

軍用之海濱懇地每歲開渠築堤盡成良田一面召民  
承佃數年後荒蕪盡闢軍兵且屯且守民無養兵之費  
而保障益固矣味此疏則北方水利明白著效如此推  
之畿輔南北再推之大河南北其風土可施耕耨皆然  
矣奈何泄沓因循不一講究坐視他日危困哀哉○徐  
孺東之開水利已漸有緒徐遠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  
南漕運之半此語聞而畿輔士紳大怖是且加賦吾鄉  
遂人王御史之棟彈章而水田之役遂輟王為直隸寧  
晉人以故有桑梓巨害之疏是後中原士夫深為子孫  
憂恨人心髓牢不可破至是汪澄源復興此議其不撥

野獲編

卷十二

幸

扶荔山房

奇禍幸矣敢望施行哉孺東誇詞真足為大言僨事之  
戒

西北水利

汪澄源之撫保定既以屯田有效上聞至壬寅之春復  
上條議陳利便其一以水利為言疏畧曰臣謹按境內  
山川圖蹟質以耳目間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  
溉恆山澹水可以溉中山溢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  
鄴下西門豹常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河中視江  
南澤國不異至于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議督  
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縣正官并選南官中能識水利

者周循勘議某處可築壩建閘某處可通渠築堤高則  
灌注下則車汲悉照南方開水田法量發軍民夫役以  
便宜處置計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  
收穫可益穀千萬石畿輔從此富饒永無旱澇之患即  
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此國家無窮  
之利也疏下部覆奉旨允行此其說與水田相表裏真  
西北永利未幾汪去任此議亦格至今無敢議及煌煌  
明旨固不及彼中旁撓之眾口也惜哉○先是丁酉之  
冬萬邱澤世德開府天津建議興水利都水主事沈朝  
煥繼之上並下戶部覆奏世德言天津瀕海荒蕪地土

野獲編

卷十二

美

扶荔山房

俱可屯糧宜設法招集開墾朝煥言天津南連靜海北  
距直沽盡屬膏腴可以開墾合二臣疏觀之真兵農兩  
利之策宜咨撫臣開諭軍民自備工本官給印照俾永  
為已業三年之後方許收稅每畝輸穀一斗中等六升  
下者三升備備津門防餉之費奉旨即舉行之時萬中  
丞以禦倭劄開募府止轄河間一府故不他及若汪中  
丞所轄則畿南六府延袤千里無非上腴兩撫境內合  
之順天已盡帝畿倘並施畚鍤則軍國所需不必取給  
東南明旨再三申囑徒付空言蓋北人滯執偏見難以  
理喻如此

河漕

先朝設海運衙門

文皇帝靖難後初議遷都北京以餽餉艱苦乃於永樂五年八月下廷臣會議海運議已定奏請於蘇州府太倉衛設海道都漕運使司衙門左右運使二員秩從二品同知二員秩從三品副使四員秩從四品經歷照磨各首領官及吏悉依布政司各沿海衛所俱屬提調奏既上太宗如議行矣又有言不便者乃命再議事遂中止至正統七年三月又命南京造洋船三百五十艘由海運赴薊州諸倉乃知海運一事先朝未常一日不講

野獲編

卷十一

考

扶荔山房

究後世習于便安不復議及即間有建白者多旁訾掣其肘蓋慮始甚難小有蹉跌罪及首事即如向年徐尙寶貞明開墾西北水田終爲忌者所阻况海運乎

海運

元之海運始于至正之十九年止于天歷之二年凡受五十年之利初起時至燕者四萬二千石及其盛也遂至三百六十萬石其始建議者爲伯顏任之者爲張瑄朱清嗣後又設立都漕運萬戶府每糧石給價六兩五錢以後香糯白粳以漸加矣其海道凡三易最後開新道從劉家港上船過崇明放洋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

日耳至元順帝時漕河不通始納張士誠之降賴其海道貢米以活燕京垂絕之命閩大將陳友定又從閩廣

大洋綱運雜貨至都下以暫濟危亡蓋海運之利如此本朝遼東一鎮歲餉專仰給于海運文皇徙都北京猶議立海漕都運使得比布政司已而中輟今十三總中遮洋一總尙爲海道設也議海道自不得不議膠萊以防海運之阻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所敢任第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

野獲編

卷十一

考

扶荔山房

其間臣等因遣官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以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省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櫓保無他患可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挽牽之力免守帮之苦而防海衛所犬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神都甚便事下部覆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漕糧十二萬自淮

入海工部即發節省銀萬五千兩雇募海舟准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詔從之已而夢龍等又上海運經理之要四款如修葺大嵩靈山等衛城池以壯門戶增復利津等縣巡檢司弓兵以資警備及禁私從出遠洋等事俱得旨嚴行即遮洋一總為給事胡應嘉議革未久至是復設時總漕王宗沐又有海運三大勢七便宜之疏更詳並奉俞旨此非遠年事也

永平海運

永平府自嘉靖庚戌虜入之後增設燕河石門二路主客兵餉歲需三十萬石而盧龍地瘠旱澇相仍又無商野獲編 卷十一 壬 扶荔山房

估肯至其地全仰給于空運艱苦最劇撫臣温景葵始倡通漕之議繼之者則撫臣耿隨朝勘議覆奏謂永平境內有青灤二河青為工頗鉅似不必議灤自永平西門外經流一百五十四里而至紀各莊入海自紀各莊至天津凡四百二十六里悉傍岸行舟其中放洋僅一百二十里沿途有大小沽諸支河倘中流遇風隨處可泊宜於紀各莊修造倉廩事半功倍可為左輔永利部議以為然詔下行之自是每歲通漕盧龍一鎮稍得休息而近灤諸邑遂稱樂土時值嘉靖之末接隆慶初元上之者華亭相與雷司空禮也乃知北方轉輸一切車

馬全不足恃漢唐都關中俱視漕河通塞為盛衰即故元運道一梗而國隨之使永平此議在相嵩當事時其疏亦必見格可見海運之難亦難於慮始耳

黃河運道

景泰四年張秋河淺漕船不前河南參議豐慶建議請自淮安之清河口入黃河至開封府滎澤縣河口轉至衛輝府胙城縣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即入衛河船運至京詔下總漕諸臣覆議卒見沮然山東運道有梗此亦可備緩急也是年河南僉事劉清亦言自淮至滎澤轉入沁河經武陟縣馬曲灣裝載岡頭一百九十里引野獲編 卷十一 辛 扶荔山房

沁水以入衛河行人王宴亦如清言欲開岡頭置閘分沁水南入黃河北入衛河只費衛輝一府稅銀糧便可挑濬帝命侍郎趙榮同宴相度還言不便而止今遙計之開二百里之沁不如開河三十里之便也三人所議大抵皆同第就中微有曲折小異然始終不用蓋是時方用徐有貞治河于漕濮間已稍見功緒宜其言之不售也然用之亦未必成請以膠萊近事驗之是時陳芳洲之權可得比江陵之十一乎○按隋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接于河北通涿郡此時都關中欲遊幸廣陵固宜取道于此然借沁通河則明效已見今以沁水較

濟汶固云遠雖然有成蹟可循則預防不虞亦何惜迂道二三程也然難與守經者言矣

### 宣大二鎮漕河

宣府大同二鎮糧餉運道最苦嘉靖末年行空運之法山谷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鍾當事者憂之時御史宋儀望按其地疏稱桑乾河發源於大同縣襄城驛之古淀橋會衆水而東入京師之盧溝橋凡一千里至塞上在大同則下邨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亦險但石險不過四十五里而水自深即淺者亦盈二三尺欲加疏鑿甚易時撫臣侯越曾駕小舟自懷來衛至

### 野獲編

### 卷十一

五

扶荔山房

下村龍灣俱坦途無沮又自懷來運米三十石溯流而上竟達古淀橋則河之通濟甚便疏上下兵部長部者為聶貞襄豹極主其議且云前任都御史趙錦亦曾使人從桑乾河舟行千里直抵大同鎮城今稍加疏濬遂可通漕又河成可以捍虜騎其策最善詔命會工部議之長部者為歐陽必進憚於興役謂道遠費煩請再加勘明舉行歐與相嵩姻厚遂過其議自甲寅至今六十年更無人談及并不曉塞上有此渠可漕矣

### 汴河故道

天順八年七月都察院都事金景輝言會通河自安山

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僅有汶水若春月少雨則水脈漸微而舟行淺滯其汴梁城北陳橋舊有古河一道北出長垣經曹州至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地界乃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溢有舟往來其間惟陳橋迤西一合許水道淺狹水小之際不能流通請興工開浚亦可分引沁水仍置二閘以司啟閉則徐州臨清二河均得利濟而會通河之水亦皆增長且長垣曹鄆諸處糧稅可免飛輓之勞而江淮民舟又可由徐之浮橋達陳橋至臨清而無濟寧一路壅塞之苦其利多矣事下工部請按實以聞其後亦格不行按景輝所議則

### 野獲編

### 卷十二

五

扶荔山房

由汴入汶其遺跡尙存更不假開鑿僅稍煩疏導之勞耳比之景泰中三臣建白尤為簡便省費此說當時已置高閣然亦取給沁水以資漕河則沁在西北有濟軍國多矣近日范少參一疏大同小異可備采擇

### 關陝三邊餉道

故太宰倪文毅岳在事時見關中三鎮轉輸不給會上疏云今關陝所需皆出山西河南此三省俱近黃河其中雖有三門孟津之險然漢唐糧運皆由此濟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計山西米豆必運至榆林諸倉河南必運至潼關陝州諸倉諸州衛皆瀕海通舟楫可免



陸運之苦況黃河常潼關之地北連渭河渭東流接洛河可通延安渭西流接涇河可通慶陽龍門之上小河徑通延綏稍加修葺必可行舟是在按求古跡何處可避險何處可陸運何處可立倉倒運何處可造船裝運勿憚一勞而失永利事竟不行

賈魯河故道

今上甲辰泲河告成已年餘既而南陽稍淤異同之說遂起時中州范岫雲字已以降補在京上疏其畧云河工之需用銀八十萬勦夫數十萬過計者不無意外之虞況挑築於此能保不橫決於彼何不別求利便以為

野獲編

卷十二

壘

扶荔山房

永圖也臣嘗往來沁口諸處見沁水自山西穿太行而南至武陟縣東南入河十數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乃自木蘭店東決岸奔流入衛彼時守土諸臣塞其決口築以堅堤仍導沁水入河而堤外遺有河形直抵衛許固至今存也若于原決築堤處建一石閘分沁水一派東流入衛為力甚易再將原衝河形補加脩濬兩岸培為緯道為力亦易計其功費用銀不過二三萬用夫不過三萬餘名而大工告成矣及引漕舟自邳州遡河而上直抵沁口因沁入衛東達臨清則會通河可以不用也若謂遡河數百里或有灘溜之患無緣

道之便則又有一河可繇者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鎮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邱之南在元時名為鄭水土人名為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潁川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畧無阻滯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畧窄稍當脩濬若于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為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

野獲編

卷十二

壘

扶荔山房

濟漕挽舟每二十里建一石閘如會通河之比則蓄泄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關即由洪澤湖入淮遡淮入潁水遡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衝溢萬變何慮焉如河流安妥不至侵漕則夏鎮南陽之間仍加脩濬兩利而俱存之分舟並進可免守關之困如河流變遷東道有梗則專由鄭水而徐呂之道可無問便利之策無逾此者臣懷此已二十餘年因會通河無阻不敢輕言今屢濬屢塞而黃河又衝決無時侵逼益甚與其竭海內脂膏以填不測之壑孰若改弦易轍就

此易竟之功緒也。如果臣言可用，先將武陟迤東至于衛水之滸，東西百餘里，原有河身，故道發夫萬餘名，及時挑濬，約深一丈，濶十丈，却于木蘭店東築堤，處所修建石閘一座，分導沁水一派，東行入衛，舟至則啟閘，以通漕舟，盡則閉閘，以掩水。明歲春末，其功可成。姑將漕舟迤河而上，由沁入衛，以濟目前之急。却于議修濬朱仙鎮迤北至惠濟橋迤西，分導鄭水，以通漕舟，則帑藏民力可省百倍，而國家之利賴無窮矣。疏上，得旨：下部行。總河及河南撫按勘議具奏，按范疏所陳，與景泰天順間諸臣建白畧同，而其說更詳。及今查勘，卽命范往

野獲編

卷十一

奏

扶荔山房

任其事，亦可濟會通河之梗。

呂梁洪

徐州呂梁爲宇內險道，自唐尉遲恭開鑿，始通舟楫。至宋元祐間，漸成通渠。本朝遂以爲運河，然其下亂石如鱗齒，排連驚湍，如蛟涎噴薄。孔子觀瀾，處稱爲懸流。三千仞流沫四十里者，卽其地也。遇水溢時，順流者一瞬而下，逆泝者以尺寸計。若值旱涸，行舟一遭，伏石立葬。魚腹余幼時侍先人過此，聞其險已漸夷，然猶用絳夫二百人挽一舟，老稚相顧無人色。自後以應試北上，則所謂水底嵯峨，但沒不見，蓋爲淤泥所壅，河身日高，蘇

子由所云呂梁齟齬橫絕，乎前竟成安流。其後數年，則加河告成，行旅不復取道彭城。其管洪主事高枕空壘，闕無一客可延接矣。

徐州

徐州爲古彭城，劉項備操所爭之地。南北分裂，視此地得失爲強弱。本朝以直隸降而爲州，然領豐沛蕭碭四邑，封疆亦已不狹。但州守權輕，屬城不盡奉約束。僅一憲臣居城中，稱兵使者而一參戎同事，所部兵止數百人，脫有風塵之警，立見瓦解。宜改徐爲府，以其分土爲彭城縣，并舊屬邑而五。南則益以邳宿北則益以鄒滕

野獲編

卷十一

奏

扶荔山房

濟寧便可屹然成壯郡。予向有此臆見。近日李修吾中丞撫江北，亦主此議。竟以時論不同而止。要之是舉必當亟行。若遇有事，更張不免亡羊補牢矣。○徐州卑濕，自堤上視之，如居釜底，與汴梁相似。而堤之堅，厚重復十不得汴二三。余見彼中故老皆云：目中已三見漂溺，須急徙城于高阜，如雲龍子房等山，皆善地。可版築，不然終有其魚之歎。又城下洪河爲古今孔道，自通加後，軍民二運俱不復經商賈，散徙井邑，蕭條全不似一都會。宜仍遣漕艘之半分行其中，以防意外之梗。今守禦單弱，千里幾無行人。一旦草澤奮臂，此地仍爲戰場矣。

泇河膠萊河

泇河初議費數百萬先朝往勘者及身當其事者皆謂  
斷不可開屢議屢止至潘印川季馴司空始以挑河餘  
力尋葛墟嶺故道尙未暇溶治而舒中陽應龍稍從韓  
莊疏鑿之繼之者如楊后山一魁褚愛所鐵諸公俱相  
度經營漸有次第至劉晉川東星在事則功已將半矣  
迨李霖寰化龍從平播起任河事遂決計專治泇河初  
尙淺淤艱阻今遂成康衢避淮黃三百里之險而所費  
不及先朝所估十分之二真不世功也因思膠萊河亦  
必可開往年江陵當國用劉白川應節徐鳳竹棟二人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謀銳欲圖之以劉爲南司空主之徐則以少司空奉勅  
專領其事時李敏肅世達撫東省亦主其說勸江陵亟  
成之既而東省仕紳苦于徵發羣起譁之卽江陵亦不  
能違改二人他用役亦中罷其膠河之中梗者僅百餘  
里沙石硤确畚鍤良難要之不過如泇河之葛墟止矣  
今國計方絀或難興此大役妄意水道所不接處南北  
各設一城以爲發運收運之區中道再築一城爲運夫  
憇頓之所三城各以州邑衛所佐貳守之度起車至人  
舟僅三數日可尅期搬運而總以一戶部郎專管如隋  
唐洛口河陰及本朝臨德二倉事例其道近費省似亦

策之次者余曾聞語言路諸公頗亦首肯終未有抗疏  
及之者蓋慮始之難久矣○泇河之成工部郎梅春宇  
守相功最多僅得加四品服俸尋積資陞副使去竟未  
有以酬其勞云

膠萊便道

淮河之北岸一里名支家河安東縣至海州路也自支  
家河至漣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其外卽爲大海矣又  
歷贛榆縣至安東衛卽山東界由安東衛過石臼所夏  
河所靈山所遂至膠州贖頭營又至麻灣海口共二百  
八十里俱循海塢而行其中止有馬家灣爲陸路此則

野獲編

卷十七

素

扶荔山房

須以畚鍤開通然只五里而近一入麻灣口卽從把浪  
廟經平度州以至萊州所屬海倉口俱小河共三百七  
十里自海倉口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天津衛凡泛海共  
四百里蓋所疏鑿者止五百里耳疑其未然但此嘉靖  
十一年御史方遠宜親歷彼方彙爲圖說者其後山東  
副使王獻言之未幾給事李用敬御史何廷鈺又言之  
皆不果行至萬歷三年南工部尚書劉應節始建議直  
任膠萊河之役謂膠州南北不通者約百五六十里然  
溝與湖居其半應挑者止數十里可借潮水通漕而無  
放洋之苦劉卽山東之濰縣人生長其地所談較方遠

宜更確時江陵公力主其議又選藩臣有才者佐其事時山東參議李學禮爲上佐具疏條其便宜更詳興工未幾齊魯縉紳大譁且置劉茶毒桑梓將甘心焉劉惴甚謝役江陵亦無如之何工遂中罷至今無敢議及者按此爲元人所濬故道以避海運不轉尖可免成山諸島之險最爲省便今談者俱云若不興工則中間分水嶺陸路二百里可從舟次車剝再人水卽抵直沽亦是便計余向有建城置倉之說蓋本於此當時劉白川上疏只云以萬夫之力與數月之工權數萬金掘數十里何憚而不爲其說鑿鑿不知東省何以譁江陵何以輟

野獲編

卷十一

弄

扶荔山房

任事蓋難言之矣

泃河之成

李少保化龍濬泃河通漕甫一年而以憂歸代總督者曹時聘也曹素無素絲之譽適南陽堤稍壞曹遂思大興工作因以爲利謂泃不足恃而河且爲大害請發帑金六十萬留漕糧四十萬以遏大河之決工科給事宋一韓從而和之謂河不勝徒安可勝避且云河潰昭陽害及祖陵治河諸臣擇輕避重圖易辭難蓋暗攻少保以佐新督興工之議李不勝憤從憂中上書謂臣非棄黃而事泃勢不得已也泃以二百六十里之安流代三

百六十里之險道八千運艘不兩月過盡謂非百年永利耶向非臣丁憂則一年開泃一年挽黃矣臣以時勢艱窘固爲國家省費故泃之成早臣得以二十萬成前估三百萬之工黃河之成遲故臣不得以數萬成今估八十萬之役臣誠無所逃罪蓋明指新河臣谿壑其中且六十萬後又請二十萬也旨下姑調停之命催新工而已大功不賞而媚妬之輩彈射已及之真令人解體○丙午之八月曹時聘又上疏極稱舊河臣李化龍開泃之功且云自臣接管改挑後三十三年及今年糧艘盡數渡泃則泃之可賴昭昭耳目仍列善後事宜以請

野獲編

卷十一

學

扶荔山房

蓋借以完興工之局而八十萬之帑金四十萬之漕糧俱銷歸無存矣工科既不駁上亦允其言不復詰

野獲編卷十二終

野獲編卷十三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禮部一

國初蔭叙

禮部六尙書

尙書贈官

臣下妾諡

封諡同本人名

粗婢得封

胡忠安

禮部三失印

改諡

提學憲臣革復

任子再蔭

尙書久任無贈官

贈禮部尙書

諡號

辛丑二宗伯

董伯念

野獲編

卷十三目錄

扶荔山房

下諡

南禮部郵典

四字諡

羽流恩卹之濫

非例得封

協理關防

大臣補蔭之濫

宗伯執持

卹贈諫官之謬

牙牌

笏囊珮袋

三世得諡

父子得諡

却千里馬

先朝進馬

吳悟齋奪諡

吳仙居奪諡再見

丘侍郎獻諛

不識方印

恩詔冠帶之濫

朝班

舊制一廢難復

禮部官房

鄉賢

謁蓋

野獲編

卷十三目錄

扶荔山房

下諡

四字諡

非例得封

大臣補蔭之濫

卹贈諫官之謬

笏囊珮袋

父子得諡

先朝進馬

吳仙居奪諡再見

不識方印

野獲編卷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禮部

國初蔭叙

洪武中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及禮部官議蔭叙之法凡五其一日用蔭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曾元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元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蔭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蔭其伯叔子孫其二日用蔭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蔭者皆于蔭叙品遞降一級其三曰正一品官蔭其子以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內叙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叙用如各關倉課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職內叙用如遞運所驛丞關填之類其四曰凡職官子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叙用其不通者發還學習其五曰應叙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按洪武此制極善今現行者惟三品京堂以上始許蔭餘雖僉都御史之雄劇少詹事國子祭酒之清華亦以四品不可得矣鄙意今任宦子孫富豪者多縱蕩喪身而貧弱者或衣食不給其小有才者至竄入匪類以辱先人以余所見指不勝屈今祖制即未能概復謂宜裒益斟酌如外官則五品方面以上京官則七品科道翰林以上居官無玷者俱得蔭為任子如九品未入流之屬使皆以次補官能其職者遞進如二三品官生例得至知府以上官如此則世胄子弟束于一命出則有

野獲編

卷十三

扶荔山房

而通之

禮部六尙書

宏治十五年壬戌繫銜禮部爲尙書者內閣則謝遷掌  
通政司則元守直掌太常寺則崔志端掌鴻臚寺則賈  
斌而張昇正任坐部南京則王宗彝蓋以一時稱宗伯  
者六人志端以黃冠賈斌以監生得之爲異至嘉靖二  
十五年丙午則北禮部爲費宏南禮部爲王學夔掌通  
政司則陳經而陶仲文以真人顧可學盛端明以煉藥  
南宮繫銜者亦共六人而六人中惟仲文以少傅兼少  
保官既最崇制亦最異又宏治所無也寅清之玷至此

野獲編

卷十三

王

扶荔山房

尙書贈官

故事贈官加故銜一級如侍郎之贈尙書及左右都御  
史是也惟尙書則贈太子少保俱正二品猶日以六卿  
進官銜也若左右都御史之贈尙書則太不腆矣如謂  
以西臺正六卿則六卿生前多改左都御史掌院又何  
也似亦宜以東官少保優之

臣下妾諡

正統以前至尊大行後妃嬪從殉者俱賜諡稱皇庶母  
而藩邸國王郡王有殉者亦得請于朝錫之諡號此天  
順以前例也至于臣下則絕無之惟洪武間中書省平

章政事李思齊妾鄭氏得諡貞烈思齊本七元大帥歸

順至今官其妾得此諡上所以愧思齊心者多矣又燕

山護衛指揮使費德妾朱氏贈德人諡貞烈至宣德間

安陸侯吳復妾楊氏亦得貞烈之諡吳以平西番及雲

南封侯然功不甚著其妾得此已可異乃都指揮使王

倣妾時氏亦賜此諡何也宣宗以後諡號無及妾媵者

惟大同指揮使范安死其妾楊氏自縊以殉詔贈恭人

賜以誥而無諡累朝因之若文臣妾則嘉靖間故汀州

知府張寧妾高氏李氏亦以無子寧妻羅氏逼之改嫁

不從特賜旌表亦爲異典寧故先朝英宗時爲給事與

野獲編

卷十三

四

扶荔山房

岳正齊名吾鄉人也

封諡同本人名

諡以易名以故翰林官俱得諡文而林文爲侍講學士  
乃諡襄敏至陳文諡莊靖王文諡毅敏二公則又殿閣  
大學士也俱避其名以存厚遂爲故事惟金尙書忠諫  
忠烈則此時禮制未備其後林文俊乃諡文修陳文德  
亦諡文恭則或以聖眷優異子孫不敢請改然部擬已  
不爲之諱矣若洪熙元年英國公張輔以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爲號久矣又加輔運二字雖云隆重實斥其名  
荷耶宣德二年英宗誕生立皇后孫氏是爲孝恭后后

父孫忠進封會昌伯其勲號乃為推誠宣忠胡運武臣曾不避其名又何也豈以后父之尊不敢稱宣力耶成化初周壽以帝舅封慶雲伯亦仍宣忠之號自此後洪治之壽寧侯正德之慶陽伯雖皆后父無不改稱推誠宣力矣此後宣忠字面即他勲臣亦不復見○隆慶初給故新建伯王守仁誥券勲號亦有守正二字則以二名不偏諱也

粗婢得封

夏文愍嬖妾蘇氏詐稱再繼之妻上請得封當時以夏為恣肆然先朝楊文貞士奇已有之楊元配為嚴夫人野獲編 卷十三 五 扶荔山房 歿後以婢郭氏侍巾櫛宣德中命婦朝賀獨西楊無婦太后乃命召郭氏入以其貌寢衣儼特為妝飾服珥甚華因盡以賜之旋命所司如例封授但不許為例此即南太常少卿導之生母也當時陸容紀其事而文徵明駁之云不然容之子陸燾又駁之云郭夫人制詞載文貞續集附錄中安得云無蓋徵明一時失記耳

胡忠安

胡忠安 漢 福履貴盛為本朝僅有然其人惟務迎合取寵且惑于方技旁門殊無大臣之節其素行不具論即如宣德元年胡尙為禮部侍郎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

欲求龍虎山道士八十一人度牒而難于自奏托漢代

請上曰僧道牒祖宗有定制無托求請之理朕不惜字

清惜其教也爾以吾意諭之為漢者可以愧死矣不踰

月呂震卒即代為禮部尙書他未暇建白首請賜貴妃

孫氏寶冊其言曰貴妃賢淑如此宜授寶冊以昭其德

上大悅即命鑄寶令禮部具儀注以聞本朝貴妃有寶

始于此至期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吏部尙書蹇義

為冊寶使二公文武首臣用冊皇后禮也又踰年而恭

讓胡后廢貴妃代為中宮是為孝恭后皆漢啟之也冊

貴妃之次日漢又疏請進封真人張宇清為大真人掌

野獲編 卷十三 六 扶荔山房

天下道教上允之當時已深結宣宗之知遂得如所乞

皆上元年內事也此後薦方士薦左道以致其家門被

謗蓋一時得柔佞之力且曾受文皇密遣潛使天下十

年又能白仁宗在青宮之誣故始終恩禮不替云○宣

德三年立中宮孫氏又奏秦王志潔賀表文詞簡略不

敬當罪上不可蓋其諛諛多如此其後請賀白鳥賀白

兔賀駟虞賀景星賀外國貢麒麟十年之間貢媚無虛

日上皆謙讓不允至英宗登極而其說盡行矣

禮部三失印

胡忠安 漢 最受文皇寵眷宣皇初年即正位宗伯凡三



十餘年十知禮闈貢舉其榮遇古今所少然在事失去  
本部印者凡三度其初皆蒙恩貸最後下獄而印偶獲  
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又俛首春曹者十五年直至  
英宗復辟始引退人知其久享高位生拜少傅死贈太  
保而已不知其辱也又道士將守約者淡同里人因薦  
之胡應官亦至禮部尚書掌太常淡與同列者數年又  
同致仕史又稱江西南城人龔謙者多妖術能誘惑婦  
人自稱張神仙之法孫因所誘婦人曹氏見知于胡淡  
淡方掌禮部因舉為天文生更其名曰益之既而冒淡  
名詐取人賂事覺法司論當徒上怒命充鐵嶺衛軍謙

野獲編

卷十三

七

扶荔山房

往來淡家甚習頗有醜聲士論恥之至景泰間淡又奏  
道士仰彌高者曉諳陰陽精通兵法臣見其講論機略  
畫列陣圖深有妙理若使協坐守邊運謀勦賊必能宣  
威攝敵成撥亂之功乞命兵部公同內臣試驗委以責  
任下以紓軍民征伐轉輸之勞上以佐國家雍熙太平  
之治事下兵部召仰彌高會官試之不如淡所言帝以  
大臣保薦授道官為右元義于宣府等邊協助守邊史  
謂彌高初無他長惟出入淡家故深許之未幾彌高奏  
稱身在宣府運謀協助請以朝天宮道士朱可元代已  
住持淡又疏乞允所舉于是禮科劾奏彌高援黨妄為

宜治罪帝命彌高行巡按御史鞠問可元亦送刑部擬  
罪為忠安者尚腆顏不去亦頑鈍極矣。忠安生頂髮  
岐白踰月始黑其母夢僧入室因而誕育尋果有僧來  
求觀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吳中天池高僧也當時曾  
囑吾以笑為証然則忠安者其亦史彌遠為覺長老後  
身類耳

改諡

本朝文臣諡忠文者止二人一為翰林待制贈學士王  
禕一為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李時勉然王建文初  
諡文節正統間改李景泰初諡文毅成化間改俱非初

野獲編

卷十三

八

扶荔山房

諡也此外惟景泰初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贈少傅吏部尚書文淵大學士曹鼐諡文襄天順又改  
文忠又景泰四年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諡文安後改  
文忠此後文臣無改者直至嘉靖初年大學士石瑄諡  
文隱則以議大禮時依違兩端其死時正其門人張璠  
在揆地心恨甚故以違拂不成諡之嘉靖末年大學士  
張治亦諡文隱則以直齋官青詞意鬱鬱不樂死上銜  
之故以懷情不盡諡之二人至隆慶間石改文成張改  
文毅又至今上壬午而大學士殷儋卒于家諡文通則  
以新首揆張四維素與不嫌故得下諡後其家請于上

亦得改文莊蓋文臣改諡者止此七公然皆出詞林最  
為奇事又本朝文臣有諡亦自王禕始

### 提學憲臣革復

提學憲臣累朝無之蓋國初最重教職一切儒生殿最  
俱校官主之以此威行一方至出監司上其後此選日  
輕而贊序之進退褒貶猶然專領時皆病之于是正統  
元年五月始添設憲臣首用大臣薦以御史薛瑄為山  
東提學按察僉事至于各省直以次設立至景帝景泰  
元年盡數革去蓋其時太上北狩兵事方興不復加意  
儒科且用禮臣周洪謨議也至天順六年英宗始命仍

野獲編

卷十三

九

扶荔山房

舊以至于今蓋廢憲臣凡十三年而始復按元人最輕  
文事至兩罷科舉然猶設各路儒學提舉以統教授等  
官明八十餘年始以憲臣督學政時三楊同在政府建  
此良規乃無故而盡罷去時陳泰和當國固不足道若  
高文義彭文憲俱在閣當任其咎矣

### 任子再蔭

任子少有至三品京堂者間有之多不備考以故未聞  
再得蔭叙惟宜德間高密儀銘以父禮部左侍郎諡文  
簡儀智蔭授禮科給事中尋改翰林修撰後以郟邱舊  
恩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襄已為任子極榮矣

銘歿後景帝念之又蔭銘子泰為禮科給事中最為異  
典然非三世同朝且身後遺澤耳惟穆宗登極大需元  
輔徐華亭以羽翼大功馳先錄後自不必言而其子太  
常卿掌尚寶司徐璠亦以三品京堂蔭子肇蔭為官生  
則其時父子同在班行尤為奇遇實國朝所未有

### 尚書久任無贈官

尚書九年得一品此成例也成化間鄞人陸瑜者以刑  
部尚書致仕卒諡康僖瑜以天順二年正位司寇至成  
化二年得請凡位六卿者十六年蓋四考滿矣而不進  
一階似為上所厭薄然既歸而得易名之典乃終無贈

野獲編

卷十三

十

扶荔山房

官又何也代瑜者為董方任甫二年餘而卒於位乃得  
贈太子少保是時彭文憲當國何以處分如此其中必  
有說

### 贈禮部尚書

自宏正以後北大宗伯皆以詞臣拜間有自外人者嘉  
靖間則席書萬厯間則徐學謨二人耳若外僚他部侍  
郎得贈此官則前朝間有今絕無之惟孫忠烈燧得贈  
以殉節特膺異典其後許忠節達亦緣孫例得贈此官  
近日吳疎山梯以南京刑部右侍郎直贈禮部尚書此  
累朝罕見之事吳清修著聞且講理學亦無忝春卿但

得此曠典時其子故選君繼踈仁度方起清卿鄉用而孫富平掌銓又舊堂屬相知故其覆疏云梯品望與黃孔昭相同宜優以秩宗不為例及仁度又請諡署禮部侍郎翁正奏覆疏云梯贈官既同孔昭則易名亦宜照例況理學之遂加以文允宜內閣票旨曰吳梯准諡與文字上遂允行之此等郵典百年來所無一時言官亦無敢議之者

諡號

大行諡號本朝俱用十六字說者以為過濫前者所無此未之考耳唐時用諡雖止七字至肅宗已增至九字

野獲編

卷十五

七

扶荔山房

矣又至懿宗時加諡宣宗為元聖至明成武憲文睿知章仁聰明懿道大孝皇帝遂至十八字此開闢未有也至宋太祖諡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亦至十六字惟太宗減為六字稍稱近古而真宗之崩復用十六字自此仁英神哲徽五宗無不十六字者而徽宗大觀中又加神宗為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則二十字尤為創見惟欽宗減為六字而南渡高宗仍十六字以至孝光寧理皆循用之矣夫多詞繁稱誠為溢美然以臣子寸誠歸美君父即極意揄揚亦無不可況有往代故事可做

乎論者至云唐宋所未有正坐不精核耳若必以邃古為準則文武成康止得一字即二字已贅此類清臣不能得之唐者○嘉靖十七年加上太祖尊諡亦至二十字

辛丑二宗伯

嘉靖辛丑科詞林二宗伯一為烏程董潯陽份一為華

亭陸平泉樹聲吳越接壤相去不三舍董先貴世宗朝

寵眷隆赫以忤旨削籍歸又十八年而陸始正春卿之

席則今上龍飛江陵欲收陸以為重且示意即入揆路

將主甲戌會試陸知其為乃子登進地屢疏始允歸遂

野獲編

卷十五

主

扶荔山房

不出矣至戊子年八十撫按為請於朝得存問且加大子少保董次年己丑亦登八十巡按御史蔡系周亦為之請時申吳門當國王太倉為次揆俱董壬戌所舉會試廷試第一人業已允行而御史萬國欽駁之備數董立朝邪佞居鄉不法諸狀成命為寢是年董之子給事道醇歿於家而陸之子彥章適登第拜行人使歸則情境大不侔矣又七年乙未董之長孫禮部郎嗣成在侍而次孫嗣昭成進士歿於京邸董宗伯不勝痛尋病卒禮部君亦坐家難憤恚發疾死年亦未四十也又三年戊戌陸登九十上遣中書葉大履存問於家時申王兩

公俱以首揆居里同執羔雁往賀修後進禮隅坐屏息以侍觀者榮之而董八十時兩公門生方在事且遭萬梓章更無此盛舉也又三年辛丑而陸之同邑張以誠舉狀元適值一甲子陸喜甚以年弟帖投之雖屬戲劇然實清朝所希觀者陸後再膺存問九十七而下世飾終贈諡之典大備尤非董所敢望二公品行世所共見不復置喙特紀其同登第同詞林大寮同高年林下同在三吳一方面而後先榮悴不同如此○萬一愚侍御糾董宗伯疏首引先大父先君遭辱爲言至云沈某父子嘗從大夫之後偶因出遊未遑趨避而衷甲之士奮呼

野獲編

卷十三

七

扶荔山房

羣起幾不獲生焉此實傳聞之過先人奉使歸侍膝下游吳之光福山正董塋墓地適給事道醇時爲行人亦以省墓至給事故先人鄉同年也偶舟人爭鬪彼輿僮甚衆不無稍紛擾尋已講解罷去相忘久矣萬久在公車游學吳越間習見董氏諸奴之生事而惡之以故入臺卽首上疏偶知余家小相失一事遂引爲確證聞宗伯甚不樂意謂寒家與聞是時先君已早世余在保抱安知臺臣白簡所自來也給事少子斯張少年負雋才與子善

董伯念

董伯念爲給事長子先給事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謂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習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茗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

野獲編

卷十三

七

扶荔山房

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喉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會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合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并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浙人吏科都給事中陳隅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日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

彼申部民之禮子俯式廬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人矣  
陳遂往謁賓主歡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  
謂王為長者云

下諡

諡法寵祿光大曰榮本下諡也得之者類非名碩然惟  
嘉靖間最多上初登極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  
子太保袁宗臬諡榮襄則故長史以從龍峻遷在位不  
數月耳其後則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邵元節諡文康榮  
靖少師兼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陶仲文諡榮康  
惠肅二人俱真人帶銜且特加四字尤非典故無足道

野獲編

卷十三

五

扶荔山房

者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之諡榮僖太子少保  
禮部尚書盛端明之諡榮簡二人俱以甲科起盛又出  
詞林而得此等諡則以煉藥進非可士人比也若駙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以直齋宮奉元亦諡恭榮又如定國  
公徐光祚諡榮僖鎮遠侯顧士隆諡榮靖成國公朱奉  
鳳諡榮康會昌侯孫果諡榮僖安昌伯錢承宗諡榮僖  
安平侯方銳諡榮靖昌化伯邵喜諡榮和瑞安侯王源  
諡榮靖則猶勲戚臣也若世宗初年之眷汪誠齋 錄  
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且附麗張永嘉受上異眷僅得諡  
榮和至末年則寵任袁元峰 燁 幾出徐文貞上袁以少

傅戶書建極殿大學士得請歿贈太傅亦僅諡文榮蓋  
汪死時適永嘉甫去而李任邱代之故不得佳諡袁之  
歿也為徐文貞所快因亦以下諡與之世宗於諸公生  
前嚮注何等隆赫而比其亡也雖修易名故事僅比唯  
蓋之恩其生平品行心術盡入聖鑒久矣肅皇之肅也  
諒哉

南禮部卹典

世宗朝大臣卹典最不易得如湛甘泉 若水 以理學名  
天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年九十七比其歿也吏部為  
請卹典上大怒謂若水偽學亂政并太宰歐陽必進奪

野獲編

卷十三

五

扶荔山房

孤卿官銜罷歸其他如閣臣石瑄張治俱以微忤諡文  
隱石以違拂不成為義張以懷情不盡為義皆上所親  
定蓋聖意示貶於褒也惟南禮部尚書章懋得起二品  
竟贈太子太保特諡文懿邵寶孫陞江瀾顧清楊廉俱  
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莊江諡文昭顧諡文  
僖孫楊諡文恪五公官同湛甘泉而名出其下乃加秩  
易名飾終之典甚備豈湛果有遺行為上所默窺耶又  
如南禮侍之贈禮書者王瓚諡文定崔銑諡文敏陳陞  
諡文僖皆三品也又他曹贈禮書者南吏侍羅玘諡文  
肅南工侍黃孔昭諡文毅又如南吏部侍郎林文俊者

亦歿於嘉靖之丙申未詳考得贈南禮部尚書賜諡時  
禮部擬文良又擬文恪上皆不允御筆特改曰文脩其  
得此諡者本朝止林一人耳世宗之待大臣權衡必有  
說矣。湛至隆慶始補贈諡文簡則以講學爲徐文貞  
所厚也此時幸新鄭江陵爲次揆若居首則終不得矣

四字諡

臣下四字之諡惟官中貴嬪蒙寵或生皇子者有之他  
不爾也世宗朝方士邵元節陶仲文俱得諡四字此係  
皇祖特恩旋亦追奪矣今上庚子九月佑聖夫人徐氏  
卒賜諡閣臣擬勤敬與榮安二號以進上俱點用閣臣

野獲編

卷十三

七

扶荔山房

以非故事諍之上曰徐氏奉事三朝故特與之後不爲  
例此則古今所未有按夫人號帶聖字者俱係至尊乳  
母今云三朝豈皇祖阿保耶何故存至今也若穆考乳  
母自是奉聖夫人柴氏

羽流恩卹之濫

故事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壇至於襍流則不在此例本  
朝惟嘉靖間邵元節陶仲文以方士得一品之恩此最  
爲濫典未幾而削奪及之矣近日癸卯甲辰間龍虎山  
真人張國祥以齋醮久畱京師其母亦隨在邸中病死  
請卹上特賜祭九壇蓋視文臣之品然婦人貴至一品

夫人止得一祭公侯母妻則二祭卽各藩親王正如僅  
得祭四壇耳且真人母妻俱稱元君又非可夫人比而  
濫恩至此真堪扼腕。按元節結銜宗伯而仲文則又  
以禮卿並兼三孤陶妻又先封一品夫人其僭擬文臣  
猶爲有說國祥列秩黃冠銜名不登仕版且今上初年  
以其異服不雅不許入班朝參今乃得此而禮官亦不  
聞堅執何耶先是辛巳年上命修張真人府言官俱謂  
非宜疏諫不聽有質之江陵公者江陵云此聖母慈聖  
太后之意卽主上亦不能遏止時咸謂信然無何內傳  
收前所下旨并遣去內臣取回竟不果修卽政府亦不

野獲編

卷十三

六

扶荔山房

知其故也。國祥卽隆慶間革爵降爲上清官提點其  
人是也今上初年復其真人近又叨恩至此  
非例得封

文臣滿三年考始得封父如其官惟軍功則或加特恩  
要不以爲典例先朝亦有未滿考而得全封者近代則  
無之惟嘉靖初吏部侍郎溫仁和以父河南參議年  
及八十恐不及待以情乞封特允之繼而詹事董玘以  
父雲南知府年八十三比例乞恩亦許之此後絕不  
聞至萬曆二十四年禮部侍郎馮琦以父山西參政子  
履病給假省親亦乞恩求封上命如所請然馮三品未

及一年乃翁年止六旬尤為異典云三公一時名碩乃父亦曾居方面宜膺殊錫其他失記者尚多要皆禁近儒臣故先後俱得之非他卿佐可望也

協理關防

京營之制自嘉靖二十九年復國初三大營以文武大臣二人主之武稱總督文稱協理印日戎政之印則總督專掌坐是文臣不敢專制如咸寧侯仇鸞則憑恃上寵奴視協理矣自鸞敗文臣稍得發抒終不能自行其意直至今上已亥王懷棘世場以大司馬領協理始請別鑄一關防以便行事上允之自是協理大臣始得與野獲編 卷十三 九 扶荔山房

大臣補蔭之濫

嘉靖末年朝政濁亂任子妄行陳乞苞苴一入往往破例得之今上初年始定為大臣身後五十年概不准行且永遠遵守時張江陵勵精之始故力杜倖門以後又漸濫觴如吏部尚書倪岳卒於宏治辛酉至今上甲辰其會孫翰儒以補蔭請吏部覆疏近例雖有年遠親盡不許補蔭之條但岳先朝名臣翰儒尚在君子五世之內其他名德遜岳者不得比例上允其補按倪文毅之

歿至是已百餘年歷列帝五朝孰辨真偽且文毅隱官無子當時已立姪為嗣至翰儒支派更難考矣時四明為政固無足怪而言官無一人糾正宜次年大計即有欽畱科道事矣先是隆慶四年故相梁文康儲有蔭子次挹天死孫紋請補蔭穆宗以年久不准且命自今俱禁絕著為令時高文襄拱以輔臣掌銓謂紋所請與濫乞者不同請許紋而此後皆力禁上乃允之高此疏雖以揆地體面且為已他日地但梁之歿在世宗朝未及五十年次挹自以父一品九年滿得之初非濫恩尚靳不輕與蓋初元錄故臣子孫稍多識者頗以為非穆考野獲編 卷十三 李 扶荔山房

宗伯執持

天地分祀出世宗意夏貴溪附會之以取富貴而識者頗謂不然隆慶初元議論藉藉俱謂宜復舊制大璫李芳因請于上欲合祀如祖宗時時高南宇儀為大宗伯力持不可或問之曰合祀果非是耶高曰吾且未論分合之是非但以朝廷極大典禮乃不出廷議而出宦寺建白他日事柄旁落且奈何人頗服其遠識龍虎山張真人不法事上聞高又請革其真人號降為六品提點天下服其公正穆皇末命始大拜方奉憑几之詔遽卒

士論惜之諡曰文端真不忝云。合祀之議在當時臣主議則不可至今日若有言官建白仍太祖規制亦繼述第一義也萬曆初年張提點者請復本號時同州相馬乾庵自強為禮卿亦執奏不許而江陵當國竟以中旨復真人同州不能執矣

郵贈諫官之謬

隆慶登極恩詔郵錄故臣以建言被僇為第一等以故中允郭希顏遂與員外楊繼盛並列既而郭贈翰林光學以詞林故事也而贊善羅洪先修撰楊慎止得光祿少卿希顏何如人乃出羅楊上耶沈鍊亦論嚴嵩僇死

野獲編

卷十三

圭

扶荔山房

與楊繼盛俱止光祿少卿而給事中錢徽等十餘人以他事削籍優游林下反得太常少卿凡超本品七級又何也。時列僇死首等楊郭沈三公之外又有給事楊允繩僅四人耳按允繩之死固冤但疏參寺丞胡膏時引內臣杜泰誣陷故少卿馬從謙盜用大官食物欲比例中以死法膏恨怒反噬因之得罪夫杜泰凶監讒殺從謙死有餘辜其唾餘豈士大夫可拾者楊公此語不可謂非失言也

牙牌

唐宋士人腰帶之外又懸魚袋為金為銀以別等威本

朝在京朝士俱佩牙牌然而大小臣僚皆一色惟刻官號為別耳如公侯伯則為勳字號駙馬則為親字號文臣則文字號武臣則武字號伶官則樂字號惟內臣又別為一式其後工匠等官雖非朝參官員以出入內廷難以稽考乃製官字號牌與之若英宗世宗兩朝俱有王府儀賓在京得懸牙牌想俱用親字無疑矣惟道官如協律郎奉祀之類亦得用文字號似為僭擬宜以道字別之又文臣章服各以禽鳥定品級此本朝獨創向聞教坊官繡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此更當改他禽無溷清流可也

野獲編

卷十三

圭

扶荔山房

笏囊佩袋

古今制度有一時初獲其後循用不可變者如前代之笏囊與本朝之佩袋是也凡大朝會時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間聲韻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尙寶卿謝敏行以故事捧寶逼近宸旒其佩忽與上佩相糾結賴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命自今普用佩袋以紅紗囊之雖中外稱便而廣除中清越之音滅矣惟郊天大禮不敢用袋登壇時惟太常侍儀進爵中涓輩俱不得從萬曆丙戌年今上南郊寺臣董宏業所佩忽為鼎耳所挂上立待許久始得成禮然祠官之不袋



至今猶然蓋敬天又特重云。按郊天不使貂璫得侍最合古禮而今太廟祭祀則大璫輩俱得法官祭服在上左右蓋起於中葉宦官恣橫時非祖制也又先朝太常卿多以黃冠充之如蔣守約崔志端之屬至列衛宗伯亦以此輩嫻習科儀遂止合節儒臣或倉惶失措耳嘉靖以後始限羽流官止寺丞專供駿奔如董宏業即起家道士者尙失禮至此則不習者可知矣又尙寶卿捧寶爲御前第一璽其文曰皇帝奉天之寶此高皇制也今正殿正門盡削奉天之名何居

三世得諡

野獲編

卷十三

筆

扶荔山房

弇州記父子得諡者以爲盛事然尙未有三世得之者今于餘姚孫氏見之第一世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尙書諡忠烈熹第二世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恪陞第三世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簡鑑則國朝二百餘年來海內僅此一家而已且門宗貴盛世以忠孝清白見稱籩兄弟四人俱致位列卿名德無玷真熙朝盛事也

父子得諡

弇州記父子賜諡者十五家同諡文者止一家倪謙與岳也此後則南充陳文端以勤而子于陞諡文憲繼之

則今上二十四年事弇州身後數年矣十五家中如父儀智未嘗爲翰林而得文簡子銘曾爲脩撰乃不得文諡而曰忠襄似不可解然智以儒士薦起銘以任子起家致身卿貳智以侍郎起贈太子少保銘以太子太保超贈太師俱不由科目同被兩朝殊典爲可異耳

却千里馬

唐昭義節度劉從諫得異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受從諫大怒殺馬遂負固跋扈其子稹叛逆實基於此今上乙亥天方國亦獻千里馬其時太宗伯爲萬文恭士和不以上奏竟用部文却之時江陵公柄國尙矯情振厲

野獲編

卷十三

詩

扶荔山房

未肯以異物開冲聖侈心蓋用漢文帝却馬事爲比也然今古不可例拘如唐太宗時各夷方入貢珍奇至命閣立本繪爲職貢圖至今傳爲佳話倘天方國借此發憤不修臣禮其於柔遠之義失之多矣

先朝進馬

先朝進馬者如洪武四年僞夏主明昇進良馬其一最神駿高至九尺身長十有一尺足亦高七尺有肉隱起自膺至尾如龍鱗命典以高敬襄囊沙四百斤壓之始可跨以行上行夕月禮必清涼山一塵不動上大悅賜名飛越峰繪形藏之宋徽宗有贊永樂十八年山東諸城

人崔友諒獻青蒼駒麟臆虬文形體詭異上賜名龍馬  
羣臣表賀至宣德四年七月撒馬兒罕國貢蒼龍駒記  
稱馬八尺曰龍此其種也產於西極風鬣霧鬣蒼然若  
雲體質潔素駿異殊常但禮部尙書呂震等表請賀則  
不許耳宣德九年甘肅鎮獻名馬有所謂瑤池駿銀河  
練照夜璧飛雲白碧玉橋白玉馴玉鱗飛者其色皆純  
白尤爲罕睹正統四年六月撒馬兒罕又遣使貢馬身  
色純黑蹄額皆白賜名瑞驎又詔畫史圖其貌閣臣少  
師楊士奇等各作詩或上頌蓋祖宗盛時皆不拒也况  
各屬國如安南瓜哇諸夷俱有年例額貢馬匹以至川

野獲編

卷十三

畫

扶荔山房

賈雲南各土司亦責貢馬何獨至天方而斥之江陵公  
最熟本朝典故獨不一考耶

吳悟齋奪諡

仙居吳悟齋時來以先朝直臣拜左都御史領西臺適

戊子北場事起覆試中式者八人時原參官禮部郎高

鳳翥挂亦同評閱欲斥二人以實其言吳獨力爲解欲

盡保全之終不能得高疏實出于景素孔兼所授高既

請去于恨吳遂深吳自是連遭掎擊數十疏温旨慰雷

尋卒於位賜諡忠恪踰年于爲儀郎以職掌上言謂吳

末路改節不宜冒上諡尋下部覆請竟得自追奪諡號

時東阿于穀峰慎行大宗伯實主其事以覆試時會左  
祖高儀郎與吳面爭不便具覆甫去位而于儀郎疏卽

上矣時申許二相並罷歸太倉王相省母還獨山陰

王相一人在閣竟允其議代于宗伯者爲李棠軒長春

東阿至厚同年也悟齋晚節微有可議然今上所奪止

二大臣前爲江陵文忠後爲仙居忠恪並羅身後大辱

咸謂吳罪稍未破法云其後郭明龍正域署禮部亦議

奪不稱者數人以內閣正與不成留中不下然則仙居

之被奪亦事會使之然○嘉靖初有贈太保工部尙書

李鏈奪恭敏之諡以楊一清私與故蓋議禮新貴厄之

野獲編

卷十三

畫

扶荔山房

也若穆廟初奪陶邵二真人及顧盛兩尙書諡則公論  
所快矣

吳仙居奪諡

再見

萬曆十八年八月左都御史吳時來病故其妻尹氏請

卹上下之禮部時禮書爲東阿于公慎行覆疏云所據

諡典一節爲照本官持身端介體國忠誠登瑣闥而抗

論權奸直節曾甘乎萬死總憲臺而主持風紀清風丕

振于羣寮允爲昭代貞臣堪副士林雅望易名賜諡允

協輿情上遂賜以忠恪上諡是時吳門當國許王次之

吳素與揆地厚善以故于宗伯雖心銜吳而褒美甚至

未幾吳門歛縣去國嬰江未至于時于景素孔兼為儀曹副郎即疏請奪諡矣蓋于宗伯授遺計以伸其夙志也諡典是祠司職掌與他司無涉時禮曹無人肯出疏于即任之亦以舊隙久相左也其事于會記之又為補訂云。初己丑春覆試戊子順天舉人時東阿以左侍郎代朱大宗伯監試東阿素不樂典試者謂屠大壯卷文理不通當斥吳仙居力爭始得置亦通中既而奉旨俱准入試然初時批壞諸試卷者又即于景素時尙為主事也故二于俱恨仙居次骨云于請奪吳諡疏末又申言請補故御史楊爵諡楊為世宗朝直臣繫獄七年

野獲編

卷十三

老

扶荔山房

僅歿屬下委宜補諡但以楊形吳見其褒貶恰當可謂良工心苦矣

邱侍郎獻諛

嘉靖末年黃岡人禮科都給事中邱岳請修承天大志先是顧中丞璘請修志既成而報罷至是邱又以爲言上大悅比志就進呈修書者皆無賞獨邱以傳奉超陞禮部侍郎不數月而穆宗登極降一級調外任邱恚不赴至江陵柄政邱始出補官江陵亦許以光復矣邱乃以己姓名獻一對云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江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大喜將超擢而病告殞矣

邱竟以外藩再斥蓋兩番貢諛皆不得厚償世謂君相造命亦未必然

不識方印

本朝印記凡為祖宗朝額設者俱方印而未入流則用條記其後因事添設則賜關防治事即督撫大臣及總鎮大帥亦然俱得帶印綬則謂之印亦可近年有一嘉定令起家癸丑進士故南產世席統綺初視事所屬有二巡司其一司具申文于縣令用欽降方印于年月上此令閱之大怒批云何物卑官輒敢藐視上臺私用方關防法當重究其巡檢駭懼走謝引過且訴此印自國

野獲編

卷十三

老

扶荔山房

恩詔冠帶之濫

初頒降凡申撫按各臺俱然今老爺嗔怪是後再不敢用矣此令內慙陽責詈而遣之凡關防未有方者此等學問見識不特可恨亦可哀哉

內外兩大計為宏治後大典凡恩赦內俱開明不許概復其後漸不然王弇州謂始于今上壬午赦文除去朝覲考察字面以致貪酷為民者亦列冠裳蓋歸罪于張蒲坂之市恩其說誠是但其時去穆宗朝未遠庚午考察科道一案全出高新鄭私意高失位後凡在廢籍者公論翕然推轂而去年辛巳內計則艾穆沈思孝等亦

贊名永錮中時故相新歿諸君子勢必向用則此舉益有為而然所惜者不明著其實耳至如近日辛亥之察時論共雪七人之枉于是有列不盡條中者亦登薦剡破天荒他日貪酷兩款且有奢望又何論冠帶哉○按先朝治貪酷吏極嚴如宏治十一年清寧宮災恩詔凡誥勅准給未領而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世宗登極上兩宮徽號凡兩京文官未一考者與誥勅其因事降調非貪濫酷刑者仍給與蓋降調本非永錮而貪酷尚不得沾恩況大計削籍者乎

朝班

野獲編

卷十三

无

扶荔山房

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臨御班行遂無定序癸卯忽有臺臣與部屬互爭先後時蔡虛臺獻臣為儀郎當主議稍以故事折之為豸繡交臂聚唾因調停為常朝大朝之說總之無成規也因憶往年沈晴峰太史懋孝曾為予言王太倉相公為官允時立班未定而吏科都給事韓元川越次進欲與所厚者接談王提而下之日此非權相堂庶韓楫亦故爭先取捷耶韓本新鄭私人王素嫉其生平故借朝班折之退朝韓訴于朝房新鄭怒甚方盛氣以待而王續至其詆呵幾不可聞新鄭倉卒失答急令人邀馬乾庵白強相公至兩叱之方解去蓋

王與韓皆馬先後所取士也此時沈正在詞林目覩其事因歎太倉之不撓而新鄭出不意中尙能呼其座師息關亦是急智

舊制一廢難復

太祖舊制內臣出外非跟隨親王駙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馬候道傍待過去方行今小火者值部閣大臣俱揚鞭直衝其中道矣舊制文臣三品以上始得乘輿今凡在京大小官員俱肩輿出入初猶女轎蔽帷不用呵殿今則寒幙前驅與南京相似矣舊制給事中迴避六卿自嘉靖間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徑

野獲編

卷十三

无

扶荔山房

衝尚書劉應龍潘珍兩轎之中彼此爭論上命如祖制然而終不改今南六科六部同席公會儼如寮友途間相值彼此下輿揖矣太廟陪祀止用五品以上尊官自吏科都給事中夏言以加四品服俸求陪祀上下其議部覆不許今不知何時何人作俑六科都給事俱隨班駢奔于太廟中矣此皆蔑棄舊規遺制之極然而一變之後遂不可改他如藩臬臺與按臣本寮友今以素服行半屬禮參游亦方面重寄今叩頭披執與卒校無異此又皆勢處極重必難返者至若制誥兩房中書官初本內閣僚佐今已夷為屬吏且大半非科目清流甘心

為役無有後言惟新輔臣到任兩房入謁之後新輔亦至兩房答揖尙存往日舊例至于吏部選君見都察院不肯行跪禮而五部尙書至吏部反揖四司郎官最為失體至嘉靖末年張永明為左都御史始正之以至于今惟此一事存餘羊云

禮部官房

李晉江相公為少宗伯時節省署中羨餘置買官房自三堂四司司務廳皆有軍宇春曹始免僦居之費蓋自其為南部行之以及于北此法甚善各曹宜倣而舉者但李能耐煩瑣任怨譏有陶士行風範他人或不辦亦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不屑也又禮部到任陞轉諸公費俱出教坊司似乎不雅此項斷宜亟革者南京禮部堂屬俱輪教坊值茶無論私寓游宴日日皆然隸人因而索詐此亦倣規北部却無之兼有弦索等錢糧解內府如此猥褻似皆當速罷。往時許新安為次揆好以青蚨施丐者每出則鷄衣載道擁轎叫呼識者非之近日晉江亦然而南中大司空于橈錢之外遇寒復有絮袍之賜即使有濟亦溱洧之惠也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為重典今鄉紳身都雄貴其父必登俎

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贊序中遂借公舉以煤重賄日甚一日至于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皮置高閣間供齋役爨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尙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褐蓋

舊制仕宦四品腰金以上始得張褐蓋未及四品者惟狀元以曾經賜京兆尹鹵簿歸第遂仍不改他亦不爾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也猶憶先人自翰檢差歸轉修撰假歸俱用青緞如他官後來詞林六七品忽皆黃線緞銀瓜前導已為踰分未幾而庶常亦然乙科之為待詔孔目者貴郎之為典籍侍書者又倣之至于詹簿詹錄亦用之此何說也詞林轉五品者惟光學士則本班在三品之末且在京開棍如大僚而庶子諭德洗馬及講讀學士在京亦張大金扇以故向來俱得用黃緞十年前有一御史轉通政參議忽用之殊以為怪近日則光祿尙寶之丞俱僭張褐蓋驛遞亦用此迎送遂以成俗十年前有一行取外僚改青緞為天藍郎署以下爭相慕倣遂不可改尤為

創見○近日事例濫開一切徒隸輩俱得以白鏹授勇  
 爵披金紫戴黃蓋充塞道路而無如之何因憶近年京  
 師有一快心事故駙馬許從誠尙世宗女嘉善公主有  
 孽子名顯純以太學生入貲遙授指揮僉事其人擁多  
 金負小慧學詩畫以此得交士大夫一日擁騶騎乘小  
 轎過正陽門所謂碁盤街者下輿遇巡城御史穆天顏  
 相遜而揖別去穆問何官從者素憎之對曰此納級武  
 弁也穆大怒追還裸而笞於道旁路人莫不揶揄今年  
 閱武錄其人已用錦衣籍登武進士矣○向見錦衣奉  
 使出者俱坐八人轎覆褐蓋雖試百戶亦然不知始自  
 何時有一漂陽人蔣文興者史元秉繼書家奴也史爲  
 緹帥文興因冒功官百戶差至浙江翠人亦用此體今  
 上庚子年事予親見于杭城中若內官銜命而出無論  
 崇卑真偽遂無一青繖要之此輩不可理喻亦不足深  
 詰也許顯純後爲魏璫鷹犬卽五彪之一士大夫受其  
 屠戮最爲慘酷

野獲編

卷十三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三終

野獲編卷十四目錄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女神名號

廩生追糧

五嶽神廟

北嶽

祀典

園陵設教坊

孔廟廢塑像

先聖木主

呂仙封號

四賢從祀

加前代忠臣諡號

解池神祠加號

部科

比甲只孫

仕宦謹歸服飾

野獲編

卷十四

目錄

扶荔山房

教坊官

科場

教職屢爲考官

學士兩主會試

十典文衡

金寶

考官序次

鄉試取士濫額

奏許考官

減場解元

順天解元

京闈冒籍

薛文清主試

天順初元會試

會試刻文

京考被劾

考官爭席

霍渭厓不認座師

師弟相得

貴後一拜師

考官崎坐

關節狀元

野獲編

卷十四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禮部

滁陽王奉祀官

今泗州蟻城之北為熙祖山陵設泗州祠祭署奉祀一員朱氏世襲其先為宗壻遂承國姓仁祖陵在中都鳳陽府太平鄉之北設皇陵衛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二員以劉汪趙三姓之後世襲劉即義惠侯子孫汪即汪氏老母孫也泗州祀官以懿親當世職不必言如劉如汪不過龍潛時故舊世叨冠裳國恩厚矣惟是滁陽王

野獲編

卷十四

一

扶荔山房

郭子興長子郭大舍者戰沒一女充太祖惠妃幼子名老舍者僅與莊田而不得官卒後亦賜諭祭傳凡五世尚以庶民歲得一朝京師至名琥者於宏治癸丑上始與冠帶守祀壬戌歲聖旨郭琥與做奉祀遂得比劉汪二氏矣至正德間而琥求乞無已且請印信當事者厭之遂革其職至世宗登極琥復疏辨上哀之始還其舊秩止許終身此後遂為編氓以至於今夫滁陽破家以成帝業且無論高后微時瓜葛即惠妃生蜀代谷三王永嘉汝陽兩公主與國家勳舊兼之戚晚而後人不叨一命之榮滁陽之祭亦僅有司歲終一舉而已是亦聖

朝大缺典大恨事也

女神名號

孝女曹娥在宋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至政和五年加封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又加靈孝昭順純懿夫人父為和應侯母為度善夫人此無論名號之無稽而女之父以溺死則水府乃其深仇有何和應亦不經極矣我太祖盡革之但稱孝女曹娥之神令有司歲時祭祀則最為正大至於海神今東南共祀者在宋已封天妃蓋妃生宋哲宗元祐時莆田人姓林氏生而靈異歿而為神本朝永樂六年正月初六日太宗又加封為護國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廟號宏濟天妃之宮歲以正月十五日三月廿三日遣官致祭蓋其時將遣鄭和等浮海使外國故祈神威靈以助天聲與孝女封號事若相戾然于敬奉靈祇則二聖一揆也江海二神俱以女真享食故並記之。按曹娥碑中所云嬰娑蓋言巫降神時按節而歌此其舞貌也而宋封孝女敕文乃云其父迎嬰娑神因溺死則冬烘之極不知其時當制者何人也又宋封天妃言神功德可與天配故名天妃今以為后妃之妃則褻甚矣古以伍子胥為五髻鬚以杜拾遺為杜十姨又何足怪

廩生追糧

正統元年初設提學省直憲臣時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疏請凡廩生考斥者俱追糧為民時以為苦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今斥生已奉勅充吏請停追糧上許之禹錫起家甲子乙榜為國子學正曾充天順四年會試同考官尋陞監丞值天順七年會試火焚舉場禹錫疏請贈舉子焚死者俱為進士禮科駁其非下錦衣獄訊治既而用其言宥之成化中遂入臺班。先禹錫以國子學正掌京衛武學上疏謂武學生俱統袴子弟驕惰不學今後武生考劣等俱宜追所食廩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糧以警其餘上亦允之其持論不同又如此蓋斟酌時宜通達國體之士也。按正統四年八月江西南安知府林芊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為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于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于一朝固亦難矣且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行禮部除其令矣何以成化間而禹錫又有免追之疏想林疏已行而中止耶

五嶽神廟

正統三年湖廣巡按御史陳祚奏衡山嶽廟丹損遂欲



盡毀其后妃像設寢殿朝堂僅立壇壝齋室以供祀事  
且引宋儒張栻之言曰川流山峙是其形也而人之也  
何居其氣之流通可相接而字之也何居上下其奏于  
禮部尙書胡濙以為太祖更制神號而不除像設必有  
明見所言不可行上從之命湖廣布政司督修按禮五  
嶽視三公豈有無室無貌之理陳祚祖張敬夫陋野之  
談妄議祀典已開張璠去孔廟聖像之端矣

北嶽

北嶽恒山據一統志云在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  
里歷代自舜時巡俱祀於此地及石晉賂契丹割以與

野獲編

卷十四

四

扶荔山房

虜至宋不能復乃致祭於真定府之曲陽縣因俗有飛  
來石之語遂借之以文其陋本朝因而不改此說其來  
舊矣宏治六年鈞陽馬端肅文升為大司空始疏請還  
祀渾源謂本朝既遷都北平而真定在京師之南于祀  
北嶽甚悖况渾源尙有故廟基址修葺無難上下其疏  
于禮部時宗伯倪文毅岳覆疏謂事體重大僅請修建  
恒山舊廟而已說者謂文毅之父謙會禱于曲陽北岳  
廟因生子名以岳故文毅力遷移祀未知果否後至萬  
歷十二年大同巡撫胡來貢又如鈞陽疏請之平格於  
禮臣覆議不允而止因陋就簡此祀之正在何日耶○

又寰宇記云恒山在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禹貢太  
行恒山至于碣石正是此地周禮曰并州山鎮曰恒山  
鄭注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至高齊天保之年始去上字  
故郡名恒山今祀本不悞不宜更易于渾源此說似祖  
趙宋飛石而附會之謂舜阻雪于此卽柴望北嶽之說  
也當再質之博洽者

祀典

世宗朝大虜頻犯內地上憤怒思所以大創之時正議  
禮紛紛前朝祀典多所更改于是修撰姚涑給事中陳  
葉輩窺知上意疏請帝王廟削元世祖之祀又追論故

野獲編

卷十四

五

扶荔山房

誠意伯劉基曾受胡元偽命故力為擁護致汚廟祀非  
出我太祖深意上嘉而允之又如孔廟易像為主易王  
為師尙為有說至改八佾為六籩豆盡減蓋上素不樂  
師道與君並尊永嘉伺得微旨建議迎合廷臣爭之上  
不顧也又進歐陽修於兩廡則以濮議與永嘉暗合故  
特崇之未免為有識所笑至斥姚少師配享太宗則聖  
見超卓非臣下所及矣今上甲申年議孔廟從祀時主  
王守仁者居多而主事唐伯元力攻之蓋猶祖桂萼等  
之說也唐以貶去先是守仁與陳獻章胡居仁俱得旨  
崇祀已定至次年而唐始阻止且疏未又欲斥兩廡之

陸九淵而進宋之周張朱二程于十哲之末則舉朝皆駭怪况九淵爲世宗所褒與歐陽修並祀安得擅議廢退其僅得薄誥者幸耳是後王弇州遂疏請裁定孔廟從祀欲升有若南宮适而降宰子冉求申王二相在位俱弇州所厚竟從中格而說者遂譏弇州考察聖賢此等大事非君相主持萬無行理此議似可已

### 園陵設教坊

世宗入紹報恩所生如會興邸舊園爲顯陵此情也亦禮也至推恩蔣氏命爲世都督僉事令專典祀事以比魏國公徐氏世奉孝陵故事已爲濫典至嘉靖二十七年增設伶官左右司樂以及侏長色長鑄給顯陵供祀教坊司印獨異天壽山諸陵不特祀豐于廟廟傳巖猶以爲瀆且教坊何職可與陵祀接稱不幾於皇帝梨園子弟貽譏後世乎時嚴分宜爲首揆費文通爲宗伯宜其有此

### 孔廟廢塑像

正統八年國子助教李繼上言官殿將成惟太學尙仍元舊且土木肖像不稱亦非古制請擇地改建上曰朝廷自有措置不允天順六年三月蘇州知府林鶚因文廟聖像頽壞乃并諸賢像皆易爲木主然未敢聞之朝

野獲編

卷十四

六

扶荔山房

也至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淵者遂上疏欲以木主改塑像上不允斥爲雲南府幕而去至宏治十二年己未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遇闕里災乃上疏宜趁廟宇一新更易木主以革夷教又大成二字乃譬喻之語於謚法不合亦宜革去上雖不從而不加譙讓至嘉靖初永嘉用事而普天塑像被毀矣蓋其說非始於張也楊又有疏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升居漢唐諸儒之上其說更爲不經識者非之楊至宏治甲子以告病光祿少卿聘主浙江鄉試被言官指謫謂其欺君不忠後官至宗伯得上諡時嘉靖乙酉蓋永嘉以

野獲編

卷十四

七

扶荔山房

### 先聖木主

張永嘉當國議易先聖孔子塑像爲木主時徐文貞爲編修抗言其非坐是外貶天下翕然稱賢蓋高皇帝謂塑像爲故元夷俗一切城隍岳瀆盡易木主廢王侯之號獨孔廟存塑像仍王爵至永嘉承世廟聖意易王爲師併棄像設時論不以爲然然廣東廣州府城隍神木主至景泰中巡撫都御史王翺仍易以塑者則高皇制作當時已不能盡奉行矣又宣府儒學聖像亦係土偶有鎮守大帥永寧譚廣者範中金爲五臟實其中未幾

被盜穴其背而取之此亦天順間事見葉文莊日記中者然則木主亦未可盡非也○徐文貞抗論孔廟事上恚甚既逐之又下旨云徐階天下小人永不許擢用未幾超為學使者超為祭酒侍郎長春卿入內閣繼分宜當國奉世宗末命為時元臣幾軼永嘉而上之宏治十二年給事吳世忠請尊夫子為文祖大成至聖帝不允

呂僊封號

世宗奉元諸典不可勝紀惟嘉靖二十五年以永禧仙宮成命成國公朱希忠祭告朝天等官首揆夏貴溪告純陽孚祐帝君而工所告成則用次揆嚴分宜近呂洞野獲編

野獲編

卷十四

八

扶荔山房

四賢從祀

隆慶初元徐文貞當國御史耿定向首請祀王守仁於孔廟而給事趙御史周宏祖則主薛瑄都給事魏時亮又加以陳獻章凡三人後會議僅瑄一人得祀時為隆慶五年則徐文貞去國久矣初徐文貞議復王守仁爵并欲與薛一體從祀以衆論不同僅還故封比新鄭當國遂嗾給事中笮東光劾原任給事魏時亮附階私守仁借從祀以濫與伯爵欲坐徐魏以專擅封拜論斬

蓋魏佐徐攻高最力故恨之尤深會東光病狂衣紅衣跣足唱曲入朝被參逐去自是無敢議守仁從祀者矣至今上初元都御史徐枋給事中趙參魯御史梁許蕭廩謝廷傑余乾貞等各獨疏薦守仁宜與瑄同祀時萬文恭士和為禮卿亦特疏專王守仁御史李頤則薦胡居仁宜與王守仁同祀而無及陳獻章者時旨下雖命會議然張江陵秉政素憎講學諸公言路逢其意攻守仁者繼起以故卿貳臺璣以及詞臣無一人肯具議者事遂中輟至十二年而御史詹事講首倡議則又薦獻章守仁而不及居仁南科鍾宇淳亦同其議乃科臣葉

野獲編

卷十四

九

扶荔山房

遵主事唐鶴徵又只主守仁一人上下諸疏會衆議之都察院右都御史趙錦等御史許子良等戶科給事蕭彥等官坊徐顯卿等韓世能等各公疏禮部王士性一人又獨疏俱薦陳王二人又不及居仁上意亦以為然時惟祭酒張位洗馬陳于陞中允吳中行則以王陳胡三人當並祀而閣臣有疏亦謂三人同祀之說為允祀典從此定矣時禮卿為沈歸德鯉當主議僅左袒胡一人而于陳王俱有訾貶忽聞閣臣有疏亟露章遏止之上僅批已有旨了其疏與閣疏同日發下沈遂疑揆地故抑其言怏怏見於辭色相猜自此始矣次年春南京

戶部主事唐伯元則又痛詆守仁之學至不可聞而上  
出嚴旨斥唐偏見支詞撓毀盛典于是眾喙始息說者  
謂新建之孫與戚畹永年伯王偉共醵數萬金從內援  
得之尤為怪妄永年雖浙籍與文成非一家且雖名外  
戚而實酷貧安得有金以助新建也文成生前身後無  
端遭人指摘者不一而足豈真高明鬼瞰耶○初祀議  
紛紛時九祿寺李楨又別薦曹端呂柟等五人而以禪  
學暗攻守仁獻章為上所詰責大理少卿王用汲則單  
疏專劾守仁為悖叛朱晦庵且謂守仁曾冒朱熹為夷  
狄禽獸至造其像鞭朴之則又勦襲風聞仇口也于是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難乎免矣又陳白沙在先朝與薛文清同議從祀忽有  
謗大璫李芳廣東人與陳同鄉為之與主議遂中止陳  
在成化被召時為邱文莊肆謗亦同鄉也至甲申之得  
祀言者又云司禮掌印首璫張宏故產粵中私其里中  
先達特下俞旨並祀三臣此祖子產立公孫洩故智也  
蓋陳死生皆以桑梓受累然而薛河東議祀時高新鄭  
為政主議言官則吏科都給事韓楫為首山西蒲州人  
與薛同里因極意推崇韓又新鄭第一心腹門生故一  
疏而穆宗立允舉朝無敢異議至胡居仁向來少有議  
崇記者臺臣李頤亦餘干縣人與胡同邑始躋之薛王  
野獲編 卷十四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四

十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四

十

扶荔山房

上始有守仁朱熹學術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之旨  
然皆祀典未定時也其時內閣止申許二人在事沈歸  
德溢任未匝月既開疏伸而部疏繼爭者俱已付之志

言獨唐戶部於事後力爭益代歸德不平也今歸德自  
刻南宮奏稿最為詳備獨削從祀一疏不存不知何故

○王文成初笈桂文襄魏恭簡校董文簡尼之于

先矣至穆宗初又以徐華亭故波及良知之學攻之不  
止直至甲申歲出自聖斷始祀兩廡而唐戶部疏中至  
云皇上爭寵王氏如此蓋暗指永年賂通中官見之章  
奏以故上怒而謫之此等語若在世宗朝根究下落唐

之列其後沈歸德因據以上獨祀胡之疏二賢雖無黍  
盛典又得鄉人之助如此  
加前代忠臣諡號

蜀漢關壯繆侯本朝所最崇奉至今上累加至大帝天  
尊之號而極矣或云上夢有異感遂進此銜各未知果  
否然又加南宋岳鄂王諡號見之詔詞不下壯繆則海  
內或未及聞也其最後加岳諡云誅邪輔正大將精忠  
武穆帝君主治洞天福地統領禮祀蒸嘗協理三十六  
雷律令贊七十二候天罡受命上清永揚帝化神霄右  
監門靖魔忠勇岳鄂王蕩鹵大元帥其崇奉亦至矣今

西湖鄂王祠脩飾甚麗禾郡有稱其子孫立祠宇者何不以此顏其廟而猶仍宋故稱耶

解池神祠加號

國家鹽利惟兩淮為最然歲入不過六十萬緡已當天  
下之半若較之宋僅二十中之一耳按宋鹽有四種一  
曰末鹽即今煮海所得兩淮兩浙荆湖閩廣河北俱用  
之次日顆鹽即今解州及晉中蒲絳所出中州秦晉趙  
魏用之三日斥鹽則川蜀四路用之以上與今日畧相  
似而行鹽之地則已不同四曰崖鹽出于土厓秦鳳階  
成所用今未聞也然宋一歲獲鹽之利凡二千餘萬緡

野獲編

卷十四

主

扶荔山房

我朝全盛何以僅僅止此且洪武三年戶部言陝西察  
罕騰兒之地有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行鹽之地東至  
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皆募商人入  
粟中鹽則所出之地亦宋所未有今但稱靈州課司惟  
隴西三府食此鹽耳熬鹽之外獨解鹽最奇其出之歲  
亦有豐歉唐大厯中河中鹽池為秋霖所敗度支韓滉  
獨稱不為害且有瑞鹽代宗喜賜二池名一曰寶應一  
曰靈應頃今上已丑年河東鹽池利大興御史秦大夔  
奏聞請加崇霄爵以答神貺時議本朝於海內神祇久  
革侯王之號乃詔賜祠額曰靈雨蓋司鹽之神惟解著

靈異耳○解池相傳為蚩尤血所化其說不經且其長  
五十餘里周百餘里又有淡泉二區味甚甘冽鹽得此  
水方成又有女鹽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土人  
引水沃畦水耗土自成鹽蓋天生之利也自大厯奏祠  
遂建鹽風亭有碑在池北之峨嵋坡至貞元十三年又  
有鹽池靈應公碑則更得封爵矣至宋大中祥符之甲  
寅鹽池大壞關壯繆以陰兵與蚩尤大戰而破之始為  
之建祠至崇寧元年加封關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又加  
武安王蓋關自以桑梓之鄉加意擁護而鹽池之功遂  
超鹽神而上之矣

野獲編

卷十四

主

扶荔山房

部科

凡部曹一拜副郎馬前即得用鞍籠如正郎及科道諸  
臣矣今惟吏禮二部無之相傳銓屬以衙門華要欲比  
小京堂用紅鞍籠疏上而旨不下遂并青者棄之禮部  
以狹宗清望不同他部亦屏不用又七品例服鷓鴣向  
來多別綴他補惟給事中獨用之而中書舍人亦效焉  
蓋兩官俱內府衙門連署出入京師因為之曰禮科不  
帶鞍籠求同吏部中書學穿鷓鴣混擬掌科又吏禮二  
部司官往還但稱侍生不用寅字亦自別於他曹也  
比甲只孫

元世祖后祭必宏吉刺氏創製一衣前有裳無在後長倍于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甲蓋以便弓馬也流傳至今而北方婦女尤尚之以為日用常服至織金組繡加于衫襖之外其名亦循舊稱而不知所起又有所謂只孫者軍士所用今聖旨中時有製造只孫件數亦起于元時貴臣凡奉內名宴飲必服此入禁中以表隆重今但充衛士常服亦不知其沿勝國胡俗也只孫元史又作質遜華言一色服也天子亦時服之故云

仕宦禮歸服飾

今大小臣削籍為民者例得辭朝往時成化三年故相野獲編

卷十四

西

扶荔山房

商淳安召還時尙未復官及詣關投膀子於鴻臚稱浙江某府縣為民臣商輅行取到見朝及陛見戴方巾穿圓領繫絲絲蓋用楊廉夫見太祖故事想當時大臣編氓者其體皆然頃今上甲申刑部尙書潘季馴為民辭朝頭戴平巾亦衣袍絲絲其中如吏人之製而無展翅今六部及藩司知印尙戴之已非方巾矣比來聞朝士得譴斥削者皆小帽青衣雖日貶損思咎之意恐未妥此蓋與皂之服充軍者方衣之而充軍重譴例不辭朝若為民者奉旨云回籍當差猶然隴畝良民固未嘗有罪國初長例得用平巾則潘司寇所戴似為得之又

冠帶閑住者必先云革了職蓋已奪爵秩無品級高卑可分一切頭踏儀從俱不得用僅予以仕服耳以故嘉靖辛酉高安吳宗伯以閑住歸時已拜少保其見客止青衣角帶并侍衛亦無之真深諳祖制得大臣之體今俱以章服里居皆蟒玉金紫呵殿赫奕與居官無異失之遠矣。今上乙酉年右通政梁子琦以議壽官不合奉旨降本司參議閑住丁亥年在籍兵部尙書凌雲翼以毆諸生被訐奉旨革去官保以尙書閑住夫既罷閑住又何秩可降乃復從貶謫是無官者反得官矣揆地如此票擬不滿諳練者一笑耳先朝故老決不冬烘至此

野獲編

卷十四

五

扶荔山房

教坊官

教坊官在前元最為尊顯秩至三品階曰雲韶大夫以至和聲郎蓋亦與士人絕不相侔我朝教坊之長曰奉鑾雖止正九品然而御前供役亦得用幞頭公服望之儼然朝士也按祖制樂工俱戴青巾字巾繫紅綠搭膊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此會典所載也又有穿帶毛豬皮靴之制今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吁可異哉

科場

教職屢為考官

荊州府教授陳觀字子瀾以鄉薦授福建延平府教授歲滿調湖廣黃州府陞國子助教力請補外改除武昌府又調荊州府初為應天府同考試官再為福建考官調荊州後又為江西福建考官以歲滿致仕歸後起復為應天同考試官自來舉人無直選教授者觀得之又辭成均就外任且歷四郡一異也教職典試未聞有三數往者觀凡六次且為應天同考者亦二二異也觀以洪武庚午登科壬申就選至正統辛酉尚典試凡為教職五十餘年三異也卑官已居林下又特選為主司且

野獲編

卷十四

末

扶荔山房

志銘

學士兩主會試

國初官制未定詞林晨星以故有一人而三主會試者如永樂十六年戊戌二十二年甲辰皆侍讀學士曾榮為正主考至宣德二年丁未曾以左春坊大學士兼讀學又為副考蓋三度云宣德八年癸丑少詹事讀學王直為副考正統元年丙辰為正考四年己未已陞禮部左侍郎兼讀學復為副考亦得三次然二公後俱終于卿貳不得大拜至成化以後詞林大備漸不復然惟錢

文通博成化中乙未辛丑兩為正考而宏治三年庚戌復入正主會試然前二次俱學士最後則為文淵閣大學士非復詞臣比矣其他詞臣兩主會試者固多然其後次多以入閣得之其未得為閣臣而再司南官試者天順四年庚辰尙寶少卿兼編修柯潛為副考七年癸未以故官再為副火焚科場不完而出此無足言彭文思華以光學士主成化戊戌以正詹事光學主成化甲辰吳文定寬以諭德主成化丁未以吏侍學士主宏治壬戌石文隱珪以禮侍學士主正德庚辰以吏書學士主嘉靖癸未張宗伯潮以少詹事學士主嘉靖壬辰以

野獲編

卷十四

七

扶荔山房

禮書學士掌詹主嘉靖甲辰曾宗伯朝簡以禮侍學士掌院主萬曆戊戌以禮侍學士掌詹主萬曆辛丑此五公中其後惟彭石得為輔臣然彭戊戌為副甲辰為正吳丁未為副壬戌為正石以庚辰為正癸未反為副會兩次俱副考內惟張兩度俱正考為奇然甲辰之役以病卒於闈中輿尸而出盛美之缺陷如此

十典文衡

弇州盛事紀錢侍郎習禮六典文衡以為極奇不知其于永樂二十三年甲辰已為會試同考宣德二年丁未再入會場分考則并後之鄉會主試共八次矣而正統

元年丙辰廷試四年己未廷試又皆為讀卷官凡主文柄者十度又錢之初主應天鄉試為宣德己酉而悞書為永樂丙午正統四年讀卷而誤書為主考至正德六年辛酉錢又以翰林光學為順天主試而弇州缺不書始信紀載非易事。弇州盛事又記梁文康儲正德戊辰甲戌兩主會試是矣然文康宏治壬子辛酉又兩主順天鄉試竟亦失記何也他如劉文靖健再主兩京鄉試四同考會試一主會試六充廷試讀卷李文正東陽再主兩京鄉試兩同考會試兩主考會試八充讀卷似亦可為錢侍郎之亞云。又楊文敏榮典京畿鄉試一

野獲編

卷十四

太

扶荔山房

次廷試讀卷九次亦可稱十典文衡又初預修高廟實錄後文昭章三廟實錄又為總裁俱為難違其十知貢舉者前為胡忠安漢後為嚴分宜嵩十為讀卷官者前為蹇忠定義後為王文端直亦可稱盛事

金寶

金寶者浙之金華人永樂初生員上書陳王道其綱有四其目有五上嘉納之又試策三道俱稱旨遂命入文淵閣預修太祖實錄書成授翰林典籍又預修永樂大典晉春坊司直郎洪熙中陞衛王府長史正統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即以是年卒於京以青衿為纂脩一異也

以青官近臣曳裾王門二異也以藩府外僚應文衡重任三異也是時官制已久定而金寶獨承異數如此。是科與寶同為分考者有浙江僉事花潤生而江西豐城人李郁者以承差習禮記中五十九名

考官序次

景泰二年會試吏部左侍郎江淵修撰林文為考官二人俱庚戌進士林為一甲第三人江則庶常也林滯史官二十二年矣知貢舉禮部尚書楊寧亦其同年三人考官爵高卑莫絕而同事南宮已為可異至房考則侍講劉儼官反尊於副主考而修撰編修二人次之南京

野獲編

卷十四

尤

扶荔山房

刑部主事錢溥廣東左參政羅崇本又次之其末則教授學正訓導各一人凡分考八人始中二百名較前朝加多矣景泰五年會試分考始無外官其領房為翰林院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楊鼎而詹事府丞李齡以己酉貢士次之左中允兼修撰柯潛又次之可見本朝官制重詞林而抑坊局且侍講中允俱正六品而相兼如此天順初元岳正以修撰入閣亦兼贊善則俱從六品相兼至今上己卯用中允高啟愚主應天試而侍讀羅萬化副之後來以舜禹命題為言官論列高坐削奪弇州公謂故事修史主考皆講讀先而中允後此舉乃出



政府意而不知講讀之得兼中允也然則不但兗州未熟典故卽江陵公當軸亦不諳本衙門舊典矣是年會試對讀官有仙居知縣張翔名下書文學才行出身取中三百五十名如永樂十三年之制又正統十三年兗州云是科廷試右都御史掌鴻臚寺楊善以守城讀卷然是年登科錄並無楊姓名至景泰二年景泰五年二科始爲讀卷官耳且正統戊辰科尙以亞卿掌鴻臚至景帝監國始陞右都也兗州博洽第一而偶訛乃爾

鄉試取士濫額

景泰四年癸酉各省直鄉試竣事後給事中徐廷章上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荔山房

言今者科舉山西陝西皆取百名其數浮於額三倍爲悖典制按正統四年英宗在御已定山西陝西解額皆四十人則所收雖未至三倍而考官故違明旨罪難自逭乃禮部覆奏云此後仍宜如宣德年例益不以正統所增爲成規矣又云若文字果多合格亦不妨多取但不得過二十名則併宣德舊額亦不復遵矣時掌春曹者爲胡忠安淡其人以模稜致高位宜有此等議論至正德三年則科場定制明備已久又用給事中趙鐸疏下禮部議增解額陝西爲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東山西俱九十名是時劉瑾陝西人焦芳河南人故此周爲

奸厚其桑梓而齊晉二省則以餘潤見及遂超江浙闕楚四大省而出其上又二年芳逐瑾誅是科其說不復行然是時周陽曲經以宗伯主議何以附和至此豈亦以身爲山西人耶先是宏治間李廣之死六科十三道糾周賄賂交結諸狀周志辨甚厲今視此舉無乃不誣未幾歿而易名文端時周壻曹元爲逆瑾私人新入輔政遂得上諡。按正統初廣解額江西僅六十五人河南僅五十人乃宣德八年一甲三名鍾復已中江西鄉試一百九名三甲進士楊玉已中河南鄉試一百二十七名此則不可曉矣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荔山房

奏許考官

自來子弟不第父兄無奏許考官者惟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之循言子瑛文言子倫文字俱優不爲試官劉儼王諫所議拔欲罪之賴大學士高穀力爲救解儼等宥罪瑛倫俱許會試次年丁丑正月睿皇復辟而王文就誅陳循遭戍矣此事古今屢見宜其不旋踵而敗後人亦無敢效之者惟嘉靖甲午順天鄉試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汪鋐以子不與中式乃指摘場弊劾考官廖道南張袞且以太祖誅劉三吾爲言道南等卽引陳王及劉儼故事以答上兩不問次年鋐亦

劾罷旋死鉉之橫惡此特其一端且狃闇無識至此更爲可笑此後二科爲庚子順天鄉試掌詹事禮部尚書霍韜亦以子畿試不錄恚甚欲糾主司童承叙楊惟傑其門生李開先力勸之曰公有子九人安知無入彀者姑聽之韜次子與瑕果中廣東鄉試第九名霍乃止疏不上未幾亦卒於位自制科以來大臣僅有此三次舉動至霍渭厓則正當主上眷知其疏果上必有非常處分賴李中麓巽言而止總之砥憤情深裂四維而罔顧或誅或竄或自斃俱近在歲月間則其心死久矣

減場解元

野獲編

卷十四

幸

扶荔山房

正統甲子科四川鄉試以周洪謨爲解元其卷減場止五篇考試官爲監利縣教諭楊述所特拔明年乙丑舉一甲第二人歷官史局至成化十六年洪謨爲禮右侍郎上疑辨錄三卷訂朱熹集註五經四書之誤欲乞聖裁親加筆削爲其悞者於前續今所訂者於後賜以書名如漢白虎通之類上曰漢唐宋諸儒四書五經註釋各有原委永樂間儒臣奉勅纂修考訂悉取其不悖本旨者錄之天下習學已久洪謨乃以一己之見紛更不許行次年周卽正位宗伯其在掌多所建白亦不盡允行憲宗昇遐首上疏駁御製大學碑靈濟宮碑東岳

碑顯佑宮碑延福宮碑戒百官勅諭及龍文春景詩諸

文字用字訛謬宜令改正及憲宗諡議中含譏訕宜速逮萬安等治罪時孝宗初登極山陵甫畢敢糾先帝制作之失且句摘字貶不遺餘力是誠何心豈以辨疑一錄見斥於憲宗故以此逞其憾耶是時萬文康已去位又其鄉人也蓋借以擠其在事劉博野尹泰和等耳上命九卿翰林會議皆引經傳子史以證先帝聖製會無一字之誤且諛議爲禮部掌行當日何以不言不過希恩于己嫁禍于人蓋已直抉其隱矣覆疏上得旨御製文字考訂不差洪謨妄肆詆毀本當重治姑罰俸三月

野獲編

卷十四

幸

扶荔山房

順天解元

順天解元向有被議者以輦下人眾姑口易生也如予所知景泰四年癸酉第一名羅崇岳江西廬陵人以冒籍斥七年丙子第一名徐泰直隸江陰人以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論列覆試得雷此二事英宗實錄中俱不詳載至嘉靖四十二年甲子第一名章禮浙江餘姚人以冒籍被劾覆試得雷萬曆十六年戊子王衡直隸太倉人以大學士錫爵子見疑覆試得雷萬曆三十八年庚子第一名趙維寰浙江平湖人以文體被參禮部覆試罰科舉人之有罰科自此始要之博洽如王經學如趙無忝榜首亦遭指摘世共冤之當太倉公之為子辨

野獲編

卷十四

詩

扶荔山房

覆試也引章禮為言而不及徐泰蓋偶不記憶耳

京闈冒籍

國初冒籍之禁頗嚴然而不甚摘發惟景泰四年順天舉冒籍者十二人時禮部主事周駉請照例論罪已中式者斥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人試既而言者以為過刻始令斥回者仍許再試其中汪誥者次科即聯捷矣至成化四年星變考察南京科道交章劾吏部左侍郎章綸縱子元應冒籍京衛軍餘僥倖京闈中式并其

他罪宜究上命禮部右侍郎刑科都給事中毛宏往按得實奏請區處上以事在革前姑宥之但革斥元應令

再入試又中浙江第二十名遂以乙未科登高第為顯官矣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順天中式陸光祚毛廷魁陳策俱以冒籍被劾禮部請發回原籍上命姑准存留但不許今科入試而貸其父叔侍郎陸杰太僕卿毛藻鴻臚卿陳璋罪至四十三年甲子順天鄉試後給事中辛自脩又糾章禮等五人冒籍詔覆試僅斥二人而章禮即以乙丑登第餘考官監試俱無所問至今上十三年乙酉科順天場後冒籍之說紛起既而給事中鍾羽王發之為浙人馮詩等八名俱奉嚴旨詩等二人枷示順天府前滿日同六人俱發為民禁錮終身是時詆治

野獲編

卷十四

詩

扶荔山房

既酷二生被重創荷三木窮冬盛寒皆瀕死而甦八人中史紀純之父為編修鈞至革職閑住提學御史董以失覺察調用正主考左諭德張一柱調南京蓋自來冒籍受法未有此嚴峻且濫及者逮其後再有議則寬政普及矣

薛文清主試

英宗天順元年南宮之試閣臣許彬子名起與忠國公石亨姪名浚者同登進士時有詩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者指此也但登科錄刻許起書兄越為奎文閣典籍遍考列朝無此官然刻錄必不誤蓋英

宗時猶仍國初舊制設員今實錄會典諸書俱不載則舊官之不傳多矣所云吳節只知通賄賂賢孫全不曉文章固為仇口若所云問仁既已無顏子指克己復禮一節題芟去首句此却不妨至祭告如何有太王則詩經后稷配天程文果有此語其說似難通至若告子目名當問罪周公渫井亦非常因孟子題為公都子之語而去之直云告子周易井卦却引周公其說出國初趙東山亦微有可議是年薛文清為主考此何等人品學術尚遭謗訕下第舉子之口真可畏哉○是年同考翰林典籍徐必刑科左給事司馬恂俱書貢生係舉人供

野獲編

卷十四

庚

扶荔山房

給官大興宛平二縣主簿俱同名姓王珙一為丙辰貢士一為壬戌貢士俱歲薦也領房同考為尙寶少卿兼編修錢溥以從五品兼正七品其書批語銜直稱少卿而正主考禮左侍兼光學士薛瑄以正三帶正五副主考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以正五帶正六但書兼官為學士侍講而不及九列之銜俱不可曉錢溥本以春秋起家是年閱本經又兼看詩經亦奇

天順初元會試

英宗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位二月會試主考官為薛文清瑄呂文懿原俱一時人望也而許起石浚登

第時父彬以侍郎學士為次揆浚叔亨以忠國公為總兵官時有作俚詩嘲主司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蓋指起與浚也至四年呂原再主會試則浚先因亨敗詐病居家褫奪又以怨望磔於市使在今日追論往事則薛呂二人難乎免矣是科分考官有尙寶司丞兼編修李泰者即太監永昌嗣子也首場三題為大學論語孟子而首題不刻程文殊不可曉又讀卷為武功徐靖遠王興濟楊三伯而彌封官有光祿卿蔚能則由厨役起家且曾以盜贖物問罪者次科能再為彌封官則已陞禮部右侍郎掌寺事矣前帙已紀石許而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荔山房

未備茲又詳之

會試刻文

會試錄刻文先朝多不拘式如成化二年丙戌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乃刻詔十七年辛丑二場刻論二篇宏治六年癸丑亦刻論二篇又刻詔一篇十八年乙丑又刻論二篇正德六年辛未又刻論二篇而會元鄒守益論在第八名沈圻之後是後遂無此事而武舉錄或刻二論或二策則至今尙然

京考被劾

宏治十七年甲子科禮部建議用京官各省考試于是

浙江聘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山東聘刑部主事王守仁  
既訖事矣至十二月南京御史王蕃劾廉以省親守仁  
以養病夫省親者背親為不孝養病者託病為不忠不  
忠不孝之人大本已失何以權衡人物乞復里選之制  
正廉等罪然楊實依親在浙王以病痊北上俱非現任  
官也王蕃之言雖過然當時御史辟聘亦似出格所以  
止行一科旋即報罷今制則先期請于朝皆以詞林諫  
垣及部屬中行出典省試遂為成例不可改矣○王文  
成後日功名不必言即楊廉亦至南禮部尚書諡文恪  
則言官白簡亦未足輕重也

野獲編

卷十四

夫

扶荔山房

考官爭席

李文正西淮初在詞林及居揆地皆以和煦容物見稱  
惟為太常少卿時典宏治癸丑會試時耿文恪岳以禮  
部尚書知貢舉初入簾大宴與爭席有違言比壁經命  
題其首題即為伯拜稽首讓於夔龍以寓調笑亦可謂  
戲而不虐其時同考修撰三人而錢福列在楊時暢涂  
瑞之前錢後楊四科後涂一科凡詞林五品以下俱論  
科不論官況一官而攬越前輩乃爾豈錢以鼎甲重耶  
則涂亦鼎甲也涂錢俱治書經有愧首題多矣○是年  
論刻二篇俱膚甚又刻一詔更寥寥數語不今不古此

時出格刻程意必博洽驚人不意技止於此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  
之辟寮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  
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籍舉甲  
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為座師及己丑主  
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枝以議與獻皇  
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  
公能行張蘿峯欲效而不能矣前乎此後乎此俱未聞  
也

野獲編

卷十四

夫

扶荔山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  
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敢復居尊而門生  
禮亦稍殺矣至焦弱侯太史斌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  
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為書一房  
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  
為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  
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簞至手自節錄或遇巨  
函則大父撤以貽之先人少于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  
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甚

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  
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真  
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醇敬首卷而情  
意殊不愜至于焦丁酉科場之謗已亥計典之謫雖張  
新建郭江夏諸公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  
曉矣○癸未先人以閩尙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  
非吾叔度老手不辨此時焦尙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  
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  
齡其年甫弱冠焦年踰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  
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天焦雖晚達又羅謫籍然年位未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荔山房

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途  
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  
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覽囁  
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  
力止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  
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卽真得焦卷  
未必能使之入殼也

貴後拜師

王文成自龍場貶所內擢爲刑部郎而南海方西樵獻  
夫爲吏部副郎遇文成與語服其學識立拜之爲師後

以議禮驟貴薦文成之章不一及爲禮書又薦文成入  
內閣近日則趙定宇少宰自史官疏止江陵奪情廷杖  
削籍歸負海內重望亦執贄於弇州門墻修北面禮甚  
恭皆可謂真虛心忘勢好學者矣若羅近溪以進士請  
告歸而拜大俠顏山農爲師隨之行脚遠方受其笞責  
此又近於妖誕不經又如邇年之禮達觀者俱耆夙名  
公持鉢捧錫備高足之列此又如崔浩之師寇謙之未  
可爲訓也

考官畸坐

本朝兩京主考從來用資深兩翰林事體畧同而順天

野獲編 卷十四 辛 扶荔山房  
則議論最多然有罪同罰未有獨及一人者有之自天  
順己卯始時正考爲學士劉定之副爲倪謙倪有門生  
不收遂疏訐其私倪至遭戍去而劉不問直至嘉靖戊  
子庶子韓邦奇爲正考方鵬副之因前序引尙書錯誤  
被論韓降外鵬僅罰俸蓋指摘本及一人故處分亦不  
旁及猶有說也至今上乙酉冒籍之事于主考何預焉  
而論德張一桂至於謫調副考陳于陞無恙戊子關節  
之訐則兩主考均其任矣庶子黃洪憲受攻而副考盛  
訥無恙然張黃俱正考或當獨肩重責也若丁酉順天  
則中允全天叙爲正焦竑以修撰副之及場後交章上

及焦一人而全高枕無一語訶詰次科庚子則庶子楊道賓為正顧天峻以修撰副之其後攻顧如焦而楊不及也此兩人既無關節又非正考何以鋒鏑偏叢焉舉朝明知其故而無一人為別白之可嘆也。又應天己卯壬午連二科亦止議及一人然前以高啟愚出舜禹題見疑與副考羅萬化無預後以沈懋孝獨閱卷受訐而正考沈鯉以病臥闈中俱非無故得免

關節狀元

今上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為首揆江陵公子人謂乃父手撰策問因以進呈後被劾削籍人皆云然前此正德

野獲編

卷十四

筆

扶荔山房

辛未科狀元楊慎為次揆新都公子人謂首揆長沙公先以策題示之故所對獨詳其後新都公議大禮忤時為新貴所聚攻亦微及前事蓋以用修博洽無忝大魁而不免議論如此又前此永樂二年甲申科學士解縉為正主考得江西泰和人劉子欽為第一劉本省癸未解元聯捷解愛其才面許以必得狀元劉直任不讓解心薄之以題密示江西永豐人曾榮得狀元其題以禮樂制度為問上意必欲得淵博之士然非夙構不能詳對故子欽竟絀猶得選庶吉士然則曾襄敏重名高第亦不免以關節得大魁矣今世多知楊張而未必知曾

然解與劉子欽俱吉水人而曾榮亦同郡人當時不以為嫌也是科選庶吉士二十八人以為上應列宿而江西占十七人吉安一府又居其半浙江得七人南直隸二人福建湖廣各一人所謂揆宿周忱者又吉水人也而蜀兩粵雲貴以及中原四大省及北直無一焉正與正統戊辰科但選蜀人與北人相反之極又是科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見揚東里所作羅簡志銘中本朝甲榜自洪武乙丑後未有如此之多者但是科會元又有云楊相者未知孰是簡亦是科庶吉士亦吉水簡字汝敬後以字行又是科庶常陳士啟者江西泰和人先以

野獲編

卷十四

筆

扶荔山房

進士觀政于後軍都督府時掌府者為成國公朱能器士啟才甚相知愛可見五府亦有觀政今但撥大九卿衙門不知始自何時。是年曾榮為永豐人而第二周述第三周孟簡俱吉水人從兄弟也又是年鼎甲俱入館讀書合之吉士江西凡得二十一名按是年廷試後即選吉士五十一人其他以善書選入同入館者亦附吉士之列總為六十一人蓋庶常之盛亦無踰是年者次年又選者為二十八人中自羅簡外彭璉字汝器柴欽字廣敬李懋字時勉皆以字行

野獲編卷十四終

野獲編卷十五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科場

閣臣典試

有司分考

鄉會分考

科道爭爲主考

太座師

李京山門生

薦主同咨

乙丑會試題

甲辰科首題

出題有他意

讀卷官取狀元

鄉試借題攻擊

北場口語之多

禮官誤字

榜後誤失硃卷

廷試

野獲編

卷十五目錄

扶荔山房

閣試

御史方伯相殿

孫蕡陳遇晚節

洪武開科

開國第一科

鄉會試並舉

二張忠義

吳康齋父

前甲申會元

現任大臣子弟登第

壬辰會元

馬鐸李騏同母

征叛王廢鄉試

典史再舉鄉試

舉人充吏會試

驛丞進士

鄉試遇水火災

內官子弟登第

進士給假

進士百戶

異姓

早達

納粟民生高第

外戚科目

魁元周甲子

野獲編

卷十五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科場

閣臣典試

隆萬以來南宮主試例用輔臣而以詞林大僚副之已  
有成規矣惟今上之壬辰列內閣者四公首輔王太倉  
四輔張新建俱未至次輔王山陰以爭冊立杜門僅趙  
蘭谿一人在閣遂並用詞林兩學士主之至辛丑科則  
內閣二人首輔趙蘭谿久在病杜門僅沈四明一人在  
閣至丁未科內閣亦止朱山陰一人遂並用詞臣如壬

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辰又至庚戌科則內閣三人首輔王太倉不至次輔李  
晉江以避言杜門僅次輔葉福清一人在閣于時主試  
亦用兩詞臣是四科雖變體亦揆之理勢宜然況先朝  
俱有故事乎及次科癸丑內閣止福清獨相則典試應  
如前四科例矣而中旨忽下命葉揆入閣而起故祭酒  
方德清於家以爲之副是時虛綸扉以待者幾三旬一  
切送票本章皆自外而入條擬旨意皆自內而出法膳  
上尊賜無虛日真千古所無之曠典臺垣寂無一人敢  
言其非體者乃至舊臺臣素號錚錚臨期上疏勸駕矣  
次科丙辰吳崇仁以次輔領春闈而假元之事起狼狽

去國爲天下笑真所謂盛滿之後必有衰颯也

有司分考

今上壬午科以後議者謂十三省鄉試俱巡按專其事  
實爲總裁而外簾府縣知推自爲分考官所聘教官雖  
刊名錄中分閱硃卷毫不得干預試事其知推各看墨  
卷恣通關節競取所私今宜痛革前弊以京朝翰林科  
部諸官馳往典試如先朝故事若分考則盡用別省教  
官之有聲者倘不足則間取本省一二知推佐之奉旨  
准行以今科乙酉爲始永爲定例其年之三月將遣主  
考巡按浙江御史王世揚條陳科場事宜數款其語俱

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關切可行而就中一條若預知今日之弊而先言之者  
疏中所列二日議革有司分考以杜私交臣查得往年  
同考試官不論省直皆用教官惟順天鄉試則間以辦  
事進士或府佐及州縣正官充之此非有意如此蓋以  
其待選銓曹隨便擇用此雖以閱卷而取彼非以閱卷  
而來事不出于預期人自難於蚤見即欲作弊安所措  
手哉乃今謂教官識劣位卑爲人所薄欲與前項官員  
相間取用是誠補偏救弊之法矣而不知今日之教官  
非前日之教官也前此就教者類皆年力衰遲今則多  
少壯矣前此就教者科不數十人今則或千百矣前此

教官多無志上進今則成進士者接踵相望矣前此充考多壓於監臨等官今則隨京考入簾得專試事矣此其識其官尙可薄乎即使果爾亦宜另爲酌處不可遽及有司何者蓋有司之在本省屬官也其入簾則考官也將待之以屬官則考試之體不宜卑將待之以考官則上下之禮不宜紊此猶其小者臣聞甲科有司之在各州縣多有從之講學作文者其聲口知之極真其情好交之甚密今一旦使之得典試事則與前日外簾何殊雖糊名易書與看墨卷者不同然豈能盡保無牢籠之意如昔人所謂冒中三古者乎革弊而反以滋弊釐

野獲編

卷十五

三

扶荔山房

姦而重以爲姦似非計之得者況平時考官各省俱已聘定足數欲減其數則苦于時迫路遙欲聽其來則不免徒勞無益將若之何而可哉臣以爲分考各官似宜仍用教職第速行各巡按御史督同各提學官將各學年資精壯教官嚴加考選一如類考生員之法勿徇請託勿庇私人惟擇最優者應聘前來若輩既有志于功名豈忘情于舉業以此程士自無留良若使拘拘于有司則雲貴川廣有司進士甚少亦何貴于舍外省舉人之教官而必用本省舉人之有司乎此有司之分考所以當革也疏上下禮部時宗伯爲歸德沈龍江力主遺

京考者亦深是其說但間用知推乃其所建白不欲自改前言遂于覆疏中云教官之外仍用知推一二人但令按臣嚴覈姦弊可也自此以後教官日減知推日增沿至今日每科用聘來教官止一二人亦有全不用者本省有司平日廣闢門牆入闈各收桃李士子鑽營日巧徑竇日多取功名如寄其京考官視有司之高名積資者旦夕銓部臺省惴惴敬畏之不暇間或駁回二三卷則輒然盛怒不復別呈放榜期迫京考惶懼反卑辭謝過仍求所呈卷填榜畢事較之壬午以前倖門不啻倍蓰矣

野獲編

卷十五

四

扶荔山房

鄉會分考

自今上乙酉命京朝官出典鄉試其分考屬之知推以及遷謫官後知推行取拜禁近再入會場分考者固不可勝數然未有先會場而下就鄉試者惟吳江李龍門周策以禮科都給事中爲壬戌會試分考官後外謫陞山東兗州府通判又爲甲午科山東鄉試房考此則二十年來未有之事

科道爭爲主考

自乙酉以京朝官典鄉試行之已三科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見奪每科必有爭執至癸巳冬而紛紛互訐愈不

休上命禮部會官議之因及主考兩司分考有司之便  
 否今錄其畧禮部題覆九卿科道會議曰臣等參酌大  
 明會典前後詔令竊謂國初之制教官主考慎選老成  
 端方之士皆自遠方聘至不使本省一官得預其間行  
 之既久法廢柄移則改而署事舉人矣又改而京官進  
 士矣又改而博選廷臣矣並未有以較文歸守土如近  
 議用兩司者蓋事外之官必立于耳目之表而後可以  
 專彈壓事內之官必絕于嫌疑之地而後可以操權衡  
 布按二司皆守土之吏向用為提調監試而不用為考  
 試杜請托絕嫌疑祖制之所當恪守者也同考試官舊  
 野獲編 卷十五 五 扶荔山房

聘教職或謂品鑑稍有未精至欲改用本省甲榜推官  
 知州知縣則又失祖制不用守土官之意且前項有司  
 在本省屬官也入簾則考官也將仍待以屬官則取聘  
 教職不得一體將槩待以考官則于御史二司不便相  
 臨請御史于隔省聘取甲榜府佐推官或遷謫閒散之  
 臣大省量用三四員小省量用二三員以為領袖其餘  
 仍舊聘取教職而知州知縣有地方之任者不與焉一  
 應科場之事在外聽御史糾劾在內聽禮部禮科參駁  
 毋得阿徇著為定例庶職掌畫一名實不淆上然其言  
 命永遠遵行蓋未幾而漸變以至今日則漸以有司為

政矣王世揚疏語雖確然奉旨後稍為部所調停此則  
 九列與兩衙門會議乃滿朝公論今上已著為令不旋  
 踵而置高閣雖聖主亦無如之何矣先是辛卯春御史  
 劉會請罷京考仍用臺臣監試禮部覆奏監臨而親校  
 閱之事備有姦弊謹為糾察即京差不便總必歸重內  
 簾當使甲科就教者復以行取以備主考舉人就教者  
 寬以三科以備分考疏上議行臺臣不敢復爭然而不  
 用本省有司如故也其如臣下之不奉行何

太座師

鄉會座主體嚴自難假借至座主之師則少殺矣是以  
 野獲編 卷十五 六 扶荔山房

有看馬不避馬隅坐不隨行之說蓋士登甲榜便有大  
 座師三十六人勢不得以居尊槩之況大廷會議公事  
 糾彈有難以引嫌者往年惟甲戌科楊御史四知認太  
 座師許新安相公為師凡進謁俱踵弟子之後已為一  
 時談柄近日元靖初詩教給事用事有江西祝給事耀  
 祖與之同垣其認師弟極稱親切蓋祝之鄉座師為于  
 泰常倫光祿而元則于之座師也人薄其趨時譏之云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相傳以為笑

李京山門生

古人以門生門下見門生為絕盛奇事本朝固時有之

然如近日京山李翼軒維禎則異極矣辛未科李以編修分考得陳大參培所長祚陳之門生爲癸未葉相國向高葉之門生爲戊戌顧榜眼鄰初起元顧之門生爲甲辰楊狀元崑阜守勤一時同列禁近無在家者至癸丑會試葉以首揆主考得周延儒等一榜尤爲極盛李尙以右轄起家仕途中最爲積薪而衣鉢之傳則向來未有綿遠如此公者

薦主同咨

士人當重座主無論鄉會皆然若作外吏遇臺剡舉薦雖稱相知然恩地輕重相去日遠數十年來特重薦師野獲編 卷十五 七 扶荔山房 待以異禮幾出鄉會座師之上蓋房考座師日後升沉不可問而薦主西臺烜赫且可藉以爲援勢使然也以故近世建言諸公參劾會試大座師者屢見則大座師已登揆席次亦要地可借以博直聲而參薦主者無一人焉其向背最爲易見至于中行知推同時行取者向號同咨不過以咨文並列初無譜牒之誼自戊戌一咨候命輦下者五載青袍角帶鱗集都城匹馬過從靡間朝夕而西北大老有位望氣力者時攜壺榼作黃梅授衣故事於是一時風靡論議如出一口敦講年誼情比頃簾是時沈四明溫三原方水火次年楚王妖書諸事

起沈遂爲公議所共棄間有異同一二人旋以掃門入幕受指目矣二十年來同咨之好更勝同榜十倍其子弟修通門之敬亦加嚴然戊戌以前無此也今年往還投刺俱稱年弟然先人丁丑榜中惟同館數相知稱之其餘皆年侍生也聞一榜盡稱年弟始于乙未科不知然否要之後日名位稍異其貴者或執舊禮而冗散庶僚自稱年晚生至有竟署銜名不復敢書年字矣惡賭所謂年弟哉

乙丑會試

高中元主乙丑會試孟題有二夷字犯上所諱賴首揆野獲編 卷十五 八 扶荔山房 徐存齋力解而止人皆能言之然實以首題爲殺之斯來二句則下文有其死也哀爲上深怒謂有意詛呪忽問徐此題全文令具以對徐云臣老耄健忘止記上文有臣名與字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差能記憶耳上意頓釋不復治使其具述謂語高無死所矣次年海忠介從郎署抗疏指斥上諸過舉上必欲殺之亦賴華亭詭辭如王生達生長富貴止復一往之苦云云因得長繫上卽以是年冬上賓乙丑二年徐謝政而高再起柄用海撫江南所以苦徐者其狀幸兩公先後去位而事寢徐之施恩出無心而報其反是不可謂非兩公之薄也

甲辰科首題

今山陰朱相公主甲辰試首題為不知命章初命題即約同事必三段平做不失題貌始可掄元若違式即佳卷亦難前列同事皆以為然既揭榜則元卷殊不然朱氏子弟俟其出場暫憩漫叩曰大人遴擇榜首何以竟違初意朱驚起取卷讀之歎曰我緡閱時殊不覺也蓋識神似為鬼物所掩矣朱堦張兵部親為予言之又場表中天何言哉民力竭矣二儷語亦夢中先授之者及閱二場皆擊節歎賞謂為成語確對且切題因以刻程蓋冥趣默相此公如此然元卷為士子所聚譁主考有野獲編

卷十五

九

扶荔山房

憂之索性以冠狂對冀弭羣口天之巧于玉成至矣

出題有他意

古來考試以題譏人者與見譏于人者其出時未必有意而揣摩者多巧中之如唐僖宗時以至仁伐至不仁命題而士子作詩云主司何事厭吾皇却把黃巢比武王此語幾欲殺其人刻亦甚矣若歐陽文忠典試出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賦時謂多一而字錢氏子因作詩云試官偏愛外生兒此又援蔣之奇劾歐甥女曖昧事更為浮薄我朝命題者無此事而正德改元實懷襲西夏李乾順故號時馬端肅秉銓出試題以嘲政府之不學

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公在揆地世傳為笑端世宗朝語涉忌諱有厲禁鄉會試命題莫非諛詞至癸丑孟題五百餘歲而巧極矣隆慶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聚劾去是年應天遂出顏淵問為邦一章以放鄭為言蓋媚徐華亭也斯已可矣萬曆已卯正江陵擅國之時山東貴州第二題俱為敬大臣則不眩尤屬可笑而南京出舜禹為首題致他日有勸進之疑則怪極矣壬午湖廣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江陵之桑梓媚之尤為近情而權相已歿不及知矣此後諂風稍衰而諷諷者漸出戊子河南孟子出好善章後二節主意在訑訑之聲

野獲編

卷十五

十

扶荔山房

音顏色與譏諂面諛之人所以譏切時相聞時相頗不悅甲午應天以管仲器小命題福建以鄙夫事君命題說者謂指蘭谿相公又謂只指石東泉司馬未知誰屬而借聖語詈人亦虐甚矣至于己酉湖廣忽出孟子孫叔敖舉于海初見人甚疑駭後乃知為郭江夏家居方負相望故以此題默寓擁戴亦真能識時趨者但江夏公正人反未必喜也

讀卷官取狀元

自嘉隆以來春榜會元大都出詞臣之門蓋館閣本文章之府而大主考又詞林起家亦理勢使然惟今上癸

未會元爲李九我則工部郎蘇紫溪潘首卷蘇李同已  
又自幼同筆硯李舉解元久在公車名噪海內兩主考  
既欣得人並天下亦無議蘇之私者此數十年奇事也  
若狀元卷則必出揆地所讀方得居首間有出上意更  
置前後者十不一二也惟今上乙未狀元朱之蕃則工  
部右侍郎沈繼山思孝所讀沈居六曹貳卿之末而以  
人望新起時政府四人爲趙蘭溪張新建陳南充沈四  
明俱與沈同年夙稱氣類孫富平雖爲太宰與沈隙未  
開亦相厚善故沈所取竟得大魁莫敢與爭亦累朝以  
來僅見事也至考館選從來非相公屬意則本房分考

野獲編

卷十五

十一

扶荔山房

力薦未有外察得與者是科秦人南師重故沈撫陝時  
得意門人至是薦入亦列庶常皆以前所未有朱南二  
詞臣感知己之恩脩門牆禮甚恪未數月沈轉官協理  
京營漸與孫太宰有違言彈文四起沈杜門求去二詞  
臣蹤跡亦頓踈矣

鄉試借題攻擊

丁酉順天二主考獨焦漪園並被議攻之者惟二三科  
臣皆次揆張新建客也焦以進養正圖說爲新建所痛  
恨而郭明龍以官察爲皇長子講官亦深嫉之焦既出  
闈卽以所撰圖說具疏呈御覽其時禍本已成矣監生

吳應鴻生員鄭棻先被斥而曹蕃張蔚然等數人則重  
罰以待覆試分考行人何崇業主事費學佺等調南京  
焦亦調外任蓋物情惟欲焦早離青宮講筵足矣其關  
節固無影響卽指摘文體亦多借名耳焦既補冗僚已  
亥再入大計直至丙午始一補藩幕推南司業又論罷  
蓋新建厄之于前江夏尼之于後兩公非同志也時憎  
焦則無異辭丙午後郭久已林居時方爲名流所宗故  
人肯代爲効力

北場口語之多

順天鄉試自戊子深求之後辛卯則馮臨胸爲政時負  
野獲編

卷十五

十一

扶荔山房

海內重望自愛其鼎以故故陳都諫子故邵中丞子列  
在元魁俱斥去別換僅免口舌甲午亦無所糾拾特以  
政地持平主者亦無仇家相嗾耳丁酉一役焦弱侯正  
在多凶多懼中忽以臨場特命使不得辭識者已知其  
故比榜出而省中曹大成楊廷蘭輩露章辭雖峻刻實  
無關節可指況所參汪泗論張蔚然邱夢周曹蕃諸人  
俱名下貧士無能具苞苴者焦雖謫而已亥大計曹楊  
兩公亦坐新建黨逐矣庚子則顧開雍主考素以豪傑  
自命慮礙大拜加意防閑至預約提調府丞喬壁星凡  
其同鄉江南四府監生卷皆另爲一束記認之不派房

不批閱自謂極其積嚴以故三吳遂無一人得售乃榜首浙人趙維寔已首被文體指摘蓋北人見趙卷峻潔駭而未見儀郎某公尤忿忿至欲斥而胥靡之會同鄉在事議罰科而止然向來被議者主試皆南人舉子皆胥監豈畿輔子衿皆曾史耶

禮官誤字

辛卯南京鄉試中式李應傑者誤書從諫如轉圓為轉銀禮科給事胡汝寧駁之謂當為轉環而此子荒謬乃為作銀此必關節語主考諭德陸可教辨疏噴之謂一

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人理學名邦也又前一科戊子胡亦曾主考浙江而兩

莽乃爾同鄉恥之先是南昌一巨公張昇者在武宗時為禮部尚書因主上新登極選官嬪例禁娼優隸卒之家不許就選張誤隸作吏以登榜文其下力爭不聽比榜張而大譁闔京刻木輩至欲刺刃始為改正同一邑人同為文章司命先後以鄙受侮乃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何代無之先嘉靖七年戊子順天鄉試後御史周易劾副考庶子韓邦奇試錄引用尚書元首喜哉等句錯亂截除而易疏中亦自稱誤改尚書為禮部所劾邦奇既降罔丞易亦降衛幕蓋易為提學恨序中不列已

名故借端攻考官已而兩敗與胡汝寧事相似

榜後誤失硃卷

戊子順天場事竣後失去硃卷數卷禮官高桂糾場獎歸罪于主考作奸先去以滅其跡至次科辛卯應天中式七十五名錢魁春借出硃卷以燈下檢閱誤焚二三場檢舉當議罪禮臣覆奏請薄罰得旨姑宥之一時言路亦無參駁之者錢今去魁字單名春甲辰登甲榜作更有聲同一失硃卷也而評議異同如此蓋其時司衡者物情有與有不與故當事者之苛恕亦因之非通論也今北場及會場硃卷皆以開榜時立刻送部磨勘無

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復遺失事矣

廷試

正統戊辰科會榜後即喧傳謠云莫問知不知狀元是彭時及廷試彭文憲果為龍首不三年而入內閣天順癸未科以御史焦顯監試而火焚科場說者以御史之姓應之詔改是年秋會試次年甲申廷試于是時人為之語曰科場燒狀元焦比傳臚則彭教為龍首其謠竟不驗惟庶吉中有焦芳一人後至大學士少師豈即此人應之耶今上癸未閱進呈卷中有吾鄉朱少宰典國姓既同且名亦似佳識因拔為首聞乙未科金陵之朱

亦然總之君父造命特偶應之耳嘉靖末年及今上近科以大力得路者改佳名以應廷對自謂芥拾鼈甲竟不如所願揆地亦付之浩歎而已宋時焦蹈登狀元是年棘闈亦被災時人云不因科場燒那得狀元焦葵未之謠蓋祖此

### 閣試

士人自鎖闈敷廷之外其試事最重者無如吏部之考選科道內閣之考選庶常尤為華選先朝俱視文字為甲乙且不拘定疆域各以義命相安今未試之前采訪居其半請託居其半甚而暮夜先容紙上之語僅免曳

### 野獲編

#### 卷十五

五

扶荔山房

白便足入穀科道本以試卷為芻狗惟庶常自考改以後仍親筆墨朔望有閣試每旬有館課近來又多屬之捉刀人蓋挾冊傳代諸獎視里試有加焉即博學宏詞故自不乏然才力每以應酬奪之且自初考時各省限定人數而雲貴廣西三省又每科輪選如壬辰當用貴州則是科止中一人為馬文卿乙未當用雲南則是科止中一人為何祺皆未入試已知妙選屬之最為可笑而同鄉中篋書潛遞露揭顯攻者至不避友戚年誼衰薄終身切齒往往見告今上自御極以來放進士已十六榜其不開館選者僅甲戌庚辰庚戌丙辰四科耳此

本朝翰苑稀有之盛然前戊辰俱江陵當國自以詞林壅滯暫停至丙戌議定每科不輟永為例矣庚戌以隔房取中指摘紛紛上意大疑以故屢請不報至丙辰而羣龍無首文壇喪氣不至駢誅者幸耳何暇議及庶常哉乃知宋世制科屢舉屢廢當亦有絲矣庚戌科請考古士久未得旨過夏且歷秋矣諸進士中有聲有援者各懷奢望亦各挾妬心時山東僅當取一人有三甲守部者本魏科巨族雅負才譽自謂無敢抗衡惟卽墨人周士皋父為詞林大僚身亦廣交時貴意其相厄乃作謗書遍投謂周輦數萬賂戚晚京師藉藉疑信相半

### 野獲編

#### 卷十五

五

扶荔山房

周時病困慮其或強起就試至排閣穢言之周不勝恚而死同鄉俱恨怒周夫人至欲出疏鳴冤為姻黨勸而止究之上終不允考聖矣神矣

### 御史方伯相毆

顧侍御驥字龍楨以行人入西臺出按廣東不甚諳吏治而性剛戾自尊大廣州知府方遂者以部郎出守為其所訾自罷去其下郡僚令長為所辱者接踵以漸及于藩臬王積齋津為左轄素以清直著聲至是已先為備時庚子秋試王以提調偕侍御入闈正點名散卷畢偶以一公事相爭遂詬訾至以老奴才目王王亦以惡



聲答之因兩梓于至公堂上王奮拳擊之顧不能勝墮冠弛帶以吉服而盤旋于地有邑令倪姓者名失記司外簾力為解勸顧即攬其裾痛毆之令故美鬚髯頃刻頤頷俱空不知王出外久矣王返藩司即具疏言狀且請罷得旨顧革任聽勘顧疏尋至王亦去如顧勤例事下撫按又轉委之兩司俱礙直指體貌久不能結其後按臣李時華者黔人乙科竟欲坐王而直顧以藩臬不從遂兩平之時人皆知曲在侍御後京考以浮躁處之王雖不起今優游林下頗為輿論所惜

孫賁陳遇晚節

野獲編

卷十五

七

扶荔山房

洪武初元徵求隱佚惟恐不及同時南海之孫賁建康之陳遇皆稱儒臣然而晚節則天淵矣雖開國聖人誅賞不測然實皆自取之賁自洪武三年庚戌開科三試俱高第賜進士出身授工部織染局使出為虹縣主簿選入為翰林典籍又出為平原主簿以事逮問輸左杖尋被釋拜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又以藍玉黨見法蓋仕宦二十年一禁繫一從戎四為下僚僅一入史局而不免伏鎖其著述甚多而失傳今存者祭竈一文耳當時亦何苦應舉入仕以致非命耶陳遇當太祖渡江即以書聘之稱為老先生比之伊呂孔明書在

御集文多不載遇赴召上大悅遂見親信授供奉司丞不受上即帝位三授翰林學士俱不受乃賜肩輿從以衛士以使兩浙歸除中書左丞力辭召入禁中賜坐命草平西詔加授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大學士復辭再除太常少卿又除禮部尚書皆固辭命其子入直又辭甲子秋病卒上遣中官諭祭賜葬子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尚書遇自癸卯受上知入侍帷幄前後二十一年無日不在太祖左右命以禁近不受命以卿貳不受欲貴其子又不受寵眷則師臣而不改布衣以歿飾終之典視文臣有加比之李鄴侯差似之尚嫌泌在德宗時多一

野獲編

卷十五

六

扶荔山房

番宰相也賁起東粵萬里應制科得微官而以凶終遇生輦轂下出入禁闈而無恙者則求祿與遺榮異也當時詞臣如青田以醜死金華以憂沒而遇獨免于讒賊且造膝之語無一傳于世其品之高見之卓有劉宋諸公所不及者未可與孫賁並論也或云陳遇者自以生在元時雖不仕不忍背之故力辭顯位不特慮高帝威嚴難事也其意似與楊廉夫同遇即世所稱靜誠先生也

洪武開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得吳伯宗等此世所知也

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經薦至京師者上俱親策問之  
賜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廣東番禺人李德者以明尚書  
薦與焉授洛陽典史歷濟南西安二府經厯告改湖廣  
漢陽教諭又改任廣西義寧縣致仕歸見黃泰泉佐所  
為德傳中則庚戌實開天第一科又蘇州錢氏世譜云  
洪武庚戌狀元安大全則又徐字之誤也楊升菴又紀  
洪武五年壬子科會元陳忠福建莆田人而狀元則為  
朱善蓋連三年三賜廷對得大魁三人而世知之者少  
矣至六年癸丑科命罷會試選河南舉人張惟等四名  
山東舉人王璉等五名俱拜翰林院編修命贊善大夫  
野獲編 卷十五 九 扶荔山房

開國第一科

洪武四年辛亥始開科取士時自畿輔外加行中書省  
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  
蓋居四分之一而會元俞友仁復為浙西之仁和人首  
藩首科盛事如此是時劉基宋濂章溢王禕輩俱浙人  
一時同為開翔名臣宜其聲氣之相感也累朝教育遂  
以科第甲海內信非偶然是科獨湖廣一省無一人中  
式而高麗國中一人

鄉會試並舉

洪武三年庚戌開科鄉試次年辛亥會試狀元吳伯宗  
在紀載中久矣乃四年京畿鄉試以前元貢士鮑恂與  
野獲編 卷十五 十 扶荔山房

學士宋濂為考試官而解大紳學士文又云家君以洪  
武辛亥主考江西則是歲鄉闈與南宮同開矣況解為  
江西人即主江西試而鮑以青衿與學士同列且居其  
前俱奇事也又臨江先哲錄云洪武五年八月禮部侍  
郎曾魯奉旨為京畿考官則是庚戌辛亥壬子連三年  
俱舉鄉試尤奇之奇也雖國初典制未定而後學則未  
之知若連三年廷試則已紀之矣

二張忠義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一甲第二名張顯宗福建寧化  
人拜編修厯官工部右侍郎以事遣戍興州起至交陞

左布政使卒於官此史所紀也葉文莊水東日記云顯宗舉洪武辛未狀元官至祭酒聞燕邸靖難師興遂從陝西起義兵後不知所終二說不同葉云顯宗狀元或承俗刻之誤而起義兵一事則偉矣顯宗初從工部侍郎詠成也正代張昂之任昂為浙江慈溪人從工部侍郎出為北平左布政使知燕邸有異謀欲偕其僚發之為庫吏李友直所告文皇帝捕昂斬之即以其時舉兵立授友直為北平布政司參議尋陞刑部侍郎尚書以至工部尚書至正統間始歿于位二張死節同官同時今惟昂之名見于史而顯宗忠義後人無能名之者革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荔山房

除義士其湮沒者多矣又他書紀顯宗為狀元不止葉文莊一人又練子寧別傳云登張顯宗榜進士第二人

吳康齋父

吳康齋以布衣薦起英宗召見特授左春坊左諭德不赴而歸今上用言官議將同陳白沙王新建崇祀兩廡偶議者不同中止然天下猶以為缺典而不知康齋之有父溥也溥字德潤洪武時為太學生即奉詔使雲南宣諭再使福建闈士伍其饋遺一無所受登建文二年庚辰科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二甲第一名授翰林編修與修高皇實錄書成陞修撰又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

尋用祭酒胡儼薦陞司業在詞林國學二十餘年其科名既負遭際亦奇而人無稱之者並不知本朝有此會元也康齋以徒步位官寮而生被寵遇沒享俎豆榮名萬世信乎人貴自立哉康齋名夢祥字與弼以字行洪武間吾邑嘉興有王嘉會者字原禮元末累舉不第入我明以明經應聘至京授翰林檢討洪武十五年陞國子右司業與祭酒宋訥左司業龔敷嚴立楷範三人俱春秋高鬚眉鬢然太學數千人肅而畏之以老疾乞歸特賜致仕未行而卒于官舍時年八十餘上命禮部應天府給舟車還葬發引之日又詔沿途有司祭之而吾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荔山房

鄉人已無能名之者且國初國子司業有左右二員則雖博洽者夙亦不及知矣

前甲申會元

錢文肅習禮作劉子欽墓志云劉以書經中丞樂癸未江西鄉試第一明年甲申禮部會試仍第一登曾榮榜進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坐累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以曾榮薦起為江西新淦縣訓導歲滿請致仕歸以大耄終余與公生同邑學同志少而往還相好壯而相繼登朝老而先後謝事所述劉生平甚詳蓋錢以洪武壬子生劉以洪武戊申生長于錢四歲劉先舉解元

錢以永樂戊子繼登江西鄉試第一相去僅隔一科皆  
吉水人又同在詞林劉年八十八卒于家又五年而錢  
亦歿年八十九其生平交情最暱出處又同時斷無詖  
謬之理而歷代紀述相傳俱云是科會元爲楊相江西  
泰和縣人又何也子欽名敬以字行本朝南宮榜首宦  
途不振未有其比錢鄉會亦聯捷己丑會試第十辛卯  
廷試亦起家庶常官至少宗伯諡文肅弇州所紀六典  
文衡者卽此公也與劉榮枯迥異如此天順日錄云子  
欽甲申會元時去永樂未遠且李文達亦不應妄言也  
陸文裕玉堂漫筆亦云然而弇州直駁其誤蓋未考李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荔山房

公日錄及錢文肅所作志耳

現任大臣子弟登第

弇州云大臣在事而子弟登第者成化以前俱無之此  
又大謬不然永樂二年甲申會元又館元楊相爲輔臣  
上奇姪宣德二年丁未進士金昭伯爲次揆金幼孜之  
姪正統元年丙辰二甲進士章瑾爲禮部左侍郎張敞  
之子試時竟不引例迴避瑾後亦至禮部右侍郎正統  
十年乙丑進士劉璉爲戶部左侍郎劉中敏之子正統  
十三年戊辰二甲第二名曹鼎爲首揆文忠公鼎之嫡  
弟文忠讀卷不迴避又選爲庶吉士景泰二年辛未二

甲進士陳傑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鑑之嫡姪三甲進士  
曹景爲南京吏部尙書義之嫡姪景泰五年甲戌三甲  
進士孟淮爲戶部左侍郎鑑之子耿裕爲刑部右侍郎  
九疇之子羅淮爲太子少保右都御史通之嫡姪二甲  
進士何喬新父文淵爲太子太保禮書甫去任半年天  
順元年丁丑二甲進士許起爲次揆許彬之子二甲進  
士石浚爲忠國公石亨嫡姪進士沈瑤爲南京戶部尙  
書翼之子天順四年庚辰三甲進士周經爲刑部左侍  
郎瑄之子俱現任大臣此皆成化以前之事也乃成化  
以後弇州所紀亦未詳如成化二年第一甲第二名程  
野獲編

卷十五

青

扶荔山房

敏政爲首揆少師李文達賢之壻而庶吉士商良臣則  
故相商文毅翰之子文毅卽以是年冬出山再相矣庶  
吉士李瑤爲禮部侍郎紹之子成化五年己丑庶吉士  
尹龍爲吏部左侍郎旻之子成化十一年乙未二甲進  
士王沂爲南祭酒璵之子三甲進士章元應爲南禮部  
左侍郎綸之子成化十四年戊戌三甲進士庶吉士楊  
時暢爲戶部尙書鼎之子三甲進士周紘爲南刑部尙  
書瑄次子成化二十年甲辰二甲進士黎民表爲吏部  
右侍郎淳之子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庶吉士萬宏璧爲  
首揆少師安之孫兵部右侍郎翼一作聳之子二甲進

士倪阜為禮部右侍郎岳之嫡弟岳會試不迴避且為  
 廷試提調宏治六年癸丑二甲進士王承裕為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王端毅恕之子端毅不讀卷宏治九年丙  
 辰二甲進士劉東為次輔健之子健不辭讀卷又南左  
 都御史翟瑄子銓南禮部侍郎董越子天錫俱舉進士  
 時越考績在京又進士許讚為右副都御史進之次子  
 宏治十二年己未二甲進士謝述為次揆謝文正遷之  
 嫡弟三甲進士許誥禮部侍郎進之長子宏治十八  
 年乙丑第一甲三名謝丕又為遷之子以出後其叔選  
 不書本生父文正公名文正雖亦引嫌竟充讀卷官進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荔山房

士金達為南兵部侍郎憲之子正德三年戊辰傳陞檢  
 討又陞侍講焦黃中為次揆芳之子傳陞編修劉仁為  
 兵部尚書宇之子庶吉士韓守愚為戶部右侍郎鼎之  
 子進士劉崔年為禮部尚書春之姪春辭提調正德六  
 年辛未狀元楊慎為次揆楊文忠廷和之子庶吉士費  
 家為禮部尚書費文憲宏弟正德九年甲戌科庶吉士  
 余承勛為首揆楊廷和之婿十二年丁丑科三甲進士  
 李惠為僉都御史鉞之子庶吉士葉桂章為首揆楊廷  
 和之婿正德十六年辛巳第一甲三名費懋中又為文  
 憲之姪嘉靖二年癸未狀元姚涑為新任工部左侍郎

姚鎮子二甲進士楊惇為首揆少師楊文忠廷和次子  
 仍充讀卷官二甲進士崔允為駙馬都尉京山侯元嫡  
 弟嘉靖五年丙戌庶吉士費懋賢又為首揆費文憲之  
 子庶吉士毛渠為次輔毛文簡紀之子又先一年乙酉  
 解元二甲進士王汝孝為兵部尚書憲之子嘉靖八年  
 己丑三甲進士吳子孝為南京吏部尚書一鵬之子此  
 後數科未之見至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而翟諸城當國  
 長子汝倫以試中書舍人次子汝孝以國子生登第為  
 科臣王交等所劾致父子削奪然二甲進士陸亦試  
 中書舍人為故錦衣帥陸松次子現任錦衣帥陸炳嫡  
 野獲編 卷十五 圭 扶荔山房

弟獨無一人指及蓋是時陸燾已熾非翟石門比故言  
 官求多于宰輔而緘口于權幸也二十六年丁未二甲  
 進士陳以崔為兵部尚書陳經之子二十九年庚戌三  
 甲進士王正國為吏部左侍郎邦瑞之子嘉靖三十二  
 年癸丑二甲進士孫鋌為禮部左侍郎陞之子南宮試  
 亦不迴避仍充廷試提調三十五年丙辰二甲進士孫  
 鑰又吏部右侍郎陞之子三十八年己未吏部尚書吳  
 鵬子紹登二甲進士則倩人入試途人皆知而言路無  
 敢言者乃父太宰亦不辭讀卷也至四十一年壬戌少  
 保兵部尚書楊襄毅博子俊民左都御史潘恭定恩子

允端登第兩公辭讀卷不許二子俱二甲進士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子材亦以是科得雋至四十四年乙丑遂次子試又舉進士時乃父尚在位云隆慶以後耳目所及不必記矣李文達河南之南陽人程篁墩南直之休寧人何以數千里外結姻且程舉鼎甲年已二十有二乃父信現任兵部侍郎何以聘而未娶且婦翁爲讀卷首臣竟置前列當時亦無異議均不可解

壬辰會元

本朝開科以來南宮壬辰凡四見矣初爲永樂十年則林誌居首再爲成化八年則吳寬居首林以解元會元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登榜眼吳以經魁會元登狀元俱掇巍科居翰苑至嘉靖十一年則會元林春萬歷二十年則會元吳默俱二甲進士俱不得入詞林且兩科又考庶常而兩公竟失之是四公者二林皆福建之福州人二吳皆直隸之蘇州人同姓同郡同單名前則同人鼇甲後則同拜郎署並館選見遺造物播弄奇巧極矣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卽帶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臚唱御筆改馬爲騏

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亦卒騏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並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征叛王廢鄉試

宣德元年丙午科順天當鄉試以上親征漢王高煦不及開闡此亦創見事也又九十四年爲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當鄉試會寧王宸濠反亦廢試事不舉時武宗亦自北率兵親征然江西省至嘉靖元年壬午科上野獲編 卷十五 扶荔山房 命并取一百九十人以補前度之缺而宣德己酉順天之補否不可考矣

典史再舉鄉試

曹文忠肅以典史中殿元以輔臣死土木人皆知之又但知其以鄉舉棄校官改縣尉耳初龜已中鄉試爲山西代州教職負才不屑卑冗欲棄官再就試爲吏部駁奏遂改授江西泰和典史宣德七年解部匠至京值京師大比乞入試大學士楊士奇憐而許之遂再中順天第二人因連捷遂魁天下事見國史甚明今世徒以典史會試魏科爲奇而再登賢書抑奇之奇矣其他坐斥

去而再入毅者另記

舉人充吏會試

先朝中式舉人會試不到者降充吏如四川馬湖府王有學等後以展辨得免吏役復入會場已會紀其事矣乃更有可異正統三年行在錦衣衛司吏莫煥等奏臣等俱中宣德七年鄉舉以疾病會試踰期禮部援例責充吏役不敢辭避第求仍許會試以圖進取上從其請夫擯賢書為功曹固為苛政然祖制不可違若已列胥吏復入南宮不幾辱賓興盛禮歟何不引王有學等例還其故物而就試歟因思後日宏治間唐寅徐經等亦

野獲編

卷十五

无

扶荔山房

以望煥充吏亦可如莫煥等望格外之恩矣此等事真是異典進士以襍流起家者如驛丞吏員承差書算之屬皆同諸生鄉試也既登解籍則為鄉貢士非復襍流矣今既降充吏役此後僅可列仕版耳仍歌鹿鳴而來則稀有之事也

驛丞進士

宣德八年癸丑曹鼐以泰和典史登狀元以為異事而不知正統四年己未第五十九名李郁江西豐城人下書承差習禮記成化十四年戊戌科第一百五十三名譚溥其下直書山東東阿縣田縣驛驛丞習書此僅見

之會錄中耳弇州奇事述及科試考皆不之載若正統七年壬戌科一百二十一名鄭溫為直隸松陵驛丞則弇州已記之矣

鄉試遇水火災

正統三年戊午順天鄉試首場畢之夕遇火士子試卷頗有燬廢者有司懼得罪但請脩葺場屋以畢兩試時會鶴齡以侍讀學士為正考官獨不可曰非再試無以滌百弊昭至公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以二說奏上命如鶴齡言改用十五日為首場是科更稱得士至宏治五年壬子浙江鄉試首場遇大雨漂浮號

野獲編

卷十五

幸

扶荔山房

舍不能坐立士子譁擾競散而出約束之不能止監臨御史監察憲臣俱欲罷試獨左布政劉大夏曰暴雨必有息時可令自揣能文者聽其願留勿隨眾去當以留者為準閱其文登榜于是存者尚有八百餘人悉命還號舍雨果止于是仍如額取足數比榜出人謂得人勝他科按此兩番變故實出意外曾欲再舉以清弊孔劉欲畢試以完大典俱審時度勢切中事理賓興俱賴以告成事若相反其得體則一也按天順七年癸未會試首場亦遇火焚死舉人九十餘人則試卷尙未成文以故改本年八月再試至次年二月臚唱雖稱天順八年

而英宗已先一月升遐不及臨軒矣英廟在御鄉會二試蓋兩罹鬱攸云

### 內官子弟登第

景泰五年甲戌科二甲進士牛輪順天涿州人登科錄書其叔玉爲司禮監左監丞按玉橫于天順之末成化之初李文達曾面辱之至今有學士醉歸圖傳世其在景泰時何以遂登之錄且書叔亦非故事時高文義于忠愍俱稱正人爲讀卷官何以置不問也若正統十三年戊辰科二甲進士李泰順天香河縣人登科錄書父永昌見任司禮太監此必生泰後始自官入掖庭然不野獲編

### 卷十五

扶揚山房

書母吳氏而書其祖母王氏則又非典制矣又如景泰二年辛未科二甲進士成凱陝西西安耀州人書父敬前翰林院庶吉士時敬久從館中出爲晉府王官坐法屬刑尋從景帝潛藩入紹已陞御馬監太監而不書僅書前銜最爲得體且並書母孫氏稱具慶下則二太監俱見其子成進士亦幸事矣李泰第後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詹事牛輪亦選庶常授編修官至太常少卿惟成凱因病不得赴館選而父敬爲景帝所眷寵特授凱吏科都給事中尋卒又二年而敬始歿英宗北狩不返徐埜輩議南遷于謙等爭之不能得賴永昌力諍于太

后而止則永昌亦賢璫也李泰後乞封云伯父永昌立以爲嗣法不得封本生父母請封其祖父母詔允之或疑其託辭非實也

### 進士給假

近來新科進士選期未及者多以給假省親省墓爲辭得暫歸里其有力者則乞解銀及借各曹署閒謾之差以省僱募之費否則觀政衙門堂官代以爲請相沿不改偶閱景帝實錄景泰五年甲戌科取進士三百五十人時大理卿薛瑄奏請除一甲三人外其未授職者乞放回依親讀書帝曰科舉正要用人既取中又放回不放野獲編

### 卷十五

扶揚山房

如不取矣一切俱留候選景帝勵精爲治不容臣下偷安自便如此至嘉靖五年丙戌科辦事進士應禎等百人以選期尚遠乞依例放歸疏連上未允最後上切責爾等發軔科甲不思練習政體乃乞回以便已私終不許至首輔費宏等代爲請亦不從世宗聖齡甫二十正如太阿出匣諭旨森嚴正大默符先朝今之新貴圖自佚者可以憬然矣

### 進士百戶

英宗親征時有宣府龍門衛充軍進士張鑑者詣行在所疏乞上駐驛宣府但選將統兵征勦則兵權歸一號



令不二人有效死之心不能用及景帝登極鎮守山西都督孫安以為言謂當時若從鑑言豈有今日之禍乞量加擢用下兵部議帝命鑑為試百戶送大同總兵昌平伯楊洪處聽調宏治六年故兵部尚書余子俊男舉人真乞錄其父軍功上命真為錦衣正千戶子孫世百戶今上辛丑錦衣管衛事指揮余茂發以考察軍政降百戶奉旨仍舊蒞事以從六品得掌司隸雄劇亦本朝所無茂發即余真曾孫也

異姓

天順甲申科有進士直茂登第時憲宗新即位怪其姓

野獲編

卷十五

畫

扶荔山房

罕見問之首揆李賢對云此字音陝然而韻書未之見也正德間嬖倖錢寧冒國姓而其嬖也氏死朝士有作奠文者以也姓無出改稱也寧怒不納俾改正始受之按也字必也姓之誤或後人以為不雅去虫字耳古來奇姓雖多未有若此二氏者又成化間有山東布政使胡得盛上以北虜方熾且盛字音與勝相似改為胡靖于時憲宗何不并彘姓改之雲南阿雄關土巡檢姓者羅雄州土知州亦者姓又四川雄鎮府女土官者氏即近年招贅貴州土舍安堯臣為婿改姓隴氏冒襲世爵以致黔撫郭子章被攻者是也此正堪與錢寧嬖也氏

作確對且錢寧本雲南人蓋亦夷姓類是者甚多

早達

憲宗朝早達者無如長沙李文正丹徒楊文襄俱以數歲神童薦為翰林院秀才而不知其後又有壽光劉銳也銳為劉文和第四子文和雖次相受知憲廟甚深銳以八歲召入即授中書舍人因年幼不能佩牙牌特製銀牌以代之出入殿廷欄檻未能趨越時丹徒楊文襄已舉進士與銳同官乃提攜之出入楊負重名師友造請者無虛日又好酒奕因是不得如願每歎曰此童累我後為劉瑾所惡勒罷用李文正薦起歷尚寶丞卿

野獲編

卷十五

畫

扶荔山房

以至太常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晉階資善大夫賜二品服食一品俸立朝五十餘年至嘉靖十四年始致仕歸其進也不以科目且文藝去李楊二公遠甚即爵位功名亦相懸絕然文正暮年無子貧窘憔悴以終文襄被謗歸即疽發而歿銳以純袴起家被遇三朝富貴安樂優游林下則二公所未逮也銳頗好學喜藏書常刻同姓前代人文集數十種亦非膏粱儕輩也觀其對西樵留印記一事則固博通典故者

納粟民生高第

景泰以後胄監始有納馬之例既改為輸粟初不過青

矜援例耳既而白身亦許加倍輸納名曰俊秀子弟于是辟雍遂被銅臭之目且其所冀不過一命爲榮無有留意帖括者于是士子叱爲異類居家則官長凌忽之與齊民不甚別矣惟成化丙午羅文肅圭峰累試有司不錄遂以俊秀入貲舉順天解元次年登進士爲庶常顯重于詞林其年且踰不惑久矣于是士人始有刮目此輩者以余所知近年則同邑項元池名德楨亦厄於童試入貲舉北畿乙酉第三名丙戌復高第經藝爲時所式今爲參議己丑科吳徹如名正志以乃翁赴任不及試命入南監卽聯捷爲郎建言今年以光祿丞召

野獲編

卷十五

臺

扶荔山房

入矣是年又有徽州人汪以時者年五十餘尙爲儒童而酷貧其親友哀之爲納銀游北監亦連舉鄉會爲御史今已陞同卿其他不及知者必尙多也

外戚科目

錦衣周賢者駙馬景之子母曰重慶大長公主英宗女也以儒生登成化二十二年舉人時孝肅后在宮中聞外孫得雋喜甚侈以爲盛事賢南宮久不利乃以戚畹例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至宏治十六年以久不遷職乞陞兵部執奏以爲無例却之上命陞一級爲指揮同知時孝肅方稱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猶在養也至正德間

又以例降千戶又再歷都指揮僉事以卒當時外戚恩澤尙有節如此又梅純者曾祖曰駙馬都尉梅殷曾祖母曰寧國大長公主爲高帝第二女殷以嫌歿于永樂中純以世職爲中都副留守上疏請改孝陵衛以便奉曾祖父母之祀詔許之純起家三甲進士授知縣改襲祖職歷指揮使以至今官純忠貞嫡裔且起甲科卽改金吾亦不爲過而漸惜至此今之濫恩有十倍正德中葉者可慨也

魁元周甲子

野獲編

卷十五

美

扶荔山房

宏治九年丙辰科狀元朱希周蘇之崑山人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次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嘉靖二年癸未科探花徐階松江之華亭人仕至少師吏部尙書大學士及見萬曆癸未科會元李廷機去臚唱數日卒贈太師諡文貞嘉靖二十年辛丑科會元陸樹聲松江華亭人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及見萬曆辛丑科同邑人狀元張以誠又五年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三公者或南宮首薦或高第鼎甲俱詞林鉅公榮哀始終名德無玷登第周一甲子而始下世皆在吳中數十里之內盛哉

野獲編卷十五終

野獲編卷十六目錄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三試三名內

五魁俱詞林

會場遇火

覆試

癸未二首相長子

士舍科目

嘉靖三丑狀元

一榜詞林之盛

兩中鄉試

會場搜檢

子先父舉進士

年伯

戊辰公卿之盛

同科同時宗伯

劉進士晚達

野獲編

卷十六目錄

扶荔山房

進士房稿

癸未丙戌會元

指摘科場

乙酉京試冒籍

上榜士子三木

登科錄父祖官

宰相子應舉

王國昌

己丑詞林

國師閱文偶悞

陳祖臯

舉人再覆試

宗室應試之始

舉人勒停會試

錄舊文

王李晚成

畿元取鄉人

乙卯應天闈中之異

丙辰兩大老

觀政進士體不同

旗竿

野獲編

卷十六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科場

三試分占三名

宏治庚戌科直隸丹徒人靳文康貴以解元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三分次第占三名最為奇事又二科丙辰京師人陳瀾以順天鄉試第二為會元廷試第三人雖占第三名然稍錯綜矣至正德六年辛未科四川新都人楊慎以鄉試第三會試第二廷試為狀元較靳又以次順占為尤奇而弇州紀盛事云靳為榜眼則悞矣吾浙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仙揚

科名雖盛然而無如此奇者直至嘉靖戊戌科而慈溪人袁元峰煒以鄉舉第二人登嘉靖戊戌會元廷試探花刻一印記曰天下一二三人向來無與為對者至萬曆己丑浙之會稽人陶石簣望齡繼之其鄉會廷對名次與袁毫不爽相去五十年又同二百里內人也袁不及下壽陶不滿五旬又俱無後此其所同袁入政府官至少傅一品得下謚文樂陶官至祭酒四品得上謚文簡此其所異然品行則不啻薰蕕矣後又十五年而慈溪人楊崑阜守勤亦以鄉試第三登甲辰會元狀元科名又勝袁且同一邑其志趣亦頗相似云浙中又有楊

守陞為鄞縣人以鄉試登第三成化戊戌會試第四廷

試第二亦分占三名而少第一其嫡兄守陳已先浙江

解元恰好補之後守陳守陞同官詞林又同時為翰林

學士對掌南北詞林印尤為極盛此又在靳文康之前

恰與袁文榮同郡亦浙中佳話也實錄云守陞鄉試第

八月又云同為解元學士似不謬矣

三試三名內

弇州所記解元狀元凡九人而宣德庚戌科狀元林震

則本省解元其會試又第二而盛事述遺之僅見于科

試考震授脩撰其後事不可考矣按是科會試止取一

百人首場論語出二題中庸出一題孟子竟不出論語

止刻一程五經各刻一程末場五策問中少第三第五

對策此時文字已大備何以缺畧乃爾耶又解元會元

弇州所紀者十一人而永樂二年甲申科有吉水劉子

欽者以先一年癸未江西第一會試復冠多士弇州亦

不之載子欽改庶吉士丁憂再入翰林修永樂大典授

刑部主事謫戍廣西南丹衛仁宗登極用廷臣薦起江

西新淦訓導歷聘湖廣福建應天鄉試歲滿請致仕歸

年八十八卒於家其遭際亦奇矣又甲申科取進士四

百七十三人而弇州科試考亦不載并無劉子欽會元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仙揚

姓名余向已紀子欽科第茲因弁州再記之弁州云是科楊相會元

五魁俱詞林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第一名董圯廷試一甲為榜眼二名湛若水三名崔銑俱改庶吉士四名謝丕一甲探花五名安磐亦入館至正德十二年丁丑會試第一名倫以訓廷試一甲為榜眼二名汪應軫三名葉式四名江暉五名王廷陳俱改庶吉士蓋五魁無不入詞林者真制科中盛事至隆慶二年戊辰會試第一名田一雋以至張位陳于陞沈一貫共四經魁俱得詞林且三人

野獲編

卷十六

主 扶荔山房

俱大拜而會元失之其盛亦可相配俱南宮佳話也萬曆丁丑庶常吾鄉凡四人馮具區以會元先人以館元其留為史官固宜而楊楚亭德政陸葵日可教俱得拜編修亦浙中一時之盛

會場遇火

禮闈之遇災人知天順癸未科而不知正德三年戊辰科亦然先是熒惑守文昌不移司天者屢以為言傳入闈中為之備甫末場火發於內力救而止遂促出榜期以二月廿七揭曉纔畢事而至公堂被燼延及試錄板亦焚星占之應如此

覆試

科場覆試一法在唐宋已有之要之非盛世待士體也本朝士子被言者必再試至成宏而後則愈甚矣然景泰末年順天解元徐泰亦覆而得留後終不第蓋會場主者已作意擯之會場入殼者例不許覆以故翟諸城二子求試而不允惟嘉靖己未科吏部尙書吳默泉子紹為言官糾其曳白倩人入場正危疑間有文書房一內臣給之曰上將面行覆試紹窘甚出其資行賂夜分搬運達旦然實無此事而橐已空矣近年壬午之南戊子之北俱有此舉然以三辰玉何等才而亦列其中所

野獲編

卷十六

四 扶荔山房

以乃翁有死不受辱之疏也至丙辰會元乃以覆試斥則古來制科一大變矣近科事後有議如壬午應天舉人賀學禮以覆試不通而斥丁酉順天舉人邱夢周以解題差悞而斥其以再覆試而丁艱竟歸不到者則戊子順天舉人屠大壯以考館被議覆試而以病辭者則辛丑進士項鼎鉉兩人之不赴俱有故然終不得譴近壬午歲監生劉襄之已考選中書舍人兼侍書侍福邸供事矣吏部郎中趙邦清因劾堂官及同寮謂襄之所試瑞雪詩先有關節襄之不服自請覆試既而九卿科道稱其再試詩合格旨下命供職如故此非科目也反

不失故物亦異矣

癸未二首相長子

嘉靖癸未科華亭徐相長子璠以南京應試作好問革  
萬歷癸未科德清方相長子世鴻以北京狎妓墜馬死  
問革二相俱在事當局俱係胥君俱不致仰累其父前  
後恰好六十年璠後得恩宥授官仕至太常卿又自以  
考滿得一廕且長子元春舉進士官亦至太常卿但不  
知方氏後當何如也

士舍科目

貴州鎮遠府推官楊載清本應襲士舍也曾中貴州鄉

野獲編 卷十六 五 扶荔山房

試既襲職後巡撫楊一漢為請於朝乞如武舉例加陞  
一級以為遠人嚮學之勸旨下吏部議以士司額設定  
員且在任難以加陞宜於本府量加俸級且著為例此  
嘉靖三年事也以遠夷而知讀書應試自是清朝佳事  
何吝一階半級不以獎惜之當時廟堂諸公方以議禮  
暴貴無一留意人才者至隆慶五年貴州麻哈州應襲  
士舍宋儒遂舉進士改庶常不聞吏部厄之也載清亦  
不幸不生右文之世耳嘉靖初廣西思恩府那馬司巡  
檢黃理故其子黃暘以府學廩膳生員襲職尋以征南  
顯功陞指揮僉事先是正統三年四川馬湖府舉人王

有學以生員得薦因病不能會試過期始到例罰充吏

於是其有學原籍長官司遣通事貢馬乞宥其罪上以夷  
人能讀書登科目固已可嘉特免充吏許會試是時三  
楊同在內閣知國家大體故有此處分賢於嘉靖間諸  
公遠矣馬湖今已改流官統長官司但舉人誤試事何  
至遂降為掾吏此例不知始于何時革于何時今雲貴  
二省新第者俱以路遠難到必至次科方入京會試若  
以有學律之不充吏者豈矣宣德七年三月大通關提  
舉司吏文中自陳儋州昌化學生中永樂二十一年鄉  
試以病未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至部以違限充吏海  
外之人伏望軫念上命試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會試  
其事與正統同

嘉靖三丑狀元

嘉靖二十年辛丑狀元沈坤直隸太和衛人也歷官南  
祭酒憂居以倭事起將吏奔潰坤率壯勇保其鄉里遂  
以軍法榜笞不用命者其里中雖全而人多怨之有儒  
生輩為謠言構之南道御史林潤彈治之時坤起為北  
祭酒上命捕至詔獄拷治瘐死獄中潤所劾梟敗卒之  
首并剝住房人兩手皆無其事也至三十二年癸丑科  
狀元為陳謹福建閩縣人以中允丁憂歸忤其鄉戍海

野獲編 卷十六 六 扶荔山房

之卒被衆聚毆而死四十四年乙丑科狀元范應期浙江烏程人以祭酒罷官歸乃子不肖牟利殖貨歛怨鄉曲巡按御史彭應參憎之募民訐其過里中奸豪因百端窘辱之應期不能堪遂自縊死凡連三丑三元俱隕非命且其事俱誣俱不得白亦異矣

一榜詞林之盛

弇州紀盛事但述一榜中太僚而未及詞林今按嘉靖辛丑館中則宰相五人潘宮保晟高宮保儀嚴宮保訥高少師拱陳少傅以勤尚書五人董宗伯份陸宗伯樹徐司空養正萬宗伯士和裴宗伯宇贈尚書一人陳

野獲編

卷十六

七

扶藪山房

宗伯陸其三品大九卿又七人不暇盡記然內惟潘爲一甲第二人餘皆庶常也弇州記一榜四相于辛丑但紀潘新昌嚴常熟高新鄭陳南充而遺高仁和儀亦千慮之一失也後戊辰詞林七相五尚書十侍郎中丞可以繼之

兩中鄉試

嘉靖間兩舉鄉試者爲會稽陶中丞大順先以冒籍舉順天經魁事發斥歸後仍中浙江第四名登乙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福建莆田人黃壽生者先舉建文元年己卯鄉試後文皇登極以革

除繳還公據仍爲諸生尋以貢入京中永樂六年戊子應天第一名九年辛卯成進士選庶常拜翰林院檢討又直隸東鹿人王倫者故大學士王文子景泰七年丙子順天鄉試不第王文奏請欽賜舉人尋英宗復辟王文伏法倫革斥不得會試且謫戍後改名宗彝再中順天鄉試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諡安簡則尤爲異矣若近日王國昌亦兩登兩畿賢書然先名胡正道又老于公車以歿未爲異也唐舟廣東瓊山人中革除己卯鄉試永樂癸未復試俱中第二名次年甲申舉進士授新建知縣陞江西僉事降衢州府通

野獲編

卷十六

八

扶藪山房

判旋以微罪謫戍隆慶衛仁廟登極薦授監察御史按浙江終其官有子亮從父官衢州入常山邑庠因中永樂丁酉浙江鄉試次年戊戌成進士除泗州判官改詹事主簿又改王府奉祠仁宗卽位以潛邸恩陞寧國府同知賜鈔幣以歸其父子履歷亦大異恒格矣又羅崇嶽江西廬陵人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第一名以冒籍斥歸仍中江西鄉試二十九名天順元年會試第一百十二名廷試二甲四名又汪諧浙江仁和人少冒順天香河籍中景泰四年順天鄉試尋被革復舉浙江鄉試登天順四年進士此諸本傳所載者諸第後改庶吉士

授編修歷史官至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以宏治十二年卒贈禮部尚書其父澄舉進士爲御史以事見法遺誠諸子勿讀書應舉諧與弟箴俱登甲榜子舉賜又相繼成進士以上俱載志傳余再三緝閱始得之其他絀漏必尙多也汪諸登科錄書父仲淵想以極刑諱其名而書字亦異矣成化四年浙江樂清人章元應以父任南吏部侍郎冒籍應天中式爲言官所發革回又中浙江鄉試二十名登十一年進士其父卽章綸英憲間名臣也諡恭敏其後元應亦致通顯

會場搜檢

野獲編

卷十六

九

扶荔山房

科場之禁在唐宋甚寬如挾冊者亦止扶出不錮其再試也本朝此禁甚嚴至三木囊頭斥爲編氓然僅行之鄉試耳會試則不然蓋太祖嘗云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歷朝以來搜檢之法有行有不行而試錄中則仍無搜檢官猶遵祖制也至嘉靖末年時文冗濫千篇一律記誦稍多卽撥第如寄而無賴孝廉久棄帖括者盡抄錄小本挾以入試時世宗忌諱旣繁主司出題多所瞻顧士子易以揣摩其射覆未有不合者至壬戌而瀾倒極矣先是己未之春御史亦有建言宜搜檢者上允之至乙丑南宮上微聞挾書之弊始命添

設御史二員專司搜檢其犯者先荷校於禮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爲厲禁以至於今然試錄之不載搜檢如故也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且一搜再搜無復國初待士體矣近科丁未浙人邵喻義者故才士第三場將所纂邸報中時事儷語抄錄批點攜入以供策料偶與監軍爭語謂其懷挾文字邵不能平至拳毆之監軍扭結登堂時內監試御史爲葉永盛李時華二人李素以酷名意右監軍微訾邵之橫葉曰僕巡鹽兩浙會試此生拔爲案首其人奇才今番必登進士高第且所攜亦奏疏中語實非懷挾宜命之卒試

野獲編

卷十六

十

扶荔山房

爲便李以乙科起家葉偶不記憶遂觸其盛怒立命去衣痛笞二十柳之場前雖屢次疏辨良苦終無人敢爲昭雪又聞邵之父時以貲卽爲兵馬指揮正司巡徼曾獻一貞婦被訐兵馬受其敵之賂枉法坐之此婦自經死不數月邵臨場時夢中見神人教之曰子此番必會元但五策要留心不然且第二矣故有挾而入說者謂此婦實爲祟以致其敗如隆慶庚午浙場諸葛一鳴事然則鬼之黠勝人多矣

子先父舉進士

近代曾陽白少參後其子省吾二科登嘉靖壬戌進士



董龍山給諫後其子嗣成一科登萬曆癸未科進士人所知也前此四川新都楊春號留耕者以成化乙酉舉鄉試又十七年辛丑始舉南宮時已年四十有六其長君廷和已先登戊戌進士為翰林檢討矣初仕行人司正官至湖廣提學僉事告歸在林下二十年受乃子少師之封以正德乙亥終於家時年八十較之曾少參老而見其子削奪籍沒董給諫不及送乃父之終其全福真為罕睹留耕翁之登第後十年同鄉萬文康卒其愛妾擁貲數萬為其所得遂成富人是時留耕亦將耳順矣其他如吾鄉包檉芳亦先其父汴登甲榜一科

野獲編

卷十六

士

扶荔山房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余所見聞如會陽白瑞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宦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為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于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于癸未榜稱年姪為乃翁呵責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行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

謂鄆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鄆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鄆絕不往還鄆時坐戍歸里訟言于人責王薄于世誼王大怒遍貽書江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為恨使鄆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為過而鄆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戊辰公卿之盛

弇州以一榜四相為盛事此未足異惟戊辰一榜則趙少師志臯張少師位沈少師一貫朱少保廣陳宮保于陸王宗伯東閣家屏于宗伯東閣慎行先後宰相七人

野獲編

卷十六

士

扶荔山房

真是極盛若尚書則十八人亞卿中丞三品京堂則五十二人而七相中五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尚書中四人一品二人贈一品凡繫玉者十三人此制科以來未有之盛也弇州又以宏治乙丑一榜七玉為最盛蓋未見戊辰之十三也若嘉靖壬戌則亦七玉為少師申時行李汝少傅余有丁王錫爵蕭大亨少保楊俊民太子太保蹇達亦可媲美今名碩輩出勞烈孔彰聖主酬功將來更不勝記矣

同科同時宗伯

萬曆戊子至丁酉十年間凡五易宗伯初為朱山陰應

愛去于東阿慎行代之于致仕李富順長春代之李致

仕羅會稽萬化代之羅卒范豐城謙代之俱戊辰科也

同時掌詹者陳南充于陛亦帶禮書而南宗伯又有黃

晉江鳳翔沈鄞縣一貫凡八人亦云盛矣是時張新建

位以及陳南充沈鄞縣相次以禮書帶閣銜首揆則趙

蘭溪志阜合之又得宗伯二人而先任禮書東閣又有

王山陰家屏自來宗伯之多無如此一榜者羅甲子戊

辰探花

劉進士晚達

楚荆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

野獲編 卷十六 圭 扶荔山房

為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

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

旬劉在郎署為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齊壽但

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為之一啓齒

進士房稿

南宮放榜後從無所謂房稿丁丑馮祭酒為榜首與先

人俱尚書首卷且同邑同社兩人為政集籍中名士文

彙刻二百許篇名藝海元珠一時謂盛事亦創事至癸

未馮為房考始刻書一房得士錄于是房有專刻嗣是

漸盛然壬辰尚少三房乙未少一房俱京刻無選本至

戊戌則十八房俱全而婁江王房仲有閱藝隨錄之選

至辛丑遂有數家今則甲乙可否入主出奴紛紛聚訟

且半係捉刀謾不足重輕矣

癸未丙戌會元

李晉江取元時各房俱無異議惟書一房為吾邑馮具

區太史獨以鄒安福卷為當第一即兩領房亦不能決

時大主考以詢先人先人為書二房謂李卷為勝眾始

和之榜遂定其後李聞之甚不樂馮至甲午應天鄉試

李晉江為主考出管仲之器首題馮為南掌院作擬程

一首為一時膾炙及錄出則晉江程大遯之心術遂深

野獲編 卷十六 南 扶荔山房

遇李來謁馮迎謂之曰公所取士不但文嘉即擊榜徐

生亦名實俱稱果擊得榜起李驚愕別去細詢於人蓋

末名為徐學易滁州人素以力聞能于監中手扶堂柱

離地數寸真責育之流亞而時藝不甚佳馮先為司業

時所試士也故有是言李益憤憤後馮為祭酒被言聽

勸則郭江夏代之賴其力得昭雪使晉江在事馮其殆

矣至次科丙戌王太倉主試立意以簡勁風世故首袁

公安榜初出人望不甚歸太倉公岸然不屑急以試錄

魁卷寄辰玉是年錄文大半出王手筆其父子最相知

信自謂此錄冠絕前後乃子必驚賞無疑及報書至更

無他言但云此錄此卷行世之後吾父勿復談文可也  
太倉得書大怒次科戊子辰玉舉京兆第一其卷乃翁  
亦不甚愜意即辛丑舉第二太倉公批卷云此子久困  
場屋作此以逢世眼即此一念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矣文字一道家庭間意見迥別若此況朋友乎宜晉江  
之終不忘情也辰玉辛丑授官後即奉差歸里日惟課  
子每命一題輒自作一首乃孫晚謁大父必問云今日  
何題乃父文云何其孫出以呈覽輒云不佳即呼紙走  
筆不構一思頃刻而成今所刻課孫草是也然辰玉高  
才正如大令之于右軍所謂外人那得知者是父是子  
野獲編 卷十六 五 扶荔山房

指摘科場

自壬午應天夷陵王少宰子之鼎之衡敗後並追論江  
陵二子冒濫鼎甲彈事者俱得志且超遷于是乙酉順  
天冒籍事起指出宮掖鍾給事以風聞劾之主試張宮  
諭調南去中式者至荷校蔡侍御請從寬被重貶而北  
京兆主試一差皆目為苦海戊子指摘尤苦至覆試而  
猶未定饒比部疏更苛峻直至辛丑王縵山會試廷試  
俱第二而後中外帖然然主北試者亦先一年歿矣辛  
卯之役南主試為陸太史可教北為馮太史琦榜出後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醇出疏糾之陸馮辨聞中事甚晰  
二太史俱無恙而胡反受挾私抵飾之議矣蓋先一科  
饒比部疏侵閣臣不無過激而胡特疏參之饒又胡同  
郡人一時多不直胡者至辛卯而事勢已變馮陸又詞  
林所推許胡不識物情不惟白簡見詘御史馮從吾等  
復彈治之次年癸巳竟坐不謹斥向來所居為奇貨者  
一旦喪氣失志無所措手矣又閱一科為丁酉議者復  
起則專主副考焦太史或庚子又起則專主副考顧太  
史天峻自此以後或默或譁又非予所得而言矣酉子  
二科副考初係陪推俱越前資數人久不奉旨比入闈  
野獲編 卷十六 未 扶荔山房

乙酉京試冒籍

乙酉秋榜後有順天諸生張元吉者投揭長安謂浙人  
冒籍得雋致妨畿士進取科臣鍾羽正露章言之浙士  
馮詩等八人斥為民詩與章維寧罪至荷校史鶴亭太  
史何以縱子冒籍革職閑住主考張玉陽一桂調南京  
董督學調別衙門御史蔡時鼎以救正外謫說者謂張  
元吉以貴冠京師與鄭貴妃家至戚又貴妃弟入闈不  
得薦故以此修卻一時當事者未免迎合內旨處分遂

爾過酷是冬凜冽倍常馮章二生被三木于京兆門前  
僵凍幾死府尹沈繼山思孝浙人也以鄉曲憐之倍予  
衣食得不斃事聞于宮掖亦調南京大僕卿初得自止  
降俸二級沈請于政府尙得乘轎腰飯花否政府云降  
俸不降級何爲不可沈遂仍服不疑給事中唐堯欽遂  
劾以抗違明旨沈因得調時皆憎唐之承望風旨蓋沈  
曾左袒吳趙江李諸人久忤揆地也夫外省冒籍誠宜  
禁若輦轂之下則四海一家且祖制土著百名之外中  
三十五名其三十名皆監而五名則流寓及各衙門書  
算雜流舊錄歷歷可考何冒之足云況前一科會試鼎

野獲編

卷十六

七

扶荔山房

甲一人庶常二人皆浙人也何以置不問而獨嚴于鄉  
試株連波累至此耶亡命巨姦借通州籍納吏拜官者  
充塞海內孰從而正之耶此後亦屢有以冒籍受攻者  
皆不能勝而順天訐告諸生或有反坐被禡者矣獨張  
元吉者後改名以歲貢得縣令晉知州

上榜士子三木

鄉會場士人已登名籍仍斥革且問罪荷校者以余所  
見則京師凡三度矣乙酉科之冬京闈冒籍事起浙人  
馮詩章維寧俱枷於順天府門其指出宮闈備極慘毒  
識者冤之丙午科之秋順天第四名鄒汝鑣以割卷敗

露枷於禮部門其文本出馬顯忠求補缺額不允未幾  
鬱死事已奇矣至丙辰科而沈同和以懷挾倩筆兩獎  
得列榜首亦枷於禮部門其覆試時不能成篇並題旨  
亦不記憶自有繼和以來會元無此大辱使在世宗朝  
處分必不備如此兩榜鄒沈兩元魁俱出吳崇仁主試  
兩錄中俱存其經與名次而刊去其人真千佛名經中  
大怪異災變也崇仁懟言官譏諷自咎命薄致然恐難  
盡諉之命若乙酉順天之役無端累及史太史鈞削籍  
張宮論一桂沈京兆思孝董御史裕俱外謫則真命之  
不猶矣史餘姚人嘉靖甲子第三辛未會魁

野獲編

卷十六

大

扶荔山房

登科錄父祖官

登科有錄呈御覽其三世父祖爵秩但直書某官如尙  
書侍郎以至郎官及外寮並不書所官何部分何地方  
此例相沿已久近日始有分析寫某地者最爲失體若  
曾削籍則空白如庶民曾降級則書現任或所終之官  
非若私行序齒錄可以前銜混入者近見今上丙戌科  
登科錄湖州人潘大復父名季駟以太子少保刑部尙  
書爲民時尙在家未復官其名下竟空不書爵位最爲  
得之然亦故事相傳如此至於二甲第四名查允元者  
杭州人其父查志立名下書參政余按志立雖曾爲大

參以計典左官後補參議以事褫職歸田已久從未牽復安得仍稱故官君父之前似不宜詭飾而在事亦無糾正之者其後紛紛不可勝紀矣

宰相子應舉

自江陵諸子鼎甲以來政府象賢例為建言者所議至婁江公子之才亦指摘及之蓋以觸權之名甚美不問其無忝科第否也婁江當國後蘭溪繼之其郎君無可應選舉者已而四明繼蘭溪其長子沈泰鴻有聲諸生間人皆以高掇期之偶至京省父四明給之曰汝盍授廕為試中書舍人就北雍試不勝浙闈逐隊耶泰鴻信野獲編 卷十六 九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六

九 扶荔山房

之四明竟題為尙璽丞得旨供職蓋絕其登進可超然免於評論也泰鴻大恨請急歸家視其父若深仇四明有所愛庶子百端虐侮之家庭之間無聊生矣四明在位久卒被惡聲以去歸里至與璽丞不相見初不難借其子以市公終於積鋒聚鏑受前人未有之彈射所謂拙事無好手也

王國昌

嘉靖間巡視光祿給事中楊允繩糾劾光祿寺丞胡膏之貪反為所訐謂其訕上事元故滅醮壇供給上大怒逮楊論死竟斃獄中胡改重慶府通判又陞徽州府同

知至隆慶初元胡坐前事及他不法論重典楊復官褒贈錄一孫名忠裕者為胄子至萬曆戊子應天鄉試忠裕得薦而胡膏之養子王國昌者亦同榜中一百三名於是科道糾之謂膏本餘姚人而國昌為徽州人先是乙酉科以餘姚縣生員冒順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已經參論問革今安得復冒徽州奉旨王國昌查明問斥如前此後國昌屢至京師奏辨無有肯為昭雪者國昌乃具疏擊登聞謂既斥於順天之浙籍再斥于應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則天壤之間當置臣何所疏下覆勘時有憐之者謂其詞直且非胡膏真血野獲編 卷十六 十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十六

十 扶荔山房

亂亦可末減其人能頃刻成文數十篇皆鋪敘可觀因許覆試入會場今且得為廣文矣王自云隨其養父戍河南時先已中式一次問其何科則笑不對未知確否余識其人年將稀齡尙慷慨談文談兵如少年然其為浙產為中州為徽人終莫能明也

己丑詞林

己丑詞林如焦弱侯董元宰俱以文學冠時一以察謫去一以察例轉至今未牽復比年以來則陶石簣劉雲嶠二公俱負相望陶居家最久丁未年以房師李晉江故忽被暗糾云座主復推座主門生復及門生人皆疑

駭既而知其由來蓋一御史受指詞林爲掃除前輩地也陶尋轉祭酒終不出至己酉而卒於里第又三年庚戌劉以少宰起家一時擁戴諸君奉爲赤幟且謂懼入相吾輩橫飛直拜在卽矣劉未幾亦逝陶不及知命劉不登下壽議者惜之余謂此天所以完二公令名耳往事姑無論卽如戊辰詞林趙蘭溪張新建以諫止奪情忤江陵起謫籍沈四明以甲戌入場江陵公子卷在其房不得中爲江陵恨詈皆負一時重名聯翩大拜其設施俱不滿人望又如辛未之鄧定宇張陽和丁丑之馮琢菴海內俱望爲霖雨使其秉政或猶之乎戊辰諸公

野獲編

卷十六

三

扶荔山房

也卽謂造物愛而全之亦可又如浙人沈司馬繼山孫司馬樾峰俱不及爲太宰人皆惋惜然二公亦幸而不秉銓耳觀孫富平末路可鑒矣御史暗糾疏後復明指其人云座主復推座主者謂甲辰之楊守勤將推座主顧起元而顧復推座主方從哲并再起沈一貫也云門生復及門生者謂新閣臣李廷機將及門生陶望齡而陶復及門生湯寶尹湯又及門生邵景堯輩也如此株連波累無論其言信否然而心術可知矣

國師閣文偶悞

猶憶戊子春婁上王辰玉松江董元宰入都名噪一時

士人皆以前茅讓之無一異詞者至辛卯則湖州二沈演淮在成均其名亦甚振而祭酒蕭漢冲每試輒抑之不令居一二名獨酷愛一松江人謂必冠京兆冠南宮至錄科又以爲監元六館先生力爭之不得未幾演第一淮第三而松江生至今未第其人余亦熟識不欲著其名耳丁酉年則劉克陽爲祭酒時徐元扈光啓入監其博洽無雙且精工時藝比錄科獨見遺凡續案四度終不肯收有一胥吳人名沈文選哀之爲叩頭乞憐云其嫡表弟亦屢祈而後續出則八月初七日矣徐登解元往謁怒不許通恚恨文選重笞逐出並革其頂首蓋

野獲編

卷十六

三

扶荔山房

文字至此時已無憑據卽蕭劉兩法眼亦目迷五色矣因思成化間吳文定寬以歲貢入都年已五十餘長沙李文正卽以會狀兩元許之其時文有定價如此

陳祖臯

浙之海寧太學生陳祖臯治春秋最有聲其應辛卯順天鄉試已舉榜首時乃父吏垣都諫方以聚劾去位此拆榜知爲都諫子遂寘之而別以他卷登賢書後頻攬場屋至乙巳歲以妻母歿其僕治奠于途有悞殺滿搯揮事陳時實在家不與知也當事者憎之拷掠楚毒羅織致大辟都諫有己丑春秋房門生二人時同在詞林

顯重並有相望都諫哀懇其道地勿能得因悲恨甚作  
雜劇名詭癡符者中有狄靈慶一設以比二詞林而身  
擬袁燦都諫歿後祖臯事得白且還其諸生出獄未幾  
病卒其得 門生力云都諫以麟經掄魁有文壇盛  
名丙戌先以吏科散給事分考至己丑以吏科再入亦  
前後省中所無京兆分考屬之中行及守部進士以得  
入為榮然亦難取必近年則有吳江沈宏所 珣侍御先  
以中書入閣尙書至己酉再入亦稀有之事

舉人再覆試

今上二十年壬辰三月廿八日時會試已竣事久矣試

野獲編

卷十六

幸

扶荔山房

御史恭才工部候缺主事周如綸各上疏請覆試順天  
戊子舉人鄭國望李鴻屠大壯張毓塘四人此四人者  
已于己丑春為禮部主事高桂所論覆試仍許會試至  
是已入闈兩度矣又請覆試山西舉人王兆河江西舉  
人陳以德山東舉人楊爾陶三人王為故太宰國光子  
陳為故左都御史烱子楊為故太宰巍子俱壬午及乙  
酉中式向無議者獨以大臣子弟故亦指摘及之如綸  
疏中又盛稱王衡王宗濬二解元為俊才今年衡不投  
卷而去宗濬投卷而不赴試時論高其品且原其心以  
謂二人羞與國望等為伍也時衡父錫爵給假在家上

虛首揆召之而未至濬父家屏以次揆代攝故如綸譽  
之然衡亦戊子順天中式與鄭國望等同覆試者而家  
屏子發解者自名濬初不名宗濬也署名尙訛何取昌  
言識者笑其受嗾之愚獻媚之巧後二人俱屢蹶官終  
不振比諸舉人奉旨再覆試皆存留如故惟屠大壯因  
報母亡奔喪遂以規避論黜議者謂大壯若入試亦不  
免蓋時情必欲處一二以實主試之罪而大壯其首也

宗室應試之始

本朝宗室許應科舉入仕途人但知聖恩曠蕩首被天  
潢而宗室已先有請奉旨允行久矣鄭世子載堉於萬

野獲編

卷十六

幸

扶荔山房

歷二十二年條奏七事俱為宗藩應試臚列一令奉國  
中尉以下盡同民生赴考入學一宗生舊有考校換授  
之議第四品以上難改他官但許宗學作養不得混子  
衿就試他如宗子游泮亦同生員衣冠無得仍服命服  
既願充諸生即以賜名入試他無名祿者始從便命名  
若中式者皆書國姓及名爵以自別其他若鎮國輔國  
之署官仕版銓除之內外與夫宗學中序列自世子郡  
王以下俱視行輩尊卑以比齒冑之義上俱命定為永  
制自此朱邸諸侯始以清流自奮矣次年乙未載堉又  
上歷法歲差之疏以駁天官之謬其說甚辨而禮官不

能從但請明詔賜褒而已若宗室應試竟無頌其功者

舉人勒停會試

今年署禮部事侍郎李廷機上疏謂舉人在籍恣肆作奸犯科無法懲創請將最不肖者勒停會試以示裁抑上允之談者尤其太苛然亦有激而成先是御史孔貞一巡視東城有一南方舉人投牒訴其妹為樂戶掠買為娼今偶遇於京師乞追斷完聚孔大怒盡法懲樂戶立以娼女給還未一年而此婦復為娼于京城之外細調之則舉人愛弛已高價別售青樓其婦亦北人初非妹也孔聞未信密偵之果然以此痛恨其事告之晉江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錄舊文

因遂有此舉其人浙之杭人以甲午中式不欲言其姓名恐污齒頰臨場禮部出示不許入試者普天凡數名而此人歷卷云

華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為二甲傳臚授禮部主

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為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為破題諱之云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為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擬乙會天漸明不得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為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為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即以入設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郎為余言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踰不惑矣房師温太史語之日余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王為惘然掩袂漢陽李愚時藝亦為後進傳誦直至今年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之門初謁座師日向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沉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真有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鄞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



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幾元取鄉人

順天鄉試大抵取南士為解元蓋以曹監多才北人不敵間取一二北士多不愜眾論其推服者僅今上丙子魏允中一人耳頃乙卯科給事中劉文炳真定人也為其鄉人不平請取北人為解首謂燕趙乃至尊豐鎬不當使他方人得之上允其議且定為永制時首揆方中涵京師人亦欲私其桑梓也竊以故元用蒙古人為狀元而中華人次之此陋俗何足效善乎世宗之言曰天下皆是我秀才何云冒籍聖哉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乙卯應天閣中之異

乙卯科應天修葺試院有魚見于園中識者已怪之至第二場忽於供給所搜得透印無名試卷數通監試提調大驚拷掠左右甚苦終不得其故遂將私貯試卷之人斃之杖下而不敢聞之朝懼株連者眾也次年元旦大朝會時覲吏與試士俱集大廷忽眾中有人持大鐵椎狙擊御史凌漢狎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絕舉朝大驚急擒下則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應登也御史為從者昇至寓復甦用良藥敷治僅得不死是日相顧錯愕謂今年必有異變至二月會試遂有假元一事假元

則去秋應天所舉也魚有龍門飛躍之兆而屈居瀾穢已屬奇妖至于解豸觸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發于辰年元會兼有羣龍無首之象變不虛生信然哉凌應登者不知何許人久居京師貧甚專與中貴游亦粗通文藝後漸成富人凌御史以計偕至認為同宗稱兄弟通緩急御史第後為福清令以葉相力入臺班時應登亦登武進士官環衛已久時時指稱臺臣雁行居間挾詐外議籍籍御史恚懼遂絕之不與往還應登尋以一品司游傲為西臺發其奸狀革任回衛說者謂出凌御史指授應登憤恨具疏自白且訐御史諸不法直欲手殺之然後自刎不意垂剋受縛旨下勘問應登遠戍御史亦奪職閑住

野獲編

卷十六

扶荔山房

丙辰兩大老

比年大僚不補在位者寥寥丙辰之春六卿及總憲僅得四人時太宰為楚之鄭鳴嶼繼之大司寇為浙之李旭山誌又兼掌都察院二公俱乙未生各年八十二歲出入朝省精力如少壯人固一時人瑞也

觀政進士體不同

新科進士分觀政衙門本同時共事而其體則大不同其在吏部都察院者見司官及道長用堂屬禮在禮部

用師生禮在兵部用前後輩禮在戶刑工用同寅禮直於廳內並揖分賓主而刑曹與大理寺又以西署閒寂郎官及新進諸君輪日會飲吉凶慶弔恩同僚舊蓋筮仕伊始而九卿衙門權勢之濃淡人情之冷熱一一盤踞於胸中欲他日之恬退自安得乎吏部四司郎官例不接本以新第進士居三甲末者代之凡歷三年即選京官有行取科道之望且次年順天鄉試分考亦必屬之人得意為揣摩每致浮謗前車之覆者多矣變而通之亦無不可國初五軍都督府俱有進士觀政不知相處體例何似

野獲編

卷十六

彙

扶荔山房

旗竿

弇州觚不觚錄云士子鄉會得雋郡縣始揭竿於門上懸捷旗至申吳門拜相地方官創狀元宰輔以揭其門謂為異事其所云吳中一大司馬子授金吾者則指凌洋山雲翼子元德也一大宗伯子廢胄子則指徐太室學謨子兆曦也訝其壯麗倍于報捷殊不知近日此風處處皆然沿以為例而富室入貲為中書舍人者及近日諸生冒廩納准貢生者皆高竿大旗飄飄雲漢每入城市彌望不絕更可駭歎又南宮報後得鼎甲者及選為庶常者復另植黃竿另張黃旗比鄉會加數倍其僭

侈無謂更極矣余往年游新安過程守訓之門其人以市棍從兩淮稅監陳增作參隨納中書門左右兩大牌坊中層署程姓名而撫按以下俱列名于下一層為之吐舌訛顏門前又豎六旗竿頗怪之因下輿窺其室則前堂榜曰王恩三錫後堂曰威有一德令人憤懣目不欲開未幾守訓敗俱拆毀矣

野獲編

卷

彙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六終

野獲編卷十七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兵部

鐵冊軍

恩軍

文臣改武

邊材

南京貢船

河套

火藥

武弁殺邑令父子

項襄毅占寇

武臣好文

文士知兵

兵部郎敘功

石司馬

日本

日本和親

程鵬起

野獲編

卷十七目錄

扶荔山房

暹羅

金丹說客

沈維敬

斬蛟記

征安南

安南納款

仇鸞談兵之謬

殺降

奇兵不可再

武弁報恩

款議有所本

蔡見庵憲使

京營操軍

兵事驟遷

尅復松山

西南諸捷

梅客生司馬

福將

進銀立兵營

名器之濫

武臣異稱

都督將軍

叉手橫杖

野獲編

卷十七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兵部

鐵冊軍

洪武二十三年韓公李善長以嫌自殺上始詔部制公侯伯屯戍百戶部并給鐵冊先是以功臣有大勳各賜卒百十二人為從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還鄉各設百戶一人統其眾以護之給屯戍之印賜以鐵冊末云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蓋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於是魏開曹宋信穎涼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靜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兵未幾宋公馮勝穎公傅友德以嫌死涼公藍玉以反誅而長興會寧懷遠景川普定鶴慶航海西涼定遠永平諸侯或坐監黨或坐舊嫌皆得罪死蓋鐵券山河之誓曾不比鐵冊警衛之苛也悲哉

恩軍

洪武二十七年詔兵部以罪謫充軍者名為恩軍意以免死得戍當懷上恩也然是時方以重典刑亂國良民多坐微眚隸斥籍其戴恩者必無多因思完顏季年中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原喪敗令刺民為兵以起古之怨名之曰怨軍正堪與此作確對○陸欽漫記云遼東養馬皆恩軍

文臣改武

張信字彥實英國公張輔從兄也中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文皇初拜禮科給事中尋遷刑科都永樂九年晉工部右侍郎仁宗登極轉兵部左侍郎其弟輔為信求改武階乃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尋陞揮使交趾叛率兵往勦以功進四川都指揮僉事又進都使在蜀十五年以正統十年卒於官蓋信從鉛槧起家居省闈者幾十年為卿貳者十三年徙右列握兵柄者又二十年夫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以省垣近臣中樞政地忽伍兜整似出譎辱乃以英國雁行為乞恩澤始得之且專征仗鉞恩遇始終抑又何耶弁州雖紀其姓名未詳事實因為稍述其概○按宋韓范經略西夏亦曾以雜學士換觀察使時用兵方謀帥事理亦宜乃二公尚以官高祿厚為辭終不屑受蓋意薄之也張信官小司馬在宋則為樞密副使居執政之列而降為三衛仗士竟恬然安之何顏之厚

邊材

文臣以勳勞開五等者自正統王靖遠後在天順則吳縣之徐封武功成化則濬縣之王封威寧一以天文兼

技擊一以騎射兼結納然皆傾危俾閣爵不及竟其身而韓襄毅繼起并世錦衣不得襲宏治以文治天下縉紳無以武事見知者正德則有太原之王晉溪行邊制閩俱著勞績得封威寧而以附麗權貴乘時邀寵君子所羞稱惟王文成以理學建安攘遂開國封固書生之希遺矣嘉靖初楊憲庵以先朝勳舊故相起行邊而無戰功可錄其後楊虞坡出鎮入樞功名亦如之至末年惟滄州劉帶川以文士奮跡而歷踐戎行初為吾浙之嘉湖道臣出城游徼而倭艇率大泉猝至適台州解箭到滿一船因立橋上與健兒十餘曹取射之發輒洞甲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愛日致名姝瑰異以自固譚又善御女術進之江陵而驗故得久居津要其揮霍機變自奉驕侈與滄州大略彷彿且俱享上壽以功名終二公之捐館不過十餘年外耳劉名燾譚名綸○邊材一路大抵自有賦授及尚門名家非書生讀紙上語便可抵掌登壇者即如唐荆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才矣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陽正值倭難積勞中暈盡瘁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近日如李見羅其生平品望出人數等自負亦在留鄴二侯之間金騰用兵

野獲編

卷十七

四

扶荔山房

以奏功超遷中丞撫鄖為麾下健兒所窘遂不及展一籌旋以滇南殺降冒功被白簡逮治幾伏法而僅免乃知王文成真天植異稟其用兵幾同韓白而見羅亦以良知餘唾妄希茅土且兼十哲三良而有之亦不知量矣

南京貢船

南都入貢船大抵俱屬龍江廣洋等衛水軍撐駕掌之者為車駕司副郎專給關防行事入貢抵潞河則前運俱歸週而復始每年必往還南北不絕歲以為常聞係文皇帝初遷北平所設定制有深慮存焉其貢名日不

一每綱必以宦官一人主之其中不經者甚多稍可紀者在司禮監則曰神帛筆料守備府則曰橄欖茶桶等物在司苑局則曰葶薺芋藕等物在供用庫則曰香稻苗薑等物御用監則銅絲紙帳等物御馬監則苜蓿一物印綬監則誥敕軸內官監則竹器尙膳監則天鵝鴨鵝櫻菜等物其最急冰鮮則尙膳監之鮮梅枇杷鮮笋鮭魚等物然諸味尙可稍遲惟鮮鮭則以五月十五日進鮮於孝陵始開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薦太廟然後供御膳其船晝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換急如星火然實不用冰惟折乾而行其魚皆臭穢不可

野獲編

卷十七

五

扶荔山房

嚮邇余於夏月北上曾附其舟幾欲嘔死偶鄰舟友人邀會文則舫齋芳潔不減吳下沙棠怪問之乃知納賂主者盡徙貢物於他舫耳其魚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上頒賜閣部大臣及經筵日講詞臣先人時叨恩賚次日早朝謝恩貴璫輩雜調雞豕笋菹以亂其氣用以銀沙鑊餉遺近臣侈爲珍味然實不堪下箸亦何止海上之癖也有一守備大瑞新赴南任夏月忽呼庖人責以饌無鮮鮭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爲言璫怒不信索至諦視之始疑訝曰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耶聞者捧腹○金陵城外臨江舊設鮭魚廠每打魚時內官出視科

索百端大爲漁戶及地方之害十年前礦稅盛行聞人流毒輒於寶坻縣創爲銀魚廠與南對峙乃至冬月推冰令漁者跪立打掃又課富室折乾潤棗民不聊生近年聞上知其弊已革去矣○冰鮮船在途驛驢日久宏治初上欲革之以中貴人進言祖宗時薦爲重遂得不罷舊京土產上供寢園卽勞民亦不爲過而孝宗聖德軫念郵傳自節口腹至此以視大業之責食車天寶之貢荔子不亦霄壤哉今上頃年以湖廣魚鮮不潔斥左布政使武尙耕爲編氓蓋祖宗時食在聖主孝思又須虔恪守土大吏不舉其職自當議罪此又用漢世耐金

野獲編

卷十七

六

扶荔山房

失侯例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近年龍袍船尤爲恣橫遠出冰鮮之上卽凶惡如漕卒糧船亦斂避不敢較至仕紳乘傳者爲其所凌噤不敢出聲何況行旅按龍衣之進止在南京其後增入蘇杭初猶以鎮守中臣兼領及世宗革鎮守始特設內臣管織造至隆慶登極革回止留南京舊設者至三年復遣太監李祐往蒞其事至六年二月再遣以迄於今遂成故事中貴以此差爲登仙其名下小閣踞以爲外府春秋二運往來如織矣

河套

成化間虜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余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時葉盛為吏部侍郎上敕盛往議且上方畧盛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而王越亦以為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為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紛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外以為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大虜入套未久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儘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五十年矣虜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蹉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會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火藥

古來禦兵唯用兵仗故鼂錯之言曰勁弩長戟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即有用火者大都乘風縱勢如即墨赤壁是也其大礮等物不過曹操霹靂車之屬而已本朝以

火器禦虜為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即用其偽相國越國大王黎澄為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今禁軍內所稱神機營者其兵卒皆造火藥之人也當時以為古今神技無可復加然亦相傳所稱大將軍蒺藜砲之類耳宏治以後始有佛郎機砲其國即古三佛齊為諸番博易都會粵中因獲通番海艘沒入其貨始並砲收之則轉運神捷又超舊制數倍各邊遵用已久至今上初年戚繼光帥薊門又用火鴉火鼠地雷等物虜胡畏之不敢近塞蓋火器之能事畢矣數年來因紅毛夷入寇又得其所施放者

野獲編

卷十七

八

扶荔山房

更為神奇視佛郎機為笨物蓋藥至人斃而敵猶不覺也以此橫行天下何虜敢當之但恐守砲者畏怯虜未來而先放比對陣則藥盡反速戰士之奔此自來通病也○正德十五年滿刺加國為佛郎機所併遣使請救御史何鼂言佛郎機砲精利恐為南方之禍則其器入中國本不久至嘉靖十二年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國又得其蟻蚣船銃等法論功陞上元縣主簿合於操江衙門督造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再陞宛平縣丞中國之佛郎機盛傳自此始而儒老於選調不聞破格用之可歎也

武弁殺邑令父子

廣西總兵都督過興召還京師途經湖廣祁陽縣與命其子得隆索賄於知縣李翰不得杖翰并其子釗俱死事聞法司擬得隆恃勢故殺二命擬斬而已邑令為健兒所笞已是怪事乃父子俱死筆楚寧非衣冠奇禍何以置興不問與尋病得伏枕死天網嚴而國法廢矣此成化元年事與正統末年都司李嵩杖知州李玉事相似

項襄毅占寇

宏治元年吾郡城中百戶陳輔者素以興販私鹽為業

野獲編

卷十七 九 扶荔山房

事發革任所聚徒黨漸眾遂思為亂同其父陳端其子陳文陳武鳩集所部白晝入郭知府徐霖踰垣遁去遂虜郡印劫庫藏釋囚徒又劫奪嘉興守禦千戶印執千戶白鑑殺掠吏民盡剽城中金帛婦女全家入太湖為寇其勢猖獗閩郡驚惶意其或成大事時正初夏故兵部尙書項襄毅以削籍在家為輔下其成敗既而曰無能為也今日旺神在西而此賊乃揚兵東出是為休門且夕見俘耳俄上聞變亟遣侍郎彭韶領專敕巡視浙江督責地方文武用軍興法事權甚重比至無幾時而百戶父子皆就戮矣項公雖名臣不聞善風角而奇

中乃爾信乎前輩多能不肯炫鬻見長如魏陽元善射非臨用何由知之。彭惠安公敕中云一應軍民詞訟輕則量情發落重則發巡按御史按察司問理是時御史之體未甚貴倨彭以刑侍奉使初未兼憲職尙以屬吏待巡按如此迨嘉興事寧後報命乃以原官改僉都御史清理兩浙鹽法始得帶憲銜再蒞吾鄉葢中丞雄峻當時尤漸惜之云

武臣好文

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湯允積之屬皆以詩名然不過聊以自娛耳非敢藝壇建旄鉞也自嘉靖間東南

野獲編

卷十七 十 扶荔山房

倭難孔熾倖臣胡宗憲趙文華輩開府江浙時世宗方喜祥瑞爭以表疏稱賀博寵收取詞客充翹館胡得浙人徐渭沈明臣趙得松江人朱察卿俱荷異禮獲厚賞浸淫及於介冑皆倚客以為重漸如唐季藩鎮至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為薊帥時汪太函王弇州並稱其文采遂儼然以風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輩尊之為元敬詞宗先生幾與縉紳分道揚鑣而世所呼為山人充塞塞垣所入不足以供此輩谿壑久亦厭之而不能止矣近年肅都督如薰以偏裨立功峻拜寧夏制帥頻更大鎮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輩作隊趨之隨軍轉徙無不稱季馨



詞宗先生蟻附蠅集去而復來時諸邊事力已絀非戚帥時比蕭之內人前為楊司空女繼為南太史妹俱盛有嫁貨至脫簪珥佐之而猶不給武臣好文自禍至此○自隆慶來款市事成西北弛備輦下皆以諸邊為外府山人之外一切醫卜星相奉薦函出者各滿所望而歸幼年曾見故相家僮業按摩者游宣府亦得二百金已為怪事今年至都在黃貞甫禮部坐中見二三小唱窄袖急裝若遠游者來叩首云謝別問之則乞得內召候考選名公書往塞上也余笑謂貞甫曰他日必有坊曲女伴所公等書牘作籠頭兒者將奈何貞甫曰不然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諸邊營妓如雲大勝京師我却愁諸弁以此相薦報我輩龍陽子都耳因相與拊掌不已邊事如此欲武人不拊克得乎

文士論兵

嘉靖以來名公如唐荆川中丞趙大洲閣老趙浚谷中丞皆魏科大儒士林宗仰然俱究心武事又皆出詞林足為文人生色今上初年如馮仰芹子履于完樸達真二大參俱真正邊材惜乎不及大用其次則沈少林狀元董伯念禮部並有聲藝苑亦好談兵但阮於年賁志以沒唯二十年來如顧冲庵養謙葉龍潭夢熊萬邱澤

世德 李霖寰化龍梅衡湘國相皆因四方多事各從簪筆吮毫時伸其彎弓擊劍之技俱正位司馬延世金吾頓令措大吐氣若穆宗朝楊虞坡譚二華王鑑川劉帶川輩又未易指數又如今上丁亥有一郎撫其人素講學兼文武才至以王文成自命忽為部卒譁亂備極窘辱既而逃入襄陽尋冒功事發詔徵入獄則真尿汁諸葛亮也

兵部郎敘功

先外祖王諱倬登壬戌進士拜兵部主事尋晉副郎職方正郎又以才選贊畫從劉大司馬兼征海寇會一本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成大功還歷俸將滿九年會議開馬市忤高張二相高方掌銓出之為永州知府尋乞身歸後高張先後敗起廬州知府循資陞憲副大參旋以病乞身沒於家兵部九年無出守者邊功未有不敘者又忤權高臥十餘年時吳門太倉俱同在政府太倉尤莫逆交竟不論敘往事先外祖既不自鳴言路亦無為稱薦者似皆有古人風

石司馬

大司馬石東泉星以封貢闕白下獄時曹心洛先已久繫正坐論石得罪者石見之慙欲入地曹顧慰勞有加

云各爲國事致禍何敢相尤兩人遂締深交且有婚媾之議未幾石以憂死曹爲經紀其身後甚周悉且津送其孥累時石妻子編管粵西正曹之桑梓也聞曹歸里欲緒成前議未知果否此一舉也曹不失爲過厚而司馬地下則有赧色矣

日本

日本貢道本從浙福二省自朝鮮之役我往彼來俱從朝鮮之釜山徑渡海面既無多亦無湍險至封貢事起則直自山海關入京日本幾成陸路通衢矣所幸彼國安富遠過中國初無意內犯向來許多張皇真是杞人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之憂而朝鮮日本向爲與國且世通婚姻特關白一人顯武近已寧帖寂不聞交兵事矣丁職方元甫應泰計知其事且目睹其奉倭正朔遂欲乘大兵全力一舉滅之如唐故事且自爲封五等地不知主上仁聖非唐文皇好大喜功者比一時將帥亦無有與李勣薛仁貴伯仲者此舉亦豈易言且兵以義起名爲郵患救災所以異於宣和伐遼之舉一旦利其土地卽力能郡縣之而使聲罪致討之日本反得有辭於我何以風示四夷也丁疏醜詆東征諸文武自邢崑田玠以下無一得免邢卽出師時舉丁贊畫者丁爲此謀與勘事科臣徐酒碧

觀瀾者協意既而朝鮮君臣惴恐揚言將甘心焉丁遂宵遁徐亦不復閱事還京兩人俱以聽勘歸又六年爲

乙巳大計徐以不及謫丁竟坐墨斥丁有才氣能任事亦楚人之錚錚者東事奏功十年之局已結飲至告成卽主上亦幸息肩以享太平丁必欲盡沒戰功嚴核伍籍至爲剃眉查覈之法軍心已大離朝鮮復加飾其罪狀丁遂無解於朝論矣丁之初疏豈無數端實中師中情弊者攻擊四起漸增飛語應之十餘疏而不止益支離失實謂之妒功生事則可其恨之者至云黨倭奴以壞戰局又云丁欲自據高麗作夜郎王冤矣○日本自

野獲編

卷十七

西

扶荔山房

古凶狡非諸國比以元世祖威力十萬之衆僅三人得還復屢招之不至本朝入貢甚虔雖以胡惟庸事暫絕後仍通貢每天朝主上新立頒用日字勘合可考其嘉靖間人寇閩浙者乃島中賊倭如中國洋船其國主不及知也大抵來貢不過利中國貿易初非肅慎越裳可疑故或踰期不至中國亦不詰責之正合來不拒去不招之義石司馬乃欲以封貢糜之保其爲忠臣孝子愚矣李宗城以臨淮勳衛銜命渡海欲借此以復先世曹國公故封石司馬亦面許之甫至朝鮮卽令沈惟敬執藥鞬庭趨旋爲沈部下計怵盡棄節印單騎逃入關貽

笑遠人賴上恩慈不誅又三年而丁徐之事繼之狼狽脫走跡同亡虜豈止委君命於草茅其辱國甚矣石之負乘不待言其初蘭溪在首揆亦不得辭責

日本和親

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故浙江餘姚人也受李氏恩眷已久後復多所需求李氏父子漸疎外之龍光積忿未發會如松奉征倭之命先勝於平壤道後敗於碧蹄館久戍朝鮮而封貢議起如松頗附會文帥宋應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結東征之局此實情也一時抑和主戰者議不得伸漸謂軍中行賄媚倭至甲午四月且

野獲編

卷十七

五 扶荔山房

有和親結好之說龍光遂借以傾李氏上急變告如松私許日本與天朝和親御史唐一鵬等信之遂露章劾如松并東征在事諸臣科臣喬允因而和之上命訊之實無此事下龍光究問主使之人不得法司擬以杖譴上大怒先命立枷後遣戍不數日遂死三木之下按古來北虜與中國和親唯漢唐有之未聞島夷敢萌此念若云日本願獻則高麗進其國女子在祖宗朝自有事例似亦可許至於公主下降則納幣賜敕宴使定期古來一有故事軍中安能偽飾以欺外夷況倭奴狡猾為諸夷第一非沈惟敬輩所能籠絡造為此說者皆出東

征矢志游視流詭都中而言路一二無識者遽登之白簡至紛紛為諸龍光訟冤辱朝廷而羞士大夫真可痛恨于文定與石司馬私恨遂記之筆塵以為信然失國體矣○封事初壞李宗城逃歸上命急遣一科臣往而皆憚行羣起諫止上意已悌會曹學程有和親割地之說聖怒遂不可解錮獄十年而始釋蓋鮮倭本與國其婚姻乃恒事但訛云天朝則可恨矣

程鵬起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思為名多所采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岡卿文熙議集浙

野獲編

卷十七

六 扶荔山房

直福粵瀕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為悠繆不經之甚旋為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罷不行矣有一妄男子程鵬起者求往海外暹羅國借兵以攻關白可令回師自救以解朝鮮之困石司馬大喜以為奇策即請於上加參將職銜給餉召募其寮掾二十人皆無賴椎埋輩也並授指揮充中軍旗鼓等官先入朝鮮約會師之期索其賂數萬至閩廣造船募兵費餉數十萬俱匿入橐中盤桓海上不發始為言者論罷輟行後石得罪田東洲樂秉中樞捕程咎數十論戍逃歸至今往來南北構數十女優及惡少數輩遇豪家即令演劇以博

纏頭間有挑之者旋使薦枕連宵問日恬不知恥又遍拜薦紳名公稱弟子余嘗遇之廣坐中歷指其扮戲諸婦曰此爲鄒爾瞻老師所愛此爲顧叔時老師所賞以一漏網健兒汚蟻賢者至此而薦紳先生無一呵叱之者異哉

### 暹羅

倭事起時有無賴程鵬起者詭欲招致暹羅舉兵搗其巢以紓朝鮮之急其說甚誕一時過計者又恐暹羅入境窺我虛實且蹂踐中華于穀峯宗伯時在春曹極訕笑之以爲茫茫大海不知暹羅在何方所云調征者已

### 野獲編

####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可笑乃又憂其入內地比待其來時再議之可也其言似是然暹羅實與雲南徼外蠻莫及緬甸相鄰陳中丞用賓撫滇嘗欲與協力圖緬夷爲郡縣可得地數千里事雖無成然其國濱海而可以陸路通無疑矣程鵬起泛海求援固屬說夢卽于公譏詆亦未得肯綮于久爲禮官暹羅爲人貢恭順之國其道里圖經何以尙未深究

### 金丹說客

金丹者吾邑諸生也素以舌辨見稱微有拳勇時蔣洲等入海游說未歸當事俱憂之募能再往者拜官丹出

應募成約而歸胡司馬嘉其功卽以都閫題請丹時本業已荒遂就右列歷官閫參將中白簡歸用降汪徐諸酋勞敘功得世本衛副千戶丹爲先大父客余幼時尚識之其子病廢不能襲其孫貧而無賴非承勇爵者黃雖尙存已付高閣然較之蔣洲輩不蒙寸賞已爲優矣

### 沈惟敬

沈惟敬浙之平湖人本名家支屬少年曾從軍及見甲寅倭事後貧落入京師好燒煉與方士及無賴輩游石司馬妾父袁姓者亦嗜爐火因與沈善會有温州人沈嘉旺從倭逃歸自嚮於沈或云漳州人實降日本入寇

### 野獲編

#### 卷十七

大

扶荔山房

被擒脫獄沈得之爲更姓名然莫能明也嘉旺旣習倭事且云關白無他意始求貢中國爲朝鮮所遏以故舉兵不過折柬可致袁信其說以聞之司馬惟敬時年已望七長髯偉幹顧盼然司馬大喜立題授神機三營遊擊將軍沈嘉旺亦拜指揮與其類十餘人充麾下入日本司馬旣以封貢事委之言無不合言路交攻不爲動沈留釜山年餘廷遣制使二人往封以惟敬爲宣諭使偕渡海臨淮李小侯旣逃朝命副使楊方亨充正卽以惟敬爲副使之過海至山城州草草畢封事而倭留朝鮮者終不去貢事亦不成石司馬以違旨煽倭下

獄沈為督府刑司馬捕至京論斬妻子給功臣為奴惟敬無子妻為南妓陳淡如少亦知名時已老矣沈誅後部曲星散淡如與嘉旺俱不知所終。惟敬渡海時余家有一舊僕隨之及還云日本國多風四時皆然四面皆至所謂颶風也俗好樓居至十餘層而又不善陶埴卽王居亦以茅覆故易敗亦易成土俗與舊傳略似唯所譚用箸最奇其俗侈於味強半海錯中國所未名者每宴會雖黃白雜陳不設七箸臨食則侍奴取小材長尺許者對客削成札人置一雙既餽便對客折之不復再用每堂廡間必設箸材半楹以備朝夕供具日必再野獲編

卷十七

无

扶荔山房

斬蛟記

關白之犯朝鮮朝議傾國救之時宋桐岡應昌以少司馬督師專征宋無闕望能大言次年將內計有物色之者因力任東事大司馬石東泉主之內閣則趙蘭溪暫代首揆唯石是聽特遣二主事贊畫皆妙選才望賜四品服以往宋亦加服一品得僉副帥以下事權特重後碧蹄館敗歸師遂不振次年癸巳一贊畫者以拾遺論

罷其人故者夙名士為太倉相公門人號相知意其能援手時競傳關白已死遂作一書名斬蛟記首云關白平秀吉者非人亦非妖蓋蛟也漏刃於旌陽化成此會素嗜鵝在朝鮮時曾謀放鵝於海中關白恣啖因得刺刃而主之者墨陽大師也記出遠近駭怪其同邑先達遂作關蛟記詆之以快宿隙究之關白實未死此君亦未得出山而太倉相公會見此記與否皆未可知也。○斬蛟之記亦有所本潘璽卿雪松士藻馮司成癸未所錄士滯符臺十年在京借諸名士立講會每云吳猛鎮鐵柱官實多逝去者許真君約後千年當生八百散野獲編

卷十七

无

扶荔山房

仙誠此孽魔今正其時矣我為一人與某某等皆同列余師司城公亦其一也京師信之競求附仙籍潘一同年素不預講亦遙隸羣真起大宅埒王公云拔宅上昇時勿令資產有所遺司成見而姍笑之又袁中郎為吳令時與彼中一名公交厚名公素以聖人自命者每論事輒云如來如此說大士與我商略亦如此說其他稱引果位不勝紀袁談及必撫掌不已又屠緯真在湖上一日忽對余曰昨日吾解一大紛關壯繆蘇文忠各來枉顧二人素未識面偶蘇舉曹劉並稱壯繆震怒謂小子何敢辱吾兄至與阿瞞伍蘇爭之甚不服兩相構鬪

不休若非余力解則東坡飽老拳矣屠爲予父執第俯首匿笑不敢對大抵才士失職往往故爲夸誕以發舒胸中磊塊不足信亦不足哂也

### 征安南

嘉靖初年安南久踰貢期又侵奪廣東欽州四峒朝議欲問其罪時王文成新起征田州威名甚重桂文襄暴貴用事諷王乘兵力取安南爲己功王不應恚甚嗾人論之奪其世爵○又數年安南尙不賓時閩人林希元者爲欽州知州林故名士從卿寺外謫負才不得志乃上言安南可取狀凡六疏猶不止時夏文愍新登首揆

野獲編

卷十七

圭

扶荔山房

林同年也以保境息民爲言林說遂不行僅勒莫登唐歸四峒獻代身金人遂罷兵林鄉人李默移書戲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拜之相蓋譏林貌寢也夏貴溪不欲用兵亦謀國遠慮迨其後議復河套又力主其事致陷重辟蓋貴寵已極復思以書生開茅土此與桂安仁同一肺腸卽張永嘉當局會議恢復大寧三衛故地使其說果行亦必至債輟取禍矣○安南議起時太師武定侯郭勳欲因以希上賞奏請勒禁兵及各路師待發已得旨獨戶部左侍郎唐胄力諫有七不可之說且云太宗以黎季犛弒篡殺使臣諸大罪討之兵

已歷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贖罪及不悛而後滅之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縣之仁宗每以爲恨至宣德再叛楊士奇等舉先帝遺意以聞宣宗亦曰皇考追憾此事時形慨歎朕屢聞之遂決意棄焉世宗聞其說亦爲心動時咸寧侯仇鸞尙書毛伯溫等奉命兵餉已集乃遣禮部尙書黃綰往諭其後莫登庸服罪罷兵而還卒用胄策其全中國生靈多矣今上癸巳甲午間日本侵朝鮮至調天下精兵夷漢俱擾卒不得要領而海內物力已竭矣使有唐胄其人當不至此袁中郎論朝鮮事云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爲之佐鬪不亦惑乎斯語可念

野獲編

卷十七

圭

扶荔山房

### 安南納款

安南在本朝凡三征而三定之人知之矣不知元世祖時亦征之凡三次而後輪服特未及郡縣之耳初征時故宋陳尙書子丁孫及其婿梁奉御蘇少保子蘇寶章及趙孟信葉郎將等俱降附蓋宋遺臣逃異國不特陳宜中入占城也陳日烜在元世祖朝僭國號大越主憲天體大明光孝皇帝更名陳威昇年號紹寶元兵陷其國都而歸本朝自宣德棄地後尙修朝貢嘉靖初莫登庸篡黎氏自立亦建國曰大越改元明德禪位於子方

瀛改元大正分所部為十三承政司以擬天朝之布政各立憲察司以擬按察又各立總兵使司以擬都司及上赦之革其王號降封方瀛子福海為安南都統使賜以銀印秩從二品其十三司改為宣撫然而仍帝其國不用所賜印且名入貢曰交鄰其後不復守三年入貢之約且侵粵西無虛日蓋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元時獻代身金人以精金為全軀以大珠為兩目但不知莫登庸嘉靖間所獻其製何若又安南人自稱其國為阿南國至今尚然福海死子宏漢嗣嘉靖末年漢歿子莫茂洽嗣後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溺死其國漸亂莫氏相傳凡五十餘年至今上初年而黎氏又興先是黎諫為莫登庸所篡其子寧猶奉黎祀又三世為黎惟邦與其故臣鄭松協謀起兵誅滅莫氏盡復故土惟邦死黎惟潭立始以情事上聞且進代身金人以求封號時萬歷二十五年也上嘉其意封都統使如嘉靖故事別鑄印以賜之又七年而惟潭死子惟新襲位不告哀不入貢亦不請封詔命詰責之始以年幼初立國內逆賊構亂為辭上命姑貸之仍許通貢封爵如其父再請給印時屢勘無他乃又賜以新銀印上表謝恩貢奉如期較先朝更恭順云

仇鸞談兵之謬

仇鸞自庚戌秋虜人得上寵比王子追倖恰二年耳其間意氣之驕盈議論之舛謬概難枚舉即如辛亥六月虜報漸急鸞奏請欲自領京兵民兵迎賊而以邊兵分遣附近追勦零賊且許軍馬食民田禾大學士嵩乃言今歲調遣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今却遣兵出外以待零賊而用京兵民兵以迎大賊臣等莫喻其意云何又行軍紀律有擅取一物者即斬寧使虜過田苗食盡必不可下此一令會禮卿階亦言之得旨允行七月鸞又請借民田車以備戰守上曰去歲造完戰車專備禦敵如何又取民車益增騷擾不允行蓋建白乖謬而君相俱疑厭之矣是年鸞出行邊惟督臣與雁行即巡撫亦僉坐不敢具賓主若兵備則竟隔侍鸞晏然受之人謂其器滿將覆矣○初仇與嚴共事夏會得志情若父子既已同諸大臣入直撰元文遂擬郭助故事欲擠嚴而獨擅大柄嵩始恨之而仇亦密以嵩父子貪橫事上聞其說幾行矣嚴乃益結徐共排鸞因其死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以至夷滅是時嚴徐尚未有隙弇州獨歸誅鸞之功於徐未必盡實然實錄中亦云徐階密疏鸞通虜悞國狀上始驚收其兵權鸞因悻

野獲編

卷十七

書

扶荔山房

死未知何據

殺降

嘉靖丙辰倭會請降時督帥為胡襄愍宗憲許以不死

已上疏於朝既而有流言謂賊首汪直汪五峯者與胡

少保俱徽人潛通重賂貸其族誅胡悻懼無策趙文華

正以少保視師勸胡追還前疏盡改其辭汪會輩遂俱

授首近年壬辰寧夏之事亦然初呼承恩受圍既久乃

請降於監軍御史梅衡湘國楨亦許貸其命且授以官

承恩欣然斬劉東陽諸叛賊以獻既而督臣葉龍潭夢

熊媿功非已出決策誅之遂俘之朝寸磔於市梅恨甚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荔山房

有詩曰棄甲拋戈滿路旁家家門外跪焚香軍門忽下

坑降令關市翻為劫奪場計就平吳王濬老謀成返晉

介推藏山中黃石休相問已乞仙人辟穀方其怨怍可

知矣自古殺降必非陰福然汪悻之流毒南北即戮之

非過也

奇兵不可再

戚少保繼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於山中習放鳥

銃火鼠之屬適林莽中有羣猴見而竊效之久之猴之

技勝於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與戰必不利乃

匿勇壯於隱處而以輕銳挑之佯北先擲諸火器於山

嶼內倭之迫者尋至猴見髯跣橫行不類所習覩疑為

異獸將噬之爭燃火發砲倭大駭狂奔死者枕籍伏兵

四起遂獲全捷往丙戌丁亥間顧冲菴養謙撫遼左倭

得海上零倭數十皆貸命以實行伍私念大虜目未識

島夷可以奇勝之一日報虜騎人犯命諸倭仍故裝匿

中軍候戰酣時忽執刀跳躍齊出虜驚未定則霜刃及

馬足皆踏仆就戮餘騎迸散顧因以奏功他日虜再入

復命如前法赴關遂無一人還者蓋虜奴知其技止此

已先為備矣乃知田單之牛劉尋之驢俱已陳芻狗再

用未有不敗者如戚少保出奇真堪大噱

野獲編 卷十七

美 扶荔山房

武弁報恩

錢寧微時受知於右都督毛倫後倫坐劉瑾黨論承戍

揭黃停襲迨寧用事為之夤緣赦罪為編氓比倫死其

子毛錦請襲世職兵科給事潘勛駁之謂倫因壻楊玉

入劉瑾黨朋好亂政即十世不可宥其祖職萬無可繼

之理蓋玉與張文冕等俱瑾第一用事羽翼已駢斬於

市久矣至是寧勢熏灼擅回天之力請於上命錦仍襲

指揮使以報倫知遇焉嘉靖間會司馬銑以復套事見

法其愛將李珍者榆林人也先為遊擊將軍坐法貶行

伍曾愛其能從徒中超復故官曾得罪後分宜榻憾之



不已又欲羅織殺其子淳令人劾珍尅侵軍餉數萬餽  
淳免其入京賂要津比逮至拷掠窮治備極五毒終不  
承銑子受賊事法司乃止坐珍減餉論死而淳得免若  
珍者不知何如人然以死存孤使會氏不至夷滅庶幾  
有國士之風錢寧罪惡死不足贖亦能不負恩地曲報  
知己俾延世爵其善亦豈可沒今之士大夫讀書知理  
義者有愧武人多矣。李珍尋以庚戌虜警赦出復用  
至大將

款議有所本

隆慶四年北虜俺答失其孫把漢那吉時高中元在關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王鑑川在邊議還之以易叛人初甚譁而後卒得成功  
其論雖創實有所本宣德十年北虜脫火赤等三人歸  
附言其酋朵兒只怕率騎三千近在涼州失其甥卜會  
罕虎里乞還之時皆不之信先是朵兒只怕從和寧王  
阿魯台歸附已拜為都督阿魯台也先所敗朵兒無  
依常寇涼州其甥為邊將所獲故遣使求款上與兵部  
書王驥議謂宜遣人招撫乃救邊將同脫火赤等往  
論但盡歸涼州所掠人口亦還爾甥若萌異心妻子不  
保矣後果如所策高中元豈先具此藁於胸中耶抑暗  
合也若嘉靖末宣大總督楊順之納淫婦桃松於寨致

虜大入相嵩居內遂欲棄大同右衛真無策矣

蔡見菴憲使

隆慶間北虜效順各鎮議馬市講款虜酋俺答貢馬至  
宣府其妻三娘子者專虜中事時蔡見菴可賢憲使備  
兵陽和正同督府宴犒於城上蔡少年登第丰姿白哲  
如神仙三娘子心慕之在城下請於督府曰願得兵道  
蔡太師至吾營中一申盟誓以結永好蔡出城至其營  
正奉湏酪為壽忽以精騎數十擁蔡北去塞上大駭欲  
迫然諸若俱案堵未敢遽議勦數日後仍送蔡入城則  
虜婦已薦寢於毳帳數夕矣自此邊塵不驚西陲寢烽

野獲編

卷十七

七

扶荔山房

者數歲蔡坐此被議罷歸三娘子每至邊輒以蔡為問  
一時推轂者亦眾因再起再廢至壬辰夏劉哮之亂言  
者復以邊才薦又用為寧鎮河西道既奏功進大參又  
以言歸甲午再起遼東未久仍被議去而蔡亦暮年矣  
關氏自獻邊臣不能守慎獨之戒於廉隅或稍妨而威  
重亦未失遽遭吏議而屢蹶不振惜哉

京營操軍

京師禁兵號稱數十萬然皆尪弱又大半頂名無一能  
操戈者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戒嚴四守至不任登陴後  
趙大洲貞吉相公有分營操練之議竟無寸效頃年庚

黃會健齋乾亨為光祿少卿故以御史外謫有仇直聲  
議欲選三大營并罷諸弁不任事者此疏初傳京城洵  
洵曾不知也時光祿兄見臺同亨為工部尚書一日入  
朝為無賴武弁數百人擁其輿訴且詰至於詬詈幾碎  
其衣冠急避得免蓋候傳草疏者為司空也使其得請  
允行必有領軍張彝之變俯仰古今可為浩歎

兵事驟遷

嘉靖間不次用人如議禮張桂諸公不必言後倭虜事  
起西臺中則有王思質好以御史庚戌守禦通州功陞  
僉都御史既而倭事起胡梅林宗憲以浙江巡按御史

野獲編

卷十七

无

扶荔山房

陞僉都撫浙此皆兵事驟興難拘典制若通政趙甬江  
文華出視倭警歸而報曰旦夕且平未幾倭大熾懼上  
譴責乃告許吏部尚書李古冲默出題諷訕上大悅從  
工部侍郎直陞尚書太子太保仍出視師則人人切齒  
抑不可比於軍興矣此後登進遂少有超異者惟隆慶  
間張學顏以山東副使陞僉都撫遼東劉應箕以山西  
副使陞僉都撫大同吳兌以河南副使陞僉都撫宣府  
雖以才望亦出高新鄭掌銓報宿知也至今上乙酉陞  
薊州兵備副使顧冲菴養謙為僉都撫遼左則以邊才  
素者庚寅陞蘇松兵備副使李養愚洙為僉都撫應天

則以先朝直臣此後不多見至壬辰寧夏功成監軍御  
史梅衡湘國楨當不次大用然猶先轉太僕少卿尋以  
僉都撫大同蓋當事者猶斤斤惜名器稍迂其途以酬  
功而御史逕超僉堂遂絕響矣

尅復松山

陝西邊防以宏正之失河套為第一要害次則嘉隆間  
之失大小松山皆關右虜族內犯最緊巢穴也河套在  
寧夏鎮自夏文愍曾襄愍被禍以來無人敢再議今則  
以為必不可復且必不宜復矣唯松山在甘肅鎮自為  
虜寇賓免所據之後內地僅有一綫之通先朝西方名

野獲編

卷十七

辛

扶荔山房

將如馬芳濱死猶以不及恢復松山為恨近日萬歷戊  
戌三邊督臣李次溪汝甘肅撫臣田東州樂甘肅總兵  
達雲道臣劉敏寬等厚集夷漢將士盡銳勦殺虜眾舉  
族遁去大小松山盡入版圖建築城堡以蘆塘等城屬  
固原鎮紅水河等屬臨洮鎮河壩嶺等處屬甘肅鎮其  
地東阻黃河北控寧夏之賀蘭山西南連接莊羌蘭靖  
諸邊延袤千餘里號為沃土於是甘肅千四百里之衝  
俱安枕矣功狀條上於朝再覈得實李田俱晉官銜蔭  
世襲錦衣達雲外衛世千戶其賞似未足酬勞今上武  
功雖盛此役尤為後偉云

西南諸捷

今上用兵西南大抵多捷如萬歷乙亥四川之平九絲  
拓地幾千里時大將為劉顯癸未之緬甸大酋莽瑞體  
反糾隴川會岳鳳同逆鳳為遊擊將軍劉綎所擒俘獻  
闕下綎即顯之子後屢為大將又越三十七年歲己未  
為楊鎬所給戰歿於遼左當俘鳳時申許二相俱峻加  
三孤又如萬歷癸巳緬酋多俺又反陳用賓擒斬之萬  
歷丁酉順寧府土酋猛廷瑞大候州土酋奉學叛討滅  
之各改流官萬歷丁未隴川酋多安民又叛歸緬滇兵  
亦舉平之此皆雲南一方事至川黔之滅播川平苗仲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梅客生司馬

麻城梅客生 國楨 大司馬少登公車高才任俠其中表  
劉思雲 守有 亦大司馬 天和 孫時領緹騎與江陵吳門  
二相相暱而好文下士梅每游京師輒以羽林衛士給  
之因得縱游狎邪如杜牧之為淮南書記時嘗題詩倡  
館有門垂夜月梨花冷簾捲東風燕子寒之句為時所

膾炙後至癸未始登第齒已長矣出為邑令入西臺會  
劉倬倡亂朝廷大震乃上疏力薦遼帥李如松往討而  
請身監其軍至則親環甲冑當矢石屢挫賊鋒鎮城窘  
急亦自相魚肉獻賊自贖因奏功還峻遷中丞開府雲  
中以至右都御史贈今官如松在環衛故與梅為方外  
之游握手銜杯誓以功名各自奮果不負所期云如松  
後以遼帥戰歿梅亦終保身名而卒○如松為寧遠伯  
成梁長子有弟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至大帥俱善以  
酒色苞苴籠致縉紳有徽州謝存仁號太涌者為遼陽  
道參政如梅為鎮帥出其愛妾一幅畫者與角飲謝酒

野獲編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酣相娛謔立遣輿贈之其人固燕市娼以美冠都下者  
兄弟才術大都不出此今楊中丞滄嶼 編 撫遼時亦與  
如柏結義兄弟曲宴私覲大抵如前所云建 匪 茹楊  
從田間起督師以大兵四路出關如柏時以遼帥起廢  
於家楊請於朝使將中軍以為功在漏刻為李氏茅土  
地既知事不就陰檄如柏率部全師歸杜劉二帥不知  
其旨第奉令剋期深入救援路絕隻輪不返李成梁始  
起遼東不為無功至是一敗不復亦皆如柏之力楊李  
俱論斬如柏死獄中士大夫素以豪傑自命不幸為此  
輩所參誘入其彀中究至悞身以悞天下悲夫○先是

援朝鮮時蔚山之戰城已垂危因楊鎬欲李如松居首功不許南將先入下令退還倭衆乘之天朝全師俱潰識者恨之

### 福將

古云薄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此語信然李少師于田身長八尺腰腹十圍望之知爲巨公播事正亟用爲制帥一鼓滅之會以憂歸而運道告梗旋從苦次起治河因開泃河爲百世利其舉動安詳語言敏贍又粹然文士也已酉遼東邊事漸棘時李已秉中樞余妄獻一議謂當亟將遼地改爲郡縣使文吏得展其才專其責且

### 野獲編

####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使武弁亦嚴刀筆吏不敢恣橫如舊時而畿陽寬奠清河外諸要地爲撫臣趙楫鎮臣李成梁擅行割棄者亦可從此清出李大喜是其說而事體重大衆議未諧議因中格此舉果成亦不足爲遼重輕而此公虛心聽採亦見一斑使其今日在事遼事未必敗壞至此如天之不愆遺何播奏凱後上欲踐初約封以世伯爵首揆沈四明力沮之而止○少師乙巳年從濟上憂歸而安氏爭地事久不決李從苦次抗疏謂播地寸尺不可授安且悔當時不盡一時兵力并安氏滅之蓋才大氣銳自不以縣遼爲非也

### 進銀立兵營

丁酉戊戌間礦稅盛興奸輩競爲欺罔己亥三月有福建福清縣舉人林章者同百戶王官把總徐希昌等上疏乞於淮南一帶買鹽行引又求於大江天寧州黃天蕩二處養兵以防寇盜且進銀一萬三千兩以營上時閣臣憂之上疏直云大江之中浩渺賊藪此輩欲得之爲巢穴以聚衆起事其志不小上允其奏逮諸人下詔獄治之則此萬餘金乃揚州監生代出而林章主其議以上疏法官恨之相繼死狴犴全盛之世主上偶計刀錐羣小遂借以售奸名在賢書者亦思盜兵逞志言

### 野獲編

#### 卷十七

三

扶荔山房

利之害至此

### 名器之濫

宋時雜技異途亦有虛銜如某州醫學助教之屬以優假間里中雜流耳惟本朝則凡醫人出入貴家者輒求得告身稱太醫院吏目門下奴目客則稱禮部鑄印局大使遂儼然銓曹選人矣又如武途雖云雜冗乃兩都元樞以劄付餉親友初猶名色把總耳今乃不書都司則書守備矣初猶一二人近來普天皆是矣夫都關係正二品大帥國初列方伯之上守備專制一路領勅行事此豈兵曹得給劄除授乎昔至德間大將軍告身纒

易一醉官和問朱勛家奴皆拜橫行刺史衣金紫行酒  
炙無乃似之但其時何時也

武臣異稱

往時浙弁牛姓者官副總兵上揭張永嘉相公自稱走  
狗爬見其甥屠諭德應峻恥之至不與交然此右列常  
事耳江陵當國文武皆以異禮禮之邊將如戚繼光之  
位三孤李成梁之封五等皆自稱門下沐恩小的某萬  
叩頭跪稟又何怪於副將之走狗耶

都督將軍

古人都督之名甚輕如賈充伐吳其帳下都督周覲見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錄充入一徑蓋不過牙門列校之屬耳然其時卽充已  
有都督秦涼諸軍事之拜出爲方鎮大帥自是六朝皆  
然至隋唐因有某州都督遂爲郡牧正任矣宋世以宣  
撫使爲兵官第一得斬節度使以下其後又以宣撫不  
足重加宰相呂頤浩爲都督而張浚因之乃至中書三  
省亦奉行其文書而尊寵古今無匹矣本朝以此銜爲  
右列流官之冠其秩正一品而同知從一僉事正二超  
六卿之上其貴幾埒晉唐此後因以爲正總兵官帶銜  
未幾而副將亦得之遂囊鞬而趨走於撫院之庭又何  
論制府至嘉靖之末馬芳以遊擊奏功世宗特加右都

督則偏裨亦領此秩愈不足重矣若將軍則秦漢以來  
乃制將軍號其後名稱漸繁不可備指本朝以鎮國將  
軍爲正一品以待宗室郡王之支子次則輔國奉國而  
大帥之掛印爲將軍者如鎮西征西征虜平虜之屬尙  
是雄任若龍虎驃騎以下則爲二品至五品散官姑爲  
美稱而已其最猥下者則殿廷侍衛之大漢擺列之紅  
盔亦以市井丐乞得稱將軍而賤極矣

叉手橫杖

今胥吏之承官長與僮之侍主人與夫偏裨卒伍之事  
帥守每見必裨袖撒手以示敬畏此中外南北通例而  
野獲編 卷十七 扶荔山房

古人不然如朱岳鄂王初入獄垂手於庭立亦欹斜爲  
隸人呵之曰岳飛叉手正立岳悚然聽命是知古以叉  
手爲敬至今畫家繪僕從皆然則今之垂手者倨也古  
伍伯在公庭必橫杖待命其怠傲不遵命者始直其杖  
余觀今禁門守卒與武弁輩每遇大僚出入俱直立其  
杖大呼送迎無一人敢橫持者蓋古今不同制如此又  
古大帥泣事文武官爲之屬吏者不過庭趨聲喏今皆  
蒲伏叩頭無敢言及喏矣若撫按之待其下惟由科目  
者尙得打躬請揖讓之禮他如州邑佐貳類首階下與  
隸卒無異想古人亦不然

野獲編卷十八目錄

刑部

國初用法嚴

籍沒之酷

熱審之始

罪臣家口異法

國學儒臣荷校

復辟酷刑

朝審主筆

三楊子孫不振

遣使審恤之始

恤刑

吏役參東廠法司

矐仇人目

梁文康子殺人

叛臣妻女沒官

趙麟陽司寇仁恕

告訐

野獲編

卷十八

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劉東山

嘉靖大獄張本

嘉靖丁亥大獄

再證李福達事

權臣黨惡

罪臣孥戮

宮婢肆逆

同名枉死

劇賊遁免

嶺南論囚

王大臣

憂危竝議

乙卯閩官

廷杖

立枷

江南訛傳

冤獄

冤親

妖人遁逸

逸囚正法

野獲編卷十七終

野獲編

卷十七

事

扶荔山房

手刃逆奴

齊韶冤死

弟子醜師

崔鑑孝烈

野獲編

卷十八 目錄

十一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刑部

國初用法嚴

洪武九年丙辰營謹身殿誤奏中等匠作為上等上怒命悉棄市不許覆奏時工部尚書薛祥極諫上乃命用腐刑祥又奏曰若是則千人皆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復之始可其請此猶工匠也至十五年上罪通政使曾秉政賣四歲幼女回鄉不能為人之父命關之則極刑及於大臣矣然猶賜勅而遣之太寬晚年垂訓又云子孫

野獲編

卷十八

十一 扶荔山房

做皇帝不許用劓剕閹割等刑敢有請用者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其為禁更厲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然至宣帝時尚用腐刑即士人往往罹之正統初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擅閹幼童見之彈章上貸不問至天順二年七月命官監徒四十四名則似乎淫刑然自此後不聞此刑及士大夫矣

籍沒之酷

永樂初逮至嘉興知縣李鑑鑑言臣誠有罪幸陛下矜恕上問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亨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瑄未

有亭姓名上日罪至於籍不輕矣雖當連坐而不籍尤  
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鑑爲吾邑合治狀不知云  
何但姚氏被其厚恩幾以身殉之賴上聖明得免蓋瑛  
之虐焰已布聞上亦稍厭之矣至永樂七年新進士王  
彥自陳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臣  
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上日學至中進士亦成  
材矣有罪能自陳可矜并其家宥之至十年浙江送至  
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請如法罪之上日濂儒者  
事皇考於開創有勞其孫子雖奸惡之親念濂當宥可  
遣歸是時上心已悟奸黨株連之濫俱出陳瑛羅織瑛

野獲編

卷十八

二

扶荔山房

旋以罪誅死故解網之仁如此李鑑旋召入爲御史其  
冒重辟救無辜直當於古人求之吾邑宜尸而祝之者  
○永樂初發教坊及浣衣局配象奴送軍營姦宿者多  
黃子澄練子寧方孝孺齊泰卓敬親屬而其他奸惡則  
稍輕矣其逢迎上意俱陳瑛一人卽赤族不枉也

熱審之始

今制遇暑月則刑部請上命審情罪之輕者釋之稍重  
減等恐獄狹人衆以致疫此實本朝聖政前代未有文  
皇之初其時止甦輕罪或出獄聽候而已至宣德二年  
七月上諭三法司今盛暑朕與卿等深居靜處猶覺可

畏罪囚鬱蒸煩懣安得無病宜爲檢看卽具所犯來奏  
勿得久淹三法司刑部尙書金純等上奏疏決上閱之  
凡決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三年五月尙書金純以疾  
在告上令太醫往視藥時上以天氣炎熱勅法司疏決  
滯囚純不加意屢從朝貴宴飲上聞之怒下純錦衣獄  
治之上乃親閱獄囚決遣五百七人然猶聞歲一行至  
孝宗登極始令遇夏月凡監犯可矜疑者俱上聞減等  
或竟釋放歲歲行之自是熱審爲故事聖人如天之澤  
遠矣○按會典載永樂以來熱審但用三法司官至正  
統末年始以大璫一人會審又至成化間定五年一大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惟命司禮掌印內臣主之出則張蓋列騎正坐於棘寺  
堂秋卿以下俱列侍遂循行不改以至於今又據王龔  
州所紀以爲始於英宗朝遣司禮太監金英是矣但英  
之遣熱審在正統十四年此見之實錄者與會典所記  
正合其說似無可疑惟王教愍傳云正統六年命大璫  
興安同王文審重囚則不始於十四年并不始於金英  
矣先朝典制俱付之傳疑非史官之責歟

罪臣家口異法

叛臣妻女賜勳臣此國初例至今行之若永樂初將奸  
黨方黃諸臣妻子配象奴發教坊司發浣衣局此文皇



特典非律令所有也至正統十一年大理寺丞羅綺以  
事忤王振及振所寵任錦衣馬順至籍沒其家綺充遼  
東廣寧軍將家口付浣衣局後雖赦還亦慘辱極矣天  
順初元于謙愛將都廣范廣為曹石羅織死至以其家  
小賜降虜然皆為權臣所陷也成化間福建指揮楊華  
故相楊文敏榮孫也以殺人逮至京伏法矣其妾因逃  
捕發浣衣局則亦以奸黨法處之然華之罪止一身榮  
之功可宥十世何至罹此慘禍哉宏治以來此等事不  
復聞矣○正統十四年五月御史樞華以福建捕賊時  
編夫民為甲製兵器自衛致反賊鄧發七因為亂上

野獲編

卷十八

四 扶荔山房

國學儒臣荷校

正統中李忠文公時勉以祭酒被三木天下恨王振之  
兇暴肆橫人士至今切齒然而忠文亦微有可議處先  
是正統七年國子監丞汪賓以貪暴被枷於監門之首  
賓求諸僚申救忠文怒其人疏發賓在任同前祭酒貝  
泰不法有玷師儒且自請向來失糾之罪上下其章賓  
竟坐戍威遠衛按賓官雖卑亦儒臣也貝泰又其前任  
同寅豈可於兩人得罪之後復加下石當賓荷校王振

竊柄已久則此舉必當諫止乃以白簡助其焰末一年  
而身亦櫻此罰矣豈真出爾反爾哉

復辟酷刑

列聖以來恪守太祖定制無用刑於律所不載者惟天  
順元年正月英宗復辟刑官奏于謙等罪惡情由越二  
日得旨云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本當凌遲處  
死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家下人口充軍妻小免為奴  
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  
充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俱發為民蓋  
廷議于王等六人謀反凌遲循等九人知反故縱皆斬

野獲編

卷十八

五 扶荔山房

故皆下一等今史抹却謙等去手足不書意者慮為先  
帝新政累故削之耶但極刑寸磔則有之無斷絕手足  
者或覆奏時上又除手足之條此說近之○武宗朝剝  
流賊皮以飾馬鎧出入必乘踏之諫者以太祖有厲禁  
為言而上不顧也太祖開國時亦有賊官剝皮囊草之  
令遭此刑者即於所治之地留貯其皮以示繼至之官  
聞今郡縣庫中尚有之而內官娶婦者亦用此刑末年  
悉除此等嚴法且訓戒後聖其詞危切况臣下乎嘉靖  
間新城知縣吳瑗誤聽一後妻訴子不孝命支解之為  
都御史金清所劾且言此子非不孝者上怒杖一百戍

邊邑令寸磔無罪人竟不償死此是何法

朝審主筆

獄獄專屬刑部惟朝審則上請例以吏部尚書主筆所謂冢宰無所不統最為近古至五年大審乃遣大璫一人泣之則巍然正坐而刑官夾侍左右殊令人短氣今人皆謂起於成化十七年四月遣太監懷恩及閹故相王毅愍少傳則正統六年辛酉命中貴興安審錄兩法司罪囚文時為大理卿於招情矜疑者悉能背誦興安歎服則似不始於成化○又景泰六年乙亥二月帝命太監王成會三法司及刑科審錄在京刑獄及南京各省皆然按是年既非丙辛大恤之年且二月又非熟審之候而以內官率刑官從事蓋又屬劫舉而中涓預聞詔獄已非一日矣

野獲編

卷十八

六

扶荔山房

三楊子孫不振

楊文貞士奇之子稷淫惡殺人坐斬瘐死錦衣獄人知之矣楊文敏榮之子恭以尚寶司丞居家與人爭產法司論杖為民遇赦求復職而英宗不許其孫泰為建寧衛指揮與子華殺人為西廠汪直所發坐斬籍沒楊文定之孫尚寶丞壽毆死家奴其奴乃宗室賜其祖溥者事覺刑部尚書俞士悅言壽罪雖律當徒然奴由恩賜

又祖所愛今壽殺之有虧忠孝請勿以常律論賴大理卿蕭維楨爭之得免然則三楊後人俱不能承堂構矣寧特杜荷房遺愛為千古所慨耶○胡廣之子種亦坐殺人抵罪

遣使審恤之始

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遣其屬分讞天下獄囚其事起於正統年間然而時舉時輟至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翼因災異陳言請如英廟時遣刑部審錄省直重犯寬恤以召和氣時廖恭敏莊為刑部左侍郎以歲儉民貧差官不無擾民但令撫按及按察司自

野獲編

卷十八

七

扶荔山房

清刑獄其遣官俟豐年再議時大司寇為陸瑜以恭敏為先朝重望直臣不能奪也至四年又奏行之然但及兩直隸耳又至成化八年壬辰始命刑部差郎中大理寺差寺正各奉勅往兩直各布政司遇重辟可矜者奏請寬貸於是五年一恤刑之差遂定時陸瑜尚長秋官也其用丙辛年不知始於何時說者謂取金火明烈之象亦不知何據今恤刑年分則三法司重囚俱奉旨命大璫一人捧勅泣事一如熟審之例真做規也按陳翼此疏造福徃狂不淺何以當年寢閣不行然其說格於一時終為後世永制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恭敏自是鐵

漢此舉似太刻礪次年亦及於位矣○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其墓舍輒畫壁寫像於南面法司堂官隔侍御史與曹郎引囚聽命於下以為榮觀

恤刑

五年一恤刑此成化以後成例事體最重往年多選刑部年深正郎有聲者應其選蓋出使時得與各省撫臺講敵禮其所開釋者讞時即剖長枷以俟上命釋放爰書一出撫按不得撓其權嘉隆間尚然近年始有以副郎奉使者如吾鄉孫雲衢成泰憲副其一也初至江西多所減貸時按臺憎其太縱遇一二稍未當者於讞牘

野獲編

卷十八

八

扶荔山房

上峻語駁之且云仍一面知會恤刑官備照孫怒上疏以故事爭之時論多不直按臣次年舉事陞江西饒州知府時直指尚在事孫又疏引嫌控辭得改福建之邵武今此差一聽司官以情請乞其資俸應得與否堂官不復問至有主事入部二三月即銜命稱恤使而出矣舊例境內各知府俱稱屬手板素服庭參惟免跪禮府同知以下一切庭趨折腰至是亦不肯盡執舊禮遂至彼此爭詬其所矜宥者亦不盡如所擬僅得稍及寬政而已蓋新進書生既未諳城旦家言不無任意高下老吏輩反得以深文譏切之也此差一出二三年凡嗜進

圖改他曹者往往不願就以故堂官反謂恬退無競乞此冷差欣然允之至覆盆之平反幾何不置詰久矣

吏役參東廠法司

孝宗時號為極治盡釐成化積蠹厥衛不復敢恣然其時亦有弊政不減今日者先是彭城衛千戶吳能有女名滿倉兒託張媪鬻之媪私售之樂戶亦張姓而詭云周宦後張攜至臨清轉售樂戶焦氏再售袁璘亦樂工也時吳能已死能妻聶氏蹤跡得之娼樓其女對母不肯認乃與其子吳政強奪歸袁璘以金贖不許且訟之官刑部郎中丁哲恨其事咎袁璘稍過不數日死璘妻

野獲編

卷十八

九

扶荔山房

遂訴於東廠太監楊鵬鵬逮治乃盡反其辭謂吳女自鬻皇親周氏此女故張媪妹也哲故殺無辜當死具奏以上上下下之錦衣衛鎮撫司鞫問又如廠所擬上以事關人倫命三法司會錦衣必究其實乃索女於長亭伯周或家或言初未曾買聶氏女上始疑之復命撫部科道多官廷鞫之張媪及聶女始吐實諸臣會議哲罪當徒而滿倉兒者與其母聶氏俱擬杖時舉朝不平其事而莫敢言刑部典吏徐珪獨上疏直之謂丁哲獄獄允當而楊鵬之姪淫於聶女遂圖報復欲陷哲於死而鎮撫司官互相蒙蔽證成其獄皇上令法司會勘又畏懼

東廠莫敢辨明必待廷鞠朝堂始不能隱轟女自誣其  
母罪不容誅而僅與杖丁哲無罪見誣而坐徒刑官據  
廠衛之辭不敢擅更一字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楊鵬  
叔姪將鎮撫司官永茂革襲丁哲等進一階則太平可  
致矣上以徐珪辭語妄誕贖徒革役丁哲爲民滿倉兒  
者杖畢送浣衣局此獄始得結其時以一樂婦下賤上  
煩宸斷三四訊而始定孝宗聖明不厭煩瑣如此雖不  
能盡快人意以較之嘉靖初李福達一案則天淵矣但  
徐珪以一胥吏參東廠參錦衣參法司訊貶滿朝公卿  
而罪僅止此不踰年清寧官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  
野獲編 卷十八 十 扶荔山房

陳言雪徐珪之冤請還其舊職量與一官以示勸上感  
其言命授正八品職銜吏部覆奏授珪爲浙江桐鄉縣  
丞珪何等賤役士大夫昌言救之聖主特旨允之亦得  
起廢人仕使在今日死東廠之手久矣

曠仇人目

宏治間故御史何舜賓浙之蕭山人也坐事戍廣西之  
慶遠遇赦歸里所爲多不法適邑令鄒魯者亦以前御  
史謫至其人貪暴以遷客自命誕傲無禮與舜賓交惡  
積久遂成深仇魯與黠胥輩謀選健隸數輩詐稱西粵  
所遣討捕逃伍者繫執舜賓銀鎗發解且悉收何氏子

弟下之獄何旣行又命心腹胡紀等十二人追及衢州  
以沙袋塞其口壓殺之舜賓臨命與子兢書言其故時  
已七十二矣何兢尋脫走蘇州日夕爲報復計久之得  
得擢山西僉事就道競伺其出率親故遮擊之從車中  
曳下以石灰矓其雙目反接渡江連緹赴浙江臬司就  
獄浙省上其事上遣給事中李舉刑部郎李時往勘坐  
魯屏去人服食因而致死坐絞但係篤疾宜別論何兢  
坐殿本管五品以上官發口外爲民競母朱氏擊登聞  
鼓乃再命大理寺正曹廉覆勘至是解人任觀等始  
吐往日實情改魯坐謀殺人斬爲從者絞競爲親報仇  
野獲編 卷十八 十 扶荔山房

雷徒惟上裁時法司謂競所擬尙輕改戍後以赦歸時  
論共快稱何競孝子云○鄒魯爲御史監歲貢試內殿  
坐南面坐外謫至蕭山改縣廳爲寄彘堂其可笑如此  
梁文康子殺人

梁文康 儲之子次據居鄉以奪田殺三百餘人屠滅三  
十餘家事在正德八年法當極典乃父方爲宰相法官  
僅擬發邊衛立功五年仍還職而已次據先以銀納錦  
衣冠帶舍人尋冒湖廣軍功陞百戶歸而作亂文康曲  
法庇之舉朝無敢言者至命撰威武大將軍赦實文康  
視草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梁以死諍而委其罪

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故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  
今後生傳述及鄉會傳策中每娓娓頌其堅正如出一  
口傳訛至此則二書為崇耳正德九年復與寧藩護衛  
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為無罪而楊氏子孫  
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為梁昭雪至十年春新都以憂去  
梁為首揆且三年而楊再起梁仍讓居其下時以梁為  
長者及興邸龍飛梁又奉迎於安陸比世宗登極甫匝  
月即去位或云新都擠之然而不預大禮之罰亦幸事  
也○文康子次揭以任子未拜官天死其孫承蔭乞封  
乃父上命贈州判官今胄子無追賚之例亦無止贈州  
野獲編 卷十八 主 扶荔山房

叛臣妻女沒官

正德初年廣西田州土官岑濬妾以叛逆家屬當沒官  
時焦泌陽芳為相偵知其美賂主者得之嬖之專房此  
妾厭其老竊與焦之子編修黃中通好其父知之爭鬪  
於室時傳以為笑但故事第給功臣為奴婢泌陽文臣  
何以給與豈正閭瑾盜柄紊亂典制耶近年平播州楊  
應龍媳田氏當沒官田亦有豔稱諸勳戚爭先求懇時  
申元渚用懋為職方郎主其事乃置圖令拈取惠安伯

張氏得之尋亦喬梓竝寵乃翁病隨竭而歿叛家尤物  
陷人聚應前後一轍如此

趙麟陽司寇仁恕

趙麟陽錦司寇初以雲南清軍御史劾嚴分宜父子世  
宗怒逮至京拷掠定罪分宜恨之甚條旨杖一百棍為  
民上抹去杖一百棍四字止削籍歸隆慶初詔起故官  
歷中丞撫貴州道經袁州時分宜卒已數年藁葬道左  
趙惻然傷心為請於其地監司創置守塚人以護之萬  
歷初為南冢宰與江陵稍忤因嫉其私人劾去江陵敗  
起為北總憲正遣大臣往楚籍張氏趙又上疏請寬之

野獲編

卷十八

主 扶荔山房

因得小緩其不徇私怨如此時邱月林棟為刑部侍郎  
為籍江陵使者邱有清望而性偏戾為給事時楚中撫  
臣方廉以五金遺之邱輒上疏發其事方因罷去江陵  
惡其不近人情後以貳卿歸里屢薦不起則江陵厄之  
也及銜命入楚東阿于宗伯穀慮其借比洩忿貽書  
為寬解甚切比籍產時邱用刑過峻致江陵長子峻修  
自縊而後少解邱晉南太宰未幾卒子雲章舉乙丑進  
士早夭無子以姪雲肇為後舉戊戌進士趙邱二公俱  
一時重望一解仇一修怨不同乃爾趙浙之餘姚人邱  
山東諸城人○又一趙錦正德丁丑進士北直良鄉人

官兵部尚書以嘉靖三十年論戍死

告訐

嘉靖己亥世宗南巡還後有任邱罷開進士王聯以不法為御史胡纘宗所按乃告胡作詩詛上比舜符蒼梧事至逮下獄拷問後胡僅從編管而聯竟抵法至丙辰趙少保恨李太宰默不推為本兵乃訐其試諸生策中有漢武帝唐憲宗紛更祖制語謂為誘訕上怒逮李下獄刑官謂無律可比上竟批云自古無臣罵君律意謂必無之事今有之著處斬候決此王趙兩人舉動豈尙可列於士類至萬歷甲申御史丁芍原此呂追論侍御

野獲編

卷十八

西

扶荔山房

高啓愚南場舜禹題謂為江陵謀逆張本而冢卿楊夢山變等又劾丁以曖昧陷人族誅是先朝王聯趙文華故智御史輩不受反唇相攻以故太倉相公入不平疏內曰此又誤矣奈何以禽獸律人誠然哉時同丁御史論高啓愚媚張江陵謀逆者尙有北給事劉一相南給事王亮○嘉靖初年又有錦衣草任千戶王邦奇者迎上意追論故大學士楊廷和兵部尙書彭澤等罪上逮廷和諸子婿訊治楊婿編修葉桂章自剄死○嘉靖九年故大監張容家奴朱繼宗告閹臣楊一清受其家主張永等賂遺又云一清盜寧府庫金一清致仕去次年

奪職十年江西刁民王榮告其鄉人原任文選郎中夏良勝刊所上大禮疏及為夏所厚江西參議知縣等官上逮竄良勝極邊充軍參議等官斥降若告訐之風一興此後浸尋不可止矣

劉東山

京師人劉東山狡猾多智善筆札兼習城旦家言初以射父論死得出素為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門客託以心腹二張平日橫恣皆其發蹤因默籍其稔惡事狀時日毫髮不爽世宗入纘張氏失勢東山屢挾之得賂不貲最後挾奪延齡愛妾不得卽上變告二張反狀

野獲編

卷十八

五

扶荔山房

上震怒議族張氏賴永嘉為首揆與方南海力抗之得小挺錦衣帥王佐者素知東山奸宄力為辨析且發其生平諸罪狀甚悉上始悟東山坐論如法柳示而死鶴齡奪爵貶南京尋又逮至瘐死詔獄延齡論斬長繫獄中京師人無不快東山之伏辜并服王佐之持正至稱為王青天近日江陵敗言官亦有疏坐以謀反時刑部尙書潘季馴侍郎陸光祖等力明其不然上雖不從言官奏然有本當斷棺戮屍之旨而季馴亦削籍為編氓無論緹帥不能出一語卽政府亦無永嘉其人矣時掌錦衣麻城劉守有故江陵所劾翼馴致貴顯方惴惴慮

株連波及而言路以江陵季輩駭騰殊擢爭居故相為奇貨得禍之慘幾與真謀逆同矣○實錄中載劉東山始末甚誤

嘉靖大獄張本

世宗朝李福達之獄張桂諸人因結郭勳以陷多官天下後世皆知其冤矣而其端已先見於席書矣先是湖廣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以行劫為業至拒捕殺死巡檢馮琳其子春震訟之朝逮華瘐死於獄鑑又以為盜燒良民房坐斬逃去詔急捕之長沙知府朱卿者四出追討時新貴席書尚撫湖廣因論宋卿而引李鑑事

野獲編

卷十八

夫

扶荔山房

為故入上遣大臣往勘則鑑已就縛輸服請死宋卿所識非枉上又命逮鑑至京再訊席書時已入為禮部尚書久矣乃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楚中問官釋宋卿之罪而歸罪無辜之李鑑乞勅法司會勘以辨是非上下刑部會御史蘇恩評事杜鸞訊之合疏言李鑑殺官兵劫人財燒人屋昔衆證已獄成今親審又無辭而席書欲實其劾宋卿之奏輒代為死囚辨且以議禮為言夫大禮本出聖意書以一言偶合援此要挾陛下以壓服滿朝惟上深察之於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請行湖廣再勘上曰鑑事既有席書伸理必有冤抑不必再勘

命鑑免死戍遼東是時席元山雖狠復亦未敢遽執其事尚請覆覈而世宗獨斷直謂議禮新貴所昭雪即踰亦必會史遂將前後爰書一筆抹殺此嘉靖五年六月事也不數日而山西按臣馬錄劾張寅郭勳之疏見告矣今人但知李福達一案而不知先有席書李鑑同在一時因紀其概○先是給事陸僉事遞解為民陳洗妻鄭以姦離異其子桓殺人坐死席書代為稱冤云洗以議禮為人嫉惡文致其罪乞恩稍寬之上命洗免遞解妻免離異子免死戍邊此獄亦不會再訊竟以中旨寬釋此先一年事也蓋以議禮為護身之符以嘗議禮

野獲編

卷十八

七

扶荔山房

者為反坐之案情狀甚易見上亦心知其然但慮昔日考孝宗者乘機再用借此箝天下口耳

嘉靖丁亥大獄

張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因得上異寵妖人李福達一獄世宗疑御史借端傾勳故命璉以兵部侍郎署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萼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時刑部尚書顏頤壽素輕璉萼至是乃命撈之且笑謂之日汝今日服未顏不勝楚毒叩頭搶地日翁饒我時京師為十可笑之謠其一日某可笑侍郎撈得尚書叫在事

大小諸臣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達遂判爲二人上大  
喜子二品服璫卽拜相仍掌都察院葉張寅事爲書名  
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自是主上蔑視臣工動出中旨  
定獄羅織漸密告訐繁興外戚張延齡則坐謀叛都御  
史胡纘宗則坐誹謗皆文武尊親拷掠瀕死以致諫臣  
楊允繩沈鍊楊繼盛等死於市馬從謙楊最等幾二十  
人死於杖而至丁汝夔之獄則署刑部侍郎彭黯左都  
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俱垂楚闕廷仍降俸管事待  
之如奴隸無復優禮大臣之體蓋用顏頤壽等例也至  
季年而夏相公之伏法李太宰之斃獄特其甚者耳○

野獲編

卷十八

六

扶荔山房

先是嘉靖丙戌刑部尙書趙鑑乞骸上以情詞懇切許  
之賜馳驛以歸歲給夫廩及鑑陸辭上特親賦五言古  
詩一首手書龍牋以寵其行蓋舉朝無此奇遇而頤壽  
以左都御史代之遂罹摺拷之酷其去鑑致政時僅一  
歲耳知足知止古語可味云至李福達張寅本係一人  
已見穆宗朝蔡伯貫招詞中鑑初第以年晚生後  
費宏世稱神童者

再證李福達事

李福達之爲張寅直至隆慶間四川叛賊蔡伯貫一案  
而始明都御史龐尙鵬奏聞得旨矣今觀伍少參袁萃  
漫錄所記則又得一確證其言曰丁丑計偕至京同寓

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余問以李福達事答  
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賓好結納  
奸宄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子投  
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賓齒名二子大仁大  
禮賓無子以大禮爲子無何鉞賓俱故寅專有其資二  
子納粟入國學而大禮年少美姿容嬖於武定侯郭勳  
同邑韓良相亦尙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  
馬直指錄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求解直指  
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情真無枉詞連武  
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於上而與永嘉比周爲黨

野獲編

卷十八

七

扶荔山房

永嘉以此力爲辨雪而公論遂誣良相既抵死則以所  
爭美妾貽寅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  
落大仁選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一旦挈  
妻子去不返及余令貴溪嘗質之江中丞子云當時  
常給舍力證張寅爲李福達亦如上舍言據此則福  
達卽寅不待言矣江中丞在當時亦以張寅事受重譴  
其子言必不誤然首張寅者名薛良而韓良相證之耳  
伍記亦微有誤云○按福達事本不必究論眞僞當其  
時君相作主昭雪郭勳明旨旣頒且屈帝尊面鞠以楊  
一清力諫訊獄非天子事乃止命三倖臣分掌三法司



正如于謙逆狀徐石輩證之足矣尙嘵嘵稱冤愚哉

權臣黨惡

嘉靖六年妖賊李福達一案議禮貴人張桂等爲政盡反成獄於時刑部尙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卿湯沐御史馬錄等或杖死或戍或斥具載欽明大獄錄中不必更述至嘉靖四十四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陷合州等七州縣僭號大唐大寶元年直至隆慶三年就擒鞠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五嫡孫大仁大禮皆其祖師世習白蓮教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論同坐斬福達劄野獲編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誅而揆地諸公終以故相體面不復議及已爲漏網至隆慶四年九月則其事久已昭揭天下而高拱以次相兼掌吏部復駁主事唐樞復官一事欲傾陷舊輔徐階疏中復云大獄等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俱先帝所去卽褻顯之且以武王反商政爲比冀激上怒賴上寬仁僅停樞官不復他及高之計始沮然其傾危狡險顛倒是非亦已極矣至萬歷二年穆廟實錄進呈時張居正柄國實錄皆其評定竟將穆宗洗雪大獄及龐尙鵬疏削去不書反將高拱疏全載蓋張永嘉桂安仁高新鄭之專悞皆其所師法每於世廟錄中褒譽張桂甚至若新鄭雖其所逐而在先朝時二人同心翦除前輩同列又加協力交如弟兄以故去取若此大獄一案千古奇冤乃欲削滅以泯其迹恣橫至此他日身後慘禍謂非自取不可○福達爲山西之五臺人一名午一名五以謀逆得末減戍邊尋逃伍居陝西之洛川縣正德七年又謀亂都御史藍章破之五敗走匿至嘉靖五年更姓名張寅買授太原右衛指揮使其子名大仁大義大禮俱納賫入太學投武定侯郭勳門下以燒煉役鬼受知被仇首告時馬錄爲山西巡按訊明論死此皆李同供出者近王弇州首輔傳中尙云張寅之爲福達

野獲編

卷十八

三

扶荔山房

與否終莫能明也是時舟州新起家在外僚想邸報不甚經心故偶誤耳

### 罪臣孥戮

國家故事大臣伏法後妻子俱流竄在先朝有之其後俱及寬政矣惟世宗朝戊申年輔臣夏言督臣曾銑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本人處斬妻子流二千里則相嵩主其議也庚戌年樞臣丁汝夔督臣楊守謙以失誤軍機律本人處斬妻流三千里子鐵嶺衛充軍則相嵩紹之而聖怒不解也癸亥年督臣楊選以接引奸細律非時處斬梟示妻子流二千里則上以薊鎮失事

野獲編

卷十八

圭

扶荔山房

怒之刑官黃光昇阿上旨重擬也以上五臣不爲無罪至禍及骨肉似稍過矣若壬子年咸寧侯仇鸞以通虜戮屍傳首九邊父母妻子俱斬妾女及孫發功臣爲奴雖謀叛非實然鸞稔惡窮凶天下共恨故不以爲濫刑而遠近稱快焉○近日樞臣石星以東事壞上謂其媚倭誤國論極刑妻子亦坐流徙則數十年來僅見者○嘉靖辛丑朔國公郭勳得罪法司擬本身坐斬家產籍沒妻子發功臣之家爲奴蓋用叛臣事例也疏入而留中不下蓋上意法官承夏言旨苛論之也次年勳瘐死而籍產爲奴俱免矣

### 官婢肆逆

嘉靖壬寅年官婢相結行弒用繩繫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縮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咯咯聲孝烈皇后率衆入解之立縛諸行弒者赴法時上乍甦未省人事一時處分盡出孝烈其中不無平日所憎乘機濫入者又寧嬪王氏首謀弒逆端妃曹氏時雖不與然始亦有謀俱載實錄中故老相傳曹妃爲上所嬖孝烈妒而竄入之實不與逆謀然而宮禁事秘莫能明也今實錄所載姓名稍異一二偶得當時底案錄其姓名并刑部奉旨於後曹端妃

野獲編

卷十八

圭

扶荔山房

不列名於疏想正法禁中矣曹氏本端嬪因生皇第一女以十四年進封端妃是夜上寢於端妃所官婢張金蓮報變於中官蓋先同謀事露始告耳刑部等衙門奏奉聖旨這羣逆官婢楊金英等并王氏各朋謀害弒朕於臥所凶惡悖亂好生悖逆天道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便都擗去依律凌遲處死剝屍梟首示衆盡法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交官艾某等係姊攔阻免究欽此欽遵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張佐等傳示臣等

恭赴迎和門當奉發下前本并謀害黃花繩一條黃綾抹布二方臣等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陳寅等當將重犯楊金英等共十六名拏綁去市曹遵奉明旨俱各依律凌遲處死剝屍梟首示衆題知訖除將前項黃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及備行錦衣衛捉拏各犯親屬至日依律問決別行提問請行合將前項司禮監題奉欽依一本親賚送繳謹具題知

計開

宮婢犯人一十六名

野獲編

卷十八

書

扶荔山房

楊金英 楊蓮香 蘇川藥 姚淑翠 邢翠蓮

劉妙蓮 關梅香 黃秀蓮 黃玉蓮 尹翠香

王槐香 張金蓮 徐秋花 張春景 鄧金香

陳菊花

此法司決囚後回奏疏也其後拏到親屬誅死者十人發功臣家爲奴者二十人然宮婢作逆自在內庭與外人何預則親屬似可末減是時政府則貴溪新去諸城當國而刑曹則聞端簡亦初受事兗州又謂宮婢構逆伏誅後次輔分宜入閣甫月餘仍掌禮部上疏特請以其事布告天下上允之以掖廷謀逆幸而無成本非聖

朝佳事乃以頒示四方其傷國體甚矣此言亦不謬行刑之時大霧彌漫晝夜不解者凡三四日時謂有冤蓋指曹妃諸人○聞端簡今言云嘉靖壬寅西苑官人之變聖躬甚危工部尙書掌太醫院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上忽作聲起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紳以功進太子太保改禮部尙書封四世一品廢子次年紳以用藥驚憂病死上悼惜賜卹甚厚諡曰恭信按此時上遭變瀕殆微紳幾不濟乃紳實冒死進藥且謂端簡曰吾此藥自分不效必先自盡蓋紳亦不能保其必痊也賴

野獲編

卷十八

書

扶荔山房

宗社之靈假手醫官又延聖明二十五年太平之治較之晉孝武之於張貴人唐憲宗之於陳宏志相去奚啻萬萬不可謂非天幸也○按壬寅年方士邵元節甫死陶仲文繼之二人俱掛大宗伯銜所進則紅鉛并含眞餅子乃嬰兒初生口中血醫家以爲父母胎毒痘殤多本於此不知當時何以稱上藥仲文死盛端明願可學繼之二人俱登甲科亦拜禮部尙書其所煉又秋石諸物矣至末年而王金輩進燥熱之藥致損聖躬許紳而在未必致此

同名枉死

浙慈谿人馮益字損之者或云本山陰人也先任隴西  
教諭坐法遣戍迷伍游京師得出入昭武伯曹欽之門  
以軍功拜錦衣千戶時時進密計欽愛之及欽反伏誅  
爲欽妾賀氏所引初詬賀若不相識者莫得脫死賀反  
詬之曰若與吾夫議大事吾夫尙以官寺苗裔爲疑若  
日公家孟德非中常侍孫乎吾夫大悅命妾侑若觴豈  
不憶耶馮始伏罪無辭時欽族黨俱已屠滅惟賀尙存  
法司以律當給功臣爲奴上以賀促欽速反情罪加重  
特命磔於市遂與益同時伏法其時又有一馮益字謙  
之亦浙之鄞人以醫來京兼能雜技覓食諸大家初捕

野獲編

卷十八

庚

扶荔山房

者先得之謂眞逆徒卽執至市方號呼辨非是則首已  
在地矣再捕始獲慈谿人以故窮詰之初同名者眞是  
浪死乃知袁紹誅宦官無鬚者濫及冉閔殺胡羯高鼻  
多鬚者俱不免信哉○慈谿馮益嘗有詩云老去精神  
須勉強閒來文字莫思量爲時所稱

劇賊遁免

建文初廣東賊首鍾均道稱兵南雄州橫行嶺表太宗  
卽位貸其罪且以官招之竟不出嘉靖末年有徽人羅  
龍文者素負俠名能伏水中竟日夜且家素封善鑿古  
胡梅林少保征倭以鄉曲厚禮之使招徠汪徐諸酋實

有勞勩因敘功得爲中書入內閣與嚴東樓款密且令  
品第所得江南諸寶玩其入幕無間朝夕後與嚴同敗  
同遣戍同逃伍聞林御史再參遂先遁去其後以叛臣  
法見殛者實羅氏族子非眞龍文也其子六一者後爲  
御史王汝正所劾云且亡入日本與汪直餘黨入犯詔  
亟收之亦亡命江湖說名王延年雖言官屢劾亦奉嚴  
旨履行緝捕幸無仇家首告今往來江南自若也均道  
固智矣龍文父子能豫營三窟以免駢傷乃知黃巢去  
爲雪寶禪師亦非浪語

嶺南論四

野獲編

卷十八

壬

扶荔山房

沈司馬又爲余言粵中用法嚴凡遇劫盜卽時論斬於  
市但承臺檄至雖縣令亦出泄刑如北方捕獲響馬賊  
例初不必奏聞也蓋是時爲穆廟末年殷石汀正茂以  
司馬督兩廣專征伐爲首揆高新鄭相知以故得度外  
行事如此若在今日必坐以擅殺人之罪矣沈又云每  
決囚後見市人多手挈肝肺持歸啖之初以爲羊豕旣  
乃知劫盜五臟也地近夷方殘忍至此想近年必無其  
事矣○初嶺外不靖連年用兵不得要領時新鄭相方  
兼領銓政遂用殷爲帥或謂殷貪墨恐敗圍事新鄭曰  
不然措大眼孔小界以數十萬卽飽所欲今粵中歲餉

豈止此耶且其人揮霍能以厚賞結士心吾第求辦賊何必會史哉後果奏功如所策新鄭去位殷又為江陵所器愛改長戶曹其黷貨彌甚而以嶺南異寶時時賂江陵遂得入於位亦其才術過人能於二相水火時交懽無少異也初沈司馬為吏部選人每旅謁新鄭從稠人中揖入火房與之談且曰君他日必為骨鯁臣且登貴仕願努力自愛其知人如此

王大臣

王大臣本名章龍浙之寧波人幼為變童稍長為優人素走大瑞門下向來小內使挈入諸瑞直房竊寶貨非

野獲編

卷十八

夫

扶荔山房

一日矣其倉卒遇上也事出不意未免張皇上顧而疑之隨即拏下送東廠拷究主使之入時馮保恨高新鄭入骨故立意坐以族滅實非江陵意今病榻遺言乃謂出張相指授非也馮又惡故司禮掌印陳洪欲并坐之且洪與高素契厚也大臣既下獄保令辦事人俗稱夥長者與之淫狎教以新鄭陳洪以千金為賞使之直犯乘輿外論籍籍疑江陵與內臣同造此謀江陵商於所厚咸謂不可而不能得之於馮保時掌錦衣衛為太傅朱希孝雖江陵幕客故與新鄭厚心憐而力救之且行數千金於諸大瑞而諸瑞中亦有善新鄭者力解於慈

聖之前會再行鞠而風雹大作保與諸問官俱失色遂送之法司時江陵已決計雪高恐謝時大臣尚執高主使便難收拾乃謀之刑部郎鄭汝璧鄭曰此不難某自有計乃密引囚於隱處鈎其舌翦之次日會審詰問含糊不復能語遂棄之市中元遺言中謂飲以瘖藥者亦誤也又謂其人從總兵戚繼光來是又不然鄭數日後即調儀郎又調吏部今現為少司馬總制宣大

憂危竝議

癸卯冬妖書其名曰續憂危竝議其說甚怪妄事之起適當楚勘初停郭江夏甫去國之時言路儉人借以媚

野獲編

卷十八

夫

扶荔山房

首揆遂疑江夏為之時人皆為不平究終不能坐郭後來公論大暢暴其事者章滿公車然其根則始於戊戌之妖書也書名憂危竝議亦指斥儲官事故癸卯借以續之戊戌之書初發時御史趙之翰直以坐禮部主事萬建崑與給事中戴士衡等諸人以萬為次相張新建鄉人而士衡會為新建知縣故牽合之以陷張相於不測賴上聖明戴僅遣戍萬削籍張相亦以東事閒住繼又為民而不深窮其事時張方為西北正人所聚攻故無敢昌言直之者近來議者止知訟江夏之冤而戊戌妖書幾不復記憶矣相去甫六年耳趙御史之傾危寂

無人指摘則時趨使之然趙陝西之邠州人以壬辰庶常起家○東朝之立上意久定自出閣講學以來廷臣亦安意拱聽無復強聒矣庚子春刑部主事謝廷讚者飲於戚畹郭氏開宮中密傳上旨旦夕且將冊立郭喜見顏色漏其語謝遂欲因以爲功草疏跪闕下三日以得請爲期上震怒罷謝官而冊命亦遲至次年忽傳特旨行之中外歡呼益咎謝之釣奇妄發云○竝議全書已載前編

乙卯闈官

乙卯四月張差闈官事起一說主風癩輕結以安儲官

野獲編

卷十八

辛

扶荔山房

一說主根究重處以絕禍本其是非未敢定而爭構紛起各以惡語相加遺度其尋端正未已也有一刑部郎會訊此案者一日遇鄭官庶方水以備語及往事且以議論相左爲苦鄭曰今且未論此事當作何處分但事體干涉親王者俱會同文武府部科道衙門公勘以聽上裁今日事何等重大而諸公以西曹郎吏擅自臆決其違典制多矣尙論意見之柄鑿哉部郎爲爽然自失因憶往年癸卯妖書一事貽害朝士不少後來偶值一豪家少婦以失行下山者侍飲於客座談及妖書之作崇此婦忽然曰此皆比時大老及兩衙門無學無識以

致張皇如此不見國家律令乎凡遇匿名文書俱卽時焚毀其言一概不行當年只須依此行之頃刻消散矣安用舉朝紛紛爲余聞其言深歎息此輩中尙有見解及此者況詞館儒臣乎

廷杖

今上寬仁古今所無然廷杖一事則屢見之如丁丑之杖五賢則江陵相盛怒馮瑞主之非上意也此後不用者幾十年而丙戌年盧禮部洪春以修省疏忤旨得杖至戊子給事李沂以論廠璫張鯨得杖壬辰春則孟給事養浩請建儲杖一百又數年庚子而王給事德完請

野獲編

卷十八

壬

扶荔山房

厚中官亦杖一百此皆關係朝家綱常有功名教者雖見辱殿廷而朝紳視之有若登仙因思此風爲金元夷俗而本朝沿之趙宋時無有也然自成化以前諸臣被杖者皆帶衣裹覆不損膚膜然猶內傷因臥需數旬而後起若去衣受笞則始於逆瑾用事名賢多死迄今遂不改此在聖朝明主念可殺不可辱之旨亟宜停止者也○士人受杖古不經見惟後漢顯宗撞郎藥松不過手自杖之然已非體六朝則南齊陸澄傳有之以郎吏積杖至千數意如尉簿受笞之類未必廷杖也北朝則元魏時有之此索虜陋習而宇文高氏遂因之隋文帝

亦搥人於殿廷至唐猶然如李邕之杖死朝堂而極矣然姜皎裴伸先輩猶以曾為大臣得免此辱蓋當時已覺其虧國體矣本朝如諫南巡及大禮大獄被杖者多或數十人至有再笞多死者惟今上時諸賢皆全活又當時被杖畢仍供職者即大臣有之如左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之屬今上則斥為編氓使被笞者優游養創無覲顏視事之恥且賜環尋亦相繼其保完士節更勝前朝云○吾鄉鄭端簡曉子光祿少卿履淳父子俱以言事被杖著直聲亦本朝僅見○諫止江陵奪情被杖諸賢聞吳趙稍輕然亦創甚第二疏為沈艾則加

野獲編

卷十八

幸

扶荔山房

重矣最後鄒疏入杖最毒余曾見沈繼山先生云杖之日交右股於左足之上以故止傷其半出則剔去腐肉以黑羊生割其脯傅之尻上用藥縫裏始得再生及行成東粵徒步過嶺血猶涔涔下也鄒南阜先生為余言每遇天陰骨間輒隱隱作痛以故晚年不能作深揖至盧東麓先生則先人與陸葵日宗伯力為經紀不至重傷余又問孟五岑給事亦云被杖最毒偶不死耳聞王希泉給事以上震怒操挺者不敢容情亦瀕殆云○聞鄒疏上時江陵閱之亦感動歎曰此人不死真奇男子意欲竟貸之馮瑄獨恨不許以故不免未知果否又

沈繼山云為郎署時曾與會確庵司空相識是時為左司馬凡從戎定衛俱出兵部手注曾為注廣之神電衛且致意云我官粵知神電善地且沈令番禺有惠愛多門生與彼相近可藉以自給沈甚感其意若艾鄒則俱貴州荒微矣

立枷

三木囊頭自古有之蓋如桎梏示辱耳至唐酷吏始有鳳凰晒翅猿猴獻果諸名亦用以一時拷訊耳本朝柳號始漸濫行如正統間王振正德間劉瑾二閣盜柄始以重枷示威至及士大夫然亦未聞有立枷之說也近

野獲編

卷十八

幸

扶荔山房

來厥衛多用重枷以施御囚其頭號者至重三百觔為期至二月已百無一全而最毒則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殊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以余所見聞蓋不勝數大抵皆因罪輕情重設為此法以斃之或得罪禁廷萬無可活之理惟壬辰年之樂新爐以及諸龍光則實出聖意命東廠速以死上聞益痛恨游棍之流諺也然自古無此慘刑雖五代之立釘坐釘無以過之曾聞京師人云倘非厥衛注意及有仇家者夜間竊僱乞丐背承其尻稍息足力每日啖一生貓亦可偷生未知果否凡枷未滿期而死守者培土掩之俟期

滿以請始奏聞領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酷於大辟云○嘉靖初年神棍劉東山告成晚張延齡兄弟大逆錦衣帥王佐力證其誣反坐東山用大枷三月發戍未幾死東山受恩反噬其罪蓋浮於諸龍光當時人心大快佐以此得縉紳聞聲然亦不云立枷

江南訛傳

壬辰癸巳間關白事起婁江有士大夫爲桑梓計厚募拳勇習騎射備水師慕義者因相從談武事此公家世九卿席膏腴負時名初非有封狼居胥想也一時子弟俱佻達少年與同鄉執袴輩驟見馳騁決拾諸事而悅

野獲編

卷十八

書

扶荔山房

之益務招集健兒同居處乃至沈命胥徒場伶市棍未免關入每出則弓刀侍衛與馬鮮華人固已日屬之矣適有一游士素以氣俠稱者亦預諸公子列偶爲閩游客某向撫臺許敬庵誇之云此曹世家子能報國恩且有小則保障一方大則勤王千里之譽許老成人也心獨疑且私憂之寓書於江南撫臺朱中丞鑑塘名鴻謨者俾廉其狀蓋許湖州人恐有不逞輩乘間竊起爲吳越憂初不云諸公子蓄異謀也朱素喜事得書大悅遂欲以爲功與幕丁偏裨輩謀之此曹積爲諸公子所輕侮務張大其說且謂變在且夕不先發則江左必不保

朱遠露章言之朝直云連結倭奴反形已具而先收捕諸公子時余友王房仲士驥首罹其禍王爲弇州愛子受桎梏如俘囚意且非時見法疏入舉朝莫曉其端首次二揆又皆吳越人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時上意且不測賴閣中力持之得小挺許見疏始大悔恨而事已無及朱尋擢南刑侍郎去許次年入爲大理卿事亦漸解王坐胥靡斥廢籍其他坐死者尙數人後皆瘐死獄中房仲早世事不得白吳中有昭雪者還其任子今日拜官矣事始於世家之比瞞匪人張於游民之好爲裨闖成於文帥之借端倖功諸公子之不至夷滅者幸耳可爲痛恨可爲深戒

野獲編

卷十八

書

扶荔山房

冤獄

錦衣帶俸指揮周世臣者故戚晚慶雲侯壽之孫也居東城小巷中喪其耦與婢荷花同臥起有奴王奎司啓閉歲隆慶六年九月十一日昏暮世臣率荷花執燎扃戶有數盜各門入世臣持仗戰仆一人羣盜合力攻之敗而見殺荷花伏屏處私睨不敢仰視盜發笥得百五十金去遺金少許荷花攜之以報王奎時先帝梓官就山陵內外戒嚴指揮張國維奉兵部令司游徼而信地內盜賊國威懼且受譴馳往求盜不得則至王奎室中



見荷花持金絮泣適鄰戶盧錦來索肉價會邏卒至避  
 伏牀下國維曳出之訊知屠兒遂執為與荷花檢姦搆  
 淫夫弑逆盧錦不勝楚毒誣伏又周之宗老聞盜來視  
 亦謂實然詈荷花曰主何為汝而反當斬萬段國維喜  
 益信其真詔下法司鞠初稱冤且無驗乃請移他曹再  
 獄時署刑部侍郎翁大立是其言第心恨大逆且先入  
 語遂欲速磔之立喉他署郎吏成獄郎力持不許翁益  
 怒亟命上奏得旨如擬至萬歷四年而王奎盧錦荷花  
 俱伏法人皆稱快乃羣盜則觀刑於市而竊笑之羣盜  
 得志彌橫恣為椎埋解衣怒馬以游俠見稱其魁名朱  
 野獲編 卷十八 扶荔山房

國臣者初亦幸夫也畜二醫妓教以彈詞博金錢夜則  
 侍酒國臣時時醉嘗且痛笞之二妓不能堪乃洩其殺  
 周皇親及他流劫事聞兵部捕之與其黨劉汝成劉五  
 等七人俱收縛都下皆痛荷花冤不已語溥內廷會刑  
 科亦追論其事上惻然傷之械國臣赴刑部俱吐實備  
 列剽掠情狀乃知周世臣曾屢屬目國臣疑其辨貌討  
 捕決意殺之而劉汝成截其脇劉五斫其胸汝成又自  
 列舉事未幾生女脇下有刀創如世臣死時故已知其  
 為厲矣時去決冤獄時已二年刑部尚書為嚴恭肅  
 慮初問諸臣嘗得罪謀之首揆江陵公江陵公云第以

真情入告主上不得有所節且首事者尤不可違蓋謂  
 張國維也嚴如教上疏上以所擬過輕命再擬乃謫三  
 刑郎於外任翁司寇已正位南樞遂奪官歸而張國維  
 終於論戍一時以為縱或謂張弁有大力結強援得麗  
 輕典云

冤親

近癸巳年吳之閭門宋姓者以市川貴秘器為業俗所  
 謂沙板者是也其家累世積鏹號素封有子五人延一  
 餘姚塾師課之其妻年四十餘矣蕩而悍與塾師淫通  
 遂謀殺其夫諸子頗有與聞者一日以暴卒訃親友然

野獲編 卷十八 扶荔山房

其謀眾皆稔知遂聞於官驗視信然乃論塾師大辟婦  
 寸磔五子俱坐弑逆然二少子實不知也獄上於朝非  
 時伏誅行刑之日二子號呼稱冤監刑以定案難改第  
 憫默而已佯若不聞宋氏一門俱滅時友人王房仲以  
 蜚語繫請室市上訛傳將僂反者王驚悸幾欲自裁迨  
 宋氏就法驚魂始復

妖人遁逸

今上丁丑戊寅間有妖人曾光者不知所從來能為大  
 言惑眾慣游湖廣貴州土司中教以兵法圖大事撰造  
 大乾啓運等妖書糾合倡亂彼中大吏協謀圖之為宣

慰使彭龜年所賺并其黨縛之二省上其功於朝黔撫何起鳴等楚撫陳瑞等及龜年俱拜優詔厚賞而曾光竟遁去上命悉誅妖黨嚴緝曾光以靖亂本時有江西永豐人梁汝元者以講學自名鳩聚徒眾譏切時政時江陵公奪情事起彗出互天汝元因指切之謂時相蔑倫擅權實召天變與其鄰邑吉水人羅翼者同聲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議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諸官方居爲奇貨適曾光事起遂竄入二人姓名謂且從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羅翼亦斃於獄光既久弗獲業已張大其事不能中罷楚中撫

野獲編

卷十八

美

扶荔山房

臣乃詭云已得獲曾光并羅梁二人串成讞詞上之朝江陵亦佯若不覺下刑部定罪俱從輕配遣姑取粗飾耳目耳至於曾光者亦在爰書配發數內然終不知其蹤跡何在真游俠之雄也若羅梁二生屑叨賈禍不過何心隱流亞耳近日李卓吾直以梁汝元卽何心隱託名此固妄談不足憑然何亦吉安人也○先是捕曾光時圖其形懸四方通衢出重賞購之偉幹長髯眉目有異果非尋常人也光獄之成在庚辰之春而楚之密索直至江陵云亡始罷

逸囚正法

江陵當國時持法不少假如盜錢糧四百兩以上俱非時殊死吳中有銀工管方洲者私用官幣千金事發問斬奏請旨下卽正法暫繫蘇州衛之鎮撫司獄時押獄者王百戶卽管兒女姻也防範稍疎聽其出入一夕忽叛逸上臺震怒卽以主者代其罪收禁之百戶家故溫出重賞募人四出搜討當事亦愍其苦督捕役甚急微聞有浮海行者蹤跡可疑乃南至閩廣近海諸地無不遍歷杳無消息捕者意已闕理歸裝矣一日至香山嶼忽傳走洋敗船飄至姑往觀之則桅舵俱失寂無人聲僅火船留一二垂死者則管在焉諸役大喜給之日吾

野獲編

卷十八

美

扶荔山房

輩亦將入南夷市販今如此危險決意歸矣子可偕我行子事已經大赦勿慮也遂拉之還吳時旨已下遲三日百戶者赴市矣比管至立釋之吳人駭歎天網之巧如此

手刃逆奴

王邑令 仰 者舉萬歷己丑進士湖廣之崇陽人也釋褐爲廣東新興知縣以大計入京留其僕王守真等三人於衙齋時時向縣佐有所關說又盜在官紙贖底籍貨之易銀瓜分王令有妾父亦在署中備悉其事比仰歸告之心銜未發而諸奴已覺之粵中故瘴鄉饒毒草守

真等潛採毒蘭貯於囊為同輩名繼仔者所見詰以蓋此何為云不能受拷掠將餌以自裁耳仰俄調福建之閩縣途中見諸奴侍左右裂背恨罵於是逆謀轉急仰抵閩未數日方拮据應酬雜務夜草竿牘告餒守真等以所藏蘭草置飯中進之家人皆不覺也比大臥外齋惟諸奴在側毒發就斃質明始入告其家人羣起呼藥治療則醫家皆云中毒殞且久不可治矣同官來視七竅皆流血鞠治諸奴繼仔先述往事諸奴亦不勝嚴刑俱吐實時會審於城隍廟仰子廷試者持利刃就神前一手刃剖其心以祭乃父多官哀之亦不能禁以其狀

野獲編

卷十八

早

扶荔山房

上之朝下理官共議此律文所不載而情實可矜上亦謂廷試迫於父仇雖與律令不合亦人子至痛當從寬政遂貸不問

齊韶冤死

刑部侍郎齊韶之斬西市也時為正統十三年之七月初旬罪既不蔽其辜節次亦非其候天下至今冤之蓋事涉王振并其姪二人故激上怒有此異常處分然中尚有隱情也據錦衣指揮馬順謝詞謂百戶史宣女已被上選召受賜歸韶託兵部侍郎徐琦駙馬都尉趙輝逼取為妻已而琦輝二臣自輸為齊韶逼取選餘女子

則齊韶又何辭以解蓋上大婚時選妃自內廷退出者本上所屬意時聖眷未忘宜其撥禍之速也近年一吏部郎亦重價購今上所擇官中受賞退歸者殊屢之上聞而不發後以出守被白簡竟坐刑死多命特出中旨論斬至今繫獄未釋臣子乃與君父爭姝少與固豪矣謂之知命則不可

弟子醜師

揚州興化人宗名世以工部郎坐吏議歸長孫弱冠矣漫游情學而大父以堂構期之延丹徒名士陳肖者課以舉業陳繩督過嚴夏楚不少貸宗孫積憤出怨言陳

野獲編

卷十八

早

扶荔山房

聞之怒榜掠愈苦遂生惡心市砒雜殺齋飼之夜狂躁呼水禁不得入遂殞於塾其子諸生觀陽訟之官廣陵士庶久悉其狀而無人訟言江都知縣姚祚端健吏也呼伍伯如法檢驗先以片銀置尸口中少頃如墨澆時宗工部已行多金講解兩家俱有成議矣姚恨其事力持不可以讞贖上之撫按皆如擬抵償此庚戌年事今工部尚無恙其孫繫獄中百方求寬於上臺而公論持之終不許也

崔鑑孝烈

唐嚴武幼時以父挺之愛其妾元英不禮其母奪槌擊

碎元英之首此古今所歎異而嘉靖中葉有山西保德人崔鑑年十四以父私鄰女魏氏斥逐其母鑑不勝憤乃手刃魏氏其事上聞上以幼能激義特貸其死務附近徒工三年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武雖嬰孺然世家胃允熟聞節烈鑑間巷無知發於至誠較更難矣

野獲編卷十八終

野獲編 卷十八

聖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十九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

中華書局上海

工部

裴侍郎履歷

工匠卿貳

趙尙書薦賢

朱震川司空

劉晉川司空

邵上葵工部

京師營造

兩京街道

工部管庫

工部差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譴

嘉靖諸御史

御史大夫被論

南北臺員

野獲編

卷十九目錄

扶荔山房

南御史改北

劉畏所侍御

山西喬御史

房心宇侍御

私書

御史與邊功

按臣筇將領

行醜

言官劾父

臺省之玷

科道被三木

六科章奏

吏垣都諫被彈

王聚洲給事

喬給事

羅給事

蝦蟆給事

科道對偶

言官迴避父兄

野獲編卷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工部

裴侍郎履歷

裴璉者湖廣監利縣人洪武間以太學生授劍州知州

陞浙江按察僉事再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召入為北京

道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後薦起為廣

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宮素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

事又陞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至洪熙初以舊官

臣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降涪州知州而子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綸先以永樂十九年登一甲第三名為翰林編修當馳

封父母璉乃棄其官受編修文林郎之封其人蓋三為

方州正侯兩為御史三為外臺憲臣再為流人一為官

僚再為法司屬官再為兩京貳卿而終以封公歸老其

宦途所歷升沉變幻何異渠家先世之裴仙先也璉至

宣德十年卒于家蓋仕宦幾五十年稱封公者又十年

工匠卿貳

嘉靖間徐杲以木匠至工部尚書當時在事諸公亦有

知其非者以世宗眷之不敢諫然先固已有之宣德初

有石匠陸祥者直隸無錫人以鄭王之國選工副以出

後陞營繕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祥有母

老病至命光祿寺日給酒饌且賜鈔為養尤為異數正

統間有木匠蒯祥者直隸吳縣人亦起營繕所丞歷工

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年八十四卒于位賜祭葬有加

二人皆吳人為尤異至若吏員徐晞之為兵部尚書奈

亨之為禮部侍郎且充廷試讀卷官廚役蔚能之為光

祿卿俱在英憲二廟年間又不足言矣

趙尚書薦賢

趙甬江少保授任閱視征倭首薦唐司直荆川順之秦

中允白崖鳴夏俱為兵部主事唐負重名有公輔望未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幾得僉都御史而及於師中秦至中途彭城以亞夫之

疾客死不及用也秦望非唐比且以主試中翟諸城二

子罷歸此起亦屬幸事然兩公以木天近臣久抑林下

驟得賜環不無喜色少保倖臣強顏薦賢亦何異石亨

之薦吳康齋兩公出山雖顯晦稍異而所就止此不如

康齋不拜之得也

朱震川司空

朱震川大司空為左少宰有才望且交歡首揆徐華亭

以此驕于公卿間時吾鄉陸五臺太宰為選郎意薄之

會南司寇缺即推用之朱不預聞也以此恨入骨即嗾

其最厚門人御史孫立亭論之陸遂削籍去孫後再贖  
再起爲少宰家居陸出秉銓卽起孫爲總憲與同事孫  
咸其恩盡捐前卻訂莫逆交人謂陸慣操權術以籠厚  
名流豈其然乎孫後正位銓席與張新建有違言去位  
張亦被蜚語繼歸仇隙至今不解人益追服陸之善處  
怨家云朱後移北冬卿又見知于江陵幾正首曹之位  
偶以小逆失歡罷歸未數歷多勞績前後皆受知于政  
府終不得大柄蓋有數耶 朱名銜陸名光祖孫名丕揚

劉晉川司空

沁水劉大司空晉川 東星 清修名臣也獨好爲矯厲之

野獲編

卷十九

三

扶荔山房

行甲午年從協院副都御史轉少宰時其同年沈繼山

思考 司馬以大理卿召入故其極厚同志也初見卽招

入書室蔬飲正洽忽微諷沈曰兄此來甚慰舉朝屬望

但蘭谿公善人且老可待幸姑留之數月何如沈不知

所謂面發赤曰我去國許年僅尾九卿之末首揆去留

我安從知之且主之耶卽慨然別是時太倉甫去位蘭

谿當國其次卽新建兩人已不相洽沈與新建素厚故

疑沈欲逐趙而劉又趙所厚也沈出遍詢始知其語有

由來心已替不平又一日過劉則李克菴 精 司寇在座

李先爲僉院與劉同事共飯脫粟因勸沈同進沈曰吾

已飽矣劉哂曰沈兄素豪侈不能啖此粗糲但我無從

覓精糲奈何奈何李固沈任光祿時舊寮亦相善者乃

正色謂李曰公且罷箸聽我言我輩忝大九卿月俸例

得上白糧儘可供賓主饗殮今匿其精者而以操軍所

請漕粟飼我此人全作公孫宏行徑不足信也李素人

最樸誠聞言大悟曰劉公信非端士卽相率出門後來

沈與劉趙隙遂不解以致富平太宰新建相公成質首

之仇雖非一事此段亦其張本云○吾鄉吳生白 中偉

比部故劉司空督學浙江時所賞拔士也戊戌舉進士

授南行人歸過淮陰時劉以故少宰起田間總督河漕

野獲編

卷十九

四

扶荔山房

吳謁之留款坐話舊良久因留之飯又良久忽若自失

者顧左右云可問內庖今日是買肉日期乎抑買豆腐

日也左右入問又對曰當買豆腐乃揖之出曰果如此

今日不敢奉留矣奈何以上二事俱二公親爲余言

邵上葵工部

工部郎邵上葵 輔忠 浙之寧波人戊申年朱山陰當國

不爲時情所附邵上書痛詆之時浙人被彈射無免者

邵獨見推于名流卽得越次主山東試旋推銓部雖不

得旨然駁駁嚮用矣次年復蒞疏攻淮撫李修吾于是

臺省卽署繼起白簡不絕救李者亦接踵佐闕無虛日

去年名流輩遂大恨之盡目之為戎首邵尋以請告歸齒及其姓氏者輒戟手穢詈邵之兩年昌言其是非未可定然一人之身朝夷暮跖亦可以觀世變矣○邵今居慶聞至墓次相地白晝為人所刺幸漏刃而逸未知信否

京師營造

天家營建比民間加數百倍曾聞乾清宮廳榻一扇稍損欲修估價至五千金而內璫猶未滿志也蓋內府之侵削部吏之扣除與夫匠頭之破冒及至實充經費所餘亦無多矣余幼時曾游城外一花園壯麗敞豁侔于

野獲編

卷十九

五

扶荔山房

勤戚管園蒼頭及司灑掃者至數十人問之乃車頭洪仁別業也本推輓長夫不十年即至此又一日於郊外遇一人坐四人圍轎前驅呵叱甚厲窺其幃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傍觀者指曰此洪仁長子新入貨為監生以拜司工內璫為父故粧飾如此

兩京街道

街道惟金陵最寬潔其最穢者無如汴梁雨後則中皆糞壤泥濺腰腹久晴則風起塵揚靚面不識若京師雖大不如南比之開封似稍勝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溝渠滓垢不免挑潑然每年應故

事而已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即管街道廳毅然任其事特疏請旨既得之大書聖諭揭之牌上導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毀怨聲滿耳有一給事馬過拆房者擲磚誤中其顛不勝忿遂相奏訐工部上疏詎至云公道世間惟瓦礫黃門頭上不曾饒此給事故能作異同者遂有人贊歎工部以為風力工部益喜自奮屢行建白暢論時事頓被正人之目矣其時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為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領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舉募鑿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係開國以後興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

野獲編

卷十九

六

扶荔山房

達毫不假借遠近公私駭怖失措施行未竟而以艱謝事矣街道一役本兩公職掌一以無心舉事橫博時譽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為識者所窺不免舉故事失之時局移人即公務亦在楸枰中生活

工部管庫

近年工部郎多掛吏議然有極可哀者如節慎庫一差本冬曹職掌巡視者不過司監督稽察其弊耳丁未戊申有一給事滇人也以庶常起家為時情所推來司巡視則直專其出納一切領狀早衙金錢入暮即批允管庫主事即開庫發銀惴惴不敢吐氣或發鏹稍遲即呼

詈如奴隸但含淚謝過而已兩年間所蒙黃白及珠璣瑰異不下數十萬京師大沸相視莫敢發有一臺臣爲京師人推魯不識物情露章彈之給事出不意盡寄其貲裝於所知不待旨下宵遁出城其時蓋有仇家恐喝之詭云臺臣欲回其宅搜其橐也行後而救者蜂起卽南都亦響應司庫主事反以失職被彈去至辛亥大計主事與給事俱坐鑄級物論亦有不平之者終稱給事負枉爭爲昭雪薦剡滿公車而主事者林居食貧每爲人言往事淚輒承睫滇給事之在事也權力震一時都中人爭媚事之有一錦衣以二女獻一其女一則姑也

野獲編

卷十九

七

扶荔山房

給事嬖之以冠諸妾錦衣因爲通賂富亦至巨萬友人馬仲良爲作桃葉歌今行於世給事係籍鳳陽其後因游江淮間遣人至都索所寓寶貨大半爲舊交乾沒斂氣而歸至甲寅乙卯間一御史閩人徐姓視蹉政於兩淮以墨被科臣白簡受重譴亦寄所得於江南相知家比再來徵故物則償者十不能二三也兩君俱高才負時望獨以簞篋稍被議云

工部差

工曹修造諸差多與內監同事近之未免得禍若與叶和必同染臙穢爲清流所薄後日吏議每從此搜抉以

故有志者類托故辭之間有辭而不得者如盧溝之重建則皖人胡伯玉瓚領之橋成轉大參而出大計竟以貪處福府之鼎建則都人房潭柘楠領之亦以勞得大參至大計亦鑄秩蓋皆中官所波累也近偶有一二西臺談及云曾以視工至一冬曹郎私宅適其同管工內官移庖在焉邂逅歡甚固留同集但席間每呼曹郎爲表兄曹郎有親色西臺怪詢其故則云吾與工部公偕勤王事爲表裡衙門故有此呼以示親暱西臺駭笑而別更奇矣

臺省

湯劉二御史再譴

野獲編

卷十九

八

扶荔山房

宏治元年御史湯鼐論輔臣劉吉及禮書周洪謨等劉恨之御史魏璋因承劉旨劾鼐云壽州知州劉概獻夢以妖言語之鼐論風憲官受財議革職贖徒上特旨發肅州衛充軍正德初年以登極赦歸寓壽州爲州民王濡所訐坐以逃伍加杖八十仍戍肅州今上四年御史劉臺劾張居正諸擅權事斥爲民後爲遼東撫按于應昌等發其怨方時贖私謫潯州衛充軍尋死戍所二御史俱以直諫受譴於先又被誣於後人皆冤之然劉概餽鼐白金且與之書其中云別後夢中時相會一夕夢一老人騎牛背行泥濘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右手提牛角引就正路因思人在



牛背成一朱字此乃國姓天生豪傑引君當道也此等曠  
語豈非妖言孝宗怒而加等罪之不為過時馬端肅掌西  
臺亦擬概妖言坐斬賴王三原救之得不死○劉臺按遼  
誤報大捷江陵票旨詰責因懼而抗疏二臣情事畧同其  
前後奇禍各有指授又若符節云湯龍初上疏劾諸大臣  
謂禮部尚書周洪謨治家無法黨附權臣右侍郎倪岳急  
於上進暱近權要褻服徒步送太監黃賜母柩左侍郎丘  
濟身服馬尾襯裙為市井浮華之飾南京兵部尚書馬文  
升身任兵曹連姻武弁縱子奢淫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  
同一奸貪今二人斥去而吉與丘濬恬然進官按湯此疏  
野獲編 卷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嘉靖諸御史

嘉靖十八年上行幸承天御史胡守忠以扈駕勞陞右  
僉都御史兼詹事府丞二十九年御史王忬按順天以  
守通州功陞右僉都御史經畧畿輔三十二年巡按浙  
江御史胡宗憲以禦倭陞右僉都御史撫浙江蓋非常  
之遇也胡守忠次年即以罪誅王忬遷至右都御史坐  
邊事下獄死于市胡宗憲加至少保兵部尚書坐劾逮  
至京死獄中此皆世宗朝可謂恩威並出以至四十二  
年御史姜倣者江西南昌人王大任者陝西保安人俱  
以訪仙訪法秘使還並陞翰林侍講學士尤為西臺未  
有異恩甫三年而削奪及之則穆廟登極後事也諸君  
野獲編 卷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御史大夫被論

左都御史漢以為亞相唐為副相元尤雄劇秩從一品  
本朝洪武初亦一品後與尚書同正二品而六曹之事  
無所不預聞且提挈十三道為風紀之長未有反遭彈  
射者今上御極三十餘年掌都察院者凡十餘人其間  
兩公被劾事出創見前則臨川陳爝為糾御史趙應元  
被戶部郎王用汲所詆後則仙居吳時來為戊子場事  
被戶部郎姜士昌等所詆俱目為相門私人語不可聞  
陳僅王一疏論後猶在位數年始去吳自姜疏出攻擊

疊至身無完膚旋卒於位尋至奪諡此兩公俱以直臣起家致大位晚途遭詆不值一錢憲體至是掃地矣若辛商臣自修則爲丁亥大計與何司空起鳴互訐兩罷近日溫三原純則爲乙巳大計與首揆沈四明相左去位非如前兩公坐而受罪噤不能出一聲也頃己丑年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南掌院右都耿定向辛卯年北掌院左都李世達亦爲御史胡克儉所彈則又皆堂屬也

### 南北臺員

十三道例設御史一百十員南道三十員北則滿額南野獲編 卷十九 十 扶荔山房  
或缺數然亦必十人之外近日考選久不行事故者又相繼北不及其半奉命巡方之外一人管道篆數類又有公出至大朝會侍班借諸幕僚經歷都事照磨之類以充數豸班寥寥殊失全盛之體若南中止三四員又有上下巡江屯倉諸差其巡視五城遂借刑部諸曹郎代攝此豈直越俎已哉窮則變通亦宜亟爲計矣

### 南御史改北

吾邑故御史黃貞所正色者宮詹葵陽洪憲兄也以中書選南道御史而先籍蘇州差巡下江以桑梓不便行事改北道差巡按廣東事出初見謂其別有徑竇且疑

并宮詹爲之委曲物論大不相諒尋積資出爲福建憲副同郡陸莊簡爲太宰以壬辰外計論調次年癸巳內計竟坐斥其斥也人皆不以爲冤而亦未盡然同時有江亨泉有源爲吳之太倉人亦拜南御史以鄉曲情于申王兩政府已許之而難于獨舉適有黃先籍一事南臺長爲耿楚侗定向遂並題請改北識者駭之江故長者且寒士不爲人所屬目改後卽以疾歸尋歿于家後更無人指及而黃獨受譏矣細思操江都御史管轄上下兩江延袤數省安得人人異地始任事耶卽北直人爲畿輔巡方及他屯鹽諸差亦未聞有迴避者況前此野獲編 卷十九 十 扶荔山房  
南直人授南臺者多矣從無調北之事而自黃江以後人亦自愛無敢引以求改者矣

### 劉畏所侍御

江右劉侍御臺江陵辛未所錄士受知甚深以比部郎改西臺出按遼左時方奏捷故事按臣主查覈不主報功劉不諳臺規以捷上聞江陵票旨詰責太峻劉遂疑懼露章數千言劾江陵諸不法頗中肯綮江陵雖盛怒然內愧且服止從削籍但每對客詞色間多露憤恚不堪意謂者因思中之誣其在遼時婪肆撫按從而勘實之又令劉鄉人告劉居鄉諸不法狀亦對簿追賊劉坐

戊廣西之潯州病死或云為其戍長所仇莫能明也江陵敗後得昭雪原勘按撫王宗載于應昌等俱抵罪其後二十年議補諸名臣諡時江夏郭少宗伯正城署部事獨靳劉不與謂其抗疏乃遭詰畏禍先發制人非本心云自劉疏後門生劾大座主者如李僉事瑄之於申吳門安禮部希范孫比部繼有丁中舍元薦之於王太倉薛進士敷教之於許新安相繼而起不可屈指矣江陵籍沒時刑部侍郎邱月林樞銜命同大璫張誠行邱故張怨家也東阿于宗伯慎行與邱同里時為宮僚特貽書為寬解且請勿苦其太夫人趙氏人以于為厚云

野獲編

卷十九

主

扶荔山房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居家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呼唱開門并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或訴爭鬪事為剖決答斷訖而後如儀掩門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房心宇侍御

房心宇寰侍御督學南畿時海忠介方自南少宰晉掌

南臺自以夙望峻威稜留都庶僚不能堪而無敢議之者房頗以材譎著稱獨奮起攻之至謂海瑞矯情飾詐種種奸偽賣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帶此真公孫宏布被中夢想所不能到者時吾邑沈繼山思孝司馬為南岡卿又專疏為海代辨而劾房以私怨辱直臣房復上章攻沈云臣砥礪二十年天下所知且思孝與臣同里同年而論議柄鑿不侔如此則臣之品行於此已見時房方盛氣其鋒距亦勁臺省為之結舌惟丙戌候選三進士共疏攻房語頗峻然不能勝且得罪以去房尋外轉吳中張陳二給事以諸顧二人同里新進用邱論

野獲編

卷十九

主

扶荔山房

逐而身居言路不及先言乃各疏詆房以伸海時三進士已得錄用為府教授矣房念眾咻不止其勢且孤乃盡出二給事先後請託諸手束呈上覽上為重貶張陳而房亦降級語具所論私書中海之再出也年力已憊漸不及撫南畿時諸辨疏亦稍餒在次年遂卒於位房之試士用法太嚴江南士子恨之入骨至擬杜牧阿房宮賦作倭房公賦以譏切之俱用杜韻脚其組織之巧叶字之穩幾令人絕倒房試南士以試贖貽人名曰公鑑錄合刻一等六等之文有一人以歲考領案補廩次年科考即以劣等斥之其文並列二日寄至都下先人

見太倉王相公因問房心宇所寄考卷曾寓目否其一  
人忽賞忽擯亦覺太奇太倉公曰余閱之不奇此人兩  
試無可殿最心宇品隲前後俱誤若余作文宗兩度俱  
入三等耳其輕之如此

### 私書

告訐之書先朝多有之終非長者之事然少有發人私  
書者丙戌年南直提學房御史心宇袁與海忠介相詬  
病人頗不直房羣起攻之新科三進士顧涇凡允成彭  
旦陽遵古諸景陽壽賢俱以劾房斥歸士林高之既而  
房外轉江西副使至戊子歲吳中張慎吾鼎思為吏科

野獲編

卷十九

西

扶荔山房

都給事中與同里同年陳給事吳峰熾追論房諸不法  
房乃發二給事往年提學時囑托生童諸事并其手書  
上之朝上嚴旨詰責二給事疏辯頗支飾上愈怒俱重  
貶房亦調去房遂不出張陳雖漸以量移終不振矣房  
發私書大非雅道有識者俱薄之自是人有戒心往還  
筆札故為廋詞隱語以防漏洩或不署名或云望焚毀  
乃至有乞卽擲還之語其鑿混沌彌巧彌深矣○撫按  
在地方有事須商權者致書于司道此始於嘉靖季年  
至今上初年而郡守司理州縣之長俱被兩臺書札矣  
就中受鄉紳請托者反乞靈郡邑諷問之官詞既不典

氣亦欠揚或於紙尾書右繳二字則下吏仍將原書繳  
還上下相膠固亦上下相猜防欲求風裁之振難矣

### 御史與邊功

邊功自將帥而外止當及督撫司道若歸功兵部兵科  
以及閣臣已為僭濫猶曰發蹤調度之功也至於御史  
雖有監軍記功之責例主糾彈不主薦舉又主敘功後  
覆勘不主報捷時敘功此定規也自正德末差滿御史  
謝源等以王守仁起義兵征宸濠留之軍前而體襲矣  
自嘉靖初陝西巡按御史呂光詢分總兵周尙文之賞  
而職侵矣迨庚戌虜犯京師巡按御史王忬守通州奏

野獲編

卷十九

五

扶荔山房

功驟拜中丞而捷伐之勳等於介胃矣甲寅乙卯倭踐  
江南巡按御史胡宗憲與倖臣趙文華合謀拒退亦拜  
中丞以至尙書三少而身冠風力化為繞指矣隆萬之  
間南北少事臺規稍振號能舉其職今上初年江陵當  
國益務飭紀綱御史不得他有所侵會其門人劉臺按  
遼東以新入臺不知故事誤報捷音為江陵票旨詰責  
臺懼甚撫張陰事訟言於朝劉得罪以死近年補諸臣  
諛郭宗伯尙不許臺易名則猶以報捷一事也近日寧  
夏之役梅御史國楨力薦李如松往討而身自領監軍  
二人本兄弟交至則協力成功其報捷一疏至比唐淮

蔡舊事蓋擬如松為李愬而以裴度自居也其時廟議方喜告成飲至不加深詰梅即得問卿中丞人亦不以為忝獨給事中王如堅特疏糾梅謂其與武弁交結夸詡無人臣禮疏雖不行識者壯之○當寧夏奏功時今中丞許少微宏綱在兵科以敘功奉旨候京堂陞用許辭官且讓其功於巡按陝西御史劉芳譽上不許僅陞劉俸而已許雖名不伐然而非體矣劉未幾亦止擢郡守

按臣答將領

武臣自總戎而下即為副將及參將體貌素崇與司道

野獲編

卷十九

六

扶荔山房

同列近來多黠卒及游棍濫居之日以輕藐余所知則今上癸未順天巡按御史李順衡植廉知薊鎮東協副總兵陳文治掩敗為功狀特疏劾之旨下即行御史逮問至日便捕文治痛決三十板下之獄窮治問斬此猶待詔下始行鞭朴也近辛亥熊之岡中丞在遼東時有瀋陽參將佟鶴年者即虜族也亦報殺不實熊先已具得其實即挈佟並馬至戰場遇地墳起處發之則皆我戰士無首尸也其數不可勝計熊即于馬上禡佟下就地網打一百收監隨亦奏聞正罪則又不待上命竟自以軍法行譴矣二弁死不足贖然按臣與制府事權終

自不同揆之政體恐稍未安其他不及知者當尚多也○反是者則汪太涵司馬在閩之於戚繼光相倚若輩鉅謝太函方伯在遼之於李如梅至結義兄弟一則就功名一則輸財色耳二公同別號又皆新安人也文武叶和固是佳話若峻風節者或不出此

行醜

頃年丙午丁未間今廷尉余少源植在臺中按陝西與抽稅太監梁永不相能一日進飲而銀椀色黑疑永毒之奏于朝永不服極辯其枉余愈怒奏許不休至余憂歸而後已同時按楚御史史企愚弼行部荊州與江

野獲編

卷十九

七

扶荔山房

陵知縣過成山庭訓不甚相知亦進粥銀椀稍黑疑其毒出於過方悲恚大驚嗔過聞急走入亦不置辨但收其餘糜啜盡史怒始解史後與過同為臺臣仍不失權因觀故戶部侍郎諡襄惠鄒守愚一事亦相類鄒為廣州守時值其地御史亦有庖人烹雞事置之極典鄒明其不然呼囚再烹則雞仍黑乃捨之蓋食物初熾入銀器必變黝色而按臣以法官子身居異方或執法太過每疑下人進醜以致有此舉動似當精為辨之不然損憲體多矣

言官劾父

臺諫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奮筆而彈不避親嫌亦公爾忘私宜然若今上初劉御史臺之劾座師張江陵其詞峻其事確卒罹殺身之禍而議者猶以劉為薄若正德間兵科給事高澆者奉命丈量滄州等處屯收地還奏備參先任各官撥派不均之罪皆當追治而都御史高銓頂焉銓即澆父也時劉瑾播虐以威脅天下故澆逢其意遂及乃父焉時人皆切齒恨之澆為直隸江都人以庶常初授官未數月而瑾誅矣

臺省之玷

弇州紀臺省之玷首書永樂七年御史袁綱覃珩誣殺野獲編 卷十九 六 扶荔山房

主事李貞一事而永樂八年又有一事更可笑而不及書北京御史鄒師顏等劾啓御史李公敏娶見禁罪囚親屬為妾或挾其妻就飲人家通宵不返廉恥道喪漸習成風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勉張容郭衡商忠俱娶離異不明之婦皇長孫命鞠治俱處以罪夫以文皇何等威嚴而臺臣宜淫至此亦可駭矣又是年省中亦有一事而弇州省垣之玷亦不書者吏科給事中陶璋啟其鄉一匠不赴工役私賈於外皇太子曰六科不以兵民休戚為言而瑣瑣及此豈汝有私憾乎命刑部訊之乃匠家居與璋鄰素有夙怨故誣之遂下璋獄又洪熙元

年戶部給事中沈寧以賈詔往直隸各府索賄為巡按御史所劾謫為驛夫宣德元年禮科給事中章雲馬俊以受錦衣百戶劉彝等囑賄放重囚發交陞充吏正統元年行在刑科給事中王健以聞父喪未授官不舉進二十一日始發革職為民正統四年刑科給事中李原縉先以聞宣宗晏駕不哀臨私娶妾下獄矣至是又受雲南中衛舍人童銘賂與堂弟童政爭襲代為本章屢上不已兵部奏銘必有主使下法司鞠之得實遂論縉徒成化五年南吏科給事中王讓為出繼子登科錄書所後為父母又書本生母為生母祭酒劉廷俊先被讓

野獲編 卷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劾乃言讓以所生母為出繼父之妾讓慚托疾去成化十二年養病戶科給事蕭龍友受投獻田地強占人女為妾事覺謫邊衛軍宏治十七年養病給事中趙欽迫民鬻墓為地凡發塚九十有二又發宋葉學士墓碎其誌石又強娶子女論絞其玷青瑣亦甚矣至臺中敗類者更多洪熙元年御史馮泰居喪挾勢取僧寺石柱石碑充葬擅據按察分司受詞批發州縣提問事覺發為民洪熙元年宣宗已即位御史張珪前在處州監辦盜官銀七十兩當斬免死罰役遇赦上命斥為民宣德三年五月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耽溺酒色久不朝參事

覺上命枷項以徇言官荷校蓋自此始宣德三年八月  
 巡按山東御史李素至厯城與縣民李尙女姦娶為妾  
 御史趙純亦娶門子鄭能妹為妾先後為山東按察司  
 所糾素時已死逮純下獄論罪巡按湖廣御史趙倫需  
 索官民羅綺收買人口又與樂婦姦通命誦戍遼東御  
 史趙儼以非法杖死九人坐死繫獄中其同僚御史張  
 循理具酒召儼出獄飲儼出乘閒逃逸累循理逮下獄  
 死獄中又三年儼被獲斬於市宣德四年御史宋準查  
 盤至金華府娶妾索府官白金又私通民婦上命追贓  
 杖戍遼東又交趾道御史顧達巡按淮安為通判何正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杖之同家屬發遼東充軍宣德十年丁憂御史宋原端  
 強葬父於他人塋收迷失婦勒夫貨財奪民良田坐法  
 絞遇赦為民宣德十年御史鄭禧差查販庫欺侵物料  
 又受匠吏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讞囚乖  
 律為御史劉楨所發俱下獄訊治正統元年御史王璉  
 巡按回多索隸卒且攜杭州門子偕行為浙江僉事商  
 賢蘇州知府沉鍾所劾下法司訊治正統二年御史王  
 學敏受巡檢陳永證賄囑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覺上  
 命杖一百枷示三月誦戍遼東邊衛御史廖文昌丁寧  
 受賄當斥會選人姑降授之既以出使有勞補縣主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辱詈甘受之清軍鳳陽酒廢事上命改用行在御史  
 楊居正司鐸牟倫雷恭胡曄潘奉以貪淫不律為都御  
 史顧佐所奏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御史胡謙往處州府  
 辦糧課科歛白金杖殺民婦降典史御史沈潤受土豪  
 黃金白金文綺出其殺人死罪戍遼東邊衛御史張衡  
 巡按湖廣受罪人白金戍遼東行在御史林衡居喪不  
 謹降戶部照磨宣德六年御史任祖壽受典史周宗本  
 送馬一疋寬其斬罪上命依律流之宣德七年監福建  
 銀場御史王寶歛民財發人墓謫戍遼東宣德九年御  
 史顏文林坐索舖戶衣物又於公廨與囚婦姦通上命

薄正統三年御史李純奏遼東御史趙玟趙礪衛軍年  
 倫俱先任御史以貪淫無恥罷職礪倫逃詣京師玟假  
 守制還鄉離役上命各杖一百發肅州哨守正統六年  
 御史計珩馬謹以受千戶洪政白金減其斬罪下獄正  
 統八年巡按陝西御史時紀至長垣縣托縣丞蕭楫娶  
 殷氏為妾其妻妬甚妾父母告紀挾娶刑部坐以奪良  
 家子女當絞遇赦斥為民上曰御史不才如此其謫邊  
 戍南京御史王復以貪淫逮送錦衣衛戍邊正統十二  
 年致仕御史陳濬以私忿杖同鄉訓導削職又除名御  
 史顏文林以代奸民仇庸誣奏王妃父命杖一百發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十九 扶荔山房

充軍文林郎宣德九年得罪人充軍赦回者正統十二年南御史葛崇以自京還舟中強奪人女爲妾充鐵嶺衛軍景泰元年巡關御史王璧數至軍妻家與言爲都御史王竑所劾發充鐵嶺衛軍景泰三年巡河御史王珉數于濟寧等處姦淫又微服至所淫者之家拜其父母又索運糧軍官餽贖尤多爲右僉都御史王竑所奏事下勘實法司論贖徒爲民帝特謫充開平衛軍天順二年在籍御史葉普亮福建同安縣人強奪人田宅又娶族女爲妾爲邑人所訐上命按之得實命籍其家天順元年南京御史顏正巡按直隸御史張祚以受滁州

野獲編

卷十九

三

扶荔山房

家監生倪寬所發時玠已陞南大理寺丞詐稱丁憂逃歸自正嘉以後百年間見聞尙新者又不勝紀矣

科道被三木

正統二年七月行在福建道御史王學敏納巡檢陳永證賂托行在工部郎中崔鏞薦陞知縣事發上命杖一百枷示各衙門三月謫戍遼東邊衛其年九月兵科給事中金昭伯戶科給事中吳繪俱受廷試明經儒士賂輒入午門代爲文字詔用大枷枷於長安門一月發遼東充軍事在一年兩月之內臺瑣清班俱膺三木雖其罪皆自取然辱言路甚矣至正統六年遂以枷項及大

野獲編

卷十九

三

扶荔山房

六科章奏

嘉靖乙丑春千步廊燬於火先朝所貯疏稿底本俱成煨燼時上意恨惜以問輔臣徐階他日修史何所憑爲張本階跪對曰此皆積年堆棄殘帙各衙門緊要章奏及四夷番文共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況有



成案可查此等無用故紙正合付一炬上始悅意解按此時去宏正間未遠若加蒐括尚可緒存一二乃逢迎意旨曲說解嘲真所謂以順為正也今六科所貯本禁往往被人借出不還他日恐遂如文淵閣書矣

吏垣都諫被彈

吏科都給事中為諫官領袖責既宏鉅職復雄峻其陞擢後不稱或遭白簡固有之而在事時未聞反被抨擊者世宗朝夏貴溪言以侍讀學士兼是官曾與輔臣張永嘉相訐然皆為爭寵互詬而張卒不勝其以居官為時情所薄受彈治無完膚者無如今上之二陳戊子已

野獲編

卷十九

毒

扶荔山房

丑間浙人陳與郊以輔臣王太倉門生在職稍久因考選引用推官李春開與同僚及清議諸臣相左遂為少卿王汝訓主事吳正志進士薛敷教所聚攻雖獲轉太常請告歸竟以言章冠帶閑住至丁未戊申間浙人陳治則以輔臣朱山陰同里在職亦久以屢攻署部左侍郎楊時喬物情已不歸之會枚卜事起詞臣黃楊李三晉江爭為相治則佐李黃以攻楊時楊為言路所共推益恨之比新考選命下治則遂為御史吳亮等露章十餘疏不休乃棄官去詔褫三級辛亥大計竟以不謹罷兩君在吏垣人品自有定論但言官之長顯受鋒鏑卒

無奈眾咻狼狽而去雖時趨使然而國體與垣規位壞盡不可收拾矣兩人同姓同鄉相望三十年間尤為創見前與郊十年又有都給事陳三謨以首保江陵奪情見非於世後被彈礮斥亦陳姓亦吏科亦浙人然係陞太常少卿以後事非在任時也先與郊者為吳人張鼎思以論房震反被訐遠貶代與郊者為楊文舉以差賑江南功方復命陞吏科都給事中甫命下亦為南京禮部主事湯顯祖等所劾請病去癸巳大計以不謹斥則世所指八狗三羊中之一人也一時吏科之見輕如此

野獲編

卷十九

毒

扶荔山房

王聚洲給事

滇人王聚洲元翰以庶常授工科給事素著才名慷慨論事物情甚嚮之忽為鄭御史環樞所劾專指其簠簋穢狀滿紙王不待處分竟歸而鄧給事史御史輩曹起代為之辨鄭被攻無完膚同堂至有絕之不與往還入朝進署無復酬對者初甚疑駭何以一青瑣去留舉朝為之震動繼知其故則鄭疏太戇不識時趨自致之也初楊止菴少宰署銓久卒於位繼之者當為南大司馬孫月峰浙人也其甲戌掄元出沈四明本房固已為時所忌孫又每對人媵笑建言及講學諸君子謂當

盡東高閣又與李淮撫修吾書亦如之時任留樞又與

同事六卿得時譽者相左高閣之語因而傳播諸君子

皆欲剗刃其腹而故太宰孫富平在林下年已八十向

故與浙人沈繼山爭訐並罷者謂非起秦孫無以壓浙

孫又慮上英斷若並推則浙孫或危得之王遂上書閣

部歷數月峰罪狀盡抹其生平選郎為毛肖寰一公亦

浙人也因以惡聲劫之吏部不得持遂除浙孫名而富

平再登銓席矣然則王果橐金如山猶當十世宥之況

諸救疏皆保其清操云遠勝楊震耶○孫月峰沈繼山

兩公以同歲生最相善俱無嗣孫富平初與沈亦厚尋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以丁芍原此品事相仇富平亦無子三先生皆名臣無

後又沈與鄧定字以讚文干八字俱同鄧以辛未會元

鼎甲遲沈一科官少宰先十年卒沈官至御史大夫後

喬給事 鄉會座師皆為恩地而本房尤重本房又以會試為重

此情也亦理也近年有喬給事名允者河南寧陵人戊

子鄉試則大主考為山西澤州張元冲養蒙時以諫垣

典試次年己丑會試則出分考吏科都給事陳與郊之

門陳浙人也陳與張爭為考官又爭為吏垣其矛盾有

素矣後陳給事陞太常罷去張至少司農復為御史許

聞造連疏攻擊許為陳給事同邑人司農愈疑此舉出

陳指授恨遂入骨比張歿於里其家求喬給事為行狀

時喬亦以言事罷歸作狀醜詆會試房師不遺餘力時

陳給事尚無恙也蓋二公品譽原不同張雖捐館正為

物情所皈依故任意描寫乃爾喬或者自謂董狐直筆

然鄉會座師低昂至此律之門牆之誼似尚未安況喬

之得庶常又皆出陳之薦引乎

羅給事 辛卯九月閣中請建儲時首揆申吳門以被言在寓新

安山陰再具揭催請仍以申名冠其前上怒甚申復具

野獲編 卷十九 扶荔山房

揭明其不與聞閣中特以故事列名耳兼有早定大定

等語揭上發下傳至科中羅匡湖大紘以禮科給事守

科上疏糾之尋工部主事岳元聲具疏將上而武英殿

辨中書事序班黃正賓者徽人也見之欲附名時岳意

未決因并岳疏亦寢會進士洪文衡者亦徽人有疏蒙

黃竊得遂侵晨上之說者謂次揆新安公實使之以黃

為同邑人也而實不然黃下獄訊治而羅斥歸矣羅清

望素著與鄉同年同邑鄒南舉元標為講學石交其議

論如出一口羅歸二十餘年而吳門公及于里中其家

求鄒為立傳申為鄒丁丑會試大座師常劾江陵廷杖

時申為營護甚力其特拜吏科與選入吏部申力居多素懷知己之感因許為作傳已脫稿寄吳中矣羅聞之大怒鄒初亦向以夙誼為詞羅至欲具揭告海內鄒不獲已篋其草并囑申氏勿刻事乃得已羅久為人士宗仰與鄒相甲乙此舉不無稍徧後文定傳遂出郭相奎子章大司馬筆雖羅同里相厚然以其前輩不能遏矣

蝦蟆給事

先人門士湯義仍顯祖論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

曰除參論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蟆給事而已饒號豫章為比部郎曾抗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

野獲編

卷十九

天

扶荔山房

兩禁屠宰胡上章請禁捕盡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語余後叩湯曰公疏固佳其如此言誰近於虐湯笑曰吾亦欲為此君圖不朽與南宋鵝鴨諫議屬對親切耳三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更同郡

科道對偶

丁丑江陵奪情公疏保留者在言官則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士楚為首曾為廣東之南海人時粵中新羅大盜曾一本之亂民生疾首其鄉人惡曾之諛即號士楚為曾一本蓋以前疏為戲正與科中陳可作的對也未幾曾出按江南時吳人王荆石相公以侍郎家

居力沮江陵奪情忤意以省親告歸里趙定宇吳復菴二太史皆江陵辛未門生首出疏促其奔喪俱切齒仇也蓋欲曾踪跡三人居鄉狀以法中之曾既歎前疏之悞且以三君子無事端可撫拾遂托病歸江陵敗後白簡見及遂以三謨一本作確對並入彈章亦同得旨並斥曾坐此一事終身不復振人亦惜之而終無詞可解也舉事之不可不慎如此

言官迴避父兄

故事父兄現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別衙門照例循資外補然宏正以前俱改授

野獲編

卷十九

天

扶荔山房

行人此後實緣恩寵遂改翰林編撰等史官識者不以為然至嘉靖初給事中席春迴避兄禮部尚書席書得改檢討未幾以武宗實錄成敘勞外陞僉事春謂首揆費宏作意抑之訐奏於朝張璁桂萼亦連名抗疏助春劾宏上心知宏所執不謬因三臣皆大禮貴倖曲為調停改陞席春修撰給事中鄭一鵬言先朝大臣子弟為臺諫止改行人其躡冒詞林乃近年倖竇書何不援往年成例而逞私恣訐乎席與張桂俱無以難也未久春仍外補僉事去此後人知自愛求改詞臣者漸衰止矣今上初元禮部尚書陸樹聲從田間起其弟樹德為禮

科都給事當避得改陞尙寶卿時科俸已深次當內轉  
不以爲過也若近年壬寅御史趙標避父南光祿卿欽  
湯雖其俸尙淺止及五六年且在臺中有聲乙巳年御  
史徐元正避兄應天尹申則俸僅考滿俱得陞尙寶少  
卿則借題速化愈於改詞林遠矣惟前此壬辰年南給  
事沈之唵避兄侍郎節甫改禮部主事人以爲得體云

野獲編卷十九終

野獲編

卷十九

羊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目錄

言事

章楓山封事

王虎谷封事

王思再諫

抗疏中輟

一人先忠後佞

又先佞後忠

佞倖建言可採

陸澄六辨

疏語不倫

郭希顏論廟制

武弁建言太黷

詹李二諫官

三御史爭壽宮

張寔應工部

言官一言之失

禁嫖賭飲酒

野獲編

卷二十目錄

十

扶荔山房

京職

通政司官

章奏異名

門下省

見朝辭朝

小九卿

周寧字少卿

中書行人

京官肩輿

楊學錄孝行

欽天太醫官

歷法

俗忌

華夷百刻之異

歷學

頒歷

渾天儀

改造漏刻

澄正歷法

日圭同異

鄭世子論歲差

日食訛謬

甲午節候之奇

居第吉凶 馬州附

野獲編

卷二十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言事

章楓山封事

成化三年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楓山 懋 因內閣出小揭

帖傳與學士吳節等諸詞臣分作燈詞章約同官莊景

黃仲昭上疏力諫憲宗大怒三臣俱廷杖遠貶當世高

之余謂太平盛世元夕張燈不為過侈時英宗服制久

闕孝莊孝穆兩太后並以天下養上元勝節亦宜上觴

為壽且翰林職在詞章宋時歐蘇諸公為學士時歲時

野獲編

卷二十

扶荔山房

撰進亦不以此貶望也此等諫諍與程伊川諫折柳何

異欲以感動上聽不亦難乎此後李孜省鄧常恩僧繼

曉輩左道競進皆無如之何矣

王虎谷封事

宏治初王虎谷 雲鳳 為祠祭郎中以太監李廣交結壽

寧侯表裏為奸特疏請斬廣以謝宗廟廣恨之用他事

出為陝州知州直聲振天下用此馴至通顯兩為提學

以張綵薦召入為國子祭酒時正德初年劉瑾用事虎

谷上疏請以瑾所行新法刻板頒行永著為令又請瑾

臨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此載之武宗實錄中者一虎

谷耳何慷慨於昔而媚諂於今耶豈以孝宗優容可博直聲瑾微可畏名位爲重且報張西麓薦引恩耶弇州公謂爲未必然然魏元忠力排二張幾死晚受則天后遺詔百戶實封涕泗不休想年衰氣索非真鐵漢不能持久耳虎谷以諛瑾被論改通政歸又以書抵首揆楊石滄責其不能召還給事中王昂且引李文達沮抑羅一峰岳蒙泉爲喻得不爲楊所笑未幾又起僉都御史撫宣府被劾歸

### 王思再諫

編修王思江西泰和人先於正德九年武宗以狎猛獸野獲編 卷二十 扶荔山房 被傷不能出思上疏極諫坐貶廣東三河驛丞時以庶常授官甫踰月耳比復故官值大禮議起思奮起力諍受杖闕下不勝創遂死獄中今建言之臣一承謫貶便自名氣節比還朝聲勢赫奕坐要顯宦孰肯再蹈不測之淵哉若思之百折不回以身殉國真無媿王文端曾孫後來繼起直臣惟容城楊忠愍可以媲美○文端名直宣英朝名臣亦起家庶常

### 抗疏中輟

正德初林見素俊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劾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御史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

四川方能續成前疏上奏時瑾已正法復上疏稱慶今上十一年周二魯宏論疏論少卿李植等亦云當張居止擅權時曾具疏將劾之爲父苦禁而止二公皆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收卽往事果真亦當忘言此等追敘似乎蛇足○宏治間楊少宰守陳亦云曾有疏請復建文位號及景帝本史尊號未及上

### 一人先忠後佞

豐坊先爲主事值大禮議起欲考獻皇同衙門有公本爭之坊附名得旨同衆廷杖降調及後考察以通州同知罷官家居又上疏請宗獻王入太廟自謂當時迫於

### 野獲編

### 卷二十

三

扶荔山房

父學士熙嚴命不敢違非本意也其時又有主事陸澄亦以大禮抗疏異議請告歸及見張桂大用又疏誦張桂之功謂得之業師王守仁而始悟前說之非二人富貴熏心改口逢世又諉其責於父師真悖逆之尤然其後皆不振先是孝宗朝王雲鳳以禮部郎中劾太監李廣直聲震天下久不賜環用張綵薦召官祭酒因感其恩請刻劉瑾新法頒學宮詔天下永守而張綵者先爲吏部員外諫孝宗不當召還故璫汪直梁芳逢時棄官及劉瑾擅權用舊好起之綵感知已效死力驟拜太宰不免論死此兩人先以進中官廢後以附中官用所得

幾何而生平掃地矣故古人以晚節為難○劉瑾未敗時祭酒王雲鳳建議以監生多至二千二百人廩餼不給宜令放回依親俟一年後行取但留歲貢二百人自備薪米肄業坐監者歲以一千二百為限疏上甫行而瑾敗於是監生大譁謂此皆瑾私意且自備薪米非養賢體況雲貴遠方亦令放回人情不堪宜仍舊制歲以三千人為常詔可之蓋王虎谷第知迎逆瑾博節省之名不憚變易祖制如此乃為監生輩直抉其隱情又何顏更擁鼻比以臨多士尚得改南通政以去亦云幸矣按成均二千餘人較之今日誠云濟濟然擬宋世太學

野獲編

卷二十

四

扶荔山房

又先佞後忠

劉瑾盛時吏科都給事李憲者瑾同鄉人也素附麗之任以角距因凌忽同列時稱為六科都給事又阿瑾意新入科者皆試職一年如御史例且疏詆謝遷馬文升諸賢臣為奸逆至奪誥命諸重譴皆行其疏也每置金袖中故遺於地曰此劉公見餉者瑾敗為公論所棄乃

上疏劾瑾不法八事瑾在獄中嘻歎曰如李憲者亦糾我乎既而憲亦奪職歸近年御史楊四知亦久為江陵客江陵歿後攻擊四起乃抗章力詆故相其辭較諸言官更峻一時亦嘉其讜言後官大理少卿向日蹤跡漸為人覺給事王希泉德完直發往時與朱璉等交結狀亦以大計不謹坐廢與憲正相類

佞倖建言可採

世宗朝朱隆禧與顧可學盛端明等俱以甲科廢罷左道干上寵俱致位貴顯縉紳羞稱之然其人亦自有間顧最為無恥在京居問干謁揚揚得意盛則閉門煉藥

野獲編

卷二十

五

扶荔山房

不干外事若朱本加銜里居未嘗入都也初朱為兵科都給事中時三邊總督劉天和建議以固原為套虜深入之衝而西路紅寺堡舊邊至黃河六百餘里地遠難以保障欲移進鳴沙州築新邊百二十里守之事下兵科隆禧覆奏謂河套本中國地自余子俊築邊牆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據寧夏與山後虜為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朔為新關而賀蘭山為虜據二鎮至今受患今天和不思新邊既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虜中使延寧二鎮俱在邊外我退一步虜進一步非所以為國長慮也上是其言乃薄責

天和而止此疏深洞邊情使當時從天和議則大虜深入不待曾銑在事時矣此嘉靖丁酉事也至次年戊戌武定侯郭勛請復各處鎮守分守內臣并委之取曠以資國用上乃命且着雲貴兩廣閩蜀楚浙江西大同各用一人隆禧又力爭之謂皇上詔革內臣中外稱快今復鎮守取曠贖貨殃民天下洶洶臣不能計其所終上又是其言未幾命罷之此疏關係尤大其功豈在張孚敬之下徒以晚途失計不耐林居之寂至以房室穢褻取寵邀榮可恨可惜然寇忠愍何如功烈末年尙有朱能天書一事若隆禧者在諫垣故自足稱今一槩抹殺

野獲編

卷二十

六

扶荔山房

亦是大苛

陸澄六辨

刑部主事陸澄王文成高足弟子世宗初文成封伯宰執忌之御史程啟光給事毛玉等承風旨劾文成學術之邪澄上疏爲六辨以折之文成作書止之謂彼議論非有所私本出先儒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宜其非笑其他語氣甚平澄又疏詆考輿獻之非投劾歸赴補得禮部時張桂新用事復疏頌聰夢正論云以其事實之師王守仁謂父子天倫不可奪禮臣之言未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恨初議之不經而憚

悔無及疏下吏部尙書桂萼謂澄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上優詔褒答未幾明倫大典成中載澄初疏甚詳上大怒責其悖逆奸巧謫廣東高州府通判旋陞廣東僉事尙以頌禮得超擢云文成之附大禮不可知然其高弟如方獻夫席書霍韜黃綰輩皆大禮貴人文成無一言非之意澄言亦不妄

疏語不倫

世宗末年諱言儲嗣楊容城疏論分宜而引裕景二王爲辭上震怒因置極典終以不免郭豐城繼之以釣奇遂出安儲一疏中有慰諭二王之語時上怒更非常竟

野獲編

卷二十

七

扶荔山房

行江西論斬不必再讞且傳首天下最後則海瓊山指斥上過失語太峻亦坐絞會世宗上賓得出穆宗在御言者亦時羅譴謫甚至廷杖終未有論死者雖上寬仁亦告君之得體也穆宗升遐之冬御史胡濙者請放宮人疏末乃云唐高不君則天爲虐馮瑞見而切齒云是何語言聞慈聖亦玉色不怡將處重典爲江陵公力救得編氓以去夫釋內人以光新政固是美事然亦恒事今上聖齡方十歲何至有先帝下陳更衣入侍之疑使在先朝誅死久矣言官雖處不諱之朝下語亦須裁審乃知古來諫臣見殺亦有時自取非盡不幸也



郭希顏論廟制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禮部集議廟建同堂異室之制於是庶子江汝璧贊善郭希顏各獻議江陵用朱熹三昭三穆列前成祖睿宗翼乎左右郭之議乃欲列太廟居中祀太祖世室居左祀成祖而虛其右以立四親廟四親為皇高祖皇曾祖皇祖考皇考所以明未有無父之國而二宗不在四親之列則姪不祀伯弟不祀兄故也孝宗宜廟於成祖之右武宗宜廟於昔祀皇祖之宮或祀或祧以待他日蓋明導上以棄統孝武二宗也其說甚悖其心甚險禮臣駁之言官劾之上命宥之至二十

野獲編

卷二十

八

扶荔山房

八年己酉孝烈皇后大祥議祔未定時希顏已貶兩浙運副又申前說謂同堂一日則弗安一日況九室各已有主五世又不忍祧將來孝烈不識祔於何所時上未有意祧仁宗而希顏窺見上旨篤念孝烈必欲先祔而宏正兩朝又上所簡薄因妄意逢君必欲於孝武二廟中祧其一猶前不祀伯不祀兄之議也上責其牽引謬論瀆擾仍貫其罪至三十九年則郭已罷官久居家無聊恨首揆分宜公乃其鄉人不為援密布流言於京師云嵩欲害裕王為景王地而身釣奇以取大功乃疏請安儲而以建帝為名欲令上召二王及相嵩面諭以安

之且請二王分封留京內外各守永無猜防上怒甚摘疏中建帝立儲四字且謂不忠不義之民皆以君相久位不睹新政不攻君即攻相為言蓋入嵩先譖也法司坐以大逆不道妖言惑眾律上命巡按官即家斬首傳示天下是年十月忽傳諭嵩等命所司具禮遣景王之國於是中外人情始曉然知上意蓋雖殺希顏之身實陰用其言矣郭之初意在擠嵩而自求富貴本非為宗社起見况頻議廟制揣摹迎合既不得售再出此險計一旦誅死天下不以為冤其後裕郎龍飛追卹死事諸臣以赴市者為首杖死及斃獄者次之戍歿者又次之

野獲編

卷二十

九

扶荔山房

於是以希顏同楊繼盛等僅四人置第一等贈翰林學士賜祭葬及廕甚備其他忠臣著聞如太僕卿楊最御史楊爵修撰楊慎學士豐熙中允羅洪先等褒進反出其下士論皆惜當軸之謬云

武弁建言太贖

嘉靖元年羽林衛指揮使劉永昌上言人臣之惡有六曰貪賊曰囑托曰私意曰苟延曰驕縱曰淫濫債事之綱有六曰欺君曰壞法曰悞國曰害人曰用舍不公曰刑罰不平大抵譏切時事而未段則申言太祖罷丞相立部院以分理世務太宗命史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

官止學士至後世加以師保於是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伏望皇上存內閣以遵太宗之制減事權以守太祖之訓再做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顧問庶廣益聰明委任不至乏人其時張璠暴貴當國以宰相自處視六曹為屬吏而桂萼新入又助璠為惡故永昌痛疾之真昌言也事雖不行而天下壯之至十年辛卯又上言武職立功之人故絕其姪孫以下俱許承襲兵部議復姪孫以下其祖父俱無功之人豈宜傳襲請行內外軍職凡立功之人故絕同時親子姪方許如律保送其他不許蓋其說已窒礙不可行矣又十

野獲編

卷二十

十

扶荔山房

年為庚子則上視朝漸簡永昌又疏皇上欽命東宮監國此盛德事何不可而大臣固爭之則上幸承天時監國亦非也且太子年富正宜歷試朝政惟皇上析羣疑思遠圖幸甚上始大怒下詔獄訊治永昌初疏本屬讜論至再至三黜而僭矣武人無識自命敢言遂添蛇足至此且介胄之士尤不當言及儲官昔岳飛請選立皇子宋高宗尚謂邊將不宜預此議況永昌么麼戍長哉繼永昌上疏者卽羅洪先等三官寮僅請朝賀亦斥去矣○羽林衛向為巡城科道踞為朔望視事之所永昌至其日必自拉儕輩公座其中科道以其分內不敢爭

也後拜邊將至遊擊罷歸衛降同知始上監國疏蓋亦啖名好奇人也

### 詹李二諫官

隆慶三年御史詹昺仰庇請覈內官監十字庫錢糧為內監所譖廷杖削籍五年戶科都給事李月濱以劾太監崔敏亦杖一百為民二人先後以彈治宦官得譴天下高之今上辛巳李從謫籍起為南吏部考功正郎司大計用江陵旨譴斥異議諸臣如張新建相國趙南渚司農俱在譴中李因得優擢後官至中丞以卒而令名不終矣詹亦起廢至副院積資稍久欲得少宰缺謁野獲編

卷二十

十

扶荔山房

揆地鄉人韓廷尉珠泉國禎使道地韓適有公事必當入署留語稍久比行尙枵腹時盛暑跨馬韓體素肥碩到彼已中暈不能語鼻歸卽捐館韓諸子欲以其事訟之朝有力勸者而止詹尋擢少司寇亦以彈章歸二公同為先朝諫臣以重名出山而建監乃爾非直於璫而佞於朝也日暮途遠又有瓦注金注之別也

### 三御史爭壽官

萬歷初年吳門柄政用禮卿徐學謨議定壽官於大峪山其時卽有形家謂其非吉地適御史江東之李植羊可立以追論江陵馮璫得上眷驟拜卿寺因訟大峪所

定穴下有石引通政參議梁子琦等言為證時吳門亦無成心特以學謨新締姻好慮累及主議者遂力主徐說上亦惑於兩造致兩動鑿與親閱又太倉新參亦至共排三御史遂皆謫去初上之出也吏科齊世臣夜讀雪心賦以備與子琦等面質且託疏保大峪山之吉又御史柯挺蹠上前厲聲云若大峪穴下有石臣敢以身當之時班行中多憎二君之諂也目齊為保山給事柯為石敢當御史

張寶應工部

戊申年考選諸公留滯闕下者三年矣忽得旨授官中

野獲編

卷二十

主

扶荔山房

外歡呼新入言路者爭起建白而浙人喻養初安性者

授吏科給事抗疏彈司禮掌印大璫盧受有營繕郎中

張寶應

嘉言

者忽起擊喻謂其彈治中官實黨附山陰

首揆旨雖不下而喻旋以年例出為廣東僉事矣喻疏

是非且不必言獨以數年待命一朝得請之言官論一

用事中貴亦可以悚動中外而旁觀之曹郎反糾給事

以快宦寺是何肺腸後辛亥京察張以不謹罷歸秦靈

虛聚奎

比部疏救七人張亦預焉張官評不及知然此

舉則太出格矣

言官一言之失

臺省以白簡為職然有百疏不嫌其瀆而片語失當遂為終身累者如子所目觀則今上辛巳兵科給事費尙伊論南吏部尙書趙錦謂久歷仕途無一善狀江陵公其閣師又同楚人也或疑有所授意江陵聞之怒謂小子敢妄詆名夙立出為僉事丁亥大計又謫至今未出趙為先朝直臣幾死杖下其時清望滿朝端費新以庶常授官偶誤聽無成心也乙酉御史傅光宅論新任兵部尙書王遴時值上閱壽宮內臣索馬過多王不應限之傳疏之上人謂承望內官然傳入臺亦僅一月耳王為郎時楊忠愍就法後以愛女妻其孤天下高之傳疏

野獲編

卷二十

主

扶荔山房

遂見訾於世矣戊子則戶科給事陳尙象論禮部尙書

沈鯉謂其挾持二心故稽冊儲沈因力請去位沈方負

相望詞林後輩有忌其礙手捏造此謗陳不察而形之

彈章時論大譁陳亦以病乞歸雖再出而公評擯之已

丑則吏科給事李春開糾吏部郎趙南星建白謂其亂

政當斥實其垣長所嫉也一時名流如少師王汝訓輩

聚攻之迄不能留壬辰以外察原任去官四君者甫入

臺垣識力未定舉事偶謬望實頓輕真實可惜其他占

風望氣詈夷為跖自棄名教者固不可勝數矣

禁嫖賭飲酒

京師五方所聚羣飲及博徒浪子理亦宜禁但有可笑事如正統間順天大興知縣馬通所建白者真令人絕倒謂京城有號風流漢子者專以嫖賭致錢充花酒費宜令娼妓家不得有雙陸骨牌紙牌骰子道上有醉臥者令火夫舉置舖內俟其醒而柳之章下法司議賭博者運糧口外但柳示醉人非舊典不可行上允之夫醉人囊三木固為非法若挾邪之博具決不能禁亦不必禁赤縣神君所見乃爾欲其肅清輦轂不亦難乎○近年丙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者出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充軍律懸賞購人告發時九門回回人號滿刺野獲編 卷二十 扶荔山房

京職

通政司官

通政為大九卿之一然兩參議以讀本為職皆選儀貌整而聲音洪者其選時以大璫同大臣泣之跪一香案前震喉疾呼間亦有不中選者且一轉參議領滿三考始一遷俱在本衙門即加至尙書亦無出局者以故有志者俱不屑就或郎署為堂官所開送多宛轉避之至有堂屬相詬詈者往時有倪光薦由瑣垣選入積官工

部尙書領司事司空朝班例居都察院之前時吾鄉趙麟陽錦為左都御史志不肯出云我不能尾諛兒之後政府為請改加兵部尙書領西臺趙始視事○按六部有子部都察院有十三道大理有左右寺丞惟通政無屬聞之前輩博洽者如臨胸馮宗伯交河余宗伯輩云六科乃通政司屬官以承內旨封駁故列署於內府以後事權漸重僅有文移往還其文猶用呈字今則判然不相關涉矣都給事在國初僅正八品左右從八散乃正九品耳○相傳通參選中後例於泣選大璫投刺稱門生其說舊矣今上初年言官舉以入疏以為仕紳恥野獲編 卷二十 扶荔山房

章奏異名

今本章名色為公事則曰題本為他事則曰奏本收本之處在內則曰會極門在外則為通政司凡投通政者不盡得上聞其或事體窒礙或情節矯誣者一切駁回但存案備照以故近年棍徒以開礦抽稅請者必借託一在京武弁為疏首竟於會極門上疏則非封駁之司不得問矣此最為弊藪而無如之何前此正德朝逆瑾時則有白紅二本入御前者名白本送瑾所者曰紅本

蓋以紙色分別逼上無君乃至此世宗晚年西宮奉道凡內外朝臣封事直達大內者名為前朝本他方士輩進藥餌進秘法以及齋醮諸鄙褻事皆不復經由士人之手竟從宦寺官人傳至御前以其西苑出入名為後朝本此直至隆慶初年始絕云○今各本章曾經主上御筆批硃者亦名紅本以別於留中不下者

門下省

唐宋三省之制本朝不復行然其職掌自在如中書省為政本則閣臣操其大柄而仍留舍人之名但降四品為七品以司誥敕之事尚書省雖不設令與僕射而列

野獲編

卷二十

七

扶荔山房

曹如故但陞三品為二品而事寄較重以分中書之權若通政司則全是門下省其長官有使有左右通政左右參議即侍中與散騎常侍諫議大夫之職其屬給事中四人今特分六科增至五十員以封駁兼補闕拾遺之責視前代獨加重焉但六科今自為內府清華之選不復肯屬通政而左右參議又以讀本故必繇遴選而授班行厭薄之不肯就鸞臺重地積輕已非一日竊謂鴻臚既司引奏吐納殿廷何不即以讀本屬之或以章奏非其攸司則以鴻臚堂官久次者改充庶彼既樂就而清流無避事之嫌似亦可行

見朝辭朝

故事以公事到京者至則陛見去則陛辭傳之邸報書曰見朝辭朝其來久矣壬子年有河南人安世鳳者登癸未進士官郎署謫府判以祭典罷歸其人素為士林不齒居鄉尤多穢迹偶與同里縉紳不咸遂臚其陰事至都評之其實皆誣也通政司知其仇口不為上因欲擊登聞有與相識者勸止之始歸其入京則赴鴻臚寺報名稱原任主事某公務到見朝行則曰公務畢辭朝抄傳四方竟不曉所謂公務者何務也言路亦若罔聞無一言糾及之亦異矣○是年有江南巡撫徐檢吾

野獲編

卷二十

七

扶荔山房

式以蘇松縉紳田產過多定役與齊民等故相申少師亦僉白糧解戶數名惟常鎮以理學之鄉優免如故事徐乃申庚辰榜門人也申志不能堪欲身自著役北上或問公果行上必怪問舊弼何以出山申答曰我竟報名云原任大學士某人解糧到見朝又安能難我此一時憤激之言而其子罔卿孝廉輩亦勸止之終不成行然其事可笑幾與中州公務作對矣

小九卿

本朝以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不必言矣但小九卿其說不一或云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

以左右春坊是為小九列衙門或云詹事春坊為東官  
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足之或云鴻  
臚僅司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欽天僅掌占候亦  
非秦漢太史令之職且皆雜流世業所窟穴祇可與太  
醫院上林苑等耳眾說紛紛莫有定論卽有公事會議  
奉旨有大小九卿公同之諭亦竟不知何屬也近問之  
侍從諸公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  
林尚寶定為小九卿不知始自何時○大理為九棘之  
一詹事雖詞臣華貫終不得比向來居大廷尉之次自  
申吳門為詹長竟於朝班立大理卿之上自是遂為故

野獲編

卷二十

六

扶荔山房

事然二官皆正三品也又翰林侍讀雖六品亦班光祿  
少卿五品之上吾鄉沈繼山思孝以建言起是官遂超  
侍讀而上之時有兩侍讀為劉復齋元震劉和宇虞夔  
不敢與爭他人繼之則如故矣此以強弱致異同非成  
規也

周寧字少卿

辛未進士周寧字

應中

浙之會稽人幼孤貧客京師為

針工以其暇為舉子業輒工得以順天籍補諸生連登  
辛未甲榜筮仕元氏令有聲調繁真定縣俸滿將擢去  
時富平孫太宰新起田間受知江陵相公從廢籍驟轉

中丞撫真定等府周所治邑正其駐節地周故強項屢  
以事忤孫孫積不能平撫其過入丁丑外計備察疏中  
且臚列賊私以萬計上雖冲聖留意民生覽疏大怒遽  
欲逮治賴江陵力救得止僅以計典不及調楚之崇陽  
孫恚甚又中之楚按楚撫計下考劣陞崇府審理江陵  
公痛惜之復於庚辰外計中議調得補故官又以他事  
望誤去今上辛卯壬辰間薦章滿公車起為河間府同  
知陞山西僉事又坐事被調慰薦者又推轂之且云為  
江陵故相所仇以無罪屢廢周起而力辨云臣為張居  
正門生素稱相知且受其洗拔何嘗有隙臣死不敢誣

野獲編

卷二十

九

扶荔山房

地下時越南渚世卿為大理卿亦其同年也因盛稱之  
於公卿間謂其不肯昧心趨時卽此一事不忝古人因  
起故官於湖廣入為光祿少卿侵尋開府矣丁未考察  
楚中按臣復白簡污之竟以原官調用時越南渚為大  
司徒負重望方為西北諸君子所側目且恐浙人柄用  
以故決意去之又逾年己酉則富平再出秉銓凡為所  
擯者世方指為跼蹐無一人敢齒及之矣周在林下至  
今健飯如少年家無一塵敝衣徒步其清白東南所無  
也聞其治劇更優恨不竟其用余嘗聞願涇陽吏部稱  
周不容口惜顧尙家食不得明其事於朝云○周以丁

丑劣陞王官趙以庚辰疏譏時事亦轉楚府長史此則政府旨也兩公受抑時張相當國故持論者并周事亦坐江陵後來趙驟起至八座而周以銀青老蓋亦有數趙同時又有王麟泉用汲亦以郎署疏忤江陵罷歸起官至南司寇得請其清操與周趙埒而幹濟遜之近歿於家得上諡恭質趙亦新逝未聞有議易名者蓋時局所憎也○周家居十年矣其辛未同年尙有吳文臺謙者癸未年已爲知府凡降三次至丙辰又以參議降處聞今將謁補則年過八旬久矣又馮文所時可辛巳年已爲貴州督學副使屢起屢躓丙辰亦大計鑄級今

野獲編

卷二十

辛

扶荔山房

補貴州參議以去雖年僅七旬然去舊游之地已將四十年反以貶秩再至幾於令威歸來有城郭人民之感蓋才抱未展不能抑鬱邱園未必宦味之濃也

中書行人

中書行人二官爲進士筮仕所拜有臺瑣之望最爲清秩今人竝稱中行其實迥異太祖既革中書省自攬太阿而以省中諸節目寄之舍人故稱科而無堂官且衙門仍在內府後事權盡歸內閣特虛有鳳池之名然吳中李應禎以鄉舉選入文華殿者尙與給事中爭班次而楊文襄一清集中每稱予在西掖典制時與某翰

林同官云云二事俱在成化初年其後爲一品大臣詹敘之官始漸輕矣至行人司不過禮部一末屬耳國初設無定員尙未入流最後始陞正八品始限員數因有非科甲不選非王命不行之語其貴之如此然衙門孤子而堂下有井甚甘以近闈閭中汲者無虛刻署中更無隸人可供役使者有一文士作一告示謔之云示仰鄰居擔水婦人不許擅登公座上纏足如違本官親咬三口至今傳以爲笑故事出使還者例納書一部以故京師蓄書自文淵閣之外卽推行人司與刑部提牢廳今爲盜者借者日月侵尋皆不足觀矣任子中書與進

野獲編

卷二十

辛

扶荔山房

士竝列其視科篆亦視資敘此爲僚友不必言若兩房辦事者則雜乙科明經胄監兩殿供事者又皆貲郎與儒士効勞而武英殿又有大璫提督考藝定高下見則叩頭尤爲猥下然皆中書科帶銜帶俸亦稱掌印者爲印君清流輩賤之每出差則特寫進士中書科以自別而諸納級與白身者以兩殿在禁中反呼甲科爲外中書亦可哂矣

京官肩輿

故事在京三品大臣始得坐轎以故光祿太僕卿之陞僉都御史雖甚雄劇然以從三轉正四故有擡轎謝恩

騎馬到任之語萬歷初年承世廟末年朝儀久曠之後四品卿寺皆乘園轎其下則兩人小輿相沿已久江陵當國數年復修舊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謹夷陵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時以僉都領操江亦改而跨馬然其子監生王之鼎者方卒業南雍以儒巾縫掖策馬出入遇六曹卿貳俱不之避而卿貳欲得乃翁歡心各與揚鞭舉手以講敵禮則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視朝輦下肩輿紛紜載道恐當復如初元時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海寧縣長

野獲編

卷二十

三

扶荔山房

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旣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旣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於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於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官以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尙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

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余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欽天太醫官

國初定欽天監官散官其長曰監令正儀大夫貳曰少監分朔大夫其屬五官正司元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正靈臺郎蓋因元之舊制各取所職命名以別清流今散官與廷臣混然無別矣又宋制醫官階凡十四其長曰保安

野獲編

卷二十

三

扶荔山房

歷法

俗忌

今世忌正五九月不上官蓋中外俱遵行按佛家以此三月爲善月說者云唐藩鎮到官設宴用牲畜無算以爲宰殺傷和氣遂并蒞任亦停止至於婚葬諸事則尤



忌五月相戒不敢犯而朝家或不然然太祖以戊寅閏五月十七日葬孝陵則建文遜位英宗以壬戌五月十九日立皇后錢氏比上北狩還同幽南內者八年備極艱苦及享憲宗養僅四年而崩景帝以壬申五月二日立皇后杭氏旋以病崩未幾追廢蓋始終無一吉祥也宋哲宗以元祐七年納孟氏用五月十六日朝議皆云當忌不從終以廢斥蓋陰陽避忌之說固有之○按唐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以正月五月九月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俱斷屠殺又引殷帝去網齊王舍牛為比至宋世官俸此三月必減去食羊錢亦用此意○太子

野獲編

卷二十

書

扶荔山房

文奎洪武二十九年十月晦生上日十月晦日月皆終不喜

華夷百刻之異

從來計日者以百刻然而每時八刻總計之則九十六刻耳今漏刻中又增廿四刻分寄十二時中日初初刻正初刻謂之小刻而所謂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則名八大刻合之乃一百二十刻矣然初初正初二刻總計之雖廿四刻實分八大刻之餘則每六刻只抵一大刻取義安在況制歷家疇算亦以子正初刻為本日之始以子初初刻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

初四刻為先一日之夜其於晝夜晦明之義裒益牽合殊乖百刻定儀惟利西泰談其國每日分為二十四時每時止四刻合之僅九十六刻以故所製自鳴鐘以子正午正為始午初子初為終共傳二十四聲以了一日其國廿四時即中華十二時也蓋斟酌於華夷之間而成者但終不知於古昔大撓所設乖合何如

歷學

中國歷法本不及外國之精密以故前元欽天監外又有回回欽天監本朝亦設回回司天監有正儀大夫司朔大夫司元大夫等官至洪武三十一年而廢之以其野獲編

卷二十

書

扶荔山房

教歸併之欽天但用彼國土板歷同算久之則法亦不驗與中土無異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成造歷者殊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徵山林隱逸能通歷學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近年因日食分數不相符督責欽天但唯唯謝罪以世學歲久無他術為解而士大夫中如參政邢雲鷺輩俱精於天文刻有成書皆云勝僧一行及郭守敬諸人矣然未曾用之推測也禁中大璫輩又自有內靈臺專司星象其職任其學業大抵與外庭髣髴皆土圭中糟粕耳自利瑪竇入都號精象數而士人李之藻等皆授其業似當令兼領天文如先朝

儒臣童軒華湘等可也○欽天造歷每年六月內禮部先發歷樣兩直各府及各布政司依式翻刻毫無加損最合正朔大義而南北各省又有解京歷日以補京兆所不足非體甚矣此事最宜釐正○宣德間欽天監歷日共造五十萬九千餘本英宗登極省爲十一萬九千餘蓋減十之八云

### 頒歷

正朔之頒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於十一月初一日分賜百官頒行天下今又改十月初一是日御殿比於大朝會一切士民虎拜於廷者例俱得賜嘉靖二十

野獲編

卷二十

美

扶荔山房

一年頒歷之辰國子諸生受歷不均爭於陛前喧競違禮上大怒至誦祭酒張袞官若外夷惟朝鮮國歲頒王歷一冊民歷百冊蓋以恭順特優之其他琉球占城雖朝貢外臣惟待其使者至闕賜以本年歷日而已宋嘉祐時各路登解舉子入朝班綴分錯每爲閣門使之累歎曰殿廷班列不可整齊者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也則受歷監生又何責焉

### 渾天儀

今京師與隅逼城觀象臺之顛有渾天儀其質皆銅有四柱以龍承之懸儀於上製作精工銅亦古潤作紺色

旁另有一儀式小不及其半交道亦減又有玉衡如尺又有銅球象天團體外列二十八宿上刻正統七年御製銘余按此非本朝人所能辦意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存中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斛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中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創矣

野獲編

卷二十

毛

扶荔山房

### 改造漏刻

正統五年上巳御製渾天儀銘矣至十二年十一月欽天監正彭德清又上言蒙欽造鑄銅儀驗得北京北極出地度數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強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晝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晝刻六十二各有長短差異今官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上令內官監改造是時禁中官漏循用新

製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已已歷樣蓋即用其言頒式天下矣按十二時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為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總謂之百刻冬夏二至晝夜均用之安得於聖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真不祥之尤矣今通用歷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竝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隨英宗駕北征會勸王振駐師不從邸王監國廷臣劾德清不擇善地駐札以致乘輿失陷并黨王振匿天變不奏諸大罪未數日邸王命籍沒其家德清尋死於獄命戮其尸

釐正歷法

野獲編

卷二十

天

扶荔山房

正統戊辰上從欽天監正彭德清之請改加冬夏二至晝夜各五十一刻頒次年歷時皆歎詫為異事次年已巳上北狩景帝御宇天文生馬軾始倡議乞改歷日時刻如故事帝命禮臣會官議之禮臣以監正許惇等議上謂正統間彭德清於觀象臺測驗以北京較南京則北極高出地上三度南極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晝短三刻夏至晝長三刻奏准改入大統歷永為遵守今軾起自軍匠不諳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歷雖成於京師而太陽出入度數則當以四方之中為準是以堯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測四方以定四時今京師

觀象臺在堯典幽都之地太陽出入度數難以憑準今後造歷悉照洪武永樂舊式讀帝此旨評駁精確頓令星官緘口然其時已將歲終先期十一月朔頒歷於天下則景泰元年猶仍正統十四年之謬也其時彭德清以王振黨擬斬瘐死獄中慘尸籍產矣而同事疇人猶襲其說如此時胡忠安淡久位春卿亦附會執奏蓋以身主其事不免護前遂非其如景帝聖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異

世宗初登極欽天監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欽言歷法當隨時修改以合天

野獲編

卷二十

天

扶荔山房

道時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歲差愈多本監觀象臺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會舉理學大臣總理其事鑄立銅表考四時日中之影仍差歷官往河南南陽察舊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於山東湖廣陝西大名以測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真交食不謬上僅報問寢不行也朱裕蓋以兩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標準欲立圭於四方此即唐堯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若南陽舊圭未審何代所立裕上疏時必有所據今已不可問矣然土中一說亦自難憑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長清塞上指北斗謂金幼孜曰至此

則已南望北斗蓋華夷地勢使然漠外去京師不過數千里而天象已迥異如此近代商於日本占城呂宋佛郎機諸國者問以星斗河漢皆云躔度方向與中華毫無差別是數國者在閩廣東南不知幾萬里矣豈三垣九野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歟抑南方卑下去天遠而北方地高與天體親切耶是未可臆斷○再閱朱裕疏內云觀象臺晷表與南京矛盾是卽正統間彭德清測景不同之說也未審其說確否至於南陽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撫臣何天衢請祀周公疏中云登封縣有觀象測景二臺乃周公營洛邑時手建遺蹟其土圭表漏

野獲編

卷二十

辛

扶荔山房

尙存宜敕欽天官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憑授歷然則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陽矣總之歲久訛傳未足憑也

鄭世子論歲差

今上乙未鄭世子載堉造萬年歷上之其疏云洪武間

監正元統造大統歷以洪武甲子爲歷元上考下推無消長之法時監副李德芳駁之謂不與經史相合宜用許衡辛巳元歷太祖謂二歷俱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今取大統校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或以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今和會二家成歷書曰律歷會通

弁歷以上禮官議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新歷其時已名爲萬年歷矣未幾授時歷成萬年歷遂廢不行至於歲差之法上古無聞始於晉洛下閎唐虞喜元許衡郭守敬始以六十六年差一度考古則每百年減一推來則每百年加一法號精密大統歷至今用之今如堉所云則玆聖已各差一日似未至此其議遂格然嘉靖二年華湘掌欽天監時曾以歲差改歷爲請謂堯時冬至距今四千年已差五十度自元至元改辛巳歷至今二百四十三年已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亦引洪武問元統言爲證則世子疏或未盡非也

野獲編

卷二十

辛

扶荔山房

日食訛謬

萬歷庚戌十一月朔壬寅日食初欽天奏稱日食七分有餘未正一刻初虧申初三刻食甚酉初初刻復圓春官正戈謙亨等又稱未正三刻初虧已互異矣旣而兵部員外范守己駁之謂親驗日晷未正一刻不虧至正二正三正四刻俱然直至申初二刻始見西南略有虧形至申正二刻方甚且不止七分有餘蓋歷官前後俱誤也禮部因言自萬歷元年至今日食已十餘次其差或一二刻以至四刻前代如漢修改五次魏至隋修改十三次唐至五代周修改十六次宋修改十八次金至

元末修改三次本朝二百餘年未經修改豈能無訛今  
范守己及按察使邢雲鷺精通歷學雲鷺有古今律歷  
攷 採詳密可照先朝給事樂漢主事華湘改光祿少  
卿提督欽天監又檢討徐光啓員外李之藻俱究心歷  
理以及大西洋歸化陪臣龐迪莪熊三拔等俱攜有彼  
國歷法諸書乞照洪武十五年命翰林李翀吳伯宗靈  
臺郎海達兒回回天師馬黑亦沙等譯修西域歷法事  
例盡錄其書以補典籍之闕庶歷法詳明有光前代疏  
上不報似此訛舛不急改訂歷律不知所終矣

甲午節候之奇

野獲編

卷二十

奎

扶荔山房

自古來歷家節候每月參差無有朔望日正值四序挨  
日排連者惟元朝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氣正  
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  
清明四月四日甲申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  
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  
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  
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丑小寒此真古今未有  
後來亦無繼之者直至今上萬歷二十二年甲午歲節  
氣正月初一庚辰雨水二月初二辛亥春分三月初三  
辛巳穀雨四月初四壬子小滿五月初五壬午夏至六

月初六癸丑大暑七月初七癸未處暑八月初八癸丑  
秋分九月初九甲申霜降十月初十甲寅小雪十一月  
十一乙酉冬至十二月十二乙卯大寒前元則每月節  
氣今上則每月中氣挨次接續無纖毫小爽又俱屬甲  
午年恰恰共三百載不知天運至此適相值耶抑瓊璣  
必然之數也歷代史氏紀天官之異者多矣未有巧合  
一至此者

居第吉凶 馬相蘭附

地理吉凶時亦有驗如余所知嚴分宜舊第已三度籍  
沒矣其在東城大街者如石大人衙衙亦闌闌處處英

野獲編

卷二十

奎

扶荔山房

宗時為忠國公石亨賜第亨敗後無人敢居後咸寧侯  
仇鸞得之仇勢張甚不下石氏其身後正法梟斬見籍  
慘禍更甚於亨此第今為鑄冶開爐之所其旁一大宅  
卽石氏偏傍廳事亦宏敞過他第數倍今為寧遠伯李  
成梁賜第成梁罷鎮還京居之父子六人俱為大帥皆  
至一品貴盛震天下成梁老病死牖下長子如松戰歿  
松胄子名世忠當襲爵而頑嚚無賴貲產蕩盡遂無人  
肯保任之今惟正寢停乃祖靈柩十年不葬他屋悉質  
於人屠酤器雜過者歎息信乎形家之說不誣又景帝  
建大隆福寺壯麗甲京師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

前門牌坊所謂天下第一叢林者并禁鐘鼓不鳴及天  
 順廢毀興隆永昌諸寺此寺雖幸存而香火寂寞廊院  
 蕭條至今不振○正德間教坊司改造前門有過之註  
 曰異哉術士也此後當出玉帶數條聞者失笑未幾上  
 愛小優數人命闈之留於鐘鼓司俄以稱上意俱賞蟒  
 玉近年丁西南教坊馬四娘號湘蘭者年過五旬雖畜  
 妓十餘曹而門庭闐然愁窘無計有江右舒姓者憐之  
 爲改其門且曰不出百日當驟富適金華虞生者年甫  
 弱冠游南雍求見四娘重幣爲贄問其所屬意無一入  
 目者惟以婁豬爲請時馬謝客已久慚其諸妓固却之

野獲編

卷二十

請

扶荔山房

苦請不去姑留焉凡匝月酬以數千金馬氏復如盛時  
 者又數年

野獲編卷二十終

野獲編卷二十一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禁衛

錦衣衛

錦衣衛鎮撫司

劉球范廣冤死

駕帖之偽

陸劉二緹帥

晝夜用刑

世錦衣掌衛印

錦衣帥見首瑞禮

錦衣官考軍政

史金吾

鎮撫司刑具

儒臣校尉

舍人校尉

禮儀房

佞倖

野獲編

卷二十一目錄

扶荔山房

士人無賴

乳母異恩

詐稱佞倖

武宗諸嬖

主上外嬖

伶人稱字

教坊官一品服

秘方見倖

進藥

同邑二役

十俊

佞人涕泣

滇南異產

野獲編卷二十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禁衛

錦衣衛

今錦衣衛堂上官自指揮使以下俱本衛列衛不待言若陞至都督則帶衛於五軍府俱無足異惟加都指揮者亦書本衛意每疑之外省有都使司方有此官今京師安所得都司而稱之蓋外衛官歷任陞至都司必云某衛帶俸然軍職犯罪有革任帶俸差操之文其後官金吾者以帶俸二字為不祥而去之遂使在京三品衙門忽有外任二品之官於典制則乖於官守則舛武人之無識無足責而邦政大臣亦視為固然無一糾正之者惜矣

錦衣衛鎮撫司

錦衣衛初以儀鑿司改設後改拱衛司其後又改為親軍指揮使司為二十二衛禁軍之首不復隸都督府至永樂而任寄漸重及英憲兩朝委以心膂乃至秋後大廷審錄重囚其堂上官遂得與三法司及各部大臣會獄而雄峻無可加矣至世宗南巡江漢一切前驅使護蹕使及整棚鹵簿防護屬車諸使俱以本衛堂上充之

於是陸炳得於行宮救火建捧日之勳兼拜公孤與進士恩榮宴而極若鎮撫司者在外各軍衛俱有之其任本理獄訟惟錦衣為重洪武二十年太祖聞其拷訊過酷盡焚刑具歸其事於刑部罷廢其官天下如脫水火永樂間復設然不過如外衛止立一司耳俄又設北鎮撫司專管訟獄而以軍匠諸事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之名亞於東廠其初重大事情一訊之後即送法司定罪不具審詞至成化初用參語覆奏而刑官始掣肘矣然猶未有印也成化中葉又添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復關白本衛堂官即堂官所下行者亦徑自具奏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二

扶荔山房

請旨堂官不得與聞遂與東廠稱表裏衙門西曹奉行恐後矣東廠設有旗校與錦衣同詞機密然其人俱從本衛撥去以尤儇巧者充之彼此偵探盤結膠固以故廠衛未有不同心者然東廠能得之內廷因輕重上下其手而外廷間有一二杆格至本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北鎮撫司拷問之鍛鍊完密始入司寇之日即東廠所獲大小不法亦拏送北司再鞫情由方得到貫城中法官非膽力大於身者未易平反也

劉球范廣冤死

侍講劉球之死於獄也錦衣指揮馬順承王振旨令小

校手刃之球大呼太祖太宗而受刃其尸僞立不仆順  
蹴倒之且詈之解其支體埋衛後小校盧氏人以俊少  
爲耿清惠九疇所愛忽怪其貌變詰之始悔恨吐實未  
幾死順之子發狂疾作劉球言歷數順之罪蓋劉能憑  
附爲厲而不能殺順又七年而假手於王竑扼殺之都  
督范廣驍勇善戰故于謙愛將素信用之先是太平侯  
張軌以副總兵征貴州爲謙劾其失機因成仇不解并  
恨廣切齒及奪門功成軌驟進侯爵既與石亨謀殺于  
謙又誣廣同謙反并斬於市一日軌朝退遇之於途爲  
拱揖狀左右怪之乃曰適范廣過耳尋病發頭痛月餘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三 扶荔山房

的對亦千古冤痛  
駕帖之僞  
祖制錦衣衛拏人有駕帖發下須從刑科批定方敢行  
事若科中遏止卽主上亦無如之何如正統王振成化  
汪直二豎用事時緹騎徧天下然不敢違此制也宏治  
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熙等奏邇者小人徐俊程真妄造  
謠言帖子特給駕帖密差錦衣官校至南京緝拏所指  
王昇遠近震驚然兵部無此官亦無此事官校轟然而  
來寂然而返後日奸人效尤又不但如所指而已刑部  
覆奏駕帖之出殊駭聽聞奸人僞造爲害尤大上命錦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四 扶荔山房

而死至天順初元馬順子升奏父爲給事中王竑筆死  
降臣爲百戶乞憐臣父死於非辜仍襲父職上曰順本  
世鎮撫今陞爲世副千戶蓋英宗猶憐順以爲冤而王  
竑時已爲都御史以郕邸舊臣降爲浙江參政又勒爲  
民子孫俱永不敘用矣則王振之復官與賜旌忠祠額  
蓋聖心已先定而李德之劾竑賊臣想英宗亦不以爲  
謬獨德已前死其莊田第宅皆爲景帝所嬖妓李惜兒  
兄錦衣千戶李安所乞使德遇復辟未必不大用廣死  
時京師人哀之爲之語曰京城米貴那得飯廣此與時  
人惜于少保之語曰鴛鴦冰上走何處尋魚賺真一時

衣衛查累朝有無駕帖出外提人事例以聞然則此帖  
不但刑科不曾與聞卽上於祖宗故事亦偶未記憶前  
逾月而上升遐其事遂不窮究孝宗何等聖仁而魍魎  
晝行至此未幾逆瑾擅柄八黨縱橫已萌藁於此矣美  
業難終信哉今駕帖拏人從無不由刑科亦無敢僞造  
不知宏治間何以有此一事今上初元王大臣事起馮  
璫密差數校至新鄭聲云欽差拏人習高文襄令自裁  
家人皆慟哭高獨呼校面詰索駕帖觀之諸校詞窘謂  
廠衛遣來奉慰耳非高諳典故幾浪死矣  
陸劉二緹帥



景陵陸武惠炳領錦衣最久雖與嚴分宜比周而愛敬士大夫世宗時有嚴譴下詔獄者每為調護得全縉紳德之歿後雖削爵籍沒終昭雪襲官今上江陵在事以同鄉麻城劉太傅守有領錦衣寄以心膂適臺臣傅應楨劉臺等以劾江陵逮問賴劉調護得全奪情事起五君子先後抗疏拜杖闕下亦賴其加意省視且預戒行杖者得不死筆楚劉後以厥瑄張鯨株累罷歸而子孫貴盛不絕兩相何等威權而爪牙能度外行事宜其有後頃者癸卯妖書一案緹帥因而下石幾滅人類曾聞二前輩風否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扶荔山房

晝夜用刑

嘉靖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規切上過已下錦衣拷問刑部擬絞其疏留中久不下戶部司務何以尙者疏請寬宥之上大怒杖之百下錦衣鎮撫司獄命晝夜用刑初意用刑不間晝夜不淡日必死矣後以尙逢穆宗登極赦出仕宦又二十餘年心嘗疑之以問前輩仕人云此刑以木籠四面攢釘內向令囚處其中少一轉側釘入其膚囚之膺此刑者十二時中但危坐如偶人噫此亦不堪其苦矣史謂以尙探知上無殺瑞意故上此疏釣奇博名且疏內云臣已收買龍涎香若干為

醮壇祝延聖壽之用其詞諂佞故上燭其奸而深罪之此史張江陵筆也以尙後起從部郎得光祿寺丞又外轉四川僉事尋以考察降調亦江陵意也其後又從請籍起為南戶部郎時海瑞已拜南少宰以尙欲與講鈞禮不許六誥而後不復再見海亦不悔謝蓋二人俱負氣士也五代史記閩臣薛文傑為王鑄造檻車謂古制疎略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罹其毒今何以尙所入者正與此同

世錦衣掌衛印

世宗實錄載孫忠烈燧之子堪許忠節之子揚授錦衣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荔山房

正千戶現任管事祖制廢敘世職不得釐務上以二臣先人忠孝表著特命兵部之請弇州駁之謂先朝王忠肅翱之子琦余肅敏之子寅俱以世官得管理衛事不始於孫許二臣其考據固不謬但世祿出江陵手裁此公最熟本朝典故何以舛誤乃爾既而思之史所云但不掌本衛大堂印耳此不特先朝為然即嘉靖末年分宜相之孫嚴紹庭今上初年江陵相之子張簡修俱僅理南鎮撫司二相何等權勢不聞乃嗣登大堂也即如近代錦衣帥最著者嘉靖間則王佐起自卒伍繼則陸松及子炳起自興邸朱希孝雖廢敘固乃兄成公武弁

恩也蓋是時公卿大臣尙視金吾爲粗官胥子自愛亦不慕羨緹騎之長自萬歷初始用楚人劉守有掌衛印劉故大司馬諡莊襄天和之孫爲江陵牙爪故特擢之江陵敗劉復與政府及厥瑞張鯨交結用事赫濯者幾二十年卒以善去自是世家子孫求縮衛篆如登碧落兼領銅山日講日擢日擢以至明攻暗擊蟻人閨門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後名茂樛者孫忠烈之後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而終不得憤恨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後則王襄毅崇古孫之禎擅衛十餘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周尙書詠之子嘉慶爭權起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扶荔山房

大獄幾族滅之爲天下切齒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遠矣余見二三緹帥談金吾近例以從列校奮者爲賤隸卽貴至極品不許南司理事况登大堂又稱中貴子弟廕者爲傳陞官視同唐之斜封墨勅禁不使大用間有挾首璫勢以請者必百計齟齬之其人亦不敢爭此又起於今上中年正與舊制相反而在事大臣爲子孫計亦利有此等議相沿成故事矣

錦衣帥見首璫禮

緹帥體甚隆與東廠並重朝廷有大獄則不復專任北

司惟錦衣帥與厥瑞並職如今上元年王大臣事則朱希孝與馮保鞠之癸卯皦生光事則王之楨與陳矩鞠之且馮陳俱司禮印公而並列共事無低昂也惟余兒時聞劉守有每謁首璫必叩頭歸邸面如死灰蓋劉儒家子弟尙不甘儕奴隸也然其體何以異朱帥意者瑞在事時彼仗其力得印耶

錦衣官考軍政

武職五年軍政一如京官六年大計其典至鉅至嚴錦衣一官尤無再振之理今上中年猶然頃歲值軍政友人張念堂懋忠有議其人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學顏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八

扶荔山房

孫也諸公競出全力救之歸德沈相國貽書本兵李霖寢至比之黃祖殺禰衡然不免革任已無復燃之想矣今忽從南司登大堂晉一品需次握篆蓋近日新例文武兩寮雖羅永錮俱開生路諸與張同廢者俱欣欣彈冠矣此又邇年朝廷一大變格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考軍政以錦衣類題掌衛都督陳寅疏錦衣以近侍直差卒難更易乞照嘉靖二年例免考上允之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

繼書

故問卿雁峯

際庶

子以鄉紳禦倭廢

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容與王弁州

元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生平豪  
 貴自奉如王公即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  
 法治其部卒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成南塘繼光少  
 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美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  
 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資裝巨萬史  
 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  
 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詎迓者不肅命縛之笞  
 梃交集所謂細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  
 已惶悸無措比至則姿至寢陋篋復蕭條日夕恣睢罵  
 詈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云 鎮撫司刑具  
 縉紳得罪雖極刑止下刑部若錦衣衛與東廠相表裏  
 不過詞察諸不法凡厥衙所廉謀反弒逆及強盜等重  
 辟始下錦衣之鎮撫司拷問尋常止云打著問重者加  
 好生二字其最重大者則云好生著實打著問必用刑  
 一套凡為具十八種無不試之亦從無及士人者不知  
 何年始加之縉紳後遂為恆事士氣消折盡矣鎮撫司  
 獄亦不比法司其室卑入地其牆厚數仞即隔壁嗥呼  
 悄不聞聲每市一物入內必經數處驗查飲食之屬十  
 不能得一又不得自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衲  
 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面惟拷問之期  
 得於堂下遙相望見蓋即唐之麗景門宋之內軍巡院  
 類也向年己亥王紳齋大參貽德從四川逮入亦下鎮  
 撫司王曾守嘉興廉潔愛民吾郡人為請於縉紳周餘  
 臺嘉慶求少寬之周密囑曰諸刑俱可應故事惟拶指  
 則毫難假借蓋緊拶則肉雖去而骨不傷稍寬則十指  
 俱折矣若他刑果盡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盡用  
 哉想諸公得罪時亦必皆然王後數年得白補故官於  
 貴州又陞雲南以久不赴任勒致仕周掌鎮撫時已官

都督僉事上大堂僉書管事矣又數年爲癸卯周以次當柄用時掌衛者爲蒲州王之楨正川事知周欲得其位切齒恨之適妖書事起王遂指書出於周手逮其父子妻女一家備用全刑周瀕死數度終不肯承賴上聖明止勿再拷促奪官歸後周之子顯祚亦官至總帥每爲余言身與弟妹受刑狀未嘗不拊膺痛也周嘉慶歸數年病歿又數年王之楨抱病寢劇見周爲崇如寶灌守田蚡狀王因不起此卽顯祚所述不知信否

儒臣校尉

南京國子監助教鄭如瑾者起家乙科受魏國公徐鵬舉重賂以其庶次子邦寧僞稱嫡子應襲誠意伯劉世延發其事如瑾坐受職枉法褫職爲民至今上初年大璫馮保用事如瑾入京投其司房徐爵充錦衣校尉尋冒功陞鎮撫爵敗如瑾又斥去爵先以騙詐充軍逃伍走保門下官至南鎮撫司僉書都指揮同知其人善筆札又習城旦家言凡上手勅優獎江陵公者皆出其手世所稱樵野先生是也後同張家人尤七及馮名下掌家太監張大受俱論大辟死獄中天順間錦衣致仕于戶馮益與太監曹吉祥同反伏誅益先爲教官坐事戍邊附吉祥冒功得拜今官與鄭如瑾相類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扶荔山房

舍人校尉

舍人以中書省爲貴在唐宋秩四品與翰林學士對掌內外制而宋世武臣又有閣門宣贊舍人爲環衛近職凡大帥子弟廢授者任之以故虞允文以中舍視師江上而軍中尚疑其爲宣贊也本朝廢中書省僅留舍人以掌誥勅尚存唐宋之舊而官止七品初本清要近臣其後間以任子及雜流居之近代則閹臣之僚屬內殿之供役與夫人貲爲郎者亦帶此銜而流品迥然區別矣武職應襲支庶在衛所亦稱舍人僅供臺使監司差遣既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勳衛者爲帶刀散騎舍人其秩八品在試百戶之下而出外則皆僭繫金帶衣麟蟒體貌甚盛總之此輩執袴非可以理喻法繩者又校尉在漢如戊己護羌城門之屬俱尊官劇任後世亦僅爲右列散官自六品以下始有此稱而卑瑣甚矣今錦衣所隸衛士亦稱校尉至數萬人卽外衛之軍丁也其白靴者爲緝事人有功則陞黑靴以至小旗總旗千百戶隆慶以前有官至一品掌衛者如陳寅王佐陸松之屬是也則此輩侈爲行伍中美談古來校尉未有如此之冗而賤者

禮儀房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扶荔山房

都城內禮儀房者俗號奶子府每四仲月各坊報少婦  
 初孕者名奶口驗其年貌辨其乳汁留以供禁中不時  
 宣索每至期盡而內無所召則遣出再選董其事者為  
 錦衣總帥有掌房有貼房其體貌稍亞於兩鎮撫司亦  
 得開棍傳呼向年今上乙酉故相徐華亭曾孫名有慶  
 者新縮此房事偶呵殿出巷陌遇一小帽戴面衣乘驢  
 行者前驅叱之不下久之姑引避道左亦不以為意次  
 日東廠大瑞傳令掌禮儀房官不許用棍開路徐大驚  
 懼詢之則昨所遇跨驢人為邢尙智掌廠太監張鯨第  
 一用事掌家也徐走瑞所乞哀不得見又至尙智家扶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黑靴校尉耳

佞倖 士人無賴

國朝士風之敝浸淫於正統而糜潰於成化當王振勢  
 張太師英國公張輔輩尙膝行白事而不免身膏草野  
 至憲宗朝萬安居外萬妃居內士習遂大壞萬以媚藥  
 進御御史倪進賢又以藥進萬至都御史李實給事中  
 張善俱獻房中秘方得從廢籍復官以諫諍風紀之臣

爭談穢媒一時風尙可知矣如御史戴縉首薦太監汪  
 直公忠復開西廠縉遂躡會都御史以至尙書此其罪  
 尤在王越陳鉞之上至正德初劉瑾用事焦芳張彩為  
 之角距兵科給事中屈銓國子監祭酒王雲鳳俱請將  
 瑾新行事例刊書布告天下以垂萬世真堪嘔噦其後  
 兵部尙書王瓊頭戴鼠刺褻衣潛入豹房與上通宵狎  
 飲原任禮部主事楊循吉用伶人臧賢薦侍上於金陵  
 行在應制撰雜劇詞曲至與諸優竝列通政張龍以占  
 民婦章氏事發投錢寧門下因假寧名挾騙財物至坐  
 法論斬而朝士之體漸滅盡矣嘉靖初年士大夫尙矜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名節自大禮獻媚而陳洸豐坊之徒出焉比上修元事  
 興羣小託名方技希寵願可學盛端明朱隆禧俱以煉  
 藥貴顯而隆禧又自進太極衣為上所眷寵乃房中術  
 也原任吏部主事史際建醮祝聖壽進尙寶少卿尙書  
 趙文華進百花仙酒獨以忤相嵩敗亦有幸有不幸也  
 撫吳山李遂胡宗憲輩進白鵲白兔白鹿白龜等尤不  
 可勝紀其他權門羨子如鄒趙輩不足道光祿寺少卿  
 白啓常至以粉墨塗面博嚴世蕃歡笑詞臣唐汝楫梁  
 紹儒竝出入交關先後白簡逐去當時諂風滔天不甚

以爲怪也今上辛巳壬午間江陵公臥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誠祈禱御史朱璉暑月馬上首頂香爐暴赤日中行部畿內以禱祝奉齋符部吏誤進葷酒及張歿而事勢漸變有一御史入王篆幕者心悻甚乞哀於馮瑞長跪涕泣其後亦不免褫斥此皆市狙庭隸所爲且亦有不屑爲者縉紳輩反恬然不以爲恥真可駭也近日此風似少衰止

乳母異恩

仁宗初登極爲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戶蓋卽上保母也已爲異典矣旣又封保母楊氏爲衛聖夫人則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扶荔山房

詐稱佞倖

唐僖宗時陳敬瑄出鎮西川先有青城妖人僞稱敬瑄

赴鎮令驛供奉去卒以詐敗成化十四年有江西人楊福者曾爲景內使之僕隨入京師旣而逃入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僞稱直而以所識者爲校尉自蕪湖歷蘇杭遍抵浙東諸府及市舶司皆信畏承奉受民詞訟操演兵馬查盤錢糧凌轢二司小官忤意者輒杖之所過假廉以取信而所隨僞校尉等役則恣行納賂至福建諸府亦然抵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發論罪如律嘉靖三十四年有麻城吳尙堯僞爲中書充奉恭誠伯陶仲文命往雲南定邊縣取龍涎至梯懸崖而上從石乳隙中取物三條云是龍涎見鱗甲異物風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荔山房

武宗諸嬖

雲之狀黔國公以下大吏爭賂遺之事發亦論斬三十八年又有龍虎山道士江得洋僞稱奉詔往四川鶴鳴山掛幡降香沿途索賂至荊州府爲知府徐學謙詰發其奸得其所販少女無算并從行諸役俱就執惟得洋逃去竟不獲至四十四年雲南巡撫呂光洵又奏有梁廷材者奉詔至雲南雞足山建醮自稱大真人府贊致因令有司致齋供具事竣以聞上大怒命錦衣緝捕竟不可得益亦假僞也佞倖用事奸人輩因而矯詔託名無忌憚至此今占益一轍云

武宗實錄宣府都督馬昂妹已嫁畢指揮有孕矣以其善騎射獻之上能胡語胡樂大愛之後上幸昂第召昂妾侍寢昂不可上怒而起并昂及女弟俱疏之至世宗實錄又云陝西總兵馬昂先因單任結太監張忠靖獻妹於上昂同其弟昺昺并分守陽和太監許金至指揮畢春家奪其妻昂大被寵傳陞昂右都督昂又進其美妾杜氏兄弟俱賜蟒又昺亦傳陞都指揮守備儀真復買美人四人進之豹房名曰謝恩後世宗即位盡出諸女還其家是馬昂當時之妾未嘗不承恩而昂及妹并未嘗疏也二錄不同如此又上南巡留南京時凡寺觀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七

扶荔山房

欽賜幡幢皆書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後軍都督府鎮國公朱壽同夫人劉氏並列名於上此又見之世宗錄而武宗不載所謂劉夫人者蓋即太原所納妓女劉良女也是時從上南幸云漢成帝微行自稱張公子或云富平侯張放家人後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觀南齊後廢帝自稱李將軍或云劉統或云李統唐文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然皆以為戲耳至宋徽宗之稱道君則直見之制勅而李師師趙元奴至封才人出入禁中與官嬪不殊抑更異矣景泰中妓女李惜兒亦通籍官掖

主上外嬖

今宣府鎮城為武宗臨幸地既厭豹房遂呼為家裡至今二三妓家尚朱其戶雖樞已脫尚可辨認蓋微行所歷也本朝家法無平陽更衣之事惟景帝與武廟有之其玷聖德不小因思趙宋最絕外嬖至徽宗始有李師師趙元奴俱拜才人南渡講和金人刻師師在北御集及師師像傳售之推場而南朝理宗為道學宗旨暮年乃眷杭妓唐安安非時召幸今史冊略不及之豈一時理學諸公曲為之諱耶景帝初幸教坊李惜兒召其兄李安為錦衣賞金帛賜田宅後睿皇復辟安僅謫戍而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荔山房

鐘鼓司內官陳義教坊司左司樂晉榮以進妓誅錦衣百戶及崇高以進淫藥誅武宗幸榆林取總兵戴欽女為妃幸太原取晉府樂工楊騰妻劉良女大愛幸攜以游幸江彬及八黨輩皆以母事之及上南征劉氏以一簪贈上為信後馳馬失去比至臨清召劉氏劉以無信不肯行上輕舸疾歸至潞河掖以俱南又幸宣府時納宣府總兵都督僉事馬昂妹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善騎射能胡語上嬖之進昂右都督羣小皆呼馬舅其他徵高麗女色目人女西域舞女至揚州刷處女寡婦儀真選妓女又不可勝數也蓋上以宣府為家有呼口外

者罪之故游幸留最久云武宗時又有甯州人王智女名王滿堂會預選入內廷不得留罷歸自畫絕色假塞不肯嫁且云頻夢有趙萬興者方是其夫時妖道士段張者誦知之乃改姓名入贅張聚眾反於山東之嶧縣至僭大號改元大順平定以滿堂爲后後敗俘入京同黨俱伏誅惟滿堂以中旨貸命入浣衣局尋得幸於豹房及上升遐始再出此事尤奇怪今詳載實錄中

伶人稱字

丈夫始冠則字之後來遂有字說重男子美稱也惟伶人最賤謂之娼夫互古無字如伶官之盛莫過於唐羅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九

扶荔山房

黑黑紀孩孩賀懷智黃幡綽雷海青李龜年李可及穆刁綾刁俊朝李家明楊花飛敬新磨尙玉樓之屬俱以優名相呼雖至與人主狎終不敢立字後世此輩儕於四民既有字且有號然不過施於市塵游冶兒不聞稱於士人也惟正德間教坊奉鑾臧賢者承武宗異寵扈從行幸至於金陵處士吳霖吳郡禮部郎楊循吉竝侍左右時寧王宸濠妄窺神器潛與通書札呼爲良之契厚令伺上舉動良之賢字也逆藩之巧樂工之橫至此極矣賢至賜一品蟒玉終不改伶官故銜上兩幸霖家亦賜以一品服

教坊官一品服

武宗朝寵任伶人臧賢至賜一品服然雖繫蟒玉而承應如故也常欲改教坊司爲方印改所懸牙牌如朝官業已得請有一老伶怒詈之曰我衙門豈可與縉紳頡頏若寵眷可長恃耶行且戮矣賢慙而止上南巡時賢薦致仕禮部主事吳人楊南峯循吉之才召令供事左右屢進樂府上善之久而不得官賢爲之請上欲以伶官與之南峯大慚恨求歸不許又賴賢力爲之請得放還南峯隱居久負重名一旦輕出爲聖主所侮時以爲眞倡優畜之也司馬子長云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誠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九

扶荔山房

言乃憤悱之詞也後南宋高宗崩議臣下配享洪景盧適在翰苑欲進日頤浩而不用張浚與秘書監楊誠齋萬里議不合右補闕薛叔似上疏乃抑洪而褒楊以楊比汲黯武帝不冠不見以洪比司馬遷不過文吏小校武帝以倡優畜之叔似引此辱洪不獨景盧媿不敢當卽南峯生千載後亦生色矣教坊司正官爲奉鑾秩正九品左右韶舞左右司樂俱從九品其秩可謂至卑較故元之玉宸院秩正三品者迥異矣夷狄不足言如高齊之伶人封王後唐之伶人典郡與夫唐明皇之梨園子弟冠以皇帝之稱抑何霄壤哉明制眞足法也伶官



牙牌秘不令人見人朝則袖之至大內始繫帶傍聞其制上刻而下歧與中官相似或云正圓如餅然

秘方見傳

陶仲文以倉官召見獻房中秘方得倖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祿廕至兼支大學士俸子為尚寶司丞賞賜至銀十萬兩錦繡蟒龍斗牛鶴麟飛魚孔雀羅緞數百襲獅蠻玉帶五六圍玉印文圖記凡四封號至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見則與上同坐繡墩君臣相迎送必於門庭握手方別至八十一歲而歿賜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四字諡其荷寵於人主古今無兩時大司馬譚二華受其術於仲文時尚為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相馴致通顯以至今官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自揣不起遺囑江陵慎之張臨弔痛哭為榮飾其身後者大備時譚年甫踰六十也張用譚術不已後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歿蓋陶之術前後授受三十年間一時聖君哲相俱墮其彀中叨忝富貴如此漢之存郵膠唐之助情花方之蔑如矣譚差有軍功故郵典俱無恙陶在隆慶初元已盡削奪陶之前則有邵元節亦至封伯官三孤亦得四字諡但以年稍不久故尊寵大遜

陶同時又有梁指甲者封通妙散人段癩子亦封宣忠高士恩禮不過十之一耳成化間方士李孜省官通政使禮部左侍郎掌司事妖僧繼曉累進通元翊教廣善國師正德間色目人于永拜錦衣都指揮皆以房中術驟貴總之皆方技雜流也至士人則都御史李實給事中張善俱紀於憲宗實錄中應天府丞朱隆禧都御史盛端明布政司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俱以方藥受知世宗與邵陶諸人竝列雖致仕卿貳官保俱無行之尤矣又若萬文康以首揆久輔憲宗初因年老病陰痿得門生御史倪進賢秘方洗之復起世所傳為洗鼻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三

扶荔山房

御史是也萬以其方進之上劾署臣萬安進憲宗升遐為司禮大璫覃昌所誚責此其罪又浮於嘉靖朱盛願諸人即嚴分宜亦未必肯為

進藥

嘉靖間諸佞倖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以進若顧盛則用秋石取童男小遺去頭尾煉之如解鹽以進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御宇亦為內官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

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今上保攝聖躬長為必慎左右亦無敢以左道進者岡陵之算可決也

### 同邑二役

嘉靖間吾邑有談相號木泉者幼為門役長而備儀幹工佐書習姜太僕立編體入京師值世廟西內修醮因得供事齋官大被寵眷積官工部左侍郎喪母求守制上不許乃請假歸葬歸則不復苴麻日被上所資蟒衣與羣妓嬉游所衣肩上復繡一玉手云曾為上所拊亦偶與宋朱勳事暗合渠未必知古有此也兼之凌轢郡縣侮易縉紳人謂小人器滿殆將覆矣果以屢召遷延

### 野獲編

#### 卷二十一

三

扶荔山房

上震怒命逮繫入京至即伏法西市其子號雲門名文明者亦以官生入冑監後革去貧悴以死余曾識之又嘉靖末年同邑有陳文治號鶴翁者曾為書辦以舞文被訪罪至戍邊因立功積官偏裨今上初年被主帥戚少保知遇遂引薦至薊鎮東協副總兵將登壇矣乃朶頤少保之位謀奪之為戚所覺未幾以匿敗侵餉諸事為巡按李植所劾坐斬繫霸州獄十餘年死其子號仰溪名失記余幼亦識之二人俱起胥吏徒手致富貴固非碌碌者然以非道得之又不善居盈遂皆不良死邑中先後有此二人故誌之聞之故老云談之受法正

值容城楊忠愍赴義談號呼稱冤忠愍厲聲曰咄奴輩得伴我死可謂至榮尙敢聲冤耶果爾亦真榮矣

### 十俊

今上壬午癸未以後選垂髫內臣之慧且麗者十餘曹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為十俊上偶託之詞察外事此輩遂因之為奸利勢張甚事漸彰聞上次第按罪杖殺數年間無一存者上之英斷非漢武可比也其時又有一緹帥為穆廟初元元宰之曾孫年少美丰姿扈上駕幸天壽山中途遞頓亦荷董聖卿之寵每為同官訕笑輒慙惡避去

### 野獲編

#### 卷二十一

四

扶荔山房

### 佞人涕泣

士人無恥莫甚於成正間至宏治而諂風稍衰惟嘉靖以來又見之當張永嘉之執政也正人棄絕之目為異類固為不情其始終附麗之者則惟汪鉉一人汪先任廣東最久因得交議禮方霍二大臣引進永嘉之門更成刎頸其長西臺位統均又以吏書兼兵書皆永嘉力也其後偶以小故失歡命闔者拒却不許見汪無計乃賃其鄰空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將出扶服叩首泣於階下永嘉駭笑雖待遇如初而心薄之尋亦見逐矣又二十年而嚴分宜柄政有趙文華者先為監生值分宜為

祭酒賞其文成相知後趙為刑部主事被察謫外分宜  
疏留之陞京堂以至大用遂拜分宜為義父愛踰所生  
乃子世蕃時時姍侮之又自以私進百花仙酒於上為  
分宜所責詈絕其溫清乃潛求救於歐陽夫人一日家  
宴甚樂夫人舉觴曰今合家歡聚奈少文華耳嚴述其  
負心狀夫人解之曰兒曹小忤何忍遽棄之趙先伏隱  
處出而百拜泣請始得侍觴席末因濫三孤而世蕃終  
厭之旋以觸上怒分宜不為救斥為民旋死又二十年  
而張江陵柄政給事陳三謨者本高新鄭入室弟子以  
郎署改至吏科都比丁艱歸出補則高已敗又為張所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滇南異產

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紀山獺云出宜州溪洞性最淫  
山中一有此獸則牝者皆遠避獺不得雌抱木而坊取  
以為媚藥甚驗又周草窗云出粵西之南丹州號曰插  
翹夷人珍之不令華人得售初疑其言之過今雲南孟  
良府小孟貢江產肥魚食之能日御百女故夷性極淫  
無貴賤一人有數妻不相妒忌此正堪與山獺對為水  
陸珍藥又其地產鸞姜人餌刀圭即終世不復能行人  
道士人專以飼牡馬此又與肥魚相反極矣宇宙間真  
何所不有媚藥中又有臘胸臍俗名海狗腎其效不減  
春郵膠然百中無一真者試之用牝犬牽伏其上則枯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一終

野獲編卷二十二目錄

督撫

總督軍務

巡撫之始

參贊軍務之始

撫按重輕遂絕

提督軍務

張半洲總督

阮中丞被圍

海忠介撫江南

海忠介被糾

李尙書中丞父子

郎變

李見羅中丞

許中丞

二李中丞

李斗野中丞

秦中丞

野獲編

卷二十二目錄

扶荔山房

經略大臣設罷

任邱大僚

巡撫久任

列營舉砲

司道

方印分司

憲臣咎屬吏

藩臣咎屬吏

方面官淫縱

藩臣被咎

王吉死廉

藩臬司兼兩省

整飭兵備之始

尹憲使

徐方伯死事

王大參猷倭

布按二司官

畿輔分道

憲臣罪謫

龍君楊少參

馮仰芹大參

鹽運使

鄉紳見監司禮

府縣

知府賜敕

一邑兩令

一府二推官

郡守被咎

金元煥

劉際明太守

縣令處分人命

邑令輕重

立碑

嫌名

野獲編

卷二十二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督撫

總督軍務

宋世總兵權者以宣撫使為第一重臣得倖制帥以下至南渡又以武臣岳飛吳玠輩亦為宣撫不足重於是張浚呂頤浩等始稱都督而事權無可加矣本朝宣德以後大臣總督止施於工程錢穀等項繼乃有總督軍務為文帥第一重任埒南宋之都督然祖宗朝無之僅見於正統初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督師征麓川始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以總督軍務入銜至景泰初驥起為南兵書又以總督軍務入銜矣時于肅愍在本兵亦稱總督軍務羅通以右副都御史守宣府亦稱總督軍務景泰七年兵部尚書石璞征湖廣銅鼓叛苗亦以總督入銜自此而後兩廣川貴及陝西三邊與山西宣大凡以部院銜出鎮者俱稱總督至成化間有應顯者以福建副使奉勅專行事亦得稱總督海道則代言者之誤也至正德時武宗南征寧庶自稱總督軍務鎮國公於是臣下俱不敢稱總督改為總制至嘉靖中葉又以制字非臣子所敢當遂仍稱總督而添設薊遼河道漕運之屬俱復舊名矣

然而縉紳間稱謂猶云制臺兩廣尤為尊異今體亦漸凌夷近年關白事興又以總督為不足重始有經略之名經略在祖宗朝亦有之其權遠出總督下至是始加隆赫會見宋桐江應昌以少司馬膺此任其勅書云凡

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如違軍令者任自斬首其事權視先朝陸完彭澤等有加蓋文帥之重至此極矣隆慶間以北虜修款命兵部大臣每三年即兼憲職閱視九邊得舉劾督撫以至總兵等官其權寄之崇幾與故相楊文襄翟文懿相埒以後大臣罷遣即以其事屬之巡閱御史體例漸卑今承平已久各邊亦視三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年大閱為了故事矣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鐸反上命太監張永征之署銜為總督寧夏等處軍務兵部言舊無總督太監關防詔鑄給之內臣有總督軍務僅見永耳其後九年又總制宣大軍務至嘉靖六年以大學士楊一清薦起止掌御用監提督團營不得復稱總督矣至正德七年中原劉六劉七等盜起命太監谷大用征之陸完以部堂為文帥僅得稱提督而大用乃稱總督軍務蓋用張永例也

巡撫之始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太祖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地方巡

撫之名始見於此以後漸遣尙書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撫各處邊腹事畢報命卽停不遺其名或云巡撫或云鎮守後以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監以故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但稱巡撫專制軍務有提督有贊理又重有總督他如整飭邊關提督邊關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官皆因事特設而事權則一也其以部堂等官出者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往來窒礙難行始專定爲都御史以故景泰四年鎮守陝西刑部右侍郎耿九疇改右副都御史仍舊鎮守此專用憲臣之始其後凡尙書侍郎任督撫者俱兼都憲以便行事蓋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三

扶荔山房

欲以堂官臨御史初猶以屬禮待之旣而改稱晚生見猶侍坐今則彼此俱稱侍生文移毫無軒輊相與若寮案撫臣反伺巡方嘖笑逢迎其意旨矣天順元年以總兵官石亨言盡革天下巡撫及亨敗復設如故至正德二年十一月劉瑾亂政取回天下巡撫官瑾誅復設如故蓋此官在國初可以無設今非督撫何以制總兵之橫斷不能一日罷矣

### 參贊軍務之始

今天下稱贊理軍務者惟巡撫一官俱在邊方蓋以掛印總兵旣稱總鎮故稍遜其稱以亞之如正統間金濂

以刑部尙書同寧陽侯陳懋等征闖寇尙稱參贊軍務是也然國初又有不然者洪熙元年以武弁不嫻文墨選方面部屬等官在各總兵處總理文墨商榷機密僅稱參贊軍務其事寄非撫臣比此外又有參謀軍務協贊軍務之名若洪熙間命山東左參政沈因往大同總兵鄭亨處書辦則又出參謀協贊之外此後不再見至景泰中大同則有參政沈因宣府則有參政劉漣山東則有參議周頤廣西則有副使劉紹而劉清等又以郎中給事中稱參贊軍務又景泰四年以御史網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務似不過帥幕僚佐未知當時與總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四

扶荔山房

兵相處禮節何如景泰初又有于謙石亨軍前整理軍務者賜勅以往其人爲內臣與安李永昌則直比唐之觀軍容處置使矣

### 撫按重輕遼絕

弇州紀撫按重輕自正統至宏治凡四事而遺却一事最有關者宏治十七年十月巡按山東御史金濂與巡撫遼東都御史張龜訐奏上下其事於禮兵刑部會議云撫按公會文移宜各遵舊制都御史正坐御史劾坐都御史劄付御史具呈上從之當時體制懸絕如此提督軍務

國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揮使司其後漸設總兵事權最重今宇內文臣為巡撫者俱係添設非國初舊制以故稱贊理軍務不過贊助總兵官戎機如京營兵部大臣稱協理戎政者亦然其總兵非掛將軍印者則亦為累朝添設其同事巡撫始得稱提督軍務蓋舊時名號尚稍低昂而事寄到今則一矣武臣以總兵官為極重先

朝公侯伯專征者皆列尚書之上自總督建後總兵稟奉約束卽世爵俱不免庭趨其後漸以流官充總鎮秩位益卑當督撫到任之初兜鍪執仗叩首而出繼易冠帶肅謁乃加禮貌焉嘉靖中卽周尙文位三公近日李

野獲編

卷二十一

五

扶荔山房

成梁躋五等亦循此規不敢踰也正德之季上自稱大將軍總督軍務而江彬以平虜伯為提督及諸義子諸大璫亦稱之武臣之有提督始此近年朝鮮之役寧遠長子李如松者新從寧夏奏凱歸再以大帥征倭功名甚盛意氣盈溢不復肯修扶服禮於宋經略宋無如之何始議加提督軍務卽以入銜其相見時用邊道見督撫儀僅素服隅坐一切鞶韞盡廢矣武臣銜有提督始此又見時如松官止左都督提督如憲臣視學政者部屬管差務者內臣之奉勅管事者錦衣兩司房之管官校者皆得稱之但帶軍務則重耳楊遂庵初總三邊王

陽明再起兩廣楊次村節制援兵亦止稱提督然事權則制府也若武帥之重則提督之外如今上初戚繼光在薊鎮以總兵官加總理專司訓練并督撫麾下裨將標兵俱屬操演調遣生殺在握文吏俱仰其鼻息則江陵公特優假之非他帥所得比

張半洲總督

張尙書經以南大司馬兼北右都御史督兵征倭所轄江南凡六省事權最雄重大功垂成而為趙甬江少保所誣逮下獄死西市人至今冤之然在事時亦有稍任情處有張任者吳之嘉定人起家丁未進士高第拜郎

野獲編

卷二十一

六

扶荔山房

署尋從謫籍為嘉興府同知運糧外郡至嘉興愆期半日張督府適出城遇之甕門內用軍興法將斬之兵使者為哀請始去衣冠縛之髻杖六十令還職自効時軍民萬眾相顧駭怪先大父尙在公車親睹之亦有可殺不可辱之歎後張郡丞累晉秩以中丞撫西粵著武功官少司馬歸長君名其廉字伯隅以任子登乙未高第

阮中丞被圍

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夷寇東南吾浙首被其毒時按浙御史胡宗憲陞僉都御史督軍有功峻擢右都總制浙直福江四省而以浙江提學副使阮鶚陞僉都代胡任

阮好大言然不甚知兵胡輕之頗成隙至丁巳年胡已用將洲陳可願等謀與倭會汪直講好倭會徐海皆未得要領海間阮避居桐鄉縣中且兵餉山積遂聚兵攻之用空漕船實以瓦石衝其城雉堞搖動如植筮胡幸其敗不發援兵阮悸甚偃臥不能復出諸將吏謂且夕不守矣有說胡倘失事法當并坐者始遣驍銳來援會和議亦成徐海始受命解圍罷兵尋被執伏法阮調撫福建以行方桐邑圍初解阮中丞始出視事時方盛夏諸文武視其庭中如鏡無蔓草半莖怪之繼乃知偃臥時稍起行卽手薙榛莽以消永日耳阮在吾郡時余家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扶荔山房

老奴凌愷者偶入城與其麾下卒爭詬卒入膚慙卽命縛奴斬之旗牌將出而湯給事日新來訪遂稍停湯故熟此奴者與言立釋之竟不問兩人曲直亦未曾觀此奴何狀也奴明日返鄉居先大父始知之出見謝過阮亦茫然已不省憶有此事矣其在閩被言以藩司帑略倭并他簞簞落職逮治然實以疏傲獲謫其事狀不盡然

海忠介撫江南

忠介在江南一意澄清而不識時務好爲不近人情之事如縉紳之陞補及奉差者藩臬之入賀萬壽者俱資

有勘合而鼓吹旌旗八人者改爲一人輿夫扛夫二十四名改爲四人人不能堪或僱倩或迂道他去又令郡邑庭參不得頹首然屬吏畏威莫敢仰視吾鄉一郁姓者以乙科爲其屬績溪令高年皤腹俯仰艱楚入謁時獨起止迂緩腰領屹然海大喜以爲此第一強項吏也立疏特薦新鄭卽召入爲比部郎其治米與資簿不問也蓋矯枉過正亦賢者之一蔽云海開府吳中人人以告許爲事書生之無賴者惰農之辨黠者皆棄經籍釋耒耜從事刀筆間後王弇州爲華亭畫計草匿名詞狀稱柳跖告許夷齊二人佔奪首陽薇田海悟爲之稍止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八

扶荔山房

尋亦以言去位而此風旣熾習爲故常至今三吳小民才頑甲於海內則庚午辛未間啓之也又如吳中士習最醇間有挾娼女出游者必託名齊民匿舟中不敢出自丁亥有凌司馬洋山雲翼毆諸生一事大拂物情吳士伏闕懇冤嚴旨繫治凌削官銜任子遣戍人心甚快然此後青衿日恣動以秦坑脅上官至鄉紳則畏之如振子間有豪民擁姝麗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間輿訟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於是吳中相侮遂有僱秀才打汝之語蓋民風士習惟上所導所從來久矣海下獄時世宗震怒舉朝亦謂必無生理



惟司務何以尙救之亦下詔獄幾死及隆慶復用海抗疏論高新鄭益爲徐華亭地何亦請上方劔誅拱以助海蓋兩人始終同志如此至萬歷丙戌海再出爲南少宰何以部郎謁海而置其榻於坐隅何毅然曰若較名位固宜爾但當年頗忝氣誼不能以客禮見處乎海執不可何奮衣竟出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語浸聞於時何得轉爲光祿寺丞歷陞南鴻臚卿以老自免詔加大僕卿致仕海尋晉南總憲卒於位海以乙科爲教官聘典試欲與衡文事時直指爲政不之許怒欲出關乃許其出一題而止遷淳安知縣再轉嘉興通判始入爲戶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九

扶荔山房

部郎直諫論絞吾郡志名宦失載海名

海忠介被糾

海忠介撫江南立意挫抑豪強至處徐華亭更大不堪然以一時人望無敢議者獨刑科給事舒化首論之其詞尙緩至吏科給事中戴鳳翔獨疏參之至發其爲南京卿寺時妻妾相爭二人同日自縊海辨疏太激至詆舉朝無一人於是吏科都給事 光懋等河南道御史成守節等俱恨怒各出公疏合糾而海始去說者謂徐寶喉戴爲此疏後戴遂歸女於徐氏則理或有之戴疏參直臣固已甚其所指亦皆實事今節錄之一濫受詞

訟在皇上洞悉民奸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赦前事件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進旅退動盈千紙累涉萬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徇情愛憎以決勝負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極惡以虛誕而捏作實情本以戶婚山土裝爲人命強盜或未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講價以求和越訴者不答誣告者不杖律法掃地羅織成風人心至此真大壞矣一田產分贖在祖宗時亦慮紊事端定限五年也瑞則不拘遠年交易違例問斷又不詳審干證隨告隨給真偽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契而作無交或以彼此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

扶荔山房

情願而作逼獻致使棍徒不營活計專謀奪產重墾更新者徑以舊價回贖己業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或稱投靠以嚇其白還或云占匿以肆其奪取剝壯民之肉啖餓虎之喙風俗至此其極敝矣一道路公差所經冒濫固所當除正支亦不可革瑞出京時用夫三十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彼自謂分所應爾殊不知以此處已亦當以此處人況昨年差祭海神假稱勅訪民事恐嚇當路直至本鄉雖柴燭亦取足有司檣轎徑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責三十尙不愧悟動以聖自居其條約中有大聖人作爲等語而狀有欺天玩聖字悉

批准行恐聖名僭竊太甚又不諳民俗妄禁不許完租夫租既不完稅何從出致佃戶賴租產戶賂稅膏腴荒廢國賦何所出辦又不遵明例妄禁不許還債夫債不還於今則借不通於後致使日用雖急稱貸無門束手待斃危困何以自蘇其他臚列尙多皆違時戾俗之事時新鄭以首揆掌銓海其所用也亦頗開人地不宜之狀故覆疏有器小易盈晚節不竟諸語令其回籍候用新鄭方倚海爲股肱以訖華亭終不能庇蓋不能抗一時公議也高雖專復此舉似稍采物情云海忠介所頒條約云但知國法不知有閭老尙書於是才民蜂起江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一

扶荔山房

南鼎沸延及吾浙不問年月久近服屬尊卑以賤凌良以奴告主弟姪據兄叔之業祖遺蒙占奪之名自庚午至今將四十年少者壯壯者老習爲故常專此誣訐縉紳之賢者反謹避以博忠厚之名嘗聞吳中楊震厓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風力者動云不畏強禦然則強禦乃我輩也不亦哀哉王兪州草柳跖告夷齊一狀海覽之始稍悟眞所謂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矣

李尙書中丞父子

豐城人南兵部尙書李克齋遠以中丞撫淮揚適倭寇入犯圍淮安甚危急乃子中丞見羅林時上公車在圍

城中單騎出勵將卒士民固守發漕司金明賞格又勸富家助械助餉晝夜憑城潛募通泰海兵數千夜衝圍人仍夜出狙擊之斬首五千倭卒遁去克齋以功晉今官此吾鄉沈太史晴峯懋孝所紀時沈正在李署中後又與見羅同登進士所紀當不謬其爲南本兵也值振武營卒戕害侍郎黃懋官之後益驚悍無狀李至卽寂然其戡定之略如此此國史之言也而焦漪園太史則云李抵南樞任時散庫金數十萬以啗亂卒此則所謂戡定之略矣焦金陵人目擊其事則其言必亦非誣豈當時淮陰之功盡出象賢方略及膺留鑰重任設施僅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二

扶荔山房

止此耶見羅後官中丞以今上丁亥撫鄖陽遭參將米萬鍾率兵迫脅窘極出庫金爲賞又厚加月廩始得釋旋遁走樊襄以聽勸罷歸尋坐滇事被逮一中丞耳何以勇謀於逢掖而異懦於節鉞耶殆不可曉李克齋爲中丞時兩獻白兔蓋其人亦胡梅林流亞也後克齋長子棣爲御史請於朝克齋竟得上諡

郎變

萬歷丁亥先外大父王公會臬諱倬以山東副臬量移湖廣參政分守下荆南駐劄鄖陽時鄖撫爲李見羅名材故同榜進士又同爲郎署最稱知契得除目甚喜書

促兼程甫抵家即病幾不起稍間治裝復病發上乞休  
 疏其疏甫發而郎變告矣見羅自負文武才以講學名  
 天下至拆毀參將公署改建書院為其將米萬鍾設謀  
 鼓噪禁李於署不得出自為疏逼李上之朝委罪文吏  
 及師儒曲為諸弁卒解釋時新道臣為丁惟寧初至稍  
 以言呵止之遽遭毆詈丁故美髯鬚雍之殆盡幾至舉  
 軍叛逆賴守備王鳴鶴救止丁始得脫後雖僅調官然  
 羅厚極矣使王不抱病且赴官必能止書院之建即遇  
 變自有方略總不如家食之安也是殆有數乎李初聽  
 勘去繼以他事論極典久之始釋遣戍王鳴鶴者淮安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衛世指揮以此知名今為廣東大帥

李見羅中丞

豐城李中丞材以理學名天下後撫鄖陽毀參將署為  
 講學之所為士卒所誦備極窘辱尋以聽勘歸里次年  
 雲南巡撫蘇懷愚魯以前任金騰道冒功事劾之逮下  
 詔獄榜掠論死其同年吾鄉許司馬字遠時為應天府  
 丞疏救之謫僉事同年申王二相亦力援不得錮刑部  
 者六年始得編戍閩中其在獄也太夫人在家棄養人  
 謂李歸程必星馳抵里追服母喪矣竟以重名久困沿  
 途迎慰者修費者接踵未免留滯比至吾鄉已半歲矣

間有人心疑之以其名賢無敢顯議也至閩則許已累  
 旨中丞正開府彼中迎至郊外見其導從太侈遠過於  
 許許出語規之李怒見於色許解其意且恐傷人要乃  
 擇最敬公署與寓命文武官旦晚巡捕一如撫臺體例  
 李每日放衙二次通接賓客收發文書但不鼓吹舉飽  
 耳識者或以為未安

許中丞

若上許敬庵司馬篤行誠心古人所少其在吏部為佞  
 人王篆所排外轉僉事後漸陟南京兆且大用又特疏  
 救李見羅再謫僉事由是名重天下其後漸晉卿寺以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扶荔山房

中丞開府福建實心愛民自奉如寒士第僻於講學一  
 語相契信為聖賢其黠者因得欺以其方地方不無騷  
 擾會見羅從獄中減罪戍閩兩人同時龍象合併一方  
 文武奔附如狂於是有一省兩巡撫之謠又吳中繆仲  
 淳以經世自豪與許素厚亦招之往至於閱操先令繆  
 詣教場較技繼乃親往覆覈於是麾下漸懷不平一日  
 調兵往漳南防守正申約束軍中忽譁許惶迫無措賴  
 兩道臣婉詞解之次日訪最桀者百餘人誡其耳盡赦  
 諸伍免其出戍事始定其事在壬辰年許同里張御史  
 天德按閩親為余言至甲午許推南大理卿是時婁上

王相公新謝事余往候適邸報至王見之甚喜余日以中丞得南冷局似非廟堂優賢意相公曰不然此兄古君子而用兵非所長今倭奴正熾海上多事得早離劇地公私俱便余又進曰然則許翁但深於理學而用世稍室宜其與李翁相知相公又振聲曰敬庵真正好人且老實不用虛頭豈見羅可比其持論如此必有窺其微者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寧二公同籍同里又同志也

野獲編

卷三十一

五

扶荔山房

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遣材官致書幣於濟上附以百金云托幕府為市油胭脂以供媵妾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為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李斗野中丞

李中丞名燾東粵人起家戊辰進士久歷外藩至雲南左布政素無節鉞之望戊午冬入覲次年春計典畢適滇撫缺出李經營得之命下彈章交集李亟陛辭而行

甫出國門而旨下罷去矣李星馳返雲南履中丞之任彈壓文武申嚴號令晝夜視事較前數政諸公加精勵焉事聞於朝白簡蜩起李仍日坐堂皇治文書如故再奉嚴旨詰責而終不去直至代者入境始交承印節而歸則在事許久陸賈之裝已不貲矣聖主寬大竟從優假真異事也

秦中丞

秦舜峯耀無錫人以辛未庶常出為瑣垣驟遷右僉都御史撫南贛再遷右副都撫湖廣被論調用瀕行取贖緩羨餘以歸其屬吏閩人沈介庵錄者為衡州府同知

野獲編

卷三十一

六

扶荔山房

抗章臚列其狀上震怒遣緹騎逮下詔獄追贖成沈登甲戌進士授粵之順德令以清峻稱入為郎出為守俱有聲尋謫是官既訐上官得志意氣益發舒人多畏惡之再擢九江守入己未外計用不謹條罷去時孫富平秉銓政說者疑考功郎蔣蘭若時馨有意修郅故沈與丁芍原此呂二人俱以名流枉黜沈為蔣同鄉人素相仇丁江西人故蔣同年為其鄉漳州推官曾痛裁抑蔣者於是議論羣起秀水沈司馬亦有後言孫盡以丁訪單呈御覽丁逮訊幾死僅得戍去而富平與沈秀水互訐兩罷蔣亦廢為編氓沈介庵既歸閩以豪橫聞後

為閩撫按所奏下獄吏發其前後罪竟坐大辟至今長繫豈廉於官而黷於鄉耶先一年江西巡按祝大舟為其舊屬廬陵知縣錢一本劾其貪祝以丁憂行而錢亦已入為御史上特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奉勅往勘盡得其實祝亦坐贓遣戍馬尋以才望調禮部優遷江西提學未幾大計亦以不謹罷蓋一時西臺諸公痛恨之遂坐承銅至今人情之薦剝不絕於公車但是年當事者考功為趙夢白南星世所推為君子以故啓事終不見及自祝秦敗後一時撫按人人自危謂屬吏皆能制其死命一切取用贖銀票上俱寫繳回於是郡縣更無短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扶荔山房

長可持束手聽命無敢違言矣二公雖獲重譴然實大有造於後人云按乙未大計湖州吳平山秀以貪削籍尤枉吳有清望從山中起任揚州守為彼中鄉紳所恨中之吳素寡交又辛未第三人為王太倉所舉王方去位人尚引嫌遂無能白之者

經略大臣設罷

近年朝鮮告急廷遣侍郎宋應昌往援時以總督為不足重特加經略之號繼之者為顧養謙孫鑛邢玠諸臣遂皆因之矣當倭事起時宋素無威望物論無以闡外相許者一旦特拔議者崛起且謂事權過隆不知前此

乙丑庚寅間鄭洛以尚書經略七鎮時虜情叵測方以洛為孤注故無人指摘之而贊畫萬世德梁雲龍亦一時之選皆以邊才致通顯若宋所帶贊畫二主事亦特賜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遲暮未幾論罷亦非萬世德等儔匹也若丁酉年楊鶴以倭事經略遼東以敗亡斥歸至戊午年鶴又以邊警事再起經略遼東遂至三路喪師此其罪又寸磔不足贖矣前此則嘉靖庚戌以虜至輦下遣都御史商大節經略京城內外尤為古今所無尋又置三輔經略以王忬翁萬達許宗魯充之凡四年俱革其後河南巡撫章煥請經略中原上大不懌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太

扶荔山房

煥以他事見逐然則經略之號非文帥所易當也

任邱大僚

任邱李次溪汝以乙未歲出總陝西三邊官為右都御史兼兵右侍同邑田東洲樂撫甘肅在其節制之下是年亦加右都御史兼兵左侍戊戌歲二公同以大兵恢復大小松山李自兵書太子太保進官傅田自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同廕世錦衣是年田入正位本兵而李督四鎮如故至辛丑李加少傅田加少保同為三孤已為異矣次年壬寅田以病告至乙巳年李入為戎政又加少師而徐理齋三畏以甘肅巡撫右都御史加兵部

尙書代之又任邱人也徐雖未登一品而聞才素著將  
來功名正未可量彈丸邑中一時大僚同事一方拓雄  
邊開制府接武公孤延賞環衛亦近代所少隆慶開蒲  
坂之楊虞坡王鑑川又不足道矣

巡撫久任

撫臺一官最稱雄緊久任極爲得宜蓋地方利病既熟  
吏習而民安之然非久必遷則以欲炙者多不能久於  
熱地亦事理使之然乃近年啓事久滯往往踰期其最  
久者無如陳毓臺用賓之撫雲南自癸巳訖戊申凡十  
六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右都支從一品俸其間經已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九

扶荔山房

亥乙巳兩大計科道拾遺俱入斥幽終不去竟以武定  
府失事逮至京斃於獄次則李修吾三才之撫江北自  
己亥訖辛亥凡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至戶部尙書  
以聚劾免歸魏見泉允貞之撫山西自癸巳訖乙巳亦  
十三年其官自右僉都加右副都以請告去黃鍾梅克  
之撫山東自辛丑訖壬子凡十二年其官自右副都  
加至兵部尙書召入爲南本兵此其最著者他如李次  
溪汝之督三邊十一年戴鳳岐耀之督兩廣十年劉用  
齋元霖之撫浙江九年又不可勝紀矣此等事幾如先  
朝周文襄于肅愍故事恐此後未必能紀也黃鍾梅撫

東省時正值陳毓臺逮治廷議用將帥不設備失陷城  
寨律黃抗疏救之甚力且云身爲壽州知州陳以御史  
行部受其知遇且高列薦章願奪官以道其罪如郭子  
儀之雪李白黃疏上頗遭抨擊而陳獄亦爲小挺遂得  
長繫或者謂黃稍近古道云

列管舉砲

近年中外備兵使者早晚堂俱舉砲至直指行部則無  
聲去而復作弇州紀之以爲不雅然此事本非故典其  
避臺使亦宜若總督軍門體尊位重其用軍容盛禮乃  
分內事那崑田少保在薊遼時遇巡關御史閱視亦命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十

扶荔山房

暫停舉砲各道爭之不能得御史喜過望以爲尊已疏  
薦語極其不情又涂鏡源官保宗濬爲宣大制臺與按  
君宴會遇有公事按君須獨出見更衣領稍偏涂爲手  
整之此御史亦親爲人言二公皆著動邊閫品無可議  
其隱忍以就功名亦猶胡襄愍梅林之屈於趙甬江少  
保耳涂在宣大時值虜婦三娘子再與虜長婚媾時虜  
婦已將稀齡涂爲備房奩脂粉數十車至房中淫藥所  
謂揭被香者亦百瓶此等駕馭籠絡亦兵家所有且西  
睡晏然者數年而議者訾之亦不怨矣

司道

方印分司

太祖平定天下分十二布政司十五年增雲南以至按察都指揮司下及府州縣授方印此外則每省列分巡為四十二道亦以方印治事其事權特重俱列銜按察使其後廢北平增貴州交趾亦然若分守雖云道然而無欽降方印猶記正嘉間內地分守尙刻私印條記今則外藩大吏未有不欽降關防者自是事體宜然但亦國初額設無改頒方印者惟都轉運鹽使司其僚佐為同知為副使為判官各有分地亦得用方印蓋太祖特重鹽政以事關軍國非他官比亦猶宋轉運副使得與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三

扶荔山房

其長均體治事名曰漕司其遺意尙存今運司下夷於州郡為二司屬官以知府劣考者為之其諸僚則俱貲郎雜流潦倒不堪者充之鹽政因之大壞近始議振刷以兩淮課金為天下最特隆體貌遴才品最高者任之至厘明旨云以道臣體行事且給專勅與之終以運司舊為屬吏一旦超居等夷各責以長跪伏謁如故事至有棄官不赴者是則聖諭森嚴尙藐然不遵為運使者安能更展布哉又如行太僕苑馬一司其體與京卿頗頗亦復視為冗散以處藩臬中之有議者後以所屬不奉約束特加兼按察僉事而州縣之弁髦如故也近日

因人情厭薄盡數革去但屬分巡及兵備兼攝普天惟存平涼一苑馬而已鹽政馬政俱屬國家最切最大事而廢弛至此賈生而在何止歎息

憲臣答屬吏

宣德十年英宗初御極有先任四川按察副使朱與言者以捕盜至郫縣怒知縣孫祥不設策緝捕杖之二十越五日祥死巡按御史請究與言罪上曰與言職專捕盜以賊故杖祥非私意也竟宥之此猶遠年事至嘉靖間巡按直隸御史蔣陽以細過杖殺真定知縣叢芝為芝家所告後勘明陽止降級御史雖尊然邑令之命不應輕至此至劉宇掌都察院每以瑣事笞辱御史則正德間事何御史之賤又如此又嘉靖十年廣東提學副使蕭鳴鳳亦曾為御史剛愎任性因肇慶知府鄭璋屢忤之不勝忿榜之於廷璋遂投劾去按臣逮治衆咸不直鳴鳳兩京科道交章劾之鳴鳳坐降調鳳璋各上疏自理上令逮問既問結俱送部別用夫郡守師帥一方非可笞之官且副使去之一階耳當時鄭璋何以甘受其辱而廟堂竟平之殊不可解宏治初山西按察司管郡守伊珍已見五卷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三

扶荔山房

藩臣答屬吏

正統五年陝西參政郝敬以公務至華池驛呼驛丞張耕野不至杖之至死按問常賄徒還職上曰敬以小忿斃官不仁甚矣難拘常律命編成大同其事與朱與言相似且同英宗朝而處分已自迥異至六年浙江左布政使黃澤又撻鹽運司丁鎡爲鎡所奏并訐澤考滿自出行縣斂民銀三千兩補償官物乃俱下獄法司擬各贖徒還職上以澤擅答三品官重斂不才命黜爲民夫三品方面亦至受撻其事與蕭鳴鳳亦相似且黃澤多賊僅與丁鎡同罪情法俱屬不平上之獨斷允矣其時又有山西左參政王來者杖死知縣張彬等十人法司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議其因公當徒未幾以三殿功成恩赦僅調官廣東布政司則視屬官之命真如草菅罪止胥靡已爲非法乃以原官調用尤爲怪事天順七年浙江右參議高崇以事撻衢州知府唐瑜瑜奏崇貪酷數事乃下巡按御史鞠治以上俱英宗朝事或其時官制與今不同惟蕭憲副答鄭郡守蔣御史答殺邑令二事則耳目未遠更可駭耳今人聞此未必肯信

方面官淫縱

正統十年福建左布政方正誘取福州中衛指揮單剛妻馬氏爲妾按察使謝莊誘取福建左衛指揮張敏女

爲妾又在百戶陳亮家挾娼飲酒事發下巡按御史問得實遣成大同是年遼東苑馬少卿黃瑗娶所部定遼衛千戶蕭成翟廣女爲妾往來飲酒淫樂吏部都察院執治命降爲行太僕寺主簿同一淫縱同在一年內而處分之異如此且方面大吏卽於所治宜淫亦未有之事也

藩臣被答

工部右侍郎霍瑄先以參政掌大同府鎮守右少監韋力轉恨其送都御史年富家衆杖十餘至拜亞卿始奏力轉諸不法上命逮治力轉亦天順元年事也內豎敢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扶荔山房

答方面抑更異矣其後力轉蒙上宥而瑄亦不問瑄初守大同時虜擁太上皇至城下時城中嚴備不敢啓瑄從水竇出匍匐叩馬痛哭進膳及靴袍等物出府金銀犒虜上德之甫復辟卽召佐冬官瑄之見知於英宗舊矣獨不能稍抑力轉以一伸其忿耶

王吉死廉

王吉浙江餘姚人以進士起家筮仕刑部廣東司主事其署分轄錦衣衛時門達怙惡宗寵且兼領鎮撫司勢張甚吉每事裁抑之遇其縱橫作奸者訊治加等達甚恨密偵其罪久無所得適吉病誤朝參上以例送獄



楚選卒之矯健者痛捶之幾死比還職人且謂繞指柔  
執法彌峻出為廣東僉事以功陞副使尋所部惠潮盜  
再起身自搏戰及於陣方出帥時有犒師費千金用僅  
十之三主者名余文憐吉貧無歸裝舉以畀其僕是夜  
僕之婦忽出坐堂皇呼隸卒作吉聲大呼曰亟為我召  
夏憲長來適胡僉事署稍近聞其異先至忽瞪目曰非  
也俄而夏至乃起揖曰不佞雖死受國恩厚無所恨第  
恨余文不知我心以所剩官帑付我家雖此中無可鈎  
校我寧能受汗地下乎語訖即仆地寂無他語矣其廉  
勁如此是蓋天植其性若世之墨吏其作鬼亦必通苞  
野獲編 卷二十一 美 扶荔山房

藩臬官兼兩省

近日兩畿添司道多以近畿二司官帶銜此理勢之不  
得不然惟宏治九年湖廣右布政司陶魯以功陞本省  
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帶管廣東嶺東道以楚中  
官兼任粵省分巡此官制所無抑事體亦不便前此後  
此俱未見其比時正極治之世必非紊舊章其中定有  
說天順初順天府學教授邵玉陞雲南提學僉事兼督  
貴州學校是時黔士尚附試於滇省也  
整飭兵備之始

兵備官之設始於宏治十二年其時馬端蕭文升為本  
兵建議創立此官而劉文靖健在內閣則力阻以為不  
可馬執奏愈堅本年八月始設江西九江兵備官一員  
蓋以九江既管江防又總轄鄱陽河防故特以專勅令  
按察司官領之繼則湖廣之九永廣西之府江廣東之  
瓊州四川之威茂皆添設兵備蓋皆邊方多屬夷地也  
其時事寄本不輕此後以漸添設在正德間流寇劉六  
等起中原皆設立矣至嘉靖末年東南倭事日棘於是  
江浙閩廣之間凡為分巡者無不帶整飭兵備之銜其  
始欲隆其柄以鈐制武臣訓習戰士用防不虞意非不  
野獲編 卷二十一 美 扶荔山房

美但承平日久仍如守土之吏無標兵可練無軍餉可  
支雖普天皆云兵備而問其整飭者何事即在事者亦  
茫然也

尹憲使

嘉靖戊戌進士尹綸山東齊河縣人也以技擊騎射冠  
一時又罷憲使家居其子秉衡從戎歷官副總兵嘗得  
馳恩尹輒受其封誥改服犀帶獅補出謁賓客先大父  
時分藩其地屢與往還秉衡後至大帥屢立戰功

徐方伯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貴溪夏相公以復套事伏法天下

哀而笑之次年庚戌則其同里又有一事爲元江徐方伯也徐名樾亦貴溪縣人少與夏才名相亞歷官雲南右布政司值元江府土舍那鑑倡亂弑其主知府那憲奪其印嘯聚逆徒攻劫諸州縣撫按官胡奎林應直總兵沐朝弼不能禦非時上變上下兵部議會師討之朝弼乃與新撫臣石簡調集武定北勝亦佐等士漢官兵分五哨進勦那鑑佯爲順命遣其先所收繫經歷張維偽降於監軍僉事王養浩王疑之不敢往適樾以督餉至軍聞其言請行欲自以爲功初約次日卽面縛出降衆皆力諫謂此詐不可信樾愈怒堅不從如期赴之比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毛

扶荔山房

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方呵責問象馬伏兵齊發樾及左右皆死姚安府土官高鶴奮身力救亦戰歿自此交兵連歲不能滅會鑑死諸酋悔過願納象贖罪世宗亦厭久役疲西南遂罷兵有作詩弔徐者云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亦寓嘲於惜也徐素講道學在仕途亦負時譽乃其貪功喜事與夏同科一則茅土熱中一則節鉞在望或狼籍都市或齏粉行間又在一邑一時足爲後來庸人妄想之戒徐號波石自名王文成高足兼文武才至今有稱之者

王大參馘倭

乙卯倭至禾郡劫漕卒褫其衣匿精銳於空舟令閩人嚮道者負板牽舟皆不知其倭也比至王江涇離城已三舍聚落繁庶乃棄舟易衣操刀被劫居民奔散老弱婦女兵死彌望至有全家遭刃者余外祖王會泉大參守舍獨不去匿隱處瞰倭往來蹤跡比其橐飽將行衆皆先發獨一悍者殿後瀕於空室解刀置於旁大參忽躍出奪其刀刺之倭喪元猶奮起再仆圓睛小口膚如黝漆真魁賊也持獻胡督府大喜卽處以裨將堅不從僅受賞歸其後登甲第談者美其膽勇輒面赤不答仍戒後生勿學我捋虎鬚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毛

扶荔山房

布按二司官  
祖宗朝最重布按二司官知府凡有缺必大臣保舉部寺科道官有才望者居之以故天順以前凡布政司按察司見朝俱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今明降本階一級立矣又俱坐轎開棍今則導以尺箠策馬帶眼紗與京師幕寮無異矣猶憶今上初年乙亥今司馬宋桐江應以吏科左給事陞濟南府知府時先大父以濟南守道入賀萬壽宋來見於邸中執禮甚恭卽同時抵任無幾微愠色次年丙子今太宰李對泉戴以禮科都給事陞陝西參政自摩級花金帶示人某何德而堪此是時

尚存古道今言路視外轉如長流安置動色用爭且以定秉銓之邪正印已丑年今司徒張元冲養蒙以戶科都給事陞河南參政亦不免稍見顏面此公非計官爵者但重內輕外其勢積成耳若辛丑年御史趙文炳以陞副使鬱死乙巳年給事鍾兆斗以陞參議抗疏自辨紛紛屢言又不足言矣

畿輔分道

今上戊子己丑間以南直隸四府在江南者止一兵備道臣而南北御史巡方至者凡七差道臣陪巡晝夜不得休息更無暇治所部道事建議者欲析為二道又疑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无

扶荔山房

畿輔不便割裂遲回未果適申王二相公在揆地為桑梓力任之始分道為二竟不知太祖時已有故事也洪武廿九年分天下為四十二道而直隸居其六曰淮西道轄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太僕寺中都留守司曰淮東道轄淮安揚州二府六合縣兩淮運司曰蘇松道轄蘇州松江二府曰建安徽道轄池州安慶徽州三府曰常鎮道轄鎮江常州二府曰京畿道轄太平寧國二府廣德州句容溧水溧陽三縣蓋祖制分畫之明備如此又洪熙元年設行都察院於北京置盧龍恆南冀北廣平四道每道置監察御史三員當時區畫南北兩

都視外藩加詳此兩朝故事當今建白者或未盡知也時交趾未失都察院有十四道又置四道蓋十八道御史矣今人但知十三道御史耳

憲臣罪謫

士人得罪編管為戍卒者多矣未有夷之隸役者國初亦或充吏以辱之未幾輒復收錄若永樂間江西按察使周觀政有罪謫為河間府驛夫正德間巡按徐淮御史薛鳳鳴以與武官飲酒投壺謫為所治徐州弓手憲臣之辱未有至是者即其辜自取亦非待士體矣

龍君楊少參

野獲編

卷二十一

无

扶荔山房

宣城沈翰撰君典懋學以諫止奪情忤江陵意然內媿其言又吳趙兩門生已叛之趙沈習諸詞臣又以有違言謫去慮館僚之怨也屢令其子編修誠修致書慰藉促其還朝沈亦衰衰未決適有宣城狂生吳仕期者草一書欲規江陵遍示所知人皆為危之然實鈞奇自炫初未嘗投京邸也維時又有無賴青衿王制者同一斥吏偽造海中丞瑞疏醜詆江陵刻印遍售此不過欲博酒食資耳時操江胡都御史樞得之大喜以為奇貨可居捕仕期入獄脅令招稱為懋學所造轉授仕期者問官為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素與沈善力辨於胡中

丞不能得胡乃先請江陵云即露章發其事江陵懼株連不可解回東有姑斃杖下之語胡遂命盡之獄中沈始得免後吳妻貢氏聲冤胡成貴州龍時已自湖廣參政罷歸亦論成粵東先是仕期死時即有議龍者沈感其曲全逢人即明其不然且屢向當路白其冤會先病卒事不得雪龍竟老於伍今尙在龍與羅匡湖給事爲姻家與鄒南皋吏部亦厚善兩公俱正人非肯濫交者

馮仰芹大參

辛卯順天鄉試馮宗伯琢庵琦時以論德爲正主考即得陳祖臬春秋卷而置之者時其尊人仰芹子履以山

野獲編

卷二十二

幸

扶荔山房

西參政備兵易州與管廠工部主事項元池德植宴飲方洽適京師人來宗伯寄至試錄及家報方發封讀數行即大聲呵詈且歎恨曰馮氏從此不祀矣項怪問其故仰芹曰吾兒書來云以嫌疑易陳生榜首若固自爲功名地其如此子功名何因咄咄不休遂罷酒別去大參未幾亦以病謝事矣此項親爲余言者

鹽運使

天下六轉運使理鹺政而兩淮鹽課居五運司之大半其事權最繁鉅先朝極重此官永樂間平涼知府何士英以循良第一特陞兩淮運使重可知矣嗣後耿清惠

以故都運轉侍郎仍出理鹽法歷朝皆特差都轉運使董其事嘉靖間清如龐惺庵尙鵬濁如鄔劬泉懋卿俱

中丞蒞任故上下相安不致大決裂自隆慶初始罷大臣不遣歸重巡鹽御史及鹽法道於是運使之權日輕體日削且銓地以處知府之下考者胄子乙科往往得之人亦不復自愛而鹺政日壞矣今上用言官建議命重運長之權且隆其體貌比藩臬得與鹽法道抗禮特選廉吏石楚陽崑玉充之石故守蘇州守紹興以清冠海內者石至而侍御道臣不爲禮勒令長跪庭參如舊儀石恚恨掛冠去繼之者俯首伏謁益卑下矣至辛亥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幸

扶荔山房

年吾郡有馮桂海盛典者辛丑進士由彰德守遷是官而同郡一大參以漕儲道至揚州怪馮修謁不執屬禮叱之出轉聞撫按彈之馮遂請去一時駭異運長爲鹽道所轄稱屬猶有說至漕儲與運課何關而苛責乃爾頃年丁巳戶科商等軒周祚建白特重鹽政擇戶部郎袁滄孺世振理其事而以按察副使銜稱疏理鹽法掌運使之印併鹽道運長爲一官袁始得行其意而兩淮因稍甦矣袁故材吏與石楚陽俱楚之黃州人石今以中丞在告

鄉紳見監司禮

弇州謂鄉大夫謁撫臺布政司官及府州縣宜以部民禮趨旁門走東階見巡按按察司官則入中門走甬道以守土與持憲者分別也然當時已不能行矣近年以來則撫按事權不殊而藩臬之官十九皆彼此互兼孰分其為守為巡之異職而各行一禮也即如弇州之鄉為蘇州止一兵道是宜以憲禮別待之矣但彼中兵使一缺則蘇州守代攝其事此際倘一時兩謁則馳甬於道署而反庭趨於府廨亦理勢之難通者事有古行之而今必不可行此亦其一也又漕儲道雖轄七省僅筦漕務他無所預辛亥壬子間吾鄉有一人為此官暫過

野獲編

卷二十二

重

扶荔山房

里中勒令府縣行屬禮於是本府管糧通判長跪各縣管糧丞叩頭餘官以半屬庭參猶怏怏不悅此量小易盈妄自尊大無足怪者又如以前嘉靖丙辰丁巳間慈谿趙少保以視師至浙坐臺受兩司以下伏謁不必言而同里鄉紳亦抑之使旁趨時武林高文端儀以史官在家獨中馳其甬道趙雖忿甚無以難也總亦斗筲之器耳

府縣

知府賜敕

今人傳說蘇州知府況鍾以吏員起家守郡奉宣宗皇

帝敕得便宜行事以為異典其說誠是然其時不止況鍾一人蓋宣德三年上聞郡守悉由資格多不稱任適吏部闕守九員命部院大臣舉京官廉能者用之於是吏部尚書蹇義等舉禮部郎中況鍾等九人俱陞知府其郡為西安松江常州武昌杭州吉安建昌温州與蘇皆要地內御史何文淵得温州其後大用為名卿是時九人皆賜敕中不過云公差人違法害民者即具實奏聞所屬官作奸害民者即提解來京非如今所傳凡其同僚皆得拏問也鍾抵任之次年奏吳縣縣丞趙濬閻茸無能起送至京其民千八百餘人訴於巡撫侍郎成

野獲編

卷二十二

重

扶荔山房

均周忱言濬守法奉公愛民集事俱善狀因本府經歷傅得有求不遂又需索糧長濬禁不與因憤譖於知府故有此謗忱均以聞上命按臣核之果如民言命濬復職置得於法都察院請治鍾妄奏之罪上曰此鍾為得所欺但失之不察耳姑記其過仍戒鍾加慎然則鍾固一輕聽躁動人也矣人以其異途健吏能抑豪強一時譽之過情流傳至今不衰耳正統八年蘇州知府李從智亦賜敕

一邑二令

廣西慶遠府忻城縣宋故邑也元以土官莫保為八仙

屯千戶掌之國朝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掌兵官莫氏徙居忻城界上宣德以後猛獍不靖知縣蘇寬不事事而獍老常公泰等保舉莫保之元孫莫敬誠爲土官詔授敬誠特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繼寬爲令者益不振事柄盡入土官掌握流官徒抱印居府城宏治中督臣鄭廷寶奏革土官而土日常涓等方爲鎮守內臣私人遂獨用土官以至於今夫一邑本無二令之理無論宜流宜土必獨任乃爲得之然今日之政有甚異者卽以雲南一省言之省會之雲南府所屬安寧州有土流二知州曲靖府所屬霑益陸涼羅雄三州麗江府之巨津州與直隸之北勝州各有知州二員臨安府寧州有土流二知州二員嶠峨蒙自二縣各有土流二知縣又大理府爲滇中第一奧區山水珍寶甲天下而所屬鄧川州有一何姓土官同一流官爲兩知州雲龍州亦然雲南縣知縣與土官楊姓者同爲知縣其他省不及考者尙多也若近日則有土官立功撫按題請加土知府虛銜專管巡捕其該府盡屬流官知府此正與宏治間忻城縣相反今雲南諸州縣大抵皆然揆之政體終爲乖舛豈可鄙夷邊服不爲一釐正哉嘉靖末年倭患方熾有光祿章煥者奏請每縣添設知縣數員世宗

野獲編

卷二十二

畫

扶荔山房

不允夫滇熒夷裔叛服不常以故土流竝設爲一時權宜計已非典制乃至東南財賦要地亦欲仿此例以擾地方如此建白不蒙聖主譴責亦幸矣土官府州縣衙門若僅土人一員爲正官掌印而流官爲之佐貳及首領者俱食其廩餼不得與聞政事惟雲南武定府往年未改流時則印屬流官同知署掌其知府不過司巡捕之役嘉靖中女土官瞿氏奏請改正上下部議土知府始得印又廣西奉議州土知州革後以流官州判掌印治夷民至今不改

一府二推官

野獲編

卷二十二

畫

扶荔山房

本朝府佐同知通判無定員而推官止一員蓋普天皆然惟直隸之永平府帶銜勳遠諸鎮理刑則多設二三元隴右之臨鞏二府間遇有事亦於督府駐劄之地各設一推官然皆隨幕府受成未有於郡城竝置者況內地尤絕無之事惟成化二十二年江西吉安知府張銳奏請以江西大家結黨爲非吉安尤爲健訟監犯至數千人官少不能決斷宜增設推官一員上從之此舉真屬創見後不知何時始罷

郡守被笞

南戶部尙書雍正庵泰故成化間名臣也初筮仕吳縣

令有神明之稱以後歷西臺兩為郡守至宏治元年為山西按察使怒太原知府伊珍避道稍遲執而笞之珍訴於朝又許其不法僅降湖廣參政而已知府階已尊無可撻辱之理且身曾為此官不知當時與彼中臬長何以相處況太原省會之地其伍伯敢於手撻上官亦理之所無而事在雍墓志中云出其同鄉呂仲木梅筆非臆說也其後以右副都御史撫宣府又以大杖杖參將李傑為言官劾罷其事亦見志中想雍之為人廉潔而剛暴無疑矣

金元煥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扶荔山房

松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毆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人告以人命時郡守為楚人石楚陽崑玉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為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為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按部金壇金路押解隸人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偕行甫至即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

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即行叟諧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闔則擊累一室囊橐如洗并飲叟亦無蹤影矣石大怒四出緝捕存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歿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為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募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藥司徒家為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至今尙無恙

劉際明太守

陳留人劉際明芳譽起家癸未進士以御史久次出守再改畿南之廣平為人倜儻不甚拘小節會有萊陽人

野獲編

卷二十二

七

扶荔山房

高孩之出者以弱冠登戊戌進士授曲周令貌不揚而有才情與劉一見莫逆遂不復拘堂屬之禮每宴會必投瓊藏驅酣醕連日夕至以市井淫媿語相戲且詈而不較也遇有公席則邀府僚會飲其侮謔亦如之有一別駕起明經者偶以酒令與高相爭言遂各出揭相攻高及別駕俱以論調去至甲辰外計劉以浮躁降四級用劉高俱名士然為守令一方則上下自有體何至蕩肆乃爾繩以功令亦未為枉傳聞廣平別駕者稚野老悖其待高反不能如五馬之忘分高已厭之一日酒間別駕舉一令以字貌相類者為觴政不能者有罰乃先

出今日左手相同綾緞紗頭上相同官宦家不是這箇  
宦家如何用得他許多綾緞紗其壽實鄙俚高益論之  
乃繼之曰左手相同姊妹姑頭上相同大丈夫不是我  
大丈夫如何弄得你許多姊妹姑別駕大怒罵座而起  
劉續之曰左手相同糠粃糲頭上相同屎尿屁不吃這  
些糠粃糲如何放出許多屎尿屁意蓋欲兩解之而別  
駕不平愈甚遂至互揭同去未知然否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囂無命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土  
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准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

野獲編

卷二十二

美

扶荔山房

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  
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戊戌年粵人鄧雲霄  
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  
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  
板告者無一不准卽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  
至聽檢其誣者卽卽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  
人命者絕迹鄧蒞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  
矣

邑令輕重

國初極重郎署凡御史九年稱職者始陞爲主事既而

臺省漸重有大臣保薦者得同部屬出爲藩臬知府而  
給事御史多從新進士除授以故外官極輕如程篁墩  
之言曰國家初以他途授令至憲宗始重親民之任乃  
以第三甲進士爲之然久襲重內輕外之說自任其勞  
受人之挫任是職者情多不堪羅一峯之言曰人中進  
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給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  
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鷓鴣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  
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蓋當時邑令  
之輕如此自考選法興臺省二地非評博中行及外知  
推不得入於是外吏驟重而就中邑令尤爲人所樂就

野獲編

卷二十二

早

扶荔山房

蓋宦橐之入可以結交要路取譽上官又近年乙酉科  
以後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門牆桃李各樹強援三年奏  
最上臺卽以兩衙門待之降顏屈體反祈他日之陶鑄  
而二甲之爲主事者積資待次不過兩司郡守方折腰  
手板仰視臺省如在霄漢其清華一路惟有改調銓曹  
然必深締臺省之歡游揚擗奪始得入手而三甲進士  
縮墨綬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羨亦可以觀世變矣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  
得履巖穹石其詞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



強醜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為他日地為之作序文作  
募疏以獎勵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何也南  
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為諸立碑者宜悉  
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徵顯彰  
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  
熙之年所當首為禁者

嫌名

前代仕宦每避嫌名如宗如周韓臬元絳之屬偶犯貽  
笑者俱載在典籍中本朝此禁稍弛然未有居官之地  
直犯其名者今上初元吾鄉戴春雨 鳳翔 嘉靖己未甲

野獲編

卷二十二

聖

扶荔山房

楊以行人為吏科給事被內計降補陝西鳳翔府郿縣  
丞咸疑當事者有意侮之宜棄官以去戴竟履任漸歷  
郎署以至出守又得鳳翔府知府在郡凡三年始轉陝  
西苑馬少卿又以外計斥歸五馬之榮雖可慕但吏民  
稱謂及上下文牒往還日日親觀其名亦何以施顏面  
蓋戴曾有特疏劾海忠介時情薄之屢加窘辱而戴固  
樸誠人戀戀難助迄不能決也陶鑄之地前後兩度俱  
刻而巧矣近年己丑王弇州拜南大司寇時南臺王仁  
榮者疏糾之謂弇州之父坐法極刑不宜受秋卿之命  
且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不知世貞何顏復坐此堂也

弇州辨疏語哀而苦若王侍御者亦更為不恕矣

野獲編卷二十二終

野獲編

卷二十二

聖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三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士人

唐伯虎

徐文長

張幼子

金華二名士

山人

恩詔逐山人

別號有所本

山人名號

山人歌

王百穀詩

山人對聯

山人愚妄

婦女

野獲編

卷二十三 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命婦朝賀

二婦全邊城

寶氏全印

宰相壽母

三太宰壽母

壽母禍福不同

江陵太夫人

閣老夫人旌表

假曇陽

婁江四王

黃取吾兵部

婦人能時藝

女郎吟咏

妒婦不絕嗣

沈歸德後生

燕姬

廣陵姬

女醫貸命

徐安生

婦人弓足

胡元瑞論纏足

妓女

妓鞋行酒

杜章

劉鳳臺

俠娼

釣鬪

野獲編

卷二十三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騫輯

士人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呈誤問革困厄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同卿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都之報然唐後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一

扶荔山房

亦不聞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余尚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

面目如曙星性跡弛不受羈暈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休家一語稍不合即大詆詈策騎歸後張歿徐已瘞

老猶扶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以親疏分

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宗憲戊

午浙聞胡囑按君急收之徐故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內

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丹鉛之令故為

徐所輕銜之方入骨按君暫起輒此筆塗抹之比取視

則鴻臚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卿哀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畢丸破碎終亦無恙說者疑為崇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者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仇狷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為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署則託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養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余後遇湯問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二

扶荔山房

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張幼子

吳中張幼子隸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

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

其一則幼子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

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為太朝奉

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

兒童聚觀以為樂且改其名曰枚子偶過伯起因微諷

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

所頂一獻闕下卽就市曹大非吉徵柰何伯起曰奚止  
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吾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  
私妓一事幼子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余  
歎狂言之驗先是幼子堂廡間掛十數牌署曰張幼子  
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獸之屬余甚怪之以問  
伯起曰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子  
賣兄則吾危矣余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  
柰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  
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  
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子被難爲辛  
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孝廉與姻家  
比隣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  
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義徧拆毀諸富家有毆斃者當  
事置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  
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金華二名士

蘭谿吳少君

孺子

爲余大父客幼時曾識其人孤介有  
潔癖所攜樹瘳爐鹿皮毯之屬俱極精好炊飯擇好米  
自視火候其貌亦似野麋爲詩俊冷自喜不受凡俗人

供養視今日山人輩猶糞壤也又其邑胡元瑞應麟以

丙子舉孝廉乃翁與先大父己未同籍因得與稱通門  
其名噪一時王弇州至欲以衣鉢傳之才情贍洽多所

凌忽乙未赴南宮與同里趙常吉士楨酒間嘲謔戲呼

趙爲家丁趙拔刃刺之幾爲所中踰牆得免自是稍戢

是年場後試內閣司誥勅中書官例取乙榜二人胡與

首揆趙蘭谿密戚深交面許必得時論亦服胡聲華咸

無異議既題請欽定試日胡忽大病不能入而粵東張

孟奇萱得之張蓋納賂于首揆紀綱祝六者先爲道地

矣或云張豫聲言胡倘見收當嗾言官并首揆彈治之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四

扶荔山房

故胡托辭不試未知然否胡性亦高伉不屑隨時俯仰  
既失意歸旋發病卒張入中秘出爲戶部郎權稅於吳  
橐金巨萬今以養母子告其自奉王公不能過也張亦  
以詞賦自命人偉岸有福相不似胡之槁瘠云吳胡同  
里相善無後來游客氣下世俱已久前輩風規猶可想  
見趙常吉溫之樂清人遊京師不得志善八法嘗書所  
作詩扇上官官持以入今上方幼冲見之喜以布衣召  
入直文華殿江陵奪情杖諸諫者於闕下趙故與艾沈  
諸公善因楚服橐餽持黑羊股調護於血肉中以此知  
名喜談兵事上騎射講火器屢上疏請自效不報見公

卿臺諫抗不為禮亦奇士也趙初得官鴻臚寺主簿供奉十八年始晉中書舍人又十餘年不進秩以效主上之裁抑恩澤如此○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適

汪太函司馬攜乃弟仲淹來杭王元美伯仲并東南諸名士大會於湖中仲淹已病其詩頗有深思秀句心瀟

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謂翁州曰公奈何遽以詩統傳元瑞此等得登壇坫將置吾輩何地汪王三先生出倉猝

不及答元瑞亦識仲淹氣盛第怒目視時戚元敬少保實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飲出軟語兩解之胡大怒移罵

至曰為粗人威驚避促輿度嶺去滿座不歡而罷時人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五 扶荔山房

作雜劇嘲之署題曰胡學究醉鬧湖心亭戚總兵敗走萬松嶺然胡伸于戚而紉於趙亦罵座之報歟

恩詔逐山人

恩詔內又一欵盡逐在京山人尤為快事年來此輩作奸妖訛百出如逐客鳴冤錄僅其小者耳昔年吳中有山人歌描寫最巧今閱之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慶薄海沾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失體則可若云已甚恐未必然○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申吳門有陸應陽諸人俱

降禮為布衣交惟江陵太倉無之今則執斯諫役作倡優態又非諸君比矣

別號有所本

別號濫觴非一有出新意者有自鳴其志者似稍脫套然亦有所本如倪元鎮自謂倪迂而司馬君實之迂與晁明遠之景迂蓋又景司馬則固先之矣倪又自謂懶瓚則唐僧懶殘宋馬永卿之懶真子又先之矣近日陳仲醇品格略與元鎮伯仲其別號眉公人頗稱其新但國初詩人楊孟載名基者吳縣人已號眉菴謂如人眉在面雖不可少而實無用以寓自謙仲醇意亦取此然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六 扶荔山房

亦落第二義矣○楊在洪武間官至山西按察使與高啟張羽徐賁齊名謂之吳中四傑初楊鐵崖游吳重其才曰又得一鐵矣

山人名號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遊無籍輩以詩卷遍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之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吳中友人遂有作山人歌曲者而情狀著矣撫按藩臬大吏有事地方作檄文以關防詐偽動稱山人星相而品第定矣按今廣西貴州深僻之地踰伏菁莽中不夷不漢粗納糧稅者呼為山總山

老其部落則名山人正德間鬱林州土夷董觀敬上疏  
求入貢直署其銜曰山人某更屬可笑然南宋講學盛  
時如白鹿洞等書院主其教者亦稱山長故元尙沿之  
蓋山派不同如此○唐太僕卿韋觀為巫所挾哀懇曰  
願山人無以為言則巫覡亦稱山人後唐莊宗后父劉  
叟以醫卜自稱山人又金元胡俗凡掌禮儀相亦稱山  
人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為人因作

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友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七 扶荔山房

人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并沈去之張以

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

迥別故有此歌然亦偏矣

王百穀詩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為人  
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  
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極為袁元峯  
燻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為脬殿為屁以諱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  
云臆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為人時汪太函介弟

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  
瘡作果眼中蘿蔔鬚為花時王正患梅毒徧體而其目  
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  
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  
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  
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即改王詩之更巧也  
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曰周書為蚯蚓拖  
泥周亦曰王書為螻蛄打拱似亦微肖云

山人對聯

向見王百穀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八 扶荔山房

江千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菊

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

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為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

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王錢用杜句十

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

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即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

夢蘭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

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裡青山跳出來又

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  
陸伯生名應陽雲間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  
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  
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  
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美且妬之  
詈為呶啞小兒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  
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徽人手  
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  
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  
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遊秣陵以

野獲編

卷十三

九

扶荔山房

詩自負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  
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與者索僱錢則曰汝日  
橐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  
人也無論鼻五體以出即空鼻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  
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  
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  
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  
○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  
之屢躓頗亦由此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  
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餉口

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  
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  
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  
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  
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儂巧善迎意旨其曲體  
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  
弇州譏其罵坐反為所欺矣○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  
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青衿之能捲堂  
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婦女

野獲編

卷十三

十

扶荔山房

命婦朝賀

明制三品以上命婦遇太后中官大慶元會令節例得  
朝賀然朝士拜禮除朔望升殿外即常朝亦五拜三叩  
頭命婦則不然僅行四拜禮止於下手立拜惟致賀受  
賚時一跪叩頭而已先三日赴諸王館習儀亦然此聞  
之故老者往時儀注則十二拜凡以三次行禮又或八  
拜以二次行禮猶然四拜也蓋自古婦人皆立拜惟後  
周天元帝令婦人朝天堂俱效男子俛伏武周時亦然  
然僅行之一時漢唐平世俱不爾也宋時不可考然宋  
天聖中明肅太后臨朝欲代郊天宰相薛簡肅不許曰

果爾太后將作男子拜乎抑女子拜乎事遂寢其時如古立拜可知矣今士民家婦人伏地頓首與男子無異蓋沿故元之習也命婦入朝例許帶一婢俱以女或媳充之后妃賜問亦全不諱更問字何氏嫁何年讀何書豔黠者多叨橫賜臣妾之禮大遜外廷近聞上下亦稍隔絕矣又每人給一圍屏一搜器可謂曲體之至但官掖遠遠以春尖徒步爲苦耳。國家大喪凡武臣三品如指揮使之妻亦得入思善門哭臨貌旣多寢陋飾又皆藍縷且苴麻從事拜起踉蹌宛然鄭俠所獻圖朝士見者往往破涕爲笑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一

扶荔山房

二婦全邊城

正統己巳遼東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者守備鎮靜堡大虜入犯忠力戰不勝攻圍甚急其妻左氏曰此堡破在旦夕吾寧死不受辱君其勉之遂與母及其三女俱自經忠感憤拒守愈堅虜終不得志遂解圍城賴以全事聞上命贈左氏爲淑人論祭賜葬旌其門曰貞烈而忠進指揮同知今上壬辰寧夏之役蕭如薰以參將守平虜城哮劉勾虜以數萬衆圍之守禦單弱人有危心蕭妻楊氏膚施大司空晴川北女也盡出資斧簪珥稿士身率健婦乘城命如薰出戰晝夜苦鬪賊竟退去

不能東犯上以其功大立進大帥至今嚮用楊氏後以病亡其時但以蕭功聞不及特旌其妻也二事頗相類但生死大異故國家之報亦不同蕭之賞固非倖得而趙忠當時僅進一階何酬庸之薄也。趙忠旣爲守備則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入銜矣其在今日則必陞參遊等官卽不然亦必都司佐擊矣而英宗朝尚不然蓋揮僉乃其實職故以正四轉從三非如今日但以流官方面之銜遞爲遷擢因有以實職百戶而竟登壇者不惟大司馬不知故事并武人亦不曉祖職當如何遷陟矣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二

扶荔山房

賈氏全印

正德六年辛未江西華林大盜起圍瑞州府攻之時缺守臣獨通判姜榮署印姜先爲工部主事坐丁巳計典謫是官甫至郡倉皇無備亟集兵與戰不敵度勢不能守密以印畀妻賈氏匿之賊果破城入廨署求姜倖勿得而得其妻欲殺之賴賈哀祈而免遂執賈瀕行賈已先藏印圃池中矣時姜所部高安人盛豹父子同罹難潛語之曰印在某所幸以告我公我且死矣乃又給賊曰可速遣盛父報主人持多金來贖我今有盛子作質不慮逸也賊信之偕至地名花塢鄉者詭以渴求飲急



投道旁井賊退厝于僧院以事上聞詔義其事旌之曰  
貞烈立祠植碑而祀焉姜棄城當服上刑臺使者憐賢  
節俠特委婉開其罪且為叙功進同知姜脫死歸郡繼  
兩閱月復買一姝麗時議遂大薄之未幾竟褫職去賢  
京師崇文坊人也都中婦女以淫悍著聞此女獨從容  
就義智勇兼備即史冊亦僅見若姜榮負心則犬豕不  
若矣余向見妾媵得諡者而偶遺此且貞烈亦祠額非  
諡也然足以不朽矣寶氏尚有唐淮西寶桂娘通謀陳  
仙奇事亦奇偉可與此女並稱俠烈

宰相壽母

野獲編 卷二十三 扶荔山房

正嘉以來宰相現任父母具慶者為常熟嚴文靖興化  
李文定江陵張文忠蒲坂張文毅俱及見其子正位黃  
扉真熙朝盛事內常熟興化二公又得解相印歸奉二  
老親以壽終尤為全福蒲坂以外艱歸又奉其母胡喪  
然為繼妣非親母也惟江陵公用封公歿奪情致口語  
而歿于位其太夫人親見子之削奪家之籍沒子孫滿  
前俱罹桎梏入囹圄至有雉經有遺戍真所謂以壽為  
戚也正德十一年故相李長沙歿于邸其母一品太夫  
人麻氏在堂直至嘉靖三年始歿在文忠身後又九年  
無子無孫孑然一嫠婦又貧窘不能支朝夕方之趙夫

人情境不同苦趣則一也。成化間劉壽光 拜相父  
母俱無恙

三大宰壽母

世宗朝太宰南昌熊北原 有母九十請終養上不許  
賜其母廩米存問一時稱異典繼而太宰蘭谿唐漁石  
龍 有母亦九十則已罷歸里矣至今上則有太宰海豐  
楊夢山 有母一百餘歲尙康健何壽母之偏鍾于家  
宰乃爾他如閣臣嚴常熟李興化張江陵皆有父母在  
堂然眉壽不及也。嘉靖間南兵部尙書浙之鄞人張  
文定 邦奇 以養母歸其母亦年百歲但文定以甲辰年

野獲編 卷二十三 扶荔山房

先卒而母之卒以甲寅凡哭子十年不為全福又正德  
間南太宰王海日 華 其母亦九十餘又正德末太宰陸  
水邨 完 被籍遠戍其母葉氏逮治入獄後死于京邸則  
不如早歿為愈矣

壽母禍福不同

趙括之母以豫言其子不可將及敗績免誅唐僕固懷  
恩母以持刀逐殺其子後亦不從坐且加禮焉本朝無  
此等賢母其荼苦亦過之正德之庚辰吳門陸水邨太  
宰以通逆濠下獄至俘獻于朝籍沒其家陸幸免正法  
斃於荒徼其母夫人葉氏就養京邸身罹其變竟客死

都下業九十餘歲矣嘉靖甲辰南大司馬張邗奇卒時僅六十餘而其母已九十又十數年壽百餘而歿雖獲令終然亦哭子近年則江陵張文忠以今上壬午終於邸第太夫人趙氏扶櫬南還未幾張削奪見籍長孫維經餘亦遣戍趙已八旬曰觀慘毒未幾亦以憂卒此兩母者皆以壽爲戚矣又遼廢王憲嬪以隆慶戊辰削爵除國錮于鳳陽至壬午江陵公捐館廢王繼之其生母爲莊王次妃王氏尙無恙上章爲廢王辨冤歸其罪於江陵公求復故封上終不允遼與張無深仇其時有導之者然千乘太妃歷盡艱楚時莊王薨且五十年矣何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五

扶荔山房

矣至江陵之與遼庶二母同處一方同時哭子且風隴糾纏勃谿詭詐眞皆不祥人也何以草木之壽爲○天順間工部右侍郎陸祥由石匠起先是有母老病上命光祿寺日給酒饌再賜鈔爲養其人與太宰陸完俱吳人也二嫗同享祿養然祥母安於完多矣

江陵太夫人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六

扶荔山房

如先驅螻蟻地下也壽母如永樂間兵部尙書趙玃賜宴華蓋殿因輟御筵所餽悉賜其母又以元宵節賜宴知戶部尙書夏原吉母來觀燈賜之酒食并鈔皆備極寵榮兩公又得身奉所生以終天年而夏母之亡又荷仁宗鈔米諸賜且給驛護行有司治葬尤不易得嘉靖中熊北原太宰母亦荷恩遇余曾記之近年則首揆王大倉在京時因母思歸特遣官乘傳送之回南王雖辭免而恩則厚矣比謝事數年太夫人始以壽終上特親酒宸翰曲加慰勉并致賻百金及麻白布紵絲新鈔皆加等此從來故相居家所未有也此數母者皆可謂遇

轉長史

閻老夫人旌表

閻左小民不知禮義其婦女能勵志守節自宜旌異若士族固其分內事也況公卿大家乎以故京日鄆文僖繼室未三十而寡後年至請旌時吳文端山為禮卿謂夫人生前享一品榮封自合發居何用表宅如庶姓時徐文貞在政府亦為之言吳正色曰相公亦慮閻老夫入再醮耶徐語塞事遂已此見之徐太室宗伯劄記中其時徐為祠曹郎也然垂老再娶惟西北士夫居多江南則不盡然近長垣李霖寰以少保憂歸服滿續婦時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七

扶荔山房

李年甫知命新夫人則僅二八耳結褵罷出外宴客則室中悲泣不絕聲其女僕董勸慰曰主翁衣蟒圍玉座八人輿富貴已極今夫人亦如之矣何所苦而不憚夫人叱詈曰汝奴才何知八人輿可昇至枕上耶少保聞之長吁而已乃知暮齡納正室真是多事無已則小屋三五他日任其去留為得之。嘉靖間張永嘉相公亦繼娶潘氏上密賜金帛以助其聘時張已耳順久矣潘為與邸舊姻說者譏其附托猶然議大禮故智也

假曇陽

王太倉以侍郎忤江陵子告歸其仲女曇陽子者得道

化去一時名士如弇州兄弟沈太史懋學屠青浦隆馮

太史夢楨瞿肖君汝稷董無慮數百人皆頂禮稱弟子

先已豫示化期至日並集於其亡夫徐氏墓次送者傾

東南說者疑其為蛇所祟蓋初遇仙真即有蜿蜒相隨

直至遺蛻入龕亦相依同掩則此說亦理所有然和同

三教力擯旁門語俱具弇州傳中初非誣飾也事傳南

中給事牛惟炳者遂贊以獻江陵疏稱太倉以父師女

以女師人妖誕不經并弇州輩皆當置重典時徐太室

學謨為大宗伯太倉同里人也力主毀廬焚骨以絕異

端慈聖太后聞之亟呼馮瑄傳諭政府江陵驚懼始寢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六

扶荔山房

其事曇陽之為仙為魔皆不可知乃其靈異既彰灼辭世又明白則斷無可疑既而太倉入相後漸有議曇陽尚在人間者初皆不甚信忽有鄆人婁姓者自云曾試童生以風水來吳越間挈一妻二子居處無定其妻慧美多藝能且吳音蓄貲甚富緝盜者疑之蹤跡之甚急度不可脫則云我太倉人王姓汝勿得無禮於是譁然以為曇陽矣傳聞入婁江時相公在朝乃子辰玉亦隨侍僅一從叔諸生名夢周者代司家事急捕此夫婦以歸訊之則曰吾真曇陽也當時實不死從龕後穴而逸耳夢周亦不能辨因自稱相公女愈堅吳中鼎沸傳為

怪事王氏之老僕鄉居者及宗黨之耄而曉事者獨心疑之諦視詰辨良久忽曰汝非二爺房中某娘耶始色變吐實蓋相公乃弟學憲鼎爵愛妾也學憲歿竊重貨宵遁不知於何地遇婁遂嫁之二子其所育去凡四年矣初爲人所指目遂因訛就訛冀王氏忌器釋宥不虞尙有識之者夢周付幹僕嚴繫之以待京師返命處分此婦復誘幹僕私通乘其醉懈攜二稚并婁夜竄後竟杳無消息余嘗叩辰玉令姊升舉後會有盼嚮相示以踐生前諸約否辰玉云絕無之想亦恨僞托者玷辱清名故秘其津導耶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九

扶荔山房

婁江四王

初曇陽化去弁州與相公俱入道退居曇陽觀中屏輦血斷筆硯與家庭絕其弟麟洲和石兩學憲亦在其家薰修焚鍊謂驂鸞跨雀特刺事耳如是數年而麟洲起視問學未幾相公麻命下亦應詔北上弁州孑然若寂遂返里第尋和石不起弁州亦以南副樞出山不三年觀中遂無四王之跡曇陽高足僧名道印者以傳燈第一人守觀旋歿麟洲從太常子告亦繼之弁州從南大司寇得請歸追痛道心不堅再嬰世網未幾下世後來惟相公身正首揆子登鼎甲但於學道本來面目遠矣

所以古來神仙必居窮山絕境○和石初於曇陽專與弁州俱不甚信後屢著靈異弁州遂北面而和石亦息喙矣時言官劾之者遂云和石大怒有違言其實不然蓋故甚其辭以間其伯仲也

黃取吾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東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湘衡司馬長女孀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卽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間漸以邪說進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十

扶荔山房

且述厥夫慙慙意澹然佯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人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旣而習熟司馬忽戒遠遊之裝澹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績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尸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婦人能時藝

山陰張雨若汝霖 駕部曾為余言同里孫司馬樾峰以

甲戌舉南宮第一人而少時師傳惟其長嫂所授即冢

宰清簡公嫡配而侯居如法 刑部之母夫人也性嚴而

慧深於八比之業決科第得失如影響故樾峰受其教

以取大魁又漢陽蕭象林鳴甲 戶部為余言其從兄大

茹丁泰 大行少時疎於制舉業屢試不第後入貲為上

舍其內子閱其文輒塗乙之殆盡戒其勿行不聽而終

不售至庚子歲始謂曰今年屬草稍有文氣當偕子出

乃買舟沿塗與揚圪改竄至入試輦蹙歎曰第可博榜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尾綴列耳及榜出果名籍將盡矣因挾之出都城僻處

日夜課之及新春始稍色喜謂子功力盡矣奈天資不

超技止此耳然尚可望本房首卷既撤閣遂舉第八名

則給事王斗淇 士昌 所拔也夫孫之父為文恪宗伯蕭

之父為漢冲會元而義方之訓反遜閨閣之玉成何也

且良媛以筆札垂世者多矣未聞嫺習時藝評隲精確

乃爾即擁皋比何忝耶真古人所云恨不使士大夫見

之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雲薄清冷不

勝單袂衣以為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

遊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在吹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

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

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

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沉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

他擬以同徐姓并及

妬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妬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

二也以余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

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

閻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字中丞苦口傳語始

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

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納副簪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

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為受胎計

耳門人不敢啟齒而退時沈夫人踰六望七矣乃知妬

婦末路亦自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

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為虐近吾邑一詞林

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沈歸德身後

沈龍江相公清節近世罕見室無姬媵謝政後伉儷皆將稀齡夫人猶劑調經藥因絕血亂其女尤奇妬沈繼子爲所毒遂憤不識人相公彌留欲一見之遇不令通銜恨而絕其女必欲以他子承業而沈氏宗人不許其繼子尋天所得諸蔭皆爲羣從分受拜官而去丹旆素帷莫適爲主聞靈柩至今在堂賜域尙虛蒸嘗失所先朝者德一旦爲若敖之鬼聞者憫然歸德在事受其知者不少必有經紀其家者

燕姬

縉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野獲編 卷二十三 扶荔山房 婦女以伴寂寥其間豈無一二志節可取者無奈生長葦叢饑情性成所嗜惟飲饌衣飾所諳解惟房闔滌甯吾輩每買一姬則其家之姑姊姨妹屬至而勸藁砧稍不自愛者一爲所蠱輒流連旬月甚至更番迭進使才居男子髓竭告終則郎中囊橐皆席捲而歸不決旬又尋一南人與講婚媾矣以余目覩覆轍相尋而士友輩尙如猩猩試酒未能盡悟其間命高福厚者每迫他事南還則此曹相率先行所餉不滿所望必齟齬彈舌俾兇萬狀以故晉人有比之京官牙牌者謂其出京不用也古人云燕趙多佳人意者別是一種耶

廣陵姬

今人買妾大抵廣陵居多或有嫌其爲瘦馬余深非之婦人以色爲命此李文饒至言世間粉黛那有閱閱揚州殊色本少但彼中以為恒業卽仕宦豪門必蓄數人以博厚精多者或至數十人自幼演習進退坐立之節卽應對步趨亦有次第且教以自安卑賤曲事主母以故大家妬婦亦有嚴於他方寬於揚產者士人益安之子久遊其地見鼓吹花輿而出邦關者日夜不絕更有貴顯過客尋覓母家眷屬悲喜諸狀時有之又見購妾者多以技藝見收則大謬不然如能琴者不過顏回野獲編 卷二十三 扶荔山房 或梅花一段能畫者不過蘭竹數枝能奕者不過起局數着能歌者不過玉抱肚集賢賓一二調面試之後至再至三卽立窘矣又能書者更可哂若仕客則寫吏部尙書大學士孝廉則書第一甲第一名儒者則書解元曾元等字便相詫異以爲奇絕亟納聘不復他疑到家使之操筆則此數字之外不辨波畫益貌不甚揚始令習他藝以速售耳食之徒驟見未免歎羨具法眼者必自能辨又其俗最重童女若還一方白絹者徵其原值必立返以故下山者卽甚姝豔價僅十之三

女醫貸命

慈聖皇太后久病目疾屢治屢發至癸丑年有醫婦彭氏者入內頗奏微効且善談諧能道市井雜事甚愜太后聖意因留宮中而懷孕已久其腹皤然官婢輩俱勸之速出彭貪戀賞賚遲遲不忍決一日忽產一男於慈聖位下宮人封夫人名彭金花女者之室上大怒立命殺之賴慈聖力救宛轉再三上難違慈旨命貸其死發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次年慈聖卽上仙蓋寄產雖俗忌然不避者禍立見卽已嫁之女有姪其夫非贅婿而歸寧者母家必遣之行況官禁乎

徐安生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事

扶荔山房

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季恒能鑒古善談爲余父客暮年始舉此女美慧多藝而性頗蕩會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做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一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堪愛酒杯碁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

可念也余向紀徐姓女三人矣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裡蟾鈎落鳳窩玉郎沉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二分亦弓足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事

扶荔山房

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于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婢窈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卽解去足統別作宮樣蓋取便御前奔趨無頭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官婢敝履相示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虜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此弱虜制虜妙策予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大虜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女驅之出塞

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別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  
世固有不愛雙纏者瞿君此策亦未爲制勝也○近日  
刻襍事私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  
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  
名王忠文得之士會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書  
太真爲所惑耳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  
說誠悞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  
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咏婦人足者甚多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並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  
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  
皇后永興公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弑及升階僮踰限失  
履閹帥令與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  
可爲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  
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  
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官嬪宵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  
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  
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余已記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  
之如此

妓女

妓鞋行酒

元楊鐵崖好以妓鞵織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  
元鎮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  
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醜  
酹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  
受張士誠糞漬之酷可以引滿香尖時否

杜帚

角妓杜帚吾郡城中人也以妖艷冠一時雲間范牧之  
九諫 孝廉故學憲中吳之長公今學憲長倩之伯兄少

野獲編

卷二十三

天

扶荔山房

時佻達一見契合兩人誓同生死而范婦翁爲陸阜南  
榭德 中丞聞之大怒訟之官繫帚獄中牧之以重貲鼠  
取而出攜之遠逃迨丙子冬挈以計偕抵京已病瀕殆  
不復能入試春盡則歿於邸中矣帚扶柩歸自度歸時  
陸氏必不容其活甫渡江中流兩袖中一實渙碁一實  
宋硯二物俱收之所日用且性重能沉也一躍入水救  
之無及矣此事見松江諸名士記傳中不必備錄獨死  
後一事甚奇余頃北上渡揚子江起而小便水中舟人  
皆力止以爲不可余怪問故則云近日江西一仕客過  
此有小奚臨江小遺忽僵仆作吳語曰汝何人敢汚我



頭鬢我名杜常游戲水府者將三十年乃一日見辱至此仕客大駭且不解吳音急泊舟詢故老知其事者為述始末仕客具牲醴拜奠首過小溪始甦然則常為水仙耶抑入鮫官作織綉人耶總之怨忿所結未能托生沉滯滄波亦可哀矣○吳中張伯起曾語余曰丁丑春臨場時往省牧之病時常坐其榻旁牧之咯血在口力弱不能吐則常以口承之即嚥入喉一嚥一殞絕頃刻間必數度吾觀牧之在死法不必言即常韻致故在亦憔悴無復人理矣牧之曰汝可代我與張伯伯一話常應曰君怯甚不可多語傷神我上天入地必隨君范亦野獲編 卷二十三 弄 扶荔山房

劉鳳臺

燕京歌妓劉鳳臺以豔名一時今上丙子宣城沈君典吾鄉馮開之俱以公車入燕與之游後沈馮同為丁丑廷會二元而劉委身於閩中福清人林尙吳林本賈人字丙卿與沈馮二公俱相善至戊子年劉死于燕林方賈於武林聞訃星馳以北馮以謫居在家為詩送之曰昔年曾醉美人家却恨花開又落花詞馬青衫舊時淚因風吹不到琵琶其感慨甚深林不以為忤比入都迎

劉嫗厚養之刻玉為主書鳳臺名而題長短句於背曰入時倒郎悵出時對郎而隨郎南北復東西芳草天涯空繞徧勝寫丹青圖勝粧水月殿玉魄與香魂都在這一片願作巫山枕畔雲願作盧家梁上燕莫作生前輕別離教人看作班姬扇因抱玉主自隨畫則供食夕則附枕仍攜以賈於四方偶至粵西為劇盜陳亞三等所戕而沉其尸於江會同邑人亦林姓者為梧州府推官習聞玉主事適亞三等以他事捕至拷掠不服及搜橐中得玉主始駭曰此吾里林丙卿物汝何從得之盜始吐實得林尸於江歛而歸之盜盡服辜時謂非玉主則野獲編 卷二十三 弄 扶荔山房

俠娼

壬子季夏余以應試在邸中方逃暑習靜友人麻城邱長孺侵晨警門入邀至其寓先有一客在云是浙鄞范仲子各進糜蔬並馬出城余苦辭不獲問以何往第曰第去必有竟日歡從之出西郊十餘里日已漸高抵一

第門甚壯入門一大廳事若勳戚家坐少頃有女鬟捧  
茶至云姑少待娘卽梳裝矣余已訝之旋招余帶人其  
臥室雖敞而不華所陳衣篋鏡奩左右充滿待其粧畢  
始肅容問起居邱范皆其舊識問余此卽沈君否余曰  
是也因微笑不答其貌不甚白皙而雙瞳特明秀鬢髮  
如雲體纖弱不勝衣約年二十矣因導余輩從西角門  
入則又一徑喬木蔽日假山亦已古色又得堂廡加大  
前俯一池寬三數畝荷已盛花中有敗舟二因謂余曰  
此小舸久廢目下將葺治與兄采蓮爲江南之樂兄許  
之否余不測所以但唯唯謝尋以飯進少憩卽入內治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庖邱因謂余曰此人故狹邪不知所從來此卽其新買  
第宅所蓄不貲將擇偶以托身彼謀之我我謂非兄不  
可今日之設意在定盟余兩人主議耳余疑駭不敢置  
對旣而酒肴畢陳侍婢競出俱曉絲竹亦粗能南北曲  
第未精耳四人相對轟飲日漸旰其人亦微嚙相勸余  
請別再三邱范曰吾輩當先歸明日攜一樽與汝二人  
稱賀余變色不許請以場後再續此遊各跨馬辭去其  
人泫然若不勝情終無他言入城時日在虞淵矣余旣  
下第不復共冶兒往還尋謀南歸往別邱因叩以此妓  
近況邱答語支吾似已他有所主不欲明言余不復苦

話又數年邱從遼左從軍歸遇之邸舍余偶再及往事  
邱始歎息愀然曰悞此子性命者君也向年委誠於君  
君堅不從范仲子因以甘言朝夕誘之遂訂偕老范故  
好蒲博又謀復故官盡散其資裝以及田園之屬幾萬  
金往時會飲大第亦售三千金盡爲范所浪費以致簪  
珥俱盡姬侍亦散鬻子然一身不給朝夕范別曬一媚  
棄之不顧已投繯久矣其姓劉行二余至是始得其姓  
氏爲黯然不怡者數日范名家子曾登戊戌武進士官  
都閩中廢今亦已流落矣劉氏俠而憨初無遠謀定見  
爲雄狐所蠱竟至非命真是可憐而范負心至此恐薄  
野獲編

卷二十三

三

扶荔山房

伴二字不足以盡之○范字仲凝近見士友云其人慣  
誘娼女作此等伎倆非一度矣

釣閩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屏其上截釣起或時歌  
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  
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  
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下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  
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揲兒法穢亂宮掖  
延及戚里勳貴以至都中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  
時特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覩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

於今若武林閩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川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野獲編卷二十三終

野獲編

卷二十三

羣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四目錄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京師舊城

四輔城

西苑豢畜

南內

射所

書院

會館

周宣王石鼓

京師園亭

房山縣石經

京師名實相違

白石

畿內三大

口外四絕

內市日期

野獲編

卷二十四目錄

扶荔山房

廟市日期

京師俗對

揀花掃雪

帳房

外郡

南宋陵寢

雪山

鄭州

入滇三路

貴定縣

靈巖山

風俗

六月六日

傅粉

小唱

男色之靡

火把節

種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同川浴

丐戶

技藝

鬪物

李近樓琵琶

宋時諱語

戲物

縉紳餘技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畿輔

煤山梳妝臺

今京師厚載門內逼紫禁城俗所謂煤山者本名萬歲山其高數十仞衆木森然相傳其下皆聚石炭以備閉城不虞之用者余初未之信後見宋景濂手跋一畫卷載金臺十二景而萬歲山居其一云韃靼初興時有山忽墳起說者謂王氣所生金人惡之乃鑿其山輦其石聚於苑中盡夷故地元滅金都燕以為瑞徵乃賜今名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始信廢興天定徒費經營亦猶隋煬帝疏汴渠祇供宋朝漕運而已況犬羊之相噬哉高昌國之先有玉倫斤者尙唐金蓮公主唐使相地者至其國云國有福山其強盛以此蓋壞山以弱其國唐以婚姻求之的斤遂與之唐人焚以烈火沃以醞醋其石碎乃輦而去鳥獸俱悲號七日的斤死傳世者又數世乃遷於火州然則遼金又祖唐故智耳

京師舊城

都城之北有故土城環抱東西北三面與都城聯合相傳元時京城在此本朝移而稍南按今鼓樓正在城之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二 扶荔山房  
北頗壯麗或云此卽元之前朝門也以土城驗之理或然歟又今彰儀門之西近門有天寧寺者本隋文帝所建名宏業有高塢以藏舍利其塢至今完好像設木石堅緻古樸風鈴四徹聽之心魂肅然此塢在仁壽中放光文帝命繪圖以進今宦游京師者旣不能知問之寺僧亦惜不曉并古碑碣無一存者宜古蹟之日湮也

四輔城

今上壬辰寧夏劉哮之亂未寧而倭事又起時張新建新從田間起拜末相上奏云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圍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

鎮不四百里東南去天津衛海口不二百里而南去紫荆關不三百里俱迫近輦轂倘有風塵之警卽直犯都城可爲寒心今宜於近京周圍數十里內卜水土之善利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外設教場合無遵照祖宗五軍舊制以三大營爲中軍其四城各撥兵萬人以五府知兵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蓋倣漢南北二軍宋禁廂二軍及我太祖浦口大營之意謹繪圖進覽上允之下部已議於六里屯八里屯建城矣而兵科都給事中許宏綱御史樊玉衡等稍稍尼之上乃命倭倭事寧息舉行其說遂中寢至戊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戊秋張以東事爲給事徐觀瀾所劾閑住去遂至今無議及之者余謂三輔相倚在西漢已爲勝策唐初太宗令武功麟遊諸縣各設府兵卽其遺意中葉以神策軍領畿甸諸縣亦踵此制後以中官領之始授太阿於魚程輩耳而奉天一縣終以桑道茂之言聚兵糧其中得濟大中之難至末造而同華幽岐各領節鎮雖跋扈屢見而禦侮亦有力焉天下事本無全利全害今宦官久不操兵柄文臣爲制帥以統諸大將亦豈有藩鎮分裂之患則立四輔以擬三輔爲非時干輒之用其視調遣召募勞逸百倍未爲無見但張欲於數十里內建四城

似乎太近宜用其意而變通之往時邱文莊建議立四輔以宣府爲北輔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關一帶及扼控遼左以易州或真定爲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清爲南輔俾護漕運其說大抵與張新建同而所議建輔之地遠近大異邱欲以臨清爲一輔則去京太遠似當立於河間天津之間卽極南亦當在德州故城爲得之至若邱議盡罷兩直隸河南山東班軍之人操者其說最當蓋班軍昔猶攜家以來然已疲於道路不任執戈近日則領班都司卽於近京僱老弱飢民冒名充數比事畢出都俱鳥獸散去又非邱在時比矣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四 扶荔山房

西苑參畜

余往年初應京兆試暇日同戚畹郭小侯游西苑見參寵諸禽頗珍異足爲耳目玩至若虎豹之屬無慮數十俱貯檻中腥風逆鼻爪目可畏意甚憎之又有所謂虎城全如邊外墩堡式前後鐵門扇固畜牝牡二於苑中設一廳事爲其避雨雪處昂首上視如訴飢狀好事者多投以雞犬雞無知初尙啄其目虎一噓氣毛羽盡墮狗初投下卽已悸而僵任其糜啜而已聞每一獸日給羊豕肉數十觔似此不經之費真可省十年來無心續舊游聞上夢虎噬足次日令人絕其食計虎城中但存

虎骨矣

南內

余曾游南內在禁城外之吳隅亦有首門二門以及兩掖門卽景泰時銅英宗處所稱小南城者是也二門內亦有前後兩殿具體而微有兩廡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離宮以及圓殿石橋皆復辟後天順間所增飾者非初制也聞之老中官不特室宇湫隘侍衛寂寥卽膳羞從實入亦不時具并紙筆不多給慮其與外人通謀議也錢后日以鍼繡出質或母家徽有所進以供王食故復辟後待錢氏甚厚至兩幸其第或云今所傳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五 扶荔山房

誦三官經爲英廟無聊時所作南內諸樹石景帝俱移去建隆福寺後英宗反正將當時內官鎖項修葺旣成壯麗大逾於舊雜植四方所貢奇花果於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閣臣游賞當天順修理畢工時尙書趙榮侍郎蕭祥陸祥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襲榮以楷書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異途可笑

射所

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間燬於火後詔遂廢之爲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象以非時來偶一演之耳會試放榜次日新郎君

並集於其中官廳內請見兩大座主榜首獻茶於前亦可作南宮一佳話竊謂慈恩寺名正與唐曲江名相合何不卽以雁塢題名事屬之每三年輒許南宮諸彥泚筆記姓名於中亦聖朝盛事而僅充芻牧決拾之場耶射所東門卽雙塔寺寺陰而有二碑浮屠最古聞是唐憫忠寺故址寺本唐文皇征高麗回哀渡遼將士殞身行間作此寺追薦之後金人俘宣和靖康二帝至京會寓於此至宋亡文信被執而北亦繫此中惜無有表彰故蹟者近聞一大老云憫忠寺在宣武門外當攷

書院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六

扶荔山房

書院之設昉於宋之金山祖徠及白鹿洞本朝舊無額設明例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學行江浙兩廣間而羅念菴唐荆川諸公繼之於是東南景附書院頓盛雖世宗力禁而終不能止嘉靖末年徐華亭以首揆爲主盟一時趨鶩者人人自託吾道凡撫臺蒞鎮必立書院以鳩集生徒冀當路見知其後間有他故駐節其中於是三吳間竟呼書院爲中丞行臺矣今上初政江陵公痛恨講學立意翦抑適常州知府施觀民以造書院科斂見糾遂徧行天下拆毀其威令之行峻於世廟江陵敗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爲權相大罪之一請盡行

修復當事者以祖制所無折之其議不果行近年理學再盛爭以臬比相高書院聿興不減往日李見羅在鄖陽遂拆參將衙門改造幾爲武夫所殺於是人稍有戒心矣至於林下諸君子相與切磋講明各立塾舍名書院者又不入此例也當正德間書院徧宇內宸濠建陽春書院於南昌以劉養正爲講學盟主招致四方游士求李夢陽爲之記張璁尙爲鄉貢士亦立羅山書院於其鄉聚徒講學其不自揆類此

會館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七

扶荔山房

惟吾鄉無之先人在史局時首議與朔會假歸未成子再入都則巍然華構矣然往往爲同鄉貴游所據薄宦及士人輩不得一庇宇下大失初意今思唐人藩鎮俱有進奏院凡奏事將吏及部曲貿易都下者俱得居之卽跋扈如淄青李師道昭義劉從諫輩俱得置邸如故事蓋示王者無外其法甚善此又不止於桑梓萍聚如會館已者今天下一家省直撫按藩臬大吏其奏事承差舍人充物都下散處旅店易作奸宄何如亦倣唐制令各處聽設一院以待二司各府之入覲及承舍之奉差者最便計也況巡撫及總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師

專司邸報此亦進奏院遺意引而伸之不爲勘見駭聞也

###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凡十久棄陳倉野中僅存其八唐時鄭餘慶始徙置鳳翔縣至宋仁宗皇祐間向傳師又得其三於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之亂金人取歸燕亦置之文廟元仁宗又移置國子監文廟戟門左右並列使後學得觀周世第一奇文即天球拱璧不敵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學得此無足怪然而璞重難移非他珍異可篋筒藏者粘沒罕輩破城時日索金銀表段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八

扶荔山房

何以亦及此大骨董蓋天意使然他日金宣宗遷汴後蒙古攻城一切頑石俱充砲用即良岳無片磔存者十鼓雖微安得自免乃以在燕得留至聖朝爲文藝佳話殆有神物呵護不可誣也古人如韓愈蘇軾洪邁輩俱有歌咏及考據但是時文尙多缺字至正德間李東陽楊慎尋繹補訂始稱全文燦然大備矣

### 京師園亭

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軒豁廊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游汎惟城西北淨業寺側有前後兩湖最宜開徑今惟徐定公

壁一園臨涯據淡似已選勝而堂宇苦無幽致其大門

棹楔顏曰太師圃則制作可知矣以予所見可觀者城外則李寧遠圃最做主人老憊不復修飾聞今已他屬張惠安園獨富芍藥至數萬本春杪貴游分日占賞或至相競又萬瞻明都尉園前憑小水芍藥亦繁雖高臺崇榭略有迴廊曲室自云出自翁主指授又米仲詔進士園事事模效江南幾如桓温之於劉琨無所不似其地名海澱頗幽潔有戚畹李武清新構亭館大數百畝穿池疊山所費已鉅萬尙屬經始耳其豪貴家苑園甚夥併富估豪民列在郊坰杜曲者尙俟續游蓋天下野獲編

卷二十四

九

扶荔山房

###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衍即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局閉如故去年浙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余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續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闕此



爲迷津寶筏今蓋下彫弊不似往年官掖貴貌亦未聞  
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軼而後已自南  
唯唯亦未以爲然余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京師名實相違

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光祿寺茶  
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稱也然正不止此儒生  
之曳白無如國子監官馬之駕下無如太僕寺歷學之  
固陋無如欽天監音樂之謬誤無如太常寺祭藏之空  
乏無如太倉庫士卒之老弱無如三大營書法之劣俗  
與畫學之蕪穢無如制誥兩房文華武英兩殿眞可浩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十

扶荔山房

歎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爲日課然皆  
不得自由一入衙門則前後左右皆紹興人坐堂皇者  
如傀儡在牽絲之手提東則東提西則西間有苛察者  
欲自爲政則故舉疑似難明之案引久遠不行之例使  
其耳目昏亂精彩凋疲必至取上譴責而後已若套子  
宴會但憑小唱云請麪卽麪請酒卽酒請湯卽湯弋陽  
戲數折之後各拱揖別去曾得飲趣否拜客則皆出長  
班授意除赴朝會謁貴要之外遠近遲速以及當求面  
當到廳當到門導引指揮惟其所適卽使置一偶人於  
輿馬間不過如此世間通弊固非一二人所能挽回若

前云諺語之屬則開荆之初必無此事

白石

本朝陵寢用石最多及正德嘉靖兩朝再建三殿兩官  
其取石更繁尙鑿之他方卽傾國家物力亦不能辦乃  
近京數十里名三山大石窩者專產白石瑩徹無瑕俗  
謂之白御石頭年三殿災後曾見輦石入都供柱礎用  
者俱高廣數丈似天生異種以供聖朝之需又如嘉靖  
初改營興獻王顯陵正苦乏石而襄陽之棗陽縣忽得  
白石如京師之大石窩斧鑿相尋用之不盡不惟陵寢  
早竣楚之民力亦賴以少甦眞非偶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十一

扶荔山房

畿南三大

今北方諺語云滄州獅子景州增眞定府裡大菩薩爲  
畿南三壯觀余皆及睹實燕趙間所僅見大佛爲唐釋  
子澄空所鑄凡經三度最後投身火中始成然其像本  
三截不知當時冶鑄法云何余過時迫暮不及登閣次  
日四更卽發至今以爲恨滄州鐵獅最大向曾有逸盜  
叛伏其中搜捕不獲後知其故遂剗破其腹滄在唐爲  
橫海軍節度使治所後又名義昌此必其幕府牙城用  
以立威儀今云周世宗命罪人所治訛傳也景州在唐  
爲橫海軍巡屬本在內地白石晉割羅龍諸道後遂爲

極邊無復險隘可守乃詭云建塔實爲觀望之所今塔  
比他方製狹而級高全與邊塞烽臺相似未登其半幽  
燕一帶諸山俱在目下宋恃此險防契丹敗盟先事保  
聚今則無所用之矣因思南京報恩寺逼近聚寶門外  
其塔高入雲表文皇竭天下之力十六年始成當時爲  
報太祖孝慈后罔極大恩因以爲名然帝城勝槩一覽  
無遺萬一風塵之警城闔盡閉能不寒心昔人云兀朮  
登雨花臺則城中飛走皆不能遁況此塔高於雨花臺  
二三倍耶

口外四絕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山西舊有四絕俱在石晉所割山後雲中一道中今呼  
爲口外蓋盡在居庸關之北也曰宣府教場其縱十里  
橫四十里每督臣視師及巡關御史三年大閱所調山  
西宣大三鎮將士至俱不滿一角蓋宇內無兩曰蔚州  
城牆相傳李克用所築無論精堅其甃石光澤可以照  
面赫連之統萬城不足道也曰朔州營房聞其牆簷外  
向行人可以避雨房爲尉遲敬德所建尉遲本劉武周  
故將武周起此地又尉遲爲鄆陽人朔故鄆陽縣也理  
亦有之曰大同婆娘大同府爲太祖第十三子代簡王  
封國又納中山王徐達之女爲妃於太宗爲僚婿當時

事力繁盛又在極邊與燕遼二國鼎峙故所蓄樂戶較  
他藩多數倍今以漸衰落落在花籍者尙二千人歌舞管  
絃晝夜不絕今京師城內外不隸三院者大抵皆大同  
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謂路歧散樂者是也此四絕在宋  
世俱棄之契丹真可痛惜然蔚州又出佳煤名水火炭  
燒紅置香爐中不煙不滓其灰如雪亦天下稱最宜府  
出黃鼠最珍其肥甘脆美北味所無今都下相餽遺皆  
鹽漬其瘠者以人徒存其名耳

內市日期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人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  
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俱設場貿易  
聞之內使云此三日例令內中賤役輦糞穢出官棄之  
以至各門俱啓因之陳列器物借以博易今諸小瑞相  
嘗爲推糞者必拳毆之至死不休亦可哂矣近因倭番  
事興言官建白欲禁內市蓋慮勾引奸細窺伺禁近其  
說亦是但內府二十四監碁布星羅所設工匠廚役隸  
人園人以及諸瑞僮奴親屬不下數十萬人朝夕出入  
能保其無夾帶交構諸弊乎又請內市不許貨買刀劍  
諸利器尤爲舛謬兵仗局所鍛造諸械器晝夜不絕武  
庫方資以爲用市上刃缺殘物何足爲有無以此釐奸

未為通論

廟市日期

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羈旅之客但持阿堵入市頃刻富有完美以至書畫骨董真偽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為吳儂以賤值收之其他剔紅填漆舊物自內廷闕出者尤為精好往時所索甚微今其價十倍矣至於審器最貴成化次則宣德杯琖之屬初不過數金余兒時向不知珍重頃來京師則成審酒杯每對至博銀百金子為吐舌不能下宜銅香爐所酬亦略如之蓋皆吳中儂野獲編 卷二十四 古 扶荔山房 薄倡為雅談戚里與大估輩浮慕效尤瀾倒至此

京城俗對

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常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瑜寺象棋餅對骨牌糕棋盤街對幡杆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靴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香水混堂對醞醪酒館麻姑雙料酒對玫瑰灌香糖舊柴炭外廠對

新蓮子術術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會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揀花掃雪

大內每於雪後即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廷掃雪輪番出入或其年雪湧有至三數度者輒得官婢所棄遺簪做履及破壞淫巧之具以示外人每歲冬俱然亦有游閑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宮殿者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蓋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饌饈之用今廢久矣五百揀花三千掃雪豈非兩都確對野獲編 卷二十四 古 扶荔山房

帳房

今北方所用帳房即古穹廬也其小如屠蘇團蕉者則移屯下營及士大夫居恆於郊坰射獵宴飲諸事靡不需之至其大者可容千人關陝及近虜諸邊文武大臣按行塞上每遇程頓之所輒張設羅列如隋煬帝離合木城大將節樓士卒次舍靡不畢備然多以布帛為之惟虜中大會方以氈禦寒妻妾子女以及牛馬羊駝俱寢食其中如今宣府大同邊口某一路兵馬值其會帳房是也至本朝大內間亦有之偶供賞花較獵之用未有絕大者惟正德九年九月陝西守臣奉上命置花氈

帳房凡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廁洞影壁圍幙  
璽瑜之屬俱備又有游幸出哨聲息諸名號舍先是以  
紙裁成式頒示彼中踰年始成自是上郊祀青城亦坐  
臥此中不復御齋宮其他巡幸可知矣又最華侈者無  
如貂帳嘉靖辛酉冬西內之火亦上與尙妃在小貂帳  
房秘戲而熾至其後則江陵當國遼左帥臣各緝貂爲  
帳其中椅榻橙杌俱飾以貂皮初冬卽進歲歲皆然其  
後習以爲例近聞兵部大堂及兵科亦得之矣帳房爲  
廣野所必需江南則畫鶴文螭傲若華堂迅如奔馬安  
所用之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夫

扶荔山房

外郡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  
璉眞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  
裔奏孝宗理宗殯官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  
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  
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  
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  
也上乃戍豪民於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  
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珏與林德陽各收

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嘗  
時所紀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一枚按欽宗柩在  
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  
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因以  
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  
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官來歸有王之  
道者請斲神櫬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  
衾冕納之於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眞僞則事  
體便難收拾矣况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  
后柩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臆說耳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七

扶荔山房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  
處近日游峨嶠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  
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叔恆士性有記而胡元  
瑞又歎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實不然按  
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  
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  
衛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  
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  
壘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嶠左右爲雪山者甚

多王叔恆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樓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塞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眾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色異於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野獲編

卷二十四

太

扶荔山房

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佉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鄭州

鄭州在雄縣之南任邱之北其地卽公孫瓚所築易京有東坡詩可攷周世宗取契丹三關以立霸雄鄭三州者霸仍爲州雄降爲縣惟鄭則廢勿治聞文皇帝撤其城土基猶完好竊謂此地爲畿輔要害而去州縣稍遠響馬大夥多盤據其中無守令彈壓任邱令大家又爲

之窩主幾不可詰問宜仍立一縣爲得之城外有藥王廟專祀扁鵲不知始自何年香火最盛每年四月初河淮以北秦晉以東宣大薊遼諸邊各方商賈輦運珍異并布帛菽粟之屬入城爲市京師自勳戚金吾中貴大俠以及名娼麗豎車載馬馳云賀藥王生日幕帟遍野聲樂震天每日蓋搭篷廠尺寸地非數千錢不能得貿易游覽閱兩旬方漸散頃年上偶違豫慈聖爲禱於藥王祠未幾聖躬復元因大出內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農軒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醫配食自是藥王之會彌加輻輳近聞亦徵有權稅入於大內則更宜移一裨將野獲編

卷二十四

九

扶荔山房

八滇三路

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馬湖府以至雲南府屬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屬之會川衛以至雲南武定府是爲北路自廣西之田州府至雲南之廣南府由廣南之廣西府是爲南路其自湖廣常德府入貴州鎮遠府以達雲南之曲靖府是爲中路則今日通行之道也蜀中粵西兩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復經由惟建昌爲滇撫所轄尙有商賈間走此捷徑者亦千百之

一耳丁未會試後雲南舉人楊提等上疏請闢牂牁故道出省城竟抵廣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從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陸路竟達常德府其路較今走貴州者凡近三千餘里且列其便有五上下其疏於兵部部中亦是其說但云新路之關事關三省倘新道開而故道不廢每歲協濟滇必有辭若夫裁永昌之兵餉酌錢糧之加派又係邊務民情未敢擅擬上命彼中撫按會議而迄不行蓋貴州本羅施鬼國特以通滇一線強名省會水西安氏力任郵傳以故聲息時聞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則普安以東便成荒徼安氏且據為橐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節而四川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錯壤廣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犷悍難制與水西等耳故談滇事者謂不如仍由黔之便時土酋阿克稱兵據武定府焚劫會城雲南大震至戊申歲猶未平工科給事王元翰建議謂雲南去京萬里往來僅黔中一線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葦直達四川之馬湖西有西粵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過添設數驛塗平水穩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亟宜疏闢以廣入滇之道由黔由粵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竝進則土司諸夷自失其負固之勢可不煩征勦其疏留中蓋元翰亦

滇人其說亦猶之楊提也廟堂寢閣迄今不行

貴定縣

貴州省治無府三司俱治貴州宣慰使司隆慶初始立貴陽府繼又立新貴縣至萬歷己酉復改土司設一縣同新貴屬府撫按為請名於朝時福清相公當國居常謂吾閩號福建福州府福清縣上三字俱同普天無兩至是黔疏適至乃議命縣名曰貴定得旨如所擬遂與閩成確對

靈巖山

靈巖山有夫差館娃宮響屨廊浣花池采香徑等勝固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吳中麗囑也其石最佳者中硯材次亦當碑碣諸用年來山麓居民與石戶為奸據為已有日夜椎鑿嶺岨頽墮非復舊觀山下有黃伯傳名習遠者以詩游公卿間為申文定客獨心哀之欲禁止而無力適馬仲良以戶部郎來司許墅關登山慨歎黃遂以禁採之說進馬因出厚價與居民贖此山為官物立碑刻文永不許斧鑿居民石匠兩失重貨不勝恚恨乃進賂於吳令袁湘真名熙臣者袁雖嗜賄然為馬所脅持未敢納第心銜之而已時又有吳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婁中王文肅客也會為諸生去為山人稱詩流寓襄陽馬少時即與相識

頃暫歸里詎謂石匠我能遏止使君令若輩售石如初諸人大喜合貨為壽周乃大張聲樂邀仲良於山中正樂飲間周忽談山事云公何苦愛此頑石不為小民謀生計仲良已艱然色變忽聞轟然一聲震動山席坐中大驚問之則運斤轉石者從山頂推下大峯墮至山趾也馬大怒命捕之悉已逃走乃即周席上以歌童偃蹇扑之洩忿不終宴而別周慙甚私進讒於袁令謂馬使君知公以靈巖為外府將不利公矣周已篤老數月忽病死周之子謂事起黃伯傳謀復此山以致乃翁受鬱不起計之袁令袁立捕黃笞之三十囊三木於通衢周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之子又以不潔汚其面責其輸貨以免時仲良瓜期已滿方候代亦無計脫之吳中士人與申文定皆不直其事合詞祈哀於袁令黃始得釋而馬袁遂成深仇又逾年丁巳大計則襄陽鄭太宰為政亦識周中石袁因得以蜚語中之馬亦自用他事開罪於吏垣遂外貶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矣一山之廢興不足論二官之貞貪不必問即二吳儂之是非亦不暇辨獨宦游此地者別無他隙因山人爭構起見兩敗俱傷冠進賢者尚愛此輩如嗜痂然何耶馬仲良一去任鑿石者彌山互谷琢伐之聲晝夜不絕今山腹已枵千載名勝夷為

坡陀再一二十年吳中無靈巖矣

風俗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本非令節但內府皇史宬曬曝列聖寶錄列聖御製文集諸大冊則每歲故事也至於時俗婦女多於是日沐髮謂沐之則不腫不垢至於貓犬之屬亦俾浴於河京師象隻皆用其日洗於郭外之水濱一年惟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騁於波浪中畢事精液浮出腥穢因之漲膩居人他處遠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見之遇者必觸死乃已間有黠者預升

野獲編

卷二十四

三

扶荔山房

茂樹濃陰之中俯首密窺始得其情狀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遲誤則以上命賜杖必伏而受箠如數起又謝恩象平日所受祿秩俱視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即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綴行較人無少異真物中之至靈者穆宗初登極天下恩貢陞見朝儀久不講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譴責賴華亭公婉解之而止時謂明經威儀曾羣象之不若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

多及駕輦獸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遇有疾  
病不能入朝則倩下班暫代象奴牽之彼房傳語求替  
則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嬌栗銅鼓諸聲人觀者持錢  
昇象奴如教獻技又必斜睨奴受錢滿數而後昂鼻俯  
首嗚嗚出聲其在象房間亦狂逸至於撤屋倒樹人畜  
遇之俱糜爛當其將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發則  
預以巨繚糜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緹帥申報  
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驗發光祿寺距其斃已旬餘穢  
塞通衢過者避道且天庖何嘗需此殘穢京師彌文大  
抵皆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毒

扶荔山房

傅粉

婦人傅粉固為恆事然國色必不爾古來惟宮掖尚之  
北周天元帝禁人間傅粉但令黃眉黑妝已屬可笑但  
北朝又笑南朝諸帝為傅粉郎君蓋其時天子亦用此  
飾矣予游都下見中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面及  
頸以表粹穆意其言或不妄至男子如佞倖藉閣之屬  
所不論若士人則惟漢之李固胡粉飾面魏何晏粉白  
不去手最為妖異近見一大僚年已耳順潔白如美婦  
人密詢之乃亦用李何故事也昔齊文宣帝刺彭城王  
元韶鬚鬢加以粉黛日為嬪御蓋譏其雌懦耳今劍珮

丈夫以嬪御自居亦怪矣金自章宗後諸士亦多傅粉  
為臣下所竊諛豈宋世帝王亦有此風而完顏染之耶  
若乃陳思王粉妝作舞駭天下之觀李天下粉墨交塗  
分伶官之席此不過狡獪戲劇耳

小唱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縉紳無以為娛於是  
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此輩狡獪解人意  
每遇會客酒筵十百計盡以付之席散納完無一遺漏  
僮奴輩藉手以免訶責然詞察時情傳布秘語至緝事  
衙門亦藉以為耳目則起於近年人始畏惡之其豔而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毒

扶荔山房

慧者類為要津所據斷袖分桃之際賚以酒賞仕牒即  
充功曹加納候選突而弁兮旋拜丞簿而辭所歡矣以  
子目觀已不下數十輩甲辰乙巳間小唱吳秀者最負  
名首揆沈四明曹君名泰鴻者以重賂納之邸第嬖愛  
專房非親狎不得接席時同邑陳中允最稱入幕後為  
御史朱壽所劾云與八十金贖身之吳秀傾跌於火樹  
銀花之下仕紳笑之大抵此輩俱浙之寧波人與沈陳  
二公投契更宜近日又有臨清泚城以至真定保定兒  
童無聊賴亦承乏充歌兒然必偽稱浙人一日遇一北  
童問汝生何方應聲曰浙之慈谿又問汝為慈谿府慈



谿州乎又對曰慈谿州再問汝曾渡錢塘江乎曰必經之途又問用何物以過來則曰騎頭口過來蓋習聞儕輩浙東語而未會親到遂墮一時笑海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於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閣閣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託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罪囚久繫狴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類為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毆訐告提牢官亦有分割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美

扶荔山房

北成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四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習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童為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為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色為旃羅舍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念八日為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

七八尺置門外蒸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紉縷如膾和以鹽醃生食之問其原則是日為洪武間遣待制王忠文補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為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為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為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錢爾載按袁懋功滇記云南詔皮邏雖滅五詔得其土地而遺裔尚存乃於國中設一樓極其華麗樓上陳設錦繡戶牖板楯悉用松明松木心有脂者每宴易發而難息野獲編 卷二十四 美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美

扶荔山房

臣下登樓飲酒盡歡至是年六月滇載記二十五日值祭先之期令人招五詔助奠至期祭畢舉宴延眾登樓歡飲須臾皮邏閣伴醉下樓擊鼓發火焚樓各詔酋領盡死國人始悟用松明之意今滇中於是夕衢巷皆舉火名曰星回節俗言火把節野史作火節又南詔通記漢時有酋長曼阿奴為漢將郭世忠所殺其妻阿南漢將欲妻之贈以衣飾阿南恐逼己給之日能從我三事則可一作幕次祭故夫二焚故夫時衣易新君衣三合國人徧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袖刃出合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引刀自斷身撲火中國人哀之以是日然炬聚會以弔節婦亦名星回節蓋臘月二十四日也

滇記二十三卷為雲南巡撫袁香河懋功所著時康

熙六年丁未至卅三年甲戌雲貴總督丁廣寧奏  
思孔 於六月二十八日入省城余在其幕中是夕無  
所聞後見人言諸葛武侯抵滇已昏暮百姓喜因執  
火把迎之因沿以爲節惜未記詢其何日也與沈袁  
所記又不同附此以備攷訂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中有萬石舳艫南人不信北地有  
千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蟲吐絲成繭纒以作帛  
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  
其俗種法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美

扶荔山房

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鬚繫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  
地中間聲卽跳出小羊無數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中  
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逆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  
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  
彼土者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疑之耳又如吳中之  
種鱉以莧菜和鱉剉成小餒與牝豕食之久之豕產小  
鱉以百計畜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鱉是  
也又如鄞人之種蚶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斤  
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多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  
亦未必肯信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

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則食水草與所紀略同  
但不云種耳元人白珽詩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  
如兔食之肥美

同川浴

古云粵中多蛾因男女同川而浴乃淫氣所生同川事  
余未之信一日與沈繼山司馬談及沈云余令番禺時  
初不知有此風蓋令居廨署不及見耳及謫戍神電衛  
閒居每飯後羣奴皆出必暮而返日日皆然則痛答之  
日爾輩亦效權奸欲棄擲我耶然不悛如故一日午飯  
罷微伺之則僕相率出城因尾之同行至郭外近河濱

野獲編

卷二十四

美

扶荔山房

見老少男婦俱解衣入水拍浮甚樂彌望不絕觀者如  
堵略不羞澀始知此曹寧受笞而必不肯守舍也余因  
問曰自此後公將何法以處之沈曰從此以往豈但不  
加箠楚而已每遇飯飽則我先羣奴出門矣因抵掌大  
笑此風不知今日尙然否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  
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間任猥下雜役主  
辦吉凶及牙僧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  
保媪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

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  
民通婚姻卽積鏹巨萬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  
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余幼時亦曾服其藥  
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爲  
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  
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朝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  
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  
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  
等名色從不見書冊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  
戰歿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窮爲臣虜何以自晉陽  
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有貸也是皆  
不可曉

野獲編

卷二十四

辛

扶荔山房

枝藝

鬪物

聞牛鬪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鬪必更奇但無大膽  
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鬪然買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  
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  
羣妾據地鬪蟋蟀置邊遞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嫻此戲  
會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个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間尙有以

捕蟋蟀比首虜功得世職者今宜審蟋蟀益甚珍重其  
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  
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鬪雞爲唐元  
宗所好然金距芥羽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晉  
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一鵝至直錢五十萬鬪鴨  
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  
矣袁中郎云曾見鬪蟻閩人多誇鬪魚余俱未得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故籍錦衣當  
襲百戶幼以警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

野獲編

卷二十四

辛

扶荔山房

諧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  
輩紀之者甚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  
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畢舉酷似其聲老  
穉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邱爲兒輩道之恨  
余幼不及從比余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  
日同社館東郊外常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余有神技  
可閱旣酒闌出之亦一替者以一小屏圍於座隅并琵琶  
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取畫邸中爲邸主京師  
人所賺因相毆投舖舖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  
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

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詢問兵馬爲闖人御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詰辨種種曲肖廷下喧闐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舖中姦情遂拖夾拶諸刑紛紜爭辨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余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宋時譚語

北宋全盛時士大夫耽於水厄或溺於手談因廢職業被白簡去位者不絕時人因目茶籠曰草大蟲楸枰曰木野狐又有以燒煉破家者則以丹竈爲火花娘京師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奎

扶荔山房

無賴誘藏婦女於大溝渠之中自稱爲鬼契樓其名甚夥本朝熟茶經者甚少至近年界茶盛行其價實絕幾與蔡君謨小龍團相埒余所見馮開之祭酒周本音處士皆精此藝而長興之洞山茶遂遍宇內今上初年有方子振者以弈冠海內因而致富入貲爲上舍得廣東靈幕而出又有林符卿者以少年繼之名與方並馳諸貴人禮爲上客家亦起矣惟黃白一事智者多笑之而高明士大夫反篤信不怠如董思白太史陳眉公聘君皆酷好之此亦何異陳瑩中之談星命蘇子瞻之求長生乎今都下溝洫亦廣往往爲椎埋剽竊者所窟穴或

化爲契樓理亦有之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橇羊鳴鼓龜造塢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遍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之則羣鬪交戰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

野獲編

卷二十四

奎

扶荔山房

之此更古來所未有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物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互古未聞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余髫年見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

江沈吏部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  
卽老優名侶俱皇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  
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姻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昂  
張緹帥懋忠許君蹴鞠俱精絕此葢踴擲通於擊刺正  
徹俟木色不足異也

野獲編卷二十四終

野獲編

卷二十四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五目錄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靖康景泰二論

評論前輩

林居漫錄

評書

著述

獻書被斥

詩禍

野獲編

卷二十五目錄

扶荔山房

國學刻書

焚通紀

詞曲

蔡中郎

南北散套

絃索入曲

太和記

張伯起傳奇

曇花記

北詞傳授

舟州評議禮

汪南溟文

私史

袁中郎論詩

大學衍義

呂焦二書

類雋類函

西廂

邱文莊填詞

填詞名手

填詞有他意

梁伯龍傳奇

拜月亭

時尚小令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編印所藏書

雜劇

雜劇院本

戲目

笛曲

俗樂有所本

俚語

舞名

金瓶梅附

野獲編

卷二十五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五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評論

評議大禮諸臣

桂方諸臣附和大禮以博官爵非為勢利所逼耶乃嘗時世宗聖製一篇其略云今世衰道微人欲熾盛彼之附和者師生兄弟亦有不同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為少保萼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勢利奪人之速可為世戒楊一清代為桂辨云喬宇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不聽臣言若水背獻夫誠然若桂華能持正論未可盡非上曰朕歎兄弟殊途吁嗟之餘抑揚不平依卿言將原稿改之按世宗聖語即張璉寧忤聖主不敢忤權臣之說矣故反以人欲熾甚坐持正諸臣楊丹徒迎合意旨亦矯喬湛以傳會時趨寧非勢利之尤乎然甫踰年亦為璉萼所逐矣占風望氣亦復何益是乃可為世戒矣

弇州評議禮

弇州作張永嘉傳云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必有以自見其語不甚謬然其中如黃綰之狡

險彭澤之狼橫又豈可以磊磊目之若鍾本之... 寺丞之何淵初以附永嘉得進後睹其暴貴又劾永嘉以自為地此皆諸公所引為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顏浹背乎至其後也則豐坊者起而疏請宗睿皇入太廟天下皆恨其諂使張桂而在亦必諫止然則何淵之世室才可盡非而既帝既考之後事體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張桂安能救正也貴溪之分祀四郊與親蠶諸改册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雖甚恨而屢攻之終無如之何最後則孝烈皇后之先耐太廟并徐華亭亦不敢爭乃知典制一越侵尋日深此實永嘉輩為之俑至於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二 扶荔山房 末流不復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論

董思自太史嘗有言周之失計未有甚於東遷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綱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社稷為重君為輕此子輿氏之言也于謙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益謂二公皆抱忠義而謀國或濟或不濟即往哲格言亦有不可盡泥者然二公不獨信古之有得失即識見亦不同今觀肅愍諸奏凡條陳兵食戰守事宜無一不中肯綮施之無不立效自是見地高卓加人數等李伯紀在宋無論兵援太原逗雷不進致悞大事即建炎初起

當國首建募兵買馬括財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石江淮既無馬可買而招兵括財之議尤為舛謬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餉出于何所且中原既失全恃東南根本而乃盡括富民所蓄以充軍興將室愁戶歎人人思亂不待兀術渡江而民心先變矣宋齊愈所以首駁之李慚無以辨乃借書張邦昌三字置之極刑亦太慘矣肅愍當英廟北狩時力拒南遷之議謂徐理可斬然終不殺徐且力薦之為祭酒致徐他日奪門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腑視之必謂忠定密于防患而肅愍拙于謀身矣○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出陝西招兵為李綱所遏不得行以故城破入金軍時見欽宗曰早聽老夫之言無今日之禍欽宗無以應也又粘罕初圍城時蔡京求入見陳退兵策蓋欲決河灌敵營使匹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許入國門遂貶潭州此時君相共亡其國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為無見竟以人廢言若景泰之際則英主勞臣拮据以安廟社又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向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世名弇

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  
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儘有合處至碑版紀  
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  
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  
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  
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  
內盛趨洪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不肯攀附  
者目爲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反唇弇州者日衆又  
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  
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于首揆吳縣三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四 扶荔山房

王太倉之評張太岳曰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獨  
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孫樾峯則又云江陵素留  
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騰每在司銓者上故其柄長操  
夫能長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說又如此孫樾  
峯之評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紀載一出此公之手使人  
便疑其不真而一時推服諸君子無不曰良史才或云  
世家九卿所聞見朝家事甚備甚確往年陳文憲開史  
局亦有生不同時之恨而李本寧亦嘗孫言爲過則弇  
州之宜史與否終未可定而說者多謂孫語未然孫之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譏弇州謂宦官用事者爲大璫杜撰無出欲以闕尹易  
之殊不知闕尹雖古語而大璫二字唐宋名公往往用  
之今紀載中甚多初非杜撰也孫素以博洽稱何輕譏  
前輩乃爾

私史

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夥如弇州史乘考誤所列  
其不足據明甚而仇口污蠖顛倒是非又有弇州所不  
及見者如近年浙中一士紳亦登萬歷初元甲榜屢躋  
仕路官不及墨綬而罷著一私史紀世穆兩朝事自署  
承昭二陵信史其中舛謬不必言卽如每科所舉士則



總署曰是年得士某某以功業文章著某某以貪酷奸邪若俱信筆任口無一得實有罹其毒而先知者輒以重賂相懇則鑿去姓名別易一人又賂則又改其楮墨互換處一覽洞然士大夫恨惡之而其人素橫穢無屑與辨者至耿楚侗尙書雖與江陵素厚要其生平自在乃至云與徐文貞謀叛葢兩人俱其深仇也又自云江陵奪情欲草疏糾正爲其所覺構陷被謫此不惟無疏可據卽考當時年月亦了不相涉此等書流傳悞後世不少矣州若在又不知如何浩歎也

林居漫錄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伍寧方袁萃憲使吳中人素名剛勁嫉惡任粵東憲以目告自免家居無聊著一書名林居漫錄有前集後集別集多集皆談時事其間偏執處亦間有之李修吾正撫淮時名獨重伍獨議其短謂才足以籠罩一世術足以交結時賢多取而人不以爲貪嗜殺而人不以爲酷掠名雖高徐觀其後可也不數年而李被彈白簡四起多祖其說因有稱其先見者至論乙巳京察留川一事極誹沈四明之非有識皆以爲正論而歸咎吾鄉賀吏部燦然清平一疏謂爲迎合時相賀好名人也見之不勝憤懣乃作一書名漫錄評正盡擯其說箋註于旁謂

無一語得實而於已清平之疏則直誇爲公正能動上聽始下察疏得完大典有功於國伍憤其飾非又作駁漫錄評正以糾之其詞轉峻賀不能堪又作駁駁漫錄評正則語愈支蔓且訐伍過端近於巷口伍爲吳下人望輔之者衆共爲切齒復作書名漫錄三評駁正援引指證詳明深刻讀者或謂快心或謂已甚賀已老多病見此悲哭嘔血不復能措一詞未幾下世其後憎伍者中之南邵有給事黃元蓋建中特疏劾之專指漫錄則賀不及見矣黃後又坐京察去

袁中郎論詩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冒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卽曰北極風烟還郡國中原日月白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臂十下余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稿持問余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聞囀二語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鳥吟最工并其鄴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豁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呆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

沉魚陪治使清明石馬臥王侯謂予曰如此奇怪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袁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視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雁行并不可列大家蓋更訂之其人艷然怒似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八

扶荔山房

予日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延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曷不明語之浙紳曰此等嚙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詰惟有痛批其頰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繭布滿都下卽園亭中扁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間冤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亦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著述

獻書被斥

永樂三年饒州府儒士朱友季著書傳專攻周程張朱獻之朝上命行人押回原籍杖遣之焚其書正統七年東昌府通判傅寬進太極圖說上謂僻謬悖理斥之勿令誤後學天順二年常州布衣陳真晟獻程朱正學不報成化二十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四書朱子集註進呈命毀之仍命有司治罪惟以孟子馮婦章士則之爲句時人傳之至宏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尙書周易大學中庸註稱臣有一得頗能折衷通政司言公懋不稱軍民藉自名爲庶人所進多穿鑿悖理上命焚所著書押遣還鄉宏治元年徽州教授周成進治安備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九

扶荔山房

覽詔少詹事程敏政看詳敏政言其竊宋趙善瑋自警編元張養浩牧民忠告詔以成狂妄還其書置不問嘉靖八年二月太僕寺丞陳雲章上所註諸書及大學疑中庸疑夜思錄各一上曰諸書姑收其學庸疑夜思錄卽毀之有踵之者罪不赦嘉靖九年隰川王俊栢進所著太文錄禮部尙書李時謂倣周子爲說用心雖勤無補治道上命姑畱之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尙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禮部尙書夏言云其立論以曲禮爲先似與孔子戾但好學不倦宜加獎上曰旣戾孔子之言何以傳後罷其書不省嘉靖二十六年陝西保

安縣歲貢任時上所著參兩貞明圖禮部謂其說不經  
詔法司訊治贖罪為民二十九年原任廣東僉事福建  
同安人林希元改編大學經傳定本及四書易經存疑  
並上呈御覽乞刊布詔焚其書下希元于巡按御史究  
問褫其官萬歷二十四年四川僉事張世則著大學初  
議專闢程朱為行人高攀龍所駁其書亦廢不用蓋皆  
以崇正學為主也然諸書中亦未必無可採者槩火之  
置之士之留心經學者蓋寡矣史稱林希元博學多聞  
所獻書亦有見解時方置經學不談遂得罪林又會上  
書請征安南而郡縣之如國初時屢疏終不見省又世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大學衍義

真西山大學衍義其講修齊甚備而治平則畧之然雜  
引前代宦官舊事分為二款其忠謹受福僅八條而預  
政蒙禍者四十餘條故中官輩極憎之不得時呈乙覽  
宣德七年御史蘇州人陳祚勸上讀此書上怒逮祚下  
詔獄并及子姪瑄等八九人長繫數年英宗登極始釋  
成化時葉文莊盛亦以為請不報至邱文莊作衍義補  
進孝宗御覽遂大荷眷賞且奉旨發刊未幾即入相從

來詞臣撰著未有如此受知者蓋補義中獨不列閹宦  
一門以故內廷德之因而大用其時議者即云修齊中  
已括盡治平何必又補特借此博主知故入閣後即撮  
補義要務請上允行上嘉納之旨非無因也蓋宣宗博  
學於載籍鮮所不窺故疑御史之見諷孝宗勤學凡獻  
替必虚心聽納故喜講臣之納忠然俞佛之由皆媒於  
內侍可歎也西山衍義列聖俱列講筵獨世宗尤嗜之  
然不過每月三八日進講耳惟今上于今乙巳年特召  
東阿于宗伯充日講仍下聖諭命專講大學衍義蓋深  
得修齊宗旨故以此書日置細旃非宋理宗務名比也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先是癸卯冬妖書起上盛怒難解東廠內臣陳矩慮有  
株連以大學衍義補內慎刑憲一項數卷進呈乙覽上  
意稍解既而僅置儼生光極典他無濫及人皆歸功於  
陳瑞陳益大喜遂於乙巳年奏進衍義補二部請發重  
刊時陳以掌印帶廠上即命司禮監翻刻頒行至上親  
灑宸翰弁其首蓋邱文莊著此書始終為宦寺所推服  
歿已百餘年猶受至尊知遇如此

詩禍

正統十四年福建勦賊都御史張楷作除夕詩云靜夜  
深山動鼓鼙生民何苦際斯時又云亂離何處覓屠蘇

濁酒三杯也勝無又云庭院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紅為給事中王詔所劾罷去宣德中楷先為御史作詩以獻宣宗意欲求進罪之賴學士陳循力救而免至是終以詩敗天順四年江西萬安縣民羅學淵進所作詩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中有咏犬咏蜜咏蝨嘲醜婦及諛當道者詞多謬妄上大怒出其詩命下獄訊治集諸大臣廷鞫坐妖言律論斬宏治十二年雲南副使趙炯作詩十二首自序身論孟密夷使入貢之功以獻上怒降為運同嘉靖四年巡撫應天右都御史吳廷舉陞南工部尚書具疏辭中引白香山詩月俸百千官二品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靖間又有錦衣經歷沈鍊以劾嚴嵩編置保安亦作詩譏督臣楊順被誣勾坐斬至穆宗初昭雪加卹翰林院編修趙祖鵬罷官居家被宗人趙馴誣其作詩訕上下詔獄論死亦至隆慶元年始得釋二人俱浙產其人雖薰齋然以詩得禍則一也

呂焦二書

乙未丙申間焦弱侯為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說進之東朝而同事者不及聞時郭明龍為講員之首已不悅之極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珍為奇貨大璫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三

扶荔山房

一則勇於獻替一則過於樸誠俱遭忌口動以宮闈見指摘因遲柄用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愆慎况其他乎

國學刻書

南北兩雍所貯書籍俱漫漶不完近年北監奏請重刊二十一史陸續竣事進呈御覽可謂盛舉矣而校對齒舛訛錯轉多至如遼金諸史俱有缺文動至數葉俱仍其脫簡接刻文理多不相續即云災木可也甲午春南祭酒陸可教有刻書一疏謂文皇帝所修永樂大典人間未見宜分頒巡方御史各任一種校刊彙成分貯兩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類雋類函

吳郡鄒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粗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康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弁州為

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為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末鄭惟殺本事而俞則旁收詩文二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遍干朋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相贊助之大為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子以未及見為恨予時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工填詞所著綉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譽以之頓減

焚通紀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五

扶荔山房

皇明資治通紀嘉靖間廣東東莞縣人陳建所纂載國初以至正德事跡皆采掇野史及四方傳聞往往失實至隆慶間給事中李貴和上言我朝列聖實錄皆經儒臣纂修藏在秘府建以草莽僭擬已犯自用自專之罪况時更二百年地一萬餘里乃以一人聞見熒惑眾聽臧否時賢若不禁絕為國是害非淺乞下禮部追焚原板仍諭史館勿得采用上從之按此書俚淺舛訛不一而足但板行已久向來俗儒淺學多剽其略以誇博洽至是始命焚毀而海內之傳誦如故也近日復有重刻行世者其精工數倍於前乃知蕪陋之談易人人如此

邇年吾鄉又有永昭二陵信史者其書以嘉靖初元爲始似續陳建所著然專借以報夙仇且屢改易以行壘斷抑通紀之不若矣宜亟付秦燬免致訛惑後學可也  
○楊升庵云皇明通紀爲梁文康弟梁億所撰其言必有據豈億創之而嫁名於陳建耶况梁亦廣州之南海人○近代野史外總述本朝事蹟者如鄭曉之吾學編高岱之鴻猷錄薛應旂之憲章錄最爲表著然而得失各半又歷代實錄僅紀邸報所列至大臣小傳僅書平生官爵卽有褒貶往往失實以故有志述史者未免望洋而返近年用陳南充言開館修葺未幾中輟可爲浩歎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詞曲

蔡中郎

蔡中郎贅入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冤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弇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未必實然又聞有傳爲元人實有是事蓋不花丞相逼狀元入贅作此以譏之因胡語以牛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予觀陸務觀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謗在宋時已不能伸

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并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  
○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西廂

元人周德清評西廂云六字中三用韻如玉宇無塵內忽聽一聲猛驚及玉驄嬌馬內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韻爲難子謂古女仄聲夫字平聲未妥也不如雲斂晴空內本宮始終不同俱平聲乃佳耳然此類凡元人皆能之不獨西廂爲然如春景時曲云柳綿滿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繫封守宮又云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私情時曲云玉娘粉粧生香儻梅香雜

野獲編

卷二十五

七

扶荔山房

劇曲云不妨莫慌我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偏殺歌舞麗春堂云四方八荒萬邦俱六字三韻穩貼圓美他尙未易枚舉蓋勝國詞家高處自有在此特其剩技耳本朝周憲王牡丹仙雜劇云意專向前謝天等句亦元人之亞

南北散套

元人如喬夢符鄭德輝輩俱以四折雜劇擅名其餘技則工小令爲多若散套雖諸人皆有之惟馬東籬百歲光陰張小山長天落彩霞爲一時絕唱元詞多佳皆不及也元人俱嫻北調而不及南音今南曲如四時歡窺

青眼人別後諸套最古或以為元人筆亦未必然即沈青門陳大聲輩南詞宗匠皆本朝成宏間人又同時如康對山王洪陂二太史俱以北擅場並不染指於南漢說初學填詞先延名師閉門學唱三年而後出手其專精不泛及如此章邱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詞名與康王俱石友不嫻度曲即如所作寶劍記生硬不諧且不知南曲之有入聲自以中原音韻叶之以致吳儂見謂同時惟臨胸馮海桴差為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南詞自陳沈諸公外如樓閣重重因他消瘦風兒疎刺刺等套尚是成宏遺音此外吳中詞人如唐伯虎祝枝山後為野獲編

卷二十五 九 扶荔山房

梁伯龍張伯起輩縱有才情俱非本色矣○今傳誦南曲如東風轉歲華云是元人高則誠不知乃陳大聲與徐髯仙聯句也又東野翠烟銷乃元人子母冤家戲文中曲今亦屬之高筆訛以傳訛至此且今人但知陳大聲南調之工耳其北一枝花天空碧水澄全套與馬致遠百歲光陰皆咏秋景真堪伯仲又題情新水合碧桃花外一聲鐘全套亦綿麗不減元人本朝詞手似無勝之者陳名鐸號秋碧大聲其字也金陵人官指揮使今皆不知其為何代何方人矣○近代南詞散套盛行者如張伯起燈兒下乃依幽廳下舊腔贈一變重即席取

辦宜其用韻之雜如梁少白貂裘染乃一揚州鹽客於舊院妓楊小環求其題咏曲成以百金為壽今無論其雜用庚清真文侵尋諸韻即語意亦俚鄙可笑真不值一文

邱文莊填詞

邱文莊淹博本朝鮮儷而行文拖沓不為後學所式至填詞尤非當行今五倫全備是其手筆亦俚淺甚矣初與王端毅同朝王謂理學大儒不宜留心詞曲邱大恨之因南太宰王俱為端毅作王大司馬生傳稱許太過遂云若有豪傑駁之禍且不測又端毅所刻疏稿凡成野獲編

卷二十五 九 扶荔山房

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邱又謂王故彰先帝拒諫之失御醫劉文泰得邱語因挾仇特疏而王遂去位所以報五倫之怨也五倫記至今行人間真所謂不幸而傳矣

絃索入曲

嘉隆間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明畜家僮習唱一時優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詞尚得金元蒜酪遺風予幼時猶見老樂工二三人其歌童也俱善絃索今絕響矣何又教女鬟數人俱善北曲為南教坊頓仁所賞頓曾隨武宗入京盡傳北方遺音獨步東南暮年流落無復

知其技者正如李龜年江南晚景其論曲謂南曲簫管謂之唱調不入絃索不可入譜近日沈吏部所訂南九宮譜盛行而北九宮譜反無人問亦無人知矣頓老又云絃索九宮或用滾絃或用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若南九宮無定則可依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少一彈即忒板矣此說真不易之論今吳下皆三絃合南曲而又以簫管叶之此唐人所云錦襖上着蓑衣顧阿瑛小像詩所云儒衣僧帽道人鞋也

○簫管可入北調而絃索不入南詞蓋南曲不仗絃爲節奏也况北詞亦有不用絃索者如鄭德輝王實甫間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子

扶荔山房

亦有焉今人一例通用遂入笑海嘗見友人以漢隸自誇余謂之曰此不過於真字上加一二筆飛撇遂在其名曰隸此名隸楷非隸漢也今南方北曲瓦缶亂鳴此名北南非北曲也只如時所爭尙者望蒲東一套其引子望字北音作旺葉字北音作夜急字北音作紀疊字北音作爹今之學者頗能談之但一啟口便成南腔正如鸚鵡效人言非不近似而禽吭終不能脫盡奈何強名曰北○老樂工云凡學唱從絃索入者遇清唱則字窒而喉劣此亦至言今學南曲者亦然初按板時即以簫管爲輔則其正音反爲所遏久而習成遂如蝨蛆相

倚不可暫撇若單喉獨唱非音律長短而不諧則腔詞矜持而走板蓋由初入門時不能盡其才也曾見一二大家歌姬輩甫啟朱唇卽有簫管夾其左右好腔妙轉反被拖帶不能展施此乃以邯鄲細步行荆榛泥濘中欲如古所云高不揭低不咽難矣若吾輩知音者稍待學唱將成卽取其中一二人教以簫管既諳疾徐之節且助轉換之勞宛轉高低無不如意矣今有以吹唱兩師並教者尤舛

填詞名手

本朝填詞高手如陳大聲沈青門之屬俱南北散套不

野獲編

卷二十五

子

扶荔山房

作傳奇惟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絃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南曲則四節連環綉襦之屬出於成宏間稍爲時所稱其後則嘉靖間陸天池名宋者吳中陸貞山黃門之弟也所撰有王仙客明珠記韓壽偷香記陳同甫椒觴記程德遠分鞋記諸劇今惟明珠盛行又鄭山人若庸玉玦記使事穩帖用韻亦諧內遊西湖一套尤爲時所膾炙所乏者生動之色耳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吳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近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庚清



真文桓歎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  
假借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甚選人者殊抄梅禹金玉  
合記最為時所尚然賓白盡俱駢語餽餽太繁其曲半  
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  
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年來  
俚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習文墨者動輒編成一  
傳自謂得沈吏部九宮正音之秘然悠謬龐淺登場聞  
之穢及廣坐亦傳奇之一厄也○沈寧庵自號詞隱生  
按北宋方俟雅言在徽宗朝直大晟府亦自稱詞隱豈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  
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嗣既曼衍  
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  
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  
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  
郭勛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劾下鎮撫司究問尋  
奉世宗聖旨勛曾贊大禮並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  
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並稱似非傳奇可知予

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  
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  
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  
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富易甚多如西  
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為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填詞有他意

填詞出才人餘技本游戲筆墨間耳然亦有寓意譏訕  
者如王洪陂之杜甫遊春則指李西涯及楊石齋賈南  
鳴三相康對山之中山狼則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寶劍  
記則指分宜父子近日王辰玉之哭倒長安街則指建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言諸公是也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時秉國首揆  
纔成其半卽爲人所議因改爲紫釵而屠長卿之彩毫  
記則竟以李青蓮自命第未知果愜物情否耳

張伯起傳奇

伯起少年作紅拂記演習之者遍國中後以丙戌上太  
夫人壽作祝髮記則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順矣其繼之  
者則有竊符灌園屢屢虎符共刻函爲陽春六集盛傳  
於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將楚人李應祥者  
求作傳奇以侈其勳潤筆稍溢不免過於張大似多此  
一費蛇足其曲今亦不行同時沈寧庵景吏部自號詞

隱生亦酷愛填詞至今三十餘種其盛行者惟義俠格  
符紅葉之屬沈工歌譜每製曲必遵中原音韻太和正  
音諸書欲與金元名家爭長則以意用韻便俗唱而已  
予每問之答云子見高則誠琵琶記否子用此例奈何  
訝之

梁伯龍傳奇

同時崑山梁伯龍辰魚亦稱詞家有盛名所作浣紗記

至傳海外然止此不復續筆其大套小令則有江東白  
苧之刻尚有傳之者浣紗初出梁游青浦時屠緯真隆

爲令以上客禮之卽命優人演其新劇爲壽每遇佳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毒 扶荔山房

輒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飲自快演至出獵有所謂擺開  
罷開者屠厲聲曰此惡語當受罰蓋已預備泔水以酒  
海灌三大盃梁氣索強盡之大吐委頓次日不別竟去  
屠凡言及必大笑以爲得意事

曇花記

今上甲申歲刑部主事俞識軒顯卿論劾禮部主事屠

長卿隆得旨兩人俱革職爲民俞松江之上海人爲孝

廉時適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謁之屠不聽且加侮慢

俞心恨甚至具疏指屠淫縱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

爲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館侯門青樓耶署諸媒語上覽

之人怒遂並斥之屠自邑令內召甫年餘俞第後授官  
祇數月耳睚眦之忿兩人俱敗終身不復振人亦惜屠  
之才然終不以登啟事也西寧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  
亦能新聲頗以自炫每劇場輒闖入羣優中作技夫人  
從簾箔中見之或勞以香茗因以外傳至於通家往還  
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曇花記忽以木  
清泰爲主嘗怪其無謂一日遇屠於武林命其家僮演  
此曲揮策四顧如辛勿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鳴得意予  
於席間私問馮開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記出何典故馮  
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蓋成宋字清字與西爲對泰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毒 扶荔山房

卽寧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時孟浪致累宋夫人被醜  
聲侯方嚮用亦因以坐廢此懺悔文也時虞德園吏部  
在坐亦聞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曇花記序云此乃大雅  
目連傳免涉閨閣葛藤語差爲得之子應曰此乃着色  
西遊記何必詰其真僞今馮年伯歿矣其言必有所本  
恨不細叩之

拜月亭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爭以爲不然  
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廂同病  
且其曲無一句可入絃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

膠粘葢南曲全本可上絃索者惟此耳至於走兩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為高手即旦兒髻雲堆小曲模擬閨秀嬌憨情態活脫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且云不特別調之佳即如聶古陀滿爭遷都俱是兩人胸臆見解絕無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廂才華富瞻北詞大木未有能繼之者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月亭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為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月亭後小半已為俗工刪改非復舊本矣今細閱拜新月以後無一詞可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選者便知此語非謬月亭之外予最愛繡襦記中鵝毛雪一折皆乞兒家常口頭話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可與古詩孔雀東南飛唧唧復唧唧並驅予謂此必元人筆非鄭虛舟所能辦也後問沈寧庵吏部云果曾於元雜劇中見之恨其時不曾問得是出何詞予所見鄭元和雜劇凡三本皆無此曲○往年癸巳吳中諸公子習武為江南撫臣朱鑒塘所許謂諸公子且反其贈答詩云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托朱家實謀反確証給事中趙完璧因據以上聞時三相皆吳越人恐上遂信為真急疏請行撫按會勘虛實朱已去任有代為解

折曰拜月亭曲中陀滿興福投蔣世隆蔣因有此句答贈非創作者因取坊間刻本證之果然諸公子獄始漸解王房仲亦諸公子中一人也今細閱新舊刻本俱無此一聯豈大獄興時憎其連累削去此二句耶或云拜月初無是詩特解紛者詭為此說以代聊城矢耳豈其然乎

北詞傳授

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調幾廢今惟金陵存此調然北派亦不同有金陵有汴梁有雲中而吳中以北曲擅場者僅見張野塘一人故壽州產也亦與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金陵小有異同處頃甲辰年馬四娘以生平不識金閨為恨因挈其家女郎十五六人來吳中唱北西廂全本其中有巧孫者故馬氏粗婢貌奇醜而聲遏雲於北詞關捩竅妙處備得真傳為一時獨步他姬曾不得其十一也四娘還曲中即病亡諸妓星散巧孫亦去為市嫖不理歌譜矣今南教坊有傳壽者字靈脩工北曲其親生父家傳普不教一人壽亦豪爽談笑傾坐若壽復嫁以去北曲真同廣陵散矣

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

原又行鎖南枝傍粧臺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鬚髻三闕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闢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畧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畧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入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絃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并柔澁之音亦離去已遠而鷓鴣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而教坊所隸箏箏等色及九宮十二則皆不知為何物矣俗樂中之雅樂尚不諧里耳如此况真雅樂乎

雜劇

北雜劇已為金元大手擅勝場今人不復能措手曾見汪太函四作為宋玉高唐夢唐明皇七夕長生殿范少

伯西子五湖陳思王遇洛神都非當行惟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梁伯龍有紅綃紅線二雜劇頗稱諧穩今被俗優合為一大本南曲遂成惡趣近年獨王辰玉大史衡所作真傀儡沒奈何諸劇大得金元蒜酪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俱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鬱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隔一塵頃黃貞甫汝亨以進賢合內召還貽湯養仍新作牡丹亭記真是一種奇文未知於王實甫施君美如何恐斷非近日諸賢所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野獲編 辨也湯詞係南曲因論北詞附及之

雜劇院本

涵虛子所記雜劇名家凡五百餘本通行人間者不及百種然更不止此今教坊雜劇約有千本然率多俚淺其可聞者十之三耳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取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宣和畫學出唐詩一句恣其渲染選其得畫外趣者登高第於是宋畫元曲千古無匹元曲有一題而傳至四五本者予皆見之總只四折蓋才情有限北調又無多且登場雖數人而唱曲祇一人作者與扮者力限俱盡現矣自北有西廂南有拜

月雜劇變為戲文以至琵琶遂演為四十餘折雜劇  
劇然西廂到底描寫情感予觀北劇儘有高出其上者  
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詫為絕唱真井蛙之見耳○  
本朝能雜劇者不數人自周憲王以至關中康王諸公  
稍稱當行其後則山東馮李亦近之然如小尼下山園  
林午夢皮匠參禪等劇俱太單薄僅可供笑謔亦教坊  
耍樂院本之類耳○雜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  
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特命詞之高秀而意  
象悲壯自足籠蓋一時至若謝梅香倩女離魂墻頭馬  
上等曲非不輕俊然不出房帷窠臼以西廂例之可也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他如千里送荆娘元夜開東京之屬則近粗莽華光顯  
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以至三星下界  
天官賜福種種吉慶傳奇皆係供奉御前呼嵩獻壽但  
宜教坊及鐘鼓司肄習之並動戚貴瑤輩贊賞之耳若  
所謂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  
道念有筋斗有科汎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世始分爲  
兩迨本朝則院本不傳久矣今尚稱院本猶沿宋金之  
舊也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  
無人能按譜唱演者況後世乎

戲且

自北劇興名男為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  
有更易而且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  
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管一調如正宮越調大食  
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  
叶之按此卽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  
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  
皆以娼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  
耳大食今曲譜中訛作大石又遼大樂各調協音其聲  
凡十日五凡工尺上一於律呂各缺其一則至今用之  
南北無異幾如時藝之四股八比之不可易也○元人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扶荔山房

云雜劇中用四人曰末泥色主引戲分付曰副淨色主  
發喬曰副末色主打諢又或一人裝孤老而旦獨無管  
色益知且為管調如教坊之部頭色長矣

笛曲

今按樂者必先學笛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為俗  
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鐘用合字大呂太  
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  
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鈞字林鐘用尺字黃鐘  
清用六字大呂夾鐘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  
之分而遼世大樂各調之中度曲協律其聲凡十日五

凡工尺上一四六鈎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缺其一以爲猶之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以來此調已爲之祖今樂家傳習數字如律詩之有四韻八句時藝之有四股八比普天下不能越猶昧其本始耳

俗樂有所本

都下貴瑤家作劇所用童子名倒刺小厮者先有敲水蓋一戲甚爲無謂然唐李琬已造此但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謂之水蓋與今稍不同耳又吳下向來有俚下婦人打三棒鼓乞錢者予幼時尙見之亦起唐咸通中王文通好用三杖打撩萬不失一但其器

野獲編

卷二十五

筆

扶荔山房

有三等一日頭鼓形類鼗二日聒鼓三日和鼓今則一鼓三槌耳卽今串板亦古之拍板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本胡部樂蓋以代柝古人以柝節舞而此用板代之唐人謂之樂句宋朝止用六板予尙亦曾見今則四板矣又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鈺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尙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伸之眞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俚語

今樂器中有四絃巨項圓盤者北人最善彈之俗名琥珀槌而京師及邊塞人又呼胡博詞予心疑其非後偶與教坊老妓談及曰此名渾不是蓋以狀似篋篋似三絃似琵琶似阮似胡琴而實皆非故以爲名本虜中馬上所彈者予乃信以爲然及查正統年間賜迤北瓦刺可汗諸物中有所謂虎撥思者蓋卽此物而元史中又稱火不思始知渾不是之說亦訛耳又有緊急鼓者訛爲錦鷄鼓總皆虜樂也又北人嘗婦之下劣者曰歪辣骨詢其故則云牛身自毛骨皮肉以至通體無一棄物惟兩角內有大頂肉少許其穢逼人最爲賤惡以此比

野獲編

卷二十五

筆

扶荔山房

之粗婢後又問京師之熟諳市語者則又不然云往時宜德間瓦刺爲中國頻征衰弱貧苦以其婦女售與邊人每口不過酬幾百錢名曰瓦刺姑以其貌寢而價廉也二說未知孰是○京師稱婦人所帶冠爲提地蓋髮髻兩字俱入聲北音無入聲者遂訛至此又呼促織爲趨趨亦入聲之誤今南客問之習久不察亦襲其名誤矣○元人呼命婦所帶笄曰髻髻蓋虜語也今貢夷男子所戴亦名髻髻帽不知何所取義髻字作平聲

舞名

頃在梁溪鄒彥吉家觀舞因論皆婦人盤中掌上之遺

耳乃古人之舞不傳久矣古有鞞舞盤舞鐸舞笛舞壘舞固絕不知何狀卽最後如唐太宗七德舞明皇之龍池舞傾杯舞及霓裳羽衣之舞在宋已亡然古人酒歡起舞多男子如唐張錫等談容娘舞楊再思之高麗舞祝欽明之八風舞則大臣亦爲之安祿山之胡旋舞僕固懷恩爲宦官駱奉仙舞則胡虜亦爲之若和歌起舞與張存業求纒頭則儲君亦爲之矣唐開成間樂人崇胡子其人能軟舞其舞容有大垂手小垂手驚鴻飛燕婆娑之屬其腰肢不異女郎則知唐末已全重婦人而唐時教坊樂又有垂手羅迴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書

扶荔山房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塵拂蒜大渭州達摩父之屬謂之健舞又不專用女郎也宋時宗廟朝享之外亦用婦人其所謂女童隊小兒隊教坊隊者已如今俗舞至金元益以虜習彌不可問今世學舞者俱作汴梁與金陵大抵俱軟舞雖有南舞北舞之異然皆女妓爲之卽不然亦子女粧以悅客古法漸滅非始本朝也至若舞用婦人實勝男子彼劉項何等帝王尙屬虞戚爲之舞唐人謂教坊雷大使舞極盡巧工終非本色蓋本色者婦人態也鄒深是子言

金瓶梅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予恨未得見丙午過中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數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劉澗白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抄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憇思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權吳關亦勸予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予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他日間羅究詰始禍何辭置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然原本實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

野獲編

卷二十五

書

扶荔山房

入刻無論膚淺鄙俚時作吳語卽前後血脉亦絕不貫串一見知其贗作矣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勳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云中郎又云尙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

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  
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  
不知落何所

野獲編卷二十五終

野獲編

卷二十五

美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六目錄

玩具

名臣通畫學

時玩

瓷器

好事家

假骨董

定武蘭亭

淳化閣帖

晉唐小楷真蹟

小楷墨刻

舊畫款識

春畫

漢玉印

高麗貢紙

新安製墨

端州硯材

雲南雕漆

野獲編

卷二十六目錄

扶荔山房

四川貢扇

摺扇

物帶人號

諧謔

借蟹譏權貴

優人諷時事

謔語

賈貫齋憲使

康吳二尙書

術藝

松江謔語

蘇州謔語

嘉興謔語

吳江謔語

無錫謔語

認族謔詩

四喜詩

咏頭二謔詩



王弱生續句 司馬溫公

太函雲杜二謹詩

嗤鄙

嚮壻

私印嗤鄙

名刺自稱之異

太學不文

項四郎

非類效仕宦

衍聖公

顏面

竊舊句

王上舍刻木

白練裙

詩厄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玩具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温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梅花賦乃盤礴之妙與宋元名手幾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尙可了數子也

時玩

玩好之物以古爲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窰其價遂與古敵蓋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謂柴汝官哥定諸窰尤脆薄易損故以近出者當之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佑曰千日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贋不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一

扶荔山房

可復辨以至沈唐之畫上等荆關文祝之書進參蘇米  
不知何極

### 瓷器

本朝瓷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如宣密  
品最貴近日又貴成窰出宣窰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  
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  
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窰則  
又做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窰加貴其值亦第宣  
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豪貴家見隆慶窰酒杯茗  
盃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故以傳奉命造此  
種然漢時發塚則鑿甑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  
冊所紀甚具則杯盃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窰漸少今絕  
不復觀矣

### 野獲編

#### 卷二十六

二

扶荔山房

### 好事家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  
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尙寶之子  
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嵇太史應科雲間則朱  
太史大節吾郡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華戶部輩不吝重  
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守汝楸胡太史汝嘉亦  
稱好事若釐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嚴相國父子朱成

公兄弟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  
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未幾冰山既泮金穴亦  
空或沒內帑或售豪家轉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張江  
陵當國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狹而所收精好益人  
畏其酸無敢欺之亦不旋踵歸大內散人間時韓太史  
世能在京頗以廉直收之吾郡項氏以高價鉤之間及  
王弇州兄弟而吳越間浮慕者皆起而稱大賞鑒矣近  
年董太史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篋笥  
之藏爲時所艷山陰朱太常敬循同時以好古知名互  
購相軋市賈又交構其間至以考功法中董外遷而東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 假骨董

壁西園遂成戰壘比來則徽人爲政以臨邛程卓之貨  
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鍾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  
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爲異寶吳門新都諸市  
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  
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  
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

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借以餬口近日前  
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毅  
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一日子過王齋中適坐近一故

做黑几壁掛敗笠指謂予曰此案為吾吳吳匏菴先生初就外傳時所據梧此笠則太祖普賜十高僧而吾鄉姚少師道衍得之留至今蓋欲以歆予也予笑曰是誠有之然亦何異洪崖得道上昇油垢幞頭李西平破朱泚破綻衲襖也王面頰無以應時婁江曹孝廉家一僕范姓居蘇城亦好骨董曾購一閣立本醉道士圖真絕筆也王以廉值脅得之索價千金損之亦須數百好事者日往商評不知范素狡黠已先令吳人張元舉臨墓一木形模彷彿幾如桓元子之於劉越石酬之十金王所收者是也真本別得善價售矣元舉眇一目偶為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四

扶荔山房

所侮因宣言於外謂若雙目盲於鑒古而諂我偏明耶此語傳播合城引為笑端王遂匿不敢出真偽二本予皆見之董太史元宰初以外轉予告歸至吳門移其書畫船至虎丘與韓胄君古洲各出所攜相角時正盛夏惟余與董韓及董所昵一吳姬四人披閱竟日真不減武庫最後出顏清臣書朱巨川告身一卷方歎詎以為神物且云此吾友陳眉公所藏寶異寶也予心不謂然周視細楷中一行云中書侍郎開播韓指謂予曰此吾郡開氏鼻祖耶余應曰唐世不聞有姓開自南宋趙開顯於蜀因以名氏自析為兩姓况中書侍郎乃執政大

臣何不見之唐書此必盧杞所薦闕播臨摹人不通史冊偶訛筆為開字耳魯公與盧闕正同時此誤何待言董急應曰子言得之矣然為眉公所秘愛姑勿廣言亟卷而篋之後聞此卷已入新安富家其開字之曾改與否則不得而知矣頃韓宦滁陽偶談顏卷子深悔當年妄發

定武蘭亭

蘭亭自殉昭陵後人間僅留歐虞褚薛四臨本今虞褚尚有墨蹟為好事家所藏以予所見聲價俱重然斷以為二公真手筆則終未敢定也禊帖石刻以定武為正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荔山房

嫡子孫石晉時為虜騎將去帝紀歸日棄置中途今所傳宋榻本皆屬之定武然其價已不貲頃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掘得一石其行欵肥瘦與定武畧同說者遂以為真廣運時所棄即未必然固亦佳刻是時吳中韓敬堂宗伯為祭酒榻得數百本以貽朋友今石以敲擊年久漸就剝蝕并韓初帖已不可得矣今日褚摹曰玉枕曰寶晉齋曰神龍臨本紛紛翻刻幾數十種又出彙世昌蘭亭考之外不可勝紀然質之定武則遠矣

淳化閣帖

宋世御府刻帖以淳化閣為祖而以大觀之太清樓南

北之淳熙秘閣次之太清樓在當時已燬最為難得惟淳化所傳最廣曰汝曰絳曰潭曰舊泉州曰上下賀莊皆其苗裔雖曰高帝子孫不過畧存隆準已耳淳化宋榻近世惟吾邑項氏所藏為當時初本其價至千金子曾寓目即未必宋初要在汝絳以上今上初年弁州伯仲方購宋榻不惜重價有吳人盧姓者取泉州之最佳本重刻之而稍更其波畫用極薄舊紙蠅翼榻之裝以法錦偽印朱忠僖家收藏印以啖次公敬美初閱之喜甚不能決質之周公瑕擊節贊歎以為有目所僅見周故忠僖家客竟不能辨其贗也次公以三百金得之其野獲編 卷二十六 六 扶荔山房

晉唐小楷真蹟

晉唐墨蹟近世已不多見至於小楷尤為寥寥子幸生江南幼時即從好事大家遍觀古蹟如嘉興項氏所收最夥而摹本居其大半今項太學希憲家柳公權度人經極真極佳在小楷中可當壓卷往年曾為先太史購得其值尙廉今輾轉數姓所酬已數十倍矣新安汪太學宗淳家褚登善西昇經可與度人經伯仲杭州高瑞

南家有鍾紹京靈飛六甲經亦奇後歸徐司理茂吳近聞為徽人厚募募去直是許高陽女賣嫁蠻會不止昭君和戎已也若晉人書尤為希世之寶韓宗伯敬堂所藏曹娥碑為右軍真蹟絹素稍黯字亦慘淡細視良久則筆意透出絹外神彩奕然乃知古云入木三分不虛也今入隸江王文肅家矣又黃庭內景亦韓物長君寶護不輕示人其絹如新脫機其筆如新瀆瀆而軒翥飛舞非復食烟火人所辦趙子昂斷以為楊許之筆并非右軍換鶯書可及此言可稱賞音以上皆晉賢小楷真蹟古所稱墨王墨寶此乃足當之其他稱元常稱逸少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七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七

扶荔山房

子敬者今新安大估多有之不足供噴飯也○內景經題署有宋徽宗手書晉王羲之黃庭經七字而無二蔡諸人跋語予意或是金章宗題筆章宗酷嗜徽宗瘦金體臨摹逼肖其鑒賞亦有出藍之譽今人但知有宣和御筆耳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為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仙鶴蘇長生俱詭名也又

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軟熟宗門斷非換鶯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村名廷者刻徐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友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亦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龔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來宇內法書當推此為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胄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八

扶荔山房

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舊畫款識

古名畫不重款識然今人耳食者多未免以無款貶價予頃在京買城市中同老骨董徐季恆步閱見一破碎手卷紙質堅瑩似高麗舊牋純畫人物長幾及尺女郎十餘曹皆倚醉偃仰老媪旁掖之或背負以趨予急質得歸寓徐怪詰所以予曰昔聞立本作醉僧圖後因有醉道士醉學究圖此必醉仕女也衣摺簡逸筆法生動有吳帶當風遺意是馬和之筆無疑徐大喜正窘迫從

予哀乞因以貽之售於朱戶部未幾得重價又一友世裔而為骨董大估一日攜一大掛幅來重樓復殿巖泉映帶中有美嬪袒露半身而羣女擁持之苦無題識問予當作何名予曰此楊妃華清賜浴圖可竟署李思訓此友亦喜甚聊城朱蓼水太史一見歎賞以百金買去其元值一金耳○金陵胡秋宇太史家舊藏江干雪意卷雖無款識然非宋畫苑及南渡李劉馬夏輩所辦也馮開之為祭酒以賤值得之董元宰太史一見驚歎定以為王右丞得意筆謂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見李營邱以下所不論也作跋幾千言讚譽不容口以此著名東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九

扶荔山房

南祭酒身後其長君以售徽州富人吳心宇評價八百金吳喜慰過望置酒高會者匝月今真蹟仍在馮長君益初時得舊絹倩嘉禾朱生號肖海者臨摹通肖又割董跋裝褙於後以欺之耳今之賞鑒與收藏兩家大抵如此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

至武后時則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  
多玉肌相照影相慕六郎酬職明空笑隊隊鴛鴦浴錦  
波百秘戲之能事畢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  
李昏之模範惟古墓磚石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  
可異耳予見內庭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故  
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  
可動凡見數處大瑞云每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  
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香蓋慮  
睿稟之純樸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  
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比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  
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  
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  
紅潤如生幾遍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  
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偽作紛紛然雅俗甚易  
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筵面  
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  
如生旋失去矣

漢玉印

自顧氏印齋出而漢印哀聚無遺後學始盡識古人手  
腕之奇妙然而文壽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固在印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前數十年也近日則何雪漁所刻聲價幾與文等似得  
印齋力居多然實不逮文正如蘇長公謂章子厚日臨  
蘭亭乃從門入者耳印齋中所列及顧氏續收玉章多  
至八百方大半皆出兩漢後為吾里項墨林所得余皆  
得寓目若華琬琰不足比擬至今思之夢寐中猶為色  
飛聞今亦漸散佚蓋漸為徽州富人以高價購去客云  
此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也然廝養自是奇男子昔  
許允拜鎮北將軍而印墮廁中印之榮辱亦何常哉

高麗貢紙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截  
肪切玉每番揭之為兩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毫  
穎所至鋒不留行真可貴尙獨稍不宜於畫而董元宰  
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  
咨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宣德紙近年始  
從內府溢出亦非書畫所需正如宣和龍牋金粟藏經  
紙俱可飾裝褉耳此外則涇縣紙粘之齋壁閱歲亦堪  
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  
用裱褙家複褙故紙作畫亦以灰盡發墨而不顧紙理  
之粗終非垂世物也因思南唐一隅尙能作澄心堂紙  
妙冠古今乃全盛聖朝不遑與側釐結一勝緣耶近日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利西泰攜其國書籍來質理堅瑩云是敝布所作亦奇  
新安製墨

宋徽宗以蘇合油洩烟為墨後金章宗購之黃金一斤  
才得一兩可謂好事極矣近代惟新安羅龍文所作價  
踰拱璧即一兩博馬蹏一斤亦未必得真者蓋墨之能  
事畢矣新安人例工製墨方於魯名最著汪太函司馬  
與之連姻獎飾稍過名振宇內所刻墨譜窮極工巧而  
同里程君房幾超而上之兩人質首深仇程墨曾介內  
臣進之今上方愈妬恨程以不良死則方力也程亦刻  
墨苑關奇角異似又勝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孫司禮隆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端州硯材

端州為今肇慶府古硯材所出然惟下巖子石為第一  
品自宋徽宗窮全盛物力採貢以進除內府所藏自親  
王大璫及兩府侍從以下俱得沾賜嗣後沙壅水深不  
復可施工此硯遂為絕世奇寶靖康南渡士大夫各攜  
以過江及德祐隨駕又攜至閩中至莆田舟覆人研俱

沒盡為彼中土人所得正嘉中士紳始知貴重流入吳  
中爭購之閩人因偽造以欺肉眼今宋端硯滿天下皆  
莆中贗物也真下巖既不可得乃及中巖今中巖亦畫  
而上巖之新坑始以充四方所需利滑拒墨幾同頑石  
耳食者所積藏無一堪用頃已亥歲粵東珠池內臣李  
鳳始命蛋人以餘技試之下巖皮囊絞水窮日夜久之  
始見則皆如玉璞臙裏絡包中含奇質斲之纔得硯材  
豐賦細潤有目所未覩始知古所稱子石非紫石也所  
得凡百枚水復大至蛋人幾溺旋泐以出而下巖又復  
閉矣慈師分得數十隻歸以餉所厚宰官今東南復見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雲南雕漆

今雕漆什物最重宋剔其次則本朝永樂宣德間所謂  
果園廠者其價幾與宋埒間有漆光黯而刻文拙者眾  
口賤之謂為舊雲南其值不過十之一二耳一日偶與  
諸骨董家談及剔紅香盒俱津津執是說辨難蜂起予  
曰總之昔雲南也唐之中世大理國破成都盡擄百工  
以去由是雲南漆織諸技甲於天下唐末復通中國至  
南漢劉氏與通婚姻始漸得滇物元時下大理選其工  
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國初收為郡縣滇工布滿內府

今御用監供用庫諸役皆其子孫也其後漸以消滅嘉靖間又勅雲南揀選送京應用若得舊雲南又加果園廠數倍矣諸骨董獸不能對○近又珍玉帽頂其大有至三寸高有至四寸者價比三十年前加十倍以其可作鼎彝蓋上嵌飾也問之皆曰此宋製又有云宋人尙未辨此必唐物也竟不曉此乃故元時物元時除朝會後王公貴人俱戴大帽視其頂之花樣爲等威嘗見有九龍而一龍正面者則元主所自御也當時俱西域國手所作至貴者值數千金本朝還我華裝此物斥不用無奈爲估客所昂一時競珍之且不知典故動云宋物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西

扶荔山房

其耳食者從而和之亦可哂矣又近日一友亦名家子爲骨董巨擘曾畜一宋刻新唐書索價甚高云此真宋初刻板也坐客皆諛之以爲然予適同集繙一紙視之偶見誠字缺一筆予曰此南宋將亡時板也此友起而辨之予曰誠字爲理宗舊名若此史刻於初盛時何以預知二百年後御名而減筆諱之也雖無以應予而意色甚惡今之醫古者大抵然矣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艷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鹿百鳥之屬尤

宮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初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爲例按蜀貢初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况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又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綠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五

扶荔山房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卽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仕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尙以二團扇令侍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絹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



之半有機斂之用壯筭管定潤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  
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  
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為俗製惟以棕竹毛竹為之  
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為時所尚往  
時名手有馬助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  
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  
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物帶人號

古來用物至今猶繫其人者如韓熙載作輕紗帽號韓  
君輕格羅隱減樣方平帽今皆不傳其流傳後世者無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去

扶荔山房

如蘇子瞻秦會之二人為若如胡床之有靠背者名東  
坡椅肉之大蔽不割者名東坡肉幘之四面墊角者名  
東坡巾椅之栝椽聯前者名太師椅窗之中密而上下  
疎者名太師榻皆至今用之稱之近日友人陳眉公作  
花布花縵綾被及餽餌胡床澠器等物亦以其字冠之  
蓋亦時尚使然若唐天復間之軍容頭南唐之天水碧  
宋崇寧之蔡家勅則近於妖讖矣又有直呼其人以當  
物者如古醋浸曹公湯燐右軍之類甚多正可供捧腹  
耳○今通用者又有陳子衣陽明巾此固名儒法服無  
論矣若細縫袴褶自是虜人上馬之衣何故士紳用之

以為莊服也

諧謔

借蟹譏權貴

宋朱勔橫於吳中時有士人咏蟹譏之中聯云水清詎  
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勔少會犯法鞭背黥而  
故以此嘲至嘉靖朝張桂用事恣肆有人于御前放郭  
索橫行背有朱字世宗取閱乃漆書璵璠姓名此大璫  
輩所為也其後分宜擅權枉殺貴溪京師人惡之為語  
曰可恨嚴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  
行得幾時一蟹之微古今皆借以喻權貴然亦一蟹不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去 扶荔山房  
如一蟹矣○咏嚴後二句或又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  
爭來早與來遲語亦確

優人諷時事

嘉靖初年議大禮議孔廟議分郊制作紛紛時郭武定  
家優人于一貴戚家打院本作一青衿告饑于闕里宣  
尼拒之曰近日我所享籩豆尚被減削何暇為汝口食  
謀汝須訴之本朝祖宗乃入太廟先謁敬皇帝曰朕已  
改考為伯烝嘗失所况汝窮措大受餒固其宜也蓋控  
之上蒼庶有感格儒生又叩通明殿而陳詞天帝曰我  
老夫婦二人尚遭此儻養殮先後不獲共飲下方寒峻

且休矣蓋皆舉時事嘲弄也一庄皆驚散武定故助議  
禮者聞之大怒且懼召禍痛治其優有死者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  
遽集于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  
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  
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却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  
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  
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間分宜當國而  
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太

扶荔山房

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  
適見君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鬪雞行二句云大  
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  
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  
鑣出朝而朝噉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  
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年耳兩人拊掌幾墜馬蓋楚  
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俗語有西風貫驢  
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傅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  
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相謔不以  
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林後

羣屏氣磬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相向

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

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鹽

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于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

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偶捩舵胡應聲曰

舵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

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

璫有意侮搢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

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

故卑微會司內閣工部君相識者卽云子誚我兩人我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尤

扶荔山房

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遠應日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  
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  
攘臂至于痛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  
于罵詈言之徒嘔噦耳

賈實齋憲使

邑中先輩賈憲使實齋名儒里居與趙甬江文華少保  
前後門相通一日過趙時正以督師徵餉至其鏹皆  
銅束桶中羅列庭下未及屏藏賈僞不知問此中何物  
曰各處解到火藥也賈曰逼歲欲造火樹正需此願轉  
乞少許遂攜二桶歸趙不能爭乾笑而已其生平權譎

多類此一日雪後寒甚披貂裘立門前有一鄰舍少年  
號倪麻子者頗少慧好侮人賈見其著屐呼前曰我有  
一對汝能屬句否因出曰釘靴踏地泥麻子倪曰對則  
能之但不敢耳賈云吾不罪汝即對曰皮襖披身假畜  
生賈面發赤咄嗟詬詈而入市人皆大笑

康吳二尙書

邑中吳默泉 鵬 太宰罷歸值甲子歲倭破閩之興化府  
其鄉紳康礪峯 太和 大司空避地來吾鄉故與吳厚因  
借其別宅以居寓公已數年偶值度歲迎春兩公垂箔  
同觀故事大家例邀春任命優侑酒優人為儷語云吳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翁擎天碧玉柱康翁架海紫金梁語未畢一青衿從旁  
云柱耶梁耶斲材時須防截去梁柱頭二公大不懌罷  
酒而入是年康以讖惡歸里未幾二公俱不起

術藝

嘉靖季年政以賂成人貨嚴氏者即擢美官人告訐則  
賞異端封拜而大臣倖進峻加者一失上意立見誅滅  
時人嘲之云近日星士出京逢舊知問以何故南歸云  
我術不驗無計覓食耳向日官印相生者方貴今則財  
旺生官矣向日正官正印方貴今則偏官偏印俱處要  
地矣向日身居祿命者方貴今則煞重身輕得為大官

即死不顧矣以此棄其舊雖寓言亦善諱近年科道寥  
寥數人各為上騰計建白殊渺又有作裁縫問答者一  
官遣人呼製袍服反詢之云汝主為新進衙耶抑居  
位有年耶或將滿九年候陞者耶呼者駭曰汝但往役  
何用如許絮聒裁縫曰不然若初進者足高氣揚凌轢  
前輩其胸必挺而高袍須前長後短既據要途已久熟  
諳世故驕氣漸平將返故我則前後如恒式倘及三考  
則京堂在望惟恐後生搜抉疵穢過其大用日惟俯首  
鞠躬連揖深拱又當前短後長方得稱體此等語太尖  
刻然于世情則酷肖矣又往時京師有諺云患奇疾者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百藥不效最後遇一各醫云須得五更不語唾塗之乃  
問何處可得醫云但遇早朝於掖門候科道官入朝拜  
求可也亦此意

松江諺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 定向 為南直提學御史初蒞任未  
臨事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為首相耿其  
講學至交實借此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為之語曰  
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  
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為應天尹以尸曹隸  
不遜奮拳毆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死乃對曰京卿攘

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大  
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  
篇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  
拏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  
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間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  
越間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詈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間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雷之飲案有鱸魚  
因戲出對曰鱸魚四腮一尾獨占松江守云榜蟹八足  
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已亦爲一噱豈入其地即  
染其風耶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儂薄歌謔對偶不絕于時如丙戌年劉  
中允職卒于京劉居鄉無脩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  
恣值其家延僧誦經先有夜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刹  
夜叉个个都愁兇鬼到陽臺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贊惡  
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  
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  
盈科以徵糧誤撥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  
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  
丑年蘇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

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于白也不爲不多  
矣懷其實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長洲令關  
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奇  
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間及卿士大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間吾郡城搢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士  
人爲口號誚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鍾粟湯  
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  
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尙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尙爲  
郎以估寺基爲髡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

野獲編

卷二十六

三

扶荔山房

被徐秀別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謀殺其  
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  
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輿馬又蹇步不良於  
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紀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  
簿入鄉勘荒簿至村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德裕  
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  
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踰故給曰我榻設在房之  
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達

而濕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  
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  
流乘銳深擣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  
徹此僧狂走去諸閣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刺  
我腸執焚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  
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  
知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  
禁羞慙叩首而已吳江人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  
歲貢糧加倍入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  
以屯為臂以庫為禪也繼趙令者為祝鄰初名似華初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書

扶荔山房

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溥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  
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為一詩曰吳江勁挺一莖竹  
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彎彎曲  
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宇葉六則  
心腹書辨也又吳俗呼現錢為梢故諺語云然此辛卯  
年事皆其邑中遊治來述之

無錫諺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峯以南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  
衷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謂之曰周  
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

尤回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貨囊要學顧  
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  
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吏部  
名瑛策論表成帙為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  
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壁經故同里  
合舉以誦之

認族諺詩

吳中有吳姓為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  
家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驟為富人浮慕  
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為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書 扶荔山房  
塔李為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  
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  
卽吳夫人所出也詩語雖尖似近于溥李登鄉榜曾為  
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為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日久早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  
夜金榜掛名時成宏間人曾以宋公序子京兄弟事實  
之演為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  
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日萬里日和尚日教官  
以諺之已堪捧腹至今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

教職掄大魁節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  
知爲所歡和尚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  
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  
冰雹損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  
除名益俱重在末句其他則借以翻案問者亦爲之捧  
腹

咏頭二諺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鑛者浙江之紹興人也  
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擢  
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諺者作詩咏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美

扶荔山房

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裏鑽畫渡那愁江  
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  
不寒只怕蟄蟲咸俯日出頭容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  
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詩堪以  
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紹皮煖耳者時嚴冬忍凍悲  
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  
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油  
油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  
至胸包權戴使人愁真與前詩並堪噴飯

王弱生續句

大端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  
功有人題句於湖心亭壁云東瀛孫別本是古東坡興  
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尙  
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  
脗何未數日已有墜沒之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遊北中小兒每見出塾緩步  
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子壯而再至則  
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  
誚人儂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

野獲編

卷二十六

老

扶荔山房

踰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日聳上來司馬光黼應  
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  
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  
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函雲杜二諺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  
日御新絨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  
諺之云愛着蘭州跣達絨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回死守  
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風盡日矇矓擣細甲有時抖擻  
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赤急

遁又李木寧右丞流寓南都曲水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為所歡之婦率羣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謔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嗔背上揮來拳似鐵鬢邊掃去髮如銀出門好誦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真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盡傳為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日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以嚴整為宗獨二什流麗可喜

嗤鄙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夫 扶荔山房

鬻婿

榜下鬻婿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婿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婿于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浙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病為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為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值已未春榜後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燄託媒為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為贅婿一時清議沸

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躓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嫠居貧悴困苦聞今尚存子入都時過其門見有一貞婦扁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居也

衍聖公

衍聖公例朝闕下然來必有期事畢即行今公不知何故久居賜第數年不歸或云父子不咸恐有分羹之禍以此避地未知信否但其舉動乖錯似得心疾有持物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夫 扶荔山房

欲售者過其門必強納之索價即痛毆人皆迂道以行尚可託云其與僮生事也乃至出票拘集教坊妓女侍觴則全是勲戚舉動又非禮虐之其持票者至曲中必云聖人孔爺叫唱請妓進匿或重賂之得免夫聖人可施之叫唱耶嗣公本文官正二品而輿前二棍乃用武職棕竹細長者為前驅時貴溪張真人名國祥亦入覲其導輿者反用文大臣藤棍真可謂冠履倒置○故事聖公每歲聖誕必入賀且隨班常朝今上七年以上以張真人常朝為非命此後不必再入并云孔聖公以賓禮相待亦止其隨班至九年八月上又命衍聖公每三年

觀期始入賀繼又下行聖公孔尙忠凡大禮奏樂及有  
事於廟俱于廟戶內撥用其女樂二十六戶通行裁革  
蓋以凌虐庶母爲其所訐故上稍抑之今久居京師者  
卽其人○予過兗州路遇復聖世官五經博士者旌幟  
前導有斧斨之屬繼以令旗二面轎後家丁十數人腰  
弓跨馬以從見之令人駭恨欲泣不止可笑而已

私印嗟鄙

英宗朝錦衣帥門達之塾師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  
錦衣西席又洗馬江朝宗之婿曰甘崇者刻印曰翰林  
東牀當時以爲笑柄近日松江徐文貞長孫元春爲太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幸

扶荔山房

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輿已堪齒冷又吳江給事  
李龍門名周策者其長君私刻記曰禮科都諫長公子  
印又吾鄉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孫  
一太學生曰天子門生此皆俚下廝品徒堪嘔噓又見  
吳中一少年私記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蓋襲唐伯虎  
舊印殊不自揆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風月事見之扇  
牘此烟粉何足責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贈王履約中  
丞手書詩用上柱國章考其歲月正削秩里居尙未復  
職何以侈及前銜乃爾宜爲分宜所讒人臣無上以致  
奇禍也近年汪南溟作文其印則袞繡行邊汪曾以少

司馬閱視薊遼然往事何足道時正家食圖起家竟終  
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滿有道  
一笑惟楊文襄遠庵臨歿以閔住歸竟不署故官半字  
但書者德忠正楊公之柩于銘旌蓋世宗初賜銀記乃  
此四字其家用楊治命也此最爲得之人之識見相遠  
如此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  
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  
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于李本寧憲長衙

野獲編

卷二十六

幸

扶荔山房

齋子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  
邸中黃貞甫攜盒相訪遠遊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  
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  
故人何以匆匆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  
滿臉皆詞賦也余亦撫掌無以應

名刺自稱之異

弁州觚不觚錄載名刺有未面門生等項謂堪嘔噓因  
憶嘉靖末年有一御史徐如圭外謫入都投西臺舊僚  
稱道未生人共嗤之已去身班安得尙云未因改爲道  
棄生又一禮部郎白若圭婦謝國公郭勛其刺稱渺渺



小學生京師為之語曰道末道棄渺渺小學一樣兩圭  
徐如白若

竊舊句

河分岡勢山入燒痕雖剽舊句不害其佳向見兗州城  
樓榜云平野入青以為此是何語既而思之乃用子美  
東郡趨庭詩第四句而去一徐字也為之胡盧不已又  
一山人家拈杜詩作對聯上句縱飲久拚人共棄而改  
下句懶胡為懶游亦堪噴飯他如王敬美所紀滕王閣  
扁訛飛閣流丹為流舟胡元瑞所紀溫泉亭內五扁盡  
用朱晦翁牛畝池塘一絕又不勝書矣近日更有可笑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  
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  
矣偶見唐末韓建為華州節度使思僧不檢特設僧正  
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木置僧正欲要僧  
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

而尚少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  
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  
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  
判無乃似之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溼盡忠  
報國于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間黃久菴尚書 籍亦背  
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即丁蘭  
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日有一松江太  
學生王彛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 文炳 歿後亦斷乃父

野獲編

卷二十六

扶荔山房

像高數尺具機發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  
相揖讓已為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  
綾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  
子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末之見而子友沈千  
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為子言子猶未信  
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項四郎

今上乙酉歲有浙東人項四郎名一元者挾貲游太學  
年少美丰標時吳興臧顧洛 懋循 為南監博士與之狎  
同里兵部郎吳湧瀾 仕 亦朝夕過從歡謔無間臧早

第百雋聲每入成均署至懸毬子于輿後或時潛入中宴飲時黃儀庭鳳翔為祭酒聞其事大怒露章彈之及吳兵部得旨俱外貶又一年丁亥內計俱坐不謹罷斥南中人為之語曰誘童亦不妨但莫近項郎一壞兵部吳再廢國博臧餘不能悉記臧多才藝為先人鄉試同年與屠禮部俱浙名流同時因風流罪過一棄不收二公在林下與子修通門誼其韻致固晉宋間人也

白練裙

頃歲丁酉馮開之年伯為南祭酒東南名士雲集金陵野獲編卷二十六 書 扶荔山房時屠長卿年伯久廢新奉恩詔復冠帶亦作寓公墓狹邪城四兒名文華者先以纏頭往至日具袍服頭踏呵殿而至踏履車南面呼姬出拜令寇姬旁侍行酒更作才語相向次日六院喧傳以為談柄有江右孝廉鄭豹先名之文者素以才自命遂作一傳奇名曰白練裙摹寫屠愍狀曲盡時吳下王百穀亦在留都其少時曾眷名妓馬湘蘭名守貞者馬年已將耳順王則望七矣兩人尚講衾裯之好鄭亦串入其中俾列醜態一時為之紙貴次年李九我為南少宰署禮部追書肆刻本毀其板然傳播遠近無算矣子後于都下遇鄭君譽其填詞

之妙鄭面發赤囑子勿再告人

非類效仕宦

士人同榜第者始有年兄弟之稱他不爾也近因主上久不考選科道其俸滿應行取同咨到部守候者充滿輦下相與邸中團聚遂亦認同年其事起于戊戌辛丑以後雖非故事理亦宜然獨有可笑者胥吏輩得一命而出其同受職者亦刻齒錄稱同年已可駭歎近見閩宦輩以年兄年弟相呼蓋同時選入內廷者曾聞于中甫比部談及同邑先達王恭簡公為南中卿貳時與彼中一守備大瑞席間談次問王何科得第答曰嘉靖丁未科瑞大喜曰我亦以是年簡進皇城然則與公同年也因講諧籍之誼王慚怒無策後竟以計避之又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盡數逐去久之稍稍復集人問其何以久不見則曰敝道中人人修潔無奈新進言官風聞言事以致被論出城待罪今公論已明矣一時為之破顏子頃在都門偶閒步入教坊即京中所謂本司者至一舊識家則是日適宮掖有喜慶此家正充樂工俸長其艾豸俱應役出矣子問小姬者曰門庭何以寂然對曰家父母並入御前供奉侍宴上壽非暮不還余漫應口無乃勞苦乎姬曰此敝衙門職掌安

敢言勞今日不過禁中小排當耳若遇內廷大朝會時  
即奴家輩亦率敝同寅走馬待漏贊襄大禮無刻不在  
天顏左右也予聞之俯首胡盧不能已真所謂不如此  
何以成京師

詩厄

北史紀楊五伴侶詩最拙惡市日傳寫以售人及唐王  
氏見聞所紀楊錚秀才故作落韻或醜穢語取人笑玩  
裝修卷軸投謁王侯到者無不倒屣雄藩大幕爭馳車  
馬迎之竊謂士人無賴作此伎倆餽口真千古罕見乃  
有閩之莆田人林少白者刻稿行京師俚拙之極見者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素

扶荔山房

無不噴飯予幼時曾睹其集記其贈一吳中周山人者  
云蘇州城外有虎邱蘇州城內有老周圖畫張張勝之  
冕楷書字字叶天球蓋俱取周姓也其後四句則忘之  
矣一時公卿貴戚延為上賓乞其咳唾以博歡笑蓋無  
日不飽五侯鯖也其自序云予號少白非少家父白齋  
也家父不知詩書何足少哉蓋老母夢太白而生子故  
號少白以少太白也予疑其詐狂貢媚後聞其人曾為  
諸生見斥貧囊無計乃出奇北遊蓋奸人之尤也孰意  
楊錚衣鉢直傳此人哉○怪率之詩起于玉州而極于  
打油釘鉸然而至今傳也我朝道學諸公習為鄙褻之

調欲以敵詞人徒增其醜耳如莊定山云枝頭鳥點天  
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及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之  
類真堪嘔噦而沾沾自以為佳句試閱陳白沙及王陽  
明唐荆川初年作何等清新整栗有此一字否

野獲編卷二十六終

野獲編

卷二十六

素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七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釋道

釋教盛衰

僧道異法

感通寺

女僧投水

酒帘得子

趙松雪附

番僧賜印

夷僧行法

主上崇異教

僧道異恩

毀皇姑寺

衣鉢

孔子履附

京師勅建寺

僧家考課

吳江異人

紫柏拈偈

紫柏評晦菴

野獲編

卷二十七目錄

扶荔山房

紫柏禍本

二大教主

憨山之謔

雪浪被逐

禪林諸名宿

西僧

僧慧秀

塔異

塔影

真人封號之異

羽流不列清班

月中仙人

道士娶妻

二癩子

段朝用

方士亡兩國

道士入直內廷

樂工道士之橫

真人諸印俱備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神佛佑人再生

記前生

張三丰

仙女保薦

仙姑避跡

王子龍

尸解

野獲編

卷二十七目錄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七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釋道

釋教盛衰

後魏道武帝用崔浩之言盡誅緇流毀梵宇可謂備極慘毒而太子不遵其命多所洪護至胡太后而其教愈盛遂冠古今唐武宗亦用李德裕之謀沙汰僧尼犯者立死未幾嗣位者為宣宗旋興復之蓋授受之間不能盡同如此我太祖崇奉釋教觀宋文憲蔣山佛會記以及諸跋可謂至隆極重至永樂而帝師哈立麻西天佛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荔山房

子之號而極矣歷朝因之不替惟成化間寵方士李孜省鄧常恩等頗于靈濟顯靈諸宮加獎飾又妖僧繼曉用事而佛教亦盛所加帝師名號與永樂年等其尊道教亦名耳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唱無異至托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利殆徧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然上神聖雖依

淨土毫不以意指示人辛丑壬寅間紫柏老人遊輦下極為慈聖所注念即上亦出御製與答問第至問戒壇諸事大瑞輩屢屢力為之請終不許也後妖書事起紫柏逮入獄尋卒上亦不問○隆慶間北虜俺答通貢朝廷必遣僧于互市時賜以經像虜中奉之加禮膜拜角會長及部下數十梵唱者如潮音然後恭問皇帝聖躬萬福以及將相大臣僧為其說因果報應勸以戒殺修善酋長輩傾聽讚歎臨行哀戀不忍別厚加贈遺而返蓋自萬厯初俺答西迎活佛之時見敗於瓦刺益信活佛之言因敬奉西域象教所至皆設中國香花及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荔山房

中國所賜錦綺莊嚴之以當供養俺答死其子黃台吉襲封黃台吉死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封以至於今而三娘子者係俺答嫡外孫女自俺答晚年即為虜中哈屯哈屯者即閼氏可敦之轉語實正配也其子其孫相繼烝之世為哈屯其帳自別有精騎數萬虜部畏服勝于順義王虜酋代立未與結仇儼則支部皆不歸命以故化晨者四十餘年且有權謀能以恩威制部落奉佛極精嚴每以入犯內地為戒予見其畫像而圓滿秀媚身亦纖長不類虜婦頸間掛數珠手中復有一串作數佛號狀亦瓊毳中異人也蓋自庚午辛未迄今佛法更盛

行于沙漠因之邊陲晏然其默祐聖朝不淺矣

僧道異法

弇州紀洪武中有詔凡火居道士許人挾詐銀三十兩鈔五十錠如無打死勿論謂親見于刑部所藏事例以為異此誠異矣然正統間更有一事與之同者時山西有僧夜入姦婦家為同姦者毆死法司論毆者以絞評事王亮駁之曰舊例僧有妻者諸人得毆辱之更索其鈔五十錠無鈔毆死勿論今僧犯姦方之有妻其罪尤重毆死姦僧者宜蒙矜恤上命宥死戍邊此則見之史者蓋二法必皆太祖所定特未載入律中耳今陝西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三

扶荔山房

軍諸衛士僧俱倣西番有室且納于寺中而火居道士則遍天下矣又僧之犯姦者近止令追牒還俗正墮其計中若二法得行其于除淫蕩穢所裨不小

感通寺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感通寺一名蕩山漢摩騰竺法蘭由西天竺入中國時建唐時南詔重新之山徑曲折數十里林樾蔽虧佛堂之外有僧院三十六洪武十六年寺僧無極入覲獻白駒一山茶一上臨軒之頃山茶忽發一花上異之賜御製詩十八章敘其水陸往返之勞仍勅撰記畧曰此寺落成之時住持者焚香默禱

一夕有佛像自城中飛來而奠位于此今大雄殿未燔像是也以上俱出太祖聖製其為傳信無疑佛法之靈異如此宜開天聖人之表彰尊信後世崇奉不衰也楊用修成滇中寓此寺最久寫韻樓即其臥室寺產茶甚佳

女僧投水

尼之作姦余向曾記之茲觀國初事蹟而知太祖之處姦尼尤直捷痛快也上嘗使人察在京將官家有姦者時女僧誘引功臣華高胡大海妾數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將二家婦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既不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四

扶荔山房

必讞鞠定罪亦不須刀鋸行刑盡付洪波俾登覺路真萬世良法也頃江右周中丞孔教以乙巳丙午間來撫江南因吳中有假尼行淫一事遂羅致諸尼不答不逐但以權衡準其肥瘠每觔照豕肉之價官賣與鰥夫真一時快心事但坊市報名或先賂衙官胥吏輩得預匿大家因而願充妾媵以余所知殊不乏人又浙中大吏不能做其意嚴為之禁浙西一路庵院遂成逋逃蔽天下事不得盡如意如此

酒帘得子

趙松雪附

姚少師廣孝奉命賑荒歸吳中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

之為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喜愜遂以為子命名曰繼  
 即承蔭為尙賓以至太常少卿此王文恪守溪以語李  
 文正西涯者李因述趙松雪一事為證趙亦嗜酒幟所  
 署驚曰天下惟我書獨步今乃勝我何也既知為雪菴  
 李溥光筆急命輿之來乃僧也語甚洽因薦之朝官至  
 昭文館大學士加榮祿大夫茲兩事俱奇甚一釀肆做  
 布或以之得子或以之得官且兩人俱釋氏各極文臣  
 之位總借墨池一派延世賞冠廷閣佛家所謂時節因  
 緣真有數耶今姚繼之後盛於吳中俱不肯名廣孝法  
 嗣耳○元朝官殿扁額初出李雪菴筆元世祖大加賞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五 扶荔山房

番僧賜印

大臣受主上殊寵賜以印章者始於仁宗優禮寔夏諸  
 公至宣宗亦有賜其後則世宗之賜為多皆以閣部或  
 勳舊得之非過也惟宣宗賜金英等而貂璫亦濫承矣  
 憲廟賜李孜省等而方士亦橫極矣世宗馭下嚴峻而  
 內侍張佐麥福真人陶仲文邵元節所得前後更多于  
 輔弼今上則惟馮璫張相兩人受賜而已然歷朝雖有  
 橫賜無及沙屠者惟正統八年番僧麻察失吉陝西廣  
 善寺修行特賜勅諭并齎圖書其文曰廣宣慈化此後

不絕書則實前代所未有○又正統八年陝西石崖  
 寺靜悟禪師名阿難答者通其姪女為岷州衛諸生所  
 發上日出家人寧有是其宥之不加詰譴也蓋寬假番  
 僧類此○永樂間文皇得美玉欲刻印以賜大寶法王  
 黃淮諫曰中國向來無此奇璞今特恩賜之將使番部  
 輕天朝上遂止當時文皇之異禮胡髡蓋不特哈立麻  
 矣嘉靖中賜遼徽二廢王真人印事固不經式亦奇大  
 然止範全為之耳

夷僧行法

兵部尙書靖遠伯王驥自征麓川思任發奏捷歸上言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六 扶荔山房

征麓川時有雲南大理府阿叱力僧綱司土僧何清在  
 彼結壇行法將思任發及刀漢招父子縛藁為人背書  
 名字枷鎖刀箭砍射驅魂在壇晝夜呪壓果有青蛇花  
 雀人壇黃昏神號鬼哭後隨大軍過江殺賊持旛行法  
 直至賊門呼風止雨佐助火攻有驗宜錄其功上不允  
 都綱董榮等復奏何清且請增設僧綱司數處上始令  
 授何清等僧官仍居本寺而僧綱司不許增按驢上此  
 疏時思任發已逃去不獲乃為誕妄不經之語以誑主  
 上其後凡三度南征驛驗半天下兵民死者數十萬蓋  
 不待訓導詹英之彈章而已自呈其狂肆矣正統八年

守獨石都督同知楊洪言雲州堡西金閣山崇真宮  
神能出光怪致靈異去秋巡徼至東涼猝遇虜騎勢  
甚臣默禱于神虜遂遁去因以私錢修廟今已畢事  
乞賜勅額及道流住持上命賜名為靈真觀度道士主  
之是時王振燄已熾邊帥神其說以獻媚習為故事以  
至嘉靖末年每遇奏捷必以仰仗元威為疏首第一句  
則正統已為之先鞭矣

### 主上崇異教

主上新登極輒度一人為僧名曰代替出家其奉養居  
處幾同王公間初選僧時卜其年命最貴始許披剃有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扶荔山房

云重賂主者中貴人乃得之第先朝必不然如憲宗登  
極輔臣李賢諫曰高皇帝祖訓明有寺院燒香降香之  
禁違者并領送之人處死近傳番僧入內誦經至晚乃  
出又有非奉聖旨傳送銀物於寺觀者乞明禁以嚴宮  
禁上優詔答曰祖訓敢不祇率武宗登極禮卿張昇諫  
曰近聞真人陳應循西番國師那卜堅參等各率其徒  
假以祓除薦揚數入乾清宮几筵前肆無避忌京師無  
不駭愕請執諸人革其名號追其賞賜印誥斥逐發遣  
上允其言一查革併追所賜玉帶諸物令有敢夤緣  
出入宮禁者并罪之其嚴於祖訓如此然成化之中年

已為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上親臨幸之正德之中年  
造萬壽寺於禁苑上身與番僧俱誦其中視前兩答詔  
抑何矛盾也英孝二祖一張一弛本朝聖主尙不免溺  
此教以貽新朝之補救况後聖耶世宗忿髡輩之積蠹  
焚慈恩焚佛骨而事元之盛又十倍焉

### 僧道異恩

成化十七年傳陞道錄司右至靈鄧常恩為太常卿蓋  
自永樂間陞右善世姚廣孝為太子少師及全真邱元  
清為太常卿後來未有異典然姚係佐命元勳邱曾為  
監察御史常恩不過以房中術得之時尹恭毅且任太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八

扶荔山房

宰不能執奏又是年賜番僧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  
普慈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  
慈悲佛領占竺等十四人誥命時周文安洪謨為宗伯  
亦不問執奏也蓋憲宗於釋道二教俱極崇信如此後  
孝宗登極奪常恩官正其罪領占竺者亦降號國師遣  
歸四川之彭縣光相寺住坐未幾即遣內臣召還令馳  
驛來京言官屢諫屢止至十五年又召之來命居大慈  
恩寺蓋此時道教置不談而佛氏為中宮及大璫所信  
尚孝宗亦不能自異也至正德間上親習西番梵唄與  
番僧輩演唱於禁中至自稱大慶法王給印賜下院為



禮卿傳瀚所駁直至嘉靖中葉上居西內躬行齋醮邪  
輩寵寇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  
言焚棄佛牙頭骨幾盡而釋氏之不振極矣。番僧之  
號凡數等最貴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次曰大國師  
曰國師曰禪師曰都綱曰刺麻宣宗末年入居京師各  
寺者最盛至正統初遣回本處者至六百九十一人既  
而禮部尙書胡濙再請汰其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法  
王佛子不動餘者去住聽其自裁蓋此輩於光祿寺日  
給酒饌牲廩有日支二次三次者此外又別支廩給當  
宣德年間其冗食如故英宗初政亦未能盡革云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九 扶荔山房

毀皇姑寺

皇姑寺在京師西山不知所始嘉靖六年丁亥上諭輔  
臣楊一清云前有旨下部謂尼僧與僧道不同而尼僧  
寺與僧寺道觀又不同今因桂萼奏毀尼寺已行下矣  
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乃旨出之後三四日  
不知何人哀奏兩宮皇伯母見諭以皇姑為孝宗所建  
似不可毀聖母亦以孝宗為言蓋小人進禍福之言故  
兩宮一時傳諭次日聖母又諭欲建一寺卽將此寺與  
我亦好蓋此寺乃皇親內宦供給佈施必有請告之者  
矣按世宗此旨已洞見宮掖隱情既而聖諭又下輔臣

楊一清等曰慈訓兩頒宜卽順命但懲惡務去本方免  
後患今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  
復引其類其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此旨既下其後因  
循至今又八十年矣尼僧之增日多宜淫日甚檀施亦  
日益不貲矣蓋其根株俱在內廷以世宗英斷尙不能  
鏟除况後世乎自丁亥後又十年而霍文敏諱為南禮  
卿首逐尼僧盡毀其菴金陵一片地頓爾清淨霍去而  
尼復集菴復興更倍往日矣。是時上又下密諭閣臣  
曰朕又將有議此寺額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順天保明  
者明是我國朝號此言尼僧之祖能順聖祖奉天開極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十 扶荔山房

此惟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  
云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此寺云勅  
賜不云勅建便可見非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  
卿密知之觀世宗屢諭不特明晰事理且曲揣人情真  
是禹鼎秦鏡且開諭輔弼曲體兩宮之意然實錄中僅  
載一二語不能如此詳明不知述史者何所諱也予今  
所紀亦僅十之四五耳。予向會記汰尼因及皇姑寺  
始末然不如此之核因再述世宗屢詔以見先朝過邪  
之嚴

衣鉢 孔子履附

初祖衣鉢留粵東之黃梅寺寶藏至今至嘉靖初年魏恭簡莊渠校督學其地借觀之撲碎于地名爲闢異端今存者以漆膠非復完物惟衣尙無恙耳此等見解與張永嘉貶損孔廟何異卽盡廢佞舞聖衷未必愠盡焚衣鉢宗風未必墜眞所謂蚍蜉撼泰山不滿兩聖人一笑也況初祖衣鉢不過與孔子履等後人自不忘本珍收之耳莊渠與王新建爭名晚投桂安仁幕何異端之能闢哉。孔子履在晉武庫中元康中已與斬蛇劍同焚矣至宋靖康金人擄去古物又有女媧琴孔子履何耶豈宜尼行賸尙留兩編耶又唐宣宗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鞋宰相以下俱效之號遵王履則似孔子履未焚也俟再質之博洽者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十一

扶荔山房

京師勅建寺

本朝主上及東宮與諸王降生俱制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故元遺俗也今京師城南有海會寺者傳聞爲先帝穆宗初生受釐之所今上萬曆二年重修已稱鉅麗本年又于城之西南隅鼎建承恩寺其壯偉又有加焉今上替身僧志善以左善世住持其中蓋從龍泉寺移錫于此其在城外者曰慈壽寺去阜成門八里則聖母慈聖皇太后所建蓋正德間大瑞谷

大用故地始于萬曆四年凡二歲告成人山門卽有宰堵坡高入雲表名永安塲華煥精嚴眞如游化城樂邦所費甚多蓋慈聖旣捐帑各邸俱助之因得速就如此至五年之三月今上又自建萬壽寺于西直門外七里先是京師有番經漢經二廠年久頽圯穆皇命重修未竟上移貯漢經于其中其正殿曰大延壽閣曰寧安重樓復榭隱暎蔽虧視慈壽寺又加麗焉其後壘石爲三山以奉西方三大士蓋象普陀清涼峨眉凡占地四頃有奇亦泱歲卽成時司禮故大瑞馮保領其事先助萬金潞邸及諸公主諸妃嬪以至各中貴無不捐資其藻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十一

扶荔山房

繪丹雘視金陵三大刹不啻倍蓰蓋塔廟之極盛幾同洛陽伽藍記所載矣予再遊萬壽時正值寺衲爲主上祝釐其梵唄者幾千人聲如海潮音內主僧年未二十美如倩雪問之亦上替僧但怪其太少蓋志善者已謝世此又代職者自承恩移居此中耳時上從內府賜出承樂間所鑄銅鐘內外範華嚴全部婆娑環讀此身眞在初利天宮也以上諸刹俱帝后出供奉之美鳩工聚材一以大瑞蒞之有司例不與聞民間若不知有大役亦太平佳話也先是萬曆二年仁聖太后亦出美金建仁壽寺于城南數里直至十三年始報竣。此外京城

內有大隆福寺景帝所建至撒英宗南內木石助之未幾又從山西巡撫都御史朱鑑言謂風水當有所避乃命閉正門不開禁鐘鼓聲又拆寺門牌坊所謂第一叢林者而無救于禍難成化間又以妖僧繼曉建護國大永昌寺致勞憲宗親幸不逾時曉誅寺毀此皆聚民膏血所成二寺俱逼近禁禦隆福今尙存而永昌則無寸椽片瓦矣

僧家考課

兩京僧人俱屬祠部每缺住持則祠部郎中考其高下以居首者填補往遊金陵見三大寺首僧儀從甚都蓋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三

扶荔山房

靈谷天界報恩三大刹為最所領僧幾千人而棲霞等五寺次之靈谷寺住持年甫弱冠姿貌清粹出考卷見示則皆四股八比與儒家無異亦有新詞綺句其題則出金剛楞嚴諸經其人選者亦稱祠部郎為座師呼其同輩為做寅堪為破顏按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級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親領最為崇赫以故焦慶寺為閭貴妃香火理宗特加隆異遂有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閭妃兩片皮之嘲故元奉佛尤甚其奢僭至無等本朝大為之節制然而禪規亦嚴嘗見天界寺廊廡出示推升諸僧職事則云某人陞首座某人陞維那諸職

其後著年月用印一如銓曹文榜但不知他寺何如耳

吳江異人

吳江為吳郡壯縣然俗囂浮好訟比於他邑為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銓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于沈石田甫數月沈即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宦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為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為資遣之迨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穹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南

扶荔山房

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實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宿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于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二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為童子侍虹臺硯席亦學為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駁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為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既而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閩閩裏言密獻規

于位位不納反嬉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悲是且不屑與我鴈行矣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為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為南陽推官以卓異召人僅得工曹抽稅荆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為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三者同為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俞亦不嫻于文遂去習為詩整麗有聲于時遊太函弁州飢甌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為才士近來山人殊未野獲編 卷二十七 五 扶荔山房

紫柏枯傷

紫柏嘗枯七佛偈中之一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自謂已證得一句半耳向日馮祭酒與之同席主人出饌蟹甚肥馮手擘之自訟曰是不宜吃無奈口饒何紫柏振聲以杖擊之汝但恣噉不過識神偶昧今明知其非強作憫憐狀此真泥犁種子非吾徒也坐中皆頹首服婁上王荆石相公傳一稀痘方服之無不驗後傳漸廣效亦

漸微紫柏以難王宇泰太史詰其故王曰眾生業力重立方之人心力幾何不能轉之故也紫柏歎以為然子恨相見之晚不及酬對

紫柏評晦菴

董思白太史嘗云程蘇之學角立于元祐而蘇不能勝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說變動宇內士人靡然從之其說非出于蘇而血脈則蘇也程朱之學幾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董蓋習聞其說而心服之然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為江西一派傳唐一菴許敬菴是為浙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六 扶荔山房

紫柏禍本

紫柏老人氣蓋一世能于機鋒籠罩豪傑于士大夫中最賞馮開之祭酒于中甫比部于即馮禮闈弟子也紫柏既北遊適有吳江人沈令譽者亦其高足也以醫遊

京師且久值癸卯秋中甫以故官起家至京時次揆沈歸德為干鄉試座師其時與首揆沈四明正水火而于於師門最厚時太倉王吏部罔伯與于同門日夕出入次揆之門四明已側目矣會江夏郭宗伯以楚事劾首揆待命郭與于同年中莫逆于之召起王郭俱有力焉因相與過從無間首揆益不樂沈令譽因于之交亦得與郭宗伯往還每眾中大言以市重適妖書事起巡城御史康丕揚捕令譽搜其寓盡得紫柏王于二公手書入呈御覽上始疑臣下與遊客交結併疑江夏矣紫柏書中又云慈聖太后欲建招提見處而主上斬不與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扶荔山房

安得云孝上始大怒獄事遂不可解然未嘗有意殺之也紫柏自以狴狴法酷示寂于獄櫬歸屢示靈異比及茶毘得堅固子無算今遺塚在徑山中峯沈令譽者亦從經典放歸足徵聖主之無成心矣。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翁然從之時沈四明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辛丑紫柏師入都江左名公既久持瓶鉢一時中禁大端趨之如真赴靈山佛會又游客輩附景希光不免太邱道廣之恨非復袁陶淨杜景象以故

頓墜可為怪歎雖俱出四明相公力然通人開士只宜匿跡山巖了徹性命京都名利之場豈隱流所可托足耶郭泰申屠蟠所以不可及也

慈山之譴

慈山大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利稍疎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慈自度不能勝乃北遊至山東萊州即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瑞葦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倖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九

扶荔山房

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艷妬之適即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為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慈既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官故名自稱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慈繫獄良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大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慈師在詔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唄誦比出獄時嗟歎曰好個道場

黃慎軒最心非之初四明欲借紫柏以擠黃既知其不合意稍解而黃亦覺物情漸異又白簡暗押之引疾歸時玉蟠先亡中郎亦去石簣以典試出其社遂散未幾大獄陡興諸公竄逐紫柏竟罹其禍真定業難逃哉

二大教主

溫陵李卓吾聰明蓋代議論間有過奇然快談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劉晉川皆推尊為聖人流寓麻城與余友邱長儒一見莫逆因其狎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忌者遂以幃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鐵不足污也獨與黃陂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為奸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大

扶荔山房

逆則似稍過壬寅會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經繪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明相公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都諫張誠宇明遠遂特疏劾之逮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憤極自裁馬梅恨亦病卒次年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并郭所厚者數君御史康驥漢不揚因劾達觀師捕下獄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恚發病歿師已倦遊無意再遊肇下有高足名流方起廢促之行師遂欲大興其教慈聖太后素所欽重亦有意令來朔一大寺處之不意伏機一發禍不旋踵兩年間喪二導師宗風

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真于其中樂正子長又於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單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雪浪被逐

雪浪名洪恩初號三淮本金陵名家子棄俗為僧敏慧能詩博通梵夾為講師翹楚貌亦頗偉辨才無礙多遊縉紳間金陵大報恩寺增壯麗為海內第一嘉靖四卜

野獲編

卷二十七

辛

扶荔山房

二年寺被燬塔亦漸圯雪浪募修之始復舊觀然性佻達不拘細行友人輩挈之游狎邪初不峻拒或曲宴觀劇亦欣然往就時有寇四兒名文華者負坊曲盛名每具伊蒲之饌邀之屏閣或時一起時議譁然遂有摩登伽鳩摩羅什之謗實不至此江夏郭明龍為南祭酒極憎之至書檄驅逐歷攸其淫嫖諸狀幾不可聞或云雪浪曾背誹郭詩為其同儕繙徒所語以致郭切齒未知然否雪浪自此汗漫江湖會至吳越間士女如狂受戒禮拜者摩肩接踵城郭為之罷市雪浪有侍者數人皆韶年麗質被服絢綺印相衣亦必紅紫幾同烟粉之飾

不台疑之以問馮開之祭酒比邱舉動如此果于禪律  
有礙否馮笑曰正如吾輩蓄十數婢妾他日何害生西  
方登正覺耶其愛護之如此然郭即代馮為司成者亦  
最相善

禪林諸名宿

竹乾一時尊風盡在東南最著則為蓮池達觀兩大宗  
才然二老行徑迥異蓮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達則  
聰明超悟欲以機鋒言下醒人蓮枯守三條椽下跬步  
不出達則折蘆飛錫所在皈依二老各立教門雖不相  
下亦不相笑其後達老示寂獄中蓮拊膺悼歎亦微告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圭

扶荔山房

其昧於明哲如白香山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  
山獨往時寓意甚遠非幸災也大抵蓮老一派主于靜  
默惟修淨土者遵之而達老直捷痛快使達少年驟聞  
無不心折其時雪浪洪恩本講經法司而風流文藻辨  
博自喜有支郎畜馬剪雀之風則蓮老頗不謂然蓋近  
日叢林議論崇尚宗門主于單刀入陣寸鐵殺人而鄙  
禪修為齷齪如雪浪輩不禪不宗又欲兼有禪宗之美  
矣慈山歸自粵中聲譽轉盛來游吳越一時俊少以得  
奉盤匱滌濯器為幸而大家妻女檀施悲泣求片語拔  
度而不得蓋雪慈所至皆然雪先下世慈則至今神旺

如盛年乃警欬間多趨縉紳談時局以是信向者愈繁  
又作達老增銘語含譏諷識者遂微有後言至如近日  
宗門諸名下爭以壇坫自高相駁相嘲以至相妬相詈  
真一解不如一解矣○慈師每至佛寺登大雄殿說法  
及受諸供養禮拜俱南面正坐寺僧以大被遮蔽三世  
尊像設座如地方官長遊宴菴觀之體余竊疑之如來  
為空門導師猶之儒教中孔孟我聖門之徒大儒授經  
必無踞大成殿背孔子四配自陞高座之理亦會托友  
微規之度未必首肯也近見二三講師亦倣其體以自  
尊大真可謂無忌憚矣又曾見慈老投刺署名奇大塔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圭

扶荔山房

閩部大老人尤駭之

西僧

余往年庚子在武林應試時正秋七月遇一西僧于馮  
開之年伯家其人約年四十四日夜趺坐不臥食能斗許  
亦可不食連旬不飢便液亦較常人僅十之一每十日  
去若羊矢者三五而已能持彼國經呪以炭熾鐵釜洞  
赤擎掌上拈指其中取百沸湯沃人肌膚如冷雪亦能  
以呪禁瘡痍等疾蓋其地去中國數萬里途中奇鬼毒  
蛇怪獸相撓非藉呪力禁持必不能達此特其小技耳  
別後十許年子在都下遊西山宏化寺遇西僧數輩持

螺唱梵胡拜于佛前內有一人屢睨予良久曰公得非沈姓乎余怪問之則庚子武林所遇也面目盡改全非殊域氣貌且爲華言不爲梵語余詢其行業精進何如則大悲哭曰自別公人京已茹葷酒出人聲利場中卽經况已無寸驗何論白業又問其洩寢如舊否則云日苦大小便頻數夜臥鼾聲達旦留塵世亦不久矣相與歔歔各歎老大無成侵尋鬼錄灑泣而散此後不復再見

僧慧秀

義興僧孤松名慧秀能詩有俊調其人亦瀟灑不俗爲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善

扶荔山房

吳徹如

正志

比部所厚築菴居之子壬子游陽羨吳館

余于菴與同朝夕每謂余欲返初服以詩行人間初猶勸止繼見其意不回余亦北上不及再阻未幾吳轉江右兵使出山慧秀遂棄瓢笠稱山人茹葷娶婦余歸家後不復通聞問忽聞其病亡固已訝之未幾徹如長君允執名洪亮者試南宮歸未久亦暴疾早世其初得疾時夢慧秀被桎梏至詞旨酸楚且云我不合爲僧不犯如來戒得罪將入重獄始不勝拷掠已引公會相勸誘爲解冀得輕比不意冥司彌怒并將逮公讞決今期至矣吳驚悸汗流醒而沉劇以至不起

埵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過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迹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窟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神其變化耶

埵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實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真人封號之異

太祖封張正常爲真人以嗣龍虎山之業其號不過十字宣宗寵劉淵然真人封號至十八字而極矣此後恩漸殺惟嘉靖間邵元節之封其真人號亦同淵然雖一時異數然兩朝濫典人以爲駭不知憲宗朝亦有之成化廿三年詔贈靜一冲元守道清修履和養默崇教抱



朴安恬真人王文彬父為太常寺丞母為安人蓋亦十八字而世無能記憶者蓋其時左道襍進如鄧常恩趙五芝輩方橫甚則真人又為恆事矣至宏治十七年上命閣臣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劉健等力諫以為宗廟謚號不過十六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宜令停止則濫典亦如成化間矣若嘉靖末年陶仲文封伯加柱國陰璽丞其真人號遂至二十字此又當別論○成化一朝僧道俱倖如西僧則劉巴堅參封至三十餘字蓋沿故元舊俗并襲永樂間哈立麻例也乃至佛子國師之屬并中國冒名者講經覺義每一旨傳升數十其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荔山房

時僧道官各數千人先是以星變更化李孜省降職僧繼曉遣歸矣至成化二十三年復召孜省進禮部左侍郎而先建大永昌寺以居繼曉者初亦廢撤至是重建其宏麗綿亘更倍于昔未幾上宴駕罷役二人亦正法矣若世宗朝惟元門見禮而釋氏俱廢滅 羽流不列清班 孝宗末年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帶銜為禮部尚書會上御經筵舊例六卿得陪列志端獨不預乃上疏自請云忝列春卿之長而經筵見擯非宜上下其事大臣議之輔臣等謂孔孟之言非黃冠所習不宜扈從上是之寢

其奏不行今上己卯冬龍虎山真人張國祥以觀期入朝綴班二品上御門望見道冠羽衣以為服飾不雅不足以肅觀瞻即下聖諭他是方外之人焉用朝參又無民社之寄何須入覲自今非奉召命不必來京二聖于異端處置恰當真不惡而嚴矣○己卯後數年仍命張國祥三年一覲言官爭之不聽又至京師輒久留不去益中官輩誑上以祝延聖壽建醮為詞然終不得預朝會

月中仙人

撤廢王載瑜在國時奉元為世廟所寵賜真人號及印野獲編 卷二十七 扶荔山房 嘗于八月十五日凝坐望天際忽有一鶴從月中飛下殿亭鶴載一羽士真神仙中人也王喜急禮之與談大快因問師來有所請否對曰廣寒宮年久頽敝將更新之他材已備惟少一梁願王留意王辭以力薄恐不辦此羽士曰不必具材但需銀皮傅梁上約萬金足矣因示廣袤長短之數姑令製就明年此日來取復乘鶴飛去王果如言琢就龍鳳花紋甚工至明年中秋則羽衣者從月飛下添鶴一隻頂禮為謝身跨一鶴以一鶴銜銀梁返月宮王大駭以為飛舉可卜忽一日有司擒道士之宿娼者來疑其為盜益以龍文銀作夜合資為刺

茲者所蹤跡拷問之則對以誘騙徽府所得其人爲武  
富羽人向日跨鶴者乃寓居方士也往捕之僅得分銀  
道士數輩方士已宵遁矣乃知其時分宜相治第有鶴  
成羣繞其新構分宜爲文紀其瑞皆一時方士所爲也  
宋真宗視朝罷招大臣入殿後潛游蓬島及徽宗郊天  
見空中真仙雲物樓臺總之皆幻術耳○載瑜爲英宗  
元孫世宗從姪建國僅四世與世宗同好道同師陶仲  
文所坐又小乃削爵土自殺妃嬪從死者又數十人子  
孫不紹罰不蔽罪其中必有說

道士娶妻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七

扶荔山房

世宗寵任羽流雖多異典然有處分最可笑者如掌太  
常寺禮部左侍郎金贊仁以三年考滿求蔭其徒協律  
郎陳自道科臣執奏謂蔭敘無及異姓之例而禮部之  
議姑陞自道一級乃以自道爲太常典簿不爲例已屬  
可笑時嚴分宜爲禮卿其逢迎上意亦何足責甫逾年  
而贊仁與自道各私娶妻卽居神樂觀中且毀天墉地  
以廣私室爲樂舞生所發上下刑部議罪發贊仁爲民  
自道永戍邊衛此二人旣以娶婦得罪又安得有子孫  
世從戎哉其師以無妻子蔭其徒矣其徒荷戈時又必  
照例僉妻起解方有後人免勾補耳當時禮官刑官惟

知窺上意向不顧國法乖舛至此真可笑可恨○其後  
工部尙書徐可成蔭徒咎義金爲太常博士又全用金  
贊仁例矣

二癩子

成化中有襄陽人王臣者以跛名癩子用方術見幸自  
云能立成黃金上信之拜錦衣千戶命同太監王敬下  
江南採諸藥以備點化至吳越問黠肆萬狀幾激變亂  
被劾伏誅嘉靖中段癩子者亦以方藥進上賜高士真  
人之號寵甚至今京師有紅廬廠爲易州場交納供炭  
之所世宗輟以賜段爲第宅今已廢罷尙存舊名二人  
俱廢疾俱以房中術左道蠱惑聖聰俱事敗得罪人猶  
以段不得正典刑爲恨王臣能使木人諸幻異皆奇絕  
少嘗犯死罪爲官法刑損其股事詳各紀載

段朝用

段癩子名朝用廬州合肥人自言工點化之術初以術  
干翊國公郭勛助築丹室居之以所煉爲仙銀製器百  
餘云飲食用之可不死因乘一真人陶仲文進之上上  
大悅以薦二親几筵又次第及八廟朝用又進銀萬兩  
助雷壇工費上益以爲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朝用因  
請歲進銀數萬金以資國用上命朝用支文官正五品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六

扶荔山房

俸加郭勛祿歲百石已而其術漸不驗有徒王子嚴者  
等其寵乃發其諸誣穢隱惡日閱仲文所仲文懼累及  
上章請禁子嚴仍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供用上曰黃  
白之術自昔有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卿初薦朝用及  
彼進銀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也却屢試不效何  
預卿事令俱執赴錦衣鎮撫司拷問已而貸朝用改爲  
羽林衛千戶又改紫府宣忠仙人時郭勛已進羽國公  
得罪下獄未測上指朝用遂行謀騙執勛奴榜掠之日  
日歸語而主餽我金十萬當免而主追賊勛奴不應禁  
之其夕死朝用知不可掩乃上言勛奴行刺爲已所覺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无

扶荔山房

邂逅致斃且署銜爲羽林千戶上怒以朝用已改官不  
受命又於禁封日奏私事擅殺人下詔獄訊治法司議  
顯戮沒入妻子財產朝用與勛相繼瘐死于獄○二十  
七年又賜方士郭宏經號清微輔教志靜宜誠高士王  
永寧清微輔道翊範通真高士各鑄印以賜後二十九  
年二人亦進真人

方士亡兩國

梁散人者名高輔俗呼梁指甲先游鈞川得幸于徽府  
時徽王載瑜好長生家言因寵異加等旋因陶典恩薦  
于世宗頓荷上恩亞于陶矣上一日與梁談徽邸事問

王爲何如人時王已封真人賜金印如其父禮遇冠蓋  
藩不謂梁以索藥事恨徽未發適荷清問遂盛誇載瑜  
材武嘗魚服遊鳳陽祖陵往還無人能覺上愕然不復  
他詢則徽禍木已成矣會載瑜強奪州民女又殺之爲  
其父所訐上心銜瑜微行事遂決意廢之載瑜自殺又  
七年而伊邸事起伊王典樸在國多不法又所封洛陽  
古都會仕紳素貴倨王每事裁抑之令執臣禮不少假  
于是聚謀攻之然亦好道與梁指甲厚善中道失權梁  
既得上眷日夜侍左右因稍談典樸諸淫僭適撫按屢  
陳其橫恣上命撤所建違式宮殿出他姦佔宮女典樸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无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无

扶荔山房

佯順命不即遵行撫按故甚其辭以激上怒上入梁譖  
既深亦削爵廢國銅之高皆按梁高輔本南陽一左道  
無賴徽伊兩王悞爲所盡卒因鍊金相繼夷滅問其罪  
狀則徽且不至失國况伊之毀又不過徽之十一耳何  
必入公然後能亡淮南哉

道士入直內庭

道士龔中佩者幼入崑山縣之猛將廟落魄貧苦漫遊  
京師因入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撰青詞諸人其人愚  
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書盡知諸神名號  
人直諸老時從攷問諸靈位業遂爲婚娶薦爲太常博

士馴至太常少卿上命人內庭教習諸宮人科儀然時  
酣酬侮諸中貴因恨思中之一日出飲于刑部郎邵峻  
家上偶呼不至為諸璫所譖上大怒下詔獄杖死世宗  
宮闈防範最嚴何以容一醉道士出入禁籞此與武宗  
朝西僧直豹房何異雖即誅極已非體矣

樂工道士之橫

伶官之盛莫過正德道流之盛莫過嘉靖然成化間已  
濫觴矣如教坊司奉鑾臧庸奏舊制宿娼者犯罪追贓  
不得累及樂戶犯罪止由禮部行提別衙門不得擅拘  
宜遵此制上下刑部議謂盜賊賭博多匿娼家其不知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圭

扶荔山房

者宜依舊制其知而容隱者仍究問為是若犯罪者則  
不由兵馬拘提宜如所奏上允之以伶人而敢於撓法  
且上瀆聖聰既不以為忤而下之司寇乃刑官亦依違  
曲從之亦異矣此事不一月又有太常卿顧珙者自陳  
在顯靈官奉祀香火年久今妻王氏病故乞賜祭葬上  
下禮部議謂三品妻舊無祭葬近例更嚴不宜許上命  
與之不為例按珙以道士為廟祝安得容娶妻乃公然  
形之奏疏宗伯亦不為駭怪但以無例尼之是時大臣  
幾于七聖俱迷矣嘉靖間道士徐可成亦至禮部尚書  
但蔭其徒符義金而不及其妻則猶方外行逕也

真人諸印俱備

玉印惟天子聖有之此外則金銀銅以次遞降從來未  
有兼得之者龍虎山張氏四十二代天師名正常者以  
洪武初入朝高皇帝命去天師之號改為大真人秩正  
二品賜以銀印至其子宇初奏云欽給真人銀印止敢  
用之所上表賤前朝舊有正一元壇之印乃用之符籙  
者乞如例頒給上允其請命鑄銅印照六品式賜之至  
英宗朝又命改其舊賜正一嗣教大真人銀印為金以  
示寵異而張氏之僭紊極矣至孝宗朝則又別賜玉印  
日陽平治都功印蓋相傳張氏始祖道陵得道舊有此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圭

扶荔山房

印乃雲雷篆文上慮其遺失別作此以賜于是金銀銅  
玉無所不備真異端中怪事也穆宗革其真人二品穹  
爵降為提點六品并收所賜玉印天下稱快至今上初  
年又復其初號想孝宗賜印亦給還矣○按世宗最寵  
方士如邵元節陶仲文俱拜白玉烏玉印章之賜而無  
金銀與銅且皆別號私記如西番法王等圖書而已不  
以施之賤奏也憲宗賜李孜省趙玉芝輩亦然至徽王  
遼王俱於嘉靖中附會事元得賜真人金印則親王例  
得用金寶尚為有說

神仙

談相徐爵遇神人

中書談相者號朮泉自胥吏起幼工署書以貧悴入京師時世宗方事祈禱一切齋壇拜章及匾聯之屬諸供奉所書多不稱旨相貨緣中貴得進上一見其筆札即召見相貌甚似李太宰默嚴少師嵩因大愜聖意命直文華殿及入西苑官至光祿少卿以驕恣入大計拾遺與中允郭希顏俱奉旨留用尋積勞至工部左侍郎賜飛魚服母死求丁憂不許求給假塋母許之欽限半年復任而相戀伎樂縱飲不即行上怒令撫按逮來時相因醉跌傷一臂不能從陸乃輕舟亟進意不過鐫階供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書

扶荔山房

事而已舟人所事神忽靈現時召相與語呼為談侍郎日夕相酬答惟問以後來事則不應至京論斬次年死於市今上初有徐爵者號樵野粗能文藝以罪遣戍尋逃伍入京素嫻刀筆遂入大璫馮保幕為洗罪籍積官至錦衣都指揮同知理南鎮撫司江陵相亦曲意禮接之聲勢震遠近生平事一神最嚴初得志神教以茹素可長保富貴不爾禍且立至後徐飲於張蒲坂相公家強以一爵拒之不聽遂染指歸邸神即尤之曰汝敗不旋踵矣爵拒絕輦血如初神曰大禍已成無益也未幾保敗爵坐大辟瘐死獄中二人俱市井馴僧本無足

道然亦以小慧寸長坐致華靡又有神物附之似非偶然究終不能救其敗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二人神魄蓋已為鬼趣所簿錄矣談為子邑人故知之甚詳余兒時在京師則徐正繫獄都人爭道其事

神佛佑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為治樽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尚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至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

野獲編

卷二十七

書

扶荔山房

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為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為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江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姆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為某官家男子始知身死因以情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為我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療之

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倉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覩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今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詞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記前生

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為余言記得前生為張秋左近河

野獲編

卷二十七

美

扶荔山房

孺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閭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間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旦夕將出山矣予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為黜為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啟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張三丰

張三丰在國初靈蹟紀傳所載甚著而于隆平侯事尤奇則時所罕傳今誌之張三丰名猷初為閩獄吏洪武

中以罪戍四川平越衛未至偽浴沉于水盡得各司回文與解者令歸人始神之及居平越其長為千戶張信故直隸臨淮人以功得今官待三丰甚厚一日謂信云吾已為汝父得瑩地以報汝德命負其父骨入一巖穴曰汝入當有所見亟置口中其後費不可言信如所教人有石牛欲相啖甚怖僅掛其角而出三丰歎曰止可得封侯耳又命持金椎擊洞門石令斷且囑以止可出二三擊信往擊至七方斷則見金魚凌空去歸而告之三丰又歎曰惜乎汝今八口且死當盡僅留汝乃貴後十年一家亡七人信以子身從文皇靖難洪武三十五年

野獲編

卷二十七

美

扶荔山房

年封隆平侯世爵至今二百年不絕也信封後至永樂十二年奉命祭武當山復見三丰于山中飲以茶餉以一棗信袖之出山取視則已長尺許矣其異如此一云三丰即張邈遺未知然否又云三丰為遼東懿州人名君寶一云陝西寶雞人

仙女保薦

永樂間仙女焦奉真奉詔召入京薦其母舅馮仲彝為太常寺丞仲彝卒奉真又奏以馮孫名必正者為真武廟官尋陞贊禮郎矣至正統十二年仙女又奏請乞體上命特陞為太常寺丞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給事中

林聰等劾南太常寺丞馮必正為妖婦焦奉真之姪邪  
佞近身不由其道當斥吏部覆奏當如議遂削職為民  
此女之果仙與否未可知然歷事四朝屢祈恩澤有求  
必允此必有深當聖心者意者南塘耿先生之流歟但  
其身曾否承恩則未可攷○按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  
卽位仲彝以妄言甥女為謫仙人降江西南康府照磨  
矣何以英宗朝又允仙女之言用其孫為容臺上佐馴  
至列卿也其中必有故

仙姑避跡

參議顧可學從林下獻秘方於世宗得召入為禮部尙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卷

扶荔山房

書上命有事於太和山其中石門山者有仙姑不食不  
衣不寢能知未來事顧至其地求見不得歸而密奏之  
上心動令巡按御史谷嶠以禮資遣入京命甫下仙姑  
已知其事焚所居而遜比詔使至已不可蹤跡至嘉靖  
末年上春秋高自覺漸衰益求長生之術乃遣御史姜  
儆王大任分行天下求異人異書而王得湖廣專以仙  
姑事屬之聞其行賸入岳州乃囑彼守令示意仙姑辭  
曰我無秘術但能絕粒此非帝王事使者偕我入朝其  
技止此御史且得罪奈何王無以難僅得方士劉文彬  
等報命上恐絕後來者為陞二臣侍讀學士以酬其勞

未幾而鼎成龍去矣是時方士自邵陶二人外如段朝  
用龔中佩藍道行藍田玉胡大順胡元玉何廷玉羅萬  
象等數十輩皆以失旨伏誅仙姑明哲先幾卽謂之仙  
亦可

一 王子龍

今上丁亥戊子間江西贛州龍南縣王子龍者以妖賊  
起尋為官軍所擒磔死報功將士及虔撫秦中丞舜峯  
羅等俱蒙敘賚閣三歲矣繼而廣東惠州府有少年亦  
名王子龍幼奉寡母居家一日樵于深山遇異人謂曰  
吾憐汝孝且有道骨授汝一法立變百物為黃白然僅

野獲編

卷二十七

卷

扶荔山房

許養母他日度汝登仙籍慎勿妄用且濫傳一人苟違  
吾戒收人泥犁矣王拜受歸試之信然因日以燒煉為  
事事漸傳播有豪有力者脅之不與以至道流輩百端  
誘之不從上官亦有艷之者但不敢宣時劉節齋繼文  
以督府總兩廣獨心慕之潛遣材官說之曰吾能一旦  
富貴汝亦能擊戮汝二端惟所自擇王曰吾守仙師戒  
戮卽戮耳斷不敢輕洩再三譬曉不從督府大怒示意  
部吏使人告之云此卽虔鎮叛賊王子龍向日膏斧者  
偽也遣兵卒捕繫之至則一弱冠牧豎耳尙冀其可威  
制問曰且未治汝叛逆大罪聞汝能為黃金吾欲面驗

始信以堦前瓦礫授之一呵成紫磨矣劉益心動姑靡之外舍傳語云得方立救汝不爾旦夕誅死矣王堅守師約不聽劉愈恚下之惠州郡守孫區吳光啟合如律按辟孫久悉其誣具回檄悉言其地里不相蒙年貌不相對萬萬不可行劉念事狀重大當奏請于朝時秦中丞已改撫楚亦移檄詰前事甚晰劉既見人情不協而業已輕舉悔形於色密以手書諭太守君言亦不謬今事已爾姑斃之杖下可也孫心知不可遂謝病不待報竟歸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將祀者獨欣然承其旨潛縊之獄因得薦擢去後三年而公論沸然督府已入為

野獲編

卷二十七

亥

扶荔山房

司農將大用矣坐此罷歸未幾卒通判逮至擬抵償尋得遣戍孫起為濟南守積資參政及于位矣夫仙以點化授人且許以昇舉其非妖妄明甚弟子能誓死守戒謂當以神術脫之奈何任其非命不一顧也劉直隸靈壁人聞已無後孫吾邑人早世亦無子總之皆不可曉

尸解

太陰鍊形異人尸解儒者以為必無之事而亦不盡然如嘉靖間洛陽劉晦菴健少師以九十餘告終嗣後遊行人間聞至今尚在又如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于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會見臺同亭司空寓連

日快談曾以語同鄉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初訝不信偵之果然蓋晦菴德業冠絕一時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又近年有無賴妄人自稱醒神子者詭為故威寧伯王越遍遊東南至湖州而茅鹿門坤酷信愛之求其長生之術余曾於武林識之鬚髮已皓然飲啖兼數十人言動鄙倍乃一下劣庸愚即方士不足比數也茅翁老名夙練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野獲編卷二十七終

野獲編

卷二十七

甲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八目錄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亡國后妃流落

尹昌隆

仇鬼責人

景泰間逆黨

趙文華祭六大臣

得子失子

戮子

守土吏狎妓

耶律楚材

現報

冤報

仇鬼下隸

櫻經謫為冥官

義馬

野獲編 卷二十八 目錄

一 扶荔山房

徵夢

甲戌狀元

儀銘袁中皋

妖夢

董曠董尚書

夢宗汝霖

鬼怪

太山主者

穆象元判冥

術士使鬼

三孝廉作鬼

拱尸鬼

馬仲良凶宅

獻縣盜鬼

大風吹人

食人

小棺

鄧子龍香木

草木之妖

周公瑕

沈司馬莊怪

奇疾

京師狐媚

人痲

野獲編 卷二十八 目錄

二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八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果報

勝國之女致禍

古來勝國婦女多能覆邦前人紀之甚備即如石虎侯景梟雄蓋代一以劉曜幼女一以溧陽公主遂能惑之致亂金之衰也亦由天水哀王趙佶之女鄭王允蹈之母骨肉相殘以致于亡則盜賊夷狄尚以禍水受殃況中國帝王乎本朝太祖獲故元后妃公主俱令護視送還真千古大聖人舉動唯陳友諒故妾一說稍為日月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大荔山房

之食然大誥中明白說出則又佛菩薩心事令人感歎無已○偶于友人處見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后圖太宗頭戴幘頭面黔色而體肥器具甚偉周后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作蹙額不能勝之狀蓋后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從諸夫人入禁中輒留數日不出其出時必詈辱後主後主宛轉避之即其事也此圖後題跋頗多但記有元人馮海粟學士題云江南剩得杏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蓋指靖康之辱以寓無往不復之旨

亡國后妃流落

李煜以宋開寶八年乙亥失國小周后已降封鄭國夫人久在命婦之列矣至太宗而始被幸焉於此彌見太祖厚德云又唐中主女號李芳儀者備太宗後宮北征契丹侍駕以行岐溝之敗陷入虜廷復為遼景宗所嬖沒於北方此其薄命飄泊幾與隋煬帝蕭后無異蕭后始在廣陵陷于宇文化及旋沒于竇建德又送入突厥為閼氏再返唐宮每侍巡幸我太祖待降王以禮即涼國公藍玉大功當封亦以私侍元妃主得罪其示戒萬世者至矣○陸游漫抄云李景女歸朝後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強都監其後為遼聖宗所獲嬖之拜為芳儀其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大荔山房

說稍異蕭后關氏事見杜牧詩中○按亡國妃主之辱無過晉惠之羊后沒為劉曜偽后與生二子惠帝賈后女臨海公主為人畧賣于吳興錢強因以送女女遇主甚酷東海王司馬越妻裴妃畧賣於吳氏此皆宣王父子凶德之遺殃也高齊亡後其后妃酷貧至賣發燭以自給發燭即今之取燈也利亦微矣此亦武成諸帝殘忍之報乎又若帝后之降為妃妾者在北朝尤多如魏孝武后高歡女也孝武入關后再嫁為彭城王元韶妃東魏孝靜帝后高歡第二女也齊受禪后再嫁尚書僕射楊愔孝莊后爾朱氏榮之女也齊神武納為別室天保初尊為太

妃後文宣帝欲行無禮遇禍建明帝后小爾朱氏兆之  
女也齊神武納之生任城王後又適范陽盧景璋齊後  
主后斛律光之女也齊亡嫁開府元仁後主左皇后馮  
小憐初入周武帝以賜宇文達後隋文帝又以賜李詢  
終自殺周靜帝后司馬消難女也以後父奔陳降庶人  
嫁同州刺史李丹此雖夷俗然而革命時也至故元泰  
定帝后宏吉刺氏下為丞相燕帖木兒之妾即其本朝  
天下母也于是天地易位矣○北涼主沮渠牧犍之后  
元魏武成公主也改嫁南郡公李蓋其後牧犍死又以  
公主合葬焉尤為怪事此段俱前代事因太祖聖德漫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沃荔山房

尹昌隆

尹昌隆者江西之太和人舉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一甲  
第二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初帝視朝頗宴昌隆抗  
疏力諫詔云此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使朕有  
過人皆得而知及燕師日迫又勸建文罷兵息戰許燕  
王入朝設有蹉跌須舉位讓之不失作藩王不報文皇  
入京捕方孝孺黃齊等並昌隆為奸黨戮之昌隆稱冤  
引前禪位疏為證檢奏果得之上為流涕大嘉歎曰朕  
長子在北京可往輔之永樂二年立太子即陞左春坊

左中允太子甚重之後陞禮部主事其尙書呂震方有  
盛寵白事不啻震意叱出之或曰爾舊官僚竟取太子  
令旨行之可也即從其計震大怒上言昌隆曾事庶人  
名在黨籍今身為東朝官陰欲樹結不之父而之子  
上逮之下獄既而赦之呂震又譖之下錦衣獄籍其家上  
方巡狩與重犯以從謂之隨駕重囚隆與焉後谷王謀  
反王曾保昌隆為長史震遂誣隆共謀叛劓死夷其族  
震尋病疽見昌隆坐守號呼尹相尹相以至于死昌隆  
初倡禪讓之議其忠邪不可知然亦可謂冒死不顧矣  
至文皇廷詰得免且令輔佐儲宮則知遇亦頗不淺終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四

沃荔山房

以觸忤堂官再罹讒口至于寸磔夷宗則不如同方黃  
輩先死于革除時猶得保令名不至列逆籍也呂震以  
太子所允之事敢離間于文皇之前其罪何可勝誅乃  
仁宗登極何以尙優遇之使死牖下且恩禮始終也昌  
隆為厲自是古來冤報載在史冊凜凜可畏惟近年癸  
卯妖書一案浙人沈裕為御史竟坐臆生光以免縉紳  
之禍功德甚大次年沈病亦見生光作祟而卒則不可  
解矣

仇鬼責人

永樂間禮部尙書呂震讒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

見尹爲崇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間太平侯張軌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誣以科場作弊敏政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寧侯仇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後二年見二人以斧砍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人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于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寧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哮氏爲主而已潛佐之及城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伏荔山房

圍急又勸哮氏降而獻計督府倅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弑父兄尋見爲崇乃爲僧而逃者何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景泰間逆黨

原任給事中徐正先於景泰時請密見言事帝許之乃奏遷上皇及故太子今封沂王於沂州帝不憚謫爲雲南經厯戀妓不行又謫鐵嶺衛軍上皇復位命凌遲於市三日此人所知也西樵野記又紀蘇州衛人黃鑑其父舞文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上悅其年

貌美官以近侍蘇州人咸謂天理何在景泰間尤被寵渥及英宗北還從南宮復辟以舊恩進大理寺少卿召對無虛日一日上偶見舊章疏露一角者取觀之乃鑑所進本請禁鋼上者亟召見擲示之鑑伏罪伏誅遂滅族弇州駁之謂無其事且無其人及查是年登科錄則果有黃鑑者登三甲進士果爲蘇州衛軍籍長洲學軍生登第時其父尙在與徐正同科進士徐亦蘇之吳江人乃知是科一榜得二逆臣又同郡人亦異矣

趙文華祭六大臣

世宗末年趙甬江少保文華以分宜相昵厚從侍郎驟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六

伏荔山房

拜三孤既而失相君歡奪職歸里因先贅項氏家於禾城抵家卽病彌留之際特設席張樂追薦六大臣蓋皆生平所構陷者一爲張尙書經一爲李太宰默一爲李中丞天寵一爲丁司馬汝夔其二人失記未幾不起仿佛有所見云其督師過里中尋以倭功成晉少保適改歲白書桃符云仗鉞專征萬里平南之府鳴珂入相一心拱北之家分宜開之大恚云是兒將謀踞我位矣尋有仙酒進御一事怒遂不可解因決意逐去或云是郡劍泉慈卿爭寵讒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肝江羅大參近溪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謁羅愛其辨才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嵩提學爲戶部郎時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墻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氏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七 扶荔山房

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尙在否訪之果得于鄰邑爲民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弱冠當拜璽丞忽病亡文愍之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隱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寺焚佛牙骨數千觔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正統間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妬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尙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禮部尙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間南京禮部尙書童軒南欽天

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歿時年將望八矣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誑之曰尙當還魂遂不收殮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不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八 扶荔山房

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歿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菴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卽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相公亦不介懷卽擢爲本省參政馴至通顯楊素和易有湖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歿於位而無嗣意其時卽以箕裘繫念耶○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談諺亦學詩爲子友沈千秋客沈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遊儂薄習爲補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扑責胠篋不

休乃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即叩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空方憂撓復日觀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為厲求償將毋夙世冤對耶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 光宅 令吳縣以文采風

流為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妓于曲室酒酣出以薦枕遂以為恒王因

是居間請托索為之充物癸未甲申間臨邑邢子愿 伺 以御史按江南蘇州有富民潘壁成之獄所娶金陵角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九

扶荔山房

妓劉八者亦在讞中劉素有艷稱對簿日呼之上諦視之果光塵照人因屏左右密與訂待報滿離任與晤于某所遂輕其罪發回教坊未幾邢去令人從南中潛竄入舟中至家許从方別二公俱東省人才名噪海內居官俱有燕愛而不矜曲謹如此是時江陵甫歿當事者一切以寬大為政故吏議不見及云○潘氏起機房織手至名守謙者始大富至百萬生子珪璧二人珪有心計惡弟中分其產因酖之弟無後珪自謂得計旋生子名成少年即入貲為南國子生狠戾淫恣父愛之一任其孟浪初人監新祭酒未任而張相公洪陽 位 以司業

署印見其名詫曰奈何與故大司成同名蓋前致政祭酒為潘宗伯水簾 晟 也沈吟許久曰為爾增一字因名曰潘壁成歸家而父驚愕不已蓋已心知所謂矣壁成在南中游狎邪所攜金不足則貸之魏公府凡數千金

比還索逋者踵至成遠匿不復見父為之償而不及數徐氏紀綱與相毆稍傷其父憤病歿成始告官謂徐僕

實毆死乃父至于暴骨檢驗當事謂禍起于成并成囚之榜掠甚楚成之弟亦蓄異謀潛屑金子酒肴賂獄卒

餉之積歲成腰骨日重尋斃獄中甫死而妖厲百出先至獄卒家呼其名拳之立殞旋至弟所日夜索酒食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十

扶荔山房

楮之屬弟病已困其弟婦之父登已丑進士為水部郎以緋袍入叱之鬼咎詈甚橫且發其陰事水部慙志歸發病死其弟宛轉牀榻間數年而歿兩家子嗣相繼夭亡潘氏遂滅前後不過三十餘年耳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于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于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塚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為何人葬地余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蓋早納其元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

墓也雖稍為葺治闢中他物散去多矣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髫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強仕即世竟無後

現報

今嘗人有現世報之說意為俚說耳不知竟有其事只如嘉靖末年宣大總督楊順以媚分宜之故誣沈鍊左道通虜絞之于市及隆慶初年順坐前事入獄病死刑部侍郎洪朝選以順會發華亭公子倩人入閣為華亭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上

扶荔山房

公所恨不許埋尸致蟲流于戶而朝選居鄉又為撫臣勞堪所劾縊死獄中數日始許領埋亦有小白之泚其好還如此又今上初元有王大臣入禁中事大璫馮保寘刃其袖中謂高新鄭遣刺聖躬及保敗為兵部郎中前御史陳希美所論指其諸惡首舉王大臣實保所使引入為第一當誅之罪疏上未下上一日取刑部原招閱之忽傳旨謂此大事何以如此輕結命查原訊官來與馮保對質輔臣張四維等回奏云此事已十年當日問官衛則朱希孝其人已死厥即馮保也況罪犯已決何從相質希美所奏保主使引入亦無確證若復行窮

究恐駭聽聞上意始解此事非閭臣力救保夷宗矣出乎爾反乎爾豈不信哉

冤報

蘇州衛軍人丁姓者曾以小譴收獄中既得免忽驟富充漕卒之長運糧入京竣事歸與其儕歡飲于舟中忽作異方語瞪目改容切齒恨罵將自戕眾皆怪問則曰我實盜也與丁同處園扉相暱私語之云我案定無活理但富有金寶分匿某地某地君可盡取之為我殮遺幣少贖我妻子足矣丁諾之比得釋如其教盡發伏藏歸囊中反賂獄卒速斃之此冤不可解我遍覓南北今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上

扶荔山房

日始得萬無相放理遂再批其頰俾惡不可制眾懼哀請曰君言良是我曹不敢代為解第數人同入都比歸而殞一人死狀不明何以自白且事屬既往向已濡遲何不少濡之俟其抵家與索命未晚也忽首肯曰此說事理明白我且去矣丁遂昏臥若沉醉者比醒詢之毫不知前語眾皆嚅嚅竊相告語亟促宵行到吳不數日市人喧傳丁軍中惡于闖閫中矣同行者齊往視之則復理前說而加詳焉因自抉其目校其舌狂走經日始斃于街衢有再問其受害年月則數年而往矣又問何以久不報乃歎息曰我死後魂被收禁不能出今值新

天子登極赦書至日神人始釋我許復仇耳時隆慶初元也吳中張伯起目覩爲子言甚詳

仇鬼下隸

吳門顧上舍號一菴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貲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從何來則拊掌喜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嗔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咎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問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无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揮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界之戴匿其金給曰已爲若道地旦夕出囹圄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頌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于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顧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燬經誦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寧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四

扶荔山房

察鷹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二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即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衆僧跨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見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毀道當墮泥犁以愛民故姑謫爲三世牛畜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苦請願持齋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暝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族滅非妄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用計典外貶相逢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筆墨尙新



義馬

成化元年丙戌五月荆襄賊石和尚等流劫入夔府時知府王某受檄討捕怯不敢往通判王楨吉水人也獨忿然責數王守代勒兵出戰勝歸促守同出再戰守紿之先行至大昌縣入重圍中人馬俱疲誤入淖田救兵不至被賊斷喉及臂而死馬得逸去時五月九日有所識木商得其屍以淺土覆之至二十五日其子廣始來收骸面尚如生以貧不能葬欲鬻馬以充費其馬自逸後從大昌奔歸府凡三百餘里夜嘶府門蹄齧其扇若告急狀流血淋漓毛鬣盡赤人始知楨戰殞矣王守愛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扶荔山房

楨馬竟徒手得之不與其子一文楨樞旣行夜半馬哀鳴特異圉人飼之不食王守自往閱馬忽前嚙其項不肯釋久乃得脫又以首擣其胸傷重次日死羅文恭洪先與楨同邑因為之記古紀義馬多矣或臨難相濟或沒後效死則有之然未有義烈明白如此者此與岳珂所紀王成義驗事相類但驗所殺者雖賊帥之弟未必即殺成之人若王守之誘王楨于死為計甚狡即部曲未必深喻其機而此馬能曲解人情報仇雪恨如此真可與袁榮家獐狗同傳

徵夢

甲戌狀元

嘉靖五年丙戌進士陸垹號蕢齋官至河南巡撫右副都御史吾郡之嘉善人清正名臣也先為湖廣岳州太守以循良第一徵入為太僕少卿時為戊申己酉間陸喪夫人不復娶但攜其子號杏源者名中錫赴官並塾師一人陸夜必與乃嗣同榻寢杏源少穎敏絕人有神童之目至是且年十六七矣其寓即在太僕寺街與同寅一少卿比鄰鄰有笄女絕艷杏源窺見心蕩屢欲挑之未果一日遇朔旦同塾師詣都城隍廟祈禱以鄰女為請且許事成酬謝塾師從旁亦代為祝禱歸之夜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六

扶荔山房

酣寢忽大慟叫號其父驚怪叩其故則曰一念之差遂不可救矣備述朝來禱神之事云頃夢為都城隍攝去大怒見詰汝何人敢以淫媒事上瀆亟呼主籍者檢其祿則註定甲戌科狀元官至吏部左侍郎年七十九歲乃沉吟曰是不可殺當奏之上帝再檢塾師則終身無官祿即令抽腸戮之須臾天符下陸某宜革去鼎元少宰其壽如故但使貧絕痴絕以至于死今將奈何其父尚疑信間急視塾師則稱腹痛未午而殞絕矣中丞公始駭恨然已無可奈何再問其子尙有何言則云適悲悼中忘之都城隍閱天符之末云當再降一人以補甲

戊狀元之缺是時孫柏潭狀元尙未生也孫之父夢一人投刺稱唐皋來拜唐爲正德甲戌狀元柏潭卽墮地因名之曰繼皋恰符所夢云孫後果至吏部左侍郎以歸杏源自夢譴後卽得心疾亦入庠爲諸生而性理狂錯往往不竟闈中試而出時藝奇麗與馮祭酒開之袁職方了凡同社相善兩公每爲予言少年輩高才慎勿爲桑濮之行卽舉念且不可况身嘗之乎子其戒之中丞故廉至杏源益困衣食時或不給無子僅一女嫁彭比部冲起之第三子又坐法遣戍改適一市僧流落可歎杏源今已老死中丞之嗣竟斬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七

扶荔山房

儀銘袁中舉

儀銘者山東高密人禮部右侍郎諡文簡儀智之子以父蔭授禮科給事中遷翰林修撰晉侍講郕國初建改爲左長史未幾景泰登極卽擢禮部左侍郎尋陞南京禮部尙書召還以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又兼掌詹事府景泰五年病卒贈太師諡忠襄以任子夕拜且入史局旣爲非望及曳裾王門官已不振反以潛邸攀附致位上卿一品前後富貴者三十年而後歿榮褒悉備世無貶詞可謂幸矣至景泰六年又蔭銘子泰爲禮科給事中尤爲異典嗣後則有興府右長史袁中舉者湖廣

石首人舉宏治庚戌進士次年卽授王官以去至正德

十六年辛巳世宗入紹則已滯藩邸三十年矣峻遷吏部左侍郎尋以禮部尙書入文淵閣甫閱四月而歿於位雖贈諡有加竟不及見嘉靖改元名爲入相僅同朝薨視儀銘享受真天淵矣方袁爲長史時一日晝寢夢一美姬扶牀跪曰妾爲李白洲侍兒今願充公下陳白洲乃前右都御史李士實別號也醒而怪之未幾李附寧濠反誅死妻妾俱填官世宗憐宗臬老賜以官婢六人內一婢宛如夢中所見問之果白洲妾也因喜而嬖之以致不起夫以殘膏剩黛神已先示則其福祚有限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六

扶荔山房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冊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則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起揖之月中人亦舉手揚鞭由是果于稱制降北此古

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以為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二坊官賣為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帝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因而侮之真妖夢也

董曠菴尚書

今董大司寇裕為御史督畿學與先人素相善乙酉冬以冒籍中式事調行人司正時董在西臺資俸第一當遷廷尉丞或問卿矣先一日先人夢人投一刺曰差出行人司正董某謝辭醒而以為怪謂董或建白得罪然野獲編 卷二十八 九 扶荔山房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蔡東國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于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為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為邑令為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報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構壺觴屏儀衛日出嬉游最後去城闔稍遠忽遇暴雨亟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

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料已盡于此耶抑尚有小望也是不可曉

鬼怪

太山主者

故太僕卿費唐衢堯年鉛山人也一旦病歿入冥至泰岱謁主者入門廡即褫衣冠跪伏庭下仰窺殿上有王者南面侍衛甚嚴座後列姬侍以千計貌似故祭酒馮開之然不敢旁問忽被呼引見上階果馮也云別久甚念君雖已合來此然此事我為政尚能為君寬數年亦野獲編 卷二十八 辛 扶荔山房

故人情誼當爾日揖而遣之遂甦則屬纊已三日矣因作祭章奠馮墓致厚賻備述始末如此馮於內典究心平日以蓮邦自許一旦淪入神鬼趣中為修證耶為沈滯耶俱未可定也

穆象元判冥

穆象元名天頰楚之黃岡人登甲辰進士令南海人西臺少時為諸生被召為冥吏每以夜分入幽府決事問遇親識逮繫者亦委曲為道地或得回生或附輕比往往有之其居間請托多屬比邱每一僧至輒降陞加禮所囑事莫不響應其條十人如人間曹局一切受成於

主者所謂閻羅天子是也得第後入冥漸稀近來兩三月一往皆係舊案大獄未結曾經穆馱訊者始召與平章諸僚新舊代去者或未識面問以相問則舊者告以此舊寅丈穆公重加款接問比來已絕跡矣穆初為人言今苦眾咻多默不應云

###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能使鬼客助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妓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擾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稀袍袖中入即無跡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蓋亦唐

### 野獲編

####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督軍府張宏軒國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錢一切刀劍及膚俱不能入石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大帥宋桐江應昌宋又用利器刺之果皆利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元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鍊鬼用鐵布衫術以爲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闖入戰場哉

### 三孝廉作鬼

余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覩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中人名章日開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以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錢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已勝章能遠遊白

### 野獲編

####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改稱段相公攜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跡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于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悻餘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烟粉隨逐嬉遊尤狡獪之雄也○陶即駐世不過成地仙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拱尸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為座師焦太史所累破  
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椽  
面白而潤衣圍花皂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  
但開目即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觀  
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  
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沉疴亦脫然余問之學佛人云  
此名拱尸鬼然徧攷梵冊不得

馬仲良凶宅

余友馬仲良之駿甫踰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羅白簡拾  
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  
議者蜀人吏科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芳  
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悞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  
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任亦無他屋後隙地為溲穢之所  
但每遇陰雨則墻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  
呵止之以為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  
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  
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  
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至後相遇詰以間澗之故云方移

居無暇冉多姬侍偕北者亦數輩因日侍兒俱幾驚死  
吾室後廢圃頗有祟晝見頓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  
植一少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  
駭怪俾物色向為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  
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  
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  
妬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  
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現形怖人  
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  
之而已無及矣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獻縣盜鬼

頃戊午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即有鬼殺妻女之異其  
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  
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為厲鬼見殺  
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  
既知眾鬼即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為  
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之楚又相  
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為處分  
何也初江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造謗書去  
比至獻縣未視事即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

以警廢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生夙業耶

### 大風吹人

遼史記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  
呼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  
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  
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會聞新城王霽宇象乾少司馬之  
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  
異域人為颶風吹墮因為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  
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余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  
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詢之云果然嗟乎亦異甚矣

###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扶荔山房

### 食人

柳跖之膾人肝趙思綰之吞人膽以至朱粲秦宗權之  
屬捕人為糧此皆盜賊及亂離無食時偶一見之耳若  
契丹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血至刺婢妾輩而吮之猶  
夷狄也若盛世天潢亦有之則真可怪矣周府新安王  
有熹者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之子也性狠戾嗜生食人  
肝及腦膽常以薄暮伺有過門者輒誘入殺而食之其  
府第前日未晡即斷行跡後以偽作兄祥符王有燭書  
與趙王高燧同反逮至京鞫得其奸削奪居京師契偷  
梟獍乃出帝系亦宗藩異事也近日福建抽稅太監高

采謬聽方士言食小兒腦千餘其陽道可復生如故乃

徧買童穉潛殺之久而事彰聞民間無肯鬻者則令人

徧往他所盜至送入四方失兒者無算遂至激變掣回

此等俱飛天夜叉化身也頃年又有孫太公者自云安

慶人以方藥寓京師專用房中術游縉紳間乃調熱劑

飲童男久而其陽痛絕脹悶求死不得旋割下和為媚

藥凡殺稚兒數十百矣為緝事者所獲下詔獄訊治擬

採割生人律或以為未允士大夫尚有為之求貸者會

逢大赦當事恐其有詞與奸人王曰乾等同斃之獄○

古來食人肉非出亂世者唐則臨尉薛震節度使張

###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五

扶荔山房

茂昭五代則金吾上將軍葺從簡宋則右副都王繼勳

知欽州林千文又飲人血者三國時吳將軍高澄

###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寧夏脩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  
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  
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為誕後偶與李本寧  
先生談及云此余宦彼中所目覩者即命鋪工即日掩  
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城圯露出  
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  
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

蕭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菴  
 太史而紀之者王麟州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筆之  
 雜紀弇州又別記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  
 豈僬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  
 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有言西北甘涼銀  
 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  
 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  
 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為涼州諸郡五涼分據  
 古稱沃土靈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  
 穴狐媚者此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丙集載隆興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荔山房

鄧子龍香木

武弁鄧子龍東南驍將也初以偏裨在粵東勦海寇忽  
 有一浮木觸舟棄去復來不暫離子龍試鈞取其氣作  
 沉檀香閱其材可雕刻因令工治作人形而首居大半  
 置之臥室以為肖己狀貌時時撫弄之後人粵西入滇  
 南為參戎副將屢躋屢起每以香木自隨至關白事興  
 鄧已久廢邗崑田為制府起之錮籍拜大將命督水師  
 與倭眾戰於對馬島海中初獲全勝深入遇伏發而歿  
 後求得其尸而失其元卽以所刻香木續脰入歛其至  
 朝鮮時部曲但怪其日夜婆娑枕傍手磨此木不舍甚  
 怪之已而遇害時鄧年已七十餘距得木時且四十年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扶荔山房

草木之妖

今上丙戌丁亥間京師明智草場火發薪芻如山一夕  
 盡為煨燼次晨喧傳有異余稚幼隨眾往觀見兒童輩  
 在餘焰中競拾諸物小者如拳大者如棗益色正黑有  
 光叩之聲甚清越絕類英石之佳者第質稍輕耳其狀  
 或為筆架或為硯山或為立屏俱可供玩又有作人馬  
 犬豕諸色者無不畢肖余攜得數件歸尋為人持去至  
 丁酉年八月河南柘城縣柳樹破裂迸出人物數斗為

牧豎所見競往收取以呈地方官時巡按御史爲吾邑  
姚羅浮思仁因開礦之擾奏爲災異進之御覽姚差竣  
到家出以示余其人僅長寸餘每顆皮筋結成色微黃  
白有冠冕者有小帽者亦有髻鬣者纖毫無異更有婦  
人其裝梳全類江南略不似中州更爲可異古來草木  
之妖多矣未有如此奇詭者

### 周公瑕

周幼海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  
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忽有  
魅晝見大白面如盤日曠曠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

### 野獲編

卷二十八

无

扶荔山房

常初甚惶駭後習觀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  
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末及  
對卽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  
主愕然踴躍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余曾  
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  
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  
余善

###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  
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

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  
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  
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泚埽以俟明方啟門  
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鑄鑰沈驚問若焉知之對曰  
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  
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率迸散  
今寂然無他矣沈心知所謂曰善埽除之吾將身至彼  
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平善庚午馮登賢書癸  
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  
歸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余曰魅  
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  
予亦深信之不數年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  
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  
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  
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秘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  
公而在必更有說

###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遊戲必非真  
有其事以余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  
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

### 野獲編

卷二十八

三

扶荔山房



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遊郊垌即有裝  
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  
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洗然若失  
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為吏部寧菴學憲  
定菴公愛弟幼長統綺情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閩  
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  
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  
禍沈怒不聽乍施斧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  
因發狂顛倒不能理事棄其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  
度其孔膚色光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圭

扶荔山房

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喧囂之聲  
徹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  
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為余內  
親今尙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  
冤者終以遷去獲全豈真如刀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謫  
限已滿耶

京師狐媚

狐之變幻傳紀最夥然獨盛於京師聞以舉廠為窟穴  
值鄉會試期則暫徙友人云故元人主每遇夏月避  
暑上都此猶其故習然漸南漸少齊趙宋之間尙時作

媚惑過江則絕不聞有言其稟性不能渡江是不然余  
游浙東西諸山稍入幽邃時時遇之但不能逞妖如北  
地耳問之故老云京師無廁居者以婦人月水棄之地  
狐竊食之遂能幻化百出成千年狐為元為白不可問  
矣然聞先朝駙馬都尉趙輝者尙太祖第十六女寶慶  
公主生平嗜飲女子月經寒暑不輟凡為禁衛者六十  
九年壽百餘歲直至成化間始卒則狐與人俱得此藥  
力似不誣矣今世皆重紅鉛亦煉童女經事為藥進之  
不特士人為然即嘉靖中邵陶顧盛之徒咸以此致三  
公六卿想亦因趙輝多壽倣其遺意耶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圭

扶荔山房

人病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  
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  
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  
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為  
男寵大興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又  
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  
其不能女時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  
聞所出勢倖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  
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

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今京師有此妖或一家中內外皆為所蠱各自喜為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野獲編

卷二十八

奎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九目錄

襪祥

黃河清

先知

甘露瑞雪

獻芝

歲朝牡丹

白鹿

死麟

孿生子之異

元旦日食免賀

鼇山致火災

山裂

正統土木咎徵

郊壇大風

朝參訛傳

宏治異變

正德龍異

野獲編

卷二十九目錄

扶荔山房

赤背黑背

雷震陵碑

地震

又

萬壽宮災

己亥山水大災

訛言火廟

玉芝非瑞

雨血

妖言進士

花石之禍

衣內出火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四僭羅平國號

妖婦人

李白洲

馬祖師

武定府初叛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中華書局

武定府改流

武定三叛

武定四叛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妖人趙古元

妖人劉天緒

隨僉事

盜賊賦形之異

婦人行劫

發塚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二十九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禩祥

黃河清

景泰五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何琛奏黃河自龍門至芮城清同一色此上至德所感廷臣欲行賀禮帝曰此乃偶然不必賀按此卽二年後英宗復辟休徵而景帝之不受賀見亦卓矣其後至正德二年八月而黃河又清此年此月世宗生於興邸可見吉祥善事別有徵應非一時蠱見所能測也○景泰四年冬十一月至五年正月山東河南淮徐諸處以至江南蘇常等府浙江杭嘉湖三府大雪平地數尺海水亦水結四十餘里人畜死者不可勝計災祥一時並見亦異

先知

唐開元初以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末云上元降鑒方建隆基此二字爲元宗御名以爲受命之符宰相姚崇等表賀因宣示史官頒誥中外又唐宣宗御製邊陲曲其詞有云海岳咸通未幾其子懿宗嗣位建元爲咸通人皆異之木朝正德末年王新建平寧藩後至廬山刻石記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世宗龍飛遂用二字紀年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其偶合如此說者謂王文成本間世異人故能先知如此非偶合也然媚娘之爲異人更出文成之上豈亦預知其孫之爲五十年太平天子而先著讖應以示後世耶若宣宗亦有小太宗之稱宜其暗合也顯陵初建時於興邸亭殿中立名曰隆慶此時穆宗未生也後之紀年亦如之此則無心膈合固上天示以休徵矣○宋良岳神運石之旁有兩檜徽宗愛之以玉牌金字書自製五言詩云拔萃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髯茂撐擎天半分連卷紅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後高宗御名爲構南渡秦檜作相分天下之半而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時論謂檜倡和誤國負南朝之眷字字應前詩蓋事已前定矣豈道君能先知耶此比唐武后鼎銘更爲奇確但高宗雖稱中興實遜明皇百倍矣

甘露瑞雪

世宗登極詔罷四方獻祥瑞者時汪鉉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首進甘露以媚上得召爲刑部侍郎會修明倫大典璉等標鉉所獻甘露於卷末以爲此上孝感之應尋進掌院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籠眷幾與張桂等而其人橫惡爲天下唾罵則至今如一日也汪之後獻祥瑞者直至世宗季年而猶未已又嘉靖十年禮

部侍郎顧鼎成奏上設醮時先一日陰雲解散二之日雲物一色復降瑞雪此皇上精誠格天所致因進步虛詞七章又言七日奏請青詞尤爲至要仍列五事奏之其事皆齋壇香水供獻之祥也上大悅報曰覽奏具見忠愛步虛詞畱覽朕已竭誠諸臣宜仰體朕心秉丹誠以承天鑒顧由此得大拜上南巡奉勅居守尋歿於位自顧疏後齋醮日盛凡事元三十餘年及上升遐始止按二公俱以獻媚得寵得冢宰得宰相如取諸寄而事業毫無間焉顧雖和易非汪螫毒可比然流穢史冊亦不細矣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獻芝

嘉靖中葉以後大小臣工進白鹿白兔白鴈者固多而後乃以芝草爲重下至細民亦競上獻如三十七年陝西鄜縣民王金進芝山一座聚芝一百八十一本名曰仙應萬年芝以祝聖壽其間徑一尺八寸者凡數本上悅賚以金帛是年冬禮部類奏四方所進芝一千八百四本詔猶以徑尺以上者尙少命廣求以進于是命輔臣嚴嵩李本等煉以爲藥且詔次輔徐階曰卿政本之重不以相溷也階惶恐請煉藥如二臣上始悅自是督臣胡宗憲獻芝與白龜同進上以之謝元壇告宗廟賜

宗憲鶴袍而陝西撫臣程軌按臣李秋獻白鹿芝草云  
得之部內書堂萬壽宮中蓋詭為美名以媚上也二臣  
各拜幣鈔之賜仍命謝元告廟至四十一年王金者又  
進靈芝五色龜上大喜諭禮部龜芝五色既全五數又  
備豈非上元之賜仍告太廟百官表賀拜金為御醫四  
十三年太醫院御醫王金又進萬壽香山三座聚芝三  
百六十本為之者是歲天下臣民進法秘仙桃瑞芝及  
為上祝釐建醮者不絕各承賞賚又一年而上鼎成龍  
去王金坐進藥損上躬論大辟高新鄭為政貸出

歲朝牡丹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四

扶荔山房

京師極重非時之物如嚴冬之白扁荳生黃瓜一蒂至  
數銀背戚里及中貴為之傲禁中法膳用者弁州謂上  
初年元旦即進牡丹而江陵相與馮璫亦各一花以為  
異余兒時在京師亦聞而未見比數年來元夕前後姚  
魏已盛行於時豪貴園圃在在有之始知弁州語信然  
比年入京赴一友社文時纔過長至三日案頭插半開  
紫牡丹二三朶方駭詫歎羨問乃曰此尋常物每花祇  
值百錢耳予攜其一歸以溫水貯瓶中亦留數夕始萎

白鹿

嘉靖十二年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為大臣諂媚之始

白兔白龜白鵲相繼不絕惟浙直總督胡宗憲兩進白  
鹿俱蒙褒賞時世廟方崇道教喜聞祥異胡正勳倭立  
功名每事輒稱引元威以自固勢自不能不爾至壬戌  
會試遂以靈臺命題而鶴鹿悉登於闈牘矣時主試為  
袁元峯煒相公董潯陽汾尚書俱在直典青詞本無可  
責者乃至癸亥年西苑白龜生殿嚴分宜方率詞林在  
直諸公上表稱賀他可知矣此後則萬歷甲戌白蓮白  
燕見於翰林院江陵大喜進之上方冲齡謙讓不受歸  
之閣臣雖以渺躬自處而獻諛一念已為聖主所窺張  
方以伊周自命而舉動乃與先朝諸媚諸公如出一轍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五

扶荔山房

蓋上奉慈聖下結馮璫不覺瀾倒至此宜相業之不終  
也

死麟

麒麟之生多托牛腹成化二十年甲辰泗州民家牛生  
一麟咸以為怪殺之工部侍郎賈俊出差偶至得其一  
足歸以示人嘉靖十二年癸巳山東聊城縣民家牝牛  
產一麟形狀瑰異甫出腹即嚼一鐵煎盤食之盡民婦  
駭怒撲殺之萬歷十三年乙酉河南光山縣有一麟亦  
牛所孕其產時光怪照耀比鄰皆謂火發來救愚民不  
識詈為妖孽共擊死前二事皆聞之朝惟乙酉則上欲

取觀閣臣力阻不從御史王學會有疏諫止被謫至甲午年鎮江府復獲異獸大抵與前二物相類亦尋斃於杖箠郡守王應麟慮生事不敢申告上臺第命瘞之今麒麟塚尚存瑞物無故而生見戕庸奴真是可惜

### 學生子之異

學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脉

### 野獲編

#### 卷二十九

六

扶荔山房

技亦大行每入謁卽以養殮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  
二兒問有姬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  
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資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  
不以爲信然則怪而妖矣宇宙真何所不有○唐淮南  
程幹妻茅氏連八年俱雙生凡得男子十六人蓋倍於  
顧聯璧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 元旦日食免賀

永樂十二年甲午正月初一日當日食先期鴻臚寺奏  
請當賀與否上問大臣當如何禮部尙書呂震對以日  
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輔臣黃淮楊榮俱未及對

楊士奇獨以不當受賀爲言且引宋仁宗時富弼請罷  
宴撤樂且恐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果然仁宗悔之之  
事爲證太宗皇帝允之但賜百官節鈔而已十三年元  
旦又日食免賀亦如之至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朔亦  
當日食天陰晦色不甚辨諸臣遂以當食不食上表稱  
賀上大喜獨禮部尙書吳山曰明明薄蝕吾誰欺欺天  
乎首揆嚴嵩密以其語奏聞上已不平山自上疏以救  
護禮畢爲言上愈怒未幾用言章奪吳職兩朝前後一  
事而閣臣之忠邪復別矣嚴次年壬戌卽得罪去士奇  
自甲午至正統九年始卒蓋相四朝又三十年蒼蒼者

### 野獲編

#### 卷二十九

七

扶荔山房

豈堪矯誣哉

### 熬山致火災

熬山燈火禁中年例亦清朝樂事然亦有最出意外者  
如永樂十三年正月之壬子熬山火發焚死多人都督  
馬旺亦與焉時上在北京聞之驚惋命太子修省正德  
九年正月十六日上於宮庭中依檐設壇幙而貯火藥  
其中偶不戒延燒乾清宮以至坤寧宮一時俱燼時上  
往豹房回顧火燄燭天戲謂左右曰好一棚大煙火也  
或云是年寧王宸濠別獻奇巧之燈卽令寧府遣來人  
入宮懸掛皆附壁著柱以致此變云○萬歷初元燈節

當如例設鼇山首揆張江陵諫止以為鼇山起於憲宗時今諒陰中未可輒置上嘉納之江陵此舉甚善但成化創始為言蓋止據詞臣章懋等諫止憲宗之疏而不知國初已有故事也

山裂

正統十四年己巳陝西某縣山鳴三日移數里崩壓民家數十戶是秋即有英宗北狩之變成化十六年庚子雲南巨津州白石雪山中裂分為二其半走入金沙江中是年大闢汪直用事土兵與尙書王越比周黠武越冒封威寧伯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陝西澄城縣界頭嶺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八

扶荔山房

吼聲如風者數晝夜山四裂而去東西各五里南北各十里是年督臣曾銑與首揆夏言議復河套徵調兵糧關中騷動次年二人俱論斬山至鎮重而崩裂至此其徵上應紫微下亦主將相其驗如此○宏治十年雲南師宗州有馬者籠山其高插天去山二十里阿定鄉有一小山一夕移於馬者籠山之側有三大樹隨山而徙皆不搖動土人但聞風雷震撼且起視舊處已為平地近年萬歷己亥八月陝西狄道縣毛家坡山崩裂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凡五座此等皆極異事而無災沴應之者時聖君有以消弭之也又云雲南鎮南州有石吠

山頂有石類犬每遇凶年則石有聲如犬吠因以名山此尤奇事又正德末年廣西土官岑猛所部田州江心忽有石浮出反臥岸傍猛惡之密遣數百人夜移他處至明復然未幾猛敗滅此石不復見

正統土木咎徵

正統十三年戊辰京師盛唱妻上夫墳曲婦女童幼俱習之其聲悽惋靜夜聽之疑身在墟墓間次年八月車駕陷於土木將士死沙漠者數十萬人都下禁軍孳婦祭望哀號聲徹原野則此曲實應之其年三月進士傳臚適狀元彭時以假寐不至殿廷相顧疑駭謂龍首忽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九

扶荔山房

失是何祥也未幾而龍馭不返人間遂有喪元之說以及小民所傳兩帝城隍土地諸謠讖種種無一不驗最可怪者則是冬所頒大統歷日為十四年己巳夏至之晝冬至之夜俱書六十一刻見者皆駭愕以為振古未有之事至秋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因登天位遙尊上為太上皇說者寒暑失度天地易位即陰陽二至不能守其常矣當時造歷者以私意擅改時禮臣為胡忠安不足言乃舉朝無一語詰責僅見岳季方所紀亦以為怪然亦北狩以後追述往事耳當其時亦未能昌言相駁也○己巳六月南京宮殿一時俱燼先朝所留圖籍法

物並盡不兩月而變輿北狩

郊壇大風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井樂官俱凍死此祝枝山大父居京師親見而憲宗實錄不載蓋秉史筆邱文莊公諱之也南宋光宗紹熙年間亦有此異時后李氏竊至齋宮嫵婉且不避程姬之疾次晨厲風震蕩從官辟易至不能成禮而罷帝既怖恐又聞李后擅殺所嬖貴妃黃氏遂得心疾以至於崩憲廟明聖謹於事天非宋主可比萬一且雍容成禮對越上帝即風霾何損獨此時正商文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毅當國却不開引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求退何也

朝參訛傳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文官中若聞有甲兵聲眾皆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皆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上命班居下者百餘人悉跪於午門外踰時釋之御史尋覆奏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禮部因奏朝班驚喧定申明朝儀八事亦聊以塞一時之責耳攷之傳記無形有聲所謂鼓妖者殆類是歟。先是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以後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四散嚙人其色正黑及蹤跡之又不能得上遣太常寺少卿劉安祭都城隍

神御製祭文誚責之繼又於禁中祭告天地為文引躬自咎久之妖始漸息蓋是時汪直設西廠調事官民遍受其荼毒有四出傷人之象內臣梁方妖僧繼曉方士李孜省輩左右熒惑王越輩又黷武邀功於外四方騷動中外驚疑故天心示警乃爾

宏治異變

弇州紀奇事云宏治為極盛之世而已酉庚戌浙江陝西山中有二異物而不知辛酉壬戌癸亥之更異也宏治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韓城縣地震有聲如雷傾倒官民房屋壓死男婦無數自朔至望震猶不止縣東八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一二丈四五丈湧出溢流如河十四年五月二日夜分重慶府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起視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次蚤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阻不能前詢之故老云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變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臥內有不病者見鬼輒被打死有被打顯跡有因沉病死者有病在家為鬼壓死者百姓死將半初五日至十二日止十四年秋一日蜀忠州大滄等三里晝晦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嘗之畧如稻味



久而生苗如梁後值霜侵枯稿州守汾州人姓宋以為  
瑞郡守華陰人姓屈以為災申達莆田林中丞取驗奏  
聞後州人竟無災惟宋守卒於官十四年閏七月二十  
七日四川烏撒府可渡河巡檢司大雷雨三晝夜水漲  
山崩地裂山鳴如牛吼湧出清泉數十派壞廬舍橋梁  
壓死人畜無算是年八月廣東瓊山縣颶風暴雨海飆  
漲平地水高七尺壞房屋軍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廣  
西融縣昏刻星大如箕長丈餘流西北方河水陡紅濁  
如黃河日炎如暑夜寒如冬疫瘴大行至一家全無爨  
者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馬湖湖江水色變白明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瑩可鑑翌日濁如漿凝兩岸沙石上者如粉十七日復  
清本月十二日敘州府東南一河水亦如之如漿濃者  
三日十四年十一月江西贛州府連日大雷雨各縣遂  
多瘴病有朝病暮死者雲南景東府自宏治十五年正  
月以後人畜疫死不可勝計十一月十九雲霧黑暗人  
往來面目不辨晝夜不分凡七日又隴川宣撫司十月  
大雨雹大者如掌小者如雞卵盡殺田禾十五年南太  
常卿楊一清奏七月初三日猛風急雨震盪掀翻江湖  
洶湧江東諸門號如陂湖水浸入城五尺餘中下新河  
官民船飄溺入水多溺死孝陵及天地山川壇太廟社

稷拔樹木萬餘是日正上誕當時尤以為異而鳳陽  
祖陵亦以是日遭變萬歲山龍興寺一應壇壝俱毀上  
命祭告修省十六年正月十八日雲南宜良縣地震有  
聲如雷搖動房屋二月初三日宜良縣復黑氣迷空咫  
尺不辨人形狂風晝夜不息地中雷有聲又正月雲南  
曲靖軍民府火發七次撫臣陳金以聞上命南京刑部  
左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往巡視雲貴奏不職大小文  
武官共一千七百餘人以弭天變蓋用景泰壬申命南  
京禮部侍郎姚夔考察雲南官吏例也而樊瑩所斥滇  
南將吏之多更本朝未有之事其後瑩至南刑部尙書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諡清簡以上皆辛酉壬戌癸亥三年間事其變異較之  
弇州所紀更繁而怪矣。先是宏治元年閏正月南京  
奏連朝雷電交行大雨雪又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  
百萬自下而入二年二月十四日河南地方晝晦如夜  
咫尺不辨人物黃塵障天赤光如火三年二月陝西慶  
陽縣隕石如雨大者四五觔小者二三觔擊死人數萬  
宏治三年十一月彗見五年四月彗又見又有異鳥三  
鳴於禁中六年五月北京東廠內地無故陷二三丈廣  
亦如之又本月內在京明時坊舖內白晝見二人進舖  
久之不出管舖者疑之但見二衣委地傍有積血竟不

見二人蹤跡又是年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民家一產五子三女皆無首二女臍下各有一口助啼相應數日俱死有報到京六年十二月初一南京金星晝見未位次日大雷電風雨拔孝陵樹無數湖廣鄖陽府亦是日雷電大雪平地深三尺凍死人畜無算七年七月初三日蘇常鎮三府風雨驟作拔木飄瓦湖水泛溢平地水深五尺臨江深一丈民皆溺死八年三月寧夏地震一日十二次其聲如雷八年四月都御史劉大夏祭張秋湖神天陰帛不能燃欲焚不焚之處宛如人面耳目口鼻皆具八年十二月京師大震電天野獲編 卷二十九 西 扶荔山房

火乾清宮西七所火而內官監與清寧宮之災更爲大異蓋孝宗朝火患亦最劇最後則十七年六月江西廬山如雷鳴次日大風雨平地水丈餘溺死星子德安二縣人口無算又直隸崇明縣民顧孟文雄雞伏卵猴頭而人形身長四寸有尾活動而無聲尤爲怪極蓋未期而孝宗上賓矣按宏治間災異累朝所無此天心仁愛示警聖明且其時上下同心遇災而懼以故無損太平之萬一云。宏治八年八月十六日望當月食不應至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望當月食至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望又當月食凡三次至期皆不驗禮部請治欽天監野獲編 卷二十九 五 扶荔山房

正德龍異

正德七年六月山東招遠縣夜有赤龍懸空如火自西北轉東南盤旋而上時上在豹房遊戲晝夜不還大內十二年上始出宣府大同遊幸是年六月直隸山陽縣有九龍晝見俱黑色一龍吸水聲聞數里吸漁舟并舟中女子於空中復墜而無傷十三年八月雲南順寧府

瀾滄江龍鬪水湧百丈行人不能渡者七日時上在宜  
序十四年五月上在喜峯口時直隸常熟縣俞墅村迅  
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口吐火目如炬鱗  
甲頭角俱見撤去民間房三百餘家吸舟二十餘艘并  
舟人空中墜地有怖死者十四年初夏江西大雨鄱陽  
湖漲小孤山亦沒不見水退死黑龍一蛟二十餘未幾  
宸濠反被擒於鄱陽時上南征至金陵京口蓋六飛四  
出人皆有魚服之憂次年漁于汜光湖上墜水得疾北  
還實與前吸舟湧水事相應卽鄱陽之怪亦似關聖躬  
寧庶人長鯨耳不足當此變也○正德十五年七月上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未 扶荔山房

在南京時有物如猪頭其色正綠墮於上前又拘刷諸  
婦人之所皆有人頭懸掛滿壁時隨駕大學士梁儲等  
上疏切諫謂耳目所未見而不敢斥言不二月而上不  
豫僅得至京師而龍馭上賓矣意豕首及人頭皆屬錢  
寧江彬輩藁街之徵歟○又陸粲庚巳編云正德某年  
雲南騰越衛舉人汪誠家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八仙桌  
上頭角爪尾悉具其色如粉捫之鱗甲如刺以來觀者  
衆汪氏取狗血塗之乃滅

赤青黑青

正德八年二月有二火星隕於浙江之常山縣官舍中

大如鷲卵七月浙江龍泉縣有二赤彈自空中墜於縣  
解形大亦如鵝卵流入民居跳躍如鬪良久不見後四  
日復隕二火塊燒官民房四十餘家有一青見於河間  
民家二十人同死此赤青也先是正德七年六月黑青  
見於河間順德及涿州夜出傷人有死者俄又見於京  
師形赤黑色大者如犬小者如猫若風有聲居民夜持  
刁斗相警達旦不寐踰月始息既又見於河南封邱縣  
其狀亦如之此黑青也時逆瑾雖除八黨正熾朝政日  
糝水火皆違其性故南北變異如此

雷震陵碑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七 扶荔山房

嘉靖十七年改諡太宗曰成祖其時武定侯郭勛上言  
宜盡確舊字更書之上不悅曰朕不忍琢傷舊號命鈔  
木書今稱加於舊碑之上蓋世宗雖以興獻帝之故改  
文皇廟號而心仍有未安者耳今上三十二年雷震長  
陵碑上命重建時內臣督工竣事敘薦閣部科道諸臣  
皆用駢語如憲臣勘功臚列無異識者已駭其僭矣而  
首揆沈四明又上疏云世宗欲改刻成祖碑而未遑今  
雷神奮威乃天意示更新之象欲皇上續成祖德乘此  
改立新碑此莫大之孝亦莫大之慶也上優旨允行夫  
上蒼示警於祖陵正宜君臣修省反以爲瑞應形之章

奏比之王安石天變不足畏說更悖矣而言路無一語  
誚讓之異哉○嘉靖辛酉西苑萬壽宮災工部雷禮疏  
言此宮係皇祖受命吉地王氣所鍾今天啓佑皇上鼎  
新丕基宜及時營繕以承天眷上優詔答之命速備物  
料興工自來容悅事君前後一轍如此

地震

嘉靖乙卯年關西地震河渭充溢韓苑洛王槐野諸名  
公俱罹其禍人知之矣然嘉靖十五年蜀中之震亦奇  
是年爲丙申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四川行都司附郭  
建昌衛建昌前衛以至寧番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都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六

扶荔山房

司與二衛公署二衛民居城墻一時皆倒壓死都指揮  
一人指揮二人千戶一人百戶一人鎮撫一人吏三人  
士夫一人太學生一人土官土婦各一人其他軍民夷  
獠不可數計又徐都司父子書吏軍伴等百餘無一人  
得脫水湧地裂陷下三四尺衛城內外俱若浮塊震至  
次月初六日猶未止○寧番衛東連越巒衛北至西天  
烏思藏其屬夷有名麻些者其俗喪葬不用棺槨將猪  
去腸帶毛用物壓扁名曰猪脹用綾緞布疋裹屍用柴  
燒化此等喪禮古今夷漢皆所未聞又建昌行都司所  
屬會川衛夷名撲斯者能夜變爲鬼盜人財物又掘新

墳屍呪使變魚形入市賣之以上夷俱四川上川南道  
所轄去蜀省城不遠何以凶狠幻怪至此先大父曾備  
兵其地知之最詳

又

南學憲陽谷軒陝西渭南人嘉靖癸丑庶常後爲南吏  
部郎與先大父甲子同分畿試述其乙卯遭關中地震  
云從地坼中出廬舍不必言卽山川移易見之紀載者  
已不勝書如韓苑洛尙書王槐野祭酒被難者尤衆惟  
南白云若有人呼之令起其太夫人亦瀕危無恙幼子  
師仲尙在襁褓中間空中喧云此下尙有大貴人忽提

野獲編

卷二十九

七

扶荔山房

出門外視之尙鼾睡也地裂深者至二三十丈然其中  
或有破沙鍋西瓜皮及敝衣壞器之屬無算豈真大地  
之下復有地耶師仲字子興當甲子歲尙未弱冠又三  
十年乙未成進士時吾鄉沈繼山司馬爲少司空與南  
厚善薦入爲庶常今游歷坊局大貴之議正可踐也○  
時渭南民因地震行劫爲學憲父憲副修吉手斬二人  
而止

萬壽宮災

萬壽宮者文皇帝舊宮也世宗初名永壽宮自壬寅從  
大內移蹕此中已二十年至四十年冬十一月之二十

五日辛亥夜火大作凡乘輿一切服御及先朝異寶盡付一炬相傳上是夕被酒與新幸宮姬尙美人者於貂帳中試小烟火延灼遂熾此後卽下詔雲南買諸寶石及紫石英屢進不當意仍責再買如命戶部尙書高曜求龍涎香經年僅得八兩蓋諸珍煨燼無一存者故索之急耳尙美人致火事未知果否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命拜未封宮御尙氏爲壽妃贈其父臣爲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而同封貴妃文氏乃從敬妃進封者其父止得指揮同知則恩禮輕重可知矣封妃之日距聖誕僅二日上春秋恰周一甲子蓋亟尊貴之以侑大慶

野獲編

卷二十九

辛

扶荔山房

上觴云○曾聞一中貴云尙氏承恩時年僅十三至冊封妃則已十八矣又聞伊王典模暴橫不法內結尙貴人爲援故撫按俱莫敢問後終以罪廢失國尙妃亦不能救

己亥山水大災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上以章聖太后崩改葬顯陵駕至趙州臨洛鎮二處行宮火發已逮治所司矣比至衛輝府夜四更火發於行殿內人及內侍多死法物寶玉俱燬聖躬亦幾不免逮扈行兵部堂官及河南撫按布按守巡俱下獄知府王聘等送都護軍門御押駕前導

示衆亦可謂異變矣是年六月浙江天目山崩一角出蛇數千衢嚴二府大水高二丈餘漂溺人民無算七月揚州大水漂沒鹽場數十處是日揚子江水陷下數十丈中流金山至露其脚如平陸蓋大風捲水而北也是年災變何多且怪如此然是春冊立莊敬太子時日下五色雲現中外懽呼大慶然莊敬終天瑞之不驗又如

訛言火廟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未申時東草場火起京師人遂訛傳火焚宗廟遠近惶駭至暮大雨雹且風霆大震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壬

扶荔山房

咸謂災止草場今且熄矣夜分以後火忽從仁宗廟起延燒成廟及太廟各廟盡付煨燼惟新立睿宗廟獨存果應訛言真可異也按成廟舊號太宗先是十七年改稱祖而興獻帝新稱宗其主與成祖同入廟說者謂文皇帝神靈不豫使然或有云諸廟盡燬獨留新廟成祖在天之靈不安於並祀因有此變訛言之發蓋神告之矣

玉芝非瑞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有白芝生於獻帝舊廟上大喜改其名玉芝宮歲時祭祀大小吉凶必告蓋兼太廟及奉

先殿之禮且又日上膳羞如南京孝陵故事其祭之繁  
縟古來未有也甫踰年而世宗遂棄羣臣按段成式酉  
陽雜俎云芝白爲喪而宋世張震爲成都安撫司其府  
治柱礎忽生三白芝歲餘震卒於官蓋災而非瑞也是  
時獻芝以千以百計者徧天下故廢廟亦產此物所謂  
妖由人興也

雨血

北地冬春間每遇天際昏暗日曛曛無光謂之紅沙天  
則邊圉必有爭戰及敗軍陷將之事都人相傳以爲占  
驗自去年遼左大帥張成允敗沒遠近大震朝議起故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圭

扶荔山房

右都御史楊鎬於家今年選二月之廿二日四路出師  
其上疏自敘方畧云某人率大兵若干從某路出云云  
且自誇有成師而出盡敵而還之語蓋兵未授甲而敵  
已盡知其情嚴備久矣其前一日未申聞友人馬時良  
太史邀飲途中遇雨沾衣履盡作血色比至馬齋中方  
歎訝問天宇陡黑對面不辨急呼張燭則坊巷無賴已  
乘暗剽掠衣物食味道上行人俱顛仆凡十餘刻天漸  
明朗始滅燭把酒日圭尙未晡也不五日而喪敗報至  
正遼左出師之日也時大帥劉綎欲待所部川兵盡至  
方與交鋒而楊中丞欲速成李如柏大功一舉殲焉

妖言進士

今上戊申年內臣輩建西頂娘娘廟於內府內織染局  
時都中忽興進士之說一切男婦不論貴賤或車運或  
馬載以至豔婦處女亦坐兩人小輿懷中各抱一土袋  
以香楮隨其後入廟獻之久之始漸衰止又數年今上  
宮中忽作掠城之戲其法畫地爲八方令大瑞輩以八  
寶投之自十兩至三兩能入者卽爲賞未幾戊午歲有  
遼東失陷撫順事次年己未春大敗喪地人以爲讖○  
按宋政和七年汴京修二郎廟俱云獻土或云納土競  
相擔負晝夜喧闐街陌充塞自春歷夏不休說者以爲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圭

扶荔山房

花石之禍

吳中有瑞雲峯宋朱勔所進艮岳物也蓋搜剔洞庭西  
山最後得此以爲可匹敷慶神運石將持入獻適聞汴  
京受圍道君內禪遂棄不取屢有光怪凡得之者俱不  
利久置隙地後爲陳太史所收夜吐光燭天太史病劇  
因仆之剗其一角光頓滅而太史歿矣久之吳興董宗  
伯買之載歸過太湖船覆石沈乃百計取出則一石盤  
非峯石也又竭力再取始得所沈石配之卽此石之座  
也大喜欲立之而乃子給諫病卒不果乃孫儀部力諫

以為不宜畜此妖石適吳中徐問卿漁浦來屢目而屬意焉徐即宗伯愛壻也轉以贈之徐復挈還吳方議豎此峯而徐亦病旋歿矣此石至今臥其園榛莽中乃子中翰君欲緒成前志終以懼禍未決也又嶺南從來無牡丹即移植者俱不作花相傳花則損主故相梁文康公之孫紹纘攜歸種之盛花以為奇瑞開宴會客未幾不起故相張江陵擅國因內閣白蓮雙蒂者三江陵疏賀上謙讓不受而手詔歸美張相德所致未數年張歿被籍盡削諸恩典然則花石之異者類足招殃可弔不可慶也○嘉靖庚申年南京振武營兵變殺戶部侍郎野獲編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書

扶荔山房

黃光昇先數日黃之私第忽聚蜂數萬結巢簇擁自喜以為吉徵不崇朝而禍及萬歷辛卯年寧夏副總兵哮拜有雀馴擾其肩不去詔謂且夕登壇次年叛兵殺黨中丞推拜父子為主正去歲雀集之日也因決意作逆以致夷滅蓋蜂雀孽禍不滅石花云

衣內出火

余觀張芳洲寧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為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為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寧維楨憲長於

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予知為何祥余謾應曰此為離明上燭台耀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於樓上年久火出潭潭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叛賊

再僭龍鳳年號

元末韓林兒起稱小明王改元龍鳳為史所載久矣其時相去無幾又有龔其年號者陝西妖賊王金剛奴于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書

扶荔山房

洪武初聚眾于沔縣西黑山等處以佛法惑眾後又與沔縣邵福等作亂其黨田九成者自號漢明皇帝改元龍鳳高福興稱彌勒佛金剛奴稱四天王後長興侯耿炳文討平之惟金剛奴未獲仍聚西黑山至永樂七年潛還本州始為官軍所擒送京師伏誅此盜當開創之初乃敢曠聚隴西積三朝四十餘年而始正法亦劇賊矣

四僭羅平國號

唐懿宗時浙東賊裘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至昭宗朝董昌據越州又稱羅平國改元天冊元

世祖至元二十年廣州新會縣賊林桂方又偽號羅平  
國改元曰延康蓋已三稱羅平矣至本朝永樂十七年  
交趾東潮州安老縣妖僧范玉亦僭號羅平國紀元永  
寧以賊萬善爲入內檢校左相國平章軍國重事以賊  
吳忠爲入內行遣右尙書知軍國重事以陶成爲車騎  
大將軍黎行爲司空諸賊尋爲總兵官豐城侯李彬等  
所擒而玉終不獲○按是時正張英國三下南交之後  
天威震疊而交人猶反覆若此則此方之狡狠可知矣  
宣德間棄之未爲非策○後報范玉就擒亦僞

妖婦人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未

扶荔山房

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  
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  
爲人馬相關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  
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及上命使馳  
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  
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  
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  
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  
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  
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

劍賽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李白洲

李白洲 土貢 江西人初登第與羅懿正 倫 李賓之 東陽

林見素 倭 楊遂庵 一清 李獻吉 夢陽 相善其才名亦相

埒敷歷中外官至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子官  
賜馳驛歸且命有司續夫廩恩禮甚備居家十許年爲  
寧庶人宸濠所劫遂從之反時年且八十餘被獲爲按  
察使伍文定所撻創甚死獄中詔劉其屍妻妾俱沒官  
使其早死數載則名列耆碩且更叨飾終之典矣此何  
異喬琳之從朱泚夏貴劉整之降元所謂名德不昌遂

野獲編

卷二十九

未

扶荔山房

有期頤之壽也○李白洲預爲墓道托李獻吉爲生志  
竟不及葬其中當時獻吉爲逆濠陽春書院記幾罹大  
慘使其時更舉白洲誌文以訐者獻吉必不免矣○宸  
濠之叛以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軍師蓋竊取太祖時  
善長基二公同姓也然韓國以嫌賜死青田爲胡惟庸  
所毒在當時已凶終矣

馬祖師

吾郡西北數十里聚落名烏鎮者嘉湖蘇三府交互之  
地最爲奸宄淵藪嘉靖丁巳有妖人馬祖師寓居沈松  
家以幻術惑衆有毛荃計中等爲之羽翼更相誑飾誘



脅愚民約以是秋九月之甲子日起兵取晉嘉興府會  
有密告其奸者官司以兵捕之其黨有被擒者有授首  
者惟馬妖樹青白二旗縱火肆掠官兵追及於南潯雙  
林間衆皆殲獨馬祖師逸去時嘉禾兵備爲滄洲劉燾  
有威望以拒倭著聲績亦遍蹤跡之不能得此等劇賊  
幾與永樂中妖婦唐賽兒伯仲若宋李順遁去三十餘  
年終被獲受誅眞不足數矣○烏鎮雖一區仕宦及富  
人甚夥今上初鄉紳建議請于朝設一府同知專治其  
地欽給關防得竟自發兵省直捕緝盜賊而奸終不止  
徒供隸卒擾害良善毫無裨于地方也今事權日替同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天

扶荔山房

知但坐府不復至其地與無官同又塘西鎮亦添設一  
通判督捕總之贅員也同知列銜湖州府通判杭州府  
○正德間四川賊首劉烈本名樂眉州人冒爲舉人匿  
保寧山中尋又他逃或傳由雲南入外番時川東賊藍  
五廖麻子等僭稱王號川陝中多竊名劉烈者因募能  
擒烈者賞銀二千兩至圖形以購之而眞劉烈竟不知  
所在時總制爲兵部尙書洪鍾巡撫四川則右副都御  
史林俊云

武定府初叛

嘉靖六年冬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略尋甸府嵩明等

縣俱陷之七年三月武定府土舍鳳朝文反殺同知以  
下官吏劫奪府州印信舉兵與安銓合攻圍雲南省城  
是時安銓方熾朝文又起全滇震動會議舉才望大臣  
督兵討之詔以伍文定爲兵部尙書督四省土漢官兵  
戶部左侍郎梁材兼憲職持金三十萬備餉以行二臣  
皆一時選也鎮臣黔公沐紹勛初遣武臣往撫不從反  
見殺遂進兵二賊會敗逃歸尋甸武定二府初朝文誑  
其部內謂土知府鳳詔母子已受天朝誅戮且將盡殺  
武定夷民人俱信之未幾鳳詔同其母自省城歸武定  
夷民震駭失措俱奉新詔降附朝文計窮絕普渡河遁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天

扶荔山房

走官兵追敗之乃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欲走東川  
至湯郎箐被大兵追及碎其尸安銓未知其死亡入東  
川糾合芒部爲土舍祿信所執滇中遂平是役也始于  
朝文助逆逼逐其主鳳詔至圍困會城與今上丁未年  
阿克索印之變無異相去凡八十年終覆其宗祀蓋其  
天性好亂非一日矣但伍司馬大兵未至而亂已平則  
黔公之才亦非近日沐獻可及

武定府改流

雲南武定軍民府在唐爲姚州地名羅娑府元爲武定  
路本朝洪武十六年會長地法叔一名弄積妻商勝者

倡義歸附太祖嘉之命爲土知府至正德間其孫名阿英者始改姓鳳傳至土知府鳳詔死無嗣其母瞿氏代襲既久而老乃舉詔妻鳳索林自代已而悔之索林嗣事頗失事姑禮瞿氏恚怒收異姓兒名繼祖爲鳳氏後欲立之而廢索林旣不克乃具疏稱爲索林所囚令繼祖詣關上之繼祖歸卽僞受朝命襲職逼奪府印索林率印奔省城撫按恐生變諭索林歸視事仍聽繼祖與瞿氏居由是姑媳愈相猜有土總管鄭宏故尋甸土舍也索林以爲子用其計欲誅繼祖謀洩繼祖大發兵圍府且攻掠和曲祿勸等州縣索林復率印奔省城與鄭

野獲編

卷二十九

辛

扶荔山房

宏同處于是繼祖益肆朝議集土漢兵討之殺其弟繼英衆潰而繼祖遁去而武定民劫于積威不能安索林不敢復居府而他徙繼祖復入武定願獻銀千五百兩分四莊自贍永奉約束鎮巡官以聞世宗許之仍議立新城以居流官令鄭宏歸府復業繼祖聞而大怒執宏殺之以兵攻新城土官百戶李鼈等敗死僉事張澤督兵馳救亦被殺亡失士卒無算于是諸道及夷兵赴勦者俱集土官祿紹先女土官安素儀等與戰大破之先以捷聞會女土官鳳氏先班師抵家卽爲仇刺殺蓋繼祖爲之也穆宗命與棺殮銀三十兩川貴二省益大會

兵圍之繼祖棄新城攜鳳索林遁入四川會里州依東川婦家阿科等旣二省官軍與漢土兵盡會繼祖窮蹙賊帥者先乃斬繼祖以降其黨姚安府同知高欽等亦爲姚州土官高繼先擒以獻穆宗命貸欽死降襲姚安府土經歷武定府遂改設流官知府云按宋淳熙間段智興有國時以阿歷爲羅武部長其裔孫法瓦浸盛併有鄰部自元迄今凡踞其地者四百餘年至是而失之其禍起于瞿氏小忿謀立假子致尋干戈以致覆亡初商勝以土婦效順太祖至賜救獎諭其誥曰質維柔淑志尙堅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

野獲編

卷二十九

辛

扶荔山房

武定三叛

鳳繼祖旣滅鳳索林者亦削籍安置雲南省城矣朝廷尙不欲絕鳳氏之後授鳳氏宗人思堯爲土經歷給以莊田百餘處思堯卽索林支屬也其父鳳歷者尙以不得知府怨望陰結四川七州及水西宣慰安國亨謀作亂知府劉宗寅撫諭之不聽遂聚衆自稱知府夜襲府城城中先有備不能入宗寅夜出兵斫其營賊潰追至

罵刺山擒歷以聞時隆慶三年也上命誅歷以國亨謀叛未發姑宥之

武定四叛

鳳歷既誅其餘孽走金沙江外心未嘗忘武定也雌伏者四十載至今上三十五年武定土酋阿克即鳳克倚四川東川土知府祿氏為穴始漸強盛乘巡撫都御史陳毓臺用賓之培克夷漢俱不堪之用其謀主鄭舉策遂稱兵攻武定陷府城其鄉紳僕堯司等附之進圍雲南省城索府印時守備空虚城垂陷用賓乃與鎮守總兵沐叡及二司大吏左布政薛夢雷等謀之竟以印畀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奎

扶荔山房

阿克始歡躍辭去克本夷奴之下劣者既得印自謂真為知府且圖拓地遂并攻下府屬元謀祿勸等州縣并取雲南府屬之嵩明州羅次富民祿豐等縣祿豐知縣蘇夢楊死焉用賓乃大發兵進征生擒阿克盡復所失州縣上功于朝言路始昌言攻用賓失城棄印之罪逮繫入都論斬以至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遇祿勸知州黃榜俱從極典後陳典死獄中武定凡四叛皆夷滅固夷性使然然陳撫滇十六年實少善狀棄印失地固可罪旋復地俘逆亦足稍贖一二陳之子斗昭者以父軍功蔭錦衣世千戶為北鎮撫理刑其父逮入詔獄尙阿殿

出入視事如故人咸以為駭○阿克之祖改姓鳳氏久矣克稱兵日忽自改姓名曰鳥騰霄人咸怪之且臆之曰鳥何物而能騰霄耶是且立敗已而果然

妖人王子龍 再見

向來白蓮無為之教盛行如宋人所謂吃菜事魔者南北並起蓋不勝書惟稍涉時事展轉蔓延者姑記其略己丑年廣東始興縣人李圓朗者習先天演禽自云能剪紙為人馬飛劍斬人頭有起死回生之術因結翁源人王子龍稱黃巢後裔祖遺金十二窖欲與人均用因以聚眾托云彌勒下生至龍南縣亦有從之者因肆焚

野獲編

卷二十九

奎

扶荔山房

掠攻南雄府不下虔撫秦耀檄兵討捕擒斬于陣事已結矣至次年庚寅而兩廣督臣劉繼文因惠州異人王子龍能點化奇方索之不得詭稱此真王子龍逃逸未獲欲以叛臣法誅之為知府孫光啟所特乃潛斃之獄孫棄官去劉事彰聞為給事王德完論劾罷歸光啟從廢籍再起事始得白乃知妖妄固當誅滅即九轉真丹亦徒足殺身但兩人同姓名同在一方一時並罹非命真天壤間怪事劉既弄假成真失官歸家尋亦鬱死大抵燒煉一說高明士人溺之尤深往日王曇陽辭世以不信黃白男女為第一戒真療狂格論曾見一二少年

躬親爐火被藥物之毒熏腹天歿安得見死水銀分毫也如王子龍遇真仙授仙術不幸橫死者萬中無一

### 妖人趙古元

庚子之冬江南傳聞淮沛間大盜起且如赤眉黃巾日夕擾宇內既而次第就擒則當事張皇太過耳時有趙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陰人慣習妖妄有麗水縣妖婦人王氏亦假佛號惑人傳派孫枝與義烏縣吏人陳天寵同志淫朋傳香浙東一路愚民皆為所誑誘會王氏夫死一平構娶為配造為指南經等妖書令天寵等諸黨投散各省會以及兩京其事漸彰懼禍及乃走杭野獲編

###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元正與楊應龍俱授首李中丞自負再安宗社功出播州上而為廟堂所排怏怏見詞色次年辛丑外計郭光復坐浮躁降級以復古元功得復原職獨不及中丞自是中丞益不平與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劉天緒事起一時持論者遂立意挫抑之時中丞方擬入相諸參疏攻孫司馬實代中丞洩憤也不知古元罪狀止此無可加而李中丞極力描寫謂古元為宋朝苗裔生有異姿題詩見志偽帖總兵十萬約以二月二日八路齊起先取淮陽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萬夾襍糧船幫內其反狀甚真總皆風影之詞毫無證佐比近繼獲古元則事在刑曹情狀畢現有識者益笑李說之誕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緒之僭帝號擅拜官且謀震驚陵寢戕害公卿逆謀顯著此豈可同日語哉操白簡者以意中所愛憎評議公罪而事變之大小刑賞之輕重概置不論矣

### 妖人劉天緒

萬歷三十四年之十月南中獲妖人劉天緒本河南永城縣人流寓鳳陽臨淮縣朱龍橋嘗奉無為教主妄言近橋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即脫骨成佛里民王宗張名吳鳳龍等皆信從之各署偽號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

### 野獲編

### 卷二十九

扶荔山房

星之名久之徒黨日衆至千餘人天緒遂懷不軌自稱  
爲闢地定奪乾坤李王與南京寡婦岳氏姦通與宗等  
約曰若等以十一月朔旦從我至神烈山拜天即有蒙  
氣上騰如無此氣即吾無帝分至期宗等如言與天緒  
登山升誌公說法臺拜天望氣無所見既下山至朝陽  
門外果見黑氣一道狀如天河自西北至于東南宗等  
遂信爲真主相與定謀購造弓刀器械勇巾紅服天緒  
又自號爲龍華帝主岳氏爲觀音偕封爲后岳氏子用  
赭帛書封護國將軍又僞封王宗等十餘人爲國公侯  
伯將軍指揮等官約于是月二十三日長至節乘百官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素

扶荔山房

謁陵舉事會其黨操府家丁陳維岳張應登等懼事發  
禍及先期告變御史李雲鶴密捕盡獲之訊實以聞事  
下兵部方妖民事起南本兵孫鑛以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南中十年九牧思亂者衆宜一大創之上意以爲然  
而署南刑部大老力欲輕之僅從妖言律置劉天緒一  
人于斬餘悉寬貸上不悅以逆狀甚顯豈得僅比妖言  
駁發北刑部審乃以徐州趙古元例上請天緒等二名  
剄尸餘五人坐斬而赦其餘猶用妖言律也時方議宜  
捷且告廟敘功于是南北科道孫居相曹于汴等齊起  
而攻孫鑛以及南職方郎劉宇指爲悖旨殃民貪功生

事上留中不下意蓋不直言者而孫本兵辨疏甚激上  
乃傳旨欲重處言官以肅法紀賴輔臣力救得解于是  
僅告廟宣捷而賞功之典一切報罷自此孫愈爲言路  
側目至己酉冢宰之推遂用全力擯之尙指及前事劉  
宇先亦降級調外矣時門戶之說盛興但問趨向異同  
不問事理曲直自孫劉被論後一時當事者俱以詰奸  
爲戒日事姑息妖黨蔓延充徧南北白蓮等教在在見  
告致煩興師動衆滅而復起者數年人始有謂孫鑛劉  
宇當日處分非過者終不敢訟言白之也

隨僉事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素

扶荔山房

山東魚臺人隨府己丑進士官按察副使奪師之產爲  
師子屈瑤所奏上方冲年欲置重典賴其座主張蒲洲  
相公爲力奏云告訐不可長乃止從勘處後吾鄉陸五  
臺掌銓獨器愛之從廢籍起知州超爲寧夏河西道僉  
事黨石被戕隨幸免禍爲時承恩諸賊劫以爲謀主遂  
執偏裨之禮後事平論罪從永戍議者猶以爲漏網又  
有寧夏鄉紳穆通政名來輔以奉命閱視暫歸亦爲叛  
卒用與隨同戍隨爲鄉論所薄上以其悖本亦深恨之  
不知何以見知于陸然因見知而得重譴倚伏自有不  
可知者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胆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秤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為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甚急又為仇隣訐其窩盜遂決計謀反至殺都督何洪綿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為禍首

婦人行劫

乙未丙申間畿南霸州文安之間忽有一健婦剽掠譚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美

扶荔山房

名母大蟲其人約年三十貌亦不陋雙趺甚纖能于馬上用長鎗置一豆于地馳騎過之下一鎗則剖為二再馳再下則擘為四其精如此遇之者不知其能或與格鬪必為所殺橫行者三四年前後有夫數人稍不當意即手刃之有一撮人王了塵者善用鐵鞭聞此婦絕藝拚死與角半日未解此婦遂放仗講解留以為夫有娼毒之能恨相見晚王尋見此婦所殺太多官兵漸謀取之恐并入網遂潛逃入京此婦恨極挈精卒數騎入京城蹤跡之都下見其異亟集選鋒軍往捕此婦馳出城追騎及之郊外內一人敗為所殺然諸軍愈盛其從騎

俱逃散就陣生擒之磔于市

發塚

塚墓被發即帝王不免然必多藏始為盜朶頤如王荆公清苦料無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監石巖者營治壽穴苦乏大磚或獻言云近處古塚磚奇大遂拆以充用視其碣乃介甫也則薄葬亦受禍矣又正德九年揚州府海門縣城東有古墓見發視其題乃駱賓王墓啟棺見一人儀貌如生須臾即滅蓋英爽未散也則義士亦受禍矣順德府邢臺縣有元劉秉恕墓嘉靖初被發不知主名視其識記云發塚者李淮也官司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美

扶荔山房

捕得其人正罪秉恕即秉忠弟蓋精于術數者嘉靖八年山東臨朐縣有大墓發之乃古無鹽后陵寢其中珍異最多俱未名之寶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其尸得寶玉之氣向未銷以上俱本朝近事故記之遠者不及詳矣又數年前吾邑沈純甫司馬避湖州彼中發一墓碑記云梁昭明太子妃沈約女也尙生能言云我鍊形已滿飛舉在邇慎勿見傷盜不聽斬其一指血縷縷出遂死其棺內外寶貨不可勝計沈得其冠簪一枝長數寸而古作紺碧色出示余○按史昭明傳及沈約傳俱無沈女為妃事乃知傳紀失載多矣○陶隱居

慕宋元祐中亦為內侍羅淳一所發豈神仙亦難逃定業耶

野獲編卷二十九終

野獲編

卷二十九

罕

扶荔山房

野獲編卷三十目錄

土司

土官職名

夷酋好佛致禍

流官屬土府

永順彭宣慰

岳鳳投緬

大候州

滇南寶井

外國

野獲編

卷三十目錄

十

扶荔山房

夷姓

夷婦宣淫叛弒

土官之異

樊噲祠

叛酋岳鳳

土酋名號

西天功德國

西域記

瓦刺厚賞

兩使外國不賞

活佛

夷人市瓷器

出使琉球得罪

紅毛夷

利西泰

朝鮮國詩文

冊封琉球

烏思藏

大西洋

香山嶼

外國王儀仗

琉球女入學

使西域之賞

夷王名之異

賜四夷宴

順義王

野獲編卷三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土司

土官職名

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舊如宣慰使始于唐不過一時因事而設初非兵官亦非守土吏事定即罷又如宣撫使則始于宋其事權最重文武大臣至兩府始得拜而安撫使少次之尙得專僇大將今去使字爲從四品從五品官且屬都司或府鈐轄而卑極矣至若招討使一官在唐爲制將遇外夷不廷及藩鎮違命始暫設遣征

野獲編

卷三十

一 扶荔山房

吐突承璀以宦官得之白居易力諫而改命其重可知今秩亦與安撫同然今海內惟四川有天全六番招討使司一衙門他方更無此官不知何故然而正副兩招討一高氏一楊氏世相婚姻世相仇殺僅通西番入貢之路耳無能爲西陲藩蔽也

夷姓

傳聞西南諸夷初無氏族國初黔寧王出鎮諸夷來降乞姓者凡三族黔寧曰汝輩無他但怕刀剝耳即以三字分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者惟孟良禦夷府土官一家其剝姓則未之見也滇載又云雲

南夷酋姓曰刀曰罕曰曩者甚多相傳國初定諸夷時高皇帝惡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其砍氏今作罕亦作坎但無斧姓者意其已滅絕耶夷姓又別有茶只伽卡可打切阿絞些皆矣此等字俱中華所無其所紀似不妄然則云黔寧賜怕刀剝三字姓或是他夷抑本一事訛爲二事也

夷酋好佛致禍

靖遠伯王驥之平麓川思任發也事在正統初年世所共傳而國初洪武間叛亂事人或未知也麓川本名平緬宣慰使司其俗無不喜佛教至是有僧自雲南來爲

野獲編

卷三十

二 扶荔山房

因果報應之說思任發之父名倫發者信尙之又有金齒戍卒能爲火器炮銃逃入其境亦爲所喜賜以金幣列諸部落之上其所屬酋刀幹孟者惡之遂偕其類俗內叛率兵寇騰衝府倫發畏怖挈家走雲南守臣沐春送之京師太祖仍遣還雲南賜之敕仍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諭幹孟必歸其主如不從然後加兵春又奏幹孟求入貢別授土官蓋聞朝廷致討震懼而倫發故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黃東等處俱向化歸朝幹孟懼爲所攻欲挾朝廷之威以拒之上謂遠夷詭詐誠有之今且撫諭忽



都而審度幹孟誠偽已而幹孟終不肯納倫發乃大發兵直擣南甸殺其酋刀名孟會春病卒于軍改命都督何福其討幹孟始就擒倫發得歸國未幾卒而太祖亦宴駕矣初上之遣倫發也勅諭曰古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爾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為下人所不容蓋以古有國者待之初不謂其信佛之非也大哉王言遠人安得不感服其後思任發叛討平之降為隴川宜撫司更立多氏者為宜撫騰衝府今為衛怒江今為潞江以長官司陞安撫

夷婦宜淫叛弒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扶荔山房

宏治十二年六月貴州巡撫都御史錢鉞始以夷婦米魯叛入奏蓋米魯之擾黔久矣魯為霑益州土官安民女嫁普安州土官隆暢為妾暢老以其子禮代其職時魯以罪為暢所逐乃依禮以居而與營長阿保私通禮亦烝焉魯謀奪其土地因構禮令與暢成仇暢怒燬保居室擄其財物阿保與禮遂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暢遂大發兵誅禮阿保見禮死遂與米魯圖篡竊乃命其子阿鮮莫阿友見等發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甚眾暢懼走遁雲南府佐縣鎮巡官乃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會罷米魯潛令人掖暢上

野獲編

卷三十

四

扶荔山房

馬因中毒而死保與魯為亂滋盛屢破堡寨殺傷官軍撫臣屢撫之不聽先是暢有庶子隆珀與其母居安南衛城中阿保復欲害其母子而併其地乃于安南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于普安城外築普墨硬寨令阿友兒守之于拖長江東築猴場硬寨令阿鮮莫守之又築查刺硬寨據險自固相去各三百餘里自稱無敵大王號所居為承天都御史錢鉞大懼與總兵東寧伯焦俊等大興兵討之賊潰去乃召霑益土知州安民賞之令訪賊所在率土兵為先鋒深入得阿保于查刺山等中阿友兒阿鮮莫亦被擒俊鉞等以聞謂賊阿保弄兵十一載終就平殄上功于朝其辭頗張大而米魯及諸從賊張容保等俱擁餘燼遁矣至十四年秋七月米魯久匿其姪霑益土官安民家借以兵再出夜襲殺故夫隆暢妾適烏執其子隆珀隆塔俱殺之凡十五人其故營長福祐等迎魯歸本營四出焚劫又攻普安欲據之普安危甚並以上聞乃命官兵會討都指揮吳達與戰大敗被執鎮守太監楊友乃奏大兵失利主帥遭擄臣圻親招撫賺出吳達然後進兵征勦巡撫總兵不聽臣言掣肘難行乞命豁臣罪兵部覆議云賊之未盛不能早圖撲滅及米魯福祐逃遁不能追勦使復歸普安

糾聚眾兵戕其天主及其子女滅其宗裔又臨敵不知  
設備以致敗衄損威揚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今事  
敗妄言巧飾宜并撫臣錢鉞總兵豐潤伯曹愷取回別  
遣大臣往勦上是之命戶部尙書王軾兼憲職以行米  
魯聞之乃納款于楊友友信之奏于朝普安州土婦米  
魯已聽撫送出官馬如其土俗以財物償殺死官軍以  
求罷兵事下兵部議不可且謂楊友專恣初受魯降獨  
奏以爲己功當罪上是之俄米魯果兵圍普安幾陷時  
軾師未至楊友貪功統兵先入其地米魯又戰勝執友  
以去監軍右布政閣筵按察使劉福將帥都指揮李忠  
野獲編 卷三十 五 扶荔山房

孽梗我全盛祗席之上篡賊興焉持太阿者可以戒矣  
流官屬土府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西思  
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其知  
府俱土而州守則爲流官不知堂屬體統亦如內地否  
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爲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  
豹亡叛逼逐流官知縣而自領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  
至于今又思明府所屬尙有祿州西平二土州正嘉之  
間爲交陞所侵陷思明旣不能尅復大司馬亦不能討  
漠然置之罔聞國事如此何以鞭笞四夷○在內地則  
野獲編 卷三十 六 扶荔山房

安樂自在二州其知州皆文臣流官乃屬遼東都司亦  
奇

土官之異

土官入爲京朝近吏者隆慶辛未進士宋儒爲禮部主  
事中國人出爲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趙天錫皆奇事  
也宋爲麻哈州世襲土同知冒北直隸定州籍登第且  
選爲庶常趙本江南女優游粵西見屛於土酋因得襲  
職尤奇之奇也宋以木天華選仕不得志謫布政司經  
歷坐大計歸其父珠已老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襲替儒  
擅用軍興法調土兵殺人構亂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誅

死趙善筆札曾與舊知書婉媚纖弱全是黛奩木色乃  
聞其得官之故則酖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  
夷法婦襲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則此婦雖夏而變於夷  
似賢於宋多矣

永順彭宜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  
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日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  
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  
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  
禮為上客其言漸不驗遂廢畱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

野獲編

卷三十

七

扶荔山房

穀昇夷婢四人侍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憂撓無計  
偶有隣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  
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棲托馮得乘間逸走棄  
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畱一孕者與俱  
問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川縣人  
世為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  
其女初為楊應龍入婺川擄人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  
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  
媿媿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  
官至僦寓比隣問其宦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

順知縣請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  
其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窺于屏後果  
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叙親誼且訴向來兵燹化離之  
苦喜極而慟馮故本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  
可養此皆余所目覩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人貲旦晚  
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  
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聞州故其  
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野獲編

卷三十

八

扶荔山房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  
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其廟俗能徒手制虎糜而生祭之  
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砭西陽諸土官皆然不知  
狗屠有何神靈獨饗此夷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  
應龍為其姻家安疆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  
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數仇  
安氏以此誣構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  
并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  
人家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  
春即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

坐是二端謀叛輒沮余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侯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問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入覲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中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宜慰司亦有設學者何不做以徧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爲主簿

野獲編

卷三十

九

扶荔山房

故元錦猶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若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仇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迨安氏遠矣安本諷羣之後奢香卽其始祖母

岳鳳投緬

岳鳳者本江南之蘇州人其先世賈于隴川至鳳而多才有智數因充宜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倚以心膂以妹妻之鳳旣柄事謀篡其位與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暱而木邦宣慰使罕拔尤爲同心因相與歃血叛逆乃誘士

寧入擺古謁緬酋莽瑞體鳳以計鳩士寧殺之盡戮其妻子隴川欽頒金牌印信以投緬時瑞體正四出關土受其降僞授宜撫因爲效死力莽應裏旣嗣位鳳與子曩烏等俱爲帥誘天朝兵大敗之擄士寧母胡氏及其宗族六百餘人送應裏盡殪之又譖殺諸同列并有其衆密約孟璉土司叛目刁落參同逆力勸應裏入寇遂率衆兵數十萬分道犯內地陷千崖南司諸土司因勝克永昌大理蒙化順寧景東鎮沅元江等郡破順寧府焚之又使其子曩烏領緬兵六萬突至猛淋指揮吳繼勳等戰死聲勢大震鄧川土知州何鈺者鳳友婿也

野獲編

卷三十

十

扶荔山房

遣人以好言招之鳳輒縛以送緬緬酋應裏因督鳳內侵愈急時罕拔已貳於緬其子罕效忘亦單騎歸我師應裏怒遂攻陷其城而據之何知州又遣人說鳳降附時我中國大兵已四集刁落參者被戮于陣鳳頗震懼始命姪岳亨詣永昌軍前聽撫時撫臣遣遊擊劉綖受其降綖至隴川則緬人之戍隴川者已調知情狀其酋名散奪者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萬歷十二年正月之朔鳳偕其妻子弟姪及所統夷漢歸命盡獻所受緬書緬銀及緬賜傘袂器甲刀鎗鞍馬蟒衣并僞給關防一顆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伴獻鳳等上御午門受

件及廷臣稱賀磔鳳于市盡誅其妻子族屬撫臣與黔公沐恩祚晉官與世錦衣輔臣申余許三公俱峻加公孤蔭子璽丞中書而緬會之稱兵掠地則如故也岳鳳中國良民亡命裔夷戕賊故主奪據封壤計已得矣狼心未厭招緬以抗本朝連兵十年蹂踐數郡比窮蹙受降而緬人不救天朝不救終於寸斬噍類無遺蓋亦天網云

叛會岳鳳

甲申年雲南隴川叛會岳鳳擒至京獻俘輔臣俱晉師傅復推恩效勞諸臣普行陞賞其實滇中文武誘使降野獲編 卷三十 扶荔山房

而縛之雖檻車到闕其執見閣部大臣於馴象所俱好語撫慰許以官爵比就西市猶懵不知當誅也鳳本華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為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勳臣家鈴本振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猶搖蕩不自制不知此會何以寧居也嗣後壬辰寧夏之役初亦以高爵誘之許其黨能殺罪魁且以城獻者得進總兵世有其土故哮承恩戕劉東陽而以鎮城降比俘至時給之亦如岳鳳都人猶以哮大爺呼之哮終不悟以至寸磔此亦朝廷爽約於夷虜然承恩背父弑母荼毒寧

夏罪浮岳鳳數倍直至勢窮始執惡黨自解即支解非過但詔令既不見信在行間者亦犯殺降不武之戒以後播州構亂楊會懲前事決計負固合天下兵力數年而後克之則滇事為之偏也

大侯州

今雲南新設雲州故大侯州也先為長官司宣德三年陞州其會姓奉與接境之順寧府土官猛氏世為婚姻今上下酉戌戌間大侯之候襲土舍奉學者順寧土知府猛廷瑞婦翁也翁婿素不叶學又與三猛相仇殺時參將吳顯忠者知廷瑞巨富誣以助惡索其金不應遂野獲編 卷三十 扶荔山房

護于按臣張應揚而信之轉聞撫臣陳用賓下檄責廷瑞大恐斬奉學以首獻矣撫臺又入吳弁之譖居為奇貨誣以偽款又發其殺兄姦嫂事兩院具題得旨會兵大勦廷瑞出見獻印獻子以候命吳弁不從直搗其巢盡取其十八代之積數千百萬誘廷瑞至省擒之偽獻大捷于朝廷瑞所部十三寨盡怒遂真聚兵反陳撫極兵力盡及之陳晉右都御史蔭子世襲錦衣按臣亦受賞未幾張應揚改按閩中卒於官用賓亦坐武定府事逮下獄詔坐大辟繫獄人謂有天道云先是泰和郭青螺子章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蹴郭公覺問曰猛廷瑞

何人郭咤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爲夫人曰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人來謁云我猛廷瑞也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郭曰汝曷問其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爲陳巡撫冤死訴帝得請乃歸耳郭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是萬歷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時幾及十年矣按猛氏爲孟獲之後世效忠節陳中丞以貪功一念既覆其家奏功後又斃廷瑞于獄以杜後患于是猛氏絕矣今雲州與順寧府俱改流官且歲歲發兵戍守其土所出無一絲入府庫而歲費餉數萬至今滇人言之切齒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扶荔山房

○大候之先士官奉祿者娶順寧知府猛雍女雍惑後妻言欲改嫁女于士舍奉誥其女不從誥糾木邦夷攻破大候擄奉祿去其妻偶先往父家得免雍與奉誥又強劫之女以刀自防爲父所毒臨死作緬書辭其夫詞甚酸楚亦夷邦所未見也○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漢者以正統三年入貢繼又上疏願同木邦宣慰司共起夷兵十萬協同征勦麓川請給金牌符信以安人心詔特賜之仍降勅獎勵後奉漢男辭歸命賜文綺絨錦諸物及厚賜奉漢之妻與占城國王同遣其寵遇如此奉漢子名奉外法爲麓川思任發所擄遠伯王驥以

奉漢弟刀奉送代爲知州麓川平外法得歸與奉送共理州事因遣弟刀奉辨朝貢以原降金牌信符被擄爲言詔再給之賜奉辨宴及彩幣又命奉辨賫勅并紵絲紗羅賜外法奉送二人及其妻則大候之恭順異他酋而英宗之厚待亦非諸土夷可比一旦以同類相戕遂至夷滅亦可憐矣所謂三猛者曰猛緬曰猛猛曰猛撒而猛猛最强世與大候相仇殺大候本姓刀宣德間其酋名刀奉罕不知何以易爲奉姓及查英宗實錄則天順三年刀奉送入貢已有奉送法兩名矣想惡其故姓不美而改之耶○正統七年七月順寧知府猛蓋勳加

野獲編

卷三十

四

扶荔山房

大中大夫資治尹賜誥及金帶綵幣與千夫長三十人加秩賞有差以助平麓川功也

土酋名號

今土司衙門稱號其字多複疊非內地州縣一字二字之例如湖廣都司所屬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當事者不知拆爲三地楊用修面駁改正且筆之書以譏當時大臣之不學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如貴州鎮遠府屬印水一十五洞長官司臻剗六洞橫波等處長官司鎮遠金容金達蠻夷長官司皆六字也都勻府屬九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至于

西北番又有長河西魚通定遠宣慰使司則俱七字又東北夷有黑龍江地方莽方帖站則又至八字矣其為五字者則四川都司屬占藏先結族長官司行都司屬鹽井打冲河中左千戶所貴州思州府屬都坪峨異溪長官司雲南元江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永昌軍民府屬馬籠他郎甸長官司皆為五字其四字而下不可勝紀矣

滇南寶井

雲南寶井環孟良孟養諸夷俱有之惟孟養所出稱最孟養故木邦宣慰司所轄地井所出色類不一其價亦

野獲編

卷三十

五

扶荔山房

懸殊有銖兩即值千金者世宗末年索寶下戶部尚書高耀至傾全滇物力不能如數未幾上宴駕得寢即此地也木邦既專寶井之利四方估客麇集其境乃命所愛陶猛名司歪者守之陶猛即頭目也宣慰使罕樸至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歪既擅有寶井遂藐視其父家因據孟密以叛成化中南寧伯毛勝太監錢能等鎮守滇中受其重賂許其得自入貢不復聞木邦因略取木邦地以自廣繼錢能者為王舉請征之時有江西人周賓王者逃罪在孟密私說罕弄曰今閣老萬安貪聞天下而內結昭德萬貴妃若以重寶投之不第免討可得

世官如木邦罕弄喜從其計萬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撫以所略木邦地界之開說安撫司令罕弄子孫世襲萬安大快意即以程宗鎮雲南官至尙書于是孟密盡奪木邦故地木邦會罕窆出亡雲南諸夷俱怒誓必共滅孟密宏治間孟養遂亦擅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而西南夷從此怨朝廷多跋扈矣此後則嘉靖三十九年孟密會思真死嫡庶爭立為緬甸所侵奪勢復中衰又至今上之十三年滇中多事撫臣劉世曾請升孟密安撫為宣撫而以蠻莫耿馬二安撫司屬之孟密益尊大不可復制比癸卯甲辰間礦稅事起太監楊榮入滇

野獲編

卷三十

末

扶荔山房

開採朵頤寶井之利與孟密爭屢撫屢叛避入蠻莫緬人乘之蠻莫思政逃入中國緬以大兵來索撫鎮懼禍至斬思政首畀之始解而楊榮為滇人所切齒忽聚眾鼓譟捕榮出殺之焚其骨揚灰于金沙江朝廷懼生亂悉貸不問而滇中諸夷益輕天朝矣一寶井耳司歪以之反君罕弄以之叛父罕窆以之失國毛勝錢能萬安諸奸以之納賄生邊釁當其時滇中土司無一不思奮臂逆我顏行矣賴孝宗初政清明而林見素後適備兵其地百方招誘撫之以恩懼之以兵孟密稍稍還故主侵地夷心始寧帖以至于今者百年而楊榮凶豎生事

遐荒又以寶井蠱上心幾令滇地搖動猶幸積忿之極  
夷夏峰起榮雖蕞粉而一方稍得安枕寶井亦從此封  
閉無敢議開僅聽孟密之獨擅金穴而已國體至此已  
糜爛不可收拾僅一切付之羈縻古人不貴異物有以  
哉

外國

西天功德國

洪武七年西天阿難功德國王卜哈魯遣講主必尼也  
來貢并獻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等物古來不聞有  
此夷名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并金元諸史皆無

野獲編

卷三十

七

扶荔山房

之但其時與和林國使全來亦遣講主朝貢獻方物及  
元所賜金玉銅銀等印按和林爲元舊都何以改稱國  
必胡僧賺賞并功德國亦偽造美名天朝姑妄聽之耳  
琉球女入學

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國入貢先是其國山南王遣其姓  
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學既三年歸省  
至是復與貢使善佳古耶等來乞仍入太學許之至三  
十一年其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匏等貢馬及方  
物先是其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來謝恩因  
而入貢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書者間游國學或至

登第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向慕華風至此真史  
策未見

西域記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  
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刺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  
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  
風俗物產悉備焉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  
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  
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  
野獲編 卷三十 六 扶荔山房

臺不用棟梁陶瓦中做虛室數十間牕牖門扉雕刻花  
紋繪以金碧地鋪氈毯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  
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纏  
頭辨髮後髻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蓋華  
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  
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箸釀酒多用  
葡萄酒則坐于地大宴會則設小几案尊者飲下人皆  
餘者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諠譁大笑名曰喜錢  
市中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



稅于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  
什取其二以資國用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惟  
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王與管事者凡有事施行用  
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為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為戒指  
上鐫其各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于罰錢婚  
姻以姊妹為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  
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  
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尸瘞之常于墳墓設祭家不祀  
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  
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為一轉周而復始聚

野獲編

卷三十

九

扶荔山房

拜之所築一大土屋眾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  
歲二月十月為把齋月晝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  
葷則聚眾射葫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末懸葫蘆中  
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葫蘆鴿飛者為得采國人  
有通回回教經典者眾稱曰滿刺為國主所尊敬城中  
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  
游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  
二三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  
用度無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  
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有蠶善為紈綺木有

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  
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于阿木河  
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恒于目閉之時  
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致云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  
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  
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  
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  
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間有土屋為拜  
天之所規制甚精皆青石雕縷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

野獲編

卷三十

十

扶荔山房

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人物秀美工巧過于哈烈而風俗  
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  
大邨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為哈烈  
屬國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  
廣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  
貨今哈烈沙哈魯遺子守之  
夫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  
木河東岸城西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

蘆林獅子所產之處也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即阿魏又有小草高一二尺枝叢生棘刺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餉採煮如糖名達郎古賓

塞藍在達失干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間草

野獲編

卷三十

主

扶荔山房

中生黑蜘蛛甚小噬人遍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徧體皮膚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止宿必近水之地可以避之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邨周十餘里俱小山多苾思檀果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鐵門關路通東西

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

主之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居則設帳鋪氍毹寒暑坐臥于地其王帶小單刺帽簪鷓鴣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間種稞麥及織毛布為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羊馬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為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河中產玉又

野獲編

卷三十

主

扶荔山房

有哈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熟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城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隸別失八里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川度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燄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即魯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稞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

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瑣瑣葡萄畜有牛  
羊馬馳氣和候煖人皆醇樸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布垂  
髻于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帽號回回粧婦女  
白布裹頭號畏兀兒粧方音皆畏兀兒之語風俗大略  
與火州相同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即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  
二三里地平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  
葡萄畜多羊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  
老云其國在漢為車師唐為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  
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流倚為城

野獲編

卷三十

奎

扶荔山房

故名廣僅二里城中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  
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于土魯番矣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千餘里城居平川  
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矮山產石鹽堅白可琢為  
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  
鹵間有楸杏農畊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  
與瓦刺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為西北諸胡往  
來要路人性犷悍與蒙古回回襍處禮俗各異  
達失千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  
牛車  
下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  
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  
土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使西域之賞

文皇初平內難即使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為名潛行人  
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  
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  
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睹

野獲編

卷三十

奎

扶荔山房

者甚妙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  
返命偕哈密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  
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賚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  
政使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遼國伏戎為慮以  
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  
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  
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  
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  
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而已  
後安終此官

瓦刺厚賞

北虜之賞莫盛于正統時其四年及十四年者舟州異  
 真已盡記之矣惟六年之賞更異今錄之賜可汗五色  
 絲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裕襖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  
 皮圍金雲肩膝襪通衲衣一皂鹿皮藍條鋼線靴一雙  
 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夷字  
 孝經一本鎖金涼繖一絹雨繖一笠篋火撥思三絃各  
 一幅并賜其如胭脂絨線絲線等物至八年又賜可汗  
 紵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襪暗花八寶骨朵雲一  
 疋織金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綠共四疋八寶  
 野獲編 卷三十 美 扶荔山房

青朶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絳段八  
 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如二人白澤虎豹朶雲細花  
 等段十六疋絳段十六疋花減金鐵盔一頂箴金皮甲  
 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撥思胡琴等樂器及  
 鈔砂燄硝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  
 八寶骨朶雲紵絲四疋絳絹四疋素絹九疋其餘平章  
 伯顏帖木兒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  
 同知把答木兒僉院南刺兒尙書八里等皆賞絲段綢  
 絹有差上又賜御書諭太師准王中書右丞相也先賜  
 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織金麒麟單纏身膝襪暗花虎豹紵絲

四并絲絹表裏又賜也先母妃五人如四人諸織金綉  
 綵所以懷柔之者至矣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禍至上  
 皇陷虜後尙有黃白金諸賜以羈縻之直至彭義門一  
 戰得勝嗣後捷伐旣張可汗弒死也先以驕虐見戕虜  
 勢漸衰中國賞亦頓薄蓋禦虎狼者餉以肉不若制以  
 筭也○中國賜外夷最厚而縻者如元魏明帝正光二  
 年蠕蠕主阿那瓌歸國命引見賜坐詔賜以細明光人  
 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梁二張并白眊赤  
 漆梁七張并白眊黑漆梁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  
 朱漆拓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  
 野獲編 卷三十 美 扶荔山房

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  
 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花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  
 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襪絲十段緋納小口袴褶一  
 具內中宛具紫衲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  
 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  
 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楹四枚  
 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驢百二十頭犍牛一  
 百頭羊五十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二十萬石乃次年卽  
 入寇至執行臺尙書元孚以去未數歲而魏亦大亂分  
 東西矣宋靖康初元幹離不入犯犒師銀二千二百餘

萬兩金三十餘萬兩又侑以女樂百人珍禽異寶等物及幹離不還師欽宗又賜以白紵束帶一條共北珠五十顆正透金鳳犀帶一條金陵真玉注梳一副玉酒鍾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為贖餞之禮其媚之已不遺餘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夷王名之異

人名多複字者至五胡元魏及遼金元止而本朝入貢諸國更有異者于正統十年三月滿刺加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奏討貢船以便往來者其名凡十字又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新即位暹羅國王國隆時刺略

野獲編

卷三十

七

扶荔山房

坤息利尤地聖入貢其名凡十二字亘古未之見

兩使外國不賞

今制使琉球者每報命正使給事轉四品京堂副使行人轉六品京堂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皆謂舊例固然而先朝不爾也正統乙丑進士邊永拜行人以景泰庚午使安南歸無賞蓋或以陸行僅比朝鮮也至壬申又使占城則泛海亦終無褒賞會哈密人貢又奉命館伴來使送至甘肅而還至天順間又遣至楚府行祀禮又遣至代府掌行喪禮又使河南山東陝西雲南後以九年再秩滿始得陞戶部員外郎以年至乞致仕永為行人

及戶部者凡三十年其在使署他勞不待言而異域兩度出疆竟不沾寸賞豈當時事例固然耶今行人以三差為滿又有兩差即轉者俸止四年更無久任者矣○邊永北直任邱人林下垂二十年以子滿貴封僉都御史及見其孫憲成化甲辰進士同時萬文康在內閣子翼為侍郎孫宏璧為吉士其盛似稍勝而名德遜之百倍矣滿官至刑部右侍郎憲至掌院都御史憲弟亦以庶常中允至僉都御史

賜四夷宴

本朝賜四夷貢使宴皆總理戎政勳臣主席惟朝鮮琉

野獲編

卷三十

七

扶荔山房

球則以大宗伯主之蓋以兩邦俱衣冠禮義非他蠻貊比也其侑席之樂以教坊供事兩國尚循儀矩侍坐庭下若他夷則睚眦振袂離坐恣觀拊掌頓足殊不成禮所設宴席俱為庖人侵削至于腐敗不堪入口亦有黠者作侏僂語怨詈主者草草畢事置不問也竊意綏懷殊俗宜加意撫恤本朝既無接伴館伴之使僅以主客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館已為簡略而賜宴又粗糲如此何以柔遠人然宏治十四年錦衣千戶牟斌曾上言四夷宴時宜命光祿寺堂上官主其辦設務從豐厚再委待班御史一員巡視上從之今日久制湮不復講及此

一第 1174 丹 賣參 四庫全書 第 4 反 E 句

矣斌于正德元年以指揮僉事理錦衣撫鎮司事坐救  
護言官廷杖三十降湖廣沔陽衛百戶閑住此後再起  
再廢其人非庸弁也○崔仲鳧王弇州記牟斌事小異  
其稱許則同近日言官更爲請諡矣

### 活佛

正德十年上用內臣言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能知三  
生及未來事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  
立麻事例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爲使入番往返以十年  
爲期以珠琲爲幡幢金寶爲法供內府瑰異爲之一空  
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見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

### 野獲編

#### 卷三十

无

扶荔山房

夜襲我營盡奪所齎珍寶兵械以去將士戰死過半  
允單騎逃歸上已賓天世宗八繼大統矣此事頗涉妖  
妄雖見國史疑非寶錄及萬歷五年虜酋俺答迎活佛  
于西海求飲長生水其人實烏思藏僧姓鎖南堅其名  
曰錯或曰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專以傳經說法爲教  
戒淫殺虜中尊禮之虜酋順義王俺答所部數十萬衆  
出靈夏邊外河套之間以奉堅錯教不戕殺漢人不輕  
戮部卒往來寂然至七年鎖南堅錯獻書於江陵張相  
公餽以四臂觀音大士金剛結子及璽璽等異物有閻  
下分付順義王蚤蚤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等語張轉

聞于上命納之俺答自此仁懦惡殺而勢亦漸衰俺答  
傳黃台吉以至其子孫世世奉之不少懈萬歷十八年  
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遂盤踞甘涼之外廷議大舉用  
兵旋以舊總督鄭範溪洛經略七鎮遣使游說火酋迄  
就戎索斂所部東歸守欵貢如往時豈所謂活佛者真  
能活夷夏之人耶何以正德間荷非常之寵而堅不赴  
召至爲虜用則數世而猶不絕意者天生異人使馴擾  
虎狼安我赤子卽僭名曰佛亦無不可○元泰定間以  
帝師之兄鎖南藏卜尙公主封白蘭王蓋鎖南本其姓  
本朝永樂以後帝師俱承鎖南之姓以至於今

### 野獲編

#### 卷三十

辛

扶荔山房

### 順義王

俺答款塞乞封詔封爲順義王一時稱當事者善于制  
虜特剏美名暗寓駕馭之旨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永  
樂七年封瓦剌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  
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義王把秃孛羅爲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此三王名號亦係廟堂所剏以  
示羈縻而階勳爲正一品尤爲妥當使隆慶間亦冠於  
順義王之上則虜酋決不敢爭禮欲如代王體統以致  
道臣受其折辱矣

### 夷人市盜器

余于京師見北館伴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隄  
 靸女真諸部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卽  
 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子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行萬里  
 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各  
 數十个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頗灑以水久之則豆  
 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鞏確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  
 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物如故者始載  
 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創為此法無所承受偶  
 閱周密癸辛樸議則宋宣和間良岳取石之法亦如此  
 先以沙膠實填石窠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晒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扶荔山房

極堅始用大木為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  
 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勗父子小慧何獨鹵  
 館夫亦暗合乃爾

冊封琉球

本朝入貢諸國惟琉球朝鮮最恭順朝廷禮之亦迥異  
 他夷朝鮮以翰林及給事往琉球則給事為正行人副  
 之琉球小國最貧其隨中朝奉使者皆海上無俚游手  
 充中軍諸名色官造船于閩先奉檄行八府指村索價  
 云此堪桅此堪柁滿欲飽橐則又轉他部動經數年始  
 成其船廣不必言深亦數丈梯而下之所斯皆虎下私

貨一至彼行禮畢其王卽遁去懼為云使諸役所需索  
 且責以償物價也其往返有程在途不過半年而留閩  
 必四五歲奉使近臣與守土長吏未有不深仇者近  
 年夏鶴田黃門子良出使以壬寅銜命丁未復命在閩  
 時適福州缺守阮堅之自華以司理署篆因公事相構  
 撫臣徐石樓學聚又不善調停幾激大變夏還循例陞  
 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發尋告歸不起阮亦用前事謫  
 去當廷遣時夏不當行而其僚有不願去者至穢詈禮  
 官得免夏以先上封事犯時忌遂非次用之往時會議  
 置勅境上令彼國來取省費巨萬似亦可行

野獲編

卷三十

三

扶荔山房

出使琉球得罪

刑科給事中陳傳福建人奉命使琉球道過其家未行  
 禮科都給事中章瑾劾傳閩人地隣琉球當避嫌乃朦  
 朧給內府金織衣及鈔以往上命使回治之比及反命  
 訊治法司比盜內府財物律當贖斬為民上命謫戍大  
 同邊衛此正統間事也至嘉靖末年浙之仙居人給事  
 中吳時來以奉命使琉球未行疏劾嚴分宜下獄以避  
 遠差詭托建言訊治罪至遣戍今上辛丑省中有當使  
 琉球者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時署宗伯為其姻家  
 因恨怨相詈始改遣夏子陽而浙給事至乙巳大計以

不及謫外遠差辭受益俱不免云

### 烏思藏

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州入京師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王大臣居之長茹素披緇王無官眷官絕妻室土堆外僧有妻孥食牛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年一換將死日語羣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母爲某汝等依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從脇下出三日即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曾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

### 野獲編

#### 卷三十

筆

扶荔山房

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暴長如成人即能登壇說法往事來事無不通曉經典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大都多生番地番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番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舊王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寶石其異如此第國無刑罰無兵革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愈其人壽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飾最尙瑟瑟瑟瑟者綠珠也婦人赭面辨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國王用牛乳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高至三尺一牛

能載二十人則斃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卷此皆史書未載并記之云○此郭青螺司馬所紀即得于烏思藏僧蔣觸匝巴者然則活佛信有之且至今不絕也匝巴以萬歷三十年入貢因留中國

### 紅毛夷

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于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時稅監高霖肆毒遂許其市易以撫按力遏而止至歲甲辰徐石樓學聚撫閩忽有此夷船近海孀住泊時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

### 野獲編

#### 卷三十

語

扶荔山房

大泥國習與紅夷貿易且恃稅監奧主因先世于舊浯嶼通貢市爲辭兩院仍拒絕遂罷議而通番奸商私與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習海道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恐終不能禁說者又以廣之香山嶼夷盤踞爲戒似亦非通論也當此夷初至內地海上官軍素不習見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亦未曉其技能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進攻之彼始以舟中所貯相酬答第見青烟一縷此即應手糜爛無聲迹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海上驚怖以其鬚髮通赤遂呼爲紅毛夷云次年復漂洋出



粵東迫近省會粵人謀之香山嶼諸貢夷皆云彼火器  
卽精工萬無加于我曹願首挫其鋒比舳艫相接砲鉅  
互發則香山夷大衄所喪失以萬計及誘之登岸焚其  
舟則伎倆立窮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與講解議和往  
來大浸聽其販鬻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自來中國惟  
重佛郎機大礮蓋正統以後始有之爲禦夷第一神器  
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諸礮因倣其式并方製造卽  
未能盡傳其精奧已足憑爲長城矣其人雙瞳深碧舉  
體潔白如截肪不甚爲寇掠亦有俘執解京者大抵海  
上諸弁誘致取賞非盡盜也近且駸駸內徙願爲天朝  
野獲編 卷三十 美 扶荔山房

大西洋

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終于邸上  
賜賻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時子游京師曾與卜隣  
果異人也初來卽寓香山嶼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  
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時在今上庚子年塗經天津  
爲稅監馬堂所誰何盡留其未名之寶僅以天主像及  
天主母像爲獻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爲會典所不載難  
比客部久貢諸夷始量賞遣還上不聽俾從便僦居瑪  
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今瓊里

諸國亦稱西洋與中國附近列于職貢而實非也今中  
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蓋天主之教自  
是西方一種釋氏所云旁門外道亦自奇快動人若以  
爲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丙辰南京署  
禮部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肅等以  
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衆且疑其佛郎機夷  
種宜行驅逐得旨豐肅等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其屬  
廸義等曉知歷法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係向化  
西來亦令歸還本國至戊午十月廸義等奏曰先臣利  
瑪竇等千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食大官者十七  
野獲編 卷三十 美 扶荔山房

野獲編

卷三十

美

扶荔山房

載近見要行驅逐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謀  
甘墮惡業乞聖明憐察候風歸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  
疑望并南京等處陪臣一併寬假疏上不報聞其尙留  
香山嶼中○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  
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并行李時  
吾鄉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尙書事上疏曰  
會典止有瓊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又寄住  
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  
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旣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  
骨等物夫旣稱神仙自能飛昇豈得有骨則骨韋愈所

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詳驗徑行賫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給與利瑪竇冠帶速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眩惑愚民不報公諱國祚字兆隆號養醇秀水人以太醫院籍中萬歷壬午順天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其在禮部請建儲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參鄭國泰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

野獲編

卷三十

表

扶荔山房

冊立非國泰所宜言戚臣爲側目公立朝無偏黨守至清既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風百世又云生且無居歿焉能葬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文介爲顧秉謙所持定下謚曰文愨廷議不平乃更謚文恪云

利西泰

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最誹釋氏曾謂余曰君國有仲尼震旦聖人也然西狩獲麟時已死矣釋迦亦葱嶺聖人也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安得尙有佛余不謂然亦不以爲忤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飲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權子母術而日用

優渥無窮狀因疑其工熾火之術似未必然其徒有麗順陽名迪義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遠矣渠病時搽擦蘇合油等物徧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卽此是也彼法旣以關佛爲主何風俗又與暗合耶利甫踰知命而卒

香山嶼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嶼夷仍歸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蓋其時嶼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伴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耀也又

野獲編

卷三十

表

扶荔山房

七年甲寅則督臣爲張鳴岡疏言嶼夷近狀謂嶼中私畜倭奴且私築墻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妻子廬舍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嶼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弭外憂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給于我一懷異志卽扼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勾倭釀釁莫可問矣若以爲非我族類必拔而去之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蓋其說與盧

廷龍疏杓鑿之極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此與河套一議正同當世宗時以為安邊第一要着今日談虜事者以為套不可復亦不宜復其說甚辨蓋疆圉多故時異勢殊不可執泥隅見今嶼夷安堵亦不聞蠢動也

朝鮮國詩文

朝鮮俗最崇詩文亦舉鄉會試其來朝貢陪臣多大僚稱議政者即宰相必有一御史監之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至闕必收買圖籍偶欲兪州四部藁書肆故靳之增價至十倍其篤好如此天朝使其國以一翰林一給事往欲行者即乘四牡彼國濡毫以待唱和我之野獲編 卷三十 堯 扶荔山房

外國王儀仗

淳泥國王之來朝也上賜以儀仗用銀交椅銀水盆銀水罐白羅銷金繖扇金裝鞍馬二又賜錦綺衣下逮王妃弟妹陪臣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國惟女服從其俗又命朝見親王一如公侯大臣禮蓋儀仗稍亞于尙師哈立麻而稠繙則過之至于朝謁朱邸亦同羣臣賢于漢之位諸侯王上遠矣

野獲編卷二十終

野獲編

卷二十

罕

扶荔山房

萬歷野獲編補遺小引

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德符幸生堯舜之世雖困處  
蘆然詠歌太平無非聖朝佳話間有稍關時事者其涇  
渭自明霍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至於風氣之轉移  
俗尚之改革又漸與往年稍不同蓋自丙午丁未間有  
萬歷野獲編共卅卷棄置廢篋中且輟筆已十餘年而  
往矣壯歲已去記性日頽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  
胸臆舊貯遺忘未盡恐久而并未盡者失之遂不問新  
舊輒隨意錄寫亦復成帙緒成前稿名曰續編仍冠以  
萬歷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然耳矧目觀皆德符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小引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一目錄

列朝	聖祖兼三教	義惠侯
里士社士	永樂大典總裁	
直諫奇刑	宣宗御筆	
宣宗擊射	天順初元盛德	
世廟改稱	穆宗仁儉	
禁殿更名	聖諭門工	
聖學心法	文華殿	
禁革齋醮	建吳二庶人無後	
大峪山用舍	大峪山再用	
禁中演戲	供御茶	
年號別稱	承天大誌	
今上史學	重修國史	
官閣		
仁廟殉葬諸妃	妃諡	
宮詞	萬妃晚倖	
選江南女子	女官	
採女官	女秀才	
夫人封之異		

野獲編補遺 卷一 目錄

宗藩

親王娶夷女

谷王反覆

公主

主婿遭辱

公主下嫁貴族

尙主見斥

勳戚

武定異封

國公文臣

朱勇卹典

陸炳卹典

內監

封朝鮮

內府諸司

野獲編補遺

卷十目錄

扶荔山房

孔廟內臣降香

內廷參齋

劾大瑞子弟

內官定制

內臣罪譴

禁自宮

中官廢胄子

考察內官

鎮瀛二內臣

請內官體訪考察

老兒當

閹幼童

內臣辱朝士

內臣被劾重譴

內臣賜私印

紀述內臣

王振卹恩

陪臣飛魚服

野獲編補遺卷一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

列朝

聖祖兼三教

太祖深於竺乾之學如御製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及明施修教諸論游新庵靈谷寺諸記又宋濂所撰洪武四年蔣山佛會諸靈應紀皆昭然耳目至七手上注道德經出以示羣臣至十年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臣傅藻等皆以蔡氏書傳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觀天象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十有三年矣天氣清爽夜一宿爲主則太陰漸逼而東則是左旋此歷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右旋此則儒家之說若不折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乎其後遂召諸名儒考訂損益成書傳會通一書蓋上於吾儒及釋道二氏精究秘奧雖專門名家有不及然崇佛而無封帝師西天佛之異典講道而羽流輩無孤卿伯爵之橫恩卽表章聖學而不屑屑議籩豆舞佾升降及改革公侯等事至三教一論和合同異具在御製集中尤爲抉微扼要萬古至言眞天生聖人也

義惠侯

洪武十一年誥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其詞略云朕微時  
罹親喪難於宅兆爾發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見惠  
安厝皇考妣大惠云何可忘因贈以侯并贈其妻婁氏  
爲侯夫人仍爲文以祭宅兆卽今泗州祖陵是矣不諱  
龍潛之事不忘馬鬣之恩存故舊報德施大哉聖孝真  
隻千古矣○劉繼祖字大秀

里士社士

洪武十九年上下詔謂大誥頒行民從朕命吾民樂生  
有漸矣今特命有司撫問高年及篤廢殘疾者八十九  
十鄉黨稱善人者以時存問給酒肉絮帛惟應天鳳陽  
野獲編補遺卷一 二 扶荔山房

二府富民八十以上者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者賜爵社  
士與縣官平禮其優禮者壽及富室如此其年五月以  
嘉興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執法不容奸惡其年七  
月以蘇州知府王觀同知曹恆經歷王■筆死奸宄府  
吏錢英俱遣行人賫專勅往諭并勞以醴其裁抑奸惡  
及吏胥又如此一年之間聖諭屢下無一不爲良民計  
今有司所行多反是或以摧鋤豪富爲辭惟恐殷實之  
不貧而市狙衙蠹則傳以羽翼令其恣吞良善不知於  
聖祖法當何如按里士社士之名甚古至次年閏六月  
復下詔如前其富民里社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命禮

部以朕命申諭之十九年蘇州常熟知縣成天奇以府  
吏至縣徑由中道上公堂奇怒而執之事聞上嘉其能  
遣使賜勅以酒勞之今上丁酉崇德知縣薛近堯以事  
筮府吏比薛至嘉興府吏聚衆辱之薛訴於署印同知  
陳文昺竟不罪吏薛不能堪投劾以去其倒置如此

總裁永樂大典

文皇帝修永樂大典其書爲古今第一浩繁卷帙且至  
數萬嘉靖間遇大內災世宗夜三四傳旨移出始得無  
恙後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輔臣徐階等以此被陞賞  
然其初纂集用人多不次先是常州府武進縣人陳濟  
野獲編補遺卷一 三 扶荔山房

字伯載中外薦其學行文皇帝命召至京以爲大典都總  
裁書成拜右春坊右贊善永樂十五年命侍皇太孫後  
卒於官其爲總裁時故布衣也又都總裁之名惟元時  
有之在本朝未之見斯亦異矣今人但知濟曾爲重修  
太祖實錄總裁耳○大典一書初文皇帝命翰林學士兼  
春坊大學士解縉等修輯未朞而書成上賜宴賞拜恩  
者百四十七人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  
既而上以紀載尙多未備仍命重修以太子少保姚廣  
孝及解縉等董其事翰林學士王景等爲副總裁纂修  
等官開館於文淵閣光祿朝夕給膳且命禮部簡四方

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之陳濟之得召蓋正此時也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本上為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弁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千六百一十九人蓋効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此書藏之秘閣未幾文皇遷都往來無定且犁庭四出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卽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惟世宗篤嗜之旃屢乙覽必有數十帙在案頭近李本寧太史云其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蓋當時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非有剪裁釐正之功且太宗聖諭解野獲編補遺卷一 四 扶荔山房

直諫奇刑

李忠文 時勉 初為侍讀以疏忤旨下獄時永樂初年至二十一年始釋得復官已而洪熙改元復上二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留中疏入召問對不屈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肋斷恍惚中見有朱衣人庇之曳出下獄先是折肋內向不相續及用挺紐斷骨忽自接至宣德初以學士晉祭酒至正統中又以忤王振柳項尋得釋告歸此李本傳所紀也又宣德間有刑部主事郭循者以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極諫不可上命以璫裹

至大內問之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下錦衣獄至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仕至廣東參政卒於官此見英宗史者以仁宣二聖神明而二臣不免奇刑若此李為安福人郭為廬陵人俱吉州產也

宣宗御筆

宣宗皇帝天授奇慧所御書畫俱非臣下可及幼時會見御筆一扇上畫折枝花及竹石卽自題六言於端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婦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烘染設色直追宋人書學顏清臣而微帶沈度姿態今上御書幾出宣宗上第不知繪事會留意否○

野獲編補遺卷一

五 扶荔山房

宣宗此詩屢見御筆想得意之什

宣宗擊射

永樂十一年五月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先是命行在禮部議分擊毬官為兩朋是日天清日朗風埃不作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領左朋寧陽侯陳懋領右朋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進皇太孫嘉勞之因曰今日華夷畢集除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甚賜名馬錦綺羅紗及番

國布因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時太孫侍上在北京明年上北征仍以太孫隨侍軍中比報大捷勸上蚤還遂以七月班師蓋太孫神武不殺久爲文皇所默契即太子苦救漢王文皇屢顧太孫謂朕不欲以禍木貽爾則神算託付祖孫一揆他年樂安州之叛一舉天戈如摧枯拉朽真天授非人力也○今京師午節尙有射柳之戲俱在天壇俱勳戚中貴居多各邊文武大帥例亦舉射行宴犒禮至禁中則有走驃騎划龍船二戲上與官眷臨視極歡命詞臣進詩詞對聯頒賜優渥邇年亦漸減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木

扶荔山房

天順初元盛德

英宗初復位誅殛邸邸故臣自于王諸大臣外以至內官武夫稍有微隙者俱譴責無遺亦有爲曹石輩私怨濫及者不少至本年八月上諭戶部曰王竑爲首犯關當死朕不忍加誅已遣爲民今念其漕運有功戶部可遣官送原籍陝西安置該管官司務待以禮不許欺侮竑卽上北狩時以給事中捶死王振黨指揮馬順者上初復位以都御史謫參政又合爲民茲復念舊勞而安置之且命待以禮想廉知其受侮不堪也未幾遂復大用矣十月又命太監吳昱管送建文子孫庶人鳳陽居

住任其自便仍許親戚往來此心真天地之心也時徐有貞已遠謫石亨亦漸疏此等仁厚俱出聖斷獨僧道堅者故西域僧也景帝愛之至召入禁中緝熙殿親受法後以復辟時謫戍矣至是召還爲右闈教又命名故禮部尙書掌太常寺蔣守約還舊任守約直隸宜興人爲道士以邸邸舊臣例遣歸至是復起此二事俱在元年內似於新政不免少損蓋二氏之教入人易深自古然矣○道士爲大宗伯者自蔣守約始繼之者成化四年之李希安宏治十七年之崔志端以黃冠領夔伯之寄不謂乃見之清朝李文達陳莊靖劉文靖諸公能辭責乎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七

扶荔山房

世廟改稱

嘉靖十五年十月上諭禮卿夏言前以皇考廟比之世室卽名世廟今思之不甚穩且今分建宗廟推尊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皇考亦欲讓尊於太宗且世之一字來世或用加宗號今加於皇考又不得世宗之稱徒擁虛名不如別議遂改爲獻皇帝廟蓋是時上已爲身後諡號計正與邵經邦所云諡爲世宗者暗合豈陽譴其人而陰用其言耶何淵小人議立世室不數年而改稱時張孚敬去位而桂萼死久矣至十七年用豐坊言尊



獻帝為睿宗耐太廟并改太宗為祖時夏言擬稱烈祖孝皇帝上改為成祖與睿宗主同入廟蓋上亦慮後世以親盡議祧故竝尊二祖則上為中興有德之宗永享禋祀其後廟號果不爽亦輔臣徐階輩能仰體上遺意也

穆宗仁儉

穆宗御極不久然仁儉性成嘗思食果餅詢之近侍俄頃尚膳監及甜食房各開買辦松榛棗餈等物其值數十金以進上笑曰此餅只需銀五錢便於東長安大街勾欄衙買一大盒矣何用多金內臣俱縮頸退蓋上野獲編補遺卷十

人 扶荔山房

在潛邸久稔知其價也又一日思食驢腸近侍請增入御膳中上曰如此則大官將日殺一驢以備上供矣竟不許惟中官偶以疾避別官御史詹仰庇聞之具疏力諫時中官未有子而今上生母已為皇貴妃詹蓋恐有容悅者引先朝恭讓后及孝恭后故事以此預諍其慮甚遠上雖怒而內慚其直僅批妄言姑不究未幾借他事命廷杖為民自是恩禮中官有加焉蓋已行其言矣其後仁聖慈聖兩宮竝享天下養謂非當年主聖臣直之效不可此事與近年王給事德完篤厚中官一疏詞旨略同均有裨聖德不淺惜詹晚致通顯為世所薄不

克保令名耳○初穆宗好觀武事時江陵為末相遂於條陳疏中特列一款曰實武備請上每秋大閱躬詣校肄上大喜褒美允行自是而內教場習射等事起矣此公善於逢君如此

禁殿更名

今大內建極殿故謹身殿也建文三年八月改名曰正心殿蓋方黃諸公正以格致聖學歆少帝故易今名至文皇登極始復舊嘉靖三十六年三殿俱燬比落成又改為建極此一殿名凡三易矣建文三年九月又改承天門為皋門改午門為端門改端門為應門改前門為野獲編補遺卷一

九 扶荔山房

路門蓋倣成周之舊亦靖難後還故名當時輔政諸老但知慕古不知皇祖手定無故議改亦變亂舊章之一也若金陵十五歌樓中有醉仙等三樓洪武間被火災至永樂八年上命鼎新之且仍舊號蓋先朝所建有舉莫廢即一教坊尚存故事如此益覺建文紛更總授燕師以口實耳

聖諭門工

嘉靖丁巳三朝及殿門俱災時上急於門工謂朝會之地觀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門樓時長工部者為趙文華惶窘無計支詞以對上怒逐之而門工迄無建期上

乃論大學士嚴嵩昨徐杲言門樓不敢以杉材代深恐不堅欲俟材至又慮延久昨工部所獲門樓之料已有所少者殿材耳今其言又如此若輩第弄紙筆支調安有力任君事者夫楠材堅矣昨至大之質未二日燬之與燒材不異久近非物可定惟天神垂祐亦可久於是門工不數月而就緒聖諭真切亦可久一語真萬世至言令古來峻宇雕牆之主媿汗入地至辛酉年冬萬壽宮災次輔徐階身任其事僅三閱月告成時永順致仕宣慰使彭明輔其子宣慰彭翼南各以獻大材濟急用上喜甚進明輔湖廣都指揮使賜以蟒衣翼南進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十

扶荔山房

雲南右布政使賜飛魚服此二服惟龍司禮大璫其後乃及輔臣間有特賜部院大臣者以爲異數今二曾父子兼得之最爲殊典且非軍功之賞尤特恩也與門工時聖諭所云復別矣○晉府交城王表相先以庶孽納賄故輔嚴嵩冒襲郡博迨宗藩條例頒行表相爲濫封之首應革乃表進白鹿自言得之平陽府窺姑射山仙洞中且撰頌以獻其言俱妄也上大悅賜白金百兩大紅金彩袞龍袍三襲自來人臣賜服以坐蟒爲極時猶以爲逼上至袞龍二字非至尊不敢稱永樂間始有賜親王及他王者以爲非常之典然皆視皇弟姪也自英

宗以來間及疏屬郡王最爲濫典而無人救正世宗英主亟宜釐革反以寵賁諛禪王時乙丑年事正大小臣工相率獻瑞時也穆宗以後藩府之得此賜者少矣○賜夷王者止稱蟒龍

聖學心法

永樂七年上巡幸北京賜太子聖學心法四卷皆出上手纂其綱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御製序文亦至五千餘言且自比唐太宗帝範十二篇以示仰止蓋兩文皇靖內難攘外夷功德略同故著作亦合轍如此

文華殿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十

扶荔山房

文華殿在奉天門今改稱皇極之東北其制度較諸殿稍小而加精工焉蓋至尊所嘗御便殿且爲開設經筵之所中設鍍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以口銜香乃外國所貢狀如細燭遇開講時展書等官立鶴之下及講畢事卽知經筵大臣亦繞鶴下出又賜酒飯於左順門今改會極之北實奉天門東廡也光祿官珍羞良醞二署設宴惟此爲第一精腆講官家人以及隸胥俱得隨入挈餽餘以歸先人每自講筵返邸寓時余甫甃亦得嘗今朝講久不舉行此典希絕矣本殿之側則爲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皆世宗所建殿之後則名玉食館爲上

進膳之所又過小門西北曰省愆居本殿東西廂則稱左右春坊憲宗再立為太子講學文華以上頻御避暑左春坊即此文華殿對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於几席游禮門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牆又曰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西崑峙翠玉之峯寶氣高騰冊府東壁耿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他不能復記此等對聯想亦諸殿所無也殿舊覆青琉璃瓦嘉靖中易以黃瓦廿八年莊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敬太子行冠禮故事在文華殿中至是禮臣以黃瓦避尊上請上命設座文華殿門左南向然以侍衛未備暫止之太子加冠甫三日而薨時年十四不及御門今上元子出閣亦在文華殿之東楹不敢居中

禁革齋醮

嘉靖六年秋時屆聖誕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一應該衙門援例請建齋祈壽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能致果能敬天凡朕身伐命事一切致謹必得長生今將內二經殿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禁止所謂省一分有一分益止存朝天宮一醮以做春祈秋

報庶見崇正之意上此諭洞達天人之際杜革淫祀可謂至嚴又十許年而齋醮事興移蹕西苑躬尙元修自旱澇兵戎以至吉凶典禮先則叩元壇後則謝元恩若報捷又云仰仗元威如此幾三十年視六年聖諭遂若兩截矣

建吳二庶人無後

天順元年十月上命太監吳昱送建文君子孫建吳二庶人竝其母楊氏共一十八口鳳陽居住每月支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觔木炭三百觔聽其自擇婚配衣食許出市交易仍令內使魯傳等看守門戶詔諭在廷文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武知之按此詔則從京師送至鳳陽而吾學編謂久綱中都廣安官赦從自便者誤也弇州亦因而不改又誤以為天順四年出之鳳陽亦非是建文少子文奎既釋後未幾而逝終無子吳庶人之卒在永樂十三年亦無子懿文太子遂絕嗣而吳庶人之妹綱在高牆者直至成化二十一年始卒年八十六歲上命為營葬域然不聞所適者何人蓋竟以室女終身也悲夫

大峪山用舍

獻皇帝葬承天之純德山後崇為顯陵尊極矣自張桂輩以議禮驟貴重垂涎者紛紛起鑿空妄議創為遷奉

獻皇之說始於百戶隨全繼以厨役王福等又繼以千戶陳昇緣事監生詹啓等屢請屢不行至聽選官王維臣等被重譴而此議遂息至十四年四月上恭謁諸陵寢并營壽宮於西山於是京師遂有訛傳遷陵者時順天府儒士潘謙錦衣軍匠金桂各上疏請遷顯陵於天壽山蓋預爲希恩地也旨下禮部參看尙書夏言等奏往者千戶陳昇等嘗以遷陵爲言陛下奉慈訓寢之矣今因上親謁七陵預建山陵將謂有奉遷之心潘謙等望風進言必有奸人主使希冀非望宜重懲治上深然其言下錦衣送法司訊治於是議者益曉然知上意無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古

扶荔山房

一人言及矣至十七年十二月章聖太后崩上忽下詔遷顯陵梓宮改葬於北六飛親閱得吉壤於天壽山之

大峪詔云林茂草鬱岡阜豐衍別在諸陵之次命太師翊國公郭勳知山陵建造總督工程以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辰時興工大學士夏言尙書嚴嵩等各具獻皇梓宮啓行圖及奉遷儀注上呈矣上忽頒諭謂奉藏體魄已二十載啓露風塵搖撼遠道朕心不寧於是嵩等又會議從上聖意停啓攢三使不發別遣錦衣指揮趙俊者往視而遷事中輟上命次年二月十五日太后梓宮南附顯陵擇日發引禮部已移文所司遵行矣已而

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元官有水於是衆嘖嘖又謂顯陵當北遷上命梓宮且停待駕南行還京再奏而上以二月朔立太子裕王景王時車駕瀕行工部郎中岳倫上言梓宮南附未足遂陛下孝思之誠請堅北遷之舉勿惑羣臣之議上怒命錦衣逮訊已而褫職永不敘用蓋猶祖遷陵之說以媚上不意其拂旨也至十六日發京師至四月朔自承天回鑾上諭行在禮部曰吉壤重卜何爲來此惟純德山皇考聖靈安悅寧安久矣視地悉已之行官道路止勿治蓋上意欲皇考仍舊葬而北葬太后於大峪故示意如此又途中得御史謝少南疏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古

扶荔山房

請慶都堯母祀典上喜曰堯父母異陵可徵合葬非古少南才識可嘉改司直郎兼檢討至四月十五日還京十九日丙辰上諭輔臣曰大峪之工元寢已成不奉梓宮早安恐夏雨流入枉費人力可於五月三日子時發引五日抵陵六日掩元宮七日神主還京蓋力斥南行之說矣是月二十七日復親至大峪視太后陵工既閱畢召禮部尙書嚴嵩諭之曰朕南巡謁陵今又視大峪山峪地空淒豈如純德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駕南附其發引吉辰另擇至是顯陵合葬之議始定而太后梓宮仍南行矣三數月之間陵寢大事或南或北或行

或止更改數番一惟聖意自裁宰執大臣惟唯諾奉行不復設一謀出一見如傀儡之受牽可恨亦可哂矣○

方大峪之初興工也御史陳讓上疏引舜葬九疑二女不從之事謂宜奉睿宗衣冠與章聖太后合葬大峪山

以章聖衣冠合葬顯陵若必欲遷顯陵於大峪山則承天舊陵為二聖衣冠几杖別藏以當荆襄旺氣上曰竝

建二陵用衣冠交葬從古所無尤見乖謬命斥為民嘗時顯陵建白惟此一疏耳然其乖謬則誠如聖語矣○

章聖后南祔顯陵已竣事矣次年五月錦衣千戶李拱辰上言聖母南祔之後災異屢作乞迎二聖梓官俱葬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末

扶荔山房

天壽山上斥其狂悖庸愚下鎮撫司逮治

大峪山再用

大峪今為今上所建壽宮向年江李諸公謂其地不吉

歸咎於首揆申吳縣及舊宗伯徐嘉定舉朝聚訟至煩聖駕再出而始決想世宗何等英斷始而曰豐衍既而

曰空淒尙未有定見如此況臣下書生臆斷乎○太僕少卿李植江東之議壽宮止以大峪有石為言而不及

世宗改卜一事想未諳先朝故實也當時輔臣禮臣豈不知世宗再閱不用特輕信欽天監官張邦垣等之言

致此紛紛亦幸上不以皇祖空淒之語致詰耳不然諸

大臣禍且叵測矣其後訓導龐尙鴻等又謂大峪開鑿時元宮有水督工諸臣用火炙乾不使上知未知信否但顯陵遺閣時趙俊亦有有水之言世宗竟以梓官南遷何也○孝宗山陵初起吏部郎中楊子器亦上言石中有水時內臣主其事上不允行仍切責子器

禁中演戲

內廷諸戲劇俱隸鐘鼓司皆習相傳院本沿金元之舊以故其事多與教坊相通至今上始設諸劇於玉熙宮以習外戲如弋陽海鹽崑山諸家俱有之其人員以三百為率不復屬鐘鼓司頗采聽外間風聞以供科譚如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末

扶荔山房

成化間阿丑之屬以故恃上寵頗干外事近日聖意頗覺之進膳設劇頓減於舊此輩亦少戢矣又有所謂過錦之戲聞之中官必須濃淡相間雅俗竝陳全在結局有趣如人說笑話只要末語令人解頤蓋即教坊所稱耍樂院本意也今實錄中謂武宗好武遇內操時組練成羣五色眩目亦謂之過錦似又是八虎及許泰江彬輩營伍中事即王恭襄亦在其中非劇也

供御茶

國初四方供茶以建寧陽羨茶品為上時猶仍宋制所進者俱碾而揉之為大小龍團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月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按茶加香物擣爲細餅已失真味宋時又有官中繡茶之制尤爲水厄中第一厄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開千古茗飲之宗乃不知我太祖實首闢此法真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也陸鴻漸有靈必頰首服蔡君謨在地下亦咋舌退矣

年號別稱

文皇靖難兵起屢進表章自雪者所不論卽他指斥書檄俱用建文年號直至建文四年六月登極改次年爲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永樂元年以本年不宜復稱建文乃仍洪武號爲三十五年實無所謂革除也至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初欲改元順德爲李士實力諫乃止稱己卯年則逆狀昭然未幾而敗按李煜爲宋太祖所攻遂罷開寶年號不書竟署乙丑年宸濠蓋用此故事嘗見故老云國初歷日自洪武以前俱書本年支干不用元舊號又貿易文契如吳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蓋又民間追恨蒙古不欲書其國號如南宋寫金字俱作今字會見宋列帝御書及妃后翰墨皆然則又不共戴天仇也以

矣○一歲兩元本朝所無惟景泰已稱八年而正月十七日英宗反正改稱天順元年

承天大誌

承天大誌者世宗既追宗獻皇益務張大其事以明得意遂作承天誌一書時工部尙書顧璘以督顯陵工程在事卽命之總理璘乃聘楚人顏木王廷陳等纂修蓋諸君俱高名廢棄欲借此爲出山計也書成而聖意不愜遂報罷不復議嘉靖末年給事邱岳復迎上意請重修乃命閣臣徐階等總裁而諸詞臣分領之時情咸謂書成必有異擢爭求入局以至徐華亭與袁慈谿之相

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左瞿文懿與高新鄭之相詬俱起於此書比進呈乙覽上以卷中脫簡不復敘勞僅各得賞諸公大失所望時去鼎湖不數月耳獨邱岳以建議始功超爲禮部右侍郎次年穆宗大計京官岳坐降調外任○是時侍講學士廖道南亦修楚紀以求媚旣而世宗南幸承天又獻聖皇南巡江漢賦上以付史館又上瑞應頌四篇亦命留覽旣而朝見時廖居憂乃服緋袍上大怒褫其職迨楚紀成終不召

今上史學

今上以冲聖御宇張江陵相公進帝鑑圖說以勸講內

列聖哲芳規任愚覆轍二項以寓勸戒上固天縱自是益勤中學更命進講貞觀政要至十六年閣臣進太祖御札在內閣者凡七十餘通上命留內恭藏因索累朝實錄進覽閣臣對以實錄成時史臣俱會同焚稿於芭蕉園人間竝無底稿惟皇祖世宗特建皇史宬以藏列聖實錄寶訓但冊樣稍廣宜減為書冊庶便展閱容令中書官謄進陸續上呈上允之由是金匱石室之藏俱登乙覽矣今上舉動每以祖宗為法自冲年即有小世宗之號然亦繇帝鑑一書啓沃聖心故孜孜講究不輟宋朝大儒如王荆公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六經如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藹山房

程伊川以看資治通鑑為玩物喪志禁人弗習宜其末造之不競也○初修帝鑑時分派各詞林編纂江陵特總其成耳比進御時江陵竟以己名獨上上褒諭甚至無一語及他臣一時有事筆札者相顧愕眙憤歎此公之失權於後輩此亦其一事也近年焦漪園之進養正圖說亦不以聞之同事遂至被口語挂謫籍專之一字為崇如此

重修國史

太祖實錄建文一修永樂兩修蓋以初本及續纂俱未允也然而真是非愈不可問矣嗣後直至嘉靖元年御

史盧瓊建議孝宗實錄成於焦芳之手賢否混淆是非顛倒乞乘今纂修武宗實錄竝令儒臣改換上曰孝宗錄雖焦芳筆削任情但當時大政大議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論不必改修其係一人一事者令纂修官因事別白之蓋大典既定恐改述者仍踵前轍復任私意上慮遠矣

宮闈

仁廟殉葬諸妃

會典云獻陵七妃三葬金山餘俱從葬按仁宗上仙宣宗諡皇庶母貴妃郭氏淑妃王氏麗妃王氏順妃譚氏

卷一

扶藹山房

元妃黃氏五人又益以先贈張氏順妃李氏麗妃俱係潛邸追共七人是矣然前是登極所封貴妃郭氏賢妃李氏惠妃趙氏淑妃王氏昭容王氏僅郭貴妃王淑妃在所殉中何也況貴妃所出有膝懷王梁莊王衛恭王三朱邸在例不當殉豈街上恩自裁以從天上耶又上未崩前之兩月會封張氏為敬妃為榮國忠顯王之孫今太師英國公輔之女冊文中贊美甚備亦不從殉蓋以乃祖父勳舊特恩也是時六官止以貴妃為極貴下中官一等至宣廟始加孫氏為皇貴妃尋正位中官矣

妃諡

本朝典制大行皇帝尊諡十七字大行皇后十二字皇妃及太子與太子妃止二字而已惟永樂間高廟惠妃崔氏薨諡莊靖安榮四字諡始見於此而文皇嬪御如淑妃楊氏之諡端靜恭惠惠妃李氏之諡恭和榮順麗妃陳氏之諡恭順榮穆順妃王氏之諡昭惠恭懿賢妃王氏之諡昭肅靜惠賢妃喻氏之諡忠敬昭順麗妃端氏之諡康惠莊肅順妃錢氏之諡惠穆昭敬惠妃吳氏之諡康穆懿恭此皆及於永樂間亦諡四字斯為異典但文皇賓天後從殉諸妃史皆失載今遂無可考據至天順七年敬妃劉氏薨上輟朝五日特贈惠妃諡貞順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懿恭蓋倣文皇諸妃例然前是天順五年宣廟賢妃吳氏薨上僅輟朝一日諡曰榮思妃故景帝生母景泰卽帝位尊為皇太后上復辟仍為賢妃而喪禮僅止此曾不敢望敬妃萬一上友于素篤惟此舉似有遺憾至成化間惠妃王氏之諡端靜安和德妃惠氏之諡恭莊端惠順妃樊氏之諡恭和安靖安妃楊氏之諡莊儉端肅賢妃王氏之諡昭肅靖端宸妃萬氏之諡靖莊安穆皆英廟所遺簪履得諡四字於禮亦稱其後直至正德中英宗淑妃高氏薨年八十二歲諡曰莊靖安榮英宗麗妃劉氏薨年八十七歲諡曰安和榮靖皆四字此二妃於

上為庶曾祖母蓋又仰體先朝遺意以慰裕陵在天之靈且從來妃嬪壽考未有及二妃者此英宗獨見禁止殉葬使得享高年其遺澤遠矣成化十一年六月淑妃紀氏薨特諡恭恪莊儉則孝宗生母用天順間劉妃禮崇進四字非過也而憲廟賢妃柏氏為悼恭太子生母至嘉靖六年始薨於上為庶祖母蓋亦年八十餘僅諡端順他典亦殺似乎過薄惟成化二十三年正月皇貴妃萬氏薨輟朝至七日諡曰恭肅端慎榮靜遂至六字此本朝初見則以上異寵特加然較之唐宗之追諡貞順武皇后宋仁宗追諡溫成張皇后大有間矣此祖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宗家法之嚴不敢踰僭也嘉靖十八年二月貴妃閣氏薨贈皇貴妃諡榮安惠順端儉蓋倣成化年間萬妃之例以間為哀沖太子生母也三十年莊敬太子生母皇貴妃王氏薨諡端和恭順又用閣妃例可謂恩禮兼備至三十三年正月康妃杜氏薨杜為裕王生母尚書歐陽德等引先朝淑妃紀氏為比宜令裕王服斬衰三年上不從輔臣嚴嵩等引太祖孝慈錄序為證上復諭當避君父之尊不當服斬衰三年欲用賢妃鄭氏例賴德等力爭裕王得於府第燕居終喪時上輟朝止一日及議諡號止用榮淑二字而無贈且改儀注為賜祭



賜諡行禮之時差官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所以翦抑之者至矣上意以先有哀冲莊敬二太子在前則穆宗為庶第三子故閻妃當從厚杜妃則殺其儀耳然憲宗朝紀妃薨時皇第一子及悼恭太子亦已先歿孝宗獨非庶第三子乎憲宗雖嬖萬氏而於紀妃猶備禮不少貶固諸輔臣匡正之力亦以聖心無所猜忌非如嘉靖末年動有久待之嫌因竝簡禮於所生也○嘉靖四十五年未封妃楊氏薨追封為榮妃諡恭淑安僖喪禮如皇貴妃閻氏例四之一贈其父驃騎將軍錦衣都指揮使授兄廷美錦衣指揮僉事妃仍耐享奉先殿而穆宗

野獲編補遺

卷十

五

扶荔山房

宮詞

嘉靖中葉上餌丹藥有驗至壬子冬命京師內外選女八歲至十四歲者三百人人宮乙卯九月又選十歲以下者一百六十人蓋從陶仲文言供煉藥用也其法名先天丹鉛云久進之可以長生王弇州嘉靖宮詞所云靈犀一點未曾通又云只緣身作延年藥是也

萬妃晚倖

史云萬貴妃生於宣德庚戌四歲選入侍聖烈慈壽皇

太后即宣宗孝恭皇后孫氏也云及笄侍上於青宮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為太子時方三歲妃已二十歲矣後至天順元年憲宗從沂邸復儲位年僅十一而妃則已二十八矣又云上即位遂專寵此年七月大婚聖齡十八而妃則已三十五次年妃舉皇長子未晬而薨進封貴妃此後遂不復孕又進皇貴妃嬖倖終憲宗之世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計其年蓋已五十八而上以是年秋八月上升聖壽僅四十一則妃實長於憲宗十七年竊以為必無之事或者史臣紀載之訛然成化四年秋彗星見大學士彭時上疏乞正宮闈以綿

野獲編補遺

卷一

五

扶荔山房

聖嗣且言專寵者年日以邁宜子者恩或未逮宜更新以回天意又云凡女子年過四十雖有所生而多不育蓋謂皇長子之薨已直指其事不復諱是年妃蓋已三十九矣彭文憲謂之年邁似史臣所述又未必誣矣自古妃嬪承恩最晚而最專最久未有如此者然則夏姬之三少宜主之內視信乎有之○北周宣帝天太皇后朱氏靜帝生母亦長於宣帝十餘年然而無寵

選江南女子

洪武五年選蘇杭二府婦女願入宮者四十四人授內職蠲其家徭役其三十人年未二十各賜白金遣還任

其適人洪武十四年勅諭蘇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  
民間女子年十三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歲  
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備使令各給鈔爲道  
里費送赴京師蓋女子以備後宮而婦人則充六尚也  
時孝慈皇后正母天下其注意江南如此此後天順間  
命內臣選南方女婦已昉於此

### 女官

宮中六尚之職國初凡三定最後則洪武二十八年重  
定者爲准先是分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  
尚寢曰尚功又有宮正司其長爲正六品嗣又陞爲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美

扶荔山房

五品最後官秩如之而僚屬加詳焉尚宮之屬有司紀  
司言司簿司關尚儀之屬有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  
之屬有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尚食之屬有司膳司醢司  
藥司餼尚寢之屬有司設司與司苑司燈尚功之屬有  
司製司珍司計其司之長爲正六品而堂屬佐貳以次  
遞降焉官正司主糾察官關視外憲臣其局各有女史  
六人或四人如外官掾吏蓋斟酌周漢唐之制而損益  
焉初設官時爲七十四人其後益倍之矣

### 採女官

天順三年上命鎮守浙江太監盧永江西太監葉達福

建少監馮讓曰宮中原設六尚女官以紀內事須識字  
婦人充任近年多放還家及老疾不任事者缺人任用  
勅至卽密訪良家女子年十五以上無夫婦人四十以  
下能讀書寫字並諳曉算法者四五十人籍記之待明  
春遣人同爾會選令其親屬送來觀此勅則禁中須女  
官甚急向來官掖充滿俱係北產不諳文理故命江南  
選擇不獨取其美麗亦以慧黠堪給事左右也且是時  
孝莊錢后正位中官故浙之仁和人宜其追念桑梓注  
意南人第不知次年所選者果幾人當聖意耳○選江  
南女子入宮洪武時已兩見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一

美

扶荔山房

### 女秀才

凡諸宮女曾受內臣教習讀書通文理者先爲女秀才  
遞陞女史陞官官以至六局掌印則爲清華內職比外  
廷通顯矣但止六品衙門蓋太監亦僅四品此又次之  
然監局各內臣用事者俱有蟒玉之賜蓋竟用一品章  
服不知六局亦有遞加者否若外廷士子惟翰林院有  
秀才先朝名臣如李西涯程篁墩楊石淙輩俱曾爲之  
受詞臣教習非尋常諸生比至修實錄等大典亦得預  
焉然不登第授官者僅得鴻臚寺序班與鑄印局儒士  
出身無異其不逮女秀才多矣○永樂二年左都御史

陳瑛誣駙馬梅殷與女秀才劉氏為邪謀則女秀才之名久矣嘉靖初年行皇后親蠶禮內賜酒飯以夫人秀才為第一等而供事命婦輩反次之以地在禁密廚役難辨命尚膳監祇待則女秀才與夫人並稱其貴近可知

宗藩

親王娶夷女

太祖第二子秦愍王娶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擴廓帖木兒女王氏為正妃至二十八年愍王薨王妃以死殉遂得合葬而次妃鄧氏則功臣清河王愈女反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屈居其下時洪武廿一年戊辰科狀元為襄陽人任亨泰其妻亦蒙古人賜國姓朱氏而亨泰母為烏古論氏亦色目人也至文皇帝時納高麗所獻女數人其中一人為賢妃權氏侍上北征迴師薨於暉縣遂藁葬焉蓋是時尚仍元舊俗未禁屬國進女口也此後遂不聞此事矣○古來中國娶夷女者如魏文帝悼后郁久間氏為蠕蠕主阿那瓌長女文帝至廢元配乙弗氏而納之復以悼后妒令乙弗自殺而阿那瓌次女又為齊神武后蓋中國仰其鼻息以為盛衰及突厥滅蠕蠕其强大彌甚中國爭倚以為援宇文與高氏本欲共求其女為

后終為周所得賴以滅齊則唐詩所云安危託婦人者又不在中國之和親公主矣本朝英宗北狩時也先欲進其妹上毅然不許迄不能行聖主英概奚止羞恥百王已也

谷王反覆

谷庶人穗初封宣府會燕邸靖難師起走還京師建文君命守金川門文皇臨城下穗開門納燕師以此寵異冠諸邸本年即改國於湖廣長沙府至國詐造圖讖偽作妖言謀製燈入貢潛納壯士於御前會蜀府崇陽王悅燁以事逃入長沙穗邀入府詐云建文君實不死此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扶荔山房

即真故主來歸欲奉以舉事崇陽不從蜀王椿其同母兄也聞其謀遣使諭止之弗悛乃以聞於朝於是太宗遣兵取之穗倉卒不及發遂就執至京錮西門內時永樂十五年也是時建文二弟惟庶人允熈一人在自穗有此舉是年即以訃聞蓋上慮不逞者復欲借以干紀不得不除之也穗初意欲為劉濞楊諒之舉然一叛義師再獻都城全似司馬消難劉知俊之舉動上賞其功已疑其心矣即建文果從田間再起谷王佐之收合餘燼亦徒成將帥功名耳金川門之役曹公李景隆與谷王同啓扉納義師皆受文皇上賞景隆至為班首重臣

成二公功臣上永樂四年以嫌被幽與族錮鑰其子孫至自相婚耦至正統間始釋自便蓋景隆之死竟以凍餒終太祖神靈在天與谷王同殛矣

公主

主婿遭辱

今上丙戌正月望後駙馬都尉侯拱宸夜歸府遇一人偃蹇太甚執而撻之少頃則有中使趙祚者倚醉入府扭結拱宸窘辱甚至詢之則被撻者其家奴而祚則永寧公主所役也拱宸憤甚上疏旨下笞祚而已仍戒拱宸毋生事侯所尙壽寧公主與永寧公主俱今上同胞野獲編補遺卷一 幸 扶荔山房 妹而永寧則養居久矣小豎橫恣已極而處分僅止此使在江陵柄國時必無此事卽有之亦必大創矣拱宸事後至戊子冬駙馬萬焯奏司官老婢沈銀蟾與內使李忠盜金銀等物反遭詬辱上大怒謂聖母生辰煩瀆盡革其蟒玉竝奪所掌宗人府卽送國子監習禮三月再奏而宮婢內使盜竊詬辱等事不問也

公主下嫁貴族

本朝公主俱選庶民子貌美者尙之不許文武大臣子弟得預爲慮甚遠然亦有偶值不盡然者如高帝長女下嫁太師綿國公李善長子其次女寧國公主下嫁汝

南侯梅興祖子殷第五女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

亨子賢第八女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麟子龍第九

女壽春公主下嫁潁國公傅友德子忠第十一女南康

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觀第十二女永嘉公主下嫁

武定侯郭英子鎮第十五女汝陽公主下嫁都督僉事

謝彥子達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下嫁長興侯耿炳

文子璿以上俱開國功臣因結肺腑且其時禁制未定

也至文皇則長女永安公主下嫁都督袁洪子容第三

女安成公主下嫁西寧侯宋晟子琥第四女咸寧公主

下嫁宋晟子瑛蓋宋氏兄弟俱尙主亦皆靖難功臣也

野獲編補遺卷一

幸 扶荔山房

至正統間則禁例已大定矣而宣宗第二女常德公主

下嫁薛桓則鄴國公薛祿子以上雖貴臣然皆右列也

英宗長女重慶公主下嫁周璟則參政周顒子第二女

嘉善公主下嫁王增則靖遠伯王驥孫第四女崇德公

主下嫁楊備則興濟伯楊善子周顒進鴻臚卿不任事

二伯俱以文臣起家拜五等得連姻帝室亦是奇事此

後則憲宗長女仁和公主下嫁齊世英爲尙寶卿齊佑

子佑亦進鴻臚卿奉朝請用周顒故事也其後公主出降

例皆白屋直至今上長女榮昌公主選尙駙馬都督楊

春元爲故太僕卿維聰孫正德辛巳狀元也始復爲衣

冠之族云榮昌為中官王氏出

尙主見斥

嘉靖六年永淳公主及笄選禁嬪而得陳釗既為仇家所計罷矣上命再選蓋主為興獻帝第四女上加意憐愛之必欲得佳偶時高中元相公年十六隨父少卿尙賢在京邸風骨秀異因而見收故事三人入宮惟內廷所擇時官嬪內臣皆日屬中元乃章聖太后取中者為河南謝詔高同里人也中元歸之次年即以禮經魁其鄉主既下降因謝寡髮為時所嘲弄意已不懌既聞高才貌又未娶登賢書不無心豔又數年而成進士高第野獲編補遺卷一 幸 扶荔山房

動戚

武定異封

武定侯郭勳以六世祖母永嘉大長公主請諡世宗允之賜諡貞懿已為異典比進拜太師兼太子太傅復請追贈其始祖郭英亦許之命賜諡追爵英如其官此古

今未行之事

國公文臣

國公爵雖至貴然歷朝勳號俱稱武臣惟太祖朝韓國公李善長生前疏封時得稱文臣至太宗則姚廣孝贈榮國亦被文臣之稱以縉徒得比隆開國元勳亦異矣蓋國朝止此二人若通侯則無之至伯爵之稱文臣不勝紀矣

朱勇卹典

成國公朱勇自宣宗時已總禁兵且二十年後英宗北征扈駕以出為大營總兵官還至宣府虜騎漸逼勇以精卒四萬為前鋒大敗身死無匹馬得還越二日大駕遂陷於土木至景泰元年其子儀以父及王事請祭葬景帝曰勇為大帥喪師辱國致陷乘輿尙可以公侯禮禮之乎斥不許至英宗復辟即贈勇為平陰王諡武愍勇統兵敗績其事與英公張輔等不侔景皇帝聖語嚴正何啻斧鉞乃英皇反責以真王且為易名比開國靖難功臣有加焉不特忠義解體而賞罰之無章亦甚矣

野獲編補遺卷一

幸 扶荔山房

○朱氏凡贈三王最後為定襄希忠事在今上初年其後言者謂出自江陵公受賄私予破壞祖宗典制竟從追奪希忠雖無裒革之績亦免輿尸之凶且與陸炳同

出世宗於行官火中厥勞難泯若勇者罪浮於邱福十  
倍使在文皇時必奪公弗嗣矣後生知今不知昔類如  
此初希忠之道王也引武宗朝英公張懋卒得封寧陽  
王例爲比至言官追論希忠奪王爵遂并張懋之寧陽  
而追禡之真池魚之殃也然懋生前宿衛微勞大遜希  
忠

陸炳郵典

陸炳以三公兼三少及贈忠誠伯諡武惠誠爲監典但  
世宗追念衛輝行官翼衛且有發仇鸞逆狀功恩卹不  
免過隆至穆宗朝奪爵奪諡法如是止矣至高新鄭再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書

扶荔山房

起復喉言路劾其罪狀籍沒其家且謂當斲棺戮尸而  
姑宥之蓋高與炳無大仇特以炳爲華亭故相連姻欲  
誣其寄贓而并籍之也時新鄭於王俊民補賸唐樞復  
官事抗疏力爭謂初年用事之臣凡先帝所斥者盡衰  
顯之幾同武王反商欲以坐華亭之悖然則陸炳者又  
非先帝所褒顯者乎何以必戮尸籍沒而後快也專恣  
誣罔如此卽不遇張江陵馮保能無敗乎

內監

封朝鮮

朝鮮爲守禮之邦朝廷待之亦與諸夷迥異然國初册

封多用內官自成化間內臣鄭同翟安二人竝使而言  
官糾其非事得寢此後多用文臣亦有內外兼用者至  
嘉靖間則大瑞例不遣矣隆慶元年始又命中官姚臣  
同行人歐希稷弔祭朝鮮封其姪署國事李昫者爲王  
卽今王爲日本所侵幾至亡國者是也其時華亭當國  
不宜有此至今上屢遣使其國皆用詞臣及使署充之  
體統始正矣

內府諸司

內官十二監四司八局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俱在禁地  
惟浣衣局則在皇城之外爲異耳又有寶鈔局今稱司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書

扶荔山房

此外則有鞍轡局內承運庫供用庫司鑰庫贓罰庫甲  
乙丙諸庫內靈臺御酒房彈子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  
房甜食房漢經廠道經廠盔甲廠王恭廠又洗白廠一  
名繕作卽織造兇羅絨之所不許外人窺視傳出者而  
乾清宮內則有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煤局手盆局  
冰膳局備膳局麪筋局凍湯房司房筦庫房又有御藥  
房弓箭房御茶房貓兒房俱有大瑞主之所役殆數萬  
人此外則有鷹房豹房百鳥房御花房蟲蟻房之屬其  
名目最夥其役日多其費日繁莫可稽核蓋中官相承  
窟穴深固雖以世廟初年新都相之肅清今上初年江

陵相之嚴刻亦無所措手國計之匱此第一漏卮也

孔廟內臣降香

太祖廢天下神祇王公等號而獨存孔子文宣王尊稱及塑像蓋有深意至世宗用張璠言改王稱師毀像用主儒者至今飲恨惟太祖初制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歷朝遵行亦至嘉靖九年始罷之此璠獨見也

內廷豢畜

大內自畜虎豹諸奇獸外又有百鳥房則海外珍禽靡所不備真足洞心駭目至於御前又最重貓兒其為上所憐愛及后妃各官所畜者加至管事職銜且其稱謂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卷一

扶荔山房

扶荔山房

更奇牝者曰某丫頭牡者曰某小廝若已騶者則呼曰某老爹至進而有名封直謂之某管事但隨內官數內同領賞賜此不過左貂輩緣以谿壑然得無似高齊之郡君儀同耶又貓性最喜跳鷄官中聖盾初誕未長成者間遇其相造而爭相誘而嚙往往驚搐成疾其乳母又不敢明言多至不育此皆內臣親道之者似亦不妄又嘗見內臣家所畜騶貓其高大者踰於尋常家犬而犬又貴小種其最小者如波斯金線之屬反小於貓數倍每包裹置袖中呼之即自出能如人意聲甚雄殷殷如豹

劾大璫子弟

武宗朝劉瑾敗後次年禮科給事中陳鼎劾奏河南鄉試第七名廖鎧乃鎮守太監堂之姪參隨錦衣指揮使鵬之子本福建人冒河南籍鄉試入彀乞命禮部削去試錄鎧名照例問革并治有事科場者之罪上命除鎧名而貸執事試院者繼而巡撫河南都御史鄧洋又奏河南盜起皆由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括利害人所致乞正典刑詔降鵬二級為指揮僉事南京閑住仍贖其私宅鵬大窘欲求救於朱寧思寶貨無當其意者乃令後房所寵出入寧家寧遂留之因其兄疏辨併鵬復

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扶荔山房

職是時逆瑾雖誅八黨正熾而鼎一言遽革權璫從子之籍又賊寧方冒國姓自稱皇庶子僅能止廖鵬之鑄秩而鄧洋之言初未嘗以為非也及陳鼎以言事忤旨內批鼎附瑾估價匿下之詔獄固權倖為廖鵬報仇然以吏部尚書楊一清之救得釋罷歸蓋是時公道猶僅有存者此後漸不然矣○萬歷初年彈治江陵公者尙不乏人至馮璫則無片言及之即其姪都督馮邦寧及名下用事大璫張大受亦無人指及之迨馮璫將敗最初言者亦不過借司房徐爵牽及之耳未幾追論者連篇累牘諺所云打死虎也可以觀世變矣○馮邦寧者

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於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相爭鬪爲邦寧徒御筆擊稍過歸訴於主人卽遣人述其事於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參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以江陵片言不難笞猶子以謝過似亦非他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 內官定制

太祖定宦官之制亦歷五次而始有成規其初吳元年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內史監至有正三品者洪武四年降爲正五品其長曰令十七年又降其長爲正六品蓋爵秩遜女官之六尙焉至二十八年始定爲十監以太監爲之長秩正四品不復更矣監曰神宮曰尙寶曰尙膳曰尙衣曰司設曰內官曰司禮曰御馬曰印綬曰直殿又增御用監凡十一至三十年又增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其設官品秩一如各監今通呼爲十二監云又設六局曰兵仗曰內織染曰針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麪而先所設皮作司收顏料三局廢不復見想竝統於他署矣三十年又增銀作寶鈔二局其庫有三曰司鑰

曰內承運曰內府俱用其司有二曰鐘鼓曰惜薪今中官輩例稱爲二十四衙門然今又有浣衣等局與混堂諸司未審何屬也司禮今爲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命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且常服亦稍異其宦官在別署者見之必叩頭稱爲上司雖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爲禮也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選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歸司禮矣御馬監雖最後設然所掌乃御廄兵符等項與兵部相關近日內臣用事稍關兵柄者輒改御馬銜以出如督撫之兼司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馬中丞亦僭擬甚矣內職惟鐘鼓司最賤至不齒於內廷呼曰東衙門聞入此司者例不他遷如外藩王官然而正德初劉瑾乃以鐘鼓司入司禮者又傳先朝曾召教坊司幼童入侍因闈之爲此司之長以故其儕鄙爲倡優之窟不屑列班行未知然否近又聞內臣輩云惟都知監爲下等衙門不得他陞今內府所稱十二監與前無異而六局之外又以浣衣銀作爲八局而司則鐘鼓惜薪外又益以寶鈔混堂爲四司是爲二十四衙門與國初制小異不知何故○洪武四年命吏部定內官散官正四品正中大夫從四品中侍大夫五品中衛大



夫從五品侍直大夫正六品內侍郎從六品內直郎正七品正奉郎從七品正衛郎正八品司奉郎從八品司直郎是時未有大監也後以四品授大監遂為中官極品蓋其名肇於金元本朝因之以至於今唐制宦者官階與廷臣同最為失體宋則別置勳階神宗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至徽宗一變其制遂至建節矣本朝內臣俱為吏部所領蓋周禮冢宰統閹人之例至永樂始歸其事於內而史諱之

內臣罪遣

內臣得罪祖宗時俱下法司近代以來多自內批出其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早 扶荔山房

輕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閉住蓋猶為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發南京新房閉住或云往鳳陽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發去南京孝陵司香則無官矣又重者則云降充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其更甚者至云夾四夾拶四拶打一百發南海子常川打更則示意殺之十無一存者矣。聞之中官輩云種菜者至南京其守備大璫坐堂皇喝云取職事來則淨軍肩一糞桶竝杓趨過前而去雖司禮首璫得罪亦然又晝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

禁自官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初即位長沙府民有自官求為內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在左右發為卒戍邊未幾興州左屯衛軍餘徐翊奏有子自官今為內豎乞除軍籍上曰為父教子為子養親爾有子不教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皆原於爾出其子使伏軍役又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今後有自官者死不貸若加官刑者朕亦惡之官刑下死刑一等須嚴禁止因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以詔書行之其禁止自官并官刑如此然洪熙元年宣宗登極赦書內又云在京工人犯罪被刑剗刺已成殘疾者即與開除差役是年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早 扶荔山房

行在工部奏舊經開刺銀匠周阿佛等七十六人自陳老疾乞免役上曰刑餘之人其稱老疾必不妄令免役閑住則內刑在太宗朝未除也至本年有軍民任本等數人自官求用上曰皇考時有自官者皆發成交趾此人尚敢爾耶即循例發遣以上兩朝兩年事也未幾宣宗又下太僕卿戴希文子懷恩及前翰林庶吉士成敬於鸞室豈僅禁自官而腐刑仍用耶宣德以後始廢論腐英宗禁自官尤嚴犯者俱戍極邊正統十三年江西鄱陽民樊侃陝西蓋屋民李回漢自官詭云病瘡及墜馬損傷求用上以故違禁令俱發遼東鐵嶺充軍仍著

為令景泰三年七月景帝諭禮部尚書胡濙聞民間自  
官者甚多可榜諭敢犯者及投王府勢宦之家俱如舊  
例處以不孝然天順二年七月命官監徒四十四名女  
口八十人送浣衣局又何也此後不復用官刑而禁自  
官加厲宏治六年五月軍人馬英妻羅氏自宮其幼男  
馬五事覺羅氏坐下手之人當斬律刑部郎王嘉慶等  
三人改議杖罪上怒謫嘉慶於外羅氏坐死如律以孝  
宗仁恕而痛嫉此事乃爾正德二年九月申嚴自宮之  
禁但有潛留京師者論死時宦官寵盛愚民盡闔其子  
孫以圖富貴有一村至數百人者雖禁之莫能止是月  
野獲編補遺卷一 聖 扶荔山房

即審錄重囚有自官坐罪者十二人擬以可矜上謂年  
幼姑繫之勿釋至八年三月又嚴自宮論斬之法武宗  
最任內臣亦力禁如此嘉隆而後自官者愈禁愈多其  
入內與官婢配偶不必言乃出外恣游狹邪即妓女亦  
願與結好倡家所云守死哭嫁走者靡不有之昔南宋  
大瑞陳源得官人菊部頭為婦為高宗再宣入禁中源  
結恨而死豈此曹之前茅歟古人以官者守內今雖官  
不足以止淫矣余謂都下祿人之鬪坊曲江南兒牝之  
溷閨房違男女之性變交接之具真宇宙間兩大妖孽  
若其中每伏勾引奇禍則髮牝之毒尤烈矣○自官之

禁惟今上壬辰年處滇事用律文先是黔國公沐昌祚  
以縱下人貪虐為撫按所參內有私鬪男子李時孝名  
上命立斬之按楊用修云黔公府舊有內使二十人名  
到坐

中官廢胄子

內臣恩澤廢弟姪為錦衣者累朝俱有之惟任子則罕  
見宏治十五年太監莊旺死其名下尙膳太監王安等  
為旺姪比例乞恩送監讀書給事倪儀劾安故違成憲  
妄請宜罪禮部亦謂昔無此例近太監孫振姪漢得請  
故安等引以為例併漢遺回上從其言自是中官無復

野獲編補遺卷一

聖 扶荔山房

敢以胄子請者矣○天順三年左順門正忽思忽奏臣  
海西女直人自洪武入內廷有姪佟預在京生長粗知  
章句故鄉萬里無家可歸欲圖報効無由進身乞入國  
子監讀書上從之蓋又不始於孫振矣是時曹吉祥之  
姪欽方封昭武伯用事又何有於一胄子也

考察內官

宏治十七年以四方災異日聞吏科給事許天錫上言  
乞定京官考察之制謂十年太疎宜以六年為率又言  
輔導之臣不能引咎避位今縱不能如古策免三公欲  
將文武大臣暫革宮少之銜待天意既回還職又內府

二十四監局掌印僉書太多乞勅司禮監會同內閣將各內官內使考察嚴加裁革南京監局亦行一體考察上曰此奏深切時弊其詳議以聞既而吏部覆奏京察六年一舉永為定制其大臣兼官少銜者惟英公張懋大學士劉健等凡六人其革留惟上命上是其議惟官少銜免革而考察中官一事吏部不覆奏內閣不張主即言官亦不再請遂使給事讜言付之逝波時秉銓者馬端肅當國者劉文靖且值孝宗聖主而扞格如此豈路馬不當齒耶何況因循至今日敢復糾及闢尹耶令人浩歎○許天錫在省垣建白最多俱中肯綮至正德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望 扶荔山房

二年為工科都給事中為劉瑾所憎欲羅織之於六月初一日自經死蓋畏橫禍凌辱甘心溝瀆也天錫福建閩縣人宏治癸丑進士

鎮滇二內臣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於成化間曰喜曰福者俱用事先死能號三錢出鎮雲南其怙寵驕蹇貪淫侈虐尤為古所未有其時有二事最可資笑雲南有富翁病癩其子頗孝能名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於滇池其子大恐出厚貲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為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

汝庶民也敢惑眾僭號二字王復盡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失笑也能後守備南京宏治末老死京師正德初賜葬最勝寺人疑無天道其幼畜錢寧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寧利其所有遂進毒於能而死寧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惡亦不為漏網錢寧後被武宗異眷至賜國姓其投刺公卿直書皇庶子朱寧後以交通寧庶人為同類江彬所發奪爵下獄至世宗登極寧坐寸磔其子永安官後府右都督時方八歲亦坐斬報應之說似亦不誣至宏治中內官吉慶出守金齒路選京師惡少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望 扶荔山房

從行括民財不遺錙銖勢若擄掠所收貨皆寶石擇最珍者積以自隨籍局一室晝夜守之羣僉垂涎不能得日謀所以死慶者會慶病渴各僉禁水弗與醫來私賂之進金石藥慶燥極呼親信出積中寶易水活命得寶者復馳去不顧慶突地而號髮焦膚裂死從者各載貨逃去屍蛆逾月官司方為瘞之成化中無足論若孝宗朝號極治而中官之橫至此即滇南一方而普天可知矣究皆為興僿所毒多藏之能殺身至此哉世廟初政毅然盡革之真千古卓見今上二十六年又遣中使楊榮入滇開採諸礦因而蒐取寶石詐擾諸夷土司俱蠢

為謀亂若不撤回西南憂未艾也若天津之馬堂福建之高宋遼東之高淮徐州之陳增湖廣之陳奉廣東之李鳳李敬通灣之張燧湖口之李道儀真之暨祿兩淮之魯保山西之孫朝陝西之梁永江西之潘相宣大之王虎河南之胡濱幾徧天下其播毒皆楊伯仲也

請內官體訪考察

正統五年南京御史魏淡為堂官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論其老疾致仕乃疏言南京諸司富者朋比為私貧者孤立無助若憑風憲考察少合公論守備太監劉寧忠直公平乞令體察上不許并其疏不行景泰二年鎮守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吳 扶荔山房

福建刑部尚書薛希璉奏請會同右監丞戴細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員吏科糾之云考察之任向不以屬內臣希璉乃借以媚權殊失大體有負重任乞正其罪上詔考察仍如舊例宥希璉不問正統初年王振已盜權魏淡以此逢迎求復官而其計不得行景帝待中官最嚴希璉獻媚至欲以黜陟大權歸宦寺其罪正合結交近侍紊亂朝政之律乃帝終不怒自福建任滿又改鎮山東英宗復辟又召人為南京刑部尚書而卒於位皆不可解之事也

老兒當

武宗初年選內臣俊美者以充寵倖名曰老兒當猶云等輩也時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兒蓋反言之其後又有金剛老兒當其人皆用事大璫如張忠輩皆在其中則見之彈章者此則不得其解矣○正德末年京城內建造鎮國府及老兒院等大工蓋又與至尊竝列俱嘉靖初年拆毀

闈幼童

英宗朝最嚴自宮之禁而臣下不奉行時時有之如正統十四年麓川之役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奏征思機發擅用闈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留自用為四川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吳 扶荔山房

衛訓導詹英所奏上以驥有功姑宥之至天順四年鎮守湖廣貴州太監阮讓闈割東苗俘獲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既奏聞病死者三百二十九人復買之以足數仍闈之事聞上降旨切責讓并責巡撫都御史白圭以不能救正而已此兩事猶曰用兵誅叛翦其逆種也至如正統間福建總兵寧陽侯陳懋進淨身幼男百八人收之又如正統四年雲南三司揀選黔公沐斌家闈者福住等十六人年幼堪用上命送司禮監又景泰間鎮守福建右監監丞戴細保送淨身小口陳石孫等五十九人帝命送司禮監此又無罪而刑矣豈閩中為唐

宋中官窟宅至今尙然卽古所稱私白者耶又如景泰五年七月永興王志濬擅收闕者十四人詔宥其罪收入司禮監則又勳臣藩府違禁閹割不究其罪且收其人是主上先置三尺於高閣矣欲釐做習不亦難乎

內臣辱朝士

成化二十一年尙寶司丞許瀚遇太監鄧才濩於途不避令人以杖筆之碎其牙牌事聞下瀚及才於錦衣獄既而才泔送司禮監治之泔杖三十復職宏治二年掌尙寶司政濩爲尙寶監奉御姜榮所毆破鼻流血事聞上怒杖榮三十降小火者以濩忍辱不言有玷朝

野獲編補遺

卷一

果

扶荔山房

列亦冠帶閑住則內官爲得計矣後至隆慶二年亦有內官許義詐人財事發巡城御史李學道不待奏請竟笞之羣閹忿恨次日聚毆學道於左順門上大怒杖之百戍爲首者於煙瘴其餘俱發孝陵充淨軍又萬曆三十年禮部侍郎敖文植過宣武門遇三醉閹乘馬突過無端肆詈且行兇肆毆碎其扇轎敖避門官郭成家比錦衣官校至救解亦被毆或云鄒妃宮內侍也明日疏控於朝今上亦大怒痛治此宦斥爲淨軍此二事爲得體云然適年礦稅諸璫凌轢督撫大臣屬視藩臬監司參提郡邑長吏縉紳慘禍又不可勝紀矣

內官被劾重譴

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備司禮少監邱得請復守備廳諸役科道官雷賀等劾之謂得爲江彬餘黨向充孝陵淨軍又賫緣起用已爲幸矣今明旨清役而得故違冒請宜正其罪上卽命革去新增軍丁邱得仍充淨軍從來參及大瑞未有立斷快意如此者肅皇真聖之英者也○又內臣侯章之母殺使女而支解藏之事發擬絞世宗命立斬之又己亥歲世宗自幸承天還獻后梓官南發御史劉士遠劾內官監丞閻綬錦衣指揮趙俊奉命整理梓官乃綬狠戾俊貪穢乞賜裁斷上曰趙俊屢野獲編補遺卷一 果 扶荔山房 差未聞若是必是同閹綬習染爲非俊令改過任事綬著捕繫解京治之其裁抑中官如此

內臣賜私印

先朝多賜大臣印記自蹇夏諸公始後漸及大瑞世宗朝凡文武貴倖者俱有賜獨不聞及大臣今上初賜馮保曰光明正大曰汝作舟楫曰爾惟鹽梅則直以宰相待之非復先朝所刻金貂貴客之比矣又有曰魚水相逢日風雲會合時蓋又對聯也馮印俱牙刻未幾籍沒不知諸印亦入天府否馮保之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其後數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召保還

京始謫保爲淨軍發孝陵種菜馮別號雙林

紀述內臣

古來史冊自范蔚宗始紀宦者傳後代述史者因之然未有特作一書者惟唐末致仕樞密使嚴遵美有南北司治亂志遵美於閹宦中號賢者是時呼朝士爲南司而宦者爲北司以典兵在禁城之北所謂左右神策兩中尉居之蓋猶以樞密及兩中尉與宰相對稱不專屬中官也邱文莊在先朝會上大學衍義補一書孝宗嘉納累朝俱置之講幄然當時譏其中獨無內官一款實迎合中涓遂蒙聖眷或論者苛責之過近日今上二十

野獲編補遺

卷一

辛

扶荔山房

年四川僉事張世則上所撰貂璫史鑑則專指中貴人蓋採掇載籍而有評有考有論又爲贊爲箴爲詩其中備列善惡上下其章於禮部時部覆極稱許之謂內書堂宜進世則所進與忠鑑錄同立課程使其口誦心維可以遷善改過上命留覽但不聞發付史局人間亦無刻本恐遂湮沒不傳可惜可歎

王振恩卹

正統己巳之難全由王振英宗錮南內者七年亦良苦矣復辟之冬十月卽用太監劉恆等言命招魂以葬振次年又下廣西參政羅綺於法司禁錮之綺磁州人爲

仇家告其本州同知龍約自京還傳言當今又寵宦官

鏤香木爲王振形葬之綺聞而笑遂有是命約與綺俱以妖言論斬又一年智化寺住持僧然勝又奏故太監王振有功社稷已賜祠名旌忠立碑於祠前再乞贈諡爲萬世勸上命禮部議之至天順六年然勝又奏智化寺成於太監王振舊有賜經及勅諭正統十四年散失無存乞仍頒賜以慰振於冥漠上又從之蓋振之罪上通於天而英宗之寵眷生死不替正如唐德宗奉天圍困解後尙思虛祀欲召用之也王振像尙存智化寺中至今香火不絕異哉○天順七年河南裕州民告其知

野獲編補遺

卷一

壬

扶荔山房

州秦永昌貪暴上命錦衣官校覈之逮至京師鞠籍沒其家斬永昌於市時五月初旬非行刑時也且以部民計州官至論殊死此古來奇事時曹石雖誅而告密之風轉熾始掌錦衣者爲遂杲以酷暴激曹欽及杲見殺門達繼之酷加甚焉故終天順一朝刑僇乃爾

陪臣飛魚服

正德初年橫賜如武弁自參遊以下俱得飛魚服此出劉瑾右武已爲濫恩至湖廣荊州知府王綬者貪暴一方遇朝覲時都察院署其考曰兩司畏其脅制而考語欺天百姓苦其誅求而怨聲動地時以爲實錄然爲劉

董所厚終不敢去也綬自陳有捕盜功乞恩上命賜以飛魚服日衣以坐堂愈肆其虐以郡守得此真異事矣其時有日本國使臣未素卿者入貢賂瑾黃金千金亦得飛魚則本朝外夷陪臣未有賜者尤奇之奇者也素卿名朱縞本浙之鄞人至嘉靖間遂啟倭賊入犯之禍

宮閣 補遺

夫人封之異

宋女官貴者封至六字郡夫人理宗時至千餘員然亦不知品秩高下何似本朝自永樂以後儲君乳母傅母于主上龍飛日俱得封夫人然其銜中必帶一聖字蓋

野獲編補遺卷一

扶荔山房

寓保阿之意乃其品位亦不可考惟宏治元年六月中書舍人錢鏞等言近奉旨給宮人崇奉夫人申氏恭奉夫人紀氏誥命二道但夫人軸制不同王夫人雲龍寶玉軸一品夫人雲鸞玉軸二品夫人鸞犀軸比日賜佐聖夫人羅氏者已用一品玉軸今崇奉恭奉與佐聖封號不同未知當用何軸命以二品者與之蓋所謂佐聖者為乳母得拜一品封誥而申氏紀氏則宮中女官以資薄漸進者故僅得二品然則內廷典制亦可得進畧一二矣

野獲編補遺卷一終

野獲編補遺卷二目錄

扶荔山房

內閣

閣臣事寄

閣臣喪子賜賻

內閣密封之體

儒生保輔臣

偽畫致禍

宏治召對

桂文襄受賂

閣臣奉使

閣臣奪情奉差

成化三相之去

正德三相之去

隆慶七相之去

閣臣賜蟒之始

閣臣橫恩之始

贈上柱國

內閣失印

野獲編補遺卷二目錄

扶荔山房

閣臣久任

宰相前世僧

輔臣掌都察院

參高新鄭疏反覆

江陵議分祀天地

辱宰相使者

朱成國張真人

天啓聖聰

歸德去國

致堂胡氏

廕璽丞

兩州同

宰相下獄

詞林

考吉士變體

吉士閣試詩

鄉紳異法

吏部	大計添浮躁	外計及大京兆
	士紳怪癖	二胡暴貴不終
	後輩侮前輩	汪徐相仇
	朝士匿喪	不跪部院
	考察科道	星變考察
	辰巳考察	官臣詞臣兼吏科
	徐晞三代遭際	施丐
戶部	安南戶口	江南白蠟
	貢害	歲入
	茶式	
禮部	郭宗伯論諡	文廟不祀周公
	議革張浚祀	孔廟禮樂
	孔廟尊稱	考察官議禮不納
	命名禁字	尙書被嘲
科場	永樂補試再試	鄉試怪事
	科目別舉 <small>唐宋科目附</small>	不求聞達科

野獲編補遺 卷二十目錄 二 扶荔山房

	場題成識	場題犯諱
	預傳考官	士子誘訕
	贈進士	建文庚辰榜
	動戚司文衡	陳尙書陪所
	乙未諸才士	

野獲編補遺 卷二十目錄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事寄

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革中書省置四輔官秩從一品以代丞相至洪武十五年以王大中敗事革四輔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劉仲質為華蓋殿吳伯宗為武英殿宋訥為文淵閣吳沆為東閣俱稱大學士十八年朱善又為文淵閣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建文朝以尚書卿寺參國政方孝孺僅文學博士亦預政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地無殿閣之名文皇即位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其後列聖輔臣以保傅尚書入為殿閣大學士者

不過日直文淵閣或日直內閣或日入閣辦事俱為真相而徐有貞至以掌文淵閣入銜則閣名之重實昉於

永樂初年至今稱政地諸公及諸公自稱亦日閣臣如故也洪熙元年正月仁宗肇建宏文閣蓋昉太祖宏文

館而改閣名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日卿等各有職務朕欲選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於是鑄印章命翰林學士

楊溥掌閣事親以印付之命之日朕用卿等於左右欲廣知民事為治道之助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其

寄幾出文淵閣之上時楊溥未為輔臣而士奇以少

師進華蓋殿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因以侍講王進

及儒士陳繼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至仁宗昇遐宣宗

嗣立溥乃以宏文閣印繳進上命溥入內閣輔政王進

等各還原任人知閣臣之有文淵而不知有宏文權任

之重也

閣臣喪子賜賻

本朝閣部大臣聞喪賜賚者如仁宗朝夏原吉以至今

上張四維俱有恩卹至於卑幼之喪則未之及也惟宏

治十四年大學士李東陽以胄子兆先天歿在告上命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太監甯誠賜賻金五十兩曲加慰諭命喪畢即入閣辦

事則前代所無之典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輔翼嗣

皇值逆賊人黨諸變亂當亦追念此等恩遇至嘉靖十

八年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上亦命賻三十金

蓋用長沙公例

內閣密封之體

宏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昨太監陳寬傳旨今

後但有票擬文書卿等自書自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仰見上委任腹心防閑漏洩之意但內閣事情誠為秘

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訪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屏開

左右造膝密諭以爲常制且如宣宗屢幸內閣今閣臣不敢中坐英宗不時召李賢憲宗亦召李賢陳文彭時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臣等所目見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見天顏卽司禮監亦少至內閣上有命令必傳之內侍內侍傳之文書房文書房傳至閣臣等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達至御前今聖上若有咨議乞仍照祖宗舊事或名臣等面諭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庶事無漏洩上是之蓋自十年三月一名之後至是兩期餘矣上雖納其說直至次年四月廿九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日始召劉李謝三閣臣至平臺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名亦爲勳臣請解兵權其後亦不復召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聖慈太皇太后崩復召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煖閣議陵寢耐葬事蓋自十三年後又閱四期矣廿二日又名對爲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名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連奉顧問以爲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虜中逃回人口又名三臣人對於煖閣至七月十五日又名三臣對於煖閣爲邊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來日開日講召三臣入對煖閣又半載爲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

又名劉健等至內閣議吏戶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漸矣故孝宗實錄於召對一事但紀內閣三輔而劉華容之爲本兵戴浮梁之爲總憲其名對頻數十倍於三輔而一字不之及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孝宗憑几之詔僅命三輔臣受遺而不及劉戴二公則內外親疏之別也二公尙不能見幾而作華容遠戍胎於此矣但孝宗朝最稱官府一體而閣臣密奏與主上密諭上下傳達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蓋扞格之端開已久矣孝宗雖能與劉戴諸公屏人謀斷不免爲政地所忌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百叩不能一答況部院之長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四

扶荔山房

敢望晝日之接耶

儒生保輔臣

嘉靖九年八月桂萼被給事中陸燾彈章與張璉同罷以尙書致仕未幾璉卽召還而萼仍家居史館儒士蔡圻揣知上意上疏頌萼功請召之上卽俞其言賜萼勅獎諭敦促上道矣至十二月萼未至聽選監生錢湖等又上疏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與璉共輔政時去歲終禁封三日耳上怒謂大臣進退斷自朝廷乃敢狂率奏擾且倡自蔡圻圻圻下法司逮訊時人快之時萼尙在家宜卽堅辭未幾赴闕然已與張隙不得行意邑邑

歲餘仍致仕去遂死蓋患得患失兼而有之蔡錢二生何足責也

偽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  
鄂懋卿以總漕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  
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  
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胄君家其家鉅萬  
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  
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  
王時鎮蘄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五

扶荔山房

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為  
異寶用以為諸畫歷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如王  
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為贗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  
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  
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  
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  
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為崇如此今上河圖臨本最多予  
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  
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為圖不止擇端一人即  
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

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子皆見之

宏治召對

宏治十年三月經筵畢召對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  
謝遷商議處分本章史謂宣召顧問實始於此先一日  
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論救內臣何  
文鼎素著狂直請宥其罪上嚴旨切責謂事在內廷何  
由而知令其回話次日四臣召對而不敢及此事召對  
之次日禮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吳宗周又各特疏力  
救何文鼎上報聞而已四輔臣終無一言蓋鼎疏正糾  
張鶴齡兄弟濁濁官闈中官方盛怒必欲殺之以故大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六

扶荔山房

臣杜口文鼎竟死於杖下焉用彼相哉其負孝宗恩禮  
甚矣

桂文襄受賂

雲南巡撫傅習者桂少保尊同鄉進賢人也在滇時令  
僕以金寶二罐通於桂求內轉標題曰黃雀銀魚桂時  
方秉銓受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得南京去罷踰  
月遂擢南廷尉行至鎮遠而死此嘉靖戊子年事時人  
紀以一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罌長安陌上肆公行若教  
家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滇人至今能道之舊傳  
桂見山有素絲之節謬矣

閣臣奉使

輔臣出使者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翟文懿之  
閱九邊而不知二公之前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時淵  
以故相從丁艱服滿至京也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  
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卹時文正居三  
揆從閣中出俱許便宜行事較之改官兵部行邊落閣  
銜者又不同然江王之前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  
經略甘肅雖係閣臣亦因邊事與嘉靖同

閣臣奪情奉差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七

扶荔山房

閣臣百僚師表奪情不喪何以示天下成化間李南陽  
與今上張江陵俱以此蒙大詔然在先朝則有之永樂  
間楊榮先丁父憂繼丁母憂兩情俱奪黃淮母喪胡廣  
母喪俱以特旨奪情宣德初金幼孜母憂張瑛父憂楊  
溥母憂亦遵眷留之旨起未嘗終喪內惟張瑛無所建  
立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自以主上心膂所寄不忍忽  
然猶為有說未有借綸屏而就輅車者惟景泰間閣臣  
江淵以憂請景帝留之不數月即以江淮大祲奉勅往  
賑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亦以奪情賑濟江南皆同時  
報命又二年而英廟復位淵以出理工部僅謫戍而文

則西市矣輔臣苴麻下充賑使寧不汗顏此景泰五年  
事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不候新任御史  
寧交代為右都御史羅通所糾命宥之以王威寧生平  
有此一事人固不可量至若李南陽甫為吳趙等所糾即持節  
持節立皇貴妃萬氏張江陵甫為吳趙等所糾即持節  
立今上中官王氏無論於國家吉典為不祥且何顏對  
同衙門建言三詞臣較之江王抑更異矣

成化三相之去

憲宗中葉自首揆商文毅去後則萬睂州安代之最為  
不才次揆為劉壽光明三揆為劉博野吉雖貪險稍亞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八

扶荔山房

於萬其為庸碌一也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直至  
二十年壽光始行二十三年睂州亦逐時去憲宗升遐  
僅匝月耳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直至宏治六年始去  
位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睂州以認萬貴妃同族且進  
淫藥俱見指於憲宗末年及孝宗初政為天下所快博  
野因撰壽寧侯張縉誥命稽遲忤旨正在極治之世反  
得美名以行真小人之幸也

正德三相之去

閣臣自三楊以後體貌漸成真相拜罷俱以禮惟天順  
初元王千之陳芳洲誅鼠最為重典然鼎革之際所不

論也其後則萬倉州之斥狼狽為甚至孝宗一朝而隆禮輔弼有加矣正德初年逆閹竊柄如焦如劉如曹固厮劣下材品尤在倉州之下然泌陽稔惡最久其敗乃在逆瑾之前雖云致政毫無禮遇鈞州入閣僅三日亦為張綵所擠借省墓以行未幾瑾誅而二公削奪及之矣曹含山拜相最後不三月而去位自知為瑾親舊上疏願赦罪為太平之民遂斥為編氓是三人者即僕隸亦羞稱然而黃扉之體糜爛已盡馴至嘉靖中葉貴溪檻車之徵今上初元新鄭羸車之譴已權輿於此矣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擠由同列近歲張新建之閑住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九 扶荔山房

指出內廷雖俱踉蹌就道識者皆知其故

隆慶七相之去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張公為末相次揆新鄭高公既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權南北言路連章攻之張故徐門生為之調停其間怨怒高避位三揆安陽郭公為公同鄉厚善亦非徐所喜張亦佐徐逐之未幾徐首揆被言張又與大璫李芳謀令歸里興化李公代徐為政益為張所輕乃市恩於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陳公與興化俱為張與高所厭相繼逐矣其最後入閣者內江趙公歷城殷公趙有時譽時時凌高

張二公出其上般人在下中且與高隙張既乘間擠去趙亦與高爭權張合策排之行至穆宗憑几僅高張二公受遺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悒悒不得志卒於位蓋隆慶一朝首尾六年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計次第見逐新鄭公初為劾頸交究不免嚴譴此公才術故非前後諸公所及

閣臣賜蟒之始

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正統初始以賞虜酋其賜司禮大璫不知起自何時想必王振汪直諸閹始有之而閣部大臣固未之及也自宏野獲編補遺 卷二 十 扶荔山房 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久違豫獲安適大祀天地視朝誓戒時內閣為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弼得蟒衣自此始最後賜坐蟒更為僭擬嘉隆間閣臣徐張諸公俱受賜至三至四沿襲至今此前代所未有也至於飛魚斗牛等服亞於蟒衣古亦未聞今以頒及六部大臣及出鎮視師大帥以至各王府內臣名承奉者其官僅六品但為王保奏亦以賜之濫典極矣○大帥得賜蟒始於尙書王驥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次年即封拜此雖邊功實係恩澤且出自王振不可訓也

閣臣橫恩之始

閣臣預邊功始於正德初年然云帷幄之勞猶爲有說  
至嘉靖中葉遇萬壽聖節加恩閣臣如夏貴溪之加官  
銜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及後拜上柱國徐華亭之子  
進璽卿俱以此得之嚴雖辭上柱以傾夏言而其子世  
蕃亦因以進太常卿其他聖節進秩加祿則與華亭歲  
歲拜命已可異矣至主上婚禮何閣臣下而嘉靖十三  
年立孝烈后首揆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次揆方南海  
李任邱禮卿夏貴溪俱以官保進少保至今上戊寅大  
婚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三輔張蒲州以官保  
進少保首揆江陵雖力辭而取償於服闋之日此何說  
野獲編補遺卷二 主 扶荔山房

贈上柱國

也至壬午年今上元子生首揆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  
次揆吳縣公以官保進少保三揆鄞縣公以尙書進太  
子太保儼然與戚畹及大瑞輩同拜恩命尤本朝所未  
聞○弁州謂輔臣受大婚之賞始於江陵者誤若邊功  
武廕則自華亭後惟江陵受之其後皆力辭以至於今  
弁州述異典大臣爲上柱國者生拜則夏貴溪 歿贈  
則張江陵 居正 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而贈官尙有江  
陰侯贈特進江國公吳良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得追  
崇上柱國其生前勳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僅襲一輩至永樂失侯又太子少師姚廣  
孝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  
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其生前以未開五等  
且無子不襲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一文一武  
一僧其後人俱泯泯亦異矣○吳良贈上柱國見吳伯  
宗所撰神道碑廣孝贈上柱國見文皇御製神道碑

內閣失印

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筋篆文乃宣宗所賜止許閣  
臣用以進奏不得施於外廷歷世相傳珍護至萬歷十  
四年四月廿六夜忽爲何人連篋盜去大學士申時行  
野獲編補遺卷二 主 扶荔山房

等上疏請罪上命窮追嚴治竟杳無蹤跡上不得已重  
鑄以賜今所用者是也自此閣權漸輕官府日以隔絕  
至今日而天顏咫尺輔臣不得一望清光或云失印致  
然恐亦揣摩之說當失印時典籍吳果司其事僅奪俸  
兩月而已識者以爲罰太輕果杭州人後加官至太僕  
卿按失印一事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但裴旋得之而  
此終於失耳○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  
記所謂忠敏安慎者於內閣亦被竊去具疏以聞上命  
所司遍緝亦不得  
閣臣久任

自永樂以後閣臣始專為輔弼而在事久者如胡吉水

廣在閣十七年楊建安榮在閣三十九年楊泰和士奇

在閣四十三年金新建幼孜在閣三十年此輔政之最

久者次則楊石首溥兩任實在閣十六年正統以來則

陳泰和循十四年而不免於成彭安福時兩任實在閣

十八年高興化毅十三年商淳安軺兩任實在閣十九

年李南陽賢十年萬翁州安十九年劉壽光珙十一年

劉博野吉十八年徐宜興溥十二年劉洛陽健二十年

李茶陵東陽十八年楊新都廷和兩任實在閣十六年

費鉛山宏三任實在閣十二年謝餘姚遷十二年再出

野獲編補遺卷二 主 扶荔山房

止半年梁南海儲十二年翟諸城鑾二任實在閣十三

年張永嘉孚敬三任實在閣十年夏貴溪言二任實在

閣十一年嚴分宜嵩二十一年徐華亭階十七年張江

陵周正十六年申吳縣時行十四年王太倉錫爵十一

年今再召未出○國初真為宰相則有李善長自高皇

帝建元帥府稱都事稱參議參政司馬以至丞相凡十

七年胡惟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

此罷丞相置四輔官僅三年乃改置大學士終高帝之

世至建文帝即位又廢大學士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

至文皇復設閣臣以至於今

宰相前世僧

前代宰相如房次律張天覺輩以比丘轉世為大官者

不勝紀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

心遂投胎為史彌遠以償其淫侈此真佛家所謂一念

墮落也本朝楊文襄公一清本雲南安寧州人徙居丹

徒因終老焉自云前生為安寧老僧薰修頗久當得小

果因慾心尚熾被罰為士人生而天閻雖出將入相窮

極富貴猶之內廷一大瑤耳以世福論之楊遜史百倍

然史以再世恣其漁色楊以再世斷其淫根慈氏所以

警悟文襄而玉成之不可謂不厚矣楊自號石淙蓋安

野獲編補遺卷二 主 扶荔山房

寧勝境也以示不忘本云楊生於滇楚人又曾流寓巴

陵晚始定居南徐楊為提學時年甫三旬即立姪為嗣

蓋久以不男自安矣○世傳其夫人晚年有諷以畜妾

生子者夫人笑曰老身尚是女兒人始知楊之隱宮非

妄傳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即漢御史大夫號為亞相今為風紀重臣

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

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

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勳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

下三法司官刑部尙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戍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尙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少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踞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趙多所抵牾察完未匝月高卽喉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趙辯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人所能也臣眞庸臣耳若拱乃可爲橫臣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終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本末然總非制也○張寅卽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五

扶荔山房

著辨者亦衆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讞詞中載有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鉗天下而是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同事所斥謫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領憲亦未足爲重也

### 參高新鄭疏反覆

徐高二相之相傾也御史齊康劾徐華亭六科陳瓚等十三道凌儒等各公疏攻康謂康座師高新鄭實嗾之六卿亦各有疏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爲首至戶部公本則葛端肅守禮當首列名力辭不可左侍郎劉自強

新鄭同里素厚也奮然代爲首上之其劾康與新鄭大指同臺省康既重貶新鄭去位葛亦請告歸又次年華亭復爲給事張齊所劾六卿復有疏留仍楊襄毅爲之首華亭旣去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坐枉法受贓遣戍至三年而新鄭再起以輔臣兼吏部時自強已爲南司徒矣新鄭終以鄉曲故舊未忍遽逐且召爲北司寇至則面數其罪詎厲甚至久而釋之自強乃爲張齊白冤狀謂王廷阿當事意比附成獄齊所坐毫無實事上命昭雪齊罪名補州佐尋進京堂而自強仍爲新鄭所昵如初至六年新鄭爲給事曹大埜劾以十大不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六

扶荔山房

忠時穆宗方重眷新鄭衆意其必不去於是九卿科道復參大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時楊襄毅再起以太宰領兵部仍爲疏首高徐相業與疏之是非不必論但前後背馳一至於此劉自強何足言若楊襄毅亦竟作兩截人可惜可歎

### 江陵議分祀天地

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本世宗聖意又因張永嘉微露其旨而獨疏上請舉朝莫能抗至隆慶初卽有言其非者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時禮卿爲高儀以議出中旨力阻之至今上登極之三年張江陵當國深以分祀



為謬欲仍太祖合祀之舊乃上郊禮圖考一書首敘分

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釐為二冊以呈

御覽名曰新舊考其末斷以己意其略曰臣等按國初

分祀天地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以正月上辛行

禮於南郊大祀殿行之百六十年至世宗始按周禮古

文分建南北郊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

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凡四郊焉隆慶初議者請罷祈

穀大享復合祀天地於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議

獨罷祈享二祭而分祀姑仍其舊蓋有待云爾夫以冬

至極寒而裸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之中一歲之中六飛再駕時義斯為戾矣且文皇再造

宇宙功同開闢配享百餘年而罷之故世宗雖分建方

圓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而歲時禮祀止

於內殿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况後世乎臣以

為宜遵高皇定制歲一舉合祀之禮而二祖並配斯時

義協人情順矣今未敢輕議以俟聖明從容裁斷此疏

上不匝月即有御史劉臺參劾一事江陵後亦因循不

復談及按合祀一說最為確當使其久柄政府必仍舊

貫無疑然江陵身後攻之者尋弊索瑕以功為罪若此

說得行必又以悖逆皇祖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

任事蓋難言哉

辱宰相使者

吾宗少河公諱元華當萬歷間以銀臺秩滿當遷時申

吳縣領首揆遣人詢之少河公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

然廷尉清苦恐非所宜公縛其人於柱鞭而遣之復之

曰吾家世守清白位之冷淡非所患也申亦不罪遂轉

南大理申與公為同年故不至責然十年廷尉終申之

相不得再遷則申亦不能無譏焉

朱成國張真人

成國朱希忠卒詔贈定襄王朱宿衛多年謹厚無過然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從無軍功忽得異姓王中外駭之而無一人敢指言者

則江陵相主之也又龍虎山張真人自隆慶初年革其

一品銜降為提點天下快之萬歷初復還其故秩亦無

有擬其非也江陵公專擅不必言若此二事謂非苞苴

所致我不敢信壬午以後追劾江陵毛舉癥索不遺餘

力猶未有舉張真人事以實其罪者朱亦最後始有言

者奪王然江陵罪不因之加而真人爵終亦如故孔褒

論至今驗如此

天啓聖聰

頃自乙巳大典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為朝論所不與

杜門不復出時次揆歸德代爲政羣賢輻輳其門未相  
山陰拱手受成而已歸德既在事亦毅然以天下自任  
凡諸政事不便者屢進揭爭之上或可或否既而以其  
煩數稍厭之歸德無計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簡上橫  
書天啓聖聰四字下細書列爲六款曰復御朝講曰批  
發章奏曰補用臣僚曰考選科道曰起用遺佚曰停止  
礦稅置之南面每晨進閣輒肅拜稽首且有所籲之語  
以冀挽回天聽無日不然內珣素憎其權且笑其迂遂  
以其事上聞四明因得乘隙間之上意始漸怒謂此僉  
父且公然詛我其所獻替若水投石十不得一矣午春  
野獲編補遺卷二 九 扶荔山房

歸德去國

歸德得請未行有傳其服賜蟒游西山觀形勝者有傳  
其未歸且迂途南行訪所厚者將因縱騎以遷禁廷歸  
德憂甚作書辨之良苦其書首云甫仁卿兄不知定屬  
何人或云卽歸德門下士僞造此謗并此書以實四明  
通內逐歸德之罪未知孰是

致堂胡氏

胡致堂名寅字明仲爲胡安國長子雖垂髫孺子亦知  
之孝宗一日在宮中閱通鑑綱目有致堂胡氏斷語未

知其人因出御札付內閣問其本末時洛陽劉文靖諸  
公在閣俱茫然失對遂直陳以謝比出閣翻閱故籍始  
得之具揭以復且以算學引愆上亦不罪也是時李長  
沙爲次相以博雅稱豈不嫻此或恐劉護前故韜晦示  
拙耶胡所著讀史管見等書初非秘冊想劉亦未嘗寓  
目宜邱仲深笑其一屋申子却無散錢其後馬端肅有  
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

廢璽丞

故事首揆任子得拜尙寶司丞係在京堂上官以爲極  
榮次揆雖一品不過中書舍人間亦有得璽丞者則主

野獲編補遺卷二

十

扶荔山房

上特恩不以爲例惟世宗時桂萼席書輩皆以參揆得  
此廕則議禮貴人亦非故事也惟泰和伯陳萬言以中  
官父廕子紹祖爲尙寶司丞其後秉一真人陶仲文以  
一品六年滿廕子世恩爲尙寶司丞一則戚畹一則方  
士一在嘉靖初年一在嘉靖末年其始泰和伯拜恩尙  
有上疏諫止者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仲文考  
績時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倖竟是  
正任宰相體例矣尤爲翔見仲文先名典恩先是致一真人邵  
元節已廕子啓南爲太常寺卿矣

兩州同

江陵奪情詞林自吳趙抗疏之外有張新建趙蘭谿俱有違言因以辛巳大計謫為州同知後辛卯二公同起拜相時人改宋詩嘲之云龍樓鳳閣九城重新築沙堤走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宰相下獄

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漢惟蕭何周勃出而復位唐則狄仁傑魏元忠皆重貶再相蓋雄猜之世使然本朝永樂閣臣則解縉外論僅得謫死惟楊士奇凡再下獄再入相以功名終黃淮錮獄凡十年至仁宗始放出亦危甚矣至天順元年徐有貞下獄幾繼王文而誅貸命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詞林

考吉士變體

吉士一科兩試者為永樂之甲申嘉靖之壬辰一年三試四試者為宣德之癸丑僅選江浙閩蜀南直隸而他省無一人為永樂之戊戌僅選中原江北四川而南士無一人為正統之戊辰僅選兩直隸江浙閩蜀而中原

又楚秦兩廣滇黔無一人為景泰之辛未不試而中旨竟傳改者為正德之戊辰已改庶吉士而無一人留為史官者為嘉靖之丙戌己丑二科臨考擬題已進呈而又罷不考者為嘉靖之壬戌正卷已定呈御覽而館元斥不許者為萬歷之辛丑皆詞林中異事至於吉士員數文皇初為二十八人尚循其例然未久已大不然如永樂乙未科至六十二名正統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三十名宏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慶戊辰三十名隆慶辛未三十名此皆溢於額者若不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吉士閣試詩

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吾郡之平湖人是年選改後初進館赴閣試長安新秋感興七言律詩云鵲樓高灝

氣橫堯冀商律又敷榮六龍扶日明華袞五鳳寒雲薄  
大清西北烽煙新入警東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際遇渾  
無補退食遲遲媿友生當時以爲第一後授官止得主  
事少年雋才乞假歸里未幾天無子其名遂無傳并問  
其邑人無知者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選者改入梅前  
後皆預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拜給事蓋用前一  
科袁泰唐順之例末名兩度俱郭希顏反留爲史館時  
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狀元  
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  
親出爲掛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遺戍其古十中受極刑者二人一爲胡守中其一卽郭  
希顏○次爲乙未吉士三十人留者至二十人主事  
止一人其前列十二人者俱以廷試策有御批不試卽  
改庶常後散館俱授史官惟任瀛一人出爲給事中時  
李任邱爲首揆也雖聖主有意抑揚而當國者之立心  
厚薄亦略見矣○王辛卯浙江第七名廷試三甲與紹  
興沈鍊同榜戊戌三甲同邑馮汝弼趙伊鄉會同登馮  
保會魁

鄉紳異法

成化初羅一峯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陽奪情雖外謫而

名震天下未幾復官請告里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  
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強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  
命其徒共執投水中一峯旋亦下世鄉人白其事於所  
司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爲從者律受重辟使羅尙  
在不知當時何以置對此公品格豈可議但此等舉動  
太覺出格貽累多人亦學術未純所致歟先是章楓山  
聞羅行鄉約作長書峻詞力止之比書到已無及矣○  
又崔後渠洄詞云羅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或卽此事  
抑又一事耶

吏部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大計添浮躁

舊例考察自老病貪酷外則素行不謹罷軟無爲二項  
一切罷斥無降級調用者後以立法太苛謂疎放者似  
不謹遲緩者似罷軟概棄不無可惜乃創爲浮躁淺露  
才力不及二款爲次等京官降一級調外任若外計皆  
以貪酷等項罷斥無降調之例成化丁未年太宰李裕  
始奏設才力不及一條對品調用嘉靖間不及者俱降  
一級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此法行之已久至今  
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溫御史爲政乃建議外  
吏亦豈無負才而輕佻者亦宜增入浮躁爲不謹之次

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為輕重上允之今遂遵用之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妬難處以不及故立此例未知信否其年拾遺即以浮躁處李本寧憲使降一級矣

外計及大京兆

三年外計六年內計初無定期至憲宗朝漸有成議且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惟成化二年丙戌則應天府尹王弼坐老病罷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已異矣次年丁亥應內計却不舉行至五年己丑止當外察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與外官同斥謫何也八年壬辰內外計後次年癸巳當內計又不行野獲編補遺卷十一 扶荔山房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為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為周鴉鴉近日陳經濟為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遂目為陳老鴉亦與鄭鷓鴣袁白燕等異矣

二胡暴貴不終

世宗所進用者後多不終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胡守

中以庶常為刑部主事用翊國公郭勳力改御史扈上幸承天以治具精辦得異眷改春坊司直郎尋進僉都御史又晉副都俱兼詹事府丞時去登第時甫八年耳會上怒郭勳將窮其奸守中懼株及乃極論勳罪自解時人笑而惡之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上特陞守中兵部侍郎以往面賜飛魚服勉以努力行且大用守中貪暴不法為言官所劾逮下獄論斬又二年與建昌侯張延齡同死西市年纔四十其後則胡宗憲以御史按浙江用倖臣趙文華薦超為僉都御史禦倭尋以功進副都進侍郎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言官劾

野獲編補遺卷十一

扶荔山房

其貪淫逮下獄論罪上以獻瑞有勞釋歸又三年嚴世蕃羅龍文坐法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又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再下詔獄始斥宗憲為編氓再下刑部訊問死獄中二胡皆以權奸薦用亦以材諂受上知皆驟貴而死非命守中初為郭勳所厚自言善彭祖御女術郭信愛之使出入臥內因與勳諸妾媵通宗憲在江南亦恣情妓樂自負嫪毒之器至擁諸倡女與幕客宜淫於制府乘醉狎御史門役至發旗牌斬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納鄉官洪梗之女為妾蓋二胡功罪稍不同其以淫肆扞網則一也○嘉靖初年起

擢者如議禮諸臣結託最深例得保功名他如夏文啓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與胡中憲兼官僚相似而皆不令終胡梅林之陞與王思質不異而受禍亦同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訐遂晉尙書加太子太保蓋以三品直躋一品敗在胡宗憲之前其人益不足數矣君恩如朝露信然哉○夏文啓之兼都諫雖極異然以從五品帶正七品猶之可也天順間商文毅薦林莊敏聰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則以官臣之從六品帶侍臣之正七品從來竝無此體制實一時特恩亦省垣中佳話也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後輩侮前輩

嘉靖間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驟貴往往凌前輩每出其上如初元時張璉劾楊廷和得志既而與楊一清費宏輩同事又百端侮之使不安其位然張恃聖眷深重雖屢斥而仍屢召不及禍也繼之者爲夏貴溪與嚴分宜同里也夏舉丁丑科驟貴嚴爲乙丑科相去十二年而官每躡其後夏作意狼籍之嚴僞爲遜讓而夏不悟卒爲所陷死西市至甲寅乙卯間王思質將用禦虜功驟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時唐荆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亦同吳人也唐舉己丑

科王辛丑科相去亦十二年王位已重視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悲王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介溪之險荆川之褊然二公亦自取之至世宗末年袁慈谿入與徐華亭竝相袁舉戊戌徐舉癸未相去十五年袁又徐督學時諸生也袁倚上恩幸遇事輒專決不少讓徐故爲贊歎自以爲不及袁深信之不疑居半載以病去卒於途徐積前憾僅與下諡徐雖非嚴比然亦可爲凌轢前輩之戒矣

汪徐相仇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汪雅堂名在前歛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癖與同僚不叶被其構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卽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筆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卽以是年列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卽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解舍徐禮接殷緝餽餉無間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簞簞默籍日月纖毫不

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上之直指白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為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朝士匪夷

永樂七年御史方恢父喪不丁憂太子曰御史朝廷紀綱之官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官執送上行在治之永樂十四年刑科給事中丁鉦者本淮安府山陽縣民以刁詐著名因里人賽社誣告其聚眾為妖坐死者凡數十人法司上言以為忠特授今官後坐母憂未滿輒隨眾大祀齋宮為御史所劾時上亦行幸北京逮至行在以大不敬論戍正統元年禮部司務范繼先聞母喪匿不舉命降邊遠雜職正統五年博興知縣梁吉襄陽訓導馬坐俱坐匿母喪為民正統十四年給事中王汝霖父永和死於土木不知哀而嬉笑自如為刑部侍郎耿九疇等所發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玘聞父喪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无

扶荔山房

不去位御史胡明善發其事上命都察院行勘既而都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不妄下部覆議命革職為民永不敘用夫方恢丁鉦王汝霖皆列臺省繼先亦在部署其餘亦士人讀書乃敢悖逆至此固可怪恨董中峯以會元鼎甲負一代重名乃作此喪心事已無面目居人世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身後崇贈大宗伯賜上諡文簡似不可解穆宗初元濫恩亦其一也

不跪部院

吏部都察院綱維百辟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臣而外見於公署未有不廷參長跪者若外吏則上自藩臬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无

扶荔山房

之長而下一切行跪禮不敢少異惟正統初江西提學副使王鉦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左都御史陳智怒其失禮呵斥之甚厲鉦遂引疾挂冠歸楊文貞士奇其部民也重其節為詩送之稱其直道此時正為首揆不能挽留之也宏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莊景以薦召用至京見吏部亦三批不跪時耿文恪裕為冢宰以其夙望留之茶令司官送之邱文莊濬最憎之謂為背叛朝廷比轉南吏部郎中值京察則倪文毅岳為南冢宰以老疾去之倪與莊俱應天府人也蓋亦嫉其傲云夫上下自有等威卽跪亦屈於官非屈於其人也兩公抗顏自

高甘心廢退謂之存品則可謂之知體則未然

### 考察科道

高新鄭再起以首揆秉銓追恨臺省之聚劾也乃從中構得特旨謂朝覲考察在邇糾劾宜公先將科道官奸邪不職者嚴加考察其去隆慶己巳京察甫一年耳時言路俱聽考不敢言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諫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斥且引漢唐宋鈞黨之事為鑒更有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盡之語疏未又云臣兼掌都察院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管抹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上趙意專指新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鄭也新鄭知其意事後必將駁正莫若引與同泣以杜其口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疏中尚引閣臣李本掌部管察而都察院不與為言以嘗上意上命趙同往察於是新鄭不盡得行其意而斥不謹者九人以前給事魏時亮為首浮躁者八人以前給事陳瓚為首皆往時彈高最峻者事既竣恨趙終不解乃以疏授門人郝給事韓楫劾內江去位甫踰年而上登遐新鄭見逐楫亦以考察斥而時亮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馴至卿貳蓋計典仍不足錮人而韓楫為世大詬不復振云高新鄭生平彷彿似桂安仁其才鋒氣魄同岐忍專復同其受主

上眷知亦同故皆能乘權行意如此頃今上乙巳一察則又不然矣時沈四明為政臺省寥寥晨星吏部上應謫者數人皆內批留用時考察久不舉四明密揭以言路乏人為言故上下此旨此嘉靖間留彭澤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沈揣其時其勢非可用亢壯之時別為此術以結言官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賈秋壑繼之自度必不能勝乃厚加寵命以博其譽事若相反而作用則一也

### 星變考察

成化四年彗星見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給事朱清等

野獲編補遺

卷二

三

扶荔山房

劾章綸外又及刑部侍郎王恕謂其到任半月即託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以大臣而耦失節之婦宜加斥責上并命葉盛等按治之亦得實上亦以革前姑宥按章恭毅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生平無玷猶不免為庭闈之愛閨閣之私受一時指摘情昵之難割如此哉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則大節昭昭耳目也

### 辰巳考察

朝覲以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己亥年考京官此成化後例也而亦不盡然如宏治九年丙辰朝覲去布政葉



萱等是矣至三月終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  
數人如例致仕閑住而不及庶僚已為異矣至十年丁  
巳正大計京官之年吏科都給事李源又請考察浙江  
布政雍泰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事畢踰月  
始考京官此皆事理之難解者時徐文靖溥當國而劉  
梅庵李西涯謝木齋為佐

官臣詞臣兼吏科

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景泰中林  
璉以春坊司直郎兼嘉靖中夏言以侍講學士兼而李  
準者初以鳳陽府照磨得陞賓客蓋以九品冗員升三  
品官僚尤為異事其他詞林言路互換官職如金達李  
吳輩之以檢討改給事者儲懋以吏科給事陞翰林修  
撰者儀銘耿裕劉夔張思許誥以給事改檢討御史許  
瓚改編修者又不足異矣

徐晞三代遭際

吏員徐晞仕國初至正統間正位兵部尚書致仕以異  
途任六卿世所共豔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晞之子  
訥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養病歸至天順元年復任  
乞升上命升為尚寶司丞是直以首揆任子待之已為  
奇事訥之子世英者以善書入中書科寫誥勅授中書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舍人積勞至通政參議又進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致  
仕歸宏治三年卒賜諭祭如例又非吏員非任子竟以  
白身致九列均有清流所不敢望者噫晞何修而得此

施丐

好施固是天性又是陰德然亦有儘可商者如子幼時  
在都中見故相許新安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輿後遇  
寒餒者輒乞之每出則鶉衣千百繞其左右有時錢不  
給則爭奪喧呶間至詬詈至命促輿急去時首揆申公  
三揆王公輩以非體勸止之許行之自若也近年南中  
則李九我宗伯丁敬宇廷尉亦行之貧丐無厭每值一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施輒三四及詭名以博青蚨天街闐擁時或枳道不得  
前亦聞有諷之者終不納也三公俱具菩薩行遑恤人  
言倘得請於朝如唐之病坊宋之施藥慈幼局行於輦  
下為惠更溥諸公豈見不及此想限於時勢物力不能  
遂其志耳

戶部

安南戶口

古今戶口之盛至一千萬戶而極矣永樂六年蕩平交  
趾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  
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

此彈丸地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俱太盈溢恐未可信

### 江南白糧

江南白糧之爲害至今日而極矣吳中士大夫亦指爲相對而無能上控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內一款云成化以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戶不與內臣相接故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宏治以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責小民運送內府是故有白糧一石加至

###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妻

扶荔山房

一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取銀四百餘兩乃得批迴者矣雖有法禁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無爲之上聞者乞勅各部改正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疏入上令所司議之以聞而弊猶故也至隆慶二年蘇州知府蔡國熙奏民運白糧如內官監白熟細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庫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於鋪墊等費每石酌議三分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糙一體收納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戶部覆奏如其請上命允行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故允二臣

之奏然當時已未必能行侵尋至今其加耗且十倍內臣需索日增無已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南浙之蘇松常杭嘉湖六郡徵解然蘇州府則長洲吳崑山常熟吳江五縣太倉一州而嘉定縣無之常州府則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四縣而靖江縣無之湖州府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五縣而安吉州孝豐縣無之松江府則華亭上海青浦三縣俱有嘉興府則所轄七縣俱有

### 貢害

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鱗起自洪武間太祖幸江陰侯吳

###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妻

扶荔山房

國興宅以鱗供御膳上賞其味命歲貢萬觔爲一縣大害至隆慶二年用光祿寺趙錦言始減其半國興卽吳良時未改名也松江府大紅雲布至今爲巨害重繁之役相傳其鄉人錢文通溥爲翰林時服以進講爲英宗所屬目問知出於松江遂命歲充御服又太倉州白苧布本間左所衣不足供上方偶有以餉壽寧者服以侍內廷曲宴孝宗與孝康后亟稱其嘉命本州歲貢六十匹時州治初建軍民未安撫臣彭禮力爭之乃得稍減又數年而停止蓋聖主皆無心厲民無柰邪臣導誘爲害一方遂至於此

歲入

今宇內歲入各項帑金不及千萬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不滿四百萬前元取民最輕固不可法乃稽之宋則大不然太宗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則三千六百餘萬矣神宗熙寧初遂至五千六百餘萬已可駭然猶全盛天下也南渡以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數固為橫征然以此支方強之蒙古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而民尚不告病當時主計者勝今日萬萬矣

禮部

郭宗伯論諡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近年郭宗伯明龍

上疏議補諡奪諡以身犯衆怒而不

顧天下壯之然其中亦有未確以予所知如嘉靖中戶部左侍郎唐胄正直忠讜法宜補而不議及又如吏部尚書汪鋐邪佞狠惡蓋世無兩法當奪而亦不議及豈智者之干慮乎

文廟不祀周公

文廟自唐以前俱祀周公為先聖南面坐以孔子配為先師東向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得並坐南面其後又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今制獨崇孔子固為至當但頌子猶得降居四配以周公上聖僅祀於文華

殿之東室則五帝三王之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然不得復享大祭是亦當討論

議革張浚祀

南宋宰相張浚萬口吠聲以為聖賢朱晦翁晚年深自悔咎輕信其子張栻家稿遠草行狀以致天下不信本朝安陽崔銑極憎之語見洄詞中又長洲祝允明罪知錄深譏其失近日婁中王衡力詆其人俱千古快論然俱未及聞之朝至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馬比部一疏今載其略僅十之二云○刑部署員外郎馬貫奏為議革濫祀前代宰臣以正大典事臣惟國家設立帝王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廟其臣之輔佐有功者列焉皆合祀典無可得而議獨宋臣張浚者亦與列則與諸臣賢否頓殊不可概論也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為將有累中興者多矣張浚受宋重任三命為將三至敗績益以量狹果於自用而不能聽諫智黯暗於兵機而不善用材故也建炎初浚奉命出兵合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使人告曲端端曰彼將士精銳因糧於我我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擾其耕穫使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浚以為不然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之情未相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關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復不然吳玠郭浩諫浚又不然顧以爲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遂次富平縣婁室引兵驟至諸軍皆潰自是關陝不可復此富平之敗一也紹興七年後視師淮西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詔飛詣浚議事浚問王德淮西軍所服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且壓之在上則必爭呂尙書不習軍旅不足服衆又問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與浚忤卽日上章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呂祉爲都督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鄺瓊副之瓊與德列狀交訟瓊以衆叛降於劉豫呂祉死之此鄺瓊之叛二也孝宗卽位命浚都督江淮總率李顯忠邵宏淵二帥顯忠與宏淵不相能而顯忠則竭忠報國宏淵則懷私誤國者也浚不能辨乃使之並戰金字撒引兵來攻宏淵則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又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山猶不堪况日中哉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堯

扶荔山房

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浚不能營宏淵之罪而領職仍前反安置顯忠使懷恨而歿此符離之潰三也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尙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秦檜爲之首而張浚爲之從也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以曲端之將才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乃不聽其謀受讒而遠謫之既謫矣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而不知其事已洩遂至大潰旣以潰爲慚復圖用之而又聽吳玠野獲編補遺

卷二

卑

扶荔山房

斬之蓋謂苗劉時哲為自以浚欲歸於一也  
殺之正如正三歲兒僭位之罪殺太子勇同一肺腸無  
非張大其復辟功也符離敗後尚敘賞諸將疏云殺傷  
相當而私遣使詣金請和孝宗始大怒逐之近有友人  
云張浚游談惑世似王衍自以為是執拗不回似王安  
石不知兵而妄談兵似李元平擅封拜專生殺似王浚  
掩敗為功似鮮于仲通厚結幕客抗脅朝廷似王敦劫  
設小使輸情於敵似王黼報恩私門不惜公家始終庇  
黃潛善似張全義妒賢嫉能黨同伐異巧譖李綱岳飛  
又似元載李逢吉諸人其然豈其然乎○按高宗崩時

野獲編補遺 卷十一

聖 扶荔山房

將耐廟史官楊萬里宰相周必大輩凡號理學大儒俱  
欲以張浚配獨翰林學士洪邁謂宜以趙鼎呂頤浩陪  
祀廷臣右浚者紛起爭之孝宗卒用洪邁議祀趙呂二  
臣浚終不得侑食則浚在當時已有定論矣豈有見擯  
於本國而崇祀於異代者馬比部之論百世不易也馬  
號具泉吳郡人與祝枝山王辰玉俱同里三君子不謀  
而合真卓見哉○浚弒太子勇并乳母同埋其事與朱  
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但浚不反耳今謂宮人觸金  
香爐有聲致勇驚殞此李煌太子事浚黨妄移之以飾  
其罪正如以韓琦處元吳刺客事亦移之浚謂遇苗劉

行刺於秀州同一嚙語

孔廟禮樂

宏治九年孔廟春祭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已用天子  
禮增為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尚用諸侯為未稱請增  
文廟樂器人數為七十二人如天子制禮部復請通行  
天下并南京國學一體遵行上謂所言良是如擬以副  
朕肅奉先師之意閱五日為丁祭即如擬行之時太常  
寺卿為崔志端本黃冠也至嘉靖初大學士張孚敬迎  
合上意改八佾為六佾樂器亦遞減之是孔子之徒反  
背其師不如猶龍弟子有人也惜哉

野獲編補遺 卷二

聖 扶荔山房

孔廟尊稱

孔子徽號久已有定稱即加至百言不足掄揚而宏治  
間議加美名有可笑者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請加孔  
子為文祖大成至聖已屬未安至十三年常熟知縣楊  
子器又請加孔子為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  
師雖褒頌倍尊似更支衍當時俱置不行此又非禮之  
禮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至二十餘字極古今之懿美  
總之皆贅也此等建白恐夫子聞之亦未必樂○景泰  
三年國子助教劉翱乞尊孔子為帝增樂舞為八佾事  
下禮部時胡濙為尚書不許然八佾之議成化間竟行

之○成化間司法議謂凡一知府運使神會議不允則周正為禮官

### 考察官議禮不納

嘉靖四年大禮集議書成加禮部尙書席書太子太保書乃上言自臣等正議五人外附議者六人則參議熊浹等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則侍郎胡世寧乞附名禮書者二人則百戶聶能遷等請附太廟一人則署丞何淵助大禮一人則先任給事中陳沈以議禮為人嫉惡誣其妻鄭以奸離異誣其子柱殺人重辟乞為開釋得旨如議沈免解為民鄭免離柱免死於是人思榮進求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望

扶荔山房

陞求復職者俱如所請至是考察罷閑御史虞守隨者襲百戶隨全之說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陵寢重事守隨前為言官不聞獻議今以罷去妄議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又諭大學士璉與萼密議璉言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正論當從上嘉納之至七年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諭知州乞原銜致仕并言章聖后謁世廟時侍郎劉龍執不可臣力諍之不得近聞纂禮書倘於聖母謁廟之條大書禮臣味禮違詔之失而繫臣名於下則臣之心白矣疏入上不省蓋世宗之嚴慎計典不肯輕破成例如此固

不待豐坊之獻詔不收也

### 命名禁字

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大之名至改高祖稱遠祖後世非之至宋政和中給事中趙野奏陛下寅奉高真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者悉令釐正尙有以天字為稱亦當禁約徽宗依奏本朝正德初劉瑾盜柄時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總皆非盛世事也惟避諱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輕如太祖舊名單一字及後御諱下一字當時即不避宣宗英宗廟諱下一字與憲宗潛邸舊名及再立東官所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望

扶荔山房

改新名下一字則士民至今用之無一避者斯為異矣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為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為之語曰何用萬言書兩字做尙書又願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瘦液為秋石謂服之可

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事吳中人為之語曰千場萬場屎換得一尙書蓋吳人呼屎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為時所薄如此

科場

永樂補試再試

永樂元年癸未三月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猝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令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其北京郡縣學校野獲編補遺卷二

聖 扶荔山房

近廢於兵者宜暫停止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制日可本年秋八月命侍讀胡廣編修王達為應天考官次年甲申即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為本朝稀有之盛蓋補癸未會試且做洪武乙丑科例也至四年丙戌會試始為正科僅取二百十六人放榜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人為一甲授史官如制矣再命乙榜舉人廷試取周翰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則異典也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璠等八十四人其數益少時文帝幸北京未及賜廷對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諤為左中允竟賜出身雖用丙戌例而正榜多士尙未試先拜乙榜為官僚

尤為殊寵會御史劾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誤謬下獄命再試下第者得熊概等十數人俱候至辛卯年上行在回同廷試蓋數年間鄉試會試事俱非尋常所有也○試官王達者先以編修主應天試次科乙酉以侍讀學士再主應天試次年丙戌復以讀學主會試連司文衡三次亦前後未有而熊概等十餘人其後多至亞卿中丞等官○按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取中四百七十二人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不妨多收文皇靖難開科與開國無異故所錄如其數又洪武十七年甲子應天鄉試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亦鄉闈所絕無野獲編補遺卷二

聖 扶荔山房

鄉試怪事

正統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湖廣岳州府通判林文結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取中舉人胡皞治易刊程家人卦象辭義九五陽剛誤作六五柔順為御史邱俊所劾并言湖廣試錄自增知貢舉官二員俱有罪皞當斥回肄業三考官宜治罪如湖廣例者亦宜禁革上允之國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職至宏治間始用京官尋廢罷矣何以英宗初年即有京官

典試且其副林文楛者爲永樂乙未庶常雖云名士乃  
鄒省有司也何以得並列又分考教官豈少人而以休  
致者承乏耶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豈鄉舉所得借稱  
當時典制了不可曉卽紀述諸書更無有及此等事者  
惟宣德己酉編修董璘主浙江試正統丁卯修撰許彬  
主福建試則奉欽遣以出亦未定制也○又正統十二  
年山西鄉錄內詩經題維周之楨以楨字犯楚昭王諱  
爲禮部所糾上宥之但令罰俸今若如例迴避將無題  
可出矣又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刊中庸義一篇考官  
徐霖批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宣府巡撫都御史李秉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科目別舉

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至六年罷勿舉十三年正月誅  
左丞相胡惟庸罷丞相官不設別置四輔官命天下舉  
山林之士其科曰聰明正直曰孝悌力田曰賢良方正  
曰文學術數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至有  
竟拜方面大僚者然雜科舉選止此矣其名稱最繁者  
無如唐其次則宋唐設科目進士之外從高宗顯慶二

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其目皆可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  
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恩科抱  
儒素之素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  
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  
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  
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  
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  
科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  
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吏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  
識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材沉淪草澤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自舉科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  
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  
科樂道安貧科諷詠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  
高蹈邱園科軍謀越衆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  
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  
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  
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  
相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乃至上勳上相如郭子儀  
者又出翹關負米科則紀載尙有未盡者而考功之法  
亦甚詳縟流內之官敘以四等一日德義有聞二口



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稱四日恪勤匪懈善狀之外右  
 十七最一日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日銓  
 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日揚清激濁褒貶必  
 考為考較之最四日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  
 五日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日決斷不滯  
 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日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  
 衛之最八日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日推  
 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日讎校精審明於刑  
 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  
 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日賞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李 扶荔山房

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軍之最十四日禮義興行肅清  
 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日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  
 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日  
 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  
 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  
 使之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  
 一日謹於葢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  
 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日占候醫卜效驗  
 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日察檢有方行旅無壅為關  
 津之最二十五日市塵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

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邊  
 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其至明備矣宋世制科  
 初為賢良方正與茂才異等又增博學宏詞建隆間增  
 書判拔萃開寶又增孝弟力田又奇材異行文武材幹  
 等科至仁宗天聖七年乃酌舊制定其名曰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  
 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  
 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凡六科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  
 選人又高蹈邱園沉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  
 之被舉者司馬光為相又奏設十科一日行義純固可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李 扶荔山房

為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日智勇過人  
 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  
 通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  
 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  
 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清讞科崇寧  
 三年又設八行其等第孝弟忠和為上睦嫻為中任郵  
 為下苟備八行貢入太學免試補為上舍釋褐優升然  
 而當時賤之後迄不行其最重無如制科入等者不十  
 年至卿相然屢罷屢行南渡後尤重之有博學宏詞與  
 詞學兼茂兩科蓋即本朝館選意也太祖自洪武十八

年再開科試士遂迄今循其制池途並廢不得進矣

不求聞達科

宋自諸科之外又有律科明法科其後罷明法科而置律學又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百詩也僅得趙百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宋太宗特命賜及第後無繼者又有不求聞達科然非有司所敢舉也本朝陳靜誠吳康齋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最為盛典此後薦辟漸多漸輕授官亦漸平矣

場題成議

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奎

扶荔山房

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黃諸公耶抑偶出無心耶即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

場題犯諱

世宗朝章奏觸忌者例得重譴至中年而鄉會試錄尤多諱忌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初登極時不必論嘉靖十六年丁酉順天鄉試次題為天地之道博也一節則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會試出博厚所以載物一節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誠無息五節凡四犯御名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題

為博厚配地一節亦犯御名是年山東以無為而治程

文語涉譏訕逮巡按御史葉經死於杖下何以獨不問

浙江也至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博厚所以載物二節

則兩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雲南貴州俱出徵則

悠遠三節則三犯御名俱置若不聞至四十年辛酉順

天山東俱出久則徵至博厚則高明湖廣出徵則悠遠

一節俱兩犯御名以上俱不見詰雖云二名不偏諱然

張永嘉嫌名亦已奉欽改何諸臣不照顧及此蓋上是

時方修祈年永命故事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故至誠

無息一章層出迭見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揆之唐

野獲編補遺

卷二

奎

扶荔山房

宋臣子避諱同音者何啻千里云

預傳考官

各省改遣京官主試定於今上之乙酉至辛卯則三舉矣時山東鄉試預傳為吏科左給事李周策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為正副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貽書於同官李以唐言其事以唐未遽發及差試官疏上果係二臣李始具疏云臣於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已云主考為李楊二臣直至今七月十三日禮部具題與向所傳聞不爽此實尚書于慎行之罪蓋以于為山東人他有所私也于具疏力辨李楊二人亦各上疏辭乃

改差刑科給事劉為楫吏部主事蔡應麟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詆慎行抗違明旨蒙蔽弄權時于方負時望日夕且大拜坐是事上意遂疑之于不能安其位屢疏求去上亦屢以部中他事詰責之未踰月即允致仕歸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則有之然被白簡則難解釋矣○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已陞禮科都給事中充同考官蓋償其不赴山東之差也又次年癸巳以京察左官稍遷兗州府判又分考山東時議其辭主考而受分枝且俱在東省似乎厚顏於是外計再坐謫歸遂不出士子謗訕

武宗初年貂璫盜柄國事不必論即科場亦被姍笑如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傅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學士梁儲為主考放榜後以取舍不愜士心疏誘入禁中大內演戲優人為主司問答狀或譏其不公則對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安所得佳文字蓋以良為梁也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主者有難色瑾特為增額五十名具事未必真而劉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黃中俱以奸黨冒上第又傳奉黃中等八人為庶常俱非常之事士子之肆誚固宜六年辛未科少傅大學士劉忠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為主考首題為德行顏淵一節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狀於闈部者內稱訴

冤人顏淵為乞恩改職事某蒙累引聖恩久為四配忽降居十哲之列使四人虛一位又使子張無處可居乞為辨明復職蓋亦不得志者為之是科會元鄒東郭狀元楊升庵真無忝科名即謗詞何足為主司損但言官有糾靳京口家人通賂鬻題疏上不報時瑾雖除而八虎正恣也

贈進士

天順七年會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既而如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祭之斂其骸為六大塚葬於朝陽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至宏治十七年南禮部主事王偉奏其父王照以是年會試被焚亦九十餘人之一人今官無主守歲無祭祀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視以致居民侵毀乞令有司修築立祠壇與之祭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題其門匾且立祭亭三間奏刻英宗御製祭文令人看守禁絕樵採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歲久事湮漸不可問至嘉靖末年增築外城則并六塚遺址俱夷平陸矣其如英廟聖製何

建文庚辰榜

建文帝在位止開南宮一次是科為庚辰以禮部左侍

郎兼學士董倫爲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副之知貢舉爲禮部尙書陳迪禮部侍郎黃觀監試不與爲度俞士吉同考試官爲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吳溥吉水王良廬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黃鉞武進胡濙莆田陳繼之建安楊子榮石首楊溥太康顧佐俱知名於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諡文靖東楊改名榮官大學士太師諡文敏南楊官大學士太師諡文定顧佐官左都御史吳溥爲是年會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編修雖官不振而其子與弼爲大儒陪祀孔廟亦榮異甚矣惟狀元胡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靖本名廣建文賜改今名後文皇御極仍復其名爲廣雖官爲宰相少師得諡文穆然依阿附會時人以配漢之胡廣若胡濙受知文皇爲禮部尙書踰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諡忠安亦以循謹致大位以上諸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濟後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獨王良一人能狗節而知舉兩大臣監試兩御史亦以死難見稱斯爲可貴耳高遜志者本產徐之蕭縣後以元亂徙居吾邑遂爲嘉興人洪武中以布衣徵修元史授編修至今官而故老無能舉之者因併一時在事諸人紀之○初胡廣對策極談藩王之橫

有晁家合之謀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後宣力永樂同備極勤瘁以結主知顏亦孔厚矣高遜志字士敏靖難後匿跡不出竟免於難且全節善終較之殉國諸賢忠稍後而智足多矣○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良亦吉水人第三李貫爲廬陵俱同郡人真奇事而永樂初元開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董倫前序云是年入試者千餘人較之洪武辛亥會試已五倍之矣

勳戚司文衡

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國子監祭酒事以駙馬都尉梅殷司山東學政今人或知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上言國子生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俱無甄別高下不分宜考次之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官同詣考試仍令吏部尙書杜澤以次錄用則又兼冢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蓋聖祖手刈羣雄顛倒豪傑故從橫用之以示不測非右武人也

陳尙書陪所

陳陪所 長祚 尙書父名瑞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撫楚時值張封公歿苴麻哭號以謁太夫人驟遷至戶部尙書爲世所嗤笑陪所又爲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

以兩世通門人幕無間癸未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宮  
今首揆葉福唐今宰張澆陽其所得士也陳官至參  
政以病告歸其人在下中林居凡二十四年無一慰薦  
及之者何論啟事至萬歷戊申則福唐已大拜當軸漢  
陽以都諫轉太常為西北正人領袖遂起升憲長以至  
方伯比福唐去位遂以白簡歸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  
國漢陽又正統均復起故官以至清卿佐部直拜大司  
空時論遂厭薄之然以兩門人故無敢指摘及之者兩  
世尚書俱用埽門得之又因緣師生屢躋屢起終以通  
顯無惑乎時情營求典試至爭許同事茂廉恥不顧也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陳瑞曾為蘇松巡按御史有祠在吳之虎邱久圯無  
迹近因乃子為司空復鼎新煥吳紳有欲毀之者未  
知能行否

乙未諸才士

乙未鼎甲三公俱南直隸人又皆江左數百里內所產  
真南畿盛事蓋自建文庚辰科永樂甲申科一甲俱江  
西人宣德庚戌科一甲俱福建人一百年來無此盛矣  
二人並以高才登上第而形貌不等無連璧同車之譽  
諸進士中最年少者如浙人王刑部季重生長輦下幼  
有潘河陽之目需次未選閩人曹尊生戶部卅角登鄉

善再試成進士以末甲守部久住燕都幾如衛叔寶看  
殺楚山李孟白大參風姿鮮令但色微有黔遂有鐵鑄  
觀音之號以廷試高第授官戶曹三君子俱命代才人  
又弱冠美丰標一時團聚輦下人皆指為神仙中人又  
如雲間范學憲長白少嘗以時藝質先君比鄉榜又出  
先君門士之門得稱通家小友其在公車凡十年與同  
里董思白太史研席石友至乙未闈中其卷為閩中林  
兼宇所賞董林同榜同史官同為分考比拆卷見范名  
因賀之曰此兄才名遠出弟上兄得之真絕快事且其  
貌如璧人更桃李中瓊枝也林喜甚至寓諸門人脩謁  
野獲編補遺 卷二

扶荔山房

林即問曰諸君中孰為松江范兄長白急出班聲折聽  
命齒癭而古怪林匿笑不禁始悟其諱也聞閩中更有  
蔡敬夫戶部年最少其才亦與尊生伯仲但貌不逮耳  
時予未之識蔡與曹同是科會魁又與之同鄉榜

茶式

飲茶精潔無過於近年講究既備烹瀹有時且採焙俱  
用芽柯無碾造之勞而真味畢現蓋始於本朝然在宋  
已有之特以散片為下等故摺紳皆不貴之耳宋制貢  
茶有三種第一日團有小龍小鳳大龍大鳳及入香不

人香之別此卽蔡君謨作備者次日片用茶蒸造實倦  
模中串之其名有石乳的乳白乳爲狹片頭金蠟而頭  
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等爲闊片皆閩產也其他則進  
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與國軍仙芝嫩蕊福金條合運合  
慶合指合出饒州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

玉津出臨江軍靈州福州亦春早 春華英來

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抗出江  
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玉綠芽  
大小方出岳州辰州澧州東首淺山薄測出光州總二  
十六名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號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雨前雨  
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德州總十一名然供御者只以碾  
茶爲重故失之遠耳宋權茶法最奇徽州之初茶利至  
五百萬緡益始于唐之貞元而極于宋之崇寧止矣○  
宋世閩漕鄭可簡製茶不用香名曰勝雪不特其名韻  
卽其事亦佳本朝貢茶亦惟閩產最多建寧府至二千  
三百餘斤若廬州次之僅三百斤宜興茶止百斤長興  
止三十斤二地所出皆今所珍也地方最少者至貢一  
斤

野獲編補遺卷二終

野獲編補遺卷三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兵部

武廟興廢

武臣刺背

請武舉殿試

刺軍

戚帥懼內

武弁之橫

倭患

軍令剖腹

武弁僭服

武職比試

家丁

士兵民壯

解軍

刑部

野獲編補遺卷三目錄

扶荔山房

山人蜚語

戊戌謗書附重刊閩範序  
閩鑑圖說跋

癸卯妖書附續憂危  
竝議

奴婢弑逆

辱及父兄

賭博厲禁

天順議罰之異

臺省

御史墨敗

科道互糾

苛求姓名

御史阿內侍

臺疏譏諛

言事

疏論奪情

京職

劉文泰

馬從謙

光祿官竊物

歷法

算學

佞倖

太極

兩六卿之進

正德二歌者

名臣一事之失

論芝

督撫

野獲編補遺

卷三目錄

二

扶荔山房

周文襄

白兔

羅汝敬

司道

監司創勢家

士人

周解元淳樸

沈祖量

婦女

命婦以妒受杖

南和伯妾

畿輔

元夕放燈

內府畜豹

建酒樓

禁歌妓

安樂堂

門官不避諱

淹九

風俗

契兄弟

野獲編補遺

卷三目錄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兵部

武廟興廢

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爲武成王開元間始置亞聖十哲以從祀尋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卽位卽詔修廟與國學相對未幾幸廟以白起殺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間又升張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勤西向棟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東向爲十哲而兩廡則白起吳起各爲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後又升管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仲郭子儀於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間禮部請如前代故事設武學仍建武成廟上謂是歧文武爲二矣但以太公從祀帝王廟而廢武成廟并武學不設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衛武學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廢武學天順二年復設成化四年用國子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學必有廟乞將武學餘楹改爲廟使知禮先勇後之義上許之而太公不得祀猶故也嘉靖間世宗修舉曠典無不明備至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四人其從祀儻貨季天師岐伯伯高鬼災區俞耐少俞

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至十人蓋擬十哲復增伊尹

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樸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常慈藏啓元子王冰錢乙朱昞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殿曰景惠門曰咸濟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蓋幾與文宣廟竝峙而武成之廟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議以武學太窄請拓其制改建於大興隆寺故址上命會禮工二部共議皆言宜倣唐制立武成王廟其配食者益以尉繚子黃石公李廣趙充國宋將賈增韓世忠岳飛本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朝則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冬請車駕幸學之講武殿大閱上允之卽命擬議圖說以聞於是文武兩廟并暨王凡三大祀鼎立於京師矣○今鄭州立藥王廟專祀扁鵲蓋扁故鄭人也神廟建像慈聖祈禱有效遂鼎新之香火繁盛爲畿南冠然鵲居專位而三皇反祀於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

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爲遼東總兵官照感上知遇渥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其與巡撫侯汝諒戶部管餉郎中何東序互訐回衛久之復起感憤不平誓死與虜角因



之戰歿無子有母貧不免饑寒巡撫王之誥以聞上命  
月給米三石復其家此累朝曠典然以勵各邊壯士不  
為過也按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元順帝末年杭  
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  
巾至我明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  
國四字上怒命本衛杖而戍之嶺南至嘉靖初南禮部  
侍郎黃綰為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可  
驗上雖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蓋至照而五矣割股剖  
肝固盡孝美事然效顰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  
足言惜黃楊之見不及此

請武舉殿試

野獲編補遺 卷三 王 扶荔山房

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權方務邊功右武人乃上疏  
請武舉設科亦用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上下  
其疏於兵部時余肅敏為大司馬不敢決請廷臣集議  
於是會同英國公張輔文武諸大臣及科道議之眾知  
不可然不敢逆直遂條上大略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  
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  
三場試策以四月初一殿試賜武舉及第出身恩榮次  
第刻錄立碑一如進士制時萬文康當國心知非惡  
沮且得禍須有術以緩之乃密奏上內批出武舉重  
事未易即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

巡按提學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寵  
獨此事調停最安然至宏治中畢竟行之但不殿試耳  
以孝宗親禮儒臣四方清晏猶不免為纓弁破格今南  
北多事武夫俱有躍冶之心或議及殿試未可知也嘉  
靖十九年兵部請武舉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命已  
之給事中王夢弼請六年一舉亦不許未久復行之

刺軍

宋健兒刺面以防逃逸韓琦欲刺陝西義勇手司馬光  
爭之不從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  
趙皇後從劉錡敗兀朮於順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四 扶荔山房

本朝極重黔刺太祖厲禁不許嗣聖濫用乃有極可笑  
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為總兵請征勦也先軍人一  
勝二勝者得保家產四勝五勝者左右臂各刺赤心報  
國四字景帝曰領軍勝虜刺字是刑罰加於無罪不近  
情不許武人不學妄議至此

戚帥懼內

汪太涵與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歿而汪志其墓述  
其為妻所因幾至絕祀其說甚備內所稱一品者是也  
然汪之怕婦亦與戚相伯仲即汪長君無疆為其婦所  
屬亦母夫人導之也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自古然

矣

武弁之橫

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壽道遇邠州知州李  
玉不避道杖之為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時都司之橫  
如此又二年為景泰元年萬全參將楊峻以挾私杖死  
都指揮僉事陶忠初擬斬未幾景帝宥之令隨父昌平  
侯楊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賤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  
見撻於健兒其時縉紳道喪可為短氣又宣德間寧州  
知州劉綱河南鈞州人以進士起家出守凡歷九考廿  
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遷致仕歸然則甲科郡守將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終身為偏裨筆耶當時典制亦難解矣

倭患

比歲倭犯朝鮮中朝傾兵力救之一時大帥非人蹂躪  
其境剽掠淫恣更倍於倭頃聞人談及嘉靖癸亥十一  
月倭至興化府偽為官軍赴救城中開門納之倭遂入  
據其城踰歲方去其慘毒不必言其時立功大將如劉  
顯者即今劉綎父也其在東南號為良弁然御軍全無  
紀律興化城逃出婦人顯軍即掠奪之即原任參政王  
鳳臺者其新繼妻年少姝麗亦為顯所納諸大吏俱不  
敢詰顯後以積勞奏凱登壇入蜀平九絲夷會與蜀撫

曾尚書省吾同為江陵公器重其子綎從滇黔起屢奏

功其後朝鮮之役亦以凱旋為時向用方倭事起時吾  
鄉有朱先者以販鹽拒捕傷官兵論斬會募壯士為前  
鋒先奮身應募以貌備充隊長一日馘倭十三人胡襄  
愍為督府即以便宜拜守備踰年至參將然性倔強不  
能事上官俄進副總兵被臺使白簡論斬久之事得白  
降參將再進再謫終為福建大帥廉勇善戰有惠愛能  
撫士卒得其死力閩人愛之以年至請老優禮允歸今  
臥林下四壁蕭然尚健無恙余幼熟識之其同時立功  
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文士表章戰績遂為世所侈談朱先為將軍有古人風  
似不在諸弁下竟沒沒無聞惜哉

軍令剖腹

胡襄愍提兵在吾郡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鮮飲啖  
而不酬其值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  
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  
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為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鮮則已不  
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剖之則鮮尚在遂釋酤者而  
倍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武弁僭服

今武弁所衣絀胸不循欽定品級概服獅子至錦衣自  
指揮僉事而上則無不服麒麟者人皆謂起於嘉靖間  
後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錦衣指揮同知畢旺疏援永樂  
舊例謂環衛近臣不比他官概許麟服亦猶世宗西苑  
奉元諸學士得衣鶴袍猶為有說至於獅子補又不特  
卑秩武人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為常服偶犯合輒  
和衣受縛宛轉於鞭撻之下少頃即供役如故孰知一  
二品采章辱至此

武職比試

今武弁襲替至京比試徒應故事其目不識丁射不穿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札者俱金紫銀青而歸徒糜廩餼緩急不得絲毫之用  
偶檢得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題浙江巡撫趙都  
御史陳將材一節而申明之請飭各撫按督學憲臣將  
應襲舍人年十五以上資質可造者送學充附作養凡  
遇襲替年及二十應比試者學臣考韜鈴策一道轉送  
撫按覆閱韜鈴貫通弓馬嫻熟者為上等韜鈴疎而弓  
馬熟者為次等韜鈴弓馬俱不習為下等送部比試上  
等候缺管事中等帶俸差操下等與支半俸候第二年  
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邦政例仍支半俸三次  
不中者革發為軍別選子弟襲職奉旨依擬行按此法

於武弁考核最嚴亦最愆久而不廢此輩必思自奮竟  
不知廢於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載何也

家丁

家丁蓋昉於唐季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呂用之  
之莫邪都楊行密之黑雲都楊帥厚之銀鎗効節都而  
始盛至沙陀以健兒為義子而極矣今西北將帥所蓄  
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  
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  
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勳癸巳朝鮮之役  
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邇不欲他兵分其功潛率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八 扶荔山房

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其家丁李友  
昇者積勞已至副總兵隻身殿後戰歿如松始得脫昇  
初為健兒昵一妓因違令失期當斬如松惜其勇因用  
重賞買妓并為製奩具共費千金賜之至是以死報云

士兵民壯

士兵之設始於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  
以營伍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  
關宜選民兵之壯者編成什伍為士兵量免戶租凡得  
五千人訓練之士兵強盛時毛里孩入寇為之退却祥  
去而此法遂廢今內地所謂民壯者始於正統己巳之

變亦非祖制初招募時器械鞍馬俱從官給地方有司  
春秋訓練遇警調用宏治二年復命行之此後照例編  
僉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尙用之以殲寧  
叛沿至今日竟列輿皂之中捕拏民犯虛費工食毫無  
所用各邊將領又專倚家丁爲鋒銳弁士兵亦久不講  
矣然延綏之兵至今爲諸邊冠他鎮則不然以故嘉靖  
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思質中丞以此坐重辟隆  
萬間戚少保繼光爲帥反用浙兵於薊由是精兵稱朔  
方第一亦時勢使然若土兵之在東南則倭警時趙文  
華誓師浙江議令鄉官領兵團結出戰又查籍閒田百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解軍

解軍一役以本圖里長充長解先爲娶妻備貨裝事之  
如嚴父防之如大敵尙恐中途逃逸相累其踐更得此  
遣者舉家震怖哀號至有因而抵罪破家者近年則稍  
不然曾記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  
家温而喜啖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  
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爲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

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  
何丁不顧命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  
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云已訖事下  
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  
而丁來則批迴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遁歸不由山  
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  
則長解自充軍犯僱一二男女一爲軍妻一爲解人投  
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成長以入伍  
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  
而荷戈之人優游間里更無誰何之者向來長解凡遇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刑部

山人蜚語

山人樂新爐者江西臨川人本監生也來京師以揀閱  
游公卿間多造口語人多畏惡之然頗有才智以故士  
大夫亦有與之暱者時爲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給事中  
王建中特疏糾之內云新爐捏造飛語以鄒元標雒於  
仁李沂梁子琦吳中行沈思孝饒仲廬洪春李植江東  
之爲十君子以趙卿洪聲遠張程蔡系周胡汝寧陳與

郊張鼎思李春開為八狗以楊四知楊文煥楊文舉為  
 三羊又為謠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又與聽  
 補僉事李瑄改作參申閣下本稿并與原任給事中羅  
 大紘為同鄉交好講究禪學及他諸不法事上命逮新  
 爐於詔獄鞫之具伏諸罪狀上命荷立枷戍之尋死張  
 鼎思故為吏科都給事中謫為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  
 身本蘇州人首揆申為會試大座師次揆王為庶常時  
 教習師俱同里人因在言路伉直不附二相被貶今新  
 爐所指自有人獨臣為人所易致招詞中遂改入臣姓  
 名不得不辨其易與否不可知而吳叻儂薄遂嘲為張  
 野獲編補遺卷三 士 扶荔山房

換狗云王次年外補僉事又一年癸巳大計以不及謫  
 蓋坐此疏云○新爐事先為東廠所發已得旨訊鞫王  
 給事參疏繼之非王始禍也新爐先年曾入大璫張宏  
 幕下稱契厚馮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爐以轉授言官論  
 之原任順天通判周宏禴建言疏中曾發其事蓋新爐  
 之傾險有素矣  
 戊戌謗書

呂包燕剛必有敬宗林甫之謀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  
 縣樊玉衡者繼之舉朝駭愕蓋以首篇明德馬后進封  
 一事不免稍礙眼耳其時有為圖說跋者又專攻呂司  
 寇其語深文且雜引在事知名大臣數人以實之於是  
 諸與張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呂與秀水沈繼  
 山爭為少宰俱不得而沈獨見逐沈與新建素厚呂遂  
 疑新建為沈報復矣呂先有疏其殊語為直陳天下安  
 危而疏尾云敬上憂危之疏以故跋語之前又標名云  
 憂危竝議以譏切之其云燕山朱東吉者詭名也竟不  
 知何人所造又書本名閨範易名閨鑑亦不知出自何  
 野獲編補遺卷三 士 扶荔山房

人今閨範改本人間尚行而貴妃所刻原本及鄭曉辨  
 冤錄世已不多見矣恐國史他日未必全載本末今錄  
 其全文於後至若呂刻書之有成心與否張相於士衡  
 疏果預聞與否則冥冥中有鬼神營之兩家聚訟正如  
 婦女勃谿俱不足憑也  
 重刊閨範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  
 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皇咸慎重之子  
 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  
 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

卷三 七 反E卜

倚蒙帝眷誣有三王暨諸公士情切憂懼無圖報  
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賴乾剛獨斷出閣講  
學天人共悅疑義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  
我慈聖皇太后女鑑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  
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訓誡諸書庶幾勉修  
厥德以肅官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  
廣是心公諸天下求諸明白易簡足爲民法者近得  
呂氏坤閏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  
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  
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已  
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敘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  
明詞約真閨壺之箴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  
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  
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官貲命官重梓  
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  
金賑濟今觀閩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  
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  
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萬歷  
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圭

扶荔山房

此貴妃舊序妃兄鄭國泰之伯鄭承恩重刻今行於世  
但圖說第一段明德馬后居首者今已刪去不存不知  
何故戴給事既疏參呂司寇矣承恩辨疏即以跋語爲  
出於給事之筆此仇口往復之常亦無足訝惟是樊知  
縣疏承恩以爲遠臣不宜構此大逆必士衡之黨大奸  
大權主使之則明指張新建矣蓋士衡曾爲新建知縣  
故直坐張主使而御史趙之翰一疏又附會戚畹謂新  
建實造此謀而同謀者則劉楚先劉應秋徐作萬建崑  
等諸人上怒益不可解不兩月張相遂借東事見逐初  
旨位冠帶閑住第二旨謂張位倡言爲首著革冠帶爲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西

扶荔山房

閩鑑圖說跋

東言得閩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爲此書也雖無  
易偏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

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  
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  
無奈遂諾胤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  
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  
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賊臉豈不失體曰孔子  
聖人也佛胎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  
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官何地且  
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  
以來有官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  
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五

扶荔山房

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誠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  
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  
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  
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后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  
其繇貴人進位中官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  
故以取之若進中官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  
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  
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鑑四匹綵幣十日所視  
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  
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

朝門無乃欲蓋而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  
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諧或曰國木安  
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  
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語有所忌倘明  
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  
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  
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談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  
平天子今內廷咸曙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  
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  
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六

扶荔山房

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  
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  
陋所能爲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  
或曰呂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日子真非  
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真  
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  
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  
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  
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常布

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癸卯妖書

東宮未建自乙酉姜給事

應麟

孫比部

如法

沈吏部

環

三君抗疏後無歲不以建儲爲請至壬辰春申吳縣以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倉以竝封被議上懟言者滋甚冊立再三緩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從中下立東宮封福王不絲羣臣建白天下共曉然知聖意久定特不欲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七

扶荔山房

臣下居以爲功耳至癸卯歲則震方久安者已歷三年乃妖書陡起復借改易東朝爲名而指朱次揆姓名以實之其立意甚毒造語甚巧而其詞旨甚不經時上怒莫測舉朝鼎沸僅捕嫩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責完局耳至於造撰之人終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概今錄全文於後

續憂危竝議

附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聖覽

國本攸關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無邊欄續憂危竝議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官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鄭貴妃之專權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太

扶荔山房

知之日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蓋朱名廢唐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瑞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



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其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瑞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九 扶荔山房

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鄭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鄒而左王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

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部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此妖書立意踵前圖說跋而作故名續憂危竝議但其所傾陷者別是一番人耳所云鄭福成者則指鄭貴妃與福王所謀必成前之詭名朱東吉亦是此意其時文武要津各緣天怒以報夙仇如緹帥王之楨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歸德諸公俱幾不保首領實此書為之祟真所謂交亂四國豺虎不受者曾聞一鉅公云此錦衣鄭樸者實為之其意借以傾其同類不虞貽禍至此鄭為故大司馬洛之第三子素狡獪無賴先於壬寅年與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十 扶荔山房

棍徒吳中詭大將劉綎金事發革職居京益多穢狀即儕輩亦畏惡之其後患惡疾不起五官俱潰喪始絕識者快之以為報應理或然與都下之人又有云出自中書趙士楨手趙為浙之樂清人生平甚口好訐以故人亦相疑但趙以布衣能書選人文華殿與所指諸公毫無隙何以作此伎倆是殆不然

奴婢弒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為羣僕所鬱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

也又萬曆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舊僕獨與愛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懼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牛挈貨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踰半歲始得三弒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

語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尙書潘季馴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請寬故相江陵子孫而御史李植劾其往年自敘河工以發蹤人功推江陵而以狗功自居又云父訪察充軍兇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則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詞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後彈章所指誣及家門蔓延閭閻其穢令人掩耳矣

賭博厲禁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行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

然取止又有嗜賭者將妻妾賣姦以償負進亦有并妻注而輸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內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正統間大興知縣馬通建白治賭博之法法司覆議已定犯者運糧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僅從初制擬杖卽加重者不過枷示何耶

天順議罰之異

英宗復辟後刑賞最爲失平而殺人抵償更有極倒置可駭者今聊記一二如天順二年九月有湖廣常德衛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指揮使夏瑄殺依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察司馮誠奏鞠凌遲處死刑部郎中許振以審刑至辨所殺爲僱工人減論絞後瑄數陳訴冤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願代父刑且謂父殺家奴非僱工人都察院謂其情可憫瑄遂得復職誠以失人入人死下錦衣獄至三年四月沂川衛指揮僉事王有忠殺其所部爲盜者遂曠所部殺之事覺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謀殺人造意斬巡按山東御史郝淵之謂殺一人而死七人況忠非親殺者情可憫上命有忠發充甘肅衛軍夫殺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變一得復官一僅遣戍此何律也至

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視光祿符作奸廚役朱辛途  
月前死命錦衣訊之下刑部獄擬贖杖還職上命枷於  
都察院前三月滿日以聞至九月始釋枷降為廣西平  
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廚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  
木且至三月較之兩指揮殺多命者何啻天壤蓋是時  
曹石擅權專右武人以至臺臣僇辱至此

臺省

御史墨敗

世宗末年寵賂滋彰上下相蒙無聞以賊吏上聞者至  
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浙江黃廷聘同籍過衡山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幸

扶荔山房

不禮知縣陳安志陳怒發其篋得金銀諸物甚夥廷聘  
惶懼遜謝始還之其事傳聞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張永  
明發其狀上命廷聘冠帶閑住臺長可謂能舉其職矣  
四十五年給事中何起鳴追論巡撫鄖陽都御史陳志  
先任御史按江西歸家過崇安縣亡其四橐建寧府推  
官吳維京為捕獲得之其中皆金寶且有簿一扇載賂  
遺不下數萬上亦命革職閑住蓋以省垣糾西臺也至  
穆宗初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劾淮揚巡鹽御史孫  
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宜令先革職聽勘上允之是又  
同事憲臣相糾與前兩事稍異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

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贓賄  
數萬奉旨追贓遣戍此以堂官參治臺臣正與張永明  
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廬陵知縣新任試御史錢一本  
追論巡按江西丁憂御史祝大舟臨行票取多贓上命  
刑部主事馬猶龍往勘得實乃命縱騎逮大舟至京下  
詔獄遣戍追贓蓋以舊屬吏新臺臣發同官穢狀也至  
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蘇鄒按滇  
貪肆贓盈鉅萬次年大計以貪例斥為編氓是兩事皆  
同寅自相訐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處分亦較世宗  
朝加重蓋巡方不檢固自取之而蘭臺體面掃地盡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幸

扶荔山房

○永樂八年北京御史鄒師顏劾監察御史白春巡  
視驛站貪受賄賂皇太孫命都察院鞠之時上北征未  
還太孫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嚴暄受賂事露  
為御史劉洪道劾罷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極御史劉楨  
劾御史鄭禧侵欺物料受匠吏銀兩御史廖文昌巡按  
廣西擾害軍民命逮下獄又御史孫純鄭夏劾御史胡  
正巡視倉糧為表兄千戶納糧囑託徇私亦下法司逮  
治蓋國初臺臣已相訐如此近日有臺不攻臺之說雖  
非國體亦近於厚

科道互糾

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張璉以兵部左侍郎爲北科道所糾桂萼以禮部右侍郎爲南科道所糾雖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萼乃疏謂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引憲宗初在例於拾遺後互相糾察吏部謂此宏治十七年事而憲宗無之萼又以成化三年八月憲綱載其事上以萼言爲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糾拾時考察內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劉隅等執奏願聽吏部再考於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給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宏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宏終養家居不必考惟儲良材一人罷職閉住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而降已降而留是終無一人去位也內批謫二科臣乃張桂初不嫌者附出以報私怨耳然則奚以考爲況桂萼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時惟延綏巡撫缺不當上因命互糾一時外補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遺例也至於吏部所引宏治十七年例則更無之是年惟給事中吳舜等論馬文升等不當爲御史所劾因罷舜職然則不惟桂萼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憤然典故欲以拒萼輩方張之焰難矣內計大典似此顛倒披猖書之史冊令人戟手追詈權奸且萼始終引楊廷和及大禮爲言聳動上聽以要必允心雖狠而識則陋矣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苛求姓名

古來以姓名誦人者如裴度之緋衣坦腹朱郊之國姓祀天讒口造言爲千古痛恨近日儂薄成俗亦有串合名字供嘲謔者然未敢達之天聽不意年來慣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齊世臣初保張居正再保大峪山則目之爲齊人齊保山吏科都給事連有陳姓者則曰陳陳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吳人也初名申錫後去下字舉進士言官追論之以爲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彈章云去太倉之嫌名附吳縣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後則癸卯冬之妖書云上起朱山陰於田間專以易儲

示意朱乃國姓而唐者更也穿鑿矯誣惑亂遠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於傲生光耳

御史阿內侍

正統二年五月御史鄒頤奏張家灣宣課司及崇文門分司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命抽盤不無停滯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上日但戒所司勿滯不必專委內官事竟不行當時臺長顧佐號為清正甫去位而御史輒有此等建白時王振初竊柄頤奏非結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門稅課屬之戶部郎尙或厲民若行願言貽害無窮矣是時三楊在內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閣故尙能杜禍萌但不知此御史尙堪處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雲南御史郭瑞奏鎮守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能有疾恐名還京師乞聖恩憫念永令鎮守上報聞而已能之稔惡天下所恨瑞以憲臣奏保寸斬不足蔽辜也未幾御史戴縉之諛汪直此已見其端矣

臺疏譏詭

海忠介為房寰所論列憤極上疏辨析其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挾忿妄辨大肆鴟張為名其他所云破靴易帶諸事及譏誚孔孟不廉諸說俱不必錄准其

矢口笑謔者最堪揀腹今節錄於後

瑞謂臣論其一言一動無不為士論所嗤笑者之誣請舉一二實之可乎瑞為贖令兵馬司申之於給事鍾宇淳宇淳批其贖尾曰海外奇談又送監生到國子監令祭酒黃鳳翔責治鳳翔批其來文曰本堂先生且將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與他講解凡此皆為嗤笑瑞豈以是為二臣褒美之詞耶至於諸臣往來賓主之間借瑞而供談笑者何可勝數臣一日偕司業習孔教會見其屬官屠謙陳文衡等座中有問及瑞之舉動者曰貴堂翁放告受狀不見發行如何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謙曰他要行我四司執定不肯說問理詞狀原不是本部衙門職掌所以沒奈何只得住了臣又問曰然則近日何為文衡曰在家讀程策臣曰讀策經生事大臣何日為之文衡曰要條陳笑曰要條陳不過就事論事可矣何必程策頃瑞所陳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即來自終日杜門熟讀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將成竭心思於匝歲之久而效之速能計治安於一日之間臣終未敢信之謙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擬甚是苦事臣語謙曰老法家何難於此謙曰題目古怪難做他招題說南直隸之有徽州猶十省

之有福建考日諸吏俱不喻其意吾室翁曉譬之曰  
 微聞人多然你每只將殷正茂與沈汝梁兩箇來取  
 供問罪就是了題內又有漢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  
 知府重責二十汲黯氣憤不過抱石投江而死如此  
 題目教人怎做習孔教歎曰此老不出反獲盛名今  
 此一出露出許多本相此見造化之妙不容人竊取  
 虛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時所習問於諸臣  
 者皆如此近過蘇松會撫臣王元敬按臣鄧鍊又相  
 與言及瑞之為人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居家  
 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益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問其  
 妻女有可出可殺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殺之罪而  
 出之殺之則賢者之能事非所謂不近人情矣臣長  
 歎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奈何世之賢瑞  
 者嘖嘖即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  
 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時萬歷十四年之七月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未及有  
 言惟諸顧彭三進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勝而見逐未  
 幾房亦外轉副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絕一時無端  
 性褊而執既以清驕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謾罵人多

不堪然聞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擢其銓遂有潑皮無賴  
 之稱房言雖不盡誣但謂海迂憨則可乃曰大奸曰極  
 詐曰穿窬則失之矣宜三君子之不平也不數日南問  
 卿沈繼山參房之疏亦至

言事

疏論奪情

景泰五年吏科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復奪  
 情內云曩者吏科都給事林聰奏凡京官非與機要者  
 有父母喪悉聽終制不必奪情或有以奪情為善事視  
 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其時已蒙俞允今又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令復奪情復發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職典機務者乞  
 上收回綸命上不允秉彝所引蓋林聰先一年疏也其  
 持論可謂正矣至天順三年則林聰已為右副都御史  
 以憂歸里奉旨行取來京林亦有疏請終喪然一辭不  
 允即赴任矣然當時倘有以前疏質之者林何詞致辨  
 豈以中丞典機要可視父母為路人耶林莊敏一代名  
 臣非後生所敢擅議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京職

劉文泰

劉文泰先任右通政官太醫院使以投劑乖方致損憲

宗為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交章公疏參劾孝宗命降為院判至宏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訛誤命官改修以劉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於本業實懵然乃請用翰林官任校正閣臣劉健爭之云豈有詞臣為醫士校書之理上乃命翰林專修其書而大醫官不預蓋文泰曾得故大學士邱濬所著醫書俱在十三科之外者欲另奏以為己功因有此議也劉健又力爭臣等職在論思理難侵越太醫院官數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該院自修取回詞臣以太監張瑜主其事文泰因此益與瑜相表裏於是援引專侍禁中遇上及中官有疾無論內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外科俱令文泰直入矣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熱得疾文泰誤投大熱之劑煩躁不堪以至上賓蓋孝康后素亦信任文泰及瑜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極法司會奏張瑜向與文泰為奸又薦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泰藥不對證宜比諸司官與內臣交結作弊扶同奏啓各斬上允之於是南北科道劉蒞等咸謂請速誅文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上僅報聞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已俱免死遺戍史云是時大臣暱厚文泰者故不用命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他律因得為後日解脫之地所指大臣蓋指謝李二相也文泰一庸醫致促兩朝聖

壽寸磔不足償竟免於死若其誣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馬從謙

光祿少卿馬從謙嘉靖間劾提督光祿太監杜泰乾沒內帑數萬泰亦誣從謙誹謗不忠上信而怒之詔杖八十即斃杖下蓋馬先有疏彈相嵩留中不發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謂至冤及穆宗登極凡先朝忠諫得罪者悉荷褒卹言官建白屢為馬請恩典而中官輩追恨之譁言從謙實誦先帝死有餘慘上竟抑不許直至今上之辛卯從謙之子馬有驍額請甚哀上始命與他祭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葬而他卹尙未之及

光祿官竊物

光祿寺大官署丞張寃奏本寺卿奈亨借供祀盜取豬鵝肉及麵食為私用上命亨對狀亨具狀上曰爾為堂官貪饕如此論法難容姑宥之此正統六年時也至萬歷十八年光祿署丞茅一柱盜署中火腿為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問徒為民兩事略同而處分略異按亨以廚役得官盜竊固其長技然宥罪之後至正統十年十三年兩以戶侍郎充廷試讀卷官又廢子鑽為中書舍人十四年亨以久病乞免朝參但出視事上又

計之亨之厚顏不足責而恩寵之濫亦甚矣

歷法

算學

算學亦書數中要事而於勾稽錢穀尤為吃緊本朝定制以浙江及蘇松二府為財賦之地江西土風譎詭遂禁此三處士人不得官計曹然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官長猶木偶釋褐版曹者又視簿書為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籌不知縱橫任其下為谿壑皆坐算學不講之故惟宋崇寧三年特立算學其業以九章周髀

野獲編補遺卷二

扶荔山房

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算法并唐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大觀中命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兗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昱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朱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會三一人封伯邵平劉洪管輅

趙達和沖之殷維信都芳訂遵耿詢劉綽劉炫傅仁均

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罔郎襄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其後又改黃帝為先師且試學與太學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閎與鮮于妄人俱同定太初歷者而所習亦似以天文書為本科則兼通歷學有裨世用更大今日欽天監世學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識見固非今世所及○按廣典故云以貲為郎非貲財也貲即訾字訾算也積而算之士人挾此技効於官及格者酬以職謂之

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貲郎漢世自有此一途如張釋之司馬相如之屬皆是也後世誤以為納錢買爵如今開事例耳然則算學之重正不始於宋季矣

佞倖

太極

太極本無極自宋周子加以一圖其後迂儒鑄太極圖其式如圈人遂云今乃知太極之為物區而中空而本朝大儒吳康齋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圈勢自云無時不見太極浮薄者遂以蘆葷投其中又有一顯官以隸人裸露發出治罪云衝破太極又有作太極詆冤文者而



聖賢道理受人褻慢至矣至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極衣以獻葢房中術也上大喜進卿進侍郎又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緬鈴相餽遺登之簡牘曰太極九侮聖至此可痛可恨

兩六卿之進

河南鄆陵人劉睿者為吏科都給事中路遇王振跪於道旁振大喜升為戶部左侍郎後升戶部尚書致仕歸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湯陰人李燧者歷官工部尚書致仕歸其後張永西征還京過湯陰燧敝衣破冠而束上所賜玉帶跪迎於路永驚曰何至於是燧因以情乞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憐永至京師吏部薦之召復故官再長冬曹又十二年致仕歸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乃其媒進之術如此然皆功名始終老死林下不罹訶譴燧得諡恭敏崇贈太保後僅奪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

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哲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芝妻父宋閱以人命問抵償繫常州府獄芝尚未娶而駕行已迫巡按御史李東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喚閱出獄免罪歸家取女送府官為具衣飾送之從上至京師厚賞而還

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為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頭上白為對葢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諱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否逮上起諸大瑞遂闖之葢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後此優竟不召同為歌童而幸不幸至此○按唐人謂不由詔命而自官為私白本朝無此名今聖語云云必從史冊得之者○宣德間漢府軍餘王敏善蹴鞠宣宗喜之闢為內侍後進太監鎮守陝西此則與唐太宗闢伶人羅黑黑命教官人琵琶事相類

名臣一事之失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嘉靖大禮之議自張桂倡之至稱宗至入廟配上帝以至奉遷顯陵下至廚役王福隨全等賤隸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無一人以為可者惟汪鉉獨主遷移一說則章聖太后尚無恙也鉉元惡大愆亦何足責奈何阿諂成風即一時號為正人亦獻諛希寵有中人所不為者如魏恭簡莊渠因桂萼引用得以祭酒侍講筵則託桂密進種子秘方高文瑞南字為禮卿時則撰元文叩壇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謨之龍團寇平仲之天書更堪嘔噓士風披靡即賢者不免謂非張桂作俑不可

論芝

嘉靖丙辰八月十日問產臣用芝草入藥當求之何所  
今可得否尙書吳山對云本草論芝有黑赤青白黃紫  
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服輕身王充論衡云芝  
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德仁則芝草  
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  
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遣仙人歌萬年  
長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書會閭風瑤池之上授  
神芝圖十卷其條對甚析上詔有司採芝於元岳龍虎  
鶴鳴三茅齊雲諸山及五岳又訪之民間於是宛平縣  
民張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獻上悅養以金帛於是臣民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奉

扶荔山房

人今上初諡文端非河南撫臣進白兔者然其人亦至  
刑部尙書直隸吳江人  
督撫  
周文襄  
周文襄 之撫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吳人至今德之然  
亦正譎兼用時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規度其廳  
事內室廣狹長短命松江府織絨地衣以餽振鋪之不  
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請其批答無不如意以此得便  
宜展布及振死虜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觀音背鏤云  
孝孫周忱進爲司籍沒御史錢所所目覩蓋委曲以從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 卷三

美

扶荔山房

事亦豪傑作用如李德裕之於中尉楊欽義馬存亮也  
○秦檜造格天閣成蜀帥鄭剛中賂其匠偵量廣袤造  
毯爲獻盡如其式檜愠謂探其陰事因事竄之幸王振  
無此見解耳○前乎此則唐李璋爲宣州觀察使時宰  
相楊收造白檀亭子會親友落成之先是璋潛度其廣  
袤織成地毯至日以獻後收敗璋亦得罪蓋藩臣以地  
衣賂權要亦有所本

白兔

唐有白兔御史之諂蓋以不得爪踐民園也若真有其  
事無如嘉靖二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滄獲白兔於梁

山縣以獻禮部請賀上辭以菲薄不敢當再請乃許以獻於太廟世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尚書汪鉉侍講學士蔡昂獻詩禮部尚書夏言少詹事張瀚翰林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家獻頌禮部侍郎湛若水獻演雅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學士吳惠士教修撰姚涑獻賦修撰倫以訓獻歌上皆優詔褒答惟侍講學士郭維藩以獻賦忤旨詰責革職閑住蓋撫鎮重臣貢瑞取媚自嘉靖八年汪鉉獻甘露後所僅見且下及禽獸從此進瑞物者接踵若宋滄者亦可呼為白兔都御史矣嗣後則十二年河南撫臣吳山得白鹿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於靈寶縣上命獻廟呈兩宮受賀如前汪鉉等又獻頌賦而掌詹侍郎顧鼎臣則獻樂章輔臣李時方獻夫翟鑿各以白鹿呈瑞詩為獻上皆優答是年又有應天撫臣陳軾獻白兔上曰白鵝鹿兔重出不必舉獻汪鉉又作詩三章美上謙沖之德上益大懌然四方撫臣以禽獸瑞物進者史不絕書終上之世蓋肇於宋滄云○先宋滄而獻白鵝者有嘉靖十年之鄭王厚烷後吳山而獻白兔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燭十七年之伊王典樞俱係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發高牆並傳典樞革爵削國厚燭之子載瑜至削爵自殺最後則四十一年

淮王厚燭進白雁不數月王亦薨吁亦異矣

羅汝敬

羅汝敬初為吉士被文皇帝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謫戍江西越數月召回釋之尋擢修撰升侍講坐事降監察御史受宣宗知超為工部右侍郎往諭交趾黎利以利設女樂不悅盡碎其飲器黎懼遣使馳謝尋提督陝西屯田受指揮傅敏等金銀器貂鼠皮事覺論絞追贓人官未幾蒙恩宥充為事官再往陝西賜之勅曰爾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屈法以伸恩宥而復用仍往總督遇有訴訟重則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野獲編補遺卷三 扶荔山房

問輕則量情責罰汝敬甫脫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按御史尚承受撫臣詞狀如屬吏亦可廢祖宗時制度汝敬撫陝未幾又以妄引例復職坐斬屢疏稱枉英宗甫即位令再獻以在陝有勞宥死戍赤城衛再起又以原官撫陝西以老罷歸卒於家計聞與祭葬如例按敬一坐斬一坐絞兩謫戍又以貳卿善去得飾終之典遭際亦不常云弇州奇事云汝敬為吉士時曾充刑部吏又謫戍交趾果爾則更奇矣汝敬曾為侍卿為于謙所戲局之空室命賦詩三十韻始啓之出俄頃詩成蓋才而不羈士也

司道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  
 新鄭慕百方窮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  
 卿士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為排解屢以門牆誼動  
 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為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  
 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為  
 太宰鵬仲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  
 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  
 頗縱其舍人子為不法張乃法繩之長公為郡伯者日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聖 扶荔山房

扶服頓頹於邑令禾郡為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  
 縣士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為太宰也不如此  
 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鼠狐  
 縱橫間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  
 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即真為兩家  
 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  
 談於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  
 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為言吳曰不然吾謂鄉村刁頑  
 正將借此為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一品富一  
 郡何出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踰年謝世

士人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  
 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  
 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  
 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為益生平  
 未解男色也主人素念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  
 其莖夢中不覺權洽驚醒其童愈黷之不休益暢適稱  
 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真聖人數十  
 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為主人別號自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聖 扶荔山房

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幼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  
 進士竟以好外贏德而歿

沈祖量

吳中才士好為小令不過閨奩煙粉中語吾友沈祖量  
 同生贈妓作一詞末句云任他百般打罵百般羞也只  
 是書生薄福難消受余謂柔情亦吾輩佳事何至卑下  
 委媠乃爾此君雖有才名其如風雲氣短何沈未幾以  
 貧鬱早世

婦女

命婦以所受封

禮部致仕左侍郎楊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殺侍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擬贖如律宣則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命婦例應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做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於今足使士紳之妻慚懼不敢恣但恐貴臣如楊宣隱忍不敢發耳○宣直隸新城人進士起家天順初為御史時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采上目屬之立拜鴻臚少卿歷憲宗朝甚被眷注上作連環詩以賜之以今官致仕歸家後妾生子匿之鄰家其妻又來搜之不獲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後事也宣至宏治十年始卒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峯 扶荔山房

宏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許弼妻孫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藥毒之不死用鐵椎擊其腦朱懼自縊死復以石壓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載出復活事發上命杖孫氏八十離異○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毆妾中其要害妾自縊死當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為疑上曰婦妒已足惡行況以妒殺人其惡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審諸囚有毆妻死者坐抵償時禮部侍郎尹直獨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妒毆之初恐絕嗣今願地其命世之妒婦長氣矣眾翕然書可於遂得不死○元太宗時命婦人有妒者乘以驢牛狗部中論罪即聚財

為更娶

南和伯妾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為父因與修武伯沈煜等交好琇至各家飲俱設妓樂比更衣即與妓亂又通瑛妾為其徒所告詔下錦衣衛獄以琇奸義父之妾杖一百充鐵嶺衛軍煜停祿戴平巾閑住又御馬監左監丞龍閏娶方瑛妾許氏為妻事發上命離異閏送司禮監治之彼瑛生前屢為大帥頗著勞績而身後姬侍或耦妖禿或配淫闖俱徹聖聽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間事

野獲編補遺 卷三 峯 扶荔山房

畿輔

元夕放燈

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欽奉太宗文皇帝聖旨太祖開基創業平定天下四十餘年禮樂政令都已備具朕即位以來務遵成法如今風調雨順軍民樂業今年上元節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若他閒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緊的事明白寫了封進來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兵馬司都不禁夜巡者不要生事攪擾生事永為定例恁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著太祖皇帝法度愛恤軍民永保富貴共享太平欽此又

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宣宗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創建守成之艱夙夕  
兢惕一遵成憲以撫天下賴上天垂佑海宇清平雨暘  
時若年穀遂成喜與臣等共享太平之樂今歲維新上  
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聞在  
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爲樂五城兵馬弛夜禁但戒  
飭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因而生事違者罪之永爲定例  
欽此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至年終禮部上疏援引  
前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凡十晝夜蓋比之宋  
初錢俶買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樂七年己丑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聖 扶荔山房

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  
承平日久輦下繁富百倍外方燈市之盛日新月異諸  
司堂屬俱放假遊游省署爲空惟辰戌丑未年係大計  
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覲外吏舊皆有禁而微服私  
觀者仍不乏也其時南官試士大半鱗集呼朋命伎徹  
夜歌呼無人訶詰至若侯門戚里貴主大璫則又先期  
重價各占燈樓尺寸隙地僅容旋馬價亦不貲初至京  
師者駭歎睥眄正如宋汴京春如紅錦堆中過人似青  
羅幙裏行真太平佳話也余兒時目覩繁華至今人夢  
聞近年亦稍稍減舊觀矣蓋聖主游幸漸稀而鰲山之

設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按文皇帝朝正用官伎至  
宣德二年尙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擁蛾  
黛爲娛則燈樓之盛尤爲奇豔士生斯世抑何多幸近  
偶與黃貞甫談及官伎余謂若循唐宋及國初故事則  
公輩真神仙不如矣時黃以外吏詣部候考選乃振聲  
日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則曲中佳麗俱爲吏部科道所  
據其與吾輩周旋必麻瞎跛禿之屬令人益不堪耳爲  
之大噱○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元  
宵夜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係  
特恩非常例也

野獲編補遺 卷三 聖 扶荔山房

內府畜豹

世宗初年革內府鷹房諸鷹犬令放縱幾盡矣至嘉靖  
八年鷹房內臣又以祖廟獻新奏請存留蓋以禋祀大  
典嘗上仍谿壑其中也上嚴旨不許且命禮部查議獻  
新時物以聞禮部言宗廟獻新及奉先殿歲薦品味不  
過鹿雁兔豬鵝鴨雞等物載在會典掌之太常後因畜  
有鷹犬或間以奉薦然非例也請一切罷之上納其言  
遂依會典罷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張昇奏西苑  
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糜二千八  
百石占地十頃歲租七白金其實皆典守內臣侵牟請

量留勇士四十人餘還營差操仍令該監覈其奸利以報上從之按內廷鳥獸之畜所費不貲舉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見虎豹之檻者及牝牡白額之在虎城者不可枚舉昭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樓

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十酒樓於江東門外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侑酒歌妓者蓋倣宋世故事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最為清朝佳事宴百官後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不數日定正蔡氏書傳上又命宴博士錢宰等於新成酒樓各獻詩謝上大悅比書成賜書名曰書傳會通命禮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觀蔡氏書傳日月星辰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他注與鄒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遂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致仕博士錢宰致仕助教靳權教授高讓等共二十七人俱遣行人馳傳徵至上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禮遇諸儒甚厚至御製詩以賜命之屬和其歸又賜宴馳驛而還以修書鉅典而令之歌館為歡非開天聖人無此韻致但鄒季友者何人致勤高皇葑

非之采至永樂二年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書專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為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

太祖所建十樓尙有清江石城樂民集賢四名而五樓則云輕煙淡粉梅妍柳翠而遺其一此史所未載者皆歌妓之藪也國初臨川人揭軌以舉明經至京宴南市樓有詩云詔出金錢送酒鑪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醕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則知不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扶荔山房

第儒臣錫宴即舉子亦叨聖賜高會其中矣今南市樓雖居六院之一而價在下中第為商賈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狹邪不修職業為左都御史顧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職迄今不改好事者以為太平缺陷遠遜唐宋但唐以宜春教坊二地為內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為女優之類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學士亦得闖入教坊此僖宗以後事非盛世之舊也惟藩鎮軍府例設酒糺以供宴享名曰營妓其知名者如薛濤劉采春之屬而京師則無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過州郡守倅應奉過客及佳節令

辰侍觴伯酒與之狎者仍有厲禁如秦弱蘭之制使臣  
王官花之誘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  
則顧佐一疏保全士人實多○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樓  
而不知有十五蓋因續建五樓其一偶失其名耳

### 安樂堂

禁城北安門外有安樂堂爲永樂十五年所建以處工  
匠之疾病者近來則與工匠無涉惟內臣卑秩無私宅  
可住無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卽徙入此中以待其  
殞且樽送淨樂堂焚化不欲以遺幣汚禁掖也其中或  
氣未絕稍能言動尙爲攤錢博塞之戲爭勝曉曉聞者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李 扶荔山房

### 門官不避諱

今禁城北門名厚載卽元武門也相傳已久但二字俱  
犯世宗穆宗廟諱上一字上下通稱不避又如今上皇  
貴妃鄭氏所居官名曰翊坤宮上一字卽今上御名何  
以銀榜高懸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  
爲怪亦無一人議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 淹九

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游冶頓寂至次

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

席地布飲都人名爲耍煙九意以爲火樹星橋甫收聲

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東中稱爲淹九或云燈

事關珊未忍遽舍取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

者舊則云全真道人邱元清以是日就闢故名闢九邱

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

有司又以賢才薦爲御史矣上以二官人賜之邱度不

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真儼然一姬也後轉太常卿

封三代歿於京師邱之事蹟甚著但自官之日月不可

野獲編補遺 卷三 李 扶荔山房

考然京師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

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

之業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都無賴亦有趁

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闖九之說亦似不妄全真有南北

二宗起於金海陵王中孚其後有譚馬邱劉之屬其教

始盛大抵以收攝精氣爲主今并陽具去之不知何以

謀長生也京師自此日後冠紳閭閻尋春選勝繼以上

塚踏青寶馬鈿車更番雜沓競出西園水邊林下壺榼

無虛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漸歇矣○魏文帝典

論云左慈到人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



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今觀邱元清事則嚴峻不為  
諛妄而魏文之論失之矣

風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  
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人弟家父母撫愛如婿弟後日  
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  
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嬰好嬰字不  
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繫  
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妾首韶秀者與講衾  
襦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為逆亂之尤聞  
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  
溺故以男寵代之而會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  
以諸妓妾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  
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涼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  
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  
去元恩因呼陸為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  
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  
美姿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

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  
兇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野獲編補遺卷三終

野獲編補遺

卷三

三

扶荔山房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著述

經傳佚書

祝唐二賦

忠義錄

季漢書

獻異書

玩具

瑪瑙

書畫學

秦璽始末

印章

諧謔

兵法用烟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扶荔山房

嗤鄙

大臣異服

侮人自侮

釋道

道家兩府

道官封爵

番僧封爵

真君封爵

廢佛氏

劄巴堅參

二徐真君之始

薩王二真君之始

張天師之始

真人張元吉

神仙

神名誤稱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黃衣人歌

官殿被災

清明日天變

聖主徵應

婦人髭

不男

牡猿化化

並蒂瓜

致大鳥

鬼怪

凶宅

土司

八化異類

夷兵

野獲編補遺卷四目錄

扶荔山房

土司文職

緬甸盛衰始末

六慰

大古喇

老樞之始

老樞反覆

夷酋三公

土教官

土官承襲

外國

華人夷官

外國誇誕

也先誇國寶

奉使仗節

奉使被議

奉使不行

野獲編補遺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著述

經傳佚書

永樂中御史劉有年沅州人上儀禮逸經八篇上不省其後朝鮮國進顏子一部亦不收顏子在彼國今當尚存若儀禮則不可問矣二書無論真偽當非漢以後人所辦今乾坤鑿度等曆書盛行何獨置二書不錄也近年癸巳日本議封貢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言先秦徐福入海時必攜古經傳同往此時焚書事未起必有壁經

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中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艷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余少時曾與友人賭鈔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竿參蔕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取作輸顛巍

魏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却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詞雖淫媠亦自有致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忠義錄

景泰元年山西天城衛令史賈斌上言漢唐宋信用宦官馴致敗亡今宜法高祖事無大小必歸宸斷閣人不許竊柄臣於歷代忠義之臣撮其尤者爲忠義錄及恃寵宦官附之乞刊布臣僚庶宦者不得行其奸宄矣此

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祖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寧亦爲之叙其推許甚至間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尙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生

編葺成全帙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  
 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  
 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巾已做了  
 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  
 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  
 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做成蓋不特  
 謝生之書非出剽見卽吳之舊本亦徒自苦耳○尊劉  
 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周舉同科此  
 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  
 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季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唐之後存勗稱唐然雖虜而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  
 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  
 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  
 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獻異書

本朝識緯之書皆有厲禁惟奇門六壬之屬人間多習  
 之士大夫亦有篤好且奇驗者苦不得秘本真傳徒以  
 影響推測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開封府封邱縣  
 民劉安壽進禁書其目曰五符太乙書一十種景祐太  
 乙書一十卷附淘金歌太乙新歷十品各二卷九宮太

乙太乙八運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  
 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書二卷遁甲書六種景祐符應  
 經六壬心鏡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經奇門五總龜  
 各一卷六壬書十種兵帳賦玉律鈴法中黃五變經草  
 裏尋針法訣心印諸賦大六壬斷訣雜六壬書東方朔  
 射覆禽書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私術秘訣今不知內府  
 尚存此等書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元修遣御史姜敬  
 王大任訪天下法秘歸而驟進學士於是方士趙天壽  
 者進獻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真傳特授道錄  
 司右演法勅還鄉已乞留靜虛觀爲上祈祝不許至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四 扶荔山房

十四年天壽又獻法秘二十三種上留覽終無他賞蓋  
 上是時已覺方術之不足信矣太祖時劉安壽進書亦  
 不聞有賜蓋亦竟罷歸去

玩具

瑪瑙

瑪瑙以西洋爲貴其出中國者則雲南之永昌府以色  
 紅者爲上紅白相間者爲纏絲品最下製爲酒杯書鎮  
 之屬凡市骨董者俱云宋做蓋本朝此石最少故屬之  
 宋以昂其價二十年西洋瑪瑙遍行天下其他不過玉  
 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質之瑩潤遠勝舊物聞出遼東宣

府一帶每塊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  
上言巖石多變瑪瑙地不愛寶聖瑞非常乞下詔封禁  
以供御用後數十年果不復再見今偶爾盛產他時乏  
絕必更踊貴亦理勢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艱  
得邇年亦大至中華以故雲南碧玉頓賤

書畫學

本朝列聖極重書畫文皇特眷雲間二沈度粲兄弟至  
直拜學士然其書不過元巖子山周伯琦緒餘耳尙不  
能敵宋景濂也畫學則宣宗篤嗜御筆渲染傳世不少  
而憲宗孝宗尤精繪事特人間不恒見耳又當時承制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待詔者僅僅林良呂紀之屬無能為聖藝役較之宋畫  
苑諸公不啻重億矣宋制書畫二學俱合習說文爾雅  
方言等書并論語孟子又各占一大經書以篆隸草三  
體隸法又以虞褚歐陽楷體為宗畫以佛道人物山水  
鳥獸花竹屋木人主時出新意校試以第其上下至出  
身畧與算學同以故宋世書畫遠非本朝可企萬一以  
今太平盛世亦宜講究及此

秦璽始末

秦璽傳授其說不一據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  
月御史臺通事潤潤朮告太師國王木黎華之孫拾得

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楊桓辨其文為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真古傳國璽且以出處始末考據以上云子嬰奉璽  
降沛公傳至孺子藏於長樂宮王莽篡位使安陽侯王  
舜迫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更始滅莽校尉公賓得之獻  
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劉盆子為其所有盆子奉璽降  
於光武至董卓等作亂掌者投於井中孫堅征卓得之  
袁術奪之於堅妻術死荆州刺史徐璆聞獻帝為曹操  
迎在許昌以獻之帝遜位以歸魏魏歸晉至懷帝遇害  
璽歸劉聰傳曜因入石勒及石虎滅冉閔為其將軍蔣  
幹所得以送晉征西將軍謝尚晉始復有此璽隋滅陳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木

扶荔山房

得之隋亡蕭后攜入突厥至唐貞觀四年后奉璽歸唐  
後朱溫篡唐入溫莊宗滅溫入後唐傳至明宗子從珂  
石氏入篡珂自焚璽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  
得之以獻至徽宗為金所虜寶璽俱去此璽在焉今出  
者是也楊桓之說如此後順帝出亡璽歸沙漠宣德景  
泰天順三朝虜酋挾以自誇稱欲進獻者俱祖此說今  
儒生輩皆尊信其言以為秦寶未入中國乃聖朝缺事  
而實不然宋李心傳云曹魏刻璽如秦之文但秦讀自  
右魏讀自左秦璽已不在魏矣晉人自刻璽曰受命於  
天皇帝壽昌永嘉之亂沒劉石而仍歸江南晉璽也

晉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璽求援於魏侯景北齊辛術得之以獻高氏傳至隋皆以誤爲秦物而實慕容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於關中歷宋齊梁陳而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後晉開運之亂沒於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倣唐太宗舊文爲之此石晉璽也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物亡已久矣據心傳考證其詳核勝楊桓遠甚則今北虜所寶者正不知何代所作五代會要又曰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鑿匿之投於樓霞寺井中僧承行又匿之至陳永定二年承弟子始以璽上不云入

野獲編補遺卷四

七 扶荔山房

於高齊也又云隋江東之禍爲字文化及得之化及敗歸竇建德及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獻於唐不云隋蕭后以攜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間內難竇爲火灼文字訛缺清泰之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然則秦璽之灰正在此時後來宋元符元年咸陽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時既以爲趙璧則卞和所寶蘭相如所奪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藍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書之王孫壽刻之制如魚龍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但不明著其文云何而晉書直云始皇刻藍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名曰傳國

璽是秦自有兩璽其文本不同至晉謝尚所得正與藍田玉璽文同但其文非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故李心傳斷以爲晉刻而當時說者又云其文龍飛鳳翥不足擬其勢爲摹印之祖則又似真秦制非典午時所辨矣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毀鄴中五級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按此則秦璽又入元魏而鄴爲曹魏舊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塚故智李心傳所云秦璽不在魏又屬臆說且并晉書所紀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璽上刻螭形其旁無所謂魏受漢璽字其非秦璽明甚楊桓

野獲編補遺卷四

八 扶荔山房

何所據而定以爲傳國璽耶且當時考訂更屬可笑楊桓所辨既書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於卽位之日矣而楊桓傳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何耶况秦璽爲漢元后所擲已缺一角今相傳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後世得璽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塗耳目耶通鑑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寶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與倣刻唐太宗受命寶不同則開運間獻於契丹者果屬何璽耶今但就近世驗之後唐莊宗得魏州僧傳真所獻傳國寶遂卽大位不三年而死於亂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卽位天

下遂亂元世祖亦卽以得璽之年列於大都矣卽阿魯  
台也先輩攘竊紛紛不旋踵著僂設使真爲越璧亦非  
嘉瑞宜聖明之無取也○漢元后之擲璽也已目爲亡  
國不祥之物矣逮後沒於劉石北人珍之至稱東晉諸  
帝爲白版天子及永和間得璽於後趙始以正統歸之  
而晉人以璽至建康百僚畢賀其重又如此至若郗恢  
所得西燕之璽傳之蕭梁爲侯景侍中趙思齊與郭元  
建因攜入北獻於齊文宣歷宇文入隋文帝命爲傳國  
璽又改名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璽然謂秦寶爲後  
出且來自亡陳仍以北朝所傳爲第一而秦璽次之隋

野獲編補遺卷四

九 扶荔山房

亡寶建德妻以二璽俱獻長安至唐末業已亡失迨宋  
哲宗受段義之獻遂改紹聖之三年爲元符以昭神貺  
蔡京請以五月朔受寶其禮一同大朝會命名曰受命  
寶其時何等張皇至徽宗大觀元年又得美玉用舊印  
文摹刻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尊之曰神寶而  
元符受命之寶遂斥不用其輕之又如此至高宗南遷  
又自作受命寶其文一如秦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爲十一寶中之第二至北軍入臨安宋遣賈餘慶等奉  
傳國璽納降於伯顏伯顏卽遣龔加馳獻於世祖則於  
得所收與阿魯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時物也

楊桓所考首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秦璽本文傳至  
石勒冉閔仍歸之晉正與拾得所藏胎合其說似矣然  
當時冉閔太子智獻晉求救都督載施馳先入者其文  
乃爲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太元間郗恢再得於西燕  
者無異然與桓所稱秦璽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強合之  
一其說之矛盾背馳乃至於此因思東晉穆帝與孝武  
兩朝所收北方二璽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後劉裕入關  
上之晉恭帝者始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李心傳  
但知駁晉三次得璽之非真而謬云郗恢所獻文如秦  
璽又失紀魏太武鄴下塔中之物俱不免呈漏然終不

野獲編補遺卷四

十 扶荔山房

謂哲宗所受爲真若楊桓曲諱後唐潞王焚璽之事遂  
直以宋元符所獻者當之傳會以實其事以故亡元遺  
種猶得珍爲異寶誇示中國耳然其誤又不始此也後  
趙石虎克上邽時旣得劉曜傳國璽送之石勒矣至石  
虎僭稱天王又得璽於韓強其文如秦初刻則石氏已  
自有兩璽前燕慕容儁之滅冉閔也其璽已進之江南  
矣而儁又自謂獲傳國璽爲閔后董氏所獻封之爲奉  
璽君因僭卽帝位改元曰元璽是時鮮卑與中國又各  
據一璽爲重及後秦姚萇之擒苻堅索其傳國璽堅怒  
叱之以璽送晉爲言則燕晉之外又有一璽矣北齊天

保三年得璽於辛術以爲卽永利間冉智歸之晉者然其文爲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與晉書所辨文相去蓋高氏習聞劉石得於永嘉者眞爲秦物以此璽屬之其誤何待言此後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稱得璽然所寶用者果爲謝尙所上耶劉裕入關所得耶高齊所受於侯景耶魏太武所剖於佛像耶總不可得而知至後唐莊宗時魏州僧獻璽自云其師得於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時至是已四十年則後來光啟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負之以從及唐禪梁命楊涉奉以入汴朱温末年付朱友文妻及朱友貞將汴鄭珪請懷以詐降唐軍者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十一

扶荔山房

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傳國璽也若楊桓所言宋哲宗時段義獻之朝者爲金虜去元時始出其說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離不敗遼主於應州因得傳國璽以獻此時金宋兩邦方睦尙未交兵也又史稱金哀宗走蔡州宋會元兵入城自焚與傳國璽同燼則遼宋破敗時各失傳國璽而金亡又并璽一炬爲眞爲僞漫無證佐况御覽又云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其文又與秦兩璽不同今世傳宋薛尙功舊本璽文尙有三種卽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爲秦物况蒜酪胡奴可責以博古耶○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碩德

趙思齊一作思賢戴施一作戴僧施楊桓所云王恭校尉乃姓公賓名就今但云公賓亦誤况公賓就得璽以與王獻憲自收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始送璽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賓就自獻也事詳御覽○遼興宗重熙七年試進士賦以有傳國寶者爲正統八字爲題其寶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寶於桑乾河因以失國得非識耶

印章

古來印章俱用銅王者璽用玉次則王侯用金漢人私印間亦有玉今多傳世價頗不賈唐人自名與字之外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十一

扶荔山房

始有堂堂私記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銅耳銀印自魏晉間光祿大夫有銀青金紫之異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璽外凡國寶及親王或賜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銀印其私印用牙始於宋時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爲文房之玩温栗雅潤遂冠千古

諸諱

兵法用烟

宋相江應昌侍郎經略朝鮮命將士積草發烟以禦倭奴衆謂此等兵法古不經見馮開之先生云此法不載六韜三略僅於孟子見之坐客駭問汝馮徐曰首篇



有之矣不日齊人伐句燕勝之乎一坐絕倒

噴部

大臣異服

馬尾裙者不知所起獨盛行於成化年間云來自朝鮮  
因其始閣臣萬安服之既而六卿張悅輩俱效之獨禮  
部尚書周洪謨至重服二腰尤為怪事萬眉州亦何足  
責如洪謨素以理學自命哆口談天下大事服之不衷  
下僚且不可況司風化重寄何以示四方雖遭彈射直  
至宏治初元始去位亦覲顏甚矣似此服妖與雉頭裘  
集翠裘何異今中國已絕無之向在都見高麗陪臣出  
野獲編補遺卷四 圭 扶荔山房

館袍帶之下摺四張蓬然可笑意其何服此裙耶

侮人自侮

吳中人士好為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  
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為寫僧應聲曰即秀才秀  
字掉轉尾去士為屈服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  
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  
勤當買一綠絹為汝製幘髮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  
但得主翁所戴做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  
之謗竟慚慙不能對

釋道

道家兩府

宋道君崇道教至有道家兩府之目謂其尊貴如中書  
省樞密院也然林靈素署銜不過曰大中大夫沖和殿  
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  
壽宮簡轄提舉通真宮其官稱本與朝士異而侍宸  
視待制亦正四品而已至陶仲文於真人之外加至少  
師兼少傅少保並拜三孤帶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則文  
武極品矣林靈素尚守本教不畜妻子仲文之子既比  
執政受京堂蔭矣至仇鸞死後敗僂仲文亦以元功蔭  
次子世昌為國子生其義何居○陶仲文先拜真人即  
野獲編補遺卷四 南 扶荔山房

道官封爵

太祖既封張正常為大真人掌天下道教矣其子字初  
又襲職封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仁宗  
封劉淵然為沖虛至道元妙無為光範演教莊靖普濟  
長春大真人而弇州異典誤以為宣德間事又封道士  
沈道寧為混元純一沖虛湛寂清淨無為承宣布澤助  
國佑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三品宣德元年從禮部尚  
書胡濙請進封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崇虛守

淨洞元真人張宇清爲大真人領天下道教蓋宇清以劉淵然已爲大真人意欲與之並上不得已勉從之且示訓於其號中至三年又賜張懋承爲正一嗣教崇修至道演法真人周思得爲履和養素高士蓋道教之崇仁宣二廟已然世宗朝之邵元節陶仲文已權輿於此矣

番僧封爵

永樂三年賜尙師哈立麻法王佛號十年又賜其徒尙師毘澤思巴法王佛號弁州紀之異典矣而不知宣宗亦崇佛教也宣德九年六月遣禮部尙書胡濙同成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公朱勇持節封釋迦巴失爲萬行妙明真如上乘清淨般若宏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蓋又不待成化年間之尙師劄巴堅參與頌古竺輩矣且宗伯掌文學而下行誓御之役其品安在哉

真君進爵

成化二十二年進封二徐真君爲金玉二關上帝上帝命少傅大學士萬安往靈濟宮致祭太常寺謂祭舊用素饌今旣封帝宜改用牲上命惟朕誕辰用太牢餘如舊至宏治十八年冬至遣大學士李東陽祭靈濟宮少師

劉健等言二徐之廟建於石晉時二人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不當使輔臣往祭時武宗初卽位乃改命太常寺官若劉晦菴者可以言禮矣彼萬文康者其柔佞倍於胡忠安以預遣爲幸要之釋道二家均不足煩閣部大臣也○按永樂十五年加封徐知證徐知諤二真君曰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溥濟清微洞元冲虛妙感慈惠護國庇民崇福洪恩真君九天王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溥濟高明宏靜冲湛妙應仁惠護國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凡三十四字至加上帝號則僅十八字尙雖崇而微稱減矣宏治初年追寢帝號仍稱真君

野獲編補遺

卷四

六

扶荔山房

廢佛氏

除佛之禁莫酷於元魏太武帝時用崔浩言盡誅沙門焚毀經像下令人間不出沙門者門誅浩至以妻所誦經投廁中不三年而浩受誅至夷三族其得禍亦最酷次則唐武宗會昌中用李德裕議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人不一而足德裕貶朱崖以死次則周顯德中毀天下寺院三萬三百有奇僧四萬二千尼萬八千而江浙湖廣吳越并晉不與焉并毀佛銅像鑄錢又次則宋宣和中除佛教改佛爲大覺金仙佛寺爲神霄宮僧加冠簪爲德士其事皆微

宗獨斷法師永道一疏歷陳往事以諫不免刺配而  
京附會將順又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媒進又欲合方  
士王仔昔着黑幘頭鐵簡以取燕山然與林靈素為深  
仇其罪差輕故周世宗出師幽州疽發於胸旋軍而殂  
道君北遷終殞沙漠而蔡京僅貶死潭州蓋大禍獨萃  
於兩主焉本朝嘉靖十五年上既勅廢禁中大善佛殿  
建太后宮矣禮部尚書夏言以殿中有佛像及佛骨佛  
頭佛牙等乃建議請勅有司俱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  
惑上曰今雖埋之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永除  
之於是言復議投之火上從之凡毀金銀佛像一百六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劄巴堅參

據憲宗史劄巴堅參外同時封者有劄實巴為清修正  
覺妙慈普濟護國演教灌頂宏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鎮  
南堅參為靜修宏善國師端竹巴失為淨慈普濟國師  
俱賜詰命西僧以秘密教得奉服食器用擬於王者出  
入乘金輿與衛士以金吾仗前導遠官莫不避路召入  
大內誦經呪散花米贊吉祥日給大官酒饌牲餼者再

錦衣玉食者幾千人中貴跪拜俱坐受法王等號有增  
至數十字者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撲兒法也元順帝以  
此寵信淫禿致亂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聖主  
然元時所封以西天佛子為貴極今以為第二等號所  
稱法王者直呼曰佛即於彼教亦僭紊極矣幸逃顯戮  
至孝宗而仍還京師豈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譯為大喜  
樂耶

二徐真君之始

今都城靈濟宮二徐真君故五代徐温子知證知諤初  
祀於福建之會城名洪恩靈濟宮我成祖永樂十五年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聖躬不豫或云神靈異旋禱之而效又云夢授靈藥因  
並封為金闕玉闕真人立廟京師賜額如闕中次年加  
封真君正統初又加為崇福隆福真君至成化二十二  
年加伯號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  
上帝號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宏淨上  
帝先已有四時皮弁冠大紅雲龍服至是又加平天冠  
明黃羅紵衣神父亦加高上神王慈悲聖帝其袍在京  
四時更換焚化不必言且每遣內官入闕資送如京師  
至宏治元年禮部尚書倪岳疏正祀典廢諸淫祀他神  
俱已得旨惟二真人僅革帝號及冠袍而福建冠服仍

六年一次差官不盡革也成化末年濫典俱李改省鄒常恩輩爲之倪青溪毅然奏革孝宗斷然力行足光新政但福建之祀謂二徐提兵平福建閩人德之圖像以祀至宋而賜今額按徐氏專政時全閩尙爲王延鈞所據至王曦遇弒延政亂國南唐遣查文徽邊錡等入門取其地尋爲留從效所據而福州入於吳越錢氏是時李昇篡位已沒其子璟嗣位二徐足跡何由涉閩境也則不但本朝祀典爲不經并宋時君臣於近代事亦殊憤憤

薩王二真君之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七

扶荔山房

國朝永樂間杭州道士周思得居京師以王靈官法降體附神所謂靈官者爲玉樞火府天將在宋徽宗時先從天師張繼先及林靈素等傳道法又從師蜀人薩真君諱堅者學符術因請於上建天將廟於禁城之西宣德間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真人爲崇恩真君王靈官爲隆恩真君成化年間改觀曰官又加顯靈二字每年四李遞換袍服焚化如靈濟官而珠玉錦繡歲費至數萬焉據元人雜劇有薩真人夜看碧桃花者蓋祖此至王靈官今神廟俱有之若武當山則處處皆是如釋氏之伽藍不知何以獨顯於都城乃爾此二官者俱在京師

兌隅雄麗軒敞不下宮掖而他正神列在祀典者願寂寂無聞豈神之廟食亦有數歟

張天師之始

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於漢光武十年居吳之天目山以符水治病靈帝永壽元年白日上昇年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輔元二字大觀二年冊號正一清應真君子孫相傳以至於今東晉王曠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後魏寇謙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立授籙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七

扶荔山房

院及上清觀蓋其時崇奉天書故有天師之稱胡元至元十三年始命張氏三十六代道士張宗演爲輔漢天師演道靈應沖和真人遂真拜天師至於今俚俗相傳猶循此稱本朝洪武元年八月始革教主天師之號封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秩二品隆慶中降爲提點六品至今上丁丑仍復真人其中有故一時言官不能救正然每子孫赴吏部承襲時必青衣小帽進驗封司門報道士進來叩頭司官坐受至襲號見部始加禮貌○洪邁云徽宗政和間張氏三十代孫虛靜天師治同州白蛇事故異至宣和二

年又治蔡京孫媳被魅更為靈怪後知汴京將亂潛歸鄉尸解去復隱峨眉山蜀人時見之虛靜平生不娶遂無嗣以族紹其後蓋其嫡派自北宋已絕宜其法之無傳也

真人張元吉

天順元年正一嗣教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妙契元機宏悟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元吉進封為沖虛守素紹祖崇法安恬快樂清淨元同大真人妻胡氏封志和履善沖靜元君賜以誥命至天順八年憲宗即位又疏請加封號且請改母封為太夫人并乞加六字為號吏部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仙房

執奏云無故事上曲從之改封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宏化妙應大真人其母加慈和端惠貞淑太元君獨不封太夫人耳至成化五年元吉殺人事發其死者皆下私獄幽暗慘酷或縊之或囊沙壓之或縛投深淵凡殺四十餘人至有一家三人者其他僭用器物擅易制書強奪良人婦女詐取平人財物不可計數上命械至京庭鞠之具服刑部擬凌遲處死流其妻子黨與絕其蔭封仍籍其族而徭役之上命監候待誅刑科都給事中毛宏等執奏云元吉於十惡之內于犯數條萬一死於獄中全其首領無以泄神人之憤乞即押赴市誅之

上命仍監候未幾赦元吉杖一百戍甘肅衛又以母老乞恩復命還家竟死牖下其子元慶仍得嗣為真人又傳至嗣孫張永緒荒淫不檢死無嫡子為吏部主事郭諫臣所奏不當復襲江西守臣又言張無功於世有害於民宜永裁革禮部覆奏請革封號以裔孫張國祥為上清觀提點改鑄提點印上從之其後復襲真人即以國祥嗣爵其人時時入朝京師頻留主齋醮與其子為狎邪之遊各買樂婦為姬妾至今遨遊諸貴戚間飲博諧諠之外他無所解

神仙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仙房

神名誤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余竊以為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備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畧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成質首仇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駕名於關侯坊曲娼女初薦枕於人必與其艾豸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證知誥余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踰制何又可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雜祥

黃衣入歌

洪武五年中書右丞王溥奉命督工取材於建昌至蛇  
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岌堯赤  
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  
聲如鐘歌訖不見溥遣人來言上以事涉妖妄不之信  
細按其語龍蟠虎踞本金陵舊語赤帝爲漢而漢高祖  
以乙未稱漢王我太祖亦以乙未渡江建元帥府用李  
善長汪廣洋等爲僚屬與蕭曹正同六朝之祚訖於陳  
後主貞明之乙酉自此金陵不復爲正統都城至太祖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始定鼎恰七百八十年比文皇靖難師入則距陳亡時  
八百十三年正所云八百終而王氣復者文皇卽位已  
決都燕之計重華紹唐正合二祖堯舜相傳故事蓋於  
兩朝開緒靡弗合者意黃衣者固卽周顛仙張三丰之  
前茅而陳希夷邵堯夫劉秉忠輩之後身也因閱史僭  
爲解之

宮殿被災

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初八日庚子三殿災正統十  
四年己巳夏六月南京宮殿災宏治十一年戊午冬十  
月兩官災正德九年甲戌正月乾清官災嘉靖二十年

辛丑夏四月辛酉九廟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四月十

三日丙申奉天門并三殿午門災嘉靖四十年辛酉十

一月萬壽宮災萬曆二十四年丙申三月九丙子南

宮災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六月十四日戊寅三殿災其

年月支干俱已酉午戌及丙丁戊辛說者以爲此天道

實爲之竊不敢謂然今按宮殿被災惟世宗丁巳與今

上丙申丁酉尤爲酷烈前殿正殿雖燬而外門尚存若

非大慶及朔望升殿尙可御門行常朝之禮今禁廷一

望俱爲瓦礫之場殊非盛朝景象然世廟與今上正值

倦勤靜攝之時警蹕傳呼久已絕響雖天心示儆或者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五

扶荔山房

聖主心固與天通耶今一切大禮俱改行於文華殿偏  
窄淺隘大損觀瞻憶嘉靖丁巳之災至壬戌年已落成  
相去僅五十六年今礦稅流毒遍滿區宇動以三殿兩宮  
大工爲辭且云停止有日正不知告竣何日也

清明日天變

成化六年庚寅二月二十八日爲清明節節後三日辰  
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  
暮夜室中非燈燭不能辨直至午未間始開明後至隆  
慶元年丁卯二月十八日清明節是日驟寒如窮冬至  
晚大風雪京師城內九門凡凍死者一百七十餘人崇  
文門下肩輿中婦人并所抱孩子俱僵死并輿夫二人

亦仆俄亦僵踞不復活去成化凡九十八年暮春有此異事不知徵驗何屬

聖主徵應

孝宗初在東宮以萬貴妃相晚日在危疑值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忽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又震五日丑時又震三十四日又各震一次十九日震二次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此青宮不安之象憲宗大悟立命選婚儲位從此益安至宏治十八年春朝鐘新成其鈕忽絕奉天門寶座之石忽自裂至五月初九日上已大漸忽黃霧四塞加以大風咫尺不辨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婦人髭

午後上遂升遐蓋龍潛之年與鼎湖之年山岳金石以至風霧各著靈異如此宜其列聖中第一聖也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寸餘見之即報郡陽郡婦人美髭人呼為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領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為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髯以合其眾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陳耳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為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妬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武陽侯樊市人不能為人元魏仇各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閣隋大將軍楊約之為虜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煥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

清倪文毅 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 夢得俱云隱宮無嗣

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賜官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晚李文

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官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蟒玉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慙自去舉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專功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宦官梁師成自託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燻事府刑為邸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績竟與司馬遷無異却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

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為順帝所關後  
官至樞密院使大費用事此夷虜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牡猴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  
所信近日有傳其偽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之雄黑猿  
多有化為雌者余怪笑謂郎老儒為人所約及見嘉靖  
間吳興王濟者曰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  
黑老則轉為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為牝與黑而牡者  
交輒孕此王在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凡為猿者皆然  
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為白但既白之後為牡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為牝遂不得而知矣然則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  
宙非目覩者斷不可臆斷○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  
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孽尾如恒獸古語蓋難盡信

並蒂瓜

史云洪武五年句容民獻二瓜俱同蒂禮部尙書陶凱  
奏曰句容上祖鄉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上曰草木之瑞  
如嘉禾並穗連理合歡兩歧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以歸  
德於朕朕不德不敢當且草木之祥亦惟其土之人應  
之於朕何預但賜其民錢一千二百而已史不著其民  
姓名按其民為張觀產瓜未幾兄弟坐事并斬於市大

祖之卓識不必言更似有先知之否焉意者同蒂即  
戮之象歟近日民間池塘開並頭蓮者俱非吉徵如嘉

靖九年楊石淙相公家并丁卯橋及他莊三處開蓮俱  
作並頭人以為名還吉兆秋八月楊以疽背卒且子所  
見開並蒂蓮家其人多夭亡不特楊也又頃甲辰歲湖  
廣撫臺署中池內有蓮一莖開七花楚中士人盛為詩  
歌美之是年撫臣趙寧宇遷尙書人以為瑞蓮休徵至  
閏九月有宗室之變趙殞于非命去蓮瑞亦僅數月耳  
○嘉靖十年曲周縣產瓜並蒂者二瓜中更生枝者一  
縣丞侯廷訓繪圖以獻上奇之以示禮部以為本支繁

野獲編補遺

卷四

三

扶荔山房

衍之兆上親獻內殿時前星尙未耀也踰年而生哀冲  
太子然彌月後即薨安見其瑞耶

致大鳥

後漢楊震以忤嬖倖死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此忠直所致至震孫奇為侍中靈帝問曰朕何如桓帝  
奇對以陛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曰真楊震  
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此不過忿極之言乃於楊斛  
山驗之斛山名爵嘉靖間為御史時方以言為諱爵獨  
抗疏指上過舉語甚切直下獄拷掠無完膚瀕死者數  
次救爵者周天佐至不勝楚毒死爵銅獄久忽遇赦放



還抵家甫一夕復捕至仍錮之前後在錦衣獄七年始赦歸未幾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殆將死乃自為墓誌果卒爵為陝西之富平人豈關西苗裔耶何其亦致大為也漢靈之為靈其言乃驗於千載後亦異矣隆慶初贈光祿少卿人尚以未得諡為歉近已諡忠介矣

鬼怪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有崇也遷寓不數月妖魔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投瓦石崙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假南還此房為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臺以餽吏部侍郎徐檢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隣至是拓為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為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為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土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蟻則亟掩

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為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燃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幣京中徃徃有之

土司

人化異類

隆慶間雲南隴川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為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云百夷家畜一撥斯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為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人中有號為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為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為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為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於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蠍射人影之類歟至於拜塚吞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棘夷以音相近訛稱○又河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斯○菽園稗記

云北方老嫗八九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  
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  
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  
非種族矣

### 夷兵

土司兵最不宜調其擾中國甚於胡虜嘉靖間倭警調  
陽麻兵調瓦氏狼兵俱貽害東南最慘而終不得其用  
頃救朝鮮又赦播州楊應龍之罪調其兵五千半途不  
用遣歸以此恨望再叛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之亂亦  
調永順保靖兩宣慰兵協剿一路聚劫人不能堪流賊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 土司文職

本朝設土司除知府知州知縣俱文職其品秩一如流  
官此外夷官則有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蠻夷  
長官司俱爲文官屬吏部文選司除授是宜竟爲左列  
矣然查會典則又不然戶部所開州縣凡宣慰司三僅  
四川之播州屬焉四川宣撫司三一屬戶部二屬兵部  
長官十六司屬戶廿九司又屬兵何也至雲南之宣慰  
司凡七俱在徼外卽朝貢亦不盡如期而亦載之戶部

版圖中抑異矣至若湖廣一省則永順保靖二宣慰以  
至四宣撫九安撫及諸長官司又俱隸兵部無一入戶  
曹者而貴州宣慰一司則又屬戶部矣似此職掌分裂  
當以守土受軍民者與掌兵不同耶但自宣慰而下既  
爲文臣何以俱屬都司鈐轄又如雲南之瀾滄軍民指  
揮使司乃武官也何以又統浪滄州文官耶此皆官制  
之紊當議者且宣慰司雖從三品文職終是夷人嘉靖  
末年以獻大木功加永順致仕宣慰彭明輔爲都指揮  
使則文而以武優之是矣其子彭翼南先以倭功加右  
參政至是又加雲南右布政使遂躋藩臣極品若正德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 緬甸盛衰始末

緬甸古朱波地漢謂之揮國和帝永元中其王獻新樂  
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或云卽大秦國  
也唐謂之驃國貞元中亦來朝獻宋謂之緬國元世祖  
征服之大德中封爲緬國王其地有江頭太公馬來安  
正國蒲甘所謂緬中五城也地在騰衝西南千餘里其  
夷柔而詐屋廬象馬舟楫之類俱備又製緬鈴爲媚藥  
中第一種其最上者值至數百金中國珍爲異寶男子

善浮水縮於頂以青白布纏之婦之髮縮於後不施脂粉專事佛有大事則抱佛說誓或詣僧決之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書之次用貝葉謂之緬書西南諸夷文契皆用之其國最為廣大本朝洪武間遣使往諭尚稱爲緬國二十九年始內附入貢永樂元年緬甸頭目那羅塔遣使即尋蹇來朝貢方物以木邦孟養阻遏貢道爲辭上優詔答之爲開立緬甸宣慰司以羅塔爲宣慰使未幾羅塔加兵孟養殺其宣慰刀木旦事聞上嚴諭之始以地歸孟養五年又違父遺命奪其弟馬者速所轄地其弟來訴上又鐫戒令還弟資產不聽既而木邦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宣慰罕賓法代孟養報仇破緬城寨二十餘處獲其象馬諸物以獻上受之時永樂十一年也其後入貢屢愆期朝廷亦不深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所殺至宣德五年緬甸宣慰莽得刺貢方物蓋斯加子也自是始以莽爲姓宣德八年莽得刺欲殺東倘長官其子入奏得刺又奏木邦宣慰罕門法入境朝廷兩解之正統元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孟養及緬甸欲盡有其地雲南總兵沐晟奏之上命計議撫捕蓋麓川之征張本於此矣正統三年大征麓川命土官協剿至七年任發大敗走過金沙江緬甸宣慰男卜刺浪馬哈省速刺

以兵夾攻任發走入緬爲莽得刺所得囚之阿瓦城奏請并其子思機法械送仍要中國分以麓川故地雲南屢檄往取未發至十年十二月以兵臨之以地賂之始以任發副千戶王政殺之函首入獻尋機法又叛景泰二年緬人入麓川又執思機法以去至五年三月獻俘於朝自是麓川與緬世爲血仇成化中麓川有遺孽思陸發者思任少子也以兵入孟養據其地又取緬甸之聽蓋等城緬甸遂微弱不振宏治元年緬甸宣慰卜刺浪奏成化間蒙給金牌信符不戒於火乞并批文底簿及勘合給賜詔如其請進貢頭目奏此行路經孟養恐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爲思陸發所阻乞官兵護送上又許之至嘉靖五年孟養夷酋思倫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無算遂與木邦會罕列瓜分其地詔遣永昌府知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紀歲竟爲孟養及孟密土酋思真所殺其幼子名瑞體者本名噠喇避思倫難奔洞吾且二十餘年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部署衆夷絕其道路二夷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復盛瑞體已并有古喇因以兵脅服鄰國至嘉靖三十年遂入孟養八百老撾於是緬勢益張即木邦先以征緬功受賞構怨非一日至是亦臣服於緬反爲嚮導以

窺中國矣至嘉靖三十九年而孟密會思真與其子思漢相繼死嫡庶爭立境內大亂嗟喇爲報父仇乃納思漢之次子思琢爲婿遣孟密教以篡國奪其兄思宋印因假道以攻孟養迤西諸夷必盡復世仇而後已會所遣將卓吉爲乃頭目別混所殺瑞體大怒自將征之生擒別混父子於是威振諸夷隴川千崖南甸三土司亦聽其役屬矣隆慶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殺其主多士寧投緬至萬歷四年緬遂大舉入寇攻迤西至雲南副使羅汝芳拒却之至七年緬兵破迤西據有其地至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千崖宣撫司執土婦罕氏以去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未幾緬酋莽瑞體病死體生時值大雪惟瑞屋上獨無夜居室燁燁有光及長沈鷲狡諂善用兵信賞必罰故子然亡命拓地萬里滇爲之傲既死子應襄嗣事尤險詐有謀畧瑞體展土開疆多賴其力十一年緬酋莽應襄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殺掠無算詔以劉綎爲游擊將軍鄧子龍爲參將會諸夷兵共擊大破之俘岳鳳至京寸磔之應襄遁去十五年緬酋應襄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金騰兵備李材擊破之復二城時劉綎鄧子龍功居多至十八年緬入孟養二十年緬入蠻莫鄧子龍擊鄧二十年緬又入蠻莫

破等練城與投緬叛夷猛卯多俺諸酋首分道入寇巡撫陳用賓廣南知府潘文昌議於騰衝築關城凡八以防緬深入二十一年始擒其將多俺斬之用賓復檄屬國暹羅同攻緬暹羅陽諾之然畏緬不敢加兵也二十三年應襄託孟璉孟良二土司僞請納款朝議許之比差官賚銀幣以往既至境託詞不受其侮慢不恭至此至二十七年緬攻孟養三十年緬又攻蠻莫土官思政敗奔內地緬以重兵入滇索之撫臣大懼斬思政首昇之緬乃益驕三十一年緬酋雍罕始遣使款貢雍罕蓋應襄子三十四年緬酋阿瓦攻圍木邦宜慰司我軍不能救遂失之因是五宜慰司復盡爲緬所陷而廟堂置不問矣此後緬地轉大幾埒天朝凡滇黔粵西諸邊裔謀亂者相率叛入其地以求援因得收漁人之利爲西南第一逋逃藪識者憂之按瑞體初年衆無一旅寄食異邦奮臂一呼修復舊業轉弱爲強蠶食殊鄰威行蠻服其材亦何下慕容垂趙元昊哉應襄少有父風出奇制勝益闢故封雲南自此虛耗矣此父子者雖聖朝之猘猢亦會豪之騏驎也雲南所統自府州縣外被聲教者凡有九宜慰司七宣撫司其底馬撒與大古刺靖安三慰久爲緬所奪滇中可以圖造者惟車里等五夷并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緬甸為六慰與南甸等三宣撫而已迨至今日三宣六慰盡入緬與圖中他時南中倘有徵發嚴急不可姑息不可蜀漢之張裔被縛送吳天寶之李宓全軍俱覆非前車耶迤西者蓋俗名實孟養宣慰司也世為刀姓正統間為麓川所侵奪訴於朝王驥因而三出師追思任走匿胡議以孟養故地賂緬人緬始以思任獻既而思陸復取孟養土私據之於是孟養宣慰司不復在屬國之列矣宏治初例繳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忘舊事亦誤給孟養於是思氏遂自立為會長屢請復稱宣慰朝廷不許然與緬為世仇自緬再盛無歲不攻之亦互有勝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六慰

雲南徼外土官以永樂二年給銅鑄信符又給勘合如外國蓋例外得之者僅六宣慰司曰車里曰木邦曰緬甸曰麓川平緬曰八百大甸曰老撾視他宣慰加重初

四夷通譯館譯外國惟緬甸亦設數名其後八百亦如之蓋二司於六慰中又加重焉凡宣慰差人俱稱頭目惟木邦及緬甸凡有陶孟及招綱等名孟養司又有招入俱夷稱本朝亦因其俗不以華音蓋正館中譯字官於是失職矣

大古喇

大古喇亦稱宣慰不在六慰中與底馬撒最先為緬甸所得其先世不知所起亦不知何姓按今禁中諸香極重古喇水為真龍涎之亞其價超蘇合油薔薇露加倍即其國所產耶又歐陽永叔歸田錄云西南夷法錦有

野獲編補遺卷四

扶荔山房

驚至中國者其上織梅聖俞春雪詩真寶玩也其地即古喇亦名古刺錦殆謂是歟自嘉靖中葉見吞於緬久不入貢矣薔薇露夷言為阿刺吉今中國人能偽為之然其芬酸減真者遠矣永樂四年大古刺土酋發的浪那入貢立宣慰司又立小古刺為長官司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使司署司事妹婿跌倒怕莽入貢此後不復再見

老撾之始

老撾者俗呼撾家亦六慰之一本古越裳氏之國自周後不復通中華至本朝永樂初年始備方物入貢因為

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地在雲南徼外去八百媳婦  
尚二千餘里爲六慰盡處稱中國皇帝爲天旺蓋天王  
之訛也其俗自來無姓竊意姬公何等聲教越裳已列  
王會何獨吝錫氏耶其酋居高樓見人不下卽天朝使  
客至彼亦然又酋長每代止生一子襲爵絕不生女亦  
無支子此土司之極怪者至萬歷二十六年遣使人貢  
且請給新印上允其奏重鑄老撾軍民宣慰司印賜之  
近聞亦入於緬矣宣德十年老撾宣慰司遣使刀攬掌  
入貢景泰元年宣慰刀線歹死其子板雅蘭掌者襲職  
宏治十二年老撾土舍招攬章遣使人貢并請金牌信  
符嘉靖九年老撾宣慰招攬章上疏言安南事狀嘉靖  
四十四年老撾宣慰怕雅簡章獻馴象然終不曉其何  
姓

### 老撾反覆

永樂二年八月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人護送安  
南王孫陳天平來朝訴胡季犛胡奎父子篡逆之罪請  
上弔伐上命納而廩之未幾安南使至上出天平示之  
使者識其故王孫皆下拜感泣則老撾實能於交趾與  
滅繼絕其加意鄰邦甚厚及天平歸國胡奎兵殺之上  
大怒與師南征邊臣又奏老撾刀線歹與安南交通上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勅責讓何也及交趾黎利第三次反逆時爲宣德二

年南征大帥安遠侯柳升卒於軍保定侯梁銘戰死王  
帥大勦黎利又上表請降云陳氏有陳暲者爲故主陳  
日燿三世嫡孫竄身老撾者二十年欲立之以事中國  
上許之命罷兵則老撾又再造安南人也陳暲既立已  
入貢奉矣宣德三年四月雲南總兵沐晟復奏刀線歹  
協助交趾罪不可容上命不必深究又閱月而黎利以  
本年正月陳暲病死上告矣上以師老兵疲遂廢交趾  
布政司以黎利權署國事然則老撾反覆狡猾始終與  
胡氏黎氏朋比以侮天朝與夷酋中之窮奇槁札也朝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扶荔山房

### 夷酋三公

夷酋得王號者如瓦刺之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  
安樂王禿孛羅至近日北虜順義王俺答之屬皆以穹  
秩羈縻之耳若忠勇王金忠直以胡人仕於朝得授王  
爵最爲異典然自永樂至洪熙始拜太子太保蓋官秩  
之不輕畀如此惟永樂十一年封薩爾夷酋阿魯台爲

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和寧王則直拜三公且勳階與在朝文武同號最為殊寵又賜以誥命金印金盃鞍馬文綺絳錦又封其母為和寧太夫人妻為和寧王夫人俱有賜誥是時文皇方將討天刺故褒賞以攜其交至永樂二十年魯台遂叛是以文皇三大征之後宣德間為天刺所殺蓋負上恩寵敢逞螳臂卒致屠滅而金忠宣貴考終一如勳舊順逆之報不爽矣

土教官

土官以文職居任與流官同稱者自知府以下俱有之惟教職必用朝廷除授蓋以文學非守令比也惟宣德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星 扶荔山房

間有選貢李源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人入監宣撫蘇奏本司生員俱土獠朝家所授言語不通乞如雲南鶴慶府事例授源教職上允之命源為本司訓導蓋是時滇蜀皆有之然皆夷方也又江西泰和縣學儒生王積為本縣訓導則王文端直子也時文端正任禮部侍郎在丙閣亦宣德年事則異甚矣又土官之設惟雲貴川湖及廣西而廣東瓊州府亦間有撫黎之土縣佐若內地則絕無惟江西贛州府安遠縣信豐縣會昌縣內四巡司各置流官一員土副巡檢一員以土人李梅五等為之亦宣德間事從巡撫侍郎趙新之言也又成宏間贛

州之龍南縣又設土官主簿一員則不憶何年間容再考○成化間廣東瓊州府感恩縣有土官知縣姜鑑又永樂三年秋七月刑部都給事中楊宏升陝西左布政使宏西安人疏辭不允則土人任本處藩伯其後以兵事拜督撫隸本土者蓋不可勝紀矣

土官承襲

武官襲替例有皆為憑其紀載生時鄰佑及收生婦人甚詳蓋防異姓假冒及乞養之濶也近世作偽者多憑空捏造苟得金錢兵部武選司吏胥概為准行誰許奸弊可恨然仗此為隄防稍杜爭競至於土官則全憑宗

野獲編補遺 卷四

星 扶荔山房

支一圖為據今惟雲南布政司貯有各土司宗系以故襲替最便而貴州廣西諸土官竟自以所藏譜牒上請以致彼此紛爭累年不決稱兵構難而不肯監司又借以收漁人之利此最大弊事

外國

華人夷官

弁州紀琉球國相程復以饒州人為琉球相四十年至年八十乞致仕歸故鄉許之命以相國兼長史賜四品服以為奇事然正統元年更有瓜哇國入貢使臣名財富八致滿榮者自稱暹建龍溪縣人姓洪名茂仔取魚

爲業被倭虜去逃至瓜哇爲改今名遣充使進方物今  
乞復業上命給口糧脚力送還其家正堪與程復作對  
時瓜哇同遣使臣名郭信其國王名揚惟西沙上賜特  
勅具海船遣回并以永樂間真騰等十一國貢使附之  
同行至正統三年瓜哇使臣亞烈馬用良通事良殷南  
文且奏臣等俱福建龍溪人因漁飄墮其國今殷欲與  
家屬同來者還鄉用良文且欲歸祭祖造祠堂仍還其  
國上命殷冠帶還鄉間住用良文且但許祭祖蓋援洪  
茂仔例也宏治十年又暹羅國通事奈羅自言爲福建  
清流縣人因渡海飄至其國今使回便道乞展墓歸國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山房

許之至正德間鄞人宋素卿爲日本國王婿更異矣。  
成化十三年暹羅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  
入貢其名美亞者汀州士人謝文彬也官拜岳坤卽中  
華學士

外夷誇誕

小說載仙居落成稱清寧幾千幾百幾十年此齊諧虞  
初之說與道經所云赤明開皇諸年號相類非實有其  
事宋世日本國僧來朝云其國一姓相傳已千餘年然  
亦未可信惟本朝宣德七年瓜哇國入貢其移文乃稱  
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號其果爲一姓與否亦

非詰問但如此誇誕近於戲侮當時典屬國者何以不  
拒回想慮失遠人之心耶

也先誇國寶

景帝四年北虜也先已弑其主自立至是遣使通書朝  
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未稱天  
元元年其紀號鄙俚不經甚矣書中言凡受天命已得  
其位盡有其土地人民及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  
好且致意於太上皇帝帝加禮宴賞答書卽稱爲瓦剌  
可汗時也先氣已驕盈敢爲嫚書幾同敵國然而不言  
獻璽也迨天順元年則也先已授首太師李來與阿哈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山房

刺知院以上復辟遣使來奏欲將寶璽來獻上諭之曰  
爾欲獻傳國寶此意可嘉但此寶已失真卽真亦秦始  
皇所造不祥之物我朝自有祖宗相傳之寶亦不用此  
其進與否任從爾便北虜自此心折此後不敢復言道  
璽矣然先朝已有之永樂八年上諭太師阿魯台曰爾  
言元氏子孫已絕瓦剌非有誠心歸附故不獻傳國寶  
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主天下豈有此寶如必以此爲寶  
則元氏當永保天位何至衰敗如此今脫忽歹等同特  
遣使偕行諭朕意時阿魯台方強盛故峻詞折之至宣  
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歡殺魯台得其玉璽遣使朝貢



入請獻之上報曰王克紹先志遣人進馬具見勤誠殺阿魯台尤見克復世仇欲獻玉璽亦悉王意然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永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留自用大哉王言與成英兩朝聖諭雖嚴婉不同皆千古卓見

奉使仗節

工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自洪武二十八年奉使西域留撒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永樂五年始遣使臣送還安等因言元帖木兒駙馬已死哈里嗣之仍帖木兒之孫上乃命發使往祭而賜哈里璽書銀幣安等僅以原官改禮科其賞比之蘇屬國更薄是時胡文穆黃文簡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山房

西楊東楊在政府蹇忠定為冢宰皆建文故臣豈愧見仗節之士故有意抑之耶。先是洪武二十七年撒馬兒罕遣使奉表貢馬二百疋其表中頌上聖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又云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中心豁然光明益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明光徹照之可知世事故表文云然上因而遣使答之但其國本古屬賓國與蒙古道里隔絕何以知彼國駙馬事且既向化歸誠又何以久留使臣史皆不言其故及觀周王孫睦傳為安傳乃云安奉使時會長諷安使降安叱之因留尋延凡十三年備嘗艱苦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并

獻名馬珠玉以謝歸時以老病乞骸上賜一品服致仕仍月給米十二石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上遣官祭仍治葬據此則安之寵數厚矣然考之曾襄敏所為傳安西游勝覽詩卷序則殊不然安字志道世為中州名家太祖方懷遠人乃遣安往使出玉關八百里往流沙二千餘里至哈迷哩涉瀚海又千三百里至古高昌又西行至亦刺八里自此水皆西流又西三千里始至撒馬兒罕其主與羣下驕倨欲誇其土地之廣遣人導安西至討落思安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還至黑魯諸城計萬千餘里凡六年反其國以終不為屈遂不遣至

野獲編補遺 卷四

聖 扶荔山房

其主死始得還蒙給祿免朝又屢出使西域馬哈麻諸國皆入貢獅子名馬珍寶既而以母夫人年高俾之奉養因不復遠出遣使戶部侍郎王淪送安祭掃序曰公竣事還朝文皇屢加賞賜第東華門外宣德二年追崇先考封母安人許歸祭掃是安歸後又仕宦出使二十餘年初未嘗告老並無一品服人夫之賜死後亦不聞賜祭葬也睦樛過侈其鄉人近陳眉公又因其說而筆之未及詳考耳

奉使被議

累朝以奉使被議者不勝紀即今上己卯以後東西兵

事起奉命出使者多以不能其職得罪初火會擾於西  
北上用廷議遠侍從有時名者閱視九邊楚中周二魯  
宏禴以尙寶少卿兼御史使寧夏事竣薦副總兵哮拜  
可爲大將軍拜本降虜以善戰知名次年鎮兵殺撫臣  
以叛推拜爲主朝議責周不能先事發覺謫爲典史甲  
午年關白事興行人司晉臺憲奉使遼東司中州人負  
氣而躁妄自尊大爲撫臣趙抃所怒盡發其受將領賂  
遺至盡追沒其參貂等物丁酉年楚人職方主事丁元  
甫應奉以簡命贊畫遼左與督臣邢少保不成時給事  
中澤州人徐涵觀淵奉使勘功至則與丁協力傾在

野獲編補遺卷四

是

扶荔山房

事諸文武軍中數十萬人皆切齒恨之遂爲朝鮮人所  
訐至揭榜指涵碧爲天朝賊臣約日殺之丁徐俱棄使  
事逃歸己亥大計丁坐貪徐坐浮躁斥降去此數君俱  
才諳著聞以出疆債事一時同入廢籍且近在七八年  
間皆一蹶不復振云同時使日本者有臨淮侯應襲李  
宗城亦爲沈惟敬所給盡棄其節印宵遁歸坐斬繫獄  
後赦出遣戍其人尤猥下不足紀也

奉使不行

正德初封占城國世子沙古卜落爲王給事中李貫以  
次當行祈之於劉瑾得免乃改命禮科都給事于聰往

甫數日而瑾敗聰上言其故上仍命貫往貫至徐州遇  
盜刺其髮奏乞俟髮長乃行上許之貫後至廣東托故  
不行延至七年不發乃議令其國人領封冊歸貫還京  
其被髡眞僞既不可知而抗違君命貽笑異域漫不加  
罪當時之政令可知矣○嘉靖間給事中吳時來奉使  
琉球國得旨未行因疏劾嚴相廷杖遣戍人謂其借題  
避遠差役起爲左都御史被劾及役後奪諡尙指其抗  
疏爲規避云

野獲編補遺卷四終

野獲編補遺卷四

是

扶荔山房